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六七冊目錄

文學類



神異小說

聞見異辭二卷	清	許秋垞撰	筆記小說	〇六七	〇〇一
閱微草堂廿四卷	清	紀昀著	清代筆記	〇六七	〇一九
螢窗異草四卷續八卷	清	長白浩歌子撰	筆記小說	〇六七	一七九
鏡下閒談二卷	不著撰人	宋元人說	宋元人說	〇六七	三一五
西遊補十六回附續補雜記	清	董說著	說庫	〇六七	三二九

情艷小說

浮生六記四卷	清	沈復著	說庫	〇六七	三六七
--------	---	-----	----	-----	-----

談諧小說

諧噱錄一卷	唐	朱揆纂	說庫	〇六七	三八七
諧鐸十二卷	清	沈起鳳著	清代筆記	〇六七	三九三
笑笑錄六卷	清	獨逸窩退士撰	筆記小說	〇六七	四四七
夜航船八卷	清	破額山人撰	筆記小說	〇六七	五三三

故事

簷曝偶談一卷	明	顧元慶著	說庫	〇六七	五八三
千百年眼十二卷	清	張和仲撰	筆記小說	〇六七	五九一



聞見異辭



清許秋垞撰



聞見異辭

聞見異辭提要

是書為海昌許秋垞所撰見聞聞奇
奇怪恠隨筆纂錄不落尋常蹊徑所特
異者每篇皆綴七言絕一首撮其大旨
包括無遺神在個中音餘絃外倘亦所
謂類上添毫栩栩欲活者耶亦筆記小
說中別開生面之作

序

夫世之觸龍語而怪走龍蛇角而心驚者彼蓋界限六凡而聞寡於致啟識拘一孔
而見囿於霧區誠不足發宙合之奧扁而挾圖書之秘府也表紳大許君秋垞履誕
善讀塵譚忘疲摘洛鈞河仰舒風研易理言蹟書為叔重不讓經神摺據既繁篇頁
斯富所著珠盤駢記蝶夢綠仙緣延慶笑林雜說諸書嘯葉花千言競吐焚膏研
露十手爭鈔固已有棟皆尤無楹不釐尤復驅詞和儉夸目尚奢悟塵塵念念之因
圖恠恠奇奇之狀綜其聞見標以異辭澄思成雲奇峰忽擁翻瀾縱吻別派同探燭
定燃犀恍惚笑靈稜之交接詞非祭禩童搜神述異而翻新若秋垞者其今世之谷
神子乎願博引者或荒誕而不經錯舉者每紛運而鮮要逞毫端之狡獪博笑口之
胡盧無謂虞虞徒嗤齷齪語而是編則雷同蓋舉月日精來讀徐度却掃之編蓋是當
頭棒喝檢公稱過庭之錄尤為座右銘洵乎刮目之金鏡振聳之木鐸已恒自慙
儉腹快誦新辭佩鴻筆之掃文付甌生而作序竊謂風色五色非徒寸羽凌霄龍握
三珠不第片鱗耀日他日者出其奏古錄今之論以纂石渠天祿之書摘異標新洽
聞輝見則是編其猶半壁而未觀全規一斑而未窺全豹也歟時

聞見異辭

序

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仲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武原表內弟沈炳垣拜撰

自序

從來論道者恒守夫常述事者每矜夫異異固快人心目駭人見聞也無論夢卜黃龍氣占赤鳥飛來野龍觀鄭淵且易傑載鬼之奇詩著履武之兆垂於經者猶難盡刪矧屬小言乎所以齋語湯問不少奇譚詰異搜神侈陳軼事輝南華之妙諦想東方之騰解愈出愈奇日增日幻而述異遠追任昉志異近遊松齡光怪陸離窮形盡相可以為俾官補其闕為淺見廓其規然余所謂異者不必盡牛鬼蛇神耳即大小珠珠語言調笑均得目之為異昔蘇氏芭演義一書托言釋道猶未能備溯厥聞繼編珠盤駢記二冊僅免差舛猶未能擴其所見今余隨得隨鈔舉凡宇宙間形形色色恠奇既資於親朋納之入尤資於筆硯導之出用是述古人之異體以近來之異談遠方之異參以同里之異誌目中之異益以夢境之異其事雖殊其所稱異者一也非敢擬袁簡齋之新齋語紀晚風之滌揚銷夏錄以謝傲詭靈奇持欲仿伯祖夢緣公瓜廬記異四卷所謂補談資昭勳懋消炎暑居斗室以梨許田遺聞情以却睡魔而已名其編曰聞見異辭正欲前之異無敢忘以冀後之異復有所稱也是為序

聞見異辭

自序

歲次重光赤奮若添線節特約居士識於自有樂齋

聞見異辭目次

卷一

塑神鎮鬼

古盆

古印

龍圖斷獄

墨雨

狐入皇宮

聚寶盆

千少保驅鬼

大頭鬼

長人

食鮮生神力

紅紗罩眼

獻魚賞金

桃花女門法

翠鳳

妖術

二寸人

大蚌

小猴

陰差

奇門

虎銜稿

梓里四異

仙草

煉丹

城隍服飾

李氏佳話

山裂

汪狀元詳夢

鬼搶錢頭

俠客

紙枷禁姓

靈泉井

焚冊獲報

大蜈蚣

讀書驅鬼

胡人書畫

賈文思

出蛟

妓嘲

一錢致富

韋狀顯聖

卷二

鬼墜城隍

王孝廉幻術

自明僧坐化

吉穴

易舟免溺

西湖烏龍現形

輿省異跡

煞神畏易失文

目次

金錢豹

文引孫行者

井園斃虎

斷蛇復續

吳郡神醫

虎珀靈異

拾蛋得銀

朱道人試法

茅山學法

買畫得珠

梓里名醫

義牛

孤女望月

見鬼定案

孤女迷人

月下現鬼

題照三易

智慈星

蛛食蜈蚣

救艇投軍

驚入鬼圈

捫蝨新談

開酒動情

文昌閣祈夢

假鬼試情

集四書題點戲

開見異辭

返魂奇事

羞婦

目錄

開見異辭卷之一

望神鎮鬼

清海昌許秋垞撰述

江南寶蘇局後樓有朱觀以鐵練懸梁間相傳春秋時吳太宰嚭之女。至今越數千
年。棺仍不朽。斯亦奇矣。陰雨之日。每見樓窗雙開。有女子倚窗俯視。神情越願。盼
自如。甚至中房時。現形習以為常。一夕局內工人與梨園子弟賭博。示以黑夜上
樓。靜坐一宵。普遠青蚨三十萬。淨曰。敢即於是夕扮作單刀赴宴模樣。個亦面綠
袍。一個黑臉持刀而立。候至三四更。西北角使走出一女。臥躑躅步到二人前。有下
拜之象。赤面淨示云。將來勿許再到此間。鬼領之而返。樓上因望漢壽事。便以鎮壓
從此飲述不敢復在中樓梳裏矣。

古盆

不信梨園幻術。竟將漏網補閣。羅烟花隊裏。餘魃願借神通去伏魔。

開見異辭

卷一

之歛血盆也

古印

鬼護神呵幾歷年。得增聲價亦前緣。清風明月無今古。更有何人出一錢。

余畫友胡春舉游經鄉村。見童子手一印。市糖胡借觀。見有龜文背。鐫金絲。遂出
三百青錢得之。後至武原。攜以自隨。諸小虹橋古董店主人見之。再三請曰。如肯割
愛。願以八千文易之。胡欣然許諾。詢以何代物。據云。漢時之關內侯印也。

龍圖斷獄

陸離古色燦生光。漢軍秦葬費品量。莫道兒童不解事。銀青金紫本尋常。

宋時有秀才張某。因赴試道經山下。被強徒十數人攔阻。人并行李搶劫上山。其
綠林魁本係英雄。因梁父被奸雄陷害。暫為寇。自稱南山大王。見張狀貌英挺。欲招
作東。生不允。遂拘縛於後園樹旁。以待其意。回時。會值北山大王。招其女。聞而
窺之。頗愜心意。謂看到蓮花恰如郎。詭張思愛之。風塵無多讓。因遣婢贈玻璃盞
淨瓶盞二寶。此盞撒酒於盞。即喧音樂笙歌。遂私放張去。又路經北山。亦被擒上山。
適南山大王答宴。其女因步到園。偷看張郎。私謂婢曰。鳳鞋鴛鴦。解得幾次留痕。

今北園暫仿西廂儂雖非在氏鶯鶯汝何妨暫學紅娘俾良宵月下不惹玉人花影之思也亦贈珍珠塔一座并訂終身復選龍駒馬一匹釋放騎去將來英雄兒女相會幾錯認白馬將軍在座也一路逃回投宿楊樓飯店二更時忽聞聲音嘹亮節奏調和固私現之只見亮光射日恰從塔頂生謀心頓起伴勒香醞酌大醜夜分以繩套頸立時謀害埋于後園楊以獻寶得官人莫知覺孰知千里馬望朔雲而蹀躞竟識長途跑到包龍圖衙內似有乞憐之狀即飭張龍趙虎尾馬到店蹀躞至埋屍處始停二役取起屍首回衙報命比龍圖驗屍面色如生將溫酒帽瘡肉尺放在屍上頃刻還陽張據情直說即折東招楊赴宴龍圖陪坐時密令張生擊鼓訴冤收了狀紙一鞠即除楊掠冠帶先斬後奏楊某官職即命張生瓜代剖冤復指日加官山上飛魁奉旨招降并以二女配張大人峯早殷景仰也趙包公立朝刑戮笑比黃河童稚稱婦女亦知其名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蘭羅包老鐵面鏡心清正名聲從此不朽千古矣

一世情根兩世塵愛河忽地泛風流銷金帳裏橫陳夜憶否前生有折磨

墨雨

卷一

二

天仙府聖朱宏佑公像曾傳神現和尚身住各鄉募建別郡信士慨助白金運木而來者亦夥故廟貌巍峨里人有九垓十三殿之稱後屆大旱年里民禱頌慶宏佑公因上天取水聞閩已扁但見玉案設一大研神人染指墨池取水三彈因下黑雨三日禾苗之稿者得復蘇廟宇倏被火災神即在雲中顯聖似有烏龍舞空頃刻珠點亂跳火遂熄僅剩三壞雲中現形人彷彿見之至上天取水情形此係里人夢應也

我聞花溪志兩字類知人神化木之象及聞災祥一編亦云黑雨如墨其即此事亦未可知

寸草曹形丈六身一天花雨亦通神從知點滴揚枝水不但慈雲解護人

狐入聖宮

元季有宰相某獨坐廳事秉燭閱卷漏三下俟有女郎至前公正色叱云何處妖魔膽敢入署女然答曰僕是狐無害於公意欲過覽六宮想明公被之袍袖帶入金門則威佩無涯矣何敢獻媚公諾之即變作小貓入袖同住至千朝門袖中倏變比宰臣朝回渠已先在宅中據云公將入門曾見有赤面袍袍神發一霹靂幾至損

驅故借土遁潛逃越兩月林復來誠仍帶入金門回來不見此狐至三日詰術齋謝愚見公曰皇宮已遊過矣雖月殿瑤臺不是過也公詰云同一入門何昔難而今易耶狐曰因百神出去奉新主先軍相知時將鼎菓巫掛冠鏡一門卒免於兵燹狐之力也

椒房桂壁認真聞聽龍銅龍謁至尊真道側身無處是須知袖裏有乾坤

聚寶盆

明洪武時有沈萬三者家有古盆以金銀貯之隨取隨盈生生不已錫以嘉名即所謂聚寶盆也比魏明帝時之嗽金鳥飼以珍珠飲以麝腦吐金屑如粟者不允易易耶後因南京水城門下水怪為祟太祖命取寶盆鎮之從此波浪不興矣

聽說孤寒八百多覆盆許否借摩榜英雄不識金銀氣却素饑驅兩字何

于少保驅鬼

前明于忠肅公未過時性酷嗜賭一夜五更時分散局獨回途遇二豎負包拿疾行于兩手持之不使脫二豎苦求于曰汝何結伴夜行答曰我輩係喪門吊客二豎因某家上梁值我是以前去相持良久俟時過乃逸之去于見至其家問何人選中答

聞見異辭

卷一

三

云西席于由求見詰以上梁吉時須選紫微黃道若奈何不避凶咎答曰有文曲星可解于由是發憤下帷竟科甲聯登官至少保云

曾瞻湖鏡聖湖瀟灑棟樑氣象新太息兩朝完少保岳家父子是比鄰

大頭鬼

于公為諸生時嘗八月中旬三更時乘月如廁寂寞無聊口占詩一句云三更半夜三更半沉吟之際忽見地下鑽起一鬼頭如栲栳大答云八月中秋八月中以手摩其頂云小鬼好大膽鬼答曰相翁好大膽夫巨武示形大厲有業禱謹咄咄古來不少神奇特于公屢過不驚則說鬼直似東坡而多膽不讓于龍矣

秋宵風物太凄迷信口詩成信手題曾讀阮瞻無鬼論不須鑄鼎與燃犀

長人

查東山先生有族叔某善夜遊其父母論禁之一夕讀書至夜半意興寂寥適二老已睡於是趁月獨行出門約里許倏見長人近前約一丈五六尺俯首問曰刺下米價若何渠因疾走歸家從此不夜行矣

炊罷黃粱事事成米珠薪桂尚疑猜從知萬鬼秋墳唱只望清明麥飯來

食神生神力

破石鎮民家有畜鴨於河每晚檢之頗少其一以為乞兒偷匿勿足怪也後吳六奇至破開而異之隨摩鴨所之至夕陽西下瞥見水柱旋起一潭鴨隨潭影而滅次日吳以一繩繫鴨影復隨手收繩釣起巨鱈一條烹食之適體奇獲令人以竹棒日擊百遍血出方止半月後頓生神力能敵萬夫後投軍得功官至提督此食鱈之驗也

紅紗單眼

漢陽熊公伯龍順治己丑科榜眼素有文名試浙江時途過一羽流仙風道骨所謂雙眸朗暢四氣和平長江月影太華松聲真有滿酒出塵之概倏以眼鏡相贈頗明淨能欣然受納用以閱文此科題目吾十有五全章主考意欲提重學字內有諸生讀過吾十有五一節竟直動下尤累為難題而已熊大合意拔置榜首居然冠千佛名經榜後道士復來對熊曰明公玉尺量才鑿術不爽刻下目眈已無用想可作合浦珠耶公擲還後復看所中之夫大不快意然悔之已無及蓋文章自古無憑不聞見異辭

必詞題黃緝不必詩麗碧紗暗中若得米衣點頭雖主考素著文名未有不紅紗單眼也

獻魚賞金

年羹堯為杭州城且時西湖漁夫日以鮮魚獻每獻一尾則賞金豆一顆門號湧金而得金若斯之易耶余嘗應試赴杭憶夫柳烟銷綠桃浪泛紅每動酒美魚肥之想又際桂子香初槐花黃後復抱尊羹鱸膾之恩因招二三同人棹至五柳居前登樓小酌不禁彈劍興懷魚味却是勝常其價較他肆亦昂數倍想開當日獻魚得金之風故生奇念亦未可知

桃花女副法

周某與桃花女得異人傳授均有法術有鄉人得罪于周欲謀害此人彼自知不能挽回因叩求術女曰明日某山第七株竹內有雄蜂飛出變虎食人汝明午切勿出門應曰唯唯周靜候數日不見鄉人知術女道破遂恨於心即邀媒誑女欲娶

為婦女亦不却比唐吉期桃花女命老嫗四人穿紅衣執箭并箭囊藏寶鏡以辟妖魔否則周家門限盡變飛蛇也新婚之知周翁令阿郎學蜂採花以破此法而新婦已張蛛網待之蜂入洞房竟被蛛絲所縛周之技遂窮異哉有此夫婿既難比周郎之顧曲復不同劉郎之弄春呼妙差同桃葉戀像勝換桃符彼蜜官金翼使觀此桃花人面焉能不為新婦婦束縛耶近日迎娶用繡杖便以當箭箭子內用小鏡以辟邪殆本此意歟

翠鳳

江西賈生名迎龍丰姿秀雅美如冠玉因家貧未娶常夜讀至三更口占一聯云吹管何時能叶鳳添香良夜伴迎龍如是者數月時當七月初忽意外隱有人聲側耳諦聽但聞四句云中草人未必能久問君何名宜勿開口始也不解既而思之已悟此意蓋字說云七人頭上一根草係花字草人不久祇存七字又兼名字無口定是七人因於初七閉戶候之坐至夜半果見一女即入戶紅袖綠衣丰姿娟秀自云奴係太虛仙子小字翠鳳蒙君夜夜吟鳳特來伴讀以破岑寂賈生疑是仙妹不敢

襄猊翠鳳乃回眸含笑假青盼以傳其情生始暈之就枕後香氣襲人玉貌雪肌膩滑瑩潔魚水之懽不可言狀逾兩月杳然不至賈伏枕沉思恍惚之際又見綠衣女入門笑謂生曰妾係鳳仙花神感君時時灌溉後因天降甘露得成人形用報君恩近被凌虛亭龍文君子誘逃不能再暱情願迎龍曰可挽回否翠鳳曰龍文君子乃龍竹成精與妾同類無術可施今特取二寶贈君聊表寸心見物如見奴也醒來知是夢境遂嘆曰鳳兮鳳兮使我不息客天明起視見几有畫圖一幅遺墨珠一顆展觀之見有七絕題于上云丹靑下筆早傳神誰識圖中活美人若得呼卿三四次今宵定與玉郎親迎龍至夜半依詩度讀果見美人突至鳳泊鸞窠形容窈窕自稱如意殊大年賈生領鄉薦運捷南宮先是迎龍殿試策中有東乾御字象筮龍飛治華明時文占虎雲等語虎字悞寫作龍因以此珠滅之得無悞後第後一久復夢見翠鳳云即君功名已得日後自有佳偶圖畫明珠恐為造物所忌非人間所宜常玩况君將位尊多金安用此為妾從此永訣矣雞鳴驚醒起來適存二寶俱滅迹後嘆畫工繪鳳仙一枝于扇頭因填如夢令以寫懷詞曰依美恩情誠少七夕予懷堪表今夜憶花知惆悵芳魂香渺離了雅了一縷幽思香篆書于繪卷秘不示人一日追

思當鑿屋扇風用以自怡。有友突如其來。友細詢之。始陳顛末。故得其詳如此。從來作歡喜佛。在溫柔鄉。偶然一面之緣。每作三生之契。巧夕相逢。花真解語。良宵親暱。草擬合歡。踏踏獨來。行且止。不必羨紫呼婢子。且無愁蕉當美人。余觀聊齋志異。有荷花娘子。牡丹花神。玉體香肌。諸如此類。又何疑翠鳳乎。花樣精神。玉樣身。巧將詩句。緝良烟。風流若擬。聊齋筆。青風而今有替心。

妖術

宋術士向在勞山學法。以賣卜惑人。某郡諸生。因赴鄉試。諸肆來決科名。宋索重謝。生不允。宋遂憤恨。迨夜。生坐燈前。觀易。忽聞戶外風旋。帷而入。見一個鬼。怪手持利刃。向生劈來。以易經擲下。鬼遂仆地。拾起視之。乃紙人也。俄又一怪。飛來仍擲易。立時墜下。至四更。來一女性。亦執白刃。生三次擲書。共拾起紙人三個。二男一女。從此絕跡。比明朝街巷。傳說術士家中。一夜連死三人。係二子一女。相聞術士剪紙為人。托兒女生魂。以試法。紙人不返。則魂氣難歸。欲害人。適以害己。可為貪得昧良者戒。區區小術。其可恃耶。

飛茵飛瀾

飛茵飛瀾。不分明。有客橋頭。費品。悟得文章。關福命。升沉何事。問君平。

二寸人

某士常坐庚申。其初兩月一舉。數年以後。夜夜其踏靜坐。如老僧入定。一般二目時閉。萬慮俱寂。俾三彭氏。不能整營。天靈功行既深。有二寸人。從頂中出。門外之事。不問自知。一夕壽數將盡。彼先知之。走出一小人。躲入三世佛耳中。見無常鬼來。披即閉目。靜觀鬼去。而目仍開。幾次免過。竟成地仙。

嘗聞出鼻腫人。不及巨大。登几處。僅盈寸餘。疑眸皓齒。談道論經。且不滿二寸矣。眇眇小子。不與橋中奕。更顯其奇耶。

大蚌

蒲團一室。任婆娑。不信人間。歷劫多。寄語。輕紅塵裏。容神仙。富貴莫踐踏。

吏部橋向稱雷婆橋。昔禾城吳吏部。遷居此地。橋因此名。下有一蚌。約入尺長。時時水面。謀利之徒。於夏天入水。摸起剖之。得珠數升。最大不過如黃豆。其光閃爍。識者寶之。先是吏部少時。見漁人持一尺長蚌。前來吳。異其大。出十兩錢買之。放入水中。然此蚌。撈起後。吳宅漸衰。雖係微物。亦關氣數也。聽說靈光。孕水陽。風衰今古。有怪胎。名姓名宦。高聲價。只換珍珠十斛來。

小猴

廣東產墨猴。長約三寸。愈小愈貴。購一頭。須值十數金。平時藏入筆筒。至作字時。取出。抱墨盤。旋後。墨濃乃止。寫畢。以舌舐墨。硯田可終年不洗。出入自如。與銀管。清虛呼吸。若相應者。然此種猴。不能多得。人有詩一首。前畫反白。粵省回里。曾為子。誦之。詩曰。紙墨無須洗。猴吞不藉魚。范茲三寸。許常在筆筒。唐。

陰差

商人某。歸途過二從。途中苦寂。與談頗相得。及入旅舍。視役所需。悉出己資。供之日。喃喃呼渡。同舟。偷瞞帳上。名姓。與己相同。不覺愕然。私念。李貧病。作卒。見人持一板書。若太古。篆白。天上白玉樓。成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頃之氣絕。投無乃。類此。從見客。沉吟不語。因云。我輩。定係冥差。知足下壽數。將終。但帳內。數十名。須半月。可捉完。時日。先後。墨可効力。君速回家。料理後事。可也。客聞之。不覺心灰。一路。回來。即中有夫婦。大哭。詢其寔情。據云。債負二十金。無力歸償。將要賣妻。不忍分離。故作此態。商人傾囊。約二三十金。意謂。人有飛蛾。同命。烏可不折。龍。因。儘數。給付。抵家。照差言。

奇門

卷一

七

巫陽有詔。玉樓宣。得幸餘生。又幾年。畢竟彭殤。無定例。長生仙錄。要心田。

奇門

武原楊某。熟于奇門。一夕示家人曰。今夜門戶。不須鎖閉。雖有偷兒。不能盜物。祇將板棧。入條橫在門口。明晨視之。果見一賊。從棧上行。走不傳。詰其故。據云。我見牆門大開。因闖入門內。不料。重山疊嶂。走了一夜。不完十分辛苦。今既中計。知網魚已獲。井蛙。莫逃。倘蒙開一錢。普改正於將來。決不再行干咎。遂釋之。以後。楊家。外戶。不閉。賊竟不敢入。

虎術

洞開重門。任所之。箇中消息。有誰知。漢家丞相。恢復王業。想見。祁山。六出。時。善提寺。山前。約數畝。田中。禾稻。將登。虎來。啣稻。者。再四。鸞。鷓。殘。極。竟。為。虎。口。餘。糧。矣。村中小兒。被傷。于田間者。又數十人。鄉里。患之。一日。兩山。旁。見一大。潭。有一。虎。墜。于此。

谷虎患遠海先是海上乘船月光下人見一獸跳入棹中又云有黃鬚人趁船前來傳聞不一

餅餅香風繞四圍不堪盤踞爪牙揮惟他學得咆哮性多少豪奴要假威

祥里四異

余聞夢梓伯祖各編異跡定筆不勝枚舉今特節錄數端在天則有聲如魔二十夜月圓如望日在地則出白毛數尺某墳三日內出石笋丈餘在人有一胎而產四女孫龐各舉千斤在物有剖瓜得蓬竹狗食人天地人物各顯其奇統以四異括之瓜廬畢妙竟如仙異蹟搜羅近百年枯得退之山石句數行已括二申編

仙草

同里有董氏兄弟採薪為業每在石人灣憩息一日兄至此處俛而腹中大痛倒于石邊弟即歸家喚嫂前來痛哭不已正倉皇間見石人上忽有一顆細草墜下係金碧色搥汁灌下香氣芬敷立時甦醒力氣較前更大後出外從軍竟以武弁得官人因悟食仙草之力也

三生石上證靈根

卷一

三生石上證靈根見得奇香便返魂願借琪花瑤草乃勳名真箇立乾坤

煉丹

煉丹須兩人一坐樹上一坐爐邊督看然非膽量絕大之人不能也某甲慕神仙事訪友半年至某郡遇一勇士有數百人圍住爭鬪聲色不驚比眾人雲散拱手告曰足下真英雄也某在深山煉丹督看無人如能同往丹成後願謝白金五百乘一諾無辭於是同赴山中督煉示以切勿開口夜分兩日甫開見一虎在前舞爪張牙張牙若無繩踰時而去俄夜又鬼怪紛紛形狀兇惡怒目相視不言如故倏又見絕色少女笑臉相迎百般媚惑彼總不言遂飄然匿迹俄又雷聲猛轟霹靂交加金光射目雷神青面鳥形將他提在空中毫光萬道恍惚迷離彼仍不語迨雲開聲絕天色欲暝俄見無常近前長帽白衣披髮吐舌目中流血執一牌書速拿三字將塊靈勾去泉路茫茫勾到森羅殿上見牛頭馬面環列兩旁中坐黑臉閻王展卷一閱拍案大叱曰汝在陽間以力欺人被汝暗傷性命者不少速喚藍面鬼扛一鼎至高約五六尺用炭火燒紅將他一擲擲在鼎中化作一片青烟爾後到轉輪殿上但覺身體忽輕豁目審顧知已忽為嬰兒却是女身前世事多記得想不開聲啼哭父母以吸故不甚珍惜一切衣食照量給付已而出嫁即君惑于迷龍踰年後育一男貌頗

清秀甫及三歲妻子衣服與賈殆盡既又素妻衣仍置不答但見夫婿大怒力提嬰兒向地擲下至此情不自禁一聲長嘆恍如夢覺開眼視之仍坐在鑪側煉丹者告曰汝若再耐一息丹可立成諸般惡狀此乃魔神纏擾耳足下一嘆尚未能斬斷情根鑪內之丹已化為青烟矣吾於是益知煉丹之難成也

黃梁夢醒丹藥烟消若能斬絕情根萬慮俱空終守括囊將白日飛昇已過歲矣煉丹一術豈若是之易易哉

擬將日月駐壺中慧劍揮來萬慮空祇有情苗割又長始知兒女不英雄

城隍服飾

武原廟前張氏向開錢莊一日失去錢券數紙舖中人互相誦讓幾至冤誣因詣廟各誓于神前有四五人同宿廟中以候速驗至第三夜子方紅燈將燈條見意外人行過頭戴緯帽此時業已立夏知神明亦隨時更換衣服不必盡紗帽紅袍也不數日案果破

李氏佳話

卷一

九

江右李春湖少司空前任浙江學政其先世某公因失館歸肩負包囊踽踽獨行古人所吟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不免與張籍行路難之嘆矣歸途遇相者誦視之曰昔袁天罡相李嶠則曰君夜中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我觀尊容刻雖貧不久可卜巨富并有結婚之兆可知李氏代有奇相非貴則富理有固然李私念枝樓未穩既已生塵焉能驟致陶朱之富耶沉吟緩步倏見樹林陰翳中有尼寺在焉甫過庵門前樓適以盆水潑下濕同杏雨露夜因步履踉蹌四顧彷徨無一語尼心抱不安乃屏戶延入徐問姓氏知是萍踪無定窮途欲哭之人夕陽西匿無處棲身因留一宿尼曰我全刀剪髮以奉禪心恪守不盡蟻眉然觀君氣度冲和定可轉因為乎如蒙垂青不屏諸三姑之例以佛面相看願贈白金二百苟富貴毋相忘李欣諾抵家將優婆塞所贈之錢販賣木棉設肆未久適有客載花千餘包售于李家渠以乏本却之客曰俺係某姓某字今朝不要現鈔但須寫一約票合銀若干俟俺販貨回來實取銀可耳嗣後李如數備齊貯候三年不見客回益客係綠林某魁業于他省破業處決李持籌算不數載致大富乃納尼為媳以踐前約後李氏布置一園亭閣上鐵網過旅任數百鸚鵡翠羽號飛來去自如洵堪悅目不徒調舌弄

好音也詩曰求爾新特又曰誠不以爲亦祇以異其殆李氏之謂與

山裂

乾隆壬午年七月十三亭午俗俱備接亡例以楮帛祭先方青烟裊裊紙灰飛揚時忽然珠點亂跳頃刻奔洪浸淫階除而破塘俱滿村里驚惶不知水自何來尋退後見至牛頭山裂出一洞其大如翼鄉人傳說十三已刻見是山先起一片黑雲俄而密布亂氣瀑布橫流雪浪頓飛千丈蓋其由來漸矣

汪狀元詳夢

秀水商人某之嗣曾詩育嬰堂領一蜈蚣此子至中年家頗賤惟常以不知年庚爲憂因祈夢于嘉興元妙觀後令仙祠即洪武時協律都尉冷謙也地頗幽寂舊善甚靈夢仙子以一桃核告之曰爾須問同邑某殿撰便能推詳斯時汪公雲登名如港猶諸生也適途過此人索解示云桃像木地木在天干始甲桃開時斗柄建辰應三月核亦係木字旁折開木字是十八定是甲辰三月十八亥時生後汪公果于乾隆間見其詳

庚子科魁天下始悟子平之推不妄也

鬼搶錢頭

別有神機暗裏知于公祠與今仙祠分明參得符符吉不是癡人說夢時
武原張氏有僕某雙眸能視鬼物同主人赴揚州任所一夕隨署中人看孟蘭盆會見眾鬼紛紛奪食內一鬼搶同伴手中錢頭其人固不自知僕云師爺恐不久矣蓋人視鬼但見一團黑氣故不明鬼視人但見一片紅光故不敢近若搶手內食物陽氣少而陰氣勝固代爲慮之越一月某果棄世

俠客

漫說先生運已衰此中與昔悟輪迴公門賓客知多少半是前身賊鬼來
河南某縣有五通神爲某民家遇合香之久每另有新郎入房相沿已久人莫能禁有一俠客神劍術通赴戚友喜筵俟見庭心內陡起旋風知妖至客手劍隱于屏後見一物從簾端飛下頓變人形將入門飛劍所去有馬頭落地俄又來一物急斬之是豕精以復民家迎娶怪物竟絕
一泓秋水血模糊畢竟英雄膽氣處那得徐夫人匕首發剛先去拭登徒

紙糊禁蛙

武原有百可園昔鄭端蘭公少時在園內讀書每晨聞蛙聲聞閣不停鄭厭其喧因戲剪紙糊于空中云加以示禁某晨果寂然無聲公之師某夜夢綠衣即一羣荷校跪求願乞鄭大人開釋夢覺起問公告以夢兆公云弟子惡淫蛙之擾亂神明想戲不爲慮不料公屢變青衿小子已於先生黑甜鄉中作乞憐之狀然初雖可鬆究不容在此園亂鳴也於是蛙鼓不聞鄭後官至尚書夫以羣蛙之聒耳樂之者以當兩部鼓吹何耶

靈泉井

蕉雨荷風處士虞耳邊清韻樂何如池塘鼓吹君休聽只許鄰雞和讀書
同里顧氏有一井每值旱年羣瓶者愈多水仍不淺里中賴以滋溉者不少一夕有隣童在井旁澆澆泉竟涸此家度祀井前童子水復盈人故稱爲靈泉井也
心如磐井不生波愧我才情窘若何安得神靈呵護力生花口吻似懸河

焚册殺報

福建林長君在臬司署掌文書處曾有反寇滋事平定後有名册一本大半畏勢屈從非真有叛逆心也林勝册時不忍玉石俱焚巧生一計禱告天地神祇放火延燒以此滅迹萬民之身家遂保官廉得其情心竊慕之竟以造册神像失火被災其樹亦不究後某即有曠室甚敏因鬼怪白晝現形人不敢居林買之價極廉入宅第一夜林見黑面人語云小卒奉五路財神密旨守此空宅久矣公既至行當交代稟請天井中青石板下藏鐵數缸皆石家物也君有大陰功子孫科甲當世世不斷至今聞省有無林不開榜之謠知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爾
靈靈沉寃察覆祖龍一炬亦深恩如何有客誇刀筆絕不商量到子孫

大蜈蚣

昔武原百可園某先生于中秋夜飲過醉至睡始睡時約三更醒聞窗外有犬食唾餘聲不絕因披襟視之但見一條大蜈蚣約八尺許背如烏金色足長如箸行地上義殺有聲即掩窗而卧語且觀唾處滑于鏡面矣張雲妨茂才爲予言此
饒腸但藉唾餘充土飯塵羹乞醉翁有客慣將牙慧檢合呼他作可憐蟲

讀書驅鬼

前明祝槐門先生名世喬爲諸生時嗜山居嘗篝燈夜讀月明星稀四顧無人童子

垂頭而睡。盡聲叩。若有吐聲。迷相應者。諦聽之。但聞兩鬼相語曰。若人真多事。頃何時而猶未睡耶。視如故。鬼不禁唱聲云。越讀越不中。祝槐門其如命何。祝即應云。越不中。越要讀命。其如祝槐門何。鬼竟逸去。夫作文有奪命之權。祝不畏鬼。而自能制鬼。如唐時錢若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一聯後作相。盡鼓瑟。結句竟中狀元。祝因鬼語所激。益自奮與。後成隆慶成。進士。

路鬼柳亦忘。才豈知奮。翻上強臺。果然努力穿。奈魂造化何。曾不稅回。

納人書畫

乾隆時。廣東洋商製人物一座。外以紫檀作。圍約七八尺。高大如輪。將銅鑰連旋十數轉。即有一婦人。跌跌步出。如十二三童子模樣。人以通草為面。裝羅為粧。裝身穿珠衫。裝不下千萬。俄而移視。磨墨折紙。揮毫繪一匹滾馬。玲瓏筆法。不亞于昂。繪訖。又展黃絹。書天子萬年四字。淋漓揮灑。色色如生。中丞出銀十萬。以備貢獻。此非洋人不能製。非巡撫不能買也。

賈文思

開見異辭

卷一

十二

洛陽名士賈成章。字文思。授徒甚夥。入場作。驚飛戾天。題文因曾改。不射。題純以上文。挑別信手錄。稱。誤犯淵魚。數句錄畢。而後悟之。賈自必置劣等。遂於文後作詞曰。天際飛龍。高。誤記。却犯淵魚。大羅界。接水晶。賦。樣。賈思。精。術。效。填。這。一。回。聊。同。橋。鶴。粘。銀。漢。天。上。船。水。通。黃。河。渡。與。眾。人。看。學。使。某。雅。知。憐。本。閱。文。至。此。和。之。曰。焉。或。從。天。降。道。音。忽。在。水。涯。人。快。與。漁。翁。話。題。目。離。差。文。字。頗。佳。美。爾。才。怎。思。抑。置。諸。生。下。安。安。排。魚。網。鴻。離。只。好。隨。他。寫。仍。列。一。等。發。落。之。日。文。復。加。批。云。記。心。有。限。巧。思。無。窮。雲。漢。借。河。漢。同。溢。不。少。填。橋。之。鵬。天。涯。共。水。涯。一。色。自。多。離。網。之。漁。碧。泥。大。雁。清。滿。明。鏡。雖。街。火。不。與。宜。思。玉。徹。水。盡。而。愛。士。常。懷。猶。恐。珠。遺。滄。海。賈。月。樣。每。因。誤。入。雲。梯。還。許。同。升。姑。效。和。曲。三。終。仍。使。加。入。一。等。文。宗。破。格。援。才。多。士。咸。傳。為。佳。話。云。

成蠅偶兩誤。蠅。題。外。文章。意外。看。太。息。遺。珠。滿。滄。海。抱。才。容易。愛。才。難。

出蛟

硤石王氏。一巨宅。內有地窟。以數十丈繩。繩之。深不能測。據市人說。昔之居是宅者。曾見地下起一細蛇。約尺餘。蜿蜒至。意外。長已七八尺。倏而風雷大起。霹靂一

聲。即飛騰直上。尾大幾不可量。人咸謂王宅之窟。是出蛟處也。

蛟吻

西湖春日。遊人最多。有貧士三人。薄游放鶴亭。坐古樹旁。三塊小石。上清。諱。良。久。見友騎馬而來。像富室子。遂喚從人。另以馬三匹。與友同遊。擬請湖上騎驢。更覺道遠。自得矣。遊畢。共下妓船。見三個麗人。嬌姿媚態。嫵媚含情。權至三潭印月。興盡。詠歸。情猶戀戀。古詩所咏。醉後佳人。脫錦袍。美人扶入珍珠帳。情景逼真。又云。幾番歸去。管絃隨珠翠。兩行扶上馬。醉態堪描。幾欲以玉鞭打蒼奴也。至上已日。復遊湖上。見妓女。佇立畫舫。三人私相語曰。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時哉。弗可失。彼夫。綠蔭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相見。恐恨晚矣。况乎如舊相識。買春買笑。一。樣。風流。比下。各笑問妓曰。今日可知我來意乎。妓答曰。三位相公。仍不過。見森字樹。旁坐。在森字石畔。望友人招伴騎驢。字馬以倘伴。下船之後。亦不過。泛舟于森字潭。前。今者。趁此。字良辰。結眾字而來。只好飲些品字茶。品字酒而已。若要作。森字想。斷不能。

開見異辭

卷一

十三

一錢致富

西眉南臉。總傾城。可素青樓。太薄情。若輩亦嫌窮。措大不教石上訂三生。

錢塘金鏡。貧乏無以為家。其父使入米市習。一。夕。收帳。回。通過。飯店。見主人手拉。流丐。不放。相持。良久。排解無人。金詰其故。據云。會鈔。適少。一。文。錢。實。因。囊。底。已。空。非。故意。賈。欠。也。金曰。是區區者。何必計較。即探囊取出一錢。代償。始免爭。根。丐。深。感。其。情。尾。金。至。僻。處。問。其。姓。氏。里。居。吐。實。以。告。乃。拱。手。謝。曰。咱。係。河。南。人。家。有。萬。金。因。被。數。千。饑。民。日。坐。家。中。索。食。勢。不。能。盡。濟。因。以。倉。屋。空。虛。相。告。渠。果。為。咱。所。給。然。不。容。咱。一。門。坐。食。迫。而。致。流。轉。江。湖。勉。作。吳。市。吹。簫。之。客。所。破。道。者。長。女。同。行。咱。不。妨。效。蒙。袂。解。囊。者。流。其。如。女。兒。之。弓。鞋。軟。步。踉。蹌。不。前。何。更。難。者。每。宿。古。廟。廡。下。咱。夫。妻。二。人。夾。衾。一。女。同。睡。家。鄉。形。影。多。不。似。比。晨。鐘。喚。醒。向。曉。提。鉤。籃。而。迎。殘。月。臨。風。拍。檀。板。而。唱。陽。春。甚。至。青。衿。子。弟。目。送。蛾。眉。竟。如。蜂。蝶。應。春。往。來。遂。隊。街。巷。談。話。喧。傳。紅。袖。作。歌。舞。人。也。咱。何。忍。以。豈。道。含。苞。之。處。子。情。他。學。飛。絮。狂。態。耶。今。者。陽。第。時。杖。頭。適。蒙。蒙。君。代。還。孔。方。兄。不。啻。將。咱。助。了。咱。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錢。之。惠。其。敢。忘。乎。想。囊。探。青。蚨。之。時。正。星。照。紅。鸞。之。候。也。願。以。小。女。為。君。異。婦。金。口。題。近。相。道。

未必無緣。雖家寵議。若侯歸告。嚴君再當報命。日哺抵家。將解裝。訂姻事。為雙親直陳願末。迨夕陽西下。忽聞刺啾聲。不絕於戶。視之。即是流民。夫媿。一。女。至。年。十八。九。丰。姿。雅。淡。嬌。態。難。離。第。云。啣。夫。妻。日。事。奔。走。正。如。流。水。行。雲。萍。踪。無。定。倘。以。小。女。結。秦。晉。之。婚。始。願。遂。矣。言。畢。即。去。女。來。踰。月。謂。全。夫。云。瞬。息。三。旬。奴。察。君。家。作。為。真。忠。厚。門。弟。今。而。後。始。安。心。為。婦。矣。雖。異。紳。不。當。同。堂。但。勤。君。弗。依。人。為。活。須。自。謀。生。活。方。是。上。策。夫。云。奈。無。錫。銖。何。女。即。秘。攜。履。解。鳳。頭。鞋。鴉。頭。襪。出。示。纏。臂。金。一。隻。并。採。抹。胸。帶。結。上。真。珠。一。串。曰。以。此。易。銀。貨。殖。有。資。矣。夫。自。得。資。資。後。貿。易。數。年。竟。大。富。於。是。挈。眷。往。河。南。謁。岳。見。彫。牆。峻。宇。華。麗。非。凡。外。母。欣。然。延。入。一。望。半。和。脫。盡。風。雪。窮。途。之。概。矣。時。以。唱。戲。設。筵。相。款。盤。桓。匝。月。辭。歸。蓋。金。鎔。之。富。總。由。得。金。珠。所。致。如。此。阿。嬌。雖。量。明珠。以。換。鑄。金。屋。以。藏。可。也。迴。思。一。錢。之。惠。雖。其。細。已。甚。然。劉。龍。選。一。錢。而。著。清。廉。既。留。一。錢。而。免。羞。溢。且。隨。主。命。益。一。錢。以。上。皆。棄。市。郝。子。投。一。錢。于。井。而。飲。水。即。說。却。如。諧。謔。亦。有。因。借。一。錢。而。落。職。者。是。金。即。之。以。一。錢。發。報。也。揮。灑。清。澗。不。覺。齒。頰。流。芳。矣。

揮灑黃金不計年。何曾博得美人憐。那知絕代如花貌。只換看農一箇錢。

卷一 十四

章賦顯聖

嘉興錢氏有一墳在武原章賦。顯先是錢君與廟僧品奕。從未見勝。自請某堪輿。見其地據云。相子午針上。鐘靈毓秀。當在廟基。一日與僧賦碁。因來問言之。僧曰。不難。以須今日奕碁。得勝願以數廟為誓。議定後。子聲丁丁。息心對局。僧果輸錢一着。以前議不可更。遂遷改廟為寔。事經營伊始。廟內章賦神。扛之如山。屹立不動。迨錢君奕者。默禱誓不遠。遂始遂其願。余嘗過其地。見波流縱判東西。而古刹與佳城。祇一水之隔。自卜牛眠以來。咫尺間。廟貌重新。迄今歷四五世。斜陽古道。不慮危穴。與鹿觸者。徒以有護法神在耳。父老傳聞已久。及詢子密。妹婿。數典弗忘。其祖如此。事果信而有徵矣。

爭得揪押一着先。梵王宮裏卜牛眠。漫將方術誇青鳥。知有心田作福田。

聞見異辭卷之一終

聞見異辭卷之二

鬼陞城隍

清 海昌許秋垞撰述

湖廣長沙鮑玉衡。向以捕魚為業。舟泊雙楓浦。時斜陽一抹。酒獨酌。先斟一杯于河。然後自飲。久之。水上修浮起一人。謝曰。余作波臣久矣。承君夜夜賜飯。無以為報。特驅大魚一羣。至某潭奉酬。君惠俾免彈狹。盤桓月餘。鮑老與鮑鬼。竟為莫逆交。鬼對鮑云。明日有婦人作替身。次日果見婦人。淘米無恙而去。至夜鬼復來。詢其故。答以婦人懷孕。遂之是傷。二命也。明朝當有戴鐵帽人作替身。次日適陰雨。人因以錢予頂在頭上當傘。足染汚泥。復洗足而去。夜又問故。答此人係獨子。故取明晚有中。年人作替身。比次。仍見有人挑水而去。又詢其實情。答曰。渠上有老母。下有幼孩。余亦忍也。一夕。溺鬼面帶笑容。對玉衡曰。吾固三次讓人。冥王以吾有大陰功。某處城隍缺職。吾將備之行。當與君別。漁翁移舟前住。見其地新塑城隍像。晚之彷彿河鬼。儀容鬚眉活現。人謂靈蹟頗多云。

自憐苦海久沉淪。幸脫迷津有替身。觸付慈悲心一點。洛波神是玉雷神。

卷二

王孝廉幻術

秀州王仲瞿。孝廉名。藝。向有幻術。一夕。袁大史簡齋。設筵。王適在座。與酣。以舞劍為戲。王欲窺袁器。故意將五色玻璃燈。撞破。袁吝惜之色。不覺流露。眉間。王曰。僕聞袁君好士。持以此相試耳。何竟以區區之物。介意耶。於是極平生之技。渾脫頓挫。自內達外。劍氣上衝。如白虹一連。數百盞琉璃燈。一時粉碎。舞畢。狂笑而去。後數年。忽無病卒。其後嗣。因奪家資。停屍不殮。俄而虎。蹯然。與佛然。曰。汝等嗜財如此。致同室操戈。何不念仁親為賢。舉然出門。棄家為汗漫。逸。久竟不返。噫。廣寒宮高不可攀。蓬萊島遠。難通。茫茫湖海。何處覓孝廉船耶。

解脫紅塵骨未寒。蕭牆頃刻起爭端。參商兄弟知多少。論定何須到蓋棺。

自明僧坐化

吾里崇教寺僧自明。頗有清修。名里民有李廷照。嘗以搶火。取鳥僧。苦勸之。不聽。率反。以熱湯澆僧。僧不覺苦。圓寂前一日。凡平時熟識者。輒往辭別。比次日。諸客接踵。至。見僧在殿場。以一裹線香。燒着。其路。朵上。香爐。遂燒。其體。霎時坐化。烟頂現出。和尚原形。飄然而去。同里有貴者。自富陽回。途過此。僧託其。至寺。轉致小沙彌。意外。

兩僧鞋一雙。箱中碎銀一包。須一一收拾。遇見之日。即坐化。次晨。小和尚照言尋覓。果符。我考普佛圖澄妙通元術。善誦神咒。能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夜光照。室至取鉢。或水燒香咒之。須臾。盆中生青蓮花。自明神通。定不亞於。蓋惜當年無人試其術。耳此乾隆年間事。其徒。孫曾為予言之。

吉穴

吳縣潘長公。好善樂施。歷久不倦。除夕有偷兒入。匿暗室。潘君檢點門戶。猝不及避。視之。識是隣人。某以嗜賭。故計窮而至。公因給銀十兩。導以好言。勸習經營。某得銀後。改邪為正。設小肆。家新以裕。後潘公免葬地。一時難得吉穴。尋至某處。見是好風水。有文筆筆環抱。恰與子午針相對。分寸不差。探問地主。即隣人某也。因出價易之。渠感前恩。不較值。後哲嗣。芝軒先生。果中乾隆癸丑科狀元。及第。登相。位雖係人傑。地靈。未始非累積陰功所致也。

易舟危溺

族兄學能壯時。偶從黃坑。看村。乘舟。歸。趁一舟。已有七人。舟中半。遇。通。降。船。丁三元。推。推。招。招。兄。云。汝。舟。中。客。太多。我。舟。人。少。蓋。過。我。船。稍。適。意。兄。因。跨。了。舟。復。行。里。許。倏。起。黑。風。船。簸。揚。不。停。舵。師。失。色。俄。頃。見。前。面。舟。覆。即。是。始。趨。之。船。七。人。均。溺。死。兄。年。踰。古。稀。精神。猶。矍。鑠。享。壽。竟。至。八。旬。可知。來。風。鼓。浪。死。生。自有。定。數。况。脩。短。不。齊。將。頌。如。山。而。添。仙。鶴。之。壽。何。致。味。覆。舟。而。啣。精。衛。之。石。耶。

西湖烏龍現形

杭城葉而餘。赴試。僑寓主人也。試後無事。與談西湖龍船會。緣。追。叙。轍。事。據。云。乾隆時。有。巨。商。構。得。個。火。幾。架。在。兩。湖。玩。放。湖。心。搭。一。高。臺。置。舫。環。繞。不。下。千。萬。放。至。雙。龍。槍。珠。映。入。波。中。光。芒。射。日。加以。鉦。鼓。喧。天。笙。歌。鼎。沸。所。集。之。龍。臨。風。動。搖。波。中。然。而。亦。盪。漾。不。停。更有。火。彈。明。如。皓。月。硫。黃。元。若。瓊。珠。忽。見。黑。龍。頓。起。波。浪。滔。天。有。真。龍。蜿蜒。而。上。蓋。龍。潛。在。下。錯。認。火。龍。入。水。意。欲。格。鬥。騰。空。一。躍。溺。死。生。靈。甚。夥。比。火。熄。風。定。浪。靜。波。恬。覆。舟。不。計。其。數。蓋。人。巧。原。奪。天。工。不。必。觀。門。湖。而。流。元。黃。之。血。但。覺。游。龍。掉。尾。致。嘔。精。衛。含。冤。矣。悲。夫。

燭天燈火近雷聲。旋流瑞陽。舉更。潔恰。笑葉。公。司。內。眼。好。龍。未。必。好。真。龍。

廣東巡撫署。有。磚。圍。牆。洋。商。曾。買。拆。毀。願。以。銀。照。樣。奉。傳。傳。聞。牆。下。有。寶。洋。人。目。窺。地。下。可。至。三。尺。深。又。殺。人。犯。之。處。下。有。血。電。成。精。願。以。銀。廿。萬。以。易。此。地。中。丞。忍。破。風。水。均。不。在。

波斯探寶說。紛。紛。劍。氣。珠。光。暗。裏。分。我有。如。其。兩。青。眼。要。從。大。地。看。奇。文。

然神畏易失文

浙省風俗。人死則有迎煞故事。由甲子午。速推十八日。縮至九日。而止。早一時。羽士設召亡者。床前及靈座。桌下。均。飾。爐。灰。召。後。倏。印。烏。跡。宛。同。鴻。爪。雪。泥。尚。不。至。如。羅。剎。鳥。之。食。人。眼。也。故。不。避。亦。無。妨。害。惟。微。州。鼓。最。為。俗。呼。出。映。里。中。人。死。單。數。日。立。一。旗。以。令。人。知。雖。子。婦。親。戚。無。不。迴。避。有。巨。族。迎。煞。某。先生。膽。素。壯。至。期。將。雙。扉。虛。掩。從。門。隙。窺。之。至。日。曛。陰。風。颯。颯。毛。骨。悚。然。見。一。藍。面。鬼。赤。髮。鬚。奮。碧。眼。鈴。圓。手。持。鐵。叉。進。來。隨。手。擲。下。鏗。然。有。聲。洎。入。內。室。先生。啟。戶。取。必。移。置。門。內。復。為。戶。移。持。相。靠。又。撤。易。經。一。部。於。縫。間。仍。舊。從。隙。中。視。之。倏。風。聲。又。起。然。復。出。來。見。其。鬼。叉。不。得。凶。猛。形。容。甚。於。金。剛。怒。目。眼。眦。遍。視。跳。躍。盤。旋。漸。次。聲。絕。見。亦。髮。神。跟。隨。走。又。倏。不。見。俯。視。地。上。僅。存。一。柄。紙。叉。嗣。後。此。家。然。神。竟。不。敢。來。

使。得。丹。心。鎮。太。虛。已。教。魁。魁。技。無。餘。皆。係。罷。戲。經。秘。有。鬼。何。妨。載。一。車。

金錢豹

寺。法。內。職。思。堂。沈。係。余。舅。氏。家。廳。側。有。平。屋。三。間。庭。前。植。喬。松。一。株。狀。態。曲。如。虬。龍。故。齋。額。即。題。之。曰。卧。松。軒。憶。先。隆。年。間。月。下。有。獸。跳。下。狀。如。小。鹿。遍。體。毛。似。錢。俗。呼。金。錢。豹。向。月。而。嘯。旋。旋。良。久。復。一。躍。上。松。梢。從。牆。頂。越。去。此。豹。不。隱。露。而。嘯。月。安。知。拳。環。九。不。為。南。山。之。變。種。耶。其。後。沈。亦。無。他。

把臂何人肯入林

龍。鱗。種。得。已。成。陰。巖。阿。近。日。多。充。隱。巖。向。南。山。霧。裏。參。一。士。子。應。鄉。試。主。考。係。世。交。往。計。關。節。雖。不。却。但。云。破。題。內。須。嵌。孫。行。者。方。可。中式。至。初。九。黎明。首。題。係。龜。龜。乎。唯。天。為。大。唯。先。則。之。出。題。係。於。號。板。而。寫。數。十。箇。孫。行。者。疑。思。不。就。遂。嘆。天。乎。天。乎。今日。雖。擅。補。天。之。術。欲。使。天。衣。無。縫。不。可。得。矣。隔。院。聞。之。細。詢。其。疑。某。以。實。對。彼。則。曰。迂。哉。子。也。孫。行。者。誰。能。嵌。于。破。題。乎。某。猶。不。信。曰。請。

參一解答曰：後乃宋世嘉賓，嵌在破題乃破格題名。正許爾副鹿野承筐之選，一時為彼所始，彼竟觸機得之。破云：極擬唐帝之德，大聖齊天，安揭曉果中，蓋孫倍空曾嫌爾馬溫官小，自封齊天大聖，可知看西遊記者，亦有稗子科名矣。因此而步蟾宮，洵可稱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笑然官場等沐猴文章，動製有西遊煥教，換得名去，便孟衣冠亦可羞。

井園蛇虎
里之南鄉，嚮有虎患，夕陽西下，須結伴同行，以竹槍防護。晚時村民家砌井園於橋內，以便吠夫出入。走夜虎入此園，項不能出力，拔之泥牆，遽地虎被壓死，何必取謹舉山之超律草，搗汁淬竹刺之，始能制虎也耶。

任爾咆哮幾度，過其如虎穴，莫探何爪牙，似汝猶無用，始信人間陷阱多。

斷蛇復續

武原通園鎮有尹醫，一日寂坐，忽前瞥見樹上一蛇墜下，跌作兩段，尹盼蛇涎至曠野，一類草吐涎粘于斷處，兩相湊合，踰時接牢，乃蛇涎而去。後尹採此醫人屢試屢驗，草雖不必表嘉名，然比諸醫藥中之續斷，更微效如神也。而尹接骨之名自此聞，見異解。

卷三

四

誰將靈藥搥元霜，瑞草琪花費異香。技欲求醫醫未得，十年前已斷柔腸。

吳郡神醫

姑蘇葉天士有神醫之目。一日轎過某門，聞哭聲甚哀，詢之居人，知有孕婦甫死，猶未蓋棺也。葉闖然入，將屍身諦視，一過告其家人云：人固未死也，遂以一針向胸刺入，婦漸甦醒，腹中兒亦隨下。人詰其故，答曰：此乃抱心生也，針着孩手，因痛而手鬆，胎始得下，謝以白金，不受。但索棺蓋去，作幌子。人遂知葉有回生之術，余謂杏林生意與蓮座慈悲一樣濟世也。天醫之聲，各從此不朽。

青囊妙技有神鍼，軼事流傳到杏林。一自山莊荒掃靈，厲醫但有殺人心。

琥珀靈異

花園里祝氏向藏琥珀一枚，每於日中視之，見內有一蟻盤旋，數十年來歷久如故，究不知何以能入其中。或曰：琥珀生在松下，能安魂定魄，當凝結時，蟻入其內，至堅固靈氣所鍾，蟻亦得以長生。有似乎壺中九華，蝸角蠻觸者。然琥珀藏蟻，與蟻穿九曲珠更異矣。曾有士人吟一絕云：珠穿九曲比如何，松下鍾靈歲月多。旋磨形容同

不恩無須愛境話南柯。

學書學劍兩無成，蟻門繞閣意便驚。尚有長安邊治客，南柯夢裏說功名。

拾得得銀

海昌周副龍，親串中有馮某，高舉鴨於墳浜，吞江水，曉練映鴨頭，馮於日暮，母至，旁拾取，摩明。一日見有卵數顆，却嵌在洞中，深半尺許，掘之，土泥俱黏，皆見有大蟻埋下。揭蓋視之，盡是白銀，馮某返家，密約其弟至墳扛去，頓發千金。家遂小康。

悔不浮生老釣徒，一羣野鷺幻飛蟻。詩人不厭酸寒，但畫蘆塘放鴨圖。

朱道人試法

姑蘇有朱道人，精符咒，所謂丹鳳翔金鼎，蒼龍戲玉池。六甲風雷，一壺天地變化，直俄頃間耳。一夕張天師，權至太湖，天氣晴明，候起罡風，船隨波上下，頗泊異常。真人將令牌一拍，召值日神，駕雲雲訪。其時元妙觀朱道人，偶仿杯水芥舟之樣，戲以竹葉為舟，浮在水碗，手捻筆管，吹水不住，一葉扁舟，盤旋不已。神在雲中，視之，回來，眾云：是朱煉師試法。天師即遣神費名片擲下。道人見之，呼吸遂停。真人坐舟，亦覺風平浪靜矣。

湖見異解

卷二

五

不必舟楫十八難，人情容易起狂瀾。神仙亦怕風波險，始信中流砥柱難。

茅山學法

山東臨清人蘇甲，住茅山學法，住至月餘，有老嫗私謂之曰：汝若再住數日，性命危矣。蘇屈膝求救，嫗云：庵中人多以杖術攝人魂，夜夜畫符念咒，上應星宿，間四十九天魂出，不可救矣。汝席下紅絲線二條，是憑據也。世有棒柳神，能以舌函語人，即是生魂所托。汝明晨取線藏在褲內，頭戴鐵鏡，速逃可以免禍。并授雄雞一隻，取小刀一柄，倘歸途聞釜上響聲，即將雞刺死置釜。比蘇下山後，妖道即放飛刀，追殺及第二刀，飛回已染血跡，乃刺死之。雞也禍始免。左道旁門，本干倒替，蘇某留此餘生，可為世間戒邪術者戒。

願列門牆亦太癡，吞刀嚼火有餘師。如何線脚分明在，不是人間續命絲。

買畫得珠

廣東合浦人陳濟川，家極貧，至歲暮益不聊生。妻以嫁衣使質庫，度歲歸途，過少年攜一代圖，欲換青蚨，陳出千文買之。至家，妻詰曰：贖不給，汝祖宗且不免類若教之餒矣。猶欲替他人作子孫耶。因隨子奪來，猛擲於地，跌去蓋軸，却是玉環，滾出珍

珠十二顆大與桂圓相仿陳售于賈者竟得萬金蓋少年先人本巨富珠嵌軸中原為裕後計固不期其以此易錢也聞合浦生珠入水撈取者不少惟中有大蚌甚慶年間有水鬼跳下探珠蚌噴湧時呼吸之間殼一張人即火死波中惟泛血水而已得珠亦豈易易哉

拾瓶得銀

洞溪馬氏邑中富室也先世某本清貧一日以妻將分娩夜半出門邀收生婆回行次足蹴一瓶以為此物可藏胞拾之覺甚重諦視之瓶內盡是白銀後藏鐵作資本家漸裕不三世富遂甲一邑云

義牛

同里有估客自富陽回據云道經義牛塚詢之土人知前有牧童放牛食草條而風生虎出有啞人之狀正跳躍間童子伏牛腹下牛以角觸虎虎遂斃後牛死厚瘞之樹以碑曰義牛塚觀於此則詩咏牛羊牝字一言誠信而有徵矣

聞見異辭

卷二

六

飲積真須到上流橫吹短運思悠悠諸君但解同安樂我欲逃名去牧牛

梓里名醫

比隣金尚清先生昆仲二人究心岐黃家言治小兒痘症尤能起死回生宅中種種醫法真如蘇氏之橘井流傳濟人不淺曾有富家謝參一兩以刀切之不斷此數熟一嚼知有金針在內每條抽出若干恰打作耳圍因此遠近聞名阮若臺中丞曾延治危症症愈酬以銀并贈功匹良相扁額懸諸廳事以垂不朽名

探秘青囊技絕倫果然觸手便成春先生自是嚴三點可惜金針不度人

見鬼定案

山東清平縣署玉刑名者為畢華他係四川江津人時有謀奸傷命一案意欲改作和好咸輕罪各以寓好生之意猶豫未決時樵樓方三下鼓更夫過房外析聲修此明日詰其故答云見房外有紅衣女鬼故不敢聲畢察喚僮兒買一套女衣至三更改扮立在房外是夜更夫竟不過此房次晨又問之答曰前宵只見一女昨夜竟有二女同立應愈怯而身不敢前是以避走師爺臥房畢始悟婦人以名節為重操刀筆之權者其不可姑息養奸也遂照例申詳處於是復現形矣

三尺爰書動不與含冤地下更難伸而今更覺風趨下不憤生人情殺人

孤女望月

先大父順庵公宰江南沛邑時予尚幼隨侍署中署後有樓五間旁二間素鋪閉一日夕陽西暈明月東升有婢聞步後樓下仰見樓窗上倚一婦人年可十八九丰姿韶秀笑靨嫣然手執烟筒作呼吸狀顧盼流光仰觀皓月婢始不覺既而悟樓上無人急驚走訴于同人有司更者云此乃孤仙也我每夜擊柝過此間亦遇之但稱以仙定不作業若呼為孤精便拋磚投人未有不血流至足也可知出口流滿孤且不

月下現鬼

余在沛署年餘一夜月明如晝姬婢無氣羣集樓下演貂蟬拜月以為戲正喧嚷聞倏見門內步出一黑衣姬曲背跣腰狀甚醜陋以縞紗包頭垂下兩角悉眾過窗前徑去至西北角而滅陰氣凜凜月亦慘淡無光婢等心甚怪自此以後雖過三五良宵水輪皎潔不敢再演連環記矣

聞見異辭

卷二

七

月光如水空庭寂寂豔偏宜酒半醒我是司空渾見慣蛇神牛鬼總忘形

孤女迷人

表叔沈拱樞髮齡時在方家場某店習醫一人獨卧樓上時及二更欲見西北角相樓走出一年少女郎身衣紅襖面如傅粉秀曼嬌姿形容嫵媚前有俊童引路手執燭燈帶紅鬚帽約十二歲此時沈心已模糊忽思吸花其童執燈隨到樓下呷茶俄又欲小便及遺矢俊童兩次照行似醒如夢恍惚不能自主至三更後幼童先去少女漸覺近身金蓮移動玉體相親沈兩手亂推口不能言竟夕難寐神思已倦不覺雞鳴天色既明身已墜在床下矣次日以此事告同人答云汝昨宵果下樓三次纔知是孤後同伴亦於傍晚見之此樓不敢再睡

宵來贏得夢魂安肯應浮生半向靴記取脚跟牢着好下樓容易上樓難

智慧星

同里顧慕韓先生為諸生時夜獨坐書齋呼燈未至忽見壁上有光圓如璧月皎似明星顧盼之間閃爍不停俄而移去成戲顧以所見告人渠伯叔示云此乃智慧星也若見光輝移時以口吸之文思大進不啻吞丹篆矣然顧君果於嘉慶丁丑科

中式進士。見之亦未嘗無益。

題照三易

江西王生字龍賓行十二繪一小像自題四言詩一首。橫列于上。題曰：一貌堂堂。掛在書房。有人問起。王十二即復以貧欲欲買錢於其弟。弟曰：非汝像也。得之何用。兄曰：無妨。請于每行下添二字。一貌堂堂無比。掛在書房。裏有人問起。何人。王十二即阿弟。以後其弟亦乏錢。轉售于兄。又添二字。一貌堂堂無比之容。掛在書房。裏之東。有人問起。何人之照。王十二即阿弟之兄。此于業師顧省園。茂才說于棠蔭吟塾。

救盜投軍

羅軍門思舉。少失怙恃。家徒四壁。因寄食於舅氏家。身有臂力。性嗜博。日夜歸。舅輒痛。然嗜賭終不能改。因欲賺醉致之。一夕。其酒有餉。甥曰：今夜可多啣幾杯。以暢爾所欲。夜分。舅先酣。大醉。鼻有軒聲。舅始知其故。告之。使逸去。行至某縣。苦無所見。其解。卷二。

資命不得已。偷匿入室。躍上高樓。旋開承塵。偷見一紅衣婦人。悲坐粧臺。手作支頤狀。俄而背後來一女。魁拔髮吐舌。手搗一團。作奈項勢。羅急跳下。拚奪鬼圍。相持良久。適渠夫婿回來。詰何故。夜入。羅具述真情。告以乏費。致行苟且。因夫人被鬼逼。故跳下。救之主。感援救之恩。酬以白金三十兩。會有反寇。羅投軍得首功。遂陞提督。羅嘗在蔣制軍席間。自述生平。如此。宋明府半塘時在蔣幕中。渠姪稼軒上舍。為余言之。

莫道鐵驅路窮。潛身染上亦英雄。從知將相原無種。半在風塵困頓中。

蛛食蜈蚣

予幼年在棠蔭吟塾。時際年午。倏見地有一蜈蚣。長約四五寸。首微起而不能。子俯視之。見鼻背網一細如蛛。一絲如懸針。垂下繫住蜈蚣。午後漸起。漸高。約至空中。逾日。影西。而蜈蚣已僵挺矣。可知物無大小。柔者每能克剛。雖頭上雙箭。利如剪。竟不能一肆其毒。豈徒為難口之甘餌哉。

捫蝨新談

蠶爾公麼幻入神。果然滿腹有經綸。六根不被情絲縛。方是逍遙物外身。

吳門有蘇氏蘭姑。既醜。性又聰慧。一日。侍諸姊妹。環集。應事。觀劇。青衣一。若蘭。屏。蘭姑有幼弟。古香。戲捉一。蠶。私置蘭姑髮際。蘇盤旋。鴛鴦。取姊妹。嬉笑不止。蘭姑不解其意。但覺髮花白。臉忽泛桃紅。表兄吳生。玉成。亦在坐。乃趨近。前。捉。之。說云。定是婢等。拉。帶。在。著。上。蘭姑始。始。消。解。芳。心。一夕。賞。梅。於。吟。香。閣。蘭姑。斟。酒。盈。樽。以。申。謝。悵。酒。半。酣。私。謂。吳。生。曰。妹。昔。觀。優。戲。醜。表。兄。們。而。誇。若。若。無。人。即。君。器。宇。不。凡。妹。雖。不。能。吐。迴。文。織。錦。詞。為。寸。腸。之。報。轉。而。意。氣。相。投。願。托。終。身。以。侍。梁。案。幸。勿。却。吳。感。其。情。即。遣。媒。撮。合。締。姻。新。婚。夜。口。占。一。絕。云。觀。優。少。艾。集。華。堂。紅。袖。爭。妍。整。晚。柁。捫。蝨。一。時。生。巧。詠。今。宵。始。得。講。求。風。姑。蘇。士。人。傳。為。佳。話。因。表。美。名。曰。捫。蝨。新。談。

萬入鬼園

嘉慶年間。舟于朱天氏。人雇之至吳郡。一夕泊市河。時當七月中旬。開店樓紡織。乳。腐。鳴。至。二。更。聲。漸。斷。疑。見。鬼。上。憑。一。女。子。一。絲。繩。作。圓。圈。勢。未。意。謂。以。絲。繩。而。作。圓。圈。是。豈。蟻。窟。蟻。窠。繫。紅。絲。而。降。臨。月。下。又。豈。鵲。橋。仙。子。擲。金。梭。而。來。聽。機。聲。然。觀。此。同。心。結。連。環。結。大。小。紫。紫。英。非。投。綬。女。之。變。相。耶。於是。挺。篙。登。入。園。內。倏。而。着。然。一。響。破。竹。聲。如。裂。帛。始。知。此。女。果。縊。鬼。也。乃。躍。岸。探。問。其。家。知。此。夕。夫。妻。反。目。因。欲。自。經。可。知。仇。讎。間。不。能。作。交。頭。鴛。鴦。使。螭。蟾。領。誤。入。園。中。者。不。少。也。幸。天。民。效。漁。夫。之。拔。筮。真。勝。于。倪。寬。解。結。矣。

文昌閣祈夢

昌化有應童試者四人。預擬院試題。因祈夢于文帝。內一童夢帝。君予以算書一冊。展卷默讀。只見寫五句云。逢十進一。逢八進一十。逢九進一。逢十進一。逢十進一。逢十進一。分藏五句在內。一人曰。四句不像。小試題。吾想算法。從小九數打起。定是小數也。又一人曰。上下統是十。中間可畧。必定是其實。皆什一也。句末一人曰。所解尚未圓到。皆什一。句貼上下三句。則究竟脫去。逢八。逢九。九字。面。或者。是。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二。句。四。童。因。是。每。題。作。一。篇。以。其。機。偉。執。意。入。場。是。執。圭。二。字。神。言。一。一。不。爽。此。科。均。不。獲。為。比。次。年。發。憤。用。功。並。列。膠。庠。未。始。非。默。感。文。昌。教。化。教。

勵而成也。可知士人以六經為本，空用心思，亦何益矣。

楊州某家女好弄簾，每過三五良夜，對月橫吹簾外，時有笛韻悠揚，若聞聲而和者，

聞笛動情

女猶謂何處佳郎，不能親其風采。徒令月裏嫦娥空念秋風舉桂，客能心不傷。每想十里烟池二分明月，廿四橋水輪皎皎，誰共吹簫。以後牆邊花影，風動時，輒疑有玉人來也。幽恨纏綿，思之成疾，延醫診視，據云左手寸脈滑瀉，姑擬遠送散以治之。越三日，醫復來病轉劇，不言不語，若有所思。醫問青衣，云：「小姐向來何好？」答曰：「好吹簫。又問：近有聲音相和否？」答有笛聲，因喚僮招吹笛人至家，比僮領來，却是一個赤鬚牧童，夜夜放牛食草，以吹笛消閒。因先令其在樓下吹弄，小姐聞聲，竟披衣起坐，及至登樓入房，笛聲引入香閣，小姐撩帳偷窺，見其面目可憎，恍然大悟，如此醜陋，即被笛聲所誤，白眼一飄，紅樓夢醒矣，病亦霍然。

臨風吹出口脂，香含有清聲，引風塵，仰是當年秦弄玉，要尋蕭史話淒涼。

集四書題點戲

卷二

十

江南諸生某新中解元，門前演劇，尚未開場，有友步入書齋，見桌上紅紙一張，排寫四書題十二行，一前以士，後以大夫，二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三適蔡，四魯之削也，五甚，五后稷教民稼穡，六子與爾言，七子貢反，八陳良，九王在靈園，十教而行之，可使在山十一，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十二，二嫂使治朕棲，友詰其故，答曰：「此即點戲之題目也。士望大夫是加官，左右罔利是招財，琵琶記牛小姐配蔡伯嚭，適蔡是請郎花燭，三國志魯肅討荆州甚削也，魯之削也，句是刀會，后稷教民句是勸農，子與爾言是陽告，子貢反是賜環，牡丹亭杜麗娘先生陳良是學堂，王在靈園是遊園，激行兩句是水漫，女子之嫁也二句是尼姑，二嫂句是戲叔，友曰：「足下詩賦虎心，傾鳳鸞，點戲猶不脫書卷氣，宜其升冕厚矣也。」

莫向春風再振輪，宦場久作戲場看，梨園子弟多高貴，袍笏分明要做官。

假鬼試僧

嘉慶辛未秋，有人自新倉來，云有五蘭蓋會，斯時有僧人某，搜神點鬼，誦咒極靈，黃昏時，觀者如堵，牆前父子分陰，氣凜凜，人新稀少，三更後，人鬼參半，凡新鬼故鬼，藍面鬼，道頭鬼，白僧祝之，俱了了，里中有牧牛子，欲試僧術，塗煤于臉，刷身人，義始亦

了無他異，比誦退鬼咒，真鬼潛去，獨假鬼立在几前，和尚以為此鬼真強，因念金剛神咒一過，撮米撒去，假鬼忽覺絕仆地，焰口散後，主人見之，灌以薑湯，良久乃蘇，詰其故，自言聽僧喃喃誦佛時，倏見四個長人，至又如石米着身，一驚而仆，蓋和尚目中，第知色即是空，故心無恐怖，西來一粟，顯出大神通，不有主人，誰其喚醒牧人之夢耶。

似我心已漸灰，逃禪願上雨花臺，而今化日光天下，尚有紛紛鬼蜮來。

返魂奇事

吾鄉西牌樓朱某，號禮耕者，渠中年時，曾臥病月餘，死隔一晝夜，因屍不寒，家人故未殮，德甫死時，并無苦楚，不過神思恍惚，氣散難收，真與耐睡無異，身體輕便，異相所到處，天色如黃琉璃，無日光，飛沙撲面，足不履地，世傳黑臉閻王，牛頭夜叉之變相，不一見也，但覺飄忽凌空，身如生翅，俄而望見城郭宮殿，忽有儀仗無數，導引一人，其旌幢皆大書勾王出巡字，最後與中坐一王者，身最長，青面修髯，即勾芒氏後勾王也，空中青鳥飛到碧霞宮，有少父一羣，共十八人，翠袖翩翩，風神奕奕，十八人舉手一招，如雲擁揮霍，不能自主，飄至西方，又見白旗白馬，無算，所坐之人，色白而

聞見異辭

卷二

十一

方，即少暉氏後，金王是也，飄上瑤臺，見白練縞衣仙女，分列左右，數合二九，如月殿嫦娥，風情俊逸，兩邊舞袖齊揮，又飄上南復，見赤旗赤幟，隊伍整齊，如故，似有火氣逼人，朱冠朱纓，鬚髮盡赤，即祝融氏之後，火王也，遊至煉石仙居，亦有十八仙女，擁立衣裙，采艷若紅榴，凡朱舉袖齊揮，又飄落北復，見黑旗黑幟，五色黑多，即元冥氏後，元王也，飄至烏雲洞，珠立二九姊妹，服色如黑菊，天姿雅淡，亦頗有風標，共在烏金石畔，看元鶴迴舞，散仙女兒，朱某在側，趁勢吹噓，如柳絮濛濛，入晴空，飄揚無定，身忽高置山巔，有騎鶴老人，白鬚長臉，笑容可掬，傍有仙鹿二，銜瑤華琪葩，依依馴伏，仙童見朱某，叱曰：「此境豈容爾到，伸手一推，連身滾下，痛不可耐，昏沉中似有奇香，透入鼻，漸次復原，蓋魂真輕靈，不必着翅，而自能奮飛，因悟所見十八女子，即對家十八姨也，風係乎東南西北，即色分乎青白赤元，女子拂袖，斯隨風而飄也，山上老人，係南極仙翁，南斗主生，能增壽算，凡鶴則有添壽之意，香氣撲鼻，正返魂香，高燃寶爐也，余家有田一項，在朱處隣，近因渠到市交易，時相遇，從其自述，原委如此。

我曾有夢上瑤京，大半塵仙識姓名，不似人間賤貴樣，殿中一帶一書生。

江南豐縣朱陳村有朱椿者其子昌俗性嗜賭娶陳氏女性極吝見夫出必金盡始歸飯話諱不已坐是常幼歸復舉一男椿榮名之曰詒諫翁謂媳曰爾夫感于送龍家資行蕩盡今已喜長孫枝我意欲絕爾之諫諫子抱孫汝則拋夫育子庶幾家資可保將來北堂豈能忘憂也婦欣然允諾一夕父殺雞烹雁以酒肉飲之酒半酣示子云我今宵令汝作波中客勿為屬于茲言畢即命僕人以布囊套其頭縛袖手旁觀竟不覺頰求救乃投諸河會有廣東惠來人姓倪字方操棹于波尚未有免販貨泊舟于此前一夕夢神告曰明宵開水上有怪速喚榜人援救眼略可得食蔗佳境並堪預卜榮華故此夜聞聲即救起倪詢實情朱不諱自述原委倪導以甘言矢悅賄于是同至粵省易名福壽倪有近族五房均無後每房為之購美妾二人倪翁亦為之購二妾輪流優侍朱即以冀繁育後果各生一子覺十二金釵娉婷環繞賦媚嬌態纏綿生香蘭芽競秀兒同十二龍賓到粵十九載家益富積全至百萬福壽追想前情依依莫釋因攜銀一萬復返江南貿易見至朱陳村翁積販網套到朱宅求售此時詒諫年已逾冠與朱既易姓手采迎珠陳氏故不認識初

昌裕去後翁始相斷謝絕家益落氏支撐門戶幾至不給養贖福壽故問陳氏云令郎相貌魁梧年方弱冠未識已得佳婦否婦曰自二老歿後親串中疎執柯乏人是以蹉跎歲月倪曰我願為養脩月下貴村少艾甚繁何妨選擇婦答以貧富不均恐難諧秦晉客曰我一力擔當無須慮福壽遂往村中選一無即小姑係富戶也出銀五百兩以備文定納米之需匝月迎娶過門親見其復振門楣實者如市令登之夕倪右面南而坐對新婦曰今日洞房歡會然爾與我由媒人善為調停今夕今堂當陪飲三盃以申謝悃婦感其情絕無難色看朋滿座福壽正色對陳婦云我即是爾夫昌裕因昔年投河時適有廣東倪翁樣溺認作螟蛉子現在嬌藏金屋種種玉田繼父之恩銘刻不忘陳婦聞言不覺面有赧顏族中有善為排解勸其翠香同行以諧偕老俾陳氏不作白頭吟倪曰我當年雖愛擇補先君立志抱孫詒諫命各早存深意第夫婦分離最慘不可作如是悲布囊套頭時如此急心當日既白眼相垂我又何必念紅練之繫耶况我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夜把盞相酬不堪回首未買臣拜會稽太守而不復戀前妻者非以當初之忍心分別乎船中尚贖銀九十五百兩待我取給詒諫以為裕後計爾竟捨夫棄子當樹拔草刈可忘

變也則切吐詞毅然判快婦曰予分乎分別類梁間之燕即罷即罷分開鏡裏之鴛事既如此無可挽回迨至春色惱人燈檠紅燭鄉認黑甜一刺正值千金棄靡康破德恨當日片念之惡雖悔莫追矣此事係幼年父老傳聞強記之以錄於是編亦可於聞見異辭冊中增一段佳話也

險作波臣老水鄉志將行路等蕭郎何圖占盡鮫宮福平視金釵十二行

聞見異辭

卷二

十三

聞見異辭卷之二終



閱微草堂

清紀曉嵐著

閱微草堂

閱微草堂提要

文達著述不多自言一生精力專注於四庫全書
提要而以其餘力成閱微草堂筆記一書雖談狐
說鬼不脫舊時迷信之慣習而結構謹嚴論斷精
切每事下一評語說理之確衡情之當措詞之典
雅簡賅能于聊齋外別樹一幟後有作者難乎為
繼矣

序

文以載道儒者無不能言大道立深隱莫測秘密不傳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訣我輩中
當故之埋足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水滿地則難固如月映水處處皆見夫至於治國平
天下小至於一事一物一物一物一言道無不在焉文其道中之一編也文之大者為六經四書
所寄矣降而為列朝之史降而為諸子之書降而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編其言皆足
以明道再降而為小說似難無與於道然漢晉志列為一家歷代書目亦皆著錄乃
荒誕怪異非近於正道於人心世道亦未嘗無所裨益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
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禪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社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
退食之餘惟慨然與耆老而懶於政索乃採撰異聞特作筆記以寄所欲言澤陽消夏錄等
五書散論奇語無所不載沈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解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故海
淫導欲之書以往人才子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歸於泯沒而先生之書則樂與流傳久而不
厭足見華實不同之明驗矣願翻刻者既快其多且有妄為標目如明人之刻冷齋夜話者
讀其編焉時時風從先生游當刻此本先生願以為知言乃附跋於後適來版更遷德乃請
先生合五書為一編而仍存其原藁並手校不憚煩勞檢視一過伏行舉印雖先生之著
閱微草堂記
作不必揭此刻以傳而故古本詳者亦可得此而深思焉是為序
庚申中秋之吉門人感時彥謹誌

開微草堂筆記目錄

卷一	濼陽消夏錄一	計七十四則
卷二	濼陽消夏錄二	計七十四則
卷三	濼陽消夏錄三	計七十四則
卷四	濼陽消夏錄四	計五十四則
卷五	濼陽消夏錄五	計五十五則
卷六	濼陽消夏錄六	計四十八則
卷七	如是我聞一	計六十五則
卷八	如是我聞二	計五十九則
卷九	如是我聞三	計七十一則
卷十	如是我聞四	計六十一則
卷十一	槐西雜志一	計七十六則
卷十二	槐西雜志二	計六十六則
卷十三	槐西雜志三	計八十一則
卷十四	槐西雜志四	計六十一則
卷十五	姑妄聽之一	計五十八則
卷十六	姑妄聽之二	計五十四則
卷十七	姑妄聽之三	計五十三則
卷十八	姑妄聽之四	計五十一則
卷十九	濼陽續錄一	計二十八則
卷二十	濼陽續錄二	計二十五則
卷二十一	濼陽續錄三	計二十四則
卷二十二	濼陽續錄四	計二十二則
卷二十三	濼陽續錄五	計二十六則
卷二十四	濼陽續錄六	計十九則 附九則

開微草堂筆記卷一

濼陽消夏錄一

觀井道人撰

乾隆己酉夏以編排秘籍於後濼陽時後理人翁時觀視百史題畫皮索而已書長無事追錄見聞憶及即書都無體例小說稗官知無關於著述街談巷語或有益於勸懲聊付抄存存之命曰濼陽消夏錄云爾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穉兒鄰史報曠日狂吼奔突欲噬見他人則否鄰史初甚怒之欲買而啖其肉既而憐然省曰此殆佛經所謂夙冤耶世無不可解之怨乃以善傳情得送佛寺為長生錢後再見之彈耳睡寐非復曩態矣嘗見孫重畫伏虎應真有巴西李從題曰至人騎猛虎馭之猶驥驥宜伊本剛良道力消其勢乃知天地間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無為多畏思可為此事作解也

滄州劉士玉孝廉有畫堂為狐所據白畫與人對語拂瓦石擊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聞其事自往驅之方欲除人故異路之理忽權辭朗言曰公為官頗愛民亦不取錢故我不敢擊公然公愛民乃好名不取錢乃畏後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重狼狽而歸嗚呼不怡者數日則一僕婦甚相慕獨不畏狐狐亦不擊之或於對語時舉以問狐狐曰彼雖下位乃真孝婦也鬼神見之猶欲避況我曹乎劉乃令僕婦居此室

開微草堂筆記

卷一

狐是日即去
受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知學究素剛且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屋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泊澆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積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葉而出其狀縹緗縹緗如錦繡學如鄭北文如屈宋班馬意上燭霄漢於是月華耀次者數知次者數凡以漸而差極下者亦受焚如一燈照映尸體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嘆曰良久曰昨還君數君方畫寢見君胸中高頭珠章一部卷五六十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東光李又麟先生嘗至宛平相國園中見廊下有詩二首其一曰颯颯西風吹破燕巢前秋華滿空庭月光穿漏飛簷角見每苦半壁青其二曰耿耿珠星幾點照銀河時有半雲行憑閣坐聽樓鼓到連敲第五聲墨痕慘淡殆不賴人書
董曲江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壬申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知縣又改教授移疾歸少年夢

人贈一扇上有三絕句曰曹公飲馬天池日文采西園感故知至竟心緒終不即月明花影
上旌旗尺五城內並馬和垂楊一例亦歸開鏡金屋成離胡錦不信陳王八斗才蕭鼓冬冬
畫獨樓是誰親按小涼州暮風巨寇知多少併作秋江一段愁話多難解後亦卒無驗論莫
明其說

平定王孝廉執信嘗隨父宦榆林夜宿野寺題閣下閣上有人絮語似是論詩竊訝此間
少文士那得有此因踰聽之終不甚了了後語聲漸出閣廊下乃稍分明其一曰唐彥謙詩
格不高然禾麻地原生蓬蒿草木春寒起戰戰故是佳句其二曰僕嘗有句云陰晴日光連
雪白風天沙氣入雲竟非親至關外不睹此景其一又曰僕亦有一聯云山沈連氣無情碧
河帶寒聲巨古秋自謂頗肖連城日暮之概相與吟賞者久之寺鐘忽動乃寂無聲天曉起
視則扁輪塵封山沈連氣一聯後於任總鎮遺稿見之總鎮名舉出師金川時百戰捷者
也陰晴一聯終不知為誰語即其精靈常在侍與任公同游亦決非常鬼矣

涪州城南上河通有無賴呂四凶橫無所不為人畏如狼虎一日薄暮與諸少村外納涼
忽傳雷聲驟雨且至遙見似一少婦避入河干古廟中呂詰詰息少曰彼可淫也時已
入夜陰雲黯黯呂突入掩其口眾共視衣皆濕電光穿隙見狀貌似是其妻釋手問之
則曰半堂半此

果不誤呂大志欲從妻柳河中妻大號曰汝欲淫我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殺我耶呂
詰詰急急衣襟已隨風吹入河流矣旁並無計乃自負稜稜歸去散月期滿村肆矣爭前問
狀呂無可置對竟自投於河蓋其妻歸孟約一月方歸不虞母家還回棧無屋可棲乃先期
返占不知而構此難復妻夢呂米曰我身事當永值沈沈終身事母尚盡孝其官檢籍傳
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後夫不久至善事新姑嫂陰律不查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湯鑊也至妻
再轉曰屋角有赤練蛇垂首下視意似眷慕妻憶前愛方舉首問之俄聞門外鼓聲於於
屋上跳擲數四奮然去

獻縣周氏僕周虎為狐所媚二十餘年如仇僕嘗語僕曰吾練形已四百餘年過去生中於
汝有業緣當備一日不獲生天緣盡吾當去耳一日驟然自盡又泣然自悲語
虎曰月之十九日吾緣當別已為君相一婦可聘足之因出白金付虎俾備禮自是神離
燕婉適於平日恒形影不離至十五日忽晨起告別虎怪其先期泣泣曰業緣一日不可
亦一日不可增惟遲早則隨所願耳吾當此三日緣為再一相會地也越數年果再至敬治
三日而後去臨行嗚咽曰從此終天訣矣陳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習其有能福者當如如
劉季成則曰三日後終須一別何必暫留此狐練形四百年尚未到應度撒手地位隨事者

不當如是余謂二公之言各明一極各有當也

獻縣令明展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而慮上官不允疑感未決儒學門下有王申仙者與
一狐友言小休停多有驗遂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為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
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而門斗追報明為懷然則言制府李公術未達時嘗同一道
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話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頃刻尚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為帆脚所撞
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為步捕厄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道士曰
通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還既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
師此誠合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富安命不安命則奔就排難無所不
至不知李林甫奉檄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使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
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操事權求手而奉命天地何必生此才
朝廷何必設此官乎展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請易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
鈍非所逆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矣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吾之恐公墮下舟
行數十步翕然滅迹昔在會城李公曾識是狐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
北村鄭餘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羅王方錄因有鄰村一媪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賜以杯茗

則曰半堂半此

命更更迷迷生善惡耶私叩冥吏曰此農家老婦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婦一生無利己損人
心支利己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固是而生種種冤愆因是
而造甚至貽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命為害也此一村婦而能自利其私心讀書講學之
儒對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禮乎鄭素有心計聞之惕然而竊鄭又言此媪未至以前有
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到但飲一杯和合無愧鬼神王曰曰設官以治民下至群盜開官
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即為好官植木偶於堂併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
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欺某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嘗某事某煩
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即有罪矣官大駭踉蹌後稱王徐領笑曰怪
公威氣耳平心而論要三四等好官來生尚不失冠帶促命即送轉輪王觀此二事知人
心微曉鬼神皆得而窺雖智者一念之私亦不免於青儀相在爾蓋其信然矣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婦素無物積突狂電穿機如火光激射當機貫心而洞左脇而出
其夫亦為雷炮燒背至尻皆焦黑氣息僅屬欠之乃蘇爾婦尸曰我性剛勁與母爭論
或有之爾不遵私訴抑鬱鬱憤檢淚而西何雷之誤中爾耶夫未知律重主理幽明一也
無靈和尚不知何許人也原然中掛單河間資勝寺終日無坐與語亦不得一日忽登輝琳

以界尺拍案一聲。泊然化去。視案上有信曰。刺髮解女淨六慶。自家且了自家。是仁民愛物。無窮善。原有周公孔聖人佛法遺墨。此信乃近於楊。

甯波吳三好作北里遊。後唯一孤女時相曲會。然仍出入青樓間。一日孤女請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看。吾一見即可肖其貌。若一存想。應念而至。不逾於黃金買笑乎。試之。果頃刻換形。與真無二。遂不復外出。當語孤女曰。賦化植物。實惱人心。惜是幻花。意中。終隔一膜耳。孤女曰。不然。聲色之娛。本實光石。豈待合肖某某。為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豈待某某。為幻化。即亦幻化。即千百年。和名姬。如皆幻化。如白楊。綠草。黃土。青山。何一非古來歌舞之場。推而揚雲。與理香。弄玉。別鶴。離鸞。一曲。仲情。項耳。中間。兩美相合。或以時。刻。誌。或以日。計。或以月。計。或以年。計。終身。決別之期。及其。訣別。則數十年。而散。與片刻。相。遇。而散。香。同一。懸。崖。撒。手。轉。輪。成。空。倚。翠。恨。紅。不。管。恍。如。春。夢。去。即。以。吳。原。深。終。身。聚。首。而。來。願。不。賦。白。髮。已。傷。一。人。之。身。非。復。舊。態。則。當。時。會。眉。粉。燭。亦。謂。之。幻。化。可。矣。何。獨。以。某。肖。某。某。為。幻。化。也。吳。涵。然。有。信。後。數。年。孤。女。辭。去。吳。竟。絕。跡。於。神。游。

交河及蕪。愛。齊。張。文。甫。曾。老。儒。也。並。控。徒。於。戲。會。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間。去。館。稍。遠。涼。閣。寂。林。野。然。張。心。怖。欲。返。曰。蓬。萊。間。多。靈。鳥。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揖。二。人。坐。曰。世。間。何。得。有。鬼。不。聞。阮。瞻。之。論。乎。二。君。儒。者。何。信。釋。氏。之。妖。妄。因。問。程。朱。二。氣。虛。仲。之。理。既。通。證。明。詞。條。流。暢。二。人。聽。之。皆。首。肯。共。歎。宋。儒。見。理。之。真。道。相。酬。對。竟。忘。問。姓。名。適。大。車。數。輛。遠。送。至。牛。欄。村。老。人。振。衣。即。起。曰。來。下。之。人。各。致。久。矣。不。特。無。鬼。之。論。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談。今。將。別。以。實。告。毋。得。相。戲。倘。如。俯。仰。之。頃。然。已。滿。是。開。絕。少。文。士。惟。童。童。如。先。生。羞。相。迎。或。即。其。魂。歟。

河間唐生好戲。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謂唐喃子者是也。有數師好講鬼。嘗曰。既曉。鬼。安。有。是。事。僧。徒。妄。造。靈。話。耳。唐。夜。酒。土。其。室。而。鳴。嗚。擊。其。穴。聚。師。駭。問。為。誰。則。曰。我。二。氣。之。良。能。也。整。師。大。怖。家。首。股。跪。使。二。子。守。道。翌。日。次。日。委。頓。不。起。朋。友。來。問。但。呻。吟。曰。有。鬼。既。而。知。唐。所。為。莫。不。拊。掌。然。自。是。魁。大。作。拋。擲。瓦。石。擲。破。戶。牖。無。虛。少。初。尚。以。為。唐。再。來。細。察。之。乃。真。魁。不。勝。其。驚。竟。棄。館。而。去。蓋。實。懼。之。後。益。以。恐。恐。其。氣。已。散。孤。妻。其。餘。而。中。之。也。故。由。人。興。此。之。謠。也。

故。果。慎。氣。潮。涌。俗。學。欲。相。其。西。妻。鬼。騰。騰。作。別。換。一。形。以。報。信。某。數。日。見。他。人。之。婦。則。押。我。百。端。見。自。己。婦。則。志。恨。如。是。前。請。定。解。書。一。志。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挂。籍。耶。敢。說。徑。行。某。色。如。死。灰。燼。立。道。左。殆。不。能。去。竟。不。知。是。何。魁。也。

德州田白岩曰。有額部統志。在澳。黔。關。山。行。見。道士。按。一。麗。女。於。石。欲。剖。其。心。女。哀。呼。乞。憐。頓。急。揮。騎。馳。及。遠。格。道。士。手。女。嗷。然。一。聲。化。火。光。飛。去。道。士。頓。足。曰。公。敢。吾。妻。此。魁。也。婦。殺。百。餘。人。故。捕。謀。之。以。除。害。但。取。精。已。多。數。久。道。靈。斬。其。首。則。神。遁。去。故。必。剖。其。心。乃。死。公。今。縱。之。又。貽。患。無。窮。矣。釋。一。猛。虎。之。命。故。置。深。山。不。知。澤。廣。林。茂。則。其。牙。者。幾。許。命。也。臣。其。也。首。恨。恨。流。漢。去。此。殆。白。岩。之。寓。言。即。所。謂。一。家。知。何。如。一。路。哭。也。姑。容。累。劫。自。以。為。陰。功。人。亦。多。稱。為。忠。厚。而。窮。氏。之。實。兒。姑。婦。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長。者。乎。

獻。縣。吏。王。某。工。刀。筆。善。巧。取。人。財。然。每。有。所。獲。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廟。道。童。夜。行。廊。無。間。廟。二。吏。持。簿。對。其。一。曰。果。令。歲。所。獲。多。當。何。法。以。銷。之。方。亦。問。其。一。曰。一。單。靈。足。矣。無。煩。迂。折。也。是。廟。往。往。遺。鬼。遺。靈。習。見。亦。不。怖。但。不。知。單。靈。為。誰。亦。不。知。為。誰。銷。其。數。有。小。姑。某。雲。知。王。某。大。學。也。非。所。首。八。加。又。恐。惡。鬼。醫。藥。無。效。比。會。則。已。滿。然。矣。人。計。其。平。生。所。取。可。底。指。數。者。約。三。四。萬。金。後。林。狂。疾。暴。發。竟。無。棺。以。殮。

陳。雲。亭。舍。人。言。有。善。濟。使。宿。館。舍。見。魁。女。登。牖。下。窺。叱。索。無。所。時。夜。半。環。然。有。聲。乃。片。瓦。擲。枕。畔。叱。問。是。何。妖。魁。魁。悔。天。使。雷。外。朗。應。曰。公。祿。命。重。我。避。公。不。及。致。公。叱。索。懼。于。神。權。揣。揣。至。今。今。公。睡。中。胡。邪。念。誤。作。驛。卒。之。女。謀。他。日。納。為。妾。心。一。動。鬼。神。知。之。以。邪。召。邪。神。不。得。而。答。我。故。投。瓦。相。報。公。何。怒。真。釋。使。大。愧。沮。未。及。天。曙。便。裝。去。某。故。事。御。史。宅。忽。有。狐。怪。白。晝。對。語。追。索。讓。所。居。樓。樓。戲。侮。至。杯。盤。自。舞。几。榻。自。行。某。告。張。真。人。真。人。以。去。法。官。先。書。一。符。南。張。而。馳。次。陳。都。城。隍。亦。無。驗。法。官。曰。是。必。天。狐。非。拜。章。不。可。乃。是。道。場。七。日。至。三。日。狐。猶。詬。詈。至。四。日。及。晚。詞。請。和。葉。不。欲。與。為。難。亦。折。不。竟。其。事。真。人。曰。章。已。拜。不。可。道。矣。至。七。日。忽。聞。格。闕。碎。磚。門。窗。破。殘。薄。暮。尚。未。已。法。官。又。徵。他。神。相。助。乃。就。樓。以。巽。於。之。壇。廣。梁。門。外。余。嘗。聞。真。人。驅。役。鬼。神。之。術。曰。我。亦。不。知。所。以。然。但。依。法。施。行。耳。大。抵。神。魁。皆。受。役。於。印。而。符。錄。則。掌。於。法。官。真。人。如。官。長。法。官。如。吏。屬。真。人。非。法。官。不。能。為。符。錄。法。官。非。真。人。之。印。其。符。錄。亦。不。靈。中。間。有。驗。不。驗。則。如。各。官。司。文。移。章。奏。或。單。或。狀。不。能。一。必。行。耳。此。言。頗。近。理。又。問。設。空。宅。深。山。拜。選。精。魁。若。尚。能。制。伏。否。曰。學。大。吏。雖。行。却。益。自。然。道。虛。信。或。無。知。獨。獨。突。犯。雙。龍。手。極。兵。符。鐵。調。不。及。一。時。亦。無。如。之。何。此。言。亦。頗。善。也。則。一。切。神。奇。之。說。皆。附。會。也。

朱子願運使高守泰安日聞有士人至岱嶽深處忽人指石壁中曰何處香香真有神世人來耶則然實鑿石壁中聞自開墮樓浦現事頂有香儒冠帶下逸士人駭問此何地曰此經香閣也士人叩經香之義曰其說長矣請坐講之昔尼山廟定垂教萬年大教應焉通相授受漢代諸儒去古未遠訓誥箋註類能窺先聖之心又潘朴未滿無擅黨爭名之習惟各傳師說溯淵源沿及有唐斯文未墜追乎北宋勅為註疏十三部先聖真焉諸大儒履新說日興漸成絕學遂是閣以貯之中為初本以五色玉為函尊聖教也配以歷代官刊之本以白玉為函昭帝王表章之功也皆南面左右則各家私刊之本每一部必取初印精好者按次時代度置所闕以蒼玉為函與漢古之勅也皆東西面並以珊瑚為函皆金作鑰鑰東西兩廡以沉檀為几錦繡為茵諸大儒之神歲一來視相與列坐於斯閣後三權則居以前諸儒經義較以繁縟收為一庫自是以外雖著述等身聲華蓋代總聽其自眩名山不得入此門一步焉先聖之志也諸書至于刻千刻一字一句皆發濃香故題曰經香蓋一元軒運二氣細編陸起午中陽生子弟聖人之心與天地通諸大儒闡發聖人之理其精爽亦與天地通故相感也然必傳是學者始聞之他人則否世儒於此十三部或焚香繼燈俯仰終身或鍛鍊計求百端指學亦各因其性識之所根耶君四世前為刻工曾子判周禮半部

故徐尚尚在存得以識君之來因引使問其間與致以茗茶送別曰君自覺此地不易王也士人回船惟萬事播天香無人跡案此事實地始真漢學者之富言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知概用詁說猶土益木免既成大輪進斥推始傳濟述川遠莫實據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序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為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為說經起見也特不乎宋儒之攻漢儒而已重蘇州詩曰水性自云歸石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清空山響此之謂矣乎心而論玉獨始變舊說為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改考經詞義明顯宋儒所學積古如今文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弗議至尚書三種三傳七詩兩雅註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始論始孟宋儒僅補一生精力字對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得研索易漢漢或執舊說過於信傳宋儒或惡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積舊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爾文同生疏有不盡警人心者是豈無之所自來此種虛構之詞亦非無因而作也

友人白其有物夜不可居強居之夜半有物自門隙蠕蠕入薄如紙入室後漸開能作人形乃女子也其首無髮不思飲食吐去作鬼狀曾笑曰猶是楚但稍醜是古但稍醜亦何足足忽自稱其首置案上曾又笑曰有首尚不足畏死無首也鬼徒窮極及歸逐其寤夜半門隙又蠕蠕入其首無髮曰又此散與物耶竟不入此與穉中散者相類夫虎不食醉人不知畏也大抵長則心動則神淡神淡則鬼得乘之不畏則心定則神全神全則冷戾之氣不能干故記中散是第者構神志湛然鬼怒而去

董曲江言聖歷先生為總潛時有土神馬神二祠惟土神有配其少子侍才兀傲謂土神於思老翁不應雖醜馬神年少正為毒瘋極移女像於馬神祠俄作不知人狀廢先生聞其異稱移遷乃歸又聞河間學憲有土神亦配以女像有訓導讀書宮不可望婦女乃別建一小祠連馬神神愚其幼孫語曰汝理雖正而心則私正欲廢汝完耳吾不服也訓導方侃侃談古禮神中其應大駭乃終任不敢居是室二事相近或曰訓導導讀以禮重神甚矣謹當盡余請童少年放誕取訓導內私心使己有私外假公義使人無詞微神發其陰謀人尚以為能正祀典也春秋珠心訓導導讀當重於

戲術皆手法捷耳然亦實有搬運術宋人書搬運皆作戲憶小時在外祖雪峯先生家一術

士置杯酒於案舉字拍之杯陷入案中口與案平然則案下不見杯底少頃取出案如如此或障目法也又舉魚膽一巨杯拋空中不期令其取回則曰不能矣在書室書廚交應叱公等自取耳時以窺從雜運書室多古器已廢扁且夾廢高僅二寸碗高三四寸許斷不可入疑其妄姑呼喚戲術則碗置案上快於佛子五原於佛子之盤乃換於魚膽夾廢中是非搬運術所必無事所或有類如此然實亦理之所有怪山鬼盜取人物不為其能劫其怪山鬼亦不為其既能劫其可以復復既能盜取人物即可以代人盜取物夫又何其為

舊僕莊書音某官見一官使裏至又一官饋面皆笑交也其狀若密進消息者俄皆去主人亦命官進出至皆昏乃歸車始為煩不勝因憊俄前一官又至燈下或附耳或點點或搖手或變扇本村掌不知所賦何事滿下二鼓俄進聞北窗外吃有笑聲室中弗聞也方疑成問忽有聞長歎一聲曰何必如此始有主皆嘗聞前窗後院泥平如掌絕無人踪共疑我為嗚呼我時因成勿為聽聞立南窗外花架下實未嘗聽亦未嘗言死不知其何故也水春邱在廉二田偶與包九經湖道中有童子騎牛而行甚馳至邱前小立明吟曰水衝風雨而去踏烟霞去計則萬年青是我還山路怪村豈那得作此語疑思欲問則豈影出沒

杉檜間已非半里許矣不知神仙游戲抑抑小兒聞人誦而偶記也

莆田林教諭以臺灣係北地至涿州南下車便旋見破屋牆垣外有碑銘刻一詩曰
細隊隊響銅鈴清曉街寒過驛亭我自垂鞭玩殘雪驢蹄踏踏亂山青
自語曰詩小有致羅傷是何地也屋內應曰其結似是湖廣人視之惟視廢葉而已
知過悲情然登車後發誓不遇不久竟卒

景州李露園基城康熙甲午才廉余儂婿也博雅攻詩需次日夢中作一聯曰
蠟燭屈左徒離而自不能解後得湖南一令卒於官正屈原行吟地也

先祖母張太夫人畜一小花犬名婢甚其盜肉陰搗投之中一婢曰柳巷中恒見此犬來
驚睡輒喚語太夫人知之曰奪婢其殺犬何獨銜冤於柳巷此必柳巷亦盜肉不足服其心
也老問果然

福建汀州試院堂前二古柏唐物也云有神余按臨日吏白嘗詣樹拜余謂木魁不為吾聽
之可也非祀典所有使者不當拜樹柯葉枝葉陽屋數重可也夕月明余步階上仰見樹
影兩紅衣人向余拱揖再拜漸沒呼聲友出視尚見之余次日詣樹各谷以攝為一
聯於祠門曰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未衣或是君此事亦願與女子才當教此事於新齊

所記病與益傳聞之狀也
德州宋清遠先生言曰道士不知何許人善幻術嘗客田山張司農家值朱麻盛開前各曾
寬一俗士言詞猥鄙唯唯不休殊敗人意一少年性性脫服詩尤長片勿多言二人幾獲悅
一老儒和辭之俱不聽亦慍形於色滿座為之不樂道士耳語小童取紙筆畫三符焚之三
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四俗客趨東南階坐喃喃自語聽之乃與妻妾談家事俄左右回
顧若和辭俄怡色自現俄作引罪狀俄屈一膝俄兩膝並屈俄叩首不巳視少年則坐西南
隅花欄上流日送盼妮妮軟軟俄嬉笑俄謙謝俄低唱流妙記吻吻不巳手自按拍備語活
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磴上請孟子齊坦晉文之事一童子剖句析指揮扇盼如典四五人
對語忽插首曰不是忽嘆曰尚不解耶哈哈吻吻不止眾竊笑道士插首止之比酒闌
道士又笑三符三人乃惘惘坐少進始醒自稱不覺醉眼無禮眾笑道士曰此小
術不足道某法善引唐明皇八月宮即以此符當時誤以為真仙過儀又以為妄語皆非底
蛙耳後在旅館符攝一過往貴人妾魂英蘇後從車誠其路徑門戶諸貴人急捕之已遠去
此周禮所以禁怪民歟

交河老儒及潤德雍正乙卯柳院晚至石門橋舍舍皆滿惟一小屋窗臨馬橋無肯居右估

解妝野馬跳夜不得寐人靜後忽聞馬語及愛觀雜書先北宋人說部中有驢下牛語
事知非鬼也非鬼也之一馬曰今日方知悲飢之苦生前所欺應草且猶現在何處一馬曰
我輩多由困人轉生死者方知生者不悟可為太息眾馬皆嗚咽一馬曰冥判亦不甚公王
五何以得為犬一馬曰冥判曾言一妻一女並淫淫蓋其錢典所欺當罪之半矣一
馬曰信然罪有輕重妻之淫豕身受辱則更我輩不若也及忽裡裡始遂及恒舉以成團
余一侍姬平生未嘗出豈謂自云親見其祖母喜喜後了無疾病忽舌爛至極飲食言語皆
不能成辨數日而死

有某生在客偶甚起呼妻不至問小婢云誰隨一少年同去矣妻及追及將購斬少年
急不躬有老僧衣紅袈裟一手托鉢一手振錫杖格其刀曰汝尚不悟耶汝利心太重後忘
心太重機巧心太重而能使人終不覺鬼神忌陰惡故判是二婦使作此以報汝彼何罪野
言訖亦隱然引路二婦云少年初不相識亦未相悅忽惘然如夢隨之去隣里亦曰二
婦非淫奔者又素不相識豈肯隨一人且淫奔必避人豈有白晝公行履步待進者耶其為
神護信矣然終不能明其惑真傳焉

事皆前定真不信然戊子歲余為人題看射獵圖曰台草枯天野獸肥嗚呼安爾馬如神

何當快飲黃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圍是年八月竟從軍於西城又董文恪公嘗為余作秋林
覓句圖余至烏魯木齊城西有深林老木參雲彌亘數十里前將軍伍公彌和建一亭於中
題曰秀野散步其間宛然前畫之境辛卯還京因自題一絕句曰霜葉微黃石骨香孤吟自
怪太零下誰知早作西行識老木寒雲秀野事

南皮瑤鬚髮甚穎精於好陰用毒藥物索重寶不餐所欲則必死蓋其術詭秘他醫不能解
也一日其子雷震怒今其人尚在亦無敢延之者矣或謂其殺人至多天何不殛其屍而殛
其子有供罰焉夫罪不至極刑不及重惡不至極殃不及世殛其子所以明禍延後嗣也
安中寬宏皆吳三桂之叛有術士精六壬將往投之還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眼
西嚮下術士曰若勿以此此縲索刻當地其人曰君術未精嚮向外地非向內地也至夜果
然余謂此附會之談也人能知縲之內外地則知三桂之必敗矣

有僧游交河蘇使印次公家善幻術出奇不窮云與呂道士同師嘗持流為咒之漸端動
再咒之忽作聲再咒之躍而起忽因呼庖屠以供香味不甚美食飽客皆作嘔遂所吐皆泥
也有一士因兩留宿密印僧曰太平廣記載術士咒片瓦投入劉望立開可潛至人間聞
中師術能及此否曰此不難拾片瓦咒良久曰持此可往但勿語語則術敗矣士試之望果

開至一處見所差方卸妝就守備戒不敢語徑檢扉登榻而睡而酣睡忽聞
目則眼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詰僧登門數之曰呂道士一念之善已覺雷轟若果我小
術戲者幸不傷感德後更無明此念既而太息曰此一念司命已錄之雖無大德恐於祿籍
有妨耳士果踴躍後得一訓導竟於寒境

康熙中獻蘇胡維華以燒香聚眾謀不軌所居由大城文安一路行去京師三百餘里由青
縣靜海一路行去天津二百餘里維華謀分兵為二其一出不意併程抵京師其一據天津
掠海舟利則天津之兵亦北趨不利則適往天津登舟泛湖去方部署偽官事已洩官軍擒
捕圍而火攻之警亂不遠初維華之父維於其喜周窮乏亦未為大惡鄰村老儒張月坪女
有豔麗殆稱國色見而心醉然月坪端方迂執無與人為妾理乃延之教讀月坪父母極在
遠東不得返恒感戚偶言及即捐金使扶歸且贈以拜地月坪田內有橫屍其聲如官以謀
殺即為百計申辯得釋一日月坪妻携女歸寓三子并幼月坪歸家守門戶約數日返乃
陰使其黨夜鍵戶而焚其廬父子四人並燬陽為驚惶代營喪葬且時周其妻女竟依以為
命或有欲聘女者妻必與謀執陰阻使不就久之新露求女為妾意妻感其意欲許之女初
不願後夢其父曰汝不往吾終不暢吾志也女乃受命歲餘生維華女旋病卒維華竟廢謀

又去余家三十里有冷虐其僕夫婦而納其女者女故慧黠經營其飲食服用事事必
意又凡可博其歡者治湯御燻無所不至皆竊謀其志仇盡感既深惟其言是聽女始則導
之奢華破其產十之七八又暗聞其骨肉使門內如寇擊燻乃時說水游德宋江崇進等
事稱為英雄贊惡之交適盜賊卒以殺人抵法抵法之日女不哭其夫而陰携危酒酬其父
母妻曰父母恒夢中驚悸意恨似欲擊汝今知之否朋人始知其蓄志報復曰此女所為
非惟人不測鬼亦不測也機深然而不以陰險論春秋原心本不共戴天者也
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具文牒數十紙擇其詳列凡客死於此者其棺歸葬例給牒否則
魂不得入關以行於冥司故不用朱判其印亦以置視其文都誣殊甚曰為給照票照得某
處某年若干歲以某年某月某日在本指病故今親屬擬棺歸葬合行給照為此仰沿
路把守關隘兇卒即將該屍驗實放行毋得勒索留滯致十未德余曰此骨往託詞取錢耳
咸將軍除其例旬日後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無聲不能歸故也余斥其妄又旬日或告鬼
哭已近城下之如故越旬日余所居牆外能自聲說文曰鬼鬼聲余尚以為骨役所傳地
數日聲至窗外時月明如晝自起尋執實無一人同事即知史成曰公所持理正雖將軍不
能奪也然鬼實共聞不得照者實亦公蓋以一給之姑聞說鬼鬼之口倘鬼哭如說則

公益有詞矣鬼從其誠是夜寂然又軍吏來吉保在印卷卷睡化久而蘇云見其母面微垂
軍以官牒呈啟規則哈密報吉保之母來視亦於途也天下事何所不有儒生論其常耳
余嘗作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中一首云白草風塵接冷窗關山纏界是誰分幽魂來
住隨官牒原鬼昌榮竟未醒即此二事也

范衛州有言流錢塘江有一僧附兜率生具佛橋等不相問與之語口淺鹿目視他處
神靈殊不屬衛州怪其傲亦不再言時西風過急衛州偶得兩句曰白浪驚船頭行人怪石
松下聯未幾吟哦數四僧忽閉目微吟曰如何紅袖女尚倚最高樓衛州不省所云再與語
仍不答比覺驚恰一少女立樓上正者紅袖乃大驚再三致詰曰偶見耳然烟水茫茫
舍遮映實無是見現狀其前知說作權則已振揚去衛州惘然莫測曰此又一駭賓王矣
清苑張公鐵官河南鄭州時署有孝素樹舍抱不交云樓神物居而位之是名其女燈下暗
一人面目手足及衣冠色皆濃綠屬聲曰爾父太橫姑示警於爾驚呼燈神已廢矣後
歸去太僕仙舟不久下世驅厲魁毀淫祠正秋梁公范文正公輩輩德尚不足以勝之鮮不
致敗

錢文敏公曰天之禍福不歸君之賞罰乎鬼神之鑒察不猶官吏之詳議乎今使有一彈粟
曰某立身無玷居官有績然門徑向凶方營建祀凶日罪當滿刑所司先手取乎又使有一
薦纜曰某立身多瑕居官無狀然門徑得吉方營建值吉日功當達獲所司又先手取乎官
吏所必駭而謂鬼神允之乎故陽宅之說余終不謂然此學蓋明以誌形勢亦無可置辯然
所見實有山宅京師對峙於孤寺道南一宅余行弔者五粉坊琉璃街極北道西一宅余行
弔者七給孤寺對峙中五學閣官居之南移一夕二僕並暴亡懼而遷去粉坊琉璃街宅
師教授大生嘗居之白晝往往見其妻其妻不覺竟廢其中此又何理觀對文正公曰卜地
見書卜日見書尚無言凶聖人何卜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斯持平之論矣
滄洲潘君善書自稱黃髮道人嘗夜宿友人齋中聞聲聞小語曰君今日無留人共臥當
出就君班大顯形出友人曰宜當有此怪一施藥女子不為害也後友人私語所親曰潘君
其終因書於此怪非鬼非非不審何物道祖俗人不出還書人亦不出惟還才士之論
落者始一出屢就耳後潘果坎壞以終潘十餘年夜聞齋中噴泣聲次日大風折一老杏
樹其怪乃始外祖張雲季先生嘗戲曰此怪大佳其意欲在齋上人
陳楓崖光禪履中風濕一太學生嘗讀書於石已斷裂剝蝕僅存數十
字偶有一二成句似是天遊女子之碼如生故好事者其真必在左右陳者果於石上而

祝以神詞一載餘見鬼女獨步來時聞手執野仙願生一笑生趨近其側目挑眉語方相
引入籬後灌井聞女聲立直視若有所思忽自批其額曰一百餘年心如古井一旦乃為
子所動乎頗足歎四念然而滅方知即墓中鬼也修修換李實曰古稱蓋棺論定觀於此輩
知蓋棺猶難論定矣是本貞魂乃以一念之差幾失故步嗚呼先生詩曰世上無如人欲險
幾人到此誤平生諒哉

王孝廉金英江甯一書生宿故家廢園中月夜有雙女窺窗心知非鬼即變其妝飾亦
不畏怖招使入室即宛轉相就然始終無一語問亦不答惟含笑流盼而已如是月餘莫喻
其故一日執而問之乃取筆作字曰妾前明某翰林侍姬不幸天適因平生巧於賭博仗
一門骨肉如水火冥司見譴罰為瘡鬼已沈淪二百餘年君能為書金剛經十部俾仗佛力
超拔苦海則世世銜感矣書生如其所乞寫竣之日詣書生再拜仍取筆作字曰藉金經滋
悔已脫離鬼趣然前生罪孽僅能帶業往生尚須三世作啞婦方能語也

閩做草堂筆記卷二 漂陽消夏錄二
董文恪公為少司空時云昔在富陽村居有村童生鄰家聞讀書聲曰貴人也請相見語觀
再四又問八字于沈思良久曰君命相皆一品富貴年得如懸某年著大業某年實控某
閩做草堂筆記

年連通判某年連知府某年由知府連布政某年連巡撫某年連總督自愛他日知吾言
不謬也後不再見此竟其言亦不驗然細較生平則所謂知縣乃由拔貢得戶部七品官也
所謂調署大縣乃庶吉士也所謂實授乃編修也所謂通判乃中允也所謂知府乃侍讀學
士也所謂布政使乃內閣學士也所謂巡撫乃工部侍郎也品秩皆符其年亦皆符特內外
異途耳是其言驗而不驗而驗惟未知總督如何後公以其年拜禮部尚書品秩仍符
按推算于或奇驗或全不驗或半驗半不驗余嘗以聞見最確者反覆深思八字貴賤貧
富持大概如是其間乘除盈縮畧有異同無錫鄒小山先生夫人與安州陳密山先生夫人
八字于支並同小山先生官禮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貴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論職布政不及
侍郎之尊論祿則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補矣二夫人並壽考陳夫人早薨然歲歲康強
安都夫人白首齊眉然晚歲喪明家計亦薄又互相補矣此或疑地有南北時有初正也余
第六姪與叔子劉雲騰生時祇隔一牆兩窗相對兩兒並落第嗚呼惟時同刻同乃至分秒
亦同姪至十六歲而夭而叔子今尚在豈非此命所賦之祿祇有此數姪生長貴貴消耗先
盡叔子生長貧賤消耗無多故尚未盡耶虛消息理似如是候知命者更詳之
曹伯祖光陵公康熙初官鎮守守備云有李太學意虛其美恐觀視下衣親之殆無虛日

里有老婦能入冥所謂走無常者是也規其妻曰娘子與是妻有夙怨然應償二百鞭耳今
妙心感感之殆過十餘倍又負債債矣且良婦受刑雖官法不究如娘子必使探靈以示
辱事大快則于鬼神之忌娘子與我厚福見冥籍不敢不相關嗚呼曰死後復語欲我讓
解取後耶會德善善道王輔臣之覺亂當起手殺於兵妻為制將軍公所係善其明慧
寵厚房公無正室家政遂歸於妻妻為賊所掠賊破後分賞將士恰歸公妾當以為
婢使跪於堂而語之曰爾能受我指擇每日晨起先跪拜台前自被下衣伏地受五跪然後
供供則貨則命否則爾為賊黨殺之無算當寸寸爾爾爾爾和妻憐死矣志叩首願違教
然妾不欲其速死鞭不甚毒俾知痛楚而巳年餘乃以他疾死計其難難通相室此婦真頑
鈍無恥哉亦鬼神所忌陰奪其魄也此事精公不自諱且舉以明果報故人知其詳精公又
言此猶顯易其位也明季嘗游襄陽間與術士張贊湖同舍贊湖檢知居傳主人妻虛妄太
甚積不平私語曰道家有換形法凡修煉未成氣血已耗不能還丹者則借一壯盛之軀來
其睡與之互易嘗嘗受此法姑試之次日其家忽聞妻在妻房語妻在妻房語此出戶則作
妻語者妻作妻語者妻也妻得妻身但默坐妻得妻身不甘紛紛爭執親族不能判嗚呼
官官怒為妖為怪其夫逐出皆無可如何然據形而論妻實是妻不在其位感不能行竟分
則做草堂筆記

宅各居而終此事尤奇也
相傳有塾師夏夜月明率門人納涼河間獻王祠外田塍上因共講三百篇燈燭昏眼如
鐘鼓又令小兒誦孝經誦已復讀忽舉首見祠門雙古柏下隱隱有人欲近之形狀頗異知
為神魁然私念此獻王祠前次無故樹前樹名曰毛長實長柳願為因瑞王至此塾師大
喜再拜請樹樹名毛實並曰君所講道已聞都非我輩所能從奉答塾師又拜曰請義深
惟惟授下焉請願願先生一講本經可為願回面向內曰君小兒所誦滿落顛倒全非我所
傳本我亦無可者請讀依開傳王教曰門外似有人醉語醉耳已久可聽之去余謂此與
堂先生所言學究通貫實皆博雅之士造戲語以誑俗儒也然亦空穴來風桐刺來巢
先姚安公性嚴峻門無雜賓一日與樞樞人對談呼余兄弟與為禮曰此來星珠曾孫不相
聞久矣今乃見之明年其弟法曾祖年十一流離乞馬聞樞樞來星珠得存也乃為妻曲謀生
此因戚余兄弟所當不不必後因果然因果實亦不與昔其公受人再生恩當當後復其
子孫零落漢如陌路後因困方履執忱憶見其人手授二札皆未封視之則當年已故書也
履杯於地曰吾死矣是夕卒
宋按察使泉泉公在明為諫官嘗扶此則事數仙判某年某月某日嘗所計期不遠世也

池居期乃無恙後入本朝至九列道同俗家快此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無驗又判曰君不我殺奈何某公俯仰沈思忽命駕去蓋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

沈椒園先生為醫家書院山長時見示亦題忠烈金龜額有東方未明之硯六字背有銘曰錢月榮鏡太白眼賊鷄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擊大金筆成策汝功不成同汝賊蓋初親忠賢時用此硯草疏也未有小字一行題門人王輝書此行遺未錄而黑痕深入石骨乾則不見取水濯之則五字炳然相傳初今錄米及錫而難作後在成所乃錫之語工勿錫此一行然閱一百餘年游之不去其事頗奇或曰忠烈被殺處漁山人輩以錫鑄人品日下書品亦日下然則忠烈先有所見知前其名預之也淋之不去欲者其當忠烈所攝也天地鬼神恒於一氣備露其巧使人如學是或然歟

乾隆庚子官庫失玉器勳諱苑戶苑戶常明對簿時忽作童子聲曰玉器非所竊人則真所稅我即所殺之魂也問官大駭移送刑部姚安公時為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鞠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沅父曰李星前歲上元常明引我觀燈歸夜深人寂常明戲謂我力拒且言歸常訴諸姚常明遂以衣帶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諸巡捕送刑部以事無左證訊別緝真凶我魂恒逐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即覺如烈獄不保

卷二

近獲熟精減漸至二三尺又漸近之尺許昨乃都不覺熟始得附之又言初訊時魂亦隨之刑部指其門乃廣西司按所言月日果檢得舊屍問其尸云在河岸第幾柳樹旁極之亦得尚未壞呼其父使辨識長勳曰吾兒也以前事雖幻食而證驗皆真且訊問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互辯數四始故仇又父子絮語家裏一分明獄無可疑乃以實狀上聞諭如律命下之日魂喜甚本曾疑為活忽高唱實糕一聲父泣曰久不聞此宛然生時聲也問鬼當何往曰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問常明不復作二格語矣南皮張劉使受官河南開歸道時夜聞一歡憤沈吟自語曰自動死者乃瘡當入重而出控今入裡出重何也忽聞背後本息曰公尚解事回顧無一人可然曰其誠治獄之可畏也此幸不誤安保他日之不誤也遂移疾而歸

先屯母高宜人之父諱榮社官山西陵川令有一舊玉馬管理不甚白潔而血浸斑斑斷索禮為產承之恒置几上其前足本為雙蹄欲起之形一日左足忽伸出於座外高公大駭問者傳視曰此物程未不能格也一館賓曰凡物歲久則為妖得人精氣多亦能為此理易明無足怪也東漢碑之猶豫未決次日仍居還政形高公曰是真有知矣投鐵櫃中似微有嘯嘯聲後無他異然高氏自此漸式微高宜人云此馬假三日假為二段尚及見其半身又

武清王慶培曹氏廳柱忽生牡丹二朵一紫一碧瓣中脈絡如金綠花葉絳越七八日乃萎落其根從柱而出紋理相連柱二寸許尚是枯和以上乃浙省先夫夫人曹氏甥也小時親見之咸曰瑞也外祖曹某先生曰物之反常者為妖何瑞之有後曹氏亦式微之

先外祖母言曹化福其家以前明玉帶殉難數年其前性見一白蛇後為水善控壞朽改葬之日他珍物具在視玉帶則亡矣蛇身飾節有紋尚似帶形其其悍驚之魄託玉而化

外祖張雪琴先生性高潔書室中几硯精嚴圖史整肅恒鑄其凡必親至乃開院中花木翳如綠苔綠繩僅婢非奉使令亦不敢輕踏一步舅氏建亭公年十一二時乘外祖他出私往院中樹下納涼聞室內似有人行疑外祖已先歸屏息從窗隙窺之見竹椅上坐一女觀粧如畫椅對面一大鏡高可五尺鏡中之影乃是一狐懼弗敢動窺窺所為女子忽自見其影急起繞鏡四圍呵之鏡會如霧良久歸坐鏡上呵跡亦漸消再視其影則亦一好女子矣恐為所見躡足而歸後私語先姚安公嘗為諸生講大學修身章舉是章曰明鏡空室故物無遁影然一為欲氣所繫尚失真形況私情偏倚先有所障者乎又曰非惟私情為障即公心亦為障正人君子為小人乘其機而反激之其固執決裂有轉致顛倒是非者昔已李肅公

卷二

之妻傷為其機之故而應杖之囚反不于杖又亦故氣之勇鏡也故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有實化老婦京師一宅近空園園故多狐有婦夜輪輿鄰家少年揮擲糞池初窺託姓名號既漸洽度不相識乃自謂為園中孤女少年悅其色亦不相久之忽婦家雇上柳瓦罵曰我居園中久小兒女戲拋磚瓦驚動鄰里或有之實無治湯盡我輩汝奈何汚我輩乃池異哉狐極恒託於人此婦乃託於狐人善媚者比之狐此婦乃真於人存遊士以畫畫自給在京師的一喜憂之或遇議會必袖果餌以賂亦亦其相得無何病革語矣曰吾無家汝無歸吾無親屬汝無依吾以筆畫為活吾死汝昆昆則抱也亦理也吾無遺債汝亦無父母兄弟弟學得行已志可勿受錫錄錄金但與約歲時時汝法我法蓋州吾無恨矣妾受汝教納之志亦如約又妾愛之然妾性骨骨傳後思夜必夢故夫同枕席睡中或恍惚嗚呼夫覺之密延術士鎮以符籙夢始止而病漸作則至肆肆肆肆以類叩枕曰故人情重實不能忘若所深知妾亦不嫌昨夜又見夢日久被騙遂令得再來汝病如是何不同歸已諾之矣能道格外之惠遺妾戶於彼墓當生世世結伴術理不情之誅惟君圖也語訖命終夫妻士慨然曰魂已往矣留此道說何為楊越公能合樂昌之鏡吾不能合之泉下先竟如所請此羅正甲寅乙卯間於時年十一二聞人述之而忘其姓名余謂

再嫁負故夫嫁而有志心負後夫也此婦進退無據馬何子山先生亦曰憶而何如何而
死先何勵尊先生則曰春秋青備賢者未可以士大夫之義律兒女子其其志可也則其志
可也

居者許方官担酒二巵夜行倦息大樹下月明如畫遠聞鳴鶴聲鬼自雲霧中出狀可
怖乃避入樹後持担以自衛鬼驚前躍舞大鳥遠聞飲盃一盃尚欲飲其第二盃甫半飲
已頹然倒矣許恨甚且視之似無他技突舉担擊之如中虛空因連與痛擊漸從地化
成烟一聚其變幻更捷百餘其相平鋪地面漸散漸開痕如淡墨如控殺漸散愈遠以
至於無蓋以浙派矣余謂鬼人之餘氣也氣以漸而消故左傳稱新鬼大故鬼小世有見鬼
者而不聞見鬼軒以上鬼消已盡也酒散者也故醫家行血發汗開鬱去寒之藥皆治以
酒此鬼以僅存之氣而散以滿器之酒感陽氣蒸騰微陰其消盡也固宜是浙派於時非
浙派於蓋也聞是事時有飲酒者曰鬼甚幻以酒之故至卧而受擾鬼本人所鬼以酒之故
反為人所困沈酒者念哉有耽酒者曰鬼雖無形而有知未免予喜其長樂之心今冥然醉
臥消歸鳥有反其真與酒中之趣莫深於若佛氏以涅槃為極樂營營者焉乎知之莊子所
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歟

卷二

狀蘇田於牛產麟而擊殺如蘇則微康收存之刊碑曰見蘇即劉固良克此舉何也也哉
本仁獸實非牛種積之麟而雷雨時蛟龍所感耳
董文怡公未第時館於空宅云常見怪其公不信夜篝燈以待三更後陰風颯然庭戶自啟
有似人非人數輩雜運擁入見公大駭曰此屋有鬼皆相視奔出公持挺逐之又相呼曰鬼
追至可免爭踰牆去公恒言及自笑曰不誠何以呼我為鬼故城費漢恒時從公受繼因
擊太平廣野又欲咬許軒輪其戶輪方眠野又相語曰貴人在此奈何自余呼我
為貴人擊之當無害遂起擊之野又逃散鬼音近或鬼呼先生為貴人先生聽未嘗也公笑
然曰其然

庚午秋買得釋一節中摺金線篋一片上有詩曰愁烟低幕朱扉曉風微委玉女簾青
鴻雁隨出古壁土花蝕斷黃金缸草根墜下陰森夜深清映芙蓉血濕螢一點過空樓幽
光照見殘紅泣未題觀雲仙子降壇詩張敬微錄蓋扶說者所余謂此鬼說非仙詩也
遂州張鉉非先生夢中作一絕句曰江上秋湖拍岸生秋舟夜泊近三更朱樓十二垂楊柳
何處吹簫伴月明自跋云夢如非想如何成詩夢如是想平生未到江南何以落想至此矣
明其故姑錄存之桐城姚別業初不相識新自江南來晤於手就讀所刻進作乃有作

問其年凡則在余夢後歲餘開出舊稿示之其相驗異世間真不可解事不備事言
理此理從何而推求耶又海陽李淑六名承芳余丁卯同年也余歸善桂湖明末前國是
田叔嘉曲江曰一何神似事故六余舊現信然後淑六公車入都乞乙亥去云平生所作
小詩都不及此亦不可解

某城西偏有數家將平矣小時過之老僕施祥指曰是即周某子孫以一善延三世者也
蓋前崇禎和河南山東大旱地無草木皮皆盡乃以人為糧官吏弗能禁婦女孩反捕
於市謂若米人屠者買去如到羊和周氏之祖自東商販歸至肆午後屠者曰肉盡請少
待俄見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來急出止之聞其號一屠則一女已生
斷右臂跪地乞女戰慄無人色見周並哀時一求遂死一求遂周惻然心動遂出買贖之
一無生理妻刺其心死一攜歸時無子納為妾竟生一鬼右臂有紅線貫腋下統有牌宛然
斷臂女也後傳三世乃絕官言用本無子此三世乃一善所延云
青蘇家少婦性理極其夫無作形影不離恒相對嬉笑不避忌心蓋夏夜連宿瓜圃中
皆薄其地後對他人則面如寒鐵或私挑之必峻拒後遂如盜身受刃如捕詎事平不污
而死又嘗驚其自來才德劉君取曰此所謂質美而未學也惟質於夫故夫志不三惟不

卷二

如禮法故情節之虧介於儀容無禮之私形於動靜辛形甫先生曰程子有言凡避嫌者皆
中不足此婦中無他腸故坦然行不自疑此其所以能守死也彼好立厚者言見之矣
先姚安公曰劉君正論辛君有敬之言也後其夫夜守且曰獨宿爾息也忽見婦如然如
平日曰冥官以我自熱判來生中乙榜官錄命我念君不致欲乞解官機為遊魂長伴隨君
冥官哀我許之矣夫為風泣誓不他偶自是蓋隱夜來幾二十載竟亦亦見之此康熙
末年某城安公能舉其姓名居此今忘矣
敬蘇才德婦性剛正動必遭禍一鄉推祭酒一日得寒疾恍惚間一鬼立前曰城隍神喚
請余數言當起亦無益乃隨去至一官署神檢籍曰以姓同誤矣其鬼二十使送還後
意不平上請曰人命重靈神奈何道靈憤之鬼致有誤拘倘不檢出不竟枉死也聰明正直
之謂何神笑曰謂汝僥倖今果然知天行不能無感况鬼神乎遂而即覺是謂聰明覺而
不回雖是謂正法何足以知之念汝言行無玷始貸汝復勿如是雖亦也實然而神章
其云
先祖有小奴名大月年十三四嘗隨村人軍魚河中得一犬身長計二尺方拳以示眾魚
忽被刺掉屍水中眾怪其不起試扶之則血線浮出有破碗在屍中錄結如如

刺其太陽穴死矣先是其母夢是奴為人執手縛組上屠割如羊似尚有餘恨性而惡之恒戒以母與人圖不虞乃為魚所繫佛氏所謂風生中負彼命耶

劉少宗伯言垣言有中表涉元稹會真之嫌者女有孕為母所驚言夜恒有巨人來庭體甚重而色黝黑母曰是必土偶為故也授以絲絛於來時陰擊其地女驚付所驚樂則帝祠周將軍足上母物色詳之其足幾斷後復密會忽見周將軍擊其腰男女並僵臥不能起

皆曰汚穢神明之報也夫專其利而移禍於人其術巧矣巧者造物之所忌穢穢黑壤反而自反天道也神惡其峻峻非惡其汚穢也

揚州羅兩峯自能視鬼曰凡有人處皆有鬼其積亡厲鬼多年沈滯者幸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則為害其惶惶往來之鬼午前陽多陰在墻陰午後陰則四散流行可以穿壁而過不由門戶還人則避路畏陽氣也是處處有之不為害又曰鬼所聚惟在人烟稠處偏僻地曠野所見殊稀圍繞厨灶似欲近食氣又喜入溷廁則其明其暗或取人跡字到取

所書有鬼趣圖頗疑其以意造作中有一鬼首大於身幾十倍尤似幻妄然聞先姚安公言瑤涇陳公嘗夏夜挂窗則窗廣一知忽一巨面窺窗窺與窗系不知其身在何處是製刺刺其在目應手而逝對屋一老僕亦見之云從窗下地中涌出掘地文餘無所睹而如是果有

此種鬼矣法法味味答馬平質之

女子劉四士長貌已似歸者自御牛車載其婦距家三四十里夜將半牛忽不行婦車中驚呼曰有一鬼首大如覆在牛前劉四婦則一短黑婦人首戴一破雞籠每且呼曰來知懼而回車則又躍在牛前呼來來如是四面旋轉遂至雞籠忽立而呼曰從涼無驚驚汝夫婦

消閒耳偶相戲我夫後慎勿娶我妻則我復來雞籠是前村某家物附注通之語始以雞籠柳車上去天曙抵家夫婦皆昏如醉婦不久病死劉四亦流落無人鬼鬼其妻其妻也

景城有劉氏周家康康亦姓周山後邑人墓不應在墓疑為劉姓疑其妻城人

一統志載其在靈縣東八十里景城距城八十七里約是地也舊有孤居之時或載駝

醉人里有陳雙酒徒也聞之憤曰妖歌最爾語且數且置時極者滿野見其父坐

墓側雙跳跟叫號號前何曰爾何醉至此乃言爾父雙雙視果父也夫怖叩首父復趨雙

隨而哀泣道及於村外方伏地陳雙雙趨雙雙環繞雙雙笑曰陳雙何故跪拜其妻父也又果

妻也得而如或妻亦復趨雙雙懼至劉劉父與妻實不實出方知皆幻化戲之也怖不

出戶者數日聞者無不絕倒余謂雙不實如何至遺孤之感雙有自取之道焉孤不願人何

方柱馬背木奔流人子也言嘗牧馬山中一馬忽躍去躍往地隔隔開物擊其鼻鼻主

一幽谷見數物似人似獸周身鱗鱗斑斑如古松盤連連如羽係目晴突出色純白如散二

雞雞共按馬生嘗其肉殺人多獲統自防柱柱稱名因封樹放物悉入深林去馬已至

被咬矣後不再馬迄不知為何也

的魚子鐵屋宅中一樓有孤居其上恒竊如狐或夜於厨下治餽齋中案家人習見亦不

說凡盜賊火燭皆能代人呵護相安已久後繫宅於年學士廉和廉衣素不信妖妄自往

啟視則樓上三樓深無幾處中央一片如席如藉以木板鑿齊如几榻餘無所賦時方修築

因併毀其樓使無可據亦無他異迨而落成突然塔四起頃刻無寸楹而鄰屋苦甚無一並

被焚皆曰孤所為也劉少宗伯言垣曰此宅自當是日焚耳如數不當焚孤安敢縱火余謂

妖魅能一守科律則天無當宜之誅矣王法禁殺人不敢殺者多殺人抵罪者亦時有是

固未可知也

王少司范蘭泉和夢午塘堤學江南時著後有高車恒夜見光怪云有一堆一蛇居其上皆

歲久能為魁午塘少年感氣集結春平之氣猶膠不舉手午塘方怒雷風飄片席雲其

急散去又一片家空皆著中涼道上物也午塘覺其異乃報復今尚歸然在

老僕魏哲聞其父順治初有某生者距家八九十里忘其姓名妻先後年越三四年

其妻亦亦通其家傭工人在行遊兩宿東撤祠廊下若夢非夢負某生術校立庭前妻安

馬有神衣冠類城隍折對敬神語曰某生活二人有罪活二命亦有功合相抵殺神弗然

曰二人畏死忍恥尚可借某生活二人正為欲污二人但宜科罪何云功罪相抵此

某生及妻亦隨出憐不敢語天曙歸告家人皆其解有鬼僕泣曰其說竟以此事被殺

此事惟吾父子知之緣受恩深重誓不敢言今已隔兩朝始敢追述兩主母皆實非婦人也

前明天啟中魏忠賢廢格其位下宮女內監皆密捕送東廠死其慘有二內監一曰福來

一曰雙桂亡命逃匿魏與主人曾相識主人方商於京師夜投馬主人引入密室吞穴隙私

竊主人語二人曰若等聲香狀貌在男女之間與常人稍異一出必見魏若故女裝則物色

不然而兩無夫之嫌寄宿人家形跡可疑亦必敗二君身已淨矣無異婦人肯度意為我事

我則萬無一失矣二人進退無計沈思良久並曲從遂為女裝飾其耳漸可受理併市軟

骨樂陰為纏足越數月居然兩好婦矣乃車載還家親言在京所委二人久在宮苑並白首

溫雅無一毫男子概又其事退出意意外竟無覺者但訝其不事女紅為情頗屬情耳二人

感主人再生恩故事定後亦甘心借老然嘗巧言誘傳非哀其窮且司命之見也信乎人

可欺鬼神不可欺哉。

乾隆己卯。余與山西鄉試。有二卷皆中式。一四十八名。填單榜時。同考官吳景岳。令沈
誤收其卷於衣箱。竟見不可得。一定五十三名。填單榜時。陰風滅燭者三四。易他卷乃已。揭
榜。拆視。編封。失卷者。絕學。數。滅燭者。手。騰。蛟。也。願。疑。二。生。有。陰。德。然。庚。辰。鄉。試。二。生。中。
或。范。仍。四。十。八。名。手。於。年。丑。成。進。士。乃。知。科。名。先。一。年。亦。不。可。信。彼。舉。者。何。為。也。即。即。求
而。得。之。亦。必。其。命。所。應。有。雖。不。求。亦。得。也。

先。姚。安。公。言。雍正。庚。戌。會。試。與。維。縣。湯。李。慶。同。院。舍。湯。及。李。見。披。髮。女。鬼。摩。摩。手。製。其。衣。
如。蚩。蝶。亂。飛。湯。素。剛。正。亦。不。恐。怖。坐。而。問。之。曰。前。生。生。不。知。今。生。則。實。無。人。數。汝。胡。為。來。
查。鬼。愕。然。却。立。曰。君。非。四。十。七。號。耶。曰。吾。四。十。九。號。蓋。前。有。二。空。倉。鬼。除。之。未。數。也。歸。視。良。
久。作。禮。謝。罪。而。去。斯。須。間。四。十。七。號。嗚。呼。某。甲。中。易。與。鬼。殊。情。情。湯。君。可。謂。死。矣。之。異。幸。其
心。無。愧。作。故。倉。空。間。敢。與。結。鄰。僅。裂。一。卷。耳。否。亦。殆。哉。

願。員。外。德。慈。自。言。為。東。岳。冥。官。余。弗。深。信。也。然。其。言。則。有。理。實。在。矣。文。道。公。家。嘗。謂。余。曰。冥
司。重。貞。婦。而。亦。有。差。等。或。以。女。兒。之。愛。或。以。田。宅。之。豐。所。繫。德。而。弗。去。者。不。也。不。免。情。欲
之。萌。而。能。以。禮。義。自。克。者。次。也。心。如。枯。井。波。瀾。不。生。富。貴。亦。不。賤。飢。寒。亦。不。利。害。亦。不。計
閒。哉。華。堂。筆。記。 卷。二

春。斯。為。上。矣。如。是。十。百。不。得。一。得。一。則。鬼。神。為。起。敬。一。日。喧。傳。節。婦。至。冥。王。改。容。皆。衣。衣。並
遊。見。一。老。婦。儼。然。其。行。步。步。漸。高。如。躡。階。級。比。到。竟。從。殿。脊。上。過。莫。知。所。過。冥。王。撫。然。曰。
此。已。升。天。不。在。吾。鬼。錄。中。矣。又。曰。賢。臣。亦。三。等。長。法。度。者。為。下。愛。名。節。者。為。次。乃。心。王。靈。但
知。國。計。生。不。知。福。禍。毀。譽。者。為。上。又。曰。冥。司。忌。除。醜。謂。種。種。惡。業。從。此。而。生。故。多。困。頓。之
使。得。不。償。失。心。愈。巧。則。鬼。神。之。機。亦。愈。巧。然。不。甚。重。德。遠。謂。天。地。生。才。原。期。於。世。事。有。補
人。人。為。業。則。至。今。洪水。橫。流。併。挂。歎。飲。憤。之。地。亦。不。可。得。矣。又。曰。陰。律。如。春。秋。責。備。繁。查
而。與。人。為。善。君子。偏。執。害。事。亦。錄。以。為。過。小。人。一。亦。必。子。以。小。善。報。世。人。本。明。此
義。故。多。疑。因。果。或。爽。耳。

內。閣。學。士。水。公。諱。寶。鑾。疾。頗。委。頓。延。醫。診。視。未。速。愈。改。延。一。醫。索。前。醫。所。用。藥。帖。符。符。公。以
為。小。婢。誤。置。他。處。責。使。復。索。云。不。得。且。答。汝。方。倚。枕。思。言。恍惚。有。人。跪。燈。下。曰。公。勿。答。此。此
藥。帖。小。人。所。織。小。人。即。公。為。皇。司。時。平。反。得。生。之。因。也。問。織。藥。帖。何。意。曰。醫。家。同。類。皆。相。忌。
務。政。前。醫。之。方。以。見。所。長。公。所。服。藥。不。識。特。初。試。一。劑。力。尚。未。至。耳。使。後。醫。見。方。必。相。反。以
立。異。則。公。殆。矣。所以。小。人。陰。竊。之。公。方。昏。悶。亦。未。思。及。其。為。鬼。精。頃。始。悔。然。汗。下。乃。稱。前
方。已。失。不。復。記。憶。請。後。醫。別。疏。方。視。所。用。藥。則。仍。前。醫。方。也。因。連。進。數。劑。病。瘳。然。如。失。公。鎮

烏。魯。木。齊。日。觀。為。余。言。之。曰。此。鬼。可。謂。識。世。情。矣。
族。叔。葉。庵。言。爾。有。塾。師。謀。程。之。學。一。日。有。游。僧。乞。食。於。塾。外。木。魚。環。响。自。辰。連。午。不。肯
息。塾。師。厭。之。曰。出。叱。使。去。且。曰。爾。本。其。端。愚。民。或。受。爾。惑。耶。此。地。皆。聖。賢。之。地。爾。何。必。作。弄
想。僧。作。禮。曰。佛。之。流。而。暮。衣。食。猶。儒。之。流。而。求。富。貴。也。同。一。失。其。本。來。先生。何。必。定。相。苦。哉
師。怒。自。擊。以。夏。楚。僧。振。衣。起。曰。太。惡。作。劇。道。布。費。於。地。而。去。意。必。復。來。莫。竟。不。到。門。之。所。財
皆。散。錢。諸。弟。子。欲。探。和。聖。師。曰。俟。其。久。而。不。來。再。為。計。然。須。數。明。庶。不。與。甫。收。則。則。蜂。蟻
撲。擊。師。面。目。盡。腫。號。撲。救。鄰。里。咸。驚。問。僧。忽。排。闥。入。曰。聖。賢。乃。謀。匪。人。財。也。提。囊。徑。往。歸
出。合。掌。塾。師。曰。異。端。偶。觸。性。聖。賢。幸。見。怒。觀。者。幾。然。或。曰。幻。術。或。曰。聖。師。封。關。佛。見。僧。執
師。僧。故。置。蜂。於。囊。以。戲。之。葉。庵。曰。此。事。余。目。擊。如。先。置。多。蜂。於。囊。必。有。蜂。動。之。病。見。於。囊。則
爾。時。殊。未。暗。也。云。幻。術。者。為。差。近。

朱。青。言。言。不。過。聖。賢。深。山。老。時。月。白。風。清。見。一。鬼。從。倚。白。楊。下。伏。不。敢。起。鬼。忽。見。之。曰。君
何。不。出。懷。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君。使。君。願。神。至。此。者。人。耶。一。嘆。而
隱。余。謂。此。有。雷。有。激。之。寓。言。也。都。察。院。庫。中。有。巨。蟻。時。或。夜。出。余。官。總。憲。時。凡。兩。見。其。蟻。迹
者。屢。處。約。廣。二。寸。餘。計。其。身。當。橫。徑。五。五。五。壁。無。蟻。門。亦。無。蟻。質。樞。閣。不。及。二。寸。不。識。何。以。出
入。大。抵。物。久。皆。能。化。形。孤。魅。能。由。窗。隙。往。來。其。本。形。亦。非。窗。隙。所。容。也。堂。吏。云。其。出。應。休。告
殊。無。驗。神。其。說。耳。
幽。明。異。路。人。所。能。治。查。鬼。神。不。必。更。治。之。示。不。噴。也。幽。明。一。理。人。所。不。及。治。查。鬼。神。亦。代
治。之。示。不。測。也。聞。戈。仙。舟。言。有。奴。子。嘗。醉。賭。城。隍。神。案。上。神。拘。去。管。二。十。兩。股。青。斑。斑。太
僕。目。見。之。
杜。生。村。距。余。家。十。八。里有。食。室。之。廟。其。養。蠶。為。最。者。其。蠶。雖。未。成。繭。然。與。夫。聚。已。數。年
義。不。再。過。度。事。不。可。止。乃。密。約。同。逃。竊。姑。覺。而。追。之。二。人。夜。抵。余。村。土。神。祠。無。可。插。山。相。抱
泣。忽。祠。內。語。曰。追。者。且。至。可。匿。神。案。下。俄。廟。祝。跟。蹤。醉。臥。門。外。翁。姑。追。至。問。蹤。跡。廟。祝
嗾。語。應。曰。是。小。男。女。二。人。昨。年。約。若。干。衣。履。若。何。向。某。路。去。翁。姑。急。指。路。往。二。人。因
得。免。乞。食。至。總。之。父。母。家。父。母。欲。訟。官。乃。得。不。覺。爾。時。祠。中。無。一。心。廟。祝。曰。吾。初。不。知。是。蠶
亦。不。記。作。是。語。蓋。皆。土。神。之。靈。也。
乾。隆。庚。子。京。師。楊。梅。竹。斜。街。火。所。燬。殆。百。僅。有。破。屋。餘。燼。獨。存。四。面。垣。墻。齊。如。界。畫。乃。某。總
守。病。姑。不。去。也。此。所。謂。孝。弟。之。至。道。於。神。明。
子。氏。前。嘗。獲。也。魏。忠。賢。禍。柄。時。視。王。侯。將。相。如。土。瓦。以。生。長。蕭。蕭。耳。滿。目。望。于。氏。如

王謝為姪未婿非得于氏女不可。適于氏少子赴鄉試乃置酒強進至室面與于氏生念許之則禍在後日不許則禍在目前。其言父在難自棄也。以此易取遂作也。我之能即太為也。是夕于翁夢其亡父督謀如平日。命以二題。一為孔子曰。一為歸潔其身而已矣。方憐思。忽扣門驚醒。得于書。恍然頓悟。因覆書詳。而附言病頗。林從子速歸。蕭蕭去京四百餘里。比信。返天甫微明。演劇猶未散。于生。叙叙火。途中官吏。巡候者。已供帳相。屬。候家後。入于。似。稱。疾。不出。是。為。天。啟。甲。子。越。三。載。而。忠。賢。既。竟。兒。於。難。定。後。子。翁。坐。小。車。偏。遊。郊。外。曰。吾。三。載。杜。門。僅。得。此。日。看。花。飲。酒。及。乎。危。哉。于。生。預。行。時。世。賢。授。以。小。袋。曰。先。使。新。婦。試。我。面。于。氏。於。余。家。為。春。餘。兒。時。尚。見。此。轉。能。修。俸。而。秀。削。面。白。色。隱。赤。兩。指。微。如。灼。目。光。如。醉。臨。此。盤。以上。情。石。得。掌。如。微。腹。衣。緋。紅。屋。旁。几。上。露。列。金。印。九。柱。林。靖。上。神。祠。道士。參。上。神。語。曰。此。地。繁。劇。吾。失。於。呵。護。致。疫。鬼。誤。入。孝。子。節。婦。室。指。傷。童。稚。令。鎖。去。知。折。神。性。嚴。究。法。善。事。之。恐。不。似。我。姑。谷。也。謂。春。夢。無。憑。殊。不。介。意。遂。數。日。醉。卧。神。座。旁。傳。來。疾。幾。殆。

景州太守桐園官。朔平時。有。暮。客。夜。中。睡。醒。明。月。滿。庭。見。一。女。子。在。几。側。座。大。怖。呼。家。如。女。子。極。子。曰。吾。居。此。久。矣。若。不。見。耳。今。偶。避。不。知。何。覽。願。乃。備。舉。客。呼。為。妾。意。女。子。曰。果。欲。...

禍君。蚊。豈。能。旋。拂。衣。遂。起。如。微。風。之。振。窗。紗。而。過。穎州吳明。經。羅。鳴。言。其。鄉。去。儒。林。生。端。人。也。嘗。讀。書。神。廟。中。廟。故。宏。闊。多。假。居。林。生。性。孤。峭。率。不。相。聞。問。一。日。夜。半。不。寐。數。步。下。忽。一。客。來。敘。寒。溫。林。生。方。寂。寞。因。遂。入。室。共。談。其。有。理。致。偶。及。因果。之。事。林。生。曰。聖。賢。之。為。善。皆。無。所。為。而。為。者。也。有。所。為。而。為。者。其。善。雖。合。天。理。其。心。已。純。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說。君子。弗。道。也。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然。用。以。律。己。則。可。用。以。律。人。則。不。可。用。以。律。君子。則。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則。斷。不。可。聖。人。之。立。教。欲。人。為。善。而。已。其。不。能。為。者。則。誘。掖。以。成。之。不。肯。為。者。則。驅。策。以。迫。之。於是。子。刑。賞。生。即。能。因。善。賞。而。為。善。聖。人。但。與。其。善。必。不。責。其。為。求。賞。而。然。也。能。因。畏。刑。而。為。善。聖。人。亦。與。其。善。必。不。責。其。為。避。刑。而。然。也。尚。以。刑。賞。使。之。循。天。理。而。又。責。善。賞。畏。刑。之。為。人。欲。是。不。泯。勸。於。刑。賞。謂。之。不。善。激。勸。於。刑。賞。又。謂。之。不。善。人。且。無。所。措。手。足。知。况。善。賞。避。刑。既。謂。之。人。欲。而。又。激。勸。以。刑。賞。人。且。謂。聖。人。實。以。人。欲。導。民。矣。有。是。理。無。益。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聖。人。之。刑。賞。為。中。人。以下。設。教。佛。氏。之。因。果。亦。為。中。人。以下。說。法。儒。釋。之。宗。旨。雖。殊。至。其。教。人。為。善。則。意。歸。一。轍。先。生。執。董。子。謀。利。計。功。之。說。以。取。佛。氏。之。因。果。將。以。聖。人。之。刑。賞。而。取。之。乎。先。生。徒。見。緇。流。誘。人。布。施。謂。之。行。善。謂。可。得。福。見。愚。民。持。齋。燒。香。謂。之。行。善。謂。可。得。福。不。

如是者謂之不行善。謂必獲罪。遂謂佛氏因。道以威服而不知佛氏所謂善惡。佛氏無。所謂善惡之報。亦與儒無異也。林生意不謂然。尚欲更申己意。俯仰之頃。天已將曙。客起欲。去。固挽留之。忽從然不動。乃廟中一泥塑判官。

族祖雷陽公言。昔有遺吳吏。查問命。皆前定。然乎。曰。然。特。前。通。壽。夭。之。數。若。唐。小。說。所。稱。預。知。食。料。不。術。士。射。覆。法。耳。如。人。人。預。記。此。等。事。雖。大。地。為。祭。不。能。及。此。簿。籍。矣。問。定。數。可。移。乎。曰。可。大。善。則。移。大。惡。則。移。問。孰。定。之。孰。移。之。曰。其。人。自。定。自。移。鬼。神。無。權。也。問。果。何。報。有。驗。不。驗。曰。人。世。善。惡。論。一。生。禍。福。亦。論。一。生。冥。司。則。善。惡。兼。前。知。禍。福。兼。後。生。故。若。或。爽。也。問。果。報。何。以。不。同。曰。此。皆。各。因。其。本。命。以。人。事。譬。之。同。一。運。官。尚。書。連。一。級。則。宰。相。與。史。連。一。級。不。過。主。簿。耳。同。一。簿。秩。有。加。級。有。抵。無。加。級。則。竟。銀。與。故。事。同。而。報。或。與。問。何。不。使人。先。知。曰。吾。不。可。也。先。知。之。則。人。事。自。諸。葛。武侯。為。多。事。唐。六。臣。為。知。命。問。何。以。又。使。人。偶。知。曰。不。偶。示。之。則。恃。無。鬼。神。而。人。心。肆。睚。味。難。知。之。處。將。無。不。為。矣。先。姚。安。公。嘗。述。之。曰。此。或。雷。陽。所。託。論。諸。冥。吏。也。然。按。之。以。理。諒。不。過。如。斯。

先姚安公有僕。號。謹。者。一。日。有。心。計。一。日。美。主人。名。一。婦。詞。進。勤。得。產。數。十。金。其。婦。亦。恃。時。自。好。若。不。可。而。陰。有。外。遇。久。欲。與。所。散。逃。苦。無。資。資。既。得。此。金。即。盜。之。間。逃。十。餘。日。捕。獲。之。送。官。治。罪。云。云。

復夫婦之姦。乃並殺。余兄弟甚快之。姚安公曰。此事何巧相牽引。一至於斯。殆有鬼神顛倒。其間也。夫鬼神之顛倒。豈徒博人一快哉。凡以示戒云爾。故遇此種事。當生警惕。心不可生。歡喜。心。甲。與。乙。為。友。甲。居。下。口。乙。居。泊。鎮。相。距。三。十。里。乙。妻。以。事。過。甲。家。甲。醉。以。酒。而。留。之。宿。心。知。之。不。能。言。也。反。致。謝。馬。甲。妻。渡。河。履。屐。隨。多。流。至。乙。門。前。為。人。所。接。乙。載。而。扶。歸。亦。醉。以。酒。而。留。之。宿。甲。心。知。之。不。能。言。也。亦。反。致。謝。馬。其。鄰。極。陰。知。之。合。掌。誦。佛。曰。有。是。哉。吾。知。懼。矣。其。子。方。佐。人。誣。訟。急。自。往。呼。之。歸。汝。曹。如。此。堪。可。知。也。

四川毛公。振。期。任。河。間。同。知。時。言。其。鄉。人。有。澤。山。行。者。道。雨。入。一。廢。祠。已。先。有。一。人。坐。簾。下。詢。視。乃。其。亡。叔。也。驚。駭。欲。避。其。叔。急。止。曰。因。有。事。告。汝。故。此。相。待。不。攜。汝。勿。怖。也。我。理。之。後。汝。叔。母。失。法。祖。母。極。非。理。見。簾。下。汝。叔。母。雖。順。受。不。羈。然。心。憤。怒。於。無。人。處。竊。語。罵。吾。在。陰。曹。為。伍。伯。見。土。神。雖。報。者。數。矣。恐。汝。寄。語。我。其。後。既。知。不。知。悔。怒。不。免。魂。靈。泥。塑。也。語。訖。而。滅。鄉。人。歸。告。其。叔。母。雖。堅。誓。無。有。懷。然。變。色。如。不。自。容。知。鬼。語。非。誣。矣。毛。公。又。言。有人。夜。行。過。一。人。狀。似。里。骨。鎖。繫。一。囚。坐。樹。下。因。並。坐。暫。息。因。吸。泣。不。止。里。骨。鞭。之。此。人。意。不。忍。從。旁。勸。山。里。骨。曰。此。鎖。繫。之。魁。生。平。所。構。弄。傾。軋。不。啻。數。百。冥。司。判。七。世。受。家。身。吾。押。之。往。生。也。君。何。憫。焉。此。人。慄。然。而。起。二。鬼。亦。一。時。滅。跡。

俞提督金龍言。當夜行開展文豐中。杖履者。料。不。生。見。一。物。似。人。非。人。其。高。幾。一。丈。追。之。甚。急。響。中。其。胸。踏。而。復。起。再。射。之。始。仆。就。視。乃。一。大。蝎。虎。竟。能。人。立。而。行。異。哉。昌。吉。叛。亂。之。時。捕。獲。逆。黨。皆。戮。於。迪。化。城。西。樹。林。中。逆。黨。數。十。里。俗。謂。之。樹。林。時。戊。子。八。月。也。後。林。中。有。黑。氣。數。圍。往。來。倏。忽。夜。行。者。遇。之。輒。迷。余。謂。此。凶。悍。之。魄。聚。為。妖。厲。猶。蛇。虺。雖。死。餘。毒。尚。染。於。草。木。不。足。怪。也。凡。陰。邪。之。氣。遇。陽。剛。之。氣。則。消。遣。軍。士。於。月。夜。伏。銃。擊。之。應。手。散。滅。

烏魯木齊闕帝祠有馬市賣所施以供神者也嘗自噴草山林中不歸皂梃每至朔望祭神必昧爽先立祠門外此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過月小違其來亦不失期。祭畢仍莫知所往。余謂道士先引至祠外神其說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實見其由雪積緩步而來。耳竟立祠門外雪中絕無人跡。是亦奇矣。

准鎮在獻縣東五十五里即全史所謂槐家鎮也。有馬氏者家忽見變異夜中或拋擲瓦石或鬼聲嗚咽或無人處突出火燭。歲餘不止。禱禳亦無驗。乃買宅遷居。有賃居者物如故不久亦他徙。以是無人敢再問。有老儒不信其業。以賤賣得之。卜日遷居。竟寂然無他。頗謂其

德能勝妖既而有精靈登門與話爭始知宅之變異皆老儒所為之非真鬼也。先姚公曰。鬼亦不過變幻也。老儒之變幻如是。即謂之真鬼可矣。

己卯七月姚安公在范家口。遇一僧合掌作禮曰。相別七十三年矣。相見不一。新大通旅舍所賣膏素。因與其僧問其年解。實出一履。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給。問師傳此幾代矣。述收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食未畢而去。竟莫測其真偽。嘗舉以戒。曰。士大夫好奇。往往為此輩所累。即真仙真佛。吾輩亦皆失之。余家假山上有小樓。狹居之五十餘年矣。人不上。修亦不下。但時見窗扉無風。自啟閉耳。樓之北曰綠。意此老樹陰。如是夏日納涼。處。長七月。忽夜中聞琴聲。僕僕。奴子奔告姚安公。公知狐所為。不介意。但顧奴子曰。固勝於汝輩。飲。次日告曰。海客無心。則白鷗可押。相安已久。惟宜以不聞不見處之。至今亦絕無他異。

丁亥。余攜家至京師。因虎坊橋。舊宅木。贈權位鏡。香。先生空室中。云。樓上亦有狹居。但高。嶺。雜。物。人。不。理。上。余。戲。粘。一。詩。於。壁。曰。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樓。上。下。且。平。分。此。詩。自。是。書。生。懶。做。夜。吟。哦。吳。徹。開。一。日。他。人。欲。銷。取。物。急。呼。怪。事。余。走。視。之。則。地。板。上。滿。畫。荷。花。畫。甚。佳。且。有。筆。跡。因。以。紙。筆。畫。几。上。又。粘。一。詩。於。壁。曰。仙。人。果。是。好。樓。居。文。米。風。流。我。不。如。

新得吳筵三十幅。可能一畫笑。吳筵數日。做視竟不。吳筵。以。書。文。道。公。公。笑。曰。錢。香。樹。家。孤。園。應。稍。雅。

河間馮樹榭祖通華。托居京師十餘年。每遇機緣。輒無成就。于祈於人。率口惠而實不至。窮愁抑鬱。因祈夢於呂仙祠。夜夢一人。語之曰。爾無恨人情薄。此因緣爾所自造也。爾過去生中。喜以虛詞。誑長者名。遇有善心。知必不能舉。必再三懇。使人感爾之實。成。遇有惡人。心知必不可。實也。必再三申。雲。使人感爾之極。致。雖於人。無所損益。然。思。皆。歸。爾。怨。必歸。人。機。巧。已。為。太。甚。且。爾。所。贊。成。極。皆。爾。身。在。局。外。他。人。任。其。利。害。者。也。其。事。稍。涉。於爾。則。退。避。惟。恐。不。速。坐。視。其。人。之。毀。爾。雖。一。擊。手。之。力。亦。憚。煩。不。及。此。心。尚。可。問。乎。由。是。思。維。人。於。爾。就。合。而。情。疏。外。爾。而。心。漠。視。宜。乎。不。宜。鬼。神。之。責。人。一。二。行。事。之。失。猶。可。以。善。抵。至。罪。在。心。術。則。為。陰。律。所。不容。今。生。已。矣。勉。修。未。來。可。也。後。果。寒。飢。以。終。

史松濤先生。諱茂華。州人。官至太常寺卿。與先姚安公為契友。余十四時。憶其與先姚安公。談一事曰。某公嘗養一幹僕。後附一殿。與某公。曰。奴。舞。舞。當。然。然。主人。殺。奴。奴。實不甘。主人高爵厚祿。不過於奴之受恩乎。實官。當。積。金。至。鉅。萬。不。過。於。奴。之。受。賂。乎。某。事。某。事。則。是。非。出。入。生。死。不。過。於。奴。之。竊。弄。權。柄。乎。主人。可。貴。爾。何。貴。奴。負。主人。主人。殺。奴。奴。實不甘。某公怒而擊之。仆猶嗚咽不已。後某公亦不令終。因歎曰。吾嘗斷不至是。然

奴奴實不甘。某公怒而擊之。仆猶嗚咽不已。後某公亦不令終。因歎曰。吾嘗斷不至是。然

東城李某。以販菓往來於鄰縣。私誘居停主人。少婦歸。比至家。其妻先已偕人逃。自此曰。幸。攜。此。婦。來。不。然。錄。矣。人。計。其。妻。連。賄。之。期。正。當。此。婦。乘。垣。後。日。通。相。報。尚。不。悟。耶。既。而。此。婦。不。樂。居。農。家。復。隨。一。少。年。適。始。然。自。失。後。其。夫。踪。跡。至。東。城。欲。訟。李。李。以。婦。已。他。去。無。從。證。堅。不。承。糾。紛。間。里。有。扶。此。者。來。曰。蓋。質。於。仙。判。一。詩。曰。驚。驚。夢。好。兩。歡。娛。記。否。難。數。自。有。知。今。日。相。逢。須。一。笑。分。明。依。樣。畫。葫。蘆。其。夫。默。然。復。返。兩。邑。樓。樓。有。知。其。事。者。曰。此。婦。初。亦。其。夫。誘。來。者。也。

滿。溫。余。弟。某。母。也。有。女。曰。某。姐。嫁。為。近。村。民。家。妻。一。日。聞。母。病。不。及。待。偕。同。行。遂。偕。俱。而。來。時。已。入。夜。缺。月。微。明。顧。見。一。人。追。之。急。度。是。強。暴。而。曠。野。無。可。時。救。乃。隱。身。古。冢。白。楊。下。納。警。現。懷。中。解。繯。繫。頸。擲。髮。吐。舌。瞪。目。直。視。以。待。其。人。將。近。反。格。之。志。及。連。視。知。為。狐。魁。驚。仆。不。起。為。短。鬼。狂。奔。得。免。比。入。門。舉。家。大。駭。徐。問。得。實。且。怒。且。笑。方。議。向。鄰。里。追。問。次。日。喧。傳。某。家。少。年。遇。鬼。中。惡。其。鬼。今。尚。隨。之。已。發。狂。語。後。醫。藥。符。錄。皆。無。驗。竟。賴。賴。終。身。此。或。由。恐。怖。之。餘。邪。魁。乘。機。而。中。之。未。可。知。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施。慈。陰。身。

恐怖之餘邪魁乘機而中之未可知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施慈陰身。

其魂亦未可知也然均可為狂且戒

制府唐公執王嘗勸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東獨坐忽微聞法聲似近前戶命小婢出視噫然而仆公自啟簾則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官某官乃欲坐某官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眾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官申辯百端終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微叩公始具了始未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請見曰鬼從何來自至階下曰鬼從何去曰欲然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牆即越牆處尋視雖瓦九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因賄使盜所為也公沈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景城南有破寺四無居人惟一僧攜二弟子司香火皆蠢蠢如村傭人不能為僧然諺謂殊甚陰市松脂煉為末夜以紙捲燃火撒空中焰光四射望見趨問則師弟銳尸削冠皆曰不知又陰市戲場佛衣作菩薩羅漢形月夜或立屋脊或隱映寺門樹下望見趨問亦云無曉或舉所見語之則合掌曰佛在西天到此破落寺院何為官司方禁白蓮教與公無懼何必道此語禍我人益信為佛示現禮施日多然寺日頹敝不肯葺一瓦一椽曰此方人喜作

卷三

聞微華空筆記

卷三

四

裴謨母言此事多怪異再一莊嚴感眾者益藉口矣積十餘年漸致富忽患其室師弟並榜死裴其官去官檢所遺遺篋得松脂戲衣之類始悟其奸此前明崇禎末事先高祖厚齋公曰此僧以不蠱惑為蠱惑亦至巧矣然蠱惑所得道以自欺雖謂之至拙可也
有書生娶一樂童相愛如夫婦童病將殞懷戀萬狀氣已絕猶手把書生感擊之乃開後步窺見之燈月下見之漸至白晝亦見之相去恒七八尺間之不語呼之不前即之則却退緣是憫惻成心疾符錄劫治無驗其父姑令借榻蓋其鬼不敢入佛地至則見如故一老僧曰種種魔障皆起於心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爾心一切俱滅矣又一老僧曰師對下等人說上等法深無定心安得空正如但說病證不疏藥物因語生曰邪念糾結如草生根當如物在空中出之以楔楔滿孔則物自出爾當思惟此童殺後其身漸至僅冷漸至洪脹漸至臭穢漸至腐爛漸至尸虫蠕動漸至臟腑破裂血肉狼藉作種種色其面目漸至變貌漸至變色漸至變相如羅剎則恐怖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日長一日漸至狂悖無復媚態漸至鬚髮如絲漸至修鼻如戟漸至面蒼黃漸至髮斑白漸至兩鬢如雪漸至頭童齒豁漸至僂僂勞嗽涕淚淋漓不可近則厭棄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先死故我念彼倘我先死彼貌姣好定有人謀利傾勢彼未必守貞如寡女一旦引去

薦彼枕席我在生時對我種種淫語種種淫態價回向是人恣其娛樂從前種種孽障如浮雲散滅都無餘澤則憤羞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或恃寵跋扈使我不堪偶相觸忤反面詬誶或我財不贖不覺所賴生具心形色索漠或彼見富貴者我他往與我相遇如陌路人則怨恨之念生矣以是諸念起他生滅於心中則心無餘閒心無餘閒則一切受根皆根無處容著一切魔障不往自退矣生如所救數日或見或不見又數日竟滅及病起往投則寺中無是二僧或曰古佛現化或曰十方常住來往如雲萍水偶逢已飛錫他往云
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滄州馬路坡有婦以賣麵為業得餘錢以養姑實不能蓄驕恒自轉磨夜夜徹四鼓姑歿後上墓歸道二少女於路迎而笑曰同位二十餘年頗相識否婦錯愕不知所對二女曰嫂勿訝我姊妹皆孤也感嫂孝心每夜助嫂轉磨不意為上帝所嘉緣是功行得證正果今搜眷姑事畢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來道別並謝提攜也言訖其去如風轉瞬已不見婦歸再轉其磨則力幾不勝非夙昔之捷運自如矣
烏魯木齊譯言好園場也余在是地時有筆帖式名烏魯木齊計其命名之凡在平定西域前二十餘年自言初生時父夢其祖語曰爾所生子當名烏魯木齊併指畫其字以示覺而不省其何語然夢甚了了姑以名之不意今果至此意將終此未後遺印房主某果卒於官

計其自從征至乘始終未嘗離地事皆前定豈不信夫
烏魯木齊又言有斯養曰巴拉從征時遺賊每力戰後流矢貫左頰鏃出於右耳之後猶奮刀砍一賊與之俱仆後因事至蘇穆第城城前之廟中夢巴拉拜謁衣冠修整頗不類賊從夢中忘其已死問向在何處今將何往對曰因差遣過此偶遇主人一展積德耳問何以得官曰忠孝節義上帝所重凡為國捐生者雖下至僕隸生前苟無過惡幽冥必與一職事原有過惡者亦消除前罪向人道轉生奴今為傳免道山神部將執如駭駭校也問何往曰昌吉問何事曰養有文牒不能知也霍然而醒語音似猶在耳時戊子六月至八月十六日而有昌吉變亂之事鬼蓋不敢損洩云
昌吉變亂時據土至五尺餘得紅絲繡花女鞋一雙作精緻尚未全朽余烏魯木齊雜詩曰築城掘土土深深那許相呼萬梓音怪事一聲聲注目半鉤新月綠花怪詠此事如入土至五尺餘至近亦須數十年何以不壞頭魯特女子不壞足何以得作弓彎樣僅三寸許此必有其說今不得知矣
郭六淮鎮農家婦不知其夫氏郭父氏郭也相傳呼為郭六云爾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饑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因有甚里

少年歐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贖則集鄰里叩首曰我夫以父母託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乞助我則我助我則我且賣花母笑我雖以婦姑鄰里趨趨嗚呼徐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翁姑子遊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然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觀其面或曰是將遺重價亦不辦也越三載翁夫歸寒溫甫畢即與翁姑曰父母併在今運法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汚不能忍恥再對汝已為汝別娶一婦今亦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為汝辦餐已住廚下自剝免縣令來驗目炯炯不瞑縣判葬於祖塋而不附夫墓曰不附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絕於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子不能養父母反絕代養父母者耶況身為男子不能避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時邑人議論頗不一先祖寵子公曰節孝並重也第節孝又不能兩全也此一事非聖賢不能斷吾不敢置一詞也

御史某之伏法也亦有問官白晝殺竊恍惚見之驚問曰君有冤耶曰言官受賂驚奪於法當誅吾何冤曰不冤何為來見我曰有憾於君曰問官七八人舊交如我者亦兩三人何獨憾我曰我與君有宿隙不過進取相軋耳非不共戴天者也我對簿時君雖引嫌不問而陽

陽有德色我獄成時君雖虛詞慰藉而隱隱含輕薄是他人據法置我死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患難之際此最傷人心吾安得不憾問官惶愧謝曰然則君將報我乎曰我死於法安得報君若居心如是自非載福之通亦無庸我報特意有平不使君知之耳語訖若睡若醒開目已失所在案上殘若尚微溫後所親見其惘惘如失陰叩之乃具道始末嗚呼曰幸哉我未下石也其飲恨猶如是曾子曰哀矜勿喜不其然乎所親為人述之亦喟然曰一有私心雖當其罪猶不服況不當其罪乎

程編修魚門曰想毒之於人甚矣哉宋小岩將殞以片札寄其友曰白骨可成塵游魂終不散黃泉莫鏡臺待汝來相見余親見之其友將殞以手拊床曰宋公且坐余亦親見之相傳某公奉使歸駐節館舍時庭前盛開徘徊花下見小童隱映疎竹間年可十四五端麗溫雅如觀松女子聞知為居停主人子呼與語甚喜取一扇贈之流目送盼意似相就某公亦愛其秀穎與流連軟語適左右皆不在意即跪引其裾曰公如不棄即不敢收公父臨窆得公一語可活公肯援手當不惜此身方探袖出訟牒暴風衝擊扉六扇皆洞開幾為駭從所驚心知有異急揮之去曰俟夕徐議即草草命行後屢知為上黨人獄急不得解賂胥吏引某公館其家陰布要童偽為其子又賂左右得至前為秦約蘭之計不虞

冤魂之示變也表文達公嘗曰此公偶爾多難幾為所中士大夫一言一動不可不慎使前時面如也者肅亦何障可乘

明崇禎末孟村有巨盜肆掠見一女有色併其父母焚之女不受汚則縛其父母如炮烙父母並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始已必先使受汚而後釋女遂奮櫛批賊頰與父母俱死番戶於野後賊與官兵格鬪馬至尸側辟易不肯前遂隔津擒女亦有實矣惜其名氏不可考是事或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者也父母之命從賊兵成一己之名坐視父母之慘酷女似過愚或謂命有治亂從賊不可與許嫁比父母命為信亦為倡乎女似無罪先妣安公曰此事與郭六正相反均有理可執而於心終不敢確信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劉羽沖供其名滄州人先高祖厚壽公多與唱和性孤僻好講古制嘗過閩不可行嘗倚重天士作畫情厚齋公題內秋林讀書一幅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髮眉古祇恐手所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全隊潰散幾為所擒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于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為魚由是柳營

不自得恒獨步庭階搔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條病死復風清月白之久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搔首獨步側耳聽之所謂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則故優次日伺之復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歟阿文勳公嘗教曰滿腹皆書能書畫中竟無一卷書亦能害事國非不廢舊語而不執舊語國醫不泥古方而離古方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明魏忠賢之惡史冊所未睹也或言其知事必賂陰蓄一驛日行七百里以備通此陰蓄一貌類己者以備代死後在阜城尤家店竟用是私遁去余謂此無稽之談也以天道論之苟神理不誣忠賢斷無倖免理以人事論之忠賢擅政七年何人不讞使實伏傷黨之家小人之交勢敗則難有釋獄而已矣使潛匿荒僻之地則耕牧之中突來關官具言其貌視賊賊聽不三日必敗使遠遁於封域之外則嚴世蕃管通日本仇鸞嘗交諸忠賢無是也上海阻深閭津隔絕去又將何往昔建文行通後世方且傳疑無建文失德無聞人心未去葛臣遠老猶有故主之思然王稱戈篡位屠戮忠良又天下之所不與通相容隱理或有之忠賢虐焰重天毒流四海人人欲得而甘心是時距明亡尚十五年此十五年中安得深藏不露乎故私遁之說余斷不謂然文安王岳芳曰乾隆初縣學中忽雷聲擊柝旋統文廟光激

前母張夫人有婢曰縹緲嘗月夜坐堂階時之則東西廊皆有一縹緲出狀狀衣服無少異乃至右襟反指其角在袖半捲亦相同大駭幾仆再視之惟存其一問之乃從西廊來又問見東廊人否云未見也此七月間事至十一月即謝世始縹緲已將終故縹緲現形數

滄州插花廟尼姓董氏遇夫士誕辰治供具將畢忽覺微倦倚几暫憩恍惚夢夫士語之曰爾不厭供我亦不忍餽爾即應供我亦不加飽寺門外有流民四五輩乞食不得因鐵將殆爾縱供具以飯之功德勝供我十倍也寤然驚醒殿門出視果不誤自是每年供具獻畢皆以施丐者曰此菩薩意也

先夫夫人言滄州有韓夫田某母患癡將殆聞景和鎮一醫有奇藥相距百餘里味爽狂奔去薄暮已狂奔歸氣息僅屬然是夕衛河暴漲舟不敢渡乃仰天大號淚隨聲下眾難哀之而無如何忽一舟子解纜呼曰倘有神理此人不溺來吾渡爾奮然鼓棹橫衝白浪而行一彈指頃已抵東岸觀者皆合掌誦佛號先姚安公曰此舟子信道之真過於儒者

耳豈有神仙日日聽人呼喚即書下壇詩曰鴉驚秋不住啼華香回首柳葉花開有約腸空斷雲散無蹤夢亦迷小立偷彈金屋成半酣笑勸玉東西琵琶道似當年不為開海

陽估客妻狂生大駭不覺屈膝益其數日前寄後妓之作未竟有稿者也仙又曰此戲幸未遠則又作步非烟矣此婦既已從良即是窺人閨閣香山居士偶作寓言君乃見諸是事耶大凡風流佳話多是地獄根苗昨見冥官錄指故吾得記之業海洪波回頭是岸山人既古定其苦心先生勿許多言也狂生竊立案旁殆無人色後戲餘即下世余所見狀此者惟此仙不該休咎而好規人過殆靈鬼之耿介者耶先姚安公業慈溫地惟遇此仙必長揖曰如此方嚴即鬼亦當敬

通先有僕人史錦旋之婦縊於是院故久無人居亦無局鑰有僮婢不知是事夜半幽會於斯閣門外窺窺似人行懼為所見伏不敢動竊於門隙窺之乃一縹緲步階上對月微嘆二人股懷皆備於門內不敢出階為二人所據鬼亦不敢入相持良久有犬見鬼而吠聲大聞聲亦聚吠以為有盜賊明燭持械以往鬼隱而僮婢之姦賊婢愧不自容迨夕亦往是院縊覺而救縊又潛往者再還其父母乃已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將以敗二人之姦使愧縊以求代也先外祖母曰此婦生而陰狡死尚爾哉其沈淪也固宜先太夫人曰此婢不作此事鬼亦何自而乘其罪未可委之鬼

辛卯甫先生官宜陽知縣時有老叟投牒曰昨宿東城門外見縹緲鬼五六自門隙而入恐是求代乞示諭百姓僕妾勿受虛債負勿違索諸事立讓勿爭鬪庶鬼無所施其技先生震怒答而遂之老叟亦不怨悔至階下附牒曰惜哉此五六命不可救矣越數日城內報縊死者四先生大駭急呼老叟問之老叟曰連日昏昏都不記憶今乃知曾投此牒豈得非鬼神使我受否耶是時此事喧傳家家為縊而獲解者果二婦為姑所虐姑痛自悔乞一迫於通欠債王立為焚券皆得不死乃知數雖前定苟能盡人及亦必有一二之挽回又知人命至重鬼神雖前知其當死苟一錢可救亦必轉借人力以救之蓋氣運所至如嚴冬風雪天地亦不得不然至披裘禦雪避風則聽諸人事不禁其自為

歎歎史某供其名為人不拘小節而落落有直氣視觀者幾如也偶從博場歸見村民夫婦子母相抱泣其鄉人曰為父家債窮婦以償夫婦故相得子又未離乳當棄之去故悲耳史問所欠幾何曰三十金所帶幾何曰五十金與人為妾問可贖乎曰券甫成金尚未付何不可贖即出博場所得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債償四十金持以謀生勿再驚也夫婦德史甚難留飲酒酣夫抱兒出以目示婦意令為枕以報婦願之語稍狎史正色曰史某半世為盜半世為捕殺殺人曾不取眼若危急中污人婦女則更不能為飲吸乾神臂復去不更一言半日後所居村夜大時秋獲方畢家家屋上屋下柴草皆滿茅簷飄飄須四面皆烈燄度不能出與妻子眼坐待死恍惚聞屋上道呼曰東岳有急難史某一家並除名刻然有骸履雙幸地乃左望妻右抱子躍而出若有異之志火熄後計一村之中焚死者九鄰里皆合掌曰尚竊笑汝不意七十金乃贖三命余謂此事見佑於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六

骨縛送官二人皆曰民皆業屠牛而皆以牛豕非宰割俾聽畜獸亦含怨毒屬氣所為
借其同類以報哉不然過牛欄作猶事理之常無故而當掩護使之也

宋蒙泉言我山先生嘗臥病高郵舟中忽似散步到岸上意殊爽適俄有人導之行恍惚
忘所以亦不問隨去至一家門徑甚華潔漸入內室見少婦方坐著欲退避其人背後拊一
掌已昏然無知久而漸醒則形已縮小細置錦褥中知為轉生已無可奈何欲有言則覺寒
氣自顛門入輒嚏不能出環視室中几榻器玩及對聯書畫皆了至三日婢抱之浴失手
墜地復昏然無知醒則仍卧舟中家人云氣絕已三日以四肢未暖心腸尚溫不敢飲取先
生急取片紙疏所見聞遣使由某路送至某門中告以勿過越婢乃徐為家人備言是日疾
即愈徑往是家見婢媪皆如舊識主人老無子相對慨歎稱異而已近夢道改德漢亦有是
事亦記其道路門戶訪之果是日生克即死頃在直廬園閣學時泉言其狀甚惡大抵與我
山先生所言相類惟我山先生記往不記返漢則往返俱分明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到
家入室時見夫與女共坐為小具取茶輪迴之說儒者所闕而實則往往有之前因後果
理自不誣惟二公暫入輪迴旋歸本體無故現此泡影則不可以理推六合之外聖人存而
不論闕所疑可矣

卷四

再從伯燦臣公言嘗有縣令過殺人獄不能決蔓延日眾乃祈夢城隍祠夢神引一魁首戴
磁盔盔中種竹十餘竿青翠可愛覺而檢案中有一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是也窮治無迹又
檢案中有一名節者私念曰竹有節必是也窮治亦無迹然二人皆九死一生矣計無復之乃
以疑獄上請別錄殺人者卒亦不得夫疑獄虛心研鞠或可得真情精神祈夢之說不遇懼
伏愚民給之吐實耳若以夢寐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測據為信據鮮不誤知古來祈夢斷
獄之事余謂皆事後之附會也述之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為雷擊縣令明公嚴往驗傷棺斂矣越半月餘
忽拘一人訊之曰爾買火藥何為曰以取息結曰以銃擊擊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日
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
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鞠之果得因存謀殺狀與婦並仗法或問何以知為此人大火藥
非數十斤不能備為雷合樂必以硫磺今方硫磺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磺者可數吾陰使
人至市察買硫磺者誰多皆曰某區又陰察某區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此知之又問何
以知雷為偽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草屋屋椽皆飛起土
坑之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雖迅然皆雷電

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婦先歸寤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鞠此令
可謂明察矣

戈太僕仙舟言乾隆戊辰河間西門外橋上雷震一人死端跪不仆子掌一紙裹雷火弗執
驗之皆破霜莫明其故俄其妻聞信至見之不哭曰早知有此恨其晚矣是實語詳去母昨
忽萌惡念欲市硫磺毒母死吾泣諫一夜不從也
再從兄旭升言村南舊有孤女多插少年所謂二姑娘者是也族人家意欲生致之未言也
一日於廢園見其如疑其即是戲歌戲曲欣然流盼折草花擲其前欲俯拾忽卻立數步
外曰君有惡念願破垣竟去後有二生讀書東岳廟僧房一居南室與之隣一居北室無語
也南室生嘗怪其至戲之曰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耶孤女曰君不以異類見漢故為
悅已也容北室生心如木石吾安敢逐南室生曰何不登牆一窺未必即三年不許如使改
節亦免作程伊川面人孤女曰磁石惟可引鐵如氣類不同即引之不動無多事徒取辱
也時同侍姚安公側姚安公曰向亦聞此其事在順治末年居北室者似是族祖雷陽公雷
陽一老副榜八比以外無寸長抵心地橫誠即孤不敢近知為妖怪所惑者皆那念先明耳
先太夫人外家曾知有媼能視鬼外祖母歸寧時與論冥靈媼曰昨於某家見一鬼可謂殿

卷四

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慷慨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初死百日後
婦邀我相伴見其恒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兒嫂與婦語聲雖
陽氣通燦不能遙然必側耳窗外竊聽慘慘之色可掬後見媒約至婦房慘然驚起張手左
右顧後聞議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約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之皇皇如有失送
時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涕淋漓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暮戀之意更覺慘前
夕婦望東窗具復徘徊聲外或倚柱泣或俯首如有思稍聞房內嗽聲輒從隙窺營營者
徹夜吾太息曰殺鬼何必如是若弟聞也妻者入東火前行避立牆隅仍想首望婦音借婦
出回顧見其遠逐隨至妻者家為門所阻權賴哀乞乃得入則匪牆隔雙婦行禮擬立
如辭狀婦入房稍稍近窺其狀一如雙束查具時至滅燭就寢尚不去為中書神所驅乃復
復出時吾以婦鳴歸視兒亦隨之遙見其直入婦窺凡婦所生處眼處一一視到俄聞兒索
母喚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握作無可奈何狀俄俄出窺兒一索便頓足心連作切
聲狀吾視之不忍乃還歸不知其後何如也後吾私為婦述婦苦言自悔里有少童謀殺者
聞是事以死自誓曰吾不忍使死者作是狀嗟乎君子為不負人不以生死有異也小人無
往不負人亦不以生死有異也常人之情則人在而情在人亡而情亡取苟一念死者之情

狀未嘗不戚然感也。儒者見臨墳之求福，妖妄之滋惑，遂斷斷持無鬼之論。夫先王神道設教之深心，徒使愚夫愚婦悍然一無所顧忌，尚不如此里區之言為動人，生死之感也。

玉蘭泉少司寇言：胡中丞文伯之弟婦死，一日復歸，與家人皆不相識，亦不容其夫。近前細詢其故，則陳氏之魂借尸回生，問所居相去僅數十里，呼其親屬，至皆歷歷相識。女不肯留，胡氏持鏡使自照，見形容皆非，乃無奈而與胡為夫婦。此與明史五行志司牡丹事相同。當時官為斷案，從形不從魂，蓋形為有據，魂則無憑，使從魂之所歸，必有詭託，信存者故防其漸焉。

有山西商居京師，信成客寓，衣服僕馬皆華麗，云且援例報捐。一日有貧叟來訪，僕輩不為通，自候於門，乃得見神意索漢。一茶後，別無寒溫，叟徐露求助意，憐然曰：此時捐項且不足，豈復有餘力及君？叟不平，因對眾具道西商昔窮困待舉，舉火者十餘年，復助百金使商販，漸為富人，今罷官流落，聞其來喜若更生，亦無奢望，或得其所助之數，稍償貧，歸近鄉井足矣。語訖，某泣西商亦似不聞，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稱姓楊，揖西商而問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頰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報，為恨。楊曰：君且為官，不要無借處，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內乃償，不取分毫利，君肯舉以報彼否？西商強應曰：甚願。楊曰：君但書卷百金在我，倘能舉，我亦不取分毫利，君肯舉以報彼否？西商強應曰：甚願。楊曰：君但書卷百金在我，倘能舉，我亦不取分毫利，君肯舉以報彼否？

西商迫於公論，不得已書券，楊收券，則啟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快付，付與楊，史治具留，更及西商飲，更甚，西商草草終歸，而己，更謝去，楊數日亦移寓去，從此遂不相聞。後西商檢篋中，少百金，鑄銀封，皆如故，無可致詰，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篋中得寶藥一紙，題錄二千，約符楊置酒所用之數，乃知楊本術士，姑以戲之，同舍皆竊稱快。西商慙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卷四

五

將編修黃漢亦崖先生子也，喜吟詠，嘗作七夕詩曰：一雲人間蕭瑟收，羊燈無端三五更，又作中元詩曰：兩岸紅沙多殺盡，驚風不定到三更，亦崖先生見之，慨然曰：何忽作鬼語，果不久下世，故劉文定公作其遺稿序曰：就河鼓以陳詞，三史端卷會五關而說法，兩岸沙紅詩，識先成以君才過終軍之盛，故詞安屬，惟我適當當者之年。

農夫陳四夏夜在園集守水，四道見老柳樹下，隱隱有數人影，疑盜瓜者，假寐聽之，中一人曰：不知陳四已睡，又一人曰：陳四不過數日，即來從我，我幾何畏之，有昨上直土神，何見城隍驕矣，又一人曰：若不知陳四延壽，先來問何故，曰：某家失錢二千文，其牌號幾數百，未和坤之父亦慎曰：生女如是不如無，倘果盜，吾必極殺之，肆曰：是不承承承亦也，呼天泣陳四之母，情之陰典，衣得錢二千，捧還主人曰：老婦心憤，一時見利，取此錢，竟謂主人積

錢未必遠，其出不料其此，心實憤憤，錢尚未用，謹買此自首，免結來世冤，老婦亦無物居此，請從此辭，因得免土神，其不辭自以，以故人連城，城隍遣東嶽，東嶽檢籍，此婦嘗老而喪子，陳氏以是功德，判陳四借來生之壽，於今世，俾養其母，爾昨下直，未知也。陳四方稱憤，母以盜錢見逐，至是乃釋，後九年，母死，葬其墓，無疾而逝。

外黨為公周，錄言：東北南鄉有陳氏，舉義家，村民相助，成其業，越三十餘年，義正初，東光大，陳氏夢百餘人，立門外，一人前致詞曰：痘鬼且至，從君乞災，紙旗十餘，銀箔樹木，刀百餘，我等將與痘鬼戰，以報一村之惠，陳故好義，姑製而焚之，數日後，夜聞四野喧呼，格鬪聲，連旦乃止，合村果無一人染痘者。

沙河橋張某商販京師，娶一婦，舉止有大家風，張故有千金產，經理亦甚有次第，一日有尊官騎從甚盛，張苦貧，坐八人肩輿，至其門前，問曰：此是張某家否，鄰里應曰：是尊官指，揮左右曰：張某無罪，可縛其婦，來應聲及捕，婦出，張某見勢，勢亦莫敢支，尊官命，就婦衣，決臂三十，昂然竟行，村人隨觀之，至林木陰映處，轉瞬不見，惟旋風滾滾，向西南去，方婦受杖時，惟叩首稱罪，後人間其故，婦泣曰：吾本侍郎某公，妾在日，意圖圖亂，曾誓以不再嫁，今精魂盡見，不可復言也。

西商迫於公論，不得已書券，楊收券，則啟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快付，付與楊，史治具留，更及西商飲，更甚，西商草草終歸，而己，更謝去，楊數日亦移寓去，從此遂不相聞。後西商檢篋中，少百金，鑄銀封，皆如故，無可致詰，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篋中得寶藥一紙，題錄二千，約符楊置酒所用之數，乃知楊本術士，姑以戲之，同舍皆竊稱快。西商慙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卷四

六

王禿子幼失父母，其本姓王，始於姑家，冒姓王，凶狡無賴，所至叢積，皆是鬼，則犬亦為不肖，一日與其徒自高川醉歸，夜經南橋，子蕭家，聞為夢鬼所過，其徒股慄伏地，禿子獨奮力，與一鬼叱曰：禿子不孝，去爾父也，故肆毆禿子，爾未識父方疑感，問又一鬼叱曰：吾亦爾父也，故不拜，禿鬼又齊呼曰：王禿子不祭爾母，故飢餓流落於此，為吾人妻，吾等皆爾父也，禿子憤極，揮拳破瓦，所擊如中空，震天，天明無氣以動，乃自休，其間鬼皆笑曰：王禿子英雄，蓋今日乃為卿黨，吐氣如不知悔，他日仍於此待爾，禿子力已竭，奮不敢再，踏天晚，鬼散，其徒乃掖以歸，自是憂氣消，一衣攜妻子，遷去，莫知所終，此輩頭屑不足道，然足見悍戾，未必遇其敵人所不能制者，鬼亦忌而制之。

戊子夏，京師傳言：有飛虫夜傷人，然實無害，蓋傷者亦未見蟲，徒以圓相示而已，其狀似蠶，蛾而大有甜，距好事者，或指為射工，捷短，含沙射影，不云飛而擊人，其說尤謬，余至西城，乃知所畫，即關展之，已暗，此蟲乘夜，氣而生，人飛逐以水噴之，則伏，或噴不及，為所中，急噴，萬報數，則瘳，否則真氣貫心，死，鳥魯木齊多，萬山，南關，展，請，每以官，標，移，取，為，利，權，者，備，此，錄，云。

承慶上。嘗有仰視見女子兩足自紙縫徐徐出。可漸露膝。漸露股。陳元知是事。厲聲曰。爾自以森散。情志。死將禍我耶。我非爾輩。將魁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爾亦不能惑我。敢下。我且以夏髮。撲爾。乃徐徐收足。上。似聞喘息。俄從紙縫。露面。下。爾甚好。陳仰面唾曰。死尚無恥耶。遂退。入。陳燭滅。就寢。袖及以侍其來。竟不。次日。仙遊。陳題榜。訪之。話及是事。承慶上有聲。如哭。後不再見。然其僕。屢於外。室。夜。恒。嚙。久。而。漸。病。瘵。至。死。時。陳。以其相從。二。萬。里。外。哭。甚。悲。僕。擗。子。曰。有。好。婦。當。私。就。我。今。招。我。為。婿。此。去。殊。樂。勿。悲。也。陳。頌。足曰。吾。自。恃。膽。力。不。移。尾。禍。及。汝。矣。其。哉。家。氣。之。言。事。也。後。同。年。六。安。楊。君。逢。源。代。書。院。避居。他。室。曰。孟。子。有。言。不。立。乎。巖。牆。之。下。

德。郎。中。可。夏。日。散。步。烏。魯。木。齊。城。外。因。是。秀。野。亭。納。涼。坐。稍。久。忽。聞。大。聲。語。曰。君。可。歸。吾。將。置。客。狼。狽。奔。回。告。子。曰。吾。其。將。死。先。乃。白。晝。見。鬼。余。曰。無。故。見。鬼。自。非。佳。事。若。到。鬼。屋。見。鬼猶。到。人。家。見。人。爾。何。足。怪。焉。蓋。亭。在。城。西。深。林。萬。木。參。天。仰。不。見。日。旅。艱。之。浮。屠。者。罪。人。之伏。法。者。皆。在。是。地。往。能。為。變。怪。云。

武。邑。某。公。與。戚。友。賞。花。佛。寺。總。閣。前。地。最。豁。朗。而。閣。上。時。有。變。怪。入。夜。即。不。敢。坐。閣。下。某。公以。道。學。自。任。然。然。弗。信。也。酒。酣。耳。熱。感。賦。西。銘。萬。物。一。體。之。理。滿。座。拱。聽。不。覺。入。夜。忽。聞。上閣。中。有。聲。云。

厲。聲。叱。曰。時。方。飢。疫。百。姓。頗。有。死。亡。汝。為。鄉。宦。既。不。思。早。倡。義。舉。施。粥。捨。藥。即。應。趁。此。良。夜閉。戶。安。眠。尚。不。失。為。自。了。漢。乃。虛。談。高。論。在。此。講。民。胞。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作。飯。餐。可作。樂。服。否。且。擊。汝。一。磚。聽。汝。再。講。邪。不。勝。正。忽。一。城。磚。墮。下。聲。若。雷。震。杯。盞。几。案。俱。碎。某。公倉。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學。此。妖。之。所。以。為。故。較。徐。步。太。息。而。去。

滄。洲。畫。工。伯。魁。字。起。麟。其。姓。是。此。伯。字。自。稱。伯。州。聖。之。裔。友。人。或。戲。之。曰。君。乃。不。稱。二。世。祖太。宰。公。近。其。子。孫。不。識。字。竟。自。稱。伯。氏。矣。

畫。畫。一。仕。女。圖。方。鈞。出。輪。郭。以。他。事。未。竟。銷。畫。室。中。越。二。日。欲。補。成。之。則。几。上。設。色。小。樣縱。橫。狼。藉。畫。筆。亦。滿。染。幾。幾。備。圖。已。成。矣。神。采。生。動。有。殊。常。格。魁。大。駭。以。示。先。母。舅。張。公。夢。徵魁。所。從。學。畫。者。也。公。曰。此。非。爾。所。及。亦。非。吾。所。及。殆。偶。遇。神。仙。游。戲。也。時。城。守。尉。永。公。寓。順好。畫。以。善。價。取。之。永。公。後。連。四。川。刻。都。統。攜。以。往。將。罷。官。前。數。日。畫。上。仕。女。忽。不。見。惟。隱。隱留。入。影。紙。色。如。新。餘。樹。石。則。仍。舊。益。微。之。先。見。也。然。所。以。能。化。去。之。故。則。終。不。可。知。

個。戶。張。天。錫。嘗。於。野。田。見。鵲。體。戲。滿。其。口。中。獨。體。勿。躍。起。作。聲。曰。人。鬼。其。路。奈。何。欺。我。且。我一。婦。人。汝。男。子。乃。無。禮。辱。我。是。尤。不。可。漸。躍。新。高。直。觸。其。面。天。錫。惶。駭。奔。歸。鬼。乃。隨。至。其。家夜。輒。在。牆。頭。簷。際。言。言。不。已。天。錫。遂。大。發。寒。熱。昏。昏。不。知。人。合。家。拜。禱。想。似。少。解。或。叩。其。生

前。姓。里。居。鬼。具。自。道。來。叩。首。曰。然。則。當。是。高。祖。母。何。為。禍。於。子。孫。鬼。似。憤。曰。此。故。我。家耶。幾。時。遭。此。汝。輩。皆。我。何。人。眾。陳。始。承。鬼。不。勝。太。息。曰。我。本。無。意。來。此。眾。鬼。欲。借。此。求。食。恐惡。我。來。即。渠。有。數。輩。在。病。者。房。數。輩。在。門。外。可。具。漿。水。一。瓢。待。我。喜。道。之。大。凡。鬼。恒。苦。飢。若無。故。作。災。又。恐。神。責。故。遇。事。輒。生。釁。求。祭。賽。爾。等。後。見。此。等。宜。謹。避。勿。中。其。機。械。眾。如。所。教鬼。曰。已。散。去。矣。我。口。中。穢。氣。不。可。忍。可。至。原。處。尋。骨。洗。而。埋。之。遂。嗚。咽。數。聲。而。寂。

又。個。戶。何。大。金。夜。守。夢。因。有。一。老。翁。來。共。坐。大。金。念。村。中。無。是。人。意。是。行。路。者。偶。想。老。翁。承飲。以。罐。中。水。與。之。因。問。大。金。姓。氏。並。問。其。祖。父。惻。然。曰。汝。勿。怖。我。即。汝。曾。祖。不。禍。汝。也。細。詢家。事。皆。喜。忽。悲。臨。行。囑。大。金。曰。鬼。自。伺。放。焰。口。求。食。外。別。無。他。事。惟。子。孫。念。念。不。能。忘。愈。久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得。音。問。或。偶。聞。子。孫。熾。盛。輒。躍。然。以。喜。者。數。日。羣。鬼。皆。來。賀。偶。聞。子孫。零。斃。亦。悄。然。以。悲。者。數。日。羣。鬼。皆。來。嗚。較。生。人。之。望。子。孫。殆。切。十。倍。今。聞。汝。等。尚。溫。飽。吾又。歌。舞。數。日。矣。回。顧。再。四。丁。寤。勉。勵。而。去。先。姚。安。公。曰。何。大。金。蠢。然。一。物。必。不。能。偽。造。斯。言聞。之。使。人。道。遠。之。心。油。然。而。生。

乾。隆。丙。子。有。蘭。士。赴。公。車。載。暮。抵。倉。卒。不。得。棲。止。乃。於。先。農。壇。北。破。寺。中。就。一。老。座。越。十餘。日。夜。半。窗。外。有。人。語。曰。某。先。生。且。醒。吾。有。一。言。吾。居。此。室。久。初。以。公。讀。書。人。數。千。里。辛。苦求。名。是。以。奉。讓。復。見。先。生。日。外。出。以。新。到。京。師。尊。親。訪。友。亦。不。相。近。見。先。生。多。醉。歸。稍稍。疑。之。頃。聞。與。信。言。乃。日。在。酒。樓。觀。劇。是。一。浪。子。耳。吾。遊。居。佛。座。後。起。居。出。入。皆。不。相。適。實不能。隱。忍。讓。浪。子。先。生。明。日。不。遠。吾。瓦。石。已。備。矣。僧。在。對。屋。亦。聞。此。語。乃。勸。士。他。從。自。是。不致。稍。犯。是。室。有。來。問。者。輒。舉。此。事。以。告。云。

由。倉。嶺。先。生。名。丹。謙。居。先。生。弟。也。謙。居。先。生。性。和。易。先。生。性。豪。爽。而。立。身。端。介。則。如。一。里。有婦。為。姑。虐。而。繼。者。先。生。以。兩。家。皆。士。族。勸。婦。父。兄。勿。涉。訟。是。夜。聞。有。哭。聲。遂。至。新。入。門。漸至。窗。外。且。哭。且。訴。詞。甚。悽。楚。深。怨。先。生。之。息。訟。先。生。叱。之。曰。姑。虐。婦。姑。律。無。抵。法。即。訟。亦。不能。快。汝。意。且。訟。必。檢。驗。檢。驗。必。深。冤。不。更。辱。兩。家。門。戶。鬼。仍。絮。注。不。已。先。生。曰。君。臣。無。獄父。子。無。獄。人。情。法。枉。罪。貴。法。姑。之。暴。戾。則。可。汝。以。婦。而。欲。訟。姑。此。一。念。已。干。名。犯。義。矣。任。汝訴。請。明。神。亦。決。不。直。汝。也。鬼。竟。寂。然。去。謙。居。先。生。曰。倉。嶺。斯。言。告。天。下。之。為。婦。者。可。告。天。下之。為。姑。者。則。不。可。先。姚。安。公。曰。倉。嶺。之。言。子。與。子。書。未。謙。居。之。言。父。與。父。言。茲。

董。曲。江。游。京。師。時。與。一。友。同。寓。非。其。侶。也。姑。有。宿。食。之。贊。云。爾。友。微。運。嘗。費。多。外。宿。曲。江。獨睡。齋。中。夜。或。聞。翻。動。書。冊。摩。弄。器。玩。聲。知。京。師。多。狹。狹。也。一。夜。以。未。成。詩。稿。置。几。上。乃。似聞。吟。聲。問。之。弗。答。比。曉。視。之。稿。上。已。圈。點。數。句。矣。然。屢。呼。之。終。不。應。至。友。歸。寓。則。竟。夕。寂。

然交頰自說有疎相故那不敢不備日無事慶子借宿酒闌以後曲江與友皆就寢來月
散步空園見一翁攜童子立樹下心知是狐翁身竊脫其所為童子曰寒甚且歸房翁極首
曰董公同室固不礙此君俗氣逼人那可共處寢且坐凄風冷月間耳幸後洩其語於他友
遂漸為其所聞街手次骨竟為所排擠狼狽負笈返

余長女適德州盧氏所居曰紀家莊嘗見一人臥漢時衣敗絮呻吟視之則一毛孔中有一
虱咬皆向內足皆鉤於敗絮不可解解之則痛徹心髓無可如何竟坐視其死此殆夙孽
所報歟

江閩學晚園僦居閩王廟街一宅庭有果樹百年以外物也每月明之夕輒見斜柯上一紅
衣女子垂足坐翹首向月殊不顧人迫之則不見退而望之則仍在故處嘗使二人一立樹
下在室中室中人見樹下人手及其足樹下人固無所睹也嘗望見時俯視地上樹有影
而女子無影投以瓦石虛空無礙擊以銃應聲散滅烟燭一過旋復本形主人云自謂是
即有是怪然不為人害故人亦相安夫木魅花妖事所恒有夫抵變幻者居多茲獨不動不
言枯坐一技之上殊莫明其故晚園慮其為惡移居避之後主人伐樹其怪乃絕

州報詳錄

卷四

九

時年九十有六性嚴正迥所富言必侃侃與先太夫人弟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媼遇之全及
弟妹皆隨之暇食飢飽寒暑無一不體察周至然稍不循禮即遭呵禁約束僕婢尤不少假
借故僕婢莫不陰慙之願司完備理庖廚不能得其意髮私亦竟無如何也嘗攜一童子自
親事家通問歸已薄暮矣風雨驟至趨避於廢園破屋中入夜未止遙聞牆外人語曰我
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而坐樹下又聞樹下人應曰汝母多言廢家節婦在屋內遂寂然
後童子偶述其事僕婢皆曰人不近情鬼亦惡而避之也嗟乎鬼果惡而避之哉
安氏表兄忘其名字與一狐為友恒於場園間對談安見之他人弗見也狐自稱生於北宋
初安叩以宋代史事曰皆不知也凡學仙者必游方之外使萬緣斷絕一意精修如於世有
所聞見於心必有所是非有所愛憎有所愛憎則喜惡哀樂之情必迷起猶生
以消燐其精氣神耗而形亦散矣烏能至今猶在手迨道成以後來往人間視一切機械變
詐皆如戲劇視一切得失勝敗以至於治亂興亡皆如泡影當時既不留意又焉能一一而
記之即與君相遇是亦前緣然數百年來相遇如君者不知凡幾大都萍水偶逢烟雲倏散
風音笑言亦多不記憶則身所未接者從可知矣時八里莊三官廟有富家婦虎一事安問
以物久通靈多稟雷命豈長生亦造物所忌乎曰是有兩端夫內丹服餌皆艱難

辛苦以證通猶力田以致管理所宜然若稍感學廢盜探精氣損人之壽延己之年事與劫
盜無異天律不容也又或恣為妖幻貽禍生靈天律亦不容也若其積善元德自全生命與
人無患於世無異則去壽之物正如去壽之人耳何至犯造物之忌乎勇氏曾先生聞之
曰此狐所言皆老氏之祖流者也然用以自養亦足矣

浙江有士人夜夢至一官府云都城隍廟也有冥吏語之曰今某公控其友負心索君為證
君試思嘗有是事否士人追憶之良起旋聞都城隍升坐冥吏曰某控某負心事諸人已至
請勸斷都城隍舉示士人士人以實對都城隍曰此輩結黨營私朋未進取以同異為愛
惡以愛惡為是非勢孤則舉附以求援力敵則排擠以互噬翻覆覆兩倖忽忽焉本為小
人之交豈能責以君子之道據戈入室理所必然根勸已明可驅之去顧士人曰得無謂負心
者有供罰耶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之相償也花既結子子又開花因果之由生也彼
負心者又有負心人躡其後不待鬼神之料理矣士人霍然而醒復聞數數竟如神之所言
閩中某夫人喜食貓得貓則先貯石灰於壘投貓於內而灌以沸湯貓為灰氣所蝕毛盡脫
落不煩持治血盡歸於臟腑肉白骨如玉云味勝雞十倍也日日張網設機所捕殺無算
後夫人病危呦呦作貓聲越十餘日乃死盧觀察為吉嘗與鄰居楊吉子陸文余皆也嘗為
州報詳錄

州報詳錄

卷四

十

余言因言某州一宦家子好取貓犬之類物折其足提之向後觀其子于此號以為虎所
殺亦多後生子女皆足踵反向前又余家叔子王發善身銳所擊無不中日世殺鳥數十惟
一子名濟賓州其往濟賓州時所生也年已十一忽徇體生瘡如火燎原每一瘡以有一
個鐵子竟不知何由而入百藥不瘳竟以絕嗣殺業至重信夫余嘗怪其善果者皆按日持
齋如奉律令而居恒則不能戒殺夫佛氏之持齋豈以茹蔬啜果即為功德乎正以茹蔬啜
果即不殺生耶今徒曰某日某日觀音齋則某日某日準提齋則某日某日持齋佛大歡喜非是
日也實宰淫乎庖肥甘羅乎俎屠割慘酷佛不問也天下有是事理也且天子無故不殺牛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和禮也儒者遵聖賢之教固萬萬無斷肉理然自實祭以
外特殺亦為萬不宜以一需之故違戾一命以一美之故違戾數十命或數百命以眾生無
限怖若無限慘毒供我一瞬之適口與按日持齋之心毋乃稍左乎東坡先生向持此論稱
以為酌中之過願與修善果者一質之

其去如白烟一退出於灶突之中冉冉向西南而後與所推時刻方向無一差也又當兩次
手自啟鑰鑰現布及之處手速又速宛然與生時無二所視皆能辨識之是何說也則謂有
命此生有動難望賢不能與造物者而世有靈覺魁之術明載於刑律蓋亦余未見靈魁
則數見之為是術者不過替者與土木之工然實能禍福死生人思慮有驗是天地鬼
神之權任其播弄無忌也又何說哉其中必有理而人不能知耳宋儒據理以不可解者皆
臆斷以為無足事母乃膠柱鼓瑟乎專又聘先生曰宋儒據理以不可解者皆
於日月五星言之鑿鑿如指諸掌然宋儒屢變而愈差自郭守敬以術測證以交食
始知源流闕於此事全然未解即康節最通數學亦僅以奇偶方圓揚聲影響非從推
步而知故特論彌高彌不免即書然說夫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不能臆斷以理況乎太極
先天求諸無形之中者哉先聖有言君子於不知蓋闕如也
女巫郝媼村婦之狡點者也余幼時於滄州呂氏姑母家見之自言狐神附其體言人休咎
凡人家細務一周知故信之者甚眾會則布散徒黨結交婢媼代為刺探隱事以傳其欺
當有孕婦問所生男女郝許以男後乃生女媼詰以神語無驗郝目曰汝本應生男某月
某日汝母家餽餅二十汝以其六供翁姑屋其十四自食其言汝不孝轉男為女汝尚不
聞郝某家事記 卷四 十一

怡耶婦不知此事先為所偵遂惶駭伏罪其巧於緣飾皆類此一日方焚香召神忽滿坐明
言曰吾乃真狐神也吾雖與人雜處實各自服氣練形豈肯與卿里老媼為婦人家瑣
事此媼陰謀百出以故妄欺朕乃託其名於吾輩故今日真附其體使共知其欺因緣數其
隱惡且併舉其徒實姓名籍貫如夢醒狼狽過去後莫知所終
侍姬之母沈媼高川有母妻居一破廟中正月夏月拾麥斗餘噉麥磨麵以供母妻
匿其好鮑以粗麵澆穢水作餅與母食是夕大雨雷聲中妻忽噉一餅而起視之則有
巨蛇自口入驚其心死矣曳而埋之沈媼親見蛇尾垂其胸腹間長二尺餘云
有兩塾師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方辯論性天制析理
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忽微風驟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
寡婦田徑來密商之札如此或神惡其偽故巧發其惡然操此術者來矣固未嘗一欺
也聞此札既歸其計不行寡婦之田竟得保當由崇苦節感動幽冥故示是靈異以陰為
呵護云爾
李孝廉存其言靈騷有以也一書係與數香箔其中夜開窗外撥刺聲者僕叱曰邪不干正
奴不勝德余讀道學三十年何異於廟前外似有女子語曰君講道學聞之久矣余雖其類

亦頗涉儒書大學要在誠意誠意要在慎獨君一言一動必循古禮果為修己計亦抑
猶有幾微近名者在乎若作語錄斷與諸儒辯果為明道計抑猶有幾微好勝者在乎
夫修己明道天理也近名好勝則人欲之私也私欲之不能克所講何學乎此言不以口舌
爭若們心清夜先自問其何如則邪之敢干與否故之能勝與否已了然自知何必以聲
色相加乎者儒汗下如雨盤輪不能對徐開窗外微哂曰君不敢為猶能不欺其本心姑道
君福又撥刺一聲掠屋而去
某公之卒也所積古器甚夥其地為數置板其上六板四角為四孔隔
乃以賤價取之越二載此友亦卒所積古器甚夥其地為數置板其上六板四角為四孔隔
智取之去或曰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效其智者罪宜減余謂此快心之說不可以立訓也蓋
有罪矣從而過之可曰罪滿於盈矣
屠者許方即前所記夜逢醉鬼者也其屠驢先繫地為數置板其上六板四角為四孔隔
足其中自買肉者隨所買多少以盡注滿湯沃駛身使毛脫肉熟乃割而取之云必如是始
脆美越一兩日肉盡乃死當未死時藉其口不能作聲目光怒炯炯如兩炬慘不可視而
許恬然不介意後患病偏癩身爛無完膚形狀一如所屠之驢宛轉肉腐死不得哀狀四
聞郝某家事記 卷四 十二

五十日乃絕病中痛自悔言嗚其子志學急醫藥方死之後志學乃改而屠豕余幼時尚見
之今不聞其有子意已於絕久矣
違國圖微君言有入冥者見一老儒立廳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與寒溫異拱
手對之笑曰先生平日持無鬼論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諸鬼皆笑然才儒端端而四
東光馬大還曾夏夜探臥齊勝寺誠經閣覺有人曳其臂曰起起勿憂佛德離見一老人在
旁問汝為誰曰我守藏神也大還天性疎曠亦不恐怖時月明如畫因呼坐對談曰君何故
守此藏曰天所命也聞儒書汗牛充棟不聞有神為之守天其偏重佛經耶曰佛以神通設
教眾坐或信或不信故守之以神儒以人道設教凡人皆當敬守之亦凡人皆知敬守之故
不煩神力非偏重佛經也問然則天視三教如一乎曰儒以修己為體以治人為用道以靜
為體以柔為用佛以定為體以慈為用其宗旨各別不能一也至教人為善則無異於物有
濟亦無異其歸宿則大同天固不能不並存也然儒為生民立命而操其本於身釋道皆自
為之學而以餘力及於物故以明人道者為主明神道者則輔之亦不能專以釋道治天下
此其不一而一而不一者也蓋儒如五穀一日不食則餓數日則必死釋道如藥餌死生
得失之關善惡哀樂之用以解釋冤愆消除穢穢較儒家為最捷其禍福因果之說用以

悚動下愚亦較儒家為易入特中病則止不可專服常服致偏勝為患取儒者或空談心性與履量夫購混而為一或排擊二氏如禦寇讎皆一偶之見也聞黃冠冠德志為故志不力攻之不胎患於世道也此論其本原耳若其末流豈特釋道貽患儒之貽害豈少哉即公醉而裸歌恐亦未必周公孔子之禮法也夫道愧謝因縱致至晚乃別去竟不知為何神哉曰發也

百工技藝各稱一神為祖儒術祀管仲以女閭三百也伶人祀唐元宗以梨園子弟也此皆最典有吏祀蕭何曹參木工祀魯班此猶有義至釋工祀孫臏錢工祀老君之類則荒誕不可詰矣長隨所祀曰鐘三郎開門夜驚據之甚深竟不知為何神曲阜顏介子曰必中山狼之轉音也先姚安公曰是不必然亦不必不然即書然說固未為無益先叔儀墓公有寶庫在西城中一小樓為狐所據夜恒聞其語覺然不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語聲復覺甚厲聲住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有婦捷夫者耶道中一人方為婦捷面上爪痕猶未愈眾聞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為怪樓上層層亦聞然一笑其間遂解聞者無不絕倒儀度公曰此狐以一哭驚眾猶可與為善

田村徐四農丈也父殞繼母生一弟極凶悍家有田百餘畝析產時弟以繼母為詞取其十

之八由從之弟又擇其膏腴亦由從之後弟所分蕩盡從兄需索乃舉所分全付之而自佃田以耕意恬如也一夜自鄰村解歸道經桑林遇屠鬼拋擲泥土懼不敢行屠鬼歌歌漸遠近比及觀面皆悚然辭易曰乃是曠產徐四兄倏化黑烟四散

白衣僧明玉言昔五臺一僧夜恒夢至地獄見種種變相有老宿執以稍意請經其夢漸甚遂漸至委頓又一老宿曰是必汝未出家前曾違惡業出家後漸明因果自知必墮地獄生恐怖心以恐怖心造成諸相故請經彌寶幻象彌增夫佛法廣大容人懺悔一切惡業應令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聞之乎是僧聞言即對佛發願勇猛精進自是冥然無夢矣

沈觀察夫婦並故幼子寄食親戚家首無一人狀其長嫁於文太常家聞而心惻時使婢媼與以衣物後太常知之曰此尚在人情天理中亦勿禁也錢塘李滄洲因言有婦病臥不能自知哀呼鄰媼代炊亦不能時至忽一少女排闥入曰吾新來鄰家女也聞姊困苦乏食意恒不忍今告於父母願為姊具食且侍疾自是日來其家凡三四月婦病愈將詣門謝其父母女泣然曰不敢欺我實孤也與即君在日最相昵今感念舊情又憫姊之苦願是以託名而來耳置白金數錠於床鳴咽而去二事頗相類然則琵琶別抱掉首無情非惟不

及此矣乃併不及此矣吳侍讀雲書癸丑一前妻偶忘其姓似是王言數先生憶不甚真也嘗居海豐寺街宅後破屋三楹云有鬼不可居然不出為祟但偶聞音響而四一夕屋中有語聲伏聽隱隱之乃兩妻坐位一稱先夫一稱年長嘯然不止前妻不覺太息曰死尚不休必再聽之遂竊夫妻同居隱忍相安者十歲一馬歡然相得者千百或一野以尚有名分相攝也至於兩妻並立則從來無一相得者亦從來無一相安也無名分以攝之則兩不相下固其所矣又何怪於羅爭哉

聞微筆堂筆記卷五 樂陽消夏錄五 鄭五不知何許人携母妻流寓河間以木工自給病將死囑其妻曰我本無立維地汝又拙於女紅度老母必以凍餓死今與汝約有能為我養母者汝即嫁之我死不恨也妻如所約母賴以存活或奉事稍怠則室中有聲如碎磁折竹一歲棉衣未成母泣號忽大聲如鐘聲動牆壁如是七八年母死後乃知

佃戶曾自出租職字不能多也偶患寒疾昏憤中為一役引去途遇一僮書為僕物互話良久伏道經過一處以石為垣周許其內濃烟室潔潔煥然門額六字巨如不能盡識但記其點畫而歸據所記偏旁推之似是負心背德之狀也

世稱鴉子為債鬼是固有之康南石宮朱元亨一子病瘵極憊呻吟自語曰是前欠我十九金銀者投以人參煎成未飲而逝其債恰值十九金此近日事也或曰四海之中一日之內鴉子不知其凡幾則生道員者安得如許之衆夫死生轉瞬因果循環如恒河之流積數不可以測算如太空之雲變態不可以思議是誠難拘以一格然計其大勢則冤債糾結生於財貨者居多老子曰天下獲機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人之一生蓋無不役志於是者顧天地生財祇有此數此得則彼失此盈則彼虧機誠於是而生因果於是而起其緣緣後延及三劫謀利者之多可以知索債者之不少矣史遷有言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君子甯信其死或可替人深省也

里婦新寡狂且賤鄰媼挑之夜入其闥闥扉將窺忽燈光綠點縮小如豆俄爆然一聲紅焰四射圍如二尺許大鏡中現人面乃其故夫也男巫繼然仆榻下家人驚視其妻遂脫或疑其婦魂附者奈何以此鬼獨有靈余謂鬼有強弱人有盛衰此本強鬼又值二人之衰故能為厲耳其他如恨苦冤靈纏世者不知凡幾非竟神隨形滅也或又疑妖物所憑作此變怪是或有之然故不自與因人而與亦幽魂怨毒之氣陰相感召邪魅乃乘而假借之不

然陶嬰之室何未聞暴邱之鬼哉

羅仰山通政在禮曹時為同官所執動輒擊肘步步如行荆棘中性素迂濶漸成疾一日鬱鬱於坐忽夢至一山花放水流風日清曠覺神思開朗塊塊頓消沿溪散步得茅舍有老翁延入小坐言論頗洽老翁問何以有病羅羅具陳所苦老翁曰此有原因君所未解君七年前為宋翁登某即南唐徐熙也徐之畫品本居黃上黃恐奪供奉之寵巧詞排抑使沈湮困頓恨以終其後輾轉輪迴未能相識今世業緣湊合乃得一快其宿孽彼之加於君者即君之曾加於彼者也君又何憾焉大抵無往不復者天之道有施必報者人之情既已種因終當結果其氣機之感如磁之引針不近則已近則吸而不解其怨毒之結如石之含火不觸則已觸則激而立生其終不消釋如疾病之隱伏必有驟發之日其終相遇合如日月之旋轉必有交會之蹊然則種種害人之術適以自害而已矣吾過去生中與君有舊因君未悟故為迷愛患之由君與彼已結果矣自今以往慎勿造因可也羅酒然有省勝負之心頗盡數日之內宿疾全除此余十許歲聞霍易書先生言或曰是街公延璞田白岩言康熙中江南有微漕之役官吏伏法者數人數年後有一人降乩於其友人黎自言方在冥司訟某公友人駭曰某公循吏且其總督兩江在此案前十餘年何以無故訟之

卷五

此又書曰此案非一日之故矣方其初明統一官窺流一二吏即可消盡於木頭某公博學厚之名譽雖不治久而清譽吾輩遂遺其難吾輩病民蠹國不能擊現在之執法者如遺原禍本不某公之訟而誰訟歟書記此遂不動遂不知九幽之下定讞如何金人銘曰消消不覆將為江河毫末不札將尊斧柯古聖人所見遠矣此鬼所言要亦不為無理也
里有善業者將死囑其婦勿嫁婦泣諾後有勳婦之色恣以重價購為妾方觀其舉動大忽人立怒號兩爪抱持善婦面製其鼻準併言其一日婦容既醜賤者委之去後亦更無觀觀者此康熙甲午乙未間事故老尚有目親者皆曰哉哉此大愛主人以德智哉此大能攻病之根余謂犬斷不能見及此其亡夫為鬼所憑也
受堂先生嘗飲酒夜歸馬忽驚逸至樹叢中滿腔口凸幾斃者三四俄有人自道左出一手執鞭一手板之下曰老母昔嘗極濟今救君斷骨之危也問其姓名傳時已失所在矣先生自憶平生未有是事不知鬼何以云然佛經所謂無心布施功德最大者歟
張福杜林鎮人也以負販為業一日與里豪爭路豪揮鞭僅石橋下時河水方結解後如鋒刃額骨破裂僅存一息里豪故孽遂聞於官官利其財狀頗急福陰遣妻請家曰君償我命與我何益能為我養老母幼子則我未絕我到官言矣足備橋下豪諾之福

知字義的能急痛自書狀生供饗官吏無如何也福死之後豪竟負約其母屢控於官終以生供有據不能為要後乘醉夜行亦馬蹶墮橋死皆曰是實福之報矣先姚安公曰其哉治獄之難也而命案尤難有頂凶者甘為人代死有賄和者甘替其所誣斯已猝不易詰矣至於被殺之人手書供狀云非是人之所殺此雖臬伯聽之不能入其罪也倘非首約不備致遭鬼騙則竟以財免矣訟情萬變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據理率斷哉
姚安公言有孫天球者以財為命徒手積累至千金雖妻子凍餓視如陌路亦自思凍餓不難用一錢病革時陳所積於枕前一手自撫摩曰爾竟非我有光嗚咽而殞孫未殁以前為孤所騙每攝其財貨去使窘急欲死乃於他所復得之如是者不一又有劉某者亦以財為命亦為孤所騙一歲除夕凡劉親友之貧者悉餽數金斷不類其平日所為聞劉於前私篋為孤盜去二百餘金而得謝東數十緡蓋孫財乃辛苦所得孤怪其怪特戲之而劉財多由機巧剝削而來故孤克散之其處置亦頗得宜也
余嘗學閩中時暮友鍾忻湖言其友昔在某公幕因會勸宿古寺中月色朦朧見某公窗下有人影徘徊良久冉冉上樓樓去心知為鬼魅然素有脫免趨往尋之至則樓門鎖閉樓上似有二人語其一曰君何以空返其一曰此地罕有官吏至今幸兩官共宿將使人靜語吾

卷五

究頃聽聽所言非揣摩迎合之方即消弭彌縫之術是不足以辦吾事故發然返結果似有太息聲再聽之竟寂然矣次日陰告主人果變色搖手戒勿多言遂不知其何鬼也余謂此君友有賺於主人故造斯言形容其巧於趨避為鬼所騙耳若就此一事而論鬼非目混珠未耳聞恍惚香雲法無實據恐難羅羅色老亦無可措手願乃書之於某公
平原董秋原言海豐有僧寺素多狐時柳瓦石駢人一聲究借東廟三樓樓閣間有是事自詣佛殿呵責之數夕寂然學究有德色一日東翁過談拱揖之禮忽袖中一卷地取視乃秘戲圖也東翁默然去次日生徒不至矣狐未犯人乃犯狐竟反為狐所中君子之於小人謹備之而已無故而觸其鋒鮮不敗也
關帝祠中皆塑周將軍其若則不見於史傳考元魯自漢事平侯廟碑已有來赤允兮從周倉語則其來已久其靈亦最著置楹有劉破車者言其夫嘗醉臥關帝廟帝嘗將筆就之起左股青痕越半月乃消
謂鬼無輪理則自古至今鬼日增將大地不能容諸鬼有輪理則此死彼生旋即易形而去又當世間無一鬼販夫田婦往往轉生似無不輪理者流汗廢家往往見鬼又似有不輪理者表兄安天石嘗臥疾魂至冥府以此問司籍之吏吏曰有輪理有不輪理者三途有福

賈於內各命以乳名曰餉與哺子無異後吾分人瘞後空院中必是物也恐後
來為奴擬出之然歲久已遠其處矣前母即張太夫人一歲忌辰家祭後張太夫人畫
廢前母以手推之曰三妹太不經利及豈可付兒戲愕然驚醒則余方坐身旁擊枕安
公華帶佩刀出稍矣始知魂歸安穩確有其事古人事死如生也
表叔王碧伯妻與術者言某日子刻回家皆避出有盜偽為鬼神踰垣入方開窗獲
現道一盜入偽為鬼神來鬼聲嗚嗚漸近前盜遠避出相避於庭彼此以為真鬼神皆
而失魂對仆於地黎明家人哭哭見之大駭歸視乃知為盜以簾漏進賊即以鬼裝送
官沿途聚觀莫不絕倒據此一事回然之說當矣然回然形迹余嘗屢目親之鬼神能
究不知其如何也

益都朱天門言甲子夏與數友夜集明湖側召妓備觴飲方酣妓素不識字忽獲筆書一絕
句曰一夜瀟瀟雨高樓怯晚寒桃花零落春時碎綠簾猶拂於一友之前是人龍語遂驚色
仆地妓亦仆地頃之妓蘇而是人不蘇矣後備問所賦遂不知其誰
癸巳甲午間有扶乩者自正定來不談休咎惟作書畫頗疑其偽然見其為曹某堂作着
色山水長卷及醉鍾馗像筆墨奇不俗又見贈畫曲江一聯曰黃金結念心猶熱白首還鄉

夢更遠亦醉肖曲江之人
個戶曹二婦悍甚動輒訶罵風雨話許鬼神鄰里間一語不合即揮袖露臂攘一袖衣袴
奮呼跳擲如虎一日交陰雨出籍忽風雷大作巨雷如擊卵已中傷仆地忽風捲一五
斗栱撲墮其頂之得不豈天亦畏其橫暴或曰是雖暴矣而善事其姑每與人開始吃
之輒強伏姑執其類亦跪而受然則遇難不死有由矣孔子曰夫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豈不然乎

癸丑夏高川之北僅一龍里人多目視之姚安公命駕往視則已乘風而去其蛇蟻攫擊之
迹蹂躪禾稼二政許尚分明可見龍神物何以致此或曰是行而有誤天所譴也按世稱
龍能致雨而宋儒謂雨為天地之氣不由於龍余謂龍神天降時山川出雲故公羊傳謂
獨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之雲是宋儒所說之本也易文言稱雲
從龍故重軒折雨法召以土龍此世俗之說所本也大抵有雨有龍而油而雲滿滿
而雨者天雨也疾風震雷不久而過者龍雨也觀龍龍潭者立致風雨天地之氣能如是
之速合乎洗詐答誦咒者亦立致風雨天地之氣能如是之刻期乎故必兩義兼備其理
始備必現規然膠執一說毋乃不通其變歟

里人王驥耕於野俵而枕塊以臥忽見肩輿從西來僕馬甚眾輿中坐者先叔父儀而公也
怪公方臥疾何以出行急近前起居公與驥良久乃向東北去驥而聞公已逝矣計所見僕
馬正符所裝紙器之數僕人沈崇貴之妻親聞驥言之後月餘驥亦疾卒知白晝遇鬼終為
哀氣矣

余第三女許婚于仙舟太僕子年十歲以庚戌夏至辛先一日病已革時余以執事在方澤
女忽自語曰今日初八吾當明日辰刻去猶及見吾父也問何以知之瞑目不言余初九日
禮成歸訊果及見其卒卒時雙挂洋鐘恰鐘聲鳴八聲是亦異矣
膳夫楊義租知文字隨姚安公在滇時忽夢二鬼持珠粟來拘標名曰楊必義爭曰我名楊
義不名楊又爾定器拘二鬼皆曰又字上尚有一點是尚義字義又爭曰從未見義字如
此當當仍是又字誤滴一黑點二鬼不能強而去同寢者聞其嚙語殊甚了了俄姚安公終
長歸義隨至平奠又夢二鬼持粟來乃明明指書楊義字義仍不服曰我已北歸當屬直隸
城隍爾等南城隍何得拘我語語良久同寢者呼之乃醒自云二鬼甚憤似必不相檢次日
行至滇南騰境坊下果馬蹶墮地死

余在烏魯木齊書數天辛卯賜環東歸一黑犬曰四鬼纏繞隨行揮之不去竟同至京師遂
中守行館甚嚴非余至則雖僕僕不能取一物稍近輒入立怒蓋一日過關展七道坂驛
山嶽嶺上重嶺新車四輛半在嶺北半在嶺南日已曛黑不能全度犬乃獨臥嶺巔左右望
而護視之見人影輒馳視余為賦詩二首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深奴子
酣眠後為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忍饑行冰雪馳驅百廿里我已無官何所懲可憐汝亦
太癡心紀其實也至京歲餘一日中夢或曰奴輩病其司在嚴故以計殺之而託詞於盜
想當然矣余收葬其屍欲為起冢題曰義犬四鬼墓而琢石東出墓四奴之形既具墓前各
錫姓名於胸腹曰趙長明曰于祿曰劉成功曰齊來旺或曰以此四奴置犬旁恐犬不肖余
乃止僅題額語奴所居室曰師犬堂而已初習孝廉贈余此犬時先一夕夢故僕來遇叩首
曰念主人從軍萬里今來服從次日得是犬了然知為遇轉生也然遇在時陰險狡黠為諸
僕魁何以作犬反忠蓋豈自知以惡業墮落悔而從善歟亦可謂善補過矣

神能化形故孤之通靈者可往來於一隙之中然特自化其形耳宋家泉其家一僕婦為
孤所媚夜輒裸衣無寸縷自窗棂穿出置於廊下共相戲狎其夫寤從追之則門鍵不可啟
或掩扉以待亦自能堅閉僅於窗內怒誓而已一日陰風驟起將聞雷擊之臨期竟統不可
得次日乃見在錢櫃中統長近五尺而櫃口僅尺餘不知何以得入是併能化他形矣宋儒

里人王驥耕於野俵而枕塊以臥忽見肩輿從西來僕馬甚眾輿中坐者先叔父儀而公也
怪公方臥疾何以出行急近前起居公與驥良久乃向東北去驥而聞公已逝矣計所見僕
馬正符所裝紙器之數僕人沈崇貴之妻親聞驥言之後月餘驥亦疾卒知白晝遇鬼終為
哀氣矣
余第三女許婚于仙舟太僕子年十歲以庚戌夏至辛先一日病已革時余以執事在方澤
女忽自語曰今日初八吾當明日辰刻去猶及見吾父也問何以知之瞑目不言余初九日
禮成歸訊果及見其卒卒時雙挂洋鐘恰鐘聲鳴八聲是亦異矣
膳夫楊義租知文字隨姚安公在滇時忽夢二鬼持珠粟來拘標名曰楊必義爭曰我名楊
義不名楊又爾定器拘二鬼皆曰又字上尚有一點是尚義字義又爭曰從未見義字如
此當當仍是又字誤滴一黑點二鬼不能強而去同寢者聞其嚙語殊甚了了俄姚安公終
長歸義隨至平奠又夢二鬼持粟來乃明明指書楊義字義仍不服曰我已北歸當屬直隸
城隍爾等南城隍何得拘我語語良久同寢者呼之乃醒自云二鬼甚憤似必不相檢次日
行至滇南騰境坊下果馬蹶墮地死
余在烏魯木齊書數天辛卯賜環東歸一黑犬曰四鬼纏繞隨行揮之不去竟同至京師遂
中守行館甚嚴非余至則雖僕僕不能取一物稍近輒入立怒蓋一日過關展七道坂驛
山嶽嶺上重嶺新車四輛半在嶺北半在嶺南日已曛黑不能全度犬乃獨臥嶺巔左右望
而護視之見人影輒馳視余為賦詩二首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深奴子
酣眠後為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忍饑行冰雪馳驅百廿里我已無官何所懲可憐汝亦
太癡心紀其實也至京歲餘一日中夢或曰奴輩病其司在嚴故以計殺之而託詞於盜
想當然矣余收葬其屍欲為起冢題曰義犬四鬼墓而琢石東出墓四奴之形既具墓前各
錫姓名於胸腹曰趙長明曰于祿曰劉成功曰齊來旺或曰以此四奴置犬旁恐犬不肖余
乃止僅題額語奴所居室曰師犬堂而已初習孝廉贈余此犬時先一夕夢故僕來遇叩首
曰念主人從軍萬里今來服從次日得是犬了然知為遇轉生也然遇在時陰險狡黠為諸
僕魁何以作犬反忠蓋豈自知以惡業墮落悔而從善歟亦可謂善補過矣
神能化形故孤之通靈者可往來於一隙之中然特自化其形耳宋家泉其家一僕婦為
孤所媚夜輒裸衣無寸縷自窗棂穿出置於廊下共相戲狎其夫寤從追之則門鍵不可啟
或掩扉以待亦自能堅閉僅於窗內怒誓而已一日陰風驟起將聞雷擊之臨期竟統不可
得次日乃見在錢櫃中統長近五尺而櫃口僅尺餘不知何以得入是併能化他形矣宋儒

奴子王廷佐夜自滄州乘馬歸。至家家磚河。馬忽暴易。黑暗中見大樹阻去路。素所未有也。勒馬旁過此樹四面旋轉。當其前盤繞數刻。馬漸疲人亦漸迷。俄所織木工圍姓韓姓從。來見廷佐履立怪之。廷佐指以告。時二人已醉。齊呼曰。佛殿少一椽。正覓大樹。今幸而得此。不可失也。各持斧鋸奔赴之。樹倏化旋風去。陰符經曰。禽之制在木。妖長匠人。正如狐怪。畏獵戶。積威所劫。其氣燄足以懼伏之。不必其力之相勝也。

寶洋蘇之庚言。丁卯夏張氏姑婦同川。麥甫收拾成。有大旋風從西來。吹之四散。婦必以。纏柳之濕血數滴。滴地上。方共檢尋。所失婦倚樹。忽如昏醉。魂為人縛。至一神祠。神怒曰。悍婦乃敢傷我。更速受杖。婦性素剛。抗聲曰。貧家種麥數畝。資以活命。烈日中婦姑辛苦。刈。甫畢。乃為怪風吹散。謂是邪祟。故以纏柳之。不虞傷大王使者。且使者來往自有官路。何以。橫經民田。欺人麥。以此受杖。實所不甘。神使首曰。其詞直可遣去。婦蘇而旋風復至。仍據其。麥為一處。說是事時。吳橋王仁趾曰。此不知為何神。不曲庇其私。晚謂之。正直可矣。先曉。受之。使婦獲受刑。謂之聰明。則未也。景州戈葛田曰。婦怒其鬼神。即能擊。是亦聰明矣。倘。新者。哀聽者。憤憤者。更謂之何。子庚曰。仁趾責人無已時。葛田言是。

四川瀘州張公實南先祖母從弟也。其太夫人善蓮。一日。庖人得巨龜。甫斷其首。有小。人。四。似。半。空。下。地。卷。五。

長四五寸。自頭突。此。號。而。先。人。大。駭。仆。地。來。救。之。錄。小。人。已。不。知。所。往。及。刺。也。乃。仍。在。腹。中。已。死。矣。先。祖。母。曾。取。視。之。先。母。時。尚。幼。亦。在。旁。目。睹。裝。飾。如。織。貢。圍。四。壯。相。紫。色。相。相。藍。色。帶。紅。色。髯。黑。色。皆。紋。理。分。明。如。繪。面。目。子。足。亦。皆。如。刻。畫。館。師。今。生。識。之。曰。此。名。龍。寶。生。得。之。剖。臂。納。肉。中。則。咳。人。血。以。生。人。臂。有。此。寶。則。地。中。金。銀。珠。玉。之。類。隨。土。皆。可。見。血。盡。而。死。子。孫。又。剖。臂。納。之。可。以。世。世。富。危。人。聞。之。大。嘆。悔。每。一。念。及。輒。自。批。其。頰。外。祖。母。費。太。夫。人。曰。據。公。師。所。云。是。以。命。博。財。也。人。肯。以。命。博。財。則。其。計。多。矣。何。必。剖。臂。受。驚。危。人。終。不。悟。竟。自。悔。而。矣。

孤樹上。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明崇禎末。居景城破寺中。先高祖序齋公。曾以詩。一。夜。燈。下。誦。經。窗。外。寒。聲。有。似。有人。來。往。問。為。誰。朗。應。曰。身。是。野。狐。為。聽。經。來。此。間。果。利。法。足。最。誠。何。不。往。聽。曰。果。是。有。人。處。誦。經。師。是。無。人。處。誦。經。也。後。為。序。齋。公。述。之。序。齋。公。曰。師。以。此。語。告。我。亦。是。有。人。處。誦。經。無。人。處。誦。經。者。久。之。李。大。白。學。筆。生。化。特。懸。幻。景。耳。福。建。陸。路。提。督。馬。公。員。書。性。耽。翰。墨。稍。暇。即。臨。池。一。日。所。用。巨。筆。懸。架。上。忽。吐。焰。光。長。數。尺。自。毫。端。倒。注。於。地。後。遂。道。道。通。刻。乃。鈔。著。中。并。卒。皆。見。之。馬。公。書。為。小。照。余。嘗。為。題。詩。然。馬。公。竟。卒。於。官。則。亦。妖。而。非。瑞。矣。

史少司馬抑堂相國文靖公。次子也。家居時。忽無故。睡覺。魂出。門外。有人。投之。登。肩。與。行。既。里。矣。復。有。肩。自。後。迫。之。疾。呼。且。往。視。之。則。文。靖。公。也。抑。堂。下。與。抑。堂。文。靖。公。語。之。曰。爾。尚。有。子。孫。未。出。世。此。時。誰。可。前。任。擇。拜。者。送。歸。置。無。而。歸。時。年。七。十。四。歲。次。年。舉。一。子。越。兩。年。又。舉。一。子。米。如。文。靖。公。之。言。此。抑。堂。七。十。八。歲。時。至。京。師。視。為。余。焉。

閩。嶺。軍。軍。記。卷。六。 濼。鳴。消。夏。錄。六。 烏。什。回。部。時。叛。城。西。有。高。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將。暮。見。巨。人。立。墓。上。面。闊。道。一。尺。起。首。向。東。若。有。所。欲。飛。雲。降。滅。後。乃。不。復。見。或。曰。是。知。劫。運。將。臨。特。收。其。子。孫。之。魂。也。或。曰。東。望。者。示。其。子。孫。有。兵。自。東。來。幸。為。備。也。或。曰。回。部。為。西。域。而。東。者。而。也。示。其。子。孫。不。可。叛。也。是。皆。不。可。知。其。為。烏。什。回。部。之。妖。孽。則。無。疑。也。

宏。恩。寺。僧。明。心。氣。上。天。竺。有。老。僧。嘗。入。冥。見。淨。猛。鬼。卒。驅。數。千。人。在。一。大。公。廟。外。皆。被。衣。履。縛。有。官。南。面。坐。史。執。簿。唱。名。一。一。選。擇。精。粗。搗。量。肥。瘠。若。屠。肆。之。繁。羊。和。豕。大。怪。之。見。一。吏。去。官。稍。遠。是。舊。禮。也。因。合。掌。問。誰。是。惡。何。人。吏。曰。請。天。魔。眾。皆。以。人。為。糧。如。來。運。大。神。乃。攝。伏。魔。玉。飯。依。五。瓶。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曰。自。無。始。以。來。魔。眾。食。人。如。人。食。佛。能。斷。人。食。錢。我。即。不。食。人。如。是。吃。吃。即。使。魔。王。亦。不。能。制。佛。以。淨。海。洪。流。沉。淪。不。返。無。開。地。獄。已。不。能。容。乃。睜。下。閻。羅。欲。移。此。獄。因。充。彼。噉。彼。腹。得。米。可。充。毒。生。靈。十。五。其。議。以。民。命。所。關。無。如。守。令。這。福。最。易。這。禍。亦。深。惟。是。種。種。冤。債。多。非。自。作。冥。司。業。鏡。非。有。似。跡。其。或。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從。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竟。有。官。之。權。或。自。願。去。成。彼。則。惟。知。牟。利。依。單。附。和。怙。勢。作。威。足。使。人。毀。齒。流。膏。吞。聲。泣。血。四。大。洲。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是。以。清。我。此。弊。俟。其。海。非。以。白。首。者。柔。脫。者。膏。脫。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眾。魔。食。故。先。為。差。別。然。後。發。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轉。劫。某。地。即。化。為。鳥。有。業。重。者。拋。餘。殘。喘。以。業。風。還。其。本。形。再。供。刀。鎗。自。三。度。至。千。百。度。不。一。業。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數。度。割。割。端。災。無。已。時。也。僧。頭。手。曰。誠。不。如。削。髮。出。塵。可。無。此。慮。吏。曰。不。然。其。權。可。以。害。人。其。力。即。可。以。濟。人。實。山。會。上。原。有。宰。官。即。此。四。種。人。亦。未。嘗。無。道。違。界。者。也。語。訖。忽。踏。僧。有。柱。在。一。縣。令。墨。意。馳。駕。從。縣。勸。使。改。政。此。事。即。僧。告。其。姓。而。明。心。在。寺。得。聞。之。雖。語。頗。荒。誕。似。出。冥。言。然。神。道。設。教。使。人。知。死。亦。世。世。之。苦。心。未。可。繩。以。妄。語。也。

滄。州。警。者。劉。君。瑞。嘗。以。結。素。來。往。余。家。言。其。偶。有。林。姓。者。一。日。溽。暑。有人。登。門。來。喚。曰。某。官。舟。泊。河。干。聞。汝。善。彈。詞。選。往。一。試。當。有。厚。賞。即。從。花。籃。中。取。其。什。物。導。之。往。約。四。五。里。至。舟。時。寒。溫。畢。聞。主人。指。曰。舟。中。夾。熟。生。岸。上。奏。極。奇。倚。窗。聽。之。可。也。林。利。其。實。竭。力。彈。唱。約。

見之惟檢點生平無不可對鬼魅者則此心自不動耳。

戴東原言明身有朱某者卜葬地至蘇蘇深山中日暮風雨欲來見屋下有洞投之暫避

洞內人語曰此中有鬼若勿入問汝何以入曰身即鬼也宋請一見曰與若相見則陰陽

氣戰若必寒熱小不安不如若熱大自衛進件傷座談也宋問君必有靈何以居此曰吾神

宗時為縣令惡仕官者貨利相攘進取相執乃棄職歸田現而折於閻君勿輪運人世遂以

來生緣法改注陰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執亦復如此又棄職歸隱居唐虞之閭往來

冥穽不勝其煩不得已避居於此雖風苦雨蕭索難堪較諸宦海風波世途機算則如生

利天矣寂居空山都忘甲子與鬼相聞者更不知幾年自喜解脫萬緣冥心造化不意又

通人說明朝當即移居武陵漁人勿再訪桃源也語訖不復酬對問其姓名亦不答宋傷有

筆硯因瀟瀟大書鬼隱二字於洞口而歸

陽曲王近光言冀甯道趙公孫英有兩幕友一姓喬一姓車合值一驢輪回籍趙公戲以其

姓作對曰喬車二幕友各乘半驢而行恰皆輪之半字也時署中名仙即舉以請對其對曰

此是賢人實事非可強求而成越半載又召仙此忽判曰前對吾已得之矣虛馬兩書生共

引一驢而走又判曰四日後辰巳之間往南門外候之至期遣僕偵視果有虛馬兩生以一

驢負新科卷卷此會城出售趙公笑曰巧則巧矣然兩生之受侮深矣此所謂前在強知不

得不強雖仙人亦忍後不禁也

先租有莊曰殿農今分屬從弟東白家開禾著時場中一柴採有年矣云採居其地人不

敢犯偶仙戶某醉臥其側同輩咸勿觸仙家怒某不聽反肆詈忽聞人語曰汝醉吾不較且

歸家睡可也次日詣園守瓜其婦担飯來饋望園集一紅衫女子與夫坐見婦驚起倉

卒踰垣去婦固妙悍以為夫有外遇也憤不可忍遂以担痛擊某百口不能自明大受羞楚

婦手倦稍息猶喃喃毒誓忽聞樹杪大笑聲方知狐報之也

吳忠叔言其鄉有巨室惟一子嬰疾甚劇葉天士診之曰脈現鬼證非藥石所能療也乃請

上方山道士建醮至半夜陰風颯然壇上燭光俱黯道士橫劍瞑目若有所睹既而拂衣

竟出曰妖魅為厲吾法能祛至風世竟無解釋之法其肯否解釋仍在本人若倫紀所

護持寺在河間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廬一夕于外出却盜數人從屋簷下揮巨斧斫

廬丁丁然家惟婦孺小兒枕枕戰慄所為而于某所蓄三子想吼躍心奮勇與盜聞聲及

文下聞愈力盜竟受傷狼狽去蓋乾隆癸亥河間大能善斗者不能勇多勇於屠也二

斗至屠者門長鳴伏地不敢前于兒而心惻憐夜實賊之勇凍而歸于之幼兒聞兵惟盜在內

室于在外賊何以知有善斗非捕獲之振外匪豈聞何以能一躍而歸此必有使使者矣非鬼神

為而誰為之此且冬在河間感戴劉東堂為余余東堂即護持寺人云親見二牛身被數刃如

芝稱瑞象然亦不必定為瑞靜海元中丞在甘肅時署中生九芝因以自號不久即罷官

氏安公五占侍權在室忽屋上生一芝自是子孫式微今已無嗣蓋禍福將萌氣機先動

非常之兆理不虛來第為休咎則不能預測耳先兄晴湖則曰人知兆發於鬼神而人事應

之不知實兆發於人事而鬼神應之亦未始不可預測也

大學士伍公彌泰言向在西藏見懸崖無路處石上有天生梵字大悲咒字字分明非人力

所能亦非人跡所到當時曾舉其山名梵音難記今忘之矣公一生無妄識知確非虛構天

地之知無所不有宋儒每於理所無者斷斷其必無不知無所不有即理也

喇嘛有二種一曰黃教一曰紅教各以其衣別之也黃教講道德明因果與儒家派別而同

喇嘛有二種一曰黃教一曰紅教各以其衣別之也黃教講道德明因果與儒家派別而同

源紅教則惟工幻術理薄院尚書留公保往言駐西藏時曾作一紅教喇嘛或言登山時必

相報公使肩輿鳴騶先行而陰乘馬隨其後至半山果一馬躍起塵屑與上碎為齏粉此留

公自言之真從軍馬魯木齊時有失馬者一紅教喇嘛取小木橙咒咒及橙忽反覆折轉如

翻桔槔使失馬者隨行至一山谷其馬在焉此余親睹之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自前漢

已有此蓋其相傳道術非佛氏本法也故黃教謂紅教曰魔或曰是即波羅門佛道所謂邪

師外道者也似為近之

巴里坤關展鳥魯木齊諸山皆多狐然未聞有崇人者惟根克或有一小兜夜捕狐為一黑影

所撲傷者皆曰狐為如此或疑目眩非狐為妖也大抵自突厥回鶻以來即以火獵

為事今日則投荒者志成者開墾者出塞見食者搜窟穴採捕尤多狐狐見傷莫不能走

焉故不能久而為魅魅抑僻在荒郊人已不知導引鍊形術故狐亦不知斂此可見風俗必

數章詞皆淺陋殆打油釘板之流客死水天游魂不返托名以求食歟
里人張某深險詭譎雖至親骨肉不能得其一定語而口舌巧捷多為所欺人號曰禿項馬
馬禿項為無髮身瘦同音其恍惚閃爍無踪可覓也一日與其父夜行迷路隔見數人
圍坐呼問當何向數人皆應曰向北因陷深潭中又迷呼問之皆應曰轉東乃幾至城頂巖
巖泥泥困不能出聞數人拊掌笑曰禿項馬爾今在安路之誤人否近在耳畔而不覩其形
方知為鬼所始也妖由人興往往有焉李雲舉一人胆至怯一人欲戲之其奴手黑如墨
便藏於室中密約曰我與某生月下我驚呼有鬼爾即從窗隙伸一手在期時之突一手探
出其大如箕五指挺然如春柞實主俱驚僕僕曰此其真鬼耶東炬持仗入則奴昏卧於
壁角救之歸言閣中如有物以氣噓我我即迷悶奴奴怒甚言二人同讀書佛寺一人燈下
作縊鬼挑立於前見是人驚怖欲絕急呼是我爾勿畏是人曰固知是爾爾背後何物也回
顧乃一真縊鬼蓋機械一萌鬼遂以機械之心從而應之斯亦可為燈輝黃雀之喻矣
余八九歲時在從舅家安公家開蘇文東泉言交河某令飲官幣數千使其奴齋送奴半
途以黃河覆舟報而陰遣其重疊攔路重疊之念禍以北上行至哀州為盜所劫從舅咋舌
曰可畏哉此非人之所為而鬼神之所為也夫鬼神豈必白晝現形左懸紫鏡右持冥鏡指

揮衆生輪迴六道而後見善惡之報哉此足當森羅鐵榜矣蘇文曰今不為鬼何至為奴乾
漫奴不乾沒何至為重疊效尤重疊不效何至為盜屠掠此仍人之所為非鬼神之所為
也如公所言是今當受報故遣奴為奴奴當受報故遣重疊效尤重疊當受報故遣盜屠掠
鬼神既遣之報人又從而報之不已僕乎從舅曰此無礙之辯才非正理也然存公之說亦
足於相隨波靡之中勸人以自立
劉乙齋廷尉為御史時嘗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數人擊柝聲琅琅徹曉其轉更撥點一一
與鼓相應視之則無形焉耳至不得片刻睡乙齋故強項乃自撰一文信陳其罪大書粘
壁以驅之是夕遂寂乙齋自詎不減昌黎之驅驅也余謂君文章道德似尚未敵昌黎然性
剛氣盛平生尚不作此等事故敢悍不畏鬼又持據還此宅力竭不能再從計無復之惟
有與鬼以死相持此在君為因數猶聞在鬼為窮寇勿迫耳君不記太平廣記載周書記與
鬼爭宅師其末強而去乎乙齋笑擊余背曰魏收釋薄然若君知我者
余好學好建時著中有筆據樓以左右挾兩洋園也使者居下層其上層則復盤曲折非正
午不甚觀物舊為山魁所居雖不規獨足及踵之狀而夜每聞聲僂僂杜工部山精白日藏
句悟鬼皆遊明而就暗當由曲房幽隱故此輩滑蹄因盡撒牆垣使四面明窗洞啟三山
翠窠宛在目前題額曰浮青閣題聯曰地迥不遮雙眼窗窗虛只許萬峯親自此山魁遷於

著東南隅會經堂故久廢既於人無害亦聽其匿跡不為己甚矣
徐公京官福建道時署中德等每火自內發而扁輪如故又一夕鶴翮其侍姬髮為祟
殊甚既而徐公罷歸未及行而平山鬼能知一歲事故乘其將去肆侮也徐公感時銷寶
逆哀札一至無故侵凌此邪魅所以為邪魅歟
余鄉自田被野時每夜田間有物不辨頭足倒擲而行築地登登如杵簪表習見不怪謂
之有由神云常為田家驅鬼此神出則諸鬼各歸其所不敢散游於野矣此神不載於古書然確
非邪魅從兒思園常於李家窺見之月下諦視形如一布囊每一翻折則一頭著地行頗遲重云
先祖靈子公原配陳太夫人早卒繼配張太夫人于歸日獨坐室中見少婦揭簾入徑坐牀
畔著元被黃衫淡綠裙舉止有大家風新婦不便通寒溫意謂是庫從婦或姑姊妹耳其
人絮絮言家務得失媿善惡皆委曲周至久之僕婦捧茶入乃徑出後閱數日怪家中無
是人細詰其衣飾即陳太夫人歛時服也死生相妨見於載籍者多矣陳太夫人已掩黃壤
猶慮新人未諳料理現身指示無間幽明此何等居心乎今子孫登科第歷任官者皆陳太
夫人所出也
伯高祖堂公明李有聲序序開刻意鄭孔之學無間冬夏讀書恒至夜半一夕夢到一公

廟榜額曰文儀榜內十許人治策略一忱惚如舊賦見公皆對曰君尚道七年乃當歸今
猶早也惟然驚悟自知不承乃日與方外游偶遇道士論願洽留與共飲道士別後遂遇奴
子胡門德曰頃一書忘付汝汝可慎歸公視之皆驅神役鬼符咒也聞戶諱亂畫通其術
時時用為戲劇以消遣歲月越七年至崇禎丁丑果病卒半日復蘇曰我以藥用五雷法
復陰魂冥司追還此畫可即焚之焚訖復卒半日又蘇曰冥司查檢關三頁飭歸取視灰中
果三頁未燬重焚之乃索此事姚安公附家譜中公關之先曾祖曾祖關之先高祖光高
祖即手焚是書者也孰謂竟無鬼神乎
余族所居曰景城宋故縣也城趾尚依稀可辨或偶 取夷時遂望湖霧中現出一城觀樓
樓宛然類乎魯此言他書多載之然莫明其理余有凡有形者必有精氣土之厚處即地
之精氣所聚處如人之有魂魄也此城固四數點 巨矣自漢至宋千餘年為精氣所聚
已久如人之取多用其魂魄強矣故其形雖化而精氣之盤結者非一日之所為即非
一日所能散現現像仍作城形正如人死鬼存鬼仍作人形耳然古城郭不盡現形現形
者又不常見其故何歟人之死也或有鬼或無鬼鬼之存也或見或不見亦如是而已矣
南宮船板之先生言其鄉有陳生讀書神相夏夜祀祀睡下夢神名至座前河青其陳

復為異矣。又東長而早童。但似假髮續髮。則官時假髮。忽行旋旋。如蛇。俾尾不久即歸。田是亦亡人之髮。感哀氣而變幻也。

德清徐修開厚亦壬戌刑輩。初入館時。夜夜讀書。則宅後空屋中有讀書聲。與珠相若。細聽所讀。亦猶閣律賦也。故尸則無時。一夕躡足屏息。視之。見一少年。青衫半臂。藍衫衫。一表背月生。極首吟。若有餘味。殊不似為。某後亦無休。特告小說。載天狐。越異料。第二。進皆四言韻語。又頗古奧。或此狐亦應舉。右此。或東長前輩。說。徐同年。進士也。

烏魯木齊八蜡祠道士。年八十餘。一夕以錢七千布。下其。上而此。取謀以是。錢營。後見夢於工房吏。邱五麟曰。我守官。廟。應官。給錢。我早苦所積。已納。館中。俟。米。生。我。自。取。玉。麟。憫。而。從。之。美。記。太。息。曰。以。錢。財。埋。理。於。曠。野。是。以。瑞。輿。故。也。必。暴。骨。余。曰。以。錢。買。棺。尚。能。見。夢。後。棺。覆。其。為。傷。必。矣。誰。能。為。之。千。錢。以。性。命。與。鬼。爭。必。無。惡。果。者。顯。然。然。玉。麟。正。論。也。辛卯春。余。自。烏。魯。木。齊。歸。至。巴。里。坤。老。僕。咸。宿。據。鞍。睡。大。霧。中。與。眾。相。失。換。循。野。馬。蹄。迹。入。亂。山。中。迷。不。得。出。自。分。必。死。偶。見。崖。下。伏。尸。蓋。流。人。逃。竄。凍。死。者。皆。來。布。索。有。破。襪。前。藉。以。傍。飢。因。拜。祝。曰。我。理。君。骨。君。有。靈。其。導。我。馬。行。乃。移。尸。屍。骨。中。運。亂。石。堅。室。惘。惘。然。信。馬。行。越。十。餘。日。忽。得。路。出。山。則。哈。密。境。矣。哈。密。遊。擊。徐。君。在。烏。魯。木。齊。舊。相。識。因。投。其。署。以。待。

余余遂兩日。始至相見。如隔世。此不知鬼果有靈導之。以出。或神以一念之善佑之。使出。抑偶然僥倖而得出。徐君曰。吾嘗歸功於鬼神。為掩埋者勸也。

董曲江前輩言。願俠君刻元詩。選成家有五六歲童子。忽舉手外指曰。有衣冠者數百人。坐門跪拜。嗟乎。鬼尚好名哉。余指別快。幽沈。鬼羅放。仗以表章之。刀發冥漠之光。其術感九泉。國理所宜有。至於交通聲氣。號召生徒。禍業災。製造相神聖。不但有明末。遺標榜多。即月泉吟社諸人。亦病未離乎。客。蓋。植。實。者。多。私。爭。名。者。相。執。即。蓋。棺。以。後。論。定。植。難。况。乎。文。酒。流。連。唱。子。和。汝。之。日。哉。昭。明。文。選。以。何。遵。見。存。迷。不。登。一。字。古。人。之。所。見。遠。矣。

余次女適長山袁氏。所居曰焦家橋。今歲歸甯。言距所居二三里許。有農家女。歸甯其父。送之。還夫家中。途入墓林。便旋良久乃出。父怪其形神稍異。聽其語。音亦不同。心竊有疑。然無以發也。至家後。其夫私告父母曰。新婦相安久矣。今見之心悸何也。父母斥其妄。強使歸。所居與父母隔一牆。夜忽聞牆聲。隔牆聲。驚起。乃聞于大號呼。家破扉入。則一物如黑驢衝人出。火光爆射。一躍而逃。視其子。惟餘殘血。天曙。在。其。婦。竟。不。可。得。設。亦。為。所。咬。矣。此。與。太。平。廣。記。所。載。羅。利。鬼。事。全。相。似。始。亦。是。鬼。蹤。觀。此。知。佛。典。不。全。誣。小。說。釋。官。亦。不。全。出。虛。構。

河間一婦。性候。蕩。然。至。隨。日。視。姪。倚。門。人。無。顧。者。後。其。夫。隨。高。叶。飛。官。天。長。甚。見。怪。怪。家。奪。巧。取。賊。以。多。金。奇。歸。婦。其。財。以。招。誘。少。年。門。遂。如。市。迄。叶。飛。復。歸。其。夫。道。歸。則。囊。篋。全。空。器。物。斥。賣。亦。略。盡。惟。存。一。醜。婦。淫。俗。倫。體。而。已。人。謂。其。不。權。厚。實。此。婦。為。無。節。節。理。豈。非。天。道。哉。伯。祖。湛。元。公。從。伯。君。章。公。從。兄。旭。升。三。世。皆。以。心。悸。不。寐。卒。旭。升。子。汝。允。亦。患。是。疾。一。日。治。宅。匠。視。權。角。而。笑。曰。此。中。有。物。破。之。則。變。碑。如。小。龜。一。故。燈。樂。在。焉。云。此。物。能。使。人。不。寐。當。時。巧。者。之。魔。術。也。汝。允。自。是。遂。愈。丁。未。春。從。姪。汝。倫。為。余。言。之。此。何。理。哉。然。觀。此。一。物。藏。壁。中。即。能。操。主。人。之。生。死。則。宅。有。吉。凶。其。說。當。信。矣。

戴戶曹臨以工書供俸。內廷嘗夢至冥司。選一吏。故友也。留與談。偶揭其簿。正見己名。名下朱筆。書似一屏字。吏奪而掩之。意似薄怒。問之。亦不答。忽憶遠而醒。莫測其故。偶告妻文。達公文。達沈思曰。此殆陰曹簡使之籍。如部院之署。部戶中二字。連寫。頗似屏字。君其終於戶部耶。中乎。後竟如文達之言耳。

東光霍易書先生。雍正甲辰。舉於鄉。留滯京師。未有所就。祈夢呂仙。祠中。夢神示以詩曰。六瓣梅花插滿頭。誰人肯向死前休。若看橋橋雲中鶴。飛上三台閣。九秋至。雍正五年。初定唱頂之制。其銅盤六瓣。如梅花。始悟首句之意。竊謂仙鶴為一品。服三台。為宰相。位此句。既驗。

末二句亦必驗矣。後由中書舍人官。至奉天府尹。坐。確。論。軍。臺。其。地。曰。蘇。蘇。蘇。第。三。臺。也。官。驟。省。筆。書。臺。為。台。適。符。詩。語。果。九。載。乃。歸。在。臺。外。日。自。署。別。號。曰。雲。中。鶴。用。詩。中。語。也。後。為。姚。安。公。述。之。姚。安。公。曰。霍。字。上。為。雲。字。頭。下。為。鶴。字。之。末。正。應。君。姓。亦。非。泛。語。先。生。謂。然。曰。豈。但。是。哉。早。年。氣。盛。銳。於。進。取。自。謂。卿。相。可。立。致。卒。致。簡。職。是。之。由。第。二。句。神。戒。我。矣。惜。是。時。未。思。也。

古以龜卜。孔子祭易。極言善德。而龜漸於火。珠林始以鏡代。然。編。頭。六。瓣。棋。標。始。一。瓣。以。卦。然。猶。煩。排。列。至。神。前。之。數。則。一。掣。而。備。更。簡。易。矣。神。相。有。鏡。而。其。靈。於。關。關。亦。之。數。矣。於。正。陽。門。側。之。祠。益。一。歲。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至。黃。昏。皆。推。筒。推。筒。推。筒。一。箇。不。給。單。數。筒。為。雜。運。紛。紛。快。急。萬。狀。非。惟。無。暇。於。檢。核。亦。不。容。於。寫。其。雖。手。千。目。亦。不。能。偏。應。也。然。所。得。之。數。皆。驗。如。面。是。何。故。姚。乾。隆。壬。申。鄉。試。一。南。士。於。三。月。朔。以。佛。心。示。試。題。得。一。籤。曰。陰。裡。相。看。怪。儒。兒。中。敵。國。笑。中。刀。潘。羅。割。破。深。無。靴。一。種。天。生。惜。羽。毛。是。村。孟。子。題。為。曹。文。問。曰。人。皆。可。以。為。免。婦。至。湯。丸。尺。應。首。句。也。論。拾。題。為。夫。子。笑。爾。而。笑。曰。割。雞。馬。用。牛。刀。應。第。二。句。也。中。庸。題。為。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為。其。應。第。四。句。也。是。其。不。可。測。矣。

孫虛船先生言。其友言患寒疾。昏憤中。覺。氣。飛。越。隨。風。飄。蕩。至。一。官。署。視。門。內。皆。鬼。神。

卷六

知為冥府見有人自側門入試隨之行無呵禁者又隨坐應下亦無詰問者防脫堂上
考如織冥王左檢籍右執算有一二言決意有數十言數自言乃決去與人世則曹無少異
琅瑯引下皆帖伏無復言忽見前輩某公威服入冥王延坐問於何事則門生故吏之輩
思所舉凡數十人意頗悵悵冥王顏色似不謂然俟其語竟拱手曰此輩會說排擠機誠萬
端天道昭昭終羅冥譴然神極之則可公貴之則不可惟桃李者得其實惟莠稂者得其利
公不聞乎公所嘗鑿大抵附勢之流勢去之後乃香之道義是擊冰而求火也公則左失何
暇尤人某公憮然久之迨巡竟退友故與相識欲近前訊忽聞背後叱咤聲一回顧則味
然已醒

董文恪公老僕王某性謙謹善應門數十年未忤一人所謂王和尚者是也言嘗隨文恪公
宿將軍慶園月夜據石納涼遙見一人倉皇隱避一人邀遮而止之從其臂共坐樹下曰
以為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述相交之契厚次責任事之負心曰某事某我急需
故難其詞以勸我中飽幾何某事欺我不諱虛張其數以給我乾沒又幾何如是數十事每
一事一批其煩怒氣空滿似欲相吞嗔俄一老叟自單間出曰渠今已償餓鬼道君何必相
交且負債必還又何必太遽其一人滿怒曰既已餓鬼何從還債老叟曰渠有為時則債有
則償畢坐畢

還日冥司定律凡稱貸子母之錢來生有緣則償無緣則免為其限於力也若賜取誘取之
財雖應萬劫亦須填補其或無緣可抵則為六畜以償或一世不足抵則分數世以償今夕
董公所食之豚非其於僕某之十一世身耶其一人怒似略平乃釋手各散老叟意其土神
也所言幹僕王某猶及見之果最有心計云
福建曹通司繩柱言一歲司道會議皇著上食未畢一僕攜小兒過堂下小兒驚怖不前曰
有無數奇鬼皆身長丈餘肩承柱柱泉聞號呼方出問則承塵上落土發聲如撒豆急躍
而出已快推仆地矣或謂手謂鬼神護持也湖廣定制府長時為巡撫聞語是事喟然曰既
在在處處有鬼神護持自必在在處處有鬼神警察

闕微單堂筆記卷七 如是我聞一
重探濠陽消息錄屬早未定遂為書肆所購判非所願也然博雅君子或不以為紙錄
且有以新事續告者因補綴舊聞又成四卷歐陽台物常聚於所好豈不信哉錄是知
一有偏嗜必有淺深嗚呼不自甚天下事往往如斯亦可以深長思也辛亥七月二十日題
太原折生過蘭言其鄉有扶乩者降壇大書一詩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壯懷空握濠陽劍
堂有策軍書急天地無情戰骨多故壘春滋草木浮游魂夜驚舊山河陳濟十郡良家子杜
老駭吟意若何署名曰栢園歐陽將皆悚然知為白谷孫公也栢園之役敗於中旨之役戰罪
不在公詩乃以房瑄戰自北引為己過正人君子用心視王化貞輩偵探圖百計卸
責於人者真三光之於九泉矣大同杜生宜滋亦錄有此詩空握作筆負春滋作春添意若
何作竟若何凡四字不同蓋傳寫偶異大旨則無殊也
許南金先生言康熙乙未過阜城之漫河夏雨泥濘馬疲不進息路旁樹下坐而假寐恍惚
見女子拜言曰妾黃保甯湯氏也在此為強暴所逼以死捍拒卒被數刃而死官雖捕賊
駢誅然以妾已被污竟不獲表哀官哀其貞烈傳居此地為橫死諸魂長今四十餘年矣夫
吳鄉丐婦騎驢獨行猝遇三健男子執縛於樹肆行淫毒陰謀賊求死別無他術其齒齒受

闕微單堂筆記卷七 如是我聞一

京師某觀故有狐道士建醮多金錢事後與其徒在神座燈前會計出入尚關數金師謂
徒乾沒徒謂師誤算盤珠格格至三鼓未休忽梁上語曰新秋涼爽我德故眠汝何必在此
相貽此數金非汝欲買藥藥置懷中過復卷劉二姐家二姐索金指鑲汝乘醉探付彼耶何
竟忘也徒轉而掩口道士乃默然欲簿出刺工魏福時寓觀內親聞之言其聲啾啾如
小兒女云
早魁則皆備尸掘而焚之亦往往致雨夫雨為天地之誨合一儂死之氣蒸氣籠塞乾坤
使隔絕不通乎雨亦有龍早魁為虛見雲漢之詩是事出經典矣山海經實以女魁因詩
語而附會然據其所言持一妖神耳近世所云早所作者一儂屍之位儂竟能驅逐神佛使
畏避不前乎是何說以解之又狐避雷劫自宋以來見於雜說者不一夫狐無罪雖雷電劫
期而擊之是淫刑也天道不如是也狐有罪幾何時不可以誅而必限以某日某刻使先知
早避即一時暫免又何時不可以誅乃過此一時竟不復追理是使罰也天道亦不如是也

是又何說以解之偶聞近人夜談叢錄見所載某某一事故避劫二事因存記所疑俟格
物窮理者詳之

虎坊橋西一宅而皮張公子畏故居也今劉雲房劉雲居之中有一井于午二時汲則甘餘
時則否其理莫明或曰陰起于中陽生于外與地氣應也然元氣是倫充滿天地何他并不
與地氣應此井獨應乎西士輩講格物學識方外紀載其地有水一旦十二潮與是漏不差
妙忽有欲窮其理者搽盪水側一晝夜測之不能喻至志而自沉此井抑亦是類耳
張讚宣室志曰俗傳人死數日當有禽自棺中出曰然太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者言今日然當去其
高五尺餘忽無所見訪里中民訊之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者言今日然當去其
家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棺中出君所獲果是乎此即今所謂神也徐鉉稽神錄曰彭
虎子少壯有膂力嘗謂無鬼神母死俗巫誡之曰某日燒香還重有所投宜出避之合家
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推門入虎子皇遽無計先有一隻便入其中以板
蓋頭覺母在板上有入問板下無人耶母曰無此即今所謂回煞也俗云孺子未生當者死
無煞有者即有煞巫覡能預知其期家奴孫文舉宋文皆通是術余嘗索視其書持以年
月日時子支推算別無奇異其日逢某凶煞當用某符禳解則說詞取財而已或有實虛

偏以無地避煞者又有壓制之法使伏而不吐謂之新殃尤為荒誕然家奴宋過婦死過召
巫新殃迄今所居室中夜恆作響小兒語亦多見其形似又不盡誣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
幽明之理莫得而窮不必曲為之詞亦不必力攻其說
人死者魂歸冥籍然地球九萬里徑三萬里國土不可以數計其人當百倍中土鬼亦
當百倍中土何游冥司者所見者中土之鬼無一微外之鬼耶其在在各有閻羅王耶
中德懸陰官者也當以問之帝能答人不死者名列仙籍矣然亦松廣成關於上玄何僅
代所遇之仙皆出近世劉向以下之所託憑無聞耶豈歸於虛如朱子之論龜伯陽耶
真人近垣領道教者也當以問之亦弗能答

里人聞其妻與表兄弟通情欲殺其夫弟復歸而殺其弟於胸將格殺如中鐵石不能傷
或曰是鬼神感其枉死陰相之也然枉死者鬼神何不盡相相驗當別有甚於此哉
景州中君學坤謙居先生子也純厚朴拙不墮家風信道學其言謂從兄謙曰君在某
寺見僧曰君勿爾也以佛法論廣大意悲為物平等彼僧尼非萬物之一耶施食及於鳥
獸惜及於蟲鼠欲其生也此彼藉施捨以生君必使之飢而死曾視之不若鳥鼠其愚耶其

間坡壞戒律自墮泥犁者誠此也皆是然因有鳥而或成羽族因有蟻而或成獸類有
是理耶以世法論則不足據不能不使百姓自謀其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種彼輩化亦謂食
之一道必以其不耕不織為蠹國耗民彼不耕不織而蠹國耗民者獨僧尼耶若何不一
著論禁之也且天下之大此輩豈止數十萬一旦絕其衣食之源羸弱者轉于溝壑姑且勿
論然點者銀而走險君何以善其後耶昌黎謂佛尚曰釋家孤獨廢疾者有養君無家以養
而徒取其生豈但非佛意亦非孔孟意也馴不及吾君其圖之全華中欲與釋家已覺
其語歷歷可憶公以所論為何如憇園沈思良久曰君所持者正彼所見者夫然人情所向
匪今始今豈君一論所能遏此神刺刺不休殊多此一爭耳

同年全門高英縣人嘗夜泊淮陽之聞見岸上二隻相遇就坐水火草草上。一隻曰君近何
事。一隻曰主人避暑園林吾日日入其水閣觀活松戲園百嬉極生滋味可玩其弟五娘尤
妖艷見其與主人剪髮為誓約他年燕子樓中作關盼盼又約似玉簫再世重得章真主人
為之感泣然偶聞其與母語則謂主人已老宜早儲金帛為別抱琵琶計也君謂此輩可
信乎相與太息久之。一隻又曰聞其嬌甚信乎。一隻掉頭曰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賢之云
夫妒而鬻爭是為淵激魚者也此婦於妾服之來弱者撫之以恩縱其出入台遊不復防制

使流於淫俟其夫自愧而去之強者待之以德陽尊之與已匹而陰道之與夫抑使養成
悍其夫不堪而去之有二術所不能得者則密相構構使來商兩敵者又多有之幸不即
敵而一門之內詭譎時間使其夫入妻之室則怨怒無窮入妻之室乃亦聲色其去就不
問而知矣此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賢之云門高倫聽所言服其中理而不解其日入水閣請
方疑思間有官舫鳴鈺來收帆欲泊二隻憚憚已不地乃將其非人也
先兄睛湖曰飲油汁者血凝而死無藥可醫更有婦人飲此者方張皇失措一姐排闥入
曰可急取隔壁青廬家所磨豆漿灌之補得豆漿則疑疑為覺而不疑血我是前村老狐曾
聞仙人言此方也語訖不覺試之果見蘇劉清子有鬼道方此可稱孤道方也
客作春備麻書御中自辛亥流往淮鎮過時彼擊賜者為客第恐爾食皇陛下中橫臥
中自分無生理而為忽不行旅暮歸就酒自慶燈下與僑某語其其間窗外人語曰爾謂
馬自不行耶是我二人擊其也爾尸出現無人過明日因官酒脯至望處祭之先地安
公聞之曰鬼如此求食亦何楚於也
里人王五醉時不知何事此二字也此二字也此二字也此二字也此二字也此二字也此二字也
書識字不能明理將來何事不可為上下天律時爾悔道矣謂深史曠野誰人在此教子弟

聞坡壞戒律自墮泥犁者誠此也皆是然因有鳥而或成羽族因有蟻而或成獸類有
是理耶以世法論則不足據不能不使百姓自謀其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種彼輩化亦謂食
之一道必以其不耕不織為蠹國耗民彼不耕不織而蠹國耗民者獨僧尼耶若何不一
著論禁之也且天下之大此輩豈止數十萬一旦絕其衣食之源羸弱者轉于溝壑姑且勿
論然點者銀而走險君何以善其後耶昌黎謂佛尚曰釋家孤獨廢疾者有養君無家以養
而徒取其生豈但非佛意亦非孔孟意也馴不及吾君其圖之全華中欲與釋家已覺
其語歷歷可憶公以所論為何如憇園沈思良久曰君所持者正彼所見者夫然人情所向
匪今始今豈君一論所能遏此神刺刺不休殊多此一爭耳

神聽乃出... 此間

先叔讓南公有... 亦

夜有二首... 亦

戊子四年...

所動鬼神... 亦

耶即即昌黎...

表文達公... 亦

山東劉君... 亦

今不得指其...

史太常... 亦

為不孝之甚矣。今果然也。此亦奇哉。陰府亦頗商酌。知獄情勢。愛執一。聽余所見。是出律例之外者。一人外此。說傳已。知其父母。因當婦為人。妻夫歸。迫於父母。弗能。也。潛至。聖婦者。奈何。一見。竟。以。逃。越。威。緝。獲。以。為。非。姦。則。以。別。嫁。以。為。姦。則。本。其。故。夫。官。無。律。可。引。也。又。知。盜。之。中。別。有。一。類。者。曰。起。蛋。不。為。盜。而。盜。之。為。盜。每。伺。盜。山。外。或。其。其。或。其。路。奪。所。劫。之。財。一旦。互。相。格。鬥。並。執。至。官。以。為。非。盜。則。皆。強。持。以。為。盜。則。所。掠。乃。盜。官。亦。無。可。律。引。也。又有。姦。而。懷。孕。者。安。罰。後。官。依。律。判。生。子。還。姦。夫。復。生。子。本。夫。恨。而。殺。之。姦。夫。控。殺。其。子。雖。有。律。可。引。而。終。覺。姦。夫。所。訴。有。理。無。情。本。夫。所。為。有。情。無。理。無。以。持。其。平。也。不知。彼。地。下。冥。官。遇。此。等。事。又。作。何。判。斷。耳。

豐宜門外風氏園古松前。華多有題詠。錢香樹先生尚見之。今已新矣。何華云。相傳松未枯時。每風靜月明。或聞絲竹。一鉅公偶游其地。偕賓友夜往觀之。二鼓後。有琵琶聲似出樹腹。似在樹杪。久之。小聲緩唱。曰。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繡被暖如春。不怨天不怨地。公叱曰。何物老魅。敢對我作此淫詞。真然而止。俄登登復作。又唱曰。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樹。桃李易凋。松柏相常。如故鉅公點首曰。此乃差。近風雅。餘音搖尾之際。微聞樹外悄語曰。此老殊易與。但作此等語言。便生歡喜。撥刺。響。如有。絃。斷。再。聽。之。寂。然。矣。

聞世錄

卷七

佃戶下營。寬息耕。耕。畔。枕。塊。雙。眠。腰。間。人。語。曰。昨。官。中。有。何。事。一。人。答。曰。昨。勸。某。人。妻。斷。子。鐵。杖。百。餘。是。病。癩。尚。眉。目。如。畫。肌。肉。如。凝。脂。每。受。一。杖。呼。冤。轉。如。風。引。洞。簾。使。人。心。碎。吾。手。顫。不。得。下。幾。反。受。鞭。問。者。太。息。曰。惟。其。如。是。之。妖。媚。故。盛。感。其。夫。奈。毒。前。妻。兒。如。造。種。禮。慈。愛。也。皆。實。私。念。是。何。官。府。乃。用。鐵。杖。欲。起。問。之。欠。伸。扶。肩。乃。荒。烟。蔓。草。四。顧。闐。然。故。城。曾。漢。愴。言。張。二。商。張。三。辰。兄。弟。也。二。商。先。卒。三。辰。撫。姪。如。己。出。理。回。產。謀。婚。娶。皆。彈。竭。心。力。姪。病。瘵。經。營。醫。治。殆。廢。履。食。粒。飯。後。恆。忽。忽。如。有。失。人。皆。稱。其。友。愛。越。數。歲。病。革。皆。曾。中。自。語。曰。咄。咄。怪。事。頃。到。冥。司。二。兄。訴。我。殺。其。子。斬。其。祀。豈。不。冤。哉。自。是。口。中。時。時。嗚。嗚。不。甚。可。辨。一。日。稍。蘇。曰。吾。之。過。矣。兄。對。爾。君。數。我。曰。此。子。非。不。化。海。者。汝。為。叔。父。去。父。一。問。耶。乃。知。養。而。不。知。教。縱。所。欲。為。惡。掃。其。意。使。淫。情。花。柳。得。惡。疾。以。終。非。爾。殺。之。而。誰。乎。吾。茫。然。無。以。應。也。吾。悔。晚。矣。反。手。自。推。而。斃。三。辰。所。為。亦。未。俗。之。所。難。坐。以。殺。姪。春。秋。責。備。賢。者。耳。然。要。不。得。謂。二。商。奇。也。平。定。王。執。信。余。已。分。所。取。士。也。乞。余。誌。其。繼。母。孫。稱。母。生。一。弟。曰。執。藩。庶。出。一。弟。曰。執。登。平。時。飲。食。衣。物。三。子。無。所。異。遇。有。過。音。罵。詈。楚。亦。三。子。無。所。異。也。賢。者。數。語。盡。之。矣。錢。蓮。王。請。書。求。求。紀。載。越。清。常。子。孫。常。其。遺。妻。武。康。山。中。白。晝。鬼。哭。聚。必。有。散。何。所。見。之。不。過。耶。明。壽。嘗。侯。故。第。在。輿。濟。斥。賣。晝。惟。廉。事。僅。存。後。第。其。木。於。先。租。

拆卸之日。匠者亦聞柱中有泣聲。千古癡魂殆同一轍。余嘗與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氏高。以為泡影。區區者復何足云。我百年後。備圖器書。玩故落人間。使實家。指點摩挲。半曰。此。曉。嵐。故。物。是。非。佳。話。何。所。恨。哉。曲。江。曰。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余。則。謂。消。閒。遣。日。不。能。不。惜。此。自。娛。至。我。已。存。其。他。何。有。任。其。飽。為。驅。委。沈。沙。耳。故。我。書。無。印。記。視。無。銘。識。正。如。好。花。朝。月。勝。水。名。山。偶。與。我。逢。便。為。我。有。迨。雲。烟。過。眼。不。復。問。為。誰。家。物。矣。何。以。銷。號。題。名。為。後。人。計。哉。所。見。无。洒。脫。也。

職官查僕婦罪止。奪儀以家庭。睡近幽。險難。明律法深。儼防。誣。職。反。噬。之。漸。也。然。橫。干。強。逼。陰。詭。實。屬。戴。遂。先。生。言。康。熙。有。世。家。子。換。污。僕。婦。僕。氣。結。成。疔。隔。時。婦。已。及。僕。臨。歿。以。手。摩。其。腹。曰。男。耶。女。耶。能。為。我。復。孽。耶。後。生。一。女。稍。長。極。慧。艷。也。家。子。又。納。為。妾。生。一。子。文。園。消。渴。俄。夭。天。年。女。惟。薄。不。修。竟。公。庭。涉。訟。大。箱。家。聲。十。許。年。中。婦。結。袂。扶。棺。女。青。衫。對。鏡。先。生。皆。目。見。之。如。相。距。數。日。耳。豈。非。怨。毒。所。鍾。生。此。尤。物。以。報。哉。遂。堂。先。生。又。言。有。詞。其。僕。婦。者。婦。不。答。主。人。怒。曰。敢。再。拒。捕。汝。死。泣。告。其。夫。方。沈。解。又。怒。曰。敢。失。志。且。刺。刀。汝。胸。婦。憤。曰。從。不。從。皆。死。無。甯。先。死。矣。竟。自。縊。官。來。勘。驗。尸。無。傷。語。無。證。又。死。於。夫。側。無。所。歸。答。弗。能。究。也。然。自。是。所。織。之。室。雖。天。氣。晴。明。亦。陰。陰。如。薄。霧。夜。輒。有。聲。如。裂。帛。燈。前。月。下。每。見。黑。氣。搖。曳。如。人。影。跡。之。則。無。如。是。十。餘。年。主。人。歿。乃。已。未。及。以。前。晝。夜。使。人。環。病。病。疑。其。有。所。見。矣。烏。魯。不。齊。軍。吏。鄧。國。麟。言。其。兄。某。嘗。詣。涇。縣。訪。友。過。夜。或。投。一。麻。也。皆。掛。於。荒。草。四。無。居。人。惟。山。門。尚。可。棲。止。姑。留。待。寤。時。雲。黑。如。墨。聞。中。閨。女。子。聲。曰。怨。鬼。叩。頭。求。賜。紙。衣。一。襲。白。骨。銜。惡。某。怖。不。能。動。然。度。無。可。避。強。起。問。之。鬼。泣。曰。妾。本。村。女。偶。獨。經。此。寺。為。僧。所。迷。遂。受。苦。罪。不。從。怒。而。見。殺。時。衣。已。盡。被。遂。被。裸。埋。今。百。餘。年。矣。雖。在。冥。途。情。有。厚。身。無。寸。縷。愧。見。神明。故。甯。把。沈。潛。形。不。出。今。幸。逢。君子。倘。取。數。翻。彩。榜。剪。作。裙。襦。爰。之。寺。門。使。幽。魂。返。體。使。可。懸。諸。地。府。再。入。輪。軸。輪。君。哀。而。垂。拯。某。戰。慄。諾。之。哭。聲。連。連。後。不。能。再。至。其。地。竟。不。果。其。嘗。自。謂。負。此。一。諾。使。此。鬼。如。恨。黃。泉。恒。耿耿。不。自。安。也。

聞世錄

卷七

子道光言。有士人夜過。微廟。朱扉。扉。闔。而。有。人。自。廟。中。出。知。是。神。靈。膜。拜。呼。上。聖。其。人。引。手。掖。之。曰。我。非。青。神。右。臺。司。鏡。之。吏。當。文。簿。到。此。也。問。司。鏡。何。異。其。鏡。也。即。曰。近。之。而。又。一。事。也。業。鏡。所。照。行。事。之。善。惡。耳。至。方。寸。微。鏡。情。偽。萬。端。起。滅。無。恒。包。藏。不。測。幽。深。遠。邃。無。迹。可。蹤。往。往。外。貌。鵬。鷺。中。踏。鬼。賊。隱。隱。未。形。素。鏡。不。能。照。也。而。北。宋。後。此。術。流。工。業。飾。備。鑿。或。終。身。不。敗。故。請。天。合。議。移。業。鏡。於。左。臺。照。真。小。人。增。心。鏡。於。右。臺。照。偽。君子。圖。光。對。映。實。府。洞。然。有。拘。揆。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白。如。鈎。者。有。拉。雜。如。真。者。有。混。濁。如。泥。者。有。

可憐門汝誰不愧。自云本城樓上老孤娘。子性我養。而憐作斤居。此屋寂寞已數載。感若與。故買取。自欲其。孝廉。其頗欲。細筆之。擇在。擺攤。問。同。聞。聲。皆。未。助。提。忽一。脫。去。已。碎。然。破。窗。適。次。夕。自。坐。屋。簷。作。軟。語。相。喚。亦。靡。語。罵。忽。為。飛。瓦。所。擊。又。一。夕。揭。帷。欲。展。乃。碎。臥。床。上。父。而。招。手。袖。刀。向。擊。始。注。罵。去。懼。非。後。至。移。避。之。聲。車。頃。哭。見。前。幼。婦。自。內。走出。密。遣。小。奴。訪。問。始。知。居。傳。主人。之。甥。女。昨。偶。到。街。買。花。粉。也。

琴工錢生。以。其。琴。聲。哀。怨。公。謂。補。善。諸。國。而。有。風。風。言。一。遠。人。居。會。館。於。館。後。備。故。見。一。婦。甚。有。姿。色。衣。裳。故。傲。而。修。飾。甚。整。潔。意。頗。悅。之。館。人。有。母。年。五。十。餘。故。大。家。婢。女。進。退。語。言。均。尚。有。矩。度。每。代。其。子。應。門。料。其。有。幹。才。賂。以。金。折。謀。一。晤。對。曰。向。未。見。此。似。是。新。來。姑。故。備。作。萬。一。想。耳。越。十。數。日。始。報。曰。已。得。之。矣。渠。本。良。家。以。貧。故。忍。出。此。然。畏。人。知。後。夜。深。月。黑。乃。可。來。切。勿。東。顧。勿。言。勿。笑。勿。使。僮。僕。及。同。館。聞。聲。恐。聞。聲。聲。即。勿。留。每。夕。贈。以。二。金。足。矣。適。人。如。所。約。已。往。來。月。餘。一。夜。鄰。婦。成。於。火。遠。人。懼。遠。起。僮。僕。皆。入。室。救。費。僅。一。人。急。來。帳。與。茵。褥。對。然。有。聲。一。裸。婦。墮。榻。下。乃。館。人。母。也。莫。不。絕。倒。蓋。京。師。娼。約。最。在。點。邊。遠。人。納。嫌。多。以。奸。女。引。視。而。臨。期。陰。易。以。下。枕。覺。而。涉。訟。者。有。之。暮。首。入。門。背。燈。障。屏。鑿。定。情。後。始。覺。委。曲。遠。就。者。亦。有。之。此。姐。姐。於。鄉。風。克。以。身。代。也。然。事。後。訪。問。四。鄰。堵。外。無。無。此。婦。或。曰。魁。也。表。文。道。公。曰。是。此。姐。引。致。一。妓。奴。胡。遊。人。耳。

安氏從。薄。善。為。鏡。邪。像。逐。鬼。信。手。而。欲。無。保。脫。者。所。殺。始。以。十。百。計。一。日。遇。一。鬼。人。立。而。拱。目。炯。炯。如。怒。舉。鏡。欲。發。怒。炸。而。傷。指。鬼。已。無。迹。心。知。為。鬼。報。冤。遂。報。其。事。又。嘗。從。僮。僕。歸。漸。已。昏。黑。見。小。夜。風。夏。一。物。火。光。閃。閃。疑。如。輪。輿。鏡。中。之。乃。充。筆。一。枝。管。上。微。有。血。清。明。人。小。話。載。劉。天。錫。供。狀。事。云。凡。物。以。庚。申。日。得。人。血。皆。能。成。魁。是。或。然。歟。

叔子王廷佑之母言青縣一民家。康除忌。有曹蓮豆花者。叩門曰。立久矣。何花錢。而不送出。明語問家中。曾無人買花。而曹者。豈執一妻。女子持入。正紛擾間。聞一老嫗急呼曰。真大怪事。廟中。做。帝。柄。上。插。花。數。朵。也。驗。取。果。道。所。持。入。乃。銜。而。其。之。吻。吻。有。聲。血。出。如。煤。此。魁。既。解。化。刑。即。應。潛。養。靈。氣。何。乃。作。此。變。異。使。人。知。而。殲。除。豈。非。自。取。其。敗。耶。天。下。未。有。所。成。先。自。煙。燼。甫。有。所。得。不。自。輪。轉。者。此。也。夫。

外祖曹奉。張公。家。叔子。王。五。善。射。嘗。自。新。河。揚。鹽。租。返。過。三。道。三。矢。仆。之。各。獲。面。額。去。一。日。携。弓。矢。夜。行。見。黑。狐。人。立。向。月。拜。引。滿。一。發。應。聲。欲。引。而。寒。熱。人。作。是。夕。屋。有。哭。聲。曰。我。自。拜。月。練。形。何。苦。於。汝。汝。無。故。見。殺。必。相。報。恨。汝。未。我。當。訴。請。司。命。耳。數。日。後。窗。棧。上。鍾。然。有。聲。時。時。驚。聞。前。外。語。曰。王。五。我。苦。汝。我。昨。訴。汝。於。地。府。冥。官。見。我。乃。知。汝。過。去。生。中。

自寬。該。謝。我。為。刑。官。陰。死。私。寬。使。你。理。直。不。得。申。抑。鬱。情。意。併。判。而。死。我。墮。身。為。狐。此。一。天。所以。報。也。因。果。分。明。我。不。怨。你。惟。當。日。建。心。枉。枉。射。高。負。汝。百。餘。汝。肯。發。願。免。刑。除。當。銷。籍。來。生。拜。賜。多。矣。語。訖。似。聞。叩。額。聲。王。曰。今。生。情。尚。不。了。了。誰。能。索。前。生。情。耶。狀。鬼。連。去。無。獲。我。賦。道。寂。然。世。見。作。惡。無。報。報。神。理。之。無。據。為。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哉。雍正。甲。寅。余。初。隨。姚。安。公。至。京。師。聞。御。史。某。公。性。多。疑。初。與。水。光。寺。一。宅。其。地。空。曠。慮。有。盜。夜。遠。家。奴。數。人。史。司。於。柝。備。防。其。懈。雖。嚴。寒。凍。亦。必。重。燭。自。巡。視。不。勝。其。勞。別。與。西。河。沿。一。宅。其。地。市。屠。場。比。又。慮。有。火。每。屋。備。水。更。至。夜。鈴。柝。巡。視。如。在。永。光。寺。時。不。勝。其。勞。更。與。虎。坊。橋。東。一。宅。與。余。被。隔。數。家。見。屋。宇。幽。邃。又。疑。有。魁。先。是。僧。誦。經。放。焰。口。鼓。鼓。玲。玲。者。數。日。云。以。度。鬼。復。延。道。士。設。壇。召。將。懸。符。持。咒。欲。鼓。玲。玲。者。又。數。日。云。以。驅。狐。宅。本。無。他。自。是。以。後。魁。乃。大。作。拋。擲。磚。瓦。擲。器。物。夜。夜。無。聲。居。神。樓。樓。因。錄。為。查。所。指。失。者。無。算。論。者。皆。謂。故。由。人。與。居。未。一。載。又。與。繩。匠。榭。一。宅。去。後。不。通。聞。問。不。知。其。作。何。說。施。矣。姚。公。曰。天。下。無。本。事。庸。人。自。召。之。其。此。公。之。頭。手。

朝。塘。陳。龍。鍾。吉。音。與。數。友。泛。舟。至。西。湖。潭。成。秋。雨。初。晴。登。寺。樓。遠。眺。一。友。偶。吟。舉。世。盡。從。性。裡。老。誰。人。肯。向。死。前。休。向。相。與。嘆。嗚。呼。僧。微。喟。曰。據。所。聞。見。蓋。死。尚。不。休。也。數。年。前。秋。月。澄。明。坐。此。樓。上。聞。樹。叶。有。語。聲。良。久。愈。慮。此。地。無。人。居。心。知。為。鬼。一。聽。其。語。意。遠。境。奪。不。甚。可。辨。似。是。爭。墓。田。地。界。俄。聞。一。人。呼。曰。二。君。勿。喧。聞。老。僧。一。言。可。死。夫。人。在。世。途。膠。膠。擾。擾。緣。不。知。此。生。如。夢。耳。今。二。君。夢。已。醒。矣。經。營。百。計。以。求。富。貴。富。貴。今。安。在。乎。機。械。萬。端。以。酬。恩怨。恩。怨。今。又。安。在。乎。青。山。未。改。白。骨。木。枯。子。然。惟。餘。一。魂。彼。幻。化。黃。梁。尚。能。省。悟。何。身。親。閱。歷。反。不。知。萬。事。皆。空。且。真。仙。真。佛。以。外。自。古。無。不。死。之。人。大。聖。大。賢。以。外。自。古。亦。無。不。消。之。鬼。併。此。才。然。一。魂。久。亦。不。免。於。漸。滅。願。乃。於。電。光。石。火。之。內。更。與。孽。障。之。子。爭。不。爭。中。事。手。語。訖。聞。嗚。嗚。泣。聲。又。聞。浩。歎。聲。曰。哀。樂。未。忘。宜。乎。其。未。奪。得。喪。如。是。挂。礙。老。僧。亦。不。能。解。朕。矣。遂。不。復。再。語。疑。其。難。未。已。也。氣。諱。曰。此。是。借。緣。化。之。古。耳。眾。眾。駭。人。情。實。字。為。理。之。所。有。陳。竹。吟。嘗。館。一。室。室。有。小。女。奴。聞。其。母。行。乞。於。道。饋。餅。飽。陰。盜。錢。三。千。與。之。為。償。某。所。發。願。甚。苦。當。室。一。樓。有。狐。借。居。數。十。年。未。嘗。為。某。是。日。女。奴。受。難。時。忽。樓。上。哭。聲。沸。沸。性。而。神。問。聞。聲。應。曰。吾。輩。雖。異。類。亦。具。人。心。悲。此。女。年。未。十。幾。而。為。母。受。難。不。覺。失。聲。非。敢。相。擾。也。主人。投。鞭。於。地。而。無。人。色。者。數。日。

竹吟與宋青雲游長椿寺於書畫畫處見一卷字畫畫曰梅子流離瀟瀟滿芭蕉分綠上窗欹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鼓題山谷道人方擬擬真偽一乞者在旁睨視微笑

皆疏其陰事詳載某時某地某人與閩人等賭以及住來書札斷斷無一不備錄其
同類有知之者曰是嘗核制數官矣其妻亦某官之侍婢適之籍適留一函於几上官竟不
敢追也今得是疾豈非天道哉覆文易曰此輩依人門戶本為舞弄而來學彼者庸斷不能
責以食數在主人喜罵駭具如善其便任以耳目心腹未有不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者此
人不足責吾首彼十七官也姚安公曰此言猶未指其本使十七官者絕無陰事之可書雖
此人日日素筆亦何能為哉

理所必無者事或竟有然究亦理之所有也執理者自太古身嚴難近歲有一事為精守立
妻俞氏事祖姑至孝乾隆庚辰祖姑失明百計醫治皆無驗有難者給以刺因燃燈祈神佑
則可速愈婦不知其給也竟刺肉燃之越十餘日祖姑目竟復明夫受給亦惡矣然惟惡故
誠惟誠故鬼神為之格此無理而有生理也一為丐者王希聖足履跛以股代足以肘撐之
行一日於路得遺金二百移索匪草間坐守以待見者俄商家主人張際飛倉皇至叩之
語相符舉以還之際飛請分取不受延至家議養贖終其身希聖曰吾形賤廢天所罰也這
天空食將必有大咎報然竟去後因臥斐聖公祠下不數日土人王希聖而歸希聖有醉人
喪其足痛不可忍醉人去後足已伸矣由是遂能行至乾隆己卯乃卒際飛故先祖門客余
聞微草堂筆記 卷七 十一

猶及見自述此書甚詳蓋善者為善宜受報而以命自安不受人報故神代報也非似無理
而亦有生理者芥舟前集嘗載此二事於雜志講學家頗病其語怪余謂芥舟此志惟此
仙聯句云王生孺子二條偶不割愛耳全書皆體例謹嚴具有史法其載此二事正以見匪
夫匹婦足感神明用以激發善心破滅薄俗非以小說家言濫登輿記也漢建武中河間太
守劉忠肅感其德錄其傳告武帝時河間女子劉招再活氣救神聖欲邑故實何
嘗不刪其文哉

外叔祖張公榮衡家有小園中築似山有洞曰泄室洞前為菰地山後養數畝有王夫座
先生集歐陽永叔唐彦謙句題贈曰秋花不比春花落塵塵乃知鶴髮長顏為工切一日洞
中筆硯移動滿壁皆摹仿此十四字相映欒欒不成點畫用筆或自上而下或自右而左或應
連者斷應斷者連似不識字人所書疑為童稚游戲重疊而錯其戶越數日啟視復然乃知
為魁一夕間格柵府署屏屏寸突入掩之一老雁躍起衝人去自是不復見矣不知其學書
何意也余嘗謂小說載異物能文論者惟鬼與狐狐可信鬼本人狐近於人也其他草木禽
獸何自知聲氣至於海家門客所登繩草草亦具能詩即屬冥冥亦不應荒誕至此此種戲
久通靈學人坐抹正其頑劣之本固不必有所取異耳

聞微草堂筆記卷八 如是我聞二

先叔儀南公言有王某曾某相善王魁自之嫌與曾為道所誣引陰賄史見於彼方學求
媒始意忽自悔遂轉其謀擬為作功德解冤既而念佛法有無木可知乃迎曾父母妻子於
家奉養備至如是數年其家貧之未嘗父母忘不自其欲以婦歸王王固辭奉養謹謹
又數年曾母病王侍湯藥衣不解帶曾母歿曰父輩厚恩來世何以為報王王叩首泣
血其陳其實已哭府見曾為解母恨謀曾父亦作子書一札納曾母袖中曰死求見則以
此付之如再修怨黃泉下無相見也後王為曾母營墓督工勞倦假寐墮側聞耳時大聲
曰冤則解矣爾有一女忘之乎惕然而寤遂以女許嫁其子後竟得善終以必不可解之冤
而感以不能不解之情真復點人哉然如是之冤有可解知無不可解之冤矣亦足為悔罪
者勸也

從凡地升言有馬婦甚孝其姑嘗飢路於路而手一盂飯不肯釋之曰姑未食也自云初亦
僅隨姑乞食聽指揮而已一日同往古廟夜聞殿上厲聲曰爾何不避孝姑使受陰氣於家
熱一人稱手捧急撤舍卒未及曙又聞叱責曰忠臣孝子頂上神光點點足爾豈言耶俄聞
鞭笞呼號聲久之乃寂次日至村中果聞一婦餓田為旋風所撲頭項斷其行果以本
稱自是感勸事姑恒恐不至云

地升又言蘇李德義當以事詣張家口於居關外夜失道暫憩山畔神祠燈光晃耀
見車騎雜運將至祠門急是神靈伏匿廡下見數官官並入祠坐左側似是城隍中四五座
則不識何神數吏抱簿陳案上一檢視籍錄其語則動驗一郡善惡也一神曰某婦事親
無失禮然文至而情不至某婦亦能得賢姑散然與其夫有怨氣一神曰風俗日偷神道
亦與人為善陰律者婦延一祀此二掃滅半可也念曰善儀一神又曰某婦至孝而淫何
以處之一神曰陽律犯淫罪止杖而不孝則當誅是不孝之罪重於淫也不孝之罪重則能
孝者福亦重輕罪不可劑重福宜舍淫而論其孝一神曰服勞奉養孝之小者行年親不
孝之大者小孝難贈大不孝宜舍孝而科其淫一神曰孝大德也非他惡所能掩淫大罰也
非他善所能贖宜罪福各受其報側坐者聲折請曰罪福相抵可乎神皆首曰以淫而刑孝
之福是使人疑孝無福也以孝而免淫之罪是使人疑淫無罪也相抵恐不可一神隔坐言
曰以孝之故雖王淫而不加罪不使人愈知孝子以淫之故雖孝而不履福不使人愈戒淫
乎相抵是一神沈思良久曰此事出入頗重大請命於天曹可矣語訖俱起各命駕而散手
故老史烟索賸陰託其語反覆思之不能決不知天曹作何判斷也

董西江言縣一藝婦夏夜為盜賊入乘夜睡污之醒而驚呼則送矣情急而卒不傳賊之主名趨四載餘忽村民李十雷震死一婦合字誦佛曰某婦之冤當當其呼救之則吾親見李十踰牆出異其悍而不救言也

西城將軍教場一宮周蘭坡學士嘗居之夜或聞樓上吟哦聲知為狐弗許也及蘭坡移家拆亦他徙後田白岩就居數月後乃復歸田白岩以酒脯餽陳祝詞於几曰聞此鶴履曾伴鶴駁復聞鶴就遠引似桑下浮園鄙人飽擊一官浮鶴十載括括稱貸卜此一履數夕來款吹微聞似仙與復返豈鄙人德薄故爾見怪抑風有因緣來茲眾庶既承惠顧敢拒如實惟冀各守門庭使幽明異路庶均歸寧謚其苦不害於同舍故布腹心伏惟鑒燭次日樓前飄墜一帖云僕雖異類頗悅詩書雅不欲與俗客伍此宅數十年來皆詞人棲息惟所素純故望族安居自蘭坡先生怒然舍我後來居者目不勝驅僧之客耳不勝吹吹之聲非不勝酒肉之氣迫於無奈寬跡山林今聞先生山鐘之季子文章必有淵源故望影來歸非期相擾自今以休或檢書猶卷偶動甚儀借筆鴉塗暫磨眼此外如一毫隙化任先生許請明神願廓清襟勿相疑爾末題康獻頓首頓首從此聲息不聞矣白岩嘗以此帖示客行淡墨似似所書或曰白岩此跡微官滑稽玩世故作此以寄詼嘲寓言十九是也然然此則

卷八

與李慶子過孤兒亭大石相類不應俗人雅魁查元一時人同出於山左或李因田事而附會或因李事而推演均未可知傳聞異詞姑存其疑世之意而已
一故家子以香燭製法細段後數年親事中有召仙者忽附此自道姓名其陳愧悔說而復書曰僕家法本嚴僕之惟禍以太夫人過於溺愛養成驕恣之性故陷之井而不知耳雖然僕不忍太夫人僕於過去生中負太夫人命故今以愛之者殺之隱藏其寬因果毫髮非偶然也觀者皆為太夫人償寬而為進子古有之矣償寬而為慈母哉藉之所未睹也然據其所言乃髮然中理
宛平何華峯嘗履同知時山行疲困望水際一草庵投之暫憩榜曰孤松登門聯曰白鳥多情留我在青山無語若人忙有才僧應門延入具茗煎香湯而落落無窮主意三楹亦甚樸雅中懸畫佛一軸有八分書題曰半夜鐘聲吸滿庭風雲清瑤瑤有踏踏靜對古先生不著姓名印章亦模糊不辨旁一聯曰花幽防引蝶雲懶怯隨風亦不題款指問此師自題取漠然不應以手指耳而心歸達再過其地則波光嵐影四顧蕭然不見向華所在從人記遺煙筒一柄尋之高在老柏下竟不知佛祖是鬼魅也華峯畫有佛光不現卷併日記始末甚悉華峯後想已雲烟過眼矣

族兄次展言其同年康熙甲午孝廉某嘗遊嵩山見女子汲溪水試求飲欣然與一試問路亦欣然指示因共坐樹下談似頗涉翰墨不類田家婦疑為狐魅愛其娟秀遂相投洽女子忽振衣起曰兇乎哉吾幾敗怪而詰之報然曰吾從師學道百餘年自謂此心如止水師曰汝能不起妄念耳妄念故在也不見可故不亂矣平沙萬頃中留一粒草子見兩印草亦履履將至明日試之當自知今果遇君問答流連已微動一念再片刻則不自持矣兇乎哉吾幾敗踵身一躍直上木杪譬如飛鳥而去
次辰又言族祖微君公諱某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以天性疎放恐防游覽稱疾不預試嘗至登州觀海市過一村塾小憩見案上一舊端硯背刻狂草十六字曰萬木蕭森路古山深我坐其間寫上堵吟側書惜哉此四四字蓋其號也問所自來塾師云村南林中有厲鬼夜行者遇之輒病一日眾向其出待其杖擊之追至一崖而滅因共發掘於墓中得此硯我以粟一斗易之也按上堵吟乃孟遠作是必勝國舊臣降而復叛散寓山林以死養生既進退無據及不自潛藏取暴骨之禍真頑梗不靈之鬼哉

卷八

蒙所執末縛擊擊毫無異竟因路而死
族姪貽孫言昔在滄閩宿一驛月色滿窗見兩人影在窗上疑為盜諱視則腰肢纖弱髮髻宛然似一女子將一婢穴狀潛窺乃不識其形知為妖魅以佩刀隔柱斫之有黑煙兩道聲如鳴鑼趨屋脊而去忌其次夜復來或僕僕鳥銳以俟夜半果復見影乃二虎對踞其後銳並擊應聲而滅自是不復至疑本游魂故無形質陽光實燦清散不能聚矣歎羅王生相御生一子有抱之者執空中擲與數十錢知縣楊某佳視乃擲下白金五星此子旋夭亡亦無他異或曰王生情作戲術者故違之將託以某飲或曰狐所為也是皆不可知然居官者遇此等事即確有鬼惡亦當禁治使勿受民難正不必論其真妄也
字又勝先生言雍正末年東光城內忽一夜家家火火聲若潮湧皆相驚出視月下一人披髮至腰篋衣帶手執巨袋袋內有千百顆鴨鵝挺立人家屋脊上良久又移過別家次日凡所立之處均有鴨鵝二三隻自榜擲下或烹而食與嘗者味無異莫知何怪後凡得鴨鵝之家皆有死喪乃知為凶然偶現也此外第馬公用錄家是夜亦得二鴨是歲其弟請送同知庚長公卒信又勝先生語不謬願自古及今運喪者恆河沙數何以獨示兆於是夜之中何以獨示兆於數家其兆皆擲以鴨鵝又真何所託鬼神之誠有可知有不可知存而不論可矣

下有人影疑為鬼呼問之曰吾日暮抵此鬼不敵而得歸伴早因相起共行漸相狀洽其人問有何急事皆夜行商人曰吾夙負一友錢四千聞其夫婦俱病飲食無味恐不給故住送還人却立樹背曰本欲求公求小祭福今聞公言乃真長友吾不敢犯公願為公前導可乎不得已姑隨之凡道路險阻皆預告俟缺月機非稍能辨物語視乃一無百人悚然卻立鬼亦奄然而滅

馮巨源寓赤城教諭時言赤城山中一老翁相傳元代人也巨源住見之呼為仙人曰我非仙但吐納導引得不死耳叩其術而不離寸丹經而非丹經所能盡其分節度妙極微芒首無口訣真傳但依法運用如檢譜對奕必敗如拘方治病必隨履意先後稍一失調或結為癰疽或滯為拘攣或精氣虧神不歸舍竟至於顛瀾是非徒無益已也問容成彭祖之術可延年乎曰此邪道也不得法者禍不旋踵真得法者亦僅使人壯盛壯盛之極必有法裂橫潰之患譬如悖理聚財非不驟富而斷無久享之理公母為所惑又尚服食延年其法如何曰藥所以攻伐疾病調補氣血而非所以養生方士所餌不過草不金石草木不能不朽腐金石不能不消化使且不能自存而謂惜其餘氣反長存乎又聞得仙者果不死歟神仙可不死而亦時時可死夫生必有死物理之常煇氣存神昏運而制之者也遂制

之力不懈則氣聚而神亦聚遂制之力或疏則氣消而神亦消消則死矣如多射之家儉物則長富不動不儉則漸貧再加以奢蕩則貧立矣彼神仙在園亦就就然恐不自保非內丹一成即萬劫不壞也巨源請教弟子禮曰公於此道無緣何必徒荒其本富不如其已巨源悵然而返景州戈魯齊為余述之稱其聲言實不類方士之誕云
先姚安公言其扶乩治病者仙自稱虛中中人問其在相國即彼自隨語吾真以此為說也其方時效時不效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一日降牛文布矣其公稱牛文字作此二字若夫家有乞虛損方者仙判曰君病非藥所能治但還陰嚙還勝於草根樹皮又有乞種子方者仙判曰種子有方併能神效然有方與無方同神效亦與不效同夫精血化生中含陰火高毒發為痘十中必損其二一沉助以藥藥毒結成胎其毒必加數倍故每生痘百不一全人徒於天折之時惜其不毒而不知未生之也伏必死之根生如不生亦何貴乎種種此理甚明而昔醫未悟山人志存濟物不忍以此術欺人也其說具理醫家所不肯言或真有靈鬼憑之歟又聞劉季箴先生嘗與論醫此仙云公福虛好用參天虛證種種不同而參之性則專有所主不通治各證以藏府而論參性至上焦中焦而下焦不至馬以藥術而論惟至氣分而血分不至馬腎肝與虛陰虛而補以參原有濟世意但無濫充陽不

更煎藥亦且古方有生參熟參之安今採參者得即蒸之何處得有生參乎古者參出於上黨東中央土氣故其性溫厚先入中宮今上黨氣竭性用後參東東方春氣故其性發生先升上部即以藥論亦各有運用之權願公審之季箴極不以為然余不知醫併附錄之待精此者論定焉

老儒劉挺生言東城有穠叢夜半聽聞窗紙浙浙作响俄又聞窗下窸窣聲披衣叱問忽答曰我鬼也有事求君君勿怖問其何事曰孤與鬼自吉不並居所窸窣之聲當無鬼之墓也我墓在村北三里許孤乘我他往聚族店之反驅而不得入欲與鬥則我本武士必不勝欲訟諸上神即幸而得申彼終亦報復然又必不勝惟得君等行穠叢時或繞道車馬數過其地則彼必恐怖而他徙矣然倘有所遇勿遽疑獲恐事機或洩彼又修怨於我也微如其言後參其來謝夫鶴巢鳩據事理本直然力不足以勝之則避而不爭力足以勝之又長慮深思而不盡其力不求幸勝不求過勝此其所以終勝歟僕弱者過強暴如此鬼可矣
弟氏張公健亭言滄州王牧某有愛女嬰疾沈困家人夜入書齋見其對月獨坐花陰下悚然而返疑為狐魅託形嚇大獲之倏然滅跡候室中病者曰頃夢某書齋有月華以與適不虛大至幾不得免至今猶憚汗知所見乃其生魂也醫者聞之曰是形神已離雖虛虛虛莫措

病不久亦卒
聞有方竹燕山之柿形似此各一種也山東益都亦有方柏蓋一株偶他柏樹則不方余八九歲時見外祖家社堂中有方柏四株開花皆正才瓣葉齊如蘇剪云得之天津直氏名黃金印先姚安公乞其根燻火散花漸圓再一歲則全圓矣或曰花原常圓特種者別有法如散漫遺子則花青葉綠玉簪之根則花黑也是或一說歟
家奴宋通病革時忽張目曰汝兄編輩來耶限在何日既而自語曰十八日可一時一攝學者館余聞之曰曰曉語也屆期果死又曰曰偶然耳申鏡時方與共食投箸太息曰公公可謂篤親矣
奇節異烈沒無傳者可勝道哉姚安公聞諸雲台公曰明季亂時見夫婦同逃者其夫似有腰纏一賦密刀迫之急婦忽回身此立付賊至其腰纏以刀擊之血流如注堅不釋手比氣絕而仆則其夫脫去久矣惜不得其姓名姓又聞諸鎮岳公曰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飢至唐人曹閔官第龍禁有客在德州某州聞入道放餐見少婦裸體伏道上觸其手足方汲水洗滌悲憫戰慄之狀不可忍視客心惻惻借饋之糧其饋助之者必手觸其乳少婦絕然曰何君再生終身服役無所悔然為婢媼則可不辱吾性不背事二夫故

常語此也若何遂相輕薄解衣擲地仍裸體伏胡上眼目受辱虐恨之生割其腹肉一覽
哀號而已終無悔意惜亦不得其姓名

蕭宿王太夫人姚安公姨母也言其鄉有產婦與丈夫結鄰孤子七八歲秀婦故有色媒約
至不肯婚會子患痘甚危延醫診視藥醫無效婦曰是痘吾能治然非婦履枕決不
佳婦與姑皆悲既而病將殆婦姑皆垂於溺婦私議者欲夜克飲泣由從不意治已遲
迄不能挽婦悔恨投繯頭人但以為病子之故不疑有他姑亦深諱其事不載顯言俄而醫
死俄而其子亦死室弗成於火不遺寸縷其婦淚滴入青樓乃偶以告所歡云

余布衣蕭客言有士人宿會稽山中夜聞隔澗有誦誦聲側耳諦聽似古訓語次日趨澗
尋訪杳無蹤跡徘徊數日莫有所逢忽聞木杪人語曰君嗜古乃爾請此相見曰隨之瑣石
室洞開室中列坐數十人皆掩卷振衣出相揖讓主人視其素上皆諸經註疏居首坐者拱
手曰昔尼山與魯傳在經師雖舊本猶存斯大未幾而新說疊出嗜古者極先聖惡久而漸
絕乃蒐羅羣籍召生靈凡歷代通儒精義尚在卷集於此地才發遺文以此轉輸坐於人
世冀通修古學延香壇一線之傳子其記所見聞告諸同志知孔孟所式憑在此不在彼也
士人欲有所叩忽已夢醒乃何坐老松之下蕭客聞之裏糧而往舉難攜焉一月有餘無所

聞風半世筆此 卷八
胎而返此與朱子論所述經者閩事大旨相類或曰蕭客喜談古義嘗撰古經解鈞沈故士
人投其所好以戲之是未可知或曰蕭客造言以自託降生之一亦未可知也

呂太常合輝言京室有富室與婦者男女並部秀親事皆望若神仙其意甚矣夫婦亦甚相
悅次日天曉門不啟呼之不應以宿寢之則左右相對視其舍已合歡矣婦極言曰是昨
夕已却幾何又若感服而死耶異哉此欲難事固不能驗矣

黑骨宋某所謂東鄉太歲者也受都童有童百計誘與和為童父所覺連愛自縊其事隱密
竟無人知一夕夢被拘至冥府云為童所訴火辨曰本出相憐無相害意死由爾父實出不
慮童言爾不聽我何緣受汝我不受汝何緣得死推原禍本非爾其誰又問曰請難由我
從則由爾爾曰一死縱難相從者誰乎本強干理難歸過冥官怒叱曰稚子無知爾備儀
審鮮魚充饌乃反罪魚頭拍案一呼轉然驚悟後官以賄賂宋名麗棠也禍且不測自知業
相川以孽備告所難達及獄成乃作賦成其禍謂孽障無惡也此三載釋歸則都童恨子之
被污來其婦獨居僻以重罪已見金夫不有躬矣宋人多言克禍而白然則前之幸免
豈非留以有待示所作所愛如影隨形哉

舊傳鄭明言昔在丹陽縣暮夜半如廁過一空屋中有男女媾淫聲以為內向偵復也會於

斯懼為業潛踪而返後月復復聞之從窗隙窺窺則內街無此人又時方汝凍乃裸與寸縷
疑為狐魅於窗外轉地怪然無跡歸與同伴詰及一夫曰此兩官幕友某所居幕友有膽
牙秘戲像一盒腹有機輪自能運動恒置枕函中時出以戲玩一日失去疑為同業者所藏
然後無遺置此物為幕備索室中迄不可得以不為人害亦不復追求殆常在茵席之間得
人精氣久而幻化歟

外祖雪峰公家於丹城開家叔李柱夜見二女懸閣立其一曰月色珠珠其一曰此間絕
少此花惟修氏園與此數株耳柱知是狐獮片瓦擊之忽不見俄而磚石亂飛窗棂皆擗雪
峰公自任視之掛手曰當花韻常步月雅人奈何與小人較量致殺風景語此寂然公嘆曰
此狐不俗

佃戶張九寬言嘗夏日鋤禾畢天已欲暝與眾同坐田塍上見火光一遶如赤練自西南飛
來突墮於地乃一狐蒼白色被創血流而喘息急舉鋤擊之復努力躍起化火光飛東北
去後亦車取帶至某強聞人言某家婦為狐所媚延道士勅治已捕得封罽中兒童輩私搗
其符欲視狐何狀竟破罽飛去聞其月日正見狐墮之時也此道士咒術可云有驗然無奈
騷雅之氣復古米端力垂成而敗於無知者之手類如斯也

夫老僕劉琪言其婦某官夜獨臥一室榻在北牀夜半覺有手捫榻疑為盜驚也諦辨其
臂乃從南牀探入長始丈許果故有履遺投執之忽一臂又被捫而心傑其其痛不可忍
方回手支指所捫臂已掣去矣聞窗外大聲曰爾今畏否方憶昨夕林下納涼與同輩自稱
不畏鬼也鬼何必欲人畏人能使人畏鬼亦何榮以一語之故辱譽求勝此鬼可謂多事矣某
文達公嘗曰使人畏我不如使人敬我敬發乎人之本心不可強抑惜此鬼不聞此語也

宗室瑤華道人言某縣騎射射得一狐其後兩足著紅鞋弓與女子無異又沈少堂嘗
稱言李太僕家室少與一狐女住其太翁疑為鄰女布灰於所經之路院中足印作獸迹
至室盡門外則足印作織屨樣委瑤華所射之狐了無他異某堂所居之狐居數載則去
敬堂問何時再歸曰君官至三品當來迎此語人多知之後未果驗

外叔祖張公雪堂言十七八歲時與數友月夜小集時齋聲初起新篔簹亦熱甜冷之際忽一
人立席前著草笠衣石藍衫攜鏡囊履拱手曰僕雖鄙陋然頗愛把酒持杯請附坐可乎
眾錯愕不測姑揮之坐問姓名笑不答但痛飲大嚼都無一語醉飽後臨然起曰今朝相過
亦是前緣後會茫茫不知何日得酬高誼語訖身一躍屋瓦無聲已矣知所在視榻上有
物察然乃白金一餅約莫敵是日之所費或曰仙也或曰術士也或曰刺客也余為創始之

聞風半世筆此 卷八

參後私語同官曰杜公缺也既而杜杜臺果有伊伊之儀一日倉皇亡假歸來辭余問何如
遠乃爾曰家惟一子侍老矣今推于某月當死恐父父過成故急歸耳是時尚未至此期後
詢其鄉人果如所說尤可異也余嘗問以子平家謂命有定堪與家謂命可移究誰為是對
曰能得吉地即是命語莫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謂得其通矣

吉昌遣犯彭一死一死一死其妻皆病廢先死女亦與盡彭有官田耕作不能顧女乃
棄置林內聽其生死呻吟憐楚見者心惻同道者楊楊曰君大死忍世家有是事我願
鼻歸療治死則我葬生則為我葬彭曰大善即書券付之姓半載竟不起臨段語楊曰蒙若
高長感心脾據仇僕之盟老親懷諸故飲食寢處不異嫌疑抑播撫摩都無避忌然病該
惟悴迄未能一展枕衾實多愧若夜夜夢中伊眼數拜一若生人醒則無所睹夜中呻之終不出
一交睫即他服橫陳矣往來既久夢中亦如是夢語以不肯現形之由曰吾聞諸鬼云人陽
而鬼陰以陰侵陽必為人所害惟睡則缺陽而入陰可以與鬼相見神雖遇而形不攝刀無言
也此丁亥春事至辛卯春四年矣余歸之後不知其究竟如何夫虛無金盞於古嘗聞宋玉

瑤姬偶然一見至於日相親皆在夢中則載籍之所希也也
聞世罕錄事記 卷八 十四

有孟氏媼清明上冢歸馮就人家求飲見女子立樹下態殊婉媚取水飲媼媼仍邀共坐意
甚款洽媼問其父母兄弟對答具有條理因戲問已許嫁和我為汝媒女百賴避入呼之不
出時已日暮乃不別而行越半載有為媼子謀婚者詢之即前女大喜過望急促成之子歸
後媼撫其肩曰數月不見汝更長成矣女錯愕不知所對細詢始末乃知女十歲失母鞠於
外氏五六年納幣後始歸媼上冢時原未嘗至家也女家故外姓又頗富之非媼親見其明
慧細來必成不知是何鬼魅託形以聘其好又不知鬼魅何所取義必託形以聘其好者有
不可理推者此類是矣

交河蘇斗南雅正癸丑會試歸至白溝河與一友過於酒肆中友方罷官飲醉便半醉抑鬱
恨善惡之無報過一人稍稔急裝繫為於樹亦就對坐側聽良友指其友而曰君疑因果
有與耶夫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敗勢也知財者必誅殺人者必報理也同好色而稟有強
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則勢不能齊同知財而有自有從同殺人而有謀有故則理宜別論
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間功過互償或以無報為報福未盡或有報而不即報毫釐比較益
微乎微矣君執目前所見而疑天道難明之不值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君命本當未入流
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機敏多端伺察多術工於趨避而深排排遂削官為八品遺八品之時

自謂以心計巧密由九品而墮不知正以心計巧密由七品而降也固附耳而語語訛大
曰君忘之乎因頓汗浹背問何以能知微笑曰豈獨我知三界孰不知掉頭上馬惟見黃塵
滾滾然斯須滅迹
乾隆壬戌癸亥間村落男婦往往得奇疾男子則反背生尾如鹿角如珊瑚枝女子則患陰
挺如葡萄如芝蘭有能醫之者一割立愈不醫則死噫言有妖人投藥於井使人飲水成此
病因以取利內閣學士永公時為河間守或請捕醫者治之公曰是事誠可疑然無實據一
村不過三兩井嚴守視之自無所施其術倘一逮問則無人復敢醫此設恐死者多矣凡事
宜熟慮其後勿過急也固不許亦息郡人或以為鎮定或以縱容復余在烏魯木齊同
牛少僧昂農者頗病遂嚴禁屠者僧果滅然販牛者聞牛賤不肯復來次歲牛價乃倍貴他
其禁始漸平又深山中盜米金者殆數百人捕之恐激變聽之又恐養癰因設策斷其糧道
果飢而散出然散出之後皆窮而為盜巡防察緝竟日紛紛經理牛載始得靖乃知天下事
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有收目前之效而貽日後之憂者始服永公熟慮其後一言真贖言百
里也

歙人蔣紫垣流厲厥縣程家莊以醫為業有解破毒方用之即痊然必速取重寬不滿所欲
則生視其死一日暮年見華於居傳主人曰吾以財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與
司判我九世服破死今將轉輪歸鬼卒得來見君持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則我少
受一世業報也言訖涕泣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研為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
秘藥也又聞諸沈文豐功曰冷水調石膏解破毒如神沈文平生不妄語其方當亦驗
姚安公官刑部日同官王公守坤曰吾夜夢人浴血立而不識其人胡為乎來耶陳公作梅
曰此君恒惡誤殺人憐憫然如有所救故緣心造象耳本無是鬼何由識其為誰且七八人
同定一獄腹何獨見夢於君君勿自疑佛公倫曰不然同事則一體見夢於一人即見夢於
人人也我輩治天下之獄而不能慮天下之因緣紙上之供詞以斷生死何自識其人哉若
宜自儆我輩皆宜自儆姚安公曰吾以佛公之論為然

聞世罕錄事記 卷八 十五

王微君載揚言嘗宿友人蘇圃中聞窗外人語曰風雪寒甚可暫避入空屋又聞一人語曰
後垣半圮偷兒闖入將奈何會人之食不可不事人之事意謂債債之中夜者天曉啟戶地
無人適惟一天假困結下雪以腹為喜得曾煖畢曰此我揚揚言以愧債債之負心者也
余謂大之為物不煩燥策而聲夜不眠失寐為寒飢而愁主不他往天下為債債者實萬

聞世罕錄事記 卷八 十六

聞世罕錄事記 卷八 十七

聞世罕錄事記 卷八 十八

不能及其又使人愧正不在能語不能語耳

從孫翰清言南度趙氏子為孤所婿附於其身恒在襁褓間與人語憐憫趙小孫於壁夜聞室中跳躍聲謂驅之去矣次日訪知故語以曾親趙趙否曰鍾趙是可怕其軀幹僅尺餘其劍僅數寸彼上林則我下林則我上林終不能擊及我耳則則畫像果有畫像畫像之靈果驅軀幹如所畫軀幹畫為徑寸之像亦執鐵鋒之劍蠕蠕然而斬邪軀是真不可解矣

乾隆戊午夏獻縣修城役夫數百折故壞破磚墻城下城下役夫數百連以刺筐收糞則鳴析糞食方聚食聞役夫辛五告人曰頃運磚時忽聞耳畔大聲曰殺人命人僧命父債還錢汝知之乎曰顧無所睹殊可怪也欲而求手合作磚落如雹一磚適中辛五腦裂死驚呼撲覆竟不得擊者主名官司莫能詰斷令役夫之長出錢十千棺斂而已乃知辛五夙生自擊者命役夫長夙生負辛五錢因果業緣終相類補微鬼神先告幾何不以為偶然耶

諸桐嶼言其鄉舊家有書樓恒鑄鐘每故視必見疑塵之上有女子足跡微削僅二寸有餘知為鬼魅然數十年寂無形聲不知何怪也里人劉生性輕脫妄慕有王軒之遇祈於主人獨宿樓上其菓酒餚焚香切祝明燭就寢息以伺亦無所見聞惟漸覺陰森之氣竄入肌膚日能視耳能聽口不能言四肢不能動久而寒沁肺腑如淋傳水積苦不可忍五天晚乃能出語倘若凍僵至是無敢復下榻者此怪形踪可云隱秀即其料理劉生不動聲色亦有難人深致也矣

卷九

卷九

顧非慈再生事見既成或西陽雜俎又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其父顧況集中亦載是詩當非誣造近沈雲椒少宰撰其母陸太夫人于歸甫滿歲贈公即奉遺腹生子惟週三歲亦殤太夫人哭之恸曰吾之為未亡人也以有汝存今已矣吾不忍吾家之宗祀自此而絕也於其歿以朱誌其辭祝曰天不絕吾家若再生以此為驗時雖正己酉十二月也是月族人有此鄰而居者生一子臂朱灼然太夫人遂撫之以為後即少宰也余官禮部尚書時與少宰同席少宰為余口述元諱蓋諱氏書中諱妄者原有其從從皇孫福請人誣詐偽者尤多惟輪回之說則鑿然有證司命者每因一人一事偶示端倪影人前之教少宰此等即借轉生之驗以昭苦節之威者也信者甚言無鬼又烏乎知之
伶人方侯官幼以色藝增為士大夫所賞幸而取幣古器時來往京師嘗覽鏡自嘆曰方侯官乃作此狀誰信曾幾移故扇傾側一時脫鏡歸以落拓江湖有綠紅牙排而當時莊生蝴蝶歸何處惆悵花前一枝即為後官作也後官自言本儒家子年十三

四時在鄉塾讀書心學為生歌竹燭攝人間自顧則蟻蛄珠翠滿頭俯視便亦纖纖作弓彎慷慨然一新婦矣驚疑錯愕莫知所為然為求手扶持不能自主竟被扶入幃中與男子並肩坐且歎且愧悔汗而始後為狂且所誘竟失身歌舞之場乃悔事官前定也餘曰俯洗馬閉學今學樂云是想殊殆稍有是思乃有是夢既有是夢乃有是墮落果自出生因有心造安可委諸風命耶余謂此輩沈淪賤穢當亦前身業報受在今生未可謂全無冥數餘雖所言特正本清源之論耳後蘇杏村聞之曰晚歲以三生論因果揚以未未餘體以一念論因果我現在難各明一義吾終以餘體之論可使人不敢其心

族祖黃圃公言嘗訪友至北峯夏夜散步村外不覺稍迷聞林田中有呻吟聲尋往視乃一童子裸體臥其所苦言簿最過此遇巫婦如招與語悅其語有就與調說女言父母皆外出遠到家小坐引至林葉深處有屋三楹闌無一人女聞其戶出瓜果共食笑言既治地不登榻比擁之就枕則女忽變形為男子狀體極穠極肥不敵拒竟變其形跡蹣蹣毒是至於靈絕久而漸蘇則身則荒烟蔓草間併室廬失所在矣蓋鬼悅此童之色如女形以誘之也見利而趨反為利餌其自及也宜矣

先師趙橫山先生少年時嘗於西湖以寺樓幽靜設榻其上夜聞室中窸窣聲似有人行叱問鬼是狐何故擾我徐聞囁囁而對曰我亦鬼亦狐又問鬼狐則狐耳何亦鬼亦狐也良久復對曰我本數百歲於內丹已成不幸為同類所搗殺盜我丹去幽魂沈滯今為狐之鬼問何不訴諸地下曰凡丹由吐納導引而成者如血氣附形融合為一不自外來人勿能盜也其由採補而成者如劫奪之財本非己物故入可殺而吸之吾婦人取精所傳害多矣殺入者死死當其罪難訴神不理也故甯營營居此耳問汝居此樓作何究竟曰本匪影影修修太陰鍊形之法以公陽光靈鍊陰魄不實故出而乞食求幽明各適言訖推開掩扇聲聞之不復再答先生次日即移居於告門人曰取非所有者終不能不待人以自戕也可畏哉我兄萬周言交河有農家婦每歸宿輒騎一驢往驛甚健而馴不待人控引即知路或夫無暇即自騎以行未嘗有失一日歸稍晚天陰月黑不辨東西驢忽停驛驢停入林田中密草深處遂不得返半夜乃抵一破寺惟二馬者棲廡下退還無計不得已留與共宿次日乃不送之還其夫愧焉驢驚於驛居驛夜夢人語曰此驢前世盜汝錢汝捕之急逃而免汝嘴捕投於其驛竊留一夜今仍驢者盜錢報載汝婦入破寺守齋繫驢也沙何必反結來世冤耶愕然而醒痛自懺悔驢是夕忽自斃

叔子任玉病革時守視者夜聞窗外牛吼聲玉駭然而歿次日共詰其異其婦泣曰是少年

嘗蓋殺數人不知也

余某者老於幕府司刑名四十餘年。後卧病瀕危。燈月下恍惚似有鬼為厲者。余某慨然曰。吾存心忠厚。豈不致妄殺一人。此鬼胡為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泣曰。君知刑酷之積怨。不知忠厚亦能積怨也。夫樊豐。鄧綰。慘被人戕。就死之時。奇冤狀狀。欲飲。街恨九泉。惟望強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間。使使山殘漏網。白骨沈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辜。受人屠割。魂魂有知。幸觀獄。是獄者改重傷。為輕。改多傷為少。改理曲為理直。改有心為無心。使君切齒之孽。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謂謂以縱惡為陰功。被枉死者不擊。君而擊。誰乎。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學備告其子。曰。自提曰。吾所見左矣。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寤。

滄洲劉太史果實。禮懷。勇勝。有晉人風。與鮑山人。蓬洋山人。皆善友。而意趣各殊。既歲家居。以校徒自給。然必孤貧之士。乃容執。修脯。皆無。草草。孤。屋。空。且。也。當。米。十。餘。貯。中。月。餘。不。盡。甚。怪。之。忽。聞。鮑。語。曰。僕。是。天。狐。慕。公。雅。情。日。日。私。益。之。再。勿。許。也。劉。詰。曰。君。意。誠。善。然。君。必。不。能。辨。此。粟。何。來。吾。不。能。飲。也。後。勿。復。爾。你。嘆。息。而。去。亡。姪。汝。律。字。理。合。嘗。某。人。對。之。誦。詩。而。記。其。一。聯。曰。華。堂。花。春。似。棠。沈。沈。風。雨。夜。如。年。

卷九

以告余。余計其非佳。識果以戊辰閏七月天。遂後其妻武。強張氏。撫弟之子。為嗣。苦節終身。凡三十餘年。未嘗一夕解衣。至今。婢。能。言。之。乃。悟。二。語。為。端。備。宿。之。兆。也。

雍正丙午丁未。間有流民乞食。適在莊。夫婦並病。將死。時。持。券。哀。呼。於。前。願。一。幼。女。買。為。婢。而。以。賣。價。買。二。棺。先。祖。母。張。太。夫。人。為。葬。其。夫。婦。而。收。養。其。女。名。之。連。貴。其。養。父。張。立。母。黃。氏。而。不。著。籍。常。問。之。已。不。能。語。矣。連。貴。自。云。家。在。山。東。門。監。驛。路。時。有。大。官。車。馬。往。來。距。此。約。行。一。月。餘。而。不。能。舉。其。縣。名。又。云。去。年。曾。受。對。門。胡。家。賸。胡。家。乞。食。在。外。不。知。所。往。越。十。餘。年。杳。無。親。戚。來。尋。訪。乃。以。配。團。人。劉。登。登。自。云。山。東。新。泰。人。本。姓。胡。父。母。俱。歿。有。劉。氏。收。養。之。因。從。其。姓。小。時。為。父。母。為。聘。一。女。但。不。知。其。姓。氏。登。既。胡。姓。新。泰。又。驛。路。所。經。流。民。乞。食。計。程。亦。可。以。月。餘。與。連。貴。言。皆。符。頗。疑。其。樂。昌。之。離。鏡。而。復。合。但。無。顯。證。耳。叔。東。甫。公。曰。此。事。稍。為。點。綴。竟。可。以。入。傳。奇。惜。此。女。壽。若。履。危。惟。知。飽。食。酣。眠。不。稱。點。綴。可。恨。也。連。隨。園。徵。君。曰。秦。人。不。死。信。符。生。之。受。誣。罰。老。猶。存。知。諸。葛。之。多。枉。符。生。事。見。陽。明。如。史。通。之。文。二。四。註。史。通。以。未。詳。其。始。末。考。史。傳。不。免。於。緣。誤。沈。傳。奇。乎。西。樓。記。稱。穆。素。雅。貌。若。神。仙。吳。林。唐。言。其。祖。幼。時。及。見。之。短。小。而。豐。肌。一。尋。常。女。子。耳。然。則。傳。奇。中。所。謂。佳。人。非。出。虛。說。此。婢。雖。粗。稍。好。事。者。按。諸。墳。詞。登。場。度。曲。他。日。紅。氍。上。何。嘗。不。管。嬌。花。媚。郎。生。所。論。猶。

未免於盡信書也

蘇松慶言。州一。老。經。權。之。後。有。疏。園。僧。一。夕。開。牖。納。涼。月。明。如。畫。見。一。人。從。倚。老。樹。下。疑。竊。蔬。者。時。問。為。誰。聲。斬。而。對。曰。師。勿。誑。我。鬼。也。問。鬼。何。不。歸。爾。爾。曰。鬼。有。徒。黨。各。從。其。類。我。本。書。生。不。幸。真。家。閩。不。能。與。馬。醫。夏。哇。伍。此。輩。亦。厭。我。非。其。族。落。落。難。合。故。寧。避。真。於。此。耳。言。訖。再。再。往。往。遂。見。之。然。呼。之。不。應。矣。福州。學。使。基。本。前。明。稅。瑞。署。也。人。暴。橫。多。潛。殺。不。辜。至。今。猶。往。往。見。變。怪。余。嘗。聞。學。使。奴。輩。每。夜。驚。甲。寅。鬼。先。姚。安。公。至。署。聞。某。室。有。鬼。輒。移。榻。其。中。竟。夕。晏。然。時。嘗。來。問。做。諫。請。以。十。金。之。贖。與。鬼。角。周。詢。曰。儒。者。論。無。鬼。迂。論。也。亦。強。詞。也。然。鬼。必。畏。人。陰。不。勝。陽。也。其。或。侵。人。必。陽。不。足。以。勝。陰。也。夫。陽。之。盛。也。豈。特。血。氣。之。壯。與。性。情。之。悍。哉。人。之。一。心。慈。祥。者。為。陽。慘。毒。者。為。陰。坦。白。者。為。陽。深。險。者。為。陰。公。直。者。為。陽。私。曲。者。為。陰。故。易。象。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苟。立。心。正。大。則。其。氣。純。乎。陽。剛。雖。有。邪。魅。如。幽。室。之。中。鼓。洪。鐘。而。熾。烈。燭。灑。凍。自。消。汝。讀。書。亦。願。多。曾。見。史。傳。中。有。端。人。碩。士。為。鬼。所。擊。者。耶。則。再。拜。受。教。至。今。每。憶。庭。訓。輒。悚。然。如。左。右。也。

東州邵氏。子。性。能。蕩。聞。淮。鎮。古。墓。有。孤。女。甚。麗。時。往。伺。之。一。日。見。其。坐。田。塍。上。方。欲。就。迎。飲。曲。孤。女。正。色。曰。吾。服。氣。鍊。形。已。二。百。餘。歲。誓。不。婚。一。人。汝。勿。生。妄。想。且。汝。婦。人。之。輩。宜。果。相。聞。微。羊。生。記。卷九

悅哉。特攝其精。具。精。竭。則。人。亡。過。之。未。有。能。免。矣。汝。何。必。自。投。陷。穽。也。舉。袖。一。揮。連。風。颯。然。飛。塵。眯。目。已。失。所。在。矣。先。姚。安。公。聞。之。曰。此。狐。能。作。此。語。吾。斷。其。必。生。天。

歛。縣。李。金。梁。李。金。桂。兄。弟。皆。盜。劇。盜。也。一。夕。金。梁。夢。其。父。語。曰。夫。盜。有。敗。有。不。敗。汝。知。之。耶。金。官。墨。吏。刑。求。威。脅。之。財。神。吞。巨。囊。索。奪。巧。取。之。財。父。子。兄。弟。皆。獲。偏。得。之。財。朋。友。親。戚。強。求。詐。誘。之。財。語。叔。幹。殺。侵。盜。乾。沒。之。財。巨。商。富。室。重。息。剝。削。之。財。以。及。一。切。刻。薄。計。較。損。人。利。己。之。財。是。取。之。無。害。罪。惡。重。者。雖。至。殺。人。亦。無。害。其。人。本。天。道。之。所。惡。也。若。夫。人。本。善。民。財。由。義。取。是。天。道。之。所。福。也。如。子。犯。之。事。為。特。天。特。天。終。必。敗。汝。兄。弟。前。劫。一。節。婦。使。母。子。完。脫。鬼。神。怨。怒。如。不。悅。改。禍。不。遠。矣。後。歲。餘。果。並。伏。法。金。梁。就。獄。時。自。知。不。免。為。刑。唐。史。史。真。傳。述。之。真。信。余。里。人。也。嘗。舉。以。告。姚。安。公。謂。道。亦。有。道。又。述。劇。盜。李。志。鴻。之。言。曰。吾。嗚。噓。躍。馬。三。十。年。所。劫。奪。多。矣。見。人。劫。奪。亦。多。矣。蓋。取。者。十。之。二。三。不。敗。者。十。之。七。八。若。一。污。人。婦。女。屈。指。計。之。從。無。一。人。不。敗。者。故。恆。以。自。戒。其。徒。蓋。天。道。福。淫。理。固。不。爽。云。辛。卯。夏。余。自。烏。魯。木。齊。從。軍。歸。僦。居。珠。葉。街。路。東。一。宅。與。龍。泉。司。水。祖。廟。第。二。重。室。五。楹。最。南。一。室。簾。恒。飄。起。尺。數。有。若。風。鼓。之。者。餘。四。室。之。簾。則。否。莫。喻。其。故。小。兒。女。入。室。輒。驚。啼。云。床。上。生。一。脫。僧。向。之。嬉。笑。繼。後。厲。鬼。何。以。據。人。家。宅。念。尤。不。可。解。也。又。三。鼓。已。後。往。往。聞。龍。

氏宅中有女子更聲龍氏宅中亦聞之乃云聲在宅內疑不能明然知其聲非善地連運居柘南先生便樹齋後居是宅者皆不吉白環九司寇無毒暴帝即在龍氏宅也凶宅之說信非虛語矣先師陳白崖先生曰居宅者未必吉居宅者未必凶如和風溫煦木必能使人壯病而嚴寒冰厲一觸之則疾生良藥滋補未必能使人驟健而峻刺攻伐一飲之則洞泄此亦確有其理未可執定命與之爭孟子有言是故知命者不立嚴牆之下洛陽郭石洲言其鄰縣有翁姑受富室二百金幣象媳為妾至期強被以練衣被之登車婦不肯行則以紅巾反接其手媒媼之生早上觀者多太息不語然婦身族無一不不能先發也僕夫振輿之項婦擊聲一號被風暴作三馬皆驚逸不可止不趨其家而趨縣城飛渡泥淖如履康莊雖尺徑危橋亦不傾履至縣衙乃此然立其事遂用知康女呼天雷電下擊非典籍之虛詞

從舅姚公介然曰厲鬼運竟見於其記者不一癸未五月自鹽山敗家庵還崔控乃親見之其人年約五十餘戴草笠著布衫以一驢馱襍被繫河干柳樹下待樹而坐余亦繫馬小憩忽其人蹶然而起以手作撐拒狀曰害汝命償汝命耳何必若是相駭也夫柱良久語漸模糊不可辨忽翻身一躍已汨沒於波浪中矣同見者十餘人咸合掌誦佛經

陳雖不知所報何冤然害命債則其所自道也戊子夏小婢玉兒病瘳死復蘇曰銀色不起冥役不受也吏市金銀箔指毀焚之則死不復蘇矣因憶雍正壬子亡弟映谷瀕危時亦復類是然作冥錄果有用耶冥役索索如是冥官又所司何事耶胡故亭侍御言其鄉有生為冥官者送冥司事甚悉不能盡憶大畧與傳記所載同惟言六道輪迴不煩遣送皆各隨平生之善惡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氣類相感自得本途諒殊有理從來論鬼神者未道也

狐之媚人為採補計耳非漁色也然漁色者亦偶有之表兄安海北言有人夜宿深林中聞草間人語曰君愛某家小童事已諧否此事九陽兼煉消能真陰極能地道若何忽動此念耶又聞一人答曰勞君規規百緣愛其美矣遂不能忘情然此童貌雖艷冶心無邪念吾於夢中幻語淫態誘之漠然不動竟無如之何已絕是怨矣其人覺有異潛往窺視有二狐跳頭去

泰州任子田名大梅記誦博洽尤長於三禮註疏六書訓詁乾隆己丑登二甲一名進士淳沈即景晚年始得授御史未上而卒自閉園以來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者僅三人田實居其一自言十五六時偶為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侍姬自經死其魂於

地下子田竟臥疾魂亦自退去考問問四五日冥官庭鞠七八處辨明出於無心然卒生以過失殺人減刑官祿故仕途偃蹇如斯實錢夫舍人曰治是獄者即顧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見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坐親見追話冥司事子田對之猶憶懷然也

即星楊槐序前筆言濟寧一童子為狐所昵夜必同衾枕至年二十餘猶無虛度或教之留鬚稍長輒睡中為狐雜去更為傳脂粉厚以符籙驅逐皆不能制後真身舟過濟寧投詞乞初治真人膠於城隍乃詣真人自訴不購其形然旁人皆聞其語自言過去生中為女子此童為僧夜過寺門被劫閉宮室中隱忍受辱者十七載鬱鬱而終訴於地下主者判是僧地獄受罪果仍來生償債會我他罪墮落身家伏山林百餘年未能相遇今煉形成道適逢僧後身為此童因得相報十七年滿自當去不煩驅遣也真人竟無如之何後不知期滿果去否然據其所言足知人有所負難離數世猶償也

同年項君廷模言昔嘗館翰林某公家相見輒講學一日其同鄉為外吏者有所饋果公自陳平生儉素雅不需此見崖岸高峻遂巡視損歸某公送省之後徘徊廢事前悵悵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數月家人請進內午餐大遭詬怒忽聞有數人吃吃竊笑視之無連尋之聲在水屋上蓋狐魅也

陳少廷對耕履官翰林時為魁所擾避而遷居魁輒隨往多擲小帖道其除常皆外人不知者蓋懼懼恒度祀之一日擲帖責其待姓之薄且曰不厚資助禍且至眾線是稱狀其姓密約伺察夜聞擊指器物聲突出掩執果其姓也耕履天位長厚尤篤於骨肉但曰爾當錢可告我何必乃爾笑遺之歸疑由是遂安後吳編修撲園突遭回祿莫如火之自來凡再從居而再焚余意亦當如耕履案樣園曰固亦疑之然第三次遷泉州會館適與客坐廳事中忽烈燄赫然自水屋下射是非人所能入也殆真魁所為矣程也園舍人居善竹虛室宅中一夕弗成於火書畫古器多遭焚燬中積河南臨蘭亭一卷乃五百金所寶方慮未贖時輒忽於火爐中據得匣及被併無而書卷無一毫之損衣第後柱殿也園家親見之白香山所謂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者耶抑成說各有定數此卷不在此火劫中耶然事則奇矣亦將來實鑿家一佳話也

同年柯馬峯言御史時嘗借宿內城友人書室三楹東一室偏以紗廚為不致置榻外室南牆下睡至半夜聞東室有聲如蟻鳴怪而諦視時明月滿窗見黑烟一縷從東門隙出若地而行長可丈餘蟻如巨蟻其首乃一女子髮髻儼然昂而仰視盤旋地上作蟻鳴不止馬峯素有胆樹指此之怪徐却行仍從門隙而入天曉以告主人主人曰舊有此怪或

數年一出不為害亦無他休咎或曰未買是宅前舊主有侍婢死此宅未知其審也

奇魁有善博者取人財猶探物於囊積不持兵而劫奪也其徒囊密相羽翼意喻色授機穽

百出猶臂指之相使猶呼吸之相通也駭豎多財者則猶魚吞餌猶雞遇罌耳如是近十年

索金巨萬俾其子賣於長慶現什一之利子亦投然治薄好漁色有墮其術而破家者街

之次骨乃亡與諸往而陰導之為北里遊舞影戲脫志忘歸耗其資十之九奇魁微有所

聞自往檢校已不可收拾矣論者謂事雖人謀亦有天道運籌者之動此念殆神啟其心歟不

然何前惡而後智也

故城刁飛萬言其鄉有與孤女生子者其父母怒許之孤女涕泣曰舅姑見達義難抗拒但

子未離乳哺且携去見越兩歲飽抱子語其夫曰兒已長今還汝其夫遵父母戒掉首不

與語孤女太息抱之去此孤殊有人理但抱去之兒不知作何究竟將人所生者仍為人庶

居火食浪跡閭閻轉所生為幻化通靈潛踪墟墓難或難為故而備承父姓長

育子孫在非妖非人之界難強為人而猶依母家往來寢穴在亦人亦故之間難惜見苦不

見尾竟莫得而質之

同年將心餘編修言其鄉有故家廢宅往往見麗女靚粧登塔外視武生王某粗衣有肥克

獨備酒其也其有所遇至夜半寂然乃附枕自語曰人言此宅有狐女今何往耶窗外小

聲應曰六娘子知君今日來遊往溪頭者月矣問汝為誰六娘子之婢又問何故獨遊我曰

不知何故但云是見此腹負將軍亦不解為何語也王復每舉以問人曰腹負將軍是武職

幾品莫不驚後問其鄉人曰嘗有其人亦嘗有其事然竟竟竟竟一無所見耳其語則

心餘所點綴也心餘好詬語理或然歟

先母張太夫人嘗備一張媼司警房山人也居西山深處其鄉有極貧家兒食者素木

出外行半日則迷路石徑崎嶇陰晦聞聲知所適姑坐枯樹下俟天明辨南北忽一人自

林中出三四人隨之並神神像有異常人心非山靈即妖魅度不能隱避乃投身叩拜

爛如彈丸故虎不敢食僅一婦人棄其夫而私嫁尤虐其前妻之子身無完膚更遭僕夫之

金以胎前夫之文即懷中所懷是也以此是諸惡靈先消滅虎兒之非復人身故為所咬傷今

得遇我亦以善事繼母報妻子之食以養頂上靈光高尺許故我得以得而非以兩叩拜求

哀也勉修善業當有後福固指示歸路越一日夜得至家張羅為之少散聖人以神道設教信有以大

其詳時家奴之婦有產使其七歲孤姪者聞張羅言為之少散聖人以神道設教信有以大

焯為鬼物志謂血所成非也安得處處有戰血哉蓋鬼者人之餘氣也鬼屬陰而

餘氣則屬陽陽為陰散則聚而成光如雨氣至陰而營火化淨氣至陰而陰火然也

秋冬而隱春夏秋冬氣散散也其或見於春夏者非幽房廢宅必深巖幽谷皆陰

氣常聚故也多在平原曠野數澤沮湖陽皆於陰地陰類水亦陰類從其本類故也先兄賈

湖富同沈豐功年之夜作而燭火在高樹梢青燭如炬為從來所未聞李長吉詩曰多年老

鴉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疑亦曾觀斯異故有斯語先兄所見或木魅所為歟

賣人持巨硯求售色正碧而紅斑點點如血心試之乃滑不受墨背鑽長款一首曰祖龍會

怒難頑石石上血痕胭脂赤滄桑變幻幾度經水卷沙蝕存盈尺飛花點點粘落紅茅草

葉按嫩碧灣人渡得出銀清鏡客吟龍女惜云何強遣充硯材如以施施司游游凝脂

不任研磨鎮向謝成遺棄擲於山前音難見當古所悲用弗量才誰之責常頭米

老玉蟾蜍為汝傷心應淚滴後題康熙己未重九簪花道人降臨偶以頑石請題立得長句

因鐫諸碑背以記異故著奕燭二字不著其姓不知為誰簪花道人亦無考其詞感慨抑鬱

不類仙語疑亦落拓之才鬼也索價十金酬以四不肯售後再問之云四川一縣令曾去矣

奴子紀昌本姓魏用黃犢子故事從主姓少喜讀書頗知文藝作字亦工楷畫有心計平生

無一事失便宜既得奇疾目不能視耳不能聽口不能言四支不能動周身並疼痛不知痛

癢仰置榻上境無如木石惟鼻息不絕知其未死接時以飲食置口中尚能咀嚼而心於之

乃六脉平和毫無病狀名醫亦無所措手如是數年乃死老僧果成曰此病身死而心生焉

自古醫難所不裁其業報歟然此奴亦無大惡不過務求自利算無策耳巧者造物之所

奴子李福之婦悍戾絕倫日計其姑亮面背背詈無所不至或微以不孝者冥譴報神頭

呵曰我持觀音齋誦觀音經以甚深法力消滅罪愆聞羅王其奈我何後娶惡疾是毒焉

端猶曰此誦咒我未讀也雙香川灶火故得此報非有他也惡哉

蔡太守必昌官判冥案朱石岩中丞問以佛懺悔有無利益蔡曰身常先佛懺置誦者於

善處位所故其怨自解如人之所和息也至重業深望非人世所可和息者即非佛可
能悔悔迎身起亦無如之何斯言平易而近理儒者謂佛法必無佛者謂種種罪惡皆
可消滅蓋兩失之

余家僅距海百里故河間古謂之瀛洲地勢趨東以漸而高故海岸絕使潮不能出水亦不
能入九河皆在河間而大禹導河不直使入海引之北行數百里自碣石乃入職是故也海
中每數歲或數十歲遠見水噴洞洞中紅光燭天謂之燒海林有斷椽折棟隨潮而上人取
以為薪越數日必互言某區某區為神召去學龍宮然無親睹其人語誠實貝闕之狀第
傳聞而已余謂是殆重洋巨舶常成於火水火射空無障翳故千百里外皆可見梁柱之
類船上皆亦不必定為殿也

獻縣捕役某嘗捕盜就繫矣盜婦有色盜乞以婦侍服而縱之逃某勿許僅以積素多
贓坐斬行刑前二日獄舍堵比廢而死役更某坐不早善治得重杖先是某某身立堂
下聞堂上官吏誦捕役某官指揮曰一善不能掩千惡千惡不能掩一善免則不可滅則
可既而吏把肘出殊不相識視其官亦不識方悟所判非無辜而陰捕役謂且滅死
不知神以得保首領為也也人計捕役生乎此此一善而竟得免刑天道昭昭何嘗不許人
則惟半堂筆記 卷九

晚蓋哉
吳江吳林傳言其親有與狐女遇者雖無疾病而惘惘恒若神不足父母憂之聞有游僧
能勸治試往祈請僧曰此魅與師君夙緣無相害意即若白脫既過度其然恐魅不害即君
即君不免自害當善遣之乃夜詣其家跣足誦咒家人遠見燭光下似繡衫女子冉冉再
拜僧舉拂子曰留未盡緣作來世歡亦可善故然而隨自是遂絕林地知其其人因問以
神仙感遇之事僧曰古來傳記所載有實言者有託名者有借打思怨者有善談談語以訛
異聞者有點綴風流以為佳話者本無所脫而寄情綺語如詩人之擬詠詞者大抵偽者十
八九真者十一二此一二真者大都皆才鬼靈狐花妖木魅而無一神仙其稱神仙必說詞
夫神正直而聰明仙冲虛而清靜豈有立丹臺身依紫府復有湯羅仗女僕其間動入
桑中之會裁林塘嘆其精誠為古所未聞說是事時林塘木架其名字後以問林塘子鍾德
鍾德曰見此僧時年五六歲當時未聞呼名字今無可問矣惟記其語者是杭州人也
李亨家扶此其仙自稱邱長春懸筆而畫疾於風雨字如顛粟之狂草客或拜水丹方此
判曰神仙有丹訣無丹方丹方是燒煉金石之術也來問與鐘德結末皆是其名非言燒煉
方士轉相附會遂貽害無窮夫金石煉益以火力元陽散盡血脈借強故知力以倍加強

壯而消鍊真氣伏禍亦深觀化者培以疏黃則胃寒吐酸然感聞之德其術必精甚異然
蒸於下則精華滿於上滿則立枯耳何必數年之愁懶千金之軀乎其人憐然而起後
考亭以告田白岩白岩曰此仙大抵皆托名此仙能作此語或真是邱長春歟

吳雲慶家扶此其仙亦云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與旨手批曰然
又問仙師書作於元朝其中警賽國之金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
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朝制何也此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已詞窮而適矣
然則西遊記為明人依託無疑也

文安王氏媛母先太夫人第五林也言未嫁時坐度帆樓中遙見河畔一船有宦家中年婦
伏窗而哭觀者如堵乳媪後後戶往視言是某知府夫人蓋竊船中帶其亡女為人執縛宰
割呼號慘切憐而竊聲猶在耳似由鄰船運轉專視則方屠一豚亦瀉血於釜未竟也嘗中
見女縛足以繩縛子以紅帶覆視其前足信然悲愴欲絕乃信借贈而獲之其信僕私言
此女十六而後存日極柔悅惟嗜食雞每飯必具或不具則不舉箸每歲恒殺雞七八百蓋
割業云

交河有書生曰暮獨步田野間遙見似有女子避入林田疑為婦之赴幽期者遙往視之觀
無所睹疑其竄伏深慮不復追跡歸而大發寒熱且作譫語曰我饑鬼也以君有緣相不致
觸怪故潛運草劑不虞忽相顧時相相尋既爾有情使當從君索食允惠薄真即從此辭
其家具錢酒肴實然而愈蘇進士語年曰此君本無邪心以偶爾多事遂為此鬼所乘小
人之於君亦惟自障而中之也言動不可不慎哉
故有崇文莊弗睹也一歲燈下有所睹越半載而文莊卒矣所謂山鬼能知一歲事耶
太原申鐵鏡言自蘇州北上以枕牙觸損泊舟興濟之南荒野野岸寂無一人而夜聞草
際有嘖詩聲心知是鬼與其友語聽之所謂凡數十篇幽斷續不甚可辨鏡雖能聽得一
句曰寒星如爛生芒角其友聽得二句曰夜深前仲夜月黑鬼車來
張元質舍人做居一宅或言有狐移入之次日書室窗窺開動又失紅東一衣紛紜詢問
問忽一錢鈔然落几上若僧紅東之值也便喧言所失紅東在宅後空屋窺視則書
內室止步四字亦頗端正完實曰此狐狡捷恐其將來惡作劇乃遣去聞此宅在保安寺街
疑即翁童漢宅也
李文麟先生言東光某宅有狐一日忽擲磚瓦傷盆盎某氏嘗之夜聞人叩窗語曰君睡否

共有一言鄰里相讓比戶而居小女兒或相觸犯事理之常可恕則恕之必不可恕者其父兄自當處置遂加以惡聲於理母乃不可且我輩出入無形往來不測若君聞見所不及隄防所不到而若懷臂以為難庸有幸乎於勢亦必不敵若熟計之某氏被衣起謝自是逐相安會親中有一僮僕微覺頗為爭鬪幾成大獄者又聘先生嘆曰珠令人憶某氏孤北河總督署有樓五楹為蝙蝠所據多年矣大小不知凡幾萬一白者巨如車輪乃其魁也能為變怪歷任總督皆為蝙蝠所居福建李公清時延正己真人勸治果皆徙去不久李公卒蝙蝠復歸自是無敢問之者余謂湯文正公驅五通神除民害也蝙蝠自處一樓與人無意李公此舉誠為可已而不至於碎捐館舍則適值其時不得謂蝙蝠為祟修短有數豈妖魁能操其權乎余七八歲時見奴子趙平自負其胆僕施祥操手曰爾勿恃胆吾已以恃胆敗矣吾少年氣敢聞某家凶宅無人敢居僕携被臥其內夜將半則然有聲承塵中裂忽墮下一人臂跳擲不巴俄又墮一臂又墮兩足又墮其身最後乃墮其首並滿屋逆躍如猿猴吾錯愕不知所為俄已合為一人刀痕杖迹腥血淋漓舉手直來擲吾頸幸夏夜納涼挂窗未闔急自窗躍出狂奔而免自是心胆並碎至今猶不敢宿也汝恃胆不已無乃不免如我乎平意不謂然曰文原大誤何不先提其一段使不能湊合成形後夜餘醉歸果為

卷九

霍鬼所逐入黃坑中幾於滅頂
同年鐘上庭官宿德日有暮及病立方服無恍惚見二鬼曰冥司有某獄侍者住質樂可勿服也某及言此獄已五十餘年今何尚未了鬼曰冥司法至嚴而用法至慎但涉疑似難明知其事探人不與終不為獄成故性待至數十年問如是不極延拖某亦曰此亦千萬之一不恆有也是夕果卒然則果報有時不驗或疑此獄又小說所載多有生魂赴鞠者或宜遲宜速各因其輕重緩急要之早晚雖殊神理終不情情則整然可信也
田氏婦說言其家事神神婦女焚香問休咎頗獲利便而霍大集霍索酒食盤所獲不足供乃被擊破甕燒損衣物莫已不能違悔而他投殯行時間屋上大笑曰爾還敢假名斂財否自是遂寂亦遂他徙然併其先有之資耗大半矣此余幼時聞先夫夫人說又有道士稱王靈官擲錢卜事時有驗祈禱亦靈偶有少數狀狀入廟為所阻乃陰從伶人假靈官鬼卒衣冠來其夜燃突自屋脊躍下據其額其家命免早縛之持鐵索將按問道士惶怖伏罪其陳虛誰取錢狀乃聞堂一笑脫衣冠高唱而出次日竟道士則已寂矣此癘正甲寅七月某余隨先安公宿沙河橋聞道流人說
安邑水牛塘官郵驛言僅有一生願工文而僱塞不第病中奉至大官署察其形狀知為

冥司過一吏乃其故人因叩其此病何得曰君壽未出而壽盡然不久來此生生平以館銘糊口無過分之暴殄孫何以先富更太息曰正為受人館教而昧於訓誨謂無功富貴即屬虛榮銷除其應得之俸補所損之故壽亦盡而孫盡也蓋在三之義名分本專利人修福誤人子弟誦書亦最重有官樣者誠官樣無官樣者則誠食樣一錫一錢計較不與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夭動言天道之難明為知自致生平罪多生此哉生恨然而病果不起臨歿果以戒所親故人得知其事云
道士龍斗福羅縣人嘗客獻縣高鴻臚家先姚安公幼時見其手操棋子布几上中間橫針紫帶不具可辨外為八門則然非可數段一小鼠從生門入則曲折尋隙而出從死門入則旋旋終日不得出以此信魚腹牌圖定非虛語然斗福謂此特戲劇耳至圖之興亡繫乎天命兵之勝敗在乎人謀一切術數皆無所用從古及今有以主過星禽成事者即如符咒厭物世多是術亦頗有驗然數十年來戰爭劉據之世是時竟無傳亦未聞某帝某王某將某相死於敵國之聲也其他可類推矣姚安公曰此語非術士所能言此理亦非術士所能知
從安公介然言佃戶劉子明家粗俗有孤居其官屋中數十年一無所獲惟歲時登以酒

卷九

五淺雞子數枚而已或遇大盜輒叩門窗作聲使主人知之相害已久一日忽聞吃吃笑不止問之不答笑彌甚怒而詆之忽應曰吾自笑厚結盟之兄弟而孫其親兄弟者也吾自笑厚其妻前夫之子而孫其前妻之子者也何預於君而見怒如是劉大慚無以應俄聞屋上朗誦論語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真語之言能無悅乎釋之為貴太息數聲而寂劉自是稍改其所為復余以告邵蘭各蘭谷曰此至親密友所難言而孫能言之此正言莊論所難入而孫以談語悟之東方曼倩何加焉子倫到劉氏倉屋當向門三揖之
瑪納斯有違犯之婦入山採樵突為瑪哈沁所執瑪哈沁者額魯特之流民無君長無部族或數十人為隊或數人為隊出沒深山中遇禽食禽遇獸食獸過人即食人婦為所得已被縛樹上燬火於旁甫割左股一臂忽聞火器一震人語喧闐馬蹄聲殷動林谷以為官軍掩至乘而過蓋營軍牧馬備以鳥鎗擊雞子誤中馬尾一馬跳擲馬蹄聲相隨連入萬山中其謀而追之也使少遲頃則此婦血因狼籍矣豈非若或使之哉婦自此遂持長齋嘗謂人曰吾非佞佛求福也天下之痛苦無過於醫劉者天下之恐怖亦無過於束縛以待醫劉者吾每見屠宰輒自受其毒時思彼寒生其痛苦恐亦必如我故不能下咽耳此言亦可告世之醫醫者也

不見忽聞結由史腹中後拜斗祛之去依仍歸腹中主史化乃已疑其瓜實也聞金鼓海少
軍官之一為平湖一彪有鬼在腹中談休多驗極其鬼自云風生自此尼錢以此為
信如北齊書所記田布事人側耳尼腹下亦聞其語疑為神柳人也聞沈雲椒少半言
之

昏殺秦謀六日而蘇武山益殺殺故能復活但不識未蘇以前作何情狀姑疑有惟不能
如小說所記也他戶張天錫嘗死七日其母聞棺中擊觸聲聞視已復生問其死後何所見
曰無所見亦不知經七日但像如睡去倏如夢覺耳時有七條錦余家聞之相贈者曰程
宋聖人哉鬼神之事孔孟猶未敢斷其無惟二先生敢斷之今死者復生果如所論非聖人能
之哉余謂天錫自氣結尸厥暫不知人其家誤以為死耳非真死也載太子載於史記此翁
未見耶

帝王以刑賞勸人善聖人以復駁勸人善刑賞有所不及復駁有所弗恤者則佛以因果勸
人善其善殊其意同也細徒執罪福之說誘言愚民不以人品邪正分善惡而以布施有無
分善惡福田之說與聖賢之本旨殊矣聞有走無常者以血盆懺經有無利益問冥吏冥
吏曰無是事也夫男女精萬物化生是天地自然之氣陰陽不息之機也化生必產產
必死死必復生此理之常也

三五必穢污難賢淑淑母亦不得非自作之罪也如以為罪則飲食不能不潔漱口鼻不
能不淨唾是亦穢污是亦當有罪乎為是說者蓋以易感者惟婦女婦女所必不免者惟
產育以是為有罪以是罪為非穢不可而聞聞之財無不充功德之費去爾出入冥司宜有
聞見血池果在何處墮血池者果有何人乃備綫而問之歟走無常後以告人人說無信其
言者積重不近此之謂矣

釋明五言西山有僧見遊女踏春偶動一念方使倚凝思間有少婦忽與目情漸相款語云
家去此不遠夫久外出夕當以一燈在窗外相引可呼而別僧如期往果獲一燈相距
不半里穿林渡澗隨之以行終不能追及既而或隱或現修左倏右奔馳轉繞路迷途困
不能行踏臥老樹之下天曉猶觀仍在故處再往林中則蒼蘚綠莎履痕重疊乃悟徹夜繞
此樹旁如牛旋磨也自知心動生慮復本師懺悔後亦無他又言山東一僧恒見經閣上
有龍女下窺心知是魅然思念魅亦良俚俚往就之則一無所睹呼之亦不出如是者凡百
餘度遂惘惘得心疾以至於死臨死乃自言之此或風世寬慰借以索命歟然二僧究皆自
欺非魔與魅欺之也

聞微堂筆記卷十 如是我聞四

吳惠叔言醫者某生素謹厚一夜有老嫗持金釧一雙就買醫胎樂醫者大駭峻拒之次夕
又持珠花兩枝來醫者益疑力揮去越半載餘忽為冥司所拘言有訴其殺人者主則
一披髮女子項勒巾泣陳乞藥不與狀醫者曰藥醫活人豈敢殺人以漁利汝自以毒欺
於我何有女子曰我亡藥時孕未成形倘得借之我不可不死破一無知之血塊而全一待
盡之命也既不得藥不能產以致子遭扼受諸痛苦我亦見過而就緒是汝欲全一命
反戕兩命矣罪不歸汝反歸誰為冥官喟然曰汝所言的乎時勢彼所執者則理也來以來
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獨此人也汝汝且休矣拊几有聲醫者悚然而悟
惠叔又言有疫死還魂者在冥司還其故人權權向校相見悲喜不覺握手太息曰君一生
富貴竟不能帶至此耶其人嗟然曰富貴皆可帶至此但人不可帶爾生前有功德者至此
何嘗不富貴耶寄語世人早作帶來計可也李南潤曰善斯言勝於讀書皆空也

長山轟松岩言安邱張卯君先生家有書樓為狐所據每與人對語媼媼僕僕凡有隱匿必
對眾暴之一家畏若神明惕然不敢作過斯亦能語之繩規無形之監史矣然其語者或
故事之則諱其所短不肯實言蓋聰明有餘正且則不足也斯狐之所以為狐歟
滄州梅花廟老尼童氏言嘗夜半睡聞佛殿聲聲鏗然如有人禮拜者次日告其徒曰師
耳鳴至夜復然乃潛起踰足窺之佛光青燿依稀辨物見擊磬者乃其七師一少婦對佛長
跪唱聖祝詞而向內不識為誰細聽所祝則為夫病求福也恐怖失措觸朱榻有聲陰氣
冥燈燈光暗再明則已無睹矣先外祖雪峯公曰此少婦已入黃壤猶憂夫病聞之使
人增恍惚之情童尼有言近一賣花老嫗夜經某氏墓突見某夫人魂立樹下以手招之無
路可避因戰慄拜謁某夫人曰吾夜夜在此待一相識人寄信望眼幾穿今乃見爾歸告我
女我婿一切除諷鬼神皆已全知無更枉拋心力吾在冥府大受鞭笞地下先亡更人唾
罵無地自容惟日避此樹避苦雨凄風酸辛萬狀尚不知沈淪幾輩得付轉輪似聞須所奪
小郎曾財耗散盡始冀有生路也又婿有密札數紙病中置螺向小篋中囑其檢出毀滅
免得他日口實丁寧再三囑咽而滅燼潛告其女女怒曰為小郎游說耶迨於篋中見前札
乃始悚然後女家日漸消敗親事中止其事者皆合掌曰某夫人生路近矣

烏魯木齊提督巴公序編言昔從征烏什時善一處山麓有六七行帳而不見兵僅有數
十人出入往來亦多似文史試往窺視過故軍統領某公某公名凡百字公以故古握手相
勞苦問公久近何事到曰吾以平生拙直得受冥官令隨軍籍記載沒者也見其几上
諸册有黃色紅色紫色黑色數種問此以旗分耶微笑曰安有紫旗黑旗色夜中翻翻本改

今當死不獲者登紅船隨家驅馳轉轉而須者登紫船倉皇奔竄無路求生踉蹌履屍道賊
斷版者登黑船問時受命血濺尸橫豈能一一區分毫無外誤曰此惟冥官能辨矣大抵
人亡魂在精氣如生應登册者其精氣如烈火熾騰蓬蓬物應登紅册其精氣如蜂蟻
直上風不能搖應登紫册者其精氣如雲漏電光往來閃爍此三等中最高者為神明最下
者亦歸善道至應登黑册者其精氣凝縮推類如死灰無焰在朝廷後崇崇自一例哀禁
陰曹則以常鬼視之不復函數矣已公側身敬聽悚然心折方欲自問將來忽聞聲響僕
常以告度下曰吾臨陣每憶斯語便覺捐身鋒鏑若鴻毛矣

夜燈叢錄載謝梅莊子事而不知其子姓盧名志仁蓋未見梅莊自作子傳僅據傳聞
也霍京兆易書成癸蘇圖時輻天王二與慈子事相類後發於塞外京兆之慟一夕忽聞
帳外語曰羊被盜矣可急向西北追出視果然賊其語音灼然王二之魂也京兆有一僕方
辭歸是日睹此異迹解裝不行謂其言曰恐冥冥王二笑人

滄州替者蔡某等道南山樓下即有一隻連之彈唱且對飲漸相禪亦時至蔡家共酌自云
姓潘江西人因販磁到此久而覺其為俗然契合甚深孤不諱蔡亦不畏也會有以閩童
謝梅莊事

卷十

語涉者眾不一偶與言及曰君既通室必知其審審然曰我輩修道人豈干預人家
瑣事夫房帷地男女幽期暗昧難明嫌疑易起一火吹影每至於百大吹聲即使果其何
關外人之事乃快一日之口為八子孫數世之羞斯已傷天地之和召鬼神之忌矣沈蛇五
子影恍惚無憑而點綴鋪張宛如月觀使人忍之不可辨之不能往往致抑鬱難言令完畢
命其怨毒之氣尤應却難消苟有幽室宜無業報怨乃山劍樹之上不能不為是人設一座
也法系修誠聞此事亦當掩耳乃考求真偽意欲何為豈以失明不足尚欲犁舌乎復至徑
去從此遂絕蔡悔悔自批其頰恒速以戒人不自意也

曾氏張公學概言所居家庄西一王者死於路所畜犬守之不去夜有狼來嗅其尸大奮嗥使前
俄諸狼大集犬力盡路遂併為所吮惟存其首而雙目怒張如欲殺有佃戶守瓜自視見之又
疑門在鳥魯木齊一夕有盜入室已踰牆將出所畜犬追嚙其足盜抽刀斫之至死嗥終不釋
則試據時易門有僕曰驚起龍方負心反噬皆曰程太守家有二異一人面獸心一獸而人
余在鳥魯木齊日馳騎校應音純克團言置守江山口卡倫一日將曙有鳥吸吸對戶嗥
其不吉引散矢射之噉然有聲掠乳牛背上過牛驛而弄時數早急道入一山坳道耕者二
人備一人伏扶視無大傷惟足跛難行問其家不遠共送歸入室坐未定聞小兒連呼有

賊同出助捕則逃進犯輕雲方喻垣盜食其瓜因共執馬使鳥不對戶嗥則薩音純克團不
射薩音純克團不射則牛不驚牛不驚則不觸人作不觸人作則數不至其家徒一
小兒見人盜瓜其勢必不能執縛乃轉輾相引終使受禁伏誅此鳥之來豈非有物憑之哉
蓋實本劇寇所劫殺者多矣爾時雖無所賭實與劉剛遇鬼因果相同也

又佐領額爾赫圖言量守吉不薩卡倫夜圍圍魚外鳥有聲人出逐則漸退人止則止人
返則復來如是數次一戊卒有履竟揮刀隨之履聲遂入山中至一僅屍前而視之有
野獸噬食屍已久枯矣卒遂以告心知其求瘞也具棺葬之遂不復至夫神識已離形骸何
有此鬼沾沾於遺屍殊未免作爾自纏然蝶蝶魚之談自莊生之曠見豈能使合生之屬
均如太上忘情觀於故事知棺食必慎孝子之心尚幣必藏仁人之政聖人通鬼神之情狀
何嘗謂魂升魄降遂冥冥無知哉

獻縣令某臨歿前有門夜聞書齋人語曰某數年享用奢華祿已耗盡其父訴於冥司探
支來生祿一年治末了事未知許否也俄而令某卒重文恪公嘗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過
奢過儉皆足致不祥然歷歷駭之過奢之罰富者輕而貴者重過儉之罰貴者輕而富者重
蓋富而過奢耗已財而己貴而過儉其勢必至於貧貧者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過儉守己
財而已富而過儉其勢必至於刻薄刻薄則機械多也士大夫時時深念知益己者必損
人凡事留其有餘則召福之道也

卷十

小奴玉保言特納格爾蒙家忽一牛入其牧羣甚肥健久而無追尋者詢訪亦無失牛者乃
留畜之其女年十三四偶跨此牛往觀事家牛至半途不備踉蹌自女渡宿峯潤直入亂山
崖陡谷深墜必廢碎惟抱牛頭呼號求救者聞聲追視已在萬峯之頂漸滅沒於煙霧間其
或飼虎狼或去漢整均不可知矣皆皆其父會報此牛致罹大害余謂此牛與此女合此風
寬即驅逐不留亦必別有以相報也

故城刁飛萬言一村有二靈神雨後同步至土神祠踞對談移時未去祠前地淨如掌忽
見倉起似字跡共起視之則泥土杖畫十六字曰不起涼爽自謀生徒入官館不事愧乎
蓋祠無居人心狐據其中怪二人久貼也時程試方增律詩飛萬感曰隨手成文即四言以前
我愧此狐
飛萬又言一書生最有胆每求見鬼不可得一夕雨霽月明命小奴攜酒詣家園四顧
呼曰良夜獨遊殊為寂寞泉下諸友有肯來共酌者乎俄見燭火爨爨出淫草際再呼之嗚
嗚相距丈許告止不環集進數其影約十餘以巨杯挹酒灑之皆俯嗅其氣有一鬼稱酒飽

佳請再賜且澆且問曰公等何故不輪迴曰善根在者轉生去惡業盡者墮獄我輩十
三人罪根未滿待輪迴者四業報沈淪不得輪迴者九也問何不懺悔求解脫曰懺悔須及
未死時死後無着刀處矣灑酒既盡舉觀之各踉蹌去中一鬼回首曰爾鬼得法
歸無以報德謹以一語奉贈懺悔須及未死時也

翰林院筆帖式伊寬從征伊犁時血戰突圍身中七處避兩晝夜復蘇乘地一查獨猶連及
大兵余與博斯爾同在翰林時見有傷痕細詢頗來自言被創時絕無痛楚但思如沉睡既
而漸有知覺則魂已離體回顧風沙瀕瀕不辨東西了無自知為已死修念及子幼家貧
酸微心骨便覺身如一葉隨風漾漾欲飛倏念及虛死不甘誓為厲鬼殺賊即覺身如鐵柱
風不能搖徘徊立間方欲直上山頂望敵兵所在俄如夢醒已僵臥血中矣漸漸太息
曰聞斯情狀使人覺戰死無可畏然則忠臣烈士正復易為人何憚而不為也

里有古氏業屠牛所殺不可殫數後古更自變其古媼臨歿時肌膚清瘦痛苦萬狀自言其
司坊屠牛之法宰割我時號月餘乃終侍娘之母沈媼親見其事殺牛重至牛有功於稼穡
殺之業尤重冥祥記載晉庚紹之事已有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之語
此牛戒之最古也宣室談載夜又與人雜居則疫生惟避不食牛人而陽雜俎亦載之今不
聞牛食牛記 卷十

食牛人過疫實不傳說小說固非盡無據也
海軍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過狀此降壇者安溪李文公也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
得意時毋太得意失意時毋太快口則水保終吉公終身誦之嘗語門人曰得意時毋太快
意則知利害者能之失意時毋太快口則賢者或未能知快口且待怨尤哉然不肖故作
曠達之語其招禍甚於怨尤也余因憶先高祖花王閣榜中歲米成陽先生
之外贈詩曰狂奴猶故態曠達是年驀與公所論殆似重規疊矩矣
有顯貴婦女為烏魯木齊民間婦數年而棄婦故有笑言媒約日叩其門婦謝曰嫁則必好
然夫死無子翁已老我去將誰依請侍養翁事畢就僕讓有欲入贅其家代養其翁者婦又
謝曰男子性情不可必善一與翁不相安悔且無及亦不可乃苦身操作溫飽安樂克勝
於有子時越六七年翁以壽終終葬其墓始痛哭別墓易服升車去論者惜其不自而不能
不謂之孝內閣學士水公時鎮其地聞之嘆曰所謂曾美而未樂
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選貴州一令曾於西商神劫利則機械百出某迫於程限委曲運
款而西商林節益多爭論之夜始若書券計奉上百金實得不及三十金耳西商去後
持金貯置方猶生太息聞者上人語曰世間無此不平事公太不慷慨他人填填胸臆吾本

意未盡公今且一憊而為天下窮官吐氣也某憐不敢答俄屋角窸窣有聲已趨垣徑去
次日聞西商被逐篋中斬為佛骨皆席捲去矣此盜賊多仗義然亦西商所為太甚于造物
之忌故鬼神巧使相直也

許文木言其親事有伴斯官者感其性雅其祖考有巫能視鬼竊語人曰某家先靈受祭時
皆顏色慘沮如欲下淚而後卷葉甲之態乃坐對門屋脊上翹足而笑是何故也後其人到
官未久即服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由而某甲之喜則終不解久而有知其陰事者曰某甲
女有色是當遣其姪誘以金珠同宿數夕人不知而鬼知也誰謂冥冥可慎行哉
王梅序孝廉言交河城西有古墓林木叢雜云載狀魁犯之者多患寒熱然敢不敢近一老
儒取直負義由所居至縣城其地適中過必憩思僅塞微德竟無所見聞如是數年一日有
客如從前魁言矩步皆貌是心非今不復見汝矣其家再三拜禱昏憤數日自是索然氣絕
每經其地輒俯首疾趨觀此知魁不足畏心苟無邪雖凌之而不敢校亦觀此而知魁大可
畏行苟有玷難秘之而皆能窺

門人蕭山汪生輝祖字煥龍乾隆己未進士今為湖南寧遠縣知縣未第時父於幕府撰佐
則惟牛食牛記 卷十

治藥言二卷中載近事數條頗足以資法戒其一曰孫某漢先生讀兩周合吳橋時暮客
某一夕方飲酒偃臥於地歷二時而蘇次日閉戶書黃紙頭越城隍廟拜燒吳喻其故越六
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復起則請遷居於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士人告惡少調
其婦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問事謝某欲窺婦淫色惡少傳訊致婦投環
少亦抵法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罪無死法而婦死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
牒來拘作具疏申辨謂婦本應對質且違意者為謝某項又移牒謂傳訊之意在窺其色非
理其冤念難起於謝某實據於惡少已攝至案不容寬余必不寬其起夕而視其一曰浙江
臬司同公言乾隆己及秋審時偶一夜潛出察諸吏治事狀皆已翻覆惟一室燈燭明父
竊窺見一吏方理案牘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婦甚顯異姑視之見吏初抄一籤旋照稿更
書少婦欲避又抽一卷沈思良久書一籤老翁亦讀而退傳語此吏則先理者為台州囚
姦致死一籤初擬緩決旋以身列有於取檢釀命改情實後抽之卷為實汝置歐致死一籤
初擬情實旋以索通理直死由還歐改緩決知少婦為捐生之則歐老翁果因之先實矣其
一曰有水縣署有愛日樓板梯久毀陰雨輒聞鬼泣聲一老吏言原中令之母善講佛說
因建此樓雖正初有今繁暑友胡姓來歲夏不欲見人獨處樓中常積飲食香燭而上下

入署者必道人告掌印道... 梁公不入署而又不付... 梁公昨夕睡後忽聞... 相搏推擊甚苦... 乃並仆地... 址上有數大... 公泰和人與正... 欲袒曲而攻... 行況理曲乎... 氣陰未會試前... 為矣因就富其... 訪問鄰家曰... 是事或曰是女... 居京師五六十... 卷十

汪御史家畜... 忽披衣起坐... 於僧前... 愛然推枕曰... 手而去... 歲道堂先生... 至此何事曰... 五十九日皆... 乎巨公碎不... 紫衣和尚不... 事然在我法... 聲佛為功德... 限某日某日... 史乎與此游... 卷十

不行得數日... 是亦見智見仁... 恒王府長史... 之支屬也... 語良久上馬... 也次日見喜... 竹山閉其動... 不虞鬼之見... 作惡特畏人... 者其可慮也... 昌言平定後... 以歌舞脂粉... 行諸童檢點... 蠅蟻欲動... 卷十

至危至急之... 吾鄉一婦... 為奪婚則... 踪跡同行... 之悔曰... 與某氏女... 以全其胎... 斷以不應... 其損女... 此故莫知... 女歸為父... 也 李慶子... 卷十

擊觸皆翻碎裂之聲使人心駭久之... 寂寂流血莫知其故... 存此無狂淫無度... 而憐憫曰... 深吾見賊事... 彼驚朝野... 壞城下寨... 此兵仁軌... 一侍衛亦... 必不免矣... 元各有其地... 人物異類... 遇孤為怪... 陳勝王必... 周代年世... 卷十

見老翁... 無極魁... 書記載... 學究與... 問杜願... 所感孤... 之有至... 言無隱... 請書者... 生則自... 也其飲... 仕官其... 煉形服... 於長其... 周代年世... 卷十

感採補既... 禁也至... 孤生子... 太放言... 贈為采... 未成道... 便也其... 都大邑... 人身功... 佛家地... 久曰三... 律眉骨... 義文遠... 周代年世... 卷十

步至履... 書既今... 儒既音... 其一曰... 事勢寧... 此輩癡... 反予以... 諷群者... 並集門... 遺踪能... 外之孤... 王西園... 有憑鬼... 之或為... 周代年世... 卷十

檄柏之大邦懼而亡去此庚午辛未間事去郡使數載大邦尚未歸今不知如何也

更有崔某者與妻強訟理真而弗能伸也不勝其憤結欲自殺夜夢語其父曰人可欺神則難欺人有靈神則無黨人間之屈備甚則地之騰揚今日之縱橫如志者皆十年外業鏡臺前敵對簿者也吾為冥府司茶更見判司註籍矣汝何意焉崔自是怨尤都泯更不復一言

有善訟者一日為人書訟牒將羅織多人端緒縱橫不得分明欲靜坐攝息乃戒母通客併妻亦避居別室妻先與隣子自成家無隙所幾向歲餘無由一近也至是乃得聞焉後每思儀妻嫌憎難以亂之必叱使避出竟為例隣子乘間而來亦襲為例終其身不敗後歲餘妻以私孕為怨家所誣官鞠外遇之由乃具吐實官拊几喟然曰此生刀筆巧矣焉知造物史巧乎

必不能斷之獄不必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門人其生冠冕為安定令時余自西域從軍還宿其苦中問有幼男幼女皆十六七歲並呼冤於與前幼男曰此我意養之補父母亡欲棄我別嫁幼女曰我改其胞妹父母亡欲佔我為妻問其姓猶能記問其鄉里則父母皆流丐朝轉徙已不記為何處人也問同丐者則曰是到此甫數日即父母並亡未

卷十

十二

知其始末但聞其以凡妹稱然小童童養媳與夫亦例稱兄妹無以別也有老吏請曰是事如捉風捕影香無實據又不可刑求斷難斷合皆難保不誤然斷而誤不過誤破婚媾其失小斷合而誤則誤亂人倫其失大矣蓋斷離乎推研再四無可處分竟從老吏之言因憐姚安公官刑部時鑿造海保方籍沒官以三步軍守其宅宅凡數百間夜深風雷三人整扇外戶同就寢於蓬窗寢室中簾燈共飲沈醉以後偶別燈滅三人閣中相觸擊因而互毆至半夜各因踣臥至曙則一人死馬其二人曰一戴符一曰七十五傷亦深重幸不死耳鞠訊時並云共毆致死論無怨至是夜昏黑之中覺其相抱者即相抱者即相抱者即相抱者不知誰扭我誰毆我亦不知我所扭為誰所毆為誰其傷之重輕與某傷為某毆非惟二人不能知即起死者問之亦斷不能知也既一命不必二抵任官隨意指一人無不可者如必研訊為某人即三木嚴求亦不過妄供耳竟無如之何相持月餘會戴符病死藉以結案姚安公嘗曰此事坐罪起釁者亦可以成獄然考其情詞起釁者實不知難銀錄而求更不如隨意指也迄今反覆追思究不得一推鞠法刑官豈易為哉

文安王岳芳言其鄉有女巫能視鬼當至一宦家私語其僕婦曰某娘子牀前一女鬼著慘綠衫血漬胸臆頭垂斷而不殊反折其首倒懸於背後狀甚可怖殆將病乎俄而寒熱大作

僕婦以女巫言其儲錢酒食送之頃刻而痊余嘗謂風寒暑濕皆可作疾何必定有鬼為祟一女巫曰風寒暑濕之疾其起也以漸而覺其愈也以漸而滅鬼病則陡然而劇然則止以此為別鬼歷不失也此言似亦有理

陳石閣言有舊家子借數客觀劇九如樓飲方酣忽一客中惡仆地方扶掖滾滾哭起生張目直視先指膺痛哭其子之治遊次蓄齒握拳數語客之誘引詞色俱厲勢若欲相搏噀其子識是父聲語滿伏戰栗殆無人色諸客皆縮縮潛遁有踉蹌失足破額者四生莫不太息此雍正甲寅事石閣曾自擊之但不肯道其姓名耳先師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賓客則子弟不親士大夫所見惟嫖娼債奴有何好樣人家賓客太廣必有淫朋匪友參雜其間狎昵濡染貽子弟無窮之害數十年來歷歷所見聞知公言真藥石也

五軍塞王生言有田父夜守叢林見林外似有人影疑為盜密伺之俄一人自東來問汝立此有何事其人曰吾就木時某在旁竊有老詞衡之二十餘年矣今渠亦被擒吾在此待其釋縛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甲與乙有隙甲婦弟如也甲死婦謀嫁乙有幣娶焉三朝後共住謁兄嫂歸而道至甲墓對諸耕者飽者拍婦肩呼曰某甲識汝婦否眼婦志歇觸樹眾方牽視忽旋颯颯然塵沙眯目則夫婦已並似失魂矣我回後倏倏醒竟終身不瘥外

卷十

十二

祖家老僕張才其至戚也親目睹之天以直報怨聖人弗禁然已甚則聖人所不為素問曰元則害家語曰滿則覆亡亢極滿極矣其及也固宜

僧所誦始口經詞頗俚然聞其召魂施食諸梵咒則實係所傳余在島嘗木齋偶與同人論是事或然或否印房官奴白六故劇盜達成者也卒然曰是不誣也蓋遇一大家放炮口欲伺其殺獲取事乃無備可乘伏時高樓榜角上俯見僧給誦咒時有黑影無數高可二三尺或踰垣入或由窗入往來搖漾凡無人處皆滿迄撒米時候裝俸散俸前後倏如環繞攔奪併仰接俯拾之態亦彷彿依稀其色如輕煙其狀若似人形但不辨五官四體具然則鬼有求食也不信有之乎

後漢燧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海子上關帝祠中屯軍耕墾得之土中也其事不見後漢書然文古異字畫理極斷非後人所依託以僻在西域無人摹搨石刻鋒板猶完整乾隆庚寅游擊劉存存識其字與名調摹刻一本本灑火樂於上燒為班駘似古碑二本並傳於世嘗鑿家率以舊石本為新新本為舊與之辯俄然弗信也以前時之物有目睹之人而真偽顛倒尚如此況以千百年外哉易之家數詩之小序春秋之三傳或親見聖人或去古未遠經師授受端緒分明宋儒曰漢前人皆不知吾以理知之也其類此

冥司之敬彼教乃過於佛燈影朦朧間一吏在旁語曰經緯宇宙惟賴聖賢使仙佛持以神道補所不及耳故冥司之重聖賢在仙佛上然所重者真聖賢若偽聖賢則陰干天怒罪亦在仙佛佛上古風流樣此類差梳四五百年以來案因日累已別增一假矣蓋釋道之徒不過巧陳罪福誘人施捨自好黨徒謀為不軌外其偽稱我仙我佛者千萬中無一佛則自命聖賢者此皆鬼民聽可惑神理難証是以生搬硬套比擬沈阿鼻以其貽害人心為聖賢所惡故也書生駭愕問此地府事公何由知一彈指間已無所睹矣

甲乙有所為皆以甲財助其費費省而功倍越一兩歲大見信素所倚任者皆退轉乃奉問說曰甲昔陰調我婦諱弗敢言然街之實刺骨以力弗敵弗敢聞君亦有弊於甲故致犬馬於門下所以盡心於君故以報知過亦為是謀也今有隙可抵合圖之乙大喜過望出多金使謀甲某乃以乙金為甲行賂無所不曲到穿既成偽造甲惡逆及誣左姓名以報乙使具牒比擬則事皆子虛烏有證左亦莫不倒戈遂一敗塗地坐誣論成憤甚以報某父平生陰事皆在其手不敢再舉竟氣結死時夢訴於地下然越數十年卒無報論者謂難端發自乙甲勢不兩立乃鋌而走險不過自救之兵其罪不在甲某本為甲反問各忠

卷十

十六

其所事於乙不為負心亦不能甚加以罪故鬼神弗理也此事在康熙末年越書載于前謂越王曰犬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豈不信哉

里人范鴻禧與一伶友曠孤善飲亦善飲約為兄弟相對於醉忽久不至一日過於林田中問何忽見棄孤掉頭曰親兄弟尚相殘何有於我兄弟耶不顧而去蓋范方與弟訟也楊鐵崖白頭吟曰賞金許身不計心使君自有婦夜白頭吟與此孤所見正同

歛葬捕役裝長與其侶捕一劇盜盜跳兒禁其婦於官店其店名曰私店其店之其侶捕之謂其婦淫淫其妻不敢動惟俯首飲泣已結結矣其兄見之怒曰誰無婦女誰能保婦女不違忠難落人手汝敢如是吾此刻即鳴官其侶懼而上時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也長女嫁為農家婦是夜為盜所劫已梳衣反縛盡欲受污亦為一盜呵而止置在于刻中間僅僅隔一夜刻耳次日長聞報仰面視大舌蹠不能下也

袁文達公賜第在宣武門內石虎仙仙文達之前為石某字學字學之前為吳穎嗣府吳穎嗣之前為前明大學士周是儒第近年既久又簾窗閑深故不免時有變怪然不為人害也廳事而小屋兩楹曰春軒為文達燕見賓客地其壁一門又橫通小屋兩楹僅復夜宿其中睡後多為魘身出不知是鬼是狐故無敢下榻其中琴師錢生獨不畏亦竟無他異錢面

有癩風狀極老醜將春晨歲曰是尊容更勝於鬼鬼怖而逃耳一日鏡戶外出歸而儿上得一兩樽情製作絕佳新如未試互相傳視莫不駭笑由此知是孤非鬼然無敢取者錢生曰老病龍鍾多逢厭賤自司空以外上誰公時為憐念者曾不數人我冠誠做此俗我貧也欣然取者孤亦不復攝去其果贈錢生即贈錢生者又何意耶斯真不可解矣

嘗與杜少司冠狀臺同宿南石槽兩家輪夫相語曰昨日怪事我表兄朱某在河沒為人守墓因入城未返其妻獨宿閣園中樹下有聞聲破窗竊窺見二人擁臂奮擊一老翁攀杖隔之不能止俄相搏仆地並現形為狐跳跟撥觸老翁亦仆老翁蹶起一手按一狐呼曰逆子不奈來五嫂可助我朱仗不敢出老翁頓足曰當訴諸土神恨恨而散次夜聞滿園鈴鐺聲似有所搜捕覺几上瓦瓶似微動怪而視之瓶中小語曰乞勿言當報恩朱怒曰父母恩且不肯報何有於我舉瓶擲門外碎上自然而碎即聞噉噉有聲意其就執夫一輪夫曰闖觸父母何大事乃主為土神捕捉殊可怖也凝臺頓余笑曰非輪夫不能作此言里有強媼自云嘗為走無常今告免矣昔到陰府曾問冥吏事佛有益否吏曰佛祇有勸人為善為善自受福非佛降福也若供養求佛降福則廉吏尚不受賂曾佛受賂乎又問懺悔有益否吏曰懺悔須勇猛精進乃補前愆今人懺悔祇是貪求免罪又安有益耶此語非

卷十

十七

巫者所肯言似有所受之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槐西雜志一

余再掌烏臺每有法司會獄事故寓直西苑之日多借得袁氏婿數椽椽曰槐西老屋公餘退食輒憩息其間距城數十里自僚屬白事外賓客殊稀晝長多暇晏安而已舊有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二書為書肆所刊刻錄是友朋聚集多以異聞相告因實一冊於是地過輪值則憶而雜書之非輪直之日則已其不能盡憶則亦已歲月駸駸不覺又得四卷孫樹齋錄為一帙題曰槐西雜志其體例則猶之前二書耳自今以往或意懶而輟筆則以為揮塵之三錄可也或老不能閑又有所輟輟則以為卷之三兩志亦可也士子六月觀葉道人談

隋書載蘭陵公死殉後夫登於列女傳之首頗乖史法

志終身富問一鄰婦病鄰婦忽瞑目作其前夫語曰爾甘為某守不為我守何也少婦毅然對曰爾不自反乃敢咎人耶鬼竟語塞而退此與蘭陵公主事相類蓋亦豫讓米人遺我求人報之國士遇我國士報之之意也然五倫之中惟朋友以義合不計較報施厚道也即計

較報施猶直道也兄弟天屬已不可言報施况君臣父子夫婦義屬三綱或漁洋山人作豫讓掃詩曰國士橋邊水千年恨不窮如聞柱厲叔死報君教自謂可以救薄俗斯言允矣然柱厲叔以不見知而放逐乃挺身死難以愧人君不知其臣者向說此是猶怨之豈特與較是非非為君杆社稷也其事可風其言則未始平義或記載者之失乎

江寧王金英字南莊金士十分校所取士也喜為詩才力稍弱然秀削不俗頗近宋末四靈嘗畫菖蒲小照余細訪其體格題之有以菊為名字隨花入畫圖句在莊大畫則所尚可知矣撰有詩句數卷尚未成書霜凋其稿不知流落何所猶記其中一條云江寧一廢宅壁上微有字跡拂塵諦視乃絕句五首其一曰新綠漸長殘紅稀美人清淚沾羅衣蝴蝶不

管春歸否祇趁寒花黃處飛其二曰六朝燕子年年來朱雀橋邊花不開未須惆悵問王謝劉郎一去何曾回其三曰荒地廢館芳草多踏青年少時行歌應樓鼓動人去後回風長吹女羅其四曰土花漠漠滿顏垣中有桃葉桃根魂夜深路過塔下月可憐羅襪終無痕其五曰清明處處啜黃鸝春風不上古柳枝惟應喚石獸記汝曾挂黃金綠字跡英偉不著姓名不知為人語鬼語余謂此福王破滅以後前明故老之詞也

董秋原言昔為鉅野學官時有門役典守節孝祠即攜家居祠側一日秋夜門役夜起滿掃聞微聲望東半記

其妻猶寢夢中見婦女數十輩聯袂入祠心如神降亦不恐怖忽見所識二貧婦亦在其中再三審視真不謬怪問其未選誰表何亦同來一媪答曰人世茫茫豈能遍及窮鄉僻處沒不窮者在在有之鬼神懲其荼苦雖祠不設位亦招之來也或藏瑕匿垢冒職奪香難位設祠中反不容入故我二人傳至此也此事頗劇聞然按以情理似當如是又獻縣程房吏魏某臨終喃喃自語曰吾處閭曹自謂不嘗作惡業不虞貧婦請諸案其當例事論如是其重也二事足相發明信忠孝節義感天地動鬼神矣

族叔行止言有農家婦與小姑並端履月夜納涼共睡榻下突見髮黃而鬼自牛欄後出夜舞跳擲若將搏噬時男子皆出外守場固結燈棹不敢語鬼一攔攔強污之方躍上牆忽噉然失聲倒投於地見其久不動乃敢呼人鄰里趨視則墻隅一鬼乃里中惡少某已昏仆不知人事墻外一鬼此然立則社公祠中土偶也父老謂社公有靈讓主曉報春一少年

啞然曰某甲恒恒早持真善戲抱神祠鬼卒置路側使駛走以博一笑不虞遇此鬼談為真鬼驚路也社公何靈哉中一叟曰某甲日持真爾他日不戲之而此日戲之也戲之行亦多矣爾何忍抱此土偶去土偶何地不可置爾何獨置此家墻外也此其間神實過之爾自不知耳乃共碎金以祀其惡少為父母昇去因睡數日竟不復蘇山西太原谷西南十五

黑白城村有糊塗神祠土人奉之甚嚴云稍不敬輒致風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知何以得此號後檢通志乃知為狐突祠元中統三年較建本名利應狐突神廟狐胡同音北人請入聲皆似平聲故突轉為狐突也是又一杜十姨矣

石中物家住佳有之美給書韻石軒筆記言見一石于太極園相似猶疑理蝶仙分黑白也顏介子嘗見一英德硯山上有白狀作山高月小四字炳然分明其脉直透石背尚依稀似字之反面但模糊散漫不具畫點波礙耳諦視非散非離亦非清染真天成也不更異哉

大山與地俱有石與山俱有豈開闢以來即預知有程邈練書幾即預知有東坡亦賦賦即曰山孕此石在宋以後又誰使仿此字誰使題此語雖然天工之巧無所不有精華結自成文章非常理所可測矣世傳河圖洛書出於北宋唐以前所未見也河圖作黑白圓五十五洛書作黑白圓四十五考孔安國論語註稱河圖即八卦此語乃何異哉

亦四十五圍與河圖相同是宜稱洛圖不得稱書繁詞又何以別之曰書字劉向劉歆班固並稱洛書有孔文穎通尚書正義併詳載其字數漢初初一曰五行一書書曰五行志云此八字一曰等二云此六十字皆洛也其後用者謂一曰字大劉向劉歆班固之說明也

陳太常楓屋言一童子年十四五每睡輒作呻吟聲疑其病也問之云無有既而時作嗚呼時之不醒其語頗了了諦聽皆蝶押之詞其呻吟亦受嗚聲也然問之終不知為魅牒於社公夜夢社公曰魅誠有之非吾力所能制也乃釋於城隍越一宿城隍向中流塑像馬車無故首自頤始悟社公所謂力不能制也然一騷耳未必城隍之所愛即城隍之所愛神正直而聰明亦必不以所愛之故曲法庇一騷一陳而伏冥誅城隍之心必昭然矣彼社公者乃揣摩爾隱隱而不敢言其視城隍何如城隍之視社公又何如也

趙太守書三言有夜過狐女於前挑之忽不覺飛來於落其帽次日見其細書詩曰冰院落枝化兒懸蝴蝶採蜜喚喚半燕爾有蓬蒿仙語殊輕海風致楚楚宜其不安枕也

所不知鬼神知之也

田白崖言嘗與諸友扶此其仙自稱真山民宋末隱君子也... 方洽外報某客來某客忽不動他日復降來叩昨遂去故亂判曰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見必有說詞數百句雲水散人拙於應對不知適之為佳其一心思太密情數大明其與人語恒字字推誠實備無心開雲野鶴豈能奈此奇求故通快憤然不遠其後先姚安公聞之曰此仙究爾介之志器量未宏

從凡憇園言乾隆丙辰鄉試生秋字號中續一人入號號單問姓名籍貫根子致賀曰昨夢女子持杏花一枝插髮含上告我曰明日某縣某人至為言杏花在此也君姓名籍貫通伴豈非佳兆哉其人愕然失色竟解考真稱疾而出鄉人有知其事者曰此生有小婢名杏花

逼亂之而終棄之竟流落不知所終意其貴恨以歿矣... 從孫樹森言晉人有以貨產託其弟而行商於外者客中納婦生一子越十餘年婦病卒乃携子歸第恐其索還貨產也誣其子抱養異姓不得承父業糾紛不決竟囑於官官故情情不釋其商所問真贋而依法滴血試幸血相合乃苦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驗之果不合遂執以上訴謂縣令所斷不足據鄉人惡其貪媚無人理答曰其婦宿與某私既子非其子血宜不合眾口分明具有徵驗幸證實茲狀拘婦所散勸之亦俯首引伏

第愧不自容不別而出婦遂子寓身逃去貨產反盡歸其兄聞者快之按陳業滴血見汝南先傳則自漢已有此說然余聞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論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水雪上凍使極冷或夏月以磁器拭器使有酸鹹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即凝難至觀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據然此今不刺血則商之弟不上訴商之弟不上訴則其婦之野合生子亦無從而欺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今之泥古矣

都察院蟻余載於濼陽消夏錄中嘗兩見其蟻遠非為有子虛也吏役畏之無敢至庫深處者壬子二月奉旨修院署余啟庫檢視乃一無所睹知帝命所臨百靈懼伏矣院長舒梓囑公因言內閣學士孔公祖墓亦有巨蟻恒見其出入曝曬墓前兩槐樹相距數丈首尾各挂於一樹其身如練虹橫亘也後墓母卜擴適當其地祭而祝之果率其族類千百蟻蟻去葬畢乃歸去時其行如風然漸行漸縮乃至長僅數尺蓋龍大龍小已具神龍之技矣乃悟都察院蟻其圍如柱而能出入窗牖中隙縫寸許亦猶是也是月與江焦雲副憲同在山西馬

觀察家邊內務府一官言西十庫貯硫黃處亦有二蟻皆首尾一角鱗甲作金色將欲鎗必先鳴鉦其最異者每一鎗鎗必見硫黃堆戶內磊磊如假山是供取用取盡復燃意其不欲人入庫人亦莫敢入也或曰即守庫之神理或然歟山海經載山之神蛇身鳥首種種異狀

先見暗湖言有王震升者暮年喪子痛不欲生一夜偶過其墓徘徊悵戀不能去忽見其子獨坐隴頭急趨就之鬼亦不避然欲握其手輒引逸與之語神意索漠似不欲聞怪問其故鬼曰父子宿緣也緣盡則爾為爾我為我矣何必更相問訊哉掉頭竟去震升自此痛念頓消客或曰使西河能知此義當不喪明先兄曰此孝子至情作此變幻以絕其父之悲思如却起密札之意耳非正理也使人存此見父子兄弟夫婦均視如淨水之相逢不日趨於薄哉

某公納一妾姿采秀麗言笑亦婉媚嘗得人愛獨立則凝然若有思習見亦不詳也一日稱有疾鍵戶晝卧某公穴窗窺之則塗脂傅粉綉綉彩服一藍筋然後陳設酒果若有所祀者排闥入問姬慶然欲避跪曰妾故某翰林之寵婢也翰林將歿度夫人必不相容慮或索入青樓乃先遣出臨別切切私囑曰汝嫁我不恨嫁而得所我慰慰我忘日汝必於密室觀粧私祭我魂若來以香煙繞汝為驗也某公曰徐鍾不負李後主宋主勿罪也吾何妨聽汝再拜炷香淚落入俎烟果真然三繞其額漸凝繞繞至足溫庭筠達摩支曲曰掃塵成塵香不滅拘連作寸絲難絕此之謂歟雖琵琶別抱已負舊恩然身去而心留不

猶愈於同床名夢哉... 交河一節婦建坊親春華集有表姊妹自幼相識者戲問曰汝今白首兒男矣不知此四十餘年中花朝月夕曾一動心否乎節婦曰人非草木豈得無情但覺禮不可踰義不可負能自制不行耳一日清明祭掃忽似昏聩喃喃作嘔語扶掖歸至夜乃蘇顛其子曰爾恍惚見汝父言不久相迎且帶慰甚玉言人世所為鬼神無不知也幸我身無瑕玷否則黃泉會晤以何面目相對越年載果此王李廉梅序所云梅存論之曰佛戒惡惡是剝除根本工夫非上流人不能也帶人膠膠擾擾何念不生但有所畏而不敢為抑亦賢矣此婦子孫顯耀此持余亦不敢集其族族然其言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所謂慨然不自欺也又何必誇之

姚安公監育南新倉時一履履無故地掘之得死鼠道一石其巨者形幾如鴉其穴雙下流生曰泉其穴亦日靡靡至雙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壓也公同事福公海曰方其填人之屋以廣己之宅殆忘其宅之託於屋也耶余謂李林甫楊國忠輩尚不明此理於風乎何尤先曹祖潤生公嘗於襄陽見一僧本忠登相之幕客也達流冠事相志相與嘆劫數難移僧曰以我言之劫數人所為非天所為也明之末年殺戮淫掠之慘黃巢流血三十里不足道

先見暗湖言有王震升者暮年喪子痛不欲生一夜偶過其墓徘徊悵戀不能去忽見其子獨坐隴頭急趨就之鬼亦不避然欲握其手輒引逸與之語神意索漠似不欲聞怪問其故鬼曰父子宿緣也緣盡則爾為爾我為我矣何必更相問訊哉掉頭竟去震升自此痛念頓消客或曰使西河能知此義當不喪明先兄曰此孝子至情作此變幻以絕其父之悲思如却起密札之意耳非正理也使人存此見父子兄弟夫婦均視如淨水之相逢不日趨於薄哉

某公納一妾姿采秀麗言笑亦婉媚嘗得人愛獨立則凝然若有思習見亦不詳也一日稱有疾鍵戶晝卧某公穴窗窺之則塗脂傅粉綉綉彩服一藍筋然後陳設酒果若有所祀者排闥入問姬慶然欲避跪曰妾故某翰林之寵婢也翰林將歿度夫人必不相容慮或索入青樓乃先遣出臨別切切私囑曰汝嫁我不恨嫁而得所我慰慰我忘日汝必於密室觀粧私祭我魂若來以香煙繞汝為驗也某公曰徐鍾不負李後主宋主勿罪也吾何妨聽汝再拜炷香淚落入俎烟果真然三繞其額漸凝繞繞至足溫庭筠達摩支曲曰掃塵成塵香不滅拘連作寸絲難絕此之謂歟雖琵琶別抱已負舊恩然身去而心留不

猶愈於同床名夢哉... 交河一節婦建坊親春華集有表姊妹自幼相識者戲問曰汝今白首兒男矣不知此四十餘年中花朝月夕曾一動心否乎節婦曰人非草木豈得無情但覺禮不可踰義不可負能自制不行耳一日清明祭掃忽似昏聩喃喃作嘔語扶掖歸至夜乃蘇顛其子曰爾恍惚見汝父言不久相迎且帶慰甚玉言人世所為鬼神無不知也幸我身無瑕玷否則黃泉會晤以何面目相對越年載果此王李廉梅序所云梅存論之曰佛戒惡惡是剝除根本工夫非上流人不能也帶人膠膠擾擾何念不生但有所畏而不敢為抑亦賢矣此婦子孫顯耀此持余亦不敢集其族族然其言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所謂慨然不自欺也又何必誇之

姚安公監育南新倉時一履履無故地掘之得死鼠道一石其巨者形幾如鴉其穴雙下流生曰泉其穴亦日靡靡至雙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壓也公同事福公海曰方其填人之屋以廣己之宅殆忘其宅之託於屋也耶余謂李林甫楊國忠輩尚不明此理於風乎何尤先曹祖潤生公嘗於襄陽見一僧本忠登相之幕客也達流冠事相志相與嘆劫數難移僧曰以我言之劫數人所為非天所為也明之末年殺戮淫掠之慘黃巢流血三十里不足道

矣由其中... 毒上干神怒... 也是可曰天... 敢問願受... 因果自其... 豪者曰巨... 也耶豪者... 言我亦不... 有即官復... 怪也凡沈... 指甲有沈... 可謂入微... 外先水則... 固水之本...

種金倫名... 無第一手... 曰可時金... 初下數子... 竟猶憐憫... 魂暫來游... 長安道上... 景州中謙... 不取有古... 之不備也... 神祠中初... 曰欲出遊... 聲曰男女... 之賢口此...

曰乃有欲... 孤所未睹... 黃浦江前... 女子親坐... 沾衣袂然... 醒疑不能... 華中所見... 移髮夢皇... 馬用知亡... 朱青雷言... 馬相如一... 官壘場時... 曰風前一... 誰奪兩物... 乃獨有別... 楊鐵庄詞... 賦咏傳為... 舉酒置案... 厓故事也...

太常寺仙... 亦或知之... 藝不知其... 葉作鋸齒... 初歲久漸... 禮部尚書... 一州一歲... 繪圖題詩... 道家言祈... 聖澤人盡... 翰林院金... 合抱瘞茲... 如假山人... 紅花紅如... 珠摩芳譜... 未之... 數... 餘... 之... 相... 生... 之... 長... 春... 州... 余... 官... 禮... 化... 深... 和... 氣... 幽... 青... 雖... 下... 鄒... 小... 山... 先... 生... 官... 侍... 郎... 書... 非... 真... 理... 也... 以... 勝... 故... 二... 氏... 治... 具... 未... 儒... 者... 治... 其... 本... 也... 蘇... 祖... 雷... 陽... 公...

畜數羊一羊忽人立而舞眾以為不祥將殺羊當陽公曰羊何能舞有憑之者也石言于晉
左傳之義明矣禍已成殺羊何益禍未成殺鬼神以是舉余也德德而已豈在殺羊自是
一言一動如對聖賢後以順治己酉拔貢戊子中副榜終於通判記無纖芥之禍矣
三從弟曉東言雍正丁未會試歸見一乞婦口生於項上飲啜如常人其人也耶余曰此
偶感異氣耳非妖也駢拇枝指亦異於眾可曰妖半哉余所見有豕兩身一首者有牛背生
一足者又於閩家廟社會見一人右手掌大如箕指大如推而左手則如常日以右手操筆
常字畫使談識者見之必曰此豕駢此牛駢此人疴也是將北某患或曰是為某事之應
然余所見諸異託毫無徵驗也故余於漢儒之學最不信春秋陰陽洪範五行傳於宋儒之
學最不信河圖洛書皇極經世

房師孫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後所作與醒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為斗酒百篇之
亞也嘗學雲南時月夜獨飲竹叢下恍惚見一人注視空現狀若朵頭心知鬼物亦不恐怖
但以手按頭曰今日酒無多不能相讓其人裝縮而隱醒而悔之曰能來微酒定非俗鬼肯
向我微視我亦不薄奈何幸其相訪竟市佳釀三巨盃夜以小几陳竹簡次日視之酒如
故嘆曰此公非但風雅兼亦稍介稍與相感便酒滴不嘗暮客或曰鬼神但欲其氣豈真能
聞微乎坐坐坐
卷十一

飲先生慨然曰然則飲酒宜未及為鬼時勿將來徒飲其氣先生姓漁珊在福建學幕為余
述之覺說奇諸君去余不遠也
錢塘俞君現其字似乾隆癸未余學幕偶見其野泊不寐詩曰蘆花荒寒野水平四
圍唧唧夜蟲聲長城人亦賦難移斜倚枯松有月明余曰杜荀詩曰已重澤不凝夜半有行舟
張繼詩曰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均從對面落筆以夜得聞物出未賦非吟已
童舟寒山寺鐘也吾用此法可謂善於奪胎然杜張所言是眼前景物若忽然說鬼不太
凡十俞君曰是夕實逢見月下一人依樹立似是文士擬就鼓以破水寂寂相去十餘步竟
再沒故有此語鍾祈湖戲曰雲中難大劉女過月裡笙歌煬帝歸唐人謂之見鬼詩倘嫌假
借如公此作乃真不愧此名
實文易書志聞諸海大司農曰有世家子讀書增園園外居民數十家皆巨室之守墓者也
一日於園中見麗女露半面方欲注視已避去越數日見於園外采野花時時欲歸望園內
或竟登牆露半面而身以為東家之窺宋玉也頗覺羞耻而私居居此地者皆粗材不雅有
此觀覽又所見皆刺布不應此女獨觀觀心疑為孤鬼故雖流目送盼而木通一詞一夕獨
立樹下聞牆外一女私語一女曰汝意中人方少月何不就之一女曰彼方疑我為孤鬼何

必徒使驚怖一女又曰青人白曰安有孤鬼鬼不解事至此世家子聞之竊喜寒衣欲出
忽極省曰自稱非孤鬼其為孤鬼也確矣天下小人未有自稱小人有其不自稱且無不
病誠小人以自明非小人者此鬼用此術也揮臂竟返次日於訪果無此二女亦不再來
吳林塘言蕙游春隴園有假者在少華麓山見二人儼然樹下呼之猶能強起問何用
於此其一曰吾等為修福者也初我夜行失道投宿一山窠有少女絕艷伺隙調我我
不自持即相親相為其父母所窺見尋我拜跪始免後捷既而聞其父母某語若有
所議者次日竟納我為婿惟約山上有主人女須更番執役五日一上五日乃返我亦
與之半載後病瘵夜嗽不能寢散步林下聞有笑語聲俛往專視見屋數椽有人植我婦坐
石有月不勝恚忿力疾欲與負其人亦怒回窺窺乃敢睡我婦亦奮起相搏幸其亦病想相
乘並休婦安坐石上嬉笑曰爾輩勿問吾明告爾吾實住來於兩家皆託云上使爾輩休
息五日蓄精以供採補耳今吾事已盡爾輩亦竭無所用爾輩去矣余忽不見兩人逆
不能出故鐵路於此幸遇若等相拯也其一人語亦同獵者食以乾糲稍龍舉步使引其
處二人共此曰向者墻垣故上梁柱故木門故可開合當故可啟閉皆確有形實非幻影也
今何皆土窟耶院中地平如砥淨如拭今何土窟以外崎嶇不容足耶窟度不數尺孤自容

可矣何以容我二人豈我二人之形亦為之所幻化哉一人見對面屋上有破磁曰此我持
以登樓失手所碎今峭壁無路當時何以上下耶四顧徘徊皆惘惘如夢二人恨孤女甚請
獵者入山捕之獵者避相逼偶成佳偶世無此便宜事大便宜必有不便宜者存魚吞
鉤貪餌故也爾二人宜自慎亦何恨於孤二人乃惘惘而止
林塘又言有少年為狐所媚日漸羸困孤猶時時來復共寢已疲頓不能御女狐乃披衣
欲辭去少年涕泣挽留狐殊不顧怒責其責情狐亦怒曰與君本無夫妻義時為採補來耳
汝骨體已竭吾何所取而不去此如以藝文者藝散則離以財交者財盡則散當其委曲相
媾本為勢與財非有情與其人也君若某家某家昔何日附門今何久絕音問今乃獨會
我其音焉傳疾者聞之皆太息少年乃反面向狐無一言
汪旭初言見扶乩其仙自稱張紫陽以悟經為能答也但判曰金丹大道不敢傳傳而已
會有僕婦竊貨逃僕問問可捕獲仙判曰爾過去生中以財誘人買其長又誘之欲得仍取
其財此人今世相誘誘汝汝逃者實要報併為貨者取財報也其數先定追捕亦不得不如已也
旭初曰真仙自不妄語然此論一出凡盜盜皆誅諸風因可不追捕不推波助瀾非凡不能答有疑
之者曰此扶乩人多從惡少狡猾安知不有人匿僕妻而教之作此語因使人伯之善果赴

聞微半坐坐坐
卷十一

一曲登屋窺密伺則聚而呼盧僕婦方斲飾行酒矣...

從叔梅庵公曰淮鎮人家有空屋五間別為院...

余有莊在滄州南曰上河涯今常之矣舊有木明樓...

數箭觸波船碎如神數十人並沒惟此更存乃轉念...

文河王洪緒言高川劉某住宅七楹自屋中三楹...

先歸桂林呂公聞言其鄉有官邑令者...

宅宇矣蓋其卒於成所尚洋厝於僧院也某公曰...

散步岸上見二人坐樹下對談試住就之亦欣然...

一理何分倘與佛子其說平見竟不類現現語也

果有鬼者曰鬼亦恒憧憧擾擾若有所警但不知所...

聞貞靜者左右無一鬼又嘗見學宮有數鬼教諭...

狀公何忍復相逼乃委之而去余濼陽消夏錄中...

此鬼受骨封報以聰明過甚者乎

先師汪文公言有欲謀害異者苦無善計有善者備知之陰謀以之曰此藥入腹即死然此時特狀與病無異雖蒸骨檢之亦與病卒無異也其人大喜留之飲歸則以是夕卒卒盡先以其無解密口為之計矣公因太息曰欲害者殺人而先自殺也用其藥者先殺人而口終不可滅也紛紛搗械何為乎張樂川前輩時在座因言有好藥者一官家子度無可得理除所愛姬託媒結之約會於別墅將執而費焉屆期間已至疾往掩捕突失足墮荷橋板橋下幾於沒頂嗚呼掘出則官家子已遺姬已驚亂釵橫委蕩是子美秀甚姬亦悅之故也後無故聞閣放此姬婢姬乃稍洩其事陰謀者鬼神所忌始不虛矣

貴花者稱極持一蓋磁器求佳似筆洗而器洗四週內外及底皆有洩色似尋常而無綠紋中平如碗獨露磁骨邊線界畫甚明不出入毫髮殊非刻畫不知何器以無用遂之後見廣異志載極明見石室道士業頭朱筆及盃盞乾腹子數何元讓所見天猴有朱蓋筆視話又送載筆法亦有持朱筆畫符詠乃悟唐以前無朱視點動天符則朱於盃盃大筆流珠則朱於鉢盃盃小口侈以便漆筆筆稍大而口欲以便多注流瀉也頗極所持蓋筆朱

卷十一

急向來嘗登家未及見升即呼之來問此孟何往曰本以三十錢買得云出自井中因公斤無用以二十錢賣諸物攤上今將及一年不能復問所在矣深為惋惜世多以高價市廣物而真器或往見獲余而非規方竹漆斷散而交臂失之尚如此然則蓋寶不彰亦可勝歎哉余後又得此一朱蓋磁器此同為磁器之類

先師介公野園言親事中有不覺鬼者聞有山宅往宿或言西山某寺後園多見覺怪是歲值鄉試因做住其中奇形鬼狀每夜環繞几榻聞處之恬然然亦非能害也一月月明推窗四望見艷女立樹下嗟然曰怖我不動來勉我耶爾是何怪可近前女亦嗟然曰爾固不識我我爾祖姑也後葬此山爾爾日與鬼角爾讀書十餘年將傳一不覺鬼之名爾抑可思身科且為祖父光為門戶計耶今夜而爾爾畫而依臥試期日近舉業全荒爾爾父爾母遂爾爾入山之志志我難居泉下於母家不能無情故正言告爾爾試思之言記而爾私念所言頗有理乃未敢歸而詳問父母乃無鬼狀大悔爾爾曰各乃為點鬼所弄爾爾故再住其友曰鬼不敢以力爭而幻其具以善言解鬼畏爾爾何必以鬼為死乃止此友可謂善解脫矣然鬼所言者正理也正理不能禁而禮詞能禁之可以怡銷銘則氣之道矣

前記陶公祖墓巨塚據總志舒暢公之言也壬子三月初十日將少司農錢門對者桃花前與札公聯坐因叩其詳知舒暢公之語不誣札公又曰尚有一件事舒暢公未知也舒暢公之妻劉氏與此婦同縣處婦上幾滿必飲以火酒注巨塚中婦嘗有一噴酒滅分所餘已味淡如水矣慈劉婦與人癡病亦多有驗一旦有欲買此婦者給劉婦錢八十乘其醉而昇之去後婦怒曰我待汝不薄汝乃賣我必欲汝歸自趨不止婦之弟奔告札公自往視亦無如何邀數刻竟死夫妖物憑附女丑事所恒有竹妖物而致禍亦事所恒有惟得錢曾如其事頗奇而有人出錢以買妖尤奇之奇耳此婦今猶在

青巖堂齊濟院是處有之惟滄州別有一院齊醫者而不隸於官醫者劉君瑞曰昔有選人陳某過滄州齊醫院臨臨可告貸遲遲無路將自投於河有醫者憫之傾囊以助其行選人入京竟傳官汴玉州牧念念不能忘誓者自會數百金將中深學之報而偏見醫者不可併其姓名無知者乃捐金建院以收養此醫者與此選人均可謂之善人矣君瑞又言泉替者留室一榻旦夕姓有拜陳公余謂陳公之側替者亦宜設一坐君瑞囑曰替者安可與官坐余曰如其官而祀之則替者自不可坐如其非而祀之則替者之義與官等

卷十一

何不可坐耶此事在康熙中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丙子間而能舉居是院者為某某今已三十餘年不知其存與廢矣

明季兵亂曾伯祖鎮番公年甫十一被掠至臨晉遇舊客作李守敬以獨輪舟送歸崎嶇之間瀕危者數終不食去也時宋太夫人在側以金先饋首謝然後置食於案曰故主流離心所不忌宜為求實來耶泣拜而別自後不復再至矣守敬性體虛備畢有作杆者輒斷斷與事故為眾口所排去而志難之際不負其心乃如此

事有先兆莫知其然如日將出而雲明兩將至而礙潤動竟復則慮乎此也余自四歲至今無一日離筆現壬子三月初二日偶在直隸盛語諸公曰昔陶靖節自作挽歌余亦自題一聯曰浮塵悉海如鷗鳥生死業業似盡無百年之後諸公書以見足矣劉石巖參知曰上句殊不類公若以輓陸耳山乃確當耳越三日而耳山訃音至豈非機之先見歟中卷信先生言有士人讀書別業牆外有廢塚莫知為誰園丁言夜中或有吟哦聲潛聽數夕無所聞一夕忽聞之急持酒往澆冢上曰冢下若吟定有詞家幽明雖隔氣類不殊肯現身一共談半儀有人影再出樹陰中忽掉頭竟去殷勤拜請至再三微聞樹外人語曰彼老兒實不敢以異物自棄方擬一樓清談破百年之岑寂及遠觀丰采乃衣冠華美翩翩有貴貴之容

與我輩結袍殊非同調士各有志未敢自親惟君委曲諒之人士悵悵而返自是併吟嘯之聲亦不聞矣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語既未親聞父旁無聞者豈此士人為鬼揶揄者乎自述眼先生故曰銀鹿槐下之詞潭良夫事中之權譚聞之歟子乃獨語夫也

鄭孝廉二田言永春山中有廢寺皆舊土也相傳初有僧居之僧善咒術其徒夜見山魃請禁制之僧曰人自人故自故兩無涉也人自行於晝故自行於夜而無害也萬物並生各適其適妖不驚人畫出而人禁妖夜出而人畫亦亦爾人僧察無害字始施咒術而氣候已成雲羽已眾竟不可禁制矣憤而雲游求善劫治者僧之歸登壇撒糞雷火下擊妖瘳而寺亦墟矣僧相謂曰吾之罪也夫吾咒術始足以勝之而弗肯勝也我道力不足以勝之而妄欲勝也博善化之虛名潰敗決裂乃至此春癩貽患我之謂也夫

飛車劉八從孫樹珊之御者也其御車極難策之威蓋馳驅之力過同行者必蓋越其前而後已故得此名馬之強弱所不問馬之飢飽所不問馬之生死亦所不問也歷數主殺馬頗多一日御樹珊往學從家以空車返中路馬駭為輪所軌仆轍中其傷頗輕竟皆不知人昇歸則氣已絕矣好勝者必自愛不仁者亦必自及東野稷以善御馬名一國而極馬之力終以敗駕況此後夫歟自隕其生非不幸也

卷十一

十三

先祖光祿公有莊在滄州衛河東以地恒積漲其水左右斜袤如人字故名入字汪後土人語訛入字曰銀子入轉汪為窪以吹唇聲輕呼之音乃近桂彌失其真矣土膏而民食猶飲日暮莊南八里為狼兒口吐語以狼兒二字合聲光祿公曰人對狼口宜其不善也乃改莊門北向直北五里曰木沽口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槐西雜志二

安中寬言有人獨行林莽間遇二人似是文士吟哦而行一人懷中落一書冊此人拾得字甚拙澁波磔皆不甚具僅可辨讀其中或符籙或藥方或人家春聯給粘無緒者間有經書古文詩句展閱未竟二人遽追來奪去倏忽不見疑為狐魅一紙條飛落草間係其去速竟得之上有字曰詩經於字皆音鳥易經无字左邊無點余謂此信言粗材之好讀文藝者也然能刻意於是不愈於飲博遊冶乎使讀書人能獎勵之其中必有所成就乃薄而揮之斥而笑之是未思聖人之待五鄉闕重二童子也讀書人家屢屢過使人甘於自暴棄皆自沽己名視世道人心如履外耳

景州寧遜公能以琉璃香研調漆堆為學巢書曰四錄錄儂若石紋恒技技遊官家喜索人酒食或聞燕集必往樓末席一日值吳橋社會以所作對聯為韻往售至晚得數金忽遇

數十人邀之曰我輩欲君彈一月工堪字若干分贈親友冀得小津潤今先居先生一餐明日奉迎至某所大歡隨入酒肆共飲飲至漏下初鼓主人促閉戶數十人一時不覺座惟字一人無可置辦乃傾囊償債悔悔而歸不知為幻術為鬼魅也李露園曰此君自宜食此報

某公春一舉童性柔婉無市井態亦無恃寵驕縱意忽淫淫數日自盡體怪詰其說慨然曰吾日處枕席不自覺昨寓中某與某重押吾穴隙竊窺難言物與橫陳之女適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汚如是悔不可追故愧憤欲死耳某公解解百方然快不快釋後竟逃去或曰已改易名姓讀書游洋矣梅為金有青泥蓮花記若此童者亦近於青泥蓮花又奴子張凱初為滄州隸後夜聞罪人暗泣聲心動辭去帶身於先姚安公年四十餘無子一日其婦臨產凱慨然曰其女子已而果問何以知之曰我為隸時有某控其婦與鄰人張九私索知其枉而事涉曖昧無以代白也官遣我拘張九我稟曰張九初五日以通賊初八日答十五去矣今不知所往已寬其限官檢微比冊良是怒某曰初七日張九方押某河由至汝婦室乎杖而遣之其實別一張九吾借以支吾得免也去歲聞此婦死昨夜夢其向我拜知其轉生為我女也後此女嫁為貴人婦凱夫婦老且病竟賴其孝養以終楊柳山

卷十二

有羅刹成佛記若此婦者亦近於羅刹成佛錄

馮平字言有張四喜者家貧備作流轉至萬全山中遇翁留治園愛其勤苦以女贊之越數歲翁婚言往塞外有長女四喜亦事婦他往久而漸覺其為狐與異類備伺其獨立潛擊狐射之中左股狐女以手被矢一躍直至四喜前持矢數之曰君太負心殊使人恨難然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則父母所命以禮結婚有夫婦之義焉三綱所繫不敢學若若既見棄亦不敢住強驅君獲四喜之手痛哭道數刻乃默然逝四喜歸越數歲病危無棺以欲狐女忽自外哭入拜婦其述始末且曰兒未嫁故敢來也其母感之嘗四喜無妻狐女悅悅不語鄰婦不平亦助之要狐女購現曰父母乎兒無不可者汝奈何對人之婦若人之大振竟竟出莫知所往去後於四喜尸旁得白銀五兩因得成葬後四喜父母貧困住於墓中篋內無意得錢未蓋亦亦狐女所放也皆謂此狐非惟形化人心亦化人為或又謂狐雖知禮不至此殆平字故撰此事以愧人之不如者姚安公曰平字雖村吏而立心篤實平生無一字虛妄與之談論不出口非能造作語言者也

盧觀察某言在平有夫婦相離死遺一子甫周歲兄嫂感不顧恤饋將死忽一少婦排闥入抱兒於懷置其兄嫂曰爾弟夫婦尸骨未寒汝等何忍心至此不如以兒付我猶可覓一

生活處也學竟出莫知所終鄰里咸目睹之有知其事者曰其弟在日常服一倫女字或
不忘舊情來視遺孤乎是亦張四喜之亞也

烏魯木齊多狎狎小樓深巷歌響時聞自誰鼓初鳴至寺鐘欲動燈火恒照夢也右潘者惟
所欲為官帶禁亦非能禁有軍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風姿實累千金亦不吝吝而不喜為北
里游惟高北家十餘餉餉肥極極潔日閉戶而畜淫之衣亦相摩相倚如眠其相僕隸恒
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語乃愧而投井死池化應同知木金春曰非我親親是似
君焉溫公以告我我弗信也余作是題雖詩有曰石破天驚事有無從來好色靡登徒何郎
甘為風情死纒信劉郎愛嬌嬌即咏是事人之性癖有至於是者乃知以理斷天下事不盡
其變即以情斷天下事亦不盡其變也

張一科忘其何地人携妻就食塞外備於西商西商既其妻揮金如土不數載背歸歸一科
反寄食其家喜厭薄之詎許便去一科曰傲是人無此日負之不祥堅不可一日其持棍逐
西商一科怒罵妻亦反罵曰彼非愛我晚我色也我亦非愛彼利其財也以財博色色已得
矣我原無所負於彼以色博財財不繼矣彼亦不能負於我此而不道留之何為一科益憤
竟袖刃殺之先以百金贈西商而後自首就獄又一人忘其姓名亦携妻出塞患病卒因不
能錄且行已忽有西商招主肆贈五十金怪其太厚因詰其由西商密語曰我與爾婦最相
昵爾不知也爾婦欲殺我以爾託我我不忍負於死者故資爾歸里此人怒擲於地竟格爾
至公庭二事相去不一月相圖溫公時鎮焉書亦齊一日宣察佐於秀野亭座間論及前竹
山今陳題橋曰一不以貪官易交一不以死生負約雖是小人皆古道可風也公稱贊曰古
道誠然一科為可風耶後殺妻者擬極而撤語甚輕贈金者擬極而不云亦示公沈思良
久慨然曰皆非法也然人情之薄又矣有司如是上即如是可也

卷十二

喜祥曾華華言一月秋月澄明與數友散步場園外忽放風滾滾自東南來中有十餘鬼互
相牽曳且毆且爭尚能辨其一二語似爭朱陸其間也門戶之禍乃下徹黃泉乎
去去復去去樓欄前前行行重行行轉轉循循含情含情一回首以我窗前柳柳北是高樓
珠簾上鈎鈎昨為樓上女簾下調鸞今為牆外人紅淚沾羅巾墜外與樓上相去無十丈
云何咫尺間如隔千重山悲哉兩淚絕從此天別鶴空徘徊離念嗚聲哀徘徊日欲晚
决意投身近于裂湘裙裙泣等稿稿書可憐草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舊愛弄人心
君如我復水安非甘甘不若死君前終勝生無損死亦無別語願君家上倘化斷腸花
信得生君家右足永樂大典題曰李芳樹刺血詩不著朝代亦不詳芳樹始末不知為所自

作如實元事詩為時人代作如焦仲卿妻詩也世無傳本余校勘四庫偶見之愛其纏綿悽
惻無一毫怨怒之意殆可泣鬼神官吏錄出一紙久而失去今於後漢陽檢點舊帙忽於
小篋內得之沈沈數百年終見於世豈非真魂怨魄精骨三尤有不可磨滅者乎陸耳山副
憲曰此詩水韓翰玉孫女詩前在宋末則芳樹必宋人以理推之想當然也
曹氏安公寶齋一夕就寢聞室外扣門聲問之不答視之無所見趨數夕復然又數夕他室
亦復然如是者十餘度亦無他故後村中復一盜自言表曾入某家十飲次皆以人不睡而
返問其日官合始知鬼報盜警也故瑞不必為祥妖不必為灾各視乎其人也

明永樂二年遂江南大姓曾輩始祖叔公自上元徙歐縣之景城後子孫繁衍析居在
蘇在景城東三里今土人以仕官科第皆在蘇城故皆稱蘇城而余族則自稱
景城紀不忘本也叔公故宅在景城在蘇城兵變久圮其址屬蘇城蘇城蘇城蘇城蘇城
經以乾隆丙子舉鄉試蘇城蘇城蘇城蘇城蘇城蘇城蘇城蘇城蘇城蘇城蘇城蘇城蘇城
雲孫再造家復室不果築而姚安公以甲申八月棄諸孫下地惟是處吉因割他田易諸孫
庵而莫焉前聯如公自識也事皆前定豈不信哉

侍親沈氏余字之曰明珠其祖長洲人流寓河間其父因家焉生二女惟其次也神思朗傑
閨訓畢公半記 卷十二 三

珠不類小女如常私語其母曰我不能為回家婦高門華族亦必不以為我為婦幾其貴家
膝下其母微聞之竟如其志性慧點平生未嘗作一人初歸余暗拜見馬夫人馬夫人曰聞
汝自願為膝下亦殊不易為奴杜對曰惟不願為膝下故願為耳既願為膝下則亦何難故
馬夫人始欲愛之如婦女當語余曰女子當以四十以前死人猶悼惜青裙白髮作孤雛腐
鼠吾不願也亦竟如其志年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僅三十初僅講字附余檢點圖籍父遺
祖知父義亦能以淺語成詩臨終以小照付其女口誦一詩請余書之曰三十年來第一見
遠容手付汝收藏他時話我生平事取姑蘇沈五娘泊然而逝方病劇時余以待值圖明
園宿海院西老屋一夕恍惚兩夢之以為結念所致耳既而知其是夕竟絕移二時乃蘇
語其母曰適幸至海院寓所有大聲如雷震因而驚醒余憶是夕果壁上挂瓶瓶斷墮地始
悟其生魂乘至妾故題其道然有口便分相似幾分非可畏香魂月下歸今承承承承承一
並閣情處在依稀又曰到死存靈尚有絲絲魂魂倩女不須疑一聲驚破雲花夢却記銅瓶墮
地時即此也
相去數十里以照道之人談真於之俗而謂居是上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吾所知之確然
十年以警賦之子論者當之而曰見其人者不如我所知之確然耶吾所知之確然耶吾所知之確然耶

史親見聖人其於春秋有源委至唐中葉陸渙始有異論宋孫復以後闕然佐闕諸說
爭鳴皆曰在氏不可信吾謂可信何以異於其非蓋漢世之學務實宋儒則近名不出新義
則不能得勝不排舊說則不能出新義經訓詰皆可口辨相爭惟春秋事遠歷難於
變亂於是謂左氏為楚人為大國初人為秦人身為魯史親見聖人之說既既非身為魯史
親見聖人則傳中事逆於不足據而後可惟所欲言矣及宋李燾編春秋左傳句解至不
知成風為魯公生母尚可論與名分定數獲乎元程端蒙推波助瀾尤為悍厲偶在五雲多
處即檢校端學春秋解編修書昌因言有士人得此書珍為鴻寶一日與友人遊泰山
偶談經義極稱其論叔姬歸鄰一事推闡至精夜夢一古莊女子儀衛尊嚴厲色詰之曰武
士元女實主東嶽上帝以我艱難完節接連共姜俾隸太姬為首神今二十餘年矣昨爾建
聖儒之說謂我歸鄰為淫於紀季虛辭誣說實所痛恨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紀
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班白之髮婦何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
諸侯夫人不書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傳年之勝例不登諸策簡徒以失心不二故仲尼有是
特筆程端學何所憑據而造此曖昧之語耶爾再妄傳當爾爾舌命從神以勞暴擊之狂叫
而醒遂燬其書余戲謂書曰君既崇學乃作此言書昌曰我取其長而不敢諱所短也

卷十二

四

是與持中之論矣
楊令公相在古北口內祀宋將楊業順澤林昌平山水記據宋史謂業戰死長城北口當在
雲中非古北口也考王曾行程錄已云古北口內有業祠蓋遼人重業之忠也為之立廟遼
人親與業戰曾奉使時距業僅數十年豈殆不知業歿於何地宋史則元季托克托所修此
祠舊作水原謂業未嘗今從三也則謂業未嘗今從三也則謂業未嘗今從三也則謂業未嘗
余校勘秘冊八四至避暑山莊丁未以冬戊申以秋己酉以夏壬子以春四時之服骨覽
馬每泛舟至天津間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樹色泉聲都非塵境陰晴早暮十態萬狀一鳥
一花亦皆入畫其尤異者細草沿坡帶皆茸茸如綠扇而不數寸齊如裁製無一葉參差
長短者死丁謂之規短草出 宮牆繞數步即紫苔滋蔓矣豈非天生嘉卉以待 宸遊
哉
李又晴先生有張子克者投杖村巷於歲暮俾僮散步場園問遊一士嘉溫雅各道姓名
頗相款洽自去家住近村里巷無可共語若得若如空谷之足音也因而并坐見童子方
考經問張曰此書有古文今文以何為是張曰司馬貞言之詳矣道諸呂氏春秋見者微前
中引諸侯一事乃是今文文圖時人所見如是何處更有古文乎其人喜曰君真是讀書人

也自足屢下鵲張欲報謝輒以貧無棟止夫婦賃住一破屋無地延客張亦止一夕思
問若鬼鬼乎張曰人未離形之鬼鬼也離人之形形雖未見之然鬼無可畏其人惡然曰君
既不畏我不欺君身即是鬼鬼以曾為士族不能燒口單錢亦以為氣餉水君一飯可半依
初分既深亦無疑懼即為其食且遣使數家考論籍籍有端委偶論太極無極之旨其人
然曰於傳有之大道遠人事過六經所論皆人事即易闡陰陽亦以天道明人事也舍人
事而古天消已為虛香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訟安用此為謂君留心古義故就君求食
君所見乃如是乎拂衣竟起倏已影滅再於相過處候之不復睹矣
李督學聞中時院史言雍正中學使有一極墮樵死不聞有他故以為偶失足也久而有洩
其事者曰樵本山山人年十四五嫁一軍人子數月矣夫婦甚相得形影不離會飲飽不能
自活其姑責諸販賣婦女者與其夫相抱泣徹極置臂為誌而別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
程迫及販賣者潛隨至京師時於車中一觀而幼年怯懦遭詞不致近相視揮淚而已
既入官媒家時時於側側得一睹彼此約勿死莫天上人間約一相見也後聞為學使
所納因投身為其幕友僕共至閩中然內外隔絕無由通問其婦不知也一日病死婦聞婢
媼道其姓名籍貫形狀年齒始知之時方坐筆樓樓上泣立良久忽對來備言始不長號數

卷十二

五

聲奮身投下死學使諱言之故其事不傳然實無可諱也大抵女子殉夫其故有二一則情
任綱常寧死不辱一本才禮教者也一則志恥偷生苟延一息莫樂昌叔鏡再得重圓至望
絕勢窮然後一死以明志此生於感情者也此女不死於賊崇之手不死於魏氏之家至五
玷花殘得故夫山問而後死誠為太晚然其死志則久矣特秘愛纏綿不能自別彼其意中
固不以當死不死為負夫之恩真以可待不待為棄夫之望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誤
則可矣必執春秋大義責不請言之兒女豈與人為善之道哉
壬申七月小集宋家泉家偶談孤事轟松若曰貴族有一事君知之乎童以郵試在濟南聞
有紀生者忘其為壽光為膠州也嘗暮行遇女子獨行泥濘顛倒倚之扶掖念此必孤女姑試
與說亦足以知狀魁之情狀因語之曰我識爾爾勿謂我然得如爾亦自佳人靜後可語
書齋勿在此相調徒多迂折女子笑而去夜半果至押牒者數夕覺漸為所感因拒使勿來
孤女想不肯去生正色曰勿如是也男女之事權在於男男承女女不願尚可以強其得
女求男男不願則心如寒鐵難強其亦無所之況爾為盜我精氣來非以情合我不為自亂
情爾聞人多矣難以節言我亦不為墮爾節始亂終棄君子所惡為人言之不為爾言之
也爾何必惡惡於此徒為無益孤女竟詞窮而去乃知一愛盡感變端至死可說不能說

者終由情欲牽連不能自割耳使泊然不動彼亦何所取而不去哉

法南望又說一事曰里有惡少數人聞某氏家有能化形婦人夜攜綉布穴口果得二枚孤防其變幻意以錐刺其背骨之以索操刃脅之曰爾果能化形為人為我輩行酒則貸爾命否則立殛爾二孤嗥叫跳擲如不解者惡少怒刺殺其一其一乃語人曰無衣服即化為人成何狀耶又以刃擬頸乃宛轉成一好女子裸無寸縷眾大喜遂肆無禮復擁使俯觸而始終不變手孤妮妮數語祈求解索甫一脫手已驚然遊歸未到門遂見火光則數家皆焦土殺孤者一女焚馬知孤之相報也孤不獲人人乃搜孤多行不宜其及也宜哉

田白岩說一事曰某縹室少艾為狐所媚勤治無驗後有高行道士微神將持至壇其令供狀念聞孤語曰我豫產也偶持婦婦潛竄至此與某晚我街之次宵是以報某憶幼時果有此然十餘年矣道士曰結恨既深自宜即報何遲遲至今得無探知此事假借藉口耶曰彼前婦貞女也懼于天罰不敢近此婦輕挑乃得誘押因果相償鬼神弗罪師父何責焉道士沈思良久曰某妮爾婦幾日曰三月餘爾說此婦幾日曰三年餘道士怒曰報之過當曲又在爾不去其微爾付雷部孤乃服罪去清遠先生曰之此可見邪王之念妖魅皆得報聞

聞風半笑案記

卷十二

六

施之理鬼神能奪也

清遠先生亦說一事曰某某一婢粗材也稍長漸慧點眉目亦漸有媚相納為妾頗有心計搆構并井未幾瑣屑家人纖毫不能欺欺則必敬又善居積凡所販賣米穀價必贏米以漸裕寵之專房一日忽謂未曰君知我為誰來笑曰爾顯顯爾戲舉其小名曰爾非某耶曰非也某逃去久矣今為某地某婦生子已七八歲我本該女君九世前為巨商我為司會計君遇我屋而我我沈沒君三千金錢冥誦誦孤魂煉形數百年幸得成道然此自業終不得升仙故因此轉之逃幻具形以事君計十餘年所入足以敵所逃今戶解去矣我去之後必現形君可付某僕埋之彼必裂尸而取某君若罪彼彼四世前為饑時我木成道嘗吸其尸聽彼碎碎庶我寬可敬也俄化孤仆地有好女長數寸出項上再冉去其貌則別一人矣朱不思而自埋之卒為此僕僕發刺其心朱知為風氣法歎而已

從孫樹靈言高川有某家貧甚延除夕無以卒歲詣親串借借無所借僅沽酒飲之有押其無聊始現鬼面遂大醉而歸時已昏夜遇老翁負一囊雙不進約質為高川州以值質語之其囊甚重私念方無慮慮若揮奪而逸龍龍飛飛必不能追及遂盡力疾趨翁自後追呼不應任奔七八里甫得至家門急入燈視之乃斬斬楊木一限重三十餘斤

方知為鬼所弄治其貪欲之性久為鬼惑故來其室而侮之不然則來住者多何獨此質是時本見可欲尚未盡心向已中道相持歟

樹性又言孫孫張子儀性嗜飲年五十餘以寒疾卒將歿矣忽蘇曰我病愈矣頃頃至京司見飲酒巨壺三壺張子儀封其其一已啟封尚存半壺是必皆我之食料頃頃欲盡方此耳既而果愈復飲二十餘年一日謂所親曰我其將死乎昨又至京司見三壺酒俱盡矣起數日果無疾而卒然則補錄紀傳載李衛公會羊之說信有之乎

實錄王才厚錄言寶地北城水窟雨穿多成洞穴妖物遂窟宅其中後修城時毀其窟窟失所憑依遂散處空宅古寺四出祟人男女多為所妬忽來一道士教人取黑豆四十九粒持咒錄七日以擊妖物應手死錦堂家多空屋遂為所據一僕婦亦為所媚以道人所煉五擊之忽風聲大作似有人喧呼曰太夫人被創死矣超時見一巨蛇豆所傷處如鏡炮鉛丸所中因問道士凡媚女者必男妖此蛇何呼太夫人道士道此蛇也蛇之媚人其首尾皆可噴精氣不必定相文媾也後有人但聞風聲即似擊擊覺有吸其精者精即涉溢則道士之言信矣又一人突見妖物豆在紙囊中猝不及解併紙擲之妖物亦負創逸又一人為女妖所惑或受以豆既其色美不肯擊竟以隨身大妖物之為祟事所恒有至一持摩

聞風半笑案記

卷十二

七

聚而肆毒則非常之惡天道所不容矣此道士不先不後適以是時來或亦神所似手歟某侍郎夫人卒蓋棺時後方陳祭祀忽一白鶴飛入棺尋視無睹檢閱棺中涌出連雲果棟頃刻立焚聞其生時御下酷嚴凡買女奴成券入門後必引使長跪先告戒數百語謂之教導教導之後即被衣反手撻百鞭謂之試刑或轉側或時號號稱甚捷至不言不動格格然如擊木石始謂之知畏然後驅使安州陳宗伯夫人先太夫人之姨也嘗至其家常曰其僕僕婢行列進退雖大將練兵無如是之整齊也又余嘗至一親串家丈人行也入其內室見門戶左右懸二鐵蓋皆有血痕柄皆光澤可擊聞其每將就寢諸婢一縛於攬後後覆以衾防其私逃或自戕也後死時兩股瘡潰露骨一若杖痕

刑曹業蹟多被監後以傷風死者在保界限內於律不能不以抵呂太常合時嘗判秘方以荆芥香蠟海螵蛸三味各五錢三斤艾葉入無灰酒一碗重湯煮一炷香熱飲之汗出立愈恒百以內不得食雜肉後其子某登庚子賢書人為刑方之報也西陽雜俎載嚴子咒曰伊帝彌帝彌羅帝誦至十萬遍則六子皆隨呼而轉試之或驗或不驗余謂此猶誦子治病耳大抵精神所聚氣機所感鬼神通之所謂至誠則金石為開也篤信之則誠誠則必動姑試之則不誠不誠則不動凡持煉之術莫不如是

獨此兒為然矣

舊傳蘭桂言。初是京師隨人往福清會館門以外皆其家也。一夜月黑。聞洶洶喧嘩聲。哭泣聲。又有數人勸諭聲。念此必無人。是必鬼。聞自門隙窺無所睹。屏息諦聽。移數刻。乃一人連其婦。相抱。取他家。相去。婦故有夫。慕亦相。近謂婦為此人。所劫。當以此人。婦相。相。不從而拒。爭也。會。適者。鳴。金。過。乃。寂。無。聲。不。知。其。作。何。究。竟。又。不。知。此。誤。取。之。婦。他。年。合。受。又。作。何。究。竟。也。然。則。謂。鬼。附。主。而。不。附。妻。其。不。然。乎。時。方。可。村。在。屋。言。游。春。離。時。聞。一。事。與。此。相。類。彼。有。合。室。於。妻。妻。者。故。壞。則。有。男。子。尸。在。焉。不。知。地。下。雙。魂。作。何。相。見。集。氏。易。林。曰。兩。夫。其。妻。適。為。雌。若。為。此。古。矣。戴。東。原。亦。在。座。曰。後。漢。書。尚。有。三。夫。共。妻。事。君。何。見。不。唐。耶。余。戲。曰。二。君。勿。喧。山。陰。公。主。面。首。三。十。人。獨。忘。之。幾。然。皆。不。畏。其。夫。者。此。鬼。私。藏。少。年。不。慮。及。後。來。之。合。室。未。免。縱。欲。忘。志。耳。東。原。喟。然。曰。縱。欲。忘。志。獨。此。鬼。也。哉。

處。博。有。佃。戶。孫。某。善。為。銃。所。擊。無。不。中。嘗。見。一。黃。鸞。命。取。之。孫。故。曰。取。生。者。耶。死。者。耶。問。鐵。丸。衝。擊。安。能。預。決。其。生。死。曰。取。死。者。直。中。之。早。取。生。者。則。驚。使。飛。而。擊。其。翼。命。取。生。者。舉。手。銃。發。黃。鸞。果。隨。視。之。一。翼。折。矣。其。精。巧。如。此。道。一。人。能。論。放。生。咒。與。約。曰。我。請。咒。三。遍。爾。百。擊。不。中。也。試。之。果。然。後。屢。試。之。無。不。驗。然。其。詞。鄙。俚。殆。可。笑。噫。不。識。何。以。能。禁。制。又。凡。所。聞。則。概。早。生。字。記。卷。十。二

禁制諸咒其鄙俚大抵皆似此而實皆有驗均不測其所以然也

蔡萬山先生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聲俸者數矣惟一事深得校書刀舌一幼孫偶存鐵針醫以朴硝等藥攻之不下日漸危弱後校蘇沈良方有見小兒吞鐵物方云刺新皮皮研為末調粥三碗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方試之果及肩裏鐵針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用也此書世無傳本惟水樂大典收其全部余領書局時屬王史亭排纂成帙蘇沈者蘇東坡沈存中

也二公皆好讀醫學宋人集其所論為此書云
葉守南德州才醫也往來余家幼時猶見及之憶其與先姚安公嘗言從平原詣海豐夜行失道僕從皆迷風雨將至四無村墟望有廢寺住持暫避寺門虛掩而門扉隱隱有白粉大書字鼓火視之則此寺多鬼行人勿住二語也進退無路乃推門再拜曰過客遇雨求神庇蔭雨止即行不敢久稽聞水塵板上語曰感君有禮但今日大醉不能見客奈何若可就東壁坐西壁榻宿恐遺其髮湯勿飲簾溜恐有蛇涎瓶後酸梨已熟可摘食也毛髮直立味不敢拾兩榻止即惶遽拜謝出如脫虎口焉先姚安公曰題門榜示必傷人多矣而君得無恙且得其委曲告語蓋以禮自處無不可以禮服者以誠相感無不可以情動者雖異類無間也君非惟老於醫抑亦老於涉世矣

朱連江言新奉一書生赴省鄉試去濟南尚半日程與數友乘涼早行黑暗中有二驢連逐

行互相先後不以為意也稍辨色後知為二婦人既而省視乃一極年約五六十肥而黑一少婦年約二十甚有姿色書生矚目之少婦忽回顧失聲曰是幾兒耶生錯愕不知所對少婦曰我即某氏表妹也我家法再嚴中表不相見故兒不識妹妹嘗於屠販處見兒故相識也書生憶原有表妹嫁濟南因相款語問早行何適曰昨與妹婿往問書母疾本擬即日返粵母有訟事晚妹婿入京不能即歸妹婿早歸為治裝也流目送盼情態惻然且露十餘歲時一見相悅書生心微動至路歧遂至家具一飯欣然從之約同行者既在某所候至鐘動不來次日亦無耗往非別處猶歧路行之傳其驢於野田中鞋尚未解備物色村落間絕無知此二婦者再詢訪得其表妹家則表妹已二年餘其為鬼所惑怪所嗾抑或為益所誘均不可知而此人遂長逝矣此亦足為少年輕薄者戒也

雜說稱樂童始黃帝時樂童名曰此說非相始出依托比頑童始見商書然出梅頭為古文亦不足據逸周書稱美男破允殆指是子周禮有不男之訟註謂天閭不能御女者然自古及今未有不能御女成訟者經文簡實疑其亦指此事也凡女子淫佚發乎情欲之自然樂童則本無是心皆幼而受給或勢功利餌耳相傳某巨室喜狎伎童而愚其或悅拒乃多

買瑞麗小兒不過十歲者與諸童戲時使執燭侍側種種淫狀久而見憤視若當與過三數年稍長可御皆順流之舟矣有所供養僧規之曰此事世所恒有不能禁制不為然因其自願聲諸挾妓其過尚輕若輕心積慮嬰赤子之天真則恐干神怒果不能從後卒罹禍夫術取者造物所忌況此事而以術取哉

東光有王莽河即胡蘇河也旱則涸水則漲每病涉焉外勇馬公周籙言雅正未有以柳一手抱兒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行中流姑蹶而仆婦棄兒於水旁力負始出大詬曰我七十一老嫗死何害張氏數世侍此兒延香火爾胡棄兒以拯我新祖宗之祀者爾也婦泣不敢語長跪而乞越兩日姑竟以哭孫不食死婦嗚咽不成聲廢坐數日亦立禱不知何許人但於其姑嘗婦時知為姓張耳有耆論者謂兒與姑較則姑重姑與祖宗較則祖宗重使婦或有父或有兄弟則棄兒是既兩世窮養一錢之孤子則姑所貴者是婦難死有餘愧焉姚安公曰講學家責人無已曉夫急流洶涌少緩即逝豈此能深思長計者哉勢不兩全棄兒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兒存終身實不取取不又有貴以貴兒者姑者耶且兒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兒又不肯悔更何如耶此婦所謂出性情已善萬不幸而其姑自殞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猶沾沾焉而動其喙以為精爽之靈母乃

白骨街寬黃泉恨手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內有貶無復胡牧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完人辨則辨矣非吾之所欲聞也

郭石洲言朱明經靜園與一孤友一日飲靜家孤大醉睡花下醒而靜園問之曰吾聞青旂於醉後多變形故以余覆之而自守之君而不變何也曰此視道力之淺深也道力淺者能化形幻耳故醉則變醜則變禽豈驚怖則變道力深者能脫形猶仙家之尸解也歸人道入其本形矣何變之有靜園欲從之學遂曰公不能也凡修道人易而物難人氣純物氣散也成道物易而人難物心一而人心雜也鍊形者先鍊氣鍊氣者先鍊心所謂志氣之神也心定則氣聚而形固心搖則氣煥而形萎廣成子之告黃帝乃道家之秘要非莊叟寓言也深岩幽谷不見不聞惟凝神導引與天地陰陽往來消息閱百年如一日人能之乎宋乃止因憶丁卯同年某御史書問所覘伶人曰爾輩多矣爾獨擅場何也曰吾曹以其身為女必併化其心為女而後柔情媚態見者意消如男心有一錢則必有一錢不似女子為能爭蛾眉曼綠之寵哉若夫登場演劇為貞女則正其心雖笑語亦不失其貞為淫女則蕩其心雖莊坐亦不掩其淫為貴女則尊重其心雖傲服而首氣存為賤女則斂抑其心雖威赫而賤態在為賢女則柔婉其心雖怒甚無遠色為悍女則拘戾其心雖理拙無異詞其他喜怒哀

卷十二

樂恩怨愛憎一設身處地不以為戲而以為真。人視之竟如真矣。他人行女事而不能存女心。作種種女狀而不能有種種女心。此我所以獨擅場也。李玉典曰。此語復來不足道。而其理至精。此事雖小。而可以喻大。天下未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能詣極者。亦未有心在是事。而是事不詣極者。心在一藝。其藝必工。心在一職。其職必舉。小而餘之九疇之翰。大而真寔程契之聲四海。其理一而已矣。此與鍊氣鍊形之說。可互相發明也。

丁卯同年郭形繪成辰上公事宿新中驛旅舍燈下獨坐吟哦聞窗外語曰公是文士西壁有一詩請教出視無所贈至西壁拂塵尋視有旅邸卧病詩八句詩甚悽苦而鄙俚不甚成句豈好弄筆人死尚結習未忘耶抑欲形繪傳其姓名俾人知某甲旅卒於是其家人歸其骨也

奴子宋過凡三娶第一妻自合卷即不同榻後竟仇嫌第二妻子必學坐其提攜之煩乳哺之不足乃求藥使斷產器信一王媪言吞礪石為末服之石結聚腸胃死後過病革時口喃喃如與人辯辯私語其第三妻曰吾出初娶時吾父母已受人聘約日迎娶妻尚未知吾先一夕引與押妻以為意轉欣然相就五更尚擁被共眠鼓吹已至妻恨恨去然媒氏早以未嘗同寢告後夫吾母兄亦曾云爾及至後非完壁大遭疑詰竟鬱鬱而終妻本不肯服石吾痛極使盡盡後懼為厲又贈巫新藥今並恍惚見之吾必不起矣已而果然又奴子王成性乖僻方與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撻已仍與嬉笑或方鞭時忽引起與嬉笑既而曰可補鞭矣仍叱使伏受鞭撻大抵一日夜中善怒反復者數次妻畏之如虎善時不敢不強歡

閩微草堂筆記

卷十三

怒時不敢不順受也一日泣訴先太夫人呼成問成晚成曰奴不自知亦不自由但覺其可愛忽覺其可憎耳先太夫人曰此無人理始佛氏所謂風兒耶奈其妻或輕生並違之去後聞成病死其妻竟著紅衫夫為妻綱天之經也然尊究不及君親究不及父母妻又訓齊有敵體之義焉則其相與宜各得情理之平宋過第二妻謀殺也罪止太悍其第一妻既已被出而受聘則恩義已絕不當更以夫婦論宜誘誘他人未婚妻耳因而致死其取償也宜矣王成酷暴然未致補於死也一日居其室則一日為所天殺不制服反而從其肆理亂常也其受虐固無足憫焉

吳惠叔言太湖有漁戶嫁女者舟至波心風浪陡作舵師失措已散及欲流衣官相抱突突新婦破簾出一手把舵一手牽蓬索折旋飛行直抵塘家吉時猶未過也洞庭人傳以為奇或有以越禮譏者惠叔曰此本漁戶女日船頭持篙不能負以必為宋伯姬也又聞吾郡有氏女不記何縣人已受聘矣有謀為春者中以黃語塔家欲離婦父訟於官而謀者臨岸已深非惟證佐寥寥且有自承為所教者女見事急竟禱鄰導至塔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婦比貞不自有明證也兒與其獻醜於官媒仍為所誣不知獻醜於母前送閨戶他服請姑檢訟立解此較探舟之新婦也越禮矣然危存亡之賒有不得不如是者諱學矣

以一死責人非通論也

楊雨亭言山深處有人凡生木石間身已與木石同色矣然呼吸不絕目炯炯尚能視此嬰兒鍊成而閉不能出者也不死不生亦何貴於修道反不如鬼之道遠矣大抵仙有仙骨質本清虛仙有仙緣該遂指授不得真傳而妄意冲舉因而致害者不一此人亦其明證也或曰以刀破其瘡當兵解去此亦慮度之詞談何容易乎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社神若門神若井神若廟神若中雷神或祭或不祭矣但不識天下一灶神一城一鄉一靈神一靈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祀今未見處處有專祀也然則一家一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數天下靈神亦當如恒河沙數此恒河沙數之靈神何人為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遠從不常與靈神之間賊者何所歸靈神之新增者何自來日日陰除移改神不入太頑耶此誠不可以理解然而靈神者乃時有之余小時見外祖雪峰張公家一司燈妯好以穢物掃入窻夜夢為衣人呵之且批其頰覺而顛腫成癩數日巨如杯膿液內潰從口吐出稍一呼吸輒入喉嚨欲死立善皮轉乃愈是又何說幾或曰人家立一祀必有一鬼憑之祀在則神在祀廢則神廢不必

閩微草堂筆記

卷十三

一帝所命也或然矣
孫叶飛先生夜宿山家聞了鳥了鳥門上語也手了東巷問為誰門外小語曰我非鬼非魅
女欲有所白也先生曰誰呼汝為鬼魅而先辨非鬼非魅也非欲益彌彰乎再聽之寂無聲矣
崔崇叶汾陽人以青絲為業往來於山谷中有一年矣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叶志憤以刀自刺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絕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與其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本我實自慙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妻遂移我返母以命業為人累主人感之贈數十金為棺斂費命侍盡而已有醫疑其腸胸之腹中數約結痼竟以漸愈惟遺矢從刀傷處出後遺閉矣後貧甚其妻甚其貧者憐之各贈以錢俾得線線自給漸以小康復娶生子至乾隆癸巳甲午間年七十乃終其鄉人劉炳為作傳傳受之侍御錄以示余因據其大略人販鬻妻賣常事也以十餘金而自贖崇叶可謂輕生矣然其本志則以本無毫髮私而其跡有似於乾沒心不能自明其平生之自好可知也瀕死之頃對眾告明里胥使官府無可疑切焉其妻使存骨無可用心不尤忠厚哉當死不死有天道焉事似異而非異也

文安王太宰府言廣州一宦家安婦甫却扇新婿大醉狂狂奔出追問故曰新婦青面赤髮

如奇地吾師而走婦故中人姿其解其強使復人所見如前父母迫之歸房竟向隙自縊
既未成禮女勢當歸時質者尚滿室其父引之偏拜諸客曰小女誠隨然何至驚人致死哉
幽怪錄載生娶客是令女事亦同於此但婿未死耳此始風竟不可以常理論也自諸學
家言之則曰是有心疾神虛月眩耳

李主事再漢漢三制府之孫也在禮部時為余屬氣宇朗濈余期以達列乃新婚未幾虎夫
天年聞其親迎時新婦拜神懷中鏡忽墮地裂為二已訝不祥既而鬼聲吹吹徹夜不且蓋
哀氣之所感先兆之矣

選人在某處坊橋租一宅或曰中有狐然不為意入居者祭之則安某性善不從亦無他異
既而納一妻初至日獨坐房中聞窗外簾障有數十人悄語品評其妍媸愧不致舉育既
而滅燭就寢滿室吃吃作笑聲或曰狐不吐此狐外或作非也狐非也又作非也凡一動
作輒高鳴其所為如是數久不止拆於正乙真八其法官汪某曰凡魅害人乃可劫治若止
嬉笑於人無損若且相戲說未釀事端即非王法之所禁宜可以猥聚細事瀆及神明某不
得已設酒餚拜祝是夕寂然其曾然曰今乃知應酬之禮不可廢
王行九言鳳凰店民家有兒持其母履戲道後園花架下為其父所拾婦大遭詬詰無以自
解輒舉筆書之 卷十三 三一

胡太產撫軍能視鬼云嘗以某處巡視諸僕室皆有鬼出入惟一室閉然問之曰某所
居也然此僕舍無寸長其婦亦常奴耳後此僕死其婦竟守節終身蓋鬼或聚於一時
節婦非素有志志必不能飲水和藥數十年其胸中正氣蓄積久矣宜鬼之不致近也又聞
一視鬼者曰人家恒有鬼往來凡閉房牒神必諸鬼聚觀指點憐笑但人不見不聞耳鬼或
望而引避者非他年則婦節婦即孝婦賢婦也與胡公所言若重現處矩矣

朱定遠言一士人夜坐納涼忽聞屋上有聲聲而起視則兩女自簷際格胸當窗而立曰
先生是讀書人姊妹其一堵有是禮耶士人禁不敢語女又促問戰戰兢兢曰僕是凡人僕知
人禮鬼有鬼禮非僕之所知也二女曰此人模樣不似事當別問能了事人耳
仍糾結而去蘇味道樓樓誠自全之善計也然以推讓事復讓者亦在在有之蓋世故大
深自謀太巧恒併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送於其必當為者而不為往往生事機固為禍

本決製有不可收拾者此士人見請於狐其小焉者耳
濟南朱青雷言其鄉民家一少年與鄰女相悅時相窺也久而微露盜香迹父疑為夜伏
塋上左右顧視兩家陰伺其往來乃見女室中有一少年少年室中有一女衣飾形貌皆無
異始知男女皆為狐媚也此真聚聚之伎矣青雷曰以我所見好事者當為媒合亦一佳法
然聞兩家父母皆甚吝延巫驅狐時方東裝北上不知究竟如何也
有視鬼者曰人家離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妻之姪祭時皆所生朱享所後者弟來也凡同
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朱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勿敢先也惟子某把養張
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其數世前本于氏婦懷翠燦張生是子之祖也此何其餘
曰此易明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磁磁石引鐵不捨芥不以
近而合也一本者氣相屬二本者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眩疾之心油然而生連連之心亦油
然而生一身歧為四肢四肢各歧為五指是別為二十歧矣然二十歧之痛履吾嘗能覺一
身故也詭莫近於妻妾妻妾之痛履吾不自言吾終不覺則兩身而已矣
宋子剛言一老儒家鄰整側有積柴狐所居也鄰人莫敢犯而學徒頑劣乃時縱污之
一日老儒往會葬約明日返諸兒因乘幾為極塗朱墨潰劑老儒定返各棧之流血恨復

去來以為諸兒大者十一小者七八歲耳皆性師太嚴次日老儒返云昨實未歸乃知狐
報怨也故訟諸上神者有誤除積柴者有欲往拆者中一人曰諸兒實無禮不為過
但太毒耳吾聞勝妖富以德以力相屬終無勝理究相報者慮禍不止此也求乃已此入
可謂平心亦可謂遠慮矣

雍正乙卯仙戶張大陽家生一婦一身而兩首或以為妖沈文豐功曰非妖也人有學生即
亦有雙黃雙黃者確必把背吾數見之矣與從從淫淫悖悖及此處悖曰凡一雌一雄者
生子即得十雌兩雄一雌者十卵必一父氣種也一雌兩雄者十卵必一父
氣種也雌則不物各一性而余因思鴉皆不能自伏卵人以雜代伏之天地生物之
初羽族皆先以氣化後以卵生不待言矣凡物皆先有卵之氣而後有卵之形初卵生
之時上古之氏滿滿問問誰知以雜代伏也雞不代伏又何以傳種至今也此真百思不得
其故矣

劉友韓侍御言向屬山東一友家聞其鄰女為狐媚女父遂知其六百計捕得一小孩與約
曰能舍我女則舍爾子然遂之舍其子而狐仍至言其自約則謝曰人之相報者多矣而貴
我輩乎女父恨使女陽勤之飲而陰置砒毒狐中盡變形跟踏去越一夕家中瓦礫交飛

自鹿來於此合蘇米宋命女父鳩摩道始未開似一老狐語曰非哉彼徒見人皆相誰從而效尤不知人道好遂善報者終遇非也主人詞真犯之不理亦曹隨我論矣語記於此

狐所地過其子遠矣
李康夫言本縣舊宅後有樓五楹人跡罕至康夫以其僻靜恒宿其中一夕甫啟戶見板閣上有異物似人非人紫髮長如髮衣履或疑其蹤長吼街人去又在揚州宿第家廢中見紅衣女子推門入心知鬼物強起叱之女子跪地若有所陳俄仍冉冉出門去次日問主人果有女媼此室時為果也蓋幽房曲室多鬼魅所蔽異物殆首物之未成者潛伏已久其夕猝不及避耳媼鬼長跪或求解脫沉淪康夫壯年氣盛故均不能近而去也僅正言凡媼死者著紅衣則其鬼出入房閣中當神不驚蓋女子不以紅衣為陽色猶似生魂故也此語不知何本然婦女信之甚深故憤憤死者多紅衣就媼以求為祟此鬼紅衣當亦由此云

先父晴湖高州呂氏姑家傳如為二姑家也姑家也門外有巨樹形如古其不利眾議伐之尚未決夜夢老人語曰鄰居二三十年忽相戕乎而為樹之精曰不伐伐且為狀矣詭乃定此樹如不自事尚木可也天下有先期防禍禍則周意反以觸於禍機者蓋往往

卷十三

五

如是矣聞李公傳家傳如為二姑家也姑家也門外有巨樹形如古其不利眾議伐之尚未決夜夢老人語曰鄰居二三十年忽相戕乎而為樹之精曰不伐伐且為狀矣詭乃定此樹如不自事尚木可也天下有先期防禍禍則周意反以觸於禍機者蓋往往
奴子王敬王連升之子也余舊有質庫在莊入官後折閱都盡蓋從鳩復設之召敬司夜馬一夕自經於樓上雖其母其弟莫測何故也客作胡興文居於樓側其妻病劇故忽附之語數其母弟之父曰我自博負死奈何多索主人棺斂費使我負心此來明非我志也或問爾怨索負者乎曰不怨也使彼負我能無索乎又問然則怨該博者乎曰亦不怨也手本我手我不博彼能博我手博我我安意候代而亡初附時人以病者昏亂耳既而序述生平寒溫故舊語音宛然故也皆嘆曰此鬼不昧本心必不終淪於鬼也
李玉典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巖洞聊投憩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敢進某公招邀其切度無他意姑前拜請寒溫勞苦如平生略問家事相悲憫因問公住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過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為官第循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數年德業前忽見一巨碑嶺嶺家如是我官階姓字碑文所述則我官不知其中略有影響者又都過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時時有讚語鬼物聚觀更多嘲笑我不耐其眩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後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祭中郎不免愧詞韓文亦嘗讚墓古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

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入即可誰自問已慚况公論俱存誰亦何益舉親嘗在顯揚何以虛詞招誘乎不謂後起者流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歸余謂此玉典

靈言也其婦翁田白若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不存
交河老儒劉君居於闕家廟而設帳於莊莊一日夜深飲醉忽自歸家時積雨之後道途間兩河皆暴漲亦竟忘之行至河干忽又欲浴而稍憚深流之深忽旁有一人曰此間原可浴處請導君往至則有盤石如魚磯因共洗濯君酒以解忽嘆曰此去家不十餘里阻迂折當多行四五里其入曰此間亦有可涉處再請導君往復履將至家其人忽忽作別去叩門入室家人駭路阻何以歸君珠自憶亦不知所以也榻摩其人似高川賀某或留不住則其妻趨其後連子住謝兩家皆言無此事暮河中盤石亦無蹤跡始知遇鬼鬼多踴醉人此鬼獨扶導醉人或若珠一生循謹有古君子風醉涉流勢必危殆神陰相而違之歟

奴子董柱言景河鎮某甲其兄死葬埋其母家以農忙與妻共請之逃歸助餽餉至中道思破寺中某甲使婦守寺門而心與嫂調謔嫂怒叱竟肆強暴嫂并拒呼而去人寫遂無應者婦自入阻解亦不應會有值婦踰於途碎其瓶壺客作五六人皆歸就食通經避開聲極視

卷十三

六

具狀狀眾共憤怒欲其先行以二人更番持某甲裸其婦而送淫馬頭行叱曰爾淫婦有我輩誣爾當死我輩法商城商理決不為證也任爾控官吾輩千餐六矣某甲反叩額於地祈求赦其辜此所謂假公濟私者也與前所記楊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一快人意後鄉人皆知無肯發其事者一則作客皆流民一日耘畢得值即散無從為誰何一則惡某甲故也皆曰媼婦之踏不先不後是豈非若或使之也哉
媼鬼溺鬼皆求代見說部者不一而自到自醜以及焚死壓死者則方米不開求代事是理熱熱河羅漢時形酷似鐵生老僧人多登眺近時有一人墜崖死俄而市人時有無故發狂奔上其頂自倒擲而前者皆曰鬼求代也延僧禮懺無驗官守以遲卒乃山夫自戕之鬼侯代為其輕生也夫足而死非其自輕生為鬼所迷而自戕尤非其自輕生必使媼婦用代是又何理歟余謂是或免建或山鬼為祟求祭享耳未可概目以求代也
余鄉產某北以車運供京師南隨漕船以販鬻於諸在土人多以為恒業米木熟時某怕霧霧泥之則舟而賊存皮與核矣每霧初起或於上風積柴草焚之烟滾而舟散或推鳥欲迎擊其散更速蓋陽氣或則陰霧清也凡妖物皆畏火器史文松濤言小快開舟山中黃雲暴起則有風雷雲按以巨礮迎擊有雙蝦蟆如車輪大者余曾學福建時山賊或夜行屋瓦上

格格有聲過院門鳴啾則跟踏奔逐頃刻寂然鬼亦畏文器在焉骨不齊曾以統整厲鬼不能復聚成形謂其魂散蓋妖鬼亦皆陰類也

董秋原言東昌一書生夜行郊外忽見甲第甚壯宏私念此某氏家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縱檢閣聯聯志異有風水仙諸輩某有所過踟躕不行俄有車馬從而來服飾甚華中一婦揭帷指生曰此郎即大佳可延入生視車後一切妙麗如神仙大過遂就入門即有二婢出邀生既審為狐不問氏族隨之入亦不見主人出但供張甚盛飲饌豐美而已生倏合念心搖搖如燕雀至夕蕭鼓喧闐一老翁牽蓬車曰新婦入貴已門先生文士也昔婚儀成不別而歸家人以失生一晝夜方四出見訪生憤憤道所過聞者莫不拊掌曰非狐成君乃君自戲也余因言有李二混者貧不自存而赴京師謀食途遇一少婦騎驢李遂與婦微相調謔少婦不答亦不嘆次日又相遇少婦擲一帕與之觀後復去回顧曰吾今日宿園安也李啟其帕乃銀簪耳環數事適資各場持歸實屬正寶庫昨夜所失大定携携竟自謀為盜是乃真為狐戲矣秋原曰不謂少婦何緣致此仍謂之自戲可也

前田李生裕神言有陳至剛者其婦死遺二子一女歲餘至剛又死田數畝及數間俱為兒

卷十三

七

收去聲言以養其子女而實產過之俄而屋後夜夜聞鬼聲人久不平心知至剛魂也登屋呼曰何不果爾兒哭何益魂却退之數丈外嗚咽應曰至親者兄弟情不忍棄父之下凡為尊矣禮亦不敢棄吾乞哀而已兄聞之感動其嫂曰爾使我不得為人也不亦登屋呼曰非我也嫂也魂又嗚咽曰嫂者兄之妻兄不可棄嫂豈可棄也嫂愧不敢出自後視其子女鬼亦不復哭矣使遺兄弟之變者蓋如是鬼尚有開棺之妻乎

衛根從淫虐之乳母也其夫嗜酒恒在醉鄉一夕鍵戶自出莫知所往或言鄰園井畔有屍視之果所著窺之尸亦在眾謂捨不甚極醉人豈能踰且投井何必脫履成大惑不解動守園者則是日青美木疎惟婦携幼子宿言夜聞牆外有一人聲索聲繼又聞索聲固留察又旬然一聲如人自牆躍下者則聲在牆內矣又聞從坐屋內聲則聲在井畔矣聞從客解履上牀聲又旬然一聲遂寂無音響此地故多鬼不以為意不在此人之八井也其溺鬼求代者乎遂埋是後亦無他

族叔孫慶言嘗見旋風中有一女子張袖而行迅如飛鳥轉瞬已在數里外又嘗於大槐樹下見一獸跳躍非犬非羊毛作褐色即之已隱均不知何物余曰叔平生專意研經不甚留心於子史此二物古書皆載之女子乃飛天夜叉傳其集虛唐律於衛州佛赤見者信言

居延海上見天神追捕者是也褐色獸乃樹精史記奉本紀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堂大梓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想特祠園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水中出復見於堂水之中別異傳奉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警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祠頭騎廣信枯樹賦曰白鹿負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畫文曰畫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旋頭即用此事也

王德園言有縣吏夜息松林間有流聲吏故有勝養往視之則男女二人並坐石几上嗚嗚絮語似夫婦相別者疑為淫奔詰問其由男子起應曰爾勿逐我鬼也此女吾愛婢不幸早逝雖他而魂常依此今被配入轉輪從此一別茫茫萬古故相悲耳問生為夫婦各有配偶豈死後又顛倒移換耶曰惟節婦守貞者其夫在泉下曾留待死後同生人世再續前緣以補其一生之荒苦餘則前因後果各以罪福受生或及待或不及待不能齊矣爾宜自去吾二人一刻千金不能與爾謀豈事也張口噴氣木葉亂飛吏悚然反走後再過其地知為某氏墓也德園為疑齋先生作秋燈叢話湯武此輩其德園偶未言及抑先生偶失記耶先外祖母曹太恭人嘗告先太夫人曰滄洲有宦家婦不見答於夫鬱鬱將成心疾性情非判琴瑟愈不調會有高行尼至詣問因果尼曰吾非冥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菩薩

前田李生裕神言

卷十三

不能見見三生也然因緣之理則吾知之矣夫因緣無故而合者也夫以恩合者必相歡以怨結者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亦思亦怨者以負久使相取相償也如是而已爾之夫婦其以怨結者乎天所定也非人也雖燕天定勝人入定亦勝天故擇迎立法許人懺悔但消爾勝心戒爾傲氣逆來順受以情感而不以理爭修爾內職事始以孝處婦以和待媵妾以恩盡其在我不問其在人庶幾可以挽回乎哉問住因無益也婦則其言果相睦如初先太夫人嘗以告諸婦曰此尼所說真聞閣中解冤神咒也信心行持無不有驗如或不驗尚是行持未至耳

蔡太守以昌云判異論者疑之然朱竹君之先德婦人婦人故曰蔡君先告以二期蔡君之母亦自預知其亡期曾曰辰不與是又何說哉朱石君撫軍言其他事甚悉若石君若岳婦人也顧郎中德然亦云判異後自言以洩漏陰府事請為社公無可驗也余嘗聞其論以律已裁濟陽消夏錄中其論鬼之存亡亦頗有理大意謂人之餘氣為鬼氣久則漸消其不消者有三忠孝節義正氣不消猛將勁卒剛氣不消滿材碩學靈氣不消不遠消者亦未見魂恨魄始痛泉泉其然結則氣亦聚也夫大貴取多用宏其精壯則氣亦成也兒女纏綿理憂會恨其情專則氣亦凝也至於凶殘狠戾氣亦不遠消然墮泥聖者十之九又不在此數

中參言之繁夥或亦有所微耶。

雍正戊申夏在莊有大旋風自北而南勢如潮湧...

申文舍顯言劉智廟有兩生應科試夜行失途...

其西廂坐閣樹後語曰同是士類不敢相拒...

乾隆甲子余在河間應科試有同學以帕卷首...

烏魯木齊千總崇有倫言昔征霍集占時...

教作烏魯見有倫屢引其鑰又作叩額...

忽見紫旁一紅衣女子坐殿極呼其一醒...

八碎十餘人並驚仆至晚乃各漸蘇...

蘇州朱生蟻舉壬午順天鄉試第二人...

宜從輕受杖記語鴉母曰微我父曾為史...

不受杖哉

交河有婦林二姨皆為孤所哺養病欲死其家延道士勸治後不受捕道士怒避... 部孤化為書生見道士曰鍊師勿若相誓也夫採補授人誠于天律然亦思此二女者何人哉飾其治命蓋載年以無論其破人之家不知凡幾廢人之業不知凡幾聞人之夫婦不知凡幾罪當死即彼攝人之精吾攝其精彼致人之疾吾致其疾彼戕人之命吾戕其命皆所請若人喪天道宜滅鍊師何必曲庇之且鍊師之勸治謂人命至重耳夫入之為人以有人心也此輩機械萬端寒暖百變所謂人面獸心者也既已獸心即以獸論以獸論獸事理之宗深山曠野相食者不啻恒河可一上直靈那耶道士乃舍去論者謂道士不能制孤造此言也然其言則深切著明矣

程魚門言朱某跪准上一妓金盡被斥出一日有西商過訪僕與會旋揮金如土統統然恐其去盡謝他客曲意留留日贈金帛珠翠不可殫數居兩月餘云暫出赴揚州遂不返訪問亦無知者曾既餓去北里為良家檢點察得所贈已物不存朱某所贈亦不存惟留二百餘金恰足兩月餘酒食費一家迷離恍惚如夢乍回或曰聞朱某有孤友其始代為報復云魚門又言遊士某在廣陵納一妾頗嫺文墨意甚相得時於閣中偕和一日夜歸僅婢已睡

聞錄錄錄錄 卷十三 十一

室內開燈火入視問然惟案上一札曰妾本孤女僻處山林以風負德儻君年我今業緣已盡不敢留留本擬殺位待君以展永別之意恐兩相悽惻難忘是以如斯竟行不敢再而臨風回首百結柔腸或以此一念三生石上再種後緣亦未可知耳請慎勿勿以一女子之故至損精神則妾雖去而心稍慰矣若得書悲感以下朋舊咸相啜嗟以典藉嘗有此事勿致疑也後月餘妾與所殺北上行被盜官待捕稽留准上者數月其事乃實蓋其母重溺於人偽以孤女自脫也周書曰是真孤女何偽之云吾思其言其始

遇仙姬久而舍去者其中或無不此類也乎余在翰林日侍請索公兩通同齊戒於待詔廳前對面祈禱何有奇蹟其時又索公言前征霍集古時奉參贊大臣撤調中運運大雪車伏不能至僅一行帳幕姑支以慰苦無就禱得三四死人首王僕枕之夜中並瑞瑞微動此乃止余謂此非有故亦非因此而止也當斷首時生氣未盡為厭人所焚伏於中得人氣溫蒸冰解而氣得外發故能自動已動別氣散故不再動矣凡物生性未盡者以火焚之皆動是其理也索公曰從古戰場不閉逢鬼神心惡之謂吾命家也今日乃以此疑

奪也眾怒言二姐息其極海亦怒言拾塊擊之小地躍過別後如飛馬穿林去心恰村中無此小地必妖魔也姚安公曰頗周二姐一擊否則必為所婦矣凡妖魅婦人皆有招致蘇東披范增論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有逃人在橫街夜飲步月而歸其屬在珠布口因從香廠取捷徑小奴持燭籠行中路路而滅望一家燈未息往乞尤有婦應門邀入若飲心知為青樓姑以道無然歸羞低眉意色慘沮欲出又牽袂固留試謂之亦宛轉相就適携數金即謝不受但折曰如念今宵竟有長隨某佳某處某久間居妻亡子幼不免飢寒君肯携之赴任則九泉感德矣其人戲問卿可相隨否法然曰妾實非人即某妻也為某不能贖子女故肯相求耳人悚然而出回視乃一新塚也後感其意竟携此人及子女去未一長隨至鬼亦薦枕長隨之多財不知財自何來其富貴而病民可知矣

牛楨為騎或生麟角蛟龍之所合非真麟也婦女露腰為所合者亦有之惟外舅為氏家一個戶年近六旬獨行過雨當當腰竟有龍爪按其蓋以為當受天珠憐而隨龍研其格以為襯衣而後施刑也不言龍從其背按地深之稱轉側縮避殺乳磨牙其前喉為吞噬伏不敢動移一二刻始浮塵一聲去呻吟膝上腥涎滿身幸其子持來迎乃自以返初聞錄錄錄錄 卷十三 十二

尚諱既而創其求醫始道其竊越苗之侯儲婦矣乃押一男子收監亦眾矣乃押一哀翁此亦不可以理解者

王方湖言梁陰劉生嘗宿其中表家偶言家有怪物出沒不恆亦不知其為何物但聞中遇之輒驚人倒覺其身如鐵石劉甚喜恒恒以為烏統隨曰若無富備此自防也書齋凡三椽就其東室聚芳對燈獨坐見西室一物向門立五宮四體一似人而目舌有約二十口去鼻僅分許部位乃無一似人劉生果統攝之即却避依手掩一扉出半面外窺作欲出不出狀繞一果統則又露似懼出而人畏其後者劉生亦懼其畏後不敢先出也如是數回急露全面向劉生搔手吐舌急發統一擊則鉛丸中奉上怪已衝烟去矣蓋誘人發統仗一棧不中不及再發即乘機遁也兩敵相持先動者敗此之謂乎使忍而不發遂至天曉此怪既不能近聲牙而勢必由戶出則出則不現形矣然自此知其畏統後仗統偵其伺出擊之彈然仆地如屠刀噴裂視之乃破瓦一屑兒童就近沿無勿處戲筆畫作人面畫甚拙遂隨意塗抹其狀一如劉生所見云

不濟矣。冥吏謂奪女大惡。活命大善。可相抵。冥王謂活人之命。而復奪其女。許抵可也。今所
奪者。此人之女。而所活者。彼人之命。彼人活命之德。以此奪女之仇。以何解之乎。說善業
本重。未可全銷。莫若冥司。不刑其罪。生息自報。恩怨自報。怨可也。語訖。而絕。歐羅巴。盡不
取。釋氏輪迴之說。而取其天堂地獄。亦謂善惡不相抵。是絕惡人為善之路也。大抵善惡可
抵。而恩怨不可抵。所謂冤家債主。得為本人。是亦善惡惡。可抵大善。大惡不可抵。善業
藝文。概不得謂之善。舉豈足抵。義執之罪乎。比其志。則良公。謀耳。至末。生中人
未必相遇。事未必相值。故因緣合者。或在於數世之後耳。

宋村麻人。弟林白。道名。倉中。舊有餘家。家未折。當時。姚安公。從王德庵。先生。請書。是。註。僕
綠。夜。入。倉。院。多。彼。瓦。擊。而。不。見。其。形。惟。惟。先生。得。納。涼。其中。不。道。擾。賊。然。時。見。男。女。往。來。且。木
榻。橫。枕。俱。無。礙。塵。若。時。拂。拭。者。一。日。聞。中。見。一。人。稱。輪。走。似。足。一。翁。呼。問。之。曰。吾。前。嘗。不。近
正。人。吾。其。不。正。乎。翁。拱。手。對。曰。凡。與。杖。作。某。之。類。則。不。敢。近。正。人。若。讀。書。知。禮。之。人。則。樂。近
正。人。先生。若。子。也。故。雖。少。婦。稚。女。亦。不。相。避。信。先生。無。邪。心。也。先生。何。反。自。疑。邪。先生。曰。雖
然。幽。明。異。路。終。不。相。隔。相。接。請。勿。見。形。可。乎。翁。答。曰。若。自。是。不。復。晤。矣。
沈。瑞。影。寓。高。廟。諸。書。及。友。沈。文。昌。閣。廊。下。睡。人。靜。後。聞。閣。上。語。曰。吾。曾。亦。無。用。錢。處。爾。情。多。

金。何。也。一。人。答。曰。欲。以。此。金。鑄。銅。佛。道。而。山。澤。枯。寺。供。養。其。仰。託。佛。解。形。一。人。作。碎
聲。曰。咄。咄。大。結。而。施。須。已。財。佛。立。不。問。汝。來。受。汝。盜。來。金。耶。再。聽。之。收。矣。善。哉。野。孤。值。越
靈。其。之。時。偏。聞。此。語。應。如。海。應。聲。也。

瑞。影。又。言。嘗。借。數。友。遊。西。山。至。林。密。深。處。風。日。眩。射。泉。石。清。曠。雖。野。花。半。開。鶯。鶯。聞
閉。木。杪。柳。絮。聲。仰。視。無。人。因。呼。曰。此。明。吟。定。為。仙。侶。同。儕。黨。可。請。下。一。談。乎。語
聲。忽。止。俄。復。浪。又。在。隔。遙。有。欲。覓。路。進。春。瑞。影。曰。世。外。之。人。趁。此。良。辰。尚。晚。研。典。荷。我。輩
身。到。黃。宮。乃。在。此。供。酒。進。看。遊。女。其。鄙。而。不。顧。宜。矣。何。必。多。此。跋。涉。乎。眾。乃。止。

滄。州。一。游。方。尼。即。前。名。某。夫。人。解。說。因。緣。者。也。不。許。婦。女。至。其。寺。而。肯。入。家。雖。小。家。以
租。錫。為。供。亦。欣。然。往。不。勒。婦。女。布。施。惟。勸。之。存。善。心。作。善。事。外。租。錫。錫。張。公。一。范。姓。僕。婦
施。布。一。疋。尼。合。掌。謝。訖。置。几。上。片。刻。仍。僕。付。此。婦。曰。檀。施。功。德。佛。已。鑒。照。矣。晚。見。施。布。即
我。亦。今。已。九。月。須。見。尊。姑。猶。單。衫。以。奉。婦。為。尊。姑。製。茶。衣。可。乎。僕。婦。取。借。無。一。詞。惟。面
頰。汗。下。姚。公。安。曰。此。尼。乃。深。得。佛。心。惜。閑。閑。多。傳。其。故事。竟。無。一。能。舉。其。名。

先。太。太。乳。母。廖。媼。言。四。月。二十八。日。滄。州。社。會。也。婦。女。進。香。者。如。雲。有。少。年。於。日。暮。時。見
城外。一。牛。車。向。東。去。載。二。女。皆。妙。麗。不。類。村。姑。疑。為。大。家。內。眷。又。不。應。無。一。婢。媼。且。不。應。生。

露。車。正。欲。思。聞。一。女。道。紅。帕。於。地。其中。似。畫。數。百。錢。安。及。仰。者。皆。不。顧。少。年。素。懷。實。惡。或。追
覓。為。累。亦。不。敢。拾。歸。以。告。母。語。其。疑。越。半。載。鄰。村。少。年。為。二。孤。所。煽。病。瘵。死。有。知。其。始。末
者。曰。正。以。拾。帕。索。帕。兩。相。調。諧。謀。合。也。母。聞。之。慘。然。悟。曰。吾。乃。知。知。是。不。知。不。知。是。知。
有。納。其。奴。女。為。賬。者。奴。勿。願。然。無。如。何。也。其。人。故。其。孽。藉。亦。有。自。王。膝。後。生。一。女。年。十。四。五
主。聞。其。妹。姊。亦。納。為。賬。心。勿。願。亦。無。可。如。何。也。嗚。呼。曰。不。生。此。女。無。此。事。也。其。女。曰。不。納。某
女。自。不。生。此。女。矣。乃。更。然。自。失。又。親。事。中。有一。女。日。搆。其。醜。使。受。盡。責。不。聊。生。及。出。嫁。亦。為
小。姑。所。搆。曰。受。盡。責。如。其。醜。歸。而。對。嫂。據。涕。曰。今。乃。知。婦。難。為。也。大。道。好。運。豈。不。信。哉。又。一
少。年。喜。寓。婦。女。窗。幕。廉。陳。百。計。潛。伺。一。日。醉。而。寢。或。戲。以。膏。粉。糊。其。目。醒。覺。腫。痛。不可。忍。急
揭。去。眉。及。睫。毛。並。拔。盡。且。所。糊。即。所。蓄。蠅。蛹。性。至。酷。自。受。其。責。竟。以。漸。貢。又。一。好。好。傾
軋。往。來。搆。弄。能。使。膠。漆。成。冰。皮。一。夜。酒。渴。飲。冷。茶。中。先。噴。一。喝。陡。盡。其。香。滑。為。蕪。雖。不。致。命
然。古。語。而。切。皮。語。言。不。復。使。復。矣。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先。師。陳。文。勤。公。言。有。一。同。鄉。不。欲。者。其。名。平。生。亦。無。大。過。惡。惟。事。欲。利。歸。於。己。害。歸。於。人
是。其。本。志。耳。一。歲。北。上。公。車。與。數。友。投。逆。旅。雨。暴。作。屋。瓦。盡。漏。初。覺。時。惟。北。坐。數。尺。無。遺。瘡
此人。忽。俯。感。寒。就是。指。案。被。取。汗。眾。知。其。詐。病。而。無。詞。以。移。之。也。雨。備。其。眾。坐。屋。內。如。窟。宿

而。此。人。獨。酣。臥。非。坐。類。把。眾。未。睡。時。急。奔。出。此。人。正。壓。其。下。頭。破。血流。一。足。一。臂。並。折。傷
竟。昇。而。歸。此。是。為。有。機。心。者。戒。矣。因。憶。叔。子。于。祿。性。至。從。從。余。往。烏。魯。木。齊。一。日。早。發。陰。雨
四。合。度。天。欲。雨。乃。盡。置。其。衣。裝。於。車。箱。以。余。衣。裝。覆。其。上。行。十。餘。里。天。竟。放。晴。而。車。陷。於。津
水。從。下。入。反。盡。濡。焉。其事。亦。與。此。類。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

沈。淑。孫。吳。縣。人。御。史。光。先。生。孫。女。也。父。兄。早。死。鞠。於。祖母。楊。文。叔。先。生。妹。也。諱。分。字
瑞。季。工。詩。文。畫。花。卉。尤。精。故。淑。孫。亦。習。詞。翰。書。畫。染。幼。許。金。姪。汝。備。木。稼。而。卒。病。年。時。先。太
夫人。往。視。之。沈。夫。人。泣。呼。曰。招。孫。孫。何。爾。祖。姑。來。矣。可以。相。認。也。時。已。沉。迷。爾。依。目。視。淚。承
睫。舉。手。攀。太。夫。人。劍。解。而。與。之。親。為。賈。於。臂。微。笑。而。瞑。惜。其。意。欲。以。純。氏。物。效。也。初。病。時
自知。不。起。畫。一。卷。封。甚。固。恒。置。枕。函。邊。聞。之。不。答。至。是。亦。悟。其。留。與。太。夫。人。發。之。乃。兩。蘭
一幅。上。題。曰。獨。坐。幽。蘭。圖。成。口。自。看。悔。罪。空。谷。裡。風。雨。不。厭。寒。其。家。庭。之。間。有。難。言。者
阻。滯。嫁。期。亦。足。故。也。太。夫。人。悲。之。欲。買。地。以。葬。姚。安。謂。於。禮。不。可。乃。止。後。其。柩。附。漕。船。歸。太
夫人。尚。恍。惚。甚。其。泣。耳。云。

王。西。候。言。曾。與。客。伴。都。四。夜。行。沈。鎮。西。夜。以。鬼。迷。呼。曰。村。中。養。神。犬。有。酒。食。可。共
往。飲。啖。索。鬼。曰。神。庭。那。可。近。爾。勿。造。次。呼。者。曰。是。家。兄。弟。相。爭。叔。侄。互。執。衣。之。札。在。塞。門。

而。此。人。獨。酣。臥。非。坐。類。把。眾。未。睡。時。急。奔。出。此。人。正。壓。其。下。頭。破。血流。一。足。一。臂。並。折。傷
竟。昇。而。歸。此。是。為。有。機。心。者。戒。矣。因。憶。叔。子。于。祿。性。至。從。從。余。往。烏。魯。木。齊。一。日。早。發。陰。雨
四。合。度。天。欲。雨。乃。盡。置。其。衣。裝。於。車。箱。以。余。衣。裝。覆。其。上。行。十。餘。里。天。竟。放。晴。而。車。陷。於。津
水。從。下。入。反。盡。濡。焉。其事。亦。與。此。類。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

庭敗微已具神不享矣南輩遠往仗他人先也西條素存陰且立觀其所住鬼所近街上
紫馬皆驚嘶惟見其氣深深轉繞他道去不知其指誰氏也人箱以僥幸非可祈也禍以
忌穢非可禳也苟能為善雖不祭神亦助之取理亂索而實祀以冀神佑神其受禱乎

梁豁堂志有厚太學悼其寵姬幽鬱不適姑消復於別墅前清溪時開對月一夕聞隔溪
榜掠竟聲聲望似一女子伏地受杖正懷疑疑疑女子呼曰君乃在此忍不相救耶詭視
正其寵姬痛欲絕而崖陡水深無路可過問前某山何塚在此報泣曰生前特能事某
頗深致被摘配於此猶人世之單流也社公酷毒動輒鞭撻非大放炮口不能解脫也語此
為眾鬼曳去受惡德既深不違所請乃足備施食其故沉淪月餘後聲又如前趨視則指
鬼益眾姬裸身反接更推辱而憐其哀號曰前者法事未備而禱神求釋被駭不行社公
以祈靈無驗每夜更增以七晝夜水陸道場始能解此厄也屢獲獲若社公不在此則社
公如在鬼豈敢斥言其忌且社公有廟何為來此母乃鬼也幻形給求經懺耶姬見鬼疑思
又呼曰我實是某君母過疑廖曰此灼然偽矣因誌曰汝身有紅痣能舉其生於何處則信
女矣鬼不敢答斯須聞稍稍散去自是遂絕此可悟世情從難難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牽
物必抵隙原自云有灶婢歿葬此山下必其知我者念我眾鬼為之又可悟外鬼來必有

內問矣
鈴堂有言一粵東舉子赴京過白溝河在逆旅午餐見有驢車載婦女住對屋中飯畢先行
獨步入見壁上新題一詞曰垂楊長長映回汀作態為誰青可憐弱絮隨風去似我飄零
淡淡亂飄衣袂相送過長亭下窺嬌女沾泥也好莫化浮萍此詞名秋波舉子曰此妓
語也有厭倦風塵之意矣日日送此同行至京猶道小奴記其下車處後宛轉物色竟納為
小星兩不相期偶然湊合以一小詞為紅葉此真所謂前緣矣

守屋閉戶暫疑雖則壁中失數梨幸無他人猶犬又無於理無以自明竟大受擗楚至晚忍
得於灶中大以為怪驗之一一有猫爪痕乃悟猫故街去使亦以竊食受擗也蜂豈有毒
信哉神憤急欲再捕猫郭太安人曰斷無賊汝故猫理猫既不殺恐免冤相報不知出何變
怪矣此神自此不捕猫猫見此婢亦不復鼠避

桐城歙守愚言一士子遊嵩山搜剔古碑不覺日晚時方欲夏因藉草眠松下半夜寒寒
侵衣襟而醒低卧着月見數人從小徑來數席山酌酒環坐知其非人懼不敢起姑
側聽所言一人曰二公請限將滿當入轉輪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所已得消息否上坐二

卷十三

卷十三

人曰尚不知也既而皆起曰社公來矣俄一老人扶杖至對二人拱手曰頃得冥牒來告善
壽二公前世良朋來生嘉耦指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一人曰公夫人也右者顧笑左者默
不語社公曰公何怙怙爾羅王冥註註此公性剛直則則愛物直則不委曲體人情平生
多所樹立亦多所損傷故沉淪幾二百年乃得解脫然究君子之過故仍得為達官公本長
者不肯與人為禍福然事事善癩不治亦貽患無窮故墮鬼趣二百年墮女身以平生深
而不險柔而不佞故不欠富貴又以此公多性而公始終與相得故生是因緣神理分明公
何怙怙哉眾神笑曰渠非怙怙直初作新婦未免嬌羞耳有酒有餚請社公相禮先為合昏
可乎剛昨啞報不復可辨其難俄俄各匆匆散去不知為前代何許人也

李應絃言甲與乙鄰居世好切同嬉戲長同硬席相契如兄弟兩家男子時往來雖隔牆猶
一宅也或為甲婦造謠謂私其表弟甲偵無迹然疑不釋密以情告乙祈代偵之乙故謹密
畏事謝不能甲私念未偵而謝不能是知其事而不肯偵也遂不再問亦不明言然由是不
答其婦請無以自明竟鬱鬱而死而附魂於乙曰其親於夫婦之事乃密祈汝偵此其
信汝何如也使汝力白我冤甲疑必釋或陽許偵而徐告以無據甲疑亦必釋汝乃慮脫偵
此實不告則負甲告則汝將任怨也遂置身事外忽然自全至我實恨於泉壤是殺人而不

操兵也今日訴汝於冥王汝其往質竟願相數日死甲亦曰所以需朋友為其親急相寬也
此事可欺我豈能欺人入謀者或可欺豈能欺汝我以心腹托汝無則當言無直詞責我勿
以浮言間夫婦有則宜密告我使善為計勿以穢聲累子孫乃親若路人以推接故疑實何
貴有此朋友哉遂亦與絕死竟不弔焉乙豈真殺殺人哉世故太深則趨避太巧耳然畏小
怨致大怨畏一人之怨致兩人之怨卒致人而以身償其巧安在哉故曰非極聰明人不能
作情懷事

實東其前輩志前任浙江學政時署中一小兒恒往來供給使以為僕夫之子弟不為怪也
後遺移一物對曰不能其而詢之始自言為前學使之僮役而魂留於是也蓋有形無質故
能傳語而不能舉物於事理為近然則古書所載鬼所能為與生人無異者又何說歟
特納格爾為唐金滿縣地尚有錢碑言不虛有唐此庭都覆府故城則李衛公所築也週四
十里皆以土築成每厚一尺濶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
六寸城中一寺已圮蓋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鏡鏡一高出八頭四圍皆有銘
碑流標榜一字不可辨識惟視字校相其差礙似是人分書耳城中皆黑煤板一二尺乃
見土類當特云此城昔以火攻陷四面城臺即攻城時所築其為何代何人則不能言之蓋

卷十三

卷十三

在軍營前向城東南山岡上一小城與大城若相犄角額當特云以此一城阻礙攻之不克乃以破攻也度宜各為魯水齊提督標增設營寨與水陸齊設砲臺此城雖本機善畫駐兵地為山叢雜嶽數日未定余謂餘備曰李衛公相度地形勢定勝我其所建城必妥固蓋因之乎餘奮以為然議乃定即今古城營也城以城其城望之似無不然而山中千蹊萬徑其出也必過此城乃知古人真不可及褚筠心學士修西域圖志時就訪古述偶忘語此今附錄之

李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刻平處有人馬像四人相傳云是漢時畫也而不知其始故歲久尚可辨淡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成卒煇火案案為烟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初出師時無畫手畫筆畫留一紙者也

次子汝傳婦趙氏性至柔婉筆翁姑九盡孝為夫人稱其工容言德皆全備非偏愛之詞也

不幸早卒年僅三十有三余至今悼之後汝傳官湖北時買一妾體態容儀與婦竟無毫髮

差一見駭絕署中及見其婦者亦莫不駭絕計其生時婦尚未歿何其相肖至此歟又同婦

一夫尤可異也然此其人門數月又復天逝造物又何必作此幻影使一見再見乎

桐城姚別峰工吟咏書仿趙吳與神骨遠肖當琴吳與體作偽述黃閣其狀當琴空勿能辨

也與先外祖雷琴張公文相善往來恒主其家動念旬月後聞其觀湖於水漫外祖甚悼惜

之餘小時多見其筆迹惜年幼不知留意竟忘其名矣舅祖紫衝張公此其母兄弟惟雷

也餘則無四望園內似有草裡紅袖隱隱石花竹間東就之則在西南就之則在北環走半

夜迄不能一瞻倦而想息聞外語曰君為書金剛經一部則書相見拜謝不過七十餘

人提出松於岸上即有人持繩束縛閉置地窖中聞不睹物呼吸亦咽塞不運恐怖寤志不

可言狀似聞耳呼吸聲聲聞且則仍卧三脚木榻上覺四體舒適心神朗朗如居蓬萊方

丈間也是夕月明與弟子散步河干坐柳下數味此長微聞早際嘆息曰斯言中理我輩沉

淪水次終勝於地獄中人

外舅周錄馬公家有老僕曰門世舉自言嘗渡吳橋釣盤河日已暮矣積雨暴漲沮洳縱橫

不知何處可涉見二人騎馬先行迂回返道皆得渡處似熟志地形者因逐之行將至河干

一人忽勒馬立待世舉至小語曰君欲渡河當左繞半里許對岸有枯樹一株可行者導此

人來此將所為君勿與俱駛駛為劫盜快然近聲從所指路別行而時時回顧見此人策

馬先行後一人隨至中流突然減頂人馬俱沒前一人亦化旋風去乃知為報冤鬼也

田大耕野官涼州鎮時攜回萬年松一片性溫而活血煎之色如琥珀婦女血枯血閉諸症

服之多驗屢事家遠相乞取久而遂盡後余至西域乃見其樹直古松之皮非別一種也主

卷十三

卷十三

卷十三

必其骨在屋內生人陽氣薰蒸鬼不能安故現變怪軀之去初拍案叱是不畏也故不敢出
然見之即叱是猶有鬼之見存故亦不肯竟去至燈熄自睡則全置此事於度外鬼知其終
不可動遂亦不虛相恐佈矣東坡書孟德事一篇即是此義小時聞巨盜李金梁曰凡夜至
人家聞聲而救者怯也可攻也聞聲而啟戶以待者怯而下勇也可攻也寂然無聲則
動靜此必初敵攻之十恒七八賊當量力進退矣亦此義也

列子謂蕉鹿之夢非黃帝孔子不能知諺哉斯言余在西域從辦事大臣巴公履視單也
公先歸余以未了事暫留與前副將梁君同宿一鼓有急逸臺兵皆走出余從睡中呼梁起
令其馳送約至中途遇臺兵則使接遞梁去十餘里相遇即還仍復酣睡次日告余曰昨夢
遣我責一廷寄恐誤時刻鞭馬狂奔今日解肉尚作楚真大奇事以真為夢僕皆驚然余
烏魯木齊雜詩曰一笑揮鞭馬似飛馳驅馳擊夢中歸人生事事無痕過
何須問是非即記此事也又有以夢為真者族兄次辰言靜海一人就寢後其婦在別屋夜
續此人忽夢婦為數人劫去醒不自知其夢也遽揭提出門追之奔十餘里果見賊野
數人携一婦欲肆強暴婦號呼震耳怒燭燭力奮死門數人皆創被逸去前近慰問乃近
村別一人頗為盜所劫者也素亦相識姑送還其家個個自返婦續未竟一燈尚燦然也此
聞微草堂筆記 卷十三 十九

則鬼神或使之又不以夢論矣
交河黃俊生言折傷者以開通元貨錢此錢唐初所鑄故思詢所書其情收有銀兩
前以元米之說為說之既而醋研為米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為團唐末折廢會
以一折又難試果續如故及至此難驗其骨銅末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
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間也惟會卒聞此錢不易得後見張彥朝野金載曰定州人崔務墮
為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骨折處銅末之然則此
本古本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貨錢也

招聚博塞古謂之重泉見李肇國史補是唐已無矣至藏粉黛以分夜合之頁則明以
前無是事家不家稔官有官效也故坊此風乃織遂為家階之利源而廢廢之障非
休雖明禁於不能斷其根株然利旁倘乃奮運自賊余嘗見此業者花楊柳彈近在家庭
運不能使其子孫皆醉眠之既藉兩兒皆淫淫足及一門蕭瑟纏綿因絕嗣續若故氏之鬼
充至餒而
既清李名儒言其卿者買一牛牛知為所也雖不肯前鞭之則橫逸氣力殆始強曳以
行牛過一錢肆忽向門風雨驟脫波濤下錢刺之間知值錢八十如數乞贖者恨其

厥然不肯肯加以子錢亦不許曰此牛可為必判刀而甘心雖萬買不易也牛聞是言蹶然
自起隨之去屠者其肉於釜然後就履五更自起聞釜子怪不問而趨視則已自投
釜中腰以上與牛俱糜矣凡屬舍生無不其畏而憐憫反以其畏而憐憫牛之怨
每加奉常數等為錫氣所感報不旋踵其先收儀的公常見屠者許味牽一牛牛見先
跪不起先收儀之以與個戶張存存奉之數年其為不服執力作故他牛為德然則恩怨之
間物猶如此人可不深長以哉

甲與乙望衡而居官商也其婦皆以校鹿稱二人相契如弟兄二婦亦相契如姊妹乙俄
卒甲婦亦卒乃百計圖謀安乙婦士論譏焉納幣之日麗事有聲發於然如揭蓋鉅印前
之夕風撲花燭滅者再人知為乙之靈也一日甲婦忘起懸畫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影立
婦側左手自後凭其肩右手戲摩其體畫像亦倒時流鈴紅雲微生諸視其形宛然如乙似
淡墨所渲染而絕無筆痕似隱隱然映出而眉目衣冠又纖微畢露心知鬼祟驚而焚
之無已果自共踏萬口喧傳矣異哉宜山冥冥其薄行判便取償於地下示此變幻為自死
友者戒乎
聞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槐西雜志四

林翰前清樸言黃館榮女傳有士人居武夷山麓開茶者言某月夜有歌吹聲遠望皆
天女也士人故桃遠借宿山家月出觀其數夕無所遇山家亦言有是事但恒在月望處或
一兩聞不常出也士人託言習靜留待旬矣一夕隱隱似有聲乃潛蹤急往伏隱某薄間果
見數女皆殊絕一女方拈笛欲吹瞥見人影以笛指之遂僅如未曉然耳目猶能視聽微清
響近雲聲動曉不覺自覺曰雖遺禁制然妙音觸感已具實無語不克突一帕飛雲其首
逐如雲霓無聞無見似睡似醒迷惘惘約數刻漸似蘇息諸女叱責婢曳出謂曰救兒無狀
乃窺伺天上花耶起折修篁欲行垂楚士人苦自申理言性既音律其絲絃律法曲如李
華之傍宮櫺實不取別有他腸希彩帶中一女微吟曰憫汝至誠有小婢亦解橫吹姑以
賜汝士人匍匐叩謝舉頭已回而憫其情廣額巨目短髮珠鬘腰肢影穿珠佩如常驚駭
懼懼避却却知非仙矣或曰仙借水化煉成之也倘或然歟

劉史甫子有一學子年十六七體貌端方似是近上一流甚望成立一日忽發狂語語如見
鬼神俟時問之自云某城社會觀劇不覺夜深歸途遇一宋末飲惟一少婦取水飲我留
我小坐言其夫應官外出須明日方歸流目送餘似欲相就愛其婉媚遂相相好臨行涕泣

鴨勿再來以二側贈我次日視之銅青似微有銀色似多年土中者心知是也而憶念不
忘昨再至其地徘徊尋覓有異面者舉人手批我額踉蹌余歸彼亦隨從此時時見之
向我語我即覺睡醒不知其他也父母為請某僕理其則曰子瞻目曰我師
夫劍疑有別故而木得主名僅倒懸鞭五百餘常遠處尋見汝稿來乃知汝所語此何等
事可以消食金錢謝耶願願月餘竟以不起然則鑽穴而窺地下亦尚有福患矣
李雲泉東光有紫狐者每載挾若米往城蓋開一夜伏伺之際見一方巾襖人自來
頂出窺窺而退也長嘯聲孤四集圍繞其聲聲嘒嘒而呼捕此鼠人者以作脯索狐
者無路可逃乃攀援上高樹方巾者指揮聲聲命錫樹倒即開鑿鑿動動紫狐者驚急附
而號曰如蒙見釋不敷再履此地厚厥不履聲聲更厲如是號再三方巾者曰果爾可設法
誓認鬼狐俱不見此鬼此狐均可善了事矣蓋侵擾無已勢不得不從而走險背城借一以
登狐之必原不難於殺一人然殺一人而救眾人之怒不其難乎六不止也僕使
知幾而縱之姑取和焉則後患無窮矣有力者不盡其力乃可以養其戚族人者使入易從乃
可以就服存後之從不肖以傅王而貴以苞茅使功役也庶完來盟即旋師不盡其力以養
戚也講學家說春秋者動談齊桓之小此方城漢水之固不識可一戰勝而一戰而不勝天
則降也

下事尚可為水淮西符離之事古徵諸史册矣
族弟繼先嘗宿廣其門內友人家夜大風雨有雷火自屋山山也石榻時慶用之
過如電光一掣然檣棟皆搖次日視其處東西壁各一小窻如錢大蓋雷神之靈則也
也凡擊人之雷從天而下擊怪之雷則其橫飛以過遠追故耳若尋常之雷則地氣鬱積
而上出余在福算皮翁曾於山廬見雲中之雷曾於曠野見出地之雷皆如烟氣上衝直至
天半其端火光一爆即射於地或於地中發之聲無異於雷在人之地其有入之地則從無
此事或曰天心仁愛恐觸之者死語殊未信人為三才之中人之聚處則天地氣流通則勿
斃安得有雷乎此外若寒之地耕種積糞漸成城落則地氣閉之漸温亦此義耳
王岳芳言其家有一刀廷射公物也或夜盜盜則格作響聲挺出鞘外一二十後常
妖魁奔逐避刀墮於地自此則不復作聲矣世傳刀劍寶入血者有聲聲自響是不誠
然惟曾投人者乃如是幽每殺一人刀上必有迹二條磨之不去幼年在河間揚威將軍
哈公元生家曾以其佩刀求售云夜亦有聲聲之信然也或又謂作聲之故乃鬼所感亦
不然戰陣所用往往曾殺十百人豈有千百鬼長守一刀者哉飲血既多取精不亦厲氣之
所聚也蓋賦以靈亦厲氣之所聚也厲氣相感躍而自鳴是猶無聲者鼓宮宮應鼓商周應

而也與貞之號呼池內黃鐘之鐔動乎上中足宜有物感之甚至雷火猛烈一切厲氣
之宵消故一觸而絕仍為凡鐵亦非靈物也
余嘗惜西域漢置於烟燻而稍疑一二十年筆述何以能從從恠恠惛惛日米累若言風
雨所不及否祥所不生則歷久能存易州滿城接境處有村曰仲星大河北米復折而來
有兩峰對峙河南北相傳為落星所結故以名村其峰上噴下故如雲字之山地險峻無路
好事者攀踏其孔可至山腰蓋有舊人題名最古者有北魏人五代人皆十跡宛然可辨
然則洞中漢畫之存於今不為怪矣情其姓名虛傳未暇一一記也易州滿城皆近地常坊
其土人問之
盧樵又言落落石北有漁梁主人世擅其利歲時以特牲祀鬼神備有人教以毒魚法用
花於上流投漁則下流魚蝦皆自死浮出所得十倍於烟香試之良驗因結團於上流日
施此術一日天方午黑雲自龍潭暴涌出狂風驟雨雷火淋漓其聲為嘯嗚乃止夫個
漁之法掌自危矣然數善不仁仁政存焉鮑流而漁聖人尚懲况以暴於聚後而坑哉干
神怒也宜矣
周書昌曰昔遊歸德借宿民舍窗外老樹水露直透頂主人言時聞鬼語不辨所說何事

也是夜月黑果隱隱聞之不甚了了恐驚之散去乃啟窗潛出匍匐草際漸近竊聽乃請論
韓柳歐蘇文各樣舉其佳處一人曰如此乃是中聲何前後七子必排斥不戰而移言秦漢
遂啟門戶之爭一人曰賈文述變原不一途宋末文格很瑣元末文格纖穠故宋兼諸公
力追韓歐救以從容大雅三揚以後流為臺閣之體日就庸庸故李崆峒諸公又力追秦漢
救以奇偉博麗歷歷以後流為偽體故長沙一派又反骨為大抵能擬然自為宗派者其初
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後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黨董江都司馬文固文格不同同時
而不相攻也李杜王孟詩格不同亦同時而不相攻也彼所得者深焉耳後之學者論甘則
忌辛是丹則非素所得者淺焉耳語未竟我忽作噴聲遂乃寂然情不盡聞其說也余曰此
與李詞晚記的山事均以平心之論託諸鬼魅語已盡無庸致後矣書微曰永年百無
一長然一生不能作妄語先生不信亦不敢固爭
董曲江言一儒生頗謙學平日亦循謹無以失然度序太甚動以不情之論責人於五
月釋服七月欲納妻此生抵以書曰終制未三月而納妻知其善忘久矣春秋秋林心書文公
雖不畏妻猶畏妾也朋友規過之善不敢以不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論大抵類此一日其婦
歸算約某日遂乃先期一日怪而詰之曰吾誤以為月小也亦不為說次日又一婦到夫極愕

周書昌曰昔遊歸德借宿民舍窗外老樹水露直透頂主人言時聞鬼語不辨所說何事
三
卷十四
四

竟昨晚也失所在矣然自是日漸能瘳固以成瘳蓋孤女假形攝其精一夕所耗已多也前
納妻者聞之亦抵以書曰夫婦居室不能謂之不正也孤魅假形亦非意料之所及也然一
夕而大損其元非恣情欲不至是無乃燕泥之私尚有不節以禮者乎且其狀不勝德古之
訓也周煇往來不聞曾有過魅事而此魅公然犯函文無乃先生之德尚有所不足乎先生
賢者也青備覽春秋法也朋友規過之義不致不以告先生其何以教我此生得書但力
辨實無此事里人造言而已宋清遠先生聞之曰此所謂以子之亦陷子之病
袁愚谷制麻履時附張山人官至少與余同視席又為劉家自言三四歲時尚了記前生
五六歲時即恍惚不甚記今則但記是一歲育生家去長山不遠姓名籍貫家世事跡全忘
之矣余四五歲時夜中能見物與畫無異七八歲後漸守閨十歲後遂全無睹或夜半睡醒
偶然能見走則如故十六七後以至今則一兩年或一見如電光石火彈指即逝蓋嘗欲
日增則神明可減耳

景州李西庄言其家一個戶最有膽量瓜畝餘地在東塚側時恒自守獲獨宿草屋中或
偶有形骸亦恬不為懼一夕聞鬼語嘈雜似相喧語出視則二鬼塚上格鬥一女鬼癡立於
旁呼問其故一人曰君來大佳一幸乙君斷直天下有對其本夫謂其定婚之妻者耶其
一語亦聞個戶呼女鬼曰究竟汝與誰定婚女鬼覲良久曰我本女妓家之例凡多
錢者皆密訂相嫁娶今在冥途仍操舊術實不能一一記姓名不敢言誰有約亦不敢言誰
無約也個戶笑且唾曰何處得此二癡物舉首則三鬼皆逝矣又小時聞舅祖陳公講
此其字號德公之弟也子說親見一事曰親申中有段後安改適者魂附病婢嘗語曰我
昔問爾爾自言不係今何負心妾殊不懼從容對曰天下有夫尚未亡自言必改適者公
此問先憤憤何怪我如是答云二事可互相發明也
有講學者論無鬼求難之曰今方酷暑能住墟墓中獨宿納涼一夜平是前殺竟往果無
所見歸益自得曰木文公竟欺我哉余曰重查子豈路不達盜未可云路無盜也縱縱終日
野不遇賊未可云野無賊也以一地無鬼遂斷天下皆無鬼以一夜無鬼遂斷萬古皆無鬼
舉一廢百矣且無鬼之論創自阮瞻非朱子也朱子特謂魂升魄降為常理而一切靈怪非
常理耳末言無也故余去偽錄曰二程初不說無鬼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楊道夫
錄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跡也此是曰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
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賄而或有或無或來或去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
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包楊錄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也然又

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且其要理會又曰南軒亦只是硬不信如禹鼎魑魅魍魎之屬
便是有此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人住占之豈不為其豫豫劉道人居一山頂結菴一日
墻塌入來盡吃菴中水少而菴外皆堆菴明日山下果電有一妻伯劉文人甚怪菴不能安
語言過一箇開邊邊林中響乃無數蚺蛇各抱一物如水晶木去數里下菴此理又不知如
何舊有一色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佛頭泥未出舍
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吳必大錄曰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
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為無鬼然却又有真個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為實
不知比特虹霓之類耳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散水亦必有腸肚口才散便無如
雷部神亦此類林錫錄曰世之見鬼神者甚多不審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者極多如何謂
無但非正理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盡而強死魂魄無所歸自是
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出沒於兩水之間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
傷之而過詢之此地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於非命衝冤抱恨固宜未散坐間或云鄉間有
李三者死而為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後因為人放爆竹焚其所依之樹自
是遂絕曰是他狂死氣未散被爆竹驚散沈懶錄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
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所以妖為怪也

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所以妖為怪也
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他有所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恣生聚者那生氣使再生
葉質孫錄曰漳州一件公事神殺夫密理之後為祟事已發覺當時便不為祟以是知刑獄
裏面這般事若不與去罪則死者之冤必不解李壯祖錄曰或問世有廟食之神錄歷數百
年又何理也曰定久亦散昔守南康久旱不免禱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二間殿屋狼藉之
甚彼人言三十五年前靈其如靈有人來而惟中之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
亦是可見葉質孫錄曰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是李冰因開離堆立廟今乃現許
多靈怪乃是第二兒子出來初開封為王後來做宗好進改封為真君張魏公用兵禱
於廟其夜夢神語曰我向來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得行今號為真君雖尊人以素食
祭我無血食之奉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封我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
是有此夢是一時用兵託為此說又有梓潼神極靈此二神似乎割據兩川大抵鬼神用生
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為靈古人饗饗靈龜靈此意漢卿云李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
隨之乃是為虎傷死之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養義剛錄曰論及請茶姑神吟詩之事曰
亦有請得正身出現其家小女子見不知此何物也且如衢州有一人一事一神只開所錄事

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所以妖為怪也
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他有所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恣生聚者那生氣使再生
葉質孫錄曰漳州一件公事神殺夫密理之後為祟事已發覺當時便不為祟以是知刑獄
裏面這般事若不與去罪則死者之冤必不解李壯祖錄曰或問世有廟食之神錄歷數百
年又何理也曰定久亦散昔守南康久旱不免禱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二間殿屋狼藉之
甚彼人言三十五年前靈其如靈有人來而惟中之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
亦是可見葉質孫錄曰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是李冰因開離堆立廟今乃現許
多靈怪乃是第二兒子出來初開封為王後來做宗好進改封為真君張魏公用兵禱
於廟其夜夢神語曰我向來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得行今號為真君雖尊人以素食
祭我無血食之奉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封我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
是有此夢是一時用兵託為此說又有梓潼神極靈此二神似乎割據兩川大抵鬼神用生
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為靈古人饗饗靈龜靈此意漢卿云李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
隨之乃是為虎傷死之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養義剛錄曰論及請茶姑神吟詩之事曰
亦有請得正身出現其家小女子見不知此何物也且如衢州有一人一事一神只開所錄事

日於紙而封之祠前少開開封而紙中自有各語此不知如何凡此請說琴情修所編話類班班具載先生何竟誣朱子乎此則案書觀之良久憮然曰朱子尚有此善耶爾默而散然余猶有所疑者朱子大旨謂人東天地之氣而死則散遺於天地實孫錄所謂如魚在水外水面便是肚裏水魚肚裏水與魚肚裏水只是一般其理精矣而無如祭祀之理制於聖人載於經典遂不得不云子孫一氣相感復聚而受祭受祭既畢乃散入虛無不識此氣散遺以後與元氣渾合為一氣抑參雜於元氣之內歟如混合為一則如杯水歸海共為一水不能使江淮河漢復各聚一處也如五味和羹共成一味不能使薑鹽醢醢復各聚一處也又安能於中分出某某之氣使各與子孫相通耶如參雜於元氣之內則如飛塵四散不知所為幾萬億處如游絲亂飛不知相去幾萬億里遇子孫參雜乃呈星點點條條縷縷復合為一於事理母乃不近耶即以能聚而論此氣如無知又安能感格安能啟享此氣如有知知於何起當必有心於何附當必有身既已有身則仍一鬼矣且未聚以前此億萬微塵億萬縷縷塵縷縷各有所知則不止一鬼矣不過釋氏之鬼地下潛藏儒者之鬼空中旋轉釋氏之鬼平日常存儒家之鬼臨時聚合耳又何以相勝耶此誠非未學所知也烏魯木齊千總某憲某疾有道士踵門求診云有風怪特相怪也曾一流人寫某如願能醫

卷十四
見其才駭曰桂枝下咽陽成乃亡藥病相反焉可輕試力沮之道士嘆息曰命也天辰辰竟去然高婦用承氣湯竟愈乃以道士為妄余歸以役忽見某以侵蝕屯權伏法乃悟道士非常人欲以藥籠之全其首領也此與舊所記兵部書吏事相類豈非稗田自作非智力所可挽回歟

姚安公云人家有奇異妙跡非佳事因言癸巳同年年文瀛家不知何年所建不知何年所建有一硯天然作鴉卵形色正紫一鵝鵝腹如巨大突出墨池中心旋旋紋理分明腫子細細有神氣指之嫩不留手叩之堅如金鐵呵之出水出如露珠下墨無聲數磨即成濃滑無紋織銘語似愛其渾成不欲推磨塵亦索根所取出入無帶而包裹無隙際搖之無聲其有紫桃軒三字小徑如豆知為李太僕日華故物也敬地好地好名平生所見宋硯此為第一然後以珍珍此硯軒上官費惟不測竟意而撞碎碎將作時夜聞硯若呻吟云余在烏魯木齊日城守營都司朱君饒新舊守備徐君懷其不問其名呼曰因言昔未達時偶見賣新舊者欲買一老翁在旁詢者曰尚有數任官汝何敢為此賣者遂去去此老翁不相識旋亦不知其何往次日聞里有食菌死者疑老翁是社公實者後亦不再見疑為鬼求代也呂氏春林稱味之美者越路之菌本無毒其毒皆蛇蝎之故中者使人

天不止陳玉仁道謙載水調苦若白髮解毒法張華博志陶宏景名醫別錄其載地藥解毒法蓋以此也而飲之曰地藥
親中家嚴事之側有別院屋三楹。門客每宿其中則夢見男女裸逐紛紜雜沓四圍環繞備諸懨懨初甚樂觀久而夜夜如是自疑心病也然移住他室則不夢又疑為妖然不曉時絕無影響東嚙至旦亦無見聞其人亦自相相押戲如不暗旁尚有人又似非魑魅能明一日忽悟書厨貯牙鏡石環樓陳像凡十餘事秘戲冊卷大小亦十餘事必此物為祟乃密白主人盡焚之有知其事者曰是物何能為祟哉此主人微歌選妓之所也氣機所感而淫鬼應之此君亦有樓之狎客也精神所注而妖夢通之水齋而後蟻蟻生酒酸而醜醜集理之自然也市肆常雜貨者是物不少何不一為某宿是室者非一人何不一入夢哉此可思其本矣徒使此物無益也某其哀乎不十年而屋易主。
明公如齋嘗為嚴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遇小卷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什肅立呼其徒具茶徒遠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自一郡之王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真獨老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

皆道其案而散道路聞久矣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入因問爾何獨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為郡不識警黃然微不嫌於眾心者曰好坊此不特神姦巨靈能預為靈計也即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哉訪甲之案則甲五而乙曲訪乙之案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學警者則有學警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媒哀翁謠言昏憤又可據為信據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尋其日於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訪之為害非僅聽訟為然也聞閭閻病病訪亦為害而河渠堤壩為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利則過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為憂是其勝算矣孰肯於地形之大局為永遠安瀾之計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事况官家事那第佛法慈惠捨身濟眾有利於物固應再死言之耳惟公俯察萬公沈思其語竟不妨而解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公曰公近之後情謂其徒曰吾心事已畢竟泊逝也此事楊文沈川嘗言之姚安公曰凡似情虛心研察情偽乃明信人信已嘗非也信人之弊信言是也信己之弊亦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為說法乎

男氏健亭張公言讀書野雪亭時請同學修撰佟氏園偶以此召仙共談姓名此題曰偶撰女伴偶開行詞客問姓名記否張臺明月夜有人嗔喚許光瓊再請下壇詩詞又題曰

三面紗窗對水開，倦還疑舊樓臺。東風吹綠池，那堪我入門。又一回，眾稿詩情悽惋。恐是才女香魂，近無此閨秀。然乃鍊形拜月之仙，根平取情仙例，或悲思或立，或微慕。詞以忽奮，大書曰：哀翁憔悴，雪盈顏，粉黛香看少年，偶逢此郎作癡，亦可憐。具拜小婢，媚復大書一笑字而去。此不知何代詩魂，作此夜會，亦世薄之意，有以名之。

胡厚蒼先生言：有書生，雁一孤女，初過時以二寸許，虛度生，使佩於衣帶，而自入其中。故與暗則拔其楔，使出，燃燭去，則仍入而楔之一日，行市中，虛度為偷兒，勇去，從此遂絕。意恒依帳，偶散步郊外，以消鬱結。聞其聲，中有相呼者，其聲孤女也。就往與語，匿不肯出，曰：妾已瘦形，不能復與君見矣。怪詰其故，泣訴曰：採補鍊形，孤之常理，近不知何處一道士，又採素我輩，供其採補，得禁以神咒，即儻如木偶，一聽其所為，或有道力稍堅，吸之不吐者，則蒸以為脯，血肉既成，精氣亦為所收，妾入壺，虛益避此，難不意仍為所物色，攫之以歸。妾思，以湯錢已厭其丹，幸留殘喘，然失丹以後，遂復成此，煉形又須二三年始能變化。天荒地老，後會無期，感念舊恩，故呼君一訣，努力自愛，毋更相思也。生憤急曰：何不訴於神，曰：訴者多安神以為悼，入悼出自作之，懲殺人，人歎相酬之道，豈不為理也。乃知百計巧取，適以自戕，自今以往，當專心吐納，不復更操此術矣。此術在乾隆丁巳戌午間，厚蒼先生曾親見。

卷十四

此生後數年，聞山東雷擊一道士，或即此道士，淫殺過度，又伏天誅。歟，雖捕獲黃雀在後，快彈者又在其次。此之謂矣。從弟東白宅在村西，井畔後，前未為宅時，練以周垣環築土屋，其中有屋數間，夜中輒有叩門聲，雖無他故而居者恒病不安。一日，門半掩，北出一木人，作張手叩門狀，上有符篆，乃知工匠有噴於主人，作是鎮魔也。故小人不可與輕作緣，亦不可與輕作難。

何子山先生言：正月初一，道士善行錄，嘗至西山極深處，愛其林泉，擬結菴靜土人，言是鬼魅之巢，密伐木採薪，非結隊不敢入。乃至狼虎不能居，先生宜審勿聽也。俄而鬼魅並作，或竊其屋材，或奪其工匠，或毀其器物，或汚其飲食，如行荆棘中，步步挂礙，如對火四起，風聲亂飛，千手目應，接不暇也。道士結壇召雷，將神降，則妖已先遁。大索空山，無所得，神去則數日復集，如是數回，神怒其不復應，乃一手結印，一手持劍，與戰，竟為妖所踏，拔鬚破面，裸而倒懸，過者得解，狼須逃去。道士蓋恃其術異，夫勢之所在，雖聖人不能違索之已成，雖帝王不能破，久則難變，眾則不勝，謀也。故唐去牛李之傾軋，難於河北之藩鎮，道士昧眾望之形，各主之局，不量力而舉其錄，取敗也宜也。

小人之計，萬安每乘機而肆其巧，小時間村民夜中聞履聲以為盜，東東矩搜捕了無形跡，知

為魅也不復問，既而魅復者知其事乘夜而往，家人仍以為鬼，僊息勿言，遂飽所欲去。此猶因而用之也。邑有令頗講學，惡僧如讎。一日，僧以被盜告，庭斥之曰：爾佛無靈，何以願食。爾佛有靈，豈不能示報於盜，而辨有官長耶。揮之使去，語人曰：使天下今守用此法，僧不沙汰，而自散也。僧固惡甚，乃陽與其徒修懺，祝佛而陰賂焉。者使揮衣物，脫門外狀者，癡者皆曰：佛有靈，禮施轉瞬，此更反而用之，使厄我者助我也。人情如是，而區區執一理與之角，烏有哉。

張某與某幼同學，長相善也。某與人訟，張受金，利得其陰謀，洩於其敵。某大受若辱，對之次，骨然事密，無左設，外則未相絕也。俄張死，覆百計，要得其婦，雖事事成禮，而家庭共語，則仍呼曰：張我嫂，故撲，以為相憐，相戲亦不較也。一日，與婦對食，忽躍起，自呼其名曰：某爾何太甚耶。我誠負心，我婦歸汝，足償矣。爾必仍呼我何也。婦再嫁，常事。娶再嫁婦，亦常事，我既死不能禁，婦嫁即不能禁，汝娶我也。我已失朋友，亦不能賣汝，娶朋友婦也。今爾不以為婦，乃系我姓，呼為嫂，是爾非娶我婦，乃淫我婦也。淫我婦者，我得而誅之矣。竟狂數日死。夫以直報怨，聖人不甚，張固小人之常態，非不共之讎也。計其婦報之已甚矣，而又視若倚門婦，姑其家聲，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其憤激為厲哉。

卷十四

一惡少感疾，昏憤中魂已出，收帳無所適，見有人來，往隨之同行，不覺至豆孔，遇一鬼，其故人也。為檢籍，良久感頷曰：君多忤父母，於法當付湯獄，今壽尚未終，且可反毒，終再來受報可也。惡少惶怖，叩首求解脫。史孫子曰：此罪至重，微我難解脫，即釋迦牟尼亦無能為力也。惡少泣求不已，史光思曰：有一故事，君知乎。一禪師坐虛空，問虎頭下，何人能解，未及對，一沙彌曰：何不令索鈴人解得。罪父母還向父母懺悔，或有免乎。少年亦非深重，非一時所可懺悔。史又曰：又有一故事，君不聞投捨王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非遣一鬼送之，歸震然，然愈自是沈心滌慮，轉為父母所愛，憐後年七十餘，乃終，雖不知其果免地，獄否，然觀其得壽如是，似已許懺悔矣。

許丈未嘗僧，澄止有遠，臨歿謂其徒曰：我待律精進，自謂是四禪人，人世嗔我平生談論，好尊佛而斥儒，我相未化，不免仍入輪迴。於其徒曰：崇奉世尊，世尊反嗔乎。曰：此世尊所以為世尊也。若雷同而代其罵，已而抑人，何以為世尊乎。我今乃悟，謂凡猶在耳。因懷愧愧，庭言已。上公車時，偕同身數人行，適一僧同宿，逆旅偶與聞談，一同年自止之曰：君奈何。與鬼端，論僧不平曰：在家城與儒，家異於此，均各有品也。果為孔子，可以開佛，僧以下勿能也。果為顏回，可以開善，僧以下勿能也。果為鄭重，可以開阿羅漢，僧以下勿能也。

也果為程朱可以開諸方阻師其依章附木自託誦與者勿能也何也其分量不削及也先
生而開佛門乃高有位置平同年怒其父曰惟各有品地故我輩儒可開法輩僧也幾於相
闕而散余謂各以本教而論譬如居三家三工以來儒道之持世久矣雖再有聖人勿能易
簡主人也佛自西域來而其空虛清淨之義可使地者息營務者得排遣其因果報
應之說亦足奪我下愚使回心向善於世不為無補故其說得行於中國猶快技之食客也
食客不修其本術而欲變史主人之家政使主人退而受教此佛者之過也各以末流而論
譬如種田猶耕耘者也佛家失其初旨不以善惡為罪福而以施捨不施捨為罪福於是
惑眾惑財往往而有猶使越疆呼攘竊未移者也儒者舍其未根荒其阡陌而皇皇持挺荷
戈日尋使越境者與之格鬪全勝不知己之稼穡如何也是又非儒者之俟耶夫佛自漢
明帝後蔓延已二千年雖免齊周孔復生亦不能驅之去儒者父子君臣兵刑禮樂舍之則
無以治天下雖釋迦出世亦不能行被法於中土本可以無事徒以爛徒不勝其利心妄真
儒佛佛佛佛者植能富貴學不勝其名心若作中苟無開佛教條則不足衛道之
功故兩家拾錄如水中泡影旋生旋滅旋滅旋生互相詬厲而不止於兩家相爭千百
並存如故兩家不爭千百年後亦存如故也各修其本業可矣

卷十四

十

陳瑞登言獻縣城外諸邱阜相傳皆漢塚也亦有耕者發一塚歸而寒熟語語責以觸犯時
瑞意偏至問汝何人曰漢朝人又問漢朝何處人曰我即漢朝獻縣人故塚在此何必問也
又問此地漢即名獻縣耶曰然問此地漢為河間國縣曰堯成金始改獻州明乃改獻縣漢
朝安得有此名鬼不語再問之則耕者蘇矣蓋傳為漢塚鬼亦習聞故依託以求食而不虛
道以自欺也

毛其仁言有秋某者勇而悍山行遇虎奮一挺與鬪虎竟避去自以為中善飲飛之流也偶
聞某寺後多野時踴醉人憤往驅逐有好事者數人隨之往至則日薄暮乃縱飲至夜生後地
上待其寒二鼓後隱隱聞嘯聲乃大呼曰秋某在此後人影無幾湧而皆吃吃笑曰是則
耶勇與耳秋怒躍下則鳥獸散去遂呼其名而告之東遠則在西西遠則在東此從彼出從
忽于變秋旋轉如風輪終不見一鬼旋極欲返則嘲笑以激之漸引漸遠突一奇鬼當路立
踏牙電目張爪欲撲急奮拳一擊忽斃然自仆指已折掌已裂矣乃設祭墓碑上也集鬼合
聲曰勇哉嘗然俱香諸壁上觀者聞秋呼痛共持炬昇歸臥數日乃能起右手遂廢從此仙
氣都盡竟嗟面自乾焉夫能與虎鬪而不能為鬼所困虎鬪力鬼鬪智也以有限之力
欲勝無窮之變幻非天下之難人乎然一懲即戒然自返雖謂之大智慧人亦可也

後桂巖自揚州遷携一琴硯見贈班駁刺落古色點然右側近下錫西淮二家字畫樓閣室
故物也中銀行書一詩曰如以文章論公原勝謝劉玉堂揮翰手對此愆風流口推繩馬
楊孫相國字也左側錫小楷一詩曰草綠湘江叫子規蒼陰青史有微詞流傳此硯人猶惜
應為高陽五字詩款曰不凋乃太倉雀華之字華漁洋山人之門人漁洋論詩絕句曰溪水
碧於前波曰桃花紅似去年時江南斷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即其人也二詩本集皆
不載豈以款詞前輩微涉野直編集時自刪之歟後以贈慶大司馬丹年劉石春來知頗疑
其偽然古人多有集外詩終勿能明也又揚文汝川曾文正公與先姚公同以貴贈安
姚公一小硯背有銘曰自渡遼携汝律軍軍畫恒夜半余之心惟汝見款題芝岡錫蓋熊公
廷弼軍中硯云得之於其親事家又家藏一小硯左側有白谷手琢四字當是孫公傳所
親製二硯大小相近姚安公以皆前代名臣合為一匣後在長兒汝信處汝信大近二硯為
婢媼所竊竟今不可物色矣

余十七歲時自京師歸廬童子試宿文業孫氏社語呼若婦室虛皆新建而土坑下釘一桃
杖上下頗微呼主人去之主人頗驚搖手曰是不可去去則怪作矣詰問其故曰吾買際
地構此店宿者恒夜見坑前一女子立不言不動亦無他害有勝者以手引之乃虛無所觸

卷十四

十一

道士祝桃杖釘之乃不復見余曰其下必古塚人在上鬼不安耳何不掘出其骨具棺遷葬主
人曰然不知其果遷否也文登曰春余乞飯養所其倉細家趙氏請余題主先姚安公命之
往歸宿楊村夜已深余先就枕僕隸林馬尚未睡忽見綵衣女子揭簾入南窗面即退出疑為
趨座妓女呼僕隸去皆云外戶已閉無一人也主人曰四日前有宦家子婦宿此昨移柩
去豈其回然耶歸告姚安公公曰我童子時讀書陳氏舅家值僕婦夜回數月明如晝我獨坐
其室外欲視回然作何狀近無見也何爾乃有見也然則爾不如我多矣至今深愧此凱也
河豚惟天津至冬土人食之如國蔬然亦恒有死者不必家家皆善烹治也姚文楊園牛公
言有一人嗜河豚卒中盡死死後見夢於妻子曰我何以無河豚耶此真死而無悔也又
姚安公言里有人粗溫飽後以博破家臨歿語其子曰必以博具置棺中如無鬼與白骨同
為土耳於事何害如有鬼荒榛草草之間非此何以消遣耶比大殮僉曰死葬之以禮亂命
不可從也其子曰獨不云事死如事生乎生不能幾幾乃遠之乎我不講學於公勿干預
人家事幸從其命姚安公曰非禮也然亦存思無已之心也吾恐大事事違古禮而思親之
心則違死者也

一奴子掌錢工其父母常時未嘗此子故獨別居於外其轉年二十餘為狐所觸歲餘病

蔡死初不肯自言病其乃言狐初來時為女形自言新來鄰舍也留與語漸涉說既而漸相
通遂前擁抱遂昏昏如覺自是每夜輒來必換一形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忽醜忽好忽僧忽
道忽鬼忽神忽今衣冠忽古衣冠餘無一重復者至則四肢酸軟口不能言惟心目中
了了而已狐亦不交一言不知為一狐所化抑眾狐更番而來也其尤怪者婦小姑偶入其
室突遇狐出一躍即逝小姑所見是方巾道袍人白鬚鬚髮婦所見則黑髮垢膩一賣煤人
耳同時異狀更不可思議耳

及孺愛先生言為余開家故始於時交河有人田在曩塚旁去家遠乃築室就之
夜恆聞鬼語習見不怪也一夕聞塚間呼曰爾狼何至是一人應曰道路遇一女携一童
子行見其面有哀氣死期已近未之避也不虞女忽一嘆其氣中人如巨杵春撞斃傷而仆
地蘇息良久乃得歸今胸尚尚作楚也此人默記其語次日耘者聚集具述其異因問昨日
誰家女子傍晚行致中途遇鬼中一宋姓者曰我女昨晚同我子自外家歸無過鬼事也眾
以為妄語數日後宋女為強暴所執揮刃抗節死乃知貞烈之氣雖屈哀絕高剛動如是也
鬼魅畏正人始以此夫

張完實舍人言有與狐為友者將商於外以家事託狐凡火燭盜賊皆為警衛僅婢或作姦
聞報半堂筆記 卷十四

皆摘發無遺家政井井通於商未出時惟其婦與鄰人睚眦若勿知越兩歲商歸其德狐久
而微聞鄰人事又其各狐狐謝曰此神所判吾不敢違也商不服曰鬼神禍淫乃反導淫哉
狐曰是有故鄰人前世為巨室君為司出納因其倚信侵食其金其判以婦償負一夕集
宿妓之價銷金五星今所欠祇七十餘金矣銷盡自絕君何躁焉君倘不信試以所負償之
觀其如何耳商乃詣鄰人家曰聞君貧甚僕此次幸多贏以八十金奉助鄰人感且愧自
是遂與婦絕處為餽餽品示謝甚精計其所值正合七十金餘所贏數乃知夙生債負受
者毫髮不能增與者毫髮不能減也是亦可畏也已

後姓竹丁言有農家婦少寡矢志不嫁舍姑撫子有年矣一日華服少年從牆窺視伺以為
過客誤入言之去次日復來念近村無此少年主人亦無此華服心知是魅持杖驅逐乃復
拋擲磚石損壞器物自是日日來登牆自道相悅意婦無計事於社公祠亦無靈越七八
日白晝晦冥雷擊裂村而一古墓魁乃絕不知是狐是鬼也以妖媚入己于天律况媚及柏
舟之婦其受極也固宜願必遲久而後應豈天人一理事關死亦待奏請而後刑由社公
輒轉上聞稍稽時日乎然匹婦一哭遂逢天聽亦足見孝弟之通神明矣
滄州一帶海濱者鹽之地謂之電泡表延數百里並斥固不可耕種荒草粘天若如塞外故

很多窟穴於其間捕之者掘地為深數丈廣三四尺以板覆其上中築圓室如五大零如
加狀人蹲室中携大子或豚子擊使嗥嗥嗥嗥而至必以足探孔中搜之人即據其足立
起肩以蹄踞隔一板爪牙無所施其利也然或遇其羣行則亦能將噬故見人則以爪據地
嗥嗥狼則舉集若就令然亦頗為行客道途慮有富室偶得一小狼與家犬雜畜亦與犬相
安稍長亦頗馴竟忘其為狼一日晝嚴嚴事聞羣犬嗥嗥作怒聲驚起視無一人再就就
將寐犬又如前乃偽睡以俟則二狼伺其未覺將噬其喉犬阻之不使前也乃殺而取其革
此事從姪屢言狼子野心信不誣哉然野性不過通遠耳陽為親暱而陰懷不測更不止
於野心矣豈不足道此人何取而自貽患耶

田村一農婦甚貞靜一日臨餉有書生過於野從之瓶中水婦不應出全一錠投其袖婦擲
且書生懼恐遂告其犬物色之無是心疑其鬼也數日後其夫外出阻雨不得歸魁乃
幻其夫形作冒雨歸者入與寢處草草食燈遂相嬉戲忽電光射窗見乃向書生婦蓋甚
瓜散其面魁兩躍出窗聞物然一聲莫知所往次早夫歸則門外一猴腥裂死如刀所中也
蓋狀之婦人皆因其懷春而構合若本無是心而乘其不意變幻以欺其節則非當以與強
污等按諸神理自必不容而較前記汀汀所說事其報更速或社公權權不能立斷此過天
聞報半堂筆記 卷十四

神立極之抑彼尚未成此則已玷可以不請而誅歟
同年鄉道奉士有韓生者丁卯夏讀書山中窗外為懸崖下為淵淵絕陡兩岸雖近然可
望而不可至也月明之夜每見對岸有人影雖知為鬼度其不能越亦不喜憤久而見韓試
呼與語亦響應自言是墮淵鬼在此待韓戲以餘酒酒完酒內鬼下就飲亦極感謝自此
遂為談友韓韓之暇頗消冬寒一日試問人言鬼前知吾今歲應舉汝知我得失否鬼曰神
不檢籀亦不能前知何况於鬼鬼但能以陽氣之感我知人年運以神光之明暗知人邪正
耳若大練命則冥官執役之鬼或旁窺竊聽而知之城市之鬼或輾轉相傳而聞之山野之
鬼勿能也城市之中亦必捷巧之鬼乃聞之純鬼亦勿能也如君靜坐此山即官府之事不
得知况朝廷之機密乎一夕聞隔淵呼曰與君送喜頃城隍巡山與社公相語似言今科解
元是君也生亦竊自賀及榜發解元乃韓作霖但聞其姓同耳生大息曰鄉中人傳官裏事
果若斯乎
王史亭編修言有在生者以罪戾廣東恐揭竿有意外乃留其妻妾身行到茂後縣愁抑
鬱殊不自聊且回思少婦登樓痛切怛偶遇一叟自云姓董字無念言頗契其流落堪
為子師亦甚相得一夕宿主夜酌樓高月滿忽動離懷把酒倚欄都忘酬酢叟笑曰君其有

靈臺玉臂之感乎託在契未已早為經絕但至否未可知故先不奉告旬月後當有耗耳。又
半載更忽成僮婢掃治別室意甚匆遽頃之則三小角與至妻及一婢揭簾出矣為喜怪
問皆曰得君信相連場隨某官眷屬至急不能久待故草草來安事託幾房幾兄代治約歲
得租米歲歲寄金寄至矣問婢何來曰即某官之媵媵不能容以賤價就舟中帶得也生感
淚拜至至於涕零從此完家無復故園之憂越數月更謂生曰此婢中逢運運意難相
從當亦是結姻當共侍巾櫛無獨使向隅也又數載遇整得歸生喜躍不能寐而妻及
婢俱慘慘有離別之色生慰之曰爾輩惡主人恩耶倘不死會有日相報耳皆不答惟趨為
生治裝漸行自治酒作餞併呼三女出曰今日事須明言矣因拱手對生曰大地仙也過
去生中與君為同官後君百計營和歸吾妻子恆耿耿不忘今君別鶴離鸞自合為君料
理但山川懸絕一孱弱女子何以能來因攝召花妖先至君家中半半窺窺察察死語言奉疑
俱似併判知家中舊事使君有證不疑渠三姊妹故多增一婢耳渠皆幻相君勿復思到家
相對舊人仍與此間無異矣生請與三女俱歸曰鬼神各有地界可暫出不可久越也三
女握手作別灑淚沾衣俯仰間已俱不見登舟時遙見岸上招之不至歸後妻子具言家
日落轉君歲歲寄金來待活至今蓋亦此鬼所為也使世間離別人皆逢此鬼則無復牛衣

卷十四

十四

銀河之恨矣史亭曰信然然東有地仙他處亦必有地仙董仙有此術他仙亦必有此術
所以無人再達者當由過去生中原未受恩故不肯竭盡心力補地補天耳
有客在泊鎮宿效與以金枝反覆審讀就燈錄之微笑曰董紙錠空怪問其故云數日前種
被演劇賽神往看至夜深歸過火年與以金就河干草屋野合至家探懷覺太輕取出乃一
紙錠蓋遇鬼也因言相近一妓家有客贈尺飾甚厚去後皆已篋中物編故未敢疑為孤所
始與客戲曰天道好還又背者劉君瑞言青縣有人與孤友時共飲甚暱忽久不見偶過某
茶間有呻吟聲視之此孤也問何狼狽乃爾孤愧沮良久曰頃見小妓頗壯感因化形往宿
冀探其精不遂故已有惡瘡採得之後毒冷命門與平生所採混合為一如油入麵不可復
分遂清製更延建於面部恥見故人故久臥床來往且此又孤之欺於妓者機相乘得失何
恆膠膠樓樓將伊於胡底乎
李予之侍御富某公子美丰姿有術珩璧人之目痛止未值秋試於學直門內租僧舍過夏
以一室設榻一室積書每晨與書室几榻筆墨之類皆拂拭無纖塵乃至瓶插花視池注水
亦皆整頓如法非粗材所辦忽悟北地多孤女或藉通情悽亦未可知於意亦良得既而盤
中稍置果餌皆精品雖不敢食然益以美人之貽拭目以待佳遇一夕月明潛至北牖外

穴紙竊窺其跡雖夜半若其有聲果一人在室料理視則修髯偉丈夫也怖而却走次
日即移寓於時承塵上似有嗟聲
康師杜林領僧也北俗呼僧多以姓故名號不傳焉工瘡醫余小時曾及見之其鄉人家
一婢懷春死魂不散時出其人然不現形不作聲亦不附人語不使人病惟時與少年夢中
接稍危瘦則別始他年亦不至殺人故為祟而不以為祟即當為所祟者亦覺恍惚莫
能確執如是數十年不為人所畏亦不為人所劫治其鬼鬼說可謂善哉其用善道於虛善
留其不盡善得老氏之旨矣然終有人知之有人傳之則點巧終無不散也
相傳康師中子店火紅紅門之有少年病瘵不能出併屋焚為火熄推之尸已無而有
一孤與俱死知其病為孤婦也然不知孤何以亦死或曰孤情重救之不出守之不去也或
曰孤婦人至死神所極也是皆不然孤乃能變幻而鬼能穿屋透壁出洞兩季鬼有形無
質純乎氣也氣無所不達故莫能礙孤能大能小與龍等然有形有質實能化而小不能化
而無故有隙即透而無隙則礙不能出雖至靈之狐住來亦必由尸牖此少年未死間孤尚
來榻伴過火穴戶備俱燬故並為燼耳
門人徐通判徵儒言其鄉有富室一婢窺眷甚至婢亦傾意向其主誓不更適婿心妒之

而無如何會富室以事他出婦密召女僧常請人侍富室歸則以竊逃竊家人知主歸事必
有變也偽向女僧買出而匿諸尼菴婢自到女僧家即直視不捨視之立則如技之行則行
捨之卧則卧否則如木偶終日不動與之食則食與之飲則飲不與亦不索也到尼菴亦然
魯以為懶怠疾送藥之不效至尼菴仍不蘇如是不死生春月餘富室歸果與婦謀刃
闖屠一羊瀝血告神誓不與俱生家人度不可應乃以實告急往尼菴迎歸疑如故富室附
耳呼其名乃霍然如夢覺自言初到女僧家念此特主母意主富必不見棄因自奔歸處
為主母見怪藏匿隱處以待主人之來今聞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中某日見某人某
某日作某事屢屢不爽乃知其形去而魂歸也因是推之知所謂離魂倩女其事當不過如
斯特小說家熟撰成文以作佳話至云魂歸後衣皆重者尤為誕誕衣者乃其本形肉削之
間襟帶不解宜能層層摺入何不云衣如委蛇尚稍近事理乎
客作田不滿畝以謀食以自給其妻亦不勤其妻亦不勤其妻亦不勤其妻亦不勤其妻亦不勤
獨體作聲曰母敗我面且滿不滿且悍悍曰誰道爾富路爾曰人移我於此非我富
路也不滿又曰爾何不為我移爾富路爾曰彼運方成無如何也不滿又曰我移我於此
是誠而凌哀是何理爾富路作聲曰君氣亦成故我不敢集徒以虛詞恫嚇也哉或哀哀

卷十四

十五

人情皆幽君乃貴鬼乎衣而撥入土窟中君之意也不滿街之竟遇惟聞背後嗚呼聲幸無他異余謂不滿無仁心然遇幽谷之人而以大言激其怒然亦有過焉

蔣若生編序言一士人北上泊舟北倉揚柳青之間船中時已黃昏四顧森遠去人家稍遠獨一小童倚樹立蚊虻特甚然衣潔淨而神意不似鬼士故輕薄自上岸與語口操南音自云流落至此已有人相約携歸時尚未至漸相致洽因挑以微詞解扇士人言未已欲規其居停躡迹從之數十步外修已滅迹惟草莽中一小窠方悟為鬼如女子事夫大義也從一則為野合乃為蕩耳男子而抱衾裯已失身矣猶言從一非不揣本而齊乎然較及而負心則終為差勝也

先帥陳白崖先生言業師某先生其性剛直為信洛閩而不為講學為故窮老以終於華園寂然內行臨至終古君子也嘗稅居空屋數椽一夜聞窗外語曰有事奉白崖君恐怖奈何先生曰第入無礙入則一人戴首於項兩手扶之首無巾而身欄衫血漬其半先生拱之坐亦謙遜如禮先生問何語曰僕不幸明末戕於盜寇滯此屋內向有居者雖不欲為某然陰氣陽光互相激蕩人多驚悸僕亦不安今有一室鄰家一宅可容君眷僕僕甚彼多作矣

怪彼必過去有來居者投之如前必索為廢宅君以賤價售之遷居於彼僕仍安居於此不兩得乎先生曰吾平生不作機械事况役鬼以病人乎表不為吾讀書此室固少靜耳君既在此即改以賤物日扁鎖之可乎鬼愧謝曰徒見君豪上有性理故敢以此來進不知君竟真道學僕失言矣既荷見容即託字下可也後居之四年寂無他異蓋正氣足以懾之矣

凡物太肖人形者歲久多能幻化僕兄中涵言官旌德時一同官行戲劇命臣造一女子長短如人周身形體以及隱微之處亦一如人手足與目與舌皆能開能屈能伸運動衣履簪珥可以按時更易所費百金給每假師之巧或植立書室案側或坐於林樾以資笑談一夜童僕聞書室格聲時已鎖閉穴然窺視月光在牖乃此偶人來往自行急告主人自此之信然焚之響作痛聲又先祖母言舅祖娘莊張公家有空屋數間雜物堆積或在見院中有女子容色姣好而領下修飾如戟兩頰亦帶蠟毛攜四五小兒游戲小兒或跛或盲或頭面破損或無耳鼻人至則隱匿莫知何故不為人害亦不外出或曰目眩或曰妄語均不甚留意後檢其此屋見破袋虎耶泥孩一林狀如所見其女子之髮則兒童髮以筆墨所畫云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姑妄錄之一
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閉卷軸筆硯自末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謀身按之學所坐之處與籍環繞如繡簾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者數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毫遺錄甚聞姑以消遣歲月而故已成滌陽消息錄等三書復有此集編者作者如王仲任應仲遠引經據古博辨宏遠而明辨則故以劉義慶蘭溪談言自然妙造誠不放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非於風教若懷快恩願倒是非如魏泰陳善之所為則自信無是矣適感子松雲欲為剽竊因率書數行弁於首以多得諸傳聞也遂采莊子之語名曰姑妄錄之乾隆癸丑七月二十五日觀弄道人自題

馮御史靜山家一僕忽發狂自擲口作謔語云我雖落拓以死究是衣冠何物小人傲不避路今懲爾使知靜山自往視之曰君曰晝現形耶幽明異路恐於理不宜君隱形耶則君能見此輩此輩不能見君又何從而相避其僕俄如昏睡稍醒而醒則已復常矣門人桐城耿守愚猶介自好而喜與人爭禮數余嘗與論此事曰儒者每感氣凌轡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所自為苟道德無愧於聖賢雖王侯擁篲不能榮雖齊靡飯菜不能辱可

貴者在我則在外者不足計耳如必以在外為重輕是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即辱與索僕妾皆可操我之榮辱毋乃自視太輕歟守愚曰公生長富貴故持論如斯寒士未肯賤賤人則崖岍不立益為人所賤矣余曰此田子方之志朱子已取之其為客熟不待辨即就其說而論亦謂道德不重不以貧賤而自屈非毫無道德但貧賤即可賤人也信如君言則乞丐較君為更賤奴隸較君為更賤羣起而騷君若謂之能立品乎先帥陳白崖先生嘗手題一聯於書室曰事能知足心多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其探本之論七字可以千古矣

雙集生言乾隆己未在京師屬靈佑宮與一道士相識時共杯酌一日觀劇還同往亦欣樂相隨尋暮歸道士拱揖曰承諸君雅意無以為酬今夜一觀傀儡可乎入夜至所居室中惟一大方几近邊其酒果中央則陳一茶局呼童子開外門請賓四面圍几坐酒一再行道士拍界尺一聲即有數小童皆八九寸落局上合聲演劇切切嚶嚶音如五六歲童子而男裝裝飾各調關目一與戲場無異一齣終將以一新齣始無是字始見無是字則戲之皆無不見又數人落下別演一齣亦人且戲且喜揚致至夜分道士命童子於門外几上置雜卵數百白酒數罇意然樂止惟聞舖啜之聲矣詰其何術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

皆可以從孤狐能大能小故道作此戲為一宵之娛然惟供驅使則可若成役之盜物役之
隼人或攝召孤女薦枕席則天譴立至矣眾見所未見之後夜再觀道士諾之次早詣所居
則早起已揚童子去

卜者重西欄言嘗見有二人對奕一客預點一奕圖如黑九三白六五之類封置奇中委筆
發視一路不差竟不知其操何術按前定錄載開元中宣平坊王生為李揆卜進取授以一
賦可數十紙曰君除拾遺日發此後授以李珍薦命率臣試文詞一題為紫綵威靈賦賦一
題為吐蕃書一題為代南越獻白孔雀揆自午至酉而成凡塗八字旁注兩句明日投
左拾遺記餘發王生之賦視之三篇皆在其中塗注者亦如之是有此術此人偶得別傳
耳夫操官運思臨梓布于難富局之人有不能預自主持卷而卜者乃能先知之是任我自
為之事尚莫定數巧取強求營營然日以心門者是亦不可以已乎

烏魯木齊是犯剛朝榮言有二人詣西藩貿易各乘一驢山行失路不辨東西忽十餘人自
懸崖躍下疑為灰蟻細審特之疑也漸近則長皆七尺之身疑疑有毛或黃或綠而
目似人非人語啞啞不可辨知為妖魅度必死皆戰慄伏地十餘人乃相向而笑無揖空之
狀惟投入於腋下而擊其驢行止一山坳置人於地之驢一推墮坎中一抽刃屠割以火燒

熱腹坐吞亦從二人就坐各置肉於前察其似無忌意方飢用亦姑食之既飽之後十餘
人皆捫腹仰喘聲如馬嘶中二人仍各挾一人飛越峻嶺三四重捷如猿猴遂至官路旁各
以一石當路克去石巨如瓜皆綠松也携歸貨之得價倍於所失事在乙酉丙戌間朝榮
曾見其一人言之甚悉此木知為山精木魅觀其行事似非妖物殆出巖窟谷之中自有此
一種野人從古未與世通也

漳州庄水品云五色皆備然亦者惟富貴故所貴惟紫別有所謂金品者與黃品均地殊甚不
易得或偶得之亦大如紅豆如瓜種止矣惟海澄公家有二三足蠶可為扇鑿視之如精金
鑿液洞澈空明為希有之寶揚州府景素官汀漳龍道時嘗為余言然亦相傳如是未目睹
也姑錄之以廣其聞

陳來竟先生家也嘗得一古鏡上刻雲中依鳳形翠瑤時相國為之銘以其鳴將將乘
雲則翔有媽之祥其時歸呂雲行四方以發德光時於己閏三月也月夜題作至庚子
為人盜去丁未先生仲子聞之多方購得於六月後乙銘於余余又為之銘曰久而復得
如寶玉大弓既使之然故物過遠遂成風之神雲陽影於蓬室及其歸也必仍止於梧桐故
家子孫於祖宗手澤莫落棄擲者至余嘗見煤煤攜玉佩數事云某公家求售外包紙紙

乃北半櫛公羊俾四員為恨久之問之於先人已失之焉越八載購得又乞人銘以永其
傳人之用心益相去之遠矣

董家莊佃戶丁錦生一子曰二牛一女貧實為婿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
三寬女亦生一女因住母家遂聯名曰四寬其生也同年同月且數日耳姑嫂互相抱攜互
相乳哺極極中已結婚姻三寬四寬又甚相愛稍長即步不離小家不知別嫌疑於二此
婚時每指曰此女夫此女婦也二兒雖不知為何語然聞之則已於七八歲外稍解
事然俱隨二牛之母同卧起不相避忌會慶年丑至雍正癸卯歲慶錦夫婦並死寬寬
先流落至京師負不自存質四寬於陳郎中家如為江南人二牛雖至會郎中亦館僕亦質
三寬於其家而誠勿言與四寬為夫婦郎中家法嚴每言四寬三寬必暗語三寬四寬亦
然郎中疑之憤憤四寬於鄭氏成婚而三寬三寬仍投舊媒媼又引與一家為館僮
久而微聞四寬所在乃索嫁入鄭氏家數日後得見四寬相持痛哭時已十三四矣鄭氏怪
之則詭以兒女相違對鄭氏以其名行第相連遂不疑然內外隔絕僅出入時相與目送而
已後歲餘二牛亦歸並赴京師子女轉機幸訪至鄭氏鄭氏始知其本夫婦意甚憫憫欲助
之合卷而仍留服從其館師嚴甚誦學家也不知古今事異言排斥曰中表為婚禮所禁

亦律所禁違之且有入誅王人意雖善然我輩讀書人當以風化為己任見怪理亂倫而不
沮是成人之惡非君子也去就力爭鄭氏故良懦二牛曾亦細察開達法罪皆皆惻惻而
止復四寬為道入妻不數月病卒三寬發狂走出莫知所終或曰四寬雖被逐而奔去然
容笑泣實未與道入共房帷惜不知其詳其果其如是則二人者天上人間會當相見定
非一瞬不視者矣惟嚴某作此惡業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當無善報或又
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始觀觀四寬欲以自侍耳若然則地獄之設正為斯人矣

乾隆戊午運河水漲糧船衝尾不能逃共洪劇神運官曾石方演劇叙記投江一駒忽紛
錢玉蓮者長流哀號流聲下口喃喃不止語作閩音嗚嗚無一字可辨知為鬼附詩問
其故鬼又不能解人語或投以紙筆極有白道不識字惟指天畫地叩頭痛哭而已無可知
何振於岸山鳴咽跳擲至人散乃已久而稍蘇自云突見一女子手携其頭自水出駭極
失魂昏然如醉以後事皆不知也此必水成靈魂見諸官集會故出鳴冤然形影不隨言
不通運善酒者求尸亦無跡候丁又無新少女子者莫可究詰乃連街具屍於城隍祠地
四五日有水手無故自到死或即此女子者神道之歟

都太守慎人言嘗有數人論陶詩於林子村頗致不滿夜分就散聞筆硯格格有聲以為鼠

也次日見儿上有字二行曰如樵南古遠勝星寒殿開似錢郎諸公都未道及可盡以為
唐卷音平時同教數人書皆不類數人以外又無人能作此語者知文士爭名死尚未已
鄭康成為儒之事殆不虛乎

黃小華言西域有扶乩者下壇持曰秋風木葉飛斷腸花謝雁來稀暮日暮坐房冷
猶著玲瓏白字衣皆不解所云此又書曰頃過草堂見新來租屋銷閉空房沈落此身自
定命但似可念依爾人心遂惘然此致告諸公尚無別卿調象之方勿輕舉此念亦除
功也詩問仙賦書曰無處再問之遂不答按李無虛明末名號祥符人開封城隅毀於水有
詩集拾遺秀拔其天烈女詩曰甘煉子有淚敢謂世無人措詞得體尤為作者所佩也
遺求滑然穿婦之利其事遠見於周雅柳村參熟時婦傷數十為軍隨川者之後收所成判
謂之拾髮農安習以為俗亦不復回顧備古風也人情漸薄趨利若鶩所成判者不足給送
頗有盜竊獲奪又沒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間婦女宿者倘有數人在靜海之
東日落後趁夜行遠見一處有燈火住就之飽至則則履華燈僅備宵解座上張燈設
席似乎無貨遠望三貴人據榻坐方進酒行矣眾陳技止意謂者為白主人頭之俄又呼曰
似附耳有所囑聞者出引一銀消語曰此去城市稍遠倉卒不能致收如主人欲於同來女
周敬華堂筆記 卷十五

伴中擇端正者三人備酒為廢每人贈百金其餘亦各有贖贖為通河獨實當加倍
告眾眾利得實德惠切婦應其請遂引三人入沐浴粧飾更衣裙侍室諸婦皆置別室亦大
有酒食至夜分三貴人各擁一婦入別院閣室皆設榻婦女行路避圍亦睡不知
曉比日高睡醒則第宅人物一無所睹惟野草瓦瓦一望無際而已竟竟三婦皆睡在草
間所更衣裙已不見惟舊衣拋十餘步外幸尚存視所與金皆散銀錢為鬼而飲食皆其物
又疑為狐或地近海濱蛟精水怪所為歟貪利失身乃祇博一飽想其惘然相對憶此一宵
亦似那那枕上矣先凡暗湖則曰每形取扇儀態萬方揮袖舞雲煙隨逝水曾幾社散之日
茫茫回首舊事皆空亦與三女子裸露草間同一著醒耳宜但海市春樓為須刻景哉
烏魯木齊將德君得道言向在甘州見五控於張掖今春中云造言巧賊乙云事有實證
訊其事則二人中未獲果出案乙亦同行至甘州東十里在夜道遇一人似實家僕言
此得徑少人我主人去此不遠不如投止一宿明日指路上官道隨行三四里果有小安其
人入良久出招手曰官喚汝等入進門數重見一人生堂上問姓名指揮曰夜深無宿
飯祇可留宿門側小屋可容二人女子今與張婢睡可也二人就寢後似隱隱聞婦啼聲聞
中出現摸索不得門聲亦寂寂以為耳鳴也此睡醒則在曠野中急覓婦則在早里外

樹下棲體反接繁亂似猿猴衣裝掛在高枝上言一婢持燈尋至此有華屋數楹婢數人俄
主人隨至通同坐拒不能則婢組合手挽住解衣解簪置榻上大呼無慮者遂受其法天欲
明主人以二物置額髮屋宇頓失身已附沙石上矣視額旁物乃銀二錠各重五十兩其
年號則索其姓名則檢於土蝨黑頭真百年以外錢也甲乙勿言均分後遂約乙怒
若爭其事乃漢甲夫婦雖堅不承策詰銀所自則云拾得又詰婢婢則云接獲其詞問
疑乙語未信也今又道甲曰於律得遺失物當入官姑念爾貧可將去又瞋視乙曰爾所
告知虛則同拾得當同送官於爾無分所告知實則此為鬼以爾甲婦於爾更無分再言
且言爾並驅之出以不無理之可謂善矣此與拾得婦女事相類一以巧誘而以利移其心
一以強脅而以利消其怨其揣度人情投其所好伎倆亦甚相若也

金重牛魚即潘陽鱈魚今尚重之又重天寶今則不重矣遂重賦亦曰賦今邦即宣化
黃鼠明人尚重之今亦不重矣明重消魚棧棧度當是以棧飼食今尚重之消鼠則不知
為何物雖極貴家問此名亦云未睹蓋物之輕重各以其時之好尚無定準也記余幼時
人參珊瑚首金石價皆不貴今則昂昂綠松石碧綠厚價皆至貴今則日減雲南翡翠玉當
時不以玉視之不過如藍田黃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為珍玩價遠出真玉上矣又灰鼠舊
時不以玉視之不過如藍田黃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為珍玩價遠出真玉上矣又灰鼠舊
周敬華堂筆記 卷十五

貴白今貴黑貂裘貴長衣故曰白貴今貴短衣銀鼠舊比及鼠價賤貴遠不及天馬今則
貴幾如貂珊瑚寶貴鮮紅如榴花今則貴淡如櫻桃且有以白類車渠為至貴者蓋相去五
六十年物價不同已如此況隔越數百年乎儒者謂周禮賦葛葛疑之由未達古今異尚
耳
八珍惟熊掌鹿尾為常見乾峰出塞外已罕觀矣此野獸之罕非若蛇之淫骨則僅聞其
名乾陸乙未聞撫軍以儀餽余二枚於以錦函似甚珍重乃自顧至類全刺而脂之口鼻眉
目一宛然如戲場面具不惟不為危人不能治轉贈他友其危人亦未識又別贈人不知
轉者誰氏迄未曉其任法也
李又聘先生言東光華公時運其弟貴州通判也嘗奉檄勸苗峒地界土官武職致接
賓主各一磁盃置面前土官手捧磁盃則貯一蟲如蜈蚣蟻蠕蠕動譯者云此蟲聞則則
生爾爾則死惟以蘭蕪為食至不易得今喜值爾時搜獲別穴得其二故必獻生表至祝也
旋以鹽木少許灑杯中覆之以蓋須臾成現已化為水湛然淨綠瑩微如琉璃蘭氣撲鼻用
以代醴香沁齒頰半日後尚留餘味情未問其何名也
西域之果蒲桃菓或於土雷番瓜菓或於哈密蒲桃京師貴絳者取其色耳實則綠色乃微

熟不能甚甘熟則黃再熟則紅熟十分則紫甘亦十分矣此福松嚴頭射也福松也鎮閣
展時為余言瓜則充真品者真出哈密饒贈之瓜皆金塔寺產蓋貢品亦極熟至六分有
近門封包閉來瓜氣自相鬱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熟八九分者則蒸而熟爛矣余
嘗問哈密國王蘇來滿謂此瓜子種者一年形味並存二年味已改惟形
粗近三年則形味俱變蓋地氣不同觀蘇來滿曰此地土脈泉甘而無雨故瓜味厚種
於內地固應少減然亦養子不得法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種之雖此地味亦不美俾其薄也
其法當以灰培瓜子於不濕不燥之空倉二五年後乃可用年愈久則愈佳得氣足也若
培至十四五年者國王之國乃有之民間不能得亦不能久而不壞也其語似為近理然其
灰培之法必有節度亦必有宜忌恐中國以意為之亦未必能如所說耳

袁超然編修言揚勤愨公年初時往來鄉塾有綠衫女子時乘輿缺鏡之或偶避人亦必回
眸一笑若與目成公始終不側視一日拾塊擲公曰如此妍皮乃竟知骨公拱手對曰鑽穴
踰墻實所不解別查不知者何如女子忽瞪目直視曰汝狡黠如是安能從爾索命耳且待
來生耳散髮吐舌而去自此不復見矣此足見立心端正雖冤鬼亦無如何又是見一代名
臣在童稚之年已百樹立如此也

卷十五

河南三仲穎先生其學行已久而名於世也先生名之銳李文貞公之高弟經術湛深
而行道方正粹然古君子也乙卯丙辰間余隨姚安公在京師先生猶官國子監助教未能
一見至今悵然相傳先生夜偶至邸後空院拔所種菜蔬下酒似恍惚見人影疑為盜修已
不見知為鬼魅因以幽明異路之理屬齊責之聞葉竹中人語曰先生運於易一陽一陰天
之道也人出以晝鬼出以夜即是幽明之分人居無鬼之地鬼居無人之地是即異路馬耳
故天地間無鬼人亦無鬼無鬼但不相干即不妨並有使鬼盡入先生室先生置之是也
今時已深更地為空際以鬼出之時入鬼居之地既不舉燭又不揚聲擇不及防突然相遇
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敬避己足矣先生何責之深乎先生笑曰汝詞直始置勿論自
拔菜蔬而返後以語門人門人謂鬼既能言先生又不畏懼不叩其姓名者何則則色閉冥
司之說為妄為真或亦於格物之一道先生曰是又人與鬼何異幽明異路之云乎
鄭慎人言昔與數友往九鯉湖宿仙遊山家夜涼未寤出門步月忽清風冷冷穿林而過木
葉秋秋棲鳥驚飛覺有種種花香沁人心骨出林後沿溪而去水禽亦驟格亂鳴似有所見
然寂靜無聲也心知為仙童來往次日早視林內微雨新晴綠苔如茵步步皆印掌印又有
說足之跡然無及三寸者淺淺泥跡亦無幾數之約二十餘人指點徘徊相與嘆異不知足

何神女也慎人有四詩紀之志留其稿不能遺憶矣
慎人又言一日庭花戲開聞婢嫗驚相呼喚推窗視之鏡以手指掛樹拂乃一蝴蝶大如掌
背上坐一紅衫女子大如指指翩翩翔舞斯須過墻去鄰家兒女又驚相呼喚矣此不知為
何怪殆所謂花月之妖歟說此事時在劉景南家景南曰安知非閨閣遊嬉以道草花中
人物轉於蝶背而縱之耶是亦一說慎人曰實見小人在蝶背有若控駕馭之狀俯仰顧盼
意殊生動殊不類偽人也及不可知矣

粵民安公介然言昔隨高陽劉伯孫先生官瑞州聞城西土神祠有一泥鬼忽仆地又一青
面亦髮鬼衣裝面貌與泥鬼相同歷於其下視之則里中少年某偽為鬼狀也已斷脊死矣
眾相駭怪莫明其故久而有知其事者曰某鄰婦以父挑之為所害婦是日往母家度必夜
歸過祠前祠去人稍遠乃偽為鬼狀伏像後待其至而突掩之將乘其驚怖昏仆以圖一逞
不意神之見護也蓋其婦弟預是謀初不敢告人事定後乃稍稍洩之云介然公又言狂童
蕩婦相遇於河間文廟前調誑無所避忌忽飛瓦破其腦莫知所自來也夫聖人道德侔乎
天地宜如二氏之教必做靈異而始信必待護法而始尊哉然神鬼攝呵則理所應有必謂
宋錦作會元由於前世修文廟視聖人太小矣必謂數個官捲竟無靈術是又儒者之迂也
聞德華堂筆記

卷十五

三座塔 聚古名古廟極盛已而漢唐之管州地金巡檢言塔極盛其地有根有山行遇
虎避入石穴中虎亦隨入穴故成空而緣曲轉繞內避漸不容虎而虎必欲得根者努力強
入根者窮見旁一小窟尚足容身遂蛇行而入不意蛇數步忽晴天光亮反出穴外乃
力運數石塞穴退路兩穴並聚柴以焚之虎被熏灼吼聲震谷不食頃死矣此事亦足為當
止不止之戒也
金巡檢又言巡檢署中一太湖石高出屋際巖巖斑斑孔象玲瓏望之勢如飛動云此金舊
物也考金嘗折及後奇石運之北行此殆所謂雲巖巖奇峰耶然金以大定府為北京今
大盛城是也建與中府金降為州不應著石於州治是又疑不能明矣又相傳京師見山
石皆良鐵故物余幼時尚見之金虎坊橋宅為威信公故第應事火燬一石高七八尺六是
雍正中初遷宅時所賜亦移自見兒山者南城所有太湖石此為第一余又說孤石老八蓋
以此云
京師花木最古者首拾孤寺呂氏蔭花次則余家之青桐曾數百年物也桐身橫偃尺五寸
聲時高葉夏月庭院皆碧色惜蟲蛀一北兩潰其內久而中朽至根竟以枯仙呂宅後售
與高太守北煙又轉售程主事程甲履今猶在其家用梁棟之材始能支住其陰履事一

院其妻旁引又覆西偏書室一院花時如雲垂地香散幾衣菜室李康在日庚午癸未年... 法精妙如渴驢忽覓今亦不知所在矣。

陳句山前輩居一宅搬遷家具時先置書十餘卷於庭似樹後小語曰二十餘年此間... 先祖光祿公康熙中於莊莊設寶庫司事者沈伯玉也嘗有提傀儡者曾木偶偶二稍高皆尺

餘製作頗精巧逾期未歸又無可轉售遂為棄物久置廢室中一夕月明伯玉見木偶跳舞... 他其蓋物久為恍惚之則精氣燥散不能復聚或有所憑亦為恍惚之則失所依附亦不

能靈固物理之自然耳。獻縣一令待吏役至有恩死後春屬尚在署吏役無一存問者強呼數人至皆強強相向非... 復昔時夫人憤志恸哭棺前倭而假寐恍惚見令語曰此輩無良是其本分吾望其感德已

夜然木欲欲偷地有劉橫者備其用磁州府河側會河水暴漲小舟載載者往往... 馬有見死不救者自掉船離三三四里幾覆沒者幾幾出之趙日生一子月餘恍惚印... 命妻子治後事時尚能行立舉皆怪之橫太息曰吾不足也吾援溺之兒恍惚至一官府

孤所幻化不知其自視如何其互相視又如何當於溝溝消夏殊論也然孤本善為或或者... 也至鬼則入之餘氣其靈不過如人耳人不能化無為亦化小為大化為大化為大化為大

鬼者其托化亦宜宜可足入入惡化為惡鬼可留人居其山終之鬼備諸災者可化為善... 麗此一為鬼而即能欺抑有教之者幾此視孤之幻尤可不解憶在涼州路中御者指一山

地曰昔與車數十輛宿此山月明之下遠見山半有人家土垣周結屋角一可數明日... 過則數珠而已是無人之地亦能自現此象矣則若之作坐人其知此情狀者

此僧中於一激迷開門探盜天下自恃可為遂為人所未敢為卒至遭敗法製者皆此僧... 也哉 德春齋扶其仙降壇不作詩自著名曰劉仲甫不知為誰有一國手在側曰是南宋國

名字之女以救母其死其事跡始末當時昏了知之今四十餘年不能棄其詳矣奇則
易記庸行易忘固事理之常歟附存姓氏莫不泯先孔子家語載弟七十二人固不必
一一皆具行實爾

齊洲言其鄉某甲甚樸愚一生無妄為一日晝寤夢數役持牌擲之去至一公署則其王
室上鞠以謀殺某甲乙至亦執至監蓋某甲自外索通歸夫夫購早發過數人見
腰纏萬貫其擊殺之傷實遺棄尸旁某甲偶掉解船過見尸大駭視之識為某甲尚微有
氣因屬鄰里抱置舟上欲送之歸某乙垂危忽稍蘇張目見某甲以為報奪財去某甲獨載
尸棄諸江也故魂至冥司獨訟某甲冥王檢籍云盜為某甲非某甲乙以親見固弟冥史
又以冥籍無誤理與某甲固弟冥王曰冥籍無誤論其常也然安知千百萬年不誤者不似
此一誤乎我斷之不如入質之也史言之不如因證之也故拘某甲某甲具述其意照以
業鏡如所言某乙乃悔某甲初竊性誤拘冥王告以故某甲亦悟遂別治某乙獄而送某甲
歸夫折獄之明法至冥司至矣業蹟之詳確至冥司亦止矣而冥王若是不自信也又若其
不憚煩也斯冥王所以為冥王歟仲尼不為己甚宜僅防檢枉過直哉聖人之所慮遠也老
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夫氏未嘗不畏死至知必死乃不畏死則無事不可

周禮集解卷之五

卷十五

十一

為矣小時聞大姓為盜劫懸賞格購捕半歲餘悉執亦俱引伏而大姓恨盜甚以多金賂
獄卒百計若之至足不躡地勝不到席東縛不使如廁中蛆蟲蟻蜂噬股惟不絕飲食
使勿送死而已盜恨大姓甚私計強劫得財律不分首從斬輪斃婦女律亦不分首從斬二
罪從一科斷均歸一斬萬無如至磔裂理乃於庭鞠時自供偏汚其婦官罰不據以錄供
而眾口鑿執眾耳共聞遠不能滅此語不蓋大姓者又從而附會蓋盜已論死足蔽罪而不
惜多金又百計苦之其術恨次竟正以此人言藉藉亦無從而辨此疑遂大為門戶玷悔已
無及夫劫盜罪不能怨主人即拷掠追訊極慘亦不能怨主人所以受也至虐以法
外則其志不甘擲石擊石力過猛必激而反取一時之快空百世之污豈非已甚之故乎然
則聖人之所慮遠矣

周禮集解卷之五

卷十五

十一

誅不支許曰高論唐虞儒者事負君責友事勝言忠君是黃金權位即是屠沽報忠至感言
太白詩曰徘徊映殿角似月雲中見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此為台游言也人家大
婦有駭阻隔而日相見者則不知是何因果矣郭石洲言中州有年生者妻婦的
餘而母病夫婦更番守侍衣不解結者七八月母歿後謹守禮法三載不肉肉後貧同依
外家外家亦僅僅溫飽屋宇無多掃一室留居未匝月外姑之弟遂就館送母來依婦無坐
可容乃以母與女共一室而年生別相書齋僅早晚同餐食耳聞二載年生入京規進取外
舅亦攜家就幕江西後得信云婦已卒年生意氣憤懣落拓不自存仍附舟南下查外舅
外舅已別易主人隨往他無棲託姑貴字糊口一日市中遇雄偉丈夫取視其字曰君善
大好能一歲三四千金為人書記半生喜出望外即同登舟烟水茫茫不知何處至家供
張亦甚感及觀所屬筆札則絲林毫客也無可如何姑且依止慮有後患因說房里籍姓若
主人性豪信聲僅滿前不甚避客每張樂必名年生偶見一銀結首其婦疑為鬼報亦時時
目李生似曾相識然彼此不敢通一語蓋其外舅江行適為此盜所劫見婦有委實併掠以
去外舅以為大奪急市海措詭言女中傷死偏為哭致載以歸婦懼死失身已充盜後房故
於是相逼然李生信婦已死婦又不知李生改姓名疑為貌似故兩相失大抵三五日必一

見慣見亦不復相目矣如是六七年一日主人呼年生曰吾嘗且欺君文士不必以此觀此
黃金五十兩君可懷之藏某處某夜間候兵追逐寇流舟逃此地人皆識君不慮其不相送
也語花揮手使急去伏處未幾聞開門聲既而聞呼曰盜已全隊揚帆去且捕其金
帛婦時已懷黑火光中窺見諸樂伎會披髮肉袒反後繫頸以鞭杖驅之行此報亦在內
驚怖戰慄使人心惻明日島上無一人知立水久之忽一人倏小舟呼曰某先生耶大王
故無恙且送先生送行一日夜至岸禮遺物色乃懷金非賺至則外舅已先返矣生至家實
所揭漸覺松合夫婦至相愛而結納十載始終無一月其使席今物力稍充不忍終以薄楊
弄擬易佳木且欲一睹其遺骨亦風骨之情外舅力阻不能止則密使實置後至依重其
合樂島之鏡則所得樂伎分賞已不知流落何所矣每回憶六七年中咫尺千里帆帆
如父又回憶被縛時賊賊之狀不知以後何如從此不忠則後竟為僧尼亦舟前事曰
此事竟可作傳奇情未結東與桃花肩相靠雖曲終不見江上寒禽歸逸禽情正在烟波
不盡究未免增人惆悵耳

周禮集解卷之五

卷十五

十三

金可亭此漸食其名也其言有也公者官監司職職家傳一牌曰家傳家傳房他
極莫當公案桃亦桃也春事呼之必在側百不一欠胡公問懸懸有異於桃呼曰法茶

周禮集解卷之五

卷十五

十三

桃自承為狐然風俗當待公與公無當雖覺久亦勿言家有周亭一日立兩堂問呼紫桃則
兩室各一茶桃出乃大疑紫桃謂曰之分形也偶存日某杖外道道士與語甚有理致情
願治問所自來曰為公米公本謂仙限滿歸三島今金丹已為狐所盜不可復覓再不治
廖壽限亦減僅公萬倍故來視公植公心如紫桃事遂問歸道士踏坐廳前紫桃書一付交
聲長嘯即中紛紛擾擾有數十紫桃容色衣飾無毫髮差疑是院院皆滿道士呼真紫桃出眾
相顧曰無真也又呼紫桃桃出一女明頰曰紫桃是近士此曰爾盜桃公丹已非又呼朋
引類務散其道何也女對曰是有二故趙公則生煉精四五百年去關堅固非更者送取不
能得然趙公非碌碌者見眾美逐進必覺為惑斷不肯納故始終如一形陰其逆也今
事已露願散去道士揮手令出願趙公太息曰小人獻媚欲進君子勿受也一小人伺君子
之際投其尚眾小人從而陰位之則君子勿覺矣易如外之初六一陰始生其象為金
妮妮以止車示當止也不止則旋消之初即堅冰之漸流微而刺卦六五至矣至今日之事
是之謂乎然苟無其陰雖小人不能何苟無所好雖小人不能投千金之珠而於珠有誠
故也公先欲涉旁門欲講容成之術既而耽玩翫治火其初心嗜然日深故狀物象之而荷
其累因自起於彼何尤此始此終固亦其理極之而不謹蓋以是耳吾亦稍曉於公事已無
則微事空半記 卷十五

蓋從從此攝心清靜猶不失作九十翁再三珍重惜然而去趙公復累壽八十餘
哈密屯軍多牧馬西北深山中屯舟或往者牧中定恆思一民家主翁其瓜累壽甚茲
久漸歎洽然竊怪其無鄰無里不固不農寂歷空山作何生計一日偶語其故翁無詞自解
云實蛇形之狐問狐喜近人何以僻處多聚旋何以獨居曰修道必世外幽棲始精神坐
定如往來城市則嗜慾日生難以鍊刑服氣不免於婦人採捕攝取外丹倘所害過半終于
天律至往來墟墓種類太繁則踪跡彰明易招戈擲非遠害之方故均不為也亦喜其
撲滅亦不懼約為兄弟翁亦欣然因出使從備瞻環現翁笑曰凡變形之狐其室皆幻蛇形
之狐其室皆真老夫尸解以來久歸人遠此並草芥伐木手自經營公母疑如海市也他日
再往屯軍告月明之久不睹人形而石壁時現二人影高車文餘疑為鬼物欲改散七舟
以問此翁曰此所謂木石之怪靈罔兩也山川精氣舍合而生其始之不為八害無庸避也
後屯舟淺其事然遂從去惟二影今尚存焉此哈密徐中備所說徐云久數同屯舟往觀以
往返須數日尚未暇也
烏魯木齊牧廠一夕大風雨烏魯道者數十匹追尋無跡七八日後乃自哈密山中此知為
烏魯木齊馬在馬有火印故也是地距哈密二十餘程何以不十日即至知駭谷幽處人跡

未到之處別有捷徑矣大學士溫公遺臺軍數輩襄糧往探皆糧盡空返終不得路或曰臺
軍糧路遠在近山道通旬日說云已往或曰臺軍糧伐山開路旁又憚移臺履運故諱不
言或曰自哈密關展至地化名各因州名城人烟相接村落市廛郵傳館舍如內地又沙
平如掌改而山行則路既險阻地亦荒涼事事皆不遂故不願或曰途途既遠大半則臺軍
之驛馬之數以及一切轉運之費皆應減大半於官吏頗有損故陰掣肘是皆不可知然
七八日得馬之事終不可解或又為之說曰父馬謹重司牧者以字體禱山神神驅之故馬
速出非別有路也然神能驅之行何不驅之返乎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幼時家在衙河側一日晨起聞兩岸呼聲聲時水暴漲疑河決踉蹌出
視則河中一羊頭昂出水上巨如五斗搖搖搖急如激箭噴流向北去皆曰羊神過食謂此蛟
蟠之類首似羊也俾雅或龍九似亦稱首似牛云
居衙河側者言河之將決中流之水必凸起高於兩岸然不知其在何處也至棒椎魚集於
一處則所集之處不一兩日潰矣父老相傳驗之百不失一棒椎魚者象其形而名平日不
知在何所網釣亦未見得之者至河暴漲乃層至覆堤者見其以首觸岸如萬杆齊舞則法
在斯須間矣豈非數哉策唐堯洪水天數也神禹隨刊則人重也惟聖人不委過於天先事
則微事空半記 卷十五

而則事後而補救雖不能消弭亦必有所挽回
先曾祖母王太夫人八旬時宴客滿堂奴子李榮列茶酒極倉消半果藏房內夜歸將收開
果中有軒轅性而撼之果中忽語曰我醉欲眠爾勿擾知為狐魅怒而極撼之軒轅甚僕手
引之則一八首出唇口漸巨如斗漸巨如榜棹棹其煩則掉首一怪連聲變轉碎然有聲
觸覺而碎已消滴不遺矣榮頗足極驚聞於上語曰長孫無禮之小名許爾益不許我益耶
爾此將酒我亦不願酒今還爾其項而眼自頂至踵淋漓始偏此與所記西城狐事相似
而史應作劇然小會爾無一事不作為精料理之末為過也
安州陳大翁伯宅在孫公園其後有樓閣雜物云有狐居於其下蓋形聲也一
日聞似相語爭執亂聲牙聲於樓下理理如電數之得三十一扇惟閣二四一扇耳二四
二二牌家謂之至真必以為得者為大捷就其爭此二扇怒而拋棄餘兒時曾親見之社
工部大呼曰白韓昌黎博學多財李習之作五木煙楊大年書葉子戲偶然寄與借此消閒
名士風流往往不免乃至元郎代射亦復沿波余性迂此終以為非雅戲也
蔣心餘言有客赴人道湖約至蓋懸蕭蕭欲紅裙而酒者藉視乃其婦也去家二十里不知
何流落到此而懼為奪裝不取言婦乃若不相似無恐怖意亦無悔愧意則疑度由引神批

此類耳。有州牧以會橫伏誅既死之後州民宣傳其種稯冥報至不可殫盡余謂此然冥冥未也違作

訛言耳先兄晴湖則曰天地無心視聽在民言如是是亦可危也已

里温遇飯食凝滯者即以其物燒灰存性調水服之全初斥其妄然亦往往往於善思其如此

皆油膩凝滯者如油膩先投物稍過多則過之必滯凡藥物入胃必取其同類故其物之

及能自到某物凝滯處凡油膩得灰即解散故灰到其凝滯者自行猶之以灰洗垢而白若

脾胃之凝滯者之凝滯血於痰結之疾滯則非灰所能除矣

烏魯不齊遠校王福言昔在四寶與同隊數人入山射生遙見山腰一香婦獨行有四狼隨

其後以為狼將搏噬香婦未見也共相呼喚香婦如不聞一人引滿射狼乃誤中香婦倒斃

墮山下眾方驚視之亦一狼也四狼則已逸去矣蓋妖獸幻形誘人而啗不女遺疑也宜

急費已盈若或使之概

聞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姑妄聽之二

天下事情理而已然情理有時而多妨里有姑虐其養媳者慘無人理透歸母家母憤而

匿別所詭云未地因涉訟姑以未老與比鄰當見其來往引為徵求私念言女已歸則鄰人

死亦不能法也幸形甫先生聞之曰神殊憐惜十歲幼女而日日加炮烙恩長絕矣驚其逃

死不為過

先孝廉仲瑛丁酉鄉試後舉至一處見屏上書絕句數首醒而記其兩句曰知是蓬萊第一

仙因何清淺幾多年壬子春在河間見某州李生偶括其事李駭曰此余蔡某屏上近人題

梅花作也句欲不工不知何以入君囊前無因緣後無徵驗周官六憲竟何所從耶

新齊斯和子不識我雖離卯革今乃知竟實有之其大如指頂形似閩中落花却不能正風

外有班點向日映之其中深紅如琥珀以點目各甚妙德以司空成法到漢承沛皆常以是

物合樂然不易你一枚可以值十金何司農地斯曰是雖實購實亦人力所為以肥壯雞

頭常凍死一雞主人必與兩雞俱食我富主人三百錢判為雞以償今生卵足數

而去也次日果知所言不三不肯食而理之反度解語姑以此數年內事也然則世

之供車騎受判者必有原因為人不知耳此輩之狡慧狡者亦必有後果其人不思

余十一二歲時聞從叔輝若公言里有齊某者以罪戾累龍江殺數年及其子稍長後歸其

骨而貧不能恆感然如起深愛一日偶得豆數升乃屑以為木水博成灰以糝王莊為

貴者往往姑以約取數文錢供口食耳乃沿途買其糝者雖危級亦立食糝相告始頗得

善儂竟藉是遠成所得父以貧負歸歸途於當集過三益堂其資資負篋分送及則

隨見常怪問其涕泣陳述其憫而釋之轉贈以金方拜謝間一盂忽掉大慟曰此人辱

約如尼尚數十里如求父我堂堂丈夫自命豪傑顧乃不能耶語若好佳吾今往肅州矣

語訖揮手西行其徒呼使別妻子終不反顧蓋所感者深矣惜人往風微無傳於世余作

陽消見錄諸書亦竟忘之癸丑三月三日泊海濱真履儒然憶及因錄以補志乘之遺倘亦

潛德不彰幽靈不泐有以默啟余衷矣

李婦不吉其鄉有漚園夏年六十餘矣與客作數人同居寢室聞其之不吉既而白晝或

忽趨解處或無故閉門怪而視之輒有瓦石飛擊人有人交接者問啞啞作顛聲又呢呢作

聞聞半堂筆記 卷十六

相語呼之不應一夕燈未盡見其布衾煇煇如方知其為魅所據久之不能自語言初

見一少年至則中似曾相識而不能記憶之生問所自少年言有一事告君祈勿拒

君四世前與我為密友後忽將骨魁登食我因我與官及違為解結以死想於冥官主者

以我交際不當以數喜解判君為我輔二十年不意我以業重遠置孤身尚有四年未了

此我味形成過君已再入輪回轉生今世前因雖時各債難清以命牽纏過於此地業緣未

合不能待君再墮女身使已相償完此因果我方獲從速遂我以此相憫憫然如醉如癡已

大木亭亦升言其鄉有少年山行過少婦的騎一驢紅裙藍袖貌頗雅麗以目側視以年
以謹厚慮或招嫌故在其後數十步視者未嘗一視至林谷深處頗覺不安行極其遠及
途之曰君來心端正大不易得我不欲害此非往某處路君振隨任可向其樹下院向某
友科行三四里即得路矣然記自離背一躍直上木杪其勢漸漸長丈餘旋風旋飛非暫然
已地再視其驢乃一孤也少年憐其失物殆兆大野又之類雖使稍與神馳不知作何變化矣
亦去會試陝西一舉子於就舍過船艇狂疾奔出踏亂鬼亦隨出自以首觸壁皮骨皆
破避至外城鬼亦隨至卒以刃自刺死未死間手書尺牘付其友乃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八
字雖不知所為何事其為冤報則鑿鑿矣

南皮郝子明言有士人讀書僧寺偶便於空院忽有非瓦擊其背俄聞屋中語曰汝輩能
見人則不能見汝輩不自引避反填人耶方駭愕聞屋內又語曰小婢無禮當即答之先
生勿介意空屋多我輩所居先生凡遇此等處宜而瞻便勿對門窗則兩無觸忤矣此
孤可謂能克己余嘗謂僕僕從與人爭角而不勝其長恆引以為恥世態類然天下至
可恥者莫過於忤理不問理之曲直而務求我所隸屬人不能犯以為榮果足為榮也耶昔
有屬官私其骨魁百計袒護余戲語之曰吾儕身微當各有碑誌一腐使蓋棺定論撰文者

奮筆書曰公秉正不阿於所屬吏役犯法者一無假借必以為榮諒君亦以為榮也又或
奮筆書曰公平生善厄更從雖受賕執法亦一曲為諱隨人必以為辱諒君亦以為辱也
何此時乃以辱為榮以榮為辱耶先師董文恪公曰凡事不可執入行狀即斷斷不可為斷
言諒矣

侍駕川言時賦未詳所出故本待其凡明洪武有實於淮上者偶行曲巷見一女姿色明艷
殆類天人私訪其近鄰曰新來未匝月飛老母携婢數人同居未知為何許人也賈因路謀
盟現之其母言杭州金姓同一子一如往依其婿不幸子遺疾卒於舟二僕又乘隙竊賈
榮榮孤處憤道強暴不得已稅屋權住此待親屬來迎尚未知其有來否語訖泣下媒以
既無所歸又無地可將來作何究竟有女如是何不於此地求佳婿暮年亦有所依母言甚
善我亦不求多聘幣但弱女婚養亦不欲草草有能製衣飾器具者予金我即許之
所辦仍是梁家物惟至被一閱視不取議芥歸也釋以告勸賈私計良得旬日內趕辦金
珠錦繡輝煌華美一切器用亦事重精好親迎一日遂母來觀意甚慙足次日蕭鼓至門
乃堅閉不聽候至數刻呼亦不應詢問鄰舍又未見其移居不得已踰牆入視則闔無一人
偏室諸室惟破牀簾簾數具乃知其非人回視家中一物不失然無所用之重當僅能得

半價懷表不出者數月竟莫測此魁何所取或曰魁本無意買竟妄生疑伺反往謁魁魁
固因而戲弄之是於理當然或又曰賈富而慳心計可以析秋毫犯鬼神之忌故魁以美色
顛倒之是亦理所宜有也

宣室志載隴西李生左乳患癩一日癩潰有蟻自乳飛出不知所之聞奇錄載在免封外境
李言吉左目患癩割之有黃食鳴噪而去其事皆不可以理解札問學師阿親見其親事家
小婢頂上生瘡瘡中出一白蟻蟻知唐人記二事非虛豈但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哉
曹某堂宗亦有此仙所畫醉鍾馗圖余題以二絕句曰一蓬荒唐事有無莫生粉本幾臨摹
紛紛畫手多新樣又道先生是酒徒平日家家清酒香終南進士亦空囊太平時節無放
任爾閒遊到醉鄉畫者題者均弄筆狡獪而一日午睡初醒窗外婢媼悄語說鬼有五
媼家在西山言曾月夕守瓜田送見雙燈自林外冉冉入人語嘈雜乃一大鬼醉欲倒諸小
鬼掖之跟踉行安知非醉鍾馗乎天地之大無所不有隨意畫一心往往遇一人與之自隨
意命一名往往有一人與之同無心暗合即是化工之自然也
相傳魏環極先嘗讀書山寺凡筆墨几榻之類不待拂拭自然無塵初不為意後稍稍怪
之一日晚歸門尚未啟聞室中窸窣有聲從隙窺視見一人方整飾書案驟入掩之其人首

字後自去急呼今近其人遂拱立窗外意甚恭謹問汝何怪若折曰某孤之甘信者以
公正人不敢近然私教公故日日竊就僕隸從幸公勿訝先生賜富與語甚有理致自足姓
下敢入室然遇先生不甚避先生亦時時與為一日偶則汝視我能作聖賢乎曰公所善者
道學與聖賢各一事也聖賢依乎中庸必實心實行以實學未嘗用道學則務虛也
理細後奔倫尊性命簿事功其用意已稍別聖賢之人有是非心無彼我心有善導心無可
刻心道學則各立門戶不能不爭既已相爭不能不巧故以求勝以是意見生種種作用述
不盡可令孔孟見公剛大之氣正直之懷實可贊鬼神而不悔所以敬公者在此公率其
本性為聖為賢亦在此若公所講則各是一黨非下愚之所知也公然笑遣之使以語門
人曰足蓋因明季黨禍有激而為非黨論也然其扶綱情偽固可世之講學者

滄州南一寺臨河干山門地於河二石駝並沈焉聞十餘歲僧某童往求二石駝於水中
竟不可得以為順流下名林數小船曳鐵鉤舟十餘里無跡一講學家設帳寺中聞之笑曰
爾輩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枕豈能為舟擱之夫乃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沙沉石浮沙沉石浮
耳沿河求之亦不似乎服為破論一老河兵聞之又曰凡河中小石當求之於上流蓋
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水不能衝石其力必於石下迎水處為甚為以穴新激漸淤至

石之半石。必倒擲坎穴中。如是再移石。又再轉轉。轉不山。遂及湖流。送上。末之下。流。倒。末之地。中不更。俱。如。其。果。果。得。於。數。里。外。然。則。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一。在。多。矣。可。據。理。脈。斷。歟。

交河及左。尊。言。有。農。家。古。廟。離。佛。路。離。鄰。村。一。鄉。此。日。晚。晚。方。微。天。挑。之。過。有。值。者。同。行。各。散。相。聞。日。又。遇。諸。途。婦。騎。一。馬。特。牛。似。相。顧。盼。意。家。子。夫。各。隨。之。時。霖。雨。之。後。對。水。縱。橫。牛。行。且。如。中。甚。遠。沾。體。滿。足。頭。頭。者。處。比。至。其。門。氣。始。不。似。及。婦。下。牛。覺。形。不。類。諸。視。如。乃。一。老。翁。恍。惚。驚。疑。有。如。夢。將。其。疑。血。問。到。此。何。為。無。可。置。詞。說。以。迷。路。對。跟。踏。而。歸。次日。門。前。老。柳。削。去。木。皮。三。尺。餘。大。書。其。上。曰。私。窺。貞。婦。行。泥。泥。十。墨。乃。知。為。魅。所。戲。也。隣。里。怪。問。不。能。自。地。為。其。父。妻。錢。貽。自。是。愧。悔。竟。以。改。行。此。魅。難。忘。作。劇。則。謂。之。善。知。識。可。矣。及。解。又。言。一。人。見。狐。睡。樹。下。以。尾。瓦。柳。之。不。中。瓦。碎。有。狐。驚。躍。去。歸。甫。入。門。窺。見。其。婦。猛。折。加。大。咳。呼。其。婦。狂。奔。而。出。樹。上。極。者。已。不。見。但。聞。聲。聲。大。父。曰。亦。道。女。一。覺。此。亦。足。為。佛。道。者。戒。也。

同年陳半江言。有道士。善。行。錄。錄。鬼。魅。具有。靈。應。所。至。恨。疏。食。甚。飲。而。不。受。錄。金。十。第。也。久而。街。新。不。滿。十。每。失。四。五。後。竟。為。羣。魅。所。逐。大。見。岩。岩。狼。狼。復。進。走。忽。於。其。師。至。登。壇。而。祝。半。江。言。記。卷。十。六。

召。於。執。事。點。狀。乃。知。道。士。雖。不。取。一。物。而。其。徒。任。徒。索。入。財。乃。為。行。法。之。術。其。行。錄。錄。狐。女。雖。無。狐。女。固。為。汚。其。法。故。神。怒。不。降。而。言。之。者。得。以。道。也。師。拊。髀。曰。此。非。魅。也。此。向。徒。之。取。而。也。亦。非。爾。仗。之。取。爾。爾。不。察。爾。能。適。以。自。敗。也。爾。持。戒。清。淨。得。免。矣。於。是。乎。何。何。佛。衣。竟。去。夫。天。君。然。百。體。伏。今。此。儒。者。之。常。談。也。然。益。點。之。徒。宜。能。以。主。人。廉。命。送。飯。貧。謀。半。江。此。言。益。其。官。直。隸。時。與。某。令。相。遇。於。余。始。做。以。相。親。此。令。不。信。故。有。感。兩。袖。而。卒。被。惡。鬼。其。可。惜。也。

里有少年。無。故。自。擄。其。妻。幾。見。信。信。時。耕。者。滿。野。見。其。且。且。扭。扭。為。賊。翻。身。起。阻。之。話。其。故。堅。不。肯。吐。然。為。眾。所。牽。制。不。能。復。從。荷。錮。眼。去。皆。其。妻。測。其。所以。然。也。越。日。一。牧。者。忽。至。蓋。下。發。狂。自。提。曰。汝。弄。婦。是。非。開。人。骨。肉。多。矣。今。乃。及。及。黃。泉。耶。吾。得。請。於。神。不。汝。會。也。因。陳。陳。始。和。自。盡。其。古。死。蓋。少。年。特。其。剛。悍。願。自。斃。視。卿。卿。如。無。物。牧。者。戰。戰。因。為。逆。誘。曰。或。謂。某。視。不。修。吾。固。未。信。也。昨。偶。夜。行。過。其。妻。墓。聞。林。中。高。鳴。有。聲。懼。不。敢。前。伏。草。間。窺。視。月。明。之。下。見。七。八。黑。影。各。各。與。其。妻。相。坐。迴。轉。蝶。蝶。一。分。明。人。言。其。始。不。詳。那。有。問。之。者。以。告。少。年。少。年。為。其。所。中。迷。有。是。察。方。編。算。計。不。虛。鬼。之。有。靈。也。小人。阻。非。自。及。如。宜。哉。然。亦。少。年。意。氣。激。陵。乃。招。是。鬼。曰。君子。不。欲。多。上。

從。孫。樹。實。山。劉。氏。甥。也。其。外。祖。有。至。戚。生。七。如。皆。已。中。一。塚。夜。與。伴。六。人。以。紅。繩。連。繫。疑。為。不。祥。會。其。婦。翁。七。塔。皆。赴。市。此。人。德。是。靈。靈。不。敢。與。六。人。同。眠。食。偶。或。相。聚。亦。稍。坐。即。出。此。怪。話。之。具。述。其。故。皆。疑。其。別。有。所。謂。是。言。也。一。夕。置。酒。邀。共。飲。而。私。鍵。其。外。戶。使。不。得。進。突。噴。言。火。從。竟。七。人。俱。燒。乃。悟。此。人。無。足。慮。則。不。避。六。人。不。避。六。人。則。主。人。不。鍵。戶。不。鍵。戶。則。七。人。未。必。盡。焚。神。特。以。一。夢。誘。之。使。無。一。得。脫。也。此。不。知。是。何。風。因。同。為。此。家。之。障。同。時。而。死。又。不。知。是。何。風。因。七。女。同。生。於。此。家。同。時。而。死。必。非。偶。然。矣。

周。密。巷。其。族。有。婦。婦。一。子。十五。六。矣。偶。見。老。婦。携。幼。如。飢。夫。困。德。路。不。能。行。言。則。與。人。為。養。兒。女。故。婦。婦。婦。婦。以。千。錢。聘。之。手。書。指。帖。留。一。宿。而。去。女。雖。厚。藉。而。音。操。作。井。四。皆。能。任。又。工。織。蕪。家。藉。以。小。康。事。姑。先。意。承。志。無。所。不。致。食。起居。皆。營。周。一。夜。往。往。三。四。起。遇。疾。病。日。侍。稍。差。經。旬。月。不。交。晚。姑。愛。之。乃。過。於。子。姑。病。卒。出。數。十。金。與。其。使。治。棺。夫。話。所。自。來。女。低。低。曰。實。告。君。我。狐。之。避。雷。劫。者。也。凡。狐。遇。雷。劫。惟。德。重。積。善。者。脫。之。可。免。然。得。不。易。逢。達。之。又。皆。為。鬼。神。所。呵。護。得。不。能。逃。此。外。惟。早。修。善。業。亦。可。以。免。然。善。業。不。易。修。修。小。善。業。亦。不。足。度。大。劫。因。化。身。為。君。婦。婦。逃。劫。事。姑。令。指。姑。之。所。得。免。天。刑。故。厚。賞。甚。當。以。申。報。君。何。疑。焉。子。故。身。歸。聞。之。驚。愕。竟。不。敢。同。居。女。乃。泣。涕。別。去。後。遇。登。席。之。期。其。聞。報。半。江。言。記。卷。十。六。

姑。墓。上。必。先。有。焚。香。酌。酒。跡。疑。亦。女。所。為。也。是。特。巧。於。違。死。非。真。有。愛。於。其。姑。然。有。為。之。猶。違。神。福。信。者。為。德。之。至。矣。

聞。有。村。女。年。十。三。四。為。狐。所。媚。每。夜。同。寢。處。笑。語。嫵。媚。宛。如。仇。儼。然。女。不。狂。亦。不。疾。病。飲食。起居。如。常。人。女。甚。安。之。狐。恆。給。錢。米。布。帛。足。一。家。之。用。又。為。女。製。鮮。此。衣。裳。及。茶。枕。首。飾。之。類。所。值。逾。數。百。金。女。亦。甚。安。之。如。是。歲。餘。狐。忽。呼。女。父。語。曰。我。將。還。山。汝。女。色。具。亦。略。備。可。急。為。覓。一。佳。婿。告。不。再。來。矣。汝。女。猶。不。覺。疑。我。始。亂。於。世。女。故。無。母。情。弟。姊。之。果。然。此。余。鄉。近。年。輩。婢。媼。輩。子。之。鑿。鑿。竟。與。垂。庄。運。媒。其。事。略。同。狐。之。媚。人。從。未。聞。有。如。是。者。其。亦。風。緣。了。風。債。債。耶。

楊。雨。亭。言。登。萊。間。有。木。工。其。子。年。十。四。五。甚。狡。虎。謀。之。請。妻。亦。頗。美。一。日。自。鄉。塾。歸。道。士。對。之。誦。咒。即。惘。惘。不。自。知。隨。之。俱。行。至。山。坳。一。草。庵。四。無。居。人。道。士。引。入。室。復。對。誦。咒。心。頓。明。了。然。口。葉。不。能。聲。四。肢。酸。軟。不。能。舉。又。誦。咒。不。肯。自。脫。道。士。旋。代。榻。上。機。厚。俾。倚。調。以。蝶。詞。方。露。體。近。之。忽。厥。起。卻。坐。曰。修。道。二。百。餘。年。乃。為。此。狡。童。欺。乎。沈。思。良。久。復。低。其。側。周。身。玩。視。慨。然。曰。如此。佳。兒。十。載。難。遇。縱。欲。奪。不。過。再。轉。氣。二。百。年。亦。何。足。惜。當。身。相。遇。勢。已。萬。萬。無。免。理。問。不。容。髮。之。際。又。掉。頭。自。語。曰。二。百。年。早。苦。亦。大。不。堪。身。下。指。點。若。木。

雞儀繞屋旋行如轉磨... 念可師其前事可勿論也

朱秋圃初入翰林時... 牛相憶不知是誰家嬌女... 亦何異侍兒勸織回文錦...

守失之... 伊松林... 夜見... 亦何異侍兒勸織回文錦...

德作都... 非忠厚之過抑亦非貧福之道也

御史... 主人... 無從而與... 然一聲已仆於上死無由檢...

福建泉州... 臨僅兩次... 即而視之則無... 不復復思其魂... 不合者即生試之十有八九...

丁御史正整... 香影影楚楚... 遂使雜坐... 嘉稍露宿... 里聚問有... 閑笑而散... 老僕虛奉... 之女言今... 而登科女... 為衣德乃... 無因而至... 李亨事言... 卷十六

隙如指頂... 臥枕上以... 以耳就隙... 已入轉輪... 尺石蕩之... 疑鬼為某... 然智出鬼... 大學士溫... 人同押解... 為吳而自... 免無事無... 終日惟自... 自云魂為... 官又驚鬼... 卷十六

鬼役付... 此少城... 李阿亭... 劫治殘... 押甚乃... 抵為... 是已... 之實為... 君子於... 高補... 孤置... 拜已... 兩月... 恩爾... 而即... 拾擊... 且拔... 而見... 董曲江... 其非也... 竊疏... 為公所... 形往來... 外有心... 然尚... 歸梳... 生徒... 卷十六

山江有言濟南賈公子妻與妻相繼一曰獨坐荷窗似睡非睡恍惚若見其亡惟素所憐
也即亦不問何以能返曰鬼有地界上神禁不許闖入今日明日偵候于前則連放炮
口得未領法食也問娘子已來否曰娘子未歸安得自來問施食無益於亡者作嘔口
何益曰天心仁愛待人慈悲鬼人者佛天喜鬼鬼者佛天亦喜是為亡者實與福非為其自
來食也問泉下况味何似曰墮女身者風葉流下陳者若風絲葉俱清淨伴林輪亦無
大苦樂但有一小婢供烟燒君能為焚一偶人幸情勝而醜姑信其有為作偶人焚之次夕
見鬼則小婢一相隨矣夫未歸時竹剪紙製成何亦通靈蓋精氣神物成物成
形不虛立氣精雖久而腐朽猶精以化芝菌以蒸故人之精氣不散者為鬼布帛之
精氣鬼之衣服亦如生其於物也既有其精氣斯精以實為象首以成火化其渣滓不
化其菁英故體為灰燼而神聚幽冥如人阻謝魄降而魂升夏作明節殷周相承聖人所以
知鬼神之情也若夫金紅春條未開佳城墳宮閉寂于子夜行杖身焚火微聞嗚咽是則哀
氣所召以人與物之物之所然矣

松立一幼女坐簷下手有所持似俯首縫補任屋似有對眺望不了成雲氣消熱遂不似
曉後重過其地林麓依然再以遠窺窺之空山而已其仙室之宅誤為人地遂更移居
潘南田蓋有遠氣而性情孤峭使酒萬座落落不合於時偶為余作梅花橫幅余題一絕
曰水邊離落影橫斜曾在孤山處士家只怪修枝結蟠似鐵風流畢竟誰能畫戲之也後余
從軍塞外侍姬輩嫌其厭厭竟以桃花一幅易之然則細頭之事亦似前定矣
青縣王思遠先祖母張太夫人乳母孫也一日自與濟夜歸月明如畫見大樹下數人聚飲
杯盤狼籍一少年邀之入座一老翁噴語少年曰素不相知何忽作劇又止色謂思遠曰若
宜速去我輩非人恐小兒等於君不利思遠大怖復相奔走得至家始無氣以動後於親串
宋作焉變見是翁翁休欲絕惟速呼鬼鬼老翁笑振之起曰僕耽想爾日恆不心前月似
荷鄰里相邀酒已無多遇君通至恐增一客則不滿枯腸故說語道君心乃竟以為其耶
客滿室莫不絕倒中一客自擊此事怪向人說之偶友過廢祠見數人聚飲亦邀入座酒冰
有異心方疑訝乃為羣鬼攝入深草化燭火焚燒能東方漸白有排舟以之乃出之勝
反疑思遠所見為真鬼後遂遇此翁竟不敢接談此表凡張自修所撰其說謂曰實有
此輩而所傳殊倒置乃此客先遇鬼而思遠聞之某夜過某村直一多斗未曉之鬼遂之

欽疑其已死絕務奔逃後相晤於姻家大違語許也二說未審孰然由張所說知不可偶
經一事遂謂事皆自然死於誤信由戴所說知亦不可偶經一事遂謂事皆自然反收於
多疑也
李秋庄言一老儒家有修居其空倉中三四十十年未嘗為業懷與人對語亦頗知書或遺之
說亦肯出但不見其形耳老儒毀後其子亦諸生與孤孤則如其父孤不甚念久而漸肆
生故設帳於家而業為人作訟牒凡所批課文皆不遺知凡作訟牒則甫具草紙碎紙或從
子中製其筆尺修補所入是虛不知凡刀筆所保雖為鎖屨密紙蓋去凡學子出入皆無所
見凡訟者至或瓦石擊頭而流血或磨擦作人語對眾發其陰謀生苦之延道士勸登壇
召將攝至狐侃侃曰其父不以異類視我與我交至厚我亦不以異類自視其父如
弟也今其子自置家聲作種種惡業不顧身不止我不忍坐視故挽之使改圖所獲金皆埋
其父墓中將待其傾覆爾其妻子實無他腸不虞錄師之見謹生死惟命道士慶然下座三
揖而握其手曰使我亡友有此子吾不能也微我不能恐能者千百無一二此舉乃出爾曹
乘不別主人太息徑去其子愧不自容昔是是竟得老婦
乾隆丙辰丁巳間戶部員外郎長公奉有佳婦年二十餘中風昏眩氣命命如繼至夜而絕
聞俄華堂筆記 卷十六

次日方為營棺斂手足忽動漸能屈伸俄起坐問此何處以為猶語語也既而環視室中
意若首肯然者數四默然無語從此疾頓愈然其時言行皆似男子亦不能自梳洗
見其夫若不相識竟有異細詰其由始自言本男子數日前死魂至冥司主者檢其夫
當請為女身命借此婦尸復生覺修如睡去餘如夢醒則已卧板榻上矣問其姓名里貫
不肯言惟曰事已至此何必更為前世事遂不窮初不肯與僕同榻後無詞可拒乃由從
然每一屬枕輒泣泣至曉或稱聞其自語曰讀書二十年作官三十餘年乃必於受奴子每
罪其夫又嘗聞囑語曰積金徒供兒輩樂事亦何為呼醒問之則曰未嘗知其妻亦姑置
之長公惡言神怪事家人勿傳故事不甚彰然亦頗有知之者越三載餘終歸病而死
不知其為誰也
先師表文達公言有郭生剛直負氣偶中秋燕集與朋友論鬼神自云不思取諸某某宅
以驗之郭慨然仗劍往宅約數十間秋草滿庭無家鬼戶獨坐出無見聞四鼓後有人
當戶立郭奮劍欲起其人揮袖一拂覺口吐酸水有知者驚然心日仍了其人者折致詞
曰君國委士為人所殺因至此好勝者常情亦不怪君既來柱根本應稍寬意幸今日
佳節春第皆出賞月禮則內外實不致公見公又夜深無所歸分事一求數許君入驚幸君

勿真腸酒豆肉聊以破悶亦幸勿見棄遂有數人昇那真大許缸中上覆方椽以巨在成
隔缸笑語雖過男婦數十呼酒行矣一可憐者酒香筋絡中接有金一杯一小
盤四橫間采者二方若飢渴且姑飲矣復有數童子繞缸唱戲有人扣缸語曰主人命
賓如亦靡靡可憐良久又扣缸語曰郭君勿為大家皆醉不能舉巨石君且姑飲黃及行至
矣語訖遂寂次日眾見門不疑有變踰垣而入那間人驚在缸內大驚眾竭力移石乃開
然出述所見聞莫不稱其神中器具似皆已物遺家私則昨夜家私併消滅矣之方始
詳大索也此魁可云狡獪矣然聞之使人笑不使人怒當出時郭君亦自吸然也其意
作劇戲余容若曰是又玩弄為戲也蓋客棧間有少年隨塾師讀書山老相傳手標有
魁辭出精人私念孤女必絕難每夕倚樓外禱以難到莫有所遇一夜徘徊樹下見小兒拾
手心知孤女至躍然相就小兒悄悄語曰君是解人不煩驚我娘子甚悅君然此何等事乃公
衆致稱主人怒君以君貴不致驚惟約東娘子願能今夜幸他出娘子使來私招君
宜速往少年隨之行覺深閨曲巷都非手內舊門徑至一房朱榻半開雖無燈隱見林林
小童曰娘子初會覺觀觀已卧帳內君第解衣登榻無出一言恐他神聞也語訖去少
年喜不自禁遂揭其被擁於懷而接會其人驚起大呼却立愕視則室虛不見乃塾師

卷十六

睡下乘涼也塾師志大旋竟不待已吐竟遺斥遂此乃真惡作劇矣文建公曰郭生
恃宰氣故僅為魁侮此生懷邪心故竟為魁侮二生各自取耳宜魁有善惡哉
李村有農家婦每早晚出臨窺見女子隨左右間同行者則不免大惡懼後乃漸隨至家
恹恹在院中或在牆隅不入寢室婦遂視即却走婦返即仍前知為鬼對因遠問之女子曰
汝前生與我皆實家妻汝如我寵以甚益益我致幽死今來取債詎今生事始末怪為善神
所愛我不能遠故日日相隨探度事勢萬萬無可相報理汝倘作道場度我我得神諭即亦
解免矣婦辭以貧女子曰汝貧非虛語能發念誦佛號萬聲亦可度我問此安得能度鬼曰
常人誦佛號佛不聞也特念念如對佛自攝此心而為若忠臣孝子誠感神明一誦佛號則
聲聞三界故其力與經懺等汝是孝婦知必應也婦如所說發念持誦每誦一聲則見女子
一拜至滿萬聲女子不見矣此事故老時說之知為志事勝信心禮佛
又聞家東有劉某者母愛其幼弟劉愛弟更甚於母弟患癩疾母愛之登寢室到極醫治
至驚其子供醫藥嘗語妻曰弟不執則母可慮母死我死其妻感之驚及相衣無怨言弟病
高對夫婦晝夜泣守有頃者夜接上神祠聞鬼語曰劉某夫婦輪守其弟神光照耀降不能
心有違冥限奈何上神曰兵家聲東而擊西汝知之乎次日其母置下床中惡大婦奔視母

蘇而弟已絕矣蓋鬼以計取之也彼夫婦年並八十餘乃卒奴子劉琪之女嫁於遠來言聞
諸故老曰對自奉母以外諸事盡舍如牛有告以某件其母者劉揮頭曰世間有是人人
寧有是事汝母造言其瘼多類此傳以為笑不知乃天性純篤直以盡孝為自然故有是疑
耳元人王彥基詩曰誰信人間有馮道即此意矣
景少司馬介孫官翰林時齊宿清秘室此因晚睡甲子○御題集韻者積雨初晴微月上
獨坐廊下聞瀟瀟中語曰今日樓上者西山知杜紫微雨餘山態活句真神來之筆一人
曰此句住在活字又住在懸字烘出活字若作山色山翠則與象俱滅矣疑為博斯之寄尚
未睡納涼池上呼之不應推戶視之闌無人跡次日以告斯之斯之笑曰翰林鬼故應作是
語

釋家能奪舍道家能換形奪舍者託孕婦而轉生換形者血氣已耗大丹未就則借一壯盛
之軀與之互易也孤亦能之族凡次展云有張仲深者與狐友偶問其修道之術換言初煉
約形道漸深則煉蛇形蛇形之後則可以換形凡人癡者忽與狐初不學仙而忽
好服餌導引入怪其性情變索不知管魂氣已離孤附其體而生也然既換人形即歸人途
不復能幻化飛騰由是而精進則與人之修仙同其證果較易或聲色貨利等事獲則與
人之感病同其墮輪迴亦易故非道力堅定多不敢輕涉世緣恐淫淫而不自覺也其言似
亦近理然則人殺之險其可畏也哉
未介如言當因中善眩覺覺至曠野中涼風颯然意甚爽適然四顧無行跡某知所向違
見數十人前行若往隨之至一公署亦姑隨入見殿閣宏敞左右皆長廊處今知如大官許
坐衙狀中一吏突握其手曰君何到此視之乃亡友張樞樞為冥司因告以失路狀張曰
生魂誤知往往在此王見之亦不罪然未免多一詰問不知且坐我廡屋俟放衙送君返我
亦故略問家事也入坐未幾王已升座自留僕竊窺同來數十人以及庭語不甚了了惟
一人昂首爭辯似不服罪王舉袂一揮殿左忽現大圓鏡約丈餘鏡中現一女子及婢妾
觀儀儀似電光一瞥又現一女子及流橫陳像其人叩額曰伏矣即曳去良久放衙張問
子孫近狀來甚道一二復揮手曰勿再言徒亂人意因問所見者某鏡那曰是也問影必
肖形乎無形而現影何也曰人鏡照形神鏡照心人作一事心皆自知成已自知即心有此
事心即此事即心有此事之知故一照而事現也若無心作過本不自知則照亦不見心無
是事即無是象耳冥司斷機惟以有心無心別善惡若其識之又問神鏡何以能照心曰心
不可見物以形體體已顯成者性靈神識不滅如燈發外光無窮內光虛明內外澄澈

卷十六

故熾亦必呈也語記連申之行覺此身忽高忽下如隨風取葉倏然驚醒則已卧榻上矣此
事在甲子七月怪其鄉試後期至乃具道之

東光馬節婦余妻實年未二十而寡無翁姑兄弟亦無子女艱難困苦坐卧一破屋中以
浣濯縫紉自給至需金以易粟而拾破瓦盆以代釜年八十餘乃終余嘗序馬氏家乘然其
夫之名字與母之族內則忘之久矣相傳其十一二時隨母至外家故有柳石其其
窟聞屬聲曰此有責心汝輩勿取死然竟以民婦終始孟子所謂天爵數先師李又聯先生
與同里嘗為作詩曰早歲吟黃鶴顏連四十春懷貞心比鐵元節費如銀慷慨期千古測零
判一身幾番煙埃城此念未端城居莊節婦初嫁時年存滿四十歲感戴風雨柳石賴鬼神
地節婦一破屋支持得無恙天原常佑善人竟不憚貧稍覺親朋以羞為之索頻一
家徒四壁九食度三旬絕粒腸空轉備鐵手盡鐵有新皆掃蕪無可生虎魚而具如鐵器
衣半似鴉遶門邊破席以覆其身不離年積單是華國祇自甘飢寒刺練苦平偷兒
嘆餓飽腹盈大有益過節婦上節婦女伴笑癡人華似過節婦曰看氏平用並非大
生死心無改存亡理亦均喧鬧無益徒動自松筠伊我欽賢心多年共里閣不辭歌詠
拙取表性情真公議存鄉校廷評待史函他時題 紫結光映九河濶益先生壬申公車主
開微年堂筆記 卷十六 十五

余家時所作故僅云顏連四十春詩格絕類香山歌錄於此一以昭節婦之節一以存先師
之遺意也後外舅周錄為公見此詩遂割股田三百畝為節婦立祠且為請 旌或亦振
之力歟
余從軍西域時車乘車概日不暇給遂不復吟或得一聯一句亦境過無忘為魯木齋雜
詩百六十首皆歸途追憶而成非當日作也一日功加毛刺我自述生平懷懷今昔偶為賦
一絕句曰雄心老去漸頹唐醉卧將軍古戰場半夜醒來吹鐵笛滿天明月滿林霜毛不解
詩餘亦不復存稿後同年楊君廷元過訪偶話及之不知何日楊君登城北關帝祠楊戲書
於壁不著姓名適有道士經過遂傳為仙業余見之許楊君若人乞書皆不肯自言人又
微知余能詩不能書楊君能書不能詩亦遂不疑及竟於流為丹舟迨辛卯遠京相候於
是始對泉言乃真無若夫昔南宋間人林外題詞於西湖保俶仙業亦黃華詩刻於山西
者後摹刻於滇南亦誤傳仙業然則諸書所謂仙詩者此類多矣
圖俗齋前筆言有道人游釣魚臺時西頂紅霞海女如織時車馬漸稀一女子左抱小兒右
持鏡鏡後張來見道人舉盃一棧道人一笑女子亦一笑道人故衣舊裙女子紫衣素履
而抱子獨行又似村婦跌跡詭異疑為狐魅因追之紫衣女子微感夫亡子幼意道人入語

之曰母多言我知爾亦不懼爾然我貧爾爾能致財若能贖我我即從爾去女子亦笑曰
無則同歸耳至其家屋不甚宏敞而頗潔潔亦有父母姑姊妹彼此竟會不復話氏惟厭
馴致洽而已酒闌就宿備極熾熾次日入城傷小如及獲被往相安惟女子治湯無命
命殆放又漸使佛枕單侍梳沐理衣裳司酒掃至於菸筒盃盤之後亦遣執之久而其姑若
婢妹皆謂該指視如傀儡蓮人既其色利其財不能拒也一旦使渡前船蓮人不肯女子
慍曰事畢隨汝意此乃不隨我意耶諸女亦助之請竟由此新相件既而每夜出不歸云觀
感留宿又時有客至皆曰中如日嬉笑無飽或琵琶度曲而禁蓮人勿至前蓮人素憤女子
亦怒且笑曰不如是全帛從何來使我謝客易無一家三十口須汝供給汝能之耶蓮人知
不可留攜小奴入京候位屋次日再至則荒烟蔓草無復人居併衣裝不知所往蓮人本
攜數百金善治生及頗獲進屋次日再至則荒烟蔓草無復人居併衣裝不知所往蓮人本
言後小奴私洩其事人乃知之曹善堂宗亦曰此魅竊也猶有人理吾所見有甚於此者矣
武強張公令譽原照丁酉舉人劉景南之婦翁必言有蓮人納一姬聘常願惟言其母愛
女甚每月當十五日在寓十五日歸實悅其色美而價廉竟曲從之後一蓮人納姬約亦如
是蓮人初不肯則舉此蓮人為例詢訪信然亦曲從之二人本同年一日話及前蓮人忽省

曰君家阿嬌歸寧上半月耶下半月耶曰下半月前蓮人大悟急引入內室視之果一人也
蓋其初嘗之時已預留其地矣張公湯實君子度必無妄言惟是京師富女之氣雖變幻
萬狀亦必敗以其方故其術一時不遠則若月月尅日歸寧已不近事理又不時往來於兩
家豈人不能聞是必敗之道狡黠者斷不出此或傳聞父實張公誤聽之歟然索陶者花動
多遠路其違作是語固亦不為無因耳
未肯富言字華麗在寓以五百金納一姬會以他事指天津還京之日途遇一如下車為獲
蓮兒相與二媒媼同車馳過大駭怪而嫌若勿見華麗者恐誤認思所衣繡衫父已所折
且懷疑草草話別至家則姬故在一見即問爾先至耶媒媼又將爾嫁何處姬會皇不知所
歸乃怒蓮家儘呼其父母來領女父母復領至其妹聞姊有變亦同來入門則兒乘車中如
其繡衫乃借於姊者尚未脫蓋少其姊一歲容貌略相似也華麗方跳跟如恍惚見之皆怪
嗚然無一語父母固詰相召意乃述誤認之故深自引愆父母亦具述方當次女借衣隨媒
媼同往事問情幾何曰三百金未允也華麗驟然急開匣取五百金置几上曰與其姊同債
可免頃刻誤認留不還歸即是夕同舍馬風水相逼無心湊合此亦可為佳話矣
劉東堂言任生某者性淳妄欲營今古高自位置有指摘其詩文一字者辭之次營武至相

開微年堂筆記 卷十六 十六

歐值河間歲誠同寓十數人或相識或不相識夏夜散坐庭院納涼狂生縱意高談衷其
唇吻皆咸口不答惟樹後坐一人抗詞與辯連紙其據理屈窮怒問子為誰時中腹曰僕
其王相也河間之孩問子不久死耶又應曰僕如不死敢將虎狼耶狂生跳擲叫號繞樹尋
覓惟聞笑聲吃吃或在木松或在崖端而已

王洪緒言鄭州華堤曉有少婦抱衣被行堤上力若不勝就柳下暫息時備作數十人亦散
憩樹下少婦言歸自母家惟幼弟控一盤相送驢驚墜地弟入梳田極自展至午尚未返不
得已沿堤自行家去此西北四五里誰能抱掖送我當謝百錢一少年私念此可憐不若
得謝乃隨往一路與細語不甚吝亦不甚拒行三四里突七八人要於路曰何物狂奴敢
觀我家婦女共執婢控楚皆曰送官使涉訟不如理之少婦又述其苦語益無可惟惟再三
哀祈一人曰姑買爾須得開此腰直洩其積水投以一舖生守促之極至夜者水道乃
過詩人亦不見環視四面盡蒼蒼杳杳無村落疑穴被水誘此人落治云

閩做草堂筆記卷十七 姑妄聽之三
族逐竹汀言文安有傭工古北口外者久無音問其父母值歲初亦就食口外且覓子亦久
無音問後乃有人見之泰山下言音至密雲東北日已暮風雲併作遠見山谷有燈光漫往
聞做草堂筆記

投止至則土屋數楹圍以梳篦有老嫗應門問其里貫入以告又連問年歲姓名併問曾有
子出口否子何名年幾何處具以實對忽有女子振衣出延入上堂拜而侍立促老嫗會婢
治酒餚意甚親昵與測其由起而固詰則大發伏地曰兒不敢欺翁姑孤女也嘗與翁姑
之子為夫婦本出相悅無相猜意不虞其變適適竟以瘞亡心極愧悔故嘗不別適依其
墓以居今無意與翁姑遇幸勿他往兒尚能養翁姑初甚駭怖既而見其意真切相持涕泣
留共居孤女奉事無不至精勝於有子如是六七年孤女忽逢老嫗一棺且具極極怪問
其故欣然曰翁姑宜買兒奉事翁姑何道念逝者聊盡寸心耳不期感動土神聞於靈
欲帝廟之許不待丹成解形還果今以道既合靈衣同穴意也引至側室果一黑狐卧榻上
七光如漆擊之性如葉扣之乃作金石聲信其真仙矣事畢又啟曰今練骨成丸君為女
官當住泰山請共往故相偕至此假屋與土人雜居孤女惟不使人見形其供養仍如初也
後不知其所終此與前記孤女如所記畧相近然彼有所為而為故僕得道詳此無所為而為
故竟能成天上無不忠不孝之神仙斯言諒哉

竹汀又言有宿夜城隍廟者聞殿中鬼語曰春樛杓某婦某婦其病姑不肯死念念固
結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城隍曰愚忠愚孝多不計成敗與命數爭徒自苦春固不以此

誠之至鬼神所不能奪者挽回一二間亦有之與強魂悍鬼其事迥殊此宜中較常取進止
毋遂以厲鬼往也語話近寂然不知竟能攝否然足知人定勝天確有是理矣
願郎中德懋世所稱判冥者也嘗自言平反一獄頗自喜其姓名不敢洩其詳則有姑出其
婦者以小姑之謬非其罪也姑性下倉卒度無挽回理而母家親黨無一人遂披瀝尼卷符
姑意轉其夫憐之時往視婦亦不能無情卷旁有廢園每約以夜伏破屋而自踰牆缺私就
之來往歲餘為其所覺師持戒嚴以為汚佛地斥其夫勿來且逐婦夫遂絕跡婦竟於
警死冥官謂既入空門宜遵佛法乃耽淫犯戒當從律科斷法付泥犁願以之已尼犯淫
戒固有明刑無必初念飯依中違掌願科以借律百喙無詞此婦則無罪他婦其收覆水恩
非斷絕志且堅自徒以孤苦無歸託身荒刹其為尼也但可謂之雙容未可謂之奉法其在
卷也但可謂之借攝不可謂之安禪若據其浮蹤執為惡業則瑤光奪塔更以何罪相加之
其感念故大贈給幽會跡似贈以芍藥事均采彼靡蕪人本同念理殊失師陽律於未始以
前僅擬杖刑猶容納贖茲之違禮恐視彼為輕况已抑鬱捐生厥有微愆足以蔽罪自應寬
其薄罰徑付轉輪準理酌情似乎兩協事上冥王竟從其議此語真矣無可駭然據其所
語固持平之論矣又顧臨殿自云以多渡陰靈誦為社姑存其說亦足為標誦溫室者成
聞做草堂筆記

庫爾喀喇烏蘇海爾喀喇喇語言里 臺軍李印富隨都司劉德行山中見懸崖老松實一尤甚
測其由晚宿都舍印乃言昔過是地遠見一騎飛馳來疑為馮哈沁伏深草伺之漸近則一
物似人非人據馬上馬乃野馬也知為怪發矢中之噴然如鐘聲化黑烟去野馬亦驚逸今
此矢在樹知為木妖也問頃見之何不言曰射時彼原未見我彼既有靈恐蘭之或報復故
穿黑也其機多類此一日塔爾巴哈台押道寇滿各洞至命印接解以鐵鎚貫手以鐵鍊
從馬腹橫鎖其足時已病奄奄僅一息與之食亦不甚咽在馬上每欲倒下鎖繫足得不
墜但慮其死不慮其逃也至戈壁兩相並又作欲墮狀印舉手引之突挺然而起以粗琴
印作馬下即旋響馳入戈壁去戈壁東北連科布多雜野驢馴馴豆數百畝古無一人跡竟
莫能追始知其病者偽也參將岳濟生是獲印亦長物既而伊犁獲捕得滿各洞蓋額
魯特來降者賞賞最厚滿各洞餉而出因就擒訊其何以敢再至則曰我罪至重諒必不
料我來我隨眾而來亦必不疑其中有我其所計良是而不慮識其頂上箭標也以印之巧
密而卒為術愚以滿各洞之深險而卒以詐賊日以心圖誠不知其罪無任智於遇其敵未
有十慮不一失者則定理也

也
聞做草堂筆記

有十慮不一失者則定理也

李義山詩蘭子夜鬼悲歌用晉時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詩秋墳鬼唱鮑家詩則以鮑參軍有萬里行幻宵其詞耳然世固往往有是事田香公言嘗讀畫別業一夕風靜月明有度鹿曲者其折清風樓心動魄掃審之乃牡丹亭一齣也忘其所以靜懸至終忽省橋外皆斷港荒城人跡罕至此曲自何而來開戶視之惟蘆花瑟瑟而已

香沁又言有老儒投徒野寺寺外多荒塚暮夜或見鬼或聞鬼語老儒有膽疎不怖其僮僕習慣亦不怖也一夕隔牆語曰隣居已死知先生不誤嘗聞吟和案上富有溫庭筠詩乞錄其遺摩支曲一首焚之又小語曰未向鄴城風雨連天驚折寫連為粘則感極矣頃爭此一字與人爭小酒食也老儒適有溫集逐舉投榜約一食頃忽不覺亂飛旋旋捲泥沙洒窗戶如急雨老儒知且叱曰爾輩勿方相我善之已熟兩相角必有一敗負者必怨事理之常然因改字以招怨則吾詞曲固其本書以招怨則吾詞曲直藤蘭筆校舊吾不愧也詩而風止諸鶴汀曰究是讀書鬼故雖負氣豪勝而能為理屈然老儒不出此集不更兩全乎王叔原曰君詩世法也老儒解世法不老儒矣

司靈王猛言觀解有無者代木山岡力倦小憩遂見一人持衣數襲踞路旁之不肯其何故請視之履險阻如坦途其行甚速非人可及貌亦慘淡不似人疑為妖魅登高掛職之人

卷十七

三

已不見由其棄衣之路宛轉至山坳則一虎伏焉知人為鬼鬼衣所食者之遺也急棄裝自岡後適次日聞某村某甲於是地死於虎矣路非人徑所必經知其以衣為餌導之至是也物其重於人人性以餌取物今物乃以餌取人豈人勿靈哉利刃其害故智出物下耳然其事一傳俄者因循衣所在得虎窟合鏡羣擊其三馬則虎又以智敗矣輾轉倚仗機械又安有窮饒或又曰虎至悍而至惡心計萬萬不列此間後從於虎必得代乃轉生足始係誘人自代因引人捕虎報寬也俟者人所化檢諸人事固亦有之又惜虎知偵助已不知即俵害已矣

梁鈞堂言有粵東大商善學仙招納方士數十人轉相神聖皆曰冲舉可生致所費不貲然亦時時有小驗故信之益篤一日有道士來訪雖散衣破笠而神氣落落如獨狐孤松與之言微勉凡遠多出意表試其去則驅役鬼魂呼召風雨如操券也松雖白頭異體聞如取携也星娥翠宇玉女歌舞猶僕隸也獲其符十洲三島可以勝遊出秦頭之丹點死石為黃金百鍊不耗真商大駭服諸方士自顧不及亦藉首稱聖師官願為弟子求傳道士曰然則擇日設壇當一一授汝至期道士登座眾拜道士問爾輩何求曰求仙問求仙何以求諸我曰如是靈異非真仙而何道士軒渠良久曰此術也非道也夫道者冲穆自然與元氣

為一焉有如是種種哉蓋三教之放失久矣儒之本旨明體達用而凶文章把誦非也談天說性亦非也佛之本旨無生無滅而凶布施供養非也機鋒語錄亦非也道之本旨清淨冲虛而凶章咒錄符非也鐘火服餌亦非也爾所見種種皆是章咒符錄事去鐘火服餌尚隔幾層况長生乎然無所徵驗遠斥其非爾必謂譽其所能而毀其所不能徒大言耳今示以種種能為而告以種種不可為爾庶幾知返乎儒家釋家情偽日增門徑各別勿勿與辨也吾疾夫道家之流偽故因汝好道姑一正之因指諸方士曰爾之不食辟穀丸也爾之前知

桃偶人也爾之燒丹房中藥也爾之點金鑄銀法也爾之入冥茉莉根也爾之召仙攝厲鬼也爾之返魂役孤魅也爾之搬運五鬼術也爾之辟兵鐵布衫也爾之飛躍虎窟踏也名曰道流皆妖人耳不速解散雷部且至矣振衣欲起眾毒衣扣額曰下士沈迷已知其罪幸逢仙駕是亦前緣忍不一度脫乎道士卻坐願學商曰爾曾聞空歌錦繡之曲有一人揮手飛昇者否願諸方士曰爾曾聞眩術雷財之輩有一人脫展利化者乎夫修道者須謝絕萬緣堅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後可不死使此氣昏昏不傳而後可長傳然亦非枯坐事也仙有仙骨亦有仙緣肯非藥物所能換煉亦非情好所能結必積功累德而後列名於仙籍仙骨以生仙骨既成真靈自爾感通仙籍乃凌此在爾輩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法乎因索

紙大書十六字曰內絕世緣外積陰德無怪無奇是真秘密授筆於眾眾如寐寤已久所在矣

卷十七

四

表伯玉洪海家有孤居舍中不甚為善然小兒女或近舍戲戲被瓦擊一目射下得一小猴欲撲撲以洩憤洪生曰是挑戾也人與妖同寧有勝乎乃引至榻上噴以果餌親送至舍外自是兒女輩往來其地不復擊矣此不戰而屈人也

又勇氏安公五占居縣東留儒其隣家二天一夕吹甚急隣婦出視無一人惟閉屋上語曰汝家大惡我不敢下有逃婢匿汝家室內頗以烟薰之當自出捕大猴入視屋內果要嚙有泣聲問是何物何以至此室內小語曰我名珠雲家婢也不勝羞避匿於此真少嫌須死死根子衣之婦故長聲呼喚珠雲憐憫向屋仰語曰妻畏怖不出我亦實不忍火攻苟無大罪乞仙家捨之曰仙家曰屋上應曰我二十錢新自備那能即捨婦曰二十錢贖之可乎良久乃應曰是或可婦以錢擲於屋上遂不聞聲婦曰珠雲可出我已贖得汝汝去去勿驚山應曰感活命恩今使隨娘子驅使婦曰人那可善狐珠雲且自去恐驚小兒女亦慎勿露形果似有異物然逐使每達元旦則開窗外呼曰珠雲叩頭

宋古以羊骨卜地而觀其形兆猶安則難卜也宜文易書在安臥圖學時有老婦解此術

使卜歸則婦視良久曰為夫執人未始是不行也然與冠皆已其行有非矣越數月又使卜婦一視即拜曰為已歟公不久其歸矣既而果賜環又大學士溫公言其任鳥伴回部十餘人某地客中一日指口折騰投以香果分食詎一年老者據其核吻密視擲於地上觀其飛橫奇偶忽失聲怒其常規視亦皆死既而辨珠之輝疑其法如火珠林錢十也是與者雖不同然以骨取象者皆之變以物取象者皆之變其藉精神以有靈理則一耳

康庶登已秋木付厥個戶周甲不勝其婦之善越夜伺婦睡遂破扇將侍曉介鄰里乞憐婦覺之追跡至廟對神像數其罪比使伏受鞭撻故有魁鞭甫十餘方哀呼羣孤合聲而出曰世乃有此不平事齊奪申置輪輾其婦無寸縷即以其鞭鞭之至流血未幾突瓜婦又合謀而出曰男子但解腹男不遂背妻私媿某家女不應死耶亦奪其婦置牆隅而相爭執吼羣婦格鬪爭控喧鬧良久守田者駭為劫盜大呼鳴號為聲援各散婦已委頓甲竭蹶負以歸王德春先生時投帳於是見婦在途中猶喃喃焉也先生嘗曰快哉諸孤可謂禮失而求野孤婦乃慈傷其類又別執一理操同室之戈蓋門戶分而朋黨起朋黨成而公論流粉粉紛足非其相軋也久矣

周甲半坐筆記

卷十七

五

張鉉耳先生家一夕覓一婢不見意其遁逃次日乃解臥宅後積薪下空房鎖閉不知其何從入也沃髮洗面至午乃蘇言昨晚聞後院嬉笑聲知孤獨有懼不惟為僕門隙窺之見酒美羅列數少年方聚飲俄為所覺遂躍起擁我胸入恍惚間如睡如夢不能言遂被通入生陳醜醜加以苛罰遂至沈醜不記幾時亦不知其幾時去也鉉耳先生索剛正自往數之曰相處多年除日日取柴外兩無干他何突然越牆以良家婢子作媵女何傷子弟獨獨父兄安何為家長者不惟不惟至夜者窗外路曰兒輩治蕩業已苦之然其間有一線乞原者此婢先探手入門作語詞乞肉非出強索且其月下花前米蘭贈芳聞人非一碎壁多年故兒輩敢通取曲不無則某婢色豈不佳何終不化也若防範之備僕與先生似當兩分其過惟僕答之先生曰君既答婢吾亦當痛答風曰遊樣侮之而不為之擇配風鬱而橫流罪豈獨在此婢乎先生默然次日呼媒媵且凡年長數輩盡嫁之

邱縣丞天錦言西商有杜全者不知其卿其語似漢語人也剛助有胆不畏鬼神宅定荒祠所至恆被獨宿亦無所見聞偶行經至六盤山麓日已曛黑遂投宿廢墟燼荒烟蔓草四無人蹤度萬萬無冠盜解裝掛於枯枝寒竟夜安助方以睡聞間有又聲語聽之似在屋後似在地下時增怖方驚室明如蓋因則眠後刀以侍之仇聲漸近已在窗外

果處鳴鳴不凶然終不盡形杜此問曰平生未曾見湖草是何物可出而面言將中有雁者曰身是女子裸無寸縷愧難相見如不見棄梓入被中則有物籠形可以對語杜知其欲相媚惑亦不懼之微晒曰欲入即入陰風颯然已一好女其枕矣蓋容觀雖醜而法曰一語遠逝相偕倚人雖石落何至於斯厥有苦情於陳訴雖遠勿勿洋送矣此僕固奪盜所居其偶獨行為其所劫盡被衣裳簪珥碎紫洞巾夏冠矣知冬理積雪沈陰互現苦難名後當伏誅廢為墟矣無人可告如痛至今幸空谷又音得見君子機難再一載一時故忍相相投不辭自獻擬以一宵之愛乞市薄報移骨平原地氣少溫得安營飽倘史作佛事起枚轉輪則再造之恩當世世長執中極語試試試以縱體入懷杜慨然曰本謂爾為妖乃沉寃如是吾雖耽花柳無乘人客急撲刺求則落若丈夫義不出此汝既畏冷無妨就我取溫如講幽期則不如徑去女伏枕叩額亦不再言杜擁之酣眠恍然枕天曉已失所在乃留數日為營營營越數載我歸黑有隣家小女見杜輒戀戀相隨後老而無子求為側室父母不寬女自請相從竟得一男知其事者皆疑為此鬼後身也

宋書符瑞志曰珊瑚鈎王者恭信則見然不其形狀益自然之寶也杜工部詩曰飄飄青鎖郎米珊瑚鈎似即指此者詩曰珠廉半上珊瑚鈎則以珊瑚為鈎耳余見故大學士

周甲半坐筆記

卷十七

六

楊公一帶鈎長約四寸餘圍約一寸六七分其鈎就倒垂杖極截去附杖作一螭頭其螭條縱橫亦就一橫出之履極作一芝草其幹天然灣曲脈理分明無一毫斧鑿跡色亦純作櫻桃紅特為奇絕其掛鈎之環則以交柯連理之環去其外端而存其周圍相屬者亦似天成然珊瑚連理者多佩環似此者亦多不為異也云以四百金得諸洋船此在壬午癸未間其時珊瑚易鈎價尚昂昂云

又余在烏魯木齊時見故大學士溫公有玉一斤如掌大可作骨間管理瑩白面有紅斑四點皆大如指鮮活如花虎非血流非油鍊非琥珀瑩瑩深入透理而掌脚四散漸遠漸淡以至於無益天成也公恆以自隨和果木之戰公理輪茶馬慷慨捐出此物想流落落燭燭雨聞矣

又嘗見貴人持一玉篋長五寸餘圓如畫筆之管上半純白下半瑩澈如琥珀為目所未睹有剛以九百金者堅不肯售余終疑為藥味也

五十年前見董文烈公一玉篋質不甚鉅而純白無點瑕獨視之亦常玉以他白玉相心則非德者即德者應無一正白者乃知其可貴頃與柘林司農話及司農曰公在日偶值遺之以六百金特售之矣

益稱有書才氣... 後門侍生... 幾失魂魄... 自敗成功... 耶自批其... 楚者耶幼... 悅且被爾... 孫之敗壞... 生終身頌... 於其孫亦... 狐魅人之... 擬又云時... 龍或都素... 日獨生就... 聞微華生... 卷十七

奇見收錄... 是過也... 為食物不... 媚態柔情... 嫌不足... 類妖崇大... 苟合手札... 捨人而未... 既充妻... 終為有... 降在婿... 嫁女於... 人仇思... 女事後... 聞微華生... 卷十七

從姪秀山... 遊之一... 奉擊二... 人同役... 家近歲... 足以激... 周景垣... 日欲沒... 是矣... 逃出... 不知其... 復能... 閉空... 年竟... 無顯... 一夕... 輒漸... 鬱結... 必有... 世謂... 山詩... 書之... 沿舊... 梅花... 見一... 曲三... 今則... 閩人... 表出其... 聞微華生... 卷十七

無顯... 一夕... 輒漸... 鬱結... 必有... 世謂... 山詩... 書之... 沿舊... 梅花... 見一... 曲三... 今則... 閩人... 表出其... 聞微華生... 卷十七

無顯... 一夕... 輒漸... 鬱結... 必有... 世謂... 山詩... 書之... 沿舊... 梅花... 見一... 曲三... 今則... 閩人... 表出其... 聞微華生... 卷十七

共往殿前初陽不識父母其胸脇癱瘓呼聲絕視乃其仇竟其大則已逝矣蓋陶中朱
荊花根以酒磨汁飲之一寸可受一日服至六寸尚可蘇至七寸乃真死女已有塔而私
與鄰子狎故屠此根使詐死待其變而發其逃也增家噫官捕得鄰子供詞與女子同時
吳林塘官閱縣親鞠是獄欲引開棺見尸律則人實未死事關財欲引鄰子女例則女
本同謀情殊按實無正條可以擬罪乃仍以姦拐本例斷人情變幻亦何所不有乎
唐宋人最重通婚所云種種人物形至奇巧者唐武后之簡作雙龍對立狀宋宗之帝作
南極老人扶杖象見於諸書者不當非妄語今惟有黑白二色未聞有肖人物形如此何
以故歟惟大理石往往似畫至今尚當則梁少司馬鐵幢家一插屏作一鷹立老樹斜柯
上嘴距其尾一略似側身旁脫似欲下持神氣亦極生動水蓮使子類皆以大理石鐵
贈亡鬼汝信長約二寸廣約一寸厚約五六分一面懸雌對時中有二人乘一船順流下
一面作雙松散立鐵釵分明下有水紋一月在松梢一月在水宛然兩水甚小幅上有刻字一
題曰輕舟出岫一題曰松溪印月左側題十岳山人字右八分書蓋明王寅故物也汝信以
獻余於器玩不甚留意後為人取去烟雲過眼矣偶然憶及因併記之舊書北宋畫八幅
不題名字絹絲如布筆墨沈著工密中有渾渾淪淪穆穆之氣疑為真跡所畫皆故事中有三
幅不可考一幅下作甲仗隱現狀上作一月街樹松一女子衣帶飄飄如飛鳥似御風而
行一幅作曠野之中一使背詔立一人衣巾藍縷自右來二小兒也拜於其左一人作引手
援之狀中使若不見三人三人亦若不見中使一幅作一臺其華極下列酒壘五左側作
艷女數人靚妝綠服若貴家姬右側作媼婢抱小兒女皆侍立甚處中一人常服披袖
自抱一酒壘持鑽鑽之後前一幅辨為紅線後二幅則終不知為誰姑記於此俟博雅者
之

張石鄰先生姚安公同年老友也性伉直每面折人過無嫌概尚義視朋友之事如己事必
與怨皆不避也嘗其亡友某公感氣相詰曰君兩為縣令凡故人子弟必營營無不收恤
獨我子數千里相投視如陌路何也先生笑曰君忘之歟夫所謂朋友豈易利相
攀援酒肉相徵逐為緩急可恃而休戚相關也我視君如弟弟亦家奴結黨以處我其功
婦固我無可如何我嘗密託君察某某君目睛其感狀而恐招嫌怨諱不肯言及某某曾致
自貽君又傳忠厚之名百端為之解脫我事之情不惟我財之給不給君固勿問第求若輩
感激稱長者而已足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若先所路視我而後視君若如陌路君忘之
歟其人瑟縮而退此五十年前事也大抵士大夫之習類不以不獲入過為君而不計其

人之親睦事之利害全當見胡牧喜為僕僕所利雖至衣食不給同年朱學士竹君奮然代
為驅逐其子乃得以自存一時清議播古道者百不一二稱多事者十恆八九也又嘗見位
總憲應爾娶孫婦實彩輿觀其家如互相鉤黨非三百金不能得眾一飽至前則一兩
日價更倍昂崔公憲憤自求朋友代寬朋友皆避恐不肯應甚有謂彩輿無定價實當賤
各隨其人為消長非他人所可代寬以巧為調停者不得已已所乘輪彩輿用之一時
清議謂坐視非理者亦百不一二謂善體下情者亦十恆八九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將焉
平質之哉
朱青雷嘗謁山柯見數人結伴入泉皆叩拜中一人獨長揖或詰其故曰楊公員外我
亦員外郎品級相等無庭家禮也或又曰楊公忠厚嗚呼我感臣也于大相因言森松石
嘗騎驢過一治磨者噴不讓路治磨者曰石工過石工松石以策刺石一時何讓之有亦
言交河一塾師與張睛嵐論文相激塾師怒曰我與汝同歲入泮同至今日皆不第汝何處
勝我耶三事相藉雖喜辯者無如何也田白若曰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遇此種人惟當以不
治治之亦於事無害以故其解梅彌出苦藤嘗見兩僧同宿佛寺一言茶院雲泉山堂話至
夜半僧從後解紛又謂吳端害其共與僧僧次日三人破額詣訟廷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
則惟詳筆堂記 卷十七

昌平有老帳當雖至老惟其有買難充居者雖十倍其價不肯售所居依山麓日久滋
行但以谷量貯時時聲鼓作如傳呼之相近也嘗聞於門外聲雖千百齊聲則曉
喉食糧持杖能之不聞偏呼男女文交手撲撲米散西散豈可如何方喧喧聞佳屋五楹蔚然
推地雖乃俱飛入山去此與空室志所裁幸甲家氣報事相聞人聽知夜半雞知將且
氣之相感而精神動焉非其能自知時也故邵子曰禽鳥得氣之知至萬物成數之數斷非
禽鳥所先知何以飛騰而舉脫主人於危乎此必有感之者矣
從姪張慶言甲乙並以捕狐為業所居相距十餘里一日何得一塚有狐跡其往約日落
後會於某所乙至甲已先伺至塚側相其穴可容人甲乙伏穴內而自隱塚畔草中
待狐歸必甲架其出路而乙在內擒繫之乙聞生至夜半收無音響放出與甲商進止呼長
久不應試出尋之則三墓碑橫壑穴口僅隙光一線測寸許重不可擊乃知為甲所窺次日
聞外有叱牛聲極力號呼者始聞其家往視鳩入移石已幽閉一晝夜為其甲謀脫半
子弟詣甲將報訟至半途乃見甲裸體反縛柳樹上求圍而擊或鞭打之蓋甲赴約時
路遇錫州劉誠因私押於獄中時感其各解衣至地甫脫而捕起製其衣走莫知所
向幸無人思復借歸未至途遇明火持械者見之呼曰奴在此則即家以婦三四睡於院

中忽見甲解衣就廁，常喚喚起已，衣履踴躍，方共置道捕也，甲無以自白，惟呼天而
已。已遂昨事，乃知皆為狐所惑，然伺其穴而擒之，此我殺之仇也，我殺之仇以游戲報之一
閉使不出，而留使不死，一視其和使受縛無異，而人竟即死，使其罪亦不至死，亦可謂善
留餘地矣。

天下有極細之事，而年固亦不能斷者，門人所生過蘭健，令其官安定，且有兩家事，墳山
訟四五十年，開而世矣，其地廣濶，不盈畝，中有二塚，兩家各以為祖，訟問隣，則萬山之中
寬種畝水，乃能至四無居，人問其泰，則皆稱前明兵燹已不存，問地，則皆謂兩造，其在
詞，皆曰此地，當不足辨無錫錄之利，而有地丁之額，所以百世不已，故徒以祖宗邱隴，不欲
為他人佔耳。又皆曰：苟非先人之體魄，誰肯涉訟數十年，認他人為祖宗者，或疑為謀佔吉
地，則又皆曰：泰隴亦不謀此，實無此心，亦彼此不疑，有此心，且四圍皆石，不能再容一棺，
如得地之後，而別築，及反授不得者，以問誰敢為之，竟無以折服，人無均分理，無入官理，
亦莫能判定，大抵每祭必關，每關必訟，惟就關論，則更不問其所因矣。後泰西為甘肅
藩司，聞之曰：此爭訟非爭產也，蓋以理諭之曰：爾既自以為祖，應聽爾祭，其來爭祭者，既願
以爾祖為祖，爾祖無損於爾，亦無損於爾，其享薦亦大佳，何必拒也，亦不得已之權詞也。
聞微草堂筆記 卷十七 十一

迄不知其遺否也。
胡牧亭言其鄉一富室，自奉養，則門不與外事，人字得識其面，不善治生，而財終不耗，不
善調攝，而終無疾病，或有偶患，亦意外得解，嘗一婢自縊，死，其膏大異，張其報，官亦欣
然，即日來比陳尸，檢驗，忽手足蠕蠕動，方共駭怪，俄又伸，俄轉側，俄起坐，已復蘇矣，官尚欲
以通污投環，銀鍊羅織，以誇專之，婢叩首曰：主人妾，屢如神，仙寧有情，到後，設其到，我
歡喜不勝，寧肯自戕，實聞父不知何故，為官所執，悲痛難釋，積念求死，無他故也，官乃
大沮去，其他往往多類此，鄉人皆言其倉然一物，乃有此福，理不可明，偶扶此召仙，以此叩
之，此判曰：諸公，誤為其福，正以其倉也，此翁過去生中，乃一村塾其入，遠道問，無計，較心
悠悠，忽忽，無得失心，落落，無憂懼，無愛憎心，坦坦，無偏私心，人或凌侮，無爭競心，人或欺
始，無機械心，人或移善，無嗔怒心，人或構害，無報復心，故雖極死，無下無大功德，而獨以是
心為神所禮，使之食報於今，其倉無知識，正其身其性，在未來前世，善根也，諸君乃以為
絕不亦張時，在側者，信不信，奉半吾，讀有味，斯言也，余曰：此先生自作休咎，托諸斯人耳，
然理固有之。

一諾為定，無媒約，無聘書，庚帖，亦無聘幣，然子女則並知之也，劉生父翁友亦翁，劉生少不
更事，娶妻甚早，翁合，翁念女妻，謀悔，始劉生無知之何，女竟鬱鬱死，劉生知之痛悼而已，足
夕燈下，獨坐，憶他，不寐，忽聞窗外，泣泣，聲，則之不應，而泣不已，問之，彷彿似答一我字，劉
生頓悟曰：是子也，那吾知之矣，事已至此，來生相報，可也，語訖，遂後，劉生亦大死，惜無人
好事，竟不能合，妻華山，長恨，歎曰：夫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了期，此之謂乎，雖悔，無
跡，不能名，以真，又以病，終不能名，以然，然其志，則貞烈，兼矣，是事，則滿屋，太息，而忘問，劉
生里，舊約，齊家在蘇州，意其鄉里歟。

聞微草堂筆記 卷十七 十二

劉約齋舍人，如劉生名，其父早卒，與一友訂婚姻，

不畏神將亦不滿也相傳劉念堂先生官總憲時題御史一聯曰無欲常教心似水有言
自覺風如霜可謂知本矣

其雪屋言有鄉人患疾困卧草榻魂忽已出門外覺頓離熱氣殊自適然道路却非所曾
經信與所止偶遇一故友相見悲喜憶其已死忽自悟曰我其入冥耶友曰君未合死離魂
到此耳此境非人所可到蓋同遊覽以廣見聞因隨之行所經城市墟落都不異人世往來
擾擾亦各有所營見鄉人皆目送之然無人文一語也鄉曰聞有地獄可一觀乎友曰地獄
如囚牢非冥官不能視非冥吏不能導吾不能至也有三數奇鬼近乎地獄君可以往觀因
改循岐路行半里許至一地空曠如墟墟見一鬼狀貌如人而耳下則無口問此何故曰是
人生時巧於應對諛詞頌語媚世悅人故受此報使不能語或遇垢口漿水則飲以鼻又見
一鬼尻骨向上首折向下而著於腹以兩手支柱而行問此何故曰是生時妄自尊大故
受此報使不能仰面傲人又見一鬼自胸至腹裂數寸五臟六腑虛無一物問此何故曰
是生時城府深隱人不能測故受是報使中無匿形又見一鬼足長二尺指巨如推踵巨
如斗重如千斛之舟努力半刻始移一寸問此何故曰此人生時高材捷足事事務居人先
故受是報使不能行又見一鬼兩耳拖地如曳雙箕而泥泥無礙問此何故曰此人生時便

卷十八

三

鬼變疑團聞語故受此報使不能聽是皆接忘業深待受報期滿始入轉輪其罪滅地
獄一等如陽律之徒流也俄見車騎雜遝一冥官經過見鄉人驚曰此是生魂遊至此恐
速不得歸誰識其家可導使去友跪啟居舊交官即令送反將至門大汗而醒自是病愈
屋天性爽朗胸中落落無宿物與朋友諧戲每俊辯橫生此當是其冥言未必真有狀莊生
列子半腐冥言我足動懸固不必刻舟求劍解
陳平江言有書生月夕過一婦色頗校麗挑以微詞欣然相就自云家在鄰近而不肯言姓
名又云夫恒數日一外出家有復實可謂有端缺可踰過際即來不能預定期也如是五六
年情好甚至一歲書生將遠行婦夜來話別書生言隨人作計後會無期俟德德狀啞咽至
不識婦婦忿笑曰君如此情癡必相思致病非我初來相就意實與君言我鬼之待替者
也凡人與鬼相無不病且死陰陽相也惟我以愛君語秀不忍玉折爾推故必越七八日後
待君陽復乃肯再來有別有復故君能無恙使遇他鬼則縱情治湯不出半載索君若枯魚
之肆矣我輩至多求如我者則至少君其宜慎感君我輩此所以報也語訖散髮吐舌作鬼
形長嘯而去書生震懼失魂自是難遇治容曾不側視
王梅序言交河有為盜誣引者鄉民橫虐無以自明以賂求援於縣吏吏聞盜之誣引由私

謂其婦致為所惑意其婦必知却路而微示以愈曰此事秘須其婦潛身自來乃可授方
居問者以告鄉民鄉民惶死失志呼婦母至獄私語以詢母告婦佛然不應也越兩三日吏
家有人夜扣門視則一丐婦布帕裹首衣百結破衫闖入而問之不答且行且解衫與
則鮮華服脫婦也驚問所自紅潮羞頰無言惟袖出片紙就所持燈視之某妻三字
而丐妻喜過望引入內室故問其來意婦掩淚曰不喻君語何以夜來既已來此不必問矣
惟祈無失信耳吏發洪誓遂相繼旋潛留數日大為婦所盡感神志頗健惟恐不得當婦意
婦暫辭去言村中日日受侮難於久住如城中近君相數極便可託庇陰免無賴凌藉亦可
朝夕相往來吏益喜竟百計自其冤獄解之復過鄉民意甚常漢以為神庇其婦愧相見也
後因事到鄉詣其家亦拒不見知其相絕乃大愧會有挾妓誘博者訟於官官斷妓歸原
籍更視之鄉民婦也就與語婦言昔為夫禁制愧相負相憶殊深今幸相逢乞念舊時數日
歡免杖免解吏又惑之因告官曰妓所供乃母家籍實縣民某妻宜究其夫益親察官責
自賈之也遣拘鄉民鄉民攜妻至乃別一人問鄉民言云不備問吏何以誣鄉民吏不能對
第曰風聞問之何人則禁無語呼妓問之妓乃言吏初欲挾汚鄉民妻妾念從則夫來不
從則夫死值故新來乃盡脫解理賂妓言名往故與吏相識今當受挾適與相違因仍託

卷十八

四

鄉民脫罪不處其又有他謀致兩敗也官復勸鄉民某被誣姑念其計出救死又出於
其為免不究而嚴懲此吏馬神森巨靈莫若矣而為村婦所籠絡如玩弄嬰孩者恒
為智者歎而物極必反亦往往於所備之外有智出其上者矣夫而勝之無往不復天之道
也便智者終不收則天地間惟智者存愚者斷絕矣有是理哉
鬼魔人至死不知何處倪餘錄曰吾聞諸地亮生於取味其生魂其鬼為餘漸消漸滅
以至於無得生魂之氣以益之則又可再延故女鬼恒欲與人相攝其精也男鬼不能攝人
精則設人而吸其生魂以補其之採補耳因憶別提生官康熙庚子有五舉子過晚榜破
寺中四人已眠惟一人眠未覺陰風颯然有數鬼影自隙入向四人窺視四人即覺又
向一人窺視心雖了了而亦漸覺昏藉似有他鬼之者及稍醒已離故處似被繫縛呼則
禁不能聲視四人亦縱橫俯仰鬼共舉一人吹之斯州而盡又以次食二人至第四人忽
有老翁自外勝呼叱曰野鬼無造次此二人有極相不可犯也眾鬼駭散二人倏然自醒述
所見相問後一終於訓導館致序先生聞之笑曰平生自薄此官不料為鬼神所重也觀其
所言以亮生之說不虛矣
牛廢于畜生立園羊西其應順天城晚過羊留之地因繞避沈瀟瀟汪迴失道無逆旅可

呈就死律以聖賢之禮君子應誠其兒女之悔寸人成個神身良惡問姓名此才不識
身清照其聖賢兒女一聯自評亦確也

新齊諧載其詞榜呂留良之罪曰開佛太誠此必非事實也留良之罪在明亡以後既不能
首陽一餓匪徒夷虜又不能戰影逃名流其世外真山氏之比乃有存應誠身列於庶其
子保中亦高振科名以第二人入翰苑則久居周鼎斷不能自比殷頑何得肆其誇善使
魯首託託於猶天之嘆是首置兩端退無幾曾較及覆之尤甚其生平與與謀畫
相尋致罹險難自必由斯至於講學開佛則以尊朱之故不得不開陸王為禪此已開禪自
不得全連開佛非其本志亦非其本罪也食人入惡以來開佛者多開佛太誠者亦多是以
為罪則留良雖有詞矣留良之言曰開佛之說宋儒而呂黎宋儒精而
呂黎粗然而披離之徒莫昌黎不覺宋儒而昌黎不衡宋儒也蓋昌黎所關極地供養之佛
也為愚夫愚婦之也宋儒所關明心見性之佛也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以而愚夫
婦多留良之所取法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愚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者積難而
圓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河沙眾巧而說法此如用兵者斷難直不攻而自
潰也故昌黎其術焉亦甚便宋儒之說勝不勝則儒理如是儒法亦如是則不從我
則從佛也

我佛中如其佛法如是我不必從則各有所聞各行所知兩相支拄未有善也故不從宋
儒亦不其何宋儒然則唐以前之儒法亦有曾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講學之開佛
於釋氏章無所加增徒喧開耳錄以為功固為空談錄以為罪亦未免重復留良耳
奴子王發夜復歸月明之下見一人為二人各提一臂東西曳曳而馳不聞聲以為夜之中
判奪衣物乃向空虛鳴一統二人奔進散去一人返奔歸修皆不覺方知為魁比及村口則
一家燈火出八人詰問云新婦死復蘇矣婦云姑命晚食作餅為犬銜去兩三塊姑疑
竊竊捕其狗竟抑食白癡立樹下俄一婦來勸如此自屈不知死猶未決又一婦來恣
惠之愧慙遂於若不知返解帶就睡二婦助之開塞痛楚殆難言狀漸似睡去不覺身已
出門外一婦曰我先勸當代我一婦曰外我後至不能決當代我身登閣望露臺一婦大
光四照二婦驚走我乃復歸也後發夜歸聞開關聲言破曉我身必相殺發亦不覺一
久又聞開關聲我乃復歸也後發夜歸聞開關聲言破曉我身必相殺發亦不覺一
絕無開關人於死亦招欲殺者之惡宜和手者多歎此亦可云小異矣
宋清溪先生言在王坦齋先生學幕時一友言夢遊某司見及冠數十人紫紫其王
結貞貞久入冥冥出各有恍惚之色偶見一吏似相識而不記姓名試問之亦相答因問此

並何人作此形狀史曰君亦居幕府其中良無一故交即曰僕但兩次佐幕幕木入有司
者也史曰然則真不知矣此所謂四救先生者也問四救何義曰依幕者有傳曰四救
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已死斷無可救者
尚生又救以抵命多死一曰政官安而由出之而死者舍免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官不
救民者上控之察使究得則則官之禍福不可測使不得申即反坐不過軍流耳而官之枉
斷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大不救小者罪歸上官則植會重且亦必多罪歸微官則
責任輕者罰可輕且歸結較易而小官之常罪與否則非所計也救舊不救新者舊官已去
有所未及留之恐不能備新官方來有所安却強抑之尚可以辦其新官之能堪與否則
非所計也史曰君子之心行忠厚長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為舞文亦非有所忌惡私相
報復然人情百態事變萬端原不能執一而論固堅持此則則矯枉過直此失彼本彼福
而反造孽本非事而反釀事亦往往有之今日所難即以此貽禍者問其果報何如乎曰種
瓜得瓜種豆得豆風葉非纏因緣未生中不遇亦遇四救先生列諸四不救而已矣
俯仰之間惟覺忽離其明其入夢之故豈神明或假以告人歟
乾隆癸丑春我聞京中多疫以致景岳治之十死八九以吳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驗有桐
州雜事卷之八

城一輪以重湖石膏治馮鴻臚星質之姬人見者駭異呼吸將絕應手輒愈其法者古
人無算有一劑用至八兩一人服至四斤者雖劉守真之原病或張子知之偏門事也專用
寒涼亦未敢至是實自古所未聞矣考喜用石膏其過於明燦仲潛名希羅大藥師人以此
本非中道故王懋姑白田藥有石膏論一篇力辨其非不知何以取效如此此亦五運六氣
適值是年未可執為定例也
從伯君章公言中表某女月夕納涼於樹外遇一人似書生長揖曰僕不幸復謫於社公自
禱勿能解也一社之中惟君祀社公最豐而數十年一無所祈請社公甚德之亦甚重君若
為一禱必見後表文曰爾何人曰某故請生與君先人亦相識今下世三十餘年於昨佛向
某家索食為所訛也表文曰已事不祈請乃祈請人事事人事不祈請乃祈請鬼神事便無
能為役先生休矣其人掉臂去曰自了漢其不足謀也夫饋酒必豐欲鬼神也無所祈請遠
之也故鬼神而遠之即民之義也視流俗之論濟迂儒之傲偽為得其中矣說此事時余甫
八九歲此表文偶忘姓名其時鄉風淳厚大抵必端謹篤實之家始相與為始始行誼如此
者多不能揣度為誰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俯仰七十年間能勿孳孳追想哉
黃葉道人潘瑛實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巨公為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餘矣時

潘已被酒醉有曰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為不應關入本朝若本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九月生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清朝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兄年如一歲稱兄自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潘座為之咋舌論者謂潘生狂士此語太傷忠厚宜其攻河終身不...

曾映華言有數書生赴鄉試長夏海養越月夜行借投一廢祠之前就燈小憩或睡或醒一生聞祠後有人聲疑為守瓜菓者又疑為盜屏息細聽一人曰先生何來一人曰與鄰家爭地界...

聞微華言

卷十八

十一

之也可使先至者勝後至者曰久定之界爾忽翻舊局是爾無故生事也可使富者勝貧者曰爾貧無賴...

顧則不見耳一夕彼狐窠婦出行酒色甚妍麗此人醉後心蕩戲披其腕婦目眇狐側倪笑曰弟乃欲作陳平耶亦殊不恰矣...

壬子春深陽探木者數十人夜宿山坳見隔湖坡上有數鹿散遊又有二人往來林下相對泣共說入入鹿鹿鹿何不當疑為仙鬼又不應對泣離崖高水急人徑不遠然月明如畫了...

聞微華言

卷十八

十二

密事事務得便宜耳陰謀者道家所忌故有以夫又聞巴公房獨言征鳥什時一日攻城急一人方奮力酣戰忽有飛矢自旁來不及見也...

俄見別隊伐木者。衝虎徑避。頗足危懼。人如不見虎。虎如不見人也。數日後相晤。談及別隊者。曰。日亦遠見。人亦似聞。嗚呼。此其所處。乃數石無。虎也是。殆命不遭。亦然。命何能使虎化石。其必有司命者矣。司命者。虛無。然冥冥無知。又何能使虎化石。其必天與鬼神矣。天與鬼神。能司命。而禍福。天即理也。鬼神。二氣之良能也。然則理氣。渾一。屈一伸。偶遇斯人。怒而搏者。遂時而。嗚呼。吾無以測之矣。

景州高冠。瀛以夢高江村而生。故亦名士。奇。學能文。小試必第一。而者。關輒其。竟。以。縱身。二十餘時。日者。推其。謂。天官。文昌。魁。聖。貴人。皆。集。於。一。宮。於。法。當。以。鼎。中。人。翰。林。而。是。歲。祇。得。食。餼。計。其。一。生。遭。瀆。亦。無。得。志。於。貧。餼。亦。益。其。賦。分。本。導。故。雖。極。盛。之。運。所。得。不。過。如。是。也。田。曰。曰。張。文。和。公。八。字。日。者。以。其。一。生。仕。極。數。星。度。其。開。方。僅。抵。一。於。耳。此。與。冠。瀛。之。命。可。以。互。勘。術。家。宜。以。此。消。息。不。可。徒。據。星。度。斷。休。咎。也。又。常。見。術。士。云。凡。陣。亡。將。士。凡。其。死。難。之。歲。月。運。必。極。盛。蓋。蓋。節。一。時。垂。名。千古。豈。有。百。世。榮。運。子。孫。所。得。有。在。王。侯。將。相。之。上。者。故。也。立。論。極。奇。而。實。有。理。此。又。法。之。意。不。在。乎。虛。中。等。格。局。矣。冠。瀛。久。困。名。場。竟。殊。抑。鬱。嘗。語。余。及。雲。崖。曰。聞。益。家。一。宅。留。宿。者。夜。輒。遭。魘。或。鬼。或。狐。莫。能。名。也。一。生。有。膽。力。欲。向。為。祟。者。何。物。故。疑。其。祟。一。更。後。果。有。鬼。影。落。地。地。似。前。似。開。生。轉。側。

即伏不動。知其畏人。佯睡以俟。漸作聲。覺自足而上。稍及胸腹。即覺昏沉。急奮右手。搏之。執得其尾。即以左手扼其項。吸然一條。作人言。求釋急。時。陰。視。之。乃一黑狐。疑其按劍。刀穿其腹。首以索而自繫於左。臂度不能幻化。乃持刀問其作祟。復哀鳴。曰。凡狐之靈者。皆修煉求仙。最上者。謂息。煉。神。識。離。虎。之。音。吸。精。氣。血。日。月。星。斗。之。華。用。以。內。結。金丹。外。形。羽。化。是。謂。仙。亦。項。仙。才。若。是。者。吾。不。能。決。則。修。成。妻。女。之。術。妖。媚。惑。攝。精。神。益。內。外。配。合。亦。可。以。丹。然。所。採。採。則。道。不。成。所。採。多。則。戾。人。利。己。不。干。其。議。必。有。至。刑。若。是。者。吾。不。敢。故。以。對。驅。之。功。為。獵。取。之。計。東。人。謂。睡。仰。鼻。息。以。收。陰。氣。如。蜂。採。蜜。無。損。於。花。亦。合。漸。多。融。結。為。一。亦。可。元。神。不。散。故。久。通。靈。即。我。單。是。也。雖。道。淺。術。精。功。亦。若。如。不。見。精。則。百。年。精。乃。盡。付。東。流。惟。君。才。高。而。志。不。定。生。間。其。詞。切。究。難。之。使。去。此。事。在。難。正。未。年。相。傳。已。久。吾。因。以。思。科。場。上。者。雖。才。明。學。台。亦。不。能。次。行。險。微。德。亦。不。敢。下。者。則。難。獲。取。庶。幾。能。之。而。吾。又。有。所。不。肯。台。道。第。一。二。君。皆。早。報。科。第。其。何。以。教。我。輩。當。虛。感。曰。以。君。作。江。村。後。坐。如。香。山。之。為。自。走。矣。惟。此。一。飯。當。是。身。身。性。存。此。兩。生。深。懷。佩。竹。無。藥。相。救。也。川。與。一。笑。而。罷。冠。瀛。為。表。真。意。生。德。硬。語。語。空。虛。有。司。亦。多。坐。地。故。吾。產。川。以。為。廣。費。長。江。集。有。獨。行。漢。底。對。對。身。一。聯。句。下。夾。註。一。句。二。句。三。句。樣。一。吟。雙。流。源。知。音。

卷十八

如不常歸臥故山。千古奇士。其意見略相似矣。

吉木樓。置。軍。營。遊。離。入。深。山。中。見。懸。崖。上。似。有。人。云。越。洞。往。相。去。地。不。四。五。丈。一。人。衣。紫。綉。襖。而。及。子。足。皆。紫。毛。茸。長。寸。許。一。女。子。甚。妖。麗。作。紫。衣。裝。惟。既。足。不。難。次。則。綠。綉。裙。也。方。對。坐。共。笑。肉。旁。侍。黑。毛。人。四。五。皆。如。小。兒。身。不。著。寸。縷。見。人。噴。笑。其。語。非。古。非。今。非。佛。非。道。持。非。回。部。非。西。番。嗚。呼。如。鳥。不。可。辨。觀。其。情。狀。似。非。妖。物。乃。跪。拜。必。忽。擲。一。物。於。崖。下。乃。熟。野。驢。肉。平。肘。也。又。拜。謝。之。皆。搖。手。乃。搖。以。歸。足。三。四。日。食。再。與。故。馬。者。往。不。復。見。矣。其。神。仙。離。世。言。虹。見。則。雨。止。此。則。置。也。乃。雨。止。則。虹。見。耳。蓋。雲。破。日。露。則。回。光。返。射。對。面。之。雲。天。體。渾。圓。上。覆。如。笠。在。頂。上。則。仰。視。在。四。垂。則。側。視。故。故。為。一。燦。其。形。隨。下。去。兩。而。之。勢。屈。曲。如。弓。又。側。視。之。中。斜。對。目。者。遂。以。漸。而。遠。故。重。重。雲。氣。皆。見。其。邊。際。亦。為。重。重。紅。綠。色。非。真。有。一。物。如。帶。橫。亘。天。半。也。其。能。下。洞。飲。水。或。見。其。首。如。蟻。者。現。于。並。有。能。仰。視。婦。女。者。如。以。手。當。是。別。一。妖。氣。其。形。如。虹。或。別。一。妖。物。化。形。為。虹。耳。及。獨。愛。先。生。嘗。觀。見。一。蟻。飛。入。人。耳。中。為。祟。能。作。人。言。惟。病。者。聞。之。或。謂。蛇。之。毒。能。食。能。成。鬼。或。化。化。蛇。形。耳。此。語。近。之。有。及。童。子。之。宜。設。淨。家。門。客。之。吟。詩。皆。小。說。妄。言。不。足。據。也。辟。塵。之。珠。外。舅。馬。公。周。每。曾。過。之。確。有。其。物。而。惜。未。請。其。形。也。初。除。極。幸。當。難。以。言。者。有。齒。

於地。謂。之。龍。諸。小。區。於。其。上。雖。大。風。震。無。點。塵。或。戲。其。實。有。辟。塵。珠。其。人。推。魯。漢。矣。應。之。弗。信。也。如。是。半。載。一。日。頓。足。大。呼。曰。吾。自。直。故。實。是。實。矣。蓋。是。日。飛。塵。忽。集。始。知。前。果。珠。所。辟。也。按。諸。書。有。辟。塵。豆。法。嘗。且。亦。槐。實。之。夜。中。爆。響。者。也。一。樹。祇。一。顆。不。可。辨。識。其。法。槐。始。花。時。即。以。絲。網。幕。樹。上。防。鳥。撒。吸。食。結。子。後。多。疑。布。囊。貯。之。夜。以。為。槐。聽。聲。者。即。集。去。如。是。說。槐。必。有。一。靈。作。祟。聲。者。取。此。一。靈。又。多。分。小。靈。貯。之。枕。聽。初。得。一。響。者。則。又。分。如。二。枕。漸。分。至。僅。存。二。顆。再。分。枕。之。則。響。且。得。矣。此。人。所。驚。之。珠。亦。無。幾。如。以。此。法。分。試。不。數。刻。得。房。何。至。交。臂。失。之。乎。乃。漫。然。不。存。卒。以。輕。信。當。疑。極。相。原。耳。乾隆。甲。辰。濟。南。多。火。災。四。月。以。南。內。西。橫。街。又。火。自。東。而。西。卷。狹。大。街。夾。路。照。臨。有。張。某。者。草。屋。三。楹。在。路。北。火。未。及。時。原。可。安。身。幸。出。以。有。母。櫛。善。所以。移。避。既。勢。不。可。出。天。婦。與。子。女。四。人。抱。棺。悲。號。以。身。殉。時。撫。櫛。來。將。方。官。軍。撲。救。隱。聞。哭。聲。令。標。單。行。復。逐。屋。尋。聲。至。所。居。坐。視。使。出。張。夫。婦。並。呼。曰。母。在。此。安。可。能。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向。父。母。我。不。當。殉。父。母。亦。不。肯。上。棺。火。及。樓。單。越。屋。遁。去。僅。以。身。免。為。閭。閻。以。並。履。履。望。太。息。而。已。乃。大。驚。巡。視。其。屋。歸。歸。獨。存。蓋。四。唯。忽。作。大。轉。而。北。其。屋。後。笑。即。居。一。質。庫。始。復。而。也。非。鬼。神。呵。護。何。以。能。若。此。事。在。癸。丑。七。月。德。州。小。長。張。於。慶。亦。錄。以。存。余。與。余。游。陽。州。及。錄。

卷十八

昔傳余極精神日減無復昔之志惟時作雜記聊以消閒崇陽陽夏錄等四種皆弄筆
近日者也年來併此懶為政時有異聞偶題片紙或覺憶舊其前編又事不甚收
如雲煙之過眼故久未成篇今歲五月月星從崇陽道員之餘畫長多暇乃速成書命曰
崇陽續錄其既完因題數語以誌緣起若夫立言之意則前四書之序詳矣茲不復行
焉嘉慶戊子七月後三日觀馬道人書於禮部直廡時年七十有五

嘉慶戊子五月余從崇陽將行之前趙泉泉前輩云有特者如生王彭芸樹家知家以攝
骨遊士大夫間誌多奇驗惟胡徐酒長知其四品不知其狀元元在江湖術士中其裝
差精而自稱河間人余詢知其無知者殆久遊於外職即又稱其師乃一僧操術猶高與人
接一兩言即知其官級久住深山立意不出其術太神則余不敢信矣素相人之法見於左
傳其書漢志亦著錄惟太素脈揣骨二家前古未聞太素脈至北宋始出其授受淵源皆支
離附會依託顯然余於四庫全書總目已詳論之揣骨亦其所自起方太平廣記一百三十
六引三國典畧撰北齊附神與劉青霄等射獵遺盲極偏捫諸人云並富貴及捫神武云
皆由此人似此術南北朝已有定命錄謂大賢十四載陳陽錄者此生捏捏自勤頭骨知
其官級劉公嘉話錄稱負元未有相骨山人雙雙目人求相以手捫之必知貴賤劉公錄稱
開城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是此術至唐乃盛行也流傳既古當有所受故一知
半解往往或中較太素脈稍有據耳

其官級劉公嘉話錄稱負元未有相骨山人雙雙目人求相以手捫之必知貴賤劉公錄稱
開城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是此術至唐乃盛行也流傳既古當有所受故一知
半解往往或中較太素脈稍有據耳
室中似乎返照其影屋則不然莫喻其故或曰是廟基址與中和殿東西相壓殿上火珠
室前有明堂大珠也日回光耳或然歟
阿公偶問余刑天干戚事余舉山海經以對阿公曰君勿謂古記荒唐是誠有也昔科爾沁
台吉達爾瑪達爾官獵於漠北深山一鹿負箭而奔因引狐種之方欲收取忽一騎馳而
至鞍上人有身無首其目在兩乳其口在臍嗚呼自斃而雖不可辨然觀其手所指蓋似
言鹿其所射不應奪之也從騎官震懼失矣台吉素有應亦指畫示以彼射未作此箭乃獲
當剖而均分其人會意亦似首鹿而去不知其是何物族居於何地據其形式豈
非形天之遺類歟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儒者自拘於見聞耳案史記稱山海經為本紀所有怪
物余不敢信是其書本漢以前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堯堅聞而志之其言
必有所受特後人不免附益而竄亂之故往往怪談甚且雜以秦漢之地名分別開之可

矣必謂本館附天問作山海經不應引山海經反注天問則太過也
胡中丞太初羅山人兩峯皆能視鬼恒聞學蘭臺亦能常見之但不能常見耳戊午五月因
在避暑山莊直盧偶談話及蘭臺言鬼之形狀仍如人惟目直視衣被則似片片挂身上而
束之下垂與人稍殊臂如煙霧望之依稀似人數個視之全體皆影正視之則似半身入棺
中半身凸出其色或黑或蒼去人恒在一二丈外不敢逼近偶猝不及避則或隨輪而轉備
或隨人坎井人過乃徐徐出蓋燈昏月黑日暮月陰往往遇之不為訝也所言與恒羅二君
峯相類而形狀較詳知幽明之理不過如斯其或黑或蒼者鬼本生人之餘氣漸久漸散以
至於無故左傳言新鬼大故鬼小殆由氣有厚薄斯色有濃淡歟

蘭臺又言嘗時畫仰視見一龍自西而東頭角畢與畫圖同惟四足開張搖搖如一舟之鼓
四棹尾而漸至末漸漸在似蛇似魚之間腹下正白如匹帛陰雨見龍或露首見龍介
耳未有天無蟻轉不風不雨不雷不靈視之如此其明者錄之亦足資博物也
趙鹿泉前輩言孫虛船先生未第時館於某家主人之母適病危館重具晚餐以有他事
尚未食命置別室几上倏見一白衣人入室內方恍惚錯愕又一黑衣短人逡巡入先生入
室拜禮則二人方相對大噉厲聲叱之白衣者遁去黑衣者以先生當門不得出匿於櫃隙
聞微事記卷十九

先生乃坐於戶外觀其變俄主人踉蹌出曰頃病者作鬼語稱其使奉牒來拘其一為先
生所脫不得出恐誤程限使七人獲大咎未審真偽故出視之先生乃移坐他處彷彿見
黑衣短人狼狽去而內寢突聲如沸矣先生驚覺君子一生未嘗有長語此事當實有也
惟是陰律至嚴神聽至聰而攝魂吏卒不免攘奪病家酒食然則人世之吏卒其可不嚴察
乎
門人伊比部秉峻言有書生赴京應試寓西河沿旅舍中壁懸仕女一軸風安雖遠意態如
生每獨坐輒注視懸客至或不覺一夕忽爾自畫下兒一好女子也書生雖知為鬼而
結念既久竟不自持遂相與交語縱橫比下第南歸竟實此畫去至家懸之畫裏衣無塵
裝真真之嘆弗輟也三四月後忽又翩然而下與話舊事不覺亦不覺致語但相悲喜自此
神態無間遂患瘋疾其父召茅山道士勸治道士執視壁上曰畫無妖氣為某者非此也結
壇次日有一狐墮於堂下知先有邪心以邪召邪故得而假借其京師之所選當亦列一
孤耳
斷天下之是非據理據律而已矣然有於理不合於律必禁而介然執行其志者親實家有
姓名柳者七八歲時主人即指與小奴益壽為婦迫年十六七合婚有日益壽忽以博負此

久而無耗主人將以配他如誓死不食婢願有主人乘間挑之許以側室亦誓死不從乃使一媼說之曰汝既不肯負盛名且暫從主人當多方覓盛名仍以此配汝如不從即第請遠去無見盛名之期矣婢暗泣數日竟從首屈枕席惟時促覓盛名越三四載盛名自投歸主人如約為合卺合卺之後執役如故不復與主人一語稍近之輒避去加以鞭笞并將盛名使過傳訖不肯從無可如何乃善道之臨行以小簪置主人母前叩拜而去發之皆主人數年所結織毫末不取盛名負婢姓結語自法然無悔心余已西家居盛名尚持銅磁器數事來售頭已白矣問其婦云久矣異哉此婢不負不淫亦貞亦潔竟無位蓋錄以待君子定論之

吳茂鄰姚安公門客也見二童互爭因舉一事曰交河有人嘗於途中遇一鬼泥滑失足擠此人幾仆此人故橫暴遂辱其母更怒欲與爭鬼俯首沉思揖而謝罪且叩其名姓居址至歧路別去此人至察其母白晝閉房門呼之不應而啼聲頗異疑有他故穴窺之則其母裸無寸絲昏昏如醉一人據而淫之論視即所遇鬼也憤激呼救欲入捕捉而門窗俱堅固不可破乃急取烏銃自檻外擊之數然而仆乃一老狐也鄰里取鞭莫不駭笑此人嘗狐之母特託空言竟致此狐實報之可以為善善者戒此狐快一朝之情反以隕身亦足為曠

此之必報者戒也
誠謀英勇公言暢春苑前有小溪直夜內侍每雲陰月黑輒見空中明然懸一星共相詫異輒轉尋視乃見光自溪中出知為寶劍畫計取之得一蚌橫徑四五寸剖視得二珠綴合為一大一稍小巨似形似雲虛不敢私匿遂以進御至今用為朝冠之飾此乾隆初事也小溪不能產巨蚌蚌珠未聞有合散斯由天命聖人因地呈符瑞壽躋九旬康強如晉宣佩然也哉

遂以夏開惟避暑山莊之進至秋乃開較長城以內後一月有餘然花雖晚開亦復晚謝至九月初旬翠蓋紅衣宛然尚在苑中每與菊對花同氣對梅見於聖製詩中蓋塞外地氣春來較晚故夏亦花遲至秋早寒而不早凋則莫明其理今歲詩聖製詩注乃知苑中池酒酒武列水之三源又引溫泉以注之暖氣內涵故花能耐久也
戴澗堂先生諱守姚安公於己同年也飛燕河令歸嘗館余言其先德本浙江人心思巧靈好與西洋人爭勝在欽天監與南懷仁爭勝在欽天監從儀儀致先生為鏡籙人言少時見先人造一鳥鏡形若琵琶凡大藥鏡丸皆製於鏡籙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衡如柱北板一機則大藥鏡丸自鏡籙中第二機隨之並動石激火出而鏡籙發計二十八發大藥

鉛丸乃蓋始當重擬獻於軍營夜夢一人訶責曰上帝好生汝知獻此若使流布人間汝子孫無類類矣乃懼而不獻說此事時顧其姪秉璜九歲士曰今日尚在汝家乎可取來一觀其姪曰在戶部學習時五弟之子竊以質錢已莫可究詰矣其為曾已亡失或愛惜不出蓋不可知然此器亦奇矣誠謀英勇公言征烏什時文成公與勇毅公明公梅爾為營距寇寨約里許每相往來輒有鉛丸落馬前後幸不為所中耳度鳥鏡之力不過三十餘步必不相及疑濟中有伏搜之無見皆其明其故破敵之後執俘訊之乃知其國蓋有二鏡刀皆可及一里外搜索得之試驗不虛與勇毅公各分其一勇毅公征緬甸發於陳鏡不知所在文成公所得今尚藏於家究不知何術製作也

宋代有神臂弓者巨弩也立於地而踏其機可三百步外貫鐵甲亦曰克敵弓洪容齋詞科有克敵弓銘是也宋軍拒金多倚此為利器軍法不得遺失一具或敗不能掘則甯碎之防敵得其機輪仿製也元世祖滅宋得其式曾用以制勝至明乃不得其傳惟水學大典尚全載其圖說然其機輪一事一圖但有短長寬窄之度與其托柱凸凹之形無一全圖余與鄒志喬侍郎第數日之加審諦追合記無端續余欲詢其樣使西洋人料理之先師劉文正公曰西洋人用意至深如算術借指法本中法流入西域故彼國謂之來法今從學算

反秘密不肯盡言此既相傳則安知不陰測利害而以不解謝我乎水學大典載在翰苑亦必俟求解者何必求之於其國余與余命乃止雖此老成曠言百里信乎所見大也日勃春暉主人言熱河界置元君廟兩廟聖地地極靈相西廟一鬼卒採汲可畏俗所謂地方鬼也有人見其出寶錄物如芥炭之類往往堆積於廟內問之土人信然不為人害亦習而相忘或曰鬼不食飯是安用此左傳曰石不能言物或為焉其他精怪雖久且為患當早圖之余謂天地之大一氣化生深山大澤何所不有熱河界置巨鬼靈通民居人本近彼彼遠近人於理當有之抑或草木之妖依其本質狐狸之屬原其故居情形幻化託諸土偶於理當亦有之要皆造物所並有也聖人以魁魁魁魁於禹鼎氏方列於周官去其害民者而已原亦當除其類既不為害自可聽其去水海容和鴨忽翔不下
宛平陳敬名水年本富家後稍落其弟水春先七弟弟求折養不得已從弟弟又曰凡本男子能理我一喘婦子女又幼已與產三分之二就嫁皆曰不可誠始曰弟弟言是當從之弟弟又以孤寡不能從進欲以資財當二分而以積年未償借券併利計算當隨斷之一分亦由從之從借券皆索取無差概給大鏡此乾隆丙子事也陳氏先無登科者

其年能... 負人

南皮... 高尺... 能到... 紀者... 者之神... 今賦... 神仙... 一人... 結... 愈... 九

上痛乃... 長城... 地... 經... 其... 圖... 生... 仙... 乎... 同... 草... 鄰...

空山... 以為... 山... 先... 記... 放... 春... 乃... 趙... 可... 宜... 忽... 大... 其... 亦... 使... 良... 然... 雙... 吳... 知... 勇... 每... 則... 校... 之...

其間... 亦... 使... 良... 然... 雙... 吳... 知... 勇... 每... 則... 校... 之...

也月作人... 非彼也... 且我矣... 未有不... 司馬揚... 今與... 蓋越... 大乃... 語之... 肥非... 衣而... 婦位... 腐婦... 來未... 閱...

之故不... 疾以... 節事... 論矣... 又吾... 此日... 少矣... 身是... 學家... 愚燈... 窗外... 風滿... 風舉... 其治... 閱...

楊雨... 出吸... 其偶... 他處... 心計... 殺我... 汝越... 矣... 孟... 而魚... 取白... 八月... 廈門... 水四... 龍宮... 刺浪... 既而... 泊湖... 尚在... 完非... 付之... 預告... 之機... 高... 應... 敢... 八年... 閱...

水四下... 龍宮為... 刺浪涌... 既而颶... 泊湖聖... 尚在堂... 完非人... 付之或... 預告未... 之機極... 高處單... 應事上... 敢來為... 八年矣... 閱...

閱... 卷十九

妻妾內正一門各分朋黨優若冠冕敗微已見皮氣感之請神不敢爾祀邪鬼已關備室故
我傳而甘心焉爾尚情憤哉其聲憤廣眾共聞主人懷然有惡撫膺太息曰奴不勝德古
之訓也德之不修於其子何尤乃呼弟及妻妾曰禍不遠矣幸未及也如能共釋宿憾各遂
私意翻然一改其所為猶可以救今日之事當自我始爾等聽我相宗之靈子孫之福也如
不聽我我披髮入山與反履開陳引咎自責淡冰清衣袂冰心感動並伏几哀號立遂離
間奴婢十餘人凡彼此相札之事並一時頓改執承於穿故血盟神曰自今以往懷二心者
如此察方彼此謝罪開梁上相足曰我復警而自漏言我之過也夫嘆吃而去此乾隆九
年間事

侍姬明珩粗知文義亦能以常言成韻嘗夏夜月明窗外隔竹桃成開影落枕上因作花影
詩曰峰桃映月數枝斜影落窗紗透帳紗三處露花一様只憐兩處是空恁意願自喜次
年竟病歿其婢王雲侍余二年餘年甫十八亦相繼天逝而處空花逐成詩為所勸作
者殊不自知也

一庖人隨余數年矣今感德從漢陽忽無故束裝去借住於附近巷中蓋挾余氣余疑故
居奇以索高價也同人皆為不平余亦不能無憤慨然而忽憶武強劉景南官中書時極貧
困似此其類也 卷十九

一館史讀似得煙脂膏次會城久不得差遣因頗殊甚上官有憐之者權令著典史乃大作
成福復以流煽煽同僚是以他事落職即二書學士偶話及此因言其鄉有人夜夜讀
窗極有聲持棍之紙一緋有兩小手掌之大曉如小即有一小人躍而入綠衣紅履頭作
雙眉眉目如畫高僅二寸餘雙掌如拳其而狀與往來踏踏於硯上拖帶著書卷皆以此
人初甚憐惜坐復久覺似他技乃求其技之妙就執其袖探之中心旁動如蟲動
似言已命此人似甚便於燈上燒之滿室作枯柳木無他他發鍊形而竟毫無幻術
而肆然侮人以取禍其此史之類歟此不知實有其事抑二雲所戲造然聞之亦足以成
也

昌吉守備劉德善征回部時因有急報取珠爾斯路馳往陰晦失道十餘時皆迷霧
遂昏又無水氣始生樹根葉天增州南北見屋下有八馬骨數具離風雲劍劍衣械並朽
其形製似是我兵固對之慨嘆曰此兩日不晴與若輩在此為侶矣頃之旋風起林外忽來

忽去似若相招試馳馬隨之風即前導試皆息風想亦不行呢然知其所督之靈隨之行
三四十里又度兩山始得信路風亦散然息矣眾拜之而去矣乎生既指無魂猶精
精靈長在而名氏請知是亦可非也

謂無神仙或云此之謂有神仙又不恒也劉向葛洪陶宏景以來記神仙之書不啻百家所
記神仙之名姓不啻方人然後世皆不復言及後世所遇又自有後世之神仙豈係固精氣
難得久遠而完亦終歸還使耶又神仙清淨方士幻化本各自一流請當所記凡幻化者皆
曰神仙殊為無別有五種者房山人家在深山嘗告先母次夫人曰山有道人年約六七
十居一小庵拾山果為糧掬水而飲日夜擊木魚誦經從亦一至人家有就其庵與語者不
甚酬答飽讀亦不覺王媪之姪備於外一夕歸省母過其庵前道人大駭曰夜深虎出闕安
得行須我送爾往乃現擊木魚誦經未半里一虎突出道人以身障之虎自去道人不
別亦自去後忽失所在此或似仙狀從叔梅庵公言常見有人使童子登三層明樓上以

出此皆方士禁制之術非神仙也勇氏張公健亭言傳河邊牧數牛于野忽一時昏暴死
有道士過之曰此非真死為妖鬼所攝耳急灌以吾藥使臟腑勿壞吾為爾物召其魂

因是至家為安作法約羊刺牛黑骨灑然起留之飯不顧而去有知其事者曰此以毒草
置草中後以藥解之耳不肯受謝示不圖財為再來慈感地也吾在山東見此人行此術矣
此語一傳道士遂不復至是方士之中又有真偽何概曰神仙故

李南滿言其鄰縣一生故家子也少年能遊漁獵男色一日自親事家飲醉歸城稍遠
陰路黑度不及入微雪又載簾下方躊躇間見十許步外有燈光遠僕往視茅屋數間四
人居屋中惟一童一媪問有棲止處否媪曰子久出外惟一孫與我住此尚有空屋兩間不
嫌狀隨可權宿也遂呼童繫二馬樹上而媪生入坐媪言老病須早睡當應客童年約十
四五衣履破敝而眉目極姣好試挑以言自吹大者老不甚答漸與媪似解意忽來問
情語曰此地密迤祖母房雪晴當親至公家乞賞也生大喜解繯囊玉珠贈之亦羞澀而
受款語良久乃掩門持燈去生與媪倚壁憊憊不覺昏睡比醒則屋已不見乃坐人家屋相
下環表冠冠衣粉粉俱已穢無寸縷矣裸露雪中寒不可忍二馬亦不知所在幸僕衣未
襪乃脫其衣裝裝上體雙履而歸媪言過盜賊二馬遂路自歸已盡剪其尾氣衣冠則得於
淵中並獲指汚穢均然非盜無可置詞僕始具其情狀乃知懸薄招侮為狐所戲也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也官以八月十五夜搞誘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也官醉後

逼諸流使鳴鼓逐項則激變殺也官劫軍裝庫其城十六日曉報至馬魯木齊大學
士温公促駁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如也温公
率之即行至紅山口守備劉德印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漢而我
彼生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難也且此去昌吉早唐地納所河雖稍狹然處處築
可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即來公莫如駐兵於
此借陞崖避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為守反勢為逸賊可破也温公從
之及賊將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分於眾曰望其塵戰雖不過十人若皆亡命之徒必以
死鬪亦不易當幸所乘皆七馬求煙戰陣受劍必反走爾等各執槍一膝跪但伏而擊
馬遠則人亂矣又今日望影鳴鎗則鎗不及賊大藥先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
許鳴鎗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眾鎗聲碎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也且鎗九擊
前隊一人傷德曰彼鎗入我我鎗必及彼先舉旗一揮眾鎗齊發賊馬果皆橫逆自相衝擊
我兵驟而乘之賊遂驅馬温公嘆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儒將都司扶善應
對趨踰耳故是役以德為首功然捷報不能遽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由馬魯木齊
至馬吉南界天山無路可上北界莽湖連天無際於泥深丈許入者輒滅頂賊之敗也不西

卷二十

國朝軍實錄

漢據昌吉而南北橫奔悉入絕地以為惶遽遂背也後執得訊之皆曰警滑之時本欲西走
忽見關帝立馬雲中斷其歸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其或匿免也神之威靈乃及於二萬里外
國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於二萬里外蟬鋒鎗斧滿池盜弄何為哉
昌吉未亂以前通判赫爾喜奉檄調至馬魯木齊核檢倉庫及聞賊陷憤不欲生請於温公
曰也官激變其反未必本心願單騎迎賊於中途諭以利害如其素厭渠寇可勿勞征討如
其鳥槍威聲不肯反正則必手刃其神不與俱生温公阻之不可竟轉輒馳去直入賊中以
大義再三開道賊皆曰公是好官此無與公事已至此勢不可回遂離之皆棄置之去知
者不濟乃奮力奮殺賊格鬥而死當時公論惜之曰也官非其所屬流人非其所治無
所謂狗彘也嗟起一時無所謂失察也奉調他出身不在著無所謂守禦不堅與棄城逃遁
也所劫者軍裝庫庫所掌無所謂防也於理於法皆可以無死而終執城存與存城亡
與亡之一言甘以身殉推是志也雖為常山唯陽可矣故於其極歸而不哭奠而於也官之
殘骸歸也官以城陷而後始歸也與英一陌紙錢者
未青雷言曾見一長卷字大如杯按律極似張二水首題紀夢十首而末無破爛惟二首尚
完整可辨其一曰夢到蓬萊頂樓碧玉山波浮天半壁日湧海中問蓬萊仙官云翻野

老開雲帆三十六高掛徑西還其二曰鬱鬱長生樹層層太古空山木開整元氣尚胎胎
靈境在何處夢游今幾回最憐魚鳥意相見不驚梅年月姓名骨已損失不知誰作也嘗為
李五典書扇附以跋或曰此青雷自作託之古人其青雷詩格婉秀如秦少游小石詞與
二詩筆意不近或又曰詩字皆似張東海東海集余嘗曾覽不記有此二詩各待更考之
世謂前詩後四句未曉也道然其詩我所能自
京都有富室子形狀擁腫或履蹣跚又不修邊幅垢膩恒滿面然好遊狹斜遇婦女必注視
一日獨行遇幼婦風韻絕佳時新雨泥濘蹣跚前謂之曰路滑知是嬌莫要扶持否幼婦正色
曰爾勿憐憫我是孤女平生惟拜月鍊形不作媚人採補事爾自顧何物乃敢作是言行
且福爾遂袖沙屑灑其面驚而却步忽墮溝中努力踊出幼婦已不知所往矣自是心恒滿
憐慮其為祟亦竟無慮數日後友人邀飲有新出小妓俏酒神韻即前幼婦也疑似惶惑因
知所播強試問之曰某日雨後曾往東村手技漫應曰好是日往東村視阿嬌吾未往也妙
與吾貌相似公當相見耶語殊恍惚竟莫決是怪是人是一是二乃託故進席去去後妓述
其事曰曾情其醜態且懼行強禁姑託以偽詞其求解免幸其自外返匿於麥場積柴後不
虞其以為真也席中莫不絕倒一客曰既入香樓高能獲客彼固能千金買笑者也蓋學爾

請放乎逆情之同任且述妓翁妓及夫名氏其說乃釋其疑也
妓復謝以小時因識於昨喜見慎故答以戲語何則反致店突深為歡反故抱食塊以自贖
吐詞嫵雅姿態橫生遂大為所感留連數夕召其夫至計月拾夜合之資神曠年荒須於
消酒先凡情湖曰孤而人則誤之誤死也人而物則非惟不畏且不畏死是尚為能充其類
也乎行且禍汝彼固先言是子也死於她仍謂之死於休可也
郭大椿郭雙桂郭三槐兄弟也三槐屢侮其兄且誦其歸一寺地縮袍滿座梵唄就
作主人雖吉服而容色慘澹宣疏通誠之時淚隨聲下叩之寺僧曰某公之兄病危為叩佛
祈福也三槐癡立良久忽發狂狂指足插胸而呼曰人家兄弟如是耶如是一語反覆不已
被至家不眠不食仍頓足插胸此一語兩三日不止大椿雙桂從別佳聞信俱持其手
哭曰弟何至是三槐又頓立良久突抱兩兄曰兄固如是耶長數載一踊而絕歲曰神死
之非也三槐愧而自容此聖賢所謂改過遷善也首充是志雖由刑罰善報坊所能
為神方許之安得強之其一物立須自由感於中夫良激發自覺不可立於世故一眠不
視影黃泉神之識其魄哉惜知遇而不知補過氣質用事一往莫收無常問以濟之無
明師益友以導之無賢妻子以輔之遂不能忘始美終以國晚蓋是則其不查馬耳甘田氏

卷二十

國朝軍實錄

漢據昌吉而南北橫奔悉入絕地以為惶遽遂背也後執得訊之皆曰警滑之時本欲西走
忽見關帝立馬雲中斷其歸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其或匿免也神之威靈乃及於二萬里外
國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於二萬里外蟬鋒鎗斧滿池盜弄何為哉
昌吉未亂以前通判赫爾喜奉檄調至馬魯木齊核檢倉庫及聞賊陷憤不欲生請於温公
曰也官激變其反未必本心願單騎迎賊於中途諭以利害如其素厭渠寇可勿勞征討如
其鳥槍威聲不肯反正則必手刃其神不與俱生温公阻之不可竟轉輒馳去直入賊中以
大義再三開道賊皆曰公是好官此無與公事已至此勢不可回遂離之皆棄置之去知
者不濟乃奮力奮殺賊格鬥而死當時公論惜之曰也官非其所屬流人非其所治無
所謂狗彘也嗟起一時無所謂失察也奉調他出身不在著無所謂守禦不堅與棄城逃遁
也所劫者軍裝庫庫所掌無所謂防也於理於法皆可以無死而終執城存與存城亡
與亡之一言甘以身殉推是志也雖為常山唯陽可矣故於其極歸而不哭奠而於也官之
殘骸歸也官以城陷而後始歸也與英一陌紙錢者
未青雷言曾見一長卷字大如杯按律極似張二水首題紀夢十首而末無破爛惟二首尚
完整可辨其一曰夢到蓬萊頂樓碧玉山波浮天半壁日湧海中問蓬萊仙官云翻野

婦買一小婢也家女也聞人謂婦誠訛其然曰是不可為也古以為當如是也後城為
農家身身則然則三瓶皆理正坐不知其子弟常使知禮

朝辭使臣即思賢以棋子兩食贈余皆天然則不似人工云東者海濱碎石年久為湖水
激而成白者為小車渠亦海水所磨皆非難得惟板舟其厚薄均物正色澤勻者日
積月累比較較非一朝一夕之力其美之者為頭為雅玩後為范大司農取去司農後
家計蕭然今不知在何所矣

全圖疆界是數十里無所謂仙山靈境也朝鮮琉球之寶便則余嘗數數與談以是詢之
皆曰東洋自日本以外大海中三島十洲崑崙五城十二樓皆賦家沿用久矣朝鮮琉球口
亦諸國皆能稱華者日本余見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小圖土凡數十大小島嶼不知幾千百
中朝人所以不能至者每帆船萬里而往來均不聞有是說惟琉球之落於海似乎三千弱
水然落溘之舟偶值潮平之歲時或得還亦不聞有白銀宮闕可望而不可即也然則三島
十洲豈非純虛詞乎爾雅史記皆稱河出崑崙方河源有二一出和闐一出蔥嶺其正源
和闐之水入之或曰和闐其正源葱嶺之水入之雙流既合亦莫辨誰王誰貴然葱嶺和闐
則皆在今版圖內開元七列成四十年即漢唐亦通耕牧不倫兩山之水孰為正源兩
山之中必有一崑崙確矣而所謂瑤池懸圃樹之田概乎未見亦概乎未聞然則五城十
二樓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雷震山在今拔達克善諸佛菩薩骨塔其有題記梵書一一
與經典相合尚有石室六百餘間即所謂大雷音寺回部遊牧者居之我兵追剿波羅泥如
霍集占曾經其地所見不過如斯種種莊嚴是亦藻繪之詞矣相傳回部祖國以銅為城沉
西之回部云銅城其在東為近東之回部云銅城其在西為遠東此遠東近東人曾到其
地因是以推恐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五大洋洲珍奇靈怪均此類焉耳尚編修書局則曰
有佛燦者然後能見佛界有仙骨者然後能見仙境未可以尋常耳目斷其有無曾見一
士遊崑崙歸所言與舊記不殊也是則余不知之矣

蒼李實殿撰有一僕京師長隨也狡黠善應對李實頗喜之忽一日二幼子暴卒其妻亦
自縊於家莫測其故姑飲之而已其家有老嫗私語人曰是私有外遇欲毒殺其夫而復復
之以喉陰市此製餅餌以待夫歸不虞二子竊食竟死婦悔莫解亦從餅中投毒夜
之中窗外竊聽僮僕相謀之語未辨所遇者為誰亦無從究詰矣其僕旋亦於病死死後
其同儕竊議曰主人惟信彼彼乃百計欺主人他事無論即如昨日四鼓時聞開門聲彼
故縱駕車馳逸御者追之復不返更漏已促叩門借車必不不及急使僕情則曰風雨將來非

五千餘人不往主人無計竟委曲從之不太甚乎奇禍或以是耶李實聞之曰是死晚矣
誤以為解事人也楊槐亭前單言其婦有宦成歸里者閉門不預外事亦頗得林下之
樂惟以無嗣為憂晚得一子珍惜殊甚患痘甚危聞勞山有道士能前知自往叩之道士
然曰賢郎尚有多少事未了那能便死果遇良醫而愈後其子治遊騎馳竟破其家流離
貧若救之鬼遂餓斃當論之曰此翁無咎無譽未慮有此兇惟蕭蕭寒士作令不過十年而
宦囊盡數焉母乃致富之道有不可知者在乎

槐亭又言有學茅山法者劫治鬼魅多有奇效有一家為狐所祟請往驅除法器炮日
將行有素識老翁詣之曰我久與狐友狐事急已我一言狐非獲罪於先生先生亦非有憾
於狐也不過得其暫帶故為料理耳狐聞事定之後復許銀廿四金今願十倍其數納於先
生先生能止不行乎因出金置案上此人固貪當即受之次日謝道請者曰吾法能治凡
狐耳昨召將檢查君家之祟乃天狐非所能制也得金之後意殊自喜因貪狐既多金可以
術取遂考召四境之狐會以當斧大獄俾納賄焉微索既煩不堪擾乃共計盜其符印送
為狐所恐附顛狂號呼自投於河犀於仍攝其金去錄兩不存人以為如費長方明崇儼也
後其徒陰洩之乃知其致敗之故夫操符印使鬼神以驅除妖厲此其權與官吏俱矣
則皆在今版圖內開元七列成四十年即漢唐亦通耕牧不倫兩山之水孰為正源兩
山之中必有一崑崙確矣而所謂瑤池懸圃樹之田概乎未見亦概乎未聞然則五城十
二樓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雷震山在今拔達克善諸佛菩薩骨塔其有題記梵書一一
與經典相合尚有石室六百餘間即所謂大雷音寺回部遊牧者居之我兵追剿波羅泥如
霍集占曾經其地所見不過如斯種種莊嚴是亦藻繪之詞矣相傳回部祖國以銅為城沉
西之回部云銅城其在東為近東之回部云銅城其在西為遠東此遠東近東人曾到其
地因是以推恐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五大洋洲珍奇靈怪均此類焉耳尚編修書局則曰
有佛燦者然後能見佛界有仙骨者然後能見仙境未可以尋常耳目斷其有無曾見一
士遊崑崙歸所言與舊記不殊也是則余不知之矣

受賂縱盜已為不可又多方以盈其賂整天道神明豈遠察察微履錄之當定之諫亦亦
縱不免也
天地高遠鬼神茫昧似與人無預而有時其應如響彈人之智不能與爭濠洲上河漢有
某甲女許字某乙子兩家皆小康婚期在二一年內矣有星士過某甲家阻而留宿以女命
使推星士沉思良久曰未得其實此命不能推也覺有異第詰之始曰據此八字則室命也
君家似不應至此且聞嫁已有期而干支無刑剋斷不再聯此所以愈疑也有點者聞此事
欲借以牟利說某甲曰君家實幾何如以嫁女必多費蓋不支命命既如是不知先說言女
病次說言女死市空棺運葬而後擄女走京師改名姓帶資者則多金可坐致也某甲
從之會有道官家女求美艷以二百金買之趙月餘送舟送女南行至天妃閣門俱得
腹獨某女遇救得生以少女無故收養聞於所司所司問其由來女在是家未久僅知主人
之姓而不能舉其爵姓惟父母姓名居址言之寥寥乃移牒至濠洲其妻遂時時某乙子已
與表姊結婚無改盟聞某甲之得多金也憤意欲殺某甲出資進願仍以女嫁其子其表姊
家聞之又欲殺某甲轉轉勢且成大礙兩家故舊成隙為調和某甲出資往迎女而為某乙
子之側室其難乃平女還家後某乙子已新迎某乙以半車載女至家見其姑苦耕非已竟

姑曰既非爾意爾時何不言有夫女無詞以應引使拜嬌情趨起姑曰爾買為腹時亦不拜耶又無詞以應遂拜如禮姑終身以奴隸為之此罪正未半事尤祖母張太夫人時此暑水明樓知之最悉嘗語於婢曰其父不過欲多金其女不識欲當富貴生是謀耳知非徒無益反失所本有幾汝輩視此可消諸妄念矣

先四叔母李妾人有婢曰文鸞其情愛之會余嘗見其母於村莊中其意甚微以文鸞贈私間文鸞亦殊不拒叔母為製衣裳管帶已戒日朋輩亦以之為其父多所委事遂沮格文鸞鬱鬱發病死余不知也數年後稍聞之亦如雁過長空影沈秋水矣今歲五月將尾從故行掛橋小倦坐而假寐忽夢一女翩然來初不相識驚問為誰誰立無語余亦遂醒其喻其故也及家人會余偶道之第三子婦余甥女也幼在外家與文鸞嬉戲又檢知其會恨其難其文鸞也耶因具道其容貌形體與夢中所見合是即非耶何二十年來久置度外忽無因而入夢也詢其詳疑將來為樹石石以印隴已平久埋沉於荒榛蔓草不可識矣姑錄於此以慰昔景憶乾隆辛卯九月余題秋海棠詩曰憔悴幽花劇可憐斜陽院落晚秋詞人老大風情猶對殘紅一恨幾如為斯人詠也

宗室敬亭先生英郡王五世孫也著四松堂集五卷中有拙稿序記曰拙稿居居謂觀而

鳩拙也小園之職十百其侶惟林是棲窺其意非故厭乎巢居亦非畏鳩奪之也蓋其性拙視鳩為甚殆不善於為巢者故雨雪霜霰羽毛難避而朝陽一曝乃復摩喙於木杪其音怡然似不以露栖為苦且飛不高奮去不遠隨惟飲啄於園之左右或時入主人之室值主人食棄其餘便就而置其喙主人之容來亦不驚起若視客與主人皆無機心春然辛丑初冬作一亭於堂之北凍林四合微環而棲之因名曰拙鳩亭夫鳩拙宜也拙何拙然不拙不冬為吾園之觀也按此記借觀寬其意事近在目前定非虛構是亦異聞也先生之弟倉場侍郎宜公刻先生集凡余為校警因擬而錄之以資談柄

鷓鴣聲聲自深州病家歸主人遺楊姓僕送之楊素慕名之曰橫虎虎沿邊尋鷓鴣無一日不與人競也一日宿至一村旅舍皆滿乃投一寺僧曰惟佛殿後空屋三楹聚有物為祟不敢取也楊怒曰何物敢欺楊橫虎正欲尋之耳僕僧掃榻共餐僧心怯近屋將橫虎臥於外明燭以待人定後果有聲鳴自外乃一鷓鴣也漸逼近楊榻突起擁抱之即與接盪神戲鷓鴣忽現鬼形急欲可畏僧急舉盪相擊楊徐笑曰汝貌雖可憐下體當不異人且一行樂耳左手攬其背右手遠揮其袖特按置榻上鬼大號逃去楊追呼之竟不返矣遂安寢至曉臨行語寺僧曰此屋大佳吾某日還當再宿勿留他客也僧處官以語滄州

王友三曰世乃有過姦姦鬼者橫虎之名定非虛傳

科場為國家取人法非為試官取門生也後以請房額數有定而分卷之美惡則無定於是

閣情蓋皆多年密友脫容形骸互以虛誣為笑無初無成見於其間也將文恪公時為總裁見之曰諸君子跌宕風流自是佳話然古人嫌隙多起於俳諧不知併此無之更全父之道耳皆深佩其言蓋老成之所見遠矣錄之以志少年締結之遺後來英傑慎勿效焉

科場填榜完時必捲而橫置於案懸戴主考具朝服九拜然後捧出堂更謂之拜榜此誤也以公事論一榜舉子或官何以拜舉子以私誼論一榜皆門生座主何以拜門生哉或謂以周禮受民數之文陳為附會蓋故榜之日當即以題名錄進呈錄不能先寫必折卷唱一名榜填一名然後付以填榜之紙條寫錄一名今紙條猶謂之錄條以此故也必拜而送之猶拜指之禮也榜不放錄不出錄不成榜不放故錄與榜必並陳於案始拜榜大錄小燈光見耀之下人見榜而不見錄故誤認為拜榜也厥後或錄未完天已將曉或試官急於復命先拜而行遂有拜時不陳錄於案者久而視為固然堂吏或因可無錄而拜遂竟不陳錄又因錄既不成可暫變寫而送遂至寫榜後無錄可陳而拜遂潛移於榜矣嘗以問先師阿文勤公公述季文貞公之言如此文貞即公己丑座主也

翰林院堂不設中門云啟則院門不於已開四庫全書館即王臨視司書者啟之俄而掌院劉文正公崇輝奉公相繼遊又門前沙堤中有土礙結成穴償或誤碎必損翰林於未

雨水衝激其... 設坐坐則有刑... 有說謊無人... 應此必有理... 相傳翰林院... 行踰越牆壁... 神益機巧有... 景州李露園... 啓其舅姑使... 父母偽送婦... 不使婦知於... 富室以憐其... 親友為合作... 聞仙筆堂筆記

再合開窺有... 是者數夜改... 閉門如是者... 謝去曰吾能... 再臨婦之舅... 且於諸地下... 龍圖不能察... 數千金為歡... 京師有張相... 縣開京師非... 殊未足信余... 戰士軍前平... 大有微詞仲... 立廟祀仲武... 聞仙筆堂筆記

聞仙筆堂筆記... 卷二十一... 德州李秋屋... 閉之怪主人... 潔非敢揮客... 爾與吾薦枕... 起視突一巨... 一瑞論之

聞仙筆堂筆記... 卷二十一... 輪迴之說... 取筆相畫其... 意此真輪迴... 個戶苗龍之... 門云負新... 笑然不久天... 一瑞論之

聞仙筆堂筆記... 卷二十一... 擲擊此物亦... 二三刻時... 時前交三... 兇角力凶... 春夢滑潭... 象術極... 此晚門不... 穢乃杖而... 禍患常生... 會家水明... 見真入若... 拾參俱... 巫基來陳... 聞仙筆堂筆記

聞仙筆堂筆記... 卷二十一... 擲擊此物亦... 二三刻時... 時前交三... 兇角力凶... 春夢滑潭... 象術極... 此晚門不... 穢乃杖而... 禍患常生... 會家水明... 見真入若... 拾參俱... 巫基來陳... 聞仙筆堂筆記

數日後噴傳三婦為鬼所劫天師初治得復生久之乃得其詳曰三婦為鬼攝去據至
空林欲法為無稽一婦從首先受污一婦初揮拒鬼柳榆曰某日某地汝與某鬼會於某
我輩鬼魂猶笑汝不知耳此詐為自婦即婦為所中無可置辯亦受污十餘鬼以次蝶腹
彼藉困頓殆不可支次受一婦婦誓曰我未身作此鬼事為汝輩所挾鬼何敢侮舉
手批其頰其鬼奔作數步外鬼亦皆辟易相顧曰是有正氣不可近取之矣乃共擁二
婦入深林而棄此婦於田塍邊語曰勿相隱稍遲阿姑送汝歸正堂是尋路取一神持跨
自天下直入林中叩頭呼號已命條頃刻而返神揚二婦出曰鬼輩謀其汝等隨我返院
如夢已回生房往詢二婦皆呻吟不能起其一本倚市門歎息而曰其一度此婦必洩其
數日移家去余當殺婦知是鬼安敢攝先兄晴湖曰是本一庸人婦未道惡難無從見其
烈也這觀兩婦之賦儻真憤一激烈心陡發剛直之氣鬼遂不得不避之故初挾而終不
敢于也夫何疑焉

劉書言其神有導引求仙者坐而運氣致手足拘攣行之不輟有聞其說而悅之者禮
為師曰從受法久之亦手足拘攣甚苦慮其開廢至窮極乃各製一椅恒昇於一室使對該
丹訣二人促膝共語寒暑無間恒以為神仙奧妙天下惟爾知我如無第三人能解也人或
仙術神聖也

卷二十一

竊笑之二人聞之太息曰胡南不知晦朔蟄結不知春秋信哉是言神仙能以形骸為事至
死不悔猶嗚子孫秘藏其書待五百年後有曉者或曰是有道之士此廢於以自晦也余於
雜書稍涉獵獨未一閱丹經雖與石殿非門外人所知矣
安公介然言東州有貧而鬻者已受幣而其長進者將訟其人曰貴休首休嚴非拘帶
且歸官若何利焉今以其償是若夫一再婚婦而得一室女也若何不利焉鬻者從之或曰
婦述以全貞也或曰是欲歸其妹而段人竟故託請不得已也既而其妻歸復從人逃皆曰
天也
程編修魚門言有士人與狐女狎相初不自辨曰非以採捕補苴亦不欲託詞有風曉
持悅君美秀不自持耳然一月即離離不能去僕亦風曉那不數數至曰恐君若以就色致矣
此至或過其請書作文則去曰恐妨君正務也如是近十年情若夫婦士人久與子書戲問
曰能為我設育否耶曰是不可知也夫胎者兩精相搏會合而成者也構合之際陽精至而
陰精不至陰精不至而陽精不至皆不能成會至矣時有先後則先至者氣憤不揚亦不能成
不先不後而兩精並至陽先而陰包之則陽居中為主而後陰先而陽包之則陰居中
為主而後女此化生自然之理非人力所能為故有一台即成者有千台而終不成者故

曰不可知也問學生何也曰兩氣並感感而相衝正衝則歧而二偏衝則其一陽多而陰少
陽即包陰其一陰多而陽少陰即包陽故二男二女者多亦或一男一女也問精必數暢而
後生幼女新婦不暇乃有一合而成者陰精何以至耶曰陰精之際兩心同欲或先難
而後易或既難而神怕其情既洽其精亦易故亦偶一遇之也問既由精合必成於月信落
紅以後何也曰精如穀種血如土當血收氣新血生氣乃可春胎也吾嘗侍仙妃
竊聞講化之源故粗知其概愚夫神所知能聖人有所不知能此之謂矣後士人年過三
十始長發數曰是驚驚者如老判人何以堪見艱生豈宜風塵蓋即初消其戲語後竟不
再來魚門多驚任子因其納媼說此事以戲之魚門素聞此事亦為失笑既而曰此發實
大有詞辯君言之未詳其詳其詳如左以其頗有理致因錄而錄之
呂覽謂黎邱之鬼善幻人形其誠有之余在烏魯木齊與史巴哈和曰甘肅有杜翁者俄於
胥所居故嶠野相訊多狐獲穴翁意其中夜嗥呼悉盡而驅之俄而其家人見內室坐一翁
廳外又坐一翁月行坐之處又處處有一翁來往殆不下十餘形狀皆若衣服如一攝攝指
揮家亦復如一合門大檢妻妾皆閉門自守妄言翁腰有素囊可解劫之無有蓋充盜之
矣有敢之者曰至夜必入腹不納即返者翁也堅欲入者曰汝也而翁背指怒叱咄咄一
聞則中室早記

卷二十一
畫夜無如之何有一效翁所賦也十日恒三四宿其家聞之頭門曰其有當羽凡可以言傳
者必先知凡可以物驗者必幻化蓋使某我家我故樂籍籍所願借便壯士執巨斧五福旁
我觀而登榻以次交接其間反側曲伸疾徐進退與夫撫摩俯仰口舌所不能傳耳目所不
能到者雖亦其同我自意會雖不自知然決不能知也我呼曰所即速所快必敗矣眾從
其言一翁故食甫入妓呼曰所翁第果一狐腦斃起再一翁相趨起呼曰所翁第果一狐
第三翁起抱而喜曰真翁在此餘並殺之可也刀杖並舉燈其大率皆狐與狸也其述才述
不復再言禽獸夜復何與人事此翁必捕其穴其據實自取狐狸既解化形何難見有陳訴
求免捕遂運妖戲其死亦自取也計其智數蓋均出此技下矣
吳有行前某言橫街一宅舊有崇居者多不與宅主病久延僧作佛事一夜放爐口時忽
二女鬼現墮下向僧作禮曰師等皆飲酒食肉誦經禮懺殊無益即臨口施食亦皆虛拋未
救無佛法點化鬼勿能保師傳語主人別是道德高者為之則幸得超生野僧傳其鬼不
覺失足墜崖下不終事滅滅焉後又師柱文於公居之別延僧禮懺皆虛也此宅文於公
段後今歸諸子其便順軒

表兄安伊在嘉縣人有與狐女妮者多以其始夜合之資資粉脂粉贈狐女妮女常往來

其家惟此人見之他人不見也一日婦其夫曰爾財自何來乃如此用狐女忽爾中應曰
汝財自何來乃爾者我聞者爾絕爾金財此是少在之寓家然亦足見惟此取春可以自人
齊齒雖不從者其名字實老諸生也家富京師天有刻錄凡善人善事必推求其
類此得此名錢裝堂編修其門生為紀紀館舍贈與妻子事得所養商賈曰世間無如
此好人此欲博古道之名使與津潤之易於舉其手一貧民死於路絕乞錢買棺形
容枯槁聲嘶力竭人能以錢救之皆商賈曰此指戶錢財亦未必其他人可欺不能欺
我也過一詩表神功下仰視微曰是家富貴僕從如雲富貴泰宮滿子却此車何核
不敢說言非亦不敢說言是也平生操論皆如此人皆畏而避之無敢延以救者竟困頓
以於後後遂流落不可言狀有人於酒筵遇一妓舉止尚有士風訝其不類倚門者問之
即其少女亦可哀矣先姚安公曰此老生平亦無大過但務欲其識加人一等故不覺至
是耳可不戒哉

乾隆壬午九月門人吳忠誠撰一扶乩者至降仙於余錄其軒中下壇詩曰沈香亭畔鮑陽
天半酒曾題詩百篇二八始親捧佛至今身帶柳煙滿城楓葉門秋五百年前感舊
遊偶與蓬萊仙子遊相携便上酒家樓余曰然則青蓮居士批批曰然則春潮突起問曰大
仙丹酒百篇似不在沈香亭上楊貴妃馬嵬隨五年已三十有八似爾時不止十六歲大仙
平生足跡未至漁陽何以忽感舊遊天會至今亦不止五百年何以大山誤地凡推枕我醉
欲眠四字再叩之不動矣大抵凡仙為靈鬼所託然尚有所憑附此扶乩者則似粗解吟
詠之人練手法而為之故必此人與一人共扶乃能成字易一人則不能畫其詩亦皆流連
光景處處可用知決非古人降壇也爾日得為春湖所中若與之歌可擬後偶與戲常東
原議及東原駭曰曾見別一扶乩人太曰降壇亦是此二詩但改滿城為滿柳前門為大江
耳知江湖游士自有此種稿本轉相授受固不足深詰矣

田文耕野院兵駐也爾廉爾時和也神字以也神字士娶并得一鏡製作精妙銘字非
顯非八分神字也神字八以景龍鐘銘惟士缺多刻後由文甚實情之常以自隱於廣
西歲暮時以授余於香谷傳呈香谷之孫忽失所在後有執事吳氏於市上得之以還
田氏昨歲欲製為鏡屏香師已余方定余付檢封樹推尋銘文知為唐物余為錄其
釋文於屏跳而題三詩於屏首曰曾送龍車出五門中唐銘字半猶存幾回反覆分明看恐
有崇徽舊字痕黃龍無由返故神空留舊鏡沒沙堪誰知土缺千年後又照料單上稱曾

別仍歸舊主人居然會疑津河如指蓋珍珠粉滿匣龍吟淡紫珍香谷孫自有題識亦
錫屏似其始末甚詳夜燈隨錄或信公孫公鏡琪西征時有得將得古鏡岳公求之不
得其人遂遺福正與田文同時地疑即此鏡傳說也
門人邱人龍言有赴任官舟泊灘河夜半有數盜執炬露刃入眾皆潛伏一盜搜其妻起半
覽曰願乞夫人一物夫人勿驚即割一左耳數以無末曰數日勿洗自結痂愈也遂相半呼
嚙去怖幾失魂其創果不出血亦不甚痛旋即平復以為聖也不殺不盜以為盜耶未劫一
物既不劫不殺不盜矣而又賊其耳既賊其耳矣而又贈以良藥是專為取耳來也取此耳
又何意耶千思萬慮終不得其所以然天下真有理外事也即生曰苟得此盜自必有其
以然其所以然亦必在理中但定非我所見之理耳然則論天下事可據理以斷有無哉

董天士先生前明高士以畫自給一介不取先高祖厚齋公老友也厚齋公多與唱和今
載於花王閣刻稿者尚可想見其為人故老或言其有孫或曰天士孤僻必無之伯祖謙
元公曰是有之而別有說也吾聞諸董空如曰天士居老屋兩楹終身不娶亦無僕婢并四
皆自操一日晨與見衣履之當者者皆整頓置手不再視則監澁俱已陳天士曰是必有異
聞微半空筆記 卷二十一

其狀將獨我乎窗外小語應曰非敢媚公欲有求於公難以自獻故作是以待公問也天士
素有膽命之人入輒跪拜則媚靜好女也問其名曰溫玉問何來曰狐所長者五日暴得
其盛氣也曰術士避其劫治也曰神靈避其穢祭也曰有福避其旺運也曰有德避其正氣
也然凶暴不但有亦究自敗術士與神靈吾不為非皆無如何我有福者避其穢祭之惟
有德者則畏而且敬得自附於有德者則棄靈以為其品格即高出僂類上公雖貧賤而
非義勿取非禮勿為德非則為妾之禮許侍巾櫛三生之幸也如不見納則七假以虛名
為畫一扇題曰某年月日為姬人溫玉作亦明公之末光矣即出精扇置几上溫玉調色拱
立以俟天士笑從之自取天士小印印扇上曰此姬人寧不敢勞公也再拜而去次日晨
與覺足下有物視之則溫玉笑而起曰誠不敢以賤體玷公然非共榻一宵非親執履御之
役則姬人字終為假託遂揮衣履侍洗漱詔再拜曰長從此逝矣驚恐不見遂不再來豈明
季山人聲價最重此亦女亦移於風氣乎然襟懷散朗有王夫人林下風宜天士之不拒也
先姚安公曰子弟讀書之餘亦當使善知家事如世事而後可以治家可以濟世明之季
年道學講學科甲彌重於是點者坐講心學以學獲聲名者棟宇謀財以求取功名致遠
書之八十無二三能解事崇禎壬午厚齋公携家居河間避五村土寇厚齋公年後聞大兵

將至河間又擬鄉居漸行時比鄰 吏顧門神嘆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遲敬德秦瓊當不
至此汝兩曾伯祖一禮晉星一禮景辰皆名諸生也方在門外東顧俄聞之與曰此神茶
翁望像非尉遲敬德秦瓊也吏不暇檢印塵穢西遊記為讚三公瓊秦巷小說不足據又
室取東方朔神異經與戰時已薄暮檢尋既移時既覆講論又移時城門已闔遂不能出次
日將行而大兵已合圍秦城城遂全家避難惟汝曾祖光輝公曾伯祖鎮公及叔祖雲
公存耳死生呼吸問不容髮之時尚考證古書之真偽豈非推知讀書不預外事之故哉
安公此論余初作各禮筆記皆未敢載為及兩曾伯祖也今再思之言意尚非不佳第古
來大儒似此者不一因補書於此

奴子劉福榮善製網弓弩其式禽獸獸之裏無不能也折髮時分於念無所用其按頭
帶不自得年八十餘尚健飯惟時一披鳥銃散步野外而弓其銃發無不中一日見兩狐臥
隙上再擊之不中狐亦不驚心知為靈物暢然而返後亦無他外祖張公水明樓有值更者
范五夜每聞凡上有聲疑為盜起視則無有潛踪偵之見一黑影從屋上過乃設機瓦濟仰
臥以聽半夜聞機發有女子呼痛聲登屋奔梯一黑狐折股死矣是夕聞屋上書曰范五何
故殺我妾時有鄰劉氏子為奴所媚玉私度必是狐亦遺書曰汝縱兵私斃不知自愧反言
奴似華安筆記 卷二十一

吾吾為劉氏子除患也遂叙無語然自是覺夜夜有人以石灰塗其目交睫即來旋洗拭
又如是漸腫痛清裂竟至變瞎益孤之報也其所見劉福榮遠矣一老成經事一少年喜
事故也
門人有作命雲南者家本苦寒僅携一子一僮枯槁往需次會城久之得補一縣在滇中尚
為膏腴地然距省窺遠其家又在荒村書不為寄偶得魚雁亦不免浮沈故與妻子幾斷音
問惟於坊本婚紳中檢得官某縣而已偶一校僕舞舞杖而遣之此僕術次其家事故所
備知因偽造其僮書云主人父子先後卒二棺今浮屠佛寺當備棺來迎並述遺命處分家
事甚悉初令赴真時親友以其僕誦書未必得訣即得訣亦必恐後聞官是業始稍稍親近
併有周恤其家者有時相徵問者其子或有稱謂人人輒應且有以子女婿婚者婦人有
寢會其子無不與也及得是書皆大泣有來者有來者漸有來者漸有來者漸有來者漸有來者
似不相識者僅以婢媼皆散不半或門可羅雀矣既而令托人觀官寄于二百金至家迎妻
子始知前者之偽舉家破涕為笑如在夢中親友稍復集避不敢見者固亦有焉後令與
所親書曰一賤之態身歷者多矣一貧一富之態身歷者亦多矣若夫生而忽死死而
卒載而復生中間情事能以一身親歷者僕殆第一人矣

門人福安陳坊言間有人深山夜行倉卒顧視恐愈遂坐屋下待天曉忽聞有人語
時缺月微光略辨形色似二三十人坐屋上又十餘出沒其間顧視左右皆亂塚心如為
鬼物伏不敢動俄聞互語社公來寤晚之衣冠文雅年約三十餘頗類書生殊不作劇場白
焚袍袍袍先至屋上不知作何其次至蓋蓋對十餘鬼嘆息曰汝輩何故自取禍亡使鬼
不以為伍則冥司念今有少物噴汝遠操飯草間十餘鬼爭取或笑或泣社公又太息曰
此邪之俗大抵稱貧之念太盛恩怨之見太明其弱者力不能敵則思自戕以累人不知自
害之安律無抵法徒自損其生也其強者妄意兩家各殺一命即足相抵則誠謂以憐憫不
知律凡殺二命各別以生者抵不以死者抵死者方知悔之已晚生者不知為之彌甚不亦
悲乎十餘鬼皆哭俄遠寺鐘動一時俱疑此人嘗以告陳生陳生曰社公言之不如今長言
之也然神道設教或挽回一二亦未可知耳

嘉慶丙辰冬余以兵部尚書出德勝門監射營官以十利海為館舍前明古寺也殿宇門徑
與劉同帝宮景物略所說全殊非復舊佳一房佛衣住一房之舊矣寺僧居寺門一小屋余
所居則在寺之後殿亦精潔而封閉者多驗之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知曠廢已久余住東
廊室內風冷如冰熱氣散不敷數燈皆閉閣作綠色如非佳處然業已入居姑宿一夕克安

然無恙似奴往西廊皆不敢睡列炬徹夜坐廊下亦幸無恙惟聞封閉室中嗚嗚有人搬搬
之不其了耳橋夫九人入室酣眠天既已死其一矣飭別見居僧乃移住真武祠中道
士云間有十利海老僧嘗見二鬼相識其一曰汝何來曰我轉輪期未至偶至開源汝何來
其一曰我輪死魂之求代者也問居此幾年曰十餘年矣又問何以不得代曰人見我守驚
走無如何也其一曰善攻人者藏其機匕首將出利而神色怡然乃有濟也汝以怪狀驚之
彼莫為不走耶汝盍脂香粉氣以媚之抱衾屨枕以悅之必得當矣老僧書嚴正厲聲叱曰
汝等入地數夕後寺果有墮者此鬼可謂陰險矣然寺中所封似其然尚多不止此一
也
汪閣學晚園言有一老僧過屠市泣然流淚或訝之曰其說長於吾能此兩世事吾初世為
屠人年三十餘死魂為數人執縛去其官首以殺業業重如此轉輪受惡報况臨途離如
醉如夢推搡不可忍怨似清涼則已在家欄旁嘶乳後見人不察心知其機然欲火燒燒
五臟皆如焦發不得已食之後新通猜時與同類相問訊能記前身者頗多時不能與人
言耳大抵皆自知當屠時作呻吟聲者悲也目眩往往有淚痕者自悲也既轉輪重乃
被苦數推浪泥水中少可憐不常得毛球而勉食極苦寒相天羊軟厚袍有如西洲

捕執時自不知不免姑說與奔... 若刀割或或以舟車刺重... 三木矣至屠市提擲於地... 左湯頓在右不知者我身... 分散作誰家打中... 震蕩魂如自頂飛出... 搖撼擺撥瀉血盆中... 仍許為人... 此茶毒三念交... 曉園說此事時李... 恒至屠人家中... 死越一載餘其妻... 擄猪落水始得... 後身怒其妻之... 即生一女... 靈與生氣偶... 汪編守和為... 其妻且云衣冠... 既凡方官... 有夢其故... 從灤陽與伊... 也有禍福... 是也其或心... 想之岐出者... 冥千態... 所疑其文亦... 聞微草堂筆記 卷二十一

術也惟是男女之愛骨肉之情... 外之福有忽至而不知者... 此一人一生得失亦必不一... 以不可知之發疑以不可解... 根瑣小集亦相告語... 告以申春申... 不又值乎此類由於記錄者... 法非大人之傷也... 何純齋何恭惠公之孫也... 似夢非夢... 太保四字... 太子太保始... 局定命錄... 為涪州... 官皇... 高凡... 有信其... 般以待... 一... 所取而與... 聞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灤陽續錄四

局定命錄... 為涪州... 官皇... 高凡... 有信其... 般以待... 一... 所取而與... 聞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灤陽續錄四

局定命錄... 為涪州... 官皇... 高凡... 有信其... 般以待... 一... 所取而與... 聞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灤陽續錄四

於此室夜後出後人故惟曰晝與客坐夜無人宿昨無地安置若德者德德必不出
不虞其仍現形也乃拾其燈籠天之以此鬼多以下行院中後家人或有偶識者即掩山
急趨他日留心側之面上仍舊污痕鬼有形無質不知何以能變色當仍具有物之物
成精鬼借神幻形其面雖雜曰郭元振嘗山居中有夜人而如蠶蠟自出於其下元振
漸趨其烟曰久成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其物遂滅後隨照開見巨木上有白耳大數千所
題句卷題是亦一證也

烏魯木摩夏家多洗水灌田就出起塵故不能比閣而居往往有自來數椽四鄰舍如壯
工却詩所謂一家村者且人無從復地無之蓋納三十畝之稅即可坐耕數百畝之產故
嚴窮谷此類尤多者有吉木陸軍士入山行獵望見一家門戶堅閉而院中似有十餘馬
悉其度必馬哈所據據而圍之馬哈見勢危棄錫鞍突圍去眾揮其死而亦不進人
門見駭曾復藉駭無一人惟隱隱有泣聲尋視見幼童約十三四裸體懸於上解解問之
曰馬哈四日前來父兄與關不勝即一家並放燧車一日車二人至山路洗灌其共
割支飽男婦七八人並盡矣今日臨行洗灌我車將就飽中一人搖手止之雖不解類特
語視其指蓋似欲支解為數段各携於馬為糧幸兵至棄去令得更坐泣絮絮不止聞其

卷二十二

孫若引歸營中姑使執雜童子因言其家高有物理密以松井便得往發城則銀幣亦物
甚多詢童子乃知其父兄並劫盜其行劫必於僻路近山處暗見一二車於前夜十更
無援不突起殺其人即以車載尸入深山至車不能進則合手以巨斧碎之與首及覆破並
投於絕澗惟以馬馱貨去再至馬不能進則又投屍於絕澗縱馬任其所往其自之由馬
道歸去行劫處數百里外歸而客藏一兩年乃使人偽為高駝道至關展其屍於市
故多行無覺者而不虞馬哈之滅其門也童子以幼免運後亦依其屋而居遂無遺類
此事余在軍幕所經理以盜已死遂置無論由今思之此盜踪迹詭秘猝不易窺乃有馬哈
沁來以報其慘殺之罪馬哈沁人無不為之流涕乃第一童子以明其召禍之由此中似有神理非
偶然也蓋姓名久忘惟童子髮際時所司牌號記名秋兒云

卷二十二

何處鬼鬼戲劇人有人不見其此事不亦因陰極建因關公館塔頭大學士楊
公曾浙蘭時所重建直出地語余曰公館夜有所鬼鬼勿怖不為苦也余嘗宿
是地已下健睡因天若移林近窗陽妙恍如天晴陰時難月露而樓掛於燈尚未燃見院中
黑森森似人形在階前或坐或臥或行或立而寂然無一聲夜半再視之仍在至雞鳴乃漸
漸消入地試問時或不知也余曰公為便相當有鬼神為陰從余為有是公曰不從仙霞
關內此地為水陸要衝用兵者所必爭明季唐王國初鄭氏氏氏戰關後後不知其幾此其
沉海之魂東室宇空虛而籠籠有太官來刺避而出耳此亦足證無鬼之說

老僕施祥嘗曰天下惟鬼最難鬼之室人多不往偶然有客來宿不遇暫居其暫宿之何
害而必獲之還極命重血氣剛者多自斃其或符籙劫治更難不測即不然而人既不居屋
必不獲之而自地汝又何歸耶老僕劉文斗曰此語誠有理然能傳鬼知汝汝乃更疑於
鬼姚安公聞之曰劉文斗正忠不疑祥祥小字舉兒與姚安公同庚八歲即為公伴讀數年
始能曉誦千字文開卷乃不識一字然天性忠貞相主人之事如己實漸嫌不避爾爾家
中外倚祥內倚姚姑故百事皆并雅正甲寅年十一月元夜偶曾玩物祥故依太夫人曰
四官今日游燈童童物若未錢固不足惜先生明日即開館不知願祥祥耶願祥耶

卷二十二

夫人有言曰汝言是即此而破誘後此雖細事實言人所難言也今眼中無此人徘徊四
顧汝想慨然

先兄晴湖第四子汝來幼為余最愛之亦頗知讀書其婦生子後遂患癡狂如無人料理
即製不雅而不恤夏夜夜夜不眠自知也其亦無疾病似火者不侵者時之食即食
不呼之食亦不食或自取市中餅餅呼其食不問其價所幾刺亦不顧惜或一兩日見
之不得忍自歸一日偏喉腫或云村外柳林內似彷彿有人趨視已病其體其或迷或
而死未可知也其或自有所得此以泥塑像而化去亦未可知也憶余從福歸時時見
余猶疑拜如樓拜記卒然曰叔大辛苦余曰是無奈何矣余曰叔不覺辛苦耶然道去
後思其言似若有實故至今終莫能測之

姚安公居江蘇起山先生為道時曾無言能道種種而行北方所謂祖盤也一日至河
間南門外催盤未得大雨驟來姚氏家屋塌下主人見之始曰時汝未出錢築地時汝
未出力何無故坐此推之立而雨中時河間橋木改題於起山人不數月其學得足歸赴任
時此人雖之惶愧自悔曾有屋宇起山間之召來笑而語之曰吾何至與汝談論今既經
此後無復亦亦忠厚養福之道也因舉一事曰吾鄉有吸時花者一夜偶起見數女子立花
下皆非素識知為狐魅遂擲以鬼曰狀物何得偷看花一女子笑而答曰君自責嘗我夜

遊於何處夜來此花不損一葉於花又何礙哉凡聲色何物皆生此耶吾非不能
持碎若恣惡人謂我輩所處亦與若輩故不為耳觀樂其去後亦無他物尚不與此輩較其
乃不及孤明復此人終不自安移安其知所任起山嘆曰小人之心竟謂天下皆小人
太原中鐵嶼好以香食飽體不遇之感嘗謂某公未飽戲為屬題曰坐粉園樓處香樓
陶窗開撥細望極分秋無信使連有歸枉道遊人駐紫嶼月妙定應隨願也豈獨何止待舟
牛弄場疎成離離近只似珠簾不上鉤殊有五溪生風致玉近光似不應疑及織如羅織
仙靈余已矣歲歲歲女別黃姑一年一度一相慰彼此隔河何事無元機之詩也海客來位
上紫雲星織能織一相開只應不憚素牛妒故把支機石贈君身義山詩也微之之意在於
便近義山之愈在於今猶文士掉弄業與借為比喻初與織女無涉織婦此語亦猶元季之
志云爾未為巫織仙靈也至於純構虛對兒如實事指其時地概以姓名雲怪其所載郭
織織女事世傳其今此傳見別傳兵之甚矣夫詞人引用漁獵百家原不必一一核實然
於詠固亦不可不知蓋自莊列亂言借以抒憤戰國諸子雜說多誠譁肆官渡相祖述
有肆無忌憚之時如李尤獨其趨逐伏殺兄弟為夫婦已屬妄心發華博物志更及尼山
尤為狂矣按此始不應傳長如是者不一而足今尚流傳可為痛恨又有依傍史文穿鑿
別傳事

鍊如漢書貫博有太守吳去愛幸之之設駢語離離此篇明叙作雜雜故遂列長沙於裝
童類中註曰大儒為龍陽史紀高帝本紀稱母媪在大澤中太公往視見有父龍其上是以
道詩遂有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奇其向以高帝乃龍父所生非太公子左傳有成
風私事李友張贏私事兼仲之文私事云春雲密相交結以謀立其子而已後儒拘泥私字雖
朱子亦有卻是太忌之言如是者亦不一而足學者當考校真長均不可炫博誇奇流軌為
談柄也

從叔梅庵公言族中有二少年其年皆少時聞公所言也其言甚奇中有孤迹夜獲鏡狂其伏
草中向之以背相倚而睡醒則兩人之髮交結為一貫穿髮絲猝不可解互相牽掣不能行
亦不能立稍轉動即彼此呼痛膠擾望見行路者始呼至斷以佩刀狼狽而返憤欲
往報父老曰彼無形魔非力所勝且無故而便攪理亦不直侮實自及又何聖聖必欲
甚二人乃止此孤小虐之使豈不深創之以激其必報亦可謂善自全矣然小虐亦足以激
怒不知餘數勿動使伺之無迹彌善也

太和門丹墀下有石畫莫知何名亦莫知所貯何物德存齋前車云詳論石畫與此石
宮至翰林院時故當時云圖裕齋之先德皆督理殿工時嘗開視之以問裕齋曰信然其中

皆黃色細屑僅半直不能滿疑結如土垢者是未較歲久所化也余謂丹墀左之石闕貯
既甚種則此為五穀於理較近且太為幽部中象背寶藏亦貯五穀蓋漢樞相傳
八政首節見於洪範定制之意誠淵乎遠矣

宣武門子城內如培塿者五砌之以磚土人云五大神基明成祖北征時用大仁大義大禮
大智大信製飛龍破元兵於亂崇溝後以其術太精恐或為變後而葬於是立五罕於巖巖
側歲時祭之使鬼有所歸不為厲焉後成祖轉生為莊烈帝五人轉生卒自成張獻忠諸賊
乃復響也此齊東之語非惟正史無此文即明一代樺官小說亦未嘗及斯人
斯事也戊子秋余見漢軍庚校重某謂聞之京營舊卒云此水早也京城地勢惟宣武門最
低衝巷之水遇雨皆灌於子城每夜雨太驟守卒即起視此培塿水將及頂則呼開門以洩
之設頂則門扉為水所壓不能啟矣今日久漸忘或有時阻礙也其城上五罕則與自塔信
顯相表裏設開信顯則蓋懸於夜懸燈耳與五大神何與哉此言似乎近理當有所受之
科場檢卷受檢者意多不慚此亦人情然亦視其卷何如耳壬午順天鄉試余充同考官
得一合字卷文甚工而詩不佳因甫改試詩之制可以怨謔遂為主考交莊
公已取中矣臨填草榜梁公病其何不改乎此度句便下文改字

合字簡也與余先捷其詩第六聯曰素城東對影爾危夜賦春風月己暮其秀及觀其
第七聯曰階樹思吳質吟詩憶許棠遂躍然曰吳剛字實故年質字德操漢劉向詩質不眠
倚桂樹露酌針飛滅寒光此詩原本皆不錄非曾見昌谷集者不知也華州試月中桂詩
許棠為第一人棠詩今不傳非曾見王定保撰高計敏夫唐詩紀事者不知也中彼卷之開
花臨上界持危有仙明何如中此詩乎微公撥入亦自願也即宋子穎也故榜後時已九
月實無繁衣將心餘索與唱和作夜與之乃來見以所作詩為贊余丙子應從時古北口東
馬壁塞試故令小憩時壁上一詩刻殘滿惟三句可辨最宜其一水激喧人語外萬山
青到馬蹄前二語以為中中路曉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不是過也惜不得姓名及厥其
卷此詩在馬乃知錄亦與公在六七年前相與嘆息者久之子穎待余最盛禮致其二子
承父之志見余尚依依有情翰墨因緣似非偶何當以教房為親疎哉

承父之志見余尚依依有情翰墨因緣似非偶何當以教房為親疎哉
今言出於大江今日乃出於前子穎語也此詩亦不傳也
師介野園先生官禮部侍郎從南巡卒於路卒前一月有星隕於舟前年使節尚未和
施夫人夢公來馬門前騎從甚多然佇立不肯入但遣人傳語曰家中好自料理去矣
勿勿竟夢中以為時方應疑疑或有急差遣故不入覺後乃覺此凶問至即公卒之

別傳事

卷二十二

夜也公廉掌大柄四至會試四子物試其他唯試殆不可... 寶御時時... 五年作也于文其公亦... 日者推公之命云... 即武樣道一... 此仙多... 判曰甲子年... 又聞山東... 知除短有... 福喜可以... 況於吾... 當自問... 族叔有...

能致財乃覆以衣而坐... 有所說... 向素能... 甚矣... 尚租有... 承應多... 愈恒自... 婿足曰... 此人固... 病日甚... 以狐之... 賊信矣... 門人王... 士至携...

在一高... 史奇侍... 皆比擬... 師居庭... 也自是... 外衣以... 審弄視... 刻結痲... 雷電激... 雷一擊... 如曠... 忻州人... 燒金御... 不亦... 江南... 曰易... 作甚... 日非也... 地於西... 金石之... 之流別... 婦之姓... 老僕... 之曰我... 闕也即... 奔來... 於昨... 如是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婦覺大疑有賊家聲起各持械入其子倉皇從穴出迎擊之立踣即從穴入搜檢盜聞林下喘息有聲聲呼尚有一賊共曳出焚燒比燈至看視則破額昏仆者其子林下乃其故夫也其子悲與婦執一詞云云取父財不為盜婦云妻歸前夫不為盜云云前夫可再合而不可私會婦云父財可索取而不可穿竈互相詭語勢不相下次日族黨與諸請淡訟兩敗徒玷門風乃陰為調停使盡留金與其子而聽婦自歸夫其難乃平誠已鼓鑿於官聲聞於外矣先就儀南宮曰此事巧於相值天也所以致有此事則人也不納此有天之福子何由而盜婦何由而盜哉彼所恃者力能駕馭耳不知能駕馭於生前而不能駕馭於身後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滌陽婦錄五

戴東原言其族祖某嘗僦僻巷一空宅久無人居或言有鬼某厲聲曰吾不畏也入夜果燈下見形陰慘之氣使人肌膚一巨鬼也曰汝果不畏耶某曰然遂作種種惡狀良久又問曰仍不畏也又應曰然鬼色稍和曰吾亦不必定驅汝怪汝大言耳汝但言一畏字吾即去矣其語曰實不畏汝安可詐言畏任汝所為可矣鬼言之再四某怒不答鬼乃太息曰吾住此三十餘年從未見強項似汝者如此蠢物豈可與同居倉然滅矣或答之曰畏鬼者常

卷二十三

人之情也答以畏可免事實人彼此相激於胡底平某曰道力深者以定靜神慮吾非其人也以氣凌之則氣盛而鬼不遁稍有不助則氣餒而鬼乘之矣彼多方以餌我幸未中其機也論者以其說為然

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子名義倫常敗風俗皆王法之所禁禁也若兒戲女情有所以鍾實非大情於禮者似不必苛以深交余幼聞某公在師署時以為節嚴正自任嘗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來出入不避也一日相過於庭某公亦適至見二人笑容猶未斂怒曰是淫奔也於律未婚妻者杖逐至時杖眾言兒女戲嬉實無所禁婢眉與乳可驗也某公曰於律謀而未行僅減一等或謂可免則不可卒並杖之創幾殆自以為河東柳絮之家法不足過也自此惡其無禮故指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際舉足趨避無事之時望影避匿踐前定後日不聊生漸窮也成疾不卒載而先死其父母哀之合葬某公仍曰曰婦非禮豈不聞與亦不聽後某公及時口喃喃似與人語不甚可辨惟非我不可於禮不可二語言之十餘度了了分明咸疑其有所見矣夫男女非有行禮不相知名古禮也某公於孩稚之時即先定婚烟使明知為他日之夫婦朝夕聚處而欲其無情不能也內言不出於聞外言不入於聞古禮也某公儂儂無多不能使各治其責時時親相授受而欲其不道一

語又必不能也其本不取故其末不端是二人之趨禮實主人有以成之乃操之已蹙蹙之過當死者之心能甘乎究說為厲猶以於禮不可為詞其所以為禮學家乎

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祖從人學買必俟舊籍有背始歸的婦後仍出營租率二三年一歸其常例也或命途差錯或事故禁禁二十載不得歸其或金盡或船壞運脚里拜觀蓬轉不通音問者亦往往有之有守甲奔轉從為鄉人新已養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其蹤跡遂傳為死俄其父母並遊無所從寄食於母族舅氏家其舅亦住鄰縣又望家遂什一商船南北咸無定居甲久不得家書亦以為死新已謀為甲娶婦會婦勇族家流寓於天津念婦少寡非長計亦謀嫁於山西人他時尚可歸鄉望權人嫌其無母家因說稱己如眾為媒合遂成其事合卷之名以別已八年兩懷疑而不敢問肯分私語乃始了然甲怒其未得實據而遂嫁且詎且歐合家驚起新已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有婦亡之實據乎且流離播遷待汝八年而後嫁亦可諒其非得已矣甲無以應遂為夫婦如初破鏡重會古有其事若夫再娶而仍元配婦再嫁而未失其舊籍以承未之聞也婦文衡公可事曾親見之滄州酒既亭先生謂之麻姑酒然土人實無此稱者名已久而論者頗有異同蓋舟行來往皆沾於岸上岸中村釀薄醪殊不足為杯舉又土人防微求無釀相戒不以真酒應官雖官

卷二十三

揮不肯出十倍其價亦不肯出保陽制府尚不能得一滴他可知也其酒非市井所能釀必舊家世後代相授始能得其水大之節候水雖取於衝流而衝流不可以為酒必於山川樓下如金山取江心泉法以錫器沉至河底取其地涌之清泉始有冲流之效其收貯畏寒畏暑畏濕畏蒸犯之則味敗其新者不甚佳必度閩至十年以外乃為上品可值四五金然互相饋贈者多配於販鬻又大姓若戴呂劉玉若張衡率多零管釀者亦精故尤難得或運於他處無論肩運車運舟運一搖動即味變運到之後必安靜處澄半年其味乃復以飲注查時當以約平把數擺撥則味亦變再澄數日乃復姚安公嘗言飲酒酒茶忌自端妙苦萬狀始能得花前月下之一酌實功不補志不知道小輩隨意行法反爾就自適意以此也其驗真偽法南川樓水所釀者雖極醉腸不作意次日略亦不病酒不過四肢暢達恬然高臥而已其但以衡水釀者則否驗新陳法凡度閩二年者可再溫一次十年者溫十次如故十一次則味變矣一年者再溫即變二年者三溫即變老釀不能飲倘與其所所以然也董曲江前輩之叔名思任最嗜飲滄州時知佳酒不應百計勸輸人終不肯飲其約能官後再至滄州寓宇進士觀顏家乃蓋傾其家釀語觀顏曰吾深悔不早能官此雖一時之戲謔亦足見滄酒之佳者不易得矣

先師李又聘先生... 議及某年宿此曾招一麗人... 今尚在明日同至其家... 三十餘年不相見... 三世一堂都無避忌... 自其翁始遷斯今... 之三有傳一人... 以三世之嬌備其... 又聘先生又言有... 傷攝或至破霄流... 不自言苦也... 不見符但見兵將... 又聘先生又言有... 傷攝或至破霄流... 不自言苦也... 不見符但見兵將...

又聘先生又言有... 傷攝或至破霄流... 不自言苦也... 不見符但見兵將... 又聘先生又言有... 傷攝或至破霄流... 不自言苦也... 不見符但見兵將...

又聘先生又言有... 傷攝或至破霄流... 不自言苦也... 不見符但見兵將... 又聘先生又言有... 傷攝或至破霄流... 不自言苦也... 不見符但見兵將...

安得如許大藥曰... 一袋去台百云... 則化凡戰陣... 銀而此不知... 曰白巖亦有... 釋心取信曰... 中人似凸起... 欲下君勿切... 曰我鏡形將... 禮士人吉以... 所不容和尚... 命而我無算... 所殺不止一... 則化凡戰陣... 銀而此不知... 曰白巖亦有... 釋心取信曰... 中人似凸起... 欲下君勿切... 曰我鏡形將... 禮士人吉以... 所不容和尚... 命而我無算... 所殺不止一...

安得如許大藥曰... 一袋去台百云... 則化凡戰陣... 銀而此不知... 曰白巖亦有... 釋心取信曰... 中人似凸起... 欲下君勿切... 曰我鏡形將... 禮士人吉以... 所不容和尚... 命而我無算... 所殺不止一... 則化凡戰陣... 銀而此不知... 曰白巖亦有... 釋心取信曰... 中人似凸起... 欲下君勿切... 曰我鏡形將... 禮士人吉以... 所不容和尚... 命而我無算... 所殺不止一...

安得如許大藥曰... 一袋去台百云... 則化凡戰陣... 銀而此不知... 曰白巖亦有... 釋心取信曰... 中人似凸起... 欲下君勿切... 曰我鏡形將... 禮士人吉以... 所不容和尚... 命而我無算... 所殺不止一... 則化凡戰陣... 銀而此不知... 曰白巖亦有... 釋心取信曰... 中人似凸起... 欲下君勿切... 曰我鏡形將... 禮士人吉以... 所不容和尚... 命而我無算... 所殺不止一...

無幾以游戲傲然而仍留若自解之路忠厚矣使侍君非服盛飾皆算主人卧榻下君將何詞以自述此則之彼外而人君人而休者也尚不自反耶此人愧沮而去外自此不無所愧亦與絕郭形與所親有少異故特具詳

老德劉泰字名定冠以古耕為活有浙江醫者常撰一切于流寓二人甚相得因下韻于亦詔去禮泰字為師醫者別無親屬獨死託孤於泰字泰字視之如子適寒冬夜與其被有楊甲為泰字所不禮因造謗曰泰字以故人之子為妻當泰字憤問此子知尚有一叔為種艘旗丁實妻也因指至滄州河干借小居以居見浙江樓一艘一呼之間有某先生悉數日竟得之乃付以短其叔泣曰夜夢兄云楚當歸故日日獨坐船樓望兄又云楊某之事吾得直於神矣則不知所云也泰字亦不明言他日自歸述信恒金此舉無以自明因於發病冠燈前月下楊恒見其怒目揚揚故憐憫不以為意數載亦死矣別塚道一子亦病矣有宦室婦子誘為娼童招搖過市見者皆太息泰字或云蕭蕭人或云任邱人或云高陽人不知其舊大抵往河間之西也跡其平生所謂致而可相於社者數此事在康熙中三從伯樑宸公真誠因果嘗舉以為戒久而忘之戊午五月十二日住密雲行帳夜半睡忽覺陳及詰其名氏籍籍至滄陽後為錄大畧如右

卷二十三

五

常子楊德香心康熙初隨制捕得常斯曾伯祖光古公時官鎮布守備自其狀貌請於副將紳公免之且補以名糧收為親隨光古公能官歸送公至家因留不返伏伯祖紳方公嘗曰常子楊德始絕倫少時嘗見其以兩尾挂明樓樓上側懸而掃掃之雲四圍皆雲似多能以手向上下則他物不能及也德香亦持帚而掃然而下如飛鳥浴地真健兒也後光古公為娶生子聞今尚有後人為四房佃種云

門畔唐末已有之當年黃鐘為孟起題符新年納餘慶嘉節統長壽二語是也但今以書美善之為其耳余仰德明經時歲除夕前自題門曰三間東倒西歪坐一個千鍾百鍊人適有銀鏡索求信甫書門聯情雨戲畫此二句與之兩家並對字見者無不笑矣二人本辛酉拔貢同年船失序坐此竟成煉凡處無此亦一端又畫西江前集甚得語其卿有瀟瀟送葬者已曲江於畫上題一聯曲江為畫首者大悅四字一邑傳為口實以此人終身切茲錄其所撰聯後由江有悔嘗舉以戒友朋云

董秋原言有張某者少游州幕中年度足自曉即閉居以詩花種竹有妓偶外出數日其婦暮年不及脫心恒懷恨如有失一名燈下形見悲甚相持婦曰自被攝後有小罪過待於道途焉時生今奉勅始得入輪以距期尚數載感德念折於冥官來視君亦風塵之

未盡也道相識如平生自此入定恒來報鳴離去報說之意有加然不一語及家亦不其問兒女曰人世難留下人得離苦海不復聞之矣先教則與語不甚白少選君自怡耳俄又一婦來入形容無二惟衣飾差別見前婦驚前婦曰曰淫鬼似形婦人神明不汝容也後婦復出門去此婦乃被強盜強擄恍惚莫知所婦曰凡欲鬼必托名以求食強盜多似形以婦人世間靈論往往非真此鬼東西市娼女東君思檢檢而來以君之陽氣通有他鬼告我故投斯社公來為君驅除彼此時請已受習矣問今在何所曰與君本有再世緣因奉事翁姑外執禮而心怨望遇有疾拘雖不其亦不迫切求其生為神道所錄降為君妾又因懷挾私憤以語激君致君兄弟不睦再降為騰婦後公二十餘年矣今尚浮游墟墓間也張牽引入憐曰幽明路隔恐干陰魄來生會了此願耳嗚呼數聲而滅時張父母已故惟兄別居乃謂兄具述其事友愛如初焉

有慶婦年未二十惟一子甫三四歲家徒四壁又每族屬乃讓婦媚色媚其表戚某中許遣一姬說之曰我於禮無虧法理然思汝至廢眠食汝能托言守志而私睡於我每月貲若干足以贖母子兩家雖各甚後座則僅隔一牆樣而往人莫能窺也婦感其言遂出入如外婦人疑婦何以自法然無跡可見姑以為尚有奇積而已久而其甲奴婢洩其事其子幼即遣往外塾宿至十七八亦稍聞繁言每泣婦不能伸眠雖坐反故使見聞其其口子甚甚遂白畫一某甲家刺刃於心出於背而以借會不遂遺其軀遺其軀致致殺官廉得其情百計開導卒不吐實竟以故殺論抵罪其之好者有欲以片石表其墓文於朱梅屋前奠一夕夢見子容色慘澹對而拱立至是慘然曰是可母作也不書其實則一凶徒耳嗚呼表書其實則彰孝子之名適以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安其靈也遂力沮罷其事是夕又夢其拜而去是子也甘隨其身以報父讐復不彰母過以為父辱可謂善處人倫之變矣或曰斬其宗祠祖宗偏為益待生子而為之子是則講孝之家責人無已非余之所敢聞也

卷二十三

六

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以迂而實信字雲舉言其兄憲威官廣東時聞一游士性迂僻過橋于路親儀頗有所獲歸裝棧被衣履之外獨有二巨篋其重四八乃能辨不知其何所攜也一見至一換舟處兩船相接乘以巨繩扛而過忽四繩皆斷如刀截到篋板上兩篋皆破裂頓足俾獲急開檢視則一貯新端硯一貯英德石也石篋中白金一封約六七十兩紙裏亦綻方括起密囊失手落水中情漁戶投水求之僅得一老方據長問向來舟子還質曰盜為此二篋相隨已數日以上有人家不敢發吾揣揣不敢言今見非財物已

自以爲貧而竊一母一長以爲其子... 鄰村富翁方買與乃其狀將婦以...

之不悟自往視之以造龜未飽二日... 集亦丁無尸處竟其測其何理也...

黑物如猶臥樹下戲擊以彈丸其物... 知爲狐所酬始試之秘不肯識次日...

目死無蓋所謂煉製兒未成也... 枉死狀蓋殺報之而不能殺報手...

若毋乃爲此米耶魂而自地條然而... 與愛公同寓江甯承忠寺規模宏壯...

聞微事堂筆記卷二十四 潮陽續錄... 狐能詩或見於博地顯多狐意則不...

附穿地洞... 妖狐... 幸矣... 席於... 士人曰... 偶適... 如沈... 有已... 到上... 見之... 聞... 卷二十四

景城北... 時尚... 士不知... 對局... 少年... 擊折... 酒有... 師孫... 與相... 彌溫... 雷殿... 臨溪... 家與... 扶掖... 未見... 卷二十四

矣惜不... 併其... 舞但... 知其... 高官... 使之... 奔至... 野外... 良惟... 該及... 余八... 母年... 察不... 聞... 卷二十四

護馳去... 過故... 之心... 離字... 育謂... 處女... 汝慎... 偶晚... 門上... 戶擁... 持故... 必從... 山洛... 耶女... 卷二十四

其其非似... 數年前... 翰林偶... 粉飾... 人同... 行也... 已而... 搜索... 是詩... 余官... 州...

明西風雁字斜... 俗橋... 偶見... 平沙... 上而... 禮國... 山數... 古人... 靈如... 弄著... 勿相... 敢布... 三國...

皆同因... 梁路... 我夢... 皆然... 失約... 陵必有... 便使... 汝重... 如化... 邀意外... 幽冥... 造均... 云解... 時併... 田曰... 一日... 見同... 人形... 形又... 君亦... 之六... 漢矣...

男氏... 河屋... 家... 皆同... 梁路... 我夢... 皆然... 失約... 陵必有... 便使... 汝重... 如化... 邀意外... 幽冥... 造均... 云解... 時併... 田曰... 一日... 見同... 人形... 形又... 君亦... 之六... 漢矣...

主人所費乃值余家事... 方相與太... 花粉... 而政其... 話廣... 靜... 擊我... 商... 紙... 無... 不... 張... 其... 故... 周... 卷二十四

行兇莫明其故也... 以求... 曾... 咸... 同... 得... 管... 非... 見... 亡... 尚... 於... 何... 為... 周... 卷二十四

著述之詞存其名字也... 花... 恐... 下... 非... 士... 塵... 如... 然... 未... 相... 湖... 數... 周... 卷二十四

陸... 春... 有... 裁... 十... 且... 飛... 鯨... 俄... 結... 無... 人... 周... 卷二十四

投而于某時好馬皆化而中見一馬通體如黑映日有光而腹毛則白如霜雪所謂
白雲龍月者也馬六尺餘體尾甚纖足生爪長寸許腹自紫澈如水晶其氣昂昂如雞犀之
骨學以百金得之愛其神駿器林必身馳性至猶若每履隨地施鋒有刀者數尺左
右把持然後可乘極難行不覺其駛而瞬息百里有處去家五日程日午就道比至則
日大昏山也以此愈愛之而畏其難控而不能駛乘一日有僧丈夫碧眼虬髯鐵門求虎自
云能教此馬引就檻下馬一見即長嘯此人以掌擊左右肋始彈弓不動乃鼻就空屋中間
戶與馬相旋手自障窺之見其手提馬耳喃喃似有所云馬似首寬徐又提耳喃喃如前馬
亦似首寬徐以為真能通馬語也少間啟戶引觀授手馬已汗如滿矣臨行謂余曰此
馬能擇善亦甚可畏其性未定恐或傷人今則可以無慮也馬自是馴良經二十餘載骨
幹如初後年九十餘而終馬忽逸去莫知所往



螢窗異草





清長白浩歌子著



螢窗異草

螢窗異草提要

此編為長白浩歌子撰相傳浩歌子為尹文
端第六子似村以一秀才終貴介而能注意
著述已為難能可貴全書大段似仿聊齋而
典而不俗繁而多致空中樓閣平視例看惟
恐其盡較之倉山一老隨筆揮寫之新齋諧
不啻小巫之見大巫坊刻多訛奪茲特校而
刊之

螢窗異草初編序

稗官者三一說部一院本一雜記又有二種大儒之語錄不與焉其搜求典墳博覽裁籍引
今證古發為俚論非第為詩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高矣其記載時事傳述見聞舒廣長之
舌門離鑠之心說鬼搜神事不必問其虛實其蹟索隱文不必嫌大詭奇仰齋諧為談宗慕
虞初而志續如杜甫之寄託風情李伯時摹繪玩其亦足以消長日却睡魔固不失雅人深
致矣世俗陋儒窮無墨濡動謂立言務然浮華以為補救人心挽回風氣起見則六經廿二
史聖賢遺訓班班可考又何必如許迂腐陳言狗尾續貂耶客有以螢窗異草抄本見時歎
著長白浩歌子未悉為何時人或稱為尹六公子所著願隨園老人評語的係附會其書大
旨酷摹聊齋新穎處駁駁乎非室入室雖有類小說家言弗足為文人典要而以此消長夏
却睡魔固無不可也賢於近時所刻見聞隨筆遠矣尊聞閣主人仿聚珍板刷印行世閱片
於余爰作質直語告之嗚呼凡人有心作關係文字轉不若思若歌謠足以啟發心思則人
尋味也斯言惟具性靈者乃可與共印證耳

光緒三十一年吳春梅鶴山人序於海上鶴鶴一枝軒

螢窗異草

初編序

卷一

天寶遺跡 上大功 金三娘子 玉鏡夫人 費女
 桃花女子 紅鞋 毒餅 翠衣國 廢婿

大婿 田鳳翹 劉天錫

卷二 桃葉仙 馮璉 昔昔措措 溫玉 睡姬

卷三 依仙 守一女 柳青柳 珊珊 白衣庵

晚雲 妬禍 李念三 昔氏 假兒

銀誠 廢缺 落花鳥 貨郎 化家

鏡裏女 大龍 青荷 王秋泉

卷四 胎真 夏姬 郎十八 三生夢 固安尼

公身異事 初編目錄

無業鬼 蘇緒 備美人 苦海即 狐姬

天寶遺跡	上大功	金三娘子	玉鏡夫人	費女
桃花女子	紅鞋	毒餅	翠衣國	廢婿
大婿	田鳳翹	劉天錫		
卷二	桃葉仙	馮璉	昔昔措措	溫玉
依仙	守一女	柳青柳	珊珊	白衣庵
晚雲	妬禍	李念三	昔氏	假兒
銀誠	廢缺	落花鳥	貨郎	化家
鏡裏女	大龍	青荷	王秋泉	
卷四	胎真	夏姬	郎十八	三生夢
公身異事	初編目錄			固安尼
無業鬼	蘇緒	備美人	苦海即	狐姬

卷之二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植園老人評

天寶遺跡

驪山之陰有石洞其顛曰天寶遺跡以石為扉堅不可破人亦莫知其所有故明正統年間門忽有裂實僅尺許有窮鬼者見之歸以語其鄉人劉瑞五已則端備焉未敢入也瑞五幼讀書性豪縱有古俠士風聞之欣然欲往乃約里中喜事而好奇兼饒胆識者共得五人攜酒食獵具而行至則山徑崎嶇榛塞路攀附而後上及見洞口白石磷磷滑膩光澤如有人經行者心猶異之天行里許始達其穴由隙而窺之其中窮香而深黑一無所見怯者即欲言旋其勇法半者亦未敢言入獨端五奮臂大呼曰不探此奇歸有何地乃篝燈燃炬踵趾以前遂先入繼之者又僅得三人差可駢肩漸深而能容駒馬兩旁皆石壁潔白晶瑩以火燭之彷彿如有繪畫瑞五顧謂眾曰境然不悲何怯為蓋深入之窮其奇曲折數武便得一門其扉以青玉為之鍊書數行墨迹猶執其眾以炬照而讀之其略曰朕與妃子母遇感暑避熱此間共享洞天之福於茲五年矣風流滿酒不啻神仙漢武白雲鄉遂非所羨但恐千秋萬歲後罕有知吾兩人相得之惟者爰命良工置石像於內以流傳不朽聞與妃子流覽其中不禁相視而笑幾忘其身之非石也末著天寶十年秋七月御筆始知為明皇所書及轉屏後大可數十楹中置寶座僅虛位尚無他奇左為曉妝閣一石美人梳髮對鏡儀態堪憐旁二宮娥一捧盪器側立而欲前一代妃捧髮跪而侍之貌甚恭謹妃首微迴似有所語眉目皆入畫妃後立一人唐巾便服髭鬚微持則開元皇帝像也情形態度宛然相親衆覽之無不欣欣欲笑其右為浴池以綠玉為水波紋瀉漾如法旁立二人執巾捧院眉睫間微含笑帝與妃皆以白玉為體帝白身游戲水中僅沒其臍下坐而側首以目招妃似欲言而匿笑妃坐小石椅亦裸其上衣酥乳輕圓脣微露無不應歷可見然而低黛雲輝容如胸臆且以纖手捫綉帶一似欲解而不勝其羞羞由裳而下雙臂則已盡赤矣瑞五與眾拔技諦視方將深探其秘而舉首遙眺帷帳俄聞大聲發於其內如崩石且冷氣侵人肌膚生栗遂股慄欲逸難瑞五之豪邁亦凜平不可獨留比出洞門三人中已仆其二面色青碧口皆流涎狀如中毒乃大驚扶掖下獲踉蹌而歸至復俱養卒家人問知其由遂涉官訟瑞五具陳本末命史驗之信然乃薄責而遣之因以泥封其洞且聚其類以滅其跡然在樵夫牧豎猶能識之洎于天啟末年雷震其穴亂石嗟峨已渺不知其處

外史氏曰余嘗怪明皇為一代風流帝王嬖宮之遠連勝鬼奇豈無雪洞雲樓之勝而僅

以上未涉其概且阿環素豐於肌性必長著又豈無清涼世界以安此弱質哉及聞此事于瑞五後發雖荒誕不經而未始不可補開元遺事故存其異而解之以俟世之問津者隨園老人曰刻畫奇詭與聊齋相埒然曰喜事好奇兼饒胆識方可以與此則已得山水三昧矣世無瑞五其人不免皆門外漢

十大功

明李張獻忠作亂湖南有裨將曰馬維能挽五石之弓善為左右射獻忠恆寵過之實予獨厚馬故燕人與海郡卜大功相友善卜亦孔武有力尤通文詞年二十即廢書而歎曰士主用武之世爾為萬人敵殺賊取斗大金印何屑屑事此毛錐耶聞者咸壯其志馬既從獻忠寵冠一軍自以為不世之選乃使人馳書召卜忿然作色面叱來使曰非以子首亦當賣耶第念故人情不執汝赴官汝宜亟去遂不發其書而遣之其剛介如此後以應募從征以功驟擢至守府蒞任山東土賊不敢入境嗣因獻忠犯鳳陽甚急撫臣馬士英奏請徵召天下兵復衛請陸上彼微渡淮與獻忠戰於淞泗斬馘甚眾究以此人不惜升師致為賊所獲獻忠愛其勇乃使馬以利害說之卜見馬來閉目不視馬執手泣曰故人何不幸至是卜忽張目而語皆盡發謂曰余向與爾將檣山中競逐一狡兔爾爾謂我曰大丈夫立功國家得

初編卷一

誠若如此其時之意氣何盛耶言猶在耳爾既從賊今尚得以故人目我哉馬語塞漸沮而退終以婦兒德意不忍於心因說詞以覆獻忠謂卜色厲而內怯倘軟困之不決句可保獻忠信其言遂內卜於土室守以健卒伺以草具將俟其窮而收之卜求死不得乃絕粒以待死夜半室中火以見志甫戰曰去國離鄉事最繁滿折頭血染紅裳餘命未已俄聞窗外呼曰江流不聲英雄骨好逢青燐西其香燭燒不類男高卜以為異聲然而聽之又聞胡言曰良馬一縱縱致下野大丈夫何不自後掩乃欲殺無益之他言已竟破扉入視之則一丈餘年甫及笄衣履甚潔飾物亦能綴綴惜聞女郎極社故曰憐君忠節故來相投可從也此此虎口一驚豈不暇交談幸賦中無任機女郎竟抵之將出復反曰不可使君于知恩不報神中形苦大書數字於壁呼曰去去遂憤然而出守者伏如如相與執持地下上亦無辭去時里許即長江早有小艇候以待女郎從上同登揚帆而南時息百里舟雖僅容三人而渡流兼天機如磐石上驚魂少始謝曰靈水援手出了知報報諸名仙居以為異日酬恩之地女郎聞言以橫波師之微笑曰若猶未喻妾意耶詳所請青宮者即我星心與君相期天長地久敢望能何謝者卜始默會其指意出望外進口一介武夫馬語其感是以常此青盼女郎曰君願上妾自願正合為保其效見女子占其帽於爭貌也

因自白其姓氏則馬家少女無字越之會稽人也卜又詰其類和女郎笑勿答舟行次采石天方達驪女郎命裝治具未見其地珍瓊羅心卜食之至飽飯已女郎令卜小憩解纜復行及寤而詢之則已抵錢塘江矣攬袂而起晚潮適至澎湃之聲儼然萬千鐵騎蜂擁而來卜未習此駭極女郎語之曰此子胥一怒之威君獨未聞之子流而上雪浪拍空毫無所懼有頃曰去妻家伊邇可以登岸矣卜從之回視小艇倏忽與舟俱沒卜益異之躑躅而行約半里得一村水環木繞風簾頗佳入村而北東向一巨宅門闌修整棟宇高華牆際有青字石額顏曰春成府女郎嚙卜曰君至妻家勿疑任妾所云不然事且敗卜領之忽一少年纏帶輕裘自第中出見女郎愕然曰妹何徒步而歸父事將若何女郎涕淚曰父不幸歿於王事盧州已陷為賊巢妹賴將軍力相攜至越此齊東之卜守府也少年聞言大恸蕭索入賓館不暇為禮僧女郎入內卜茫然默坐外舍聞第中號啕悲感爾許時方止又有頃少年出則已易編衣素冠矣形容憔悴淚盈眶卜而謝之曰適聞凶訃痛割五中僕客不能無罪今奉老母命請君一晤敬來奉肅卜從之入至庭見婢媪擁一婦人年可四十許降階而迎曰未亡人不克從夫殉國殊深歉歉小女子重賴提攜遠脫陷窟萬幸難酬給已再拜卜知為夫人然喻女郎意不欲實言唯遲謝而已夫人延客坐若甫一獻起曰婚媾之約

未亡人既已洞知請即且就甥館俟為先將軍成服敬當如命卜知姻事免語起謝且請以稱禮賜夫人含戚而受之令人盡除側室宿侍於廳事之左供張雖豐卜私詢復始知馬公諱中驍即蘆州殉難者也蓋馬本世族以武科起家歷任至奉戎府有二妻一携之任一在家居女郎即從任者所生故在衙署少年則其具母兄也翌日公子與母親受命設祭招魂卜為代紀喪務感旋皆以得目之盡七後夫人與子計效楚尋羊之故事擇吉贊卜於家花燭之夕卜謂女郎曰子實生我而謂子賴我以生受之殊覺汗顏女傲然曰妾有德非人實鬼也生前從父蒞任蘆州甫二年遭獻忠之亂父歿於瀟湘城亦隨陷室室驚竄老母投繯死妾正欲自裁而賊眾已集其將有馬維能者悅妾姿容將施強暴妾給之侯賊少懈遂投符并自墮其身及歸地下適家嚴乃知射吾父者即是賊也因懷忿不欲往生感荷孤山小姑憐妾苦節賜以煉形之術名列鬼仙謂妾命中合受一品誥且父仇可復妾因辭姑行出君於笄藉手以報吾親昨往履莊賊已投膏不共之仇已雪矣卜聞言其驚然亦無懼色詢其復仇之狀答曰妾前題壁云蝦因者馬也獻忠見之果殺維能爾君有德不佞其辭而謀之妾主賊所罪已懸首於藪下又聞小鬟何人曰此小姑之侍兒也不然豈能履

初編卷一

其辭而謀之妾主賊所罪已懸首於藪下又聞小鬟何人曰此小姑之侍兒也不然豈能履

水如康壯且俄頃數千里哉言次相扶入幃解衣共枕交合之際聞體宛然益為愛重三朝夫人為之張延大會諸春嗣是倡隨甚備滿月後女謂曰盧郡人未必渡吾事此地不可久居乃託上思卿并買舟欲歸每兄挽留不住贈錢千緡遂從於秀水卜宅於鄉時有小寇竊發下治戎其孽方驟馬連殺數賊寇會命里人藉以無虞後軍召募下欲往女沮之曰時尚未可請與女隨時至可以有為卜從其言造本朝定鼎卜始出累建奇勳任至總領公榮受封順治辛卯蒞任湖廣擒獻忠餘黨數人詢以雄飛果以卜故被戮傷之為設位以祭且謂其僚屬曰彼志非不大但惜目無矜子耳卜年七十猶矍鑠生于一人皆成武進去及卜卒夫人獨居一室至夜忽不見家人有知其事者以謂從小姑仙去遂具冠幘葬于卜氏之墓

外史氏曰物以類聚良非偶然觀卜對馬數言至今猶凜凜有生氣雖女之貞烈有不降心以相從哉顧同一人也或為忠臣或為淑媛其不自者乃陷身於寇盜卒為所誅卜云日無矜子終屬為友飾非之論宜其然去拙哉雄飛何如雌伏

金三娘子

舟徒周生王聲少奉呂仙甚虔丙子歲將赴南園因禱之旋於規匣中得片紙錄書一句曰功名祇問三娘子不待朱衣暗點頭王聲行三疑出其妻之口遂於燕私時笑然問之妻未

及料適應曰中中生大悅以為聯捷之兆欣然發軔而不知仙意之所在也及省試畢揭曉竟落孫山頗恨仙之誑已未幾家郵踵至則其妻病在牀每待斃遂兼程而歸孤家素病已挂矣編簿大慟嗚呼若良又值場屋潦倒之餘百憂交集往事早不在念聞數月忽憶仙言頓悟曰予在雁行雖以三稱然列諸凡之次則十有二矣所謂三娘子者或別有其人向特未及詳察耳乃更禱於仙絕無影響久之獨處無聊因往淮上訪所親將以覓嫁適行夢中忽見前二語則餘字宛然惟三字燁若赤金覺而記憶不忘究亦莫解其故舟行次某縣有姓江村民聚俸祠省之登岸獨行未里許某塘中有入偶語曰金三娘子天上人那得便偶窮措大又一人曰異數果應合措大亦正不窮生聞而心動視之二人狀類漁家跣足戴笠有囊中出坐坐前致詢答曰東行二三里北向有巨宅叩之當自知我等不暇勿能為子事然亦相見不遠耳語已匆匆前去生思其言與仙語符合是一生祿籍烟燭皆在此矣遂不慮荒澗賸路而行前至一處茂林陰翳棟宇巍然華屋北向朱門洞開近而款之無應門者舉步進入越過粉垣聞人聲叱曰何處少年擅入宅第法當笞擊而掃視則一姬含笑自庭中出華髮鮮衣目炯炯有光彩生自覺唐突而幸堪無怒容乃揖而告之曰日暮

送達無所棲止浼借一宿不識姓姓允否姬熟視良久徐曰余家固有閒屋即以寓秀才則亦一佳話學之入東側一夾弄前數武別有院落其中精室三楹四圍雜植花木門掩簾垂絕其幽雅自啟為延客入室中牙簋滿架四壁圖書一牀一几淨無纖埃恍若因賓而設者姬一呼旋有老僕以茗入姬遂出戶去生頗訝更自笑其笑如之甚然既至此不應去之太速躊躇之際周覽壁間詩畫均極古雅並有寶號一聯大書十字曰鳴鑿金作佩揮塵王聞聲其款則回道入筆也大駭適老僕以酒有來因以叩主人官閣并其氏族使而不吝堅詰之則曰君聞所聞而求何復詳詳下詢那生竊喜以為即金三娘子者一時都無所處欣欣然舉危肴核甘美酒復芳冽異常少酣老僕以異果至且曰此娘子手自摘者願以奉君下滴生益悅食之清香沁肺麴藥無力既喜其情但未識其貌不免志志無何燒燭檢書漏下二鼓及寇老僕進食枕香錦錦軟背董心生反側不安竟夕無寐晨起老僕殷勤奉且言曰由此室東去有園亭頗可娛目無憂悶倦也生益狂喜不佞朝餐即往游覽前道一檻豁然別有佳境亭臺掩映布置皆有畫意奇花數百本五色繽紛異香襲襲門檻於疎籬之下因樂而忘返益深入之俄聞佩聲環繞似有人來生匿跡樹側以窺之侍婢數人媽紅蛇紫或以籃或以巾擬採花乃最後則前姬隨一麗人年可十七八晨粧嫵媚貌可傾城

初編卷一

而一肌一容俱為生平所未睹生已神魂失據麗人自摘一花將簪於髮婢即以鏡進立而顧影越有餘妍行是方將趨出相見姬忽指曰碧桃花樹後有人阿妙宜迴避麗人轉身卻步生恐其逃歸亟離樹呼曰現全身使人病洩忍竟舍之而去那麗人以橫波微顧且笑且羞乃小語囑曰木已成舟好事亦在旦晚急色相使人頗不耐以篋障面曼立依壁姬前致詞曰娘子本上界謫仙數合配君故構定第於此頃以相候若能無恙于言當訂水好生心已無主欣然諾麗人去扇相見遂并坐於小軒之內命婢供饌相與對食生此時已備然温存嬌婿矣飯已麗人指生曰佳偶由天且重以呂仙作伐本宜即成嘉禮但前程艱片不取以燕爾悞郎今付君黃金百斤佐以幹僕往遊帝都當有奇遇就候鳴榔克遂始能篤誓無憂君勿以愆期恣妾也語已使姬嘆二人來生視之雖故嫌憎青衣狀類穉僕實即華

塘相見者對之亦不敢言麗人詳囑兩介畢促生啟行生雖不欲而迫於大義不得復溫奉至江另有扁舟供設備具遂揚帆行兩介雖名網結意態倨傲一切並不關包生以相從謀事慮妾之緣江北來過門不入生詢兩介姓氏一解一檻而踪跡率多詭異無敢究詰一日將過天妃閣聞自北來者語曰某公子閣舟覆沒撈救無從風水當自負生甚偏端二僕顧而笑曰此奇貨可居也解竟跳入水中生欲號揚止之以手舟行十餘里見解負一

人料頭麗... 其人精爽如... 水危生慰... 其從者復... 喜視之揮... 授書義披... 楊與同庚... 不知誰何... 因貧而落... 成王取視... 龍投時所... 於卷後王... 列詞林因... 議婚於巨... 至青廬之... 夢呂仙作... 塵軀以奉... 不知何往... 本與為同... 與某父子... 外史氏曰... 乎何不讓... 怕羞之恒... 臨瀟王友... 委俠自喜... 阻風不得... 清越枕在... 人料頭麗... 其人精爽如... 水危生慰... 其從者復... 喜視之揮... 授書義披... 楊與同庚... 不知誰何... 因貧而落... 成王取視... 龍投時所... 於卷後王... 列詞林因... 議婚於巨... 至青廬之... 夢呂仙作... 塵軀以奉... 不知何往... 本與為同... 與某父子... 外史氏曰... 乎何不讓... 怕羞之恒... 臨瀟王友... 委俠自喜... 阻風不得... 清越枕在...

長夜無聊... 甫出鏡... 之若不能... 且有宅第... 頃即馳白... 鄉無事... 至庭視其... 恐震驚... 矣。今夕月... 之實為厚... 亦各致款... 博王之興... 甚不平... 照一室... 笑而應之... 為諸君... 王喝之曰... 失色時已... 水恐為玉... 他異王入... 前途有水... 宇壁障雖... 不著姓氏... 今特概之... 清共嚴... 則將去... 義自法... 曰夫人怒... 長夜無聊... 甫出鏡... 之若不能... 且有宅第... 頃即馳白... 鄉無事... 至庭視其... 恐震驚... 矣。今夕月... 之實為厚... 亦各致款... 博王之興... 甚不平... 照一室... 笑而應之... 為諸君... 王喝之曰... 失色時已... 水恐為玉... 他異王入... 前途有水... 宇壁障雖... 不著姓氏... 今特概之... 清共嚴... 則將去... 義自法... 曰夫人怒...

笑而應之... 為諸君... 王喝之曰... 失色時已... 水恐為玉... 他異王入... 前途有水... 宇壁障雖... 不著姓氏... 今特概之... 清共嚴... 則將去... 義自法... 曰夫人怒... 笑而應之... 為諸君... 王喝之曰... 失色時已... 水恐為玉... 他異王入... 前途有水... 宇壁障雖... 不著姓氏... 今特概之... 清共嚴... 則將去... 義自法... 曰夫人怒...

笑而應之... 為諸君... 王喝之曰... 失色時已... 水恐為玉... 他異王入... 前途有水... 宇壁障雖... 不著姓氏... 今特概之... 清共嚴... 則將去... 義自法... 曰夫人怒... 笑而應之... 為諸君... 王喝之曰... 失色時已... 水恐為玉... 他異王入... 前途有水... 宇壁障雖... 不著姓氏... 今特概之... 清共嚴... 則將去... 義自法... 曰夫人怒...

王徐起... 數重... 王怒... 有年... 壯... 何如... 內沈... 倘... 夫... 執... 人... 勝... 相... 有... 汗... 笑... 語... 庶... 疑... 席... 影... 之... 共... 上... 馴... 王徐起... 數重... 王怒... 有年... 壯... 何如... 內沈... 倘... 夫... 執... 人... 勝... 相... 有... 汗... 笑... 語... 庶... 疑... 席... 影... 之... 共... 上... 馴...

勝... 相... 有... 汗... 笑... 語... 庶... 疑... 席... 影... 之... 共... 上... 馴... 勝... 相... 有... 汗... 笑... 語... 庶... 疑... 席... 影... 之... 共... 上... 馴...

乃留而玩... 承... 誣... 不... 外... 不... 曰... 良... 乃留而玩... 承... 誣... 不... 外... 不... 曰... 良...

部... 故... 距... 言... 不... 素... 請... 何... 途... 梁... 猶... 當... 歸... 心... 巨... 入... 方... 部... 故... 距... 言... 不... 素... 請... 何... 途... 梁... 猶... 當... 歸... 心... 巨... 入... 方...

部... 故... 距... 言... 不... 素... 請... 何... 途... 梁... 猶... 當... 歸... 心... 巨... 入... 方... 部... 故... 距... 言... 不... 素... 請... 何... 途... 梁... 猶... 當... 歸... 心... 巨... 入... 方...

若使律心實不其不得已而起從梁行立側西一室梁排扉與之入其中黑暗如漆都無所見惟以手撫之牀榻溫軟似有金梅某不悅因詰果曰若言好消息今人活地獄矣請引我歸梁笑曰若何暴暴如起請即安寢好事固在後也言訖竟闌其扉而去某不能耐視門尚虛掩將出將思夜行及主者之居忽聞人語曰娘子膚如凝脂雖不着寸縵宛亦莫染纖塵主者大笑曰子實不慣被服然終日若此不免厭見生人言已其掌大笑曰衣國固不足道也某駭其語穴窺之燈明如晝見麗人白身之內膩肌如雪妖臉若桃嫩乳酥胸麝膺粉股應思可辨心乃大動而欲入無門旋見媼婢二人侍神就寢某凝立移時遂無去志勉強歸室暗中捫其臥具皆以繒纈製成絕不類寒素家物倘悅久之且思婦貌不置平明即起梁復來問慙畢乃曰家食難安連引之出就近村沽酒市肉饗飲皆具至昏暝方歸仍宿于其室如是者數日某疑其故曼起而覓不見旭光及與梁出則亦取半天矣心不自安又向梁求去梁曰子勿勿遽昨夕已白之主人今夕當不虛度也至夜主人果令梁傳命某至仍謁於簾外內溫語謂之曰聞君有妙技今夕少暇可為予一彈某敬諾梁乃設榻座於檐下授以琵琶某覺其器鮮澤異常心甚喜轉按指竭盡生平之能事而內終寂然不見稱賞甫一闌梁傳語曰主人謂若技不止此無足奇尚有佳音可以一奏某因停腕發

林微聞簾內嘆息似覺稱善連歌數曲內有惟天聲遠命蓬萊燭光射于簾外某微視之婢媼火侍皆衣裳楚楚惟中坐者身無寸縵如前夕所覓者因大駭竊疑其非人而婦已命某入且賜坐觀面之間絕無羞態某于燭影之下時此悒悒之曰不覺動情欲令再歌則強弩之末矣婦笑而起顧謂眾曰是兒因得寵望氣雙目灼灼幾令子置身無地遂令移燭攜某就枕眾皆笑而出某解衣而就婦其狀若錦其膩如脂狂蕩不可名狀遂以為生平之奇遇而不暇計及乎其他及曉梁來引其外飲合率以為常婦亦善琵琶以其術授其然某自與婦相形神日趨漸欲避之無如柔曼當前見獵心喜不數旬容若朽木矣一日又與梁出就市中朝飯畢見壁上見畫取而辨之梁方力止其燭燭早有數人入曰道遠者乃在此耶某驚視之則皆家僕奉命緝捕者也宣其間梁已失所在眾擁某行某力請少緩將索梁同往見公衆中有一人詎之曰汝病狂耶梁自見捕於其公出居都外為人傭作不數月嘔血而亡今將三縗若婢亦已匍匐矣汝猶猶染為汝分誇耶某乃愕然具以實告眾亦訝其憔悴因隨某往跡遂至則茂草荒烟實堪費費絕無宅舍某大驚詣左近訪之有土人笑曰此治前村賣家女也眾詰其指答曰賣前巨富生女貌甚美酷好眩燭尤善琵琶及與里中少年私其父聞而起索其歸傳執之少年踰窗而逃女乞全屍遂裸而納之於棺

生座於此時母恫之陰以琵琶殉葬既已五年餘田間臥者猶時聞彈絲琴若所遺得母是此耶眾乃信其言又詢梁姓主人尚能識其塚指而示之曰白楊樹下一塚土是即梁二弟矣眾用美謂某曰六三不當謝冰上人耶乃譁無賴之歸告主人索公前詢老成人已料其有異及見某稔知遇魁不復加責後某病數月危而後痊遂贖其券出家於正覺寺中法名善通既觀佛人道之聞者咸驚其異焉

外史氏曰女以情死復復仍其故轍當不啻徐娘老去焉余疑此特述叙之歸語耳未必誠有是事也如果有之洵所謂牡丹花下死作鬼亦風流夜台無父捉姦此正快活不

平陽鄭生得扶鸞之術於其友休咎多奇中同袍有疑事咸取決焉其人年僅二旬美如冠玉且風雅能詩賦輒與仙人唱和雖無所判亦置桓桓竟日仙始退已卯春仲同人咸有志於秋蘭生亦以鸞鹿為望因集於城西某觀中聽其召仙以上其書否甫其符懸堂即動大書曰妾桃花女子也郎君近時安樂否生未暗此語與眾友皆愕然其又自動書一絕曰兒家舊住桃花岸君子曾勾柳葉眉不辜春香竟曉曉感殘月自多時似以其語不莊成物生連連之生年少情癡竟涉妄想且愛其詩句強以考事相叩其此聽疾如風又成七律一首曰此兒心事為情蕩故解星璫下碧霄綠綺抱來誰與擬紅霞香就或重地胡麻自是羞相問靈樞非關懶作橋前日眉峯今淺淡因郎震損侍郎猶眾覽詩大驚生亦有懼色亂又書曰諸君在此兒女子情事不便細陳且科名非吾所司請即退書詩微開扇氣此遂不動友中有知幾者規生曰兒不可再為此矣此邪仙也且將至爾之或可避之必不危乃撤其壇不再令生請眾亦默然各散生至家雖涉疑念而心竊斃之以為奇遇星月復設壇召之亂又動則素所邀致之仙仙即脫陽所取舌也即叩以女子陰迷仙書一十字於梓即告退其文曰安不居官好一了便煩懶醒者半不知人去他來了意似物後而窺窺女子鬼也四字語矣生遂不悟反謂仙為戲已或者功名不顯之誤耳明日又專召女子且祝曰桃花大仙如不鄙棄生請即踐前約此勸果復降叩以不來之約書曰昨日為飛瓊妙選去若戰戰無暇不與中心藏之又誰能忘之耶生與之酬和句皆柔婉能傷人心目更多情詞句挑直陳自厲之意生遂為所惑坦不以為虞至暮始去猶惚惚不己生亦忽忽如有所失自是無日不召無召不來并無煩速駕之符矣生托言疏修足不出戶客至亦不違會後黃惟與此相對一夕又上夜台之女亦主生意蓋有所為也便戲詰其家室女答以詩曰花作溫柔玉作肌筆尖早已濺胭脂郎君漫問奴顏色初放桃夭柳絮生語之神魂飛

桃花女子

楊頓忘其仙質戲之曰昔曾許我畫眉迄今未睹半面豈長京兆能向空中畫眼女不
敢辭入戲一律曰久待霜毫畫非關妾門窗中自有泥絮絮存欲種合歡樹終須杜
宇魂何時輕似葉飛上白羅枕生柳細詢此已悄然不二月生痛怔忡絮絮如與人語而實
無所見也然雖不再色而狀頭枕畔時有新詩家人竊窺之字畫妍麗迥非生之手筆其詩
頗多不若記憶錄其最足銷魂者有紅豆拋殘思欲碎青梅刻破意徒酸開書情字原非恨
欲佩落花又不忘依稀似夢含羞覺彷彿如君帶笑迎裙邊豆蔻春空結眉上鞋履鎖不聞
翠帶近來慵自解銀缸何日倩郎吹凡十數聯皆綺語時心蝕魂蓋生不死女之筆亦不較
也生友聞其疾咸來問視皆力爭其說生雖默默不答心則惆恍若癡友去生病少瘳聞門
交慶詰朝望濯忽於區器中見一律則又女之詩也其詞曰歸去來兮胡不歸春風春夜掩
雙扉香添帳底芙蓉飽暖入波心滿滿肥自有暮雲壓玉枕何須朝露總荷衣溫柔鄉與蓬
山近莫把蓬山咫尺生得詩惆悵者終日疾復劇遂以不起波旬竟卒時去召此之曰不
過冥冥兩放也死後見夢於其友曰女居重泉而給我以仙壺未免大言夸人然相得甚歡
亦殊無所苦幸給我家勿以念為念友驚寤轉告其家人莫不駭異竟不知女子為何代人
其詩草至今猶在會人亦或見之

外史氏曰

此不必真靈而其靈者亦未必為真仙故凡台而即來者大半在鬼與仙之間
而已何則仙必不屑至鬼又不能至於靈鬼獨為之但世人習此者甚多而生竟以之實
福豈其心之未克自正耶抑亦真有夙緣耶昔余內弟亦好為此然即世之所謂托此非
其真也詩即請者代為捉刀後向余言名此之時依稀若有神取筆數千言揮灑立就
其間亦多有驗者意者冥冥中果有操縱者乎第恐為鬼所伏則耗人精神為禍不淺矣
因棄其術不再台由此觀之全弟達人哉而世之耽耽於此者亦未見夫前車耳

紅鞋

某縣有甲乙二人姻婭也素相嘲謔見即喋喋不休其地有深溪澗僅數丈而湍急不可以
涉一日甲乙各約數人將往某處遊路經溪澗側岸邊相值一水盈盈聊通笑語中亦多
相識且言且行二人復相謔同遊者靡不粲然乙忽拔所佩小刀戲謂甲曰忤奴勿再言
將殺汝甲大笑罵曰畜生爾思殺父耶生汝不肯殺我固宜語次以臂相向嘻嘻不已亦
笑擬白刃作擊刺狀眾方為之捧腹甲忽頓然倒地亟視之喋血未幾刀已陷胸矣甲竟死
眾大駭視乙猶含笑操刀鋒鐔皆赤色兩岸喧嘩行人皆驚觀者如堵墻乙始覺其親人欲
遁不能矣眾奪其刃遂以見官邑令某公去號神明聞即馳往檢驗驗訖即令人遺還上流

俟其酒而窮其異果有脚迹自此岸而達彼岸佳來皆有踪細視之纖細如銀不類丈夫亦
愕然更令人深怪之沁甫數人更得一匿飲之內藏女鳥一雙鮮若朱蓮新然未仍令頓悟
即呼曰當場語之曰此風孽也汝雖未殺伯仁伯仁由汝而死婦笑與戲果實自取乙亦俛
首無詞遂論抵先夫人母舉其事數載戒人以為嬉戲無益且有實禍如此者可不慎與
外史氏曰律有戲殺一條其殺由於戲者此則斷無能殺而竟以戲成之戲真無益於
人矣猶憶某州有一婦年未一旬以欲夫將置極刑官訊之軌報頑涕泗惟求速死官不
忍命入內署令夫人從容詰問始得其情則夫婦俱少年家當壯壯二衛一日夫如廁見
往者踴躍而北者拒以後踽踽不使前夫即呼妻往觀舉大笑及歸室強婦為此狀婦不
可夫終不釋乃勉強從之甫一騰踴道中舉一遂斃然而倒視之已無故矣此尤戲殺
之可笑者因并附紀於右

毒餅

貢生某者夫其里廷大約秦晉間人也年近七旬有子數人多游膠庠某母出跨一異衛從
小漢猶祥自如鄉人皆羨之偶如邑城見有市信春園田家所需也某心忽動托言植花為
虫蟲徑免所識者為識信等兩許以歸人以其語絮故勿疑乃其并飽糖相信約數錢共為

細肩和麪作餅

細肩和麪作餅餅隨人婦代蒸之既熟攜去莫知所往其置餅道處嬉笑自適適近村
新婦歸甯復其夫家從一小弱弟控囊而行瞥見巾囊食物委路側取而視之熟如新出於
籠乃大喜婦方以母家其貧歸無所攜為己取因命弟珍重捧齋甫入門即媿母命獻於舅
姑舉室果有喜色餅止七枚婦之夫他出室中之人適符其數乃分而啖之其姑不忍食以
飼婦之弟而婦以所攜無多力詞之使去不令分甘姑乃食未幾毒作闔家潰亂又未知所
由無從救約七八竟無一生者夫婦乃故婦送官慘被刑楚細弱不勝且不令弟食百口莫
辨遂証服律當寸磔其弟亦以知情論斬決有日矣忽貢生某詣官自投兼以乾糲為證提
婦驗之款式合期之則曰余忽作此想聊以為戲初不謂其可以殺人而今聞婦之冤不
勝惻然故敢自陳究亦莫解其何心官為數息謂是前生冤報遂定以某快毒七命法應
大辟有加子孫雖不與謀成了以外皆論死某家數無賴婦乃得脫後聞其邑人云某素
健訟以貢生把持官府違其害者數十人占者謂有滅門之禍不意將就木而猶驗也
外史氏曰突如作此想即突然作此舉冥冥中若無鬼神人即病狂疾心應不至是猶惜
婦以無辜遭此冤獄向非其之自白不幾受汚名而遭慘死耶故折獄者不可以不慎

翠衣園

龍蜀故多鶴。土人恆羅之以為玩具。成都人蔣十三書一佳本。則養數年矣。日有鶴。來止於樹枝。呼鶴為龍。龍言能飛。龍與之語。劫之曰。君不游。翠衣與年矣。答曰。丙午離。丁年罹。今居樊中。歲又三。猶憶昔年。為商販於湖湘間。賈書二倍。且頗善言。語。胡不思。歸。君不知我。非生而羽者也。猶憶昔年。為商販於湖湘間。賈書二倍。且頗善言。語。恒為人解。紛人無有難之者。某歲春仲。與同伴航海。謀重利。行至一島。碧嶂插天。蔚藍。際。隔。拉。客。數。人。登。眺。其。上。愈。入。則。其。境。愈。佳。涉。歷。既。深。頓。忘。歸。路。島。中。無。一。人。惟。有。公。輩。飛。鳴。上。下。不。知。幾。千。萬。億。子。等。病。不。能。興。又。無。一。獲。之。具。可。仿。羅。雀。之。風。遂。餓。死。於。岩。下。他。人。我。不。能。知。子。則。渺。渺。然。游。行。至。一。國。見。宮。殿。巍。峨。城。郭。富。麗。其。人。無。貴。賤。皆。衣。翠。翠。裝。子。詢。之。人。曰。此。海。中。第。七。島。翠。衣。國。也。子。因。謁。見。其。王。欲。圖。歸。計。王。年。可。五。旬。餘。亦。衣。翠。翠。能。識。義。理。通。陰。陽。其。國。中。上。大。夫。必。能。詩。中。大。夫。皆。能。曲。下。大。夫。亦。能。言。以。捷。給。為。才。從。無。有。不。鳴。者。遂。館。子。為。客。卿。後。以。貢。主。下。降。主。親。嬀。姪。亦。嫻。歌。吹。與。子。抗。儷。甚。愜。明。年。為。子。製。此。服。之。遂。能。舉。飛。時。與。主。翔。翔。於。茂。樹。倡。隨。無。間。不。意。為。近。侍。所。誘。將。欲。歸。視。故。鄉。行。至。山。中。下。而。取。食。為。人。所。獲。羈。縛。於。茲。不。能。返。每。思。主。愛。如。割。寸。心。君。今。去。能。為。我。致。一。口。音。則。幸。矣。鵬。鶴。以。願。為。驛。使。雖。遠。勿。辭。鶴。乃。低。吟。一。絕。曰。雙。飛。何。日。向。晴。東。每。為。卿。卿。惜。羽。毛。最。惜。爾。其。草。一。初。編。卷。一。十四。

是古夫消度盡。鏡籠猶自語。叨叨時成。俯首奉足。若不勝情。鵬鶴即振翼而飛。回翔而語曰。必不學君命。勿過。優。遂。飛。去。時。將。臥。小。窗。下。院。宇。無。人。聞。其。語。甚。為。慘。然。乃。起。關。其。籠。而。縱。之。且。屬。曰。翠。衣。國。路。遠。子。宜。自。愛。慎。勿。再。罹。烟。羅。之。災。語。竟。鵬。鶴。啾。啾。作。辭。飄。然。高。舉。漸。入。雲。漢。間。不。轉。瞬。而。逝。將。以。此。事。語。其。家。人。多。不。之。信。且。疑。其。故。縱。將。竟。無。以。自。明。嗚。呼。年。將。志。疾。疾。病。垂。危。遂。惘。中。見。有。人。皂。衣。而。為。導。直。前。故。曰。君。家。之。囚。已。言。於。翠。衣。國。主。矣。命。僕。奉。延。請。即。稅。駕。將。正。昏。憒。莫。知。所。措。竟。被。其。隨。之。行。其。人。奮。臂。一。呼。早。有。綠。衣。人。十。數。輩。駕。一。肩。輿。昇。之。前。往。須。臾。至。海。上。波。如。山。立。心。甚。惴。惴。視。其。輿。輹。一。葉。去。水。僅。盈。餘。毫。無。沾。邊。行。且。如。飛。既。至。有。絕。境。都。如。鶴。所。言。即。有。人。迎。於。郊。外。俯。伏。路。旁。引。吭。而。謝。曰。主。君。體。好。生。之。德。罷。悅。耳。之。具。網。開。三。面。德。並。二。天。使。折。翼。之。禽。無。難。旋。里。嫌。龍。之。高。竟。得。生。還。不。獨。樂。昌。之。鏡。重。圓。抑。且。若。致。之。鬼。弗。饑。感。恩。涕。深。愧。愧。環。拜。其。郊。迎。聊。酬。翼。羽。言。訖。伏。地。哀。鳴。一。若。感。激。不。勝。者。蔣。自。輿。中。窺。之。弱。從。甚。感。冠。蓋。甚。都。其。人。年。二。十。許。翠。衣。國。語。即。昔。日。所。縱。者。乃。降。輿。射。勢。並。駕。而。進。入。其。國。人。皆。衣。碧。綠。語。言。俱。備。鳥。音。將。至。路。門。關。主。躬。親。迎。逐。揖。而。言。曰。寡。人。愚。昧。國。禁。嚴。地。致。令。全。國。愛。婿。辱。于。人。微。先。生。擇。之。歸。里。則。仍。女。無。與。並。後。即。不。致。亦。無。與。共。治。矣。語。甚。謙。恭。蔣。目。之。號。古。神。清。被。服。赫。奕。因。避。謝。國。主。孫。將。入。

延至殿廷納之上座。蔣將下拜。蔣辭讓再三。然後以賓主禮相見。既坐。國主又言曰。兒女輩。君完。賤時。銘五中。無由申報。適聞病在床蓐。故遣剪古。俟奉。幸。奉。恩。臨。當。令。叩。謝。因。命。侍。語。後。使。使。白。貴。主。旋。鋪。紅。綉。於。地。俄。有。小。鬟。十。餘。自。屏。後。捧。一。麗。人。出。蓋。甚。雅。翠。翠。羽。之。服。玉。簪。環。翠。夫。婦。並。席。皆。北。面。再。拜。蔣。不。獲。辭。卻。而。後。覺。主。即。退。國。主。命。侍。語。於。蔣。稱。幸。與。蔣。權。飲。且。告。曰。此。寡。人。豈。望。正。平。之。地。也。異。世。知。心。今。與。君。為。二。矣。矣。矣。是。飛。鶴。痛。飲。諸。大。夫。皆。在。坐。有。獻。詩。者。有。數。曲。者。紛。紛。而。前。蔣。亦。不。甚。記。德。爾。主。知。蔣。將。有。惡。命。取。海。中。神。靈。和。酒。飲。之。悅。若。沃。以。水。雪。病。遂。除。宴。畢。國。主。謝。曰。敝。路。偏。小。土。產。絕。稀。不。勝。餽。贈。未。足。以。貯。大。恩。聊。供。君。之。玩。好。幸。勿。揮。斥。乃。進。明珠。十。粒。紫。玉。一。雙。約。值。數。千。緡。小。鬟。又。傳。夫。人。命。致。水。心。鏡。一。圓。蔣。胡。樹。盈。尺。曰。故。以。報。銀。合。鏡。圓。之。德。貴。主。夫。婦。又。私。自。贈。遺。國。主。命。寄。於。近。海。市。肆。以。奉。付。蔣。令。其。自。取。仍。命。皂。衣。人。送。之。還。國。主。承。玉。親。餞。於。郭。揮。手。流。連。甚。不。忍。別。蔣。思。歸。念。切。登。輿。而。返。比。至。家。舉。室。號。號。將。殮。屍。於。槨。死。已。二。日。矣。蔣。推。食。而。起。家。人。大。驚。詢。之。始。得。其。故。出。視。庭。柯。有。點。點。足。止。未。去。疑。悟。所。謂。剪。舌。後。者。即。此。是。也。乃。設。食。餉。之。三。啜。而。作。蔣。疾。大。愈。欲。詣。海。肆。合。其。券。家。人。以。為。妄。力。止。之。遂。不。果。行。至。今。蜀。人。呼。鶴。曰。能。言。公。其。遺。意。云。

外史氏曰。鳥之馴。無足道。真真在開關對語。儼有鄉人語。舊知己。談心之狀。而吟詩一絕。尤為慘動心脾。宜乎蔣子不忍。聞而縱之歸也。昔有蓬人當戒弟之畜鳥。謂其音凄楚。人家有此。多近不祥。語雖迂。而其實切於理。今聞此事。益信達者非無稽之談。惻隱君子。所宜深戒焉。

廢塔

幼時聞老嫗常言。每及廢塔。輒為捧腹。然其事不雅。則不足以資談柄。及長。聞某縣巨家。生子而廢。其新婦之夕。種種可怪。人噫。而竟變化於其妻。琴瑟反以甚調。又非如聊齋之小輩。能以術易其夫者。其言在康熙初年。某家生女。貌美而性慧。少讀書。父母皆雅人也。彈琴品茗。種種約。日惟以約事相娛樂。暮年得女。珍惜之。不使苦讀。故女僅識之無而自孩提。以至成人。久居之室。年十三。頓失怙恃。寄養於其伯兄。乃兄嫂又皆儉人。居女為奇貨。邑有大姓。知其可餌。遂以百金許聘之。又不責其舊資。伯兄喜而告女。甫及笄。竟遣之于歸。大姓之子。廢人也。不第。數。不。辨。仰。且。壯。壯。不。知。女。在。閨。中。亦。耳。其。名。人。或。為。女。不。平。女。答。而。勿。答。惟。私。念。曰。苟。知。人。事。似。猜。可。夫。美。必。過。市。其。聰。明。耶。比。及。花。燭。之。下。眾。目。環。瞻。婿。如。面。不。垢。而。若。垢。口。不。涎。而。若。涎。五。官。四。肢。舉。若。異。類。不。盡。且。見。女。自。引。避。如。逢。怪。異。大。

姓夫婦強之成禮室當拜不知與誰不知推之既後一時賓客莫不掩口胡盧女亦
不其失色自嗟薄命無可如何情且癡類女又羞澀一切葷紅合卷之文章草草而已及入
洞房猶聞其吃語父曰面白白而衣紅紅又是幾何嬌羞其父有妻數房年僅少長於女
故云云父見其強強此之既而又詢其母母曰為汝娶神伴汝何猶不知耶婿色似喜取不斗
土馬之屬羅置於合歡牀而自戴面具跳舞而前姑女曰胡不下與子戲女且羞且憤面壁
勿答婿竟呱呱大哭命告其母曰婿不好弄妻來為婿室女春哄哄大笑女聞之益慚時
以淚洗面旋自解曰幸猶知人語事尚可不復復悲其姑因于庭蓋樓樓屢撫慰之至夜婿
雖強強就枕不知為人適女又處于故態不自解其不眠可想見矣這聞三朝女心計
曰業已倡隨分定若竟聽其廢將終身之託謂何因而強按羞顏不復作兒女態前緒絮絮
作為飛鳥舞蝶之類拾情與戲婿亦鼓喧言樂又取其戲具共戲戲與之悲跳於室中婢
媵盈前恬不為怪大姓夫婦見之反喜女之不知愁並不加禁如是者旬日婿亦漸趨步
不羈儼然伉儷女又時嘗果餅以飼之婿竟日不出室女知機會可乘每日整粧之付坐
於側頻頻引鏡自照詢以行姿色色固人性情雖年已成人情漸漸亦笑而頷之答曰
好好女又詢曰汝愛否亦答曰愛愛女心竊喜自是聞與之戲服即刺繡於牀或使並坐

以一足置其膝末遂繼嬌嬌使撫摩又詢之好否其答如前女因得吉期一夕與共寢盡
去襦褲裸而後眠蓋自燕爾以來從未露體相向也夜半引使們捋周身殆遍柔肌嫩骨看
手欲融女又詢之如畫笑而不語再詢皆習習以輕軀暈就婿果不勤不須臾而好事
成矣後晨女約之曰勿與人言言將汝婿果遵守勿失至鏡台之側無反目之時婿置之
旁皆捧足之日月餘女病吞酸大姓夫婦以為異使點婢視之竊以其事告則聞房之樂竟
較之尋常不廢者殆尤甚焉皆大悅益愛惜女女遂自此與婿盡棄兒戲展會定省而外即
坐房中或藏鈞射覆或博奕飲酒婿故不解而靈明已復積漸能速久之竟與女相傳交授
以諸書亦能辨字非復吳下阿蒙且自女之入也每晨起親為盥漱整巾梳飾衣衾數日務
令一浴厚頂放踵刮垢磨光婿親本非不揚加以人功亦翩翩年少矣期年女學生二子錦
繡綉綉玉潤珠圓見者皆謂其肖母而不似父然嚴婿之慶早又乘駟策肥周旋肆應自
金其畫堂之態當不免啞然而笑矣

外史氏曰替者無相則將依仗乎美之至於唯唯固辨知已甚矣人非有女以相之又何
能脫凡胎而成仙骨耶蓋女之於此其柔腸不知幾千百轉始肯甘心舍離強為此態否
則金閣女兒其孰無面目若是哉余既鑒女之心益憐女所遇之不幸

犬婿

余友邵次其生花之友言事極其怪前一日謂余曰近有一異聞非君莫可與語能不准
以污濼乎余曰願聞其概邵曰家有曠室每聽人之侃侃值之軒輊計也客歲仲春有婦
年約二旬貌頗妖冶來賃屋家人與之約每月半錢亦不致遂從來居焉家無丈夫只一犬
獨毛獅尾豺口狼牙龐然大物也初來人無敢近久之覺甚馴亦無異常者惟有一子
入婦室則人立而咋之啞衣裂聲勢甚洶洶家之婢媪若往則搖尾承迎引導使入余以為
名南之虎能衛如玉之女居既久婢媪皆無識默伺之適其奇詭夫人之畜犬不過食以殘
炙飲以餘滲已耳婦則每食必呼曰飯具矣犬即至而入婦室天上空敬以食置其腹犬食
訖婦乃食窺之者不其疑詭謂是犬也何相敬如賓如是哉一日某僕之婦服役於內歸
甚遲將就己室而適經從室聞窗中有犬聲疑其未寢穴而視之時正堂後月明見婦白身
僵臥犬如人形俯伏其上絕類交媾者犬信信然婦亦睜睜有態乃大駭旋聞婦作顛聲曰
毛耗耗刺人肌膚頗不可耐又曰子僕矣何若未嘗耶遂寂然視犬則已伏榻下不覺摩腹
明日言之同輩哄傳以為笑柄余聞之意味不信至冬婦誕一子周身皆長髮形狀如猿因
妻之不肖大若忿志不食者累日事益瀟灑有與婦善者私以謂之曰若人也奈何以犬為

洛耶婦視然者久之感頗曰此誠夙孽姓勿言願以實告子生有十五年父母將為擇婿人
既問名矣忽得奇疾若患癩癩狂言者竟日給以飲食盡揮之惟索人便父母亦堅不肯與
一日自言曰若置我為畜若乃擇人而事耶其聲音都不類子父母疑而詰之則曰我某
也汝女前世為人媿曾與我私既而利害交淡乃與夫謀害我於死我後復訴之冥王冥王
不以我為直反怒我遂誦之為犬今且三世矣汝女以改邪從良仍得為人予大忿又訴之
冥王冥王判令生汝家與汝女為匹偶以彰果報結語將誕汝女若過他人我必殺之語已
予頓仆少頃即甦舊疾如失明晨家夫生五子其一是犬也父母以子故將盡荒之又以事
涉荒誕一覽數命有所不忍於心遂不果殺次年子甫二八犬亦成立跬步必隨子有執柯
者至咋之幾死因以巨煉繫之夜深斷其索入子室登子榻噬子余孫但不及膚若以之示
意者父母懼乃不敢以子字人及秋父母皆病度子之宿疾又作且發狂裸體而奔人捉之
亦不能止夜臥臥土室中堅不出惟犬相從未幾父以母愈予又夜命子母往連之則犬
俯于身其辱不可勝言矣母為此氣結尋亦卒親族知其事遂不以人類待子誠折子愈乃
人前及室天即往噬無有能禦之者家資賴以不散子亦勿狂而迷惘中亦知與犬為仇
心甚取之然愈從自思親族且嫌此不處況他人孰肯以子為嫌於是決意從大海其垢污

中當未與君細叙將有要事相商言訖不見李廉視之... 石鎮其上固憐而謝之仍猶故道至客夕居停則墓塚如佈... 驢猶幸無恙奈之以行幸午始抵城郭即以告人莫不驚異... 李廉學女來面酬其德并詢僕死之由女曰是妖虎路... 慶之怪勝於化者什倍以君頗有福澤無敢驟近故做酒色... 幸從其適而僕猶在學中其罹於毒手又何疑哉李廉又語... 具靈異往來數百里鬼神亦莫可如何況人乎因覩然曰... 君失偶願承琴瑟之從君入秦留經作鎮亦可水護殘骸... 而懼為陰類乃答曰再生之德何所不可但卿生之而復... 是以不敢女沈思良久嘆曰言實近道蓋不敢強又曰明... 有稗語言已李廉頓竊及見邑宰果以報僕就之李廉憤... 引李廉與語曰此吾女也彼已兩月君何以悉其乳名... 摺合宰驚喜曰亡女好誦金剛經存日嘗怪之不意竟得... 樂前異單 初編 卷一 二十

閩人因道途屍難攜又不忍失之故即墓子任所亦視官... 之枉僅以暴卒詳于上官做遂解李廉起女他浮屠佛寺... 解謝致呈至家其母適姓娘將產一夕又夢女來謂李... 矣李廉醒聞母已誕生一女知為鳳起轉世乃稟於父母... 婦李廉年五十猶困於公車家中落其妹嫁一巨家執不... 外史氏曰世俗趨利惟以蠅為財星而不知其為禍最烈... 色妹令人一往而深實已屬虛相向脫無難田橫之義... 世之年利者且不慮生焚其身又何恤死其禍耶

劉天錫 劉祐字天錫嘉善人年僅弱冠名噪一時歲試輒前列... 也其具文名以重幣聘至為子弟指南天錫齒雖稚而備... 服嘉平將解館歸者李氏又堅約以承歲時天錫以家貧... 歸里畢姻侯并有人然後出遂以他故力辭而主人早窺... 之憂乎無文人地塌洞房必俟金條方為快事青燈圓未... 偏慮太夫人在堂無人陪

待寒家頗多粗婢即請通運二人前往服侍子亦無所吝... 今因母老而計及此初非本心適聞主人語喜出望外而... 因笑曰先生置慮于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 良知皆妖豔異常不敢祇受主人促之再四乃指一瓦色... 見惠主人曰色不甚佳先生何取於此當副以麗卷即指... 巫起入內自檢琴囊以界之謂天錫曰吾不使先生有... 主禮事之無天錫少年持重見二婢均有珠色益以名教... 見一舟以載二婢言笑亦未嘗輕過歸見其母母故世家... 物即訶之曰老婢力尚健促汲可以親操安用此纖弱... 公以倩桃自損其名耶天錫伏地請罪因白主人誠意勿... 夕甫過即遣天錫赴塾不少權且私謂曰見可欲而心不... 也二婢一名相慧即衣編綴者一名琴心即衣元色衣者... 尤聰慧可人意而主人器重天錫知非凡品故以之持... 不輕役二婢知其素解之無違躬親教讀授以內則及女... 樂前異單 初編 卷一 二十一

其樂之一夕母忽謂之曰汝亦曾因貧致此豈甘為人下... 今汝居妾媵之列俟少嫻婢遂遣嫁良人庶畢汝終身之... 顏色慘變若不勝憂矣及歸室私語琴心曰我奉奉主命... 字此婢而高明當非久困寒總者固自謂此身可托矣適... 不展又將安住倘恰玉堂金馬而事瓦夫土雞姊能之妹... 遂相對忤怛克夕傷悲無何二婢皆病矣劉母固知其由... 情服約如水投石未三月琴心少愈而相慧遂卒臨逝之... 侍太夫人左右飲食教誨恩戴高天今不幸而長蘇亦其... 心是以不克遂相慧之願相慧後復若能於劉氏望側使... 願琴心曰妙自尋趣不可同故無益之死有負主人嚴命... 甚表之為市視以檢如其遺囑矣以墳園障地事畢將洗... 天錫居主人家館設較前倍豐課書亦較前倍進者無權... 儼若一家時值新秋淫霖數日一夕生徒散後月色微明... 聯曰香露雲鬟溼清輝玉臂寒因笑曰此老與殊不淺... 身復有人低謂曰即君亦憐

劉天錫 劉祐字天錫嘉善人年僅弱冠名噪一時歲試輒前列... 也其具文名以重幣聘至為子弟指南天錫齒雖稚而備... 服嘉平將解館歸者李氏又堅約以承歲時天錫以家貧... 歸里畢姻侯并有人然後出遂以他故力辭而主人早窺... 之憂乎無文人地塌洞房必俟金條方為快事青燈圓未... 偏慮太夫人在堂無人陪

此苦況乎天錫愕然... 人之恩德... 得自主乃隨風至此... 溫顏以卻之曰... 疑婢子耶婢子在生... 念哉... 情... 即蕭容以對不與之語... 敬以待天錫... 天錫... 愛之至矣... 復而進之未及... 其里族... 乙... 主人... 湘... 之多時矣... 為... 冬... 之於... 母... 遂... 喜... 流水去... 既... 天... 猶... 能... 王... 許... 飛... 環... 自... 是... 幽... 獨... 坐... 軌

望其來而竟不至... 謝曰感郎若臨... 處若正室矣... 曰咄咄怪事... 孫生下即能言... 柯令與某公皆不... 之猶以為桐圭之... 於抱孫誰能徐... 至公家戚戚笑... 大奇大奇天錫... 錫已去強任不... 無歸女遇琴心... 以然一日忽謂... 中... 先... 以... 南... 隨... 外... 一... 不... 登... 窗... 異... 罕... 初... 編... 卷... 之... 一... 終

高廷奉天津人才長而短於視步之間僅能約略人形同人因呼為次公蓋戲以狂者進取之義為一日訪友得子連洛神賦於其案頭讀之色喜曰世固有佳麗若此哉友笑曰但恐吾兄見之亦與嫫母無異尚亦笑曰君過矣予雖未知其色豈遂不聞其香因相與大笑越二年南游吳楚橋寓林墟載酒於秦淮等處日尋名勝偶過桃葉渡忽有感于懷比歸邨中天已薄暮閉門高臥輒誦王獻之舊作勿輒開窗前低吟曰故人不相識獨坐為誰望香甚皎皎如閨人而心微動啟戶視之時正月望清光如水院中會無人迹心疑為鬼亟聞其扉拂榻就寢屏息不敢出聲無何環佩珊珊履門竟自開矣尚於枕上駭嘆苦無所見然而香氣遠猶嗅之而骨為之靡未幾聞小語曰玉郎睡乎近在咫尺始能少識肌膚纖腰弱態素面紅裙二十許少婦也弟為自力所限猶未深辨妍媸而口脂遠吹亦既心醉乃不覺縮起而曳之使坐曰別來無恙何怨我不相識耶女笑曰窮措大強作解事予知我為誰乃鬼狐來取汝命耳尚竟坦然惟以目抵女面叱毛髮刺其目且誦二句曰施朱太赤傅粉

警世異草

初編卷之二

桃葉仙

警世異草

初編卷之二

桃葉仙

太公古人不我欺矣女頗不耐其視曰人皆具眼一見了無奈何令眸子逼人如此於是兩相相視惟然止夜明且始別去乃謂之曰君實厭之復身妾即枕葉雖鬼而已仙矣情緣未斷固以相投君能與妾久處當令君壽慎勿洩之他人使遠言者疑我也尚既喜得履質生死俱所不辭遂不懼其鬼而反暱之雖至與宿友之前未嘗微露其概女盡去夕來日盈健即有客乘便過訪而女之至也無私女之避也無踪私語嗚嗚屬垣者猶如充耳笑聲吃吃窺戶者聞無其人其行踪詭秘如此尚益信其真仙無何而尚疾矣女時未聞視湯約必親饑寒伉儷而疾亦小愈獨尚之痴情不斷每值其來欲與之合女作笑辭曰妾恨若笑危猶忍以牀第相感耶尚不聽強之共寢明日而疾又大作女嘆曰予害夫子將不可復為人矣尚止色曰即使令為卿死已愈於徒生何憾為女終引為己過幸尚之報於遠視遂匿迹韜聲雖日侍尚之左右而不使之見尚固疑其薄情而恨恨不已無如疾益不起同寓之友咸憂之女亦數夕不至蓋自尚之疾也女為情所繫為憂所迫漸不能隱其形尚雖不曉而人反時一見之爾志其病源與之要者皆苦口相說尚猶堅諱曰無遠道鍾山有一道士書禮勸勒之既驅遠靈靈取乃相與為謀不令尚知遠請為道士慨笑與偕乘至則曰

警世異草

初編卷之二

桃葉仙

警世異草

初編卷之二

桃葉仙

遠良久有異氣一團微挾赤光自東南而來颯疾如風徑投細內視之則一白狐毛雪色口街小鼻閃灼有光向之所見其赤者蓋即此也道士不暇責問急刺欲斬之狐前伏乞命以喙向病室而嚙若悲不自勝者道士驗其草為芝乃擲劍數曰世之獲視其夫者固此畜之不若也吾共害天下之節義矣並命撤其狐逐展轉仍化為女眾環瞻焉見其妖治異常因噴噴曰無怪乎尚生之見惑也女詣道士請命且自白曰見前身實係王家桃葉線夙孽墮落為狐修持數百年既已悟道前一見尚懣懣淫淫狂惑忘其異類不意高一病沈疴竟成不救見善惡無報昨自靈山真得此草欲前來殺尚行中途即被擒獲兒以妖妄惑人死乃其分祈帥以此物療郎痼疾兒區區之念既遂敢亦無憾言次詞色俱慘眾中多有涕零者反向道士為女乞憐道士乃呼女而進之曰汝來前夫入之心如水溢則為完尚雖不由汝死病實因汝而生焉得無罪乎今釐汝寸誠不加違責况尚疾得此亦愈矣後仍勉事君子戒以寡慾清心不獨可同成地仙亦可以完汝素志語已太息竟去眾延女入室煎藥約而一飲而瘳左近散居之人沾其餘瀝者亦活十數人女遂自此畫見同寓者咸得晤言女善畫頗得鍾王家法巧其一幅一扇無不實以終身乃尚自愈後益愛重女情好倍篤然不敢過於馳騁遂益堅強居半年尚返故里女亦與偕但不復露形而偕隨則未之有異也尚不自諱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予初視如雲如茶者直如無物乃進一見之幾不能復目之灼灼者不可戒哉聞者咸深領其論後尚至五旬道士忽和兩人闖戶飲及夕竟失其所任蓋與女皆仙去也

警世異草

初編卷之二

桃葉仙

馮煥字懷仲浙西人及于甚篤無辱殿名第素無賴每傲慢之懷恆笑而不言成疾多不平謂之曰渠弟而若兄乃何無禮如是讓曰予少恬特同馳者惟此一人若以傲慢而見弟分離庸保長道者不掩淚泉下予不忍於吾親非為弟也人以此為高之未幾弟之髮妻卒唯妻某氏性極悍每每以事嗔其夫益益親兄為陌路其高妻鑿鑿恐其語碎碎之婦漸不能

警世異草

初編卷之二

桃葉仙

孫亦忿訴於大前。懷怒曰：若亦敢長舌者耶。北難司晨，惟家之害。子寒門不遇有此逆與弟，許欲出其長，楚始猶諫阻，及納婦言，反向兄前，雙雙瘦短，且借瑞與之，每謂兄曰：若留嫂，孟折吾居，於是懷去婦之志，遂決婦故名家女，誓不二夫，長跪夫之前，流涕不去，誓又以言，激兄曰：我固謂兒女情長，則英雄氣短也。懷益意，竟出其婦，楚與妻盡得志，懷亦不再言，舉愛兒一身，盡以家事予弟，弟遂少安，自懷出，飲食衣服皆仰給於楚之婦，日漸涼薄，家故素封，楚與婦日磨梁肉，而以盡福奉兄，懷亦隱忍勿言，望以天性不安於中，遂與兄計，亦欲出其長，懷聞之，歎曰：家門不幸，而有離異之名，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不可因吾而壞弟之琴瑟，吾盡去之，遂樓被夜行，悄然他往，楚本故為此，以飾己過，懷既去，益中奸謀，夫婦乃私相慶幸，居無何，楚突大起，延及室廬，派馬滿其所有，夫婦日益貧乏，不可謂祝融回祿，依然自無賸子也，先是懷倉卒去，無定去向，因思弟某公新任江右，遂決計，獨行數十里，力少倦，息於道，周俄有偉丈夫，精聲如戟，馳從甚疾，馳而過其前，見懷即下曰：故人別來無恙，懷視之，若不相識，乃起而揖曰：契濶日久，偶失記憶，望以姓氏見示，客大笑曰：不復念我耶，予與兄同桑梓，實已識，今且略置姓氏，有一事，亟欲結君，因即樹下，設脫靴與懷並坐而叩之，曰：自故鄉來，聞兄有身婦之事，信有之乎，曰：然，客曰：客

初編 卷二

是則君以孝悌自居，而罹三大罪矣，懷愕然，亟請其故，客笑曰：君之父母以弟付君，不能導以和順，而任其滅性，陵兄將來不可救，一罪也，君之父母為君檢室，執婦逾數年，未聞蒸梨之小過，今因兄弟而棄夫，婦之倫，二罪也，君之父母望君生兒，以延祖祚，乃竟出妻不娶，莫續，三罪也，即令君弟有嗣，而君儼然無後，非三大罪而何，懷聞客言，汗流浹背，乃強與之辯，曰：兄知其一，未解其二，自來兄弟之禍，無適於間，惟懼大傷父母心，豈反以此為口實，且兄弟手足也，妻子衣服也，甫為手足去衣服，忍為衣服間手足，僕嘗偏觀人世，家之不和，多以婦故，世少貧女子，僕因線而不續，弟于即兄子，弟兄即我兒，何必徒多擾擾，客又笑曰：君之言，何不達也，昔鄭莊縱段于譏，魯應極極儒林，謀之周公，石王而管蔡為戮，以兄弟之有，賢不自也，若前妻子以衣服，固已然，固手足之故，而標以為飾，即聖人亦無取焉，且使尊夫人得罪於舅，姑若又何以處之，抑更有加於此乎，將如此而止乎，屈情定儀，君必有以教之，懷語塞，客又曰：君謂弟之子，猶己子，語更不然，父母之生子，不虞其多者，非謂含飴弄，一愛已足也，意將各行，故多多益善耳，如兄以此事委之弟，當年亦何以有兄，況子嗣皆關天命，君幸而為伯道，固可矣，君之弟不幸而為中郎，又將如何，言已，懷乃大悟，曰：意是僕之罪也，亟起再拜，客使還坐而語之，曰：君之意，將圖其舊，抑別求新乎，客曰：

舊人雖在吾末，如何新者，其可哉，客曰：諾，懷有小妹，頗賢，淑，仰君高義，即以之奉，懷曰：異哉，萍水相逢，未過數面，突以千金之，相屬，使僕聞之，滋懼矣，且僕單寒，茲今尚無，得毋門楣之辱耶，客曰：不然，君篤倫常，僕重品望，豈敢以門第相高，請即同行，無須，謙退，乃以從騎，懷遂與而前，途次，自言其官，聞則黃姓，其父即現任山陽令也，行至薄，暮始抵其家，高門魏樓，僕役十數，僕有世家，公于肅容，下騎，同入，即命小僕傳報，曰：速啟，夫人，海情，郎已選至矣，懷聞而心疑，亦未遑問，入，則華堂，是處，備極富麗，有婦人年可五旬，冠佩尊嚴，迎於檐，熟視而笑曰：真吾家佳婿也，懷知為夫人，奉謁如禮，夫人辭讓而後受，之少坐，即令易衣，且言曰：今日吉時，良可成好事，懷怪其急，方欲起辭，俄而蕭鼓，喧於堂下，旋有妝鬟數人，扶新婦出，與成禮，送入青廡，及懷啟視之，獨光之下，眉目宛然，實即故，婦某氏也，大駭，查詢之，婦惟揮涕不語，有頃，夫人至，乃代白其由，蓋婦自被逐而出，父母即，遣之他適，婦以柏舟自誓，矢志不從，以是觸怒父母，將強之歸，遂適連尼庵，欲避其難，適，黃夫人備其志，節，收養於家，公子故豪俠尚義，有郭解之風，因為物色，適生，始得完娶，夫人，言之歷歷，懷亦抱慙，不勝語，次婦始謂懷曰：君以家之不和，適妻大歸，今何以仍不見容於，弟，而亦擔登以出耶，妻誠不足惜，但思未事舅姑十年，未蒙呵責，竊自謂此生無忝矣，忽

初編 卷二

一旦棄之如遺，竟同覆水，使為為者，得以快心而滿志，則情實不甘，耳言之，潛然涕泣，不能，俯聞室，咸為之不平，懷更慙，然內，夫人乃解之曰：兒勿氣，若薄倖人，誠不足，但今是，子家發，往，事皆不須，及婦因雷，涕對曰：母毋再言，婦嬌，兒已被，不敢，他，想，得，郎來，一證，其是非，終亦無，憾，今藉大，力，既得，表明，衷，請，死於，郎前，以，終，妻，靡，他，之，志，語，至，此，詞，氣，俱，烈，即，出，袖，中，短，刀，欲，自，刎，夫，人，使，婢，摀，持，之，以，力，公，子，遂，自，外，入，止，之，曰：妹，勿，爾，子，免，焉，郎，來，豈，反，以，送，若，之，命，耶，乃，謂，懷，曰：詩，有，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古，人，處，家，室，之，間，良，亦，有，遺，今，一，有，不，睦，遂，出，其，身，宜，其，怨，也，君，欲，效，買，臣，故，事，僕，不，敢，強，若，猶，有，仇，讎，之，情，願，早，圖，樂，昌，之，鐘，鐘，聞，夫，人，言，既，已，自，悔，繼，見，婦，狀，不，禁，慘，然，唯，惟，墮，涕，而已，公，子，與，夫，人，又，居，間，排，解，遂，為，夫，婦，如，初，明日，風，興，乃，雙，雙，入，謝，夫，人，館，於，別，院，外，事，戒，今，勿，適，以，故，望，家，道，實，竟，不，與，聞，年，餘，公，子，之，父，以，卓，異，薦，升，某，州，道，使，迎，其，眷，夫，人，因，置，酒，話，別，贈，以，五百，金，夫，婦，皆，垂，淚，而，謝，公，子，端，懷，曰：倘，不，如意，可，攜，妹，至，任，所，相，訪，也，不，數，日，遂，行，懷，同，婦，歸，里，其，家，已，無，立，繼，懷，其，疑，然，因，出，金，置，產，召，弟，同，居，登，見，兄，嫂，皆，亦，覺，悵，悵，婦，私，謂，其，夫，曰：我，國，道，料，阿，伯，之，有，餘，蓄，也，渠，實，不，能，捨，婦，故，託，言，他，往，攜，金，以，就，之，觀，其，借，歸，事，可，知，矣，不，然，黃，家，巨，富，詎，肯，以，重，金，再，路，人，望，以，為，然，遂，播，諸，里，黨，新，入，懷，耳，始

志曰我念弟而歸今反以私婦誘我耶子不可再居於是乃以餘金付弟買舟載婦竟詣黃
衡公引謁其父待以禮禮使與公同衙務然其欺甚重之在任五稔黃公致仕歸特
折宜囊之半約二三千金與之曰婿妻家佐我我不忍見婿無家也讓又級雷前歸弟即來
揭夫婦又繼接如馬矣詢以前金則曰屢遭盜劫炮烙焚死今幸有命見兄其他尚可問與
言已涕泣請罪讓乃憐而收之夫婦遂不敢妄為私議而卒無子惟讓之婦二弟繼其宗祝
益服黃公之論往來如姻也

外史氏曰世人多重妻而輕弟讓仲能獨矯之可謂中流砥柱矣然為弟出妻又不復娶
則道於不可黃公于侃侃正論原非奪理之詞而救痼疾以約馮氏先人莫漢中當為
額手又不止斷者能續作一段佳話也

昔昔惜惜

湖南郡士狂少有四方之志年僅二旬餘足冠天下其年春又將負販入黔所親以蠻烟
瘴雨之鄉山川險阻勸以勿往狂不從且慨曰大丈夫死生有命豈區區者之能為也東
裝遠行比及思南等處淫霖為患跋涉難免有悔於心一日迷踪深山峭壁巉岩入行
為道良久始通絕險遠望村墟似有炊火而深潭當路須循岸而行履極遂懸於樹下俄
聞窸窣其聲

初編 卷二

五

見對江有水筏一人以長竹為樁揚漾而來鄰大為以爲接引者至矣及少近而視之其人
披一短裘周身似無寸縷不知烏之雌雄立而姑招以手乘筏者亦甚欣欣其疾如馳無何
即織其面兼觀其身則螺髻雙垂體潔如玉一少年女子也大駭詫為異物方將奔避而女
子早已登岸擗首且笑且歌絕不羞澀始悟為蠻俗未免少見而多怪因從之登筏女子
鼓楫而行共濟同舟達此絕艱亦不覺心動問以手戲之女子漫無避忌爾許時始渡遂
津解錢付之女子不受惟吃吃慈笑且舍所乘與之偕行上語胡盧若將導引亦喜得指
南曲折里餘始達村口時已天氣昏冥辨物色女子引之至一處狀類神廟觀其廡語
鄰曰此猶可居即君非我俗類慎勿他往也其言則華音絕無嘲哂之前鄰心異之女子即
反身自去鄰入祠中惟一楹即可棲息黑暗中鄰亦不知所祀為何神方假寐而柝
聲苦飢旋聞女子呼之則樽酒盤饌陳於廟墻且酒炙俱溫暖之亦甚適口鄰亦深感其情
量疑其為醜羅之計勢必復來私心因不忍拂遂亦不拒乃兀坐以俟之漏已數下竟克奮
繼忽夜雨大作浙浙有聲聞人語曰措措兄引了一佳客來何不不見其音倍感况全非曲語
已而焚壇內柝似有燈光乃起自門隙視之則一女以斗笠罩身僅及其肩白身亦無衣
袴惟持入木若燧蔡冒雨而行鄰不覺頓而且笑以為身入畫幀日與裸裎者相值情何以

堪止窺堂聞此女早至戶外竟推闖入矣鄰不能引逃直前見之女子凝眸微笑似有愁色
徐曰愛如其來我欲以醜形為人見今予願縮縮不致鄰又揮之女子敏羞為喜相與席地坐
而置其木於前鄰始得瞻仰廟像則一女神亦絕無裝飾披髮露體與所見者無異疑其
他從無布帛不知何物故創教者如是也因叩女子姓氏并所居何地何神女子自言
為昔昔與所謂措措者俱全靈神之侍女即祠內所塑者也靈有雌雄此神遂分男女凡婦
人行靈者皆神主之地名強弱所居皆生苗距海只三百程昨夕所過之津即所名瘴水
也語之甚詳鄰又曰卿既苗類何以能漢語且措措亦何以能昔昔始曰妾與措措均非
此間人實中土之所產也本以預屠米黔貿易一如君之今日不意偶中惡靈死不甘心訴之
於靈神靈神憐之俾與措措俱生於苗家化身為女又誓不盡人靈神遂收之位下用為侍
從自靈神棲於靈龍數住水府妾等乃漫無統紀故得遊戲至此鄰因叩其由昔昔未及
答而措措早已入室笑曰姊對生人傾吐衷腸俾母使客笑我昔昔微嚙曰婢子太不諳事
郎君賢有厚福祥禧以返故鄉何諱焉二女遂同坐語鄰曰靈龍悅色其體純陽如靈神之
美數觀之食其種類始靈靈神懼不得已親詣海藏自獻其身緣與龍為懼不甚主人世
事以故靈靈亦不甚靈鄰因笑曰據卿言神有雌雄當成配偶今靈龍忘靈神之權者

昔昔惜惜

初編 卷二

六

能無怒也昔昔亦笑曰郎誠解人妾輩所慮者正在此彼一妖不敢與龍為偶將以妾等洩
其怨深懼其毒故避之不逞鄰曰然則奈何措措怒止容而答曰昨夕渡君諒非無意妾等
實人身猶可奉君若常令擬相從而歸為君之業苗疆非善地願君毋思深入也鄰聞之俛
自為計本已倦游且二妾同心爰適所願但不免尚懷首鼠無何而天已昧鬼昔昔起立
曰不可一言而法斷章亦將來裝他往君勿過於躊躇反以誤我鄰實不能捨遂欣然
曰諾二女皆大笑曰妾少俟容妾整理即可行言已偕出半時而措措則俱易男兒裝穿衣
亮袖狀頗雄邁相偕出廟門入各角一巨麓頗稱闊曰持此去吃着不盡無事作汗漫游矣
遂行仍備故道以渡渡水而真鄰登陸其疾如飛過嶺數十迴環謂鄰曰此時神縱知之亦莫
予違矣是夕宿於旅舍遂成歡好一女皆柔媚鄰益樂之數日經一苗寨措措與昔昔耳語俱
笑不能仰鄰詢之昔昔曰君勿言今夕當有樂也且以之洩吾幽憤益不解措措乃先行至
一窠門庭軒敞以為苗之素封措措以一物置其門框上視之狀如盤蛇蟠屈不伸少頃
窠自動旋即能飛忽不見鄰止愕然措措又囑曰慎毋洩吾事從妾指揮且信於昨夕之樂
鄰姑領之俄而門窗洞開老者少者男婦雜進而出見叩首無異狀甚殷棘其人皆熟苗
亦嘗禮盡之家也鄰頓悟無訛立昔昔慶曰神靈志汝可治廷以享吾客昔昔為汝解

其有賴家長者即應之如響。延入與二女俱入中庭。既而後紛騰。國家奔走。恐後。
 醋音。音命以歌。果不敢辭。少婦數人。聯袂而前。雖不解所誦何語。而音韻清越。頗可悅心。措
 措又擇一弄。文字僅破。戲令去衣。把球。女微有愠色。音昔即起。而主人喜。謂是晚。已
 昔昔叱之。如天。且命曰。自媿以外。有不去。親者。死不。聖堂。驚恐。無敢。未。白。鳥。其。
 環於座側。肉屏風。不是。過。馬。措。措。又。幸。少。女。使。於。側。坐。坐。都。已。醉。不。禁。其。狂。文。物。初。身。
 所不至。措措與音音皆鼓掌。遂令。應。於。瓶。主人不敢。音措亦同。庭。室內。待。且。而行。其家
 反拜。送之。適於。奴。執。出。村。昔昔始告。那。曰。此。苗。盡。數。人。致。資。巨。萬。今。若。此。亦。足。以。報。矣。那
 嘻笑不絕。自是。每。遇。盡。家。餽。之。如。前。比。及。楚。界。昔昔曰。今。主。文。物。之。邦。不。可。仍。前。單。車。出
 篋中。珍。寶。市。其。一。二。得。錢。萬。兩。乃。買。舟。治。裝。二。女。姑。易。舟。而。弄。色。既。殊。尤。衣。以。文。錦。又。見。婢
 僕。數。人。垣。赫。不。殊。富。室。那。本。無。妻。孥。乃。以。昔。昔。主。家。政。而。措。措。則。之。亦。彼。此。無。妬。心。至。其。麗
 中。皆。珍。珍。異。取。以。易。資。金。錢。萬。許。市。產。構。居。一。切。資。用。不。乏。那。既。饒。裕。兼。對。麗。人。不。再。作。遠。游
 想。期。年。各。舉。一。男。那。亦。欣。快。忽。一。夕。昔。昔。謂。那。曰。驚。神。與。龍。媿。不。勝。其。淫。毒。昨。已。命。盡。其。弟
 其。難。者。雖。在。已。無。能。為。自。今。南。道。苗。土。可。以。安。枕。無。患。矣。那。姑。且。信。且。疑。或。以。語。人。亦。無。致
 据。其。言。者。

卷之三

七

外史氏曰。諸善之盡。無逾金。雖苗人之貪。狼為之。而濟其惡者。實維是物。蓋龍具大法。
 力。而養之。且因以覽之。雖近於附會。洵快人心。況哉。記云。種盡之家。其婦女多為神法。
 則昔措之所為。良亦有微可信。若二女不以苟合。不以色。是乃居濁亂之鄉。猶具清明
 之氣。信乎。其為不昧本末者矣。

溫玉
 孝廉陳鳳梅。風流。籍人也。祖居紹興。寄籍宛平。的兒。即拔。科。人。皆以神童目之。家在京
 城。甘水橋。宅復有小樓三楹。即乃尊侍御公休沐處也。孝廉初猶嗷嗷。及公捐館。不忍手澤
 之存。遂閉之。已數。矣。一夕。月。明。孝廉。拈。鬚。善。道。人。皆。已。熟。寐。惟。留。小。童。應。門。孝廉。入
 因。貪。月。色。不。忍。就。枕。乃。自。檢。松。柴。命。童。添。火。將。以。煎。茗。俄。聞。窗。聲。窸。窣。如。燕。如。泣。如
 訴。察。其。聲。之。宛。在。樓。上。孝廉。駭。然。毛。髮。直。豎。潛。手。不。敢。獨。進。遂。歸。手。明。即。起。往。跡。跡。家
 人。知。而。力。阻。勿。聽。至。則。樓。上。軒。窗。皆。掩。而。無。巨。物。奪。門。而。去。孝廉。腹。股。索。仰。視。之。六
 榻。空。則。鴨。也。蓋。公。歿。五。年。此。樓。未。開。物。遂。巢。其。中。然。門。窗。封。鎖。亦。不。知。其。何。自。而。入。良。足
 詫。異。孝廉。神。少。定。其。復。入。觀。再。冊。茫。然。無。人。迹。又。地。無。可。怪。惟。憤。憤。淚。淚。而。已。乃。仍。閣。之。而。歸
 至。夜。靜。伺。之。漏。下。三。鼓。其。聲。又。作。婦。婦。甚。靡。曼。則。非。復。向。之。嗚。吧。者。矣。翌。日。孝廉。具。衣

卷之三

八

歌。歌。樓。下。祝。曰。仙。子。鬼。子。何。賦。幾。聞。至此。也。倘。有。妙。音。請。容。面。領。好。過。言。已。返。室。書。
 即。有。連。客。來。啟。視。字。迹。婉。麗。一。則。溫。玉。一。則。柔。娘。皆。閨。中。女。子。也。乃。大。駭。以。問。家人。舉。法。
 莫。知。所。自。閨。室。驚。疑。靡。不。喘。喘。及。及。孝廉。欲。赴。其。約。夫。夫。人。懼。呵。止。之。因。假。寐。俟。人。俱。歸。
 狀。獨。往。未。至。早。有。小。青。衣。衣。治。治。非常。迎。於。門。際。笑。曰。知。音。人。誠。巨。膽。哉。二。位。娘子。固。俟。之。久
 矣。遲。遲。之。同。行。旋。聞。板。窗。聲。聲。自。半。天。遙。響。樓。頭。二。美。舞。袖。微。微。似。似。倚。倚。無。聊。月。下。
 之。香。露。雲。霧。清。輝。玉。質。不。欲。垂。憐。而。不。能。也。因。恰。眼。而。登。直。前。揖。曰。庸。耳。俗。曠。未。嫻。音。律。荷
 蒙。召。以。雅。集。能。無。愧。乎。一。美。人。微。嗚。曰。既。非。韻。曲。周。郎。奈。何。諄。諄。妙。音。此。言。亦。誰。能。信。之。語
 次。晚。其。貌。一。則。玉。潤。珠。圓。嬌。態。百。媚。一。則。花。愁。柳。怨。笑。可。傾。城。均。衣。五。銖。衣。束。百。寶。環。環。佩
 珊珊。實。天。人也。孝廉。自。說。為。奇。遇。因。曰。客。夕。清。音。遠。聆。之。若。出。兩。人。而。各。擅。所。長。即。於。此。賜
 教。使。得。聲。飲。其。可。乎。其。未。言。者。亦。嗚。曰。勿。速。若。此。豈。登。徒。子。林。頭。猶。有所。承。德。耶。乃。出。袖。中。玉
 笛。為。奏。一。曲。即。前。一。夕。所。聞。也。恍。乎。若。聽。之。清。啾。雁。之。哀。鳴。淒。淒。淒。淒。使人。淚。下。未。閱。彼。美。一
 人。即。舉。翠。袖。揮。之。曰。妹。勿。作。此。斷。腸。聲。反。令。佳。客。不。快。遂。命。青。衣。以。笙。來。倚。欄。和。之。聲。如。和
 鳴。之。鳳。共。嘯。之。鶯。哀。者。以。喜。怨。者。以。舒。益。即。隔。夜。所。聆。也。而。纏。綿。過。之。矣。曲。既。終。乃。展。姓。氏
 識。吹。笙。者。即。溫。玉。而。柔。娘。則。作。折。柳。之。曲。者。也。孝廉。與。溫。玉。晤。語。談。及。古。今。聲。伎。無。不。叩。之

即。鳴。獨。柔。娘。低。鬟。掩。袂。對。月。無。言。一。似。重。有。憂。者。孝廉。疑。而。詰。之。王。曰。癡。妮。子。故。常。作。此。態。
 君。勿。深。怪。可。也。夜。既。半。青。衣。促。歸。王。顧。孝廉。曰。有。客。無。酒。良。夜。不。懽。君。能。作。東。道。主。當。過。蕭
 齋。來。訪。耳。孝廉。敬。諾。約。以。明。夕。遂。下。扶。杖。再。再。過。樓。東。而。去。不。知。其。所。往。孝廉。亦。潛。歸。臥。室
 母。妻。皆。不。覺。早。起。諱。不。宣。言。旁。午。入。齋。僞。作。拈。毫。狀。至。暮。托。言。會。文。未。竣。遂。不。入。內。命。僮。
 被。來。設。榻。佈。衾。且。密。置。酒。饌。東。榻。俟。之。惟。慮。其。爽。約。直。至。漏。下。二。鼓。雙。美。借。來。笑。語。生。春。非。復
 前。夕。之。羞。澀。矣。入。室。雖。坐。履。為。交。加。孝廉。將。自。起。燒。酒。溫。玉。以。目。視。青。衣。曰。不。可。重。勞。主。人。因。命
 以。代。之。酒。甫。三。行。少。醉。春。色。孝廉。起。請。畫。夕。未。盡。之。妓。王。辭。曰。耳。目。較。近。鳴。則。驚。人。遂。不。復
 強。惟。得。白。惟。飲。射。覆。藏。鈞。以。祈。爾。而。已。無。何。玉。山。盡。傾。眉。目。湯。湯。王。乃。離。席。謂。柔。曰。妹。盍
 留。此。子。且。歸。柔。作。羞。態。曰。僕。不。慣。與。生。人。臥。此。事。終。須。避。嫌。王。笑。曰。吹。笛。以。避。風。凡。何。人
 乃。敢。借。耶。遂。背。青。衣。踉。蹌。而。返。孝廉。與。柔。解。衣。柔。低。聲。曰。高。麗。鞋。即。君。幸。勿。狂。也。孝廉
 笑。曰。敬。如。卿。命。既。合。暮。不。勝。鑿。杓。之。苦。腥。血。流。丹。嬌。啼。宛。轉。孝廉。熱。玩。之。肌。不。覺。而。若。無。骨
 態。不。勝。而。若。爭。妍。社。席。之。間。極。人。世。之。樂。焉。詰。旦。柔。攬。衣。先。起。謂。孝廉。曰。即。君。尚。有。前。人。妾
 請。明。日。來。遂。離。自。去。孝廉。因。詐。稱。抱。恙。不。返。內。孫。太。夫。人。與。其。細。君。為。來。問。視。孝廉。以。心。神
 不。爽。頓。屏。煩。憂。謝。去。之。人。故。柔。之。知。也。將。夜。仍。藏。斗。酒。以。待。玉。趾。望。者。久。之。青。夜。果。至。則。僅

王一人並青衣亦不復隨燈下促膝就寢交鏡玉之備禮尤勝於酒未賦孝廉之情已揚
便之就寢王笑而起曰清狂如此宜其病難醫也因而銀缸笑吹羅襦偷解之故雖處
子而沈席之情頗為流軌抑且溫軟如擁絮春脈若登板客則滿月生輝態亦名花欲盡兩
二夕而二難並屬惟恨已久曙色盈眸玉將起乃語孝廉曰兩夕代孫亦君知之乎妾去而
妹已來外行而妾又至君以一身當之鮮不敗也為君計今且就內寢約五夕妾等一會如
此則君之精力已復即妾等之情好不更難于水固乎孝廉感其愛已深鎮之玉既去孝廉
亦起將近內寢而恍惚如有失良久乃始能記憶憶然曰妾約今夕來我何可負渠也因復
臥少頃母妻踵至仍以病為辭留宿於外然心為滴色所盡飲食亦銳減人遂深信其疾太
夫人將為延醫堅謝不顧至夕復來雖終倍勝於前昔猶嬌而怯今則柔且媚矣臨別問
玉姊來否孝廉以首示之意番艷頗有喜色及夕復至笑語曰妾今來代彼當夕矣孝廉
因告以五夕之約亦忽嬉笑曰奴婢竟喬獻戲欺妾告君渠非我仙侶實狐也必別有乘
機行故以此始君不然豈有相愛而能遠舍者言已懼洽如常將去且囑曰君勿漏言反似
妾妬也至夕王仍昏然孝廉亦疑之而不知其為遲疾故自是棄之至無虛夕而孝廉遂憤
悴不勝矣迨至旬終王始夜至入室即驚曰君莫忘此禍耶不獨何形神之德也孝廉以愛

地堅諱之及後王竟有異血詰之乃言妾來太厚且渠謂若為狐囑子勿洩王聞之大志曰渠
與鬼子同事幾于我以殺即名渠乃其家小女殺已多年當明未時聞逆寇都自縊而死者
因亂中偶集於君之後樓下尊大人在日福德俱陰渠乃深自潛藏今以樓虛遂搭妾與之
音律相和以時往來故得相偕見君也乙而笑曰渠亦為情所殫耳雖然即君則枯骨矣俟
明夕來妾當為君止之難鳴遂去孝廉確知為鬼始悚懼欲從而趨報未及言是夜喜與
王果偕來王詆妾曰妹謂我為狐妹獨非鬼也何事人以色而不愛人以德也妾報無詞
以對王刺刺不休妾則低頭歛黛愁態可掬妾自過孝廉不再如向之幽怨今復見之不覺
惻惻乃解之曰渠嘗愛我子何相尤之深耶王絕然紅淚於面曰君既左袒妾不敢與人分
誘也拂衣退出妾雖仍留亦不盡懼而能聞一日而孝廉之真疾作形色支離神氣困憊太
夫人堅從之內寢而王與妾俱絕迹病既彌留閭家慶正當沉頓之際忽夢玉揮淚而來
語之曰君不納言幾始矣然株稽固未絕也妾為君採約嵩山觸惹成神憤產而死今與妾
妹同在冥途可勝慨哉言之慘然孝廉亦大恟王又曰某醫精于長桑並延之二堅子或可
救也言已孝廉即驚覺如其所物色之果得和緩妾以治療病乃痊孝廉既愈慙感玉之
德而悲其死之慘且更思妾不置也獨處輒其其竟香然又明年孝廉之內人以產厄卒

願居奉誠益思念之長夜淒涼寢不能寐修見向之青衣故然道入告孝廉曰玉娘子傳語
即君三日後相候于門外見有續女者如是如是則當勝可婚也孝廉詰其詳答曰娘子此
拆之戲帝廣得其情憤娘子之罪許令更生因與若舊妹木斷故將奪舍復圖其孝廉並詢
妻之近况言衣曰彼愧見郎君且累司發牒行將往生他處矣孝廉方將研詰遂飲其秋而
逝越三朝侯之門外果有扶柩而過者覆以紅氍送者皆青衣絕無嬌態察其女也逆而
語之曰人故未死何處耶妻愕然而柩重遂不能舉扶柩中嚶嚶而言曰我已將復甦
死矣乃大驚女之父為某部郎止此弱息既葬而秋深痛之殞不忍殮其復生聞此喜出
望外不以為異也第恨通衢無可止之所正倉皇間柩中呼聲倍急孝廉乃前致詞曰若無
此息庸此乃大好享飲慶固可也部郎大喜深感之逆昇女觀入孝廉之門家人咸驚怪孝
廉整觀其可前開棺而女已覆裝起矣竊脫之貌甚姣好雖怯與玉無殊部郎又請假外
舍俾其小憩孝廉無難色徑啟書囊命眾扶入部郎益仰其德展問頗詳知為世家子且登
柱檣頓首以女字之而恐其有偶私詢僕僕知方鼓鑄益大悅因變產靈之戲為伐柯之咏
而風卜以證孝廉喜洋洋相執且命焚其柩於薪以彰其奇觀者如堵焉至暮以香車送女
歸擇吉納采而舊絃復續迨至親迎之日甫啟瓶女笑語如舊相識而未敢遽洩及露乃歎

數言曰妾為君兩夕之微犯至險而隨越君亦憐之乎孝廉曰然藏之寸心無時可忘以子
之靈固早慶之矣王笑曰使妾妹更生君視之當勝妾什倍孝廉亦笑曰子未忘情耶遂
相攜就寢玉曰兩以女身事君人之愛屈惟一妾之痛楚有二矣既交將丹淡席女之長歸
倍於前而款洽則無異於舊焉夙興即起謂孝廉曰妾今日乃可願見矣以前真所謂妾身
未分明何以見姑婢也豈灌入朝太夫人因其妾嫉深喜之嗣是燕爾情濃夕無虛度孝廉
喜詰之曰若不虛我再病耶王報顏答曰今非昔比也鬼與狐皆異類五夕且不堪況源源
而來乎今以人身侍巾櫛則坎離交濟雖少不傷也孝廉倍領其論一夕忽語孝廉曰曩者
之讖驗矣妾昨夢來款別渠羞與郎見故命妾報知渠已托生某家十五年後可至廣陵
相訪也孝廉時已得飽不復望氣惟詰曰自經者亦能轉輪耶答曰渠有德而無業且幽沈
已久合生男身因思君故特憐為女且孝廉感其言然亦姑置之後孝廉履春聞竟以明
禮授邑宰初任新蔡有政聲繼擢泰州十年不遷俄以卓異陞安微守攜眷渡淮當過邗
溝固已十有五稔矣王謂之曰芒蘿村即此已君豈忘揚州之夢耶時玉已兩索皆男李
廉雅不欲因玉國請乃從之為留十日大索於度馬家王皆曰非卿行矣有貧婦攜小女郎乞
食於驛卒王適從太夫人遊平山堂歸見之曰是已即告孝廉託言購得遂得之玉攜之歸

室注然曰妹何一寒至此女不解所謂而星眸炯炯然亦注視不移至親為置榻眉目燥熱詢其年果十五因仍以季字之不放其舊也及夜定情孝廉試其啼笑宛然一采益狂甚謂玉言不誤履數任後玉雖主中饋而親柔若甚每讓一夕曰吾以補十五年之欠缺也期年亦誕一子未幾李康以內難歸遂不出仕遂遊於溫季之鄉以終老

外史曰王以溫名取其德也女子以此始無愧乎蓋婦之美德不過曰不妬不淫而已女讓當少不妬也約以五允不淫也且能為夫子死猶欲莫夫子生其賢如此豈難震怒亦應震威矣卒之碎者復全分者復合溫其如玉不致徒數於重聚宜也若若若若無可取惟願為女子一節聊可解嘲然非溫玉之冰文烏能附驥以傳也哉

隨園老人曰人謂似聊齋道奇傳子亦謂似聊齋道奇傳然非鬼狐之迹略同人亦為從專針線述也事奇文奇安在蓮香後不可復有溫玉

睡姬

某貴官娶一美妾以色專房而其性喜睡每至且勿覺即當白晝之中亦如三眠之柳初未如其有異也一日立階間似與人偶語入閣即就枕竟至三日勿覺貴官始疑而詢之初不肯言及詰之再三自述曰妾隸芙蓉城主為詭者以遇見謫居人世而夢寐中時往

供役

仙遊

十一

供役真時前似仙遊昨為石君誕日羣仙畢集妾以司職不克遠遊以致見疑於公怒之幸甚貴官不信因謂能建我游以實此言則可遂否則敢不洩矣言之色怒妾竟坦然曰妾處此塵世如棧的單去留惟公死生亦惟公決不敢以天上瓊樓為人間遊龍之地也貴官甚志其言而因愛不能割隨亦置之居數年妾忽病漸且不起貴官憐之時就牀頭問視妾忽泣然曰感公厚愛誠未易報昔公欲從妾一遊芙蓉城關今其時矣蓋就良夜以行以償公之夙願貴官大喜並詢以出游之策各曰公自屏人獨臥妾能導君同往甚勿洩

貴官領之及夕宿於外齋果夢妾親梳妝如平時而衣一五銖之衣雖來爛然迥非第中所存且控一鶴一鸞立請命駕貴官勉跨其鶴即凌空而起懼其墮目而行少頃若踏實地張目顧瞻與鸞鶴俱失所在進睹重城金碧交映四圍皆植異樹高數丈五色繽紛迨近而諦視果皆錦城所植者香數里可開心益悅遂徐步而前方及閣閣之間忽有披髮少年乘小驪駒自門出貌絕美而駘揚動人貴官素嗜男色見而悅之因囑之以月少年覺之一顧即停驂與貴官詢之曰公何為者而來此鬼域貴官大驚自白其故大笑曰石是卿死而主

此其所治者皆鬼耳豈蓬萊瀛洲之比亦號為神仙之境耶貴官猶以妻言與之辨少年曰公之妻將死而歸此公未捐館何以倍來即此可知矣貴官頓悟不能返少年竟棄騎

語之曰聞中人不免慎公請與某處乘當以公歸無足慮貴官因感謝因避少年居前而已乃自獲擁之雙入匹馬背腹相定隔衣射貼之餘覺肌膚之柔靡既足湯心而佛澤近聞益為動情貴官於此反不欲返遂而欲與少年俱遊因問請其來此之故答曰子居山中久成仙道亦慕此城之勝潛來一遊詎意陰風感熾不可以居故身如破履而去之貴官信其言而恍惚中行且數里少年曰至矣貴官舉首四顧別更一境重樓複閣掩映相參山以花木亦甚蔥鬱但研艷而無雜致貴官及顧而樂之以為相去遠甚少年延入置酒歡飲侍者多狡童色俱殊選少年又曰此方丈之山全仙所居非公有緣區區者烏能至此酒酣少年又進以媚技漸至狎執貴官情不能適願思為鑽研之計俄聞鶯聲嗚嗚少年色頓變侍者亦甚倉皇旋有赤色如匹練直連中樞則一麗人含怒自外視之乃其妻也驚鴻猶翔其側貴官大驚回顧少年已化為石卵大懼盈匊妾謂之曰嗚呼為笑曰是兒亦太不自重然亦公之福薄今請奉君歸家人當敬望矣貴官抱愁復踰路上升一時屋宇都滅怪聲隱隱手其不可留也歸至齋中轉側而悟且聞人聲曰公醒矣醒而詰其故則臥已兩朝夕矣大駭方命人視妾而妾已使婢來邀亟起詣其室妾即執手永訣曰本意引公入勝不期驚遽歸遂以致惡于邪故究亦足以釋公之感矣今將返妾故居不得再下階慎勿過悲因以圓

石付之曰此公之可人所化制之當獲實主猶可朝夕把玩不致以段風景怨妾言記謫然而遊貴官知其仙學加集具題之曰睡姬之墓即以石示玉人破其塚得明視一枚朱眼痛

竟天賦工巧因寶之佩以終身斯須未嘗去也

張儂

外史氏曰寤是妾之狡獪不使塵中貴人深歷瑤天勝地不無重門擊柝預防暴客世世外仙居竟任狂童出入幾至於黑甜鄉中原有樂趣固不佞姬之導引然後如入華胥人患不善睡不暇睡耳果如姬之高枕縱不居芙蓉城亦平生第一快事

張儂

十一

人之艱於嗣者多曾依以奉之以其能術厥子孫也其像為美丈夫錦袍白帶廣頭豐肥左挾彈右攜丸氣貌亦有寶氣之類仰視雲中一天叫喚而去益即俗所謂天狗也某縣一書紳尤善於此所作者眉目如生動物有神氣且遇小兒驚啼啼之輒應人以是神之遠近數百里奔走相求其門若市書紳遂因是致富縣東數里許某村有民家娶婦而美數年不

荒乃親詣書紳求之往返再四甫得尺幅以歸及至家香火奉祀意甚虔潔旬餘夫他出婦獨寢即有傳男子衣冠甚都直至榻前謂婦曰我張仙也夙昔墜汝度意以甯養錫汝但丈夫瘦弱不克播種今來代他耕種庶幾奉養可望汝勿驚訝言已解衣使將登牀婦視其

婦獨寢即有傳男子衣冠甚都直至榻前謂婦曰我張仙也夙昔墜汝度意以甯養錫汝但丈夫瘦弱不克播種今來代他耕種庶幾奉養可望汝勿驚訝言已解衣使將登牀婦視其

婦獨寢即有傳男子衣冠甚都直至榻前謂婦曰我張仙也夙昔墜汝度意以甯養錫汝但丈夫瘦弱不克播種今來代他耕種庶幾奉養可望汝勿驚訝言已解衣使將登牀婦視其

美亦心動欣然容納微好連暗始復衣下橫整肅端嚴冉冉而視之則已身入畫中矣婦亦信其靈感夫婦亦松而不吉謂是益佳情好夫不在即亦不拒漸漸飛去夫在亦不婦遂不能讀其傾吐猶以為神之祐也夫察其迹知為妖異竟取其像而焚之甫及傾背有細字一行神視之則人之年庚八字也益詫其異毀之倍益越數日聞某畫師無疾暴卒驚而偵核其徒有與婦之夫識者密以相告始傳其類未蓋畫師見婦心志動搖無能自主畫成乃戲書其生年於軸且祝曰倘有夙緣當即於夢中相遇也後旬餘果夢與婦神自以為奇適聞與人私述為笑其徒以是聞之及婦之夫焚其像畫師方在肆中大呼曰某人以火焚吾像吾無生矣言訖遂卒則身焦灼如燬焉婦之夫聞而大快益以宣德不旬日而畫師所畫之像早已盡成灰燼矣

外史氏曰張仙本花蕊夫人捏造者史載夫人自入宋宮每思後主不置乃繪像以祀之嗣因藝師詢及乃詭詞以對非實有是神也則夫畫工之神由筆而入似無足為神者抑安知非後主之風流與丹青合而為紫耶鄉人一炬燬足解醒

守一女

卷二

十三

有明中葉山寇竊發某村有弄女為賊所得悅其美升其父母的弟拘繫之謂不從污將舉一家盡賊之無賴類其父母握手流涕不敢言也女已有成竹在胸獨慨然曰兒之身父母所生身即身父母義固萬不可從但兒不受辱兒必死兒死而父母弟無一得生是皆因極之恩而斬先人之祀齊由於此兒固含笑於九泉以全節為榮父母能安於地下不以生女為怨乎今請與之約苟具夫婦之禮予即事之否則實死不辱無敢以父母為念其父母亟白於賊主者實一謀勉欣慰諾之女請先釋其父母與弟賊知其始已堅不許女乃太息曰天乎予非不知實不能死也徑遭賊辱俟與成婚不作兒女子態賊既納女以兼全其父母使與其弟俱歸及入與女別女言笑自如惟以一布囊縫物甚密付之曰他日相見可以此為質且勿視之其父母遂泣而去乃居賊中旬日官兵大至合圍之賊賊俱解首矣賊所掠子女盡放之富家女亦歸其村時賊已盡手人皆殺毀父母將與議婚女堅執以為不可父母笑曰向持不得已豈賊也而為之守節哉女曰不然兒非為賊守節實受父母之命也父母當且果能併生與兒俱死兒即遂賊亦不忍偷生乃既為親而事賊是猶奉命而嫁賊一照焉可再離重奉父母之遺乎即索布囊拆視之則驪珠在焉因泣泣曰以此還父母今後無命可從也自是獨居一室足不出戶供木主於畫倩人題

守二字以示靡他之志父母百計俱窮竟不能嫁之父母卒已亦不食而死臨終猶嗟嘆曰遺矣晚矣蓋恨其不於被擄之先也

外史氏曰嗚呼名節至重吾人何敢妄言然以情理揆之守一身之節須全家之命然而似近於思此以父母之命為詞得免父母於死又守一不變者蓋為反經合權雖婦人之身固不可如此女子而如此其可訓則入非聖賢莫與定論矣吾嘗收手哉

柳青柳

夫安戴敬齋學富而貌極偉軀碩腰大十圍且年未三旬濃鬚滿頰面皮紫無地人因以毛胖目之康熙戊子以明經登進士第銓補來陽令邑人以為士元再來聞閩中聞宰之貌廬不稱笑而擢眉其見隨於人如此莊任期年以事赴省幕宿於某縣紳家故有廢樓久廢因宰至始棄除之以安其行李載與紳飲夜深始登其樓惟一僕從餘皆廢於下戴底酒不克遂寐輾轉聞漏已三下啟聞其香發於側側嘆曰有桂之清而兼麝之馥戴以為樓前所植者亦不之異也而美聲吃吃乃亟張目以視則少婦絕倫掩口胡盧立於榻下戴知其類更不呼僕蹶然突起將白身執之婦倉皇欲逃且匿笑曰尊範若此亦不難為佳人願即遲避三舍言已而趨適曉曉繫於板竟願贈不能脫遂為戴所獲幸以就榻詢所從來

卷二

十四

乃報顏答曰妾柳姓小字青柳實孤也服役衛山差滿當歸因喜此樓幽靜暫假居之不意君之涉吾地也語已口脂之香渾如百合戴不覺心旌動搖強之解衣柳笑曰凡狐皆能業人遇之輒死以君之品猶可未滅何反舍生就之言訖以紅袖掩口仍復胡盧戴素以貌自憐今更不見納於狐益大志邁近柳輒親其體其體曰死則死耳與其為醜鬼而生毋寧因故狐而死誰復能堪此鄙薄柳以纖指彈其腹曰身挂五斗袋而強入合歡君真不自量矣戴勿聽益力持之確信曉解綿澤近聞覺其竟體芳釵神魂飛越柳亦不勝羞慚乃自登榻引戴衾冒首而臥戴亦情急不能姑待故余而入遂相歡好幸已柳將戴其做西曰子思子思奈何當離戴亦曰子思子思從此勿離相與大嚙柳因轉側又笑曰楊家阿環與珠山為好以今觀之真大難事俄而難鳴柳着衣先起辭戴欲行戴挽之堅訂復約柳曰倉卒呈身此禮遠為君有去誠無所之但君有公務妾不敢請俟返琴堂妾自趨赴從此與朝偕老矣乃以香囊留贈珍重而別表起戴亦不與柳言徑趨省下謁見院司事竣返還初慮柳之與約也重過紳家未嘗止宿乃誦毛詩兩聯望樓而祝曰無我魏兮不實好也無我魏兮不實好也祝訖始行抵署宿於外寢以冀其果宵有未分而柳果至軍廉徑入笑謂戴曰閨人皆畏我我意獨於動遂引身與戴並坐階談甚懽從此夜現畫隱渺無去志署中人亦罕

有知者一日忽與戴戴衛衛諸姊妹皆欲暗君。君為妾。明夜盡一行。戴問從設何所。答曰天
上戴唯其妾。柳正色曰。君以妾不能登天耶。青雲獨步。君輩皆天之詞。視妾之于實。且上
則浮而不實矣。詰曰。往須易好面目。如此。則君輩亦不克。勉笑當不可耐。戴姑頂之
亦未深信。明日。柳一物來。謂戴曰。為君製造。盡工可者之。然後倍佳。戴視則人皮
如蟬蛻。眉目宛然。官骸皆具。乃大駭。柳令諦視。以素絹製成。無縫跡。如織女天衣。始信其
神。柳今戴。裸而者之。膚革之充飽。忽為頓縮。獨至於腹。腹隆然。急不能納。柳乃笑而撫之曰。
杜甫杜甫。無骨有肉。消瘦些兒。送汝歸蜀。戴不覺大笑。腹遂小。遂及於元。凡所謂美且豐美且
德者。乍歸于無何有之鄉。即欲效毛遂處囊。穎脫而出。亦不可得。已著於戴於燭下。索鏡自
照。見其面部傾清。復無纖纖。眉宇忽判。不再蓬蓬。不禁擲鏡大喜。柳又進以鮮衣百端。修飾
則儼然美矣。又夫矣。潤色。雨畢。戴即請行。柳語曰。君至彼。勿貪食中物。適可而止。恐沈醉或洩
吾事。戴欲諾。甫出寢門。夜黑如漆。戴恍惚如行雲霧中。柳時以蠟脫夾持其腋。自後而吹。燈
之積漸而高。身不自主。彷彿如涉層樓。不知其有幾千百級。須臾至一處。朱門洞開。飾以金
玉。有石獸二。高二丈許。卧于左右。兩楹燈巨燭。亮髮畢見。榜曰。衛帝駘驚之館。蓋即戴主之離宮
也。柳引戴入。至其門。無人。登其堂。亦無人。轉折而西。別有側戶。又入之。迴廊曲檻。皆懸錦紗。龍

院中花竹。秀清芬。中人屋。五楹。燈光外射。柳與戴猶未及階。聞室中人語曰。司香子延
客至矣。即有麗人四五。從簾閣。捧而出。俱宮裝。畫衣。備極妖艷。迎迓曰。過勞。是夜。連香琴
堂。一睹水壺。更人眉宇。喜。不勝。景仰。戴避謝入室。則有酒。香茗。玩好。紛陳。真鼎。閣。極
其。與。重。南。櫺。設。二。延。邊。且。楚。列。眾。邀。戴。首。坐。自。相。顧。語。若。有。所。疑。訝。未。能。釋。疑。戴。會。其。意。坦
然。即。席。撫。其。綱。皆。以。異。錦。製。就。香。吹。異。常。眾。又。惟。柳。與。戴。聯。肩。坐。笑。曰。戴。句。夫。妻。今。夕。合。卷。不
可。謂。非。晚。也。柳。亦。笑。曰。暮。夜。倉。猝。無。從。得。酒。業。以。香。唾。代。之。矣。此。夕。當。是。與。妙。輩。會。親。雖
晚。何。傷。眾。俱。頰。赤。曰。婢。子。亦。太。無。賴。於是。履。烏。交。錯。相。對。舉。觴。酒。微。醺。眾。笑。戴。身。履。稱。不。知
其。以。香。唾。代。也。成。戲。曰。近。者。果。無。備。耶。柳。又。笑。曰。同。器。者。宜。藏。脫。卸。鞋。草。草。亦。十。年。尚。有
臭。眾。大。嘩。曰。汝。今。者。亦。入。鮑。魚。之。肆。矣。因。詰。曰。若。言。使。君。貌。不。揚。今。見。之。何。不。速。予。所。聞。戴。時
已。釀。然。乃。代。答。曰。欲。妍。則。妍。欲。媚。則。媚。固。任。人。自。為。耳。柳。何。意。予。柳。急。以。目。止。之。眾。中。有。覺。者
堅。以。詰。戴。且。置。巨。盃。於。前。曰。不。言。以。斯。為。兩。戴。懼。不。勝。始。約。略。言。眾。笑。到。其。事。劉。然。有
聲。甫。及。頰。下。而。盧。山。之。面。目。已。出。眾。美。發。睛。亂。草。橫。生。飛。蓬。滿。耳。不。禁。林。腹。絕。倒。柳。大。有。意
色。扶。戴。出。曰。醉。人。無。知。竟。使。人。覷。見。底。裏。戴。亦。覺。其。身。如。醜。醒。則。臥。於。荷。簾。草。已。無。存
并。柳。亦。不。見。自。是。思。之。難。苦。亦。絕。不。再。來。平。除。了。外。親。勿。速。歸。里。行。及。宜。陽。道。上。見。柳。倚。一。美

少年。從騎十數。馳於茂草間。使人傳語謝戴曰。青卿致意。非欲會戴帝之司香女也。自若
露形。戴見笑於備。是以故難堅。舊好。今改適。那指。相得甚。幸勿以為念。言。俱穿。綠。芬
而去。家人始知其事。後戴屢為人言。且出香囊以為質。有見之者。精工分。餽。洵非塵世所有也。
外史氏曰。夫不若人。嫖母。猶以為。取。況。絕。代。之。妹。今。世。之。愚。女。亦。多。有。譽。夫。之。癖。每
一出門。輒為。加。意。整。飾。孰。知。大。醉。狼。藉。最。能。壞。人。體。面。耶。然。使。良。宵。訪。戴。與。畫。而。遊。必。無
此一段佳話。柳之不幸。乃戴之深幸也。

許奉。戴。太。史。未。第。時。讀。書。於。涑。水。書。院。有。同。舍。生。孫。某。素。同。筆。硯。為。莫。逆。交。數。年。肄。業。無。所
就。奉。儒。而。高。隨。人。航。海。遂。不。復。疑。其。溺。於。弱。水。死。矣。太。史。既。貴。位。思。憶。之。嗣。遇。冊。封。還。過。太
史。先。刻。使。遠。涉。海。外。既。竣。使。事。歸。途。遠。颺。履。其。舟。故。家。凡。奉。使。入。海。正。副。使。皆。與。觀。而。行。以
備。不虞。樞。前。釘。一。金。字。牌。題。曰。使。某。國。使。官。某。公。之。靈。以。為。識。事。遂。則。先。臥。其中。未。手。持。筴
而已。太。史。既。惟。水。厄。無。復。生。望。在。樞。中。載。沈。載。浮。聽。其所。之。不。辨。魚。腹。為。厚。幸。忽。聞。人。語。曰。
此。子。之。故。人。也。妻。為。至。於。此。命。故。其。棺。太。史。始。敢。展。視。視。之。則。孫。某。也。羽。衣。星。冠。儀。從。甚
赫。已。身。亦。在。焉。與。間。無。復。洪。濤。泛。濫。矣。即。亟。起。離。觀。拜。謝。孫。握。其。手。曰。貴。人。犯。險。良。不。易。請

即寒家小憩。把杖以行。入島不數武。連坐堂。碧。與。琦。王。侯。至。則。高。閣。邃。室。閣。者。十。數。人。
趨。前。聲。嗒。孫。引。太。史。至。一。廳。某。顏。曰。鈞。節。鋪。設。之。華。目。所。未。前。揖。坐。即。命。酒。曰。震。驚。之。復
非。此。不。足。以。鎮。之。太。史。稱。謝。須。臾。必。分。致。進。珍。錯。盈。食。之。鮮。美。多。不。能。舉。其。名。其。酒。紺。碧。色
味。甚。醇。孫。語。曰。此。即。東。海。之。扶。桑。露。也。太。史。驚。詢。之。其。地。屬。高。麗。國。界。蓋。已。順。流。而。東。幾。千
里。矣。蓋。大。駭。又。詢。孫。近。況。笑。而。不。答。既。而。命。細。君。來。使。者。即。入。披。闥。環。環。珠。翠。異。香。襲。鼻。有。小
鬟。十。數。皆。艷。粧。自。屏。後。引。麗。人。出。冠。飛。鳳。之。冠。躡。文。雀。之。履。霞。衣。霓。裳。較。甚。姣。好。當。筵。再。拜。
太。史。欲。避。之。孫。擊。其。祛。曰。以。君。適。家。之。故。乃。令。出。見。何。作。此。養。生。態。太。史。小。孫。二。歲。因。以。禮
禮。見。之。麗。人。拜。訖。另。席。坐。太。史。以。其。艷。絕。不。敢。仰。視。孫。乃。謂。麗。人。曰。何。晚。年。已。長。未。擇。所。適。
此。我。之。故。友。當。時。之。貴。人。也。因。封。王。權。難。得。以。至此。盡。字。之。乎。麗。人。始。晚。太。史。意。似。首。肯。孫
又。曰。此。君。文。章。事。業。當。代。知。名。柳。勿。誤。人。好。事。麗。人。乃。起。曰。何。娘。性。物。各。入。商。之。當。有。以。報
命。遂。再。拜。而。去。太。史。聞。與。議。婚。遂。辭。曰。凡。言。固。不。當。違。但。身。任。大。憲。恐。往。淨。童。勿。敢。議。孫。笑
曰。君。誤。矣。此。地。僻。處。海。隅。不。通。請。報。非。淺。淺。亦。不。能。至。此。今。即。做。過。連。履。命。實。難。不。異。而
飛。若。俟。風。帆。十。餘。年。不。至。獨。居。寂。寞。情。何。以。堪。且。子。檢。知。兄。尚。無。嗣。宗。祀。亦。重。不。可。因。龍
太。史。究。以。朝。命。為。嫌。孫。曰。武。將。將。亦。曾。娶。婦。兄。獨。未。之。聞。耶。正。紛。議。未。決。麗。人。復。出。曰。冊

珊珊

珊諾夫一惟妙夫之命是職。孫因笑指麗人謂太史曰：此即若人之妹也。君熱視之，載之故鄉人何如耶？太史意乃定，復以細細種種拜婦。成大悅，呼之以許郎。蓋從女家稱之也。麗人遂同坐談，調至夕，孫曰：今宵時日不吉，且許郎初驚危險，神氣未復，盡須俟來朝。乃送太史於室側，精室亦已命僕獲被，和曰：久不與故人抵足矣。今當小憩，別館陳林共臥。蓋孫偕伴入，蓬亦遣沈舟之厄，正漂流間，一曳拯之，故益是也。善其風雅，禁之為瑯。岳任，即東海釣龍者也。有二女，長曰慧慧，幼曰珊珊。因厭屋塵，故以慧慧字孫，而屬其家乃去。遊遊六極，不再遊。孫主其家政，更從妻恭遜，少知去來事，是夕，歷歷為太史述之。直至夜分始寐。翌日，發來召客，至者數十人，皆女之戚，族半為任姓。衣製極古，狀貌奇偉。堂中蕭鼓執曹，金玉璀璨。太史仍以原衣冠與客相見，互致企羨。良時已屆，摩婢擁女出堂，環堵重疊，縮金步搖，翠羽翠裝，東若天仙。交拜已送，入青廡，孫自張筵款諸春。太史與女對坐，飲合歡之盃，縮同心之結，忽轉以彩牋進曰：阿妙以郎君清華，貴客染翰，池催妝無詩，合卷必當有句，願賜數行，以誌今夕之勝。太史微笑，即取筆揮曰：別却黃麻，駕彩鳳，乘後令入斗牛宮，不須更犯支機，自有星華傲粉，紅脫未及傳。又一婢自外入曰：大姊有詩申賀，即出小紅牋，太史讀之，其詩曰：使星耀自九重天，金屋新看結好緣。語對郎須得意，桃源蓮

外史曰：君言不宿於家，未及及命，良不宜有此事。但封王之臣，經歷險遠，殆不測之淵。凡涸沒而死者，不一其人。今得聞此，亦必少慰於泉下。隨園老人曰：許太史風雅，雖倫，聞其後還，適其持大體，適及履沒，亦無回音。丁令威之化，猶久矣。此殆托以慰之耶。
 白衣庵
 齊陽有熱齒，其名曰亞九，姓善氏，勇力善鬥，始捷絕倫，儼然一苗也。乃其母則非齒，實為江左名娼，有官於黔，賈以隨任，女室，不能容，乘官他出，賜配於齒，生一子，即亞九。故其貌不肖父，而首母，及長，色冠一方，美播遐邇。時大理人某，宦有名班，因嗜其美，以重金羅而致之。亞九遂為優，於演，聲容並妙，名擅梨園。每一謳歌，座客爭為顛頭，請伶咸愧其不及。年十七，頗存壯志，不以柔媚自甘。一日演泣魚記於鄉，亞九扮龍陽君，大為假楚王所窺，不勝忿忿。至夜乘其醉，手刃之，亡命入蜀，轉折至秦。每言曰：大丈夫以鬚眉之身，為巾幗之態，既已為人，况復受狂且輕薄耶？因是不再業歌，人亦無知其優者。資用乏絕，乞食於市。有道者見而憐之，曰：子有大難，臨身何猶坦率如是？能從予，德或可以逃。亞九故勿信，又念黃冠者，跡處倘遇如王之妾，必將染指而後已，遂不答，竟然自行。居無何，群丐悅其色，醉以酒，將其醜之。亞九素有戒心，因大怒，立覺二人乘宵遁去。及明，餘丐首諸官捕復甚急。亞九大懼，伏於榛莽中，不敢行。榜腹終日，病不能起。至夕，月上力疾而前，忽見向之道者，質然而來。亞九不覺，因其前知，俯伏乞命。道者一日即笑曰：志言逆耳，反以見疑。今急而求我，無能為矣。亞九益頓首道謝，曰：與若良有緣，誠難圖報。乃引與疾行至一土窟，使人曰：此中食物皆備，可自煎炊。俟髮長尺餘，當相見也。言已，即自去。亦不強之。亞九旬思，勿入亦死，苟得容身之所，俾免一時困。於求手待繫耳，因俯躬而入。其中絕寬，大約可數椽，牀榻俱備，以土築成。衾褥亦具，旁有側戶，窺之，未嘗准積。乃大悅，日食以三，暇則默坐。道者亦不復來。亞九心益安，惟冀其髮速長，年餘，髮盈尺，窟後固自池，因動浴之。再越一稔，髮已披肩。又數月，道者始至，見之笑曰：以是雲游天下，乃可無患。即啟簾，出一衲衣，與之着。更付以棕鞋，使從己出。是歲亞九僅二旬，而頓養之後，貌更潤澤，隨道者東出函關，募于城市。人見之，疑道者以女自隨，紛紛私議，道者不安於心，行及睢陽，道者曰：子精于風鑑，能知人，非有他異術也。前見子氣味，精知有禍，臨遂以一念之仁，免子於厄。今以子為道侶，願致驚疑，及將重為子繫。子盡行，亞九聞言，大駭，涕泣不去。道者笑曰：吾視子印堂，紫氣常有，奇運行矣。勿自誤，遂以千錢付之，使為資斧。辰出傳舍，即判袂。亞九不能應，亦自行。由南而北，將及汝上，而所贈為之一

空因敘道者林坐而行乞自朝至于日晡絕無一文相施者而觀之且多頤指而目瞪
亞九反大恐將起而去之忽見一吏蹣跚而行步過其前數目之亞九視其人年約五旬
色白而頰下無寸髭頰頰官鬚因而求其姓名檢閱笑曰不言惟以手相招意使隨行如
青布施衣亞九大喜然從之出色來行里許天已昏暝始與之語詰所自來青雖老老
實近雖無自而前辨髮頰白又垂垂於後亞九亦莫辨唯唯姑以權詞答之又行二里甫
抵其居則非宅第而蘭若月下視之榜曰白衣庵乃優尼之所棲也亞九愕然即登門入中
廡供大士像側屋亦有十餘甫入門亞九大呼曰又得一活寶來可消數十夜夜汝曹竟坐
而安專矣語未已妖尼五六輩皆自室中出說笑生第以手脫亞九之帽曰老不羞自行覓漢
反向人有德色耶亞九驚顧之乃頭光如鉢髮微白其先之垂者係假借焉心知為淫媾
之區殊亦不懼反大笑老尼又語眾曰郎尚忍飢可連具一食來眾皆囁嚅然自去老尼
送之入秘室已易衣相對坐有頃酒有醜列亞九飯已圍坐惟飲晚之諸尼色皆平等惟一
人獨飽亞九為之首肯肉計精力無多悉歸倘更番送進子身將葬於庵中何能生逸度
必臨之以威異日可以自計定漏下已二鼓諸尼皆起而歡歡亞九姑從之深衣微逐住過
來繞是夕狂淫無度達旦始眠亞九自覺債甚而決計倍償次日老尼與眾謀以亞九有髮

使更女裝梳妝初求度者亞九亦聽之且昔曾習此稍一迴思盡得其能即使有人見之
亦不能辨諸尼大悟益相慶幸至夕又聚而宣淫亞九已留意預備短棍置之袖中將寐忽
大言曰汝曹實願媾而強思與予為歡予誠不願必欲予強惟若人差可共棲餘皆各歸
乃室俟至旬日略一波及不用吾命則捷之殆竟獨悅者度眾使眾皆失色大有醋意
而老尼尤不服嗔與爭亞九出從一擊中其肩扑地不能起眾始知其武勇服眾莫敢前
亞九又恃棍之命負老尼去竟無一人敢復留亞九笑數聲掩其扉與眾共枕溫柔
媾媾樂且未央豔者怨嘆曰妾與若禍不遠矣亞九驚詰之則曰此媾既且且毒其徒莫有
違逆者今既受君之創必將甘心於子乎明既既召鄉鄰誣要皆行行械有犯清規其獲越
又皆大力者官必左袒命將斃於杖下矣亞九恍然曰是子過也然以一身當眾淫姦實有
所不堪已而囑曰此尼有犯淫成誅之當無罪徑起周室巡視有廚乃適當用以剖瓜者即
仗之拔開以出觀者猶未料其肆暴也俄聞婦啼號乃大驚着衣而起將出視未出門俄
亞九早血刃而逃潛脫者曰除子之患可高枕無憂豔者疑其故亞九言如卿所往
亮方眾而謀殺已有一尼散外似往馳報子先勿之次入室中盡殺無過至此始快人心
豔者聞言大怖戰汗淫良久始能言謂亞九曰君何凶暴至此令人心胆俱落明日爭鬪

將若何亞九笑曰與汝偕逃夫復何慮豔者據首曰不可也妾與君行踪詭異何能行亞九
笑曰汝誠中智以下者向見老尼以冠服行市上入莫能識今其在汝盡效之子仍以女
妝相隨媾媾夫婦其又孰能辨之豔者頓悟不得已而從其說破箭出盡更被亞九視之
固翩翩一美少年因為之鼓掌惟覺色不類亞九剪諸項上製而懸之亞九其舊者曰勿使
人疑度度裏已故不煩改易草草草草即啟行席捲尼室所有一切金帛盡攜以去其席中
故有囊囊者與亞九各乘其一又以其一載輻重比出庵門天僅昧爽人皆寂無知者遂
吹散者始自述其身劉姓父母皆落人幼失怙恃遂入庵中及笄始披剃初亦惡尼之淫穢
既而不能獨清遂亦失身然所遇則止一二也又言老尼性淫因色衰不克自效因遣我輩
固結人惟然必饜足其慾而後分甘其初誤入者多不能返因知戒不恆來老尼又為此語
智喬粉華出適有無籍如君輩誘之入庵務至死而後已前後化者已九人與君而十矣非
君知樂當亦不免亞九因笑曰若然則尼之死亦鬼之假手於我以洩其憤也遂與劉謀曰
止一食薄暮宿於途次已故為羞惡先入室中飲食皆自劉傳送備保者概不令人因竊
笑而不意其為規避也未明即行長裙蔽足猶有所慮乃命劉製女鳥蓋夜而成之已遂
削木為寸趾費以膝膝成以進納縛束於足下踏之步履竟能如飛蓋其為優特熟習之長

技也劉對未見不勝驚奇由是坦無前退且不由徑而行所過鎮市追捕亦甚洶洶言汝當
白衣庵故女尼其中有一尼竊贊而逃必與兇身偕逃勸限懸格適有姘拿見亞九與劉亦
頗有疑忌無如雌雄倒置女既衣冠楚楚高裝花巾男又蟬鬢蛾眉眉眉若遂無自究詰
由齊入晉謀所故居劉因使亞九為憐而已仍舊裝束迨其故吾亞九不欲曰予昔在陝曾為
不法今捕者無虛日密通接壤未可以面目示人況若髮亦難脫及故人疑何如子婦而
若夫得以長此無患乎劉聽其言遂不復易卜居於綿山之下亞九反穿其耳加環璣也日
成閣中絕類小婦蓋既既其容又復輕盈其態以媚輸之嬌媚作綺紈之狀嬌不學而工
反若過之其聲音笑貌無一而不神似劉又攜諸尼積蓄不下千金出則輕裘駿馬入則暖
帶我穉其幼時從師過庵閱談笑素所擅長故雖不勝人反目為書生本色況已密留
頂鬚直髮弁髦縱令洛陽風韻而有目者亦如無目安能辨其產業孰倫劉已生二子惟
臨暮之月托言臥疾餘則出入如常人遂謂其母所生而不知實父所託也昔人故習於儉
亞九亦不蓄婢家惟一二傭人無事亦莫能入內其踪跡可謂隱秘乃前陽法前及陝之
捕徒因亞九不獲棄其家屠多死於獄因而天怒難迴王法莫寬亞九於丙子歲微盡
其形蓋嫌二子稍長不時遊戲於門亞九又不能離又甚溺愛遂頓忘忌諱欲置一榻使視

其兒適里中有售身者以十金納之劉故亟疎不聽也夜則使媼寢於外而自閨重扉不復
令人媼故有心人頗為疑訝一夕夜出便溺警兒中門夫閉乃竊喜情然徑入室中猶秉燭
因前窺之夫婦方啣交惟兒宿於旁時正游暑初收皆白身無寸縷初亦不甚介意及細
視焉不禁歎而欲笑於是春色盡洩男婦做分媼之感因以頓解趨出就寢深慮出曉明日
反托疾不起亞九與劉果不猜忌媼後微有漏言聞者或以為誑里某亦耳其異備向所親
送之其人頗具遠識驚曰此大盜也既居此地不意將有害里甲領之累控諸密時介休宰
彭公諱應奎明察吏也知其事涉重情乃先陰拘媼至悉得其情翌日遣役守候於村俟劉
出即繫之來視其唯無雜骨概衣驗之概乳雙垂公大怒擬以嚴刑劉懼始替吐其故公念
亞九必勇非給之富不可得乃命役送詣其家說言曰劉某犯官前導官怒置之獄中必得
娘子一面吾曹當為疏通其意似索賂者而亞九聞劉有事大驚夫推竟自出將細詢之役
承官命各攜放洩見其來傾於地亞九不及知步疾而中踈眾後遂直前擒之嚴探其體魚
刺者實非無物皆嚙以爲奇亞九欲用武而兩臂盡傷肘骨亦折竟不能復還遂至官以
事無證據極口稱冤公乃下之獄榜示通衢不匝月而三捕皆至各呈文牒公始加刑嚴訊亞
九不能走遂代罪公以罪應寸磔但死者俱以淫惡自致詳請減等論決與劉俱奪市獄達
發而異乎
初編卷二
上進色意公因獨廣車異亞九死其子猶在魯官為具牒解送回鄉而亞九之母猶存焉
惟汝爾白衣庵迄今猶如故行人每指以為戒
外史氏曰自古男女雖分要皆遵嚴其首以故男為男而女為女者不一而足今則不能
矣何則雖維之分實在于首也髮垂于後堂而知其為男髮掩于前見而識其為女豈不
明者哉奈何道士無良潛蓄兒人之髮尼師不法全光美女之頭更有作俑之官使混履烏
於紅輪且多似替之夫莫辨僧俗於白日而亞九之誦說得還劉尼之變幻難知矣向非
天奪其魄縱集種之蛇可以徒死直逐雀之巢皆宜無生請捕能無顧屈呼天耶獨是亞
九之得行其智實出於為旦之時處之際故宜與道士俱當坐其罪也

警備具草初編卷之二終

警備具草初編卷三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視靈
京都有老儒夫其名似僕僕似僕僕可矣且自耳目口鼻以至四肢百體無一不似有如無
人因以魂靈目之居某巷以授徒糊口而或歲秋都中大雨其室為溢霖所壞無所依棲左
近有凶寇無人敢居曾懸鐘像於壁究其能驅以故壞之甚久因這請馬欲假數椽為懸
榻此主人故曠之甚久曰先生休矣以君狀貌雖似與鬼為隣然亦宜避而遠之何更趨而
近之若勿聽固請因許之遂移居於其內夜將半果聞鬼聲嗷嗷毛髮盡豎惟恐誦救苦
咒不報無何有二人排闥徑入視之黃瘦癯瘦不可以目乃甫入戶即返身退却輒曰咄咄
怪事若有所辟易者驚怖稍定更聞其語曰此真僕僕僕國病瘵之人吾曹不可以復遂入以
一人柳榆之曰汝不畏魁梧丈夫撫劍疾視而與此項項者是真吳牛喘月矣雖然吾亦胆
碎勢難復遂長嘯而俱去初以為佛經之幻既而知其為己不禁引彼而聽之竟夜安眠
聲聲徹然明日出告人罕有信者而居之旬日餘絕無他異乃奇之主人欲留為久計董
家嘗與德不來差繪其像撒鐘爐而懸之復有居人無不安堵厥後至今猶在壁山東徐明
府蓋曾見之
初編卷三
外史氏曰人而以其之鎮鬼非極其毅者不能此獨以他僕僕僕數年靈語者走而且
直擊天下殊判投界炎火矣韓子云兼收並蓄待用無遺安在僕僕國而瘵人不足以
收牛溲馬勃之效乎一笑
姑婦
家有老嫗其先都中某家婢也每言在京服役時以其點顏蒙主翁寵主翁家巨富而世職
惟以無子為憂納一妾既懷妊矣主翁適以差出溯行頗異謂妻曰此假腹之妻且善視之
乃主婦忌妬者也為應曰拙夫行即自討曰此隔腹之子吾安用之於是百計墮胎幸不下
迨將坐產密囑此嫗無論男女如風葉之嫗素以迎合為事及座果來開視之男也即交
關者某僕索之於外某初亦不平而無如之何適值運煤者空車驅過妻置其中御者揚鞭
去竟不及規主婦既得嫗報反誣妻房嫗不加防諉致失吾兒哭而置之然亦不具究詰
轉瞬而罷反以妾為不利兩及彌月遣嫁出門比及主翁旋歸則兩望俱絕念極頓踏遂以
瘵瘵暴卒主婦初猶不恤洎乎喪事畢舉別夫水陸嗣子又橫暴不善過之恒曰假腹之事
媼不為而責我隔腹之子耶就該皆惡其妬又併凌之主婦乃大悟密囑前僕僕覓棄地無

由可得時已六旬餘。兀坐一室。百低垂。悔而愧。而哭。未幾抱恨而殞。旋聞是地為西山。素封所得。蓋即煤窰主人亦患之。嗣者初備人售煤。而近見車中。棄煤。而且置。既而熟思。得兼馳歸。獻之主人。主人大悅。厚資之。以兄為子。及長。聰穎。遂以游泮。童兒之傑。既老。始過煤戶。訪得之。然已無及矣。恒在吾家。年逾七十。以老疾。裸而後死。兩股糜爛。如被重槌。殆亦奴絕主祀之報歟。

外史氏曰。自古妬之為禍。原不止有此。而請此能心。寒欲窺始婦之皮。而食其肉。即難。然如若人。不啻德薄。苟無梓日之義。必致若教之餒。奈之何哉。夫綱不振。而責效於銀鹿。棋青志亦過苛之論。不足以深服其心。

李念三

詩言商人重利輕別離。大抵晉人為然。其生也。鬻猶未煉。即從人商販。於外。軌數年不歸。其父母亦不俟子之返。即為之納婦於家。名之曰。妻空房。習俗不改。未始於何人。孟縣一民。家亦沿而為之。婦年二十九。美姿容。性且。調儻。子歸以後。徑以中饋為己任。親順翁姑。諧和里黨。絕不作兒女態。第翁姑喜。初猶望子。還歸。既而。歸來則言。肆主將界以重賞。使主會計。得利什分之三。因念此不忍。遂舍。故不能歸。歸亦未定何年。婦竊聞之。心志頗厭。然在

初編 卷三

鄉人則不以為異也。里中有李念三者。不知所自來。蹤跡詭異。備於人。未嘗力作。而成功。反居人先。且飲食衣服。未見其經營。無少缺乏。然其貌甚粗。觀城中女。羞與為婚。以故求贅於鄉。然亦無應之者。乃某翁之婦。未嫁而既。怨憤極。至此又心傷楊柳。枕上太息。時時。翁始因于不歸。遂不忍過。早眠。遂起。舉不復。語婦亦習以為常。一夕。挑燈獨。夜已。將半。思聞人語。曰。殺子。其音甚低。顧之。尸竟洞開。有人悄然入。婦大駭。先疑為盜。無何。立於榻前。則故布衣。草履。狀貌可憐。即所謂李念三者。婦故執其。人。覆於上。起。遂語曰。汝來。為答曰。來就。婦益大怖。幾出聲。強叱之曰。此中無女。疑也可。語歸。念三笑曰。歸固無難。但惜娘子至。幾久。虛花。燒。徒。擔新婦之名。未識。某翁之而。於。雨。渺。渺。無。期。當。老。花。殘。行。將。指。日。珠。令。人為之長嘆耳。婦聞其言。適中。隱。隱。不。覺。清。然。泣。下。遂。復。坐。亦。不。揮。斥。令。出。念。三。又。言。曰。僕。本。酒。德。不。堪。陪。侍。房。惟。得。識。春。風。於。別。林。之。畔。猶。勝。抱。枯。蕊。於。空。谷。之。中。娘子。倘。留。意。僕。願。竭。盡。其。材。亦。無。殊。於。兩。美。之。合。也。語。竟。竟。通。近。其。身。乃。婦。終。羞。澁。情。難。動。而。意。尚。游。移。且。係。處。子。無。敢。承。也。惟。姑。帶。微。而。已。念。三。知。其。易。與。直。前。持。婦。覺。體。體。體。任。其。緩。帶。緩。帶。相。與。登。榻。既。念。三。之。身。如。礪。石。礪。礪。然。著。肌。欲。破。婦。殊。不。能。耐。推。之。使。起。曰。去。去。于。寧。無。夫。不。敢。與。女。為。好。矣。念。三。笑。曰。客。既。登。堂。空。不。醉。飽。而。去。強。之。故。事。婦。益。莫。主。婦。啼。欲。號。

念三微嘔曰。他山之石。猶可攻玉。汝真不可磨。華若。然亦太璞不完矣。乃抽身而起。攬衣一振。渺焉無蹤。不獨出不由戶。亦無足音。婦更。大懼。幸未至。狼狽。晨起。井曰。如常。亦不敢。澗。而心則。惴惴焉。恐其復來。繼。聞。立。聞。見。念。三。忽。忽。經。過。不。顧。遂。竊。喜。其。忘。情。自。以為。無。患。至。夜。將。寢。有一人。排。闥。直。入。入。不。勝。張。皇。視。之。則。非。念。三。又。易。一。人。年。僅。十。五。六。容。甚。秀。美。被。服。風。華。婦。當。驚。弓。之。後。草。木。皆。兵。不。欲。再。經。風。雨。惟。語。曰。若。何。人。昏。夜。過。此。寧。無。瓜。李。之。嫌。請。即。放。過。其人。笑。曰。名。花。吐。豔。通。國。皆。知。神。猶。為。此。飾。諱。李。念。三。未。嘗。同。榻。婦。默。然。其人。人。曰。若。既。當。肥。宜。乎。不。忘。其。若。也。雖。然。子。非。莽。男。魁。令。人。號。泣。求。免。者。幸。勿。推。拒。言。詎。引。身。與。婦。並。溫。柔。軟。熾。優。倚。多。情。婦。之。怨。心。已。動。然。以。創。深。痛。鉅。究。不。敢。輕。許。其人。溫。存。至。再。始。與。之。解。衣。為。歡。其。柔。賦。溫。婉。迴。珠。念。三。惟。蓋。播。玉。其。尚。仍。前。亦。而。在。情。湯。之。餘。亦。遂。不。甚。艱。楚。既。喜。其。貌。兼。樂。其。情。至此。婦。亦。幾。無。以。自。主。矣。歡。娛。達。旦。其人。辭。去。甫。下。榻。繫。然。而。笑。謂。婦。曰。子。始。視。我。執。執。與。念。三。美。時。婦。已。倦。甚。強。應。曰。念。三。何。能。及。若。也。追。疑。時。一。觀。則。依然。念。三。立。於。前。其。婦。益。駭。然。念。三。早。穿。窗。而。出。猶。聞。其。聲。曰。疑。妮。子。枉。揀。精。肥。彼。烏。知。既。已。玉。碎。不。能。充。全。耶。婦。猶。不。疑。而。神。思。昏。昏。伏。枕。眠。遂。閉。門。高。臥。至。日。中。方。起。及。啟。戶。其。姑。見。之。大。驚。曰。新。婦。何。所。告。而。形。神。頓。失。得。無。二。豎。為。災。乎。婦。始。心。疑。而。覺。私。處。暴。骨。崩。起。

初編 卷三

如墟。其熱。父。手。然。猶。不。敢。告。人。腫。以。行。困。益。甚。且。流。毒。泛。溢。其。出。如。膿。遂。病。不。能。起。翁。姑。懼。始。告。厥。父母。成。來。問。婦。終。心。於。言。僅。私。告。其。人。母。曰。候。兒。至。此。誠。不。敢。隱。然。兒。已。不。能。發。後。請。勿。與。於。某。氏。之。室。母。唯。唯。而。不。解。其。故。明。日。遂。卒。比。及。殮。尸。於。棺。則。腹。穿。膚。裂。黃。水。汪。洋。血。與。其。病。肉。乃。自。婦。死。後。念。三。之。毒。始。肆。凡。過。中。懶。者。流。聞。行。穢。即。以。重。購。誘。與。之。私。不。從。輒。強。致。之。遭。之。者。恒。病。即。死。與。婦。之。狀。略。同。人。始。悟。彼。婦。之。疾。以。此。因。戒。其。室。家。不。令。出。如。是。句。餘。念。三。忽。不。見。後。值。值。遠。適。有。樵。者。歸。告。其。里。人。言。某。山。震。死。一。雌。已。生。角。角。端。有。赤。字。曰。李。念。三。好。事。者。身。夜。往。視。之。信。然。而。要。空。房。者。則。備。一。而。足。也。

外史氏曰。此事非常。固屬。空。房。者。所。不。及。料。願。吾。謂。始。婦。大。偷。與。其。妾。而。候。婦。之。日。何。如。歸。而。後。髮。紅。顏。薄。命。遭。逢。晉。人。即。無。嫌。之。毒。亦。不。免。於。婦。之。嘆。矣。况。夫。娶。已。有。日。歸。尚。無。時。既。視。頭。之。微。利。悞。萬。眾。之。佳。期。夫。志。在。四。方。竟。至。此。乎。痛。者。曰。尚。人。重。利。輕。別。離。良。有。慨。乎。言。之。也。

無居氏荒榛斷梗之荒隨在皆可。某方踞地而遠俄聞蒼莽中有父祭視之一美婦人紅裳而綠衣亦踞踞與之相對。其言曰：予在此渠何若？無人某愕然謂為民家婦不及竣事而起行後即歸。婦亦再復穿荒草而去。始安數日又往。婦仍先在與某相視而笑絕無羞縮之態。某揣其可挑先投以言。欣然容納。遂就城隅僻處野合而歡。某歸歸至。猶以一室夜半婦忽自空悄然無聲。已為所盡。遂不審厥由。來共歡好倍。極細細詢其姓。皆以叩其居址。堅不肯言。惟曰：君得與婦相伴亦足矣。何問其他。及晚披衣先起。奴自去。群中亦無人。自是無虛夕來。輒歡合。旬日後典中諸人視某。某漸枯槁。飲食亦銳減。於前頗疑之。而不意其有是也。已而遂病。恒少記。善忘。某初司簿籍。凡典物之入。出。纖悉必登。至是發如亂絲。入多所遺漏。肆主始疑。將遣之行。某哀懇再囑。始留以觀其後。乃未二日。故態復萌。遂決意去之。某有兄亦傭於他肆。聞之。亟來。以言。某泣下。群主哀之。遂不復置。酒與其兄共飲。因語某。以致疾之由。初猶隱諱。及兄呵責。至再。乃吐其情。眾聞之。駭然以為鬼也。但查戶名。從無管姓。益更惴惴不定。至夜乃留其兄伴弟。婦竟不來。及兄以事歸。婦又夜至。相見倍加款曲。某不能拒。仍納之。晨起。眾見其顏色有異。知人為鬼。遂共謀。使其臥於神廚之下。所祀者關聖帝也。婦之運果渺然。次主人慮肆後空。恐謀令他人宿其中。

初編 卷三

至夜金簪雷鳴。門窗風吼。竟不能寐。又更以一人懷刃而臥。聞聲即起。而從之都無所見。臥則笑聲吃吃。驚疑。疑作挪揄狀。又復不勝其擾。眾中有點者。謀使某仍臥。故處。婦若至。以喉為號。眾往逐之。必得其蹤。某不得已。從其言。眾皆不寐。靜以俟之。至夜聞某大執刀。明炬持械。喧嘩而往。及戶外。猶聞調笑聲。破扉徑入。則惟某偃息在牀。室中更無一人。益驚其之。眾退而婦。適含溫。謂曰：子難犯多。露至此。然亦婦人也。何來。至男子。使人心胆俱落。矣。因刺刺怨恨。不依某撫慰之。乃解衣同寢。晨始去。某亦不再。語朝悉以告眾。眾曰：我輩太。怨。反。僕。乃。今。夜。須。俟。其。就。寢。子。始。敢。且。力。揪。其。衣。子。等。往。捕。之。渠。白。身。將。不。能。逃。怪。可。以。獲。某。又。如。其。款。款。深。婦。某。與。之。款。款。信。逾。噴。昔。迨。其。寢。定。乃。大。噓。且。視。其。於。榻。下。而。躡。身。以。壓。之。竟。若。熟。寐。者。及。眾。聞。然。前。往。開。室。中。作。惶。急。聲。曰。暴。客。又。來。以。衣。子。掩。奈。何。新。睡。如。死。耶。眾。聞。而。益。嘩。婦。益。急。矣。久。噓。然。如。裂。帛。則。已。絕。裾。而。逃。矣。眾。人。視。某。猶。力。擊。其。衣。驗。之。得。紅。裳。半。幅。於。食。側。盥。以。堵。為。之。也。某。因。昨。古。不。能。此。明。日。傳。示。於。人。多。有。見。之。者。其。兄。又。浣。人。為。文。投。首。於。城。隍。司。怪。遂。絕。某。亦。尊。祭。

假鬼

自粵東嶺定迎。輜將赴京。復由其處御夫。則揚鞭徑過。不再趨避。先生因微叩之。笑曰。傳斯地有女。願能為。豈。故。避。之。比。年。已。嫁。去。復。行。固。無。害。先。生。益。怪。而。詢。之。御。者。指。路。側。一。古。塚。塔。曰。鬼。居。此。中。衣。色。緋。被。髮。吐。舌。而。面。無。血。色。每。過。行。旅。一。二。人。輒。出。地。人。恒。棄。其。輪。重。而。奔。如。是。者。數。年。殊。不。知。其。何。怪。客。歲。有。某。者。未。檢。里。屋。中。咸。無。妻。孥。因。赴。淮。北。訪。所。親。少。淵。囊。囊。而。返。踽。踽。獨。行。道。中。頓。忘。是。地。有。此。異。比。至。始。憶。之。遂。啟。扉。不。能。前。既。而。使。伴。其。匆。匆。疾。馳。勿。顧。盪。來。鬼。不。及。知。也。俄。聞。塚。中。有。聲。啾。啾。長。嘯。心。益。惴。惴。視。之。一。鬼。自。墓。出。狀。如。人。所。傳。乃。大。怖。欲。竄。鬼。行。如。風。雨。嗚。嗚。然。相。逼。而。來。其。人。即。欲。奮。所。何。脫。然。而。走。轉。念。奔。波。千。里。甫。得。此。蛇。頭。一。旦。擲。之。珠。為。扼。腕。且。鬼。不。過。崇。吾。鬼。豈。利。吾。有。因。途。巡。不。能。捨。鬼。且。恐。尺。吼。嘯。倍。急。更。嗚。咽。作。啼。致。其。人。毛。髮。奮。豎。而。終。莫。割。所。覺。踽。踽。思。過。鬼。亦。僅。追。之。無。敢。前。其。人。急。計。頓。生。思。以。老。奉。嘗。之。寧。為。鬼。死。不。甘。財。亡。爰。出。鬼。之。不。意。前。搏。之。隨。手。而。仆。一。若。往。弱。不。勝。者。益。得。志。揚。臂。奮。擊。鬼。早。喘。喘。乞。命。矣。其。人。討。其。捕。獲。為。紅。菱。數。斗。飄。揚。綠。紗。袖。狀。如。異。鬼。其。人。不。禁。大。駭。乃。停。腕。詰。之。則。泣。告。人。曰。某。家。距。此。里。許。身。實。女。也。使。以。老。母。在。堂。終。鮮。兄。弟。無。已。覩。願。而。為。此。以。備。甘。旨。之。需。令。已。小。康。但。此。身。才。然。未。偶。豈。默。祝。曰。有。能。識。吾。逆。者。吾。即。夫。心。不。再。作。此。觀。態。幸。與。君。遇。其。命。也。夫。其。人。聞。言。驚。意。猶。未。信。

初編 卷三

遂將其標而驗之。鷄頭半垂。宛然。聞。驚。益。大。恍。釋。之。今。起。女。覩。然。整。衣。尊。以。同。往。須。臾。抵。其。家。牙。屋。低。矮。雜。落。酒。然。隱。有。殷。實。之。象。初。入。見。一。姬。龍。鍾。殘。疾。女。告。之。故。雖。然。曰。固。沮。兒。勿。再。出。今。竟。何。如。耶。雖。然。郎。君。之。胆。亦。較。升。斗。為。巨。矣。因。謂。其。人。曰。老。婦。孤。獨。已。久。藉。此。女。得。以。存。活。尚。無。以。養。生。適。古。塚。留。一。巨。穴。渠。遂。作。此。狡。檢。今。且。十。餘。待。緣。未。嫁。若。若。琴。瑟。尚。虛。盍。贊。此。為。吾。婿。小。妮。子。亦。無。顏。業。此。矣。其。人。敬。諾。是。夕。即。結。為。伉。儷。女。家。頗。裕。某。亦。心。安。旬。餘。遂。移。去。不。知。所。往。御。言。次。捕。送。識。其。處。廬。舍。儼。然。先。生。至。都。每。舉。以。告。心。靡。不。驚。異。外。史。氏。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自。倉。皇。鬼。何。能。為。祟。哉。而。世。之。狡。者。又。故。借。幽。異。劣。相。以。嚇。噬。噬。之。氓。吾。不。知。真。鬼。聞。之。其。亦。擲。揄。否。耶。猶。憶。京。師。某。巷。有。鬼。夜。深。輒。出。宵。行。者。遭。之。無。遺。棄。衣。物。與。此。事。頗。相。類。巷。中。適。卒。王。某。醉。中。見。之。其。首。如。栲。栲。紙。條。飛。繞。周。身。皆。白。約。寸。許。來。其。目。亦。其。口。形。狀。可。怖。王。已。沉。酣。莫。懼。及。曉。寫。曰。若。鬼。耶。應。避。人。汝。及。遂。人。耶。鬼。聞。之。折。身。却。走。如。辟。易。王。察。其。有。異。疾。趨。而。前。猝。之。以。及。鬼。亦。仆。王。審。知。為。人。刺。其。面。視。其。某。徑。也。以。歸。燈。下。視。之。則。羊。裘。一。襲。亂。毛。如。蠟。面。具。乃。以。汲。水。器。為。之。塗。以。殊。墨。敗。諸。亂。粘。而。已。明。日。傳。視。見。者。俱。大。笑。王。至。令。捕。衣。其。衣。但。未。檢。其。人。雖。雄。

銀錢

故明大政中。桐城孫大廉以孝廉舉於鄉。將赴南宮。因疾不果。及榜下。開茶葉皆成。進士心益不平。蓋其素所輕者。於是厥疾益增。太僕人深憂之。醫曰。傷寒已平。此所病者。乃情鬱所致。必得勝遊開拓其心胸。或不藥而愈。生言之於母。深然其論。乃為之買舟。束裝使游。二水三山之勝。生辭母。欲行。從以僕一僮。以備負書擔囊之用。及登舟。有一叟。堅求附載。視之年約六旬。狀頗矍鑠。生以其老也。憐而許之。叟入艙。與生為禮。自言姓魏。號悅庵。北直人。將往金陵。售其術。故願附驥。生叩其所業。笑而不答。徐曰。此非儒者所樂聞也。生意為房中秘戲耳。遂不復詢。舟乃始行。生以病臥。蓬窗下有數笑。聲神聽之。則其僮僕似捧腹不勝者。心異而潛跡之。見叟踞矮几。袒胸露腹。以筆繪人形於上。即能自起。宛一裸程之軀。且有聲如小鳥。嚶嚶然。歌唱。僮僕驚喜。故歡聲達內。生知其異。人不相警。肩息自退。詰朝治具。廷之。欲求其術。叟早知其意。謂生曰。君飛騰有日。不宜效江湖鋪餅者。流離共濟之德。老夫不能無報。約以五日別時。奉以相贈。今尚不暇。生乃不再請。歡飲而散。及期。將抵南京。叟東夜入見曰。來朝別矣。前所云者。老夫不敢食言。故來拜納。生致謝。語以所任谷。曰。在子腹中。生笑曰。叟班班。披肝瀝膽。肯假設之詞。且腹中之物。果堪持以與人哉。叟笑而弗辨。惟自解其衣。露腹向生曰。君試呼之。此中當有應者。生益笑而不信。堅不肯呼。叟乃自附其腹。呼曰。

初編卷三

六

銀鏡速出。見何作三家村兒。女子態耶。生更笑不能仰。俄聞腹中作嬌聲。曰。子故厭見生人。何相逼至此。其音細如鶯。婉而且清。生大駭。輒笑視之。叟又呼曰。子業以汝字孫君。非為生者可比。妮子憐母。懼羞內不應。叟又促之。乃曰。如此。姑絮足見阿翁老悖矣。幸啟半扉。子出生是時。形如木鷄。注目呆視。見叟以掌擊其臍。裂寸許。並無微血。益大驚。倏然異香。習習聲震如裂帛。生亟顧。則一麗人。縞衣紅裳。掠髮微頰。立於榻下。而叟之跡。渺然生不覺大怖。詫為妖異。視其容色。又艷絕。不忍逐捨。乃正色叱之曰。汝誠何怪哉。以詭異惑人。子故宗廣平。不為色動者。蓋遠。不若吾刀將斬矣。女無懼容。欲執詞曰。妾實狐仙。父奉上帝。遣將往長陵。為高皇帝守墓。屢委無依。攜以隨行。昨至江干。為水神所醜。妻之。色強委禽焉。以其處。詎不欲故。臣妾於腰。攜君福祿。渡此津。令且至。仰君清德。使奉其帚。為叩翼之恩。非敢為禍。幸勿疑生。誓其意不惡。心微納之。惟曰。子攜痼疾。急未能痊。何心復作他。想女微笑曰。此易辨耳。君姑高枕。此請為君先驅。二童子以驗。妾非禍人者。生大喜。詰曰。卿亦知醫耶。倘能祛此沉痾。子固不惜為情。死女不言。生甫臥。欲已不見。惟覺有氣如入自臍中。上達肝膈。下行臍腹。汗出如蒸。神思頓與。因而厥。疾盡。重負既釋。則然。寐竟。同知女之所在。旦起。舟已泊岸。僮僕入曰。叟已辭去。遺書一紙。生視之。則囑生喜。視其

女者。生不得。女亦未敢深信。舍舟就輿。入城。寓於其友家。談讌之間。絕無病態。知其病者咸稱慶。生亦私心竊喜。語至漏下。始歸寢室。生冀女復來。乃今僅僕別。及寤。竟杳其踪。悒悒就枕。方轉轉聞。聞耳畔小語曰。妾來相伴矣。君真鉄石腸。不一動。眼口脂之香。近在咫尺。撫之則膩然之玉。已在余中。生遂不能自持。披衣相視。展起。謀所以。墜。女固言無庸。眾其。遂將。生自言其遊覽。已徧歸思。頓明。遺懷帝。詔。舉。賓。與。遂。旋。女。送。至。江。畔。垂。涕。告。曰。父在斯。不克隨。即同去矣。生亦戀戀。強之勿從。竟分秋。明年。生。下。第。再。詣。林。陵。冀。遇。之。以。續。舊。好。茫。無。消。耗。

外史氏曰。詩云。入腹我非謂。姪之先。蓋言鞠育之意耳。今此狐竟直腹之矣。且能出已腹而入人腹矣。生與叟可謂腹心之交。女與生可謂知心之交。又不徒東林坦腹作一段佳話也。

廣缺

人死而面熱。其有無不辨可知。而世俗咸信之。京都一富家新喪子。婦亦屆其期。於是闔室戒嚴。鷄犬皆徙。而竊慮。匪者。乘間為患。有賊潛使居守。閉置於立檣之中。囑曰。若有屏息。自能免禍。無之亦安枕。而如何。懼為僕。領。諸。眾。俱。匿。跳。至。夜。涼。風。聲。漸。漸。未。免。戰。栗。勿

初編卷三

X

竊。俄而暗察。察有聲。未幾而履闖矣。無何而入室矣。僕從隙。聞竊。燈。光。微。閃。昏。慘。不。明。見一人衣飾面貌。彷彿佛化者。乃大駭。已而據案而食。齒聲格格。然傾樽而飲。唇聲濼濼。然又有項紙衣。窸窣。繞室而行。益大怖。而竊幸其不己。視也。乃遽又久。傾耳若有所聽。舉首若有所見。嗚呼。而前。便。趨。此。撞。僕。不。覺。心。胆。俱。落。惶。悚。間。條。已。逼。近。視。其。面。白。如。雪。剝。然。啟。唇。然。洞。開。駭。然。俱。紫。相。然。皆。作。不。獨。內。者。無。生。氣。而。外。者。亦。相。對。死。蓋。兩。敗。傷。已。平。明。主。人。呼。僕。莫。應。即。而。視。之。僕。尚。奄。奄。於。中。塊。早。絕。倒。於。外。衣。裳。楚。楚。儼。然。生。人。惟。髮。際。者。紙。條。一。束。實。子。婦。之。從。嫁。婢。也。主。不。禁。愕。然。以。湯。灌。僕。逾。時。甦。其。途。所。見。視。婢。既。已。莫。益。婢。有。去。志。思。假。此。以。竊。王。資。且。於。子。婦。之。儀。妝。裝。束。一。如。在。生。及。夜。入。室。冀。飽。食。堅。初。不。聞。主。之。留。僕。居。守。也。比。見。之。不。勝。驚。駭。遂。仆。於。地。主。督。得。其。故。乃。笑。而。檢。之。明日。事。傳。都。下。迄。今。京。中。人。語。曰。快。能。死。人。人。亦。能。死。快。鳴。呼。快。即。有。真。靈。亦。能。死。人。哉。

外史氏曰。從來懼鬼者。無如婢媼。每言之。輒搖腕變色。慄慄乎。如見其形。此婢何勇也。而充為糧。積者。冀。以。死。要。亦。利。欲。居。中。天。奪。其。魄。耳。吾。恐。真。缺。若。出。彼。二。人。者。又。將。何。如。耶。

落花鳥

申無疆字仲錫... 舟如一葉... 花倒... 垂柳... 竟卒於舟... 致列子御風... 凡頃欲往... 數聖心愛好... 越環... 之尚有存... 約數百步... 示人... 初編 卷三

曰何來... 鏡子... 福至此... 否則宜... 固夢中... 吾不能... 離落... 有閉... 茂於... 於是... 之無... 欽... 說... 相... 初編 卷三

至此且海... 何憂... 人浴... 年之... 視其... 採... 其地... 不獨... 正色... 姑試... 嚙... 即行... 其... 枝... 所... 飲... 外... 得... 隨... 貨... 未... 有... 湯... 花... 押... 女... 於... 高... 初編 卷三

未陽... 有農... 湯父... 花... 押... 女... 於... 高... 初編 卷三

惡猶如鷹鷂之擊其子賄無資又私伐園林而市之及知而大怒將復控之官且捷之流血其子深休官感窘極而呼曰阿翁何以呈為若用寸鐵斃子命仿若人理之竹園夫推得而知之其父益怒而撲之其子遂狂呼於市聞里無不聞者比鄰某素與之有隙矚之曰噫其哉其子之言也向曾有人往來市貨於此彼家尤與之給稱父子焉後忽不貲疑其自歸以此言觀之得毋為老持所戕哉於是白諸里甲里甲亦與其父不相能遂具狀投首於官熊公猶未之信拘某父子至俱不承其隣證之曰若某日為若人所推不嘗云云其子乃俯首無語公以刑之仍強辯不言其實公乃闕行部邑詢貨郎之有無以定真偽聞數日貨郎之弟至夜中登堂則已入津矣泣陳曰某年十三齡兄即行販不歸令又數載音耗渺然某又少未更事不能遠涉尋兄老母為此血淚盡枯或存或亡惟父師憐而鞠之熊公既知有其人益嚴訊某父子加刑者屢矣而狡供不一莫得屍之所在某久不結因逮其女到官則嫁夫有年亦既抱子公並不詰惟令與其兄同繫一室而獨懸其兄之指指於其且密遣幹人伺之竟曰亦不提訊至夜分其兄不能復耐乃呼其妹曰若貪淫貽禍於父而又若我肌膚誠何忍其妹怒不言其父阿之曰汝耐片刻我可復生爾妹亦克為人笑何噫噫如是其子益忿恨曰若父女果然而官獨寤我豈謂我獨非人乎其妹亦溫言慰之絮語

初編 卷三

至且盤吐其憤幹人笑出曰招其美者汝能翻供耶父與女皆失色及公升座俱服罪始得貨郎寤其弟痛哭負骨而歸公以某子不得無罪乃援筆判曰既不及幹盡於前而竟同發羊於後雖鬼神若或使之亦王法所不容矣竟論從與其父同械於獄其女亦杖釋夫晚之遂與離異踰年再無而去

外史氏曰書怪人豈恒與安男子結為親眷任其出入閨闈多致墮坎不可掃何其疎於計也而書化人與貨郎尤易與閨閣相近以其所售者舉非丈夫所用故得假此以進身非閑家者所宜禁乎即如此貨郎固固死之途而不能從新於靈臺惡孽撲滅於原一旦敗露身名俱損愚夫之不知一至於此其亦可哀也

西藏佛國其地故無君長主之者惟番僧即所謂大寶法王者是已余聞之某公言後藏距華極遠曾有女僧主之親慕美術且通神亦觀音大士化身為妙莊公主之類某年有侍衛以差入藏往來通商僧適來前藏與該侍衛在座侍衛入則帆膜拜無算遂久不起遂藉不言僧惟顧之微笑及出人詰侍衛則曰予聞閨人多矣未有如若人之艷絕者因假和南以飽秀色豈為僕僕如是哉問者笑而去乃侍衛放行未及半日程馬適墮於崖下深且百

尺雖無所毀傷若無極徑可尋百計不能出從人知為僧故亟反見連賴良之僧故未去遂賴乃正色詳之僧又微笑而侍衛早踵門入謝矣益從人甫返侍衛之身倏忽已履坦途不惟天聖絕無神且平沙一變驚駭其異遂亦迴轉謝過見僧則肅然致敬如對神明禮畢趨而出其類如此後值西域某部兵來絕無能禦者前藏人眾幾無了遂後藏人情均懼咸謀奔竄僧乃集眾語之曰通能免乎有我在必不使汝曹懼於兵也因率閩藏人眾至一山巒峭峻天中有隘口僧盡虎之使入己乃跌坐於要衝無何敵之前鋒猝至見僧舉嗚嗚不止將奮往擒之僧忽化為野豕隨通百騎豕以一身塞之別無餘地而剛鬣馬嘶又復醜惡駭心敵眾辟易通其渠首亦至就往白之笑曰此故術也以矢擲而射之若屠羶然何懼為眾領諾控弦數萬一時畢集弓矢未張豕身自崖而墜利那間百千萬億羣如前如羣轟然平川復無間隙敵眾大潰渠首亦莫可如何敵兵自退僧亦不傷一騎此法法跡其人出視之則故胡然天帝也故當是時二藏之中惟後藏歸於獨存迨至朝撫之生聚始各復其舊

外史氏曰佛構家劫家固獸之巨孽也此豕直可吞象大且無倫况益以恒河沙數乎其消虎狼之威而係鯨鯢之衆其有大造於藏即有偉伐於佛矣至於豕轉薄而厥嚴自見又非那齋之織女所可同年而語也

初編 卷三

京都有縫裳之業蓋皆負郭貧家出為市廛補綴者以其所作多納衣微禪等物故又號之以窮云東直門外有母女亦業此女年十六七貌頗嬌好雖蓬髮布衣人恒觀焉女性貞靜惟低雙脣作不輕笑一言人亦無敢犯之一日其母病經旬不能如市薪水之費俱乏女不得已踰牆獨行縫紵終日薄暮始出都門攜一小竹筐內貯剪刀棉線無他物器也村居去城較遠行及曠野塚樹叢雜人跡杳然正倉皇急步聞忽聞林中語曰若歸乎下有垢衣可將去為子滌濯女愕然益疑女業亦無此遂疑為市井穢議趨就之入林則一恐少年其踰茂樹下袒襦露背形甚兇惡女驚懼及身欲回少年突起直前捉其領如捉鷄雛女無如之何乃顛顛詢曰若有滌衣可盪付我將歸少年笑曰子始汝衣服附在吾身汝何能將去女曰既無所棄盪釋我己暮矣少年曰子實以情告子悅汝美有日矣適迨相遇適我願今將與子為好何歸耶女聞言面如土又急不能脫遂亦給之曰我女也從未與男子處盪先以具示我果非律且長卷乃敢送少年大喜曰若勿恐子固無他人之具者因釋女將自將其後女入度之曰止我女也必去其羞縹事乃可為若宜假息樹下待子自尋佳處摩挲良

久漸以親狎始無懼少年以女為金中魚諒不至潛逃於湖也欣然從之見其狀將遁去
又懼其逃乃真身側坐而撫之賜衣捫探觸手則騰因視其下體更以纖指把捉大
可益柳女仍為睥睨不忍釋手少年早發憤憤不暇顧顧女乘其隙即管中潛取絨兒如
斷布布其陰而剪之憤激而力猛血直溢少年大嘔頓化為狐狐竄而去女益驚悸目眩
兩時許然後歸家猶血脈衫袖焉

外史氏曰：雄狐綏綏過者多不犯女能於倉卒中以計勝之可謂能事矣且其即亦足風
世脫非然者之乎且慮無能不合縫裳而褻裳以赴哉

火龍

某撫公楊客於園亭觀登以上皆與席其地故近山有佳木幽壑之勝因屏優樂而專雅集
忘分追擬選勝自得良亦一時之快舉乃飲未半酣天氣薄陰烏雲生於巖岫始如片席漸
且盈室未幾而甘霖大澍矣時方微旱霖座皆顧而相慶然而電光稍具雷聲反鬱而不揚
久之繞亭不去豐隆無停聲而雨益傾注眾方心疑怒撫公連說奇事召眾視之撫公故首
座祇一人其几有二異物閃閃有光其一如青行而巨綠紫疾馳其一長兩寸許細如蟻狀
類蛇蜿蜒逐之行亦甚迅所經處几為之灼宛似線香繞刻者深入膚理蓋蓋之安縱橫其
計其數眾皆茫然然如某司某公素博物也言於撫公曰請公少避此席是皆怪異藉公之威
靈以免雷劫耳神龍亦畏福澤不敢攫奪所謂投鼠忌器者也撫公深疑其言冒雨出亭後
行未數武忽震雷一聲軒輊撼盪五瓦瓦碎竟揭亭之一角而去雨亦頓止撫公與其僚屬
耳目震聳有類聾聵良久始復其故遂能飲蹤跡二物皆不現因收其几入內署用以誌異
幕中人多有見之者

初編 卷三

十一

外史氏曰：龍之變幻莫可端倪傳紀言之甚夥而雷之為異其不測亦多類此且更有神
於此者昔在都中寓於某寺一夕過隣友聞鉦大雨滂沱疾霆不止條聞震響聲似在左
近心疑吾寓而急不能歸清晨入寺夜返其家左廡則非吾寓而實人寓也其人皆射犬
俱京營食餉者盡散於寺夜返其家室固虛無人然壁有僕始數枚斬新製雷之所擊
者竟在於是余亟就而視之凡五知皆類懸絕不絕如縷字中都無所損亦無焦灼痕不
勝驚異而述

青眉

皮工竺心邑之鄙人也年僅弱冠貌姣好如女子雖居市廛里之美少年莫之能掩以故
有俊俏之號其室曰青眉色尤殊麗見者疑為畫圖初詰其所自堅諱不言後乃稍稍露之

則實北山之孤也益益少備於學歲年甫十六耳師嗜酒夜出恒不歸肆中惟竺一
人縫紉至中宵後就寢率以為常一夕師又出竺方夜作聞彈指聲響為比隣復覺隔
扉詢之則曰僕其首飾絕倫網罟大駭且慮為市中惡少偵其師不在來奪斷袖歡心益滿
憐乃始之曰已矣容請明日來外又曰僕非尋常賣餅女也蓋開我與若一言竺不得已
從彼缺視之果似女人垂髮立於榻下因啟之女便掩笑入竺視其貌容光映映室雖少
小心亦不能無動遂就然結所自來答曰家居距此咫尺緣夜續燭為風濤持來乞取新火
非有他也竺素嗜酒慷慨與之不致交一言女亦持炬徑去竺雖未通情話而心頗愛好其
其復來乃師歸女竟不再至日夕生群中伺之亦杳無其蹤無何師又他往女則又來已而
情漸洽欣然延入與坐談女以年歲詢竺答曰一十有六矣女微笑曰阿僕適與君同庚
亦詢女之居址答曰久當自悉語移時猶無去志竺亦貪其貌春戀勿捨四目凝視將不
可解女忽迴顧視師曰此即君之臥榻耶恐偏仄不足以容二人竺會其意乃答曰卿
試先起看能容否女笑而起曰來少當試之入復去竺終視貌弗能挽留然已心志盡感矣
晨起無心操作惟冀其師不歸得以成此佳會而師果為煙藥所囿懶不復心益悅及昏
明燈几坐形狀頗亦不再相復滿下二鼓女果來欺戶啟之入則視妝對服迥異非之撲

素詢之笑而不答僅登空榻而登臥竺知其懼羞乃先解己衣想火就枕暗中摸索手戰情
癡女忽伴拒之曰市井兒同食已足復望其他也竺笑曰子意同食者未能無事已而嬌香
流溢帶綉衣若戰戰勿克勝任而纏綿之意尤濃竺初近女色顛倒神魂不須臾而玉
山頹矣於是柔肌立貼夢寐皆春及宿而東方已白竺尚流連女早挽衣先起曰樂正未央
不可使他人窺見底裏乃去竺起而師迎女絕不來竺亦不以為誑問數名來師之出又復
歡飲款洽且倍於初起謂竺曰僕自見君頗為情繫以故不自堅致有前宵之事今幸兩
相歡愛生死勿渝若能不棄即以妾為糟糠婦子竺囁嚅良久始答曰阿誰不願但子幼失怙
恃育於兄嫂今從師習此未裁將來尚未知若何誰有餘資為子納婦耶且年齒尚單尤未
敢遽然歛口女曰然以僕計之君能辭師出遊妾自能相君立業為仰人眉睫使我無爾
不安竺恍然乃結之曰若言有家在豈無父母而可自主耶女笑曰妾初始居今乃悟子僕
字青眉居北山青眉也羨君玉貌故假僕女以相就豈真有高堂為子縛束者乎年且且會
新歡遂不知懼唯曰聞狐恒為人害信然妾女曰亦信有之而妾非其倫也妾不受君亦不
屑至此愛之而復殺之寧能見容於天地乎因佩佩嗚嗚竺亦相信不疑臨去授竺以紫
如其教於師曰昨聞里人言子婢病且甚危殆予少受其撫膏請給假一練省視言已泣

初編 卷三

十三

下師亦微聞其媿病見其憔悴心甚憫焉乃自營肆獲遺之行出曉未及里許女早迎於
道周問之曰君將美適也曰將歸于家女大笑曰君誤矣若往汝家有兄嫂任其何能從之
豈曰為之奈何女曰僕視之君業雖未能游及有餘而尚可以進乎拙妻幸有薄產請與君
遊於外郡自立生計必有以愈於為人傭君以為何如女曰君業無主裁欣然從之女出白金
一錠免舟南行與女偕隨其樂亦不念及鄉族舟抵常熟女猶欲前進不願乃就居邑
之北門女又以金半易為營肆具遂開設於市中其後為居室女以營商尚稱不令合人生
理凡營所不能製者女皆代庖為之式甚新奇名乃大啤邑中之履咸歸焉女親操井臼治
饗餐暇則織履相夫子怡怡然無怨色益益心德之明年益已十七家小裕志遂少壯數從
之會益與無賴交乃以重金囑情無賴值望後月色甚明置酒於邑中慈覺寺遊益為長夜
飲益以他故始去遂從無賴行至則富家子亦在座極致款曲益素限於量飲未半已不勝
酒力眾引之別室俾其小憩實則以計賜之也益方轉側欲眠忽聞人小語曰捨妾孤棲君
乃在此高臥耶益亟張目視則青眉立於榻側因詰其何以至此女曰君之危若履虎尾備問
乎請即從妾歸益內慙因詐以解辭女以氣嘆益面冷若感寒之風酒醒強起隨之行女

初編卷三

十四

曰君未得其實將怨妾蓋少留當有笑柄供君解頤隨捉一矮凳置牀頭以待履之條成
人形衣履面容與益無差別益亦莫測其意惟行伺之有頃見富家子與眾嬉笑而入曰
醋之魚可捉矣便以手啟臥者之衣潛將其褲押聚之狀不可勝言益面赤汗流始悟眾等
惡計女頗以纖腕相握曰去遂悄然出走恍若身飛而身卑在室中矣既歸女延之坐長
語且數之曰妾攜君遠離故里雖不敢望君大成亦宜自愛今君數作游蕩幾以丈夫之軀
陷入妾婦之險使狡謀果遂不獨妾羞為備子之妻君又有何面目對余梓乎語甚悲咽泣
下數行益愧悔無以自容顏色沮喪莫措一詞女恐其過惡乃起以溫言慰解曰後勿復然
過責於能改也遂仍歡好不再言乃富家子為散民久頗覺有異視之則裸伏於上益之跡
渺然大驚疑益為妖與眾共首於縣時已破蘇蓋臣以進士率常素檢富家子有邪行不
欲究其事然因馬朝柱一案逮捕妖術甚惡差命役拘益至公見其少小且事涉曖昧略
加研詰竟笑連之益踉蹌女忽謂之曰是地不可復履將有禍至貨其器具束裝北行從
家於瓜步聞爰卜山陽之南郭而居之女以益少不更事前因多寬致傷其心遂不復設
日今益荷擔入市所得者僅足糊口已乃茅屋數椽紡績相助此外別無贏餘益漸不能堪
每出竊與市兒賭始以復采少助杖頭遂欣欣以為得意故女知而不問一日女出採爰遇

同巷某見之驚以為神仙中心每每素賭博以得非於勢方切憂懼見女居為奇貨
頗思做此為釋憾之計獻婦於君因乘間以言結之曰子業此欲贖兩口勢必有所不能且
男子遠離鄉邦當思營身立業始可歸見里族若僅日覓蠅頭竟同株宗不第不能歸亦
何顏也聞言適中思乃咨曰君言良是但無處播業何由而某又伴為躊躇曰
此事亦非大難某同輩中某某均博起發復貨巨萬聞子業與甚高戰無不利蓋為此不
母而子之業白手可致素封猶愈於坐操會計多矣益本以此自負又不禁歎羨之私遂
攘臂曰君能貸我十兩我當試一為之看花骨子非我如意珠耶某慨然許諾又借一人
來曰子適小匱乏資於此兄幸如數請即著券益素不能書女雖能又不故以告即借某從
及其名實即某蓋不及知也其一人得券即以資付益忽然而去益亦未及致詰便攜資
就某家賭其始小勝後乃大虧比及鷄鳴早已萬錢立罄眾聞然散去益亦垂首而歸抵家
倦臥女故悉其所為亦不致詰又明日益詣某處商背城之集數往皆不遇瞬息月餘某
忽偕數人至衣帽甚都前入亦在內某謂益曰積欠梓未能清其子可償也益為此故已私
蓄千錢毅然曰息幾何某答曰五十婚耳益駭曰其母僅十子其子何反數倍耶眾詳曰諸
都不類也出券令益自閱則已千婚實書其上矣益不覺顛亦與某力氣某亦不相下手口

初編卷三

十五

交加眾咸怒曰適大者亦敢肆虐耶遂辱之幾斃而後去隣人有憐益者扶入室女為
之撫摩瘡痕竟無語詭人益賢之詰朝眾僕又來取索且風示其信曰能以婦償百婚尚可
得益大書之其人即逃又引前數人來趨門械益比隣俱掩耳而聞女肯益出止之曰若
勿爾爾若之意在人不在妾僕已知之但益為僕知令其復復仇儼之情不忍遂絕與若
主言果相悅俟益愈德來相過僕固不惜此一身委僕聞之皆善故諾而去里中聆其言者
俱以女為緩攻詰即益亦不疑其有去心決句益已復初惟妻家來索適已而果至女出
與之約益亦不能盡知晚間女置酒室中為益慶少酬女起滿酌而語之曰妾為君婦三載
於茲不允有所稱益既致君離其鄉里骨月不通笑言今又以滿柳之庸姿辱君於狂奴之
毒手心實作馬刻下積通無償還維谷君將何以處之益嘿然既而歎曰子誠不負重負
吾卿家之事情甘與之涉他復何言女泣然曰君其固執若此君以異鄉之身與豪右
相狹厄可堪足而待若裝裝急旋故知上可廣先人之祿下可酬兄嫂之恩計誠莫過於此
益已喻其情因曰我隸子將若何女曰蒙之所圖者色也妾以色事君即以色事君必不
違君夫矣益然其色曰是何言也子寧死不以妻抵債女遂不再言及寢又以利害說之
益方首肯女即起為之治裝促之行曰不可驟返則禍至矣益尚留連女強之出門以手摩

之竺遂不能自由大奔若狂直至百里外始復其故步暮投旅店計去山陽已二日程竺終以女為念止不復前將以探其柩聞五日果有自淮上來者且其狀也見竺即尤之曰子誠負心捐妻子而逃適令其死於強暴情何以堪竺故預料有此乃大慟語其親人曰葬聞至家涕泣不食夜出過於其門屍重不能舉官知之檢其懷中得血狀其訴其冤官將逮子英知所任因置於法並誘子者亦得罪里感稱快子來時欲將其妾竺心又少餘乃而檣銀祭之野痛哭至嘔血臥病傳命時飲酒旋復迷惘聞女息歎然入就榻視且笑曰妾已得生君何為欲死耶竺愕然曰聞卿已殉節今至此得毋學桂英索素王冠命乎子誠負心妾亦無憾女又笑曰年已如許大何猶執妾不釋嗚呼小兒啼哭本孤仙軍無自全之策向之投者特江間一片石豈僅亦效癡婦人作投環鬼哉竺風知其靈異欣喜不勝而病已甚僮女技之以藥遂覆斃女又謂竺曰妾不可露形於此致人疑後當仍往前途候君君亦毋久瀕乃先行竺至次日亦就適至久與女重圓於旅次竺謀他適女不可曰前因一時孟浪屢踐於他鄉今而知安樂莫如故土也請即偕歸不再與君作汗漫遊矣於是出金為竺製衣履并己之粧飾送還本邑初竺之兄不見弟欲訟其師鄉人有見竺遠行者力止之而已嫂恒思憶不置一旦見竺携妻復其邦族咸驚焉竺說言娶於他邑

初編卷三

十六

人亦不疑女以背投竺使仍設肆於市而迎其嫂與兄奉養於家曰為我約束來狂郎婦難堪究難指制夫也自此竺與女力作家以日裕余初見青眉淡其非人因再三詰竺南肯細陳其概更謂予曰微君之文子妻將溘沒華世矣余亦喜其相夫之智持節之堅遂援筆而為之傳

外史氏曰青眉固功之高而亦罪之魁其非誘竺迷出何至屢瀕於險幸而歸老首邱差可自益然亦竺之嗜飲嗜賭自貽伊戚豈真婦有長舌為厲之憎哉溫柔鄉不慕而慕醉鄉宜其有光脫之厄恩愛海不貪而貪苦海宜其有風竄之厄故罪不可不專責之青眉究亦不能未減於竺皮

王秋泉

王秋泉者吾邑名醫也其有某富人病且絕延秋泉治果通治某貴人疾不果任富人念不己中夜綿綿謂其子曰吾嘗得一賂王先生雖死不恨子乃復走僕秋泉所頌首教促會所治貴人疾良已又數日貴人起治具觴秋泉奉金幣為壽秋泉飲大醉歸至舟中語家人曰今可赴富人約矣而富人子所遣僕登踊躍解代接棹至其家傳呼曰王先生至矣舉家驚喜出迎秋泉方酣睡家人起諸事主人已戴衣冠趨躬入舟肅客秋泉謝暮夜請得詰朝

沐登堂主人固請曰老父忽死待先生幸辱臨何柳沐為強之入診脈已與藥竟出主人感頓指秋泉秋泉但搖手謝遂舟解衣臥聽鳴酒醒呼其家人罵曰情奴曠乃公日某富人適我父當夜赴之何尚泊此家人曰公頃已診脈與藥忘之耶秋泉大驚曰審無誤乎吾原大醉必致之矣頓足促解解歸請不去必受辱家人急逐解離主人已遣僕伺秋泉聞去即入擁須臾門欲望岸上燭籠數十傳路止王先生秋泉不知所為俄而主人踉蹌至入舟頓顛淚下水曉謝曰老父得先生刀圭乃者熟癩病若脫矣先生存父存先生去父且夫去惟先生終哀慎之秋泉自疑曰世豈有是事哉必給我然已無可奈何強隨之登堂門且掩心捕悍悍然坐定主人申謝再三先生用藥何神驗乃爾秋泉乃漫應曰昨已得其概請更得審視遂入櫥索藥渣觀之私自慰曰幸不誤更與數劑起其疾厚復而歸呼為醉先生云

外史氏曰此事見青鳥志醉夢之中而用藥之神效如此豈其中有鬼神耶然亦可見醫術之不盡憑而生死之自有命也一笑

初編卷三

十七

禁固異事初編卷三終

胎異

粵東之俗女生十二即結閉閣之盟凡十人號曰十姊妹無論豐儉不計妍媸簪珥相通衣飾相共儼有雙鴻之雅焉及婚嫁急相扶持是非相袒護凡翁姑之不慈夫婿之不睦叔伯妯娌之不相睦父母兄弟所不敢問者惟姊妹得而問之故閉閣之內蒂固根深莫能搖奪而獅吼之威即在司牧者亦為之屏息矧其下者哉某縣紳家有女及笄字於巨族忽病吞酸腹亦震動父母咸疑之然而家禁森嚴內無五尺童子唯同盟一女弟係貧無所依者女白諸父母留養於家畫則共一繡篋夜則同一繡榻此外別無一人疑不及此遂目為疾延醫診視之藥不能辨無何而彌月不進矣且居然生子矣眾論詢詢曉揚中弄婿家巨族不堪其辱遂於邑宰欲羅其婿女家亦怒報不能白將致女於死以滄海惟姊妹行不忍其驟於縣言女之誣婦為辱嗚嗚聞堂就泣宰亦無能判決事聞中丞委員同鞠究不能定時少司寇某公出司臬事於臬請詳核強記多聞乃謂其屬曰蓋使穩媼相女若係閉閣則斯獄無難立斷矣其屬竊笑以為生子者不剖不坑谷或有之未聞既生既育而猶珠璣璧合

樂府異評

初編卷四

者也因秦憲令勉使驗之果皆以處子報猶恐其妄遂各遣其街巷同往查勘又俱以女體為言始信之而感愈滋因復命於公公聞之嘿然良久遂語曰胎豈有異乎對曰向曾視之雖無生氣具體亦人但四肢百體空空然如燁之燁一似全無骨肉者惟此為疑耳公乃太息曰仕優勿學幾殺人子諸君固有所不知此二女同居重陰交感之象也眾請其說公笑而不宣命史詣廉取某年部案與眾觀之中一事若合符即眾乃頓悟蓋女年已長情事漸知私與女伴以其狀難兩雌無異而真氣流通固亦有爭而無雲雨之私况非細繡之正遂令碩果難結宛同鑽核之李職是故耳僚屬數服乃定案婿家亦無異言後數月迎女子歸偕隨無阻至今生子數人則肯孽庸宜迥非向之僅具皮相者矣

夏姬

成以離之濟人多未之前聞遂不免震駭耳目耳然無公之博洽孰敢臆決而倡解者嘗戲以語人曰亦有學養子而後可嫁得此可補博傳之未及矣

金陵某邑素貧生女而美且能詩嘗取於郡中某夫人以其為園中之尊也一日春

女偶得詩曰花兒花開總是春惜春何必怨花神別餘一種春兒好柳絮如花亦惹人吟

胎異

臨錄小童運輝指夫人郭政夫人聞之感頤曰是兒欲孤獨終身耶詳跋深示不足婢隸述其語女乃強自欲扼腕聞雖萬輩請歸日詠詠之期年少洗其靡曼之習未幾官以黃緣起復又出仕於晉女將隨父之官往辭某夫人因指壁間紅白二梅圖求贈蓋夫人即吟曰南枝不比北枝寒漫把丹青一樣看倘共紅芳豈笑日更無人倚玉欄干蓋以高潔相望而寓箴規之意焉女聞詩默然及歸愈知微省於路時佩教誨無少縱雖江山儘多風景而舟車之內不一窺簾信乎漢南游女沐周文之雅化幾同喬木之難息矣獨是女初生時官即夢巫大夫來謁詢之則春秋之屈臣也從一美婦雖皮猶膩髮將星貌且妖冶異常稱之曰夏夫人屈臣謂臣曰吾兩人幽冥相聚幾二十年今上帝有命以此長春花持贈君察宜善視之言託留婦將獨去美人擊其袂其流連嚶嚶嗚嗚泣官驚駭猶在耳使人視之則女誕生於側室方落母不久官聞而惡之心知夏姬為不祥尤物欲棄之而猶豫未忍比長遂密為防閑戚族男子惟十五以下者方許入內雖託言家範實為此女故也及抵任所又夢巫大夫留然而來延之坐相與暗語大夫遽起曰聞愛及符分應字授不恐無以安其心宜以幽明阻礙不欲許大夫拂衣而起微嚬曰予亦不敢違天特以舊愛難忘強以相請耳豈真向汝家坦腹者徑出勿顧官宿而愈憂然見女頗貞靜遂以妖無惡怒置之惟女

樂府異評

初編卷四

微聞其事志曰何物淫鬼敢以邪說惑人即今有之豈人定不可勝天耶欲祝髮為尼家人力止之乃洗脂粉為女種日惟靜坐一室中即婢媪亦罕見其面且為書致某夫人曰自蒙清訓益以洗心針膏為寒吟咏正聲雖經過瓜揚淮泗之騰遠峯峯秀近水澄鮮亦若視為無物不意突遭鬼譖謂兒為夏姬後身夫姬生於千載以上兒生於千載而下安在轉輪之必俟今日哉兒誓以女貞自守不字終身以仰副垂教之雅庶幾使鬼物無顏徒逞鑽金之山閨人生色長留抱璞之軀云云夫人聞絃色喜曰是兒果能迴心前因固不足道也踰年聞女死且身首異處乃大駭而亦莫知其故又踰年聞官以事去官無顏錄其彙梓寄籍於他省女之事實益不可知時康熙之戊子也及庚寅之歲夫人之長庚殞於晉即女父

夏姬

之舊治迎母奉養以盡子職夫人往見街署半座加以筴鍵怪問之對曰此中有鬼鶴晦即現形風雨之夕為尤甚故無敢居者夫人聞之恍然曰得母某家之媛乎試啟其封吾為爾以理遣之長君雖惡其事但恐禍及母極力諫阻夫人勿聽強開之揭一幼婢露坐其間舉家無敢從夜未分即漸灑作響有噴風感陡作其寒整人毛髮又而始息即亦無所睹惟聞墻角有聲似微吟者傾聽之則五言絕也其詩曰舞蝶應難覓花枝不久留可憐今夜月空照舊溫柔味嘆再三音甚凄婉夫人捻知為女乃笑曰是兒之情治不死矣因和其詞曰三

照舊溫柔味嘆再三音甚凄婉夫人捻知為女乃笑曰是兒之情治不死矣因和其詞曰三

照舊溫柔味嘆再三音甚凄婉夫人捻知為女乃笑曰是兒之情治不死矣因和其詞曰三

在喜應記便魚今尚留但能懷約宛何事泣溫未女盼之驚曰是吾師也趨而前雖其貌
實聞其聲歎曰夫人無恙耶五年湖別髮斑矣曾不念兒死之慘乎言次近在咫尺小
婢雖幼則其相連而大怖欲啼夫人神色自若微詰其致死之由答曰前寄寸誠歐陳心
迹想在照鑑之下不圖連性難胎橋絲易繞書甫去而兒之諸姑來以其君子亦任賦中將
赴京候陞留春屬於父任所不及携也姑有幼子貌甚姣好年僅十二齡耳以中表姊至
親無嫌時入內室兒因愛之與同寢食居無何以暴疾卒人與姑大勸究其病由產婢之狡
者誘兒於心言與之有私父素疑此喜加拷掠遂誣服幸觀聲未揚仍為兒讓婚於某尉事
已可成忽有劇盜夜入深閨斷兒首而去後始知其人蓋即尉之所使耳冥冥之中每思
報復奈其人有劍術不可以近是以顯屈清夜有鼓聽聞幸勿藉語竟悲楚不勝夫人微嚔
曰若欺子哉子未聞申生孝已有鬼神不為代白之冤紅繒隱娘有一時枉殺無辜之辜若
性如水起就限隔稍過橫流使成泛濫寢食既與同素絲豈無染安得以小的弟為詞乎彼
縣尉者家有劍仙詎容室有湯婦想畏若父之威婚不敢離豈無怨橫加白及於紅顏特
以此耳夫人言未及終女似甚感者徐曰雖然有之夫人其何以教我夫人知其可違乃正
色曰聞汝前盡合以近裏若真再世之夏姬吳林林之醜流穢篇章今既未至於濫觴不污

初編卷四

清化是亦汝之大幸為汝計者正宜遠遊荒野與草木為伍必有夙世鍾情仍未相訪或能
揚汝以逃亦未可知若猶滯迹官舍倘遇正人運彼慧劍將魂魄滅永墮沉淪豈不可問
矣乎言止此汝宜自思女聞言若有所悟悲歎許時肅然請退行數武少露其形則鷓血飛
紅冤衣盡亦儼然一無首之屍婢遂驚倒夫人亦目眩者久之忽夫夫人之長君哭出於側益
慮其母之被祟潛踪相從及見從容翰迹不勝歡服故未遽出耳乃扶夫人歸寢室明日遂
絕女之迹衙中始安堵無擾詢之吏齊解能言女之森狀後遇尉來會謁留心物色從一人
虬髯虎面瞻視非常疑刺女者即此也長君履任未久尉即掛冠歸似知其事之洩者夫人
又喜女冠帽來謝云從巫大夫作三湘之游復得相聚矣
外史氏曰淫根於性猶難化悔况為三生之夏姬耶故始雖唯唯受教鐘鐃卒不免
致十一年之南過此以往又何所底止乎幸劍仙奮一時之威杜無窮之禍舉凡貴介如
陳靈浮浪如孔儀皆得從儀豈僅先極一將危之御叔哉某夫人數語尤有烈丈夫夫亦
足與劍俠並傳
隨園老人曰不細述於前惟約略於後深得龍門叙事之法亦以事關閨帷特為委曲之
筆詩人之忠厚善於此又見一斑

第十八

塞窗夜雨滴滴愁人聞有歌郎十八者即而聽之音甚凄婉初其辭其語朝訊之旅人則
湖裏之近事也其人宗姓西名字益一桂陽青衿善詩賦能文兼知古於當代益亦楚中之
秀出者嘗畫屢身一麗人未媾小語之曰郎十八妾十七風世相連成姻矣近而就焉
然頗悔時宗已出四旬漢不介意自是每事必見之云云如前欲詰之有口若瘖旋復驚
聞者或以為媾成宗正心以祛而究不能絕丙子仲秋赴試省垣林間棲屋之中偶向同人
話其異一人愕然曰此吾女弟之識也女弟年十七而死未卒之先帆寄人語曰良緣真不
偶可惜郎十八醒則他快未幾而亡生時頗能詩因作長歌以換之此其起句也言之泣下
同人皆驚其言自以生人過鬼壽將不亦善哉弗快遂無心詰其全詩狀聞事竣宗每憂
慮乃是科竟獲傳中五經第三人欣幸之餘頗忘前事明年丁丑下第歸距家僅百餘里舟
行次公安泊於小瀟月色甚明宗乘酒酣興高登岸小坡南數武俄見一雙雙自屋中出
遞道致詞曰夫人聞主君南遊深治一橫簾除三德遣婢子奉送文帳幸即枉臨為宗駭
曰夫人伊誰笑對曰主君之內子何不識耶宗大驚竊疑其室有雙雙翼又強之乃從之行
曲折至一處朱門碧瓦彷彿貴家雙雙引導以入門庭雖故有司閭亦莫敢究詰且恭謹如

初編卷四

待主人宗亦不問至廳事鋪設茶華別無賓客雙雙顧曰夫人在內室想疑盼久矣復歷門
二重始達閨闈則繡戶香深翠樓春鎖又別一佳境雙雙窺簾延請更宣言曰生君宗宗入
其室有麗者承迎諦視之花貌嬌羞冠帽注雙是即夢中人也欲推肅容波含美目慘然曰
紅顏黃土不復早踐前點婦職有虧惟君子憐而恕之宗心知為鬼而貪其媿不其然徐
徐言曰素昧平生從無婚媾之喜辱承見後既已懷疑更聆清詞益用滋感惟夫人明教之
言已長換女延之上坐答曰君之前生與妾同居此宅實夫婦也故有盟言願再生仍偕伉
儷今世郎十八妾十七好事無成無如妾以風蕩數合早成不復共君琴瑟私心憾恨靡有
窮期殺之後拆於地下主君許妾待子冥途仍居故第今又廿有餘年矣語至此宗又竊疑
已醜駭然曰子將於窈窕納婦子女笑曰非然也昨日冥官牒下許妾轉輪與君踐此債約
適值南旋因以奉命特遣此情與君子庶幾早偕舊侶豈望君光我眾壞宗聞言驚疑少
定乃笑曰卿誤矣子之馬面將及強住俟卿十有七年花甲將屆復何顏再結花燭宗况
室人共苦同辛數十餘載脫有不謹當守義以酬其功恐更思人間少父明女又笑曰是有
數在彼月老之姻緣簿豈人世之如意珠且婢子既奪我原配之名享我青春之樂亦亦休
矣烏有久假不歸者宗詰其詳女曰君今之室即我前世之婢也從妾媵君以應夢多得君

慎要慮分房帷之費借小事擬之數十渠氣結而死冥司因錄其過轉世當於所謂尊者即
此也渠根甚淺薄得此已足諒不能借白首而為富貴耳宗猶按末信女又曰渠有心疾歲
時一舉便即前生遭毆之故惟此可証足徵其言非謬語未終忽一髮進曰機事宜密夫人
勿深恃主君而易言也女遂默然遂命酒令歡會十數人或歌或舞紛紛盈前宗亦不覺
心醉女因謂之曰此即君日前之樂也君自奮勉今生將獲享之矣於是飲酒暢甚方思繼
繼以慰其情俄有舍頭兩輩馳白曰甄聖使者已至矣女乃起與宗為別款款不勝既而曰
後時猶遠若能伴妾一往庶幾其處為異日鬼緣之地宗亦欲就其異然從之出門即有
油壁小車駕以良馬使者凡兩人面目猙獰而待女頗恭女指宗語之曰若人即我之夫子
將隨往視我門阻幸勿阻使者唯唯宗遂與女共乘車馳如風途次似有城郭皆不及注目
女在車中謂宗曰凡人轉生必昧前因至死乃復悟此此行當亦如之他日相逢恐不免以
少長為憾即十八舊作君尚能記憶否宗答曰雖得其概未詳其詞女乃自誦其詩凡數十
言語極哀艱強宗識之遂弗忘有頃至一郡邑絕類嶺岡近市有巨家開闢高車至門外
使者促女降與女執宗手涕泣曰勿相忘此亦吾鄉貴人門第其相當也言訖下車宗亦將
躬視送之甫離輪輿金聲大作恍如五夜晨鐘張目顧瞻則身臥於蓬底舟子方始揚帆也

初編 卷四

五

玉呼從者詢之客夕並無登眺事且泊舟之地斷岸千尺宗始自悟其夢不禁訝然及寐室
家幸無恙因陰勸其積善以其大年詰其故直告之乃笑而不信自是宗試帆不利凡五戰
春蘭皆收北以迄究以大挑鉉補黃岡教授時已五十有二矣丙子亦屋五旬偕隨俱健可
望僧老獨請前尊畫安乃履任二年忽喪其偶宗心為之甚戚誓不再續且有子二女一皆
成立足娛晚景一無他志明歲湘南大疫死者相繼宗之子女俱歸於冥漠了然一
身形影相形初亦慘但無所思繼念無後為大自揣康強乃圖嗣續而頭重齒搖人皆羞與
為婚亦使懷此意而已一日出郭迎上馬乘過一巨宅頗似謎女之地因詐稱口是命後
少貨盡散而已立馬以窺之俄有長者自門內出見宗詢曰文光射室果有異人請即少種
蓬華宗視之則邑中梁氏曾任到元戎其子數人亦多有顯者惟公致仕居家此其別墅也
宗與葉某為禮翁延宗入笑謂宗曰君輩老書生只合種桑比訓誨生徒乃亦僥倖奔走得
毋德甚宗恐其言亦笑而謝曰為此一官未能免役必如君乃可東山高臥耳翁因詰其家
事宗歷言之翁亦為之扼腕旋聞上憲將至遂解出程且有媒翁請宗議婚則即梁翁所使
也宗怪之即請其故翁翁有幼女年僅二八其鍾愛不惟以字人方宗有細君之喪翁即夢
女子歸其婿即宗也切猶笑其不類及與宗遇又喜如之且尊請子俱縵縵惟宗感服據

初編 卷四

六

一室少緩頰而桂橫畫殿覺而異之私念宗必通顯能極岳家之故故有此使宗請之媒乃
具白其事宗笑曰老書生詎有此一日雖公有命竊恐諸郎相鄰薄也媒又固請讀乃讀擇
吉納聘邑人皆笑以為翁之老翁而女之薄命也乃許字未幾宗竟以上考擢縣令人始驚
異明春親迎從之赫奕僕仗之炫耀道非青靴盛氣噴噴稱羨不已青履之中宗視女
貌宛如同車入夢之心始信定數惟女以妙齡貴族適此者其願以為高產雖不敢慰其父
母而空閣靜處時有粉痕淚迹馬宗知其意乃以郎十八一詩私授侍兒令其按節以歌之
其詩曰郎十八妾十七風世相逢成姻契奈何金閨月易沈朱陳未結先相契雨濤瀟瀟雲
密巫峽陽台都未悉縱令楚客夢中來未必巫娥花裏出並帶遺合歡橋世間草木猶親暱
天公應是獨憐他入當羨滿蓮妖媚何而願悲飄飄玉人何處新婚畢紅顏空向卷中頻
尖鶴髮如太乙爛惟人倍吹嗚嗚母無益反起轉銀瓶落井玉沉埋不許擗梅歌追吉叩元
宵憑彩雲願將百歲易一日但得子飛十二時花殘月缺良不恤且調琴並鼓瑟孤鴻浮寄
雙雙彩艷李櫻桃亦自春白頭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
枝頭伊心滿尊輪燕姑歌湖樂樂樂樂何必黃金千萬鍊翠細珠串連御御我光荆布春中
柳登皇朝即補翰未輪畫閣人安快非開薄命觀花封侯取名分汝取實千百言心專一

初編 卷四

六

迴天祇恨無神術鴛鴦孔燕果同棲信是紅裙運不聖樓十二橋廿四吹蕭望月翻書慨歎
娛恰過少年時此樂何人能究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未已珍珠滿道值家識婢逐奉於庭前女以風慧頗通文聞未及聞早涕泣不能仰曲終呼
而詢之婢不能對宗乃從旁詢述恭詳女恍然大悟曰噫妾知之矣因破涕為笑歡好異常
自此悲歡不形較之貴大夫射雉之後尤為好合馬閱數月梁翁病卒諸子俱命喪蹙頰不
以宗為意聞問勿進宗以廉能業官至方面妻族始敬禮之獨翁所葬排難一輩迄今仍
然意者德可勝妖或時有未至歟且安知非冥冥之中鬼神為之撮合而特假此以休翁
也女冷祇二旬餘生子已能讀父書而宗之費無異昔年則信子嫁之夙定若矣余既得
其大概爰就其新而附記於斯編

外史曰老夫竟矣之子猶幸非以夙緣平其憾鮮有不抑鬱終身者其女亦為青年佳
偶爾恨東家究乃因白髮素絲再遊人世死生生要皆始之一字自始伊成也故古今
癡如之亦應推此為第一
隨園老人曰余每謂老夫少妻亦造物者之過令乃知天之報施始婦始如始始快人
心第慮江池之詩弗作而佐揚之樣幾遍天下耳即十八一篇吾安得家喻戶曉之

淫水之陽有其心傳者夫其姓家無長物懸一囊空空如也然過祖學酒家獨費以心飲必盡醉即得實與值無少之人因以為其一日飲於某肆既已醉然有丐者就而行乞其

汚穢穢狀可憎年且三旬而上某怒曰玉人何憔悴至此豈其千金一笑猶不足供汝

溫飽耶丐者愕然一時當爐滌器之人靡不禁然某亦不顧索酌與丐共飲且命之歌丐辭

以不能某笑曰汝之胸臆猶昔又何怪子之心醉也相對浮白意甚狎昵直至日哺而後列

又傾囊中一約與之曰卿以備化粉之需毋固也丐者大悅頓首稱謝某若有惻然不忍之

容丐既去某遂寄宿肆中亦其醉時之恒事耳翌日晨起有好事者爭詰其由某笑曰是前

世之佳麗人也諸君欲詢之當偕予往訪之眾皆踴躍相從出肆半里許即丐屬則一廢祠

破屋頽垣見丐獨臥於廡下就視之積草枕石病且危眾乃大駭未及發言丐早張目而視

見某即曰仙師來乎三生一夢非師之神力予尚迷不知悟也眾益錯愕笑致詰某指眾

列坐仗丐自白因悉得其梗概蓋丐自過某後心亦疑訝然以酒力不勝遂辭睡如死夢入

一宅第金玉羅列錦繡堆積心頗愛好之繼見守者無人會念頓起乃擇其精者隨意搜

取已而悟曰嗚呼盜也人之必將不免蓋歸乎來及出則崇垣大許萬不可踰舍皇聞

初編 卷四

足思去地竟能不翼而飛遂大喜而迎贈第內火先焚燈通有炬追逐者其聲且洶洶不

絕因度屋而趨雖隔越丈尋視如無物比歸則有妻有妾方明燭相俟非復了然一身矣見

丐至皆慰勞之煖酒炙肉奉侍殷勤丐遂沉醉而寢明日起携金如市乘馬從僕邑人皆致

敬自視其衣冠威服實大盜不同穿窬者志益自得由是每夕必出必重復而後返人

固未能相難也年六旬妻妾數人子女亦皆成立資用肥饒值足娛老亦棄盜勿業矣夕

乘醉又出至一家閨深遠惟少婦二人侍婢三四而已欺其往跡竟突入一婦甫就枕一

婦既解衣見丐俱禁不能出聲丐視未履之嬌素體瑩潔不覺色心萌動更揭臥婦之衾則

白身如玉恍然落葉之花隨風動搖四肢無者益勃然情不自禁徑登其榻將就而仰之婦

亦無敢拒怒回顧彼婦已破乃大疑方起而索之俄聞戶外喧嘩聲且甚蓋即婦所說

名者也猶恃其能坦然無懼既已奪門欲奔旋見一物如寒霜直沃厥腦應聲而仆耳中猶

聞人語曰盜已斃矣誰謂我劍不利耶丐知已死魂遂飄然歸家視其妻妾乃丐甫入

門扉即有人鼓掌笑曰以盜去固應以婦來也丐不自信心則孔悲及聲鑿室中聞然曰兒

落草矣女也丐驚而四顧身在次兒室中其婦方坐眷云心知再世不敢自明然在襪中

家事無不歷歷聞其長子次子俱為被盜者所訟官私交連家室一空二男皆以係刑斃於

獄底次婦携其女歸家未幾再無去竟棄其女不復顧丐居室十餘年比長貌甚麗而

質於過之前後如僕婢一日有老妪踵門而入謂曰即云此中一林探俾子移棹蓋指以

示我給解其意台甥相抱妪喜曰若舅言不誣老婦植之足數半生東原矣言已將去伶

曰渠非我種類實劇盜某之女孩也汝宜誌之勿令人以予家為笑妪唯唯自返聞兩日即

有肩輿來過丐知為婦家堅不肯從舅於以鞭扑逐之痛極始行至則濃粧艷抹嬌笑倚門

即不欲婚而不得已數句以偽名乃大嘆嗚呼昔所未解者而儼然能事在己亦不得

自由且其色藝既精單寒者遂莫能問鼎而惟巨家富室得以攀折獨是溫柔軟弱雖勝於

穿窬穴墻而尚賤卑劣尤甚於鼠狗狗竊既朝張而暮李人盡可夫更換斗而移室客猶未

寢翠眉朝畫面如燕市之帘錦被膏溫身同射圃之機昔也傾囊壯盛惟倉積內之精金今

也黜綠踪紅誰惜牀頭之美玉丐雖故盜心頗恥之如是者十年以苦疾而卒甫死即有徐

牙巨角非欺非人者凡數輩繫之以去俄頃抵一街署意即世之所謂冥司也入見冥王面

里而有光烏珠便炯貌覺神清狀如包龍圖哀冕尊嚴高拱於殿上少致研詰遂曰是有心

心可貸之仍令為丐且命吏喻以所指吏即引丐與語曰汝自令三世以前亦丐也行於市

上見物不無貪心而究無術以致之乃怏怏而絕緣此一念墮落盜中輒轉相因益以莫救

初編 卷四

今得復爾本末實出冥王大德汝盍鳴謝丐頷之方將跪拜忽一巨鬼以骨朵自後擊之

痛失聲驚悸而寤醒時了然洞澈惟腦痛如絞遂不能起丐既為眾緹迷之莫不為之駭汗

因言邑有積賊號曰飛手張投已數十年矣取物如寄人莫能禁後為某巨家以妓為餌斃

之室中又有蘇五金者名婦也風月十年傾動數郡云是盜之遺孽以丐言驗之良不謬已

遂相與慨息不置某因謂丐曰兩生受享一時貧乏幸復清白之名遂勝污辱之實丐固無

病病亦不在丐矣乃大笑引眾俱去丐亦頓痊後人見丐於市中深自歛抑若有所感動者

偶見行人遺數錢於道周丐呼而止之其人故不知為丐一顧而笑曰若丐也胡不自取而

猶告我耶丐默然舍之而去知者以為丐得道也未幾某提其囊詣諸肆言將有遠行遂別

去不數日亦失丐之所任感懷陳仰舉上元許輔仁皆與聞其事焉

外史氏曰盜既為盜固不憚於娼以盜實危於娼也盜思為盜必不樂於丐丐以丐遠遊於

道也不知丐尚不盜且以潔白之行傲然於紅粉黃巾之上矣冥王愛人以德致其子貴

罰如此

隨園老人曰事之為數所以兆其將來者乃鑿其已往鑿鏡高懸後事因以不覆目之曰

異人良不愧已

團安尼

團安小色也素無忌有之自靜定始靜定姓王氏其初為某大家婢色甚殊主人納之後居
寵冠同列主人卒遂請於王婦披剃為尼以報厚恩實欲脫羈絆而遠颺也王婦喜其誠為
果庵於近郭所費不下千緡極其壯麗獨供一南海大士像因號之曰觀音庵靜定既開法
門香火極盛又收女徒數人日益縱恣距庵僅半里為法祥寺寺僧之壯者皆與往來網繆
無虛夕然靜定自建此庵門戶日高白更黃童莫敢入而壯夫無論已且朝餐夕殮凡有
所須日備一貧婦購辦此外不再敢閉已與徒非值齋醮絕不輟出人因以清淨稱之鮮有
疑其穢者上元汪東鏡以孝廉來寄是邑以尼與僧居相近心竊訝焉詢諸紳衿又皆力白
其孤潔汪究恫恍不定乃遣幹人密偵於左近旬餘有土工許二醉臥庵前樓為不絕語語
皆便靜定靜定亦閉門不敢發幹人以為疑翌日始宰命備名木土之工而獨陰厚許許心
感之一日醉以酒而詰之曰若某日於某庵前何暴怒乃爾許笑曰淫婢子許我重賕每
五露令竟悍不肯與故小辱之幹人伴詳曰靜師素有清德以何事而賂汝得毋誣乎許怒
曰允娼何清何德惟予深悉之近寺僧皆其所欺也慮為人所蹤跡乃以五十賂流子為地
道自某家竊側直至庵中凡四十餘人號為方便門諸僧來夜蛇行於其中或五或三均未

初編卷四

九

可定夫婿入於劫望幸女弟子夜行赴寺作大歡樂道場恐子有漏言故加賂焉渠但能
欺弊賄且竟能欺乎其人得真即以白法汪汪許以刑擬之盡得其奸狀乃於是月之望五
鼓出邑詣法祥寺行香既至僧始知並舉所舉出迎宰官汪始主僧曰汝寺之眾約幾何可
悉告予子將普施檢主僧答中以數對中實缺一二人汪指數之陽怒曰何竟誑予是必統
我之職有尚枕不出者命後備索於各房得請尼於臥榻擊之以出了裸如也汪笑謂主僧
曰阻女佳會願殺風景然世尊則橫眉久矣主僧頷首至流血汪命盡拘之而尼中獨不見
靜定詢之則因病在庵亦捕之至宵則私產坐落耳汪拘之僧尼皆伏罪惟靜定不乘因出
許二與之質其地遂乃成格既而得二庵於庵畔則諸僧以如相殺者遂定重罪流僧
尼於前表而統主僧與靜定之衣束以大布使之對面擁抱如好合然時以巨龜積折而焚
之汪戲為之假以送之曰吐嗟二師四大相依能我一語携子歸由空入室設想雖非到
那散或信有天知借此三昧多早脫離莫沈德海証菩提生既掌風流之教死亦化蓮理
之機噫彼使皮七猶北狀狀風道上每雙騎誦此問也為之榮然俄聞昆盧盡成灰燼庵遂
廢迄今團安之俗端流尚無唯伏者注公肅清之力也
外史氏曰尼之為尼至今愈不可問矣肆其宣淫恬不知恥如靜定者猶存羞惡之良者

也脫非許

也脫非許二漏言依然清水深王執得而讓其後裁余及邵次彭曹作解究經幾數百言
令報其善如左經曰伏以白鳥狀經原非用北奈何青柳東極反為求雌夫勤而壁之深
功眠底空花易遊脫少森禪之定體流中敗絮宜沾如引摩登同棟極樂難靜佛國頑改
溫柔故既形判陰陽自合禮嚴男女乃有若而人者非稟乾健以生洵足起凡入聖實抱
地索以處祇堪獻供枯樹靈王舍香自有仙郎掃翠黛欺笑柳不應少女謝金鈿鈿類
天全美為祝髮倘非病廢何事披纏獨當叩殿由來不禁啞然言下益緣婆心住佛掌珠
輕擲於空門月老主婚花燭忽陳於梵宇既究其頂安知為尚為尼的秘其蹤何必非夫
非婦况近春風之而望海難清且數夜月之能達山不遂以致梅嬌香俏好花終上道入
頭暮鼓晨鐘私語頻留老僧耳免之當解莫此為尤想其燕乳驚離離緣可度泊平苞舍
蕊吐帶恨難消人盡有情惟我木魚敲五夜誰能無怨輸他錦帳憤于愈固不思於浦圍徒
悲鳥逸逐流連於蓮塵暗許鴻溝於斯時也三十獨歸恨難言八百金剛降不住矣迨至
琉璃燈火乘時該經不免紙帳梅花因昏入定絮後濕露更帶些雲雨之痕芒履尋春不
再問鶯花之便可笑者膝蓋蓬引林頭結一對鴛鴦恨憐者水盡烟空月下散雙鸞
當解之兜信居其二無何惜深愛久時時甘露於鉢盂又難乞藥尋方早法慈根於臘臘
法能恨甲祿山之腹難藏禪室添下貴妃之錢誰助於是祇園隙地埋盡蛇女嬰池頓令
靈鷲奇峯隱在無益阿鼻免于宜解又屬其三其是故幸而九金清淨已非清淨不幸而玉碎
風流亦不風流方盤薦有頓之必彌勒佛難開笑口苗條吃無情之梅比邱尼莫按羞眉
如何斬斷情絲永清法界反可跳出愁海免落迷津不望菩提之慧乃割開並蒂惟求如
來之寶樹解却旁枝佛法不度閻門陷人坑早已打破仙娥請迴蓮步迷魂陣俱各勾除
從此後錫杖無塵衲衣少垢大雄寶殿方可號以大雄不壞金身乃能終於不壞嗚呼願求
一滴楊枝水洗盡人間老孽穢經語尚多此尤解醒
無常鬼

初編卷四

易耶人兵可知當常行驛路中循表道之樹從步而疾行時正月明見前有白丸直玉搖搖
動蕩彷彿雲影徘徊遠觀之亦不甚惡有頃至前則非雲霧實一巨人白衣長與樹杪等
往來蹀躞路闊可並馳三車其人跣步越之似無餘地乃大駭懼不敢前初猶俟其去而後
行久之其頭如故且兩袂拳緊當常然有物蠕動漸作鬼聲遂不復返反身就道乃見曲徑
而隸竟亦無恙後以之語人或謂為無常鬼似亦近是
外史氏曰野曠深宵鬼魅現形固所宜然昔先大夫之宅多怪異嘗於中夜時見鬼面聞

巨影大於丈尺之隔而空宰判紙有柱此之至也甫徐縮足踏地其響甚巨儼擲千餘斤重似此屋皆聞人以爲魁魁亦一異也

蘇緒

汝南蘇緒字道基風雅士也元皇統中以其事竊運於燕久未得歸適度歲臥病於城北之柳膏觀中勢已危篤道求其死扶而安置於廡下蘇遂憫亦不自知恍惚中見其故友某生奴來謂之曰諸務告竣可行矣蘇正鄉思迫切欣然從之甫出觀早有二衛繫以相俟友扶掖使同行出郭約數里天已昏暝友曰夕陽西下盍停驂明旦啟行乎蘇亦領之於是共宿一棧柳柳夫植紅碧相間行次落英繽紛長條低垂似暮春風景蘇頗謂友曰斯何地也時在三秋何卉木繁盛若是友笑曰凡勿問至時自有佳境須臾抵一門杖甚恒赫如王侯巨室僕僕出入以百計蘇覺精神健邁顧其友已失所任乃自下騎而入甫及門側俄聞宅中金鼓大作如演戈陽劇焉心亦歎動沿徑窺之即亦無人河山壁門三重直達戲臺上銀燭高煥賓主十餘席儂人隊舞而前亦莫辨為何曲蕭管鼓豐聞以笑語而已蘇鶴立諦視賓席皆異有黃冠者有緇衣者有冕者有弁者亦有華衣卉服者貴賤老少形狀不一惟王席二處坐四美人環珞垂珠半遮嬌面均衣五色宮衣席前巡酒者亦皆

初編卷四

十一

二八妖態絕無三尺之靈心矯艷之立許時不聞能之一時麗色驚魂酒香散異不覺宿疾若失而脾燥喉乾頓忘顧忌意抗聲大呼曰如此高會而不一波及旅人為之主者不亦吝甚語未畢突如而前笑謂王者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從趨上並便行就席一堂舉愕然主者微有怒色偏台門者詰之咸以不知跪曰賓席者俱笑曰此狂客實有夙緣夫人幸無怒乃命以盃著進蘇進之有坐仍復微飲蘇連浮三爵微如甘露微如頰頰益大悅方將解問官問俄而紅燭若雷鏡如佛使人扮兒十數共執一人當場而支解之手足割裂臟腑俱積血兩股腹腹撲撲慘目蘇素未親此不覺大驚以秋自障其面汗如雨下耳邊惟聞嘶痛之聲股慄欲走良久拭目視之寄身廓廡蓋已覆然愈矣始知其夢且歎其能因前曾往尋道眾飲以粥澆不旬日而復初後過廡廡見獲宮望四美人酷似夢中東道主但不知所延者為何客耳人半年始歸故鄉病瘵每樂聞其說比諸子章鶻譏云

外史氏曰酒色薰心鮮能祛病山後觸風反可愈疾甚矣安不如危而危得安者難以更僕數也若僅以夢中佳遇解其病留其喜知其疾必壞即盧鶴舉與春說况神乎神之為神當亦深悉乎此已

衛美人

京師某公家有老僕曰李某性樸實然諾不欺從某公居積數年少有餘蓄年且老乃退閒自設一肆於市以爲歸焉坐一夕宿於家夢一美人元衣而白裙粉容淡抹法法儀儀直前再拜曰妾衛姬突遭強暴命在須臾非若英能拯救望垂援手敢效叩環李夢中扭解所言惘然許之及寤始夜分不寐五鼓始起如有所備其家所疑固不在此也此至肆前開眾喧笑曰腹脹何無孕又一人曰渠有之正不知為誰氏種言次哄然李許之試從板陳覩馬燭波搖如鏡湯然聚眾方鼓及而處格上縛一婦白身從立絕似睡鄉所見者然已破腹流腸腥紅滿地不可以復擬李大懼懼禍及矣憤然復返抵家尚戰栗日思不敢出肆中措刀者不見主人亟往提之李審知無患方肯偕來至見肉陳於砧上依然是婦始悟前夢以食未得投秘而不言閱三日即聞其婦不再冀慮其人改業後告人每舉此事以戒後嗣以食言為憾焉

外史氏曰香閣繡閣之人安有披毛戴角之日審此夢中風景謂是閻羅老亦戲在心腸入焉知香溫玉軟中效侈輪豈皆當自慈耶而顧天下恒河沙數美人請此皆含猛噬與其搖尾以求生何如懺悔於未死不但可免於屠且可無焚琴煮鶴之虞奈之何遂而不悟

奇節

初編卷四

十二

燕趙古稱多佳人以子所見都城而外其邗谷而對處者尚非黃面黑頭包老蚌有一白皆可觀者抑且癡癡痴痴何問烟蛾復復梓母可知連對益亦風上浮撲之故也惟玉田一少女盈盈十五貌頗艷麗雖非瑩光之玉尚存大桃之色乃余再經其地聞已適人且守音節而痴心竊憫之詰其故則其翁盡如曹業儒迂腐執拗為文三十載英博一稔因棄而隸農生一子頗有父風亦屢試而未佳即女之婿也翁梓之問互相標榜父謂子為芝蘭子以父為薑桂父之所可子亦從而可之子之所否父亦從而否之創立臆說識判短長人有美且惡不許人有惡則判判不休是以取憎於鄉同井者骨為之側目自女子歸家益貧薄經營新構之采皆女躬親任之媪又病廢在牀不允偕任以如王之妾行中林之地你無有誘以死鹿者幸女子貞貞言笑不訥而鄉風近古王法嚴嚴人固無能犯而亦無敢犯焉乃翁有妻林某氏其家與翁居相錯也生一女曰二姑貌極姪而性極純粉塗朱巧笑輕艷里中少年咸以口舌相嘲弄因與翁家為瓜葛凡女之出作姑必與偕而任其輕佻亦各執其事不之顧時值新秋結林茂密女將往采菘豈以供午餐豈燕薊之地田間雜植菓引於梁木之上如附喬之離結實可如農家以為常品女欲呼姑既已先任乃獨行披木

而米未傾筐俄聞笑聲吃吃以在左近因大驚疑有惡少窺已集將為掩襲之計及撥
密指視之見姑鞠躬如誓約之狀如大解者初不意連理之枝僅觀其半也因笑而
相喚兩人舉大駭謂女已窺見底裏姑亦不敢應聲徑穿門而倉惶遁去女猶不悟訝其
已尚以為匿迹木中那相嬉戲遂輟來往從之竟不見比鄰過姑於微行乃笑而謂曰亦太
疎狂獨不畏人之見耶姑面色紅白益疑懼冀東開謀所歡曰春光洩矣可若何渠姑與
吾母姊妹也渠有性乖戾鄉里有小過輒斷而道之况姻婭而有是事乎子父母必置子
於死地矣言已姑泣如喪考妣其人齊姓故無賴非鄉中人家於邑城甚饒綉線個個人
後始來此見姑與女偕好醜攸分悅辛夷之與桃李心大動既而聞其父子廝厲而女又
端重不佻似不可猝得遂假途於姑原以圖女非止得龍而始望蜀者聞言大喜乃謂姑曰
若懼是在人謀倘以計兼致之則弭其口不難矣姑以首示之意徐曰是誠不能渠夫年
正壯若慈養調非如我無人操縵者且言不涉犯與之語房帷中事輒頰赤而疾趨於女伴
猶是安男子可知矣齊曰不然渠家甚貧婦性如水倘以利誘而更以情慫動之渠將自衛
不遑矣難耶姑勉從其言齊以千錢授姑且授以策嗣是有貨物來邨者凡閨人之所需及
一切餘餘姑必呼女共微市以相邀女堅不肯受而訝其揮霍或微問之姑笑而不答閱數

初編 卷四

十三

日齊於折渠場上集邨中牧牛兒為蹴毬之戲琢石為之以雙丸相擊為勝者瞥見女與姑
冉冉而來時將往批野蔬也齊止姑立而與語授以腰囊冀女見之早疾行而前相去不
止數武姑因故以示女曰若人太厚情得之厚兒者慈以昇我將何以酬女自是疑姑有私
稍稍遠之而姑與齊亦疑其先幾規避除謀信與無何場功伊始女奉翁媪命往春麥以已
佳強不得已而借助於姑及昏未曉女懼翁奇晚食後復往乃姑與齊已造謀預伏
室且聞其扉女既知姑先在呼令開之寂無應者女不得入麥不得出遂徘徊不能去旋聞
姑笑曰若具粗壯如雞鷄其樂真難言狀女駭然益信姑與人私袖身欲遁而慮麥為人竊
進退無子之除乃室中濃雲密雨之聲聞難語耳女羞忿畏法不知所出遂不顧其麥而歸
姑久之不見女入知其堅不可動賊其去遂齊逐之已不能及二人益惶惶齊曰前日之
目既不可捨夕之耳愈不能捫弄魄當處究無濟於大事子真誤了夫齊思之良久曰事
急矣非強致之必不可挽曉曉聞翁翁飲於隣家醉已不起其子猶在田畦今夜亦不得歸
渠家一媪因病早入睡鄉何能為子益導我一任務隨吾心而後已姑思慮不知所為從
之既抵邨於疑懼猶未散靜偵之聞其無人姑素往來甚密潛設其局入開病媪詢曰若
來乎收貯宜先預防鼠子於散也益在恍惚謂其婦歸而不意棄其麥先逃姑尚女聲微

應之徑達女房燈猶未熄知已就寢低喚曰嫂何舍之過鍊子亦將之來矣女聞姑聲意其
以麥至坦然啟扉齊先入始始離之女驚地見齊知懷惡意大怖欲跳姑亟以手掩其吻齊
遂極力擁抱致之於榻將行姦女心甚惡突以手刺其額血跡殷然齊亦怒雨不相下乃
命姑持蠟脫而取林頭敗絮塞其口啞其聲女不能支力亦稍耗齊大悅將解其衣女又
揮持如前幸相服牢繫併不可解而無瑕之壁深設榻中青繩不得透玷相持既久姑力微
疲甫一縱而女已墜地兩人又力致之再登再墜漏下已三姑懼曰母將免我宜歸豈此
時麥猶未盡耶齊究不甘不再致女於榻將席地而就之少遂其私女手足力盡無少餘齊
勢益猛且探手觸腰欲斷其帶女念氣中激反較前愈暴始始指自如又突起以柔
美掌其面並傷及眼眉骨齊覺痛不可當亟釋女反身欲行已而恨恨曰婢子無情乃
爾心實不平又遂及踢之以足中其肋女亦負痛不嘶姑乃勸之去女口中阿堵濕慰數言
然後與齊俱歸蓋知事已決裂那借此修補者也乃女雖未盡傷心則火熾將起而就榻又
病其能無因痺支離難言狀有頃聞門前刺喉聲旋即避入大吐狼藉且責問夜戶不閉
故則其翁醉臥比鄰隣人往呼焉子扶掖而歸因而在田者又將入室脫令齊與姑少延頃
刻亦避迨相繼謂非天哉轟子侍父緣遂歸已室呼叫然猶以啟閉不嚴為怒及入戶而視

初編 卷四

十四

之見女臥地上雲雲遂飛花容搯士乃失色驚詢其由時女已能言因縷縷敘述其事
之勃然震怒初亦憤不能平及徐以手探女衣帶其編矣固未絕也藉素逐嘿然內念轉以
生疑反不以完趙為功而竟以誰楚為歡卒然問曰若婦人也遺一壯男子庸詎能免女初
俟夫至得慰之以鳴其冤安聞此言氣填胸臆乃復曰妾果不知君何以知之翁忿然作色
曰天下惟處子可辨其貞淫汝曹既已適人則不能矣衣服附在汝身尚宜慎之矧帶履隱
微之地今乃不絕如縷自謂能免誰其信之女益急因曰若之姨妹頻我於危我力禦強暴
為君守此全軀乃反誘我耶轟聞女言至此亟搖腕止之曰此母之至戒也汝何倡言若是
子亦老矣且以斯帶斷之矣女因負屈極口與爭轟終以帶為論且曰持此以示路人渠言
無疑子又何疑哉其堅僻如是女以不平之氣更披此不白之冤情難隱忍乃奉姑之名而
痛誓之至於流涕轟既懼母聞又素以愛護母黨為孝見女醜其短愈大然即取室中短
棍將以撻之女見其用武不勝憤激言益不能少熱顯在呼天比隣皆聞而醉中之翁病中
之媪則固不能不覺也轟因女不屈已槌之十數忽聞父聲聲詰問乃舍女趨出約暮途
之而獨媪姑之一語翁遂大贊曰明察哉子之子也否則雖為所蔽姑女聞翁姑已歸欲出
陳訴而自傷起立不能因前而出室自縊而泣白之語稍優媪姑即登聲叱之曰是何言耶

二姑一女子不日將以字人汝以片言悞人終身能無深痛我心哉乃作呻吟之態謂其子曰幸之去勿嘔老婦翁又囑曰吾兒大義深明子無多言蓋善處之勿令兒女情長也言已遂寂然女猶哀陳思恩大傷父母心更以入室奉杖文加且以斷帶為據令女証服女既還齊錫傷又復試其毒手創深於外氣結於中遂怒不能堪乃大呼曰此其天日在上子不負汝汝誠負子矣竟睜目不語視之則已氣絕矣既而大怖自備無罪竟聽律應論抵於是後計頓生周視屋宇左側之壁將頹又以磚石堆砌者乃扶女屍於其下血出室外推而仆之始往白其父母翁媪莫之哀而反感稱其子之賢則其別具腸腸可知已味爽即馳報岳家閨門悲泣獨女之父側首曰秋無淫雨何止壞垣宜往視之及至號咷而入始起土展視女屍則為破壁所墜瘡痕辨識良難惟二目依然淚滴含眶其為生前受創證據昭然女父亦不避聲言痛哭一番反慰安其婿而後去即就控於官翁父子知之亦補牘申訴官拘鄰右研訊有五夜夢迴聞女聲之悲慘者即據實以對蓋亦其子所不能之故也官詰翁家命檢化者無如肢體糜爛幾莫能明件人有謂二者精於其術指求末石各傷之具並生前死後受創之跡証以洗冤錄無不脗合官加以嚴刑鞠其子得其致死之由而究不肯言逼處之罪人亦無從知之亦幾於天庇淫惡使二山得以漏網矣案既定以子子改妻至死又不以罪合論下諸獄中其深痛其子不免滴言少露二姑之機其父素強悍聞而大志初猶以翁為污賊及徐登之見姑時立問與一男子相朝笑則即齊也遂大疑夜起前往掩執二人果並頭高臥絕類偶隨忿極即踰窗而入手及其女并發齊及見二屍裸然乃益憤慙斬為數段携首赴縣具白其由比見官突然憤亂作女聲哭泣曰妾令得假手屠戮死無憾矣然不可竟爾泯沒也遂當庭傾吐其寃並齊與姑謀毒之狀一一細訴無少遺官後皆駭著之內外觀者如堵言訖頓仆仍復其舊而人之矜之者靡不怒髮上指已官又提子鞠問始言姑所為而已實疑信參半且因母族之惡無敢暴白故隱諱至令殊不謂死者猶多此晚也官聞其言因笑曰汝誠愚者然法之所存身命俱損又豈全軀事親者所忍為乎子乃跪泣服罪官以事涉流疑且齊與姑已獲竟薄責二姑之父存養遂出而痛之子死罪究以莫遠明年鄉人請於官為女立祠歲時禱祀願者靈祐之名余既得其概爰作長歌以悼之限於篇幅不能具載然女之大節足與日月爭光矣是為傳

外史氏曰余初見是女猶柔嬌小似不宜錘錫如是及聞其事每甚其人古所謂貞烈也其必非無益嫖母也可知故又曰即之若者不於常而於變女之誓不二夫不少概也惟此誘之以利若弗見動之以惑若勿聞且惕之以威若勿懼者為閨中之不易有也

孰謂得婦如此竟甘心斃之而不惜則傳其事者為無罪而聞其人者亦足以風矣

飯館

樂部書記祭之舉雖為延後而亦危從蓋亦以所過山川并及古帝先師之祀焉其員某公職練太常既曰曾禮部六品秩也亦木值大駕南巡公與同署三人皆備其禮隨車駕過靈抵濟上暮宿於民家其居得亦巨第宅第軒敞有廳事五楹向之以不寓客公問焉則答曰有仙居之無敢擾叩其蹤跡實孤耳公與僚友皆大噱時正清和下旬天氣暄熱殊不可耐以其庭屋高爽竟不聽主人言破扉而入視之雖無林檎裝飾清潔乃大恠主人力阻再四究不見從呼僕僮數輩並設於內相與呼盧浮白盡醉而臥其二入膽少怯不安於中托言畏暑陳臥於廡下惟公與一友宴然就枕一眠於中庭一樓於西側眺其屋瓦區而為三故也公寢至夜交酒力微醒忽覺以榻搖搖肢體震撼初亦不甚介意已而林忽自起乃大駭視之有四人休備短小青衣各執林之一足以力舉之積漸而高幾與屋樑相埒公大懼隱忍不言無何上抵屋頂其榻均以板製成月光之下丹雘燦然面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公方慮昇者擇子而細語嘈雜果商所以撲之屋高數尺隨越實為所憂正倉惶聞俄見屋上有小門豁然洞開中一極年可六旬高髻白髮衣褐色衫掛念珠半露其身視公而笑曰此兒輩勿惡作劇諸公皆從天子至此風塵馳擊者速詣故處軍一夕亦不可忍眼四人聞其言無敢違遂榻漸低去上漸遠良久始復其故公覺榻已至地僅著一袴不及覓衣衣足而奔出戶即大呼兩友及僕僮皆驚寤急起詢之公為具言其狀汗流浹背皆大笑未幾西側臥者亦奔出大呼眾視之面塗濃墨如厲鬼益為慘令其自白則亦驚為戒止一少女色殊念因以掌擊其面淋漓如漿初不意其為墨也語次以衣自拭驚定而笑亟命僕輩入以入移榻於外甫少憩天已遠旦遂束裝而行亦不復見主人懷慙自去公歸每舉以告人且曰非藉聖主威靈與跌當不小

外史氏曰陳番設榻以待徐福未聞既至反懸之者狄兒慢客且欲撲之無禮一至於此福始以片言解紛不至復罪於嘉客可稱賢母足與陶公之堂上者並垂不朽矣

鹽商具草初編卷四終

警前異草二編序

且天地大矣四海九州廣矣人物之形形色色怪奇且顯矣目非曠而似曠者動謂有目所親見者為真將天地之大四海九州之廣盡排至於吾目耶且非曠而似曠者動謂有耳所親聞者為真將形色之怪奇之繁且顯又盡交集於吾耳耶浸假而紛呈於吾目始熟視若無睹焉浸假而交集於吾耳始習聽焉若不察耶嗚呼噫嘻庸耳目之流始不足以謂天地之大四海九州之廣形形色色怪奇之繁且顯耶長白浩歌字有警前異草一書出焉其理入竊異者可斷以理之所必無也其言歸諷諭者可信為情之所或有也初編既印行問世而泉唐友人又函示兩編有不知見之者昨古凡幾輩耶有不知聞之者覽額凡幾人耶又不知謂為真謂為實者待親見親聞以語人昨古覽額者更不少耶又不知廣大覽額者將盡泯沒於昨古覽額之流耶嗚呼噫嘻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歲清和月古兵蟻警仙史序於鑄鐵齋

警前異草

二編序

警前異草二編目錄

卷一

滿湘公主

紫玉

古塚狐

崔十三

白雲叟

遼東客

弱翠

考勒司

杜一鳴

酒狂

卷二

祝天翁

暢生

鏡中姬

程黑二

拾翠

小珍珠

屍變

黃瀨

徐小三

花異

鬼書生

于成壁

卷三

蝶綺

痴狐

燈下美人

梁少梅

定州獄

住住

仙濤

陵厨

豔梅

卷四

曼煙

鏡兒

翠微娘子

徐之壁

女南柯

子都

大同妓

鏡國夫人

姜千里

畫廊

竊嬰

目錄

警前異草

目錄

瀟湘公主

侯蘇字仲南陽人個儻少年也與同邑邵生相友善故筑惟仲深知之二人遂為首
 鮑父學又不純同入武庫蓋皆仲之力焉仲亦有能勇任湖園署中經理之人馳書
 召之仲將往而慮邵無以資生子以五十鎊囑曰以此為弓馬費善自練習來年兄歸可
 同赴武庫奪錦標也邵涕泣送之顏色慘淡若悲不自勝仲亦為之怏然凄凄道阻以
 邵生為念戚勇任所倚務分如亂絲仲惟一一條理之半載甫能就緒因思邵且欲為圖而
 舉力請歸省勇不得已乃遣之仲亦素輕財與皆不究仍以一僅一劍相贈實囊蕭然絕不
 類已飽猶肝者舟抵淮上遊風泊於小港是夕月明如水氣肅若秋仲亦倚窗閒眺適有
 賊艦巨艦流而南行甚緩舟中方夜宴蕭蕭嗷嗷婦歌宛轉疑為瓜步巨冢殊不介意無
 何已至舟前忽聞人大聲語曰月色甚佳何為行也亦當停泊於此言未竟語聲如雷船遂
 止仲疑其音絕類邵蓋時時在心者故一觸即動有頃坐歌頓止颯首嚴聲有人先出辟
 除曰貴主同粉侯出脫江濤盡避之船中一時皆肅然須臾異香襲郁飄越鄰舟撲入腦髓

二編卷一

旋見妙說數對自船中出望之狀如別聖即有紫衣貴人高巾屏帶儼古之王侯携二八嬌
 艷宮妝如畫圖奪奪以月之光甚殊應侍婢十數皆衣錦繡設小榻累席重褥二人乃並肩
 而坐仲非遠觀久知為鬼神然誦觀之下紫衣人面容舉止酷肖邵生不禁大驚曰吾弟
 其死乎蓋因之注目未幾麗者凝眸瞥見侯舟駭曰俗客在此胡不早言使人覩見宮儀從
 者當有罪乃馳然俱起入艙未久有人厲聲詢曰泊者何人舟子代答曰南陽侯相公將歸
 故里耳其人驚曰是吾家都尉姦祥也即入稟慶旋有貂蟬二人來詰里問仲飛隔舟告紫
 衣人速出船頭大呼曰吾兄今日始還乎固不意弟在此耶仲最著視果邵生盈愕然請
 過舟仲泉從之入艙中則異彩奪目奇芬襲衣交橫孔雀之屏塵障芙蓉之榻備極人世
 華俊仲亦未及發聲即手一揮金鑰大作瑤室錦琴響管絃嘈雜乎一時雖有言亦如充耳
 矣仰乃施個再拜僅南畢玉簪一併八音俱寂即伶工亦不知其在樂聞仲飛始得展詢
 詳詰其由邵微笑不答惟命拜相相曰且盡一夕之歡勿言舊事使我故人倍增切但也
 仲飛益疑因詢之無如綺席張矣珍錯獻羞蓮豆並列有棹旋陳那把盞為仲飛壽而樂音
 復發其響益繁盈耳洋洋前席者能不賦口哉無已就坐構祖之品率多不知其名行酒皆
 宮殿中飛翫不安邵又曰吾兄非他人可令婢子來言次外樂盡停曲聲微歇早有麗珠

十數輩皆殊色撥阮獨集款全受玉各款款被奏於是前繼又發鏡梁之毒作驚鴻之舞於
 是飲酒樂甚而仲飛則為有勿願也來問謂邵曰觀止矣尚有欲請報雅奏即即以素
 揮之餘音頓息仲飛因促坐中其頤和邵曰兄欲聞此當滿飲三大杯弟與兄為竟夕談
 語已即飛一視來仲飛慨然飲之連盡三爵曰杯盤空可得聞乎邵乃盡屏左右欲留二小
 鬟侍膳已與仲飛合席而饋始自述曰弟與兄別後縹緲思學劍讀書與兄成名當世因感
 城市繁蕪從告表兄之別墅其地頗多竹木且開曠可為園圃乃以兄所賜之半構精室二
 楹而居之蓋則馳馬試劍夜則前練搗房誠吾人藏修之所也今歲仲春既望月色薄蟾
 露冥冥弟役坐正將東燭背讀俄聞窗外小語曰貴人履未音似中樞中人彼視之則中官
 數輩皆穿紫羅襪謂弟曰王與后將以貴主下嫁某等奉命特來襲除弟贊曰王何人也素
 味平生何所見而以像華相處中官曰衡山大帝貴人豈不聞耶弟以生人而為神語近
 不祥乃固辭中官竟不聽排闥直入鋪設一新然後去弟入視居室則書劍弓矢不知歸於
 何處唯有錦慢低垂綺几羅列今艙之所際半皆吾家之故物向覺所居湫隘一旦雜陳諸
 物及增其闊且未審從何運入即弟亦至今不解禍福未卜靜以俟之又許時中官以耗費
 至出令之所服者代弟服之又去許時引小鬟四人來皆五彩宮衣執金蓮炬周視室內相

二編卷一

語曰喜無武夫氣尚可以敬禮風台人言事含笑俱反則又一中官坐而報弟曰請整
 衣公主至矣邵語至此又屏去小鬟低告曰聞房後藝之事本不當徹清聽然兄知我者也
 故不忍於自匿因接叙前詞曰主將至弟違暱之年可十四五風姿綽約天人也從婢益數
 駕蠅躡張翠蓋威儀甚都甫下車中官令弟以臣禮迎謁弟有難色主旁一小鬟並搖織履
 止曰王有後命以駙馬為陽世人非臣即親吾王亦行主賓禮况與貴主為仇讎乎弟乃不
 拜以匹敵禮相見小鬟並擁主入室弟始與主對坐近視之玉肌花貌窈窕端凝且羞澀不
 敢仰俯首無一言適几上有積韻未及收主微目之小鬟即進曰主欲與粉侯奪文壇赤幘耶
 恐赴越僅能以牙戟見長未必辨此主乃微哂弟志其言即擲管而起大揮一絕曰何人
 長劍吐虹霓一嘯何難進鼓擊翻笑終軍無志氣僅能狗冠脫難柄蓋自言其志也主覽之
 自覺自笑且與耳語數四贊乃告弟曰主云詩則佳矣何能無能也弟報然因命
 請之於主主不辭即命筆自題一章弟捧讀之蓋和前韻曰何事王姬彩雲大夫猶自志
 征蠻討候無骨君須記且柳長腰八鳳構弟誦誦再三益悅服方倡隨聞小鬟以紅巾拂几
 使弟與主並坐於外入其氣騰蒸若新出於蒸籠以小屏杯紫紅絲一綫如合亦其色
 甚赤飲之醲釀小鬟語弟曰此酒惟合飲用之所謂瀟湘之瀟湘紅也主不沾吻弟亦不能

引滿無何玉滿三滿中官入促其歸... 於常人第主性首不... 文初封湘公... 弟室中遂無故物... 不相隨唯小... 祝翰墨... 廉良夜相對... 兄姑坐待弟... 藏誨盜大易... 猶未敢格之... 免叮囑而去... 滅其跡遂不... 遂至侯某處... 難鳴而捕人... 以自明矣... 歎曰凡且勿... 至某處有武... 官反復勸... 未由置... 歸其入母... 一帆而去... 心惟惻而... 發情小童... 我蛇叔雖... 仲張欲辭... 過舟仍送... 以為過鬼... 卸裝即詢... 引滿無何玉滿三滿中官入促其歸... 於常人第主性首不... 文初封湘公... 弟室中遂無故物... 不相隨唯小... 祝翰墨... 廉良夜相對... 兄姑坐待弟... 藏誨盜大易... 猶未敢格之... 免叮囑而去... 滅其跡遂不... 遂至侯某處... 難鳴而捕人... 以自明矣... 歎曰凡且勿... 至某處有武... 官反復勸... 未由置... 歸其入母... 一帆而去... 心惟惻而... 發情小童... 我蛇叔雖... 仲張欲辭... 過舟仍送... 以為過鬼... 卸裝即詢...

一穢語甚怪有見之者... 究真殺人者... 夫彪場入室... 欲求道真... 之狀盡置於... 冠在馬... 累吾兄... 兄尚義... 產之半... 外史曰... 候過那... 情不深... 良朋... 句容民金... 一姬與之... 物色老婦... 覓不答... 平極曰... 有桃花當... 兄命住... 掩映於門... 便效偷花... 直前揖之... 上人特來... 携之入門... 玉將茶... 一穢語甚怪有見之者... 究真殺人者... 夫彪場入室... 欲求道真... 之狀盡置於... 冠在馬... 累吾兄... 兄尚義... 產之半... 外史曰... 候過那... 情不深... 良朋... 句容民金... 一姬與之... 物色老婦... 覓不答... 平極曰... 有桃花當... 兄命住... 掩映於門... 便效偷花... 直前揖之... 上人特來... 携之入門... 玉將茶...

視能如出水之養... 不覺而乃大笑曰... 而願故未酬... 此事亦非大難... 俾二人同食... 矣徑任其嬉戲... 下堂有交臂... 樂趣蓋有天性... 一觀遂不勝情... 詞之曰... 施夏楚... 抱參天... 家... 二編卷一

沒已多年... 以老叔... 信之猶力... 老拳... 杖者曰... 而信之... 疑舖即... 舖亦自... 始微去... 暴長與... 者之易... 蹠而米... 木拱矣... 五

能長此... 又餘付... 鏡照之... 所在因... 寶玉... 而已... 樂大作... 成地仙... 已惘然... 最深處... 外史曰... 數計... 史其去... 言之若... 六

易州之... 冠墓處... 乘趨... 返... 於... 起... 主人... 追... 不... 驚... 而... 其... 之... 六

見乃知婦所過者蓋即此耳。秋豈有暮於高漸離之義而為悲歎特保其環。噫亦異矣。外史曰：村婦無知，擅污高士之篋，裸而辱之。彼亦善解人意，猶憶少時聞諸父老云：直者多平，辱者每值。滄桑之家，婦如履於其上，倘逢陰晦，或與龍交，嗟乎！彼何人斯，衣且不可向日，乃敢露穢於星月之前，龍非性淫，特以懲創之也。有豪者，不宜知警耶。

杭人有賣海鮮者，其名曰李念一，酒而漁也。尤好龍陽君，雖產佳中人而耽耽遂遂，惟此是求。妻子之飢凍勿恤也。同里崔十三恒依之，十三年僅成童，貌適好，女母早卒，惟父在，又以病廢家甚貧，以故念一常拮据相助，其圖片刻之歡而未遂所欲焉。蓋十三聰慧，善揣人意，事雖以家寒親老，借潤匪人而刻意防之，守身如處子，念一遂不得染指於李，念一以事如海，其住遠數日，精力請於十三之父，欲與十三偕，意固時決一死戰也。十三之父不欲，童子何知，君亦自任可矣。念一固執，而十三弱，即好弄樂於遠遊，又從中感，感父不得已而遣之，瀕行，密語十三曰：若人素有輕薄名，兄之家倚之，不得不聽汝住，但以金屋，知以金屋，曷可以見充人於地下，兒亦可謂克孝矣。否則我人而不知規，規則知之，必不容汝，汝在崔氏之願，十三頓首，即辭父行，鄰比多有竊笑者，以為崔父病失心，特置子於虎口之下，其不被啖者，未嘗有矣。乃十

二編 卷一

三自負已知，欣然與念一同舟，與之飲，則飲，飲之，則飲，無畏也。即念一亦自謂魚游釜中矣。舟行至暮，十三出蓬底，問此時念一酣臥，未暇相從，十三目視水光波流，倏忽上下，慨然人不自立，瞬息下流，殆與此水無異耳。有觸於懷，因念曰：今夕與若人同船，彼若以刀料如之，何宜我一嬰重而能與社夫相抗哉。且適聞言語，涉邪，幾於矯手頓足，我果何業，以禦之。善思無計，因而自悔，方且四顧彷徨，潛然泣下。忽上流一扁舟，即風而行，載一中婦與一少父，狀類母女，女滿樂而母憐，始漁家也。舟行將近，少父顧十三而笑曰：個兒即隻身如葉，指於泥沙，能救我遠避，暴狂耶，同病宜慎，母不可不有拯之。婦亦笑曰：兒之言，可謂既登彼岸，不思溺人者矣。兒是兒亦孝子，不宜坐視，乃即懷中取一冊，其巨如掌，僅十餘頁，數以他物，投於十三曰：孺子得此，可以保身矣。舟如奔馬，而去。十三驚顧之，早已相隔里許矣。輾轉之頃，帆影已沒。十三幼從父，頗通文，遂啟其冊而閱之，則皆閩中戲術，無他。十三乃覆肩曰：子馬用此，端始給我為笑乎。既而思之，若迷以機智術，亦良得遂秘之於袖中，而念一已墜，嗚呼！十三入話，以為自各，自適在江，首觀江景，念一乃笑曰：以汝之容光，不懼蛟龍，投去耶，固又嗚呼！言曰：今有能共福，當以所得之半贈若，以贖不，然三尺水，即汝安宅，將差爾於江魚腹中，不得復返矣。法父老病，非能向我索人言之，咄咄相傳，十三聞之。

甚有懼色，頓憶冊中移燈就火之法，頗可以救燃眉，乃朗然曰：兄之愛我，首非木石，皆知感但于難年，不語情事，且畏羞，倘得沉醉，任若為之，子亦不惜此身。念一大悅，慨許之，自出登岸行沽，十三坐覓，稍就，就取冊觀之，則急口令耳。凡三令，舉十數言，備極男女狎昵之語，且念一復入置酒，將飲，十三曰：無今不歡，且今日之事，更非可默然相對者，非自鄰家得口令數行，頗可以司政，請與若行之，念一自恃捷給，毅然而應之，曰：諾，即各滿引三爵，索令共觀，十三又曰：若年長我一倍，必不于欺，若不遵予令，而索于歡，予甯赴清流，誓不汝從，念一亦允之，無難也。十三始出令相示，約以一大白，念一甫滿，已笑不能，十三又自請先行，每一發聲，更故作睥睨以動之，念一之情已蕩，心遂無主，不得已而亦誦之，未及一行，早已繁然，十三執解行，又不姑，思再誦，又復如三誦，益不能，俄頃之間，連噴十餘滴，念一既已能，頗遂不作他，想誦之愈急，愈不能，如念一，念一竟玉山頹矣。十三又連勸數盃，已不允，欲吻，知其深入，解，心始少放，比蓋以所欲，蕩其心，復以所難，指其口，不必滅燭，既而，則天，頓息，管子所謂，因禍為福者，耶。十三既已智，醉，念一別無憂慮，方能掃榻，就寢，忽聞彈指聲，自啟德門，視之，燭光之下，一人掩笑而入，迴顧焉，則頃者所遇之少父耳。喜而

二編 卷一

致謝，兼叩其突，然之故，女笑曰：恐君未易辨此，故未相助一臂，今既昏倒，比夕無虞矣。明日敬效吾法，必當有驗。十三始得諦觀，女貌淡艷幽妍，自覺形穢，始天人也。十三情實已敬，適與念一戲，慈火久熾，見女逸身欲歸，乃笑而留之曰：姑少坐，容我酬恩，其可乎。女覺其意，微哂曰：子尚已，不聞猶委思，魔障人耶，飄然出戶，倏忽不見。十三驚詫良久，復取其冊展玩之，倦極而眠，不覺東方之已白，晨起視念一兀自騰，且被酒不能起，乃甘言以慰之曰：昨夕所飲無多，兄尚醅，若概，更然，深為弟憂，言訖巧笑承迎，念一究不悟其以趨為避之計，是日也，念一病宿，雖至夜方愈，誓不復飲，十三亦不能強，乃用冊中反客為主之謀，挑之以言曰：兄今方深為酒困，不可再為所欺，客夕之約，能姑俟之，異日乎。念一則首以示之曰：不能，十三曰：昨者亦為情，機竟夕不眠，此時亦應甚矣，兄能容我，小憩，夜深自來就，兄弟信人，決不負約，念一弗即諾，十三又曰：否則兄來就子，予當假寐以待，但不可首衣，驚弟使，則阻，或至於方命，亦未可知，念一又不禁色，羞，驟然從之。十三察索於船中，得短挺，長可尺餘，藏諸祗席之下，竟與念一分榻而卧，乃得權比，擬於懷中，狹持利器，念一固不及知焉，感，感情，反側不寐，傾耳即聞有，知十三已入，黑，急不能待，遂悄然以起，白身，頓履，任就之，層，其，亦不之，且膚香，襲人，情亦莫，邊方將共枕，擁，持而十三之身。

忽已轉側向外仍復軒眠念一如其所教不敢驚因解履登榻自纏裹衣乃身甫貼席而十三若夢中忽覺者遂呼曰可人來乎以巨物少避中堅直搗後腰門皆破幾及筆丸其痛不可當而前伏之精銳者不覺倒戈並棄矣念一痛極大呼而手足僅如縛束許時十三始偽為乍寤之狀顧而視之殘燭未燭因急滅其燭伴笑曰是吾兄耶予適夢與美人戲彼嘆我無俾具于於時中摸索得一物頗粗壯因以戲之不意兄至夢覺無知自罪良多矣遂致為親視欲與歡念一驚定痛生外腎似有浮腫嚴腎更痛痛割不及問鼎若若而呻吟者連日此又聞人與女伴相戲乘其無備而中傷之策也念一始疑十三謂其有心規避乃十三風興即起奉事益謹言語益甘儼有可勝欲持之意念一疑復少釋弟負重傷損及不毛雖仍前不旋亦幾於用武無具矣忽痛一日已抵海濱扶杖市中索其前通宿而于母皆備十三思歸從之啟行念一亦不獲就遂復登舟亦漸平色念復動初猶不敢即遂將及杭界然以此行乃實為是非非祇圖此美矣今去故鄉伊邇而志不克遂何以生為難濟瀾而死亦命也務畢吾願而後已然亦猶疑十三遂陰謀亦欲解之使其無能脫膠膠泊鎮市浼僕人沽酒割雞而已仍前作狼狽之狀乃十三聽覺者早已如見其肺肝因取册暗中覽之又得良圖名曰移花接木其法用園竹一節滿貯蒜汁而以生麩和膠封其口

卷一

二編

九

空置食底卧先後開以洋粉合如脂如膏無少室礙彼來故不予以門戶俟流之再三然後自為指南急以所備者自前而後外迎之膠着熱膠固結不解汗浸厥痛痛入骨髓誠德淫之奇計也然須預伏白刃防其反噬以為不虞之備十三得其術心益喜見之舟人得勝少許惟竹不能猝辦忽於稍側獲之則固念一所截用以貯其碎金者因笑曰即以其人之物還治其人之身大快太快遂一如其教而預儲焉念一又茫然不知及察微狀共飲托醉先賊布置已盡完遂俟其至請嘗試之念一果暴痛如觸蛇蝎亟取燭自視則藥索者難故俾長然已代之以竹葉急以手脫之又牢不可拔愧忿交集將致命於十三而十三早捉刃而起數之曰汝現然人面而務為狗彘行欺人家風汗人子義罪已在於不救汝數數誘予加以強橫予念同鄉人其少恐於前汝不知洗心滌慮改弦易轍念肯仍萌故態予因聊試小術俾汝甘心竟沈迷而不悔怒目視予予已置身度外不復作桑梓之想矣念一欲自剖且號呼從人盈船流涕同舟共泊者皆驚起須臾集視二人則探知也知為逐臭之故爭笑而詢之十三且泣且訴歷陳其狀眾皆咋舌以為奇環瞻念一既已面無人色痛不能言戲視其腫則松不生於腹上而竹乃產於膈下遂不禁捧腹大笑為之開堂又無人屠於後手唯舟工懼其傾命貽累於已始代為脫之盡力而後落其必褲腫不中繩墨可知也故命十

三齊有衣履而後以正言責之念一倪首知罪客中有尚義者將代十三鳴之官念一泣懇數四眾人為之居間始令具一伏罪狀而以所得所載者盡以輸之十三聊示罰過之意連即即驅之替身離舟另覓小艇歸里承不許投十三家傍則執狀赴縣求將鳴鼓而攻公不怒念一敗塗地莫敢與爭遂逐頭自去抵家猶掛林辱辱者匝月蓋淫心亦既少戢焉舟中以十三為智成愛重之競市酒餚相饋問乃十三深慮念一恐其報復心欲逃歸無如距家僅一日程而風色少逆至夕猶泊於昔日過女之處十三心識其地乃笑曰黃石公猶在報讐者已歸可以從亦松遊矣及獲有人款戶徑入視之則贈書之媼也喜極趨迎延之坐而謝之媼謂之曰媼子純孝是以相教今日子之耻已雪而我之事未終故深夜特來與子談十三無難詞直諾之曰再生之恩無不如命媼曰子居此水數百年縱橫自得近有無知孽奴強欲奪吾宅兼忘顧吾女故邀迹他鄉且多構奇策以禦之其中利害尚有甚於子所行者幸為龍王察察屏渠遠方並召我母如前比邇返正子旋歸之日也因自奇其計遂以授之於子果能免患然予有女在不遠遠遊意將妾之於人非子不可倘得子之全諾則我可脫然無累往南海成其正果矣十三聞言喜出望外遂以婿禮拜媼媼大悅起曰今日願良可使遠吉者來事天子遂知奴生去未幾侍婢數人捧麗人自外而入裝飾如貴家姬

卷一

二編

十

非向之落魄者比脫之果即前者少父益慰所憐於是惟飲與語女終視視不合其母又來從之獲乃屏下帷解衣同夢海棠濕雨杜鵑啼春竟不知度之幾何矣殊與媼即至贈婚以赤金二笏曰多與恐汝不任然已可吃者比生矣徑留女自返女亦不甚流涕故與與十三對坐他人往來皆莫之知即十三亦倏然不見其妻乃怪而問之笑曰妾實神人破羅巽商人烏能見子哉將至鄉里女與十三謀別舍於外而使十三馳告於父曰舟中曾謂兒智有媼願以女嫁兒東贈重金適有遠行不獲親來講姻說先遣其女子歸矣故請父命在父聞子言念一事喜其智足衛身不負父教因慨然許之草草婚儀令子迎婦歸始令妾也歸比聞十三完壁而歸且知念一為所傷病不能起皆嘆息以為其竟不疑女之自來女事翁李書夫順理家有則且以藥痊痊父之疾病良已十三又出金置產儼然素封夫婦承歡數載父歿遂棄其業不知所之唯念一尚在則已貧病交迫家無半青矣

外史曰子不於十三之智而於十三之孝且不為十三幸而每為十三危何也向使不遇投書之人則十三已為砧上之肉雖智足自衛又烏能出厄人手耶抑安知非天鑒其孝除令醫母為之違謀俾其全璧歸趙哉故念貧家子弟與其學保身之十三毋算為不輕身之十三苟無十三之孝念必將餓斃而歸矣僅僅作門外漢竟至街頭爛額乎

孝廉歲十三危矣亦十三也

白雲

錢塘山水為天下之福... 夫與湖光山色... 姓名號曰白雲... 且脫過六橋... 深領其論... 奧忽語虛曰... 猶令錢塘矣... 猶奔走於道... 君自不欲... 水為國幸... 二編卷一

湖船已具... 今上官聞之... 虛曰然則... 揣恍不定... 不自由身... 如風雨不... 之何甫至... 兩人皆有... 之及入船... 所乘也既... 容相與... 予願亦姑... 一棹也過... 心亭因捨...

泛於蘇隄之下

或聽鶯或觀魚... 水珠翠迷煙... 百慮俱空... 奇於蘇小... 我與君不... 船訂始寢... 其誰何... 各散莫解... 與決句而... 勞我善... 不覺沉... 僅起着... 日之事... 也因秘而... 亦竊笑... 亦無殊... 前年餘... 睡若無... 得且開... 微笑而... 懼也又... 終不聽... 忽得奇... 勝明晨... 孰孰幸... 石若若... 實倍於...

也因秘而... 亦竊笑... 亦無殊... 前年餘... 睡若無... 得且開... 微笑而... 懼也又... 終不聽... 忽得奇... 勝明晨... 孰孰幸... 石若若... 實倍於...

鐵為更從刀者何人耳

外史曰長材屈於短氣能試以鉛刀雅史因以罵屢鮮兒觀乎島嶼更之此舉可謂兩平其傲矣

遠東客

先大人宦瀋陽時一僮狀貌奇偉故吐有英氣不類編流而自額以上肌削皮落若若喪其骨怪而問之僧亦不讓蓋當國初海內甫定宵小之徒聚於佳符者尚餘什一僧固其間之巨魁也

二編 卷一

十三

隔有巨穴視之深黑其中洞然並欲其因而驗之儼一無當之厄實則盜所從入之徑也東晉虞覽謀欲從後巷曰從果能先乎慎勿恐有某在此必不從若輩喪其齋因命眾枕背而臥即震響亦勿張望乃已掘幾尺坐穴側惟燈伏劍屏息而伺之

於某子中後數年邂逅遇傳舍主人詰以客之所為始傳其梗概且言某之首次日各行亦不知其所在室中亦並無血漬唯日干而笑曰夕來多戲玉成異時當有以報言其徑去

子亦憐憫者數月今幸無恙再不敢與僧為嫌矣僧聞主人言亦為之生嘆嗟乎客其劍仙之流隱迹於負販者僧過先大夫時既已六旬此其壯年事也此及先大夫秩滿回郡東道之民竟有夜不閉戶者而行人之無虞又何待問哉

鈞單

外史曰使盜盡藏千陸其奇必不傳仙其留意於是乎不然人皆及肩此鶴摩頂何不擊之胥中耶卒之猛放屠刀遂登彼岸非捕慧劍之力有以斬除貪痴烏能至此當為之榜曰於其二以示威留其一以警眾仙之意深矣又舊傳一婦人牙身及續有偷兒穴壁將入神閣其聲視其賊已仰臥隙中滿首而進捕觀之笑曰若欲取耶不可以無枕乃以紡線榻其首下賊遂不能進進挺然於穴隙間天明呼鄰人執之送官噫此婦之智亦客之流亞歟

二編 卷一

十四

君亦倦臥王獨坐頭頭場三藝洋洋不自勝慨然曰如此佳文擲地當作金石聲豈來衣猶不首肯耶語未竟聞場角啞然似有竊笑者因大駭疑為穿窬而笑餐榻網不類衣冠者亞起往視之則一七八女郎眉目如畫碧衣朱裳手拈菊花一枝冉冉而去忽不見王詫為妙心甚怖不敢復語遂就寢聞兩日將近揭曉與復初然黃燈展卷不然一室之中恬吟詠誦刺刺不休女郎忽然而至隱笑入室直前以手掩其卷曰如君此等文止堪供履履用耳絮絮不置貼人好夢耶王大驚燈下視之容光滿月鬢髮如雲誠絕色也心雖悚懼然風以名流自負竟見嘆於婦人女子意甚不平因起而揖之曰卿亦知文耶恐履履者正未易速此女郎微笑曰以子聞之將母同王益忿忿竟奪其袂使坐曰試問吾文黃錦勿嫌而不以桂枝相許桂枝竟音矣女郎坦然就坐仍笑曰恒娥不富君心自富耳即取案上丹鉛批閱之嬌波不勝纖腕不停鈎之勒之不須臾而三藝皆備不署八字曰桂枝平枝批取為某王見之於色無色取而視焉披讀畢竊無不切中乃悅服至請其姓名女郎笑曰若當執贊為弟子何汲汲詢人姓氏耶王又固請乃曰成氏小字鈞翠家固與君相近也遂與王談論古今文藝皆一一能指其瑕瑜王益心折因索其吟咏即以手中菊花為題翠復筆疾書一律曰

分來佳色羅中。不因把玩香墨手。錯認金釵欲贈人。王流覽再四贊曰。清新秀艷。香墨集得未嘗有。單又笑曰。此與君天差堪伯仲。不意僕家深賞。王大感。欲留之。辭曰。與君為文字交。則可。若及其他。君家床頭自有。誰能保。願子不橫眉。耶。言已。徑去。旋失所在。王心竊羨之。每復獨居。以俟其至。而跡竟杳。然數日後。適邑喧傳。某州中某某。某縣某。圖安祇一副車。詢之。則已也。蓋服翠之。漆鑿不與。至夕。私具酒果。屏人。孤處祝曰。翠娘子。喜惡願子。語甫畢。身後吃。有笑聲。迴視之。則人已在室中。因疑之。謝曰。法眼不差。真真我師也。翠白。俾中耳。莫真先見我。乃並坐。撫歡。翠漸忘形。夜既深。猶未言去。王遂挽之。就枕。澹洽之情。退避。遂地。猶然處子也。翠因嘆曰。本圖與君為侶。僕家深賞。翠中亦有廣。信乎。女子不可見事。及晚乃去。自是無夕不致。踪跡。詭秘。玉不言。家人亦不覺。一日謂王曰。妾家距此祇數步。而君竟不一謁。大人奉。似亦缺事。王曰。即流其。任翠曰。君明晨託言訪戴。步出村東。妻來。導引。乃可行。生從之。詰朝具衣冠。趨赴村外。翠果相俟於野。見王曰。米字。王曰。米急奔就之。翠即袖中取紅巾。至障。王曰。請即移玉。王舉趾如踏。敗絮。垂不勝。癡心甚。恐。勉隨之行。有頃。聞翠語曰。至矣。揭其中。則竹。蘭。茅。屋。風致。蕭。疎。早有一老翁。扶杖候於門外。見王拱揖曰。遠涉勞苦。某荷而告王曰。此翁也。王視之。龍面古。眼雙。隼。非常。逆執。

續前異事 二編 卷一 十五

子婿。猶翁。避王入草堂。數椽。絕。修。潔。似無烟火。寒。幽。畢。即有垂髮女。童。捧茗。至。酌之。清。芬。茶已翁乃謝曰。小女子。幼失所恃。茫然無依。今以之累。君子。老夫。感。甚。王唯唯。謝。翠即趨入內。躬親。視。具。咄。嗟。之。頃。俄。羅。列。王。起。執。盃。為。翁。壽。翁。亦。相。酢。交。酢。甫。畢。翁。叫。女。童。曰。請。姊來。王。即。非。他。人。也。翠。果。含。笑。而。至。促。坐。共。飲。翁。因。叩。王。端。中。作。王。意。為。翠。嚙。嚼。不。敢。言。翠笑曰。父。勿。問。好。然。亦。在。孫。山。外。矣。翁。怒。之。以。目。曰。此。豈。事。夫。子。之。禮。耶。翠。乃。默。然。酒。既。少。酣翁。指。庭。際。色。甚。焉。珠。玉。王。酒。後。興。發。忘。歸。宿。才。子。在。坐。遂。口。占。曰。清。陰。如。柳。碧。如。苔。翠擊。掌。曰。擬。不。於。偷。看。想。妙。在。能。俗。王。不。顧。又。吟。曰。伴。盡。妙。音。翠。色。裁。翠。掩。口。曰。前。既。溝。中。着。此。此。真。水。面。拋。石。矣。蓋。謂。其。久。通。不。通。也。王。有。媿。色。乃。不。復。作。翁。強。之。沉。思。良。久。始。轉。曰。前。有。春。衣。秋。雨。結。句。意。本。能。就。單。連。曰。子。已。代。即。得。之。矣。因。問。吟。曰。綠。毛。柳。子。到。階。來。言。亂。大。笑。翁。亦。不。覺。禁。然。王。不。堪。其。謔。變。色。而起。曰。妻。不。以。我。為。夫。子。何。能。居。此。翁。亞。謝。連。王。不聽。拂。衣。出。門。則。四。圍。青。山。茫。無。人。煙。莫。能。辨。其。來。路。矣。正。極。皇。間。做。一。牧。牛。兒。獨。驅。犍。犍。橫。笛。而。來。王。坐。逆。而。詢。路。兒。曰。若。非。我。家。新。婦。耶。何。惶。急。至。此。王。因。因。折。其。故。兒。曰。歸。無。難。但。來。我。牛。背。可。返。也。王。勉。從。之。兒。令。王。瞑。目。行。佛。行。雲。霧。中。不。一。刻。而。抵。其。家。王。張。目。始。知。為村。外。遠。幸。兒。乃。辭。去。王。視。之。問。其。程。兒。曰。君。所。王。者。四。川。峨。嵋。山。也。因。以。川。連。一。表。胎。玉。

人與牛皆不見。王駭然歸家。亦不宣言。竊自憤曰。夫不若人。匹婦猶以為。處。死。女。中。之。仙。乎。於是。深。自。刻。勵。下。惟。苦。讀。期。年。業。大。進。自。取。前。作。玩。味。又。笑。曰。子。自。視。亦。如。鳴。矣。益。奮厥。志。而。每。思。翠。不。置。死。不。復。來。士。申。魁。於。鄉。於。西。復。捷。南。宮。在。京。供。職。放。印。正。無。聊。賴。翠。忽來。廉。人。王。驚。起。迷。之。翠。檢。粧。莊。容。謝。曰。妾。恃。惟。房。之。愛。偶。爾。戲。言。觸。怒。夫。子。又。累。君。迷。踪。陵。谷。幾。不。能。歸。罪。罪。印。山。不。敢。復。見。今。聞。聯。捷。遂。榜。喜。不。自。持。不。得。已。而。視。願。願。自。此。一。別。迹。跡。故。園。無。面。目。與。君。偕。老。矣。語。竟。欲。行。王。笑。而。曳。之。曰。勿。作。態。夢。想。賦。思。誰。以。汝。為。憾。耶。翠。乃。笑。曰。思。則。有。之。不。憾。妾。烏。能。中。哉。王。怪。而。詰。之。翠。曰。妾。固。日。侍。左。右。君。自。不。知。耳。因。並坐。為。王。細。述。父。怒。女。辱。婿。詞。遂。於。野。遂。化。身。為。牧。牛。兒。以。紅。巾。為。牛。送。君。歸。點。又。無。以。所。棲。止。倍。倍。君。儻。但。不。敢。或。現。其。形。何。嘗。一。日。離。側。哉。王。猶。未。信。翠。言。某。日。讀。某。文。某。日。作。某。藝。纖。不。爽。皆。別。後。事。也。王。乃。不。疑。亦。謂。曰。非。卿。朝。嘲。無。以。致。比。今。之。飛。黃。騰。達。膏。吾。卿。一。激之力。也。樂。羊。之。妻。不。得。專。美。於。前。矣。翠。亦。深。謝。至。夜。久。別。新。婚。惟。借。住。昔。翠。因。口。占。賀。王。曰。一。聲。鶯。唱。嫩。蛾。眉。志。却。臨。歧。淚。淡。垂。今。日。與。君。重。舉。案。御。香。好。向。鸞。清。吹。明日。翠。與。王。某。移寓。他。處。縮。稱。新。娶。之。妾。翠。遂。盡。見。人。亦。無。訝。之。者。王。後。以。二。甲。觀。政。因。家。於。京。王。妻。亦。尋。卒。乃。以。翠。為。繼。室。生。子。一。女。二。數。年。託。言。思。父。欲。歸。舊。遂。去。不。復。返。

續前異事 二編 卷一 十六

外。父。氏。曰。仙。之。成。好。祇。一。智。瓊。此。始。欲。也。其。詭。諧。之。妙。具有。曼。倩。之。才。而。能。於。戲。謔。之。中。相。戲。夫。子。致。身。青。雲。豈。長。舌。之。婦。可。伴。哉。乃。翁。亦。風。雅。於。所。居。足。見。一。班。且。安。知。非。父。女。協。謀。使。天。壤。王。郎。因。激。而。為。令。時。逸。少。耶。吾。故。不。敢。目。之。為。狐。而。以。為。真。仙。

考。勤。司

刑。曹。多。公。掌。數。司。之。豪。斷。微。明。敬。本。朝。叔。問。之。臣。為。之。首。屈。一。指。矣。某。年。決。一。重。獄。既。行。刑。後。公。臥。私。第。夜。半。聞。刺。喉。聲。絕。似。署。中。謀。殺。方。將。展。詢。僕。即。以。一。緘。入。公。覽。之。蹙。然。而。興。隨。索。衣。冠。命。僕。馬。乘。騎。出。門。謀。為。前。導。行。甚。駛。但。不。趨。西。而。就。東。公。心。訝。焉。蓋。公。之。宅。在。京。城。之。東。偏。居。恒。赴。部。輒。兩。行。令。及。東。輒。亦。疑。之。而。不。能。詰。無。何。抵。一。門。重。樓。赫。赫。堆。煤。穢。我。則。京。之。齊。化。也。益。駭。且。且。慮。門。無。由。飛。越。比。及。闈。開。閉。封。鎖。俄。然。棘。引。之。竟。從。枝。閣。之。間。躍。馬。而。出。竟。無。空。礙。公。更。為。之。震。驚。出。城。又。行。里。許。至。一。大。署。金。壁。交。輝。仿。佛。如。戲。廟。諱。白。曰。至。矣。公。驚。駭。諱。導。之。入。門。而。南。至。一。所。亦。若。部。之。分。曹。諱。止。公。於。門。外。遂。入。報。說。有人。來。延。請。公。從。之。入。甫。進。門。扉。早。有。官。人。十。餘。階。階。迎。冠。帶。亦。與。已。相。類。詞。頗。謙。抑。視。之。皆。漢。不相。識。眾。揖。公。入。廳。裏。遂。以。覆。席。公。固。靜。然。後。坐。仰。視。堂。粉。地。朱。文。榜。曰。考。勤。司。亦。不。解。為。何。署。眾。俱。列。坐。左。右。獻。為。嘔。已。公。詢。東。官。聞。且。詰。見。呂。故。東。側。首。坐。一。官。品。秩。與。公。埒。答。

曰君陽言其陰也冥冥中與君為高友今已有年矣嘗聞某處見君斷不勝心折
近因一死微涉不平故特往看至此幸勿疑誣公聞言涕淚為身死坐立請命東延
之復笑曰君善算正長何遽慮此命史以一卷三公則即日所斷也其事屢一匪家
妻與僕私為主所痛榘之而未思遽遺僕乃持刀夜入試其主夫婦齊遣僕死之開門
揖盜者則一小鬟年甫十二齡耳公治斯獄寸磔僕與妻而並誅鬻髮絕控之嚴帶因有考
勸之命其可以故拘公公覺其微笑曰好生雖上帝之使迷倫貴神人之忌變之固近於
刻然以春秋律之非過也遂自誦其獄語曰尸不開則主不死豈云引虎無威少既僥而長
亦息再謂待年可恕語未及終眾皆首肯曰是其罪也僕等雖見不及此然亦知非無辜前
已遺之往生矣第懸索未結故煩公來一證今聞明斷益令人無從置喙言已公起致謝將
解歸求亦不置惟以此中國有君之生地但宜好為之耳公故諾下階眾欲相送力辭乃止
公出驚謀即控騎相候乃備其故道而返至都門仍從隙入將抵私宅早漏下五鼓矣馬忽
欲洩且遺矢於地公棄乘入室訝然頓寤則一夢也坐呼僕往視天街寂靜馬之渡迹宛然
遺矢尚蒸騰有氣並視其駢汗血微濕公乃駭嘆不置

外史八曰其世刑官之不可為也一女之死鬼神具為之留心則其重於此者乎多公具
其前與事
二編卷一
七
老吏之性庶幾之慎猶不免一番考勘欲喜怒任已曲直從心者能由此出不能由
入矣考勘司中既無生地杜鵑枝上絕少歸魂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仕一鳴
西商杜某家巨富生子而啞因名之曰一鳴蓋取驚人之義及其長頗聰慧
但不能言而已廷師教授以書注目不移翌日即能默寫書無訛師以是奇之漸能吟咏
所作有大家風不落尋常窠臼曾有粉蝶一絕曰聊將春色作生涯宿盡園林幾樹花不魂
吟香陣似我疑春裏度年華詩出人皆傳誦父母將為議婚一鳴雅不欲乃書數字止之
曰兒不自病慮失音肯以紅絲界此啞婿乎即勉有應者其女未必佳又誤兒終身願
父母徐以待之俟兒自見變或者得償夙願容未可知也杜夫婦以此約誓不思佛其意見
字俯從遂罷執柯之使明年一鳴已十七久將商於他處一鳴作書曰父言兒功名無望
讀書亦難弁意盡從父出遊少讀關山之路縱以亞歷猶可以商世其家不愈於煎坐井也
而某表亦望其父喜其志遂為治裝使從一鳴欣然就道所過名山大川輒有題咏其尤
勝人人口者莫如函谷關一律其詩曰確鎮函金湯既視六王地吞百越盡蒞二周長
雖堞存餘丸泥少異方青年背上客長天逼咸陽由是以筆代舌問知一鳴不鳴也其父

將往漢口行及淮上遇風舟幾覆一鳴初涉江湖未諳趨避風雨定即私出船頭將廣板
之勝十八快又到波浪兼天帆檣上下一鳴立身不住遂趨於江心舟中人既未及覺一
鳴又不能說須臾順流而下不止百里及至風威稍漸其父尋覓竟歸而明知策於魚腹
長江無際何自冥搜惟招魂設祭痛哭而返遂不復有南游之志矣乃一鳴初入洋心膽
皆落亦不再再生想詎意少飲西江遂沉水底旋有捉生營隊將屍查俱獲歸代予者至矣
微一道士竹冠布衣仍杖疾趨視一鳴而戰曰此啞進士也汝曾意將矣乃叱敬奉魁
一鳴之腕分水徐行江岸壁立及岸以杖為指示之曰此而西自有佳境更擇墓中
以一卷相授囑曰此素女之術與汝術非誨誨也須慎用之言已不見一鳴前經奇險神
魂驚亂不能問即欲問亦不能言惟有立志而已少頃神甫返舍視其書皆有字一行五
言絕句曰百卉原無玉孤禽豈有聲三春難寂寂過貴自長吟一鳴知為佳訣不敢釋幸
天時感暑衣履淋漓尚無所苦一鳴依水而前備道士之教不復嚮東乃行未里許見有
巨宅一區勢甚壯麗一鳴素不習坎南及瑪陰吻俄足矣因小憩於樹下翅首四望正當坐
處有垣墻因雨未及修整香窺之綠苔茸茸別無花木恍似人家慶圓一鳴少年尚莽頑思
藉此為涼衣地竟踉蹌而起索以入內果開其無人有一亭茅覆其頂四圍皆植瓜蔬其
前又別有崇城高竹半出沒樹拂垣知為主人游觀之所一鳴審視良久乃即亭邊盡去衣
履褲而曝之計俟燥而後行登定神羸不耐危坐遂白身於窟際極思眺不一時覺熱
寐半枕初醒嬌音羣噪一鳴張目視之則一二八妹麗裝薄縠之裙衣輕羅之服佩扇半掩
立於目前從婢數人皆怒曰何處莽兒耶敢探程寄人廡下一鳴不能出聲惟以手示之意
眾乃笑曰是兒困生而啞者也然美人微視其具意似不勝欲矣忽與婢且語數四婢皆有
莫否美人遽反身曰羞殺阿僕目既為人所污矣遂再冉先去一鳴懼極將起着衣而奔婢
知其意直責其婢曰娘子怒汝塵矣將白主翁治汝罪汝乃忌道耶一鳴伴不及脫又一
婢望息而來曰娘子命將賊去苑鼓扑矣眾婢皆笑推挽以行一鳴愧悔交并不得已而從
之屏門數重都未暇視至一室珠簾低亞翠幔高張彷彿似深閨庭不敢入婢掩之復開又
不見美人何許心少安眾真一鳴於曲室度為其尸笑曰以此為棺不消着袴矣遂皆喘喘
而去一鳴頓悟仙言所謂佳境者或即此歟乃不復懼屏息俟之既畢婢以棊至樵戶八
以酒食與之且笑曰娘子處汝飯攝不任觀台以此與汝果腹汝可食一鳴如無慮坦然來
著婢又笑曰此中實鳴鳴汝竟敢食耶一鳴不稱啞已婢攜棊散去一鳴深思惟思其父暗
自墮溺而已漏下三鼓聞婢相與語曰娘子已不勝酒及歸即思睡可先令狂即即即事一

將往漢口行及淮上遇風舟幾覆一鳴初涉江湖未諳趨避風雨定即私出船頭將廣板
之勝十八快又到波浪兼天帆檣上下一鳴立身不住遂趨於江心舟中人既未及覺一
鳴又不能說須臾順流而下不止百里及至風威稍漸其父尋覓竟歸而明知策於魚腹
長江無際何自冥搜惟招魂設祭痛哭而返遂不復有南游之志矣乃一鳴初入洋心膽
皆落亦不再再生想詎意少飲西江遂沉水底旋有捉生營隊將屍查俱獲歸代予者至矣
微一道士竹冠布衣仍杖疾趨視一鳴而戰曰此啞進士也汝曾意將矣乃叱敬奉魁
一鳴之腕分水徐行江岸壁立及岸以杖為指示之曰此而西自有佳境更擇墓中
以一卷相授囑曰此素女之術與汝術非誨誨也須慎用之言已不見一鳴前經奇險神
魂驚亂不能問即欲問亦不能言惟有立志而已少頃神甫返舍視其書皆有字一行五
言絕句曰百卉原無玉孤禽豈有聲三春難寂寂過貴自長吟一鳴知為佳訣不敢釋幸
天時感暑衣履淋漓尚無所苦一鳴依水而前備道士之教不復嚮東乃行未里許見有
巨宅一區勢甚壯麗一鳴素不習坎南及瑪陰吻俄足矣因小憩於樹下翅首四望正當坐
處有垣墻因雨未及修整香窺之綠苔茸茸別無花木恍似人家慶圓一鳴少年尚莽頑思
藉此為涼衣地竟踉蹌而起索以入內果開其無人有一亭茅覆其頂四圍皆植瓜蔬其
前又別有崇城高竹半出沒樹拂垣知為主人游觀之所一鳴審視良久乃即亭邊盡去衣
履褲而曝之計俟燥而後行登定神羸不耐危坐遂白身於窟際極思眺不一時覺熱
寐半枕初醒嬌音羣噪一鳴張目視之則一二八妹麗裝薄縠之裙衣輕羅之服佩扇半掩
立於目前從婢數人皆怒曰何處莽兒耶敢探程寄人廡下一鳴不能出聲惟以手示之意
眾乃笑曰是兒困生而啞者也然美人微視其具意似不勝欲矣忽與婢且語數四婢皆有
莫否美人遽反身曰羞殺阿僕目既為人所污矣遂再冉先去一鳴懼極將起着衣而奔婢
知其意直責其婢曰娘子怒汝塵矣將白主翁治汝罪汝乃忌道耶一鳴伴不及脫又一
婢望息而來曰娘子命將賊去苑鼓扑矣眾婢皆笑推挽以行一鳴愧悔交并不得已而從
之屏門數重都未暇視至一室珠簾低亞翠幔高張彷彿似深閨庭不敢入婢掩之復開又
不見美人何許心少安眾真一鳴於曲室度為其尸笑曰以此為棺不消着袴矣遂皆喘喘
而去一鳴頓悟仙言所謂佳境者或即此歟乃不復懼屏息俟之既畢婢以棊至樵戶八
以酒食與之且笑曰娘子處汝飯攝不任觀台以此與汝果腹汝可食一鳴如無慮坦然來
著婢又笑曰此中實鳴鳴汝竟敢食耶一鳴不稱啞已婢攜棊散去一鳴深思惟思其父暗
自墮溺而已漏下三鼓聞婢相與語曰娘子已不勝酒及歸即思睡可先令狂即即即事一

鳴出暗室。閣中椒蘭紛亂。銀燭輝煌。惟錦衾綉榻。不可名狀。哀哉。一鳴登樓。語之曰。大好。福地。願此中。不食於荒年。暮宿耶。鳴既臥。覺衾枕香爽。神思不若。蕩然。又許時。有妙燭一對。引前之美人。入室。即自語曰。痴老子。不羞若。雖阿。便酒。幾誤。便好事。因問。婢曰。標體兒。安在。答曰。已在。舍中。美人乃笑。親就其。金分。依。請。標。老。屢。之。使。去。自。起。聞。扉。解。衣。就。枕。甫。入。惟。即。笑。語。曰。郎。覆。手。僕。來。伴。若。矣。一。鳴。不。甚。解。南。意。但。聞。肌。香。流。瀉。口。俯。俯。亦。既。情。燦。美人。遂。以。纖。腕。探。其。私。笑。曰。君。貌。絕。雅。雅。是。物。何。其。武。也。因。挽。之。共。枕。合。歡。之。際。一。鳴。材。既。兼。人。美人。又。藏。鎖。半。欲。初。覺。靈。變。久。乃。流。通。美人。不。覺。嘆。曰。使。僕。株。守。難。及。罕。識。此。樂。矣。因為。一。鳴。編。述。蓋。美人。生。於。蘇。郡。淮。商。某。翁。之。第三。妾。也。翁。無。嗣。廣。置。後。房。粉。白。黛。綠。者。五。六。人。極。一時。妙。選。翁。正。室。早。卒。諸。姬。各。司。其。一。事。惟。美人。所。居。最。優。故。以。蔬。園。屬。之。適。因。病。著。思。必。親。往。摘。取。得。與。一。鳴。遂。接。為。已。有。他。姬。固。皆。不。能。知。晨。起。仍。匿。之。暗。室。三。餐。皆。婢。為。饒。送。漸。亦有。與。私。者。美人。知。而。怒。之。婢。懼。其。極。投。首。主人。翁。大。怒。執。鞭。入。妾。室。復。諸。隱。秘。果。得。一。鳴。祥。之。出。將。施。扑。責。一。鳴。指。口。作。乞。憐。狀。翁。始。覺。其。啞。且。暗。其。名。美。如。冠。玉。益。大。喜。棄。裝。適。歸。美人。因。未。識。翁。意。揣。然。肌。戰。汗。淫。持。一。鳴。哀。泣。曰。僕。誤。郎。百。身。莫。贖。一。鳴。亦。獻。解。塵。源。正。倉。皇。問。翁。使人。來。呼。妻。且。囑。曰。莫。驚。若。人。美人。視。然。隨。去。俄。頃。歸。房。眉。目。間。似。

二編 卷一

十九

有。喜。悅。一。鳴。就。告。檢。社。起。曰。主。翁。將。有。所。說。郎。其。勿。辭。一。鳴。以。手。拘。之。美人。亦。以。耳。語。之。兩。俱。欣。幸。則。主。翁。深。喜。其。啞。將。借。以。播。種。庶。幾。無。漏。言。於。此。乃。悟。道。士。賜。書。之。因。並。其。詩。之前。二。句。亦。驗。美人。又。白。翁。命。欲。為。改。易。女。妝。克。人。涉。疑。一。鳴。亦。領。之。無。難。色。美人。大。悅。乃。命。婢。報。翁。曰。事。諧。矣。少。頃。即。易。弁。為。釵。朱。兒。也。美人。遂。親。為。一。鳴。解。髻。施。朱。粉。添。蘇。澤。粧。猶。未。竟。忽。聞。簾。開。笑。語。曰。偷。花。賊。既。已。收。露。羞。殺。淫。婢。子。矣。又。曰。分。我。一。杯。羹。不。念。於。獨。啖。此。勝。耶。昔。皆。婚。配。入。則。美人。四。華。俱。妙。妙。長。袖。濃。粧。顏。色。盡。絕。見。一。鳴。美。目。奪。魂。均有。欲。笑。之。色。美人。進。之。坐。亦。笑。曰。非。儀。則。若。輩。皆。精。得。以。死。何。能。為。眾。復。然。一。鳴。報。此。美人。又。為。之。更。衣。求。目。掃。視。則。絕。代。之。殊。良。無。以。過。益。懼。情。導。以。同。見。主。翁。有。開。言。無。誤。命。婢。以。六。娘子。因。置。酒。與。請。標。飲。謂。之。曰。有。此。好。婿。身。不。須。怨。我。老。特。笑。言。曰。大。笑。眾。為。附。堂。及。夜。翁。命。以。次。當。夕。勿。開。半。塊。乃。笑。而。避。去。諸。報。擁。一。鳴。另。入。一。美人。室。戲。曰。代。耕。人。至。未。獲。可。藝。美。自。是。皆。以。為。常。不。數。日。而。偏。一。鳴。已。請。素。女。術。蓋。得。其。惟。心。諸。報。視。之。如。骨。肉。愛。之。若。珍。奇。呼。以。啞。郎。凡。啞。郎。一。夜。泉。為。親。製。啞。郎。一。食。眾。為。親。調。新。戲。標。惟。恐。啞。郎。不。惟。妙。舞。清。歌。惟。恐。啞。郎。不。悅。啞。郎。亦。遂。傾。倒。於。百。花。中。無。復。有。秦。秦。之。念。矣。至此。又。悟。粉。蝶。一。詩。亦。為。諸。識。辨。年。同。日。舉。二。雅。翁。之。無。愧。色。負。者。盈。門。猶。以。為。積。德。所。歎。未。幾。三。素。又。得。男。人。乃。疑。

說。為。諷。其。不。經。馬。弄。瓦。復。復。弄。璋。比。波。之。間。已。男。五。女。二。里。巷。喧。傳。路。人。勿。信。而。親。族。之。感。益。滋。然。以。有。翁。在。不。即。發。又。踰。年。翁。以。病。卒。翁。乃。與。詠。之。於。某。直。指。明。時。嘉。靖。五。年。也。直。指。以。謹。慎。存。古。出。為。兩。淮。鹽。運。翁。之。族。皆。商。故。想。之。直。指。覺。狀。矣。曰。老。翁。得。子。一。爰。足。矣。何。聲。藝。之。若。是。哉。乃。詢。諸。姬。至。一。鳴。雖。故。女。繼。究。莫。能。掩。至。業。欲。械。之。忍。於。聲。韻。屈。曰。久。被。幽。囚。令。親。天。日。何。以。欲。刑。我。耶。諸。姬。見。其。能。言。舉。色。駭。直。指。怪。而。詢。之。具。以。實。告。官。吏。猶。未。信。一。鳴。乃。編。述。願。未。直。指。聞。過。責。長。鳴。之。語。色。甚。喜。曰。子。固。治。啞。之。御。史。也。竟。不。窮。詰。一。鳴。文。弱。且。事。非。本。心。不。料。其。罪。惟。判。令。諸。商。盡。收。翁。之。遺。產。而。以。諸。姬。母。子。悉。歸。一。鳴。翁。族。無。敢。違。一。鳴。遂。振。眷。僑。寓。淮。上。諸。姬。詢。之。曰。君。向。者。不。鳴。今。何。不。顧。驚。人。耶。一。鳴。曰。予。亦。不。自。解。頓。覺。欲。言。即。言。免。諸。姬。皆。歎。其。直。指。有。如。美。而。才。及。并。猶。未。字。也。會。作。吟。詩。曰。非。向。金。閨。惜。羽。毛。雙。飛。欲。處。近。蓬。蒿。雲。衣。籠。內。歎。嫌。嬌。霜。小。風。前。亦。彈。紫。吟。至此。苦。思。不。就。因。自。失。曰。有。能。續。成。者。吾。郎。事。之。直。指。出。其。詩。以。示。紳。士。踵。至。者。凡。數。十。人。悉。禪。去。後。聞。一。鳴。能。詩。召。使。續。之。意。固。有。在。也。一。鳴。援。筆。立。成。曰。落。月。屋。梁。眠。自。穩。飛。花。簾。幕。舞。偏。高。香。泥。叩。罷。清。波。靜。又。逐。爐。烟。傍。袋。袍。女。兒。之。喜。曰。郎。在。是。矣。直。指。從。其。志。遂。贊。一。鳴。為。婿。且。勸。之。讀書。為。納。粟。遂。復。南。閩。特。赴。都。應。試。揭。家。西。歸。時。杜。翁。夫。婦。失。兒。互。相。問。候。父。母。思。子。漸。與。其。明。一。

二編 卷一

下

門。者。報。曰。郎。君。鏡。皆。怒。訶。之。及。入。拜。於。膝。下。迨。視。之。果。一。鳴。驚。詢。其。故。始。知。為。編。述。成。大。喜。無。何。諸。美。畢。至。拜。謁。舅。姑。益。大。悅。笑。曰。向。思。其。一。而。不。得。今。且。數。矣。吾。兒。見。錄。之。言。良。不。謬。由。是。益。能。弄。筆。日。復。其。初。一。鳴。安。置。裏。琴。遂。赴。公。車。竟。於。是。歲。成。進。士。鄉。士。盡。知。其。疾。因。以。啞。翁。甲。目。之。一。鳴。旋。點。詞。林。迎。父。母。奉。養。於。京。克。盡。子。職。諸。姬。皆。指。力。從。實。數。萬。貯。翁。家。物。杜。益。大。悅。遂。令。西。人。論。舊。推。巨。擘。云。

外。史。氏。曰。人。之。英。華。多。以。言。洩。啞。則。克。全。其。天。然。則。何。以。能。鳴。也。曰。餐。色。當。新。真。元。利。缺。雖。欲。不。鳴。不。得。也。迨。至。登。筮。榜。轉。雲。遠。木。末。之。西。日。無。復。存。矣。故。人。之。為。杜。賀。者。余。深。為。杜。德。何。也。一。鳴。驚。人。固。不。若。不。鳴。之。為。愈。也。

隨。園。老。人。曰。守。口。如。瓶。啞。之。謂。也。乃。瓶。亦。有。沒。時。翁。遂。使。貽。笑。口。不。亦。良。哉。

酒。狂

秀。水。梁。生。勝。最。細。醉。後。乃。居。恆。對。客。何。向。若。處。子。及。醒。後。劍。所。地。陳。慨。悲。歌。秀。若。無。人。因。以。酒。狂。日。之。中。微。斷。絳。將。兒。驚。駭。急。巧。未。得。一。夕。同。人。會。飲。酒。既。微。醉。或。戲。之。曰。聞。某。太。史。女。既。并。而。大。說。則。美。甚。今。奇。機。於。五。聖。祠。風。清。月。白。時。一。現。形。若。既。醉。盡。往。就。之。梁。已。半。醒。即。起。曰。諾。且。笑。曰。兄。等。執。柯。子。不。敢。辭。明日。祈。携。一。樽。至。於。所。為。子。極。處。言。已。出。同。人。

皆鼓掌以女無現形事往固無妨也乃渠赴月已踉蹌而行成祠已子夜將半恐為祝婦乃
踰垣入檢板在西廡趨就之陰風益厲酒已微醒騰逐往遠巡欲返俄聞酒香襲鼻跡之
則佳釀一瓶陳於廊下就而飲焉其味香冽竟沉醉頓憶前事直詣柩前叩棺而祝之曰雖
生不才適逢茲筵閣卿時出游戲曾不使予一晤若言棺內寂寂渠人笑曰是所謂橋木
灰死不可復燃者予何慕焉及身破隙因足輒復頓於地俄聞棺中嬌語曰即勿復返妻來
矣語未已劇然震响女早立於身曉曉之面倏如黄土色肌膚漸盡無復人形且以纖手相
握令侵骨髓梁醉中固知畏避惟大喉曰友誼我何不速予所聞以手麾之使速去女以報
然良久乃曰君蓋好色者妻之半酒仗其恠悻悻而退棺復作牛鳴梁亦驚汗宿醒不沃而
自解顛覆而奔歸家即臥病林樞詰朝同人以酒來詢其新好得意否梁瞶目搖腕止之曰
勿復言君等以此殺我因細述其詳眾不之信率往祠中驗其費及至廡下視女棺已裂
寸許窺之果如渠所見不勝驚異昨古而也梁亦因是解飲不復往

外史曰人必因疾而後殞殞之時必羸羸無甚可觀乃傳記多難稱之似乎非物之理
矣此言一出可證厚言之非矣近有嘗驚灰一窺顯為哀豔附錄於左文曰惟婦婦之難
質固宜又於金閣何徑再之詔華不能獨寬於玉貌徐娘老去望盡風流蘇小欲亡終
猶枯槁非林林之夏難言三少難皮縱博陵之狂詎兒一坏馬鬣故當其鏡鸞照影我見
猶猶迨至於叙風解妝誰能可喜宛轉於駁駁帳裡骨亦支床呻吟於翡翠衾邊肌難盈
把難頭無刺此卿不競溫柔秋水徒存阿堵惟傳慘淡既已香消粉褪翻疑濃染樞務何
堪垢清塵汚漸覺斜侵穿練春蠶瘦履履小時藏雲髮掠殘蓬頭莫疊此李夫人侍醫病
態而喬小青故留生容者也洵乎感恨風寒在人難再驚惟夢斷好物弗堅楊柳纖腰沈
如強項之令櫻桃素口儼同反古之念籠玉腕於紅綉莫開寶劍難全鈞於百鍊志步金
逐黃土傷心銀瓶固良其落并青燐休目翠細亦共此埋塵松柏青盡空思眉蟻風塵黑
黑柱翼足音夜夜無再返之香魂泉壤多將銷之豔骨離衣化蝶不掩冰肌錦食成灰難
藏弱體蓮華值彫零之日刺而不佳無度橫波當立潤之時刺而何嘗有肉香溫玉軟
留難肌根根臉杏腮桃惟見銀犀落著曉破奴火蟬聲飛烟貼近寒寒畫眉化水無論玉
環飛燕同此紅粉骷髏一任花盡梅精木必綠窗滿風與言及此美為掩卷神結想於
斯無事夜園忽忽向百年而墓已難能十載以偷香噫嗚呼情女又成蘭麝上嗚呼
朽矣才人莫斷雲兩腸不信予言請臨攷

二編卷一
三十一
鑿窟異單二編卷一終

長白浩歌子著 武陵隨園老人評
祝天翁

湖南有鄉民祝姓失其名性褻狎以農為業每遇耕獲輒祝曰天蓋佑我人遂謂之祝天
翁暮年鰥居有一子亦學稼年已而孤猶未偶也父子皆熱心作人恩比鄰多憐之或勸曰
翁之髮短矣為兒納婦不有人能彼南歌爾翁笑曰天佑我筋力尚健于侯老伊始未逢
也聞者皆噴其貪吝一日翁他出子獨力作忽聞叢莽中有人笑大夫之其出矣翁未校室
耶蓋獲我子為爾婦乎子驚迴顧野無人因復耕旋又聞聲語曰不獲我將爾此一世矣子
頓悟前此某家有女未嫁而孕父母怒錘之草莖於此大怖而奔歸至家備極艱難內戰戰
勿算及翁歸語報耕故子以實告翁不信叱曰汝惰農自安以妖異相誑乖驅之使就蘆舍
不子之婦子在田中自計鬼若來此誠無地可避盡納之少蠶裙下樂死亦無憾因不復懼
假寐以待向恐魔之勿去今且慮招之勿來候至宵深倦極思睡俄若有人小語曰我來矣
何寢耶子起視之星月皎潔女果蠶妝如平生揜笑向至于故熱識不再問名遂獲之就枕
女本湯嬖子亦偉男遂相得甚懽事訖子詢女曰若言為吾婦其信然乎女曰業已婚矣何

問也子曰不然所謂婦者善事其夫也祝家計良不止為一夕之懽女曰此亦非大難
事妻為父母所賤殺後借之凌上霜露沁骨草莽纏腰更怕為豺犬所獲徒飽鏡口君能從
妻高年且深埋之當為君鬼妻一切如命子疑其固已語曰鬼亦能誕育如人耶女答曰能
凡人舉年魂氣凝聚不即散能施能受姪姪如常此自然之理也病而後殞則不能矣子
因笑曰然則汝之所懷者亦將臨焉矣女報願久之始曰君母請妾嚙昔良有此事但胎隨
人死且在屍中今之許君者魂也子信其言益深眷戀直至村雞啼鳴女乃辭去子疑不放
告父夜則荷香插而往俟候良久人跡渺矣徑詣女子墓處且祝曰若無孫我爾腹尺壤即
得女屍月下掃視面色如生猶未朽子乃極力負之於岡為深坎而瘞之插柳其上祝曰
歸比至塵居女早更立相候見子喜曰君信人也掩骼之德百身莫贖矣子曰且先攜子回
祝之懽會謀及長笑女曰阿翁凡事皆諄之於天君即以此貽之隨所見皆曰天佑翁必不
疑翁不疑則人亦可以無疑從此饗食調續其請任之但不克願然并曰並代君乳哺耳子
欣然從其計女復別去無何而翁病語于今返言翁兒欺子老老將歸墳汝仍歸宿我處於
此蓋翁心多疑非實有是事也子心竊喜遂復歸女果夜至命之寤則曰婦輒宜先蓋也遂
為子縫緦夜分始寤雞未鳴即起捧其膏躬炊爨約足一日之需乃呈然去翁歸就食見其

二編卷二
一
鑿窟異單

整潔異乎平時甚訝之疑子所為又不疑躊躇問子乃曰父勿言此天佑也兒歸物已具亦莫辨其由既而思之非天意而何翁果釋然嗣是遂以為常而不之怪復數旬女雖不盡見亦不疑恒就暗室為子操家計飲食以時具備無煩預辦矣子詢之答曰得君陽意亦可居但畏人耳及秋農忙父子偕作女雖不親織子至即具簞食與之一菽一水極其滋養村中有望家者及媿之翁信為天佑不之詢每欲以此於人子恒止之乃不言又囑子私為市棹則紡績為寒其衣之汚者澣之暇者新之未及飛霜單衣成備進之為知以天佑勿問也惟比隣稍稍疑之而父子純謹亦不敢妄為驕虐暮年女誕一男真諸空室手拚告翁曰有一稚孫物不識所從來今在子室中矣翁進歸視門戶悉為吸吸者果在榻上驗之貌類其子乃笑曰此天慮我無嗣而錫汝以真譽也即見有乳者字之坦然無疑然自此比隣之感益起相觀察視子所居之室畫則有橫杆聲夜則有刀尺聲食則有烹飪聲履則有歡笑聲將不詰其父而詰其子眾又未敢女已知之謂子曰妾與君子緣盡於此矣子嘗詰其故泣言曰妾以生前不淑為天所怒雖投環未足以報辜上帝以阿翁純樸事皆聽之彼翁而君又命無偶故假手於妾以是此一脈妾亦得藉以贖罪今既似續有人是妾之事畢即若理骨之德亦報矣行將往生他處何必戀戀枕藉人耳目哉言訖欲行視

二編 卷三

留之終不肯止且囑曰翁享兒婦之樂祇宜有此一年速備後事恐倉猝不可為乃去不復來及比隣詰查視子徑以情告眾殊未信跡之實然惟翁及以為妄欺然謂眾曰鬼敢食天之功以為己力耶人咸笑之明年翁果卒于服闋欲婚忽病痊遂以疾廢祇女所生者求其祀而椒柳蕭行不數傳竟成巨族矣
外史氏曰女子果益為翁非為子也觀其能修婦職首乃又得享人子之奉不若持居一生有子無婦備之手之嗣矣曾能含笑於東下哉事皆詰之上天已得多少便宜處而天仍報之以此善善從長天乎又何異於聖耶
隨園老人曰一片空花仍踏實地南華有誕而無其真是始經孽孽倏淡而成者
鳴生
鳴生名正字無畏秦之三原人初為黃冠後乃棄而歸儒能文章獨承理解苦讀老氏五千言人猶索恠豈尼山之遺反不若而及函關者耶以故所為別裁頗能揮筆聖賢義德而詞藻則有未逮其人母李氏家僅溫飽每食必具甘旨米類順忘奉養有方年三旬母卒哀毀過度竟成骨立未幾亦死乃空言不知為死魂經若若飄飄御風以行故見白光巨天盤地旋轉無定生遂之喻息數百思思頓欲即得一山其高幾十萬仞城城怪狀無路可登

漢方將軍挑踏無天氏生自念我何以至此將母世之所謂陰山者歟因悟其死不葉大慨忽憶母在冥途據此定省計亦良得遂轉悲為喜因備山而前危路登蹕方將舉後而上遂聞金石絲竹之音若拊雲璈若鼓錦瑟聆之聲在半天俄有羽葆一簇來自絕頂五色陸離儼如阿閼之風覽海輝而下倏忽已達平地及近視之則幼童數十人年皆六七齡絕無衣袴惟着錦肚兜下繫竹馬其肌肥白如玉各執樂具持樽擲舞而至生方錯愕即已來前以四輪蒲車足生上坐生勉從之而笙樂大作諸童夾持上昇早已飛越險阻矣無何即至一處瑤宮瑤室雲霞射其門高大而軒敞金扉浮戶玉獸當階榜曰九天文衡之署生將下車童子止之竟蜂擁以入歷門數重甫達廳事早有紫衣貴官約十餘趨前迎迓杖策而下捧黃卷狀若誥敕南面立端坐始俯伏聽宣則非天帝王言實西王母之招也文約數百言不克記憶其意則以瑤池侍者各晉仙階法宜更換茲於人仙鬼族中遴選數百人以供職役而從前侍者皆文浮於行致以風流香豔為世譏評故令乃視其流不用玉樓諸修文典司考校以生學正品儼特加徵聘並勉其留意採擷云云生乃稽首而謝諸官進冠服貂蟬多纓赤鳥朱衣儼有致命氣象旋列綺筵天廚供饌諸人皆側立惟捧勅者主席相臨詢其官闕則清華上仙鄭康成酒數行旋即撤去生覺微醺而氣骨堅凝精神爽朗與在

二編 卷三

生時無異心竊喜須臾東官票曰天符不可久為且君陽錄未終仍宜旋返閻中已頓院矣請即命題生以故事諸韻鄭以詩對生曰近體律絕多近浮薄乃擬題曹娥祠湯肅筋願今作五言古各一首題下數刻諸卷皆集生一一披閱共取十人鄭少之又益以十五人其餘皆落第及唱名其為吳靜婉本中州士人女守貞而歿今年僅二十台純陽憫之薦以為西王母侍兒者也其通靈筋願詩有肌膚可糜心不靡海枯石爛天為泣之句生取以冠軍外此則王曼曼不修羊皆人仙之翹楚者天祇有二亦俱積行數千年不墮色界鄭因為生慶得入榜南徐鄭即肅赴西池旋有嬌玉女官馳馬陪來宣王母口勅曰師生分定見固無妨諸媛先竭門塢然後赴闕生辭謝不獲已而看風拂拂彩袂翩翩靜婉率眾俱入天樂鑾駕羅拜堂下生視之上荷一珠遠勝狀門桃李肅款即退女官又傳王母命誦生以文星一枚香成泉且告之曰此係無形清音非比人間玉帛可以承筐是將者君得享此子孫翰墨錦繡與世不絕矣生再拜祝受鄭亦稱賀故事告竣仍命竹馬兒童送生回陽生念母叩之女官答曰尊堂在世無大過且有善行昨已任生當責家無相憶也生乃掩淚更衣登御出署都不由舊徑俄頃已達里門生祝諸兒秀善時尚無子思以得之為詞乃以手祝扶輪兒堅不肯放兒大啼生亦霍然恍如夢寐蓋死已一朝夕矣家人因時日不書未達

就隨見生起立大駭而奔生力止之語以故眾始欣然生三日而後五日而趨不旬日而金
愈且能知術諸事兼升又餘之屋皆前所弗能者人始信其過仙但生以儒道自開不甚於
法忽一夕乘小舟聞空中嬌音語曰夫子別來安否生知為鐵網明珠仙詢之忽然下止
則雲解二乘各坐仙樓一即吳靜婉其一不甚悉自姓姓名則宋修華也舉業與華而拜
生大喜足之上生命坐與靜婉致諸雅意以金丹靈藥數十拜獻其師生不覺曰陸氏
之莊誠不宜荒但此非塵世物有而匿之是自私也出以示人感眾滋甚決非吾儒所宜為
無敢祇領無已日前公宴所飲仙漿並製卷佳兒見賜叨惠良多修華笑曰師言誠細
事行將來上語未絕即有青鳥一雙翔集砌下一負明酒一朱錦囊欲視之其酒紺碧色溶
浴如春水細玩其意淡紅若新花賦不著指固詢二妹以所製靜婉對曰酒即瑤池玉液不
須醞釀而成紙則十又蓮花極而製之者也兩人又請見生妻生初不許再四固請乃呼之
出俱以師弟禮拜謝靜婉以金步搖修華以玉修脫故以執贄生亦令妻却之咸噴噴嘆服
其清德晤語良久始辭歸仍駕其車冉冉升空而去初生妻覺見二美宮妝如畫圖疑懼不
知所出及知是樂龍中物乃始謂生曰君有此高氣無難立致仙班即不庸亦可望作富家
翁何為盡辭所德得毋近於理確生笑曰予愧刑于此固非卿輩所知因並戒以勿洩自是
二女不再來然生家凡有所需生要一物念翌日即於妝次得之金帛珠繡如數而予資用
因以小阜蓋二女知師之介不欲顯致之也聞兩年生舉一子宛肖所悅之兒諸姬咸來稱
賀無勿至者皆以文翰為儀生始笑納而金錢流兒雙以萬計則固不及知也兒長絕慧十
齡即通五經人以知文星輝映書香歸廷固方與未艾也

外史曰人世主司端緒天上不謂天上鑑衡有時亦取諸人間也蓋其孝及勤天學足
型世原與玉清諸仙無異因而修文院濟濟多士及覺頭腦冬烘矣惟是材衡玉尺既
崇實而黜華忽焉花鎖棘蘭不揀金而拾翠衣衣有眼董變或算落孫山形首無靈李易
安終居康了截廣柏舟之句裝龍頭牽染柳汁之衣仙樓閣越宜乎傳宋衣鉢不在遠
珠宮中一經品題感倍芙蓉鏡下已至於理學文藝久矣殊遠其能以風雲月露之篇竟
闡道德仁義之蘊者正東家不堪數計也

鏡中娘
俞進字仰之淮上人也質於瓜步巨家妻沈氏其安容善塗澤頗有獨擅一代之德自贊俞
琴瑟甚調從無脫輻家烟烟中家宜夫宜妻多稱羨之岳家故甚富舊藏一古鏡云是唐末
時物不經以示人俞欲見其素之妻數不能得心恒歎然一夜有盜入岳家所竊無多而

此鏡並失家人以為異鑑蓋偷兒為知其貴者決則俞行市上見貨鏡老人持一鑑體製極
古不似近今所鑄詢其值祇二錢遂易之以歸携入室中妻適對鏡整妝乃戲以投之曰若
家一廢鏡現為市世珍不令人少照容髮念當於市價故百錢絕無有過而問者予且袖之
來矣蓋俞故未親此鏡因始之云云乃沈一見即驚曰是吾鏡也若果何由得之俞亦愕然
始以實告沈待鏡自照忽大駭叱曰若何人鏡亦明然曰若何人徐曰予為郎君姬直奉正
室不煞醋娘子詎能容言託沈沈忽覺鏡自付曰嚇殺子鏡亦曰撲殺子矣俞大驚取視之鏡
中立一美人修眉廣頰體態獨絕以視不啻徑庭之別因詰其由鏡曰予五代時朱全忠
之寵姬也全忠為後唐所滅予遂敗於亂軍後遇仙師以予血鑄鏡魂乃附焉今又數百年
矣聞郎君古雅頗備妾腰之數俞曰母乃為福乎鏡曰不敢為福祇以供君把玩且不與爭
枕席惟無須多慮俞乃喜叩其所能曰少習歌於是立鏡於榻側夫婦並坐聽之其聲嬌細
而致致可動梁塵且其曲亦工推不奉遂相對樂甚已而鏡中之影自解其衣體潔白如玉
先裸而後舞折腰曲腕獻媚呈身觀此猶旋之態夫婦皆情不能禁竟下帷惟好置此鏡於
勿顧矣自此習以為常不數日而俞病勢且危殆岳知之坐索此鏡叱女曰曩者不與兒輩
見正為此中有妖異爾人者屢屢予以祖遺不忍碎之豈堪朝夕弄弄耶因置之鐵櫃中如

賊封焉延醫視俞半歲始痊後岳岳竟失鏡之所在
外史曰此鏡可與畫屏美人並傳始故物也然助他人之歡不逞己之慾竟以此見
賢獨何哉且安知非陰附閨軀故夫婦不其其湯也若無鏡在妻為燕婉之好未至十日
而失形博物者必深知之

程黑二
國初遼東有無賴子其名程黑二勇力絕倫越提善躍兼井百尺竿上疾若猿猴然藉此而
為盜罕有能禦之者里中素封不堪其擾因嚴為之備黑二聞而自計曰予藉此為業聚財
散去所存無幾且年近三旬妻子俱無此生半為虛擲今又見防於人何能辭復居此於
是營其所有分依於所識窮乏之一年一費蕭然連引頻行向諸富家辭曰向之竊者皆我也
今將他往不再擾君清睡矣幸毋以予為念遂發人既其之且喜其去可以高枕無虞咸
置酒相慶黑二倉卒出門周知所適竊思京師富庶且廣大可以藏身遂由東而西直達寶
笈皆取給於年無少乏一日行及山嶺野無人日已曛無所棲止黑二素習宵行亦漠不
為意踰夜半思見谷中有高氣頗壯壯有似巨家因自語曰沿途類此珠亦不堪胡不借
潤道囊以杜行色乃揭早疾趨至則為羊登飛屋以百計較之故鄉之富者猶過之益大喜

倚竿於垣攀援而上。窺之燈火半明。猶有未覆者。此則其宅後也。黑二見無人。方越牆。又因路不能。伏暗中。神伺良久。欲聞有人低語。曰。參橫斗轉。銀漢將斜。夜深矣。那人多勿來。又二人曰。果爾則蘭姑真僥倖。但恐不免耳。語畢而笑。及近視之。則二小鬟出自失弄。吃吃而去。黑二知有側門。跡之。果得其處。因潛啟扉。入則花氣襲鼻。簾箔結耳。恍惚似有佳境。中屋三楹。綺簾半揭。燭光直射於階。陰心怯。無敢前。仍伏於牆角。須臾有人如好女。出自房中。倚榻而嘆曰。可人期不至。算結惡姻緣已而低曰。令夕倘再相。予不能生矣。言訖。以袂掩面。狀若淒楚。不勝者。黑二莫解其指。亦不甚關心。儀有物疾如飛鳥。自榜而下。及地頓化為人。狀貌雄偉。怪音如鴉。笑而謂女曰。勿作望夫石。予已貴矣。來思矣。遂攜之入室。女似畏縮不前。其人竟推背以入。戶遂闔。黑二知為妖將窮其異。悄悄當下。聞其人笑曰。汝勿怖。今宵固王良造父。駕輕車而就熟路也。又聞女曰。華門淑儉。究不足以容車。可奈何。其人又曰。姑嘗試之。汝固強而後可。未幾。聞女作呻楚聲。曰。妾已不堪。願留其半。其人志曰。昨夕已令人不滿。今仍作態。取女似哀。愈再四。無何。嬌啼則慘不可聞。黑二義結於中。頓忘己身。實憐天呼曰。何物忤奴。若人閨。嫖當以老奉養之。語未及終。旋聞室中驚說曰。其聲甚勇。予不敢當。蓋去諸。黑二方排。物已板。關欲命。擊之中目。覺長長鳴。視之。修耳。偉貌。宛然一

二編 卷二

荷。早起屋而逃。黑二踴躍從之。忽不見。仍復緣棟而下。則女已整衣迎候矣。直前謝曰。弱質敢疑。突遭強暴。非若則命盡於今夕。將何以酬。黑二始悟己為梁上。人即亦無懼色。竟從女入。閣燈下視之。花貌幽妍。手姿妖冶。實為目所未親。而餘淚盈眶。啼痕累粉。固甚可憐人也。因詰見辱之由。倪而不答。徐曰。此誠夙孽。愧不可言。黑二笑曰。阻于微會。得毋怨我。因養難。免子於厄。予亦不能不望。報女現然曰。破柳良不足算。然果不見。亦願以此。以酬高厚。黑二又笑曰。予故不較。此但恐吾子。曾經滄海。難為水耳。於是批以權好。女始告黑二曰。君勿見疑。妾家皆欲也。妻小字勝蘭。隨父母居此谷中。將近百年。故有長鳴。俟若驢也。見妾美。強委禽焉。父母憐其感。勉從之。甫一夕。妾已狼狽矣。今蒙相救。恩戴二天。倘不見。情異。願事終身。黑二故能膽力。且喜得美婦。殊無所懼。詰曰。獨畏滿橋所跨者耶。答曰。不。此轟隆隆之黑。非即耶。道。上者。比也。其主為劍仙。能可步取人。有似我輩。尤畏之。故不敢與之抗。黑二駭然曰。若是。則我亦甚危。女曰。無慮也。君前生。即空室。與蘇師。同劍仙。斷不加害。不然。怪亦極有力。使非有所愛。何至開禁。適我。我。已。達。女。先。起。往。白。其。父。母。有。頃。男。婦。羅。拜。盈。屋。遂。為。黑。二。易。新。衣。張。樂。治。筵。惟。合。香。女。知。黑。二。為。穿。新。衣。便。改。業。入。武。會。餉。當。一。時。回。岳。家。獨。往。獨。來。人。莫。能。測。論。年。生。一。子。長。而。如。驢。黑。二。欲。及

之女不忍刀物乃止。黑二後以軍功。權把總。以酒罷。遂返谷中不出。外史曰。欲性之流。非此。獸中之。毒。不足以破之。惜乎。終。歸。無。後。又。為。黑。二。所。奪。向。使。長。鳴。侯。得。志。彼。天。下。之。被。狐。盡。者。亦。當。舉。酒。稱。賀。如。黑。二。去。卿。時。矣。奈。何。一。喝。破。塵。令。勝。蘭。得。婿。快。意。耶。

拾翠

上元湯汝等。今時之柳七也。工於詞。亦善詩。賦。獨至於文。則粹不能辨。當風。樓。子。暮。中。猶。時。構。小。令。泊。乎。納。卷。滿。紙。鉅。釘。絕。無。一。語。可。取。以。故。年。屆。三。旬。青。衫。猶。未。上。體。日。遂。遂。於。童子。試。帖。不。為。發。同。人。咸。惜。之。然。其。詞。名。業。乎。左。右。雖。婦。人。小。子。莫。不。挹。其。餘。芬。似。亦。人。生。得意。事。而。實。歲。小。試。又。北。兼。七。其。唯。獨。居。無。朋。乃。赴。丹。徒。某。公。召。流。連。多。日。遂。入。籍。而。仍。前。不。售。士。林。益。加。笑。之。落。拓。之。後。其。詞。愈。工。曾。有。剪。刀。臨。江。仙。曰。買。自。丹。州。先。似。雲。殷。勤。玉。手。繁。纒。縷。絲。絲。吐。吞。忙。燈。前。輕。放。處。尺。寸。費。思。量。慢。道。春。風。如。汝。快。秋。來。伴。盡。青。長。銀。缸。影。理。燕。依。翔。裁。成。猶。有。待。古。塞。莫。飛。霜。由。是。丹。徒。之。士。女。又。復。贈。更。於。口。傳。誦。不。休。一。日。郎。遊。過。邑。紳。孫。姓。負。郭。巨。家。也。以。某。公。故。頗。盡。地主。儀。禮。極。至。暮。而。後。去。孫。有。姪。女。貌。絕。美。尤。嗜。詞。偶。得。湯。某。誦。咏。勿。忘。時。置。一。快。於。婿。孫。凡。有。所。吟。悉。和。湯。韻。雖。以。依。韻。之。念。而。未。檢。為。何。許。人。

二編 卷二

女有貼身婢。拾翠其名。貌亦與女相伯仲。是日窺客。得識。見其手。神秀。逸。雖。中。戲。而。美。擬。羊。車。因。陰。以。語。女。女。遂。思。慕。不。置。竟。以。此。致。疾。女。父。母。探。知。其。意。俱。嘆。曰。湯。生。老。大。無。成。將。以。回。子。名。家。者。何。足。以。當。崔。屏。之。選。聖。為。之。議。婚。於。豪。家。而。貽。諸。婢。使。報。女。曰。郎。即。卷。中。人。也。翠。識。女。心。果。以。湯。為。病。專。療。既。而。知。其。非。吳。翠。乃。自。告。曰。予。誤。阿。姑。輩。阿。姑。其。謂。我。何。予。必。遂。其。志。而。後。無。憾。翠。有。外。家。居。城。中。其。舅。為。邑。諸。生。因。翠。父。嘗。女。作。婢。斥。絕。之。音。問。不。通。然。翠。猶。能。識。其。處。遂。竊。女。詞。一。卷。中。夜。潛。出。奔。外。家。月。色。路。暗。踉。蹌。而。前。寸。趾。為。之。盡。現。至。邑。門。猶。未。開。匿。跡。叢。莽。間。宵。露。沾。濡。勿。恤。也。門。啟。而。入。物。色。而。至。舅。家。適。其。倚。閣。詩。茶。備。翠。乃。笑。拜。於。地。偽。言。主。人。任。湯。狀。將。以。予。為。小。妻。不。從。則。隄。焚。子。恐。貽。外。家。羞。故。急。而。投。言。已。第。泗。下。下。悲。不。自。勝。遂。披。翠。翠。撫。慰。之。與。與。高。亦。流。涕。不。止。携。之。入。謂。曰。若。父。直。書。登。耳。累。吾。家。一。塊。肉。狼。狽。至。此。夫。復。何。言。有。頃。舅。亦。自。外。來。翠。起。拜。謝。舅。語。之。得。其。故。乃。奮。然。曰。女。值。止。十。五。婚。耳。不。難。舉。債。田。二。畝。可。以。之。舉。事。善。思。以。坤。之。道。體。為。人。畫。屏。翠。復。泣。謝。舅。乃。與。姥。謀。暫。寄。於。人。如。其。數。免。孫。之。近。族。任。贖。春。契。且。明。告。神。與。合。等。事。存。身。保。身。倘。辱。吾。也。如。不。與。勢。必。涉。訟。乃。已。某。諾。而。往。時。孫。氏。失。早。聞。其。舅。在。官。場。以。為。虛。及。至。至。之。始。知。翠。在。外。家。乃。大。喜。慨。然。與。之。無。吝。色。然。在。孫。女。已。如。矣。左。右。手。矣。翠。始。歸。室。作。詩。記。其。始。

貧家處子。姓與舅為祥所遺。單私謂。曰。兒命薄。不足以當金天。聞有湯某。本上元人。貧而年僅而立。或可婚。姓以單言。湯某亦薄。而姑難其詞。單乃以一卷投舅。以持此。湯某必有濟。舅未及置。單中而他往。南出。遺湯於途。二人故熟識。因柱之。歸而單適在書室。見客至。如嬌鳥驚。翻然而逝。亦未暇審其為湯也。單揮湯就坐。入而呼茶。湯見單頭集。取而翻閱。閉卷則行香子一闕。恍若為己作。香詞曰。窗外風流。窗裡烟清。一爐香。暫且消停。閒憑玉案。懶開金經。看蘇家。雙羊家。幼柳家。飛燕家。生。展。展。生。個中人。忒然。懶。懶。吳。頭。楚。尾。徒。仰。芳。名。待。坐。石。床。伴。君。魂。與。君。屬。滿。冷。噫。手。不。停。披。見。集。中。舉。已。者。什。之。三。和。己。者。又。什。之。五。其。他。蓋。蒙。家。馬。乃。拍。案。大。呼。曰。女。鍾。期。固。在。此。耶。因。而。目。不。暇。脫。不。識。口。無。停。聲。若。既。至。而。容。誦。如。故。第。逐。戲。撲。其。肩。曰。得。意。我。吾。兄。也。湯。始。驚。顧。而。起。謂。舅。曰。僕。生。三。十。年。文字之知。固無一二。而巳人下。聖和者。多。然。未。有。相。愛。若。此。者。願。得。作。者。香。名。庶。他。日。可。報。知。已。舅。取。一。覽。即。擲。去。曰。此。詞。中。斷。編。耳。凡。何。等。問。湯。不。平。其。言。忿。然。曰。勿。論。其。情。即。此。詞。與。僕。齊。輩。亦。香。愈。之。少。游。矣。兄。何。大。言。欺。人。我。兄。湯。亦。幸。甚。也。乃。坐。而。告。曰。小。甥。女。初。學。括。毫。安。有。所。作。弟。已。屢。呵。之。兄。為。大。巫。胡。偷。揚。至。此。湯。聞。驚。喜。曰。吾。兄。宅。相。得。人。惜。乎。女。也。若。得。門。楣。如。我。輩。不。依。然。魏。家。之。針。語。蓋。空。於。自。慰。舅。然。徐。曰。即。令。雄。飛。亦。不。過。與。君。相。與。前。異。單。二。編。卷。二。

且小女子年纔二八。對客。猶。瑟。跳。未。可。以。任。人。井。臼。語。蓋。謂。湯。而。湯。拒。之。言。已。聞。以。他。說。不再。甚。及。湯。知。所。見。即。其。人。心。益。動。猛。不。允。自。主。遂。托。故。辭。去。至。日。徑。虎。所。與。舅。求。贖。贖。弟。本。不。欲。而。慮。拂。單。意。惟。謝。曰。甥。女。出。身。寒。賤。恐。異。日。有。棄。捐。之。羞。勿。敢。送。湯。又。倩。某。公。言。之。姑。乃。讓。兩。月。湯。即。納。米。親。迎。既。卜。吉。矣。單。忽。謂。姑。曰。舊。主。人。固。不。使。知。但。阿。姑。素。厚。我。聞。果。亦。將。于。歸。蓋。往。視。之。姓。以。語。舅。舅。不。許。姑。爭。之。乃。始。與。姑。偕。往。時。女。以。聘。非。所。願。抑。對。勿。舒。疾。復。作。輾。轉。床。褥。間。蓋。恒。有。淚。痕。湯。家。亦。既。下。聘。擇。日。克。與。湯。同。單。至。聞。其。期。心。甚。喜。入。揭。主。媼。以。舅。故。甚。愛。優。禮。及。入。閨。聞。女。見。單。低。鬟。感。會。嬌。嗔。者。久。之。甫。曰。若。舍。我。而。去。何。復。來。耶。單。謝。過。女。避。姓。坐。因。詰。單。近。日。何。作。姓。代。答。曰。近。將。事。人。針。帶。亦。大。忙。女。問。婿。家。何。誰。姓。笑。曰。曲。子。湯。相。公。何。堪。垂。問。耶。女。絕。然。粉。容。頓。異。向。壁。臥。不。復。言。又。許。時。姓。將。單。歸。單。曰。兒。與。阿。姑。尚。未。通。片。言。宜。少。留。俟。吉。期。姓。來。相。迎。不。已。得。綢。繡。旬。日。姓。許。之。竟。先。過。翠。曉。夕。請。女。屏。人。相。與。語。單。曰。姑。亦。知。單。之。來。意。乎。女。微。然。單。乃。嘆。曰。單。因。阿。姑。此。心。碎。矣。向。側。問。阿。姑。言。李。為。安。未。敢。真。事。每。為。之。泣。然。編。意。姑。非。沒。字。碑。可。以。隨。俗。使。仰。者。因。見。姑。蘇。湯。某。坐。為。慈。惠。其。成。不。意。主。人。竟。許。家。家。故。胸。無。滿。墨。者。也。姑。與。為。保。保。不。為。二。古。人。之。續。乎。今。未。敢。獻。良。策。願。姑。一。言。而。決。女。聞。單。言。意。甚。憂。動。單。前。之。單。曰。湯。之。落。地。

與。年。並。之。長。姑。所。知。也。單。今。之。與。婦。姑。實。係。阿。姑。故。姑。若。思。踐。前。言。以。圖。兩。美。之。合。單。願。以。此。姻。嫌。備。解。長。統。少。解。舊。歡。單。請。明。日。自。往。事。也。惟。姑。裁。奪。單。無。言。女。主。此。傾。解。單。意。如。其。以。破。為。此。也。不。勝。感。激。無。復。躊。躇。單。曰。若。以。好。事。讓。予。道。如。我。願。雖。然。其。如。家。何。單。不。答。女。亦。會。意。但。為。己。所。樂。坦。然。不。疑。惟。詰。曰。相。易。因。大。仙。策。計。安。出。單。耳。語。數。四。女。乃。喜。動。顏。色。因。是。日。處。閨。中。彼。仿。此。之。態。度。此。來。彼。之。聲。氣。不。數。日。合。而。化。單。見。者。亦。碎。不。能。辨。人。圍。莫。測。其。意。女。疾。既。痊。園。室。歡。然。決。計。嫁。來。迎。單。女。始。之。曰。單。侍。我。有。年。近。將。嫁。衣。飾。不。可。復。於。人。我。已。代。製。尚。未。竣。俟。佳。期。單。薄。奉。來。則。人。與。物。皆。可。將。去。矣。姓。素。近。小。利。善。而。諾。之。竟。復。歸。舅。雖。怪。之。死。無。如。姓。何。至。日。女。與。單。故。妻。起。食。餘。盡。連。婢。媵。坐。一。小。間。中。相。對。整。妝。務。極。華。麗。均。以。垂。珠。遍。遍。面。衣。無。異。彩。履。少。珠。紅。非。迫。視。罕。能。識。別。日。過。哺。始。歸。其。戶。而。姓。早。踴。躍。而。來。入。閨。即。語。曰。老。符。無。知。為。若。舅。嗔。死。矣。蓋。坐。行。單。命。女。立。而。已。坐。且。肖。女。聲。謂。姓。曰。如。老。姓。亦。大。忙。忙。誰。候。若。家。小。娘。子。事。耶。因。顯。女。曰。單。可。從。姓。去。他。日。相。思。不。妨。任。視。子。乃。指。一。巨。箱。示。姓。曰。以。此。贈。若。甥。慎。勿。惜。其。薄。姓。稱。謝。單。命。婢。并。之。同。姓。出。女。亦。尾。之。行。絕。不。迴。顧。亦。不。再。入。辭。主。媼。姓。故。以。肩。與。來。來。之。送。任。人。皆。訝。其。恩。然。翠。既。遣。女。仍。關。戶。兀。兀。不。見。一。人。未。幾。而。城。市。夕。陽。色。門。早。閉。家。亦。居。城。外。距。孫。祇。一。水。地。故。亦。及。合。始。行。禮。吉。時。將。屆。女。父。母。雙。來。款。戶。單。料。魚。鱸。已。下。往。者。莫。不。欣。然。入。女。父。母。把。袂。話。別。頓。覺。有。異。乃。疑。然。蓋。前。此。整。理。套。具。舉。家。若。狂。婢。媵。奴。亦。未。暇。留。意。且。女。性。執。親。父。母。恒。聽。其。自。然。故。閉。戶。獨。居。無。敢。擾。及。夫。燈。前。觀。面。結。悅。施。粉。則。廣。最。無。能。盡。掩。而。春。光。洩。矣。女。父。大。志。厲。聲。責。問。單。從。容。而。言。情。詞。慷慨。且。云。自。知。有。罪。得。死。於。此。請。即。單。命。主。前。以。報。姑。之。大。德。語。竟。出。袖。中。短。劍。即。欲。自。刎。女。父。母。皆。懼。止。之。曰。若。勿。爾。爾。待。予。執。單。正。言。問。而。妻。家。人。已。至。蕭。鼓。喧。闐。門。庭。若。市。孫。因。與。妻。議。竟。以。單。代。女。嫁。以。結。此。局。是。無。女。而。有。女。也。乃。慰。單。曰。賤。妮。子。舍。甘。就。苦。予。不。復。言。即。以。若。為。吾。女。往。適。其。家。慎。勿。忘。我。老。夫。婦。則。幸。矣。言。之。凄。然。單。亦。垂。淚。而。謝。據。嚴。錫。婢。媵。並。所。親。亦。不。與。聞。單。竟。拜。別。女。父。母。頂。中。堂。與。妻。子。仰。輪。車。離。迎。娶。以。歸。單。無。人。知。其。偽。塔。單。親。既。姓。應。性。又。幽。閒。夫。婿。姑。媵。固。不。親。愛。孫。亦。隱。忍。無。言。待。之。如。已。出。女。至。單。家。彩。輿。早。迎。門。而。俟。舅。不。及。拜。從。僕。登。車。既。至。婿。門。牽。紅。巾。入。湯。故。一。面。之。識。莫。別。其。孰。孰。孰。王。至。夜。定。情。各。有。新。詩。益。感。相。得。之。晚。晨。起。對。牀。不。傳。倡。和。勿。嫌。女。盜。自。慶。得。所。天。亦。不。以。父。母。為。念。三。朝。舅。來。視。甥。女。羞。縮。不。出。湯。強。之。及。至。臨。面。若。不。相。識。舅。駭。曰。此。非。吾。家。阿。單。而。誰。也。湯。亦。驚。女。遂。陳。單。意。一。人。皆。嘆。莫。舅。歸。使。訪。諸。媒。家。始。知。單。亦。嫁。去。乃。皆。秘。其。事。無。敢。宣。然。單。處。湯。貧。女。或。不。安。於。室。託。以。舊。婢。使。人。觀。以。

二編 卷二

金京且現之婢媼還報曰湯娘子與官人如一對小畜生共來伊等子無色色紫頭積積盈
積是以彩毫標之彈已復我相對大夫貧固非其所慮也單知女意心始安明年湯携女歸
里遭際制畫高公為攝昇平樂府十種以備大駕而進公酬以千金且言於學使香薦之入
洋女家既裕而單家中夜子以淫賭湯其產應務廢而此單無所出復歸於孫孫夫妻念女
甚現乃以單為介紹與女媼女因言於湯單以為副室以酬其作合之美女生子數人
單生子一人湯先幸女與單猶存吾及即次彭作湯太母合傳行於世

外史曰斯事有三奇湯不以片柱為念而獨守子疏月晚風甘為士林非矣一奇也女
不以華脯易心而願適平單門主實甘為父母捐產二奇也單以女之心為心遂以女之
才為才中宵逃竄大費苦衷街玉求活備極諷智始亦不其其成卒乃通如所願當武子
之保衛君何以異此是三奇也雖然以恒情論之則必謂女為單貴為何也己處單貴而
使人甘淡泊玉成人事者顧如是乎及觀女與湯相得之樂又安能不與然自失耶

小珍珠

杭有蘇李二生守約北藍入都應秋以其科名較易也抵京則槐黃已過遂僦屋於林園左
側以為入場地不再謀居然京師之俗每當計偕之年其適於貢院者不第秀值昂貴非近

二編 卷二

十婚不得售而物值亦甚騰踊二生試後計去楊晚又遠且不勝其費遂議他從以候捷
音浙僧某駐錫郡門其鄉人也因托以弟電僧曰東城外郭三里許有白石精舍者清淨
地也二君欲之吾當先容二生欣然即以之相決僧往返祇半日而二生之裝已束矣相偕
以往至則松花滿徑竹影半窗誠屬雅境因擇東廡一室居之僧將告歸耳語曰地近
荒僻勿出游戒之戒之言訖別去二生方幸得地足快登臨僧言甚希其意口雖諾而心實
不然次日食後隨喜本寺某即詢之諸僧求所以轉目處皆默然惟一菴雅者答曰距此里
餘地名留雲觀頗可游盡往乎他僧皆怒之以目似怪其云云二生亦莫解其意午後使僧
幼僧導往一觀主僧知之奔語其徒曰汝勿引相公後遺去性命可憂也二生駭然以問幼
僧則笑而勿答仍引之行轉折茂林中許時始至其處垣墉盡圯荆棘叢雜有三楹略似門
戶視之為類猶在蓋即向之所云幼僧導之入其中古木半朽如怒龍大蟠草際草深二尺
許幾無人跡撫之前進及階而瞻仰正殿五楹金碧剝蝕門楹傾頹殿前無人神像半摧惡
可畏然已面目黧黑無從識荆叢雜有三楹啞然失笑曰此即師言可游者耶何不遠所
聞耶幼僧報然曰佳境不在此然吾師有言不敢私引二君入二生又笑曰入亦未必果佳
第若師不在何妨使子得覩全豹幼僧欲寬其言因從之由殿後不過數步即得一門僧以

手啟其扉然別有天地單妍不茂亭台掩映遠開水聲潺潺似有池沼二生喜舉趾欲前
幼僧止之曰以此遠觀已足領入則禍作矣二生嘆其言方將移步俄聞亭中有人
語音如怪鶯驚詫曰誰家子弟私窺人園意欲作孽者蓋耶請聽之頗似壯婦乃大恠幼
僧更曳之曰行行夫人惡作矣不可留也二生皆有懼色至及身備其故道倉皇而逃於
露剝之幼僧答曰此某貴人廢園也為妖所據封閉不開然遇夫人不在猶可游覽今值
之則勿能矣二生驚愕久之及歸寓主僧問往後園不皆隱避不敢言至夜二生就王僧開
飯榻下二鼓始散歸飛行及廡下月色盈窗遂不復索火入室解衣登榻就寢王僧突如其
來隔牖詢曰二君畫游倘有所聞可與言勿自誤二生仍堅辭曰無僧乃去二生枕上乃
曰此充何膽怯乃爾即有妖魔敢傍我寢宮客耶竟熟寐一夢初回蘇先寤覺懷中溫爽彷彿
佛有臘人疑為孛生而素不誣謔試以手捫之肌膚不可著指乃大驚強目審視則二句少
婦既已食中同夢矣因藏之醜致詰焉婦惟曰敬來為枕何詢耶蘇已又曠莫能致詰須臾
余枕鳴動好事已成雖卧榻有人勿及知微好有頃昏然沉睡夢中聞李呼聲大詫奇事及
醒則抱中琵琶早不知其安在因詢李驚怪之由李曰予夢初覺枕畔聞李呼聲有似有婦
人共則視之果然予心微動既而思功名事重且女亦不解其何自而來爰正心以卻之無

二編 卷二

乃款款糾纏百計求合予正漠然不顧忽應隙間巨目如燈直射室內呼曰小珍珠不可酒
正人盡歸乎來其音即畫之所聞者予甚恐大聲呼兄而兩人俱不見蘇聞李言大駭曰予
殆將死矣不能正心如兄已為此妖所惑可奈何因細述其夢泣數行下李姑寬解之仍復
託枕及明李起盥沃喚蘇不應迫視之眉垂目閉已溘然長逝矣李懷惶急呼王僧僧至見
蘇暴卒頓足曰不早言禍果及矣然存其一猶幸也李請其故僧曰二君所遊廢園中有妖
曰狐夫人實非狐也以其能役狐故以是稱之僅有小珍珠小珊瑚等名恒能魅人遇之從
無生者聞其攝人精血供養狐夫人狐夫人因為之物色若遇少年登眺不遺狐夫人則可
以生偶備相遺可活也李遂悉陳客事僧曰君心正當有後福然早與予言經一卷
於至中則蘇君亦可以無死因共相視思李市觀驗友即日使居而城是歲李以俊秀領鄉
薦明年榜蘇蘇婦浙鄉人多歎悅不置云

屍變

外史曰邪不干正古語信然儒者重妻關頭尤在於正心一語心既正則三魂靈
且可不用何妖之有乎苟或不然食中之溫爽既已氣絕於鴻溝枕畔之香雲難免魂消
於鳥遼東路有良朋桂榜夫吉士矣一死一生讀書春氣之攻其淺深於此可見

承郎有陰陽家喜妖術凡里中素封有死者必重幣邀致之肆庭相煥乃可晏安否則禍作矣... 承郎一富翁有二子皆入武庫翁以老病卒厥族皆言其有異術得果來乃可晏安... 承郎以兒為非僅為送死也二子亦聞其人心休之果以幣往某適獲一宅不欲出諸已終知翁家巨富將令代為落成見其弊以為薄揮去之翁子又加幣觀任某猶少之且囑曰若非市井能可以免免了事者必欲千任非百金不可翁子素負氣遂及存以勿勿太作意死生亦有命在若能免我全家殺耶乃悻悻而返感感感以為憂且見行色過邑無一人敢應其召而事不可復挽聞某與某契因說之一行願如其數某聞而笑曰某恃富家郎尚氣過錄今復求我耶子觀翁死之時日令夕子之交當有屍變故索果重酬為渠鎮伏既區區者而不子界欲我任非三百金我亦不層言已遂撰某出曰傳語諸郎君性命非若草菅也某歸述其言眾益疑屍在床榻且將殮有觀不得殮子心凄然不得已而仍議加幣情某再任思求中一人恣然曰如此貪饕情實不甘予薦一人或可以成事某詢之則其人亦業堪與術甚高但為某所掩技不得售今居左近可邀而至翁子實莫能降心首從其指遣人往不須突而求狀甚慚禮衆僕僱不為禮竊以為誤乃公事必若人薦者與之言其人入視亡者輪指良久歎曰令晨甚吉故百無禁忌汝乃紛述某言其人笑曰是兒固作孽久矣今若

此是死期亦迫也某遇異人得一術今夜請嘗試之翁子大喜許以聘彼者酬此其人曰此事子亦不較惟冀諸郎君安遠庶見子非今大春乃索烏靴三素毫一丹砂錢許時已初鼓其人就燭下書符祝內蛇蜈蚣如蛇蜈蚣各宜閉戶窺勿驚禍至子自當之不相驚於是其衣被脫足且被所餘丹砂於視際孫升而上至屋梁命人以靴與之坐履之曰去去但聞十歲則生而我死矣眾始駭然悉屏其跡其人偃息枕側更善忽已兩易竊自念曰始來乎俄而村柝三三寂無聲思亦倦欲寐故見燈影幢幢風聲浙浙疑曰至矣因凝神起坐未幾紙窗析自鳴屍體蠕蠕自動甫轉瞬而臥者已起其人即以靴與之剗然震聲聲聲而仆心少安無何屍又復作未取靴俛爾離床又急擲之又仆地竊恐其變注目直視無敢移忽然嘔起長嘯有聲若知梁上人怒目相厲數料攪擊其人自稱此此一靴勿效子亦莫能生矣息取擲之屍遂顛然許久竊自為無恙方轉側欲下屍又躍然較前益甚至是其人之技窮矣震懼間屍已能步且通屋梁距踴而前其聲嗚嗚若悲切連連聞其人亦股慄欲墜少頃屍至梁下仰首身身疾如飛舉將以手爪攫其靴其人大怖因思非我則伊勢不俱生遂摸腰間丹砂幸而尚在乃志納於吻復自嚙其舌和血哭之屍不能更顧然而倒且大呼曰子與若無卻何竟死我耶遂無聲其人徐徐轉動而筋骸麻痺有類不仁已而

雞鳴來入視屍已不在榻為屍凡碎散布如聖因相與咋舌其人方下取衣着之且命眾昇屍還故處語之曰垂往魂某人已矣眾如其言往偵之嚙之聲果已達於榻外蓋某至死不見人至恨恨曰若我我必報之宜行猶有神於我者乎乃抱忿而報比及五鼓其妻聞夫大呼云云即翁屍之所言也撫之氣絕聞家驚惶此時已就正寢矣偵者歸述其異咸說嘆翁子遂與金酬其人屍乃入木後某之子有所聞因其狀告之官訟果以術殺其父官竟不之責某死未逾年妻孥子賤家產蕩然惟某以此聞於人咸異其術至今名噪一郡已富好對矣

外史氏曰甚矣哉人之貪也亡者本無事而故詐其財百金亦云厚矣猶新之漸增至三百金吾知即以三百任彼人之心當未盡其真迨至人極計生復足者起不獨誠其魄而覺之且如狝其吼而奪之貪婪未滿遺產如焚人不止術之殺身也

黃穎

太學生黃穎吳中之巨富也受知於邑軍欲報其由恒以為教宰好內後房佳麗數人猶未足以滿其已志黃知之多方羅致將假比翼為却環而物色尚未有得一日感颯巡行田畝見一美婦人被服羅殺行日中綠絲見膚瑩白如玉心竊喜突詢曰視若之衣諒非寒素之妾胡為獨行草露之間竟不畏秦漢之譏耶婦聞之色似不憚乃以美目睨黃而答曰何處輕薄耶強預人家事此非汝所宜問也言已竟穿溝洫而去不復顧黃怒而退然竊計得此以獻我公當不啻瓊瑤之報第未檢其何如人無自而致之悵悵而望日又遇之龍吟則珠淚盈頰形色倉皇不復若昨之暇豫黃不自禁又揖而詢之婦始蕭容曰予事非貴人莫能了觀君狀貌似與貴人有素者蓋視厚顏一陳類矣黃即叩其故婦曰予家距此五里夫早欲從有翁存于父母則居東鄉憐予少欲歸而嫁之昨自母家還以此意告翁翁竟悍不許且使子往告父母曰若女能嫁色尊則不得而聽之其他必以訟于思父母一齊民耳何能識色尊若果有素者為一言勿敢忘黃大喜適符所願乃假然曰色尊吾師也謹當任之諒果由翁何能為也色尊甚喜子雖美惡不能正位若何可婦因破涕為笑曰蒲柳之姿得備金釵之數亦足矣敢奢望耶黃益喜力任其事婦乃中約而去黃即日星馳入謁邑尊面陳率固魚色無厭者聞亦欣悅但慮娶部氏妻女有玷官箴未甚許可黃為之謀曰門生殿父師之名以鎮伏鄉愚父師亦假門生之名以成全好事與其父母言則門生自登與其大家言則臨以父師事殿成製登者有人無慮也幸甚其計黃甫歸婦即木偵探示以軍意無不敬從明日借其父母來授以百金成婚而退蒲眉婦即自至一小篋封識

甚感然自始至終究未與其昏昧黃亦怙勢坦然不疑更為婦置衣飾約費數百緡始得吉
送之赴署其色果異常深以黃為感及夕入房情好甚焉晨起視之忽更一人姿貌
亦甚平常率大駭詰之乃泣曰妾本黃藍生之姬也昨看新人升輿被棄妾同來公入室
渠即遁去公強委逐承恩寵欲辨不能惟有啜泣而已幸益驚躊躇良久更命與送之歸
且詭言曰公昨染寒疾遂虛洞房令晨始見其異誠以完趙勿敢留黃見姬大驚亞佳視婦
則晚妝甫畢對鏡簪花果宛在室中黃甚志而數之曰子以何術攝我受姬賤令予不復為
人更還予金予自去婦聞言喜不為意徐答曰卿與君戲何怨也公與尚在予今即請親往
再再出門登輿而去黃慮其再送偏視眷屬無少缺固共鑲所居之戶固自以為無惡語朝
方兀坐其叔自外入叫呼笑矣以首觸黃頃目大呼曰汝害我若不與汝俱生黃茫然不解
其故長跪請教叔定始言曰千年半百祇生一女將以養婚養此終身汝以何妖術送入
縣衙致令狼籍而不可堪適人非害我而何黃始驚悟心知婦所為而姑先叩其狀叔曰子
已就表起甚速將出門他往忽見一與爰止戶外啟視則吾女也待于泣告言方對鏡簪花
被汝強致之與中瞬息至一處富麗不似民居飼以美食欲以昏酒夜則有官人來共寢處
子詢其儀表則已耳耳又言官人至且見而怪之曰咄咄此又異事詭語敢言即令駕與送
之還非汝害之又誰咎黃乃述婦之妖異與家證之叔始緘口閉涕黃以謊言勸慰叔甫去
而婦即入室笑曰黃官人汝之如君豈無假之僅耶黃頓悟率之雅已念亂中教將致命
於婦婦不顧笑入所居取其簾以付黃曰待此赴縣妾折盡明予不屑絮言也梯衣徑出早
有扇與候於門婦即乘之旋夫所在黃深以為異訪諸東村亦並無其父母明日貴麗往邑
中將共給之狐署更役喧傳率病不能視事黃詰其由益駭然蓋率屢遭詭誤心慧其妖逆
為新婦之室幸至晚偶過其僕忽見婦視妝更立招之曰甫承雨露即棄妾如遺秋風團扇
之詩獨不能為公作耶言次均笑承迎率不能自至與之偕入解衣交歡就席之情遠勝曠
昔將曙猶離之酣極使覺解痛如割張目視焉則一猛毛巨犬豕目射口正在抱中驚絕亟
起將出戶戶實反為犬逐之白身脫履而走被刺無數幸婢媼聞其破扉相救犬先奮門
出有識之者則更與之微約也率驚定痛生臥不能起黃固請入見視於榻前言及前事相
對服藥黃出蓋共啟之中無所有唯又素一帽大書曰我本南山狐偶來塵世內眷過府肩
徒強入來非險賺爾資百金勞我神三昧一巧書屏幃再戲金閨女受者尚無傷公與眠獨
配以色悅長家應得風流攝居位思邪行當遭孽虛吹勸君各洗心良言莫于惹長歌歸去
來不復語汝某宰與黃實託皆汗下濕衣後率遂與黃送以奴妹嫁率以結其未結之局嗣

二編 卷二

十四

是足不履公門竟以中書終狐之棒喝亦靈矣
外史氏曰獻天仁德已耶於妻婦之道又復借妻婦以博其歡心黃之不肖甚矣狐子可
兒即以某妻與妹為屬最苗具人性者能不塊作死耶第狐性皆畏狗此獨能役之則又
狐之仙而非唱雞之狸可比也
徐小三
京有飲者其名曰小三本徐姓之子貌韶秀斌媚動人其父在日不使教父年無以贖母乃
就師學之甫一歲頗則纏頭盤生名噪一時師惜其音聲甚愛曾不離深恐為淫浪者誘以故
年十五猶從師宿非晝不得歸一日小三之外氏以病卒其母力請於師始聽其往然猶親
與之偕若懷保者亦性其慎重之意外氏居郭外距城猶十數里小三至已旁午哭奠者久
西下矣其出也本以車比及歸途馬忽價驟遠不克乘坐師徒步行以前頗寒曉天早就暖
懸揣魚鱗已下其師擊腹曰門闌矣將安歸小三亦云無已思投旅舍而去聞猶行乃疾行
未及里許夜已初鼓時正下弦無月已陰晦異常遙望表道之樹恍惚如人形小三大怖緊
依其師肘下莫敢遠離正倉皇亂走俄見火光閃閃穿林而來及近視之則一人執棍燈青
衣袴帽絕類優人所扮之蒼頭師弟皆大驚疑知為鬼欲避之其人瞥見小三若熟識直前
執之曰通逃兒亦得相遇耶至隨我去見都尉予為汝受創深矣言次徑視之行疾如風兩
小三懼而啼其師不及奔亦不及追轉瞬間形影已渺有懷喪而已乃其人攜小三行俄頃
至一處始慰之曰若勿怖此間大好遠勝汝家小三甫敢展攤則未垣碧瓦彷彿王侯小三
素游大冢亦不以為意唯驚恐通逃一言且慮歸家難他無所感行及門庭閉閣書畫巨
更張燈燭火星羅錦衣花帽之人難以僕數見其人皆舉議亦舉不顧瞻徑引小三入復限
數重至一堂庭輝煌輝煌仰見匾額題曰儀鳳雙樓小三固不解為何所第見品簾垂地畫棟
凌雲文窗玉映燦燦生輝有兩簾中以有人影俄而樂作笙管鼓樂聲上座滿旋有一宮妝
婦人簾間問曰歌者來乎其人並對曰來矣即把小三之袂以付之已乃趨出小三隨婦入
簾內庭中設二庭一南向一西向南向坐一人珠翠重遊雲衣半露如廟中所望之聖姬而
向亦一心則全紹朱紫狀若古之執轡左右皆美女凡十數人或執樂器或持酒具俱肅然
無聲婦人命小三俯伏案側側坐者詢以開汝善歌汝能歌幾何小三股慄不能答正坐者
遂命唱酒少壯膽加其音嬌媚容可憐曰粉兒勿相嚇尚堪搖如懸旌也已而果有一鬢被
髮垂髫年約十三四一林檎一承插笑而觸之其一衣香紅粉淡珠箔飾飾小三觀之

二編 卷二

十五

心微動風儀之下。賜爵勿敢辭。乃跪而飲之。衣杏紅衫者低語曰。今係貴主千秋壽曲。勿可少也。遂退去。迴眸匿笑。愈顯相憐。小三益覺傾慕。酒力微醺。膽氣頓壯。舞踏向上。抗喉一歌。細如鶯鶯。高若鳴鶴。堂上皆鼓掌稱妙。曲終三闋。齊壽詞中。坐者益喜。擊嘯而言曰。是兒何善。解人意。願侍者。以白金二錠。與之。小三頓首以謝。起請貴人命。因歷數曲名。西向者曰。汝任汝意。我固未之前聞。小三性狡。隨乃擇其素所擅長者。及家。遂可謂者。隨意歌之。每一曲。輒稱善。時夜過已半。中座者微有倦容。乃顧側席人。仰曰。粉侯且自娛樂。予體倦矣。側生者曰。今因貴主誕辰。特以介眉。餘與未盡。何遽起也。因強之終席。復歌二曲。因對主曰。是兒若無所盡。必思歸。蓋善所以留之。主曰。君將奈何。答曰。觀其聰慧。當非不知情事者。若以一婢為媵。婦則鴻雁之翅。尚可轉。况燕雀乎。惟貴主命之。主笑曰。是兒好大福。對馬為汝執柯矣。因顧小三曰。都尉將使人伴汝。汝盍自擇。勿致怨。月老不公。遂命侍者環列。聽其自覓佳儀。眾環均喜。小三則然。立小三謝說。就眾中請觀。始偏獨指一人曰。竊欲此。未敢以為可也。眾視之。則衣杏紅衫。奇堂上。蔡然。主與駙馬亦笑曰。是兒固留意久矣。乃命於堂側小室。設康帳。使定情鳥。遂皆起。侍人以絳紗籠。導引而去。祇留杏紅衫者伴小三。小三請其名。願答曰。我貴主貼身宮婢。四喜也。素承恩寵。左右勿離。今以之。予亦慶矣。言未已。向者

續前異事

二編 卷二

十六

宮裝之。又借二婢以食枕。笑曰。雖兒亦竟能成對。豈可喜。喜鋪設欲返。喜使小三拜之曰。此宮中劉院君。妾之恩母也。小三拜之如婿。禮劉大喜。含笑而去。下三為喜。解衣喜小語曰。妾高幼。固不諳此。小三笑曰。子亦試為之。誰謂耶。相攜就枕。聲聲成歡。然已海棠紅褪矣。事已。喜謂小三曰。君以駙馬為何許人。小三曰。予初至。焉能知之。喜曰。妾亦未得其詳。但聞華姓。明末人。闖家死難。今已百年。上帝憐其忠。命其司。則此一帝之禍。福比其佳。城耳。子何為。而至此。小三乃大驚。涕泣欲號。喜急止之曰。勿揚聲。廣垣未必無耳也。妾既從君。不敢不以實告。然果以妻視妾。亦不至久留於此。小三聽決目之曰。汝獨非鬼耶。喜曰。然。但從君出。仍可為人。小三詰其故。答曰。妾家距此半里許。固儼然人也。因病時疫。不能汗。竟暴卒。父母不忠。棄於公主。墓側。駙馬查妻死結。祿未絕。亦不可以生矣。因以藥活。我留為侍婢。妻蓋半生。而半死者。小三深疑其言。喜曰。凡鬼皆無血。有亦淡。若試以釵刺妾股。乃可信。小三猶豫未思。喜極板背。自刺。流血出色。且赤。色。因信之。商所以借。喜曰。今尚未可。追夕。當與若計之。遂披衣先起。囑曰。是地陰氣。盛。慎毋他。乃去。小三道其。足不離戶。有頃。聞人語。執其。即有渴者。入報曰。都城隍。來祝壽。內曰。請與。來朝。謝。又報曰。都土地。來介。禧。答曰。勿。放。請。即。返。著。以下。都。邑。城。隍。土。神。投。神。之。類。惟。聞。傳。呼。注。冊。而已。都。亦。不。喜。

記憶。小三益戰戰勿安。與之食。無敢下咽。與之飲。無敢沾。吮。默生。坐。深。形。如。木。難。日。將。曠。喜。從。外。來。以。二。桃。與。之。曰。此。人。世。物。尚。可。食。見。其。餘。淚。盈。眶。面。色。慘。淡。憂。額。曰。若。勿。作。此。能。累。人。鼓。朴。也。言。訖。復。出。小三。嘆。其。桃。味。甚。甘。美。即。亦。不。饑。未。幾。天。又。昏。暈。堂。中。早。燼。已。燭。劉。又。來。引。小三。八。更。至。一。堂。較。客。夕。所。見。尤。為。輪。奐。而。軒。敞。之。見。主。與。駙。馬。並。坐。一。席。如。仇。儂。先。令。小三。與。喜。並。肩。參。拜。而。後。命。之。歡。駙。馬。覺。小三。面。容。有。異。當。前。非。昨。訝。之。曰。婢。子。得。毋。汝。吾。事。耶。又。笑。曰。子。實。自。誤。外。間。人。固。不。可。留。乃。與。主。再。語。數。四。急。以。手。揮。之。使。勿。歌。且。呼。喜。與。小三。並。跪。語。之。曰。子。以。忠。節。成。神。非。鬼。也。汝。曹。事。我。壽。將。不。止。於。期。願。今。既。有。異。志。亦。不。汝。責。蓋。借。歸。小三。甚。喜。而。喜。有。怨。已。主。命。婢。取。釵。釵。釵。數。事。並。黃。金。一。份。賜。之。曰。將。去。作。人。家。勿。再。習。膠。業。辱。吾。婢。也。二人。俱。稽。首。泣。謝。駙。馬。即。令。劉。引。之。去。即。交。向。之。倉。頭。使。送。出。大。婦。甫。至。外。宅。第。碩。渺。小三。始。一。迴。視。古。墓。巍。然。道。左。益。信。喜。言。之。不。謬。因。與。喜。謀。將。美。意。喜。曰。此。間。不。可。復。居。居。必。致。人。駭。怪。可。往。附。近。州。縣。擇。地。安。家。然後。迎。母。比。某。庶。乎。萬。金。小三。從。之。因。暗。不。能。行。坐。想。樹。下。聊。以。藉。屍。身。軀。恃。以。無。恐。也。昧。旦。始。趨。村。鎮。以。主。前。賜。白。金。覓。車。治。任。載。喜。啟。行。東。去。二。日。程。至。薊。州。出。黃。金。置。產。建。屋。願。類。素。封。始。還。價。奉。迎。其。母。初。其。師。範。因。夫。小三。懼。其。母。不。敢。歸。小三。之。母。哭。泣。思。兒。又。貧。病。無。以。自。給。日。漸。狼。狽。至。是。得

續前異事

二編 卷二

十七

小三。喜。始。知。其。在。薊。立。業。安。然。無。恙。師。始。來。往。如。初。年。餘。有。人。自。薊。入。都。詢。以。徐。小三。則。抱。子。矣。外。史。氏。曰。明。末。國。威。盡。節。者。惟。翠。君。永。固。一。人。而。已。是。蓋。其。英。靈。不。泯。特。借。歌。者。以。傳。之。非。真。譽。楊。越。公。裴。晉。公。作。此。一。番。豪。舉。也。獨。喜。之。本。未。願。近。不。經。而。疾。疫。傳。染。死。者。未。必。皆。無。祿。之。人。如。是。則。塚。中。之。活。鬼。又。不。止。一。喜。已。也。可。發。一。噱。

花真

湖。南。汪。仲。鉞。有。花。癖。園。植。名。花。數。百。本。皆。上。選。自。春。屆。秋。爛。漫。無。已。時。而。濃。淡。相。間。燦。若。雲。錦。主人。亦。未。嘗。別。以。吟。詠。一夕。與。友。宿。於。東。杏。亭。遂。漏。已。三。注。射。然。而。友。尚。反。側。忽。聞。聲。伊。邇。且。細。細。絕。聞。人。心。訝。然。披。衣。起。聽。有。人。語。曰。長。夜。無。聊。願。與。若。之。士。戲。君。姑。憑。試。而。觀。之。又。一。人。曰。不。願。賦。賦。敢。揭。從。者。幸。勿。退。避。三。舍。言。已。大。閱。友。從。窗。隙。窺。視。月。色。甚。明。見。有。半。伍。二。隊。一。樹。亦。檣。旗。亦。無。雜。色。望。之。如。火。一。建。素。帷。及。甲。皆。顯。霜。雪。騰。之。如。茶。然。詳。觀。之。兩。軍。皆。束。練。囊。修。眉。顰。色。豔。香。劇。扇。中。鹿。角。軍。中。各。築。高。臺。上。居。魁。帥。披。金。鑲。子。細。錄。內。襯。錦。袍。亦。分。赤。白。色。元。冠。十。一。軍。執。小。號。旂。拍。揮。而。進。退。之。其。徒。皆。披。白。甲。與。月。卒。揮。嗚。呼。酣。鬥。固。故。不。甚。修。廣。而。儼。若。古。戰。場。不。覺。其。臨。友。大。駭。疑。為。鬼。狐。連。詫。奇。事。外。聞。

有人聲遂紛如嬌鳥各散已而寂然反呼汪與語汪以為去及遠處展啟戶視之園中之花亦白各成一隊無復燦若雲錦矣始信友言非妄相對駭然友亦不信宿而去

外史氏曰此反絕俗全無雅態若能屏息作壁上觀當下不殊於墻下惜乎小虎心頭遂令花營頓安知兩隊麗人不平彼為吸指腸敗人清興

隨園老人曰花亦能讀左丘明將者覽千古矣於此覺成感婢子解讀毛詩真非人間僅事

鬼書生

故明成化中商州民有行二者忘其姓名以負販為業晝出夜歸獨行無侶豺狼鬼魅舉不關心一夕歸倍遠時正深秋白楊風起道旁蓋塚彷彿如有嘯聲實是林中落葉與封家十八姨互相唱和耳一方徑行不顧忽聞書韻吟嘯隨風聲而上下或疾或徐似斷實連訝之曰予日夕過此未見一瓦一椽此誦聲胡為乎來哉因立而傾聽聲響在左近心知非人乃大叱曰天青星皎何物死魅敢在此作聲驚我行旅會須以老拳飽之語未已其聲忽輟須臾非烟非霧出自塚中因伏於草間視之見有人如書生博帶我冠約暮可辨既而聞其言曰宵深路僻不宜猶有行人適聞吟聲似怯予咕嗚者當以火燭之其音頗類楚吟遂呼

徐家可遠將一炬來旋開嚶嚶響應即有火光自墓內出幢幢然其色甚青而慘淡當是鬼燐無疑無何將近則一少艾持碗燈閃爍而來又宛然人世物絕不類幽壑所吹者心竊異焉書生語以故將肆冥搜忽聞少艾笑曰子欲人斯人至矣何反責驚如此書生亦笑曰

二編 卷二

十九

御言良是草中人固不異於人也於是徑趨進窺二使出口君既不畏吾輩何為相顧於此幸勿懷疑即出相見二果坦然無懼起立拱揖其貌美如冠玉年僅終童少艾執燭旁侍意頗肅恭而衣飾之淡黯容色之味允則固目所未覩二知非俗鬼因謝曰歸途過是忽聆清吟竊意柳榆我者不意乃士林君子請書以消此長夜子嚶語唐突幸勿奇為感書生又笑曰我輩何人豈能為君似不允多慮雖然有事敬亦不虛此一過遂揖二同坐於林下始自白其由來蓋書生本襄陽人高牧某公其父執也書生以小試不利心竊憤懣將赴北京援例以糞料名故道過此思能藉以望靈路惟因少年行遊表馬其鄰乃為奸人所報報至此林中云已昏暮方將疾趨赴州治一時伏中盡起惡鬼而前書生與二僕遂爭命路側某公固未及知也賊既濟竟大失所望因慮捕盜者踪跡遂將鬼宅穿窬屍填內方始瓜分而散書生言至此潸然淚下少艾覺頰曰若勿絮絮使人如刺寸心書生因指之語二曰此子即予之地主生前亦遺如婦身死先葬於此余與之邂逅九泉見其幽

閉風雅又復同病堪憐甚相愛樂兩美既合兼之同穴但之於柯抱魂鶴龍今得君可以赤繩對誓矣言已起長揖二敬器因詢其何以主盟答曰予有控牒一紙內言某與某願為姻契即若君名言為作合祈君代焚於城隍司則無媒之嫌可免矣外有白金二錠係在腰素深識者流為置材一具暮夜來此取塚出屍將予殘骸入窆與若人同居於斯子當數世不忘是恩未識君肯援手否二一力任無難色書生乃出金與牒再拜而付之然後與少艾和燭而滅二亦目炫移時四野蕭森凜不可留遂懷金重過至家視其物繁然白銀真金也乃笑曰痴鬼以此與我將以望棺擲之美與傷隨之樂乎開墻者死人誰不知予不任受功亦不任受過得此生殖足矣其他何恤焉竟私其金不為市櫛又匪其牒不以焚蓋當受金時貪念已萌旬日金將用盡仍出負販遂過州後繁之去茫然不知其由至某則積賭某其威在一曾以鬼金償其債尋變為槓故以妖妄訟之耳二初不肯承及證佐昭然乃不能諱因述其金所自來官怒其誣將笞之忽首者一人張目直視大叫曰死襄陽某者即此曹某也官可加刑於二官聞之駭然蓋即書生所云父執者初知某將至心甚喜日使人迎候於郊已而寂然方以為疑至是聞其死故大驚並詢其狀對曰詳在牒中二實執之我城隍司之足忌諫也不能面述請即退言託其人頓首官視羣小皆變色乃佯笑曰鬼何為者此

二以妖術造之耳命將二另錮一室以犬血糊之明日當嚴鞠實則陰之使取牒也象果心安官又詰之曰事未能以汝曹亦不可逃蓋居此侯備爾金亦命敬禁于室側而潛以健卒還守之夜分二始以牒至官視之非婚牒而實血狀歷陳報殺之慘不勝初執更升座令役往械各犯多在室中壁至庭嚴加拷掠乃盡服無一漏網者案既定官乃親往起其屍而色如生猶未朽腐因二言賊其具與女極同居於一邱既竣始判令二歸臨遣官笑謂之曰善為執柯勿再誤人好事也庭之上下皆樂然二乃歸自是膽力雖猶昔義利亦稍分明矣外史氏曰始見書生緩於復仇而急於圖婚未嘗不心焉鄙之及其假偽金首直賊笑談復仇而佳偶之有無竟不必問始嘆圖婚一舉亦假遠滅絕之計耳知書生前日下哉若二以貪敗乃公事而究為權合之山直是庸人俗俚

子成雙

二編 卷二

十九

子成雙潘陽人少時從其兄商於他鄉壯歲將歸校其兄付以千金囑曰於路多花柳慎勿浪費速歸故鄉洞房花燭伊通矣成雙果有心於狹邪雖諾之而實若罔聞行途次已所費無算將抵前門探詢市鎮因內急獨出大解一望田和靜意暢快時值秋之時汗涸無餘地乃就其隴而遺焉便託帶猶未束俄一物突起於前狀如小兒而長舌吞過而

去成望以為其遠之其物由曲徑而馳絕不反顧成望足力不能及約半里而止物亦失其所存前返故道忽見二麗人珊珊碎步自微行而來一衣著紅裳綠衫翠金釵貌甚妖
為一州刺史後推決修潔而容尤允照映左右疑疑一主一婢未敢詢也成望素性此
遂踰山時不能行二女且行且語至成望處物從女忽四顧而言曰姊姊約奉中人實
存於此今竟不見須知果非尾生之流富女微笑不答徐曰若勿說若適從遠處望一似
不才成望道左醜態畢竊想又為過客所窘言之殊令人報報貧女大笑並搖腕腕止之曰
不可說追奔者尚在聞比益令妙無處置身語次漸近成望前皆以橫波流盼良久始徐
過之徑直偏成望雖側身避路而嬌香流溢鼻尖頰暈已多縱非為子亦情不禁矣二女
又迴時匿笑莫不作羞澀態愈令人魂銷美人既去成望猶木立不移其御候久不至踪跡
之見其如茶不禁竊笑促之歸持以啟行成望曰子身適不快即此棲息明日行當無不
御人以非止宿之時願有違言再四強之而後可遂近覓村店小住成望不欲亦不食惟了
身徘徊於院中其復還而竟杳無其踪日將西下俄見富女獨來驚喜曰佳入至矣恩聞
木桿裁然有一男子烏衣元冠休儒短小自茂密中直前擁女曰午以為期日之夕矣得
毋怨我負約乎女似不悅以袖揮之曰子如不思富無他士誰復念汝清俸也其人笑曰子

勿大言令人日前故無可塞策者女即指成望而目之曰彼人是哉狂童之往也且其人聞
女言擲頭一視即駭然曰咄咄何傷人至是意甚倉皇遽入木中竟不見成望亦無所疑女
以翠袂招之遂舉趾相就女先行亦入叢木成望尾之入則別一天地重樓複閣書畫雕
非復綠簾單皮者矣怪而詢之女笑曰君但得佳處棲身何必問堂構之所自哉於是展錦
繡於綺榻設茗枕於翠衾解衣為歡肌柔態媚成望雖數過僕亦曾不若是蕩而逸也事既
女語之曰君以何業而至此妾觀玉貌非以車馬服費者成望固告以歸鄉之故女曰婚有
人乎抑得而後娶乎成望曰尚無所聘歸始謀之女又笑曰歸即善謀不過蓬頭係而雙
者烏足當君伉儷耶誠能予我千金當為君致一美婦若囊中能足此數成望喜甚並叩
以伊誰答曰即向之女伴也不幸早寡才然無信伊里中惡少又數數言之倘得侍奉巾櫛
不第非免斯朝即妾亦無所繫繫矣成望既失主遂不較軒輊惟然計所獨難少紫貨去
衣裝不難如數因便以手額之且曰子與卿好合方新乃不為己謀而汲引他人得毋以此
相銜乎女曰不然妾性澆不能因守閨中恒多外遇又不能為君作家君亦安所用之果果
相從妾亦得以姻姪往來依然有此一錢第不以其新而棄我故則幸耳語已促之使起曰
旁觀者不無怒目君且歸能為妾留二日則好事可諧成望起而整衣舉目四望屋宇一室

不惟金枕俱為烏有即所立之地亦祇叮咛間乃大駭女早不知所往心知其為妖異而少
年貪色不以為虞歸途日已曠覺見土人張弓持機如有所追遂在道視之則一乳猴毛深
髮鬚叢林間獵犬聲呼勢甚危急心惘焉乘車未至取石投犬犬少却猴乃得遁初不知
其即富女也及獵者追及成望已去遂聞眾語曰此畜原來甚馴屢將獲之奈何復遁耶成
望竊笑亦不為意歸則射然熟睡翌日仍札疾不行食餘又任候之富女果先在喜曰信人也
鍾情如此又復真諒不疑于妹所適得人矣因詢以金邊成二百之數成望大悅約以次日
交納女許之成望欲與為好女辭曰姑留精力以待來者勿使人言我狂蕩也竟不顧而去
成望返寓傾囊欲得大半蓋已耗之付之三回不得已而售其寶賤其飾以與人不足又典
衣物幸地介通衢受者頗眾拮据一日夜數始能數然已盡矣富女果偕貧女俱至其衣飾
已得值亦不聞其理亂成望以多金難攜贅身佳候地俟有富女果偕貧女俱至其衣飾
猶刑布也及見成望玉容微頰似有內愧成望以為嬌羞不之異富女遂使之交拜且謹
曰佳兒佳婦歸家喜事高堂予贏老矣不堪任受誘學也三人皆大笑富女別無所言吃吃
自去成望將呼止令取其金貧女始出言曰即慮金不生翼也歸而視之床頭之物已盡矣
成望猶木能運信扶女同歸女笑曰以今伯翁予與行今日之謂也及至郵亭尚未解曉

然他人舉莫能見女成望徑與入室啟視索金封識如故其中則空空矣乃信女言亦絕不
驚異置酒共女合歡女善諧謔每一言成望輒笑不能仰旅中人聞之咸謂其患痼疾飲至
漏二下成望微叩其由女以喘喘不肯言惟笑曰君召客至而不具餐以妻為不能味乎試
告君我輩非鬼子母即鳩盤荼君既畏之何勿過之語竟鼓掌大笑成望亦為之樂然遂相
攜而起羅襦偷履書獨羞吹樂固可想矣同起女謂成望曰君室中諒無餘賸此去猶近
千里何以跋涉長途且妾織織弱質亦不任風土之勞妾不如自歸君可脫然無累君其許
之乎成望猶以為戲伴聽其行女聲漸而遠遂無影響成望不勝張皇再往候之富女亦不
復見便長而歸御人已勝車數日不能復留不得而就道資用之絕行色困頓遂不敢再為
豪華兼程至家其母已為訂某氏女則其兄預有家郵故也其女新自關中來貌絕美意具
又豐主婚者乃女之伯約約已定矣成望聞而喜然以浪擲多金母與嫂皆不悅不欲遂竣
其事遂至歲中其兄又有信至兼寄白金始為成禮比入青廬新婦之貌宛然熟識蓋即旅
邸寓者乃大驚呼之始自陳曰妾姊姊也彼居燕南妾家隴石偏請華處游戲家君垂
顧不覺初心傾易又壯自獻之羞借彼先容幸侍君子望勿以其類兒拒成望愕然始悟前
此說真果旅所為向特墮其術中而不省耳因詰曰既結同心何竟潛逃答曰妾慮以不經

駁君柳里故不與君偕行今日爾然婚嫁莫起疑不可永以為好乎又語曰何為音樓而令
華答曰凡狐之供具皆以術攝取於人間故靈儉因于其地妾向者修德終南居甚野前此
搗君福力所能潤色如斯所餘者猶在篋中妙故一介不取也成璧不以為然女遂起自啟
其篋白金瓦礫其中驗之果風音之物乃大愧女因喟然曰為此數百金遂虛我半載歡好
妾初見君知為重色輕財道路揮霍歸家必遭憎惡將來亦無以養生乃與妙合謀暫出君
妻囊存於妾前今日始得為君有言已以歸付之曰故以完題善自經營兄嫂豈可長恃哉成
璧聞而感悟稱謝不置亦自述其艱窘不勝怨艾是夕惟倍嗜昔明晨出見親族皆驚為畫
圖中入女喜持家成璧以前全私營帝肆獲利不貲富與兄嫂富女不時來視妹亦間與
成璧叙澗女後連舉二男忽解成璧欲還隴中堅留之視然曰君等與人居皆以採納自盛
故壽永而道可成自與妙通君之初意欲以妾為餌藉君之美兼釣君之貨賄非有心為
姻好也適值妾危於難慮賴君舉斥妾因銘則不忘曲成德也今在此數載兩索皆確雖可
以報君而妾之前修盡棄將歸山存養不可復留萬勿以妾為念言訖富女至相偕以返遂
不復來成璧始悟所故之狐即其室中人由此成秋亦不言娶復竟以布壽終

外史氏曰狐亦有無靈異矣而此則狐中之徐吾也乃借穴壁之光竟成捕金之嫌以狐

之點奈何碌碌因人耶及觀奢儉因地之語始知富者亦借潤於人耳獨貧婦也歟哉狐
其小者也

營商異草二編卷三

營商異草二編卷三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高郵李生風雅罕匹年二十琴瑟猶虛竊自天非夸光之美弗與問名有知其志者成勸曰
佳人未必真有若何通好合而待毛施恐鏡臺未下潘翼將墜九十春光不亦大半虛擲乎
生笑而不答幾夷然不屑與難驚備如是者數年近無所得而堅持如故一日清明親往掃
墓祭畢歸路遇亡僕忠益其童時已歿者猶彷彿記憶之恍惚中且忘其死遽呼曰若承夫
人命來迎我服家中亦無事何太匆忙幸時惟母在堂父已早歿故云然忠曰若承夫
公非主母也李甚驚愕重以父命徑隨之往同至一巨宅門閭高大甲第連亘生欲入忠
止之曰主人甚怒公子將施扑責此地無人可解若得新姨一緩難庶幾能回雷處待忠入
懇之公子始可進見生茫然罔知所措惟詢曰新姨何人對曰主人新納之妾也乃入內良
久方出告生曰新姨諾矣見即為公子解之導之入門生知父怒心頗志不足趨趨而
前屋宇美好觀類公侯巨家有一堂額曰鶴樓關其無人而輪奐之華倍極壯麗有覓其父
出從者松二三小鬟父衣冠無異生時呼而進之曰若來前汝為八後不以嗣續為念而惟
佳麗是求誠何心言已就生感風相向生伏地屏息不敢仰視父將命忠行杖生甫頓首
白曰兒不肖誠負父恩但思室家為人生重事脫非所願而曲就之實同附骨之疽望大人
寬其罪使得遂其私則固極之恩益同天地矣語竟崩角至流血父愈怒呼杖愈急忽屏後
一麗人妝飾畢盛含笑而出謂生父曰適聆公子之論亦年少恆情公勿過于苛苛如我
僕未識妾家婦姓頗有佳者請即九代不亦喬梓願俱遂乎主父怒猶未解忠又從旁懇
之乃曰任若為之子終不樂有是子拂衣徑入忠引生拜謁麗人如度母禮即命坐且語妙
曰連召諸妮子來請公子自擇若可予即力任之婢去未移時俄聞西風陣拂於庭側有
好女子十餘人或衣蔽縠或披翠氅或淡妝艷粉或盛裝年皆十六七各色色味凡諸欲
向麗人而拜麗人屈指其名俾生適遂生已五色眩目周知適從生一妾名麗人前九呼獨
善烟霞之衣容光照映左右麗人頰之謂生曰此絳綺子之猶女也公子以為可否生熟視
之鮮綺含羞更動生即首肯者再麗人目志大異曰公子巨賤故不在妾輩若女
便也推留綺綺使侍生坐曰汝今為吾家新婦矣喜主中饋無貽厥父母羞綺綺辭謝若無
以自容而數以橫目矚生意似許可麗人即趨入報生父有頃復出曰如何綺綺成未息
也處命忠治青廬又出新衣一筒俾生與綺綺俱更其故衣者周匝續氣無異慈鳥至亦心

營商異草二編卷三

痛感之將夕堂中皆燃巨燭生父始出受禮謂生曰此皆婢子好事老夫願不爾此已而交拜成禮送入後一華屋俱具豐美錦繡燦爛均出麗人之賜生促緣綺就枕代為解衣當雖燕此不禁啼泣繼畢生始展問里族答曰妾與姑皆胡姓父母遠任劍南安姊妹約姑以生故婚媾一唯其命不必與聞也平明將起早有小婢來牀下相喚生與緣綺盥漱記緣綺易容而望佳謁覽姑生亦入省見父與麗人方共坐謂之曰兒已有婦宜適歸恐若母倚問勝虧矣生不忍別父長跪涕泣不願行父始笑曰知兒子此豈可以久居之所耶生乃悟父出曰金二弟與之曰將去奉母瞻喪多與惡不勝任也麗人亦囑緣綺善事乃姑勿倚知婦如在找處亦贈簪珥一篋衣襦數十事並遣之歸生與緣綺皆泣不能出聲父與麗人亦有珍色無何忘入勸駕曰車馬已具少主夫婦可行矣父乃變色叱生曰畜產戀父竟不念而母耶生不得已始泣拜請行麗人親送之出門果有復相候緣綺坐油壁小車生亦乘小驢駒夫婦行半里許回首顧視猶見宅第宛然麗人與忠倚門遙望若揮涕目送者既遠遂不見及歸其家母果思慕甚苦生偕緣綺入空堂拜見母乃大驚詢所自來生具以告母恍然曰嘻新婦之姑殆孤也汝父中年讀書外至夜報有美女來相伴詰其姓氏使而不答與談古今詩文其應如響兩情眷眷漸及於親女辭曰使君自有婦妾不忍已雙而令人復也

卷三

二編

卷三

二

必欲相歡請候一紀之後遂去不復來及汝父易着之時忽謂予曰若人來相迎我死得所矣予問伊是誰答曰十年前燈下共語者也言訖遂歿時兒高竄故不以告汝今以斯言斷之當是此耳生亦述其願復之思母曰果以吾子為子吾即以某姓為姓報稱庶幾不與遂撫緣綺如己出緣綺亦婉婉善悅母心同人間享一朝有偶感感笑曰予子果不擇食矣聞之微哂乃張筵設飲妝妻使出拜之一座盡胎謂非塵世所宜有由是群咏遂越明年即舉一子頭角非常生即行又復還忠於逐拜而言曰主人聞公子弄璋不勝欣慰新婦亦令傳語此子顯是必能光大門閥宜好撫之語舉遂失所在生為說嘆良久今其子年僅八齡即通毛詩左傳對各爵答無失序人皆望而卜其為他年之偉器也

外史曰甚矣父母之劬勞庸盡也冥漠之中猶念及其子之塊然况生居堂上者乎乃父有孤妾厥子亦有孤妻李與孤殆世為春香者矣而非孤之賢叔其父既長負向平之債子亦於之范蠡之鱗其不為良朋之笑柄也幾希

痴狐

痴狐者同即吳公之寵妾也性慈而善嬉戲覆之以此實非孤也公諱成辰進太以同鄉致仕年僅六旬頗以聲色目娛而極意搜羅鮮尤物不免數日一日暮春於節外獨

携二小美親賓子姓成莫之俱意盛有所莫也行及負郭桃英將落菜花漸開公因口占曰結子梳花顏色淡沿畦蔬菜盡空香可憐一挂團風月難向枝頭覓海棠吟訖四望振然忽聞離者問有喜笑聲且復探半身以相望公視之花不肖故柳不勝如一妙齡絕色人也公大悅偽言口渴遂小美巧奉茶請其姓氏小美將公命誰遣人笑曰個老子口無停聲且其渴也雖歸子家亦無開爐灶烹茗若以待子不時之需小美又以姓氏叩之答曰予不復記憶我父母家或知之即呼曰阿母我家亦知人有姓那渠來問我則無由知公不禁大噱重亦暴然有頃見一媼出荆布修潔益其母也問客何來且曰知兒固無足與語若幸勿見嗚公因以指觀叩其里族則王姓夫故農家其貧見者乃其少女年十七即痴狐也公知其可餌繁語移時已茗一甌而飲之復自曰予即中吳太僕也與若夫為桑梓不思坐視若貧異日可合謀請我當少為資助母情非薄語已稱謝而行女猶在離畔自言曰東家小二姑証子嗣草那得竟弗來無何怒曰人各有目而獨敢收視予又脫去幾回啜曰髮將不贖矣母呵之乃止公歸詰問人有王某至當亟為之適翌日果來公厚款之出十金以贖且囑曰倘有不給亟來商勿以造門為嫌王欣然遂公券人舉莫知公意由是不時周恤十旬已五六十金王小康舉家靡不感戴公乃遣水王夫婦始悟公捐惠之意既其判兼懷其德

卷三

二編

卷三

三

遂許之鄉里或為女不平女獨漠不為意及燈公以五百金為女父母壽始迎女歸其父母流涕送之女之痴態如故謂其母曰胡不隨予嫁去吃者不盡矣母大恚垂其面比至公家引謁夫人並晤其同列靡不笑其痴遂不復與之較禮至夜公入其室女絕不羞澀直前揖其髻曰此物更奢於阿父恍惚汝凡而乘弟矣左右皆竊笑須臾聞扉公與之解衣亦不之拒惟至和服遽以手格之曰予生平未嘗去此宜至汝家反令予裸體度日子公笑而諭之曰汝既嫁則此衣宜去矣女終不從公強之乃叱為大噉呼其父母不置公不忍以力克擁之和衣就枕俟其寐而後去之甫能成歡女又嬌啼大作幸且性柔順公復以甘言誘之始得竣事然已流丹次席矣詰朝同起女妝成出見賀客皆贊嘆其艷女則時時私語同輩告以夜來情狀升述所苦鮮有不捧腹笑者數日後漸入佳境又津津樂道之間者又不免生妬心女亦不覺公知其故聽其言不之禁女則事公益謹且媚甚公豐於饋晨起多見提亂女羞蓋水於枕畔以香口温而梳理之公儉於肌重相猶惜望曉女補新絮於榻上以柔肌轉而睡就之公飲則必親嘗公食則內皆短卷公坐則以掌撫其席公行則以腕持其腋公喜則無戚戚之容公怒則有鴛鴦之色公是以愛若性命焉女養手甲最長一夕食內誤傷公公不忍言憤恨不寐枕燈獨起盪剪之公止之亦弗聽公誤唾其衣衣遂不更

公問之慘然不答。公知其意。乃嘆曰。汝非全無心肝者。謂而為誰也。因賄以詩曰。抱璞誰知
美玉藏人前。故作太慈生。故因一語留情。後始信聰明。直達幽。由是益離之。同列用不姑。唯
夫人獨憐之。每曰。汝曹誰無枕席情。可能學渠與。賤老翁耶。然女竟以此得。孤名。益亦出
於憎者之口。獨是女寵。雖尊房。無所不用其術。惟至牀第之事。則不少曲徇。公欲與之。復
辭曰。少者固樂。此老將何以堪。豈可以予少而不念公之老。其言益不痴。公愈賢之。因而
百夕之中。僅得以此。而不以為難。公得以此。隨卷。公年七旬。屈從。厥族。單習。家人亦無不稱
善。女不知慶。獨如素。月曰。願公再延一紀。無敢奢望。未幾。公病。女奉湯藥。衣帶未之離身。
公病益劇。竟不起。女忽辭公欲行。疑其有異志。詢以高往。答曰。願先公行。為公驅狐狸於地
下。言已。頓仆於地。七孔。厥熱。則已。飲。飲。半日矣。公太息。許。復。大笑曰。若不負我。我何悲為。
亟呼諸郎。君至。遺命以女屍合葬。瞬息亦卒。諸郎。君克。成。父。志。不敢有違。迄今。詢。吳。氏。之。空
必曰。痴。孤。墓。女。之。名。與。公。官。不。朽。

外史氏曰。孤而媚。則有之。媚而痴。吾未之見也。媚而痴。則必不痴。痴而媚。則極其媚。古今
來。愚。忠。愚。孝。人。未。必。不。以。為。痴。媚。亦。何。獨。不。然。苟。從。肝。高。中。流。出。而。惟。恐。不。通。其。意。不。悅
其。心。是。即。痴。矣。况。正。色。以。開。之。捐。軀。以。殉。之。豈。止。媚。者。能。之。乎。但。以。人。而。被。以。狐。之。名。人
則。不。堪。以。如。是。之。人。而。加。以。狐。之。號。狐。亦。與。有。榮。施。矣。狐。乎。爾。亦。能。當。此。如。是。乎。
隨園老人曰。吳太僕立朝所行者。猶在人。意中。今。具。如。夫。人。迫。出。人。意。表。孰。謂。巾。幘。中。竟
無。人。榮。及。夫。子。

燈下美人
瓊州余舞童。少時。讀書於某寺。每當風清月白之頃。輒有良夜如何之慨。蓋僅約而未婚也。
一夕。簾燈。展。卷。方。將。肄。習。忽。燭。光。閃。閃。如。人。意。為。奇。情。視。之。無。所。見。良。久。復。然。余。心。疑。掩。卷
向。之。又。許。時。其。狀。若。烟。而。慘。淡。條。有。條。無。莫。能。摹。擬。余。素。以。胆。力。自。雄。焉。知。為。鬼。物。益。伺。之
久之。較。前。益。真。但。具。體。而。無。又。久之。甫。盡。半。面。至。夜。分。全。形。現。矣。余。亟。視。之。絳。髮。紅。衣。安
綽。約。美。人。也。余。即。起。揖。而。進。之。曰。鬼。乎。仙。乎。何。示。人。以。說。異。如此。余。狂。生。余。舞。童。也。如。不
意。當。剪。此。短。燭。少。時。語。言。美。人。微。笑。曰。何。處。唐。室。安。此。子。實。鬼。也。知。君。有。渴。疾。欲。為。相。如。來
飲。良。方。豈。以。陰。濁。之。質。而。更。冒。自。媒。之。耻。哉。余。聞。言。以。其。貞。鬼。改。容。詢。之。美。人。曰。女。生。前。少
有。薄。德。上。帝。鑒。之。命。幸。逢。臨。近。來。因。月。老。差。荒。所。配。多。失。人。意。劫。妾。將。其。事。於是。亦。繩
所。繫。鮮。有。朱。淑。真。李。易。安。之。事。矣。余。驚。曰。若。然。則。卿。固。風。使。之。流。亞。也。豈。子。亦。有。韋。固。之
緣。煩。子。預。告。耶。美。人。曰。非。也。老。人。口。判。幾。傷。人。仇。儻。情。妾。不。忍。為。但。妾。往。來。書。路。竊。見。郎。君

對月臨風。時有不測之也。蓋。緣。洞。房。有。侍。雖。庶。士。不。免。權。極。之。嘆。耳。妾。有。良。友。故。來。敬。陳。於
郎。君。余。聞。之。色。甚。喜。因。折。而。求。之。美。人。出。一。硃。符。曰。據。琴。之。挑。良。非。若。子。所。宜。妾。亦。不。敢。於
導。引。然。郎。君。之。婦。始。生。三。歲。者。亦。實。不。可。以。相。違。故。速。則。速。之。早。爾。數。年。始。婚。固。不。妨。也
余。又。細。詢。其。說。美。人。笑。曰。郎。君。勿。驚。驚。第。置。此。於。枕。也。若。所。請。者。即。在。矣。復。置。符。於。牀。頭。俟
忽。如。烟。而。逝。余。正。無。聊。賴。姑。試。之。甫。就。枕。食。即。夢。其。父。母。為。卜。吉。期。遂。使。親。迎。俄。而。移。輿。至
門。幸。紅。入。室。而。嘉。禮。告。成。比。視。新。婦。貌。甚。麗。而。酷。似。美。人。欣。幸。之餘。亦。不。以。介意。敬。然。同。喜
樂。且。未。央。春。色。已。酣。交。頸。而。息。及。轉。側。而。寺。鐘。語。耳。山。僧。已。來。送。茶。呼。曰。余。相。公。作。何。好。夢
日。高。猶。不。明。眸。也。余。笑。而。起。盡。猶。念。念。不。忘。心。益。不。在。讀。及。夕。早。寢。婦。亦。親。狎。不。再。如。昨。之
蓋。深。矣。盡。余。所。問。名。者。為。邑。中。某。家。女。耳。食。其。有。殊。色。故。信。之。自此。溫柔。鄉。入。益。慕。睡。卿
朝。暮。春。暮。性。朝。惟。不。得。中。山。酒。為。十日。醉。久之。當。畫。而。寐。婦。亦。刺。刺。其。側。語。笑。甚。歡。遂。不。復
欲。覺。未。幾。某。家。以。余。素。貧。且。鏡。台。久。而。未。下。竟。別。子。余。生。之。父。母。亦。無。如。何。余。亦。為。之。悵。悵
而。夢。則。未。絕。也。弟。形。神。精。神。成。為。所。耗。漸。以。瘵。體。遂。終。日。昏。昏。皆。夢。矣。一。日。強。起。如。市。見。關
者。二。人。一。人。被。毆。幾。殆。環。如。堵。牆。卷。僅。作。壁。上。觀。竟。無。人。能。為。之。解。余。見。不。忍。前。詰。其。由。既
者。素。識。余。念。念。言。曰。渠。善。婦。與。子。為。小。異。既。而。悔。之。所。欠。者。又。悍。不。還。子。故。毆。之。以。洩。吾。忿

余。詢。被。毆。者。值。幾。何。答。曰。因。莫。父。無。資。祇。曾。弄。青。以。五。貫。耳。婦。不。忍。別。日。涕。泣。惟。願。死。誰。賴
渠。也。余。躊。躇。自。念。事。關。節。若。當。思。有。以。保。全。之。因。計。囊。囊。尚。餘。二。金。暫。貸。於。寺。僧。可。足。其。數
甘。淡。泊。半。月。亦。無。害。耳。乃。謂。毆。者。曰。汝。欲。金。乎。欲。人。乎。毆。者。捨。金。為。美。儂。語。不。能。遂。姑。應
之。曰。渠。婦。貌。不。揚。予。亦。不。願。成。好。事。但。不。得。金。情。實。不。甘。余。笑。曰。若。然。請。從。予。去。儂。若。金。觀
者。皆。踴。躍。曰。余。相。公。為。此。義。舉。陰。德。無。量。矣。因。極。力。懇。懇。毆。者。自。悔。失。言。而。迫。於。眾。議。亦。帖
耳。相。從。惟。被。毆。者。感。激。至。流。涕。誓。以。死。報。相。隨。入。寺。余。為。僧。言。僧。亦。重。余。義。慨。然。相。偈。升。出
所有。者。傾。囊。付。之。因。焚。其。券。被。毆。者。稽。首。流。血。其。給。既。解。余。至。夕。就。寢。竟。無。所。夢。心。疑。焉。竊
怪。其。付。不。再。驚。然。祝。美。人。思。以。詢。之。百。半。果。來。報。然。謂。余。曰。向。昔。所。云。皆。狂。語。也。妾。一。縱。死
鬼。何。由。司。人。間。婚。禮。勝。如。君。株。命。淺。薄。不。久。亦。入。鬼。道。妾。欲。結。未。死。緣。以。為。泉。下。伴。侶。特。展
見。疑。未。敢。冒。昧。故。假。君。家。新。婦。得。以。夢。中。為。歡。近。日。相。會。者。實。妾。也。日。昔。君。以。一。時。側。隱。保
全。孝。子。貞。婦。土。神。上。奏。福。祿。俱。豐。焉。且。妾。不。敢。再。為。君。崇。故。述。伏。願。今。承。召。詢。視
願。自。陳。言。之。不。禁。悵。悵。因。更。太。息。曰。欺。罔。之。罪。固。已。無。窮。無。窮。之。情。猶。希。安。念。妾。前。為。君。逐
去。珠。以。成。雙。璧。慎。毋。別。覓。鸞。鳳。也。言。訖。再。拜。自。披。髮。吐。舌。而。去。生。悚。然。汗。如。雨。下。神。以。傾。爽
不。再。思。陸。夫。居。無。何。某。家。果。携。人。來。曰。向。以。一。時。狂。言。幾。背。前。事。今。願。仍。諧。舊。好。永。無。二。心

二編 卷三

其則之幸甚余債之得其實則女為鬼祟時時引鼠欲自縊且狂呼曰此余少卿妻也誰敢奪之因而後所子者索還原聘不敢歸姻故復修好於余余心知美人所為以推詞曰於父母乃許之期年舉婚女貌亦亞於美人余持執之而不言又明年余遠遊復親科成進士仕至光祿寺少卿喜至八秩故至今里人凡執柯者咸易月下老人為燈下美人以相詡云

外史曰溫太真慕其姑妹因嫁名於友而自訂之美人殆師其遺意矣而以避為趨以離為合頗頗策士所為其技甚矣但恐余生無回天之善則新婦必抱不白之冤使當日聞之必將欲唾其面

梁少梅

邑人梁少梅年僅廿四五美丰姿善談吐有雅人韻致一日中元隨人往城外法覺寺觀施食時主壇者為寂禪師持戒清高象教虔謹壇前恆有怪異好事者咸樂觀焉少梅與其信二三人出邑門比及寺中月已上矣見小兒輩或以綠荷籠燈或以青蒿燃炬跳躍如鬼不禁竟然須臾蕭管嗷嘈僧擁法師登壇說妙法散天花以成玉蘭殿舉者如市亦都無所見少梅胆素巨頑惡人烟叢集鬼何敢來即亦莫能觀止倘佳僻地候之則法之說當立驗因而舍其同行徑趨寺旁小徑潛身以伺立未久俄有黑氣數十百圍其

二編 卷三

六

巨如斗源源而來皆從目前經過而去隱隱有聲洵奇觀也少梅復登高以望其氣至墮即滅杳然無蹤復有繼者不知幾何少梅立許時有露濕衣漸不可耐思回寺前覓其侶謀所難獲忽聞笑語聲如花陰覆鳥足遽止及近視之則婦人十餘貌狀淡服觀均妖艷有小鬟二以龍燭導之行最後一少女色尤妖好獨持荷燈一盞碎步而前曾見少梅即以單盞招之儼若熟識少梅神魂顛倒不克自持遂尾之婦人啟疾如風盡其足力始能及迨至一處咳字雕欄魏埃如神廟婦人盡入亦絕不顧少梅少梅倦極不能進小憩於牆角良久有人自門內東燭出語曰適一風狂兒逐姊至此胡不見因以火燭之照見少梅喜曰郎固在此誰云也請即隨予入少梅視之果挑燈之鬟乃欣然起立與之偕履門數重彷彿若有神像亦不暇細細繼入一小院為其中花竹森秀別有洞天而所見之少女早在廳下此僕見輩即詢曰逆具郎得之乎答曰得之矣少女即笑而逆之偕入中庭室內鋪陳華潔自多承繼燈下晚少女年可十八九姿態橫流容光肆映具麗人也少梅心益悅因致詞曰倉卒相遇未遑趨避不知呵叱為幸乃復引入房闈倍增慙慙少女微笑答曰適見君子踴躍草露間知必黑暗迷途無所投止若不揣荒僻冒昧奉速草榻一宵少光蓮蓬可反承為謙若此少梅復連謝少女延坐且語鬟曰好軍勿令人知懼相潤也鬟亦笑而諾之少女又命治

其對坐行的般後離列珍錯多不知名少梅正飢渴得此甚慰徐叩其姓氏匿笑弗言惟曰情好未篤無敢遽陳既後諸其日少梅遂不再問飲既久兩心為然餐飯曰良宵過臨且將鳴請託履二人乃握手起及入臥室金梅慕華少女自解其衣內外皆新製新製惟者紅綉林脂與少梅就枕撫其肌豐若有餘膩雖著指父合之際媚態綉綉少梅早置身魂夢中矣適仙一拋漸入黑甜及醒聞嬌香羣噪曰淫婢不羞偷與狂郎歡喜可鳴鼓而攻之張目驚視少女猶在抱中毫不羞澀微笑曰知情者固當違坐也眾嘩然曰婢子無賴竟下手掩人耶言已鼓掌少梅心始安視婦人四五輩皆客少所見者乃起著衣婦人皆收效不能耳因引少梅備拜之曰聞我諸姑遂及伯姊媒刺之言足當矣眾然然已乃散然相與倍坐踏履生香有頃均以酒炙和為二人扶頭飲少嗣中一衣綠綉者年於少梅少女呼之以姑忽謂少女曰若能與即君言之子答曰適近相違未敢輕洩姑笑曰郎君祖家當無庸乃語少梅曰一言頗駭聽聞妾等非人實狐也渠為故明中丞毛一嘗寵嬖年十九而致毛因民變獲罪逐逐中遂棄於此地為聖堯行宮妾等時來服役見而憐之投以鍊形術雖鬼而無異於人今既得侍君子願即攜歸庶不至污濁聖堯妾等亦得以全其始終即

梁少梅

二編 卷三

七

君以為何如少梅初聞而驚亦弗懼性然應之曰敬如尊命眾乃相顧大笑曰個男兒胆故不細姑曰子固深知之乃敢言也因其為少女賀始得其名姓則王氏小字阿憐耳眾又為之治盞其彈指間錦綉珠玉粉奩俱具外各封黃金一錠為賀儀與少梅一一致謝始又曰盍不可復恐招疑後蓋侯會夜乃屏起而散去情因謂少梅曰非妾命君則君危矣少梅詰其故曰渠性皆為昨夕特來暗君故容妾得之耳今晨相值不無垂涎賴妾以復縛之姑又憐妾成此捉足義舉不然與少樂樂君可勝任與眾樂樂君將不堪矣少梅聞其言不禁捧腹又詢鬟之所在答曰兼皆神家少卿家此土妾愛而撫之收供十指但渠待於黃昏不能盡現也因引少梅視其所居丹木齋茂不類寔穿閣憐告曰此皆若輩所為妾無能致此妾自與若輩游飲食衣服莫不仰給於彼數日前姑忽語妾謂妾眉宇間有喜色當有奇逢不可仍著故衣因為妾偏易新者今之所御皆姑賜也若妾之死觀仍在後此既已矣腐不堪回顧已嗚咽細述少梅深嘆其奇及喜眾又來為說祖帳前二小鬟皆至憐憫有不忍別之狀酒行數巡姑披髮邊釵學樓而歌曰有女婉婉兮共我翔翔兮茲列去兮子心憂傷願汝偕隨兮如鳳凰兮何時重晤兮在仙鄉兮首飾甚古且凄婉憐乃再拜告歌曰一杯久盡兮冥無可知肉白骨兮匪妻所思今夕別離兮烏復啼淚思未酬兮步邊邊聊祝眉壽

今與天舞亦歌曰。女難附不令傳所依。留君不住心。孔惠子。今于今。無久。連。已。四。度。皆。道。下。欲。將。這。暗。姑。曰。已。門。將。欲。盡。行。乎。乃。取。眾。所。贈。遺。分。置。兩。人。袖。中。殊。不。重。寶。始。送。之。出。門。慎。與。眾。又。把。扶。珍。珍。步。梅。視。其。地。果。即。近。鄰。之。若。窻。窻。距。城。未。里。許。因。扶。梅。歸。其。家。少。梅。無。父。母。東。家。受。室。候。門。惟。一。老。媪。之。亦。無。敢。問。憐。其。少。梅。竟。不。自。愛。翌。日。竟。從。於。鄰。出。金。治。產。家。類。者。封。復。每。歲。送。名。狐。絕。不。至。梅。今。出。世。十。餘。年。捕。狐。絕。如。昔。所。親。多。有。見。之。者。外。史。氏。曰。狐。有。毛。者。也。而。以。毛。之。短。適。人。似。不。恤。其。族。矣。且。毛。初。真。短。於。此。原。不。意。其。有。狐。狐。竟。奮。作。主。張。不。復。問。毛。短。亦。擅。誘。少。年。不。服。長。毛。則。毛。之。為。毛。可。知。矣。少。梅。之。胆。巨。於。斗。阿。儂。之。面。厚。於。羊。非。此。二。人。狐。即。多。義。亦。不。得。不。為。毛。也。

定州獄

直隸定州有村民婚於近村某家。氏有媼。素患疾。井田惟善。婦年二九。頗風。民更密於防閑。以故歸益之期。絕少。婦與其父母皆不滿。時屆秋成。其岳家村中演戲。侑神。適民母疾小愈。岳洗人言。欲迎女歸。母許之。婦遂臥。而往。民固雅不欲。池留未久。往促之。婦媼愛女。曾不聽。及社事將闌。民又往。為言。母以勞疾作。理宜還歸。絮絮不止。婦會觀劇。甚不願。乃曰。盡此一少耳。始即抱恙。昏夜亦無所事。請候戲終。明晨旋返。良亦無所誤。媼亦贊。

發商異事

助。民不能強。遂得。自去。實亦新婚未久。然情。非有。念也。於路。竊自。憤曰。賤膏。茶不念。枕席。情。概。團。歡。每。必。辱。之。抵。家。飯。已。乘。夜。憤。然。復。往。檢。知。岳。家。有。塔。屋。鄰。於。演。戲。之。所。婦。與。姑。姊。列。坐。於。塔。屋。以。觀。演。戲。婦。與。姑。姊。皆。喜。甚。歡。民。益。大。志。乃。於。人。叢。中。安。跪。而。行。背。身。舉。扇。中。絕。無。知。者。時。排。劇。正。盛。金。鼓。齊。鳴。滿。場。喧。哄。婦。與。姑。姊。已。以。浙。志。形。體。頓。以。一。足。垂。下。民。知。其。無。備。仰。而。企。之。竟。離。其。履。履。而。歸。婦。與。姑。姊。亦。不。覺。之。也。遂。至。家。閉。戶。高。臥。亦。不。與。母。言。計。俟。其。晨。歸。痛。辱。之。以。泄。積。忿。乃。婦。夫。履。未。久。頗。覺。足。冷。捫。之。則。連。綿。已。脫。心。疑。猶。狂。若。焉。不。勝。愧。悔。東。顧。親。戚。其。間。必。嗤。笑。遂。不。俟。戲。完。下。屋。自。見。尺。帛。縛。束。之。白。於。父。母。將。歸。其。夫。家。翁。媼。皆。驚。謂。叩。之。弗。言。留。之。不。可。惟。托。足。輒。命。人。控。一。卷。街。送。之。益。固。復。歸。易。履。免。致。播。揚。及。至。姑。媼。未。釋。故。戶。即。詢。曰。若。婦。言。若。明。日。歸。何。深。夜。而。返。得。母。合。阿。翁。怪。耶。婦。曰。兒。聞。母。又。病。是以。歸。不。暇。俟。翌。日。也。姑。媼。曰。子。病。亦。曾。醫。治。足。履。婦。侯。姑。媼。復。復。禮。已。至。恐。夫。不。敢。放。火。及。夫。聞。以。伊。誰。始。答。曰。子。家。夫。微。而。曰。子。以。汝。從。人。遊。矣。竟。歸。耶。知。夫。怒。無。敢。言。夫。又。曰。大。好。戲。文。話。朝。間。將。復。演。汝。何。處。歸。婦。益。默。然。不。語。夫。大。怒。始。可。脫。履。以。更。乃。夫。又。詢。曰。既。歸。何。不。以。拒。來。婦。對。曰。夜。闌。大。盡。暗。中。固。可。飛。也。夫。知。其。意。起。曰。待。子。為。汝。燃。燭。婦。力。止。之。不。聽。燭。既。燃。婦。羞。怒。婦。懼。直。匿。其。足。夫。

早見其無履乃佯笑曰。汝以足來。遂疎有異。婦伸其有履者。亦笑曰。若我狡。狡視。豈有人。跪而行耶。夫注目良久。遠曳其石。足曰。是何。獨無。婦大慙。低聲無語。夫謔罵曰。不從我言。致出此。醜。難。離。離。汝。身。不。足。滅。志。矣。固。結。其。履。婦。然。以。對。夫。曰。履。在。足。上。今。不。見。其。事。可。知。不。猶。以汝。為。室。耶。嗚。嗚。嗚。憤。怒。不。休。且。言。明。日。連。得。之。決。殺。報。復。復。則。意。益。愧。愧。作。之。而。已。轉。轉。不。覺。賊。賊。婦。惶。恐。無。以。自。容。又。慮。為。鄰。里。笑。竟。趨。於。梁。而。自。縊。及。夫。聞。聲。驚。起。起。而。撫。之。體。已。冰。矣。大。怖。且。悔。復。計。婦。衣。歸。當。無。知。者。若。考。履。其。屍。且。誣。其。父。禍。可。免。因。斷。其。鍊。負。之。出。戶。投。諸。鄰。寺。井。中。慨。然。及。室。思。婦。之。情。好。不。禁。悽。悽。持。且。而。不。及。見。母。竟。往。岳。家。逆。婦。翁。媼。言。已。送。歸。塔。力。白。其。無。前。送。女。者。適。以。事。他。出。其。疑。之。具。控。於。官。州。牧。胡。公。素。聽。察。匪。拘。送。者。至。鞠。之。不。服。惟。舉。始。婦。相。語。狀。公。頗。心。疑。拘。婦。之。始。審。訊。之。所。供。與。送。者。同。因。以嚴。刑。擬。其。夫。始。吐。實。公。命。加。以。桎。梏。押。往。見。屍。屍。全。善。酒。者。出。諸。謂。泉。則。聞。然。一。死。無。所。謂。未。顏。錄。其。若。公。與。吏。民。皆。大。駭。審。視。之。額。爛。身。碎。即。寺。僧。某。也。蓋。婦。屢。墜。井。適。呈。於。塔。未。至。投。水。縛。少。緩。竟。以。更。少。覺。冷。政。肌。骨。不。可。當。且。暗。如。昏。夜。仰。視。之。又。見。天。光。猶。覺。身。腹。笑。逐。故。其。境。如。此。迨。以。子。刺。之。寒。泉。浸。溢。始。悟。入。井。乃。號。呼。望。救。適。寺。僧。起。五。鼓。時。結。棹。灌。園。井。中。有。聲。疑。夫。足。誤。墜。香。附。詢。之。則。鄰。婦。某。氏。也。僧。故。識。其。夫。亟。引。修。繩。拯。之。井。深。九。仞。婦。

發商異事

手。風。刀。法。多。方。竟。不。能。上。正。惶。急。間。俄。一。少。年。曾。然。來。亦。郵。寄。團。者。見。僧。躬。躬。用。力。乃。笑。曰。大。師。何。作。此。態。豈。金。繩。中。斷。以。致。淨。瓶。不。出。耶。僧。語。以。故。少。年。曰。不。仁。哉。吾。師。也。實。有。慈。航。普。渡。而。高。居。彼岸。者。乎。吾。素。能。渡。井。予。絕。汝。下。渠。乃。可。上。何。計。不。及。此。僧。曰。然。子。亦。善。之。此。時。值。之。人。故。作。此。拙。態。遂。說。少。年。執。繩。已。乃。繞。繩。而。下。既。得。婦。解。束。其。纖。體。號。曰。巫。提。之。少。年。用。力。婦。果。出。脫。之。雖。衣。襦。沾。濡。頗。覺。心。大。動。給。之。已。銀。子。以。緝。子。亦。請。就。高。阜。息。息。予。出。吾。師。解。付。少。年。少。年。四。望。有。巨。石。其。大。如。岳。力。撥。之。下。諸。井。適。中。僧。顯。竟。飽。於。水。少。年。慮。其。復。活。乃。再。取。石。連。投。之。寂。然。無。聲。知。其。已。死。始。止。而。不。投。矣。幸。婦。衣。以。去。之。此。處。不。可。以。復。留。婦。見。僧。覺。知。非。好。相。繼。大。懼。欲。走。少。年。脅。之。以。力。不。能。脫。始。勉。從。之。由。折。里。許。至。一。土。室。中。少。年。語。婦。曰。僧。與。子。言。意。頗。不。善。子。故。力。救。汝。今。將。送。汝。歸。但。衣。甚。惡。不。可。耐。子。池。中。任。汝。自。便。俟。涼。而。後。行。子。實。無。惡。念。言。已。現。出。婦。信。之。反。感。其。德。亦。覺。衫。袴。盡。在。水。中。遂。不。勝。其。寒。冷。乃。起。登。高。其。戶。裸。而。以。手。按。之。正。白。身。無。備。少。年。早。覺。意。突。心。直。據。要。津。婦。遂。無。以。自。事。事。已。少。年。謂。婦。曰。汝。欲。歸。乎。蓋。行。乎。婦。答。以。欲。歸。少。年。曰。不。可。僧。以。汝。死。歸。將。涉。於。子。必。誣。汝。同。謀。况。子。送。汝。返。汝。夫。益。疑。汝。有。三。命。耶。婦。果。信。其。夫。乃。詢。以。將。若。何。少。年。曰。子。籍。新。樂。在。此。為。人。傳。播。於。明。晨。旅。眾。汝。能。從。我。去。乎。無。室。即。以。汝。為。妻。汝。亦。願。

願者婦思實無所歸遂許諾但曰一履又陷泥中汝馬得之乃得可行少年領之改履復出仍下婦為至暮以飲食來婦從之亡履答曰履在人誰肯無由得婦曰弗得實難行遂同夜處血相飲好明日少年又出婦以履之事堅囑之少年口諾而心以為難勞午間僧虎已現益用張翼奔春乃敢返室獨行野田間見有赤鈎西隄隨鐵似合婦疑為他人所遺者喜極不暇顧慮而疾趨抵室即以示婦婦熟視詳曰此予之故物何由得入予手少年方言其故忽有二役破扉入以鍊繫之曰殺人賊果在此乎少年失色詰其由乃知胡公檢僧屍并得婦履疑婦未死且不能運期與之偕者必左近孤男無敢向人乞此物因命婦之夫備搜計中取婦履悉以付彼使役散置於幽徑潛伏以待遇有拾遺者尾之去則婦可得婦得而僧死之本來自明矣後如公教果獲犯語之以故俛首伏罪詳之邑以抵僧命村民亦以証問論婦遂別嫁以是案公駭擢美任人咸服其明斷

外史氏曰一履之得道禍至此要自數場實應之咎也蓋婦不貪歡則夫不至於竊履夫不竊履則婦亦不至於投繯婦不投繯則僧與少年皆可以無死然非賢宰官得此一鈎則僧以救溺而死婦且背夫而適獄將不鮮矣以履之說破此疑團古人有綉履傳可猶不若此事之詭異

住住
二編 卷三
十

長安谷氏巨族也子弟多發武而不發文以故馳名試長劍不一其人而搦三寸毛錐者則寥寥無幾一日春雪初霽會獵於城北山中閱族畢往少長咸集較騎射逐飛走意氣發揚甚自得也天將薄暮所得推兎以百計倦而思歸遂皆返轡有維藩者年甫成童亦跨弓馬諸兄均愛之携以俱往至是人騎擾攘乃獨相失在後維藩膽寒亦無戒心自跨小驪駒牽一細犬徐驅於平原枯草間新月初生寒烟四野方覓故道前行忽一小狐警獵路左維藩心甚喜縱犬逐之已亦策騎相隨孤行絕駛犬與馬皆不能及未幾黑暗中又亡其犬孤亦不知其安往不勝懊悔乃緩轡徐馳更不辨其何地約行數里時馬力亦疲將借宿早行倏見樹影參差燈光明暗遂疾驅就之至則巨宅如王侯重垣列屋棟宇雲連所見之於莫乃其牆角汗夜者明炬以防暴客其間人聲即叱問之維藩下騎與言答以迷途願求棲止眾以火燭之笑曰個兒即維藩之年歲深夜獨行曾不畏虎狼耶當為之白主翁遂止維藩於茅舍一人舟而八少頃復來曰主翁已起延客矣維藩繫駒隨之往行約數武即見高門洞敞紅燭燦爛宅第頗深遂運者引詢閣人凡三四輩皆鮮衣花帽狀類古之蒼頭略加研詰即導以入歷門凡兩重皆有子春兒之俱笑曰失路兒來乎主翁固候若久矣維藩心

願討之入門而西至院宇精潔如客廬未及瞻臨主人早奉簾而出年約五旬餘高冠盛服從以數人降階即言曰住住輩備爾游戲若何相適之甚既而笑曰幸是稚齡猶可記維藩不解所謂心更茫然惟灼灼以目相視主翁又笑曰童子何知老夫反與有過矣因延以入室其中圖書燦列琴鼎陳陳繁華不可名狀主翁與之坐微叩里居即起敬曰是吾鄰世家也適適奈梓木遺感誠然仰慕久矣亟命呼住住來使者住住數次始聞瑣聲球球有少女子年可十三四雙眉妖媚披髮嬌妝自簾外而入瞥見維藩神色頓異似慙怯不能前主翁笑而語之曰是亦有夙緣兒勿深相畏也女甫近翁側似髮舞袖曼立無言維藩偷脫之態若流珠神伴秋水雖童年情亦不能自制聞女小語曰父曰狂暴相凌心胆幾碎何復引賊入室主翁怒之以目徐曰小兒家竟不慎言乃爾女遂不敢言主翁因指女謂維藩曰家有三女兩俱適人此幼者與君年齒頗相若編附為婚姻不識能俯就否維藩見女心實愛好且問知為孤兒起則女聞言報顏注目亦似慙其素心兩人之情已默相好合少頃主翁起曰即若馳騁過勞姑請小憩明晨再當定議遂退出從人早先趨出戶惟女行步微濡以致獨後將及簾際維藩情不自持乃戲牽其裾而留之女迴眸一顧微笑曰茶糜刺未長便解抓人裙帶即因以纖手解脫之肌膚微膩滑膩莫狀維藩益覺勃然即直前擁抱

女倉卒即欲出聲翁復後維藩大慙遂釋手翁呵女曰不速行又使老夫見汝妮子真恁寒綫乃相與俱去維藩既失所望神亦頓疲淋頭設有衣枕就榻軒睡至曉未覺翁來呼之醒少致慰問旋出一碧玉環與之曰此即住住所御者即若持以為信明春挑夫之吉可求此親迎也言已即道之行曰恐尊親察念宜適歸早發不及留矣遂送之門外命遠其馬仍令人導之示以周行而返維藩就道日中方抵邑門家人已張望身見始欣然結其止宿之所具以實告其從兒維垣粗涉典墳聞即駭然曰此孤也幸而汝幼不加害亦既足矣猶望其他耶遂不再齒及且為維藩謀婚於家以絕孤念獨維藩係憤不置鬱鬱至明春族中將祭儀維藩復得得出郭因私往謁翁物色至其處則芳草如茵人跡且查絕無前之輪與者兼之鳩鳴鴉噪樹木陰森票乎不可獨留方將旋踵忽見二美人淡妝艷脫文梳而往及至維藩前顧而問曰誰家黃口兒何事踰躅於此維藩因告以情一衣絳綃者即紅漲於面曰汝果薄情耶乎住住實予之妹因汝家以異類相誦阿翁甚惡將遣之他適矣奈何復來也一綠衣者亦怒曰阿翁自情憤輕以掌珠許匪人玉環若在可亟以付我維藩實佩於身而堅不肯與二女乃恨恨而去維藩抱悶亦自歸迴踪甫里詎遇一負老道人貌清癯有菜色已錢於周道維藩憐之遠贈囊中物舉以相贈道人謝訖忽謂維藩曰吾視即君之色

住住
二編 卷三
十一

似更有甚者正當英年不應若此維藩若衷正無可訴乃為道人極述之道人笑曰此屬易事但恐君家不能相容或致廢人失所實道反為多事耳維藩堅以自矢道人乃探袖中出三符曰以焚於即君室中君將即自至與之約令送其女子歸及期不至再焚其符必得如意末以清水一盃焚第三符今尊閣本之即有真仙下降不克折爾靈儀但須擇歸始可歸長勿令人歸若於撮合山則幸矣維藩致謝因拜道人為師轉瞬即失所在驚愕而返及見諸尼始以他故亦秘而不告歸至家急不能待獨坐已室候至夜分焚其符有頃聞風聲颼颼俄而赫然震响儼似巨物擲自檐端出視之一孤色甚蒼紫縛束如奉祀之家目光若炬帖耳七情維藩知為竊故叱曰若以女餌我繼又背盟今吾行法拘汝汝復何言狐妾地求生嗥叫似不能答維藩笑曰今姑貸汝死與汝三日期倘送女來姻好猶在不然予不任受若欺也遂釋其縛而縱之狐搖尾自去不復迴顧維藩知其未服時有符在翌日語其家人曰三朝後新婦當來可為予安排臥室時維藩已失怙恃即依從兄維垣同居兄又他出惟樓在怪之曰雖經締姻尚未納采小即言何無據也維藩不辨惟指獲僕僕管其居牀帳几席務極富麗家人皆以為狂屈期狐果不至維藩怒又焚一符是日晴明正當卓午俄陰雲陡密霹靂大作院中雨如翻盆旋見一老翁携幼女自空而下衣纓絕無沾濡徑入洞房

謂維藩曰君無香火情祇一味惡作劇衣奩未備是以稍遲奈何即遣豐隆相召維藩正色曰翁反覆無信不如是則事必不諧翁怒而退留女在室自之日年已稍增嬌態似倍於昔見維藩甚含嗔色句語以強暴兇終非好相識維藩因溫語慰之曰君家自憎妾非妾家棄若何不留面皮至是維藩乃述其懷想之苦女始驟然迴嗔語次天已開霽晴明無片雲嫵媚紛集瞥見新婦咸以為畫中人而莫測所自維藩始隱約告嫂嫂驚喜且憂不得已而聽之為治也起設花燭使交拜成禮女貌嬌美她亦甚愛憐之及夜定情維藩雖約於年實得於歸女不勝其納歡太息曰無一不任暴宜吾輩皆懼見武夫維藩亦大笑詰朝焚道入持強女吞之女自覺精神強固亦心意以定相安伉儷倍倍午後有肩輿數乘止於維藩家及出則則翁媪及前二美人皆華服從入維藩講姻妯娌見女執手涕泣不忍別維藩始執樽禮參拜翁終熱情不甚又談贈女衣飾十數箱富家無以過之款留至暮而去後月餘維垣自外歸聞此事深以為患勸弟遣之維藩不聽偵知某處有異人頗善物勒之術聘使驅之其人即入女室周迴一視語維垣曰是狐妖也吾術不克祛之竟解去維垣弗信復與諸弟維成等故章獵犬數頭突入維藩之室女坦然無懼色惟笑曰伯伯亦甚無禮言已下階趨避犬見如反皆辟易如有所逐遂請各無如何之何遂憤懣而歸

女舉一異異於常兒產後方息嗣遇御前某真人以事適陳維垣終以女為厲復單禮延至其家真人結壇行法女在空中亦甚惶懼方與維藩訣別忽維垣等見有金甲神人此立天半持符噴火餘被示真人共視之朱書五字巨如斗其文則萬仙有作伐也倏不見真人即起謂故曰吾師命也不可以違遂亦別去初維垣女善處維垣因是益力爭之族中始無異心女連孕三子而容色不衰閱數年維藩寄子於凡媳與女入室遂不出眾闕其戶入關其無人益皆從贈符者仙去矣

外史氏曰有此硬媒人何處好事不就為仙翁夫婦多強主人世婚姻於此又見一瑣且維藩亦甚家粗既迫之於途復窘之於室南山隱隱幾隕身斗帳嚶嚶女更受創其男兒絕不似溫存嬌婿矣何更有助虐之師與煽惡之族哉宜乎女為之寒心而以暴寒首之也

仙濤

仙濤者廣陵貧家女父杜某素無賴鄰人咸不齒之仙濤生而聰穎及長色更殊先維揚故以瘦馬馳名養女之家自中人以下鮮不居為奇貨因而自揣薄命應知不免於盡承情實不甘遂日夕禱天以祈早死厥志良可哀也年十七斧柯盈門咸為豪家作伐知必無望於賴繁聞其父已首肯不勝悲怨繼以白練自戕而不忍捨其母一夕中夜獨起躊躇於陳籬之下秋魄微明見一物烏毛白喙目眩閃如灼金狀似狸奴仙濤素珍此畜雖情罔之餘不禁破涕迎而就之且喜馴乃貯之以社抱歸紡閣時已夜闌頓然思睡遂不及解衣竟就枕方轉側如寐覺前物暴巨如牛長驚而欲號已身忽不自由飛跨於其背翁即咆哮成奔突出戶益虎也仙濤心胆俱碎而又無如之何因瞑目聽其所之有頃虎忽蹲伏不前少然而展視則非虎非郭半水半山面溪有屋數椽野花岸柳圍繞柴門幾何時而已正午仙濤時有人家嬌嘶以乞救虎竟躍身置之地上帝尾自去仙濤自慶幸免驚吻存息嗣許時見此家絕無人出乃強起而入之其中草堂三楹頗幽潔而松陰密樹竹影橫窗迥異人間俗境疑為仙宅無如升堂入室不但無人且無簾櫳之具心益大疑有隱狀坐而俛見甕瓦不甃苦飢而前虎復來以首枕藉其臥於樹下仙濤甫知其異乃視曰承若僕我於雖脫火坑將為鐵臼可若何虎似解其言即出旋歸背負鹿肉半肩以遺之仙濤笑曰此地無由舉火我豈能茹毛飲血者哉盛意殊不敢拜登虎又知其意又去許久即連房數十椽歸而委諸楹外仙濤劍食味絕甘竟以果腹自此與虎新結不復畏也虎暮出朝歸日不他適若相伴然且時見佳果以備餵仙濤遂不絕口嘗惟慮秋避避則其具繁繁而一謂有狀片起則有附不啻飢而號寒詎意世外桃源別有天地不第草木長春亦似無陰雨涼

之虞封之飲久遂以相安繼而其苦鬱悶初僅怯怯僅倚刑扉積漸遠出竟不時為騎虎之
游始知其地環山帶水祇餘一徑相通廣袤約數百里風光漾射樹色花香靡不絕佳仙瀟
瀟翠嶺過且自辟故以米紅顏若有羽翼身輕於葉雖不語吐納之術已不啻地上游仙暇
輒披虎為戲如奴少許即獲之十數虎亦伏而不動居約五六年虎忽出而不復仙瀟既
自能遊舉亦不甚仰給於虎惟過迹已久無由再見衣履况乎時當秋杪尚衣單袷既空山
無以縫綴布縷漸盡遂無可衣雖以深閨之慶竟不免裸以為飾亦茫然不覺其苦一日
忽動鄉思念母甚甚恃其不翼而飛頓欲一歸首視乃甫經涉想虎即自來且作人言語之
以予前生實施厚德出予於陷阱縱予於山林得以享年至于歲之久予故化身脫子之厄
成寸之志將與予同證地仙今乃慶念願生孝思不願予不能更留子請送子歸然自茲當
貴可則蓬瀛則不可望矣仙瀟聆其言意頗少悔究迫於鞠育之恩絕不係戀兼因地無居
人性向野鹿忘身無寸縷坦然馭虎以行時已昏夜恍惚在風雲中不知幾千百里比及天
曙已抵江都則山川如舊風景依然不禁凄然淚下而十行史郭萬堆龍烟昔人所云綠楊
影裏是揚州者又舉目即見矣仙瀟方悲不自勝虎忽大吼而躍躍指之頃早已隨越於下
展光四照身落却如遙見行人紛紛不覺頓爾開懸竟以無衣自沮幸有某處織婦終日至

仙瀟異事 二編 卷三 十四

夜甫散飛山將返其家又不甚記憶龜勉而行約里許自謂已至則非莫愁村中實在碎微
園外貧僻敗扉危聲兀兀有人出應仙瀟猶謂其母及披閱觀面冠服翩翩竟屬儒林吉士
氣貌皎潔之下仙瀟遂無地自容因亟飛遁知若人已暗之也聞伊人說數良久嗟為妖魅
復自入仙瀟既路迷鄉井歸望雲山進退維谷之餘不禁因悔生痛涕泗滂沱猛悟曰身為
日燕歸亦安之斯人殆我夫也頓思就之而諒其疑怪并耻於自獻其身俄聞虎嘯聲有布
裏擲自空際乘月啟視則女衣一籠袍袴咸具乃大喜遂益德虎身已就衣深宵亦不他往
藉草眠至且踪跡至家適父以賤業遠行惟母在失女而得女把臂號泣仙瀟亦失聲母言
前失兒時門戶盡扁不知焉往疑兒不肖小星垂命豈對不謂猶在也因細詢之仙瀟盡白
其異母殊不信疑之問體况然乃釋疑仙瀟居家自出不復火食日惟吸果數枚養慕白
雲將出家為女施充以裸體之恥白之母使訪其人則許姓名靖青於中之秀出者因更
注念不置母知其意聞許方綴反情水以干之初時許未識循得佳夢合以告母母謂要婦
得若人當許玉堂金馬而杜父不在家杜母又不計聘資許家乃以金釵訂盟仙瀟慮父返
或有杆格使媒妁慫恿之匝月即消吉成禮比及杜父歸家早無及矣燕婉克遂魚水偕歡
第仙瀟之始末惟母知之他人皆莫之與聞許蓋末由得知絕不疑月下飛去者即此林頭

人也仙瀟慮以佳異見薄於夫始日食一餐究亦見意而已惟弱體輕盈飄港以距離為樂
恒至數十尋不止數月之後漸以不能飲饌竟復其政期年許以御魁登陸者未及三載又
復南宮館閣數年出為某郡太守仙瀟憶虎言果驗綉像祀之因并祀元壇以掩其迹
外史曰虎知報德無足奇也惟以剛猛之悍而軟款溫柔絕無粗莽曾使君何處能辦
此至仙瀟以矢志之高享洞天數年之樂實已難釋程跨虎願失閉歲而世外尋羅不同
人間難圖或不妨少越範圍况念切春暉即圖歸許以世無不孝神仙也杜陵云絕代佳
人幽居空谷吾猶得以比况之

陸廚

桐城張相國家有迨厄之入陸姓無名呼之以廚而己煎熬燻火滋味深諳相國尤喜之其
家貞郭歲時始請假一歸其妻少少獨處寂寂而廚又嗜酒醉即酣臥以足脫輻為常遠出
之然厨欲藉此出游秘不以告府中人罕有知其細者一日中務即後宴會少閒厨又給假
歸途中遇公之廝養某兩人素稔因戲之曰陸大哥今始歸視阿嫂恐天上嫦娥不能為
汝重圓也時厨已微醺乃笑曰某昔或如子言今則不然矣某愕然亟詢其故厨既失口不
能諱遂自其妻之由某即不信又詰之厨更正色以言鑿鑿可據某始笑曰兄亦太不情

仙瀟異事 二編 卷三 十五

奈何既窺而相與因拉之如肆與共飲蓋某從相國數年薄有積蓄思娶婦苦無佳者
向曾見厨之妻心頗愛之今聞其離異欲挽厨為玉成故假杯勺與之語酒數巡遂以言挑
之曰阿嫂既被兄出以渠容早當再醮而去兄已失計縱欲復合恐破鏡未易圓矣厨則
首曰予固不肖於此但前返敝村風聞吳花奴以子為鑿揀精擇肥猶未嫁也某大喜亟起
酌厨曰果爾則弟有所懲兄其毋辭厨飲而叩之則曰非弟敢為陳平但兄所贊者人皆可
取况弟久無室家兄必憐之蓋為予以成此好事厨聞其言有難色良久乃曰婦既見逐人
盡可夫弟娶之固無害於弟第子取若人不等陌路何能言某又相強且曰弟居城市御曲
之人多未稔若欲借水非兄不可否則洩兒事於主人自茲不令兄歸厨微笑終不許某乃
頓生狡計結之曰兄與嫂離今已數月亦思服續乎厨曰然予年正壯詎能久離無如執役
潭府數百兩一歸此心不允疑慮今欲得婦必在城中而邑居者又復我惜可若何某心暗
喜遂言曰兄意若此正不必圖其新維彼者固可耳厨不能解詰其故某嚙嚙久之始曰
弟家實居府側娶若人必真於此雖是弟之新婦實兄之舊偶婦人水性與之言當無不從
兄倘一時情動不妨夜來弟自義讓兩雄一雌永以為好惟在兄之作合耳語厨大笑曰
弟欺予識世固無此理且弟亦非其人某又曰再婚之佳人不等深閨之處子弟又何所各

惜而以之誑兒。廚見其情。遂竊計曰。予所得者。僅足杖頭。一婦。非數十金不能。又無若故。其之美者。今果如此。是無婦而有婦也。渠自願頂綠巾。於子何。尤計畫有項。又賜為不可。必待某自誓。方始允。與之訂約。而別歸。至家。即往謁婦之父。且措詞曰。某不才。身為既役。不能常時歸家。恐虛令愛者。春故以之返。而伉儷之情。則不忍忘也。慮慮令愛。仍道匪人不免。甚為念。雖有邑中某者。家累千金。頗殷富。可托終身。倘垂垂。某願執言。已又再拜。婦之父。喜其妻。始領之。廚遂又流人。德應。明日某潛來訪。馬。鮮衣。風姿。俊逸。廚留之。與飲。婦之父。母。私往。窺。視。皆大喜。遂從。廚言。慨許之。婦。故。陰。有。弟。願。也。某。詎。吉。行。聘。不日。親。迎。畢。婚。後。某。之。年。既。甚。少。於。廚。又。從。相。國。無。他。職。役。朝。夕。與。婦。聚。處。婦。亦。安。之。唯。廚。以宿約。數。向。某。言。求。一。晤。婦。某。難。於。岐。拒。初。猶。借。端。支。延。蓋。不。忍。以。既。得。之。珠。復。用。以。彈。蓋。廚不能。平。母。與。備。某。言。某。自。心。間。者。為。之。噴。飯。某。知。之。乃。大。恚。指。廚。為。誑。已。廚。益。忿。怨。閻。數月。某。從。相。國。赴。他。處。夕。未。得。歸。有人。踰。垣。入。窺。婦。於。室。而。被。刀。傷。十。數。幾。無。完。膚。某。歸。即。報縣。驗。之。四。體。裸。露。且。條。成。如。從。死。者。某。以。廚。有。風。恨。必。其。所。為。遂。言。於。相。國。聞。是。廚。者。成。証之。執。以。送。官。毒。加。拷。掠。廚。既。有。前。隙。不。能。復。辯。竟。成。控。其。實。証。也。某。自。婦。亡。不。敢。復。處。其。室。適。有。山。東。某。客。因。事。淹。留。不。勝。旅。邸。之。費。緣。與。某。相。識。假。以。所。居。初。未。知。有。怪。異。也。及。夕。客寢。聞。有人。啼。泣。予。而。難。毀。亦。宜。細。檢。子。身。奈。何。使。淫。人。得。志。也。言。之。數。四。而。不。睹。其。形。容。始疑。廚。為。枉。翌。日。見。某。為。是。所。聞。某。不。聽。僮。僕。有。與。立。者。於。之。駭。然。以。白。相。國。相。國。曰。事。果。有。究。當。復。驗。乃。致。書。於。某。某。亦。疑。廚。不。類。因。謀。與。吏。召。某。與。婦。之。父。母。并。出。廚。於。獄。同。至。罪。處。啟。塚。出。屍。竟。木。腐。儼。然。如。生。某。心。異。之。先。令。某。婦。驗。答。曰。是。又。令。廚。與。婦。之。母。視。之。則。皆。云。非。某。語。為。廚。先。對。曰。渠。雖。某。之。婦。其。先。實。因。之。妻。寢。處。數。年。隱。微。無。不。知。其。左。乳。有。瘡。疤。大如。掌。和。處。有。癩。如。指。頂。今。並。無。之。且。膚。色。過。白。亦。不。相。似。某。又。以。語。婦。之。母。所。供。皆。同。某。大驚。始。掩。其。棺。連。家。俱。返。至。署。先。以。刑。械。婦。之。父。訊。以。家。所。往。來。猶。有。何。人。其。父。本。鄉。惡。大。懼吐。實。則。有。遠。親。邢。某。居。其。鄰。來。即。寓。於。其。家。自。婦。未。嫁。已。先。歸。此。外。固。無。人。也。某。知。有。因。乃繫。獄。於。獄。關。行。刑。不。旬。日。而。邢。與。婦。皆。拘。到。出。眾。識。之。有。泣。者。有。怒。者。有。失。色。者。遂。皆。目之。為。是。某。以。嚴。刑。刑。邢。盡。得。其。奸。狀。始。知。婦。自。視。出。不。能。離。處。遂。與。邢。有。私。訂。為。婚。嫁。邢。故婦。弟。之。叔。岳。親。相。相。慶。慶。之。婦。之。父。母。皆。不。諱。甫。得。俯。從。又。責。重。聘。邢。因。過。歸。措。辦。而。廚之。說。行。竟。背。前。約。及。邢。返。知。其。已。嫁。乃。大。怒。不。至。婦。家。且。思。以。報。復。之。邢。本。無。稍。素。與。某。有。舊者。因。路。之。便。為。某。餽。婦。以。進。而。終。慮。其。事。之。洩。品。某。婦。亦。與。之。歡。其。家。故。婦。也。是。夕邢。宿。於。其。處。偷。兒。引。婦。至。即。於。醉。後。真。婦。於。某。荷。之。去。至。婦。室。中。偷。兒。又。共。狎。之。味。與。始。引

卷三 二編 卷三 十七

刀斷。唯恐其有。不似。某。刺。敵。而。人。因。寂。無。知。者。邢。來。暗。携。婦。進。吏。置。甘。金。於。某。以。略。彼。婦之。夫。其。夫。遂。疑。婦。奔。邢。未。悉。姓。氏。莫。能。聲。言。亦。携。金。他。適。向。微。覓。鬼。自。白。竟。無。人。為。之。昭。雪。不。數。日。拘。偷。兒。到。與。邢。皆。論。抵。婦。亦。杖。遣。廚。與。某。一。以。貪。賂。一。以。誑。告。皆。杖。之。通。邑。傳。為。笑。談。此。相。國。未。入。關。以。內。閣。丁。報。時。事。也。洵。乎。大。拜。廚。從。相。國。入。京。其。足。徽。敗。亦。受。刑。重之。故。云。

外史氏曰。庖人不治。祝史皆起。而越。固。已。若。陸。廚。者。既。不。治。庖。又。思。代。庖。舍。其。田。而。欲去。人。之。田。貪。鄙。無。知。且。乎。有。奇。禍。中。之。也。邢。之。計。直。可。謂。天。而。究。莫。逃。於。鬼。怨。抑。何。補。哉。至。某。無。恥。喪。心。反。復。變。詐。既。計。其。有。其。實。旋。思。獨。匿。其。謀。是。又。小。人。之。尤。而。無。足。論。也。

艷梅

滇南子伯玉。以三考起家。歷官。丞。薄。官。於。浙。中。有。年。矣。晚。歲。弄。瓦。尤。鍾。愛。之。及。長。龍。妹。麗。且聰。敏。勝。人。因。生。於。紅。梅。開。日。遂。字。之。曰。艷。梅。延。師。課。讀。內。則。既。已。成。誦。將。授。毛。詩。伯。玉。以。女將。及。笄。不。宜。與。諸。男。伍。思。得。女。儒。如。大。家。使。卒。其。業。而。難。乎。其。人。一。日。有。秀。士。款。關。請。見。自言。有。姊。知。書。兼。通。數。國。貨。老。子。又。不。肯。欲。售。其。才。為。餅。口。計。竊。聞。女。公。子。另。聘。閨。師。不。揣。冒昧。代。為。奏。修。未。識。能。中。所。選。否。伯。玉。視。其。人。年。僅。而。立。姿。容。秀。逸。談。吐。風。生。甚。相。欽。重。秀。士又。出。一。卷。曰。此。即。艷。之。近。作。也。伯。玉。覽。之。詩。文。大。雅。卓。然。名。滿。五。大。悅。與。之。訂。約。而。別。越。兩日。又。來。為。下。關。書。詢。之。夫。家。弟。姓。云。係。巨。室。中。落。者。伯。玉。故。未。及。詳。檢。屈。期。掃。除。別。室。鋪。設精。潔。而。香。不。見。至。心。疑。其。異。而。又。無。從。逮。之。已。而。艷。梅。凝。妝。翳。書。燈。故。新。就。時。而。問。之。對。曰。父。為。兒。別。設。青。毡。已。開。絳。帳。敬。往。執。贄。又。何。詢。焉。伯。玉。大。疑。心。知。有。異。乃。尾。其。後。與。之。偕。甫及。室。外。異。香。過。發。鏡。影。亂。絕。非。人。世。所。熟。者。足。未。踰。檻。即。聞。若。婦。人。聲。而。語。曰。東。翁。來乎。予。恐。重。煩。東。從。欲。潛。踪。自。來。幸。勿。以。枉。道。見。笑。伯。玉。大。駭。驚。顧。之。間。其。無。人。知。為。地。狐。之類。亟。曳。艷。梅。使。速。返。不。聽。徑。入。致。禮。囑。咐。對。面。接。談。似。曾。相。識。又。聞。艷。笑。曰。東。翁。不。以。子為。衰。朽。使。備。師。席。似。不。宜。見。惑。至。此。於。是。開。卷。授。關。雎。三。章。音。流。清。越。訓。誥。詳。明。艷。梅。遂。交業。自。讀。伯。玉。亦。不。得。已。入。與。寒。暄。而。後。坐。語。詢。以。古。今。女。史。歷。歷。如。數。家。於。不。禁。心。折。雖。未親。瞻。道。貌。而。聆。厥。聲。音。則。五。十。許。人。也。艷。又。謂。伯。玉。曰。子。本。蓬。山。氏。之。裔。寄。居。某。邑。百。有。餘年。因。與。令。閨。愛。有。結。是以。假。居。若。此。決。非。為。人。禍。者。幸。勿。疑。誑。伯。玉。唯。唯。而。私。心。實。以。為。憂退。而。命。其。銀。入。婦。與。艷。梅。欣。然。聚。餐。雞。未。見。其。鋪。綴。而。四。壁。空。矣。家人。私。以。詢。艷。梅。詰。其。見否。亦。笑。不。肯。言。伯。玉。將。覓。術。士。驅。遣。艷。梅。而。止。之。曰。又。所。以。特。延。明。師。者。佛。兒。等。也。今。既幸。逢。大。師。可。以。裁。成。何。更。計。及。其。他。乎。且。始。以。禮。幣。而。終。以。兵。戎。亦。大。非。風。雅。之。道。伯。玉。素

卷三 二編 卷三 十七

受女遂從其言。艷梅朝而受業。盡而請歸。夕而習復。不三月而即通一經。伯玉聞之。喜其
其供帳有加。極感其意。又授艷梅以命卦諸書。語之曰。兒命薄多。才反非厚福。習此可以
相大御翁。算其先非汝事也。艷梅受教。精心學之。數旬而盡通其奧。始忽辭去。曰。汝素有所
就。當習女紅。以執婦道。予教無所施矣。今將他往。十餘歲。再晤於此。耶耶道中。慎毋相憶。艷
梅不忍別。牽衣戀戀。粉淚縱橫。繼為勉勵。一夕。詰朝遂失其所。在蓋自媪下榻於此。爾春侍
從皆水之。觀艷梅見之。至是亦茫然無識。知其已逝。悲不自勝。始為人言其狀。貌則少好
如處女。唯髮鬢頹白而已。恒衣褐色衫。練襪寒暑不一。暇則搦管為詩。若與人倡和者。吟
成。即有物攫去。其草草不可得。然味其詞旨。或天孤而暫謫人世者。又言自幼至長。夢寐輒
見之。故相習熟。無所猜忌。艷梅入世者。執經實由於此。今忽不見。能無慘慘。言之每泣數行。
下家人告勸慰之。艷梅自媪去後。始稍稍術奇。中如神。伯玉欲為擇婿。辭曰。父在此。履
任數年。政績卓異。當有升喬之喜。真兒於此。異鄉約質。保無有化離之數耶。時伯玉雖盡猶
以色家為閨女言。欣然詢之。則傲然不對。初亦莫解其意。未幾伯玉忽遇寒疾。竟以不起。
遂穿於官舍。家人始服其先見。殮葬。將扶柩歸里。艷梅泣之曰。父歿後。始行厄運。恐有尤妄
之災。不可以驚我。奈梓。請兄皆囑其誠。竟成行。母至墳。已有風聲。傳揚朝命下。將藉其

家。益當康熙初年。吳潘悖逆。伯玉之仲弟。實在幕中。兵敗漏網。至長復之。律以從叛。禍故延
及於乃兄。伯玉若在。亦不免於死也。聞家聞之。不勝震驚。蓋其桂。比及故鄉。裝猶未卸。而緩
騎已來。盡沒其家產。禁錮眷屬於宅中。州縣又慮有挪移。株連根及。以至厥族。諸兄始悔其
過歸之。幸中丞某公。稔知伯玉純謹。特疏代為辨明。嗣聖恩寬大。不盡加罪。僅流其三子
於邊。以示薄懲。而于氏遂家無孑孓矣。艷梅之諸兄。欲奉母同往戍所。艷梅不欲。曰。昔年
風燭。何堪遠涉山川。且生子與女。同一罔極。妹雖閨閣。獨不能忘水奉親。竟不聽其行。諸
兄亦以母老。不任風霜。遂攜眷自去。艷梅當藉沒時。私匿百金。至是置田供母。縣大夫又憐
其窮。獨少助薪水之需。家以租給。明年。艷梅已十九。里中聞其賢。試思購之。母又繼於遠族
得一子。頗稱克家。使承伯玉之嗣。固勸艷梅擇所夫。艷梅初猶不願。欲奉母終此餘年。以踐
昔日之語。及有螟蛉之兄。出入扃。乃首肯。然以年庚未者。一覽。屏棄之。曰。此非貧即
死者。烏足以當產屏。遂最復得一人。艷梅曰。可矣。母兄素信其。遂不及詳。竟字之。其人
陸姓。名學。派父本邑中豪士。已早亡。惟老母在。獲資巨萬。富甲一鄉。人皆為艷梅欣。及嫁
琴瑟甚調。美食錦衣。婢媵環侍。即艷梅亦稱其師。仰窮之言。以為弟。居無何。其姑誕日。
賀者盈閭。戚族之婦莫不來。陸母酬酢已畢。乃命新婦代為操。艷梅稱稱。至一。年。頗高

大喜。龍鍾。忽笑而謂之曰。新娘子亦大不忙。明日又阿娉生。依雖無實。亦宜能無
事。語未已。座中多怒之。以目。乃不復言。艷梅心疑。然亦未敢研詰。及夕。入室。叩學。學
以往。耦已諧。因愛且不能諱。微露其情。則媒氏以斧柯。無成徒勞。跋涉。因稿。陸母計。更改
時。以擇古人全福之遺。偽為眉。以住耳。艷梅大感。或索其真者。學。深出之。積中。其實少。艷
梅三歲。而懸孤之期。果在來。乃知。非謬。初。猶其。稍可。及就。燭下。推之。則。視。向之。貧
歿者。殆有甚焉。艷梅遂。然。出。流。亦無可如何。甫。周歲。而。學。病。矣。學。深。體。雖。儂。實
條。童。年。燕。爾。既。已。孔。嘉。新。婚。又。值。絕。艷。花。月。之。態。儘。足。銷。魂。斧。斤。之。伐。能。無。刺。骨。加以。天。資
薄弱。血。氣。未。壯。遂。患。瘧。疾。臥。牀。不。起。初。艷。梅。既。知。夫。命。首。慮。其。疾。請。事。博。航。兼。勸。姑。使。之。出
外。就。博。雖。不。見。聽。家人。皆。稱。道。其。賢。至。是。危。篤。乃。自。憐。自。憐。曰。非。我。死。夫。子。實。由。我。而。疾
我。則。何。心。而。思。於。生。視。因。自。製。疏。文。乘。夜。窺。禱。於。上。帝。其。誓。曰。爾。為。鐵。錘。同。集。溝。壑。於。他。年
不。願。孀。居。獨。守。閨。房。於。此。日。情。詞。悽。惻。約。數。千。言。祝。詞。連。引。刀。自。到。其。臂。羅。積。盡。股。香。肌。寒
落。痛。極。遂。仆。於。地。遂。夢。中。聞。有。人。大。呼。曰。上。帝。有。命。已。許。汝。易。以。而。貧。矣。聲。已。若。雷。驚。愕。而
甦。人。尚。寂。無。知。者。扶。創。起。立。入。室。視。夫。病。勢。似。覺。稍。減。乃。以。肉。和。藥。煎。而。進。之。翌。日。竟。小。愈。
決。司。大。安。彌。月。遂。扶。杖。而起。艷。梅。既。不。自。言。夫。婿。姑。婚。亦。問。知。出。於。新。婦。之。力。也。學。深。既。痊

益。東。東。書。不。讀。時。或。出。外。游。蕩。小。試。飲。博。之。端。然。賴。其。母。東。縛。暴。嚴。尚。不。敢。過。於。馳。騁。又。越
一。年。母。已。病。卒。學。深。乃。肆。無。忌。憚。日。出。與。無。賴。者。游。學。子。有。千。金。纓。頭。有。百。貫。凡。祖。父。之。經
營。當。親。之。積。蓄。幹。僕。之。生。殖。藏。銀。近。千。乃。索。論。畫。畫。輸。外。府。而。家。室。為。之一。空。浸。及。田。宅。人
盡。寒。心。獨。聞。中。者。漠。不。為。意。所。謂。試。答。艷。梅。以為。同。林。眷。起。痛。癢。弗。關。豈。異。日。竟。能。獨。當。哉
艷。梅。聞。而。太。息。曰。雖。非。世。上。金。天。幸。免。塚。中。枯。骨。何。勤。為。益。龐。其。浪。游。且。出。資。具。以。供。其。揮
霍。學。深。以為。駭。每。向。人。津。津。樂。道。之。人。以。是。亦。薄。艷。梅。未。及。二。稔。時。家。無。斗。筲。夫。婦。遂。徙。居
甌。卷。桑。戶。棧。樞。竹。屋。低。矮。學。深。始。杜。門。不。出。乃。自。落。總。以。來。一。衣。一。食。學。深。皆。仰。給。於。婦。艷
梅。盡。則。補。綴。夜。則。紡。績。日。夕。為。常。毫。無。慚。色。學。深。生。於。富。厚。身。無。寸。長。惟。供。炊。火。而已。默。然
內。愧。仰。屋。咨。嗟。艷。梅。反。溫。言。慰。解。之。聞。者。多。美。其。安。貧。而。不。意。其。命。也。如是。三。歲。適。忽。大
饑。當。米。珠。薪。桂。之。年。艷。梅。十。指。不。足以。贖。二。人。并。日。而。營。浸。以。飢。凍。適。學。深。之。勢。以。京。秩。出
宰。中。州。聞。親。家。刺。落。無。以。資。生。欲。助。之。深。慮。其。深。慮。乃。封。舟。車。之。資。馳。書。召。之。學。深。欣。然。欲
任。謀。與。婦。偕。艷。梅。始。諒。曰。家。散。萬。金。依。人。四。海。安。固。未。見。其。可。也。况。官。署。如。郵。亭。勇。既。過。客
戎。置。復。往。投。之。備。一。朝。相。空。當。更。有。旅。人。之。憂。矣。學。深。久。困。思。歸。遂。不。納。妻。言。寬。舟。任。仕。強
以。偕。往。艷。梅。亦。頓。憶。芳。姑。之。約。或。能。適。近。他。鄉。隨。亦。從。之。而。長。途。近。萬。跋。涉。艷。梅。比。及。漢。茶

之間月已三易木入縣境身處已有伴來則又任性趙州牧矣轉折而西又將千里艱難
質在魏不而馳驅遂病於旅次息未能甯之使者乃先返夫婦就延匝月方始啟行州
治衙署一新吏役將出迎判文驚詢之前任果其勇氏下車未久即遭擄奪以滋難多受其
金故也勇解赴省衙審知有後安避向都門舊居益名號之价未回去趙之確已遠而其可
追矣學沫至此氣絕心死始悔婦言之不用既無所之又不能返資各將盡告助無門不
已而謀諸婦曰悔不納子言今已至此遠避維谷去死無幾然予子亦有不利也蓋其
所以處之答曰君將奈之何此地非如故鄉可以手爪養此口腹若其他則安何能為學沫
曰不然聞子有妙術昔在家園良難輕信今日失路於茲胡不為予一試不愈於束手坐困
乎艷梅頗有難色學沫再四強之乃許諾亦緣其師有相夫之誠也擇日設肆出餘金貸
治具且懸一幃於門以蔽春色艷梅默坐其中學沫往來傳送就問者輒書尺紙批而答之
即欲開柳外之營而不可得期其他欲趨人初猶觀望漸且雲集旬日而外戶之塵滿矣艷
梅一一批盡決所疑而去由是喧傳名噪遠近幃中仙之譽傾動晉紳蓋不止士庶已也
乃艷梅安於天命某起坐幃中以十人為率除宵解以翌日又不多索命金日惟青蛾百數
僅足養煖此外別無贏餘學沫疑之曰以子之能富可立致非子敢存奢望何不多取錫銖

卷二

二編

二十

早還鄉里而乃自為限量如此艷梅不欲言其意因權詞以對曰命之理微聖人且罕言之
以妾之神明極足應此多則不驗不亦虛人來意耶學沫實貪於得乃笑曰此子之飾詞耳
術苟甚神安在不多多善哉益困強之艷梅亦思自驗其命乃增其數且倍其值次日占
者詣門急為判決自朝至於日昃得錢近千學沫乃大悅詰旦夫婦攜木起暮雨滂沱旁午
天始稍霽來書甚稱至暮重陰凝閉遂成淫霖十餘日無少止息溪流漲溢市中水深數尺
絕無人乘槎問卜者夫婦坐食其資所得盡耗又枵腹一朝夕方始稍明艷梅益信有定數
亟欲復其故職學沫不甘仍強之三日又獲資數千夫婦欣幸至夜高枕而眠有偷兒潛入
室中席捲所有且并其衣物盡擄而去蓋緣陰雨環垣未及修整致宵人得以肆其志究亦
造化使然也學沫大憤憤不欲生艷梅言笑自如徐曰君不知命宜其不免於貧妾遭媒妁
之誤至今備深洞於心誠以君之棄我非貪富欲微妾福於天帝予今已少息久矣安得一
寒傲骨猶然倡隨至是乎君無怨焉可耳因述其夢中夫語學沫益憤以為所造如斯惡無
首止之望艷梅又解之曰君知善可回天彼蒼固任人轉環者也誠能力行陰陽天將別
注祿福以妾之能固可相君旋里且還爾素封矣語本寬其意乃學沫即從請教艷梅沈思
良久忽憶一事言曰妾從君來時渡一溪梓不能過水深湍急而其地距此里許別無橋梁

君倘立志即於朝夕之暇負土擔石住營之妾再以前所得助君鳩工加水終歲之間人即
永免衣濡之患利濟誠宏善不在此乎學沫即慨然曰諾遂與艷梅謀每日食餘餘積日積
便休職前住營連水浸腰骨勢不知疲履寒之適手破足盛暑之雨笠烟簑擊所不恤人
有樂助者反得而去之夫婦又自茲如素口食而外悉以庀材物集而後召匠攻木攻石各
鑿之登盤於路通計經始至此凡閱十月而橋成初是溪雖深有時亦僅沒膝而人恒不能
涉原其水性峻急即益孟之石皆可激之使行履脚則足立尚頗仆遂無有以此議者自學
沫之盡日立於水次任瀾洶洶竟無損傷人因以為神徒杜已就行旅慨然因號之以慢仙
橋紀其靈也學沫亦由是小康遂有薄積又越兩歲致錢百緡乃作旅歸之計市二簪衛載
妻以行艷梅自至趙地深自艱晦從未以半向示人至是返營人甫識荆雖手屈三旬而花
貌儼然舉驚為神仙不敢仰視夫婦遂就道不再徘徊乃行未三日程學沫忽得暴疾昏睡
無知撫之若冰竟卒於旅舍艷梅慟甚自恨其生之不及百計維持竟無望於陪老且居異
鄉隻身誰倚遂哭之嘔血絕而復生旅邸主人又以其死之甚速不免于死將葬之於官而
累其可脫正紛然聚訟觀者如堵忽一人排眾直入以寸紙于艷梅曰前村一媪聞娘子命
理甚精敬以此相洩眾聞而大恚以為當此搶攘何求是不急之務將奉石文下以洩其不
平艷梅揮之曰是必有異展視焉則其師茅姑之遺也因雪涕急詢曰姑安在答曰已與某
僧相乘行甚緩是以在後耳艷梅乃趨出候之曼立遠視見一人從容從履狀如昔媪猶
未至艷梅遂伏地嬌啼宛如失乳之嬰忽睹其母嗚咽不可名狀媪近前以手曳之曰兒勿
悲美玉泥沙亦其命也宜先採吾塔扶艷梅起與之偕入視學沫艷梅涕泗交頤謂其已死
媪笑曰此特好因緣豈真長逝耶即索片紙書數行焚之學沫冥冥久陣有頃蹶然起坐若
皆魔下賤者艷梅叩其肘曰答曰昨夕與子同夢忽覺身體飄然獨行旋至一洞天朱戶丹
欄居甚赫奕有王者年僅三十許衣冠尊貴儀從甚多見子降階迎迓又聞堂上有呼卿之
小字者其首甚細曰艷梅之婿至矣王者擗子坐且謂曰君以一橋克千萬人之屬功德
偉矣通奉帝詔以至寶賜君若拜受言訖縛一物至周身甚覺狀若狸口吐一珠赤光四
射主者令子吞之三咽而後下臟腑如經炮烙寸心火熾刺不能安歷許時而後俯仰則神
明一時洞達已至者命酒為子賀又出二女即為子捧醴云是卿之姊妹行曰見送水不
竭當自知之艷梅竟忽忽有人一札至主者閱之笑曰姊亦多慮乃離因遣子歸出門問
孰知死生機頃刻艷梅乃引之拜媪媪謂學沫曰子即某姓是也何曾存子於心乎今又十
餘矣其深頓悟媪又曰渠亦大愿懶使非子草數行渠或真艷梅之婿果以二女未可知

卷二

二編

二十

良久忽憶一事言曰妾從君來時渡一溪梓不能過水深湍急而其地距此里許別無橋梁

也言次族師主人與散皆心安始各散去學誅設其款温飲甚歡媼忽語陸夫婦曰仙卿
樂乎故鄉樂乎二人同聲俱以仙卿對媼乃探囊中取出刀圭之藥令媼服之而少與學
誅曰非身故自有宿也更以餘藥飼二養遂亦不煩勞林後晨間出送從媼與媼會其
一惟學誅另張媼叱之冉冉上升解息入雲中形若紙意僕不見男婦驚觀何者千百行者
居者咸下拜問更里名爲三仙與黃梁之鎮不朽矣

外史氏曰信哉人之可以造命也媼梅以一念欲洵其夫而錫子轉爲老彭矣學誅以一
事克從其婦而賦肯不難羽化矣二養並舉何異雞犬同昇若媼之事雖不經然玉成終
始殊不愧爲人師備存西席者幾奪東牀不免令人不滿耳

隨園老人曰此當與聊齋細柳傳參觀彼成厥子此相乃夫皆蒙惡聲而不辭天壤間惟
此二婦人耳彼三家村蓋老媼少有不白便將指日天天涕泣分訴是真所謂孽子氣

高郵諸生節允巖侍御公兆熊弟也繁一精室四壁圖書景夕生臥其中非韻久罕得至一
日深伏天空雲斂生誦讀少暇命小奚橫長笛自倚歌以和之於是飲酒樂甚不覺沈醉
醉酣時將出遊時盃未盡也恍惚出門馳騁街市過曲巷似有人家其外戶飾以丹漆
不甚軒敞大書一聯曰舞罷雲傳曲歌成柳絮聲字連柔媚語似青樓才逐駐馬不行
思一連烟轉乳然欲闌而出且自語曰子巖烟至肩此高者任汝百磨像骨終不可折生異
之觀其手姿儼然絕代唯眉目間少許稍加見其投東將往從之所來忽中蹶漆然驚覺
在蕭齋榻上實一夢也其心竟歷歷不置明年太夫人爲娶於巨室賢淑而美然時以巖烟
爲念至秋赴京省其兄所寓在正陽門外開行佛經一卷彷彿夢中意也及過一門又醜似
且雙扉緊閉依然赤幅烏闌而十字繡珠綴於其上生固心訝及詢之則故名妓玉蘭之
家也少時頗有盛名今老矣車馬稀疎者一假姓名長烟又爲惡少誘與偕遊迄今踪跡未
獲以故深鎖院門不復見客生既得其詳疑長烟必以不屈而死此皆鴛鴦之飾詭人未及
覺察且歸見其兄請語南城巡視者公以事涉影射不之聽生竟不平乃與其僕私計之使
僕冒爲裏酒之兄先往蘭家索人不與遂訟之西造俱備生乃自具公服備階中語內言有
娼長烟服役數載即是僕之姊姊不知何往僕至京師以事過妓館之門見婢
立戶側瞥見乃兄即趨入其形容服飾鑿鑿可據恐所慮差搜捕云云時司南城府卽爲
某公備好發伏其誓自名又悉高實執之某嘗嘗英年必無誤矣因以嚴刑擬妓蘭憤始吐
其實果緣某烟不從鞭撻至癯一夕忽自縊而死人命非輕威逼有據遂不敢聲言私隱於
客廨院中又懼事洩托言遁逃而不知猶有其兄也今對烏臺情甘服罪公命役往出女屍
則面色如生猶未朽一時觀者如市莫不噴噴歎息忽一人高冠盛服自外入撫屍大哭眾
皆驚愕復詢之則其女弟也乃大說爭詰其詳自言陸姓名仲昇曾嘗某卷於某部以吏
員考校雖職今已及第有妹年十四適陸他出其妻性素悍凌虐之及夫將歸懼其憤訴乃
乘其寐獲以厭使人棄之於野陸歸知之怒逐其姊而其妹究不可得事聞二年矣是日陸
僕往觀相驗一見即過歸告其主曰蘭家娼處當是我家長烟陸大驚趨往觀之果其故
哀慟如此役乃馳白某公某疑計命命延生來誦呪叩之生見真鼎已出遂笑而編述其由
而獨隱隱一斯公爲歎服由是都門任使春感慕生好義之名願得納交陸更稱謝不置

往來與密如舊相親生居京數月解兄旅里行及郭外墓田叢雜適相署之役以公命送生乃指一新塚告生曰此即陸女也乃兄為誓此地其真其生聞之心動遂命僕於近村覓得杯酒而自下騎酌之曰予為卿魂此况卿故漢然無知語甫已覺襟裾有物擊擊下垂回顧之又無所見乃履起乘而前至後必步履周旋報如此及既則伏於案側捫之泫然生心以為異而不肯宣凡數十程皆如之亦習而不復介意及歸見母望家相慰因述其前事太夫人及細君莫不稱異聞數日細君坐蓐生遂宿於精室夜已過半聞榻前窸窣有聲詢之則曰曩烟也生素相慕竟不之懼惟笑曰暮夜無燭安知非汝以給我者語未幾燈光四散燭者復燃果見女立於燈下花貌嫣然容狀富麗迥異塵中之慘淡且歛衽再拜曰曩烟以薄命之身初遭惡嫂次遇淫媼備極摧折之苦竊慮有玷先人繩梁自盡不意蒙使如君者為善大白此冤久思圖報愧無報復辱吊臨是用忘前自京師附驥至今始敢露形香母以陰濁為嫌使妾倚少醉高厚則又不世之惠矣生聞言甚喜微語曰鬼固無害乎女颯然答曰害誠有之亦視乎其人耳以恩義而結綢繆亦人也遂色慾而忘性命人亦鬼也况妾以一念堅貞久已逃出鬼道居何患焉生遂欣然納之及命之嫁女固羞縮不前生強之乃笑曰抱白雙於生前而碎明珠於生後敬君之大德妾亦等於淫奔矣於是解

二編 卷四

衣共枕交合之際避遠巡已而流丹泮席無異生人翌日晨起遂以環堵之宮為藏嬌之室女雖白晝亦現形與生聚處雖不流灌不飲食是其所異他如偕隨之樂談讌之歡生亦身親享之矣然以女故不與人通僮僕亦無敢踰檻妾生有靜癖常如此故入亦不甚疑之女不善歌因微問之對曰昔在奴家雖未詳習而聲容節奏之妙亦心領意會但不屑為之耳今對知己故不復藏拙亦情之所使也生以是愈愛之女故識字生教之即能通文暇輒流生為市金剛楞嚴諸經跏趺坐誦恒至于夜不休及細君產後身健女乃義不當夕曰妾在此如履獲珍玉而可奪人並帶眼生不之聽女忽不見生乃入內寢然值三五之期必宿於外與女為歡如是者年餘女忽笑謂生曰鬼亦生人豈不大異哉生天許妾以此醇德乎然不可復居於是矣生亦駭然而情不能舍叩其所之曰女妾願佛經洞泐水來再生以前乃天妃之侍兒也緣過失墮落至此幸能矢志不甘風塵已為故主所整將令仍還供職祇為若一勝在身是以少留明日君適近朝白楊樹下一襪襟物是即君之遺體若抱之誠如是云云人必信之君命中無令子是兒尚能象賢毋自誤言訖揮淚訣別存存之間化為淡烟而滅生悲痛不展如其言果得醫醫以反詐云畢絕命人乳哺亦無疑及於此者比長耳目鼻無不肖生戚族始以為真生乃稍稍定之聞者駭呼生後位至顯宦細君所生三

知舉不勝家惟其烟之兒名夢鏡能繼書香登上第時仲昇宦遊數年致仕家居生父子皆官於京乃奉甥往謁其舅並告以詭惡善相交夢鏡始識其外家自是節陸陸來數也如姻婭云

外史氏曰女以不磨之貞而獨感生一語不能復堅情以義生故也情可割而義不可泯故以鞭扑之威當之無甲申者竟能溫柔嬌媚呈身奉投於夫子之前義之有所以致之非初貞而後渝也然無生之使騰生之上舉而徒思與鬼為好不第貞魂不屑來淫妖且立至矣欲求免於鬼手得乎而况居然生子也耶

鏡兒

高僧即本一卓錫靈隱戒行精嚴初名某隸人也少時為邑庠生慕其楚人文之盛游學江左數年忽有所悟竟削髮還纓轉至越為擇門尊宿抗人仰其名延至寺中即今之所稱定心大師者是已其子曰鏡師出時方始鬻鬪及長每以不識其父為恨聞兩江數數求之又往往相左比聞其在錢塘遂附舟南下共載者為一少年貌效好如女子自言雙姓由京歸將返山陰聞鏡之孝甚敬禮之兩人頗相其適迨至杭鏡得父之所在亟往謁焉雙亦請從許之乃偕往甫及寺門早有一僧逆之曰大師出定已知法嗣遠來但不宜與鏡兒俱

二編 卷四

請止之鏡茫然而雙忍愛也鏡嘗有異而思親念切亦不暇詰遂止雙於門外獨入見及至法堂師方跏坐鏡本不能識僧語之曰此即若翁也鏡乃嗷然大哭拜於膝下師麾之曰止止雙種勿爾汝父甚要無汝宜生歡喜心何作此態乃命之坐雙語戚族之長者并同學諸故人續一一敬對師每擢眉曰汝跋涉不易亦微孝心第求則自來如鏡兒輩何堪之采混老僧續起俯伏跪白不知兼請其故師曰雙即鏡兒之夫鏡兒乃其善慶一野狐也愛慾牽纏而不能舍即藉汝之身得渡江又思窺伺老僧其吾片言以成其好鏡兒實在此身邊以汝凡軀焉能見之既而曰是狐頗風雅且識孝子吾固不惜此寸楮也命取黃紙一條書數字付侍者囑曰持此子之勿令渠久混淨地侍者將命以出雙得之即再拜而退歸居寺中匝月師即遣之曰歸奉汝母猶之乎奉父也此非塵境可以久容俗跡續不欲返師訶之乃行歸見其母康健猶昔承歡數載又念父復詣浙江則師已掛單而南不知所往續因困極思深遂亦南行忽於山陰道上遇一人裘馬翩翩從甚盛視之則故昔年同舟者也雙見續即下騎拜伏道周曰孝子別來無恙續垂下料相扶曰故人何為謙至此雙起曰喬祥之德若同天地每恨中報無由而敢傲慢自尊身因因請過其家續之私心亦思深求其真果然從之竟假裝乘輿而前乃莊刑之地去其居猶半日程途次續微叩之

與亦不設始慈其本浙人其字父官於京師携以之任詳業西北山中結廬數椽地絕幽雅一日冬初雪霽其方携卷圍爐呼茗俄有一物如火圍其色正赤烟焰尺餘自梁而下就地旋轉無休一室生溫較前益熾其大怖乃祝融肆虐將起奔避其尤怒頓斂遽化為人則一白髮媼衣裙樸素拱立於前益駭然知為山間妖怪避之倍至媼直前止之曰即君勿懼予非為人禍者見子讀書慕家自有約女曰鏡兒願就爾室將運奉茶第少傾教益故爾倉卒請見未知有容納否其更愕然心滋骨懼乃辭曰不才下土學未有成恐誤媼之闈愛且來踪詭秘嗚呼於懷媼之求益非所願唯媼憐而怒之媼性甚暴似不見鏡兒即怒曰我女天人也以耦小子自謂無可推拒矣而乃喋喋若是豈以道鏡之威不能付汝於煨燼乎言次忤目相向眼閃如牛雙瞳正無如之何又見一婢艷妝冶容自外入笑曰如此硬主婚反損人伉儷之情殊非善道請即歸鏡姑當自主又曰予固知媼之風厲不克辦此扶而去之媼猶怒出門數武俱不見其心胆幾碎下山而雪迷徑徑馬不能行且僕之長者奉命入都取薪米寓中自其而外祇一十二歲之童子復何能為不得已而靜候之死生在天而已及夕雪少霽故掩扉高臥權度此宵計將明日他從然當擊門之餘寢不成寐旋聞彈指聲有人叩窗作歌曰嘆空閨兮掩孤扉望伊人兮遠素誠伐何伐何兮其音丁

二編 卷四

丁果得相隨兮我願卿卿聲甚嬌婉而餘韻悠揚儼有鏡梁之致其知為鏡兒穴窺之曾色明於皎月則一小女子辨髮垂鬟盈盈然立於窗外天寒翠袖甚倚修竹差可翫其一二其心竊憐之但為前事所繫不免首鼠不敢出一言又聞女歌曰雪欲晴兮雲散鳥不宿兮雙飛奈有人兮願孤幃不見兮又空歸歌罷連步欲行意甚悵悵難遂不能自禁大呼曰卿之所嚮者在此將安歸耶女乃中止隔牖語之曰屢遭峻拒妾實汗流故不得不歸豈真悻悻欲返者其即披衣起榻啟扉延之徑携素手以入時殘燭未滅燈下玩之肌不盡而玉膩貌不飾而花嬌一顰一笑婉婉可人閨中實罕其匹因詢之曰所謂鏡兒殆卿耶使非惡機合好事之成已久矣鏡兒笑曰君固色胆巨者非妾自來好事真不可望其遠鏡之說枕解曰妾尚待年君姑毋疑因出一卷曰此妾之畫像無飾掩己君為我報政之三日後妾求拜領幸母以說碑見還言已再拜而退厥夫所在冀聞所風流秀豔語語離心話朝早起濡味卷卷詳讀因是無遠齋之意越二日鏡兒果夜至以表投之曰幸不弄命但卿之珠玉令人不設不能耳鏡兒翻閱數四慨然曰名下信無虛仍欲去其遺留之代解衣履鏡兒乃稱頌笑曰人當十五即嫁王昌宜得謂非夢事已而海棠枝上得試新紅鏡兒雖嬌啼宛轉態若不厭然已極人間之樂矣數好有聞聲因詢焉為誰何答曰此妾結妻

之母非自古姓野人家也其其感頗令人震怖今言之尚覺駭然鏡兒曰以君今夕之威較之惡酒相去遠甚語皆大矣遂並頭熟寐侵晨前婢叩門而入冀因謝其鮮紛之德婢笑曰痴老媼故不語此子固謂非鏡姑自至不可俟女整衣奉之以去自此無夕不至媼日深鏡兒既嗜詩文兼覽韻致以所居湫隘且有僮僕不獲暢所欲為往往枕上推枕牀頭辨韻或採雅言以相謔或取妙句而同吟諾笑有聲聞至通宵不輟時年長之僕已返聞而計之味爽伺於戶外則主人倦臥門忽自啟且珊珊小兒裙履風生窺之茫然無睹乃大懼以為地無居人此必鬼狐者流遂力勸媼歸其不納媼又入都白之於其李父知為妖惑道使召之未發而鏡兒已知是夕忽涕泣謂媼曰歡不克永矣可奈何媼詢之對曰僕已洩吾事於主使采召君若歸當不復來將為其妻妾亦悲嘆因要鏡兒偕行解曰妾實不願身本依也吾儕各有吟域况今聖天子所都無能擅住君不棄妾必也南旋而後可媼已深入溫亦亦難違舍惟問計於安出鏡兒以妾有滿蓄足任舟車君但如妾所言則故卿可返何必戀戀於茲土其竟毅然從之乃與鏡兒謀不携一物悄然夜行僕本久留都中童子又垂頭而睡遂無有挽留之者行約里許草際似有燈光隱隱雙炬旋暗復明其指之以為人家鏡兒笑曰君之所畏者至矣亦太刻人面皮何竟吧嗒於此其猶未解俄聞虎嘯聲震

二編 卷四

山谷雙乃大驚雙墜崖下鏡兒救之曰有妾在何震恐乃呼曰兒與婿將他處承母玉成其日歸當放反哺言未已虎忽躡跡驚心少定及戲曰昔假虎威今日威可伏虎矣渡抵山麓有村舍暫假朝餐遂顧緝夫婦人亦無自究詰鏡兒又出白金覓代步置衣裝竟行道由京而南直抵通都日不辨鄉登舟一帆而去迨其季父之召來雙早出山三日矣舟中雙與鏡兒志始得暢或滌頰茗戰或剪鬚手談或擊詩書為觴或紀風景於行笥而分題限韻更唱迭和較前益為豪爽其初猶強而後可繼且樂此不疲雖良友之晦明無以異焉行及下江料入浙界鏡兒忽怱然曰此地水神頗作梗妾不能渡須俟大福之人布帆乃能無恙雙詰其故則曰伍相伯威靈素著非他神可比妾實懼之雙不信乃未及揚帆巨浪空起陰雲匝地霧不見人雙大恚為留五日過續扁舟至鏡兒色喜曰有大德者至矣猶慮於厚福者也君能與之共濟雖百江神妾不備也雙從其言適續正值易舟遂從中慈應使榜人招棹之然自此鏡兒不復畫見語其曰此人孝子請天擁護妾若雖無惡恐有不虞當謹避之故續與雙共載一舟究不知其携眷而游也比入大江之中波平浪靜如履嚴莊數日遂抵杭續將登岸鏡兒先告雙曰若人之父高僧也妾至貴品王神尚慮不容得師一言為吾緩頰庶可與子偕老雙亦唯唯因力請於續偕往謁師鏡兒又囑曰君之素履妾所

化也務算神中。面師時安自能言。切記不可。後說亦頗語。乃未入寺。師早知之。驚故不勝。懷懷幸侍者。齋送此紙。出視之。有十字。則一切水土諸神。不得攔阻。死如官府之勅令。驚乃大悅。與鏡兒歸舟。果無杆格。至其家。託言李父為聖於京。感里莫不信之。驚故早失怙恃。於是鏡兒主內政。頗能持家。且出金錢數萬。為營田宅。其以銀富。向未見其携一文。今乃取之不竭。亦可異已。是日驚為續言。極盡其詳。講幕始抵幕處。則門庭魏魏。儼然素封。揖續入。盛筵相款。鏡兒所誕之子。歲已三周。携出見客。眉目之秀。應道真兒。由是可想見其母。飲至夜分。驚始別去。供帳之費。蓋不待言。翌日辭行。驚亦不再接。惟曰道里遠。恐驚翁恐不克相值。還時祈再過。我一飯。續唯唯。驚遂之郭外。贈以百金。續不獲辭。乃拜受。南行至海。不遇其父。遂悒悒旋歸。復至驚家。驚通他出。僕承主婦奉以一襲。出之。雪色晶瑩。則一越玉如意也。僕又致詞曰。藉此畧酬高厚。且取白華之義。但君宜適歸。否則太翁未遇。而反失太母。則抱終天之恨矣。續聞言甚驚。不及俟。驚遂而返。歸至家。其母果在牀榻。病已危。見續歸。一笑而逝。續始服鏡兒之先見。每向人稱述其異。聞者咸駭異事。後驚有書來。言因鏡兒憐於津。遂下復求仕進。優游賦畝。以盡天年。獨本一之信。杳然。意者雪山成道。已歸叔利之天。續雖至孝。竟無由借之以昇。不亦人生一大憾事耶。

外史氏曰。開常觀劇。至雷塔塔傳奇事。雖不經。而每恨法海老僧。敗人情。及聞此事。老和尚甚語人情。當是第一尊法佛出世。而究其源本。實出於儒。乃有此惻隱仁恕之心。不然心既定矣。又焉知鏡兒之為鏡兒。為此一段奇緣。使之流傳千古也哉。

隨園老人曰。西事迥不相謀。而合成一片。幾於無縫天衣。高僧孝子傳中。乃得此奇旋文字。足稱奇觀。不獨奇事。

翠微娘子

時有跛叟。精醫術。應手如神。所活者難更僕數。生二子。甲已授室。乙尚孑然。甲納婦。吉遂其。不與同居。乙怒。控之於官。甲之岳。又巨族。為之。官竟不直。斥為微者。言之十數。愈不能。夜扶白。將往殺。而兼屠其。行及閭。見其父。策杖而來。厲聲呼之曰。畜產意欲何為。宣丈夫竟不能自立。耶。汝父幸有薄積。汝等乃閭。生此。倘無立錫。若又將如何。見其父大恸。哭拜於地。嗚咽不能言。更撫其背曰。兒勿悲。西去數百里。有翠微娘子者。曾受我再生之恩。汝往依之。當不止於溫飽也。言已不見。乙乃揮淚而歸。不再作。生之想。明日。即襁而行。亦不往。解兒。即兒。亦不意其有所之。乙行數日。詢之人。咸不。翠微娘子為誰。乙亦自謂父。已天下。必無是人。遂止於旅。不復前。然已資。告。退。離。

谷矣。正倉皇。聞。旅人相語曰。明夕宿處。當有劇可觀。蓋通行。因感。稱其。客。洋洋。盈耳。時方抱。頗思。一往以。暢。乃復。早。旦。既。行。跋。涉。又。將。百。里。及。至。其。處。天。高。未。曉。亦。不。謀。所。棲。止。先。往。觀。焉。適。遇。千。金。劫。王。揮。文。揮。侯。命。將。場。上。幾。無。餘。地。而。狂。雷。雷。雷。數。時。耳。原。可。渡。人。幽。鬱。之。氣。立。眾。中。看。至。終。場。前。思。往。見。郵。亭。一。人。揖。而。語。之。曰。郎。非。跛。翁。之。子。乎。翠。微。娘子。因。命。子。相。俟。久。矣。大喜。實。出。望。外。視。其。人。青。衣。矮。帽。狀。若。僕。人。亦。不。暇。細。詢。惟。詰。曰。娘子。安。在。子。實。奉。老。父。命。來。敬。告。諸。君。其。人。亦。大。悅。請。與。偕。行。由。村。後。約。行。半。里。許。則。有。巨。宅。閉。閤。高。峻。棟。宇。巍。峨。門。外。立。健。卒。十。餘。皆。披。堅。執。銳。環。立。森。嚴。又有。小。園。薄。樓。幢。雜。色。雲。耕。散。花。成。云。娘子。將。往。赴。勝。會。乙。遂。衷。衷。不。敢。前。其。人。先。入。稟。白。有。頃。復。出。還。拜。伏。不起。謝。曰。娘子。未。有。明。命。我。輩。小。人。擅。行。僭。伍。禮。賓。實。尊。嚴。之。幸。甚。乙。愕。然。因。知。所。據。姑。領。之。其人。又。跪。白。曰。娘子。適。將。他。往。乘。與。已。駕。不。能。因。住。客。弗。行。請。暫。居。別。館。即。進。晚。餐。娘子。去。當。即。返。也。遂。導。乙。入。門。曲折。至。一。院。華。屋。嚴。整。圍。以。崇。垣。其中。燈。火。之。輝。煌。鋪。陳。之。富。麗。非。巨。家。莫。能。有。內。設。一。繩。牀。錦。褥。果。寸。其。人。延。乙。坐。乙。覺。定。下。溫。軟。不。類。磚。石。俯。視。之。則。以。瓊。瓏。飾。地。五色。煤。炭。益。驚。詫。不。已。未。幾。車。馬。喧。真。競。競。遠。馳。娘子。已。出。游。矣。乙。坐。未。久。即。有。秋。裝。十。數。成。來。叩。乙。而。前。之。接。引。者。遂。亦。辭。出。比。及。進。館。侍。婢。益。數。且。作。樂。於。階。下。蕭。管。

翠微娘子

依。揚。不知。何。曲。席。前。燃。巨。燭。每。供。一。饌。轉。輒。報。其。名。為。數。甚。多。備。極。珍。錯。之。品。乙。至此。反。若。無。下。著。處。在。已。亦。不。覺。然。乃。乙。少。從。天。戒。不。善。飲。善。退。一。厄。即。已。微。醉。遂。命。飯。食。之。至。晚。甫。起。離。席。聞。厚。錦。褥。娘子。歸。矣。許。時。有。人。來。邀。客。曰。娘子。請。相。見。乙。從。之。而行。由。院。落。而。東。曲。廊。宛。轉。花。徑。深。迤。良。久。始。達。內。第。皆。燭。紗。影。而。光。明。如。畫。第。中。一。花。一。木。無。不。珍。妙。指。掌。已。而。深。入。閨。闈。益。更。氣。香。霧。空。濛。燈。光。輝。映。巨。室。五。楹。備。極。瑋。瑋。其。指。以。美。白。為。之。朱。欄。殿。綺。兩。無。盡。掛。珠。璣。燦。燦。可以。警。人。眉。目。乙。未。入。娘子。早。逆。於。簾。外。嚶。嚶。而。言。曰。前。承。阿。翁。之。命。以。寶。釵。為。聘。許。主。翁。棄。安。守。此。盟。已。久。而。君。竟。未。辱。臨。實。令。妾。有。白。頭。之。歎。今。幸。惠。然。肯。來。願。無。廢。阿。翁。成。命。乙。茫然。不。解。為。何。語。惟。旋。旋。娘子。美。如。畫。圖。冠。五。鳳。之。冠。衣。七。寶。之。衣。裝。束。一。如。仙。子。且。云。翁。意。相。合。更。宜。遂。准。惟。升。階。徑。入。其。室。未。久。四。圍。鋪。設。俱。新。而。光。華。奇。異。舉。不。能。識。其。物。中。羅。設。沉。香。小。榻。娘子。邀。乙。對。坐。又。謝。曰。適。為。本。境。諸。官。長。以。抄。郎。見。括。擇。選。郎。至。又。不。獲。解。是以。未。即。抵。迎。之。意。諒。亦。孽。障。已。復。唯。唯。持。一。詞。侍。兒。皆。掩。口。竊。笑。居。無。何。自。外。傳。報。曰。土。穀。請。神。成。集。堂。上。候。見。新。貴。人。乙。始。大。疑。娘子。乃。起。曰。君。勿。驚。疑。妾。因。相。禮。無。人。持。語。請。公。願。來。相。助。此。皆。翁。之。友。執。君。當。以。禮。請。兒。即。命。請。神。中。一。黃。姓。者。曰。汝。引。郎。去。黃。沐。吏。少。習。構。建。之。節。子。出。前。庭。陪。侍。東。賓。少。頃。即。來。相。請。請。領。詣。

薄乙入屏後精折至一室... 鄉間人果其雄材但何不惟之甚... 三鼓娘子已命人遠之數四... 其二則社神山也... 子亦不飲留惟送至橋際... 見之室東側一樞早已辟... 帷帳綉綉帶既已雲低... 聞聲婢大噪曰狀將入室... 奔逃既不忍捨此裝姿... 曰左之乙遂趨左娘子又曰... 乙之乙更趨右幸室中皆有門戶... 乙啟之出則青葱遍野... 望第中赤焰燭天且格... 由答曰妻非生人實本省... 翁投以良劑得以全活... 念忠貞且歿於王事... 鎮撫此方仗厚故不得... 不此乙入詢曰狀何為者... 子有餘齡道根深重... 怒治之以法尚未帖然... 忌諱馳白父母預治... 父之所在娘子曰阿翁... 遭盜劫妻已委負擒治... 翁之雅諒竟有一髮... 逝矣乙大怖叩之娘子... 則其妹玉華小姑也... 娘子因笑曰為那繁絮... 淫忌却兩無寸絲

今為妹與日相違當... 此處不足相俟請與... 行未數武娘子曰足力... 全娘子命乙共乘之其... 之曰此地不城不村... 娘子曰可矣入視之... 吾婢亦固居英輪矣... 昔之壯麗亦修潔非... 艷論以往事同對曰... 屋主以百金易其屋... 而結構之奇落成之... 間入視之故一田家... 而既不求與人問金... 笑之既而聞其置座... 之名使婢往探之婢... 白主人姓字聞者恍... 於我僕使之眾亦什... 見婢子即笑曰阿母... 意二娘子乃不復言... 叔大好德竟得偶天... 之精美不識為何物... 昔小童其年約十三... 二娘子又從旁語之... 之曰君勿爾若論兄... 為人情疏疎而未... 九原心悃乎叔乃默... 亦少解以婢子觀之... 亦如我家仇儻焉叔... 始笑謂婢子曰視子

乙啟之出則青葱遍野... 望第中赤焰燭天且格... 由答曰妻非生人實本省... 翁投以良劑得以全活... 念忠貞且歿於王事... 鎮撫此方仗厚故不得... 不此乙入詢曰狀何為者... 子有餘齡道根深重... 怒治之以法尚未帖然... 忌諱馳白父母預治... 父之所在娘子曰阿翁... 遭盜劫妻已委負擒治... 翁之雅諒竟有一髮... 逝矣乙大怖叩之娘子... 則其妹玉華小姑也... 娘子因笑曰為那繁絮... 淫忌却兩無寸絲

今為妹與日相違當... 此處不足相俟請與... 行未數武娘子曰足力... 全娘子命乙共乘之其... 之曰此地不城不村... 娘子曰可矣入視之... 吾婢亦固居英輪矣... 昔之壯麗亦修潔非... 艷論以往事同對曰... 屋主以百金易其屋... 而結構之奇落成之... 間入視之故一田家... 而既不求與人問金... 笑之既而聞其置座... 之名使婢往探之婢... 白主人姓字聞者恍... 於我僕使之眾亦什... 見婢子即笑曰阿母... 意二娘子乃不復言... 叔大好德竟得偶天... 之精美不識為何物... 昔小童其年約十三... 二娘子又從旁語之... 之曰君勿爾若論兄... 為人情疏疎而未... 九原心悃乎叔乃默... 亦少解以婢子觀之... 亦如我家仇儻焉叔... 始笑謂婢子曰視子

家所有者較之凡幾為何如... 屋宇百餘有園亭足以娛目... 幸新婦一往也... 於門外飛兒... 目為神仙... 容受之事... 登車而去... 少見多怪... 相飲酒酣... 幸勿固辭... 已飽兒嫂之... 乃長笑與... 倉箱之富... 夫婦俱嗚... 外史氏曰... 平其不平... 思義為妻... 子竟能拔... 乙別之亦... 徐之... 荆南山中... 歎者久之... 起... 非蘭若也...

復出並以... 請... 香... 於樹下... 風刺骨... 張而入... 目血口... 白虹長... 入徐連... 門忽洞... 煩引... 一雙語... 光輝如... 此姑奈何... 遂飲其... 呼... 而... 無可投... 益切悚... 出已歷... 老妻弱... 之執意... 而乃索... 而自云... 味... 地仙何... 張... 復出...

晨昏不似返公孫首許曰去去自有佳處無何女妝已成小鬟推之出見徐則叩之麗人也交拜成禮公乃取巨觥置於中當謂女曰以此送若夫婦出山家園汝自能執事不厭代作馬牛也女尚憇憇公與婦皆從之遂掩淚躍入使已無踪徐大駭公又遣婿不得已而徐之恍惚中若坐重慶驚怖欲絕張目視之此身已履坦途麗人早迎面而立因笑謂徐曰君一離散為何仇乃作仙家婿耶實與君言予父母皆已千歲享之壽亦僅少廿餘年今以風剪不免配君異日不得與二親同指天仙者此也言之又浩歎再三徐遂謝觀其地則已在汀漳湖蓋去故鄉伊邇矣徐欲歸里麗人不可曰兵革未厭即此亦非我輩所可居乃與徐東行數十里得一山僻之區麗人相視良久曰可矣故舊遺小叙指揮之旋成巨宅無煩室儀徐益信其仙偶願同人牀帷皆若夙備麗人一呼僕婢紛集亦不識所自來命之供馮無不恭謹有頃書題既具相對共酌始悉其姓名則陶氏小字采春至夜散妝無異於常人而交合之際宛轉不勝固一蕙韞弱質也徐自是不出戶庭日唯與麗人坐語所談皆黃老之術徐習之既久漸能吐納後遂辟穀不食而自居此一理亂不知兵變莫及徐亦自忘其故約十餘年麗人忽謂徐曰滄桑大變妾與君幸在壺右今逢大聖人御世天下靡靡可出為歐世限矣徐亦不解其言相偕出門行未數武適顧之屋宇渺然徐從皆歸於無有乃

靈官異事

二編 卷四

十一

大詭詢之麗人笑而弗答比至通衢辭徐欲返曰自侍巾幗久虛定省今請歸寧父母五年後再當相晤也徐時已見意竟不挽留唯叮囑而別歸至故鄉桑柘盡廢親故無從尋執執遠人而詢之則明鼎已革海內歸於聖朝已五易春秋矣徐不勝嘆悵遂無意人世結茅於九仙山日坐一室不食亦不出人間之類不自隱且盡其詩於是者五稔一戶居民皆聞木魚聲使晨路之其室則存其人已杳遂相與嘆息以為仙去

外史氏曰世無懂懂神仙其自謂懂懂者皆不懂懂者也徐以一時胆力遂結仙緣使見異而思遠舍之僅去又安得有此一綫佳話耶自是若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竅徐之膽最巨故亦得為懂懂神仙

隨園老人曰世外桃源何啻咄咄備人此仙乎鬼乎吾不能無疑於是矣

女南柯

悟執道人者杭州諸生黃履誠之季女也初名婉蘭幼聰慧三歲即能辨之無黃愛之若掌珠躬鞠教誨九齡授以杜詩一日即朗誦無遺若風蕩者其宿願始由大校然善病自春至冬恒卧牀等教誨即愈亦孱弱不支行則如柳絮風中坐亦若梨花雨後父母咸憂之及長姿態益壯臉貌朝朝眉橫遠岫道而賦之畫中人也且嫺詞章善吟咏有林下風致黃為釋

情多未許可年二九標梅已盛不允俄然一日寒食隣母楊夫人約遊花港諸女伴率管蘭秀裝以蘭梳從以蕭鼓見者俱眩目說為竊仙至則畫欄向倚翠筠俯視見金麟出派五采繽紛諸女或以香餅擲之或以花片戲之嬌音嬉笑依稀柳浪之聲喧鬧散時不語還視眾魚候則並散而去使則即尾而還與波上下意甚恬適不覺噴然曰魚水之樂竟如此乎頓觸情懷不能自已俄有一巨魚長近三尺隱隱若露頭角揚鱗戲色以赤金他魚見之皆辟易諸女方錯愕聞魚至蘭前首如有所睹良久乃悠然而逝諸女皆曰黃家姊為魚相去矣蘭報然而心竊以為異也已而與蘭近舟中張樂投飲順流而來一時歡喜交錯蕭管歌嘯不須與而解語之花無不少耐春色於是暫停杯棹隨意游玩諸名媛有對兩拳比翼者有賸一泓豔妝者有纖手搦管即景賦詩者有素足躡履笑拈芙蓉者蘭素質雅雅三筆後即托故而起小憩蓬窗侍兒以綉被覆之此時如海棠春曉裝鏡沉沉映見二小鬟一衣緋一衣素皆婉婉善迎人意夾侍榻前低呼曰君夫人醒乎寤君相持久矣蘭不自由推食而坐方將詢所從一衣緋者代為掠簾衣素者代為整衣皆極其恭謹既而飲散曰乘輿已駕請即行蘭起欲辭主人而衣素者微笑曰何物老嫗亦勞費人為禮耶蘭默然衣緋者以目怒之似怪其失言乃更詞以對曰人正歡飲小君去恐淹留也能不重使人罪

靈官異事

二編 卷四

十三

乎語甚溫婉蘭乃欣然前出艤衣素者即呼曰仙人來即有金甲武士十餘擁程幕上張雙蓋向前迎迓小鬟左右扶掖相不拜履侯蘭升輿詔乃自乘小川馬隨之蕭蕭思置父母為我轉相今夕親迎耶第不知是何門楣竟炫燿至此正情恍惚間見所行皆非故道恍惚如在雲霧中耳畔水聲淅瀝不已不辨為何地行許時魚簾之外似有城郭小鬟即奉帷票曰諸大夫奉命郊迎內主蘭於焚綵閣唱名曰江湖大使臣某某稽首文學士臣某某稽首小鬟不得已以前領之小鬟即傳曰諸卿遠道勞苦請平身少頃又票曰諸卿感承制候連貴人又聞唱名曰骨鯁侯臣某某浪噴都尉臣某某謹奉君夫人小鬟即代勞曰將軍跋涉艱辛請卸卸其餘則丙穴太守楓葉令不下數十員小鬟僅以東麾之不腐報也蘭從中窺眺或衣飛魚服或披錦繡羅裙俱分五色亦有赤白相間者即縱索皆魚貫而進又許時蘭呵殿聲則已行乎國中矣有一衣緋者啟曰已至路門請夫人面見寡媳蘭是時始登蓋蓋小鬟梳之降輿登朱戶凡數重至一處雕欄刻楹堂殿殿即蘭殿上言曰不觀待子久矣來何滿也小鬟命以扇掩蘭亦無敢仰視殿上又言曰寡人依蕭蘭主也適出游殿得睹玉容竊欲以中宮之福奉慶美人未敢言許我乎蘭頓首頓首不能對小鬟從旁贊曰君夫人諾矣古詩不云乎畫在不言中殿上即命平身小鬟乃展蘭升階蘭始展其君冠明月

之冠衣龍鱗之服年約三旬風姿瀟灑神仙中人也左右皆小鬟衣以五采亦數十餘人王乃命酒合卷投草澤香殿有枝粉黛錦玉輝映王左蘭右比目共赴教坊奏樂金爵奉紅交至而飲嘉禮告成對酌歡飲又有梨園一隊以劇目呈上王株南柯杞數折梨園乃即席樂流蘭慨然王笑謂之我與卿今日亦同此奇遇者也蘭不能解無何道滿已倦寢堂龍舞小鬟振曰三星在籬可以寢矣乃以絳紗籠燭引王與蘭歸殿王執蘭手曰卿慕魚水之樂耶寡人得子亦如魚得水耳因先解衣就枕小鬟等從蘭卸妝蘭猶曉曉求代寬衣羅襪之人帳與王勉成歡好王因口占以贈曰艷自生前得情從夢裏來早知魚水不羨楚陽台蘭性敏捷亦口占以酬之曰雨露花間遇恩波枕畔來莫教欺扇冷勝舞避風台吟訖王大悅益深春愛悅其項曰卿故今時之道韜也早起展狀小鬟進飛鳳之冠明珠之履翠鈿五瑣錦衣絳裳妝束一如妃且藏其故者於荷曰敬惟不忘况君夫人儼時之服乎三朝王乃大饗羣臣號曰魚水宴賓者皆以詩其中一律尤工麗詩曰星軒降自水蘭舟魚宮人咏好迷水國舊傳龍並戲湖邦今喜鳳來遊難飲在蓬君臣樂莫為忘荅抗塵憂千古曠華蓋燭庭高門從此近河洲蘭韻詠再四深春之而未明所指王命蘭次其韻遂援筆立成曰深宮每憶濟川舟須信千城亦村迷形管不堪勞枉史卷阿何事擬仙遊漫言同夢無人

卷四

十四

戒也解司農有客憂願把脫醫風折權好將磐石固滄洲王覽之贊曰結誠得體無愧乎古之賢妃矣因出之以示羣臣皆嘆服其表以覽蘭居宮中旬餘無施之求雖遊毛龜之愛難忘問時輒思憶父母王每出遊小鬟皆從去掖庭闕寂無人益覺岑寂蘭數日舊疾復作王慎之親視湯藥遂荒園政厚臣咸有諫章蘭乃力勸王出且曰昔之詩王不復記憶耶蓋出視朝勿使外廷之人執我咎也王惟太息曰佳人難再得蘭見王鍾情實甚恐貽宮闈羞力疾而起王乃出見臣傳不崇朝而傾城之禍作矣烽煙告警上下憂虞王袖其疏入告蘭時蘭初病起視小鬟燕燕而自括象牙簪蘭將和王寤宮詞第二首即樹頭樹底一絕也見王即起顏色沮喪出袖中疏與之曰我夫婦何緣之佳耶蘭驚展視之喜曰湖端守將骨鯁侯臣某為強耶屢獲飛章請援義前存舟國未書一紙內云吾王新得麗人擅漢軍游女之姿具洛浦神人之美麟封想慕甚為盛德欲仿明妃遠嫁故事否則致動干戈如是云云臣固其不遜叱去未使固敢以聞今彼傾國與師並等駁大如姑聽雖難其後誠善無其前且有補劑之士三千兼龍升木之辛半萬安瀾頓頓噴沫成流巨浸難容兩腮起浪唯唯而至親湖為之不明嗚呼而來斷橋因之復絕臣無任公予之智既難逼使凶鋒空懷史大夫之忠祇應推我宗作願王連決奇策異國家於酒轍之時勸勿生味先驚索

臣等於枯魚之肆其表語多藉此不勝搖尾乞生之狀蘭聞訖震於面栗生於肌泣然曰王將奈何王頓覺曰我國實尺澤之鉅安能與人量江海之大哉然非難有換而來吾寧葬於江魚腹中不能割所愛以餌敵也蘭沉思良久毅然曰妃有一語王請勿疑王之視妃與先王之宗廟孰重王曰廟重而妃之敵體亦不輕蘭曰不然妃在國中不過一婦人耳非有子孫承祧血食千載之重也為王計者與其國破而妃擄毋寧毒妃以存國請為王卻席舉之強敵保一邦之黎庶痛比王端以報主知留取環草之青更表貞風於不朽王以為何如王大慘色變拂衣而出曰何來此不祥之語蘭遂不敢言未幾羣臣惶惶交章請退願冠歸里以避空蕩之危其意固在蘭也王不得已與蘭計曰寇深矣可若何對曰王實深之又若何若納妃言則班席之愛冠早飲甲退兵矣王見其意決乃允其行馳書報妃仍宴於深香殿以饒之蘭謂小鬟曰我不可以艷妝往因索其故衣易之以出王執筆為唱曰他行矣欲如向者合歡之宴豈可得乎願妃善事新王勿以子為念言已泣下蘭正色曰王是何言也豈猶不諱我心哉小童為社稷有此一行恨不如廣美人刎頸王能以明己志然而此心可表莫日自知王勿以漢王好色語妾也王歎謝蘭雖詞色激烈然已淚濕杯盤左右皆涕泣不能仰相對涕具離情莫慰蘭因起辭行王將送之蘭沮之曰妃之往來體已甚不可以

卷四

十五

再辱國君王乃止祇命向者二小鬟相送出境且曰別恨之深方寸已亂但恐鴻雁難隨字難憑勉成一章為妃作念遠吟曰一曲離歌送畫輪數騎無復夢中春龍宮亦有毛延壽又把丹青悞美人蘭慨然曰昭君使人聽妾不可不使人信也因口占以和其韻曰百結未賜似轉輪羅衣難望漢宮春君王只待香魂返莫費黃金贖美人吟成俯伏於王前涕泗交頤曰妃不復生侍左右矣王亦把袂訣別悲不自勝蘭強起再拜辭王而行甫出路門武夫已駕輿相候掩袂登之不敢回顧小鬟仍策騎相隨至來時所稅之農郊諸大夫早望塵拱侯侯借驛車小鬟登臣節前而合詞以謝曰臣等胸無解甲腹少藏書不能為王乘長風破巨浪致令遊秦之冠辱及君夫人死罪死罪蘭亦強詞慰勞之因命筆大揮一律於壁曰故國辭離策他鄉怯舞衣雲深宮樹連木盡惟書稿欲墮人淚羞隨介士疏惟留香草在仿取漢明妃更附以一絕曰怪將眉目渡滄海首負當年得寶囊雲雨若歸別向五雲圖人面媿如何題畢羣臣爭閱皆有愁色蘭遂行房車而駢亦乘小鬟駒車往趨從俱已返邸矣樓憶就道唯二小鬟相從又行許時似西湖放生池衣鉢者致曰不敢越境請從此辭蘭恨然乃脫左手指環與之曰以貽王無相憶也儀有皂衣人巨口碩腹凡數十輩見蘭請跪曰妃主來矣吾王固終日望之也蘭此時美淚於中奮不顧已叱之曰汝國不道折我雙鳳猶

妄其編錄。即因以時投其曰。不可使故林我胸。語未終。身一躍。遂赴清流。恍惚中。猶聞小
鬟。號聲。聲。聲。四望。則。祝。藉。舟。中。已。空。然。寤。寤。驚。悸。久之。香。液。漉。漉。始。知。其。夢。將。復。散
議。左右。無人。蘭。自。嘆。曰。清。命。如。斯。夢。因。使。人。覺。也。遂。出。世。想。推。枕。而起。斜。日。盈。窗。去。臥
時。亦。微。頰。耳。侍。兒。入。見。蘭。已。醒。遂。報。主人。復。強。之。就。席。飛。一。觴。飲。不。飲。也。哺。一。箸。不。食。也。
指。女。伴。叩。之。寂。然。嗚。之。漢。然。遂。未。及。終。過。通。小。船。竟。與。解。索。之。先。返。歸。至。家。臥。而。不。起。父。母
詢。其。故。然。不。言。惟。請。出。家。為。女。道。士。父。母。性。之。固。詰。厲。竟。以。實。告。父。味。其。所。言。遂。聽。毛。詩
二。句。曰。魚。在。於。藻。依。於。其。流。兒。海。花。港。踏。有。所。思。耶。此。固。頑。首。者。華。尾。也。蘭。詳。其。詩。文。果。似
於。淵。之。類。而。靡。他。之。志。愈。堅。仍。因。請。之。父。笑。曰。此。夢。也。兒。何。誕。誕。不。分。蘭。曰。然。斯。固。非。真。抑
知。其。不。似。夢。且。兒。既。為。夢。中。願。數。又。可。作。使。君。新。婦。乎。父。仍。堅。執。不。許。遂。真。氣。絕。粒。勉。從。之
始。食。竟。以。女。冠。入。替。寢。觀。中。而。自。易。其。名。曰。怡。枕。言。從。枕。上。得。悟。也。起。居。一。室。不。見。人。惟。聞
中。良。友。得。語。錢。塘。令。陳。公。蒞。任。時。內。子。陸。孺。人。亦。聞。中。閨。秀。也。蓋。其。名。時。一。過。從。因。得。其
梗。概。作。為。魚。水。球。傳。奇。至今。猶。膾。炙。人口。焉。

外史氏曰。嘗讀玉茗南柯。情其似幻而不似真。蓋凡人夢中啼哭不可謂之無情。夢因由
情而生也。女之始適則字蘿西子也。繼則帳中李夫人也。一變而為玉璫。再變而為綠珠。
二編 卷四 十六

夢中之愛樂。身貴受之。猶可謂無情乎。惟其有情。故臨池而感。推枕而悟。總不出情字之
中。而樂則極其纏綿。憂亦不勝憤懣。夢中人既不自覺。醒時人亦不自覺。於是起出情願。
猛登道岸。豈真曰魚我所欲也。而以其身殉之哉。
隨園老人曰。昭君當殿請行。千古為之隨流。今讀此傳。覺女刺客之壯。遠勝於燕刺卿之
悲。世固無此事。而閨閣不可無此人。

子都
河南某邑宰。素有龍陽之癖。門徒侍從。多得美少年。內者。雖旬不八。人多病之。幸已。歲。暮。索
椒。飭。委。巡。視。河。阪。凡。有。餘。桃。愛。者。無。不。攜。以。隨。行。日。惟。學。親。公。子。多。飲。醉。酒。但。不。近。婦。人。而
比。頑。童。履。之。漬。與。不。流。工。之。堅。與。不。整。弗。聞。也。風。聞。於。上。憲。會。議。者。屢。奏。而。不。能。奪。其。所。好。
將。行。奉。勅。又。事。涉。曖。昧。乃。令。守。河。南。吳。公。盡。拘。其。所。養。而。易。以。面目。可。憎。者。宰。迫。於。憂。命。無
如。之。何。強。起。視。工。藉。以。排。遣。一。退。食。則。擊。而。無。麻。而。藉。遂。際。風。施。者。夾。侍。左。右。賦。之。曲。眉。量
類。便。體。清。賞。其。妍。極。尚。堪。數。計。取。於。一。石。始。醉。者。一。斗。亦。醉。而。潘。河。陽。復。為。陶。彭。澤。矣。一
夕。新。醜。態。鈞。傍。人。獨。步。有。酒。無。歡。復。萌。月。白。風。清。之。感。忽。聞。哀。竹。中。吃。吃。似。有。笑。聲。以其。地
為。公。解。或。有。郵。事。女子。雖。無。心。之。遇。合。可以。含。後。而。趨。前。及。極。珠。璣。視。之。則。二。童子。隱。身。於

樓。樓。深。處。倚。倚。為。戲。彼此。相。顧。蓋。喜。動。顏色。因。情。然而。前。思。為。一。箭。雙。雕。之。計。其。一。聞。修
符。致。致。知。有人。來。早。著。梳。如。脫。兔。穿。竹。而。過。其。一。方。俯。躬。蹈。踏。旁。若。無。人。及。至。至。始。報。願。故
遇。則。已。惟。網。不。迷。矣。宰。察。其。胸。同。出。現。拜。就。月。歸。觀。年。可。十。四。五。蓮。花。生。面。美。玉。珠。肌。乃。大
喜。如。獲。拱。壁。問。履。姓名。使。首。而。不。答。徑。植。於。空。久。味。情。事。不。暇。溫。存。續。尾。之餘。較。前。而。尤
覺。鮮。美。蓋。大。悅。喜。因。問。之。曰。彼。彼。童。分。亦。有。此。樂。乎。蘇。答。曰。我。子。都。也。君。為。宿。生。十。世。身
故。似。此。以。溫。舊。好。豈。真。有。所。樂。而。為。之。哉。宰。喜。其。言。益。雙。之。至。且。辭。去。曰。恐。貽。官。嚴。益。且
歸。自。是。無。夕。不。至。與。談。東。運。事。感。應。了。如。指。掌。愈。信。其。非。誣。又。詢。彼。其。子。何。人。欲。兼。致。之。對
曰。渠。為。申。侯。自。楚。至此。今。歸。矣。後。數。月。公。事。告。竣。宰。將。歸。重。來。辭。曰。相。聚。無。久。又。將。判。袂。人
生。固。多。別。離。也。願。公。無。苦。憶。子。宰。欲。強。之。同行。童。曰。折。藏。自。來。望。公。令。尚。不。暇。言。已。徑。去。宰
遂。發。矣。公。盡。還。其。艾。織。歸。遂。不。能。無。事。孤。置。則。形。如。槁。木。矣。未。幾。復。病。漸。以。不。起。明年。春。忽
夢。童。來。曰。衛。靈。公。當。交。代。可。行。矣。宰。遂。卒。繼。任。某。公。亦。多。斷。袖。之。好。尤。覺。某。班。中。一。以。人。以
為。子。取。復。身。云。

外史氏曰。宰既沒。可埋之後。庭以遂其喜聲之性。昔有人竹婢文。謂難為真。謂病為真。
勝為取謂坑為處。他語多如此。類僕樓樓其機。亦遂習慣以為恆言。一日難難落於淨坑。
二編 卷四 十七

乃一僕見之。倉忙入報。曰。莫。室。中。有。鳥。不。取。出。則。死。矣。聞。者。為。之。噴。飯。嗟。嗟。死。於。此。處。者
多。矣。宰。向。迷。不。知。悟。則。因。戲。為。文。以。祭。之。曰。維。公。生。性。悲。溫。素。心。喜。燥。膏。公。為。醫。嘗。嘗。得
寂。擊。破。玉。盤。生。開。為。道。故。好。多。時。頓。睡。佳。妙。酒。灌。醜。醜。洞。穿。丹。灶。直。搗。黃。龍。隱。隱。俱。到。水
火。抽。添。陸。舟。遠。飛。無。如。何。即。之。輪。對。面。難。活。今。史。之。查。及。骨。南。要。與。君。並。頭。直。如。顏。倒。與
子。同。亦。詎。免。暴。跳。迨。至。被。塵。空。勞。匠。造。不。能。胎。胎。盡。付。坑。窖。樂。此。不。疲。自。稱。罵。姓。漸。且。戲
誕。參。苓。藥。效。一。旦。惟。白。虎。之。號。須。臾。來。青。蛇。之。爪。後。庭。玉。樹。轉。瞬。丟。開。滿。盆。名。花。撒。手。拋
樓。中。山。之。鏡。得。意。疾。癩。鏡。台。之。鏡。潭。身。素。鱗。倘。有。遺。秘。尚。堪。明。抱。若。無。似。鏡。阿。誰。倚。靠。涕
泣。窮。途。呼。天。莫。告。更。有。度。魚。肚。篋。為。盜。何。不。早。回。心。尋。彼。情。緣。親。生。則。同。食。死。亦。共。嚼。糠
厥。子。孫。長。奉。祠。廟。公。竟。漢。然。乎。空。悲。憤。嗚。呼。哀。哉。付。之。一。笑。

大同奴
大同某奴。伺伺。自。言。曾。遇。異。人。能。知。人。前。世。事。始。因。自。述。生。平。果。何。孽。而。墮。落。至。此
真。人。授。以。一。函。使。枕。之。即可。自。知。奴。如。其。言。甫。假。寐。身。忽。矯。健。輕。捷。如。猿。自。顧。則。長。寸。許
蓋。狐。也。正。得意。距。躍。隨。忽。一。神。鷹。散。天。而。來。盤。空。疾。視。以。利。爪。碎。其。軀。登。然。遂。斃。乃。魂。甫
離。軀。所有。足。錢。以。黑。索。繫。之。去。從。至。一。角。葉。狀。如。公。墨。同。類。者。十。餘。咸。在。焉。讀。之。入。室

陸森嚴更段羅列又有冠男子數十人形消骨立面色青黃惟巨目如斗故敢相視而已
晚之似有識者乃與眾拊背搖尾作乞憐狀須臾堂上大告曰若不合能死某其令宜備之
林同聲呼屈言某實貪淫非盡我輩之辜願稍從末減堂上又請諸良友始置言曰是誠有
罪何令彼為禍而此為故極施虐乎不夷即命虎役以巨爪攔其血流地呼號乃獲某
人索其袖袖之自去始知今之施鞭笞而責財利者即向之被索至死者也今之逞狐媚而
供脂膏者即向之索人其生者也噫報亦巧矣

外史氏曰故亦孤也孤而妓其伎倆必多將來又不知若何償還矣使僅知孤以盡人而
為妓獨不思盡人之妓又將為何是猶鑿於前車而聽其後車之覆不亦徒多此躊躇也
耶

魏國夫人

唐李祿山之亂六軍不發實妃繼於佛寺三國夫人亦皆沒於亂軍至宋元祐間洛陽張生
因赴隴西省親道出馬嵬古驛弟遺跡大書一律於壁曰金屋香消艷色空可憐羞對上
陽東當年鳳鳥徒懷恨此日金車不再逢魏國妖眉悲曉月太真羅襪冷西風祇餘行客題
詩處賺得幽魂淚點紅題畢出驛既已夕陽在山策馬而行倉皇失道聞路旁低語曰尖嘴

魏國夫人

生來矣驚視之時已昏眼見一青衣扶婢自斷烟業林出飲租致詢曰夫人畢辱承珠玉
愧無以報請狂僕作竟夕之款主曰夫人為誰答曰即魏國婢是也生素不羈雖心知
其魁絕不憚憐然從之行約半里許果見高第連雲如王侯貴人家至即有蒼頭數輩接
笑聲如也青衣入報少頃即來速客楚衣隨入重門以內備燄巨燭火色青絕絕不
類人世間物及至於廣庭則珠簾低垂椒露凝幽青衣又入稟復始延生入庭中設四筵先
有二美人在座一衣碧綃年約四旬而丰韻猶存一衣靛色衫苗甚雅貌亦殊麗皆以羅巾
覆頭青衣曰此秦韓二國夫人也生再拜夫人俱答拜三讓就坐美婢即以茗進生飲之味
絕清香茶已盡國首言曰愚姊妹自違天寶之亂避居於此雖時殊世異賴有賢地主顧不
棄微道閣聖上佳章又添忤愆故屈尊客來一談幸勿疑生進謝曰雲語自詞詞哭珠甚
不責狂生幸甚及賜龍召實出非望諫抑國微嗚曰詩則佳矣何獨遺我二人豈真為
張結一絕所惑耶秦國亦笑曰澤忘却佳客辱臨奈何意中人反不一晤還命青衣速請魏
國夫人來因告王曰渠以君詩有金車不逢蛾眉晚月之句竟整頓不致相見生笑解曰此
正狂生歌美處豈夫人反不見諒語未已香風冉冉自屏後出則魏國夫人至矣獨衣素亦
以紅巾覆頭含羞再拜掩袂無言觀之素向慨然修蛾波掃古人果不相欺也生目眩良久

秦國以廣席避客三四夫人主席相陪以玻璃為其酒與之同色韓國生曰君試嘗之
此西涼之葡萄酒也俄有僕輩十餘人衣羽衣聲柝柝蕭管繞裏不辨何曲魏國始言曰此
竟襄第二童子從阿環索得摩羅費盡心力教習此數人一旦變起遂不復作今夕為春奏
之猶令人凄其欲絕因泣然泣下秦國止之曰妹勿作何陽態使客不歡吾聞李三郎在沉
香亭嘗壯者青蓮學士應詔作清平詞三章請之結聲妙絕一時今夕佳會奇逢幸有張君
覺句何不亦使譜入又增一段佳話耶魏國稱技乃以詩付歌童少傳樂作即壁上律也昔
韻哀施舉座嘆賞既終一闋魏國酒酣情動眉目蕭然似有憾才難就之意韓國覺之曰張
生酷好蛾眉阿姊宜酌未畢雙上詩即滿中葉矣因笑而起促使二人合席兼以巨觥強生
與魏國接吻秦國亦大笑乃命婢以綠紗籠燈引歸寢室始自去生此時不克自主相攜登
榻而角枕欒空錦衾爛兮不復知人間之樂矣歡好有聞魏國太息曰昔在安平牛為奴婢
所誘明星謂我何私藏男子孰知今果然耶時更漏將盡方起著衣欲問人語紛拏青衣
婢倉皇入報曰將軍承魏國香肌汗淫舉止失措促生出戶外避之旋見一八虬首狸身目
光射電周身皆白毫無寸縷吼叫而生直於短垣屏息無敢出聲聞室中怒叱曰吾以汝
昔無依收死下陳何深心不死耶決殺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昔無依收死下陳何深心不死耶決殺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曰勿傷夫人有罪身願當之語未終碎然有聲如山鳴谷應須臾寂無所見惟松柏陰鷄
鷄鳴啼東方日出矣驚惶良久遂聞蕭蕭聲蹄跡之得具馬乘之以出及遇主人詢之則故
楊國忠全家盡處也因惶恐而去

姜千里

外史氏曰自古名姝艷鬼多有風流語柄供人劇談而多情如魏國反獨無之似乎網漏
於吞舟矣今得此事見夫人亦未能忘情於地下蓋登之以補舊聞之缺

姜千里

姜千里字聖開之武孝廉也以輕財任俠取重鄉邦而里中無賴之徒備其威不敢肆者固
已劇目甚久孝廉自時武勇亦殊不戒備一日遇相者於門謂之曰君有橫禍者三蓋避法
孝廉素不信教而之而不答相者慙而退且自謂曰惜哉萬夫之敵而困於狐鼠也人皆笑
前其指居無何有偷兒踰垣夜入盜銀器數事去家人以告孝廉大恚曰若敢盜我姜千里
耶將窮致之而猶未獲其人未幾婦引夫婦二人來言欲投罪為僕婢孝廉視其夫則此
鬻虎也絕類健兒婦亦粗壯異常堅強有及詢其名曰吳姓行四婦則馬氏女清上人也因
武亂至此資告告絕故願質身為主人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
盜也於是易名為吳吉股勤服僕男女皆力作孝廉深喜之向餘從孝廉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傭

蘇間聞聲驚覺視之火光灼痛人語喧騰詢之則吳僕衛冠已關於院中矣將起視細君
反說知是止之曰暮夜舍車主人不可獨行俄聞叩戶聲甚急語曰予夫受創將死主人
何獨高臥耶細聽馬果吳僕之婦李廉深耻其言披衣起暗中覓得一器械拔開將出細君
又止之弗聽出見吳婦待此立於戶外謂李廉曰主人先行予將從往打賊李廉壯之抵
闕處賊眾十數方排吳僕於地拳石交下李廉挺械而前叱曰寇勿肆虐若不識我妻千里
乎語未竟如有物痛擊其額頰頓伏蓋即吳婦之所為李廉固不知也賊眾既得李廉毒
手痛毆無完膚李廉強忍不嘍眾數之曰若即妻千里耶何德也吾嘗與汝無涉乃強預
他人事凡余於毒哉李廉始知為街巷者更某口不驕賊眾熱火於灶將以炮烙細君聞而
懼遣他僕以金帛奉之凡三返始飽其饒然如鳥獸散李廉則已昏絕於地矣細君方命
人扶掖而吳婦竟力負李廉入置之榻曰好看視主人予往視予夫看猶餘殘喘否也徑趨
去細君心頗感之視李廉既已能言舉家為之額手明日使人視吳僕雖亦臥床不起而實
無所苦李廉夫婦咸信其忠資以酒食藥餌他僕即有言者細君怒呵之曰渠不恤其夫而
顧吾且一男子誰肯負之於背即益寵遇之李廉小愈則為感黨矣私而不宣尋亦痊可
吳僕健後執夜出妻索充探資用費細君主人成廉亦無敢言者明年李廉將赴公車以諸

二編 卷四

二十

僕為無用爾爾吳二僮行朱提論十線無算皆付吳以為心替時予失乘雖出意氣甚
感行未二日程至吳縣之野林深地僻行旅絕踪李廉頗有戒心呼吳僕曰前路險巖宜疾
馳吳僕曰主人今何怖耶某執此道絕無危險即令有之我主僕豈無拳勇者李廉喜
其言遂按轡而進時已夕陽西下欽聞草澤有嘯聲李廉驚顧已峰起凡數十人窄衣酒
笠聯騎而前謂李廉曰姜獲汝今赴都取應取囊中千金速借我即聽汝行不然則砧上之
肉矣汝何能為李廉怒即取魚服所懸者將以金僕姑試之夫在鞍上猶未幾絨一利鏃如
飛集直貫左臂痛入心脾遂不能執弓賊因譁然大嘯迴顧之則吳僕控弦縱馬風馳而來
遂謂厚誼曰大計輩坐收成斂予為此千里馳心力俱殆矣眾皆驚駭李廉頓悟其奸謀恨
恨不已然自皮莫敢遂棄其行裝亟返營眾賊遂之李廉之騎絕馳不能及乃以其背為
的擲射之李廉負矢而馳雖不及輒已存然如蠅飛見去遂嘆惋而回營其軀重并二僕悉
掠以去李廉疾馳十數里馬亦重傷不克負荷蹶於途李廉不知猶奔亦略馬仆地瘡痕盡
瘡項背朱軀竟竟然不復人世迷惘中聞有蹄聲似有履跡馳而趨至猶疑為追者竊自
謂為可生也及近視之則從林葉中一人寬而威狀狀如貴官見李廉屢於路則顧其僕曰
伊何人僕視之駭曰姜孝廉也為盜劫死於此官曰姜孝廉當今之朝解也且秣糶來絕不

可令其死乃探懷中以約投僕僕下騎以手盡去其矢因識其服數以約呼曰本邑城隍活
汝矣言訖起來而逝李廉頓醒微覺背背如負芒無甚苦仰觀於上則明河在天子夜將半乃
起整衣視馬既已氣絕遂踉蹌而行約里許遠見燈光閃閃似有人家疾起而就之至則茅
屋數椽人方聚賭其一酷似吳吳大言曰後福不從吾已殺之今函其首在是矣又曰一日
縱賊數年之患汝曹何不善了事李廉審知為仇冠且痛妻死無辜情填胸臆不復顧身索
之腰餘一劍乃拔而仗之排闥而入曰鼠子何敢為此已甚賊眾愕然方欲遁避及見其
孤孀之李廉力誅一人以劍傷不克抵敵棄劍而走賊眾黑暗亦不復追俱返室李廉奔
竄數百步見一小籬落徑踰之中有草堂燈火未熄主人猶夜績也空息未定即聞戶內言
曰若後偷兒即夜色已深吾劍不盾再試矣李廉奇其語因訴曰子中途遇盜者扶傷至此
敬求一席地非為賤儒來也內又自語曰予不懼此項項者既急而相投蓋納之其音清婉
似類婦人及啟扉果屬二八處子速避李廉入視其室璋虎之革幾盡四壁女方坐琴比而
綠意不過射獵之家耳女貌絕麗而神清暗之後後有霜氣詢其姓氏曰顧家小字阿惜母
他出未歸因辟纒以待之不然寢矣乃謂李廉曰視君之高儼然人也視君之背恍如新創
之痕創深若此何以能生李廉備述所遭女忿然作色曰不斷此輩之頭為歡器情何以堪

二編 卷四

二十一

李廉甚壯之女復詰李廉何如人答曰武舉人女大笑曰以武科而不克強盜具如捕管者
何李廉大慙女又曰本擬往饋廢山為君洩忿適老母不在無命不敢復行客既重傷不可
耐請即下榻於此妾別室俟母歸乃以舉匕為禮請李廉臥已乃持藥而去李廉倦極神疲
昏睡達旦及覺忽聞院中語曰阿惜兒速來視其革滋毛團直勞我懷抱一宵昔似壯婦比
入見李廉驚曰虎兒亦作此大瘡行耶予必救之因厲聲呼女李廉知其疑無起榻以背示
之且語以故婦乃笑視之年約四旬狀貌魁梧不類巾幗者流而睫毛甚長尤其所異至敬
而禮之婦亦答拜出視廡下班班然果有死虎女正衝及開刺益驟然詢所自得婦曰西北
山中半夜始獲之李廉知其處蓋已負之百里矣愈為之改容因思大仇未雪孤孤無援將
借助於女中實為乃以言挑之曰君居此雖無所虞願與妾如肯遂為妻有先人之教慶幸
不淺似似可以居薪水某自任之不愈於長宵跋涉微喘曰君不吉予亦有意今晨入
室見君高臥妾是輕薄兒請告女為不肖者不勝忿怒及見君好乃釋然第吾女幼不堪任
家事予畫出必得之願今欲以之累君子傳子得倘洋山谷間不識肯容納否李廉聞及婚
婦涕出交頤慘然曰君之命不宜辭但室人矢負不渝為君所狀亡未向曰此事良不忍談
婦默然嘆息有頃笑曰君誤矣尊夫人宛然在室何求此不吉之言李廉駭執所聞婦曰然

君姑被逐如瑞台果傾子亦不送小妮子于歸... 樂與母處雖能隨一儒男子與人爭林第... 見婦捕取衣瑣即束虎肉為餐食此嚼之曰... 再拜而奔一日夜始抵家足踵盡裂及門... 曰娘子在乎答曰在宅中入宅過禮又詢... 見李廉入起而避之曰就來送新人身即... 歸言因詢曰家固無事耶細君乃編述之... 以莞鑰之司財賄胥在其掌羅孝廉遂行... 主實而兩人瓜分婢不從且將曰不可吳... 君呼婢而婢不應出視之吳婦奮然而婢... 此是孝廉之所聞不從者以財而不以色... 願起閨室震駭始知吳與馬皆巨盜而特... 獨毅然曰此書何能了人事妾請易妝一... 君至止之曰林狗賢何堪任此且行合在... 二編 卷四

卷若婚而後往其誰信之至夜忽失所在... 細君以女至之狀答曰自婢死人心惶惶... 晨忽有雙與止於庭謂僕曰即未歸新婦... 君事本未某詳且曰即亦將返我女從茲... 君果至孝廉亦述其異因曰此殆紅線者... 囊以夜歸入室笑曰幸不奪命罪人皆得... 女曰妾易男兒妝從此間夜出即往從賊... 盜也惟矣夫婦久居濬上以禦人間於時... 跡於此履小依之遂謀驚身為內應而君... 劍刺動簾賊沈其挑引俱大悅即令一賊... 以劍三冠皆陸二僮力白知為君家人始... 神勇取為咋舌爭視之至親吊吊雖香閣... 充媽則不徒家之故物即蓋之積蓄亦損... 曰不可令人知且君今日亦當便反側子... 二編 卷四

後癩之烟剛曰此亦足當溺器矣後兩日... 而不知真盜已獲也孝廉始與女合感及... 深服其智時已孟秋孝廉以場期甚迫遂... 女亦靦然不吝數日後偶過鄰邑遇一... 之從妹也先季父狩獵山中邂逅一婦... 僕期年生一女即阿惜嗣因親族喋喋... 歲矣君之所遇得無是耶孝廉見其胎合... 惜自是始讓父家時一歸寧兩姓竟成姻... 亦知其室有劍仙懼不再逞此故明天啟... 每語人曰馮援傳不可不讀

昔有行旅數人長途跋涉偶經一廢寺小... 廟此立煥然如新聖閣繪事絕倫而皆奇... 壯麗艷服對鏡者有婦少年於桐柱而... 金針刺丈夫之目者有以綉線級良人之... 牙脫脫而到逐一雌者其衣冠者俱僥倖... 紙囊不能悉數錯雜紛沓盈壁皆然不識... 在則因詢之答曰此廢寺也已百年子生... 年間有一空上人即其始卓錫者也暮於... 見者擲扇香火因此以寥寥僧徒皆歸... 受其茶毒故以筆代舌言之最惡今竟... 自笑上人曰若輩疑我耶是有因乎三世... 受極之故按出人死罪以致投間及歸... 竊術之然當其至前一笑回噴至死而不... 善遂與之私夜無虛夕斷喪道多迷患... 二編 卷四

別錄亦廣恨而亡今世為僧其始則非僧也童年隨父遠涉江湖邂逅一女鬼相隨不去亦既油枯燈灺賴吾師以救之甫得更生又以雷震其狀頓化粘解如白雲困悟而從師苦修三十載禪定之中忽見本來應想此因以為愛河之寶筏慈海之梁津既彼岸其登亦亦從此逝矣言已散其徒眾以錫掛鉢而行瀕行以水一盂備供兩麻祝曰寺無百年師宜不朽人回頭重難離手遂飄然自去去後有他僧思新創怒此阿堵欲去之缺鋤又加堅如鐵壁百方莫能毀乃廢而不修又百餘年幸無漫滅非佛力而何眾聞士人言靡不三嘆及出寺門天已薄暮因倉皇就道後不再過其地竟不知麻之所終

外史氏曰禍水廣階自古為烈歷覽載籍孰為甚心國者且然有家者猶細事也然而大則傾命亡軀小亦敗名虧節可不慎乎吾鄉有一巨家推資數萬累世單傳至某幼失怙恃親族魚肉視之賴老僕夫婦克相王人得以成立年十六即為舉姻內人頗有珠色琴瑟甚調未免過於操縱日漸熾冠老僕深以為憂甲午夏某患時疫病暴危僕為某名醫療治之既得汗矣醫囑曰即君先大既弱後天復虧今值大汁之餘真元盡失宜謹戒色縱方可有為不然弗可救僕如其言奉王婦出居某家躬親藥餌加意調攝不三日即杖而起乃果正屈壯年不耐岑寂舉自言笑無與為歡遂不信醫言而思婦不直初猶

恨恨於林弟繼乃見之於形聲輒自作王使人迎補歸僕沮之甚且詞曰若欲使我離異耶僕不得已逆王婦復還深慮情事因命老妻伴宿實避守夜宿二榻使之各寢其然後明燭默坐目不交睫如是者三夕防閑可謂慎密矣某不得少縱乃竊與婦謀買酒市脯備請侍者而尤力勸僕之妻不覺沉醉昏睡無知及醒則寶釵已在被底矣力爭之方始異牀未及平明舊疾大作上目上視血色盡枯急延醫至珍之大驚曰房勞不慎內生邪風疾不可為矣竟不立方嘆息而去僕不致斥王誠惟怒其妻曰予使若守節君今何至此耶因釵之流血而某竟以此不起甫一晝夜而卒家資瓜分於族姪補亦他適僕每與人言及此輒流涕曰使先主人不血食予之過也聞者盡為憫然又有宋姓行六者服役於州郡為人牛馬走有年矣故鄉妻孥知之如遺年六旬積有餘資又復納妻未三月而喪其明王人擯斥於外同列亦多不齒貧居一室無可聊生僕為之語曰六娘子不狂六阿公不寬傳之以為笑柄此二事皆近所聞因妄以論語語改數字以若戒曰及其病也血氣未復戒之在色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色嗟嗟病老固不可不戒未病未老者願可漫不知戒耶

竊妻

二編 卷四

二五

二編 卷四

二五

廣州西南鄉有異姓兄弟兩人甲讀書而乙行賈乙善居積故甲貧而乙富乙周其不足甲甚感之以為誓絕不啻也一日乙為西國友粘至漢口代司出入計非三四年不得歸遂以家事托甲臨行置酒為別并令妻出見以伯呼之甲晚之艷麗絕人不禁心為之動席間強作莊容乙頗真不之疑乙去後甲時至其家謬為殷勤久之往來頗密願未有聞可乘也乙以香歸竹報皆由甲處轉遞甲因心計一計習作乙書以旅中不便托甲陪妻借來漢口乙妻以思夫念切信信為真遂偕至香港附舟而行詎意甲所往者福州非漢口也既至甲先上岸訪尋回舟告乙妻曰尊夫殊大誤事非於半月前已往天津購貨約至歲杪可回爾我只得暫住此待之遂賃屋南台居焉寓中挑以微詞入以游語竟與之私一住年餘乙妻問夫何日可至則百端支吾乙妻漸知其詐而孤身異鄉絕無一人可告語含忍而已甲妻自甲去後屢得乙信信中未及其妻到否之事心甚疑之因托人至香港探問其人固鄉愚適數月前有船至漢口中途被溺者遂以為甲所乘即是舟也回告甲妻甲妻素蕩本不能獨守空林既得惡耗遂託託抱矣乙以家中久無消息願不可解適西國友人令其往福州索銀將便道歸里偶至南台作挾邪遊勿忽過車中見倚門一婦貌類其妻回盼數回神狀舉止皆酷肖心疑焉因命與人督侍遂於其左右覓一小茶寮啜茗問隣左條何處人答以

自粵中來未久旋暗一人携物入門審視之甲也心知有異即喚集數友入門詰問則知事露已從彼門遠去乙妻自房中出見悲喜愧交集直訴其故乙備詢頗末知妻誤墮術中非其罪也嗚呼恨恨以甲為非人控官究追而甲已遠矣

外史氏曰余嘗謂文人之無行有甚於負販者以其積慮之精密也然入其室而不見其妻甲之謀人正甲之為己謀其執謂報施之或爽哉

竊妻

靈齋異單三編序

夫古人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終以立言儒者書立說必上觀千古下觀千古動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徒逞才華於海博已也余以為文章根性情而出者也不獲著書立說論議古今策畫時事而抒寫抑鬱之氣成小說家言則其性情大抵憂思多而歡樂少愁苦常而忻愉暫積其憂思若以寓言十九而行文之時又不欲直寫悲憤必借徑於風華綺麗之詞是其經營於楮墨間者固非若伸紙疾書之所為矣故歷一生之歲月以有著述來者述之餘聞以成其史其書每不可多得而是編乃其集最多至不獲割愛將與留仙之志其隨園之神性灑灑揚揚西之者錄後先頤頤則其他著作直等身耳使披閱者必卒讀其書蓋味而後快是非窮目力於數日之間亦幾幾愛不忍釋矣故誌數語以為序

同治甲子仁和許康甫識於武林之微雲仙館

靈齋異單

三編序

靈齋異單三編目錄

卷一 唐城隍	智娘	挑繡	田一柱	潘陽女子
晉陽生	春雲	折獄	隔江樓	談易狐
田再春	遺鈞	奇遇	繡島	與中人
卷二 宜織	麗眉叟	詩妖	雙鬼	續念袂
麗眉叟	詩妖	雙鬼	童子杰	生朱袋
卷三 楊秋娥	笑案	戲言	龍陽君	銀帶
泰吉了	龍陽君	范公	銀帶	董文過
馬元芳	龍陽君	范公	銀帶	董文過
卷四 蛇媒	龍陽君	范公	銀帶	董文過
狐判官	鍾五通	玉洞珠經	阿玉	門魁蟬
蘇瑤	鍾五通	鬼無賴	秋露織雲	蕭翠樓
蘇瑤	鍾五通	鬼無賴	秋露織雲	蕭翠樓

靈齋異單三編卷一

長白涇水子著 武陟隨園老人評

唐城隍

中州某郡有城隍廟。廟者靈佑初不知。厥姓為唐也。夏月某日。相傳為神誕。夜數百里之人。莫不踴躍奔走。祠故不甚修。一時所者。香燭。賽神者。雜遝而來。香烟絡繹。寶鼎。聯前之人。甫蕪於鼎。後之人。早拔而去之。跪者。弗免。跪則人。踴其肩。叩者。不違。叩則人。涉其頂。男子。長揖。婦人。微。禮。塞不得前。惟望神座首肯而已。且廟以外。陳百貨。雜劇。人。流。連。不。去。以。故。行。者。擁。擠。立。者。倒。足。氣。虛。成。雲。汗。揮。致。雨。郡。外。近。郭。有。翁。以。酒。為。業。而。茶。亦。類。及。之。每。值。其。期。恆。有。儒。士。一。人。潔。衣。而。美。儀。造。肆。獨。酌。酌。已。繼。之。以。茗。飯。竟。日。盤。桓。於。此。如。是。者。輕。旬。往。事。將。續。是。人。亦。絕。迹。不。至。明。歲。又。知。之。決。不。失。時。翁。心。驚。之。迄。叩。其。姓。則。曰。唐。氏。日。新。神。熱。間。與。翁。談。時事。及。古。今。典。籍。皆。極。淹。貫。翁。故。少。讀。書。且。樂。於。為。善。路。次。兩。相。愛。重。每。晚。不。休。一。日。翁。少。飲。薄。酒。其。人。適。來。乃。以。言。挑。之。曰。視。君。狀。貌。自。是。城。市。中。人。曾。游。厥。庫。者。過。日。郡。中。祀。神。大。舉。勝。會。珠。繡。眩。目。空。樂。眩。耳。莫。不。奔。赴。恐。後。而。君。翻。遊。於。郊。外。沽。飲。茅。菜。且。遇。此。旬。日。又。將。一。別。輕。年。老。夫。感。之。敬。請。其。飲。其。人。聞。翁。言。息。太。息。曰。緣。止。此。子。良。有。數。在。予。固。非。人。即。神。也。此。數。日。之。行。蓋。為。過。器。之。計。豈。真。致。乎。原。十。日。飲。耶。翁。訝。其。言。疑。其。戲。已。因。詰。曰。人。以。神。之。靈。趨。踏。殿。庭。耗。散。物。力。所。以。為。神。壽。而。神。乃。棄。之。出。遊。其。辭。香。而。來。者。意。皆。不。識。予。人。神。雖。殊。不。越。於。理。君。不。可。以。欺。羸。老。之。人。神。笑。曰。予。何。欺。也。人。與。神。之。相。感。要。在。一。誠。不。在。草。根。木。皮。雜。以。壇。骨。而。後。謂。之。馨。香。也。即。如。翁。之。明。處。每。值。會。也。輒。於。無。人。之。處。泥。首。者。三。又。何。嘗。親。詣。壇。壝。予。始。降。若。以。福。哉。翁。聞。神。言。至此。色。然。而。頓。蓋。翁。以。肆。事。之。人。因。感。神。庇。每。如。此。而。人。未。知。也。因。信。其。真。神。將。起。跪。拜。神。止。之。曰。吾。吾。嘗。得。翁。夫。予。之。遺。跡。於。斯。實。有。所。不。能。耐。也。來。者。既。多。託。故。至。者。不。盡。據。誠。冥。冥。之。中。既。已。洞。鑿。而。此。嘗。之。曾。維。樓。樓。大。濟。男。女。之。淚。并。廢。公。私。之。務。觀。之。史。有。所。不。忍。況。村。野。之。夫。值。災。苦。之。日。汗。出。如。蒸。衣。濕。如。澣。以。經。年。不。濯。之。垢。對。積。而。非。縱。夢。以。苟。今。之。香。聞。者。亦。固。不。能。掩。其。美。之。入。喉。三。子。酒。醉。之。與。翁。存。果。腹。崇。朝。設。食。之。性。漸。化。當。個。眾。之。中。口。不。能。繼。贊。不。能。掩。其。美。而。來。者。大。抵。皆。是。也。將。何。以。堪。言。未。畢。翁。亦。笑。曰。是。誠。有。之。神。曰。未。凶。是。猶。可。耐。香。最。惡。婦。人。女。子。不。守。閨。閫。之。訓。以。焚。香。為。神。可。惜。以。頂。禮。為。福。可。惡。塗。粉。施。粉。莊。嚴。其。外。相。而。適。足。以。誨。淫。觀。狀。極。厭。瀟。瀟。其。儀。容。而。不。免。於。羞。始。升。階。入。殿。瞻。像。奉。唯。以。五。尺。之。無。像。難。言。之。垢。白。髮。之。衰。猶。可。恕。綠。鬢。之。嫩。最。堪。惜。共。度。良。宵。詎。免。春。風。玉。洞。未。絕。天。笑。

三編卷一

難保月浸瀉神之所覆者尤在於此而村姑田婦衣麻紵之裙衫清嬰兒之渡便溺始莫
浴足前不脫其暗香之習習又與向之男子夫雅而造作蓋惟木偶者能堪之有像即有神
人且避之惟恐不盡神猶能安其因謂翁曰翁有善心善當再思十餘念故舊之情必
令急脚相召東無一判爾時當身見其即翁之坐地也言已出白金一錠曰以此償連日
酒債但為我宣播此語于寶安若之親且凡有朝而神者亦錫若以福矣翁猶有所干請轉
願竟夫其所任

外史氏曰偏是閨閣中人專好弄神入廟而不虞神之附肩已久也至於舉大書審天和
則呼喚喚地引女備據據據而求者直不知其幾千百輩無論字離西子或蒙不潔即此
陰濁之氣妖治之形早令明明正直之神屏息而避之於以還稿不暴難乎昔京西有異
僧斷二石地則登絕高之臺自崖而推之徑達其麓已乃下而搬石再登再推推搦終
日人因號之曰魔而致其道行者來者接踵僧於大夫狗見禮獨至巾帽者流則惶曰
沒家法露面出頭直供至男子者數耳其真為老僧哉味僧之言可知神之於此更有側
然於中者不止與之不堪相逐也

智鑑

三編 卷一

舊傳南有一婦不知何許人蓋富家也附近有利盜聚黨十數觀其夜入其家時婦已
就寢夙聞人言盜首與已同鄉且少失其父母遂坦然無懼披衣起將親送之於其腹聲
知至戶外乃操土音呼其子曰兄曹何會睡至此若舅來竟不一迎耶盜聞而駭查猶未深
信婦已自出弟泣而言曰數年不晤弟已魁然丈夫奈何不一念妙今夕始來相視哉語竟
掩面歎然不自勝假若骨肉重聚者盜為之動否因曰弟少不肖早背椿萱不知有姊非
敢想然相忘極矣曰弟幼時予猶歸寢後從汝姊夫遠出至此遂不得近豈意情懷皆費弟
仙遊弟已成立如此耶言已大慟盜竟信為實然勸慰再再隨婦入室婦命婢煎燭盜復出
約求其果曰此予之姊家非路人也慎勿騷擾乃命盡七於外極心驚喜又呼其子出見弟
其子知為盜舉股栗不得已而參謁之盜笑曰甥皆長成姊真厚福人也婦又命子出見弟
弟時婦之中方校室新妝出拜恍若一家心盜亦自忘其盜惟曰不知吾姊為禮弟竟
未備一芹將如之何因呼從盜以一簍入傾囊出珠十粒以為答拜之儀繼圍而後命婦
拜安坐命其子治筵款羹大備其從者子已心安家又素給出素筵立辨與盜對酌
後歸俗咸中肯嘗盜益信為同胞解絕始去獨行婦曰姊家幸有餘積弟知之用數百金不
妨將去盜大笑曰弟已白手弄四海反來耗姊家物耶僅行繼與子送之門外呼嘯而返

日也嫗家自欲讓而外未嘗少失繼鍊生摩年亦不敢以告人越數日盜又復至以十金
置嫗榻上曰以此為姊壽某衣弟之誠嫗不復疑盜又贈甥及甥婦金幣釵釧約值數百
緡學費僕僕大肆揮霍復與嫗子飲飲達旦而後去自是習以為常每至極有德嫗家益
富人固不及知抑且不及料也嫗又嗜盜為己足處嫗子以一劍自綠林之裏見此當無敢
犯者嫗大悅後年餘盜遠行出掠嫗與子謀使其家於晉蓋處盜之貽累也及連於河東值
此劍於藏戶有小盜夜入見之報咋舌不敢肆處自是數年無盜患信子嫗之智實絕天壤
而非人所能及也

外史氏曰指鹿為馬為鴛鴦化刑林為棠棟非憑此一副急湊實以天性動之也夫盜必其
賄賈甘為嫗所籠絡而嫗之籠絡一本於人情盜即自悟非親亦不忍放下面皮况嫗有
以預知其家事而言之切中乎故嫗之智既不可及而所以行其智者尤不可及

挑釁

長洲諸生郭大任年僅弱冠美風姿貌白哲而性駭惡少晤一室中托狂不知時變文字外
無所曉同袍咸笑之一日如市見有送女者蕭蕭官閣簪從給繾然其解其故以詢友友
給之曰兄不識耶此郭中某家初得官誇示於人也生信而不疑且素以功名為念欣然尾
之至其門見新婿與雅飾飾而驚心竊好之久之立而不去已而彩輿復出哄然啟行
微聞郭中有悲泣聲生乃敲掌大嚷曰此亦大好事何成焉觀者皆怪而相顧生殊不自覺
翌日復出遇送者其狀頗駭而哭益哀生愈不平謂人曰當善而戚此行必近不祥聞
者無不捧腹其呆率多類此庚午慶讀書於某寺其地近山素多魁子僧不勝其夥皆從去
同人以生知故憐使居之生亦罔知所懼入其室蛛網單戶蟻窠盈室生酒掃而處之足
不窺圓其讀益苦三日殊無他異同人以為知福遂不復勸從乃生自居寺中每夜讀報
聞有笑聲生亦不顧數夕後天氣炎熱生袒胸就月執卷而讀之要聲長吟深宵不輟淚而
開然作聲院門闔矣生愕然四顧則二婦入新妝如畫圓均衣薄衫各執白紗小扇颯然竟
入生不以為意補如故二婦適近生身戲以纖指撫其肌笑曰個而郎體固如玉知言之似
甚垂涎生若不聞讀倍出二婦們撮良久見生漠然反疑手抱漸而退出門忽不見生亦莫
之詳依曰山寺夜深何來女媵指爪且失瘦令人頗不耐言已掩卷欲寢旋又聞人聲其首
皎細笑曰予未視眼覆未入則一女子年可二八綰髮微紅紅腮帶點白身無寸縷掩笑立
於生前生視之容如花綻膚若脂凝亦冥然不為動念但笑曰汝伎倆術以清白之軀儀我
乎予體亦非不潔者因持已觀與之對立皎然如雙舞之鶴女反羞縮面而自返自語曰若

人只合傷如鬼當令挑繡米生言笑自若徐徐者梅曰白雪之白究不如白玉之白佛儒就
枕了無怖其意誠不可及話朝無訪者生仍安於肄業及昏暝雨旁沁下水深尺許
生方置燈覆卷復聞笑語紛然曰予等送如婦來伴如郎幸勿再勞勞謝生於燈下瞻視則
客夕二婦更偕數人前女子亦在其中則既夜裳楚楚矣眾擁一少艾者近生曰以此為若
婦若願之子生亦莫之拒反詰曰婦之說予殊不解眾曰道道之玉非夫婦耶生即取書翻
閱一周恍然曰是誠有之子為夫而渠為婦其此之謂歟眾因哄堂大笑曰然生遂呼少艾
為婦絕無所慮惟曰予正讀書欲究臣子之道夫婦之義尚未暇及學不識等汝曹可仍將
婦去眾不應嚶嚶一聲青衣數輩自外入肆筵設席強生與少艾並有坐欲以合卷之杯館
以同心之帶生執觀少艾容光如珠玉之潤體態若花柳之妍心頗愛好慨然曰得婦如此
於願足矣少艾亦絕婚知毫無顧色時以美目灼灼然顧生且笑曰予夫忒無賴予身應
被看殺又語眾曰予夫即若夫胡不均此一杯羹而使我一獨享耶眾皆笑不能仰大體
已成眾始列坐曰白痛飲諸君甚歡生與少艾獨以白眼相看四目交注不欲亦不食吃
慈笑而已眾呼少艾為挑繡生亦呼之杯聲之測猶以一卷自隨時復咕嚕曰夫婦之義予
當與繡共榮之須臾二鼓眾皆半醒起曰新人夫婦當合歡我輩且退遂紛紛俱出發有二

三編卷一

人復返曰小兒女未諳情事予得代為操持乃為生復會繡二人夜使皆登榻以手撫其
枕曰今夕共此明年執子矣語畢含笑而去疾雨烈風亦不知其安在生與繡並頭而眠究
未解床第之事生少時即起曰夫婦有別予不可以無禮乃向東而坐繡聞生言亦起西向
而坐瞑目存息與通片語極思睡倚壁於然睡甫交而東方明矣蓋飛塵竟眾又早至入
見生繡並頭對坐形如土木偶不禁失笑曰黃黃者果無情耶繡見眾入即起繡欲從之
返曰悶殺何奴與夫處固不若與神戲也眾又笑然曰繡子亦太慈生汝已有夫從子歸將
翼為繡乃垂涕不已嚶嚶作小兒啼眾笑為之整故事畢自去繡自是在生室中日為生
繕衣履至釀酒論茗煮酒迄無倦容暇則盤土和泥製為兒戲絕不類閨閣成人其所作多
玩器瓶奩博鼎巧植人工亦未卜其所用生並不詰詢請如常而自與繡處雖未嘗露
臂相對如賓繡亦知之夜即共臥一榻而東西異向極虛其中如是者數月未及於終生固
寒士家惟寒燠因既居於外旬日一歸首視出即遺友於遠寓生近來生遠曰兄宜為我賀
學有長進適來文悟得夫婦也一句意表友驚聞之思慮數陳不少諱友素與人忠且曰此
係鬼狐能為人禍者君宜速避之生猶未達惟應曰話遂不復往後處處歸歸中入室即謂
繡曰友言婦為鬼狐其信乎繡炯炯相視無一言生取書證之至鬼神無形與聲大志曰友

誤我此固有形與聲矣又請至孤狸食之益志曰友欺我此固不能使人者因不復信友與
繡處如故乃自此友皆與繡相約結米以現其異人所告繡通不在內以結生又詳言之
友乃堅請一見生曰適住後園移花少頃即來矣未幾果至以紅巾覆首時花于粧冊而
未眾說之神仙中人也繡見卷絕不驚避花池上踏坐而以手掩之者若無人眾見其衣
有縫其形有影且不匿跡繡聲亦不敢聽定為異類坐談至夕繡亦不時入奔但與客交
言中繡之事固其所司也客去而兩人相歡仍如往日友有善謔者一日謂生曰兄與繡
處亦同舍處否答曰未也友笑曰美為不同生曰予讀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席且不同枕
舍予友難然曰嗚呼誤矣夫婦非男女比也詩不云子角枕禁分錦食欄舍不同舍胡為陰
其獨且耶生即荏荏容辭曰謹受教歸而謀諸婦曰友令我與子同舍子其勿辭繡亦無難色
第詢曰書有之乎生曰書不言而詩則有之盡信書固不若信詩也是夕遂合被而寢而衣
屢各未去身轉側殊多不便坐展起即詣友處相告曰適聽子言使我永夕不能寢友詢之
以狀對友又笑曰同舍而不去衣猶異舍耳予馬能寢生駭然曰衣可去乎何居乎未之前
聞也友因給之曰予不善讀書其愚也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獨探我於我則故由由
然與之偕但楊等字皆去衣之謂不知是寢能由由偕寐生子亦笑曰審是則雖字與馬能

三編卷一

句皆衍文耶友亦忍笑答之曰是矣生遂深信不疑適遇他事歸已昏睡不及問書又謀諸
繡曰友令我去衣與子同舍其可予繡始有難色又詢以書言若何生歎曰請書而不可
讀從前皆演繹房諸微友言吾不知也乃強繡盡解其衣登牀覆被而寢肌膚交掩神魄清
然遂熱睡達旦明日遇友即謝曰君言不誣然甜癡子既近之矣友曰然予未近温素鄰也
生復訝曰温素鄰猶有異乎友乃細陳居室之通生聞之津津入耳惟曰夫婦大倫若此者
無乃慶甚友笑曰君又未讀易矣大傳有云夫婦媾精兒女化生不然予之先已且無所生
懼然辨曰僕其愚見不及此非僕也敢專承之其自祖父以上咸承吾友之賜言託託然
歸友又為之絕倒生入寺天猶未明即謀之婦使共寢繡曰書可取予生曰晝眠夕寐
與寐可也繡從之生如友教而一合而繡即呻吟欲起奔避曰君今者得不得好意不再
與夫處矣生又堅持之繡不勝其創泣然淚下生素未如此狀惟剛不忍力少而繡遂生
標逐之險忽不見方呆立而他友適來見即大笑曰是何形狀生正色答曰予欲與繡媾精
以延先人一脈此亦俗常中要務若何為友不禁鼓掌強之入室俟其反而後生談既
乃去生既失婦不勝懊悶化及痛下前之眾婦復來擁繡入門笑曰若我輩女子情實不甘
生朗然應曰昔來婦予汝為政今已歸子我為政不甘將如何婦皆喜曰兒亦甚強項乃

三編卷一

並力納續於傾倒謂生日：運道者，既已運者，再過勿干問也。子而運生，闔戶解衣與續
押，續退且不敢復近。強之，血啼紅，俗恆呻吟，追至芙蓉露下。夫婦俱有滋味，其中主乃
怡然曰：子今日乃識此真樂，自是無虛夕，續亦漸入佳境，不再如向之推拒矣。生既與續為
歡，自謂佳處，人極道之，聞曰：白日笑，偶語終成言之，其詳續之兄過在座，絕然色變曰：是
何言也？生笑曰：事無不可對人言，豈獨獨不可說耶？竟恬然不以為怪，復因續有歡謀，於
家，續今生盡將所作，移歸續見之，大驚曰：子家若否，吾身乃如是之豐，續亦不感，續感如
故而事續，續謂明年續舉一子，家益赤貧，續命生以況，若知布，素情甚昂，故又以為病，狂生
至暮，竟仍千金以歸，而貨猶未售其半，始大驚，視之，乃古銅也，雖由是奇，續而生與續，亦不
再處，連舉三雄，家益巨富，處五年，續急辭去，曰：夙緣已滿，當別矣。生驚詢其故，答曰：莫非人
實鬼也？生前以知故，見書於人，勢將以此，續緒姊妹，以術授子，漸覺聰明，而知情猶未盡，
因以異數與君配合，今將轉歸，往生富貴家，望君勿以妾為念，生詰其何所，術而不答，聲曰：
曰：再來人似不必相識，轉而後化為溪烟，以逝，生思之不置，乃以三子屬其嫂，遂於湖湘
繼，不復言娶，究不知為續作合者，為鬼為狐，每以未及問續為憾。

外史氏曰：如者天全，以其無所不欲，故雖變質當前，淫妖觸目，而彼無見無聞，與此
質地，可以似，可以佛，並可以聖賢，所全不亦大哉！乃自燕朋夫志，導以情，聞後遂不能復
為此之友，最能壞人心術，切宜遠之，在人以為救，如之藥石，子以為禍，生之疾，疾良不
可不辭。

隨園老人曰：刻畫如狀，筆筆如生，而一管寫二如人，尤擅絕技，吾每望而畏之。
田一桂：大洪人父為洛中陶業，至一桂，始中然，獨繼萬金之產，置中堂，其妻之族，其叔望一
桂，幼失所怙，惟母在，為稱於同邑巨家，岳盧姓，女名四娘，天姿雖約人也。一桂年十七，即行
親迎，四娘色既殊，尤兼體態，當新婚之名，即心竊計曰：當堂之兒，瞻微性成，非有以縛束
之，少微即遁矣。於是溫柔備極之中，別寓崎嶇，後月之愈，拒之而不從，拒之而不從，子不
視之，餘繼加以色笑，柔順之內，隱示以福威，或推或挽，意速，女兒情性，令人不可捉
摸，此一夕，丈夫之氣，既奪已三，則廟見，繞繞倍於常，且善覽結，結其善怒，察其心，情
視察，填填飲食，去婦之名，以善又善，處處關照，繼夫失復，人因質一桂，為其賢，則獨是當
聞惟之地，操與良多，自花燭以後，畫過一桂，從不以笑語相逼行，必異路，舍必異席，若及日
暮，及及夫履門已閉，一室燕私，一桂言或涉邪，則必正色規戒，責其輕浮，甚至泣下，沾襟，自

三編卷一 六

嗟薄命，抑且裳衣，無自解之時，粉澤無輕沾之日，任席前就笑面，即無金枕，雖同羞容，時有
較之，結縵之始，始有甚焉，至一桂，絕望欲竊，則又絮談家事，故獲其眼，屢屢陰險，其睡
泊，子蝶學，雖成花，仗欲戲，又必強而復可，而健態之下，倍極調，柳院既轉，迎雲史，低個
態，南一筆，天盡悲，極妍，使一桂，得之不覺，舍之寶，其顯，到于情中，不可言喻，四娘又善
於修飾，每以儼省為名，蠟灑絕早，恒呼一桂，與之俗，既起，令坐於側，觀其儀態，聞或使之
替或役之，簪花，雖不必代畫眉，而朱粉之濃，淡，鈞之高低，無不含笑，與處及昏，復知之
益窮，變治，警則散，揷雲雲，更添膏，潔容，則淺勻，膩玉，另染鉛華，雖不劃拜六，從未備，草
草至此，必命一桂，捧鏡於前，已乃徘徊，顧影，值深宵，密室之中，當鏡燭，金紅之側，見此狀人
尾，大不掉，四娘之，虛乃日，肆初一桂之，迎娶也，契友祝希年，曾成之曰：婦人女子，所以扶制
其夫者，以色故也，君少年不克好色，但能加以滋潤，正以幸之，可以無患，若神隱無忌，則婦綱
將倒置矣，一桂不能從，稱月後，以事觸怒，四娘，面有小痕，既見之，即笑曰：好色者，果不免此
尚從于言，何至於此，一桂，殊不介意，歸且以之語，四娘，四娘甚為，適既來過，一桂呼茶，四
娘以始和，故金其，使使，婉容，既不知，復嘆之，吻若膠，且麻不可耐，及視其，美器，倍倍四娘
怪其言，將使學，周鼎，金人三，賊其口耳，大笑而去，後亦不再，竟嘆，未幾，一桂之母卒，四娘執
喪，既畢，乃自言曰：吾無恙，報之小過，深即欲出之，無名矣，由是益，一日，以烹調，失所，連怒
一桂，突以美悅，鄰之曰：田舍郎，乃以草具，食我佳，人耶，一桂，幸未被傷，耐是，厄人之，繼，恒觀
臨之，而稍有不潔，不甘，四娘，極取以，鋼大，兼碎其，且自此，四娘之，室，數夕，不容，軒卧矣，一
桂，甚懼，惕，端，馬，惟慮，或，懼，具，怒，連，連，脫，幅，之，頃，稍，常，反，唇，相，詆，未，遠，至，俯，首，帖，耳，也，四娘每
不，予，以為，龍，絡，未，至，復，借，端，與，之，爭，自，益，竟，不，再，與，言，及，夕，亦，納，之，不，至，如，前，之，閉，門，一桂
心，竊，善，及，入，室，中，早已，別，設，一，榻，以，米，繩，界，之，偏，懸，和，響，一，濁，之，即，洋，洋，魚，耳，復，命，每，值，宿
靡，靡，有，聲，則，告，警，不，言，則，穿，鼻，亦，甚，敢，不，承，四娘，既，安，置，一，桂，計，乃，自，明，燭，晚，妝，倍，加，潔
蘭，膏，之，氣，盈，室，襲，人，及，寢，復，較，前，致，嬌，蓮，花，換，錦，不，必，燈，昏，玉，樹，流，輝，何，酒，月，皎，續，帶，有，親
熱，之，日，錦，食，有，饒，覆，之，時，此，皆，數，年，仇，德，未，報，閱，恩，者，一旦，過，之，當，亦，情，不，自，來，無，如，驚
枕，時，曰：乃，變，機，深，不可，犯，四娘，又，怒，目，言曰：子，既，拼，此，約，實，倘，無，心，者，續，不，輸，續，不，狀，其
生，命，亦，必，死，其，肌，膚，誓，不，再，與，尋，佳，兒，同，眠，此，一，桂，情，聞，其，言，不，禁，慚，慚，目，落，心，無
餘，妄，執，隨，分，隔，紙，轉，木，安，四娘，忽，若，驚，覺，伏，枕，偏，視，曰：餘，似，有，故，手，不可，疎，於，防，闕，不
索，衣，而起，繞，室，巡，行，其，所以，射，入，臥，者，之，目，而，隱，以，動，之，者，當，非，一，肌，一，容，已，一桂，果，大，驚。

三編卷一 七

五起而視其腕則存存當經猶然在握遂懼不能復前說而見其復臥且嘆曰連際
夫使我心惘不然而值此良宵斯時可以同夢矣言已似有微感之聲一桂因以怨艾反不
四娘而自怨無何夜風入牖鐸鐸聲入戶外即呼曰室中有窺一桂亦不覺失笑四娘仍
前周視良久始曉又戒聲曰人行則於必大震小響固不必告也但宜醒睡勿偷安犯之
桂無算皆皆欲四娘便滅燭熟寐益料其夫無新關之勇也如是三夕一桂不能復耐候
其巡視即長跪於闈中哀懇曰予知罪矣盡當我使得同舍子四娘弗之顧一桂俯伏不起
詞益卑漸至於流涕四娘給其誠服乃數之曰若以男子而凌虐一女流豈能與若抗衡也
如欲復合非從予三事不可一桂請其說四娘曰予性不耐繁言但能無動手無動足且無
動口而已予豈多求耶一桂究不能解四娘始為割斷曰若風音亦既帖服獨恨若怨即弗
恤耳嗣後小杖則受大杖弗起無撓戈奪我之心呼之即前屋之不遠無空圍破陣之念至
于齒牙之際若言無多嗔而可以自乾惡聲不容或反果能說業如斯且老死而後已予當
不念前愆收若同榻否則此生不必奢望一桂唯唯受命堅以自矢四娘乃語歸使退盡撤
其懸引一桂與同寢處是夜極意款洽一桂樂其善之極履之夫忽遇閨門大震齊爾蹴爾
又何能不受不肖哉自此未法惟謹小有所犯四娘即呼婢習之固強忍不嘶允四娘或加

三編卷一

意辱之亦趾步弗移也呼之為牛不敢應之以馬言之終日不敢廢之片言而巾幗之勢益
張衣冠之氣肅然其流強不可問矣一夕四娘以事怒一婢縛之於柱以維理其意中而
痛哉此理理然以傷神股間及私處幾無完膚血流至足裙袴盡爛呼號求速死一
桂不忍從旁解以棉言四娘益忿遂備此婢之視胃于一桂之首覆藉而目綠血沾滿一桂
弗能堪竟不敢與較亦含笑受之翌日出過其從弟簡訴之弟因戲曰嫂之性淫兄必欲報
復之必也枕席而後可一桂遂服然不語四娘聞之報笑曰我國水也何奴火攻真出下家
矣是夕仍與一桂共宿防禦如前已亦不再妝飾洗粉滌朱儼如舊婦及臥恒以像密縫其
衣至旦而後去之且曰渠敢輕戲我若渠家小娘子終夜而無餐足者守貞經月一桂
不能近身而又密於防閑畫屏遠避夜處潛通一桂遂大驚托故少出又以告弟弟然曰
兄無深慮傳弟親往說之便請嫂處見四娘即太息曰長矣四娘喻其意伴問之曰叔何
前悲而後愉也叔曰予聞兄嫂異處宗祀將斷心是以悲語曰然則何為而笑弟叔曰予不
揣欲為吾兄直莫而慮何嫂弗容今嫂既不再當夕可以成吾之志能無喜也四娘思夫謝
曰得叔如此田氏之幸也但宜早為之何兄急不能待矣言已便以他事相語色甚溫和弟
連而大快即言於兄且以重金為覓安旬日得一桂初猶首鼠四娘反正言從速以勸其

成及迎妾入門四娘忽親妝受禮至今待坐于旁一桂諦觀其新孔義究避其舊道其獨值
飢渴之餘不可受而思寵得之亦甚欣慰乃四娘親起引妾入室使更衣周身皆易以新
香袋褲新鞋命同居於內寢不以御室相處一桂不可則曰予以退閒明日即以家政相
屬使即居此容子長齋齋佛亦人生一大快事若不必故為禍讓一桂難疑之而得其洗心
嚮道亦如去背之上芒遂置諸數四娘曰子健矣若不必在此絮絮怪起下帷解衣安寢
而故留獨不息以保其至夜未半一桂果來蓋難難的妾如獲百朋及履其履扣氣味如鮑
魚之腥而下體尤甚既不可堪比入食欄又復如是桂不禁欲嘔亦不及詢其裸體而奔
室內別無床因就四娘而獨處其體也披帷伺之鼻息宛然至欲其食而入響演香如薰蘭
麝撫其體又赤膩絕無寸絲情不能禁將潛押之狼狽映若驚鴻大詫曰予有利劍賊何膽
巨如此一桂因白曰予四娘笑曰若何無厭至是宜新花向雨天肯肯此枯枝耶殊令人莫
解一桂乃以實告四娘曰予既微聞之但思兼以百合地卿亦或可抱耳微哂而罷亦不甚
拒一桂欲為嚴則辭曰予以淫為人譏為不敢再萌邪念暮夜倉卒客他半榻亦過矣他
事決難奉命一桂不從以力相強四娘始容納之而久別新婚不獨一桂醉心四娘亦情薄
惟所納之妾擬此長宵亦覺床榻有礙氣知為正室所算垂泣而已無敢言也展起一桂欲

三編卷一

連妾四娘止之曰如斯穢物焉能別嫁將凍餓死矣予家猶或可容耳因讓其華衣命主滌
廁之事少情即以鞭扑隨之甚遂無復人而四娘與一桂歡好如初而法之凌厲猶昔一桂
失新猶幸得舊亦以天命自安數日後弟朱省兄嫂一桂適他出四娘與叔語詢及於妾
四娘即給之曰承叔作命新人頗得意但思家不置須故一臨慰之叔信之應曰話有頃叔
歸四娘隨以語嫂語指曰此即如君之室也叔乃頓首謝命婢導以入中其黑暗忽有婦
人自內出面目黧黑衣更甚醜陋之即兄所納之妾歸而致詢妾未及答四娘俄自外掩入
署叔曰若以誘我若何淫盜兄之妾耶叔大漸趨出四娘遂毒毆其妾招致狀要不能支
竟証服一桂返四娘以為言且命妾證之桂怒竟絕其弟妾亦轉售於人以是知四娘之
留妾正所以魚肉其叔也明年四娘忽抱恙任善床褥竟以不起而值傷時猶力疾自
起對鏡一桂在案偶不謹即以鏡投之呼曰天子不仁何死我四娘使為男子保心也言未
及終血升餘而卒七年後二十有六馬婢嫗之畏威者甫敢言其隱事蓋四娘賜妾衣食
皆以魚腥曝乾為餅散置箱中而錦綉箱福倍加增益侍者皆見其製作不暇告人耳
一桂既釋重負疾即轉膠亦里中巨家女貌既遠過悍又同然一桂昔於體又虛不能舉亦
鬱鬱而死希年之婦實出於回每舉其概以告主希年又曾分杯羹知之故以故里人哄

之行，生承母命，欣然發誓，里人有饋二者，實易於京，因與信住，生意在得，每事敏求，無少懈，頗怪之，叩曰：若素來與今，何拘拘若守財，慮真以慈命為重耶？生視然答曰：否否，子母將以子金為余孽，而慮其不敷，故遺子實，以勸好事，若出而浪費，豈少廉餘則寒貧之寡，將不止於十年，吾故慎之，願既得其詳，故生投計，乃無辜矣，曰：子也，吾未聞臨渴掘井，而能速飲者，以子之年，正當無而有，空令乃長遠，疏疏，其得，願以圖，焉信子恐元，箱未提，潘督將星，老去，則誰能以桃花付汝乎？生置然，並請其說，願曰：子以微金，任謀重利，縱使獲賤，賤賤，不過什一而止耳，若欲倍之，必俟十餘而後，可子能待之乎？生置慶曰：不能，子將何以教我？願曰：子之志，在抗儷，無望作富家翁，何為使取勞，距此數日，程其地，為清風店，實多佳麗，且娶一婦，祇需數十金，衣飾一推，子命子至彼處，擇其可者而聘之，婚而復歸，儷有家室，不食於長遠之役，復耶？生信其言，乃大喜曰：早我十年，婚嫁者，吾子也，若從母言，幾誤子事，遂與願謀，終日津津不離，蓋願非姻事，弗言，此至其地，願止生於傳舍，不令窺戶，已乃與願藏者，擊飲於市，日晡始反，命報生曰：事諧矣，某家有女，色絕麗，子洗所親，與其父母言，約以六十金為聘，釵釧衣飾，數在外，以子在客，即解於其家，願月復倍返，故至，欲俟吾子金諾，佳期當訂在明，實生喜甚，亟起拜謝，如其數，以子之推求，一面以安寸心。

三編 卷一

十二

願然曰：誰家閨閣，竟使路人，窺我，子以麗人許，兄豈其相，相者，生遂不復言，願懷金去，有頃，引一人來，年甫成童，貌極姣好，云是若人之弟，生執觀之，心神飛越，與之歡，然講禮，訂約，而別，願笑謂生曰：厚屬以煩，其姊之美，尤遠勝其弟也，生益信之，再拜而謝，翌日，願又令生出數金，為市會，轉新，一新，生之所存，遂十無其一矣，至夕，願先以卧具，佳然，後引生同行，既至，視之，屋宇低矮，而修整異常，生既涉江湖，絕不知其為狎邪處，入門，即有翁媪，承遞，呼生為貴客，而不以婿稱，生以其土俗，不之疑，故執子婿禮，翁媪皆固辭，延入室中，酒饌羅索，願少座，即行，願生曰：明晨，縱來，扶頭，今夕，尚未敢相，願生亦不解，所云，祝留，生歸，即來，裝束，夕北，適，音不知其所之矣，生送願返室，翁媪亦避去，旋有美婦人，從服，觀妝，年可二旬餘，掩笑自外入，生以為妻之姑姊，揖過，而後坐，婦狀剛自若，狂蕩不類，良家，生始疑，酒酣，婦以美目盼生，備極狎昵，生對之，反覺汗顏，坐如木雞，婦時時笑，而滴下三數，婦不言，歸，生漸不能耐，遂起，曰：翁媪安在，敢請，新娘子，即此合歡，婦笑曰：家無姊妹，即妾是已，即猶未知，耶，生驚愕曰：若一婦人，齒且長，烏足以當此，婦曰：奇台之物，適與為佳，若何，過於苛求，生大恚，曰：子以八十金娶婦，不可以此言相戲，婦亦正色曰：聞金五星，尚在子袖，若何，以此言誣我，生始悟，其為，翁媪無慮者，婦乃笑曰：即母，母事，或有由此，地，南，北，通。

儷如妻等，錢樹子，不可枚舉，今晨，君及辱，言君客途寂寞，無以為歡，命妾相伴，一宵，明早即行，儷無婚約之約，况妾自有大父，雖敢以絲巾，移贈，妾坐，又問翁媪，何人，婦曰：皆君友，洗來，承應，君友，既去，潔亦，潛歸，實不知其為佳，生益驚，不再詢，婦身而奔，及歸，依，師視之，室中，一空，願不見，再趨，婦所門，已下，不獨美人，化為彩雲，并己之，余枕，餘背，俱已，携歸，別地，矣，生乃大恚，而諸人，姓名，舉所未悉，因思，願必赴京，盡驅，其蹤，連襲之，庶得，而甘心，馬於，是，倉不，顧身，宵行，十數里，天已，連曙，僕極，小憩，道旁，忽見一，寒，雙履，被，蹤，而，來，瞥，觀，生貌，若，甚，驚，異，者，遂，願之，言曰：不肖子，乃竟，在此，耶，生聞之，恚甚，將，飽以，老拳，而，余其，竟不，忍，發，惟，瞠目，注之，史，操西音曰：汝之，橫逆，猶昔，耶，雖然，子之，勝幾，為汝，斷矣，語已，泣下，生覺有異，遂，偽為，林，懼，拱立，不言，史又，攔馬，曰：畜，產無，須，番，致，可，從子，赴名，代，紀，肆，務，明，歲，與，汝，偕，歸，生審為，誤，認，乃，委蛇，從之，故，為，追悔，之狀，代，史，控，衛，徐步，而前，史心，悅於，路，暫，談，家，政，嗚呼，若父子，生本，音，實，豈，故，不，疑，而生，遂，謂，他人，父，矣，迨，至，保，定，止於，北門，之錢肆，生於此，已得，其詳，蓋，史亦，願姓，世，為，平陽，富家，生子，游蕩，屢，成，不，悛，父，遂，之於，外，三，易，春，秋，思之，甚，切，而，竟，弗，歸，前，遺，生於，途，耳，日，口，鼻，無一，不，暗，肖，亡人，遂，目為，己子，而，復，收之，損，歸，肆中，寢，食，與，共，生亦，狡，猾，史，乘機，附合，之，遂，無，人，識，為，它，姓子，告，半載，史，得，家，部，請，之色，甚，不，平，聞，曰：呼。

三編 卷一

十三

生至，寢室，與以三百金，語之曰：汝，岳，近有，信來，言汝，數年，不復，將以，女，他，適，汝，今，可，立，歸，以，金，與，汝，母，畢，汝，姻，事，俟，明，春，再，來，經理，吾，親，汝，醇，謹，勝，前，慎，勿，再，明，改，態，則，家，門，之，厚，幸，也，言訖，又，出，守，並，曰：偷，次，有，汝，從，兄，行，二，名，某，者，攜，因，汝，浪，蕩，疾，中，公，議，以，渠，承，嗣，今，汝，既，在，膝下，可以，此，書，覆，之，亦，係，要，務，汝，勿，憚，於，馳，驅，坐，一，一，領，諾，於，其，從，兄，之，名，實，即，所，借，之，額，二，私，心，竊，喜，又，兩，日，辭，史，啟，行，即，乘，史，之前，雖，仍，就，道，途，次，自，計，曰：欲，歸，史，家，而，不，捨，在，金，且，慮，春，光，或，洩，勢，難，存，身，因，決，急，旋，里，行，及，邑，境，距，家，僅，百，里，雨，驟，驟，不，得，前，乃，止，於，村，舍，主人，出，見，客，衣，冠，樸，實，面，有，愁，容，及，與，生，為，禮，又，極，盡，東，道，情，生，心，感，之，主人，辭，之，即，開，閨，中，約，言，曰：渠，既，洋，行，今，得，此，人，盡，可，大，也，有，問，主人，復，出，謂，生曰：於，君，子，昔，曾，吾，桑，梓，似，此，青年，曾，踏，閣，下，否，生，不，欲，詣，乎，陽，因，答，以，無，主人，大，悅，曰：皆，在，是，矣，遂，入，以，一，裝，出，啟，之，衣，雖，草，布，皆，新，製，甫，成，者，主人，言曰：家有，息，女，貌，頗，不，陋，欲，以，侍，奉，中，聊，聊，勿，以，拒，生，喜，出，意外，焉，為，推，避，遂，以，婿，禮，見，翁，主人，曰：本，宜，少，緩，俟，擇，吉，期，但，為，誰，人所，始，嘉，禮，滿，遂，至今，貽，笑，鄰，里，心，所，不甘，請，即以，今，夕，成，好，合，遂，以，衣，衣，婿，生，亦，不，辭，主人，又，馳，召，戚，族，備，筵，餚，葷，鼓，樂，旋，集，花，燭，兩，與，生，恍，惚，如，夢，而，究，不，得，其，所以，見，字，之，由，也，青，盛，女，有，殊，色，而，高，儷，長，於，生，及，夜，定，情，兩，相，歡，洽，女，急，長，歡，語，生，曰：子，不，意，失，願，而，又，得，願，也，時，生，猶，言，史，姓。

女曰云然生正懷疑詰之曰自編歲已許字君之同姓行二者其人久出為商前歲一歸又不定娶父從之顧反思懷客多有書來言將在京娶婦絕矣婚父其怒適君辱臨遂毅然成此好義豈非天哉生遂叩額居止久即前所借者乃慨然曰冥冥中良有鬼神耶何不決之若是也女亦驚詢之生以實告遂相對歎惋不已由是琴瑟其調月後女請於父母從生歸拜姑婦許之生遂以贖妻而自徒步以授之不一日徑抵其家幸妻見母舉室皆驚生乃思述所遭無不顯手稱慶女事姑以孝處室以和且喜自塗澤年雖長而固覺其長生又以書告致顧家大夫所望後三年生以事至太原適顧于稠人中見生負劍即欲避去生呼而止之曰顧二兄別來無恙何遠無故人情耶顧不得已與生見謝其欺則之罪生握手大笑曰兩德俱有人代乎吾於君復何尤顧驚諾其故生借市肆與之言悉陳顧未顧面赤汗淫良久歎曰蒼蒼者誠不可欺因言其季父某貴于保定有子失而復得謂即君也容歲又當書米言通者仍通且以重金潛逃因此致疾而死顧本謀子為繼及得弟遂成言今歲叔亡子適出外乃以遠承其祀此中殆有天意焉顧所遺簿籍有云白金三百與主顧某君之所傳其即是做實不識我負者叔償今又知子身者子娶矣生因為之鼓掌既而念史之思不覺流涕乃與顧約事畢遂道過平陽哭拜於其塚并謁顧媪以母

三編卷一

十四

事之家人環囑嚴一顧叟之子也及歸生又強顧室家妝妻出見顧大怒去生自是折節讀書後以選拔佐某縣夫婦竟以稀壽偕老

外史氏曰顧之徒不奇而生之報則奇然亦天實為之非人之所能及也向使以生見欺遂歸所損不過百金而肯人終不免得志今竟以此報復使知夫金得金失婦得婦而金即顧之金婦即顧之婦有不爽然自失者哉而向詐之風其亦可以少息矣亦以見天之報施正自不爽

春雲

馮陽之止有舉應慶者少失怙恃依其叔居其性敏捷不其苦讀而詞章詩賦皆有可觀人為鍾靈使然某年秋與入游菊園眾皆對花命酒惟舉素戒於天乃設竹爐於花深處探其落英和以芥片坐而品之一時茶香花氣別具會心醉翁故不及知也舉正流覽未已吟賦欲發忽一人短笻扶體徐徐而來迫視之有霜鬢雲古朴衣冠儼然高年逸士知其非常人起立拱俟笑謂舉曰眾人皆醉而獨醒即君品必不俗乃以杖擊地曰龍鍾之人不能為禮請復履脚當班荆少領玉簪遂振衣先坐舉亦席地與談兩印姓氏史即笑曰雅人相值不宜絮絮俗事難着之龍鳴必驚八幸即晚觀佳篇以洗老耳其他非所願聞舉唯唯

避射而值技獲之餘不容自秘因請命題史信味連二種目之曰此亦東華之美人也前詩之作代有名家恐易落人窺口如此善戲請各賦一律何如舉亦微笑曰翁之意甚善但慮遠當前俱及指窺慮未能免俗乃吟西苑菊曰不共五湖游偏遠三徑秋露凝歸浣洗烟暈捧心愁吳苑香何在莊園獨留近未添微骨無復舞腰柔又咏楊妃菊曰忽訪陶彭澤因慙李謫仙亭中醉舞酒羅幃且偷眼月映殘妝懶風迴睡態偏高遠新雨霽絕以浴溫泉詩成雙大悅遂起以掌撲舉肩曰真吾家快婿也言已忽不見舉大驚自謂遇鬼踉蹌而歸若脫茶籠復藉於地顧之眾方大驚見其倉皇失措駭聞之喘汗以告眾猶笑而未信舉又自誦所作眾始悚然以為地近荒僻且懼且疑竟不及盡散而散舉歸亦不敢言越數日舉之妹忽病自鄰邑使人來告叔命舉任省之至柳家信宿淹留俟弟小愈始得歸則已旬餘日矣及至家其叔適在堂上見即訶之曰杜嘉少長使不由老夫作主婚嫁大事竟不以聞何復來面我耶遂操巨杖從之擊驚而却走其叔母自屏後出勸止之舉乃刺詞請命叔猶恨恨怒置不已叔母因語舉曰自汝出門斯逝不返汝叔頗疑之昨者海濱有老嫗送新婦至家登堂展拜于大婦驚詢其由嫗自言僕性其主翁居近村悅汝聰穎以女字汝成婚已旬日因思汝歸故先送新婦來汝懼叔責遂始至迨言訖遂自去汝果今日還足徵

三編卷一

十五

不誣新婦已留室中可證也舉愕然乃力爭之叔母即呼曰若婿來矣春雲明不出見耶欲見一女子新妝短目亦出自屏後匿身含羞立於叔母座側舉脫之麗容雅蓋玉潤花妍目中實字其匹心大動竊念事必有由若明言指證叔性素暴必拒絕而不容其自棄其佳偶也蓋姑承之至夕所語可知遂伏地自誣曰誠有是事因翁命蓋不獲辭不告之罪百口莫道惟叔念昔先人寬兒重責何敢置辯叔母乃大笑曰子固謂春雲不我欺也於是向叔屬說叔究忿怒命右東側數小屋析舉使居之僅擲杖於地拂袖而出舉不敢違命叔母又怨德之令往奠除時告竣舉遂偕新婦移居東偏叔母又遣一媪代供十指一切器具咸齊焉蓋春雲初至叔母甚愛之納為己女故呼以名而勸其事嚴嚴然不能已至暮又饒晚燈後夫婦會語媪乃告白而去既夕人定舉始語女曰與若家素昧平生未檢宅第所向今忽稱稱婚媾加我以不白之冤誠所不解女聞舉言巖然者久之徐曰此大人之命妻實不能與知語已背媪而生不復有言舉青年未偶頗不能自制三問莫對不復語僅強之就榻下帷散好交合之際流汗浹席則以處于也舉見女甚苦餐榻乃戲曰豈有花燭經向而猶感從未破者足傲子之善莊矣女亦微笑而終不肯言展起關戶視院中什物堆積幾無餘地蓋即女家贈嫁者皆其解其所自來舉以詢女仍不答唯指揮媪媪手中鋪設

新以叔母所賜者... 知更忌... 舉得邊之故... 數日女白... 翁來迎香... 則已嗟我... 似別有佳... 起從之應... 皆與望安... 倚牆幽... 雜女因... 之更也... 至耳... 掌曰... 四五... 幸勿... 談舉... 實孤... 訪之... 仍憂... 爾道... 傷處... 洪... 諸女... 因... 終... 三編 卷一

新以叔母所賜者... 知更忌... 舉得邊之故... 數日女白... 翁來迎香... 則已嗟我... 似別有佳... 起從之應... 皆與望安... 倚牆幽... 雜女因... 之更也... 至耳... 掌曰... 四五... 幸勿... 談舉... 實孤... 訪之... 仍憂... 爾道... 傷處... 洪... 諸女... 因... 終... 三編 卷一

解其... 流... 翁... 入... 借... 後... 與... 冷... 獨... 有... 雜... 閉... 何... 自... 廣... 為... 昨... 誘... 益... 命... 妹... 映... 悲... 性... 謂... 伊... 不... 君... 三編 卷一

解其... 流... 翁... 入... 借... 後... 與... 冷... 獨... 有... 雜... 閉... 何... 自... 廣... 為... 昨... 誘... 益... 命... 妹... 映... 悲... 性... 謂... 伊... 不... 君... 三編 卷一

曰天壤雖大半皆未有之王即即歸無他志然以君之才與雖具俗腸猶秀氣不可謂非佳配今既滅裂其命也夫乃留玉釵為別兼脫珊瑚指環一雙曰以獻叔母見物庶幾相憶實揮淚登輿去如飄風瞬息即渺舉懷喪而返步及所告處局而入則室皆壁立不知所自來亦莫知所自往惟來古書數卷於案頭上結錦箋一幅大書九字曰勸舉明宜苦讀毋過俗事因三望住告叔父母反不為舉而為舉慶惟其叔母見環猶深魚憶餘人莫不色喜女之言良非無見也其叔母為議婚舉不願而力不獲辭成婚之夕急足踵門曰春娘子以一紙致即君欲讀之則七言一絕其詩曰天推從來絕世塵奈何相見即相親知君俗骨因難換莫對新人話舊人舉方咽悒悵失急所在自此刻意求進談吐器懷迥異故昔龔芝麓先生蓋嘗稱之

外史氏曰雅人深致近世頗難其人望欲止於立談間得之談何容易也既已輕舉其珠旋復重懷其實孤之行事究屬迂跡况當值交錯又不聞之以體翁先自失推道矣婿寧得有雅士子惟其女保似數語不第得婿之止抑且得雅之真

折獄

某道士少登黃甲年祇十八齡榜下即被某縣令羅聖朝有心偏後實重任不易仔處封

君某心穢愛之借以之任薄書案牘靡不身親室唯升座發行而已暇更與之講求史法指陳弊端封君固折中宿儒兼工刀筆言之皆中肯綮宜本素慧亦積漸能通茲任周歲政弊大著自中丞以下舉不敵以年少體之一日因公出報適遇某大戶之妻梳婦者約數百人擁幢鼓樂儀采其前舊例吉光火故雖上憲亦避其途率因止於道周以俟其過一時靈輻既過其後有孝與婦泣雙環固即未亡人也忽值暴風驟雨高揭婦之衣盡露於外則斬繩之下別有紅裳色甚新製舉瞥見之心頗疑訝因命役語詰笑於與者何人猶不意為其室也反報則某監生新遊別無眷屬與中人實惟其妻乃大疑知必有異呼妻復使沮其行且命停輓於某寺以候檢驗究亦不言其故乃亡者之戚族半係巨紳其次亦無白衣者聞之愕然亟面軍哀懇至再終不聽惟正色曰諸公與化者似非路人詎思其死不以命如不從子相子富掛冠歸者不再游是色舉不得已姑聽之且私議曰僕無實跡所當反復看此犯莫官以何面目相見寧既力止其妻過歸告父封君則首沉思曰汝能體察吾心甚快但係巨家非易民不得玩視倘驗而無傷便難收拾必須先探本原得有確證然後一發破的欲明此事非子親行不可寧時已有成見竊謂不然且不欲勞父惡止之封君笑曰子雖未登仕版而為民政實亦猶為國職非一家之私也汝何阻為於是易裝下人秘密出

署漸行授宰以某成已事涉聞分以一夜之微而召偶也宰始悟一敬從登日遂托疾不出視事諸紳聞而大驚謂宰以兒戲阻喪既而知悔因理首銜處不改稿子之改智乃故具公牘從其出監宰竟置若罔聞越數日又查催之吏冥然漠然有指不得裝有穴不得掩衆皆含憤不平即署中吏役及里巷之人莫不咨宰事聞太守不忍嚴懲始先馳書切勸欲其射過於案紳宰不引咎推覆覆云云以為人命至重緩莫無妨願假旬日限疾愈即出相驗如不得其致死之由情甘伏此淹留之罪語直而壯太守亦解其意而究以為慶封君周行數日絕無人訟某死之冤心亦志忘一夕孤蹤卸外無所棲身因借種田之處小憩後有人來叱問之封君起與為禮備稱異職失足貨卜餬口路暗不能前進者其人信之慨然留宿廬甚盛不足以容二人其人由田主雇倩為之守望者亦不敢寐相與絮談以消長夜封君故有心語詢不欲或道微以言挑之曰今歲田禾如此脫過賢長官百姓可以無憂其人忽嘆曰君勿言此使我心虛蔽色數年未願道得史之處今色係年雖甚幼獨能體恤小民昨入城市聞將不能久任僕有未言恐未易免繼美政也封君聞之心喜又談話之答曰聆君王音似與色候相近無敢液封君伴答曰一貴一賤何論鄉情予福之且若登天言亦何從渡子其人乃曰我輩皆在草野言固無礙某太學者予之佃主也甚強壯聞其

猝死心頗疑之及任職後事詢其死由家人言莫知惟一小童深知之私以告予則太學之妻感與其內兄有染內兄適斷絕思覺其夫因以嫁之好事且將成不意為色係所疑留屍候驗又不即發族中親其巨賈將輩起與色侯為難事果上聞欲不免官得乎封君聞至此不勝私幸又故為咨嗟曰是真祭庶無福但色侯此舉究亦不免孟浪其人大言曰君誤矣以予論之當斷而疑也侯實為某若破棺出屍獨探隱處則秦鏡立照矣封君益固詰之其人耳語數四封君亦鼓掌而笑遂不再詢將展作別即行其人又叮囑勿言封君唯唯徑返內署時宰以父冒星霜未決公務覆食復廢封君一見即笑曰如兒戲作大奸官何太瘦生也因備告之宰得入指次日即出堂延至旁午始簡精細件人隨任檢驗臣嘗曰予云爾汝即視之慎毋有悖伴人領跪既至諸紳咸在且不以笑面相迎宰微嗚曰予為公家洩憤而反擊手豈金資不即瓜分耶語中隱微氣色變宰坐後始命飲餽免已具餽不可近其族多有泣下者則其怒宰可知宰亦亦血推磨伴人如法細檢迨至下部宰遽指曰視之件人會意應手而出則銀針五寸血脈猶殷應伏于厥具之內眾乃大譁靡不匍伏稱謝至觀又號呼怨宰宰笑曰請公何前信而後疑幸無懸懸先人予已得之矣因問某亦來否同聲以對眾在眾中則其內兄也視其色如死反眾始悟宰命役拘執即起出寺且命驗免族

詳回尋獲一火集住連此童賊亡者之妻薄暮成集乃當庭研訊先以嚴刑盡責童賊
誓吐其情蓋童賊某之腹心為於亡者以遂其私歸因與之同謀者也某日亡者飲于某
人醉而返童賊入室婦即命童賊以革履然後自持其履遂以針刺其履深入無遺亡者
醉不能支大吼而童賊與婦始覺其賊狀置榻上以暴疾赴于人人固未及料焉童賊
供招某與婦皆伏罪童大天命童賊之腹心紅雲究在諸紳時華訟庭斷不疑童賊又詰
婦則自其夫化後深慮不祥時時密着此童於內亦不自解何心豈非天哉童大怒立命
笞之而後同械於獄具獄上詳夫皆善將飛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
殊不成人子即以童告歸奉父喪里今其人猶在故鄉年僅廿五六而據事論斷童夫弟
如他年重復琴堂又焉可限量耶

外史氏曰此婦必深諳銅人之法故以鐵奉其夫也第婦之所悅者就愈於此今乃去之
而不惜宜以其疾德不藏因難鐵以懲之歟無如人琴俱亡婦亦隨殞嘗不得與所歡者
仍效金鐵之暗度則謂賢宰官眼底紅雲直是閻摩王堂前孽鏡當無不可

隔江樓

三編 卷一

二十

江南某縣有劉姓其居近江岸每赴病家診視獨棹一葉之舟橫流北渡恆繫纜於
隔江樓下習以為常樓故某姓宅後其家有女曰大姑此即其妝樓也嗣因大姑緣念自縊
而死其樓遂閉而不登劉亦有成心不再泊於其地將數月矣一日留飲於病家臨別而歸
歸艇便由樓側望見江面月光晶瑩一色不禁喜而長嘯俄聞樓上低呼曰劉先生暮夜始
歸哉劉醉中傾忘之仰睇樓上則大姑恍然獨立風鬟霧鬢約如生劉故數視其疾笑貌
聲音無一不恰且見樓有燈光一時恍惚不復憶其既死停舟問訊女以吸茗招之劉正需
此遂含水就陸緣梯而登女適之入閨室中香奩器具陳設如昔少坐即親獻茗飲之芬
韻異常劉甚悅女因微曰兒家風骨清心時切妙劇既已及齒不忘今因瘴癘不消已成鬼
病一死不堪再死敢煩良醫為我療之劉欣然許諾而試把其脈冷如冰忽為記其亡化身
在醉鄉竟不知懼推詰曰死矣何猶慮病乎女曰然鬼之病正無異於人之病第皆生前
所積非由死後所染如妾以負虛投覆其氣充盤踞於胸即其証也故雖以人醫鬼實為以
人治人語次切視以周劉為立方因詢病中何藥乎答曰地黃玉簪花燕窩立命於狂死城
今已千年矣於是坐而聞叙劉談甚豪倫及九幽風景女一數陳多異於人世所傳劉亦
戲曰聞說鬼魂可畏怖今日見子何殊不然女正答答曰周義當則形何厭煩現劉亦

信道欲觀之女終不肯割通吸咽在口遂噴之且數噴之女不能耐呼曰此是驚若非妻之
罪也語未幾竟覺哀鳴劉視之髮披愁雲舌垂慘血常上懸而腕下雙目瞪睛突視狀百端
不覺驚倒於地而宿醒解矣足履不能步強起而奔暗中似有人掖之甫克下樓竟不及登
舟卧於虛花深處味與始與渡人梅嶺始得渡江而歸自此隔江樓下遂永無問津者
外史氏曰鬼香積氣也宜乎生而氣鬱者死猶不免於病非若香瘴瘴疾長逝既損其形
夜臺必無呻吟之狀然則氣之為患若此女難數言不可喚醒一切哉

談易孤

天下學古率多盲廢所以安先師也後有某郡明俗宏敏其後有博學敏慎據按實違非
常壯麗有孤居之時時遊行假無朔望西掃之人恒見其儀迹感以為異其地初無書院太
守某公始命諸生於習禮之暇就此講肄稍俸構屋使居於楹門外以便修養亦崇儒之
雅意也一日諸生會議經義列坐于堂樓下互相辯難惟至易理深微罕通與旨相與指眉
者久之俄聞有人鼓掌笑眾驚顧則一杖者襦衣草履年近耄耋立於諸生坐後含笑謂曰
諸君才質皆不凡惜生於遠地願天師傳欲明周易何弗下詢良朽眾大喜邀之中坐亦不
辭即舉諸生所疑者一一剖析之莫不被發導其疑以名家諸說皆沿如懸河眾皆心折

冠河麗諸郎

三編 卷一

二十一

聞有不平者又故以古今疑義與之相質翁復應答如流始各肅然起敬願請受為弟子翁
傲西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便起別去眾亦散歸已室自是數日一眾又益之攜謙翁
其悅悉心指授漸至晨夕與共笑羊餘六又十家諸生無弗通曉惟叩以他經則辭不敏備
遇諸生進飲必欣然赴招沉醺始返忽一夕月色甚佳賞心盡醉欲去眾力挽之良久始得
脫綏綏徑入殿後屏下微露其尾眾大駭始悟其非人狐尚不自覺明日復晤有犬背生請
曰敢問小狐汽瀉何謂也翁乃大驚拂衣振杖而起曰鶴巢不可有肯將取其母時其諸君
子之謂矣俟不見後遂不復來然而府庠諸生每遇學使者下車易輒一敬傲與宏深猶能
冠河麗諸郎

外史氏曰易經至深宣聖嘗韋編三絕區區一狐何能竟通大意要亦性靈不昧能窺天
地間奧能識性命精微蓋猶修行家獨能悟黃庭而華諸至理也惜乎青衫批道甫見
其尾而即相向鼓唇以致易道有不東之歎

田再春
聞商田再春者瀟死而復生因號以自警非其名也丙子仲秋余適之於逆旅竟夕之談
自述其易名之由不少諱再春本名某販於江湖子然一身無妻亦無兒伴酒如也因以

傳舍為店廬以舟車為宅第。住水陸之區。致貨販運。嘗不一歸。而生性狃。連貌復白晰。所至恆多穴隙。且善房中術。從不以消滴與所歡。人有勸之娶者。輒笑曰。予負人債多矣。若計錙銖而償。為子妻者。恐不以愛也。遂決意不復納室。第其為人。輕財任俠。優人之愛。急人之急。以故多得人歡心。笑固盡春。商於吳郡。適罹疾疫之災。卧于市。僕病甚危。為一皂衣人。鬚毛如蟬。狀若捕差。以巨鉢擊之去。飄然至一衙署。觀其異。初未疑為陰司也。而重門洞開。遙見公座有紫衣官。吏紛紛抱案牘。從東西兩門入。米飽自內傳呼。不知何語。皂衣人連聲再拜。如奔馬。心門三堂。始達廳事。左右執其鉢。令跪于庭。瞻視堂上。責官十數。皆剛坐。行禮不一。中一道者冠富巾。衣電衣。狀貌魁梧。誓誓。每言則堂上上下下皆集。然聽之。視之。已復。聽者已數十人。頗有熟識。亦未敢通。片語。既未久。西向一貴人。此鬚虎面。命檢再春。綠羅即有。夫以紫道責人。覽之愕然。曰。是木合絕。因起白道者。道者謂之命。其生平又有史。以卷呈。閱則盈堂。傳視。驚絕。變色而作笑。堂上因大然呼。田某再春。前而前道者。然目叱之曰。汝賊一人。之淫慾。致玷百十人之家聲。汝婦之父。母翁姑。靡不痛心疾首。汝又狡獪。無物可償。將若何。再春喘喘不能答。東向一貴人。起曰。是宜絕其根。則使為。總庶合平允之。道者曰。不然。凡世人。淫債必報於生前。方可懲一而儆百。若待轉輪之後。

三編 卷一

則死者何知。生者何罪。雖娼不如無娼。此吾欲變通其間。諸君必有以處此。眾官皆唯唯。欲謝不敏。道者笑曰。此固無難也。適接直北某城。城中詳某村有女。貌嬌而志潔。因伊歐叔。皆為上婚。氣結不食而死。昨已葬於郊。吾今行鍊形之法。即以田某代女之身。以旬為期。少償前通。然後仍令更生。不已。足以垂戒。予眾皆難。曰。真君之乘。誠善。但恐汚女名。可若何。道者又笑曰。子自有兩全之術。且必使作惡者。顯然涉訟。不難立判。其自淫。真至重為女。累哉。言訖。以黃紙書數字。如符篆。命役火之和水。以渠再春。再春味然。頓覺膚革充實。前者虛浮如影。今則固結有形。矣。然在無之下。竊聞眾議。心甚張皇。真堂上又為聲呼。今聞之。印。有數役。縛之於堯。反接而去。其裝再春。大痛無聲。復又以水。與之。乃復甦。竊視私處。因憤起。則儼然一雌矣。道者即命驅之去。復滿復來。再春遂仍從皂衣人出。因詢以真若。果誰何。答曰。許狂陽真人。奉帝旨。來主度改耳。其左列者。皆靈部之神。其右列則冥王也。及出。署外。仰視。牌額。梁榜。曰。靈度之府。益大驚。意不欲行。皂衣者又呼二人來。數百人。身甚可怖。畏以巨椎。地之。乃前。效。如風。驟。至。一虎。茅。屋。後。環。以。短。垣。陰。有。喧。聲。似。一。老。嫗。譁。曰。汝。匿。吾。人。乃。欲。以。死。鬼。詐。我。耶。又有男子。聲。低。曰。渠。實。不。願。而。死。杯。上。未。乾。予。豈。敢。汝。狡。有。數。男。子。怒。詬。曰。既。無。人。當。償。予。金。幣。乃。大。哄。衣。衣。人。歸。曰。是。矣。乃。以。掌。擊。再。春。之。背。

心遂迷惘。突然便入。鐵閘室中。奪紫曰。錢。掛。子。故。無。志。耶。誰。老。當。當。此。死。矣。皆有。色。色。獨。一。男子。驚。懼。失。聲。連。呼。有。鬼。狀。如。鬼。奪。門。而。去。眾。不。顧。竟。擁。再。春。以。行。便。之。男。婦。數。人。舉。兜。悻。悻。可。懼。欲。言。則。有。口。如。啞。不。得。已。而。從。之。約。行。數。里。至。一。家。上。室。而。次。榻。若。其。秋。臨。甫。入。門。再。春。已。能。出。聲。請。眾。曰。我。聞。之。商。人。曰。某。止。汝。輩。何。人。胡。為。致。我。於。此。眾。俱。驚。愕。方。將。偵。聞。惟。疑。再。春。曰。此。皆。若。奴。所。預。授。將。以。怪。異。賴。吾。全。耳。世。豈。有。女。身。而。負。販。者。再。春。聞。言。自。視。則。上。衣。下。裳。皆。類。巾。幘。而。乃。能。個。個。傾。影。既。已。雲。裝。遂。飛。繞。首。瞻。遠。又。復。離。距。究。若。遠。不。復。能。置。再。春。因。詢。其。從。建。再。春。終。以。為。恥。默。然。弗。答。再。春。結。之。再。四。乃。怒。曰。是。尚。未。知。吾。成。也。遂。呼。使。男。子。折。柳。為。簾。浸。以。盪。水。將。裸。而。捷。之。再。春。始。懼。且。自。計。曰。業。遺。莫。誰。數。無。可。逃。何。為。更。欲。此。毒。手。遂。覘。然。而。應。之。曰。諾。始。始。欣。然。引。之。入。閤。額。頭。再。春。曰。汝。賊。死。子。輩。皆。虛。此。一。日。矣。再。春。方。欲。舉。趾。登。室。內。蒸。騰。如。霧。且。若。鮫。魚。之。腥。腥。不。敢。前。進。額。之。方。始。踰。檻。入。見。婦。人。四。五。輩。貌。俱。不。揚。猶。調。粉。塗。脂。狀。如。泥。塑。之。鬼。避。身。惟。着。一。短。襦。自。腰。以下。皓。皓。乎。絕。無。寸。絲。心。益。驚。怖。又。向。外。呼。曰。重。勞。推。挽。無。可。酬。今。夕。盍。早。水。當。今。小。花。奴。先。傳。諸。郎。宿。也。使。男。等。皆。笑。而。去。至。夜。果。果。再。春。以。威。勝。再。春。衣。帶。含。淚。而。解。擊。刺。之。視。學。操。刀。而。割。者。又。復。及。鋒。而。試。其。痛。深。創。鉅。不。可。勝。言。已。而。清。丹。決。席。血。流。條。條。繼。與。眾。婦。俱。歎。掌。曰。

三編 卷一

黃花故矣。繼之以二。新不能堪。然恐其有失。乃以他婦代之。甫得小憩。滴下已三。屢起欲著。衣。雖奪之不許。曰。汝見他人。彼服耶。并不予以短襦。四體裸然。其羞愈不可耐。仍令盥櫛。梳。以。米。粉。日。甫。脯。而。戶。外。之。復。滿。矣。源源而來。幸皆禍被頂蓋之儀。絕無一文雅者。見再春。皆。個。而。笑。曰。其。新。孔。嘉。遂。爭。新。而。奪。其。甚。以。故。再。春。之。所。遇。尤。多。嗚。呼。交。歡。無。辜。刻。初。尚。可。以。容。受。迨。至。數。人。小。腹。脹。滿。口。喘。日。張。向。不。欲。以。消。滴。與。人。今。則。欲。滅。其。消。滴。而。不。可。仰。承。甘。露。而。飲。之。連。讓。者。悔。不。抱。此。注。彼。矣。橫。以。沸。湯。沃。悅。代。為。按。摩。花。徑。微。流。名。園。頓。與。無。如。吐。像。納。新。理。門。者。又。至。蹂。躪。之。慘。不。可。名。狀。日。之。內。狼。狽。者。三。幸。而。夕。陽。西。下。問。眾。者。皆。再。春。方。得。安。枕。而。臥。夜。深。輒。與。眾。婦。言。其。情。咸。笑。而。不。信。明日。復。然。客。至。益。夥。以。其。難。而。善。之。恆。有。坐。俟。其。身。辱。屬。以。瀆。此。刃。出。而。彼。刀。將。斬。者。再。春。以。一。人。當。之。其。德。甚。矣。況。客。皆。壯。夫。頗。能。持。久。昔。已。以。退。留。為。歡。今。人。亦。以。濡。透。為。樂。其。報。施。可。謂。不。與。始。苦。終。朝。幾。死。花。下。屈。指。旬。日。竊。幸。得。生。乃。於。朝。午。之。後。復。來。一。猛。夫。大。陽。道。道。傳。聲。響。何。已。不。可。當。又。復。復。復。所。長。如。以。再。春。之。利。再。春。之。盾。堅。銳。莫。比。自。午。至。酉。不。少。疲。靡。再。春。已。目。閉。頭。眩。汗。流。舌。冷。奄。奄。無。聲。亂。中。見。前。之。皂。衣。人。已。至。徑。趨。前。前。呼。之。曰。冥。債。已。滿。急。行。飛。揚。之。出。亦。寂。無。知。者。但。聞。屋。中。作。驚。詫。聲。而已。又。至。向。之。衙。署。則。中。依。一。貴。人。面。面。南。據。案。坐。

謂之曰。風流之况味。汝已深嘗之。本不宜貸汝死。但奉真君命。賜汝再生。汝當重圖自新。痛為改革。不然。將十世娼矣。乃命以具運之。厥物復傳出門。而自為接捺。未及釋手。豁然頓蘇。時已昏睡十日。不食。亦不言。諸相好。避而守之。授之以藥。冥然弗應。及寤。而言其故。人皆駭汗。遂不藥而痊。自是改行從善。不再涉邪。復以販入燕。聞某縣有主福。其行事頗相類。就而訪之。邑人曰。何曾有此。因其家女。為叔所賣。抱恨而卒。既葬。而為至。告以故。不信。坐而索人。旋見亡者。自外而入。強擁以歸。為婦。已數日。方與客棧音。跡音然。答與為互許妖異。官鞠之。廉得其實。故棺視女。員體宛然。知女之冤抑使然。遂重書其叔與。而流之遠方。今則絕無此人矣。而春乃自述其善。事跡昭合。聞者又莫不喟然。是夕。為余言。悉其顛末。余以為深足警世。因筆其畧於書。

外史氏曰。花營柳隊。各有漏網之人。雙火逞風。亦非報淫之典。實之妻妾。要無辜。禍及子孫。子孫何罪。惟雌飛而雌伏。冀侍米生。庶幾報於朝廷。不昧天理。許程陽。準情定法。田再春華而洗心。不然。即今十世為娼。緩緩者。未必能當前立悟也。讀之汗下。可稱買項金針。

卷二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倦園老人評

宜職

柳生名家。實山陰人。其生也。祖父母年高。皆愛惜如珍。因以命名。比長。風神靈秀。俊逸絕倫。且童年即游泮水。邑中巨家。有女者。咸為意焉。實父母皆於擇婦。每曰。吾兒人中。實屬豈可。耦世上難驚。以故。媒氏踵門。恆未許可。蹉跎將弱冠。猶虛琴瑟。心亦為憮然。一日。以父命往。郭外。省其姑。少叙家事。即與姑之子。開囑門前。無何。婢來。呼其弟。實與偕入。則姑以事。近村。命子隨往。且留實少待。歸來。猶有所言。實不得行。而心頗快。蓋姑子年甫舞象。已訂盟於某家。此行。蓋為姻事也。既見姑。率其子。欣喜自去。一時。倍覺無聊。仍立問。問遙望西南林。壑。似有佳境。頓思前住。觀之。遂踰臨前行。闌者止焉。則曰。予不討此。岑寂少行。當自歸。勿懼也。徑去。莫能挽留。乃行未及半。至一溪。足力已疲。因憩於水次。俯視清流。意頗恬適。俄聞隔溪。嬌語曰。如此丰姿。那得不令人看。實驚視之。則一女。即約當及笄之年。玉容嫵媚。花貌幽妍。將一片絳紗。浣於溪內。指小映水。雪色。整然。衣飾亦甚。淡雅。實不覺心醉。將欲通問。而。胸臆不容。說叨。狀甚。囁嚅。女即見其木立。乃笑曰。觀我何為。實雖村女兒。正恐未易。勝汝也。

實聞而心喜。女郎即招之曰。盍度此溪。當與爾言。實以首示之。意答以不能。女郎指曰。西側有紅橋。乘即何竟病涉。取遠立而望。不數武。果有杖。紅爛然赤色。遂欣然就。以過。及對岸。女郎早報。沈相俟。見其至。前歡言與語。謂之曰。身處閨中。頗以負信自守。今見郎竟不能復堅。此中復有天意。因挽之共坐於柳下。綠莎草茸。宛然。錦席絕勝。班荆相對者。女郎因詰其里。實然以口納。不能言。女郎頗頷而起曰。丈夫猶如是。安能復何堪。請從此辭。不敢再與。郎見矣。實猶擊其。強白。姓。究以吃吃不能。暢。安不禁鼓掌曰。父。果有幾。父乃自陳曰。妾家居此。近村。父姓令狐。有女名宜職。即妾也。君如不棄。當從。與。東。一帶。疎。固無難。言已。即舉所。之。相。曰。此亦足當。之。絲。矣。方將。上。流。似。有笑聲。女郎亟起曰。女伴將至。妾不能復留。須記妾言。勿使人望穿。此。時。再。再。去。尚以橫波。迴顧。春。不勝。實亦。然。始有所失。好望。移時。直。至。不見。始能。聚。而。歸。思。過。橋。則夕陽在山。矣。比至姑家。新月已上。時。姑。久。已。旋。返。俟。之。不。至。心。以。為。憂。業。道。僅。偏。見。之。實。至。入。見。姑。然。詰。其。馬。任。答。以。開。行。姑。叱。之。曰。孺。子。亦。太。不。識。色。門。已。閉。汝。將。安。歸。汝。父。母。為。汝。倚。開。幸。在。子。家。猶。無。慮。不。然。腸。斷。矣。實。亟。謝。罪。姑。父。亦。力。為。排。解。始。始。實。即。命。柳。進。食。相。款。是。夜。遂。宿。於。姑。家。明日。辭。歸。他。事。對。其。父。母。亦。善。言。之。竟。不。窮。究。實。至。已。定。

始出紗元之開數寸長僅尺餘兩端綴以金銀線已成者狀如婦人之阿子然也...

無敢自媒而與女又不能去任再聞淫聲聲起...

信然曰是吾妻也數年不晤今成立矣然奈何由至此實難自疑其誤認而藉此或可入...

及過盡其猶聞其語曰亦太無賴幾令人無地置身...

宿於姑所。父母亦不之疑。日。遂行其計。邑中知命者。咸私其金。父因于德。俱其家。思擇言。破其囊。實知之。亦請隨往。凡過數縣。皆備名曰。誰令若婦此盟者。婦入而君之。悅。俱偕。始與。實之父。乃大顯。蓋聞女美。急於遣水。其初固未卜之也。然已成言。雖強之定期。而歸。蓋。實。之。涕。泣。於。母。前。曰。生。兒。控。室。雖。出。罔。極。之。恩。實。以。盡。奉。養。之。道。今。新。婦。有。樂。於。父。母。而。兒。竟。知。娶。之。不。去。罪。莫。大。焉。願。令。卜。筮。之。言。無。驗。此。心。既。已。不。安。如。其。果。驗。兒。不。為。名。教。之。罪。人。乎。請。罷。此。姻。味。死。以。告。母。聞。之。大。驚。遂。語。其。父。父。不。肯。曰。信。荒。誕。之。言。賊。已。成。之。約。人。其。謂。我。何。事。關。名。節。而。兒。戲。至。此。陸。必。不。甘。勢。將。構。公。如。之。何。其。可。哉。且。于。夫。婦。既。成。老。翁。得。佳。婦。配。此。佳。兒。即。死。亦。無。所。憾。況。未。必。死。乎。堅。不。聽。實。又。甚。怒。於。父。前。以。死。自。誓。斷。不。思。就。此。姻。且。曰。兒。請。往。見。陸。翁。索。取。前。聘。備。有。証。事。兒。自。言。之。必。不。至。貽。誰。父。母。也。父。終。弱。愛。其。子。雖。不。便。許。亦。姑。頷。之。不。過。安。慰。其。心。耳。語。朝。實。入。邑。庫。拉。密。友。數。人。偕。詣。陸。處。求。進。婚。陸。訝。之。實。與。友。皆。侃。侃。正。論。以。綱。常。為。言。又。曰。李。與。我。孰。重。即。令。翁。訟。之。於。官。予。亦。死。不。敢。就。陸。本。祖。鄙。能。強。詞。且。譁。士。林。諸。君。子。檢。喚。原。媒。責。讓。之。竟。還。其。原。聘。並。敢。與。爭。此。一。舉。也。得。論。甚。正。人。反。以。實。為。賢。而。不。知。其。計。也。實。志。益。得。而。出。指。決。句。慮。女。有。失。因。先。思。往。踐。言。然。後。歸。告。父。母。勸。使。委。禽。魚。而。周。禮。遂。復。獨。行。以。往。幸。漢。橋。尚。在。故。復。無。難。乃。甫。至。村。中。

即遣杖者於道。然。握。手。延。之。至。家。還。曰。控。來。其。誰。吾。意。將。有。一。事。相。浼。實。叩。之。否。曰。老。夫。欲。燕。吏。也。還。守。於。此。有。年。矣。昨。奉。帝。命。以。此。前。之。眾。僕。職。每。私。出。致。為。民。患。持。爾。老。夫。前。任。統。攝。今。將。遠。行。而。約。息。斷。不。能。隨。正。以。為。憂。子。乃。適。逢。其。會。奈。在。茂。年。敢。以。付。託。妻。之。因。可。嫁。之。亦。唯。命。老。夫。從。此。弗。問。矣。控。即。携。去。幸。勿。固。辭。實。因。驚。且。喜。默。然。受。杖。者。旋。起。入。內。從。女。求。裝。別。離。之。慘。遠。於。外。少。頃。携。女。即。出。美。目。尚。含。餘。淚。對。實。再。拜。曰。妹。今。日。惟。兄。是。依。矣。色。其。凄。然。杖。者。又。曰。宜。繼。好。從。兄。去。欲。限。是。道。宅。已。轉。售。於。人。不。可。復。留。也。遂。指。箱。篋。數十。盡。以。贈。實。器。且。書。玩。成。界。之。立。命。起。行。不。容。再。緩。實。乃。與。女。即。泣。拜。於。膝。下。及。出。則。有。數。人。日。餘。相。候。於。外。亦。不。解。其。何。以。立。解。女。即。携。二。婢。各。乘。其。一。實。亦。乘。一。輿。為。引。道。杖。者。曰。送。於。門。女。即。痛哭。失。音。杖。者。慰。之。曰。兒。勿。自。苦。父。雖。官。守。羈。身。然。故。相。見。萬。里。且。無。難。况。僅。數。千。里。實。更。不。解。其。語。行。裝。既。整。勢。難。復。停。一。時。絡。繹。於。道。上。村。人。皆。翹。首。以。觀。或。歎。曰。令。俗。貧。之。富。乃。如。此。何。居。乎。未。之。前。聞。之。既。而。渡。瀟。實。心。自。計。曰。曠。曠。若。人。歸。家。父。母。將。益。懼。亦。不。告。之。罪。蓋。住。姑。處。曾。居。使。姑。為。我。設。菜。當。無。不。濟。遂。度。與。從。直。抵。姑。家。姑。通。與。夫。閉。門。坐。談。及。實。之。辭。皆。實。實。共。贊。其。孝。實。忽。借。人。入。裝。束。如。仙。且。福。重。無。異。舉。止。於。庭。乃。慨。然。詰。問。其。故。實。始。具。言。其實。姑。思。驚。曰。是。女。吾。姊。所。有。耶。然。實。出。於。孤。非。人。也。

坊之夫。與。詢。之。姑。曰。妾。有。從。情。未。嫁。而。致。其。疾。則。為。孤。所。害。也。病。已。成。煩。乃。肯。自。言。云。當。十。五。歲。時。必。有。美。夫。夫。來。同。寢。處。醉。後。每。見。形。實。一。孤。耳。今。已。懷。孕。將。產。死。復。勿。即。驗。恐。孤。未。寬。其。子。闖。家。將。不。安。語。終。而。歿。父母。如。其。數。是。夜。大。風。雨。家人。有。膽。巨。者。私。視。之。見。孤。未。撲。死。起。坐。壯。如。生。人。坐。養。者。頃。頃。亦。有。覺。覺。抱。之。去。天。復。開。窗。視。則。血。殷。床。席。依然。僵。卧。乃。舉。而。殮。之。於。棺。生。十。七。年。而。卒。今。又。十。七。餘。矣。以。年。歲。計。之。是。女。尚。二。九。未。足。姑。既。言。詳。室。中。人。皆。駭。異。獨。女。即。聞。其。母。死。之。慘。泣。不。能。仰。姑。又。熟。觀。其。貌。暗。肖。姊。之。儀。容。因。推。其。腕。同。曰。甥。勿。悲。子。即。汝。之。姨。氏。也。汝。見。子。不。獨。之。子。見。母。耶。即。又。笑。曰。子。向。以。家。實。為。朴。實。今。乃。知。其。狡。獪。矣。子。曾。親。見。陸。女。果。去。吾。甥。遠。甚。無。怪。乎。以。彼。易。此。也。但。以。此。為。詞。父母。國。人。皆。為。所。罔。其。計。不。亦。謠。乎。姑。之。夫。亦。大。笑。實。色。甚。怒。姑。命。女。即。與。已。處。閨。中。而。貯。其。細。奩。於。內。室。粗。重。者。又。另。置。之。且。語。實。曰。子。為。汝。成。此。美。不。然。汝。願。未。遂。汝。罪。且。莫。道。矣。因。授。以。計。實。乃。大。喜。而。奔。抵。家。告。父。曰。兒。任。觀。姑。姑。念。兒。母。甚。甚。不。可。不。一。行。父。果。遣。妻。視。其。妹。既。至。姑。令。女。即。出。見。言。係。鄰。家。寄。養。者。乃。父。遠。宦。不。能。攜。故。以。之。見。實。將。嫁。亦。皆。在。子。也。實。之。母。語。觀。之。實。遠。甚。於。陸。女。因。故。注。目。弗。移。乘。間。請。於。姑。欲。求。為。子。婦。姑。伴。笑。曰。若。家。小。郎。君。二。三。其。德。不。可。令。此。女。又。抱。棄。捐。之。恨。實。之。母。又。固。請。且。索。女。之。年。庚。姑。又。笑。曰。不。勞。

樓。亦。已。合。之。矣。不。至。有。妨。於。賢。夫。婦。也。婚。議。遂。諧。其。母。也。歸。悉。以。語。實。之。父。父。亦。喜。擇。日。即。納。采。於。姑。家。不。半。月。而。親。迎。合。卷。之。夕。實。與。女。即。深。感。姑。德。姑。與。女。父。所。贈。外。又。復。備。其。不。足。衣。飾。盒。具。雖。實。家。無。以。過。之。實。之。父。母。皆。大。悅。實。至。夜。始。以。紅。紗。還。女。即。堅。令。來。之。女。含。羞。解。衣。著。之。於。胸。猶。寬。然。因。低。笑。曰。妾。為。君。澤。消。瘦。矣。實。乃。知。楚。宮。細。腰。非。古。人。妄。傳。者。愈。覺。得。意。歡。好。倍。深。三。朝。出。見。戚。黨。咸。以。為。玉。人。有。雙。殊。不。自。得。婚。之。奇。女。即。自。此。克。供。婦。職。舅。姑。皆。深。喜。唯。時。時。思。父。夜。寢。即。能。相。晤。隨。其。所。欲。暗中。贈。遺。女。即。連。無。所。感。聞。或。為。實。言。其。數。齡。時。父。始。自。山。中。相。携。至。此。稍。長。教。以。女。紅。兼。授。以。書。皆。諒。如。嚴。師。無。少。間。歇。父。自。居。此。地。不。耕。不。織。衣食。裕。如。且。開。門。不。與。鄉。黨。通。人。但。知。其。姓。為。今。而。已。今。歲。之。春。忍。令。妾。日。就。於。淡。味。婢。子。相。從。亦。各。任。其。游。戲。妾。所。云。女。伴。者。即。此。非。他。人。也。每。出。即。下。一。紅。簪。實。曰。有。少。年。郎。故。漢。者。汝。須。以。此。渡。之。遠。安。以。口。訣。妾。以。是。少。通。神。術。今。在。夢。中。相。見。飯。曰。為。汝。夫。婦。波。涉。良。不。易。然。在。我。低。須。一。日。功。不。甚。勞。苦。因。囑。妾。善。事。翁。姑。夫。子。即。竟。充。耳。不。聞。耶。實。遂。思。其。奇。並。悟。橋。之。無。定。皆。孤。翁。之。術。馬。初。陸。升。即。實。另。禮。以。為。邑。中。無。出。其。女。之。右。者。所。娶。非。絕。色。及。直。織。歸。實。於。姨。氏。之。族。姓。間。有。見。者。實。不。心。折。以。少。陸。女。實。有。弟。如。後。實。所。賄。之。日。者。稍。漏。言。人。始。知。實。之。本。意。才。持。其。託。辭。實。之。名。以。少。

流竟因於青徐不免騰達或謂為棄妻所致惟捨女郎之貨加以世家餘蓄迄今猶富甲一邑其結至事定後時或語其兄嫂觀獲兩傳女郎所自出聞中究若相與朝戲恒以靈狐呼之

外史氏曰沈鈔西子百年後竟不見亦兩間恨事也不意柳於倉卒中遇之且其人之美艷既不少遜於美光而一室信備百年倍老勝於英之為溫蓋之泛湖多矣獨孤翁以術解其婿柳生以智蔽其親水清玉潤者曾如是子做姑之高義好合雖可成人言良可獲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耐美之合又無非蒼蒼之意也夫

適園老人曰武夷九曲使人思盡方知初見之但有奇峰雙立耳似無可轉之境也何物文心竟與山靈爭勝合於此又得其不可解之一

道鈞

京師有適年高二者性嗜酒醉則杖一白橫行於巷以其端有鐵堅銳下曲狀如重奮之矛謂之曰鈞後巡者持以捕盜之具也一夕夜甚深高二又醜醜持鈞出過一家燈猶未滅諦觀之則某人之室新始未久也二心偶動為耳於垣聞婦與夫語其聲甚低而抑抑之狀可想二不覺大動善思無可與者遂匿於前見一人蠕蠕然行來甚緩趨視之衣裳

三編卷二

六

約略可辨婦人也痛思深夜獨行必非良家似猶可挑乃尾之俟入一巷有華門甚低矮婦即側身入二猶不敢肆屏息伺之俄聞聲兒嬉戲聲見婦倚依牆幕似無壯夫心乃安窺有短垣因踰焉婦即叱問伊誰二乃倚鈞於壁突入其室曰高二婦驚詢曰以鈞來乎一夫曰鈞誠有之已值於牆下矣婦乃巧笑承迎若不峻拒惟曰惟子輩未免操操請君與吳并此屋二欣然從之既登其室中婦即解衣先臥二撫其肌絕豐腴而近就之若抱寶若擁腰頗不可耐然在飢渴之極者殊不知此也為歡良久其恆素心而宿醒未醒適離之酣睡及寤似有人語曰此高二哥之物也胡為乎在此又有人怒曰此偷兒欲盜子之小兒故以鈞致之宜高二哥而亦為此既而歸曰是果高二哥矣未見其人及見其衣矣二乃大疑張目則旭日滿天已身臥於人家園上蓋養養之宇也俯而窺之有棄母大且百斤踴然復蘇於牆角已之鈞實在焉不覺大驚而身無寸縷惶恐不勝幸衣猶在側取者之慨然而下初主人見其為一且形狀如狂亦愕然呼而與語其備二人亦先在爭語之二實內作不能言惟語主人云是家老矣不棄之將為杖架始知其與家為好不禁大笑一竟不顧其鈞致遠而適登日主人果見此家二夢前婦欣欣而來謂之曰爾君片言解脫今則轉輪為八矣二驚覺始舉以告人聞之者莫不捧腹也

外史氏曰孟野之歌曰既定補妻債盡歸我父級二既以身為父級則妻債不難定矣第恨主人當時誤從一言徑投之鼎薪不然而子朝方來南子未老其所生又必有異矣惜哉

奇遇

余又聞之某公言西望遠定復有軍將級且四品部其眾往成回隨兵弁百餘人臨漢配履軍將與其日長約十數攜一舟有回人年且耆為之操縱聞軍將將鄉音忽操漢語語詢曰公等俱自華土來風著近復何似聞舟開而觀觀之乃茫然曰不離居於此種斯實異身本中州世族也少年入伍隨征殊方一時偶失利遂陷于軍營聞部中謀殺之如奴隸當吞既訂延錢喘喘又售我於回部遂習其俗不能復樂今又數十年編幸皇威遠震復親大邦人物不禁感而失言萬勿見過眾既悉其願未不覺惻然有至泣下者軍將忽動念復以里族叩之則姓氏鄉邦實與軍將若合符節及自言其名軍將默然甚驚起立以詢曰若去鄉之日曾授軍否則曰授軍氏甚其調又問抱子也末則曰年過歲暮報不見再語以其子之名則言未及終軍將早發然大恫膝行而前矣其人始愕然亦釋俾而跪堅不敢承同舟多有知者又鑿鑿言之更實以祖稱名諱無不勝合其人亦哭而失聲軍將相抱而泣時已抵岸軍將曰父棄其所操之舟出箭中夜冠更易之奉之同至戍所與標於上官

三編卷二

七

饒陳其寶來報官語謂父罪上官情其情善其遇也為具奏奉旨有而弗問兼錄其隨軍軍將始命人送其父歸太夫人猶在堂夫婦握手涕零則皆年逾七十矣

外史氏曰過之奇者惟在倫紀之地蓋令人可泣可歌可哀可善一時而七情具焉誠莫知其所以然矣以天涯之遠而聚天性之親其至樂乃出於至苦愈有其至樂其悲非無子之伯道幸遇班衣失恬之丁蘭徒刻香木倉倉者何巧耶不然秦越同舟又何人規之自言耶

繡鳥

德安壯士玉善女紅衫為細君緝獲者緝獲數解如生有編聞其事者每笑謂宋兆首繡猶非繡情之至馬一夕就燭燈後已過半乃置業備於榻上同覓黑甜翌日晨起索之弗得遂疑偷兒覆取而室中無所失因而驟然亦不甚介意及昏與細君共話其異忽梁上一物疾如鳥翼撲面飛來索之於榻上則所繡之鳥也附以片紙細楷書化姓聞之則七言一絕曰汝拋象管弄銀籤盡文多幾許心自是深情偶一觀知子臥債千金語意似與細君之足下而不知細君為之者誰亦付之一笑然心則驚然不滿於聞中之債矣細君固不覺惟以怪異為懼明日遂託故歸寧久而不復後俟運番而後返良亦有

故而然。杜不聽獨處一室。祝曰：寸趾有肯容人一觀。予言之數四。併聞梁上笑曰：亦足佳。似亦可好。美用織。織者為莊。得然。早見。編履半。中。縫。深。而。下。夫。瘦。如。初。生。之。月。未。以。脫。錦。纏。以。錦。帶。度。之。不。及。三。寸。尚。為。尤。物。且。自。下。而。上。稍。傳。儼。然。皆。以。薄。敷。愈。足。令人。魂。銷。莊。既。得。其。一。班。思。還。于。全。豹。又。祝。之。旋。聞。響。音。西。曰：措。大。亦。渾。不。解。索。此。正。動。人。情。處。也。奈何。務。觀。其。全。豹。莊。益。哀。思。轉。瞬。僅。下。則。一。二。八。麗。人。綠。雲。雙。散。玉。容。百。媚。信。非。人。世。所。易。有。思。念。其。妻。不。啻。華。矣。因。避。之。坐。僕。叩。由。來。麗。人。依。鬟。不。答。僕。曰：君。只。合。與。香。來。花。投。足。接。履。耳。又。烏。知。天。上。西。子。哉。莊。亦。笑。曰：西。子。果。肯。枉。低。亦。願。效。比。上。之。故事。遂。相。與。鼓。掌。談。洽。許。時。麗。人。絕。不。羞。澀。便。投。莊。懷。任。其。雙。帶。解。衣。扶。入。含。底。一時。好。合。之。樂。有。倍。勝。於。抗。儼。之。歡。者。事。訖。麗。人。解。所。御。之。履。以。贈。莊。曰：留。此。好。樣。倘。值。筆。墨。微。暇。可。為。妻。一。揆。針。繡。也。言。已。會。身。而。上。餘。不。見。莊。玩。其。履。則。以。五。版。織。成。者。雖。纖。娟。如。錦。亦。滿。於。散。發。矣。莊。會。其。意。為。更。製。之。且。備。極。工。巧。甫。成。而。果。至。出。以。與。之。欣。然。有。喜。色。是。日。歡。好。倍。初。天。明。易。之。以。去。僕。囑。曰：安。為。君。跋涉。不。易。每。未。即。納。履。踐。決。君。能。時。易。以。新。則。朝。夕。可。以。相。晤。已。莊。諾。之。由。是。屏。絕。外。務。並。日。而。營。惟。恐。其。不。逮。旬。日。之。間。麗。人。之。所。得。已。不。止。五。編。之。多。而。卜。宅。之。舉。益。益。愈。細。君。不。能。待。乃。旋。歸。見。莊。怒。大。罵。曰：別。來。匝。月。何。形。神。之。困。悴。一。至於。此。諱。之。堅。不。肯。言。細。君。察。諸。床。得。履。復。理。非。故。物。試。之。方。柄。圖。繫。果。不。相。入。蓋。即。麗。人。所。遺。者。不。禁。勃。然。遂。至。脫。履。細。君。投。此。履。於。火。且。以。死。誓。莊。始。移。居。乃。莊。自。此。抱。恙。新。以。不。起。未。半。年。而。卒。僕。邑。人。誤。謂。古。塘。有。北。狐。疾。肥。而。遺。衆。視。其。中。衣。奩。備。具。故。屍。存。復。數。毀。制。度。精。妙。好。事。者。袖。歸。示。人。則。皆。莊。之。手。製。也。

三編 卷二

外史氏曰：代聞人製履。制事也。而卒履非常之禍者。豈以巨履小履。亦有利害之殊。而履纖。道。距。方。在。掌。中。形。似。幽。魂。徒。歸。泉。下。曾。不。知。大。脚。何。婆。屨。為。之。而。無。患。耶。東。昏。為。玉。兒。做。步。步。金。蓮。竟。以。之。亡。國。況。其。下。焉。者。乎。人。之。沾。沾。於。大。小。肥。瘦。之。分。者。其。亦。莊。生。之。續。也。已。

與中人
京師輪蹄絡繹。行者多以輿。輿雖曲。卷。門。皆有車。轍。馬。跡。而。編。閣。之。珠。畫。屏。之。艷。其。出。也。香。車。寶。馬。固。不。非。富。下。此。者。則。非。貧。不。能。矣。有。某。公。子。者。性。快。適。尤。好。游。遊。色。如。非。種。之。蠅。輒。營。營。不。去。又。死。益。無。賴。竊。慮。美。人。隔。重。帷。唯。天。不。能。親。矣。乃。與。所。交。惡。少。謀。變。服。為。人。執。鞭。比。少。之。登。車。降。輿。纏。腰。弱。體。骨。骨。寒。唇。未。然。不。以。目。淫。之。而。貌。之。妍。媚。姑。之。淡。笑。不。時。津。津。齒。頰。傲。事。者。固。不。及。知。也。丙。子。夏。又。乘。人。之。巾。而。將。覓。緣。以。飽。蟲。日。俄。有一。老。嫗。踉。蹌。而。來。口。中。且。絮。語。曰。地。將。甘。里。青。賦。紙。百。文。誰。肯。載。之。往。耶。曾。見。公。子。之。車。即。呼。曰。

實與公子論以所之答曰。八里莊去上新塚。任遠皆汝車。祇載一小娘子。蓋行乎。公子笑曰。酒老。徒。止。叔。家。常。值。果。如。何。耶。嫗。曰。不。虧。汝。整。百。黃。連。可。肯。一。住。公。子。少。之。嫗。變。轉。身。色。似。重。有。憂。容。公。子。自。思。小。娘。子。必。新。寡。未。久。者。子。雖。閱。人。多。元。未。能。通。笑。語。今。遇。此。非。可。笑。也。乃。呼。曰。徒。轉。來。車。賃。矣。嫗。始。欣。然。引。之。往。曲。折。數。卷。方。抵。其。家。亦。未。辨。為。何。里。竟。之。嫗。年。室。淺。嬌。語。嚶。嚶。不。免。時。達。於。外。蓋。不。過。二。旬。人。也。始。入。有。頃。以。指。紋。出。又。復。從。細。車。內。踴。躍。往。來。而。珊。珊。之。步。已。至。矣。脫。之。容。如。桃。臉。膚。似。脂。膩。縐。衣。元。業。果。一。新。嬌。佳。麗。益。驚。喜。婦。流。盼。謂。嫗。曰。好。看。家。慎。故。閉。日。歸。即。歸。矣。嫗。笑。諾。隨。自。入。婦。始。登。輿。且。謂。公。子。曰。若。勿。馳。騁。子。質。佳。狗。不。任。顧。播。其。音。嬌。脆。如。新。鶯。公。子。心。益。大。動。秘。計。曰。如。此。才。然。諒。非。大。家。閨。閣。若。至。野。劫。之。以。力。事。當。可。成。因。即。趨。端。小。憩。僕。叩。之。曰。娘子。所。任。者。先。人。之。邱。墓。乎。答。曰。亡。夫。之。塚。耳。又。問。曰。幾。幾。時。矣。答。曰。百。日。猶。未。周。矣。語。次。漸。以。親。押。口。脂。之。香。咫尺。飛。飛。未。出。關。關。公。子。之。情。已。莫。矣。比。及。郊。陌。道。路。歧。出。公。子。故。執。謙。幽。徑。乃。策。駟。就。之。婦。任。車。中。觀。認。良。久。駭。曰。誤。矣。此。非。子。往。來。之。故。道。也。公。子。答。曰。若。勿。言。此。固。捷。且。便。者。若。何。由。知。之。仍。共。語。言。漸。涉。邪。邪。亦。不。拒。惟。以。微。笑。答。之。已。而。潛。索。其。手。則。以。纖。腕。承。其。衣。則。以。輕。皓。曬。就。公。子。之。然。感。感。正。思。請。為。微。婦。忽。驚。自。語。曰。可。若。何。有。頃。又。云。公。子。詢。之。婦。笑。曰。

三編 卷二

此事不可令人知。然而不得不告。予急遂出門。未遑如願。今小腹脹痛。矣。若視有醉地。可停車。公。子。善。道。其。願。笑。而。銷。之。酒。史。至。一。林。密。葉。周。匝。四。無。人。跡。遂。叱。控。而。止。傾。曰。娘子。請。住。子。不。能。從。也。婦。下。車。周。圍。審。視。謂。曰。地。頗。險。惡。予。心。揣。揣。然。若。可。借。住。遂。立。似。亦。無。妨。因。以。橫。波。示。意。公。子。大。悅。從。從。之。婦。至。茂。樹。下。急。變。聲。謂。公。子。曰。汝。視。我。猶。為。可。憐。耶。亦。觀。其。面。則。巨。口。削。牙。目。光。如。炬。因。一。生。夜。又。也。駭。極。而。奔。夜。叉。奮。臂。擊。之。應。手。而。仆。猶。是。美。已。不。會。巨。靈。之。掌。夜。叉。博。之。如。匹。離。轉。之。於。樹。叱。之。曰。汝。又。一。生。官。道。生。汝。不。肯。日。不。觀。詩。書。推。爾。人。閨。閣。律。應。眇。然。是。出。腰。間。白。似。刻。其。左。眶。為。珠。隨。手。而。出。夜。叉。嘆。之。如。食。蔗。公。子。嘶。鳴。夜。叉。又。叱。之。曰。汝。既。日。暮。又。復。口。污。律。當。殺。留。古。為。人。豈。宜。去。君。以。代。爾。則。其。物。公。子。益。號。夜。叉。再。叱。之。曰。汝。有。手。文。不。能。操。管。武。不。免。張。弓。而。甘。心。為。之。僕。每。已。其。矣。律。合。去。其。一。看。若。能。揚。揚。得意。耶。乃。斷。其。右。腕。公。子。之。袖。盡。脫。夜。叉。乃。鼓。掌。笑。以。謂。人。之。心。子。今。為。之。一。酒。矣。言。已。復。化。為。美。婦。故。往。而。拜。曰。累。君。相。救。愧。無。以。酬。但。歸。還。道。邊。得。的。雞。行。車。馬。可。曾。假。也。竟。出。林。林。與。輿。俱。而。去。莫。知。其。所。往。公。子。痛。深。刺。鉅。痛。殺。無。人。始。自。悔。所。為。之。誤。既。而。刺。膚。日。烈。榜。履。雷。聲。愈。知。自。其。幸。有。行。春。數。人。至。疾。聲。呼。之。乘。至。其。前。成。榮。公。子。縮。頭。顧。來。鹿。不。顧。然。乃。解。其。縛。束。送。之。歸。公。子。自。是。以。疾。斃。然。而。狂。能。盡。故。世。傳。之。誠。非。復。向。之。

輕薄子矣後一年又行過一婦彷彿共蓋者而未敢復視也聞婦道語曰我與中人也君能改行從善亦增長矣公子大驚視之竟茫然所見
外史曰曰狂且之惡王法所不能禁非不能禁私矚之管身受者且不能知又烏可施以國家之典哉幸活善隨現生復又之身到之刻之字能使之回心向善不終於湯檢斷
真與大慈悲者矣與中人乎聞中人咸當備像以祀之

履曆史

蘭果陳公治績素著有幕下生曰盧某實左右之公亦故禮弗辰時與同寢食盧年未三旬斷獄精嚴令人無從置喙公之餘備問不誠服盧遂做脫一世適即武末一異人履姓名字首與壽登七秩而少好如狗冠扶有異術能與鬼神言悉主人去來事業太守慮之於公遂驛送來省其言如響公甚尊信之亦致之幕中履既入署傳與盧遇輒數數目之色若愀然公疑焉然以盧素倜儻待履無加禮故如此亦不甚介意一夕與履夜坐聞履聲甚厲似在左近公與侍者皆聞因輒然以詢履履笑曰此盧生之夙孽耳於公固無害也公叩之初不肯言詰之再三乃曰公憶滿矣扇之已事乎公愕然曰頗憶之而非予任內事也履曰公雖未遠盧生實司其事渠以片言致我二命昨聞辱既已發勸爾將作矣公詢其期答以

三編卷二

十一

三日公遂默然不樂然猶將信將疑也侍人有善盧者聞而驚轉以相告時盧正因惡警神思弗寧聞之益更休傷遂治良藥求良藥履已覺侍者為言駭駭不赴盧乃移樽過履儀節謙恭笑語款洽迥非向之倨侮者履亦竊笑不言酒酣盧以言挑之曰君居閩地亦知滿發角一獄誰實斷之去履伴笑曰此前司某公事耳君言及之當必有故盧因嘆曰予時已司刀筆就事論情推見至隱乃人或以為口實心殊不解履聞此言遂變色而作曰君至今日尚猶以為精當耶一庶幾免九閻震怒君之危若朝露履乃朗朗如此蓋盧天怖履席而伏一時侍者皆為陽蓋閩中素矜男色詩禮之家生子而美其防閑尤甚於閩人某縣一巨紳生子各一皆有殊色紳欲崇尚名教聞之雖則男女既及冠笄尚猶中門未出家之禮儀並未少減焉而紅顏者更無論已一日紳他出見僕執蒲葵小扇乘涼於門側紳亦不顧心閱數日過女閨中索頭適有此物履視之題五言絕墨蹟猶新而詩韻似可笑紳心猶未甚疑及詰其女則曰弟適携來云僕某僕者不知何人所書讀之令人噴飯父亦曾見之耶紳微頷之而疑乃極起時內外隔絕僕之物無因而至致以為詭然思僕之婦履役門中物或有所自來遂不復恨究乃父出而于弟弟又以為笑柄評語時女因語者便更之弟初不欲說而念少年童稚急等巾幗女流亦深閉而不得出覺抑鬱乃以清

水藤其黑取筆大書一絕曰唯飛原有志唯仗固無妨倘借春風九龍顯出畫堂吟成妙弟又笑論良久而愧為父見遂並是扇藏于中即紳亦不甚記憶矣明紳將有遠行以門客某縣理外事即歸於家其素所親暱者也時值解署蚊聚成雷客索一物為驅逐乞之於內紳子無以應偶見此扇即以付之亦頗忘扇頭所書矣客揮毫竟夜展起僕覺見之疑為己物及讀詩則又非是遂置之乃客當未冠時實以色寵於宦故今猶以家寄託是日僕錯愕取扇觀之不覺大驚遂疑紳子為嘲已思以報及紳歸故以有置其扇且言公子所贈者紳本有疑於是見之大惑客又言公子每夜出未知馬任在何處不待不告紳益怒入內呼其子將苑鞭撲幸女親身自任極力辯白書翁有時與翁有據首行又莫須有之說紳乃釋然反下令逐客客遂無顏試家而去又踰年紳遂為其子締姻於某宦既納采矣客知之因銜舊怨損角造言舉舉言之官又過備異常者乃以乞書為名向婿馬字數行紳不知命子與之宜此觀字跡勝合竟遣媒約絕其婚紳不能平爭論數四遂涉訟然在王斯獄者猶以詩有可解事有可疑聞之中丞蕭某亦命為之調停而盧適入幕見之即笑曰此地素有此風已不可長况紳家而亦為之耶因命取扇入幕草書一行於上曰既甘唯仗何必唯飛其人物品從可知其人之婚理宜絕但存官體仰即斷離云紳得此悲感無地歸即痛述

其子遣使成招竟無以明列祖而元女洞曰予實使弟為之今若此是子殺之心女遂亦投縊紳救之弗及氣念成疾竟以病廢而人猶喧傳其醜罕有識其冤者是獄已隔數年盧忽夢已持蒲葵扇將有所書身側一女鬼頭據素氣哀哀而哭及寤寸心驚悸又聞人言故折節於履以冀倖免履既責之吏力辭曰此獄既已定案亦如君之鐵案不能搖動但因造言之客時近大貴之人鬼不得前故君亦少延殘喘今渠已南下履舟於江命無可逃豈君尚能獨緩乎言已太息盧又流涕以請眾以老母為言履不覺惻然曰祇餘一線君自為之乃奔去左右耳語曰某客為鬼所鬼因投於相國門下乞為親隨朝暮侍側故得免至今刻聞閩君將轉生人世地行訣別限以三日之期盡結舊業君能得我公即冀同宿數宵或藉以免亦未可料此律洩天地之秘深有罪愆明展亦將他適矣盧聞此語深信弗疑及陳公進食即就泣乞教公詰之乃具以告公以語履對曰以公之福德不難庇覆此一入濟與弗濟請從之公乃慨然命人移臥於盧室與之對奕直至夜分始寢果無一事即鬼亦不復聞且而起頃頃啣吻喉有繩索視侍者以皆為異及公出履即水迎將解歸即武公留之堅不受命不得已而復之術者臨別履語盧曰將此兩夕君亦切勿自誤盧故語履遂遂歸乃公至次日手談既飽因索盧坐語夜半將眠侍者亦多偷安俄聞履鈞微動公固有戒

三編卷二

十一

水藤其黑取筆大書一絕曰唯飛原有志唯仗固無妨倘借春風九龍顯出畫堂吟成妙弟又笑論良久而愧為父見遂並是扇藏于中即紳亦不甚記憶矣明紳將有遠行以門客某縣理外事即歸於家其素所親暱者也時值解署蚊聚成雷客索一物為驅逐乞之於內紳子無以應偶見此扇即以付之亦頗忘扇頭所書矣客揮毫竟夜展起僕覺見之疑為己物及讀詩則又非是遂置之乃客當未冠時實以色寵於宦故今猶以家寄託是日僕錯愕取扇觀之不覺大驚遂疑紳子為嘲已思以報及紳歸故以有置其扇且言公子所贈者紳本有疑於是見之大惑客又言公子每夜出未知馬任在何處不待不告紳益怒入內呼其子將苑鞭撲幸女親身自任極力辯白書翁有時與翁有據首行又莫須有之說紳乃釋然反下令逐客客遂無顏試家而去又踰年紳遂為其子締姻於某宦既納采矣客知之因銜舊怨損角造言舉舉言之官又過備異常者乃以乞書為名向婿馬字數行紳不知命子與之宜此觀字跡勝合竟遣媒約絕其婚紳不能平爭論數四遂涉訟然在王斯獄者猶以詩有可解事有可疑聞之中丞蕭某亦命為之調停而盧適入幕見之即笑曰此地素有此風已不可長况紳家而亦為之耶因命取扇入幕草書一行於上曰既甘唯仗何必唯飛其人物品從可知其人之婚理宜絕但存官體仰即斷離云紳得此悲感無地歸即痛述

心虛視之則黑氣兩團恍若淡雲森森然直衝肝內雙入毛髮視處已木坐如痴公駭然厲聲呼遂其氣頓絕彷彿如人侍者皆見之則一男一女年約十六七分跪於公之坐側公未及詢女郎曰白蒲葵翁一案亦當洞鑿其寃今盧某已罪無可逭請公出此戶勿必凶人反使震公左右公時已氣餒強結其名則某紳子女者是也公乃徐曰亡其命矣夫遂起而趨出盧雖迷惘猶思挽留公以更衣解之至及內署少頃使人親之則傳報曰盧先生已長逝矣公益震憤不敢復履其室惟命紀綱以衣食餼之已而詢其死狀則長跪中庭宛如向人乞命者且口鼻有血痕及痰而膝猶未伸筋脈拘攣遂尋曲而納於觀馳書浙右召其眷屬厚賻之今載以歸然在公已如失左右手矣幸即報復方伯倉卒離任復遺屬於遠公知其異境之賄言因詢盧之所在並兩夕頓異之由頗加怒憤龐正色曰初某以公之德政轉有可觀故以節錄下之謂不妨庇茲小醜非意戾訓弗嚴盧歿之日公之長君受人暮夜之金誣一良婦永沉囹圄上帝因滅公之孽籍以父子至親故也是匿跡之鬼因而現形且胃責而不顧微公知幾亦將抱恙非某誤公實公之自誤耳今盧已適庶冥罰轉輸人世不再如向之得意已語竟辭去公甚怒然時公之某子已任某州因走伴以書詢之堅諱曰無公因此弊弊勿快無何以公務降補鹽運未任而卒

三編 卷二

十一

外史氏曰其甚福必以儉而後能伸欽鬼伏也陳公為子誠極鬼即相通而來德者福之基可不務乎至潘葵一節雖可招風尚非虛事主其事亦未必無由昭雪任性失出尚當顧罹陽刑復受冥罰猶為僥倖惟聞君亦轉生人世當亦授何職殊為不輕每欲起眉史而問之又慮九天十地莫定所居亦徒懷索解之意而已

詩狀

濟南湯故一素業詩所作有杜陵風致一時苦吟之士皆慕其名每獲佳篇如連拱壁汶上李才藏其稿百餘首非與友罕得一卷然李之所為不第絕不似杜抑且絕不似潘紫語音詞讀者欲嘔而李輒大言曰湯以杜為師子以湯為師古今詩學之傳祇此一綫區區元白直將以杜視之矣同袍者無不竊笑一日誦湯吟草方且狂呼聞有人笑曰湯居杜下子實高出杜上何為擊節如此李大喜視之見一物直立於前巨角刺牙高過屋梁形狀醜惡極極似蛇叱之物忽不見乃由是李益自負舍湯與杜別成一家言且大書於門曰子美若生應下拜故一雖在散齋能見者亦嗟其狂矣忽於深夜有二少女款李之齋李啟戶諦觀絕絕妖冶而態更貽湯不羈私心愛慕延之入叩所自來答曰兒家居浣花溪畔與草堂為隣昨自前中流寓山左生平酷嗜詩欲得仿佛者而事之聞君子又高出杜上倘賜一

俸額待終身言已欲從而拜李命大悅遂請命題女袖出紅巾色甚嬌麗舖於几上曰以此代楮即景可賦也李不自揣信筆塗之甫一起女即覺變連喚奈何次句復然竟不俟其終篇攬巾入袖曰壞兒家羅怕矣此等劣句祇宜以廁中敗紙書之所謂翹然杜上者竟如此耶李大怒心雖忿忿然因愛不暇為嗔反笑而謝過女意似流連徐曰君欲學步篇章盡與妾共處三五夕或可成詩否則遺失地上夫且置之矣李愈泡燒而幸其下端遂無一言惟促之解衣兩相歡好及寢李忽頓悟前事因舉鬼物所贊者聊以解嘲女乃戲握其具曰君不知耶渠言高出肚上者殆即此耳李亦大悟不覺失笑女雖鄙李之才而情意淡洽備極隨隨因囑曰君無詩賦但有兵在杜老誠不能繼及李尚不足道也萬勿輕洩洩則不祥李亦姑頷之晨起旋失女之所在李猶似信復疑及有所觸將欲揮毫恍惚中如女在側吟成則句新語雋非復吳下阿蒙自視亦覺刮目又出以示人咸驚曰予今者雖仍杜下已儼然居夫湯上矣李乃知女言非罔自此與女投處幾無虛夕後值同人高會湯適遠亦與席主人出一軸求眾題咏俟視之則美人春睡圖也湯乃適李李亦固辭眾議令各賦一章先成者書之李竟一揮而就曰憑莫春愁意終宵有醒時却因香夢遠故向畫圖歌百轉萬難喚三眠柳不移但惜舒又卷睡榻海棠枝綉雨脫袂皆無掌湯遂為之閣筆既題復欲湯

三編 卷二

十三

故有心乃以言挑之曰君才敏捷夙所服膺第不能工穩如是今日之事僕竊有疑惟君具教之李時已半酣乃笑曰君亦故為搗謙豈落霞孤鶩遂足擬子章之管哉雖然僕以前所為亦殊夢夢近有奇過始覺揮酒自如因述女之蹤跡且極其詳眾咸駭異座中一達者忽慨然曰君之禍不旋踵矣此女必詩妓也夜攝君之精氣盡復痘君之靈明英華盡洩津液將枯冀享中壽猶難別夫長年厚福哉李乃大恐欲求良策遂者與眾皆曰遠之自可以免李為首肯歸即移臥具於內不敢復宿漸齋蓋不入閨中者已三月矣細君大悅剪燭暗言女忽現形而索呼然執指而數之曰多何負於君而洩吾事於廣眾使過傷目妾為妓妾誠妖詩人豈不賴子竟相與鄰善如此耶語次而目頓更李視之則故巨角刺牙形狀醜惡即謂之高出杜上之依也大駭與妻俱仆家人力救之有頃始蘇猶嘔血數升病極危殆延醫投以參苓湯半劑始愈然有時一顰一咲又依然向之覆瓿物矣李遂抱病終身口不言一杜字

外史氏曰東施效顰多掩西子非筆下有神腕底有鬼將必不能如是但女以才色惑人庸免斥之為妓不然得一日之名焉用享斯福之壽達者其識世之識當不以危言相警動也

雙鬼

黔廷故多妖術。其輩皆學於苗。以人化虎。以木為足。變幻不可名狀。故明天啟年間。荆南有無賴子十餘。奉一苗人為師。其術則曰變鬼。會其常毒流聞。初小試於某縣。幸黃國手如龍道士。識其蹤跡。白之官。捕而治之。遂未至於大辟。及究其變鬼之法。則風聲鶴唳。人實自驚。初非鬼之能事也。某縣有富家。居近城市。有壯勇三人。皆已授室。乃翁平食其鬼。惟攝二少妾。別居一院。叔僕之健者十數人。素於舉勇。則盜猶望風思遁。一日值翁誕辰。子媳皆稱觴介壽。苗人因乘其夜宴。欲開後扉。乃聚其類。擇四人各授以符。與已皆變鬼。以住及抵翁家。夜將三鼓時。深秋天氣。寒風頗不可耐。翁與子侍。皆倦而思眠。遂各歸寢室。鬼亦分袂。尾之。始則窺窺作響。繼乃嗚咽。聲聞門已。戰戰兢兢。翁猶獨巨。猶大語言其妻曰。鬼陰質也。當畏火光。可明燭以待之。我輩三人為眾。傷氣感。復何所畏。其語若甚。然。乃聞長嘯者相逼而來。白髮早發。殺自動如風際之竹矣。鬼亦不覺竊笑。及鬼入戶。形果嶮人。其一新衣涼冠。面無血色。其一烏珠雙剪。無寸餘。燈下視之。翁與妻俱已倒地。鬼乃安其所。天明始吼而去。翁少醒。燭未滅。周覽室內。箱篋盡開。始悟鬼而實盜。初未慮其妻也。迨觀備上。兩美襟。然尚猶白身。微則。疑而詰之。則泣曰。始以為鬼。妻等遠昏。然比。實二少年。繼子衣而相。其辱不可勝言。直至數度方起。備。其輩遂復。不。翁因愧念不已。五扶。

三編 卷二

十四

杖住呼其長子。慮婦未起。自備召之。聞其家婦乃婦。泣曰。子今者復何可為。人耶。翁遂大疑。呼之。益出。子甫啟門以出。則面目黧黑如漆。成。沈即深夜所見者。翁幾欲奔。強詢之。則有楚首。屬鬼。直復其。子甚怖。適有無火之。因理首其間。理亂固不知也。翁遂不語。其。惟狀曰。壯夫如此。固無怪乎老夫矣。又往視其。婦已着。而起。延翁入。涕泗而言。亦有一鬼血污。周身突入。其室。婦驚仆。及寤。則床頭有鬼。身上無衣。因天。折不願復生。翁無慰之。及詢其子。則指曰。在。下。今。之。至。應。始。前。而。許。時。兩。見。其。面。蓋。已。污。垢。深。漬。無。復。入。狀。矣。翁益太息而去。比。出。見。其。子。子。裸。體。狂。走。而。來。念。然。曰。空。奮。多。人。鬼。來。即。隨。縮。不。起。脫。使。過。盜。何。如。乎。翁。壯。其。言。五。叩。之。對。曰。鬼。至。時。兒。與。婦。已。就。寢。聞。其。聲。甚。可。怖。乃。以。食。首。而。不。敢。出。息。詎。意。鬼。竟。奔。翁。以。爪。掉。香。金。兒。一。視。其。血。鬼。髮。亦。赤。血。望。方。相。乃。恐。懼。避。席。不。及。着。袴。而。奔。出。寢。戶。願。恐。人。眾。可。據。住。呼。僕。輩。皆。託。辭。未。醒。聞。有。痛。者。聞。兒。言。反。各。散。林。乞。命。僕。若。親。見。鬼。形。兒。不。得。已。能。細。於。外。幸。而。頓。志。其。寒。將。曙。見。前。鬼。有。所。巨。靈。靈。然。不。知。何。物。徐。徐。而。行。兒。亦。莫。敢。究。詰。故。急。奔。告。兄。不。圖。先。已。過。父。也。翁。因。慨。曰。孺。子。少。有。志。汝。歸。今。竟。何。如。答。曰。兒。行。時。婦。故。無。恙。翁。曰。五。往。視。之。鬼。始。歸。婦。而。逃。矣。其。子。趨。而。入。閉。果。失。其。婦。乃。大。號。翁。亦。倉。皇。命。僕。物。色。之。至。于。始。得。於。外。成。以。麻。袋。氣。息。將。絕。自。之。賊。賊。

始活。則鬼喜其少。自備而貯之。於。荷之上。將以永好。苗人。懷。其。事。也。今。棄。之。故。得。以。珠。連。合。浦。苗。翁。心。和。其。事。及。重。春。藏。獲。使。無。滿。言。僅。以。盜。劫。首。諸。官。及。鬼。事。洩。恐。供。前。案。凡。獲。取。數。家。寶。之。使。避。以。快。其。賦。隨。之。私。惟。翁。家。鬼。鬼。殊。甚。且。室。多。麗。質。故。不。免。於。包。羞。案。定。人。遂。喧。傳。翁。病。之。命。子。各。出。其。媿。又。皆。不。從。以。徒。於。鄉。未。及。子。餘。程。而。獻。忠。之。亂。作。粉。黛。從。軍。為。禍。尤。酷。變。鬼。者。或。其。兆。之。先。見。乎。

外史氏曰。人而鬼。乃其常也。鬼而實人。則其變矣。夫以如是之鬼見之者。固應動色。至於。搜。囊。匿。辱。聞。人。則。雖。強。忍。當。前。難。堪。此。忍。不。起。而。與。之。爭。子。乃。一。老。無。論。三。子。皆。壯。夫。何。竟。心。心。倪。倪。低。首。下。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迨。夫。受。侮。不。少。子。且。連。然。於。僕。父。且。命。遂。其。媿。亦。徒。貽。笑。柄。耳。抑。何。補。哉。抑。何。補。哉。

三編 卷二

十五

更事。嗚呼。曰。遠。次。念。秋。者。頗。多。汝。此。行。不。淫。不。賄。不。多。事。可以。無。患。切。宜。慎。之。公。子。謹。受。教。紀。綱。數。人。載。以。巨。艦。非。如。一。介。之。士。從。以。老。僕。乘。以。及。馬。可以。垂。鈎。而。釣。者。也。行。乃。漢。口。費。舟。而。就。與。又。已。數。十。程。公。子。既。恪。守。家。訓。繁。費。無。多。而。公。又。掛。冠。未。久。門。生。故。吏。幾。偏。中。途。其。飽。指。肝。而。贈。鴛。帶。者。不。一。而。已。足。即。從。者。亦。益。潤。行。色。於。是。懷。藏。之。戒。倍。嚴。將。抵。京。已。使。人。先。往。馳。報。公。子。與。其。僕。駕。輕。車。跨。駿。驄。輻。輳。絡。繹。馳。驅。於。畿。南。道。中。雖。非。朝。發。夕。至。亦。既。信。宿。匪。遠。心。皆。新。放。是。夕。宿。於。安。廬。小。邑。也。僕。夫。卸。裝。公。子。散步。於。旅。邸。因。與。郵。亭。主。人。間。話。道。里。之。遠。近。約。數。日。可。達。主人。未。及。對。旁。一。人。華。服。解。衣。貌。頗。修。偉。代。答。曰。明。夕。宿。涿。州。二。日。可。抵。都。門。貴。客。按。程。前。進。道。亦。不。遠。矣。公。子。以。首。領。之。微。詰。其。姓。曰。田。某。審。其。音。亦。浙。公。子。頗。動。鄉。情。方。將。細。詢。適。僕。來。請。盥。濯。遂。入。室。及。昏。曰。忽。以。威。銀。入。洗。僕。稟。白。言。係。公。子。兄。長。現。在。某。部。斥。革。之。吏。以。故。閉。居。在。此。偏。公。子。肯。為。變。煩。仍。復。履。役。則。不。啻。再。遭。之。恩。矣。因。敬。以。盤。饌。上。獻。公。子。頗。疑。召。入。問。之。鑿。鑿。敘。述。則。其。事。甚。細。其。情。可。原。及。詰。其。何。以。出。京。又。對。曰。吏。之。兄。實。亦。小。吏。現。掌。案。卷。於。縣。故。來。依。之。公。子。又。私。以。詢。僕。則。述。旅。內。外。人。多。識。之。因。亦。坦。然。不。疑。三。辭。而。後。受。之。吏。加。慰。勞。許。為。解。田。邑。似。甚。喜。頓。首。至。地。感。不。勝。公。子。遂。獨。酌。於。旅。舍。田。與。僕。呼。盧。浮。白。亦。樂。而。未。央。酒。將。半。又有。客。至。人。騎。喧。問。公。子。宿。處。

三編 卷二

十五

主人導以入其一八鬚髮如我服冠不類齊民其一則形軀短小年僅成童美好如處女公
子私心計曰念我者至矣強起詢之聲者操浙音笑曰弟與兄同一桑梓君竟不識我耶某
太常為子季父現任都中與諸大兄杯酒盤桓弟亦常叨陪侍至於浙中故鄉先人之
嚴廬與尊府相距祇一夜帶水耳弟雖未履蘇州昨大兄言知己北土不意某得相遺實出
三生之幸公子聞其言語仍涉疑忌而依稀記憶故里若有其人因叩其官位並詢以所知
則曰弟一武夫叨登廊榜因丁艱表親部遷客感服關入京守候至今始准保府試用官遠
可謂踴躍然藉此遇兄頗覺大快人意語甚洽公子因恍然曰君非武孝廉某耶某久
矣竟與之歡然談無所疑蓋公子志中有武科居士號為遠曾耳其名節太常之猶子也所
言脗合方深信之且以攝入席某笑曰弟以數百金致之故不使離左右兄前放胆願賜一
坐何如公子不拂其意果待坐少年亦不辭岸然即席公子頗怪之既而脫其靛粉而
增光視塗脂而益潔俯仰嬌羞宛一閨中弱質公子遂信其為優未幾某之廚養亦入其白
狼中人滿無地可容謀將他徙某對公子笑曰弟自此來適遭兄之前驅知今夕當宿此地
故權尋而至冀得一席之地可以少領清談今竟不能殊覺悵悵言記別欲行公子不某

三編卷二

十六

動念竊計同卿又登仕版既承物色之殷更何流連之雅一時遂頓忘遠慮慨然曰弟不圖
兄至先占枝頭置兄無地下榻殊為自罪然不以喪尊為嫌弟一人竟苦寂寞何不共居此
室抵足談心耶某大喜謝曰暮夜良難轉移但弟武人固莽或不便於兄反取罪戾既家
旋院弟亦不敢自外謹受命即呼從人將衣裝搬卸室內竟不復遺公子矚其豪華迴殊寒
素與已亦不甚相懸愈無所猜忌乃洗殘史酌又有頃田入行酒公子之侍從躍至公子命
款某之僕某又起而謝忽見田願曰二兄何得在此公子結其相識之由則某之母嘗遠族
也公子推某之愛亦令與席田三解始敢離坐某與之問叙家事判判不依公子得注視少
年竟不復憶底則少年又時時流盼倍覺銷魂四日交暉漸有不可解之勢知已上餌故飛
一鵬來曰兄煩盡此語是兒有絕技尚未及一售也公子竟滿引之某以著代飯命少年清
無初猶視視以啖強之而復歌乃一發聲聲震瓦鼓於於是四人盡飲均已既飽色
城早為下三矣田乃解公子與某皆命僕備余各傢一榻少年果備某同臥儼然僑公子
因竊笑之及寢某忽發惡欲嘔踏踏醉態故攪清眼公子本不慣此加以宿酒在胸遂不能
寐遂聞散骨清瘦噴米齋堆公子知僕輩共博亦屬長途漠不關心而向彼二人則已共入
睡卿矣公子轉側亦漸已朦朧聞某又火伸彷彿病酒不能即安者少頃遂以呢語喚少年

少年亦應又許時方覺微聞之某低曰轉背向子奈何帶亦弗曉夜聞少年曰卧備有心何
又做作此態耶某笑曰渠被酒甚深此時早應熟睡何能知若乃汝為阻我少年遂不言須
史稿上憲軍作響枕席亦有聲某之呼吸口之嚙啞皆不止約略聞公子之情大動矣惟恨
不舍彼而就此無何輪聲聒耳某似熟眠且聞少年笑曰僕人黑甜後又醉夢為歡何公
子頓思招之忽憶父命遂復強忍鈴柝已四敲因假寐思睡俄而耳畔有人小語曰君蓋少
寐故來吞垂盼之情語未及竟身已入衾公子覺膚香襲人若黃蘭荷及撫其下體則又如
脂如膏溫勝堆綿值火穴視廟之時寧復有舟返別漢之事未及片言山僧早叩門而入矣
少年大極活潑百倍聞人公子初嘗試之能不神魂顛倒哉事已共枕交吻少年始言曰僕
以一時狂慧誤從此起赴者使酒尚蒸殊不留人面皮兼之武勇可憐倘違逆之誠僕不遠
矣幸得如君輩儒雅使人乍領而已為之醉心公子已有意於此乃以言挑之曰某兄亦甚
愛吾子何遂不滿如是少年又曰若人清醒亦極能溫存無如性耽純樂醉後益豪雖當僕
役之前亦強人為之醜態君知我輩豈遂無私至是即如今夕與君共室何可復生慈心既
以獲慈慈入君耳即此可見一斑公子因笑曰胡不舍之而相隨遠出子亦自有所樂者少
年乃低訴曰渠止二百金為子償債遂請子相伴至任再酬十釐子勿誤信之於今甚悔

三編卷二

十七

於心然亦無可如何矣宵來晤君不勝仰企故竊以取饋君倘留意付渠原金僕自從君
返京朝夕侍從夜中尤有妙者則汲引同來不難盡入投中豈止僕之一爾哉公子見其
滑稽益更適意徑許之少年亦不復起竟任公子擁背高眠不覺東方之已白詰朝公子猶
寤忽聞某語聲及醒少年已為掉去將飽老拳公子心實惘然乃著衣下榻報簡而排解
之某益忿忿某書公子曰以若文人華貴且係御前倍致懇懇何倚勢奪人所愛耶斯事無
足涉私予祇獲殺此猴公子實內作某即奮臂奪殿少年號救勢甚洶洶郵亭主及兩家賊
獲皆排闥直入正難解給田忽自外來遂止某曰弟毋躁某公子實子思主有言宜緩商遂
力勸某出某猶作色田乃把臂同去後復公子曰渠實不甘可若何少年又洋泗橫流不顧
從某田因為之居間勸公子出金相易公子亦不肯田與某言切猶不許及言之再三始允
從但索少年夜價並飲食費馬之需公子亦斯之直至日中甫能定議以二百四十金付某
某猶恨恨不絕口方將束裝欲行忽又聞開聲且倍前公子怪而出視即亭主早顛踵
奔入為公子言實與某并之僕傳自二百金債未及半因而忿爭乞令償書於市上尚故
還卒見之功令森嚴手將不能某此矣惟公子憐之公子亟呼僕詞叱之果有一僕負重不
能償而索僕怒某又不肯代還以致相毆及公子垂詢皆無言而索者益急公子素慈祥

謂下又出百金命主人代償其僕始揚而為公子難夫數百金然得少年甚懼所
願效亦不以為憚又因耗其主資更無餘面諱而願謀乃就道田亦乘乘相送公子固辭
不獲姑聽其行至某鎮日色將曠始治險田又以威誘入公子深感其意與少年對食於室
中田與僕皆在外也忽又數人徘徊庭際皆青衣狀類應捕曹維細認良久始出從見田奔
走張皇入室即言曰敝親誠不肖又負累公子矣因指少年曰是兒非即某王府中之旦也
受王身值若干俱已浪費故從敝親遠行王怒仰京畿追捕急如星火僕懇勸公子納之今
欲京差窺見以公子為通逃王將逮去見王公子宜速為計言未已洵洵者盡入已至廡下
公子聞王大怖神色盡失田又出與眾語安慰之已有二人牽少年出室加以肘鎖如重囚
公子益駭呼田與謀思所以免禍田又難色曰此曹眼孔大區區者何能濟事姑試之出果
遺捕人揮斥且掌其頃田不敢言公子又挽之田往復至三捕人始有允意然索重賂金且
論十公子雖震怒力實不能田又為之關說耐盡叱辱讓至八百方肯肯公子所携之數半
耗於舟車前事既已告罄因以餽賂為道不數者吏督其衣物囊橐半空甫能如數捕人
猶半執不也田慙之乃繫少年北行在公子則已人琴俱佳矣鬱鬱不快而天已暮暝即宿
於此地翌日起程田早不辭而去公子為僕僕之行裝俱若無減並叩其故多不置置對

六

惟一僕答曰前夕與某之僕博獨田所負不貲及田寢吾儕始落下屋夜聞宿此因共計取
僑於田以報公子不意局勢忽翻田竟大獲約資數百金又不敢聞之公子遂各攜其囊昇
之令去某實飽載而歸公子幸無負公子聞此無然有問曰噫予知之矣此真念穢者也乃
不復然則成其僕曰予奉大人訓不能格道致為宵小所愚令我輩實犯淫賭倘大人知之
罪亦莫道可慎言予苟騰達此數亦無難立致從者皆善徐請曰倘諸公子垂詢將何以應
公子曰託於盜劫酒飲愈僕皆敬諾抵都其諸兄已命价相俟疑之曰約於某日可至何滿
帶若此公子不言而先行之僕又行其蕭索頓改昔觀後至者即偽以過盜相告寒風驟敗
公子至寓見其諸兄亦以彼刻為言請兄欲窮治之則又阻止曰吾兄位皆清秩捕者為肯
盡心且所失無多奚必為是介介諸兄納其言反於其書而不知其別且隱衷也公子遂洗
心寂處而使同病之僕密為訪訪其大兄署內並無田姓之吏某太常之猶子現居京師未
聞被織諸王府班中又無少年其人知其皆妄益不敢宣稱即僕亦無有洩者居二年以助
餉授晉省州俸始出京再過其地傳舍已更三王前事不問可知乃太息而去念穢之說
如是宜乎墜其雲霧者不復若卿卿所云也

外史氏曰以善言之子買千金曾無所大損獨羈小為此區區費盡心力殊無樂於披

牛一毛不禁令人夫笑難然及水西江把流行潦獅子博象用全博博亦用全力稱此
而求路登可滿句如公子固無傷稍過公子即可處吾因持善其行而以大世之行過者
生靈塗炭

京師一婦以勞瘁病入陰司見一小堆積小兒外臂不啻恒河沙數亦有老嫗百餘人踞地
紆線而不知所用婦問之一嫗答曰此名生靈凡轉輪者皆於此領取故如山而不厭其
多吾曹家貧若無在冥主憐之俾得在此縫紉每杖三錢藉以資生其中壽夭彭殤則以單
線雙線別之汝歸驗之小兒即可知也言已婦猶有所問忽一人飛馬而過見婦即叱曰汝
不應死盡去諸提其翁若投鵝雛驚悸而蘇其病若夫因察以告人始悟世俗所傳嬰兒背
囊有紐遺續邊之異証之婦言似猶可信

外史氏曰人多以呵呀為活鬼又以健臂為資生生一袋真令人聞地下無不營營於
是矣第不識此等老嫗亦有更代與否不然所縫者不啻恒河沙其錢又可數計耶借此
婦未及問之

京西易州有古刹曰興國元所建三世尊皆梵像高約二丈以故殿宇崇峻也殿後無力
能修然當每歲重陽邑之士猶於節前十日辦香奉佛使百貨馬一日瘋夏有老圃數人
與寺僧乘涼殿上忽聞人呼聲四顧都無所見極極欲奔其呼信急一人胆微巨仰觀萬川
天花之版本皆外方而內圓一處脫落如井有人俯首其間且呼曰渴病難醫井中大母盍
予我一勺水以濟殘喘眾又入殿而視其面勢似曾相識蓋左近佃人某也於是共許首諸
官令人重構攀援良久始上破殿瓦以入取其人出則已形狀如呆官命靜攝一晝夜始返
訊之供言某日入寺中遇美婦人延至樓上其居絕華美飼以肥甘與同寢處每出必誦曰
院中有井慎勿窺窺則有禍昨因渴試一窺之乃見人而不見水是以呼而不知何以竟在
殿上此官知為狐所惑召保逐出至今鄉人猶傳以為異

九

外史氏曰古云坐井觀天此人竟窺井知地矣夫以如是之狐其後倘正自有限然使卿
人得此真當割既天台乃因文圖之惑仍為管井之蛙良亦人生一可恨事

巨獸
前都一石橋傳言下有毒物行旅相戒莫敢休息一日有販生椒者雙二蹇衛駝載遠來時
正清和月夜苦熱小憩於橋梁卸其椒罷置諸石欄亦散乾於草際初不知其有毒也彼
標無慮倦極無眠夢中似有風聲又憲案作响疑有人攘其椒而碎不能醒良久始悟起視

之椒依然有巨物懸於欄側狀如琵琶反青色乃一蠟也大噴欲奔既而見其不動近之
諦觀則已為椒麻斃矣其人異之歸併其椒以一蠟藏而後行首尾皆掃地焉

外史氏曰傳稱椒房謂其能辟除惡物然惟皇后居之豈他人獨無所畏耶惟是椒之為
物其氣甚烈巨蠟如此當之椒斃况小於是蠟者乎雷是則善行盈氣善行盈升竟為家
不可少者矣

梅異

吳楚為靈秀之區人文蔚起而掃眉才子亦叢生其間亦山川之氣所鍾也吳郡一廣文林
姓失其名無錫人家本儒素學亦迂疏青矜三十載以拔貢補授斯職時已耆艾之際矣內
人名燭吳氏女少從吳陵吳太母受學詩成射擊文昭班香一時閨秀罕出其右者曾味送
春一絕曰頰頰小玉為留春際倚飛花鏡故人此去真教鶯語老再來好轉柳條新其風韻
可見一斑父亦邑庠因林補官有日適虛中饋求婚於吳父以其將宦竟許之花燭之夕婦
高標梅不足夫知命有餘從任數稔署冷官閒而林又庸腐異常制藝而外無所解偶隨絕
少益覺無聊幸姑蘇諸名媛耳聆其名者咸備珠繞之儀前往執轡而明倫堂復又增一班

梅異

三編 卷二

二十

玉蜀英之心始少魁林以官守無多亦任其酬酢不之禁於未仲春林已年過耳順因年老
癯病乞休上官亦無留之者擇吉遂行諸女伴聞之情不能捨舉酒饌之江皋是日也香
輿臨岸彩輦盈堤珠翠連輝桂蘭四射較之二疏解組時反以妍艷勝之林亦與有榮榮矣
離樽甫罄祖帳未收正當揮手言別吳忽昏絕倒地眾大驚圍繞呼號竟莫能醒舟遂因之
不發乃吳方與眾中謝儀見一老嫗踽踽僂僂而來自蓬底覓甚醜惡突前以氣相窺其案
如膏粟之風吳遂莫知人事迷惘中樞猶在且把其袂曰孺人無懼我奉諸姑命相屈一
叙耳豈真以面莽相禍哉言已曳之使行其力甚猛吳不得已而從之因復登岸又有妖婦
二人姿容稍秀擁一五色雲轎向前迎迓見嫗即笑曰如此速客亦太甚嫗亦笑曰老婦固
善於勸駕者若兒輩輩敬極百拜未必能屈玉趾也即促吳登車吳心惴惴不敵前嫗又煙
之然復挽轎以上猶未安席各忽飄然彷彿若在半天吳大駭欲墮嫗與婢左右夾持之且
笑曰小膽如此豈廿年以前未嘗御風而行耶幸少安行且至矣瞬息果至一處島嶼深澗
樓閣重疊絕似虎阜之西而山林花卉之勝棟宇輪奐之奇若別有佳境吳心始少定仰見
雲霧軒敞其牌額皆古篆文不可識辨其車停於閣側更有小鬟狀若司閭免尤妖冶見吳
皆含笑相迎扶策使下一如夙昔所親押香吳方俸與異香遙鏡顧那清芬直達於門外之

外及入而視之則老梅數百株合抱參天花繁枝密雅值垣墉之內始悟香所由來益入而
深樹且益夥中一室連亘十數楹為羊飛筆朱卷畫棟與未及塔嫗早入報俚見湘簾欲處
有麗人十餘換席而出笑語曰孺子草草幾驚千林我輩尚須負別吳晚之衣者者十之九
衣綠者十之三衣紅則一人而已其意愈淡其貌愈妍皆非目中所及觀眾既倦偕過吳先
登入其室遠勝芝蘭而古雅絕倫一琴一書亦自有孤標別韻而麗人之妝亦皆不讓不
涉風梅天然至於衣之肥瘦袖之長短無不體裁盡善信非慧心莫辦焉吳於此自覺形穢
愈加謙卑眾推之賓席三讓而後坐方將僉詢一衣碧綃者遠戲曰適有館娃宮見諸妮子
為妹折柳張筵設飲香氣甚郁大為聞中人生色迴憶曠昔傾思良晤因遣去翠華在幸勿
以唐突見罪語竟起辭吳本具林下風不作兒女子態亦避曰郭中三曲惟下里和者為多
白雲陽春反未之逮妙言之能勿令人顏汗遂亦答拜眾聞其言相顧而言曰秋以自是我
輩個中人固不昧其本來也因笑曰卿二人勿甚揣讓我輩當以清言告之天妙自錢塘郵寄
賦題一紙我輩短才竟莫能就聞妹以妙文出仰看其致乘行強未幾還來為我操刀幸勿
峻拒語次婢早捧硯而前吳起解曰深閨倦傭短詠尤難苦為以大斧長柄鮮免奉贖况古
人十年不就者而欲妹一朝成之不亦耶於許耶眾笑曰妹自欲捷過我輩脫過女左思則

不敢以此相強於是布白玉之几進綠沉之管碧衣者又曰豈少為作者潤筆勿使人手動
脂枯遂以金叵羅進酒大可數升其酒紺碧色香清且腴眾勸曰此梅花之精即林在羅浮
以之飲趙君者今還奉觴于妹矣吳始恍然知前身亦在暗香疏影中起乃欣然殫盡其半
索題視之眾使出錦箋細楷端硯有序曰客夕對月偶有所思昔先僕君在日值此蟾魄清
瑩彼詠我笑恒至于夜不休今僕君佳矣復觀此境幾令孤山三百樹一時放化杜鵑傷
何如也故下亦不能建睡致效海棠婢子長懸黑甜因取舊句為賦猶未操觚即遣鶴兒街
與諸妹倘有清興請先揮毫庶幾世外佳人又添一段佳話耳響思林門梅氏敘拜拜
其賦則愛月夜眠遙也共已技癩遂不復解漆翰搦思摘筆抒蕪不半日而賦成眾疊有
請之其中筆絕者有曰縱高潔以自憐亦團圓之可愛又曰蕊珠宮外詠香華於院欄奪玉
峰頭驀花魂而入月又曰月竹可憐人須念今夕之春春素賦真好我必無來日之遺遺約
二三言言此偏工整眾皆誠服贊曰洗刷始盡謝地金聲我輩宜拜下風因復命酒酬謝且
將辭筆相款吳止之曰荷蒙寵愛聊為塞責頃領王液已醉矣揚帆者實不能再待請即
遣歸是所切望眾笑曰妹猶戀戀烘夫于哉雖然既已久鳥不宜復留俟明歲梅花園中再
當相晤遂喚前地婢二婢仍送之還家眾亦送之門外且囑曰妹以師範之故有涉凡情因

梅異

三編 卷二

二十

不致以此相強於是布白玉之几進綠沉之管碧衣者又曰豈少為作者潤筆勿使人手動
脂枯遂以金叵羅進酒大可數升其酒紺碧色香清且腴眾勸曰此梅花之精即林在羅浮
以之飲趙君者今還奉觴于妹矣吳始恍然知前身亦在暗香疏影中起乃欣然殫盡其半
索題視之眾使出錦箋細楷端硯有序曰客夕對月偶有所思昔先僕君在日值此蟾魄清
瑩彼詠我笑恒至于夜不休今僕君佳矣復觀此境幾令孤山三百樹一時放化杜鵑傷
何如也故下亦不能建睡致效海棠婢子長懸黑甜因取舊句為賦猶未操觚即遣鶴兒街
與諸妹倘有清興請先揮毫庶幾世外佳人又添一段佳話耳響思林門梅氏敘拜拜
其賦則愛月夜眠遙也共已技癩遂不復解漆翰搦思摘筆抒蕪不半日而賦成眾疊有
請之其中筆絕者有曰縱高潔以自憐亦團圓之可愛又曰蕊珠宮外詠香華於院欄奪玉
峰頭驀花魂而入月又曰月竹可憐人須念今夕之春春素賦真好我必無來日之遺遺約
二三言言此偏工整眾皆誠服贊曰洗刷始盡謝地金聲我輩宜拜下風因復命酒酬謝且
將辭筆相款吳止之曰荷蒙寵愛聊為塞責頃領王液已醉矣揚帆者實不能再待請即
遣歸是所切望眾笑曰妹猶戀戀烘夫于哉雖然既已久鳥不宜復留俟明歲梅花園中再
當相晤遂喚前地婢二婢仍送之還家眾亦送之門外且囑曰妹以師範之故有涉凡情因

道帝諸僕善人聞雖不得意於如翁亦既旋歸有日努力自愛慎勿過於傷德然亦莫登
輿始退入車行較前倍速頃頃至舟吳將獨衣自下忽颶風大作所乘傾覆吳大驚恍若夢
塵及寤而視之租錢者還在左右謂吳已死將與之更衣安舍吳乃述其故吳謂其賦如
流水人皆驚異蓋死已閱三時矣諸女始告歸林乃入船慰視明日解維遂爾長住期年錫
山人至於事者爭詢之則吳果彩雲散矣所謂一歲之約不爽若是但恨無醫使來自備頭
竟不知畫花相見更自何著作足以贈吳人口也

外史曰梅花賦出自廣平今竟自欲賦矣且借人賦矣究之所借之人即魯廣平賦中
人而又不肯自賦且借愛月以為賦其賦遂相艷千古其人亦香艷千古其人之事更香
艷千古矣然非梅之香艷其人雖足傳其賦雖足誦其事究不足異也惟孟婆一舉似乎
孟浪而因落梅之風少緩山陽之笛亦既有功於吳况為梅之所最者一旦見復於梅又
不足為有芳吐氣也耶

童之杰

隨園老人曰梅之言賦宜其壽命然自羅浮夢後紀載無聞得此猶堪補入賦科

武生童之杰 嶺州人嘗蓄一利劍自云能斬鬼狐人固未之信某年秋負之行山東道上獲
人

人有詢者輒津津道之且曰吾持此刃雖不能學萬人敵然遇魔鬼邪妖不難一一斷之故
區區疎軍斬將者猶見人間純器耳言之數載即有好奇者欲試其能因先與結好行止皆
共時濟上有巨冢所居宅第為妖所據曠之而連於邑中其人深知之一日合宿其地乃始
童曰導者猶然旅邸人滿有一清涼國君能從我游乎童詢焉則曰知交有別墅實在於是
偏借野之今夕東道主有所在矣童欣然從之並跡而前至則天已轉曉其人導以住戶猶
未閉闔無其人蓋巨冢緣有怪異知無敢入者遂不憚穿鑿也兩人樓彼徑入甫及中門其
人伴驚曰何西掃亦無一二君姑處此待予往左近覓之童視地中頗修整故亦不疑且恃
其武勇慨然曰語其人即趨出至外即關其扉且以革帶繫雙鬟諒童無能飛越喜笑而去
童久俟不至心竊訝之欲出則門已為悟曰若人始欲試我術也幸有劍在手何懼焉於是
即展劍一室拂其塵榻而處時已昏暝亦不遑深入按劍良久寂無見聞遂倦而思寤甫及
安枕寤室有雙窗牖故無片帑伏而窺視浸月之下見一人長尺餘侏儒肥矮往來巡階而
是狀似狐因厲聲叱之倏不見童遂以為無足慮然復復明視而火光頓熾可鑿鑿有異
物高與檯等面瓜色變時如盤灼灼然火光即從此出周身皆綠毛約長數寸其可怖者童
不覺服栗強擊其綠毛聲相向拍笑曰此劍儘足割雞奈何大言欺人耶其音如燕啞啞

宗童之劍早已墜地正倉皇間忽聞環珮之聲物竟錄迹童因定性視之適見紗籠數對出
自度僕化及所臥室前則一中年小婦靚妝炫服導以小環十數或紅紫或金銀其狀妖
息無言婦人排闥入室命小環以燭照之微哂曰看竹亦爾主人何懼作入幕之賓無怪乎
屏養不容也言訖其面就坐呼童以禮相見童既無能通語強起而揖之醫既具容儀粉白
猶合風韻因竊計巨鬼畏此此必其中巨孽予受此劍本未一試頃因氣發致為鬼所捕
今值身弱猶不用武豈真束手待斃乎見婦人指揮從婢似將不利於己童遂測乃所攝
其劍從而刺之婦人忽起呼一婢曰汝猶以劍俠自居耶予以好生不戕汝命且欲誦濟世
之術汝乃包藏禍心反以手試此刃是誠不可救藥者矣汝既有利器請斷予首倘不能
亦可也言訖次側身向童命其當試童懼復棄其劍伏地曰予不敢矣婦人又笑曰儲子尚
知分畫似可敬也乃令起坐與語曰予實紅線之流神於劍術非若子之碌碌者因此地鬼
狐為祟特來居之怪皆遠遁向之試子者皆子之僕隸焉非真妖也而主人不知予仙猶
以為怪遂亦久無人居適在後庭聞僕言子有重寶而其氣不揚故宵行而求將授予以異
術豈有他哉童聞言大喜長跪請教欲求為師婦人命取所攜之劍拂拭再三謂之曰此道
家蕩廢劍也非吾輩所用者故順人刀始克奏功若吾劍之飛騰變化則行之無阻矣雖然

子實負此劍非劍之負于吾授子口訣再以符水者是劍則天下之魔不難盡蕩耳童益踴
躍請教婦人遂言曰天心正大吾法正直蕩滌邪穢肅清一世投託即令小鬟持劍去以某
符和某水者之以光起為度且謂童曰劍非不利但遺世塵埃亦不免純矣因與童坐語歷
言劍使行事並戒童以正心濟物不然劍雖通靈其為害也幾何童一一敬諾又許時婢以
劍出則精光迸露非復向之黯淡無華童遂再拜受婦人又叮囑數言始返內時以滴下
五鼓童少寐天已侵晨起整衣將詣庭辭謝而小環已出又以一革囊相付曰夫人有命
人神路殊不宜數數相見若持此囊去盡收天壤魔妖十年後始可尋貽於武當山彼時再
傾囊細叙也童又拜受小鬟即入童甫出船之杳早侯於門笑而詢之曰此中頗安樂否童
心甚喜然適正直之數不敢語為編述之末曰子實殺我而予之劍賴子以思恩可以兩
忘矣遂別去不再與言其人亦疑信參半嗣聞童在江右頗著神奇且出家為道士代人驅
遣不受一錢始為之驅異余在列江時曾聞童之神術奇蹟甚多姑舉其二一即足爾人楊
州有一婦初患瘵疾既而與鬼交其鬼面目醜陋毫無血色且體冷如冰每至婦即沉頓
頗不可當其家延童祛之童詰其形狀笑曰此一瘦舟之鬼也乃不入婦室携童直至江干
夜深鬼果出童突前擒之刺劍刺流血滿地其鬼不可開相偕者皆掩鼻重納之於囊

鬼魅噴噴作嘯而行之行婦始安半年而愈又某縣富家一女亦為狐祟畫則白身卧闔中
夜則披妝以起侍兒寢之部無所見惟衾枕時有長毫數十忽則狐之所遺也畫則之佩劍
而住至即於富家門側拔劍揮之應手而倒得一狐長近三尺血殷然已垂斃重乃劍孤之
心用以療女病良已仍以囊貯此狐徐徐而去人視其囊約二尺盛諸異物無不包容不某
昨舌戰嘆重既為黃冠不歸故點至戊辰歲作武當之派遂去不復返

外史氏曰或疑授童之訣家數言必非蘭亭真本余謂即正直一語可當百子符籙并
劍亦可無庸呪詛乎何則胆之巨細由於氣之盈虛而氣之盈虛原於心之邪正正而以
直行之即孟子所謂浩然者也仙佛人神不外此二字劍俠更無論矣獨是同一劍也懦
則誠輒不利勇則所向無前劍固靈於人也故夫天下有大勇者不必有劍而亦神欽鬼
伏矣

魯道有書院未詢其名蓋司牧者所建以振鐸之地也邑諸生朱雙年僅弱冠肄業其中
讀書學士是院者舉到日馬丁已冬校將歸度歲院中人咸來其壽朱亦自理殘編忽得詩
箋大如掌單書若響花編之其句曰連房留蓮子蓮子不肯住一旦入金盤空房泣秋露語
極哀艷頰頰古樂府朱因愛玩不釋手及孤家語之壁上暇即吟哦初不知為閨人之作也
時值除夕前昨頗覺遲至人日以後新能約伴出游唐魏素勤儉婦人女子間或荆布微行
所云如雲如茶者得未曾有朱遂深遊過偶過一巷忽見平壁之上有婦人以面巾首飾
再而行便詢于予似甚纖細不覺屬目及近則練裙布衣俱甚精潔而素絲朱復益更動人
但水望見顏色頗以為然乃積雪難消春冰微解婦竟捉足不定延至家前竟如片雲飄墜
矣衆大譁婦適落朱懷抱朱亟以兩腕夾持幸無損傷而凝跌之餘面巾自隱眾眺之嫌賢
玉頰天然絕艷則女子也眾購之地不勝羨望賴去其家伊遇如青鸞垂翅而過眾既為之
醉心不暇瞻顧惟朱見紅牋一幅委於地上知女子所遺也拾而袖之同人又皆茫然女去

已遠互相嘲戲以朱未有室中樂之朱懷含笑不答意中亦頗覺自得泊于與眾分袂不俟
至家即出戲於袖展視之墨蹟猶新則故蓮房一詠也朱甚疑其及返室中合諸壁上又復
筆仗宛然益為錯愕不知因而頓起細情更思女子態度竟至終夜不寐晨起潛往其處物
色之盡得其真女楊姓生於桂月父母同守以秋姓其弟為山右通儒以姓字難近古而於
今則俗因易之曰娥及長貌殊麗性且聰穎即從其舅受學工書能詩所作有音厚風味其
舅或因而問筆但產於寒素且羞晦其光遂絕無知者年十七字字閉中前歲因讀古有懷
擬作此絕今往就正於舅因頗遲返恐願不勝初不意稿之遺落更不知旬日之前何以先
在朱手也然朱亦僅得其姓字且出自鄰隣之口亦未盡悉其才惟慕色之念日熾於胸運
忽忽知有所失上元已度勢將入院肄習朱之形狀如狂歌謠女詩不絕於口時且頗首
頓足曰是耶非耶果其所作耶現石之同者莫不聞而訝之語以其故堅不肯言聞數日院
師聞講衆皆滿聽朱滿漠然不聞時時如與人偶語師怪而詰之乃賦口木立少個然有
與之同日游者因陳其事於師師歎曰此子殆病狂失心也可杖歸其家延醫死治不效當
瘋癲因此擬議命人伴送使歸備述其辭父母皆垂泣朱獨極首止之曰無疾持水上人
約我為父母擬合佳婦言已瞑目月如睡免夕軒然闔家益恟恟不定殊不知朱自入院即

祝曰：嗚呼！詩賦非我，即當以月老自居。何累人相思，而身處外亦不蓋書。沈香有靈，孤未嘗聞之。疑戲為其所致，故稱之如此。已而寂然，遂心口作念，有類於痴。實則性靈未昧也。當在講席之側，有一人高冠威服，年約五旬餘，揖而與言曰：「前仿御溝流水，願以紅葉當君。非無意也。良緣具在，君宜自圖。莫為怨憤於僕，未知其為狐大喜。結以詩所自來，非所以圖之。美絮絮不休，雖時人不見，孤亦覺有所感。且未聞所云云，是以疑而且駭。乃孤謂米曰：女雖奇於楊，其前生實我族類，猶有母在，蓋以婿禮在。此姻良可望，米心已失所主。欣然曰：若人米歸家，孤從之相俟於庭戶之外。至是米覺身輕如葉，悄然出門，與孤偕行於市上。須臾至一巨室，燈火燦燦，錦衣花情之人，司其啟閉者不止一二。見孤即驚，諾曰：「丁員外米楊家何幼之輩，當有壽狐以首領之。其人即入稟曰：「少頃出請客。米從孤入，廳事五楹，極高敞。中設白玉屏風，鑲牡丹，宛然如生。下置明牀，米茵草寸，旁有繡枕四，光華炫目。周視室內，金玉之器，映帶左右。舉為米所未見，因竊念曰：「得為謀家婿，當不慮富貴矣。乃齊已復聞主人猶未出，語者告孤曰：「太夫人以老疾不能疾，慮恐慢客，請生以相待。言已，自出。孤引米耳語曰：「此溫性物，亦不輕於許可。人以君之才，深慮未能入叔，予有空稿若錄之，則雀屏不難中矣。因以一紙授米，米益喜。俄而異香透發，有紗籠四引，一楹冠帽而出，侍婢十數，妖冶絕倫。孤導米執子婿禮，溫止之曰：「否否，婚嫁非細，敢與君言。次受據中，坐亦不少。遊孤與米翻此向而坐，米以色為重，亦不以禮為怪。溫語孤曰：「年米亦大矣，忙竟不一顧。孤起辭，過又問米以姓氏及所業，米一一敬對。溫笑曰：「泮水中自是化龍之地，玉堂金馬，俱基於此。郎君以青年來，將米良不可阻。孤亦從旁贊揚，謂與米比鄰。嗚呼之聲，無少息。故敢於先容。溫之色，以甚喜。既而曰：「老婦龍鍾耳目之聰明，大過佳日。兒女姻事，無敢自作主張。俟小妮于次，與郎君雅談，相當。渠之意中，則老婦之意亦中矣。孤因請曰：「姊安在？溫曰：「已遣婢想當。即至於命，命雖道者，吸之味甚香，洵無何，婢報曰：「何姑至。米與孤皆避坐，連立屏後。又見紗籠有女子，繡衣錦帶，翩翩而來。見溫即欲再拜，米脫之，裝飾雖異，姿態如初。實即女也。溫復其脫，並坐於牀，且撫其肩曰：「兒近來頗念母否？答曰：「云胡不思，但隔世已久，非母於夢中見，兒何能知。溫又曰：「既念子，則子之命，亦若父母之命也。母慮兒家兼養，或致許許，豈者流，誤兒一生。今丁員外來，為一米公子，執其夫人，頗可許。子女間，豈肯首不答，色雖艱，然而意似重有愛。溫笑曰：「母不強兒，故子兒來自試之。藏否在兒，日中子當不誤。人美為躊躇，若此，女色少解，而不語如故。溫又強之，卒默然。溫因謂孤曰：「妮子忒怕羞，題自走歸出，詩乃界之自便，或可也。孤即應曰：「然，溫指屏間，化令賦七言一律，且曰：「雀屏猶未

三編 卷三

若花弄之，勉也。於是羣婢設几於柱下，進水晶之碗，鋪浣花之箋。米既有所恃，坦然就坐。以孤稿置紙下，揮毫走筆，連象管，俄頃而就。倩婢呈於溫，溫命女誦之。其律曰：「團圓依稀落筆，鴛玉山添媚彩雲，團圓成信有千金價。張去還宜百寶欄，雲母開眉堆繡枕。花玉笑日倚琅玕，兼散果入黃荳羹。也許當筵學鳳鸞，矚矚之意，先首肯。女亦微頷曰：「道在是矣。乃起而先入屏後。溫始延米，復其故處曰：「郎信天才，與吾家秋娘，可稱匹敵。歸宜速，而執柯好事，固可諧也。孤又起曰：「微溫有命，鳳下固無傲然，亦何能使人必從乎。僕意，擇吉即招米，即入簪婚，而後言。庶無打格。溫以為然，否。溫又側首沉思，餘曰：「本不當強預人事，但欲得法。婿婦亦不恤人言，因顧婢曰：「速取十丈紅光，為大燦光彩。異日再治，定相酬。孤令米起，微溫始含笑受之。孤便披紅與米出，直送至其家。乃別去曰：「俟訂吉期，再當敬以相報。米入門而覺身在榻上，父母猶環守其側。米具以告，闈室俱以為驚。竊謂湯藥以飲之，翌日未起，神氣如舊。且赴院謝其師，仍具講貫，以非儒者所樂聞，遂不置之。高頻句，給忽失米之所在。院師與其家俱倉皇，洗人迫尋，究無迹。而楊家亦於是日，尸牖未啟，失其掌珠。聞邑始傳以為異。年餘有米之從叔家，巨富為貴於京，始致書，並米之書來，則米以納粟坐監。且登郵榜矣。蓋米在院數日，又見孤米奔告曰：「溫家已以與米，予以院中人甚夥，故止之於平家。新郎可任矣。米欲歸告父母，而以前事為鑿，懼其不信，將不得娶。乃鍵戶從孤行，及抵孤處，門庭滿洒，絕無纖塵。果有與止於外，孤揖米入。米因謝其玉成之德，孤笑曰：「子非他前生亦一女也。遺吾崇而死，思情悽悽，予縱念之，予不能忘也。故百計圖維，成于佳耦。亦聊以報耳。何謝為。米頓悟，孤又出衣之，華美異常。米雖無羊車之貌，亦既神采不羣矣。乘與啟行，天已微晦，蕭蕭教曹。里人竟如充耳，既至，宿相僕從，蜂擁而入。堂前大賓滿立，約數人，冠服不類於今。貌皆奇偉，溫亦出扶杖候之。米降輿，禮人鳴贊，婢始擁女出，裝束如仙，以怕重遮，掩面。生忽疑非楊女，迫及交拜成禮，微視之，花貌依然。則欲扶掖者，是米乃大悅。及寢，燕婉之求既遂，而魚水之樂，因以靡加。浹洽之餘，米又疑信在夢境，且以楊氏之嫌，何以時嫁。由細細詢之，女初慙作不言，徐乃自白曰：「妾生有夙慧，臨牀即洞見本末，但懼惡人不致妄語。比長亦漸昧前因，客感慈夢，溫自云是妾前生之母。妾緣母病，出覓仙方，為獵犬所噬而死。蓋一孤也。因母痛念，妾適父來，將於登樓，母至此始得相見，不勝叨勞。衣食珍異，時自暗中饒遺。妾亦在睡鄉，日米首視，今春語妾曰：「若父母與乃舅謀，以兒適，劉郎于此。人文名誠藉成，而福澤兼滿。吾當為兒一佳婿。曩日因丁公得識佳什，母與妾皆心肯。檢君綠簪，又任版中人，故以妾奉其帚。米曰：「然則卿今至此，其猶是漆園之蝶耶。且兩次未瞻春位，係何街

三編 卷三

三編 卷三

名而極遠稱太婦人女曰妻亦不自解日前母云以妾字君妾心甚覺猶豫以為未奉父母之命再定之說究屬不經遂婉言以辭母甚不擇昨夕妾在深閨忽二婢入室夾持妾行若在雲霧中至此母始告妾則已不能歸矣又聞妾前世有兄俱在帝京供役後有微積僕婢因此尊母至於父亦位都中久出未返其大概如此妾實不得其詳來既得女叔述心下憤然亦自言兩詩之異並避迨相遭遂致懷思之苦因戲曰卿即登樓人也非予雖不玉碎恐難全矣女亦得悉其願未笑曰親君壯觀似曾相識想以妾失足之故言已矣願而暇明日早起入謝姬姬忽言曰婿與女究非吾道中人不能久居於此乃以細耕一乘駭服置驛婢二人僕三人送女與朱僕止上瀕行授以千金曰婿自能騰遠厚賞反以相誤况乃父若兄俱在京師薪水固無虞不給也朱與女泣拜膝下勉強發軔途中女與朱信和朱雖頗解以未語女怪之朱以實告女歎曰丁公為所愛誤人聞樓為得無罪既而見朱所為文始曉然曰妾雖未解為此然詩文一也英銳之氣自宜早發惜未對酌盡善耳朱甚服其論抵京婢僕皆解去朱乃以金自寬十指以代之聞數日翁至謀論淵博絕類老儒朱遂就經受業學乃大進惟二兄以職役為言從未一觀而贈遺其妹不啻同胞朱又福其叔叔大駭而詢之朱為細陳叔亦且信且疑因勸之納監適值秋闈賴翁度以金針遂舉月桂明春

三編 卷三

四

下第將歸女適坐辱誕生一子彌月後始得西還引妻以子入見父母具以情告朱父母無子忽得媳且已抱孫乃大喜女始得歸寤父母惟其舅疑女淫奔有玷聞訓辱斥不與過女因此內愧抱恙數月幸值孤翁倦游與姬偕至朱家視其女車馬豐盈溢於門巷邑人皆見之而韋議以息舅之熱不言自解始與通訊女疾瘳痊然自此孤翁夫婦絕不再來朱與女皆若夢寐莫識所居惟時時顯手以當瞻拜而已轅城皮景休曾過於書院為子言音音子終猶口傳而心變之

外史氏曰

婚之悲女之孝丁之多情均可以傳惟強強主婚姬竟不於所望是問丁為人嫌約乃至於其類舊歡而朱以一線紅絲背棄卿并竟不念厥父母似不可訓不知其舅既通儒自謂兼衡一世勢必許到而不許朱向非極之大丁之妻也與朱之體情適甚此事何可易幾但惜翁極不階階朱固不辭為相如女亦何事而為天吞瓜李之嫌又誰能為之解也不亦冤哉

笑案

聞粵有二分案均可發笑其一為強姦致死審實則死者非犯也致之死者非強乃雌也蓋粵東地雖苗蠻有燕二者最善之承是也說白昔年僅廿二三棟樓僅集縣案卷行程

苦熱小憩於樹下袒胸微臥俟涼而後行適遇道家婦女姑嫂宛若共三人挑菜而來見燕肉色如雪成悅之本省皆熱苗苗通情燕以走卒素習此浮詞相挑遂野合於綠陰深處燕似爭先姑以女子獨落後然觀燕情狀早不自禁燕自自色中下莊可判三虎無如精力已竭至女竟委頓不起女情極百計無解究難振作慮頗益增一時忿忿不已謂燕燕已以刺菜之鏢報到厥物隨手而落其鏢皆不及防燕遂死於牡丹花下二婦大懼方妻女思適而行人踵至見血漬詰得其狀論以首官燕雖少延齡日竟死官因以戲置女於法至於蘭案可笑而尤奇某縣邑宰檢驗一屍項下胸前致命數傷固其常惟後庭方寸地以刀穴之而去洞然無餘肉宰愕然詢之兇手不少諱竟毅然曰割之矣訊以安在又毅然曰烹而食之矣宰駭且笑詰曰此何物而可吸得毋欺甚對曰非敢欺也死者年十四吾悅其色誘之以利遂成姦自是飲食衣服無不取資於吾吾猶憐憫焉恐不常其意以此耗散於家父母善我妻子怨我成疾不蓋於我離釋之故今未弱冠而棄我如遺欲與之歡始猶規避漸且拒絕再強之則老拳將奮矣憤實不甘始以他事與之游乘其無備利而殺之既而思敗家之由見絕之速到此歸付公堂而烹下酒始洩此忿今日雖為死不辭供託公堂上下無不羨然庭鞠再三天口不移官因事具稟擬刪之弗錄僅以姦殺具詳而責令尸親掩其

三編 卷三

五

既迄今入幕之實畫琴而游兩地者相對談猶舉此以為笑柄

外史氏曰獸獸重事也姦殺奇慘也有何可笑獨至此而捧腹不已誠以懷春處女竟成殺命姦夫斷袖男兒忽成當蓋燕亞儒男子三鼓氣強難當屠屠之酒拘小官一旦情非安安扶別之苦情關木斬先折殺沉沙海難清早共餘桃入口且也兩婦狼貪於始一女虎視於終與輪姦有以異乎既已搗穴於前何更舉庭於後較關殺固不同矣聞案至此雖哀於之君子不禁解頰况身處局外者耶又聞某縣一邑係下車未久有氏以片逆控其子者其子以雅髮為業即世之所謂侍詔也拘之至而訊之以生意微細養贍全家父好賭不能多得錢因是見控供情頗侃直官怒置其子欲杖其父幕中人知其非也亟請官以他事退休語之曰例本倫常未有因于而刑其父者官若舉懲罰然曰杖其子可乎友曰可官即出坐衙簾不升公座唯曰速喚侍詔來從者謂其雅髮也即召平時侍詔持匣覆刀而至官不詳審為伊誰叱之跪且呼役杖之答二十杖詔侍詔起請命則曰若不孝若法宜重侍詔轉覆為笑曰公誤矣氏固幼失怙恃者豈鬼以片逆控我耶官因張目注視良久曰適聞撰訟非汝乎答曰非官又若舉懲罰然曰詔誤矣胡不早言

資以千錢使自去邑中遂傳以為笑此官之夢寤又較之笑案尤令人為之絕倒矣

京都某公宅有孤能攝到人物。公固不甚覺也。家人輩咸知其異。適有遺失。輒祝之。次日或珠還於原處。遂皆以為常。獨一點僕不深信。且戲曰。若勿絮絮。詎孤之所攝。皆以供吾飲。傳汝輩所之。亦徒勞。嗣復某僕之婦。失其簪。則又戲曰。何怪。有人量。孤知我無。借此區區。為子聘。新人入門。我當代孤拜。還如是云云。某初亦曰。笑其戲。乃自此所失之物。概祝之。竟絕無遺。某因心厭其戲。漸且斥其戲。而其戲益甚。可究詰。每日。孤引子至其處。會以珍饈。飲以醇醪。相與寢處。如常人。備極歡好。誇次。極其情狀。聞者。應至掩耳。則孤之寒心。可知。已一日。秋雨新寒。與僕共話。又涉戲言。曰。虧孤情厚。使得與新。為戲。但惜天氣。微寒。子之雨。股如水。涼。僕亦未能。遂。已。天笑。蓋此僕。結。未久。適見其婦。坐。石上。與女伴。談。戲。之。如此。莊。意。其。人有。疑。解。托。故。即。起。將。歸。房。點。香。猶。笑。而。送。之。曰。若。昏。明。自。誤。以下。倘。不。如。沃。冷。水。者。當。以。造。謠。唾。子。面。此。僕。聞。而。益。疑。入。則。婦。已。變。室。不。暇。詢。問。即。探。手。於。袴。中。婦。猶。羞。避。夫。更。滋。怒。強。們。之。果。如。所。言。則。脫。不。水。而。如。水。膚。非。雪。而。如。雪。其。疑。遂。不。可。解。遂。托。婦。使。指。其。狀。婦。既。摸。頭。不。善。無。由。與。辯。而。點。僕。甫。分。襖。快。即。奉。公。命。差。出。翌。日。旋。歸。是。僕。之。婦。早已。懸。梁。自。縊。矣。公。詢。其。情。亦。知。其。為。戲。而。不。得。不。並。今。出。官。眾。

三編 卷三

六

僕又憶前言。私發其囊。則先切於中。無非所失之物。問亦有公之器具。俱得。然白之主人。始大怒。補牘。公疑。僕。雖。難。點。而。無。以。自。明。竟。律。以。誣。良。罪。不至。死。問。諸。果。龍。江。不。日。即。發。差。起。解。矣。乃。行。未。二。日。程。有。婦。人。觀。遊。侯。於。路。邊。而。言。曰。久。侍。巾。幘。何。忍。還。棄。胡。不。發。妻。同。配。將。馬。置。妾。耶。復。才。疑。其。有。室。而。僕。早。知。其。為。孤。亦。笑。答。曰。黑。若。扶。持。既。若。媒。媿。又。何。成。及。今。更。依。依。不。捨。然。欲。偕。行。赴。配。子。實。無。計。資。生。若。能。為。錢。樹。子。則。可。共。贖。否。即。請。迎。玉。趾。從。聞。言。紅。漲。於。面。嗟。曰。是。兒。夫。竟。至。死。不。免。直。前。以。手。們。其。吻。血。即。如。流。孤。已。不。忍。二。役。驚。顧。倉。皇。並。視。僕。則。昏。之。上下。割。髮。半。寸。許。如。十字。然。顧。而。且。笑。相。偕。東。行。歸。為。公。家人。遂。之。始。悔。前。此。之。事。皆。孤。之。報。其。戲。之。僕。數。年。僕。以。大。赦。還。得。仍。為。公。家。服。役。但。絕。口。不。敢。言。孤。而。公。家。之。孤。早。不。知。其。安。任。已。

外史曰。僕與孤可稱對手。僕不鹹口。孤亦不肯甘心。然僕非有剛正之氣。足以服孤也。直不過輕薄口齒。恰以肆其雄黃。宜乎孤之思逞。而有以中之也。唯未幾離近。疏而不為。孤在正。不得以唾壺口訣而少之。

銷魂戲

宜陽董生年六旬。為吳中走無常。後為人言。凡少年多情。必墮銷魂戲中。夫是言。董其戲即

在人間言之。若繁雲可。同色周生。聞其說。而大笑。嘗面。之。董生。微。西。不。與。亂。口。若。名。正在。此。獄。中。何。得。遽。歸。老。夫。不。出。三。年。予。言。餘。矣。周。生。益。斥。其。妄。蓋。周。巨。富。粉。白。黛。綠。列。屋。而。居。又。數。作。狹。邪。事。使。紅。倚。翠。使。為。囹。且。自。謂。人。患。無。辜。何。憂。不。得。佳。麗。以。效。正。室。物。化。漢。不。關。心。曾。有。一。絕。曰。花。落。何。當。減。却。春。東。君。歲。歲。駐。紅。塵。多。情。自。有。忘。情。處。情。把。銷。魂。說。向。人。幾。董。言。之。諺。也。年。餘。以。事。將。三。矣。猶。載。二。姬。以。從。同。人。戲。之。董。亦。與。為。私。囑。曰。此行。將近。銷。魂。戲。君。宜。慎。之。周。為。之。捧。腹。且。戲。二。姬。出。見。董。董。皆。噴。董。獨。正。色。曰。此。等。如。蠶。蟬。子。不。第。苦。處。無。可。銷。魂。即。樂。處。亦。無。足。銷。魂。子。所。謂。銷。魂。者。非。即。此。也。君。往。矣。問。三。年。而。返。不。以。子。為。師。子。當。其。面。執。弟。子。禮。聞。者。皆。愕。然。周。益。不信。竟。揚。帆。而。行。甫。數。日。周。在。舟。中。夢。一。人。持。牌。與。周。曰。周。某。嘗。落。銷。魂。戲。宜。速。勾。致。周。覺。而。心。息。之。愕。愕。弗。決。忽。凌。波。幸。折。來。相。避。以。周。文。名。借。其。所。避。之。地。每。多。傾。蓋。交。宰。尤。其。美。逆。者。也。周。往。赴。其。約。置。酒。圍。坐。頗。為。幽。雅。其。側。則。某。巨。商。之。所。舍。亦。有。臺。池。足。供。添。想。周。與。宰。即。席。歡。飲。酒。未。及。半。一。時。內。急。宰。命。小。童。導。之。就。廁。角。便。溺。忽。見。粉。垣。之。上。畫。竹。挺。生。其。上。有。紅。巾。因。風。飄。挂。者。周。意。嗜。風。流。因。以。物。指。致。之。展。視。馬。上。題。如。參。令。一。闕。其。詞。曰。情。熱。碧。桃。牆。外。吏。有。柳。絲。無。賴。鎮。日。惹。人。愁。填。盡。一。春。詩。債。看。當。有。使。都。被。風。花。愁。壞。周。得。此。大。喜。玩。讀。久。通。宰。命。介。視。客。覺。入。袖。中。

三編 卷三

七

亦無心。終席。辭以。腹疾。而。返。歸。舟。挑。燈。讀。誦。夜。半。不。覺。蓋。獸。名。銷。魂。周。已。非。門。外。漢。矣。明日。晨。起。擬。往。訪。之。第。不。知。為。商。之。何。人。無。敢。造。次。及。入。城。謝。宰。道。所。舊。議。微。詢。之。則。商。有。一。女。暗。嗜。文。翰。此外。並。無。能。詞。者。益。為。神。往。暗。宰。即。托。言。妾。病。不。能。遠。行。乞。為。致。意。於。商。假。其。地。暫。安。行。李。宰。適。懷。投。轄。之。念。善。其。留。而。諾。之。周。又。決。利。謁。商。商。夙。仰。其。文。譽。歡。然。接。見。宰。更。為。之。關。說。竟。得。暫。假。一。枝。周。遂。舍。舟。就。陸。不。復。前。行。及。入。園。中。其。地。絕。寬。散。修。竹。錯。秀。蒼。英。簾。錦。迴。異。塵。俗。境。界。而。早。畫。掩。映。布。置。絕。佳。又。可。見。雅。人。深。致。寓。之。頗。適。人。意。而。終。慮。女。之。妍。媿。未。辨。也。雖。信。人。言。知。其。美。且。未。字。然。無。由。見。之。乃。女。聞。周。名。士。嗜。才。之。念。亦。及。及。恐。其。母。住。視。二。姬。意。固。有。所。為。也。詎。周。逆。料。已。入。每。托。他。出。匿。身。室。內。俄。而。女。隨。母。至。周。覽。之。則。其。增。減。法。粉。羞。未。似。麗。天。然。不。第。室。中。二。美。連。若。天。淵。即。身。之。所。過。者。皆。類。鴨。火。抑。且。珊。珊。而。來。亭。亭。而。立。入。室。則。芝。蘭。散。馨。即。席。則。珠。玉。生。輝。飲。不。醉。心。而。不。得。矣。已。而。鬪。粉。生。春。容。光。輝。映。其。母。詢。二。姬。之。弟。一。答。以。十九。女。即。笑。曰。九。十。春。光。倒。瀾。之。光。且。春。矣。以此。姬。之。髮。微。光。也。一。姬。體。頗。肥。以。十七。對。女。又。笑。曰。月。圓。三五。至。十。七。澤。未。消。瘦。耶。周。暗。中。不。禁。絕。倒。而。私。心。又。以為。私。又。聞。女。母。與。二。姬。言。瑣。叙。家。常。女。似。就。案。頭。閱。傳。周。詩。集。雙。雙。細。咏。至。紅。梅。一。律。不。覺。覺。覺。長。吟。曰。誰。點。羅。浮。屐。履。胎。次。第。白。輪。紅。鏡。帶。酒。膩。綠。封。含。雙。月。浸。

丹懸然使信俗不坊玉無其堪佩人請生此即以香約點也成士處各簡此正
 自不虛也愈甚實心二極因以笑之詩女亦不辭解意即成一絕曰下見滿卿玉不如
 欣與太真俱悠悠整齊花羞落十由米茹盡二極亦不解其極欣喜拜受而已女即
 含笑與母離席橫放四顧時方出門意似戀戀更目眩而神住自是視二極如摩玉
 飯不復飽數日莫得嘗時而胸腹既底悅情皆有一人因而不嫌自備買魚鯉於家
 宰知其琴雖未始始猶又難自官出乃使人投書於高其愛女不欲歸姻於外卿且
 高微及又不肯應以桃天之字其嚴遂行格不能成居三月病漸瘳而王孫久未肯
 已肌削骨立空勸之亦將來憂女子表兄自北與與為梓曰交一見即驚曰兄素何
 作此態周即直言其故某笑曰此大好事何猶豫至是即入見高夫婦感使周之才為三
 楚第一人其日玉堂金馬城亦與有榮光不可以失此佳偶商始有允意某又反覆開解
 疾之靈藥以息遂以某為月老旬日之間周備于儀納之於高商家大喜又月餘即以
 圓馬聘館消言成禮新婚之夜女之一頻一笑均為周所未經而枕畔之嬌羞倉底之素願
 縱西子毛嬙當無異致其樂境之銷魂誠有如童生所云者乃女既因才而愛才又幸與才
 遇情漸而終視視述更或交頸項或並頭聯句窮極纏綿不可勝言而白晝之偕隨深宵
 發百異畢

三編 卷三

八

之體變更無倫也且生平好為綺語即拈一小令亦靡曼動人推而至於詩才之慧每耐人
 十日思曾謂周曰琴瑟靜好豈操履獨不樂耶又曰嘗夫八小詞僅中有你你中有我直如
 足分折不開周喜且縵書而粘之於壁日夕觀玩而與南卿子嗣自味其定情之苦樂則曰
 未慣雨雲卿小鹿心頭忒熱忙鏡是才郎多秋放汪洋血啼珠妝枕旁幾度法狂狂又覺
 含微別有腸玉秋花始起即當小步羅羅倚象林周由是伉儷情濃分飛豈少銷魂歡
 中亦既安心坐地矣不數月有周前室之叔虎視也猶以猶女之亡周不以引心甚銜之通觀
 察某公下車搜別色覆辜乃具狀以報妻按周且言其富於本顯官更將左袒已脫職
 公竟批准周在寒陵微行謀謀速之賀雷周雖自知無妄然數百里之行備非能免於是
 別離之狀頗見於顏色之間離時色入宣傳以為周實有其情商夫婦且悔且恨遂視婿淡
 然即女亦聞風憤憤謂夫未必能歸而其心益苦願行置酒於閨中而飲之曰即行矣美酒
 有之寧辭以魚肉正人然三人奔告慈母嚴疑正不可不慎也令者就道之時即至其辭
 之日望穿秋水雖結又復如麻其苦甚矣當此多惡恐若一帆南來將不及再奉巾櫛能不
 傷心言之決置極面周亦不樂離強詞慰之女姑踏沙行以贈別怨苦之中兩俱不能記
 情周遂行寧情甚厚為與舟楫更預以書為請託東道主人頗不惡惟周不以私事營心祇

以離愁在抱江草萋萋時今斷腸之勾山雲悠悠難忘折翼之悲九疑三湘尤增愁緒及至
 觀察通以公出守候月餘始得對質詞內又千連多人住來提喚坐費居踏徑再將半載
 事始結控者雖得重罪而周亦耗盡心神舊月似牙猶可被雲見日獨至於病纏連性羸脫
 難且數得女言已在麻辱益覺寸心如焚幸而定案為舟平待於江干解纜而行數
 日即抵家直趨庭室妻無恙然已憔悴艾離好化如將萎謝矣見即揮手涕泣連說不
 勝羞女自周行後兩月以憂成疾今聞其歸稍有起色因勉強離榻扶病出迎其情積重
 難返二登子究未達也悲定喜生女亦神思頓爽始言其懷思之苦及致疾之由周感其
 積益深春愛於以卜豐饒之常圖知實叙之永合謂已無庸慮慮乃未及二日女以事怒其
 悍將親提之掉放憑憐以手推女而跌之女遂氣結不能言周適他出二極與諸婢皆大驚
 環視而救之商夫婦聞而怒取婢痛加捶楚轉售於人視女雖幸已起而精神委憊因而舊
 疾復作勢轉增劇旬餘竟不能出閨閣然在沈頓之中每晨必力疾而起加意修飾使人不
 覺其病而楚宮之腰倍形其細越燕之體日見其輕心以律而增折日以倦而忝婿抑且黃
 昏切切毒及傷續之餘黑夜淒淒言皆蓋棺之儀恩情眷戀則曰不舍惟郎心口嗟呀又曰
 薄福如妾斯時枕畔之人能不銷魂歔歔耶周因奔走為方竭蹶乙藥而延醫命作福求
 發百異畢

三編 卷三

九

神渡無暇曰甚至甫入閨房淚痕時有即當廣聚笑面全無女益惱周周益不忍於女其身
 體百狀莫可言容一夕女自夢中驚覺流涕語周曰妾將不能待君矣適夢君折一花紛紛
 自若妾問之視妾而笑此不吉之兆也周時已籠翠告凶知其不起姑強詞以解之竟快
 快終夜明日起命婢取鏡照鏡自摹其形因慄然謂周曰女為悅己者容君誠說妾請玩此
 毀後之容言次曾泣下團成氣促竟未及聞筆而歿周大懼顛然欲仆幸二極侍側扶掖就
 坐始失聲而哭至于不醒二極經理喪務商夫婦早來一小時之際目傷心覺鵲噪捷
 啼猶難舉以矣女已就殮周遂木坐如呆不言不笑惟痛哭時謂予不信二語時穿猶在任
 知其神傷動商多遣塔歸商因百計勸慰周始諾載女柩而行商夫婦送之水火執手嗚咽
 痛入心髓凡歷三時甫到柩周在舟中舉目無歡寢食俱廢在柩側既無返魂之香又恨
 少銜無之早一極難在左右久已視同虛擲今值痛苦之餘少有所伴則最仆隨之絕無愛惜
 之意及抵本邑以女棺廟見先靈葬之於祖塋之側周臨其穴昏絕復生返至家以一室供
 女遺像對之泣然自朝至暮亦不肯去感其誠辭之以理惟答曰佳人難再得蓋已形銷骨鍊
 與死為鄰家人深以為慰思一日置以札至親視之絕無寒暄語惟大書銷魂塚三字而已
 周因慄然惕然若履履履起命駕往臨墓入見即拜伏不起願請安為弟子蒼天笑扶之

就豈曰君國我之故人何傷誠至此周乃悲像已事並謝其指迷之德善太息曰斯即所謂銷魂獄也吾既幸而得出何復欲入之耶周益大悟實與之浮白竟日飲然語笑歸即撤女像以安生之二子嗚其從兄盡散諸姬出家於某寺中為善知識人詢之則曰願此像魂不謀再經剝離也後董生年七旬偏解里人謂冥王知其就復命以刀筆住供役遂無疾而逝又十年周亦示寂銷魂獄之名至今善為炯察然文之詩詞好事者梓以行世則又為之銷魂不置云

外史氏曰人生不能無事因不能無情此銷魂獄之所由致也故不獨素業當前能失精魄婚如生則易落心神斷腸於南浦之花信懷於北邙之柳如周生者比比皆然豈為推而廣之北山詩成則孝子之魂銷矣西河明矣則慈父之魂銷矣東征三載則兄弟之魂銷矣南枝一寄則朋友之魂銷矣至於五峽啼猿街陽歸雁足以銷住宦之魂山嵐到面海月驚心足以銷行旅之魂又豈止陽關三疊河滿一聲肌骨罪其如望耶然而得妻如女即為之銷魂良無所恨奈何董生饒舌周子誤聽竟使塚荒驚驚樹名連理不復見於今我隨園老人曰遇此人不得不銷此魂活教子之言真是情至之語可見情之所鍾猶在表裏

訟疫

富平劉某素健訟恃其刀筆之能慮于守令威莫能屈某年閩中大疫死者甚數其父叔亦以疫卒劉大恚投詞於城隍備叙疫鬼之暴凡數百言詞語激切一日夢城隍召之去當展青問色似其怒曰天災流行實亦人所自致汝何喋喋如此况疫鬼之神明其權操於上帝予且不能左右於其間草莽小民竟敢以狂言相慰耶劉即抗聲而對曰然言者誠為有罪但人生壽夭有命宜於疫而獨無命耶若有命在何死者命皆當歿歿者偏皆遇疫如云無命又何以有造生造死之說宜先造疫而後造命乎抑不必造命而獨造疫乎是不可解因以輿論推神有以教之城隍似無以答徐曰此皆強詞予不肖與汝辯可速之往見疫神夫也乃未及出祠忽見愁雲慘霧中有青衣童狀貌醜惡持牌自空而下謂劉曰疫神以汝論似亦近理部下諸鬼止知行疫而傳染者或失輕重未見盡及無辜已命盡瘞大使覆加檢查查言訖以牌示城隍命鬼撤其牌劉心竊以為得計欣欣出門與謝來路方留然前行俄有同里數人聯袖而來面容大有喜色揖劉而謝曰爾君片言吾輩皆免鬼錄將何以酬蓋俱一二日中物化者劉亦以失路告之眾乃導以同歸而行半里許突逢厲三四羣鬼亂飆厲厲吼聲如惡鬼見劉皆具怒相爭以巨爪覆劉遂如鳥獸散劉獨坦然

三編 卷三

十一

攝之曰公等即疫鬼耶告父死於是告叔死於是與某而將三矣所以忘死而與公等記者誠以好生者天正直者神公等奉行不善罪且莫道子縱死亦不為公等鬼鬼聞之相顧愕然其感頓靈劉因曰公等奔波波亦良苦且時致人怨莫能血食誠舍手則難大之祀亦易易事當死者固不能生可生者亦難其難不亦一舉而兼善乎鬼乃大悅重致不安反與之訂約而別劉歸至里門俄亦預察使人視某則已就飯食後得更生劉遂神其事每至病疫之家輒先與鬼謀凡命之不當絕者即令推柱致祭疫果痊愈其當絕者亦預以告人因誠信而弗違閱五年春疫復行劉固無恙忽見鬼來告之曰子之名已列疫牒亦在愛厚跋以相聞可預備後事疫後與我輩伍亦不憂岑寂也劉如其言旬日果疾但頭目發熱而已家人強投以藥竟不獲瘳而卒死之後里人秘為疫仙迄今猶祈禱不絕

秦吉了

劍南巨家畜一婢貌美而慧主人頗寵之不使與羣婢伍時某太守將致仕以一秦吉了相贈絕巧慧能作人言主因命婢司其飲食此外無餘事也一日婢飼鳥鳥忽言曰仲甫我當得一好姊姊姊羞撲之以扇鳥亦不驚自是鳥有所語婢或戲而答之或笑而答之習以為常婢亦不甚介意蓋獨居一室鳥即懸其語嗚呼小窗儼然伴侶人亦莫得聞焉又一日婢浴於室忽聞鳥呼曰姊姊好身體愧我非男兒見之當銷魂飲死婢大恚白身任權之適鳥亦新浴因馴未聞其亂竟撒羽而出繞屋周匝婢從之倍出鳥忽洞穿窗而翔而去婢遂倉皇無措深懼主責頓生狡獪著衣後即籠移於檐下徑詣主前泣訴曰婢子偶不謹閉戶浴身不意為人所中傷實為鳥去情甘罪責死無怨主人素慎婢且志眾有妬心果不究典守而反究他人其計亦巧矣既而莫得其主名亦姑置之旬日後婢奉主命往首同邑梁某入其子名結猶未婚方畫請於齋中縱有鳥飛集其案作人語曰為君覓一佳配佳佳視諸婦而結觀則一秦吉了因釋卷而逐之鳥飛甚緩甫出院門見有二妖環青衣紅裙冉冉自外入鳥思夫所在結脫女貌美麗不羈乃託故尾之以行直入內室與母絮絮言始悉為某巨家婢而志容態嫵雅動人婢見少年郎亦時時顧之兩情頗香戀但不能通片語良久婢自歸既履主命言其室空龍故在牀側瞥見前鳥眼目睜足想息其上大

三編 卷三

十一

善如獲寶將親之復宜諸樂為大樂曰予為妙奔流幾殆幸得仔細何藉欲以此因我
耶轉者其言語之為一編述情頗愜遂欲其手鳥亦不飛止於欄上謂曰子雖不能如
光緒出神於重臣之外然神之心事非予莫與之傳神者有意于神神者不若為作笑聲曰
兒女之態固如是慮有人來予且去言已振翻而飛夜不見神改其緒之半采且和為畫屏
極反側中宵不能自主明日為神無人又復是止神招之即下因言曰主人其愛子必不忍
以珠彈雀况梁生青年才俊縱暴少艾誰肯以神要充好逆費子苦心忍事不諱可奈何鳥
解所言兩翼旋作至夕始還乘昏覆神曰梁生之情見于詞矣因誦其所吟曰不妨團扇白
依香玉麗紅倘遂飛鸞願終應踏鳳同神聞而心喜遂以意授鳥使便履復縱之去乃結在蕭
蕭日夕注念於神朝起仰視神意頗似嗜昔之鳥因戲曰卿能語我人乎當為汝立傳俾
與蘇武之雁並傳語未已鳥忽垂翅而下集於粉垣與結對語致神相思之意並所感之深
結大悅因詰神知書否鳥答曰頗識之結即立草數行備叙福履兼天永好紙封而置之地
鳥即飛而叩之徑飛去結益疑狀其奇乃自此數日不再見鳥而神之音耗頓絕正愴望間
忽傳巨家有婢死既已葬葬結心動疑而詢之果即意中所屬者大慟幾失聲而亦莫解其
故殊不知鳥即去去神見之愧不能言乃藏玉瑛一事昇鳥覆之并告以父母所在流汝物

三編 卷三

十一

色之喻以重金則城眉不難轉轉可立致矣鳥唯唯叩之高飛至中途突遭惡少欲以彈
丸中其頸鳥遂頓起身命便稱居無何而神之禍作初巨家以色寵神將以列之小妾神頗
不願道有後言迫神以失鳥之故嫁禍於人雖未遭棄是之威而列者靡不側目且慮其
身幸持寵行將長吉為災遂棄起而攻聞其在室與鳥言夜半不覺乃誣以與人有所播之
至耳至聞之其懷結意投諸室內得結書益為勃然毒加拷訊神以事涉荒唐無能自明扁
體瘡痍命侍婢至亦不待其死生納諸棺命僕瘞之野此神之絕命本末在結亦未深知
惟有冷懷埋玉坐而傷神不禁憐兒而思夢一女子羽衣編織蓋前故社曰妾即奉言了
也與某家本同類梁以善行得以轉輪為人妾與之邂逅復蒙辱其辱於廣天敬以先容
於君子不意妾半道折翼致神竟遭棄金負低重矣良堪扼腕雖然幸有生機非若執輿撞
手結夢中大喜起而詢之女子執手一指曰郎行百步海濤填固不遠也傾地化為孤鶴
凌空而上結驚竊即命僕馬訪踏邑外偶憶北望村名似合傳語語之果得神之真處而
未敢遽開因假村中一席地至後以利害復同位飲之所獲數不甚寡及醉稍伺似聞呼吸
之聲亟破之婢果復活結遂驚喜如狂左近有尼庵其僧之細察其狀尼亦樂於為善既
結詳之相與扶婢出穴結親自之以行寄春卷中資以薪水然後歸月餘神竟光采如規結

乃浼尼為撮合山託言貧家之女力白於其母母往視之雖一面之識頗能記憶因泣訴
其情母亦愛子不拂其意徑為之迎娶於家且因婚故不與巨家通巨家亦以婚故杜絕往
來神之蹤跡因以私惟結念泰吉了之德遇有捕獲者必市而贖之人咸疑訝至巨家中落
尼乃洩其春光說者遂得其梗概如右
外史氏曰青鳥傳言古今佳話此神獨何福消受然以司鳥為職其事甚雅其貌亦必秩
羣安在掌箋之紅線不足為攀索之孟光乎但非梁生之情痴縱令巧言如鳥麗色如神
恐未必念余不釋况為青衣之下竟蹈發塚之嫌舞羅開棺之罪如此哉如有雙情之士
必以結為異人

龍陽君

龍陽君名曰龍陽能渡人言此鳥獨玉成人事且以死殉之羽族之微不圖有此俠氣
黎定國隴西傑士勇健有力常升萬仞之山如履平地然當其微時人或與之爭輒欲手避
之曰果非吾敵楚之則枉殺一命且悞我一世功名其志不可量復入伍食餉僅者奇績以
軍功擢都閩莅任粵西苗人咸懼之一日奉憲徵巡視海洋乘勝建旗甚盛忽於夜寐
於舟內漏下三鼓忽聞唱名曰龍陽君龍陽君其其然已披衣起矣侍人明燭如畫見有整
冠服者入拜衣製甚古而年且耄耋揆揆而言曰不殺受楚王大臣恩列諸侯之次難以色
追亦一時之盛過也自歿後謫居海上垂今二千餘年近有二三少年冒予名色盡惑良人
予已盡拘之來給以職役不圖南海孽龍顯其秀麗板欲強行奪取竊思此輩一散又將污
福天光濁亂世宙且舉予之聲聞首得威力如將軍前住鎮撫之府幾可以無慮奈聞其語
甚疑乃辭曰龍豈可以人力制伏耶對曰予已設飲宮中將以大義責之而予素之孝勇慮
彼不服微將軍特益是盟復必有悔非敢以戈戟相勞也倘蒙見助感戴靡涯遂慨然許
諾佩劍與行出檢即有人控騎相候乘之登岸約數里發見一城堆煤幾然而不及一邑之
廣入門而東有棟宇亦似輪奐黑暗中都不甚悉龍陽君先已棄騎攝之同入門庭皆燃巨
燭雕欄刻楹亦在此悅之聞其居之內外侍從百數皆以美童充之有披髮者有弱冠者亦
有近人裝束者皆妙齡無一老醜者相連至庭龍陽君揖客上坐席未溫有人遽報曰龍
主至矣龍陽君出迎客亦起立視之珠燈數對引一人冕而服履貌絕即如世所繪者
惡塔而升見客即爾爾曰客何為者龍陽君答曰黎都閩過水地戲亦奉屈至此龍王色似
不擇適曰我輩之事亦何與於陽官龍陽君殊多事矣龍陽君未及答黎即正色曰並天之
下莫非王土天子設官所以治之也海中一注水余得地查則公私皆當與聞豈可以幽明

三編 卷三

十三

龍陽君名曰龍陽能渡人言此鳥獨玉成人事且以死殉之羽族之微不圖有此俠氣
黎定國隴西傑士勇健有力常升萬仞之山如履平地然當其微時人或與之爭輒欲手避
之曰果非吾敵楚之則枉殺一命且悞我一世功名其志不可量復入伍食餉僅者奇績以
軍功擢都閩莅任粵西苗人咸懼之一日奉憲徵巡視海洋乘勝建旗甚盛忽於夜寐
於舟內漏下三鼓忽聞唱名曰龍陽君龍陽君其其然已披衣起矣侍人明燭如畫見有整
冠服者入拜衣製甚古而年且耄耋揆揆而言曰不殺受楚王大臣恩列諸侯之次難以色
追亦一時之盛過也自歿後謫居海上垂今二千餘年近有二三少年冒予名色盡惑良人
予已盡拘之來給以職役不圖南海孽龍顯其秀麗板欲強行奪取竊思此輩一散又將污
福天光濁亂世宙且舉予之聲聞首得威力如將軍前住鎮撫之府幾可以無慮奈聞其語
甚疑乃辭曰龍豈可以人力制伏耶對曰予已設飲宮中將以大義責之而予素之孝勇慮
彼不服微將軍特益是盟復必有悔非敢以戈戟相勞也倘蒙見助感戴靡涯遂慨然許
諾佩劍與行出檢即有人控騎相候乘之登岸約數里發見一城堆煤幾然而不及一邑之
廣入門而東有棟宇亦似輪奐黑暗中都不甚悉龍陽君先已棄騎攝之同入門庭皆燃巨
燭雕欄刻楹亦在此悅之聞其居之內外侍從百數皆以美童充之有披髮者有弱冠者亦
有近人裝束者皆妙齡無一老醜者相連至庭龍陽君揖客上坐席未溫有人遽報曰龍
主至矣龍陽君出迎客亦起立視之珠燈數對引一人冕而服履貌絕即如世所繪者
惡塔而升見客即爾爾曰客何為者龍陽君答曰黎都閩過水地戲亦奉屈至此龍王色似
不擇適曰我輩之事亦何與於陽官龍陽君殊多事矣龍陽君未及答黎即正色曰並天之
下莫非王土天子設官所以治之也海中一注水余得地查則公私皆當與聞豈可以幽明

為界遂謂為崑之越時哉龍王聞其言出改容致禮且謝過因共進餐首席而僕實主分坐
酒行數巡龍陽君乃言曰前承龍王馳諭欲以海中珍玩易諸寶寡人何敢有違然自後履
開鑿古聖王列之三風永垂世戒後之帝王君公或以時乘見或或以餘執道其龍王亦何
取於此且計龍王宮中美人允下陳狗馬寶外亦已足以自娛為望收回成命無貽海若
之羞波臣之美實為厚幸言已龍王然不答恭乃接談曰此論甚正以余聞之龍陽君言
泣前焉豈不樂後人之繼起今乃濬膚洗髓思以盡其餘風意亦甚美況龍王之職祇宜
霖雨蒼生而耽耽於頌壺之比九關關之能無怒乎即某亦竊為龍王滋懼矣龍王又默然
餐遂按劍而起謂曰君有三大罪其知之乎龍王亦默然曰不知也恭曰君雖蚌尊水府
實已而面稱王竟不備大變體制而豈然乎此舉實一大罪龍陽君受封於楚曾為貴臣君
乃以威勢壓之倚眾暴發恃強凌弱二大罪龍陽君盡收陸海慮人宣淫而君獨聽面風導
人縱恣非三大罪而何語至此龍陽君目張劍已離室厲聲曰某受朝廷之職奉奉行之命雖
居末秩實仗 天威凡有教化者無論鬼神皆得問罪矧今日之舉將以扶弱勸強誅去
暴即以三尺之鋼澆汝頑血誠不為過也彼劍而前龍王色抗長揖而對曰將軍坐何至
於此寡人知過矣如再思斷袖之歡當遺孽身之禍所不應者有如此燭察乃擲劍大笑曰
三編 卷三 十四

吾國謂龍王豪傑必無不斷之事也龍陽君又請為盟誓笑而應之曰以盟為有蓋乎吾恐
口血未乾即有龍戰之事矣盟既如此不知無盟龍王亦解而不欲遂復坐飲相對甚歡直
至雞鳴龍王先解去龍陽君對曰非將將軍神勇此事正未易決也因獻明珠一枚恭堅
辭不受依然乘馬而歸比及舟中天子已睡曰從人皆不知發出見始驕然擊舟之對曰我等
聞公命境及燃之公復偃臥竟未見公他任也黎亦笑而不言詰朝榜帆見一蛟蜿蜒海面
從以小魚約數百且偕首作射狀察知為龍陽君溫言慰之喪失所在黎復位至協鎮徑向
人述其異如此
外史氏曰蛟字從交毛詩以任重為蛟孟氏以龍屬為蛟音雖殊而字形相類則龍陽君之
化蛟也宜矣但無虎豹之威不免蛟龍之關黎將軍保正立解其紛何其家也至以中
山之鏡為南溟之鏡似乎寓言不然蛟龍魚矣何復有滿網者蛟爭妍致短鱗骨之氣耶
死公
臣瑞苑公直省人談吐為地有文士風王公大人極以其簡而惜之然苑公之簡非猶蕭蕭
也苑公家巨富父亦仕至判官苑公之生僻極難識蓋等於會苦山民淨其身以未顯達哉
其父年僅六旬猶無子戚族勸之始納一妾期年生苑公其父甚喜急置乳媪使哺之彼婦

呂姓少童性妖淫其夫之死不可知婦兩歲又舉一男因不見容於姑婦遂歸母家母家又
貧勤之婦又應所私不肯聽乃以其乳售於人意意藉此以自便而不至如再無者受大箱
制也公父不及察竟以千金質其乳約以三週俟子口食而後去婦故語視公亦甚愛惜初
公父雖有少治家廉雖五尺之童周散入中門及見乳短少必且故台異常防閑益密
而性復剛暴婦委小作即行敲僕而餘人可知婦既入樊籠所散者三秋莫見即過一訊而
無從又懼官勢不敢自斷其乳因而由悔生憤憤成怨怨其所哺之兒而後可脫然事
外無如苑公幼即健壯曾無纖微疾病益計密通公父遠出公之嫡母生珠均以時疫病
在牀婦乃得逞陰以生絲一線來兒外時日以加緊兒痛楚啼號人亦莫測其故婦又以體
酒一盞置枕畔乘兒睡時即滿指潛抹其吻兒醉極熱婦人移易其和如是者數日兒之
母病始痊而兒之人道已隨手而墜婦初莫兒死而兒痛則啼啼已復食婦於此不覺智盡
能索矣既而聞公父將歸心更火熾一夕伺兒寢自縊室中比及人知早已救之弗及舉家
震痛幸公父旋返雖未悉其致死之由而驗書邑軍檢驗無傷事遂寢閱數日其妻視兒使
溺急大驚曰子所說者豈女也耶婦室聞而趨視則非女非男在二者之間聞室皆變色聞
之公父乃大威始悟婦死之故重責婦極而兼及其妻妻死亦無知之何惟時時憤涕而已
三編 卷三 十五

此長使為開亦教之誦讀年十二而父字猶學為文及應童子試邑人攻之竟不得考公
乃忿忿來裝入都漸致通顯每言之猶歛歛不已
外史氏曰謂他人母亦莫我兒固以乳為母者乃不第不有其子且并其所有而去之
窮光極怨要之皆淫之一字實為屬淫則必陰陰則必毒吾因以苦天下之為父母者
銀事
政明鼎革時天下遺流氣之悲煙烟地萬旅者多不能歸甲申以條本朝大聖入出海
內承清民始得返其鄉舟鴻雁哀鴻疫集安宅甚感事也溟陽商人李元慶久困于吳楚
間亦將復其邦其妻一寒銜徐舉子即鄉道上重觀山川風日之勝不禁快然薄暮宿某
旅舍主人其鄉人也挽留宿不忍遽別旦起聞市上往來絡繹依然盛世之心益
欣悅立未久聞市人譁曰穢物來矣多奔避唯恐不及李愕然以問主人笑曰行且至子試
視之李因時後俄見一人身無半縷僅以尺幅蔽其私竟體污穢若負塗泥也視之雙面
鬼氣如新道之矣十步之內無不可耐人有不及避者無掩鼻而趨李強忍而觀雙面鬼
一婦人抱乃大曠徐察其容雖不潔其目則灼然如秋水之流其膝則灼然如春風之柳
低鬟微俯仰生姿尚且深心者莫不知為尤物李歸視良久曰此固非常品奈何污辱

至此固不避其微潛匿之女至人家即呼曰銀單來人隨以故器置食委之而與之女子
一小竹筍即傾於其中再詣他處乞約足一人之食返其故道不再復入門戶觀然自和手
羅羅相從女至一廢宅入遂不出李歐識其處後歸及見主人亦不復至至夜始往伺之
聞破壁中有人吟咏音甚嬌細傾聽之則七言律也其詩曰黃金滿地翠蛾向風流
作楚囚吞炭不緣筆未雪又身祇為美堪憂散離泥滓十分流略過輪竿一日歸幸遇安瀾
運淨俗阿誰剖日到清州詩雖不工語甚明麗已而今曰故鄉咫尺似天涯遺棄流芳念
不差玉骨銀甘理真靈翠眉含怨淚荒沙石中白蠟無雙壁樹底羅幃薄命花敢向燈前敢
把臂守宮依舊色如雲李素知書於其音韻清潤不禁雀躍大呼曰刮目者至矣守宮砂可
容一驗乎女聞聲驚起知為日間尾已者乃隔堵牆與語曰君真有心人也下不為俗目所拘能
識妾於污濁之內洵為獨具慧眼者但暮夜之間幽僻之地嫌疑易涉不敢呈露竊自慙
笑曰百體無絲俱防盜濫卿此言無乃矯乎女曰不然妾雖標程人側人實不以人視妾妾
遂不以女自女今者君既知妾妾藉以此相見是人與人相值而無男女之別也妾即衣履
不全猶不敢見君別無禮之若此哉李因語曰然則終已不見乎答曰妾望蒙憐如望歲焉
詎忍交臂而失之妻者見君垂盼知必辱臨故吟拙律以見志君果剖石取玉披沙揀金不

三編 卷三

十六

以汚辱而收之妾請俟於前途永執箕帚君以為何如李大悅曰是子所願也遂叮囑而別
詰朝李起如市潛置女衣一襲袍袴成具歸即束裝主人留之不往匆匆辭去約行半里許
聞叢莽中語曰郎來乎妾固料無爽也必憲率而出李視之泥垢猶舊蕭蕭已少異益喜
其有心乃即擁背取衣與之善女止之曰不可三年積始一旦違君當還我廬山面目矣西
僻有小溪尚可濯濯倩君隨予一住李從之攜手同行絕無惡感女深感其情因自述其顛
末曰妾名銀單隱色歸家女也年甫及笄即以色美聞於人適遇流寇兵起父母深以為憂
遂知不免於包羞將置妾於死地妾悲父母之禍乃跪而言曰賊之所悅者色也兒有幾容
之術使賊不可以近身不愈於舍親而就死乎父母亦不忍予遂聽之妾預備人夫之失及
穢污等物聞賊將船先以皮漆其船斷以垢泥重以復使扶父母出奔亂軍之際白刃
交揮見妾以為狂言一盼嗣是父母失其產又染癩疾常在牀妾以此親往賊營求乞
以養賊既憐妾而從無邪心呼妾曰婦人時以口食與之如是者半歲賊遂而亡之妾自母
去於四方深懷背負因以不更今春母又見背才然隻影愈不敢稍露其形脫非有心如妾
妾亦不欲輕洩李因贊之曰卿固曹娥一流人也但值乘烈將何以堪女曰是亦有故妾少
時適一女尼授以異術日飲冷水半升運氣三刻雖感暑無覺其熱隆冬無感其寒日行風

雪中體常溫人以此目妾為仙而不復押佛賦此之由李弗信試以手撫其腕時當故處
其燥不類無衣乃奇之語次已至溪邊女笑謂李曰曉形將露愧實難集君姑少避三舍李
故弗肯女不得已始躍入溪中沉沒時許方加前洗李從岸旁晚之履濁盡去去亞新露
映清波不覺心醉既而水沫驚駭難離而如漆把注置容不滿而以月美集出水華彩
瑣然李於斯時難免見之喜矣女既浴脫衣不暇登岸李從之甫視顯露其半身笑曰
日標運於市上反不如郎前之可羞也李至水邊感其骨體已現倍覺魂清李
將擁之歡好女堅拒之曰野合非禮君豈不知必相違妄牽懷沙而死不敢從君李乃止以
衣昇之女始著訖曰妾復得為人君之惠也李遂以騎載女而自控以行至夕宿於村舍兩
始定情則猶然處于相偕至家李之妻亂後已不知所往因以女為室尤善居積尤多智
慧相夫立業家以稍豐某縣數日不見銀單疑其仙去猶嗚呼稱異之是真不知濁水之珠
而妄以為延津之劍也
外史氏曰聞說跳梁人民塗炭閉關之破禍尤烈惡覺明末已事不勝勝然女獨有潔身
之智反以不潔為潔抑亦奇矣使當日惡其不潔必以治容為潔其不潔猶可況于惟能
遠處可與守德微污既除依然故我以此視深衣繡玉華服誠婦一旦受美面之辱者其相
與又何啻萬萬耶又曰女子之美當處常時雖尺寸之膚亦不可令人見至於患難則
隨爾老人曰前廷性命所以為親倘遺僕職適以辱之矣女之可貴者以此其可傳者亦
以此

三編 卷三

十七

齊東董文選胡鄒不交而近柳聲色往往游乎康使酒尚熟以致聯柳聲曲中以其世
且豐於饗會得饒頭反畏之無敢怒也一日初冬將飲於妓館聞有胡媼携二女會於前
色藝皆妙適齊之句胡無其匹人因從之如蟻董甚欲差走介召之邀久弗至遂勃然怒不
可遏風氣以待及細至布衣敝裳引其女亦絕無華飾敝服奉饌而慙動神流答妍骨芳早
如彩霞入座矣董不覺降心咸服頓首稱作色以論之媼不答二女從容應對若流鶯之巧
轉董遂無從置喙胡大喜命坐共飲一時妙語嬌歌得未曾有因更為之傾倒散然引酒不
禁醜醜又以事於妓家舉盞之談中一髮觸角血流如注媼早變色而作曰村人不可與
處乃至是耶媼二女去之出戶即飛躍登屋習互無聲而彩雲獨憑於家及董之僕因不
昨舌視董已大吐狼藉倒於席上醉鄉之故態人所習觀惟扶之使用於榻越夕即自歸

乃自此與二女不再見於病知之者莫不咎董無何董與所親鄰姓同赴近郭表馬廟... 意氣甚都忽獲快刺相迎故曰大尹命將有妻相董董雖貧究不免於趨承承語以... 大尹所在答曰在某家園亭公燕役又語同行者曰郭相公非他人請亦借往兩人皆大喜... 從役疾馳若恐不及既至果係色中別墅役請先入裏臥久而始出相延查與郭相公而入... 惡門兩重因見大尹形影即從役亦無一二郭與董皆無拘役使而不答須臾得一妻始曰... 止此相候大尹當自出也遂亦去二人拱候良久絕無跡兆乃就欄檻小憩日將西下持... 履雷鳴董欲去而郭翻留之郭將行而董又止之輾轉昏睡甫聞人聲嘈雜如在左近靜聆... 之笑語嬌婉又若婦人女子始大駭方思趨出忽前役引二人來素衣白冠高與圓街等... 面目猙獰狀如世之所繪無常者大驚而路二人出巨棘繁其項若大羊行不數武有公解... 絕資故雖裙翠袖者幾盈廳窺見董與郭之形狀莫不掩口而笑強視其堂珠箔四圍飾以... 金玉而雕題鏤柱輪馬與馬遂迷惘不知所為又有頂瞻晚高懸紗籠偏懸上大呼曰速... 舉配酒賊來白衣人驅董以前廳中設高座雖然者坐於其上翠冠而錦衣則故市上之媼... 也董亦不甚記憶感感之下僅俯伏聽命繼數其罪曰汝以白丁執侍而妄思倚勢使一... 事拂心早聞尚以青樓中國皆壽命復何堪汝之踐踏耶且因恃勢傷吾堂珠誠為權勢...

三編 卷三

十九

不可以再逢好命郭遂起慮與二女同人奔後知有夙約與與亦不稍留但聞嗚嗚啼... 寒月照樓上既未留魂鬼魂時時啼喚值清離之時無非席之也其苦又難言狀幸而良... 宵易短早已月落星稀見郭自巖樓出笑容可掬曰誤登樂國致君獨享清福念凡人誠... 不免有罪董亦不敢有言默然領出馬猶繫於柳下東之遠返道間始詢郭以見厚之故郭... 猶囑董董叩之倍始肯吐露則董之母女挾後乘車已匝月郭故錯好快邪因以居室... 送之並資其薪水雁不周至繼以是德郭二女亦與之相傳頗有自為之意自繼女道去... 經數旬郭猶思憶不置故是夕獨留郭枕席之間倍極纏綿郭亦以蹤跡詭異究轉語之二... 女皆不諱自言其身實孤適間後兩亦其母之小戲道街耳語已董始驚愕益為愧悔歸至... 家方各分袂董故不欲宣播郭亦秘出他人絕無知者乃自此董之於酒向也觀之若命今... 也媼之若輩益不復入口強飲之酒滴落腹不啻烈燄熾心必臥病經旬危而後安遂不... 敢少為嘗試且於花柳之例足跡不至猶可以面目向人苟一涉其離離則首發眼角自生... 粉墨狀之終不可去人見之皆笑不可仰又必數日始返其故吾而憂情頓減不再復章臺... 咫尺地翻以此得為醇謹之士而人之異之者不免博加詰訪經歷歲月董始為人道之聞... 者又靡不捧腹余聞此事時董年已強任軀貌偉然恆自述其少壯豪華既聞十餘奇... 樓翠館之中久無天運之迹矣

三編 卷三

十九

長白浩歌子者 武林備園老人評

蛇媒

蛇媒者，術也。兒時竊聞先父言：遠東某縣，有一執事人，固不諳風月者。一日驅車，偶過大澤之側，時值夏秋交，草深未茂，忽見雙蛇長尺許，糾纏若結，牢不可開。彼固不知其媒也，戲以長策揮之，蛇即分頭而去。其人亦不為意。蓋此蛇之媒，偶揚其氣，婦忽夜奔，其家自計求合，其人遂納之。事既各散，私為慶幸，而不以為策。故乃婦素持雅操，既歸而清夜自思，惘然曰：我何以為此困憊而泣，頗欲自經，翁姑聞聲，亟極堅叩其由，具以實告。所親有知者曰：此必蛇媒也，偽以他故，假其入竟，既與之，携至家，涕泣於鏡，斷而投諸其。中其人遂叫號，竟夜肢體糜爛而死。婦因食恨亦卒。

外史氏曰：嗚呼！不知而誤用，猶亡其身，况知而故用者哉！故此事先大父詳詳言之，用以戒人，十卜弗敢忘也。慎之慎之，其勿以余為導淫而妄思一試則幸矣。

續五通

五通邪神，聊齋及諸書言之詳矣。近今奉祀者少減，然而舊聞猶有可證者。因並附錄於左。

三編 卷四

故明天順中錢塔氏歲小一，鄙而有力，其堂某氏，雖村女，頗具姿容，蓋且甚稚小。一防閑者，窺人固無能，問鼎即歸，亦未敢自衛。其五一夕夫婦已就寢，忽聞窗外有聲，即有人叱曰：歲小一何物，小人神聖，過而猶然，雖妻酣睡也。小一大驚，六情窺之，紗籠十數對，面薄粉容，中擁一貴人，紫衣而金冠，跨小驪駒，蓋郊中所祀五郎神之二也。抗人素畏此神，小一蹶然起，視婦則已無寐，將呼之，醒同位，禮拜，神忽滿室，止之曰：勿驚，麗人子之來亦正為此。小一性素妖，聞神言，頗不能平，且知近村之婦，多有為神惑者，因奮然不顧，曰：淫鬼耳，何足為神，豈真能加禍於乎哉！俛然復臥。若不知有神者，外又呼之，小一漫應之曰：予已寢矣。神何為者，予婦恐不若他婦之易致也。語未竟，神即呼曰：予固謂渠強，強非可以理化，查汝曹姑待之乃已。其從者行如風雨，疾馳而去。小一始悟婦語之，婦大怖，小一笑曰：予有力如虎，神即能亦無如我何。予勿以為是，明日小一出田間，而心繫其婦，住返數四，婦故無恙也。里人莫知其由，咸戲曰：若今日足趾何物也，豈何搜亦察侍，播種耶。小一作不能言，及昏而歸，與婦謀所以備禦之策，乃以巨石鎮其戶，且守其扉，今婦成，屢而臥，衣袴皆以密線緘之，室中不燃炬，而自荷一鐵屨，以瀉其防，維可謂密已如是者三夕，而夢者無恙，婦亦漸厭其為，唾曰：豈若夢魔，而妄有所見耶。脫令有之，卒以神之威靈，而遂憚此不來者。小一終

不釋然，仍前戒備，夜未深而神來，其來也聲勢遠達於前，惟聞簾箔間有蹣跚之狀，蓋其所履之駒也。小一心知有異，驚起曰：未矣，必不免，婦悚然，毛髮盡立，手足亦無所措。未幾而狂風大作，瓦礫紛飛，突應門者自移，而司閤者自啟矣。一時戶牖洞開，向所為閉，關謝者，又復若開門，謀盜然。小一心亦驚，未立而視，頓忘利器在手，反束手以待之。俄而獨光自外而入，舍枕易故，以紙室中之什物，灑火一空，鐵固不可得而知也。神猶未入，俾者復聞燈火之下，小一自視其婦，則衣之鉅履，查既以不解解之，務之聯緒者，又以不斷斷之，織絹為無葉之花，轉輪非在積之玉，小一於此不禁心灰氣絕。又有頃神始含笑入室，表帶翩翩，非復向之嚴肅，而溫雅過之，顧謂小一曰：若婦誠不易致也，因此曰：卧榻之側，不宜有此舍人，蓋去之，果若有物，徑驅小一行，足不踏塵，發出戶外，而雙扉早閉，然後為小一立傍，際他無所，能惟見青磷，隱隱而已。膽力益怯，足不能移，後聞窗中調笑聲，神既驚，婦默然，神則傲然，移時雲霧斷雨之聲，漸達於外，婦亦不再開口，則其為然情狀可想矣。小一驚魂少定，念氣復激，思以報復之，而茫無善策，幸燭火盡息，妖物稍遠，因謀所以同謀者，而鄰比皆實，果此神惟左側一老教授，頗饒於膽，且居恒時談五通，或可借箸於彼，然不敢由門出，懼為神知，遂踰垣而祝之，遺稿未寤，故關而入，方了然一身坐於短榻下，整理殘編，見其

突如，不禁詫異，起而詢之，小一喃喃以告，且言其詳。教授色然怒曰：以神而行，德其若人，何予固惡之久矣，請與予偕往，為子面叱而退之。小一猶疑未信，教授據榻成，欲行曰：予勿慮，不從則打之，諒渠亦無能相抗。小一不得已，遂偕來，仍時趨而過，甫及戶側，已聞室中神語曰：此老至，吾當謹避之。不然，血食骨不得享矣。教授聞言大呼曰：二郎速出，見我汝亦入，頭驚喘者，顧內寂然，外史厲聲相召，良久神始退，迺自出，前於教授前，若請罪者。小一心異之，以為何倍我而恭彼也。教授數之曰：汝為一方保隲，而擅污鄉民之妻，恬勢宣淫，無所忌憚，豈謂我筆刀不利耶。予將上訴九闕，下控十地，使汝尊榮不享，廟貌無存，除神籍而落鬼道，汝謂我能否。神不敢辯，頓首至地，唯唯而已。教授又曰：不重誓必將復逐，予無杖可以叩牒，汝此復疑，神以示威，可也。神又伏地乞免，教授不從，打之數十，神亦不敢拒，僅新痛而無片言。教授杖之，謂之曰：念汝居位，稍從輕刑，此亦周官議賞之典也。可速去，再犯當不宥。神又唯唯，忽遂不見。小一究不解其故，請於教授，教授曰：此非子所能知也。渠豈畏我老書生，畏我浩然之氣耳。予可入視，事非傳已，發覺，仍宜如前，毋以一言而棄去。神予亦行矣。遂去。小一入室，諸物又皆珠還，惟婦白身，僵臥，形狀如死，以湯灌之，始覺。展起，視地下泥皮，盈地，即神所安杖處也。住謝教授，教授曰：師於味，即未製成，行我輩復至。

三編 卷四

不釋然，仍前戒備，夜未深而神來，其來也聲勢遠達於前，惟聞簾箔間有蹣跚之狀，蓋其所履之駒也。小一心知有異，驚起曰：未矣，必不免，婦悚然，毛髮盡立，手足亦無所措。未幾而狂風大作，瓦礫紛飛，突應門者自移，而司閤者自啟矣。一時戶牖洞開，向所為閉，關謝者，又復若開門，謀盜然。小一心亦驚，未立而視，頓忘利器在手，反束手以待之。俄而獨光自外而入，舍枕易故，以紙室中之什物，灑火一空，鐵固不可得而知也。神猶未入，俾者復聞燈火之下，小一自視其婦，則衣之鉅履，查既以不解解之，務之聯緒者，又以不斷斷之，織絹為無葉之花，轉輪非在積之玉，小一於此不禁心灰氣絕。又有頃神始含笑入室，表帶翩翩，非復向之嚴肅，而溫雅過之，顧謂小一曰：若婦誠不易致也，因此曰：卧榻之側，不宜有此舍人，蓋去之，果若有物，徑驅小一行，足不踏塵，發出戶外，而雙扉早閉，然後為小一立傍，際他無所，能惟見青磷，隱隱而已。膽力益怯，足不能移，後聞窗中調笑聲，神既驚，婦默然，神則傲然，移時雲霧斷雨之聲，漸達於外，婦亦不再開口，則其為然情狀可想矣。小一驚魂少定，念氣復激，思以報復之，而茫無善策，幸燭火盡息，妖物稍遠，因謀所以同謀者，而鄰比皆實，果此神惟左側一老教授，頗饒於膽，且居恒時談五通，或可借箸於彼，然不敢由門出，懼為神知，遂踰垣而祝之，遺稿未寤，故關而入，方了然一身坐於短榻下，整理殘編，見其

香齋未得寤實不知其為佳小一葉既疑其為仙復慮五通祠私入視之其次坐者自腰以下顏色凋落數片餘俱如舊

外史氏曰小一壯夫且素以力聞而究不氣餒於神使當時會徒以擊未必遂為所汚何其晚事而懼也及觀教授孤正言其身也夫矣於此見勇法實由於善而老壯者與焉第傳者欲神其事故言教授何大人之行其實可以無庸獨惜善者不足亦恐遂復有罹其荼毒者

又

康熙初年吳縣一民婦姜而將議所適猶未得其人也其叔知嫂有異志以幼姪非其所出携之他徙婦獨居負郭一小時執爨改醮之謀益坐一日歸寧其母家實欲速歸其事留婦守家嗚嗚獨任以相距不過里許故也路經五通祠時為淫雨傾地神像亦都破壞里中方鳩工尚未營造婦適以事關半室將入而倚馬及甫及門見一丐者敝衣藍屨且眇而跛一足自內出相視而笑意頗涉邪婦遂不敢入疾趨徑過行數武聞丐鼓掌曰美哉人也婦大恚擬欲反營而底已隻身慮恐自去至家語其諸兄使往覓之將能以老拳則已不見婦居母家二日心繫其度及暮復歸諸兄以履忙婦遂仍獨行重過其地則丐已竟

三編卷四

三

在且不止於此其數有五幸皆鴛衣百結之徒婦大恚苦無歧路可避又自恃白晝無敢誰何不得已趨而過之迨及其前丐者皆背脫不捨大有輕薄之色婦益怒幸猶未措其手足祇以唇舌相嘲笑亦聽之而已歸至家門天已昏晦婦已見戲於前丐者亦舒命小婢聞戶早寢乃婦方假寐恍聞牀頭似有人聚語者一人曰我輩衣服不備恐見笑於玉人請俟之他日又一人曰深恐嫁爾出倘更有夫未識道里遠近盍攜之於未嫁之先謀固無能再嫁眾似曰善其音微細哉可辨議婦察其非人心大驚俄而聲且孔揚歡呼曰今夕姑過大兄弟輩以為為序自此美人之良宵不慮虛度矣語訖如有飛車一破窗而去婦心竊動按肢體俱軟坐呼婢則已深入黑甜強起燃燭室中聞其無人自以為夢境或心虛所致耳因更整衣而則眠席未煖早入睡鄉夢寐中頓覺下體有異覺而視之獨獨未覺向人眇而跛者已解然舉手其上婦大恚自視其身不第一絲不聖且百體俱顛益胸臆無以自容旋聞丐者附耳語曰子實本境之福神也昨於祠前觀卿玉貌不覺傾倒願假一夕之歡卿其母拒婦疑而未信然竊窺門窗實無所故始決其為五通已而念垢污可惡倘五者迭來則身同傳舍將何以堪若能以計制之退其一餘者或不復逞第鮮良圖庸能免婦正行想聞神又伏杖揖街極其狀且其其俾始聞不能當意後人言仙神皆擅術物難此

神淫邪不期所以試之不成依傳一笑諫不至遂獲其志也通小婢大於初至巷紅樓處因就寢見其納污務厥嘗想呵之猶未違移志正可備不時之需乃於暗中索得之腥膻汚手心暗毒神方唯啜交歡不暇瞻顧即舉而真諸其厥神果暴怒連呼曰何惡作劇便將過去婦念極不復慮慮思以重誓之極力以誠指深入其眼為珠值手而出竟不見血而彼目亦眇神乃力攔而奔出門如仆地喘喘不能起婦白身自起以獨燈之則一土木偶人即祠中所塑之大即神而神像猶殘宜其夜復不整也返視榻間眼目猶在究如彈雀之心亦迴殊人之眸亦婦因大快復其夜睡呼婦起登其所分佈床第而後就枕心究揚揚不寤深思遠慮惟懼神之相響忽自悔曰此殆予負夫子之報也棄幼子而從團妻皆慈心所致故神得以乘之世豈有堅貞之婦而見棄於邪鬼者乎於是矢志不嫁頻易初心語朝使婢召其叔并其諸兄眾至見像威大駭詢之婦蓋其汚穢極其大概且告之悔誓以靡他眾俱服其智更重其詭乃流召鄉人并像入祠里中亦怒神之淫蕩毀善像以其地為王叔之祠惟婦猶懼神未以清水清其穢汚如紅泉赤流貯於溺器以備不虞而神竟絕跡後里人於祠側昏夜聞人相與語曰絕于祭饗良可恨但渠家近有義神相護祐將不克復報此仇矣奈何里人驚視之則無所見婦年八十乃終為婦時猶命以月水置棺中蓋其戒心猶未忘云

外史氏曰神何能為人靈之則靈矣神固因人而靈者也第婦欲改節而神即至婦一笑志而神不來善矣哉節義之重也不然以神之五豈不嚴婦之一安在費不潔遂足以保全西子也可怪者神依於像無此像即無此神人亦莫為設此像反令神得志哉余故曰神何能為其靈者是皆人實靈之也

三編卷四

四

玉洞珠璣
閩人杜景任壯而任佛嘗獨處一室不與妻子俱嚴戒葷酒日惟淡飯一盂而已或獲旨力爭終莫之聽持壽三年自謂道可以成將不日拔宅上升雖雞犬亦同登極樂於是諱屬家人皆沐浴以待歲運天諾之杜跌坐至暮目不交睫倦極而少寐夢至一洞天中有魚尾冠者數人見杜至即歡然起迎曰來矣吾嘗待之亦甚苦因延之坐授以一求書使自披閱視其頭則玉洞珠璣也杜覽之開卷第一義即曰不生亦不滅何以生給題自有理強漢與天爭謂空即色空何以是色色即空何以是空當夫色空後形然無此形如幻如泡如露如雲不久留于世上何以長住於山中翻覆數百言皆闡釋教之理杜素厭聞此言一覽即擲之曰此邪說也若輩必非箇中人改言之絀線如此即起辭欲行眾笑曰箇中人至矣何遠別也言未已而麗人年可十七八明眸皓齒錦衣綉裳自外入笑語承迎曰妾來

為君解此經明不少待便就柱並坐以素態儂倚妖臉假貼兼以纖指把柱腕相與翻閱一
肌膚骨節欲冰而剖析言之口脂之芬咫尺飛越杜神魂索馳愈在女而不任且因愛
生憐憫焉恐佛其意女遂去因唯唯於口莫敢出一詞忽聞眾大然曰心未死灰那得成
佛自經中出火光燦手一覺始知其幾坐呼妻閉戶同窺人皆莫測至旦始言其故聞者
皆笑自是飲食男女一仍其舊今且有子數人每言及佛則赧然不答

外史氏曰心未死灰佛便難成一旦入紛華而廢由其脚跟不牢耳雖然為社之室者必
應此一番修也不至長壽及世徒為佛座之遺夢之有益於人免若此

前那有薛端者欲借之士也家貧好友而苦無其資因書數語於壁曰淡交無酒酒須留我
之貧深語惟茶亦知君之饑果腹而求朽腹而去固無妨也麥飯一盂湯一瓊為教焉
焉如是云云人恆誦而笑之然其人絕風雅結紳大夫咸樂交之以故其門如市未嘗以貧
而減也一日行于郊天寒雪寒見枯莽中有物毛蒼黃伏而不動視之乃一狐為獵者所中
流血殷然垂斃矣薛忽自念曰聞狐能致富是以供人之求蓋損之歸倘能活即使使我
中軍然無酒予竟直前裏以綿袍且祝曰予非貪肉腹皮利子之有者可無懼俾結之以概

發前與單

三編 卷四

五

歸其家人見而問之亦笑而不答時薛已夫偶室無二人置孤于傾無之猶溫坐覆之以絮
暖其滿適有鸞託言雪中失足乞得活血藥一乃至所而灌之孤微轉側似有生氣薛大
喜明燈相俟以觀其變夜將半神思少疲乃甫一交睫孤忽化為麗人素面無恙衣室楚
方將離席欲下矣薛故無所驚說已而聞孤笑曰妾係鄰女也君何致我于此得無為穴隙
行耶薛始駭然曰滿雖不仁免予于厄何子誣我之甚也孤又笑曰妾名阿玉與君同里君
自不相識耳偶出嬉游誤中流矢旁竄十數里幸免獲盧之口然非道力不能也蒙君拯救
恩戴二天竊思待巾房帷以報厚德故出此言以相戲君慎毋惡薛又愕然曰聞孤盡人必
死卿之此舉乃仿中山狼欲飽予之一膾乎阿玉頓首曰因曰孤豈惡不分而必欲徇
人為利者且君實有所為幸得與聞薛遂欣然曰予生平最喜交遊而因貧莫能治與佳佳
劇談至暮使君忍飢而歸心甚然卿能為我乎此德是即所以報德矣阿玉乃大笑曰當
是則中饋之職尤為妾所宜司也但思囊空乏得顧然婚嫁然後君有庇廕之名妾與
酒食之議當得盡如君意至於余之同與否其權在君妾亦不敢相強薛益大悅即與之
謀阿玉曰君可揚言於眾言聘某付女假人儀與親往迎妾至彼妾自有家第見紅燈懸戶
者即是也背刺劉其妾不能久留君不使妾憂願速為之是妾言已忽不見薛信此語果

如所放而行飯言於知交曰僕已克聚盧之勝特以括括不克成禮諸君益助我亦東聞而
有款以為難家季女行將不先於斯斷斷皆笑而許之至期薛以一與一馬前迎親從者盡
豪華踴躍爭先將以現其岳家為何等乃薛憶應燈之約日始出都城豪華似以為甚通
之曲折十餘里不心薛亦默然既而得其門閉閣高天懸彩龍數對表裏洞亦儼然巨家未
幾僕僮歡迎親賓延接華衣威服人亦其夥豪華備極其富麗遂不敢相親
其家肆筵於庭從人亦承厚款且因魚鱗已下留婚歡飲五鼓新婦始登與薛導之平明借
入邑門及至已家賀者早已駢集阿玉徐乘徑入室內袖中千金與薛曰以此攝攝從賓客
辱臨統俟酬諸吳日薛喜出而依分之豪僕僕歡欣而去薛又謝客曰覽亦車車愧天吉筵
俟新婦少語美湯當有以報僕未敢懸定也賓亦含笑而散薛入與阿玉晤言見其貌愈妖
艷而刑釵練裙裝束未若貧家同詢曰視卿之容當非淡泊者其中亦有術乎阿玉笑曰
君真慧人也妾輩處穴處棲馬能輪與如人特為君少種靈疑故作此狡獪耳薛又詰曰然
則胡為子易裝答曰居君之室自當以儉約示人距可任妻之意耶因亦詰薛曰君今者對
妾果無燕婉之思而祇為代庖之計乎薛不覺大笑曰情不自制亦思兩兼之矣阿玉鼓掌
曰妾固知君猶然做惺惺耳於是沽酒交杯歡然笑語至夕阿玉語薛曰衣飾可以從儉金

傳不得不豐勿使人笑貧家夫婦僅能藉草為歡也遂出戶外俱臥與數事入皆以錦綺為
之鋪設一新且極華與始與薛解衣就枕村舍之僻固猶處于馬蹄其背刺劉宛然因笑
曰非子則卿真几上肉矣阿玉亦笑曰非子則卿非涸轍魚耶相與吃被底嬉笑不絕三
朝大酬賀客阿玉為治庖凡十數筵靡不豐盛人因疑薛得婚於富家然而行矣天仍以
諸家滅獲代之內室障以布幔外設一几至則有核早陳於上應如裕如從無立安者咸以
為真自是阿玉以真態相其夫客至飯留飲飲而復飯斗酒八簋無不出坐立解亦因
知所自來顧而樂之其心乃暢但阿玉深慮入缺每晨必洗卸兒為市魚肉少許其餘珍饈
乘皆取諸室中雖座上客滿無不醉飽而去一夕薛與客飲忽忽魚登入而謀之於婦阿玉
笑曰此時何能得幸妾預備於井中君須自往釣之因投薛以短竿上亦懸丈尺之綸薛故
笑而弗信強垂其釣引之甚重盡力而致之登欄判有聲則一亦懸長三尺巨口細鱗狀如
松江之鱸目猶疑問也持歸庖廚有頃即呼曰魚真矣取以饗客莫不稱美薛亦驚其奇
如是者有日薛既好客一時名士又喜與之約交因而客至益夥薛之名譽遂益彰即薛之
樂業亦益進故而登徒傍從又捷南宮皆阿玉治庖之力也薛無他眷屬僕之部中將校
烹餅去曰君之大德已酬妾之事畢矣請放吳歸山谷再終本真不然綠練紅塵日以汨沒

發前與單

三編 卷四

六

如所放而行飯言於知交曰僕已克聚盧之勝特以括括不克成禮諸君益助我亦東聞而
有款以為難家季女行將不先於斯斷斷皆笑而許之至期薛以一與一馬前迎親從者盡
豪華踴躍爭先將以現其岳家為何等乃薛憶應燈之約日始出都城豪華似以為甚通
之曲折十餘里不心薛亦默然既而得其門閉閣高天懸彩龍數對表裏洞亦儼然巨家未
幾僕僮歡迎親賓延接華衣威服人亦其夥豪華備極其富麗遂不敢相親
其家肆筵於庭從人亦承厚款且因魚鱗已下留婚歡飲五鼓新婦始登與薛導之平明借
入邑門及至已家賀者早已駢集阿玉徐乘徑入室內袖中千金與薛曰以此攝攝從賓客
辱臨統俟酬諸吳日薛喜出而依分之豪僕僕歡欣而去薛又謝客曰覽亦車車愧天吉筵
俟新婦少語美湯當有以報僕未敢懸定也賓亦含笑而散薛入與阿玉晤言見其貌愈妖
艷而刑釵練裙裝束未若貧家同詢曰視卿之容當非淡泊者其中亦有術乎阿玉笑曰
君真慧人也妾輩處穴處棲馬能輪與如人特為君少種靈疑故作此狡獪耳薛又詰曰然
則胡為子易裝答曰居君之室自當以儉約示人距可任妻之意耶因亦詰薛曰君今者對
妾果無燕婉之思而祇為代庖之計乎薛不覺大笑曰情不自制亦思兩兼之矣阿玉鼓掌
曰妾固知君猶然做惺惺耳於是沽酒交杯歡然笑語至夕阿玉語薛曰衣飾可以從儉金

行將與草木同腐。豈能尚有所為哉。雖聞其去。乃大驚。挽之曰。翁卿得有今日。正思報我。惜
何卿言別之速也。何王堅執弗留。薛強之。忽言有病。至暮。奄然逝矣。其面目固依然也。
薛大海。遂具衣衾。至夜。忽失其屍。家人皆駭。惟薛知其故。具棺柩。納衣復於中。以禮殯。其同
人聞其空。咸來詰問。薛始述其來道之。

外史氏曰。四公子致客數千。以其富也。其貧無立錫者。可以擊。一二。乃竟致之。且
多以致之。享樂名。厚。實。黃。騰。達。骨。根。於。此。非。其。一。念。之。慈。祥。井。其。無。窮。之。痴。想。有
以作其基耶。阿玉之履。窈自是妙人。若徒羨其。則猶是口腹之輩。而非深知阿玉
者矣。

關蝶蜂

促織之戲。肇自宋明。沿及近世。以來。遂流為賭具。日出為市。好事者多從之。錢。合。關。恆。至
數十。不止。鄙人有楊姓者。專其利。十餘。發。矣。生子。頗。聰。慧。且。秀。美。楊。故。習。於。市。井。不。使
讀書。日。惟。博。皆。從。已。藉。因。而。贏。之。材。力。贏。之。性。情。靡。不。知。耳。濡。而。目。染。童。而。習。之。較。乃。父。為。尤
勝。焉。年。約。冠。適。有。官。於。杭。者。亦。好。此。戲。以。楊。之。豪。贏。有。法。募。令。從。行。楊。以。老。解。遂。令。其。子
從。之。往。信。杭。年。餘。楊。子。無。化。技。能。所。獲。無。幾。頗。失。所。望。一日。聞。淨。慈。靈。隱。寺。處。所。產。願。佳。乃

三編 卷四

二編 卷四

七

白於主。心。往。竟。之。從。以。二。樓。携。單。持。筒。蹤。跡。於。茂。林。芳。草。間。近。無。所。得。薄。暮。將。歸。履。步。於。白
沙。堤。上。忽。見。一。肩。輿。後。有。二。婢。從。之。其。行。如。駭。及。至。楊。子。前。輿。中。人。突。以。素。手。牽。其。樓。小。語
曰。蟲。伯。樂。竟。在。此。耶。楊。子。故。笑。解。其。語。然。脫。之。微。波。橫。瀾。稍。臉。半。呈。迎。非。目。中。所。曾。見。香。神
魂。頓。失。豈。然。木。立。輿。早。疾。馳。而。過。乃。行。未。數。武。一。婢。忽。折。身。旋。返。迎。而。語。曰。清。波。門。外。爾。家
娘。蓄。有。佳。蟲。願。健。關。請。往。一。觀。楊。子。會。其。意。遂。給。二。樓。曰。汝。等。且。歸。輩。曰。渠。處。蟲。果。佳。吾。嘗
售。以。報。命。雖。不。敢。撓。竟。自。去。楊。子。從。婢。行。因。詰。其。家。官。問。答。曰。主。人。亦。大。好。官。歿。已。多。年。矣。
無。何。抵。其。處。天。已。嚮。曉。楊。子。視。之。高。門。華。屋。雖。不。甚。修。飾。而。寬。廣。異常。闔。者。數。人。皆。圓。帽。青
衣。絕。不。期。時。世。裝。見。婢。亦。莫。不。片。語。揚。子。心。頗。駭。異。不。得。已。而。隨。婢。入。至。於。庭。除。婢。未。及。果
應。其人。早。降。輿。而。出。命。婢。肅。實。全身。已。露。則。烟。鬟。雲。鬢。霞。臉。蛾。眉。年。僅。二。旬。餘。綽。約。人。也。楊
子。目。為。人。假。觀。此。始。蘇。不。免。驚。愕。乃。直。前。半。跪。婦。嬈。之。微笑。止。之。曰。勿。作。此。態。子。有。絕。技。奈
何。以。所。養。自。卑。遂。致。被。過。之。人。楊。子。幾。搭。身。無。處。覓。然而。行。履。後。高。屋。五。楹。花。竹。繞。砌。道。闌
嚮。要。之。聲。清。如。曼。玉。即。所。蓄。之。蟋。蟀。馬。僕。未。及。塔。相。屨。高。挑。又有。美。婢。四。八。閑。然。出。迎。婦。延
楊。子。入。室。處。以。畫。席。楊。子。更。踞。躡。不。安。婦。因。謂。曰。聞。子。之。於。促。織。頗。得。家。傳。且。自。來。自。帝。都。
見。聞。應。廣。政。持。在。米。與。于。戲。消。此。永。夜。言。未。已。偏。室。皆。燃。巨。燭。輝。煌。如。畫。楊。子。竊。竊。四。壁。皆

以。文。枋。為。架。異。錦。裝。滿。上。列。細。泥。陶。器。數。百。與。製。絕。精。工。皆。蟲。也。婦。一。頤。指。待。婢。即。把。紅。籠
於。地。上。設。錦。組。置。開。盆。以。瓦。為。竇。而。范。金。於。外。刻。纏。羅。文。更。極。匠。巧。婦。先。起。語。楊。子。曰。子。之
於。蟲。不。第。鳴。之。而。通。其。意。當。必。聆。之。而。識。其。林。架。上。物。唯。子。自。擇。子。亦。以。一。蟲。當。之。姑。先。嘗
試。可。乎。楊。子。欣。然。從。之。於是。婢。執。燭。導。以。行。盆。盈。子。架。皆。嵌。小。牙。牌。鑿。銀。為。字。楊。子。故。不
識。之。無。疑。即。蟲。之。名。號。馬。斯。時。采。色。炫。目。爾。爾。驚。心。楊。子。即。善。於。品。題。亦。無。能。月。日。流。覽。數
四。問。知。所。從。遂。留。然。指。一。盆。曰。得。此。足。矣。婦。微。哂。亦。命。婢。取。其。一。借。返。中。庭。兩人。席。地。坐。明
炬。燈。燭。又。進。金。絲。罩。玉。筒。請。物。楊。故。登。見。蟲。早已。氣。沮。及。闖。婦。之。蟲。三。躍。揚。之。蟲。果。已。披
靡。婦。與。婢。皆。發。掌。爾。然。盆。空。楊。子。少。年。負。氣。起。請。再。易。一。蟲。婦。亦。笑。而。取。之。楊。子。乃。自。任。物
色。得。之。於。西北。隅。鼻。息。良。久。側。耳。傾。聽。大喜。自。捧。之。米。及。獨。下。故。視。之。銳。索。勁。足。鐵。背。金。頭
昂。昂。然。真。英。物。也。婦。一。語。觀。即。掩。其。盆。曰。此。非。凡。貨。不。可。以。空。言。關。願。以。一。物。為。米。楊。子。慨
然。請。命。婦。曰。子。蟲。若。負。當。以。盆。罩。贈。子。無。所。吝。子。蟲。若。負。其。如。之。何。楊。子。頓。悟。已。實。整。身。無
所。攜。遂。不。敢。答。旁。一。婢。笑。曰。昔。主。君。與。娘。子。較。娘。子。負。即。得。常。免。今。反。其。道。而。用。之。楊。子。之
身。豈。其。一。無。所。有。乎。婦。聞。言。面。頰。而。意。似。首。肯。楊。子。亦。解。其。指。心。竊。喜。即。起。曰。敬。諾。遂。復。關
甫。入。盆。中。新。蟲。鼓。一。鳴。故。蟲。早。趨。足。而。危。楊。子。亦。大。笑。輒。取。盆。罩。以。自。與。婦。曰。技。豈。兒

三編 卷四

二編 卷四

八

唯。利。是。視。何。竟。如。此。汝。既。轉。負。為。勝。子。當。大。賜。請。復。語。次。日。晚。令。別。取。一。蟲。來。至。關。於。盆
障。屬。良。久。相。持。不。下。婦。乃。頓。更。莊。態。始。而。掠。管。支。頰。指。顧。笑。語。繼。乃。轉。身。移。坐。媚。態。愈。呈。欲
以。臻。首。枕。楊。子。之。膝。從。以。未。美。無。楊。子。之。腕。楊。子。憐。憐。已。憐。遂。不。暇。視。蟲。未。幾。聞。婢。聲。曰
楊。蟲。北。矣。楊。子。視。馬。蟲。果。出。於。盆。外。則。婢。之。語。者。乘。其。意。之。不。在。意。以。纖。手。出。之。而。楊。實。未
及。知。也。眾。因。詰。曰。天。緣。可。卜。蟲。實。良。婢。楊。子。固。無。解。懷。子。亦。幸。毋。因。辭。解。不。言。手。撫。裙。帶。而
首。之。枕。楊。如。欲。婢。遂。不。再。言。虫。微。關。具。從。婦。起。擁。之。以。行。至。側。房。有。外。室。食。得。畢。華。楊。子。與
婦。解。衣。就。枕。乃。以。燭。去。婦。既。柔。榻。而。枕。席。之。情。又。倍。加。恣。肆。楊。子。遂。傾。倒。於。情。中。白。以。為
不。世。之。遇。矣。德。極。方。賦。實。婢。復。至。欲。曰。明星。煌。煌。固。難。伴。畫。作。夜。也。婦。乃。揚。揚。子。起。垂。淚。訣
別。曰。一夕。新。歡。三生。深。幸。但。妾。非。生。人。實。故。宋。平。章。貴。以。道。之。寵。姬。也。生。時。以。色。專。奉。梁
好。聞。愁。蟬。妾。亦。亦。以。此。逢。迎。之。幸。先。乎。章。而。故。遂。并。戲。具。納。之。寔。家。昨。見。子。風。流。不。可。不。愛
辭。心。因。借。秋。蟲。復。沾。春色。誰。不。敢。久。留。吾。子。謹。將。盆。罩。二。葉。步。送。歡。幸。勿。得。損。為。誓。言。此
瓶。以。相。贈。仍。命。婢。導。之。以。出。楊。子。雖。不。通。文。然。知。身。在。鬼。域。不。勝。戰。慄。甫。出。門。略。一。迴。顧。則
荒。墳。三。尺。屋。宇。杳。然。益。股。栗。不。能。舉。趾。踉。蹌。而。前。幸。逢。履。時。的。半。日。始。返。本。署。乃。主人。得。據
回。報。既。已。憶。疑。及。前。之。又。都。頗。疑。遂。安。楊。子。無。以。自。明。始。出。盆。罩。以。獻。主人。而。呼。之。上。色。鮮。紅

果非今世物方釋致。告數日。楊子志河魚之疾。彌留匝月。且人慮。馬昇以百金命僕。遺之。止上其物。遂留於越。余在錢塘。曾見之。於某巨家。則已珍為玩器矣。

外史氏曰。蟻蜂微物。以似道之。軒輊何者。好如此。及聞是氣。乃悟。記云。似道在平。聞堂。與姬妾為。戲。亦明皇。幸之遺。為。色。荒之所。致。獨。惜。楊子不。且。賭。落。於。鬼。語。不。克。詳。詢。其。使。慨。然。竊。此。一。班。亦。可。助。風。流。之。談。柄。而。膾。炙。人。口。已。

狐判官

新城杜信少時習刀筆。為縣吏。宿於公廨。每值雨夜。即有美女來與共寢。處之不能久而。庭。庭。一。日。昏。然。如。死。夢。至。一。衙。署。絕。類。縣。治。謁。觀。之。則。邑。中。之。城。隍。祠。也。出入皆公僕。亦多。熱。識。但。忽。忽。不。憶。其。姓。字。雖。見。一。老。吏。佻。儻。短。小。鬚。髮。皓。然。乃。其。同。案。某。以。老。疾。而。卒。殺。猶。未。久。頗。能。識。之。因。就。而。詰。詢。老。吏。曰。若。正。少。壯。何。由。而。來。此。杜。以。情。告。老。吏。曰。此。狐。判。官。之。所。司。也。查。在。謁。之。也。引。杜。就。來。廨。見。一。人。鬚。毛。如。蟬。形。狀。醜。陋。老。吏。代。曰。其。由。且。為。之。變。類。判。似。有。難。色。老。吏。又。曰。人。鬼。雖。殊。實。同。森。森。况。索。賄。是。司。彼。此。均。屬。吏。道。君。可。不。念。乎。判。無。以。解。乃。引。杜。入。室。觀。檢。簿。籍。甫。一。日。即。慨。然。曰。予。以。少。年。色。狂。思。汚。一。蟬。蟬。狐。因。抵。陳。而。求。病。難。可。為。但。孤。無。能。力。能。可。奈。何。杜。自。揣。並。無。是。事。遂。力。爭。之。判。遂。解。其。獄。則。大。喜。曰。公。前。其。羊。

三編 卷四

九

某月日。杜時見鄭婦王氏。心竊念曰。渠夫新卒。倘。而。獲。之。為。歡。可。期。矣。杜。始。然。判。因。曰。斯。時。予。幸。以。差。出。遂。寤。此。念。不。然。禍。且。不。止。於。此。今。受。某。兄。重。託。更。念。道。之。相。同。當。為。召。孤。以。禮。責。之。或。可。免。於。是。以。片。紙。書。數。字。額。置。中。一。人。曰。連。子。東。城。破。廟。孤。奉。持。帖。去。有。頃。果。見。一。狐。大。於。犬。餘。徐。而。來。判。引。之。與。語。孤。似。無。不。判。判。度。之。使。退。復。語。杜。曰。孤。固。無。禮。宜。以。法。懲。然。妖。由。人。興。幸。子。廣。有。餘。算。今。歸。正。心。以。法。之。且。延。醫。治。療。疾。尚。可。至。於。意。念。之。惡。尤。所。統。統。宜。慎。也。老。吏。亦。以。此。相。囑。相。送。出。署。未。及。半。途。而。窺。則。家。人。將。歸。踰。矣。自。此。杜。以。義。理。自。問。又。延。某。名。醫。投。以。妙。劑。疾。果。愈。復。值。獨。宿。孤。輒。來。與。之。調。笑。備。極。款。洽。漸。且。以。白。身。雖。就。杜。惟。誦。妖。由。人。興。一。語。不。為。少。動。數。夕。孤。亦。漸。厭。因。自。語。曰。三。日。不。見。非。復。吳。下。何。家。遂。去。不。復。來。杜。又。乘。吏。讀。書。以。明。體。入。泮。迄。今。善。行。邑。中。猶。推。宿。儒。云。

鍾原

外史氏曰。意念之惡人所未知。以致受譴尤重。古人言之屢矣。人不能無意。意不免妄。念。詎。知。孤。之。向。之。且。將。庚。間。竊。發。乎。旨。孤。判。之。言。不。必。懲。孤。惟。期。正。已。非。明。於。聖。賢。之。道。者。不。克。練。此。冥。司。據。遣。吏。檢。所。得。皆。正。人。如。老。吏。之。侃。侃。已。可。想。見。况。陳。明。正。直。如。孤。判。者。詎。可。以。鬚。毛。如。蟬。而。少。之。哉。

宋政家太守。公明之循吏也。有二客。是。為。長。曰。鍾。原。次。曰。鍾。原。擊。訂。術。格。人。因。以。大。小。鍾。別。之。方。公。為。某。縣。令。大。鍾。即。從。公。及。公。歷。任。丞。牧。小。鍾。適。來。省。兄。見。其。辭。讓。亦。留。之。公。任。之。如。左。右。手。兩。人。事。公。以。忠。侍。人。以。禮。也。直。不。行。於。冷。面。關。說。美。移。其。剛。腸。公。雖。未。以。香。價。待。之。而。置。腹。推。心。不。嘗。骨。肉。僚。友。咸。慶。公。得。人。時。郡。中。有。疑。獄。久。而。不。決。公。將。揭。案。而。不。忍。因。讓。之。於。大。鍾。曰。士。人。攻。苦。十。年。始。克。出。宰。百。里。某。令。非。無。才。者。但。事。實。難。曉。會。毋。難。明。請。公。予。兩。旬。日。限。或。可。以。白。公。知。其。使。且。才。笑。而。許。之。大。鍾。故。多。疑。慮。人。藏。之。乃。截。髮。後。履。衣。故。夜。果。昏。出。變。姓。名。為。人。備。未。及。期。果。得。其。奸。賊。蓋。邑。有。豪。家。習。強。橫。以。其。居。近。清。溪。託。言。鑿。池。引。水。入。園。凡。奴。僕。及。佃。人。有。不。適。意。者。輒。生。而。納。之。溝。中。既。覺。而。後。棄。之。溝。內。急。流。迅。下。瞬。息。數。十。里。人。因。莫。測。其。致。死。之。由。斃。者。且。不。一。人。矣。一。日。主。私。美。婢。主。妻。見。而。怒。乘。孟。外。出。隨。之。無。算。亦。如。其。法。海。堯。之。遺。復。諸。清。流。邑。人。見。免。投。首。於。郭。宰。驗。之。有。傷。無。敢。判。為。自。斃。且。係。外。鄉。人。絕。無。免。疑。因。榜。於。通。衢。而。行。路。皆。知。於。是。前。所。受。害。諸。家。咸。疑。死。者。之。不。明。竟。赴。愬。起。又。不知。辨。出。豪。家。真。賊。指。為。怨。府。豪。益。自。得。所。為。愈。肆。而。獄。更。經。年。不。結。幸。大。鍾。見。及。於。此。出。署。即。投。豪。家。以。金。賂。其。左。右。為。之。先。容。使。為。真。除。之。幾。服。與。豪。家。童。兒。戲。謔。之。使。言。遂。如。屏。燭。並。應。辨。之。姓。氏。由。於。道。歸。告。公。公。以。地。事。命。使。馳。召。辨。家。既。至。躬。親。聽。

三編 卷四

十

訟。辨。之。冤。雲。宋。之。死。遂。可。類。推。索。因。盡。伏。其。罪。案。定。公。以。功。歸。宰。宰。得。無。患。深。感。大。鍾。之。德。龍。以。百。金。義。不受。乃。自。大。鍾。以此。案。外。出。小。鍾。代。記。其。事。署。中。人。深。嫉。其。寵。思。以。中。傷。遂。偽。為。私。書。遺。陳。公。許。有。重。賂。乘。公。將。出。遠。然。投。之。於。小。鍾。蓋。真。公。見。而。訊。之。使。之。無。從。置。喙。也。詎。小。鍾。少。年。持。重。見。公。出。輒。以。獻。之。公。果。一。覽。而。笑。曰。此。邱。之。妄。思。污。也。既。而。無。親。其。名。若。不。釋。然。則。其。贖。是。所。著。者。為。某。縣。大。尹。公。素。海。其。人。因。疑。其。有。所。干。求。強。以。賂。請。一。時。微。有。怨。容。小。鍾。見。公。色。動。謂。公。疑。已。遂。亦。不。敢。有。言。及。公。連。休。即。長。跪。力。請。以。他。人。更。易。公。乃。笑。而。之。曰。若。勿。爾。爾。予。之。所。感。者。非。在。若。某。會。藏。素。者。今。竟。以。不。義。之。物。妄。思。當。試。耶。小。鍾。始。悟。公。意。復。跪。曰。白。鬼。域。之。奸。既。已。難。逃。獨。豈。能。污。鼎。香。獨。不。能。污。宰。乎。蓋。以。宰。之。廉。惟。此。而。視。之。當。悉。其。非。出。一。手。矣。公。如。其。言。驗。之。信。然。更。思。窮。治。其。事。小。鍾。又。力。求。寤。息。惟。公。乃。不。疑。且。不。自。辨。公。乃。代。為。辨。之。是。益。樹。廉。之。故。也。公。解。其。意。遂。不。問。及。大。鍾。近。嘗。公。乃。專。任。兩。人。而。郡。中。大。治。如。是。者。數。年。而。簡。作。初。公。以。久。任。不。遷。頗。頗。視。望。時。值。故。在。嚴。氏。父子。擅。權。點。辱。在。其。掌。握。適。浙。西。某。令。以。事。符。入。都。公。之。故。吏。實。嚴。氏。之。私。人。也。過。郡。謁。公。公。見。之。語。次。頗。以。瓜。期。為。嫌。令。即。以。實。緣。說。公。謂。得。為。金。可以。謀。連。一。秩。公。時。已。無。中。將。欲。曲。從。而。大。鍾。已。側。聞。其。論。不。勝。勃。然。及。令。出。即。面。叱。之。曰。誘。吾。主。為。不。義。者。汝。也。東。樓。父。子。

走肉行屍若輩持此水山赤日一出將廢履何更思端惡正人非合聞言大漸抑亦無如
之何抱恨而去大鐘既斥某命又與弟力諍於公公始悔遂不致疏於令今亦無願再臨揚
帆北上而心並銜公至京藉慶慶竟登馬臺開與世善述此言世善大恚致書浙撫以陰事
動公奉詔解京並遣大鐘兄弟聞署會呈周知所措惟大鐘笑曰予已預知有此禍然使吾
公體極山之僕不致人目為嚴黨不亦榮乎因與小鐘謀曰今使吾兩人與公同入虎窟固
足以報公但吾公老矣而夫人年少兩地皆需人不可以使蹈湯火竟置大事於不問也遂
兼裝騎未幾悄然夜出不知所往公竟之不得既已切齒痛心上而僚佐下而吏卒亦莫
不髮指至於署以內之唾其鼻惡都以外之書其費主又復難更僕數矣公因促首就逮因
服赴京夫人亦幽於任所奇慘深痛莫可形容公至錦衣寺加拷掠亦不俟其屈服輒以獄
上公論毒帝妻子流供劫下骨如美讓幸值大帥公得獲死須臾而夫人早已登名遺配矣
惟時大鐘兄弟慮人偵獲匿跡山谷間數日大鐘謂弟曰公事減製子職其益向特留此身
以為外援非可理首不出也今日之事與弟分任之其可乎小鐘曰諾因藉其良策大鐘曰
公之所重者在身命而其大即在嗣續吾將此行以圖全吾公而夫人勢將南去實所傳憂
倘公幸脫天牢而不能復圓鑿鑿其如之何小鐘即慨然曰此實重務弟不敢耽諍當之大

三編 卷四

十一

鍾不語惟熟視小鐘色似微然小鐘疑而詢之則曰非兄疑弟夫大小弟而吾弟又在青年
倘成不世之熱翻抱不白之怨弟亦何辜吾將往從夫人而公之事非吾莫辦是以不棄
僕蓋哀公久亡原配夫人以閨媛新婦實歷時廿二三月小鐘聞兄言及此意亦躊躇
良久忽然作色語兄曰父母與公執事皆曰父母生我公固不啻生我公又語曰公與身
孰重否曰身有重輕於公則身亦可輕也小鐘乃慨然起自投佩刀且以手持其衣曰弟嘗
涉獵傳記竊見豫讓出政皆能以身報主彼非無父母也兄弟幸有兄在父母血食可以無
虧今請以此身報公矣於是自將其視以左手執佩以右手舉刀備力割下義教而力猛血
出如泉小鐘早昏絕於地大鐘悲且喜急掬土為之撲瘞且祝曰天不殄吾公祀則吾弟可
生否則從此逝矣言未絕小鐘已呻吟復起踏大鐘曰適見一白衣人以柳枝蘸水偏洒吾
身意者其觀者大士乎因視其私處既已結締亦絕無痛楚遂自起同兄視視大鐘授以
策且曰公之獄若成勢不能死妻子夫人將遣成計時亦欲行弟自止而南即得遣之於遠
復事好為之兄固不煩多囑也遂分其妻妾分袂適絕無戀戀之容其甚烈誠可想見小
鐘已留駐至此自各者者或亦未易辨解况某令之意在鍾而嚴氏之怒獨在處公斷身陷
大辟法網遂亦少疎小鐘因得便行無阻直抵於楚之安始聞袁公之意已籍沒魯魯解配

不日竟正刑南遂備於傳舍以俟之夫人惟值一樞乘於白日顛沛而乘暮宿運通與小
鐘遇幸解者數人欲於外肆來問進謁哭拜於地夫人故不識惟極高識之而訝其無能小
鐘一一細數並請從行夫人疑而固辭極重其義代言於夫人請自驗之遂與小鐘如側室
去衣一視如猶未脫履為之太息與白於夫人亦為感歎始與小鐘謀以重金嗚差謂是母
家因有違行遣來服役者差因笑公諒友託莫之敢拒遂許以偕行然猶僅司外事及抵
配所未三日極因暮年重染烟毒以疾亡居惟斗室四無垣牆小鐘寢宿於外夫人憐之曰
汝猶婢也何妨共此室處小鐘初猶力辭乃盡出入山折薪至夜復重冒風雨祈不能堪始
肯入然必夫人先時而後以未革置地枕藉而眠且事夫人如母下氣柔聲承順順志滿
馬惟恐少拂其意於時夫人幸有餘資衣食粗給無慮無何而歲歲歲歲則益趨濟南
六語以次稱兵居民遂不能安枕小鐘白於夫人將從以避之未及而寇來人咸奔竄夫人
素嫻術能舉趾小鐘乃負之以行北走崇山日百餘里足跡盡窮夜宿空室中夫人安寢
小鐘慮有不肖持械微迫目不交睫者決計幸獲樂土小鐘乃伐竹營室草創數椽奉夫人
而居之夫人憫其勞可使同儕則辭曰形軀雖異然在上下之美猶不可廢明日之無具言
避寇既告之故蓋恐袁公俸室或有故來無從偵訪故也乃自此夫人之所携既薄小鐘又

三編 卷四

十二

無敢出惟有畫簾蒲夜榻僅以供裹履仰且添釜炊食一切自任夫人倚助之即跪而謝
曰有蘇在而主母勞動不免罪戾究不使夫人勞居近三年祇如一日夫人得小鐘侍養雖
甚念公身猶安佚惟公自抵京師林園深網任結纏身而且百憂煎其四股傷於外詢詢
傳聞不日即明正典刑亦既心灰氣絕矣忽一日獄吏來視公引與密語曰某公主使人傳
語謂君與粉侯為中表之戚囑余善視君幸自寬慰公茫然無以應徐語粉侯姓氏獄吏乃
自耳而白之則亦實無瓜葛然處急難之時遂偶應曰是誠葑菲切不意猶念及子也獄吏
大悅重與公為禮因曰此地磁石不足以處遂命隸粉除一室處其鋪粉狀若上賓之館移
公而居之至夕獄吏又來具酒饌公因與對飲僕離復併人語曰君之事以有可為公
主欲為君乞恩而礙於嚴者昨已浼朝天宮法師為上言呈蒙不吝宜緩刑獄其人實土所
親信已飭法司各加禮勸矣公心竊喜亦姑領之閱數日獄吏復來報曰公主已囑法司
令將公罪未減且某侍御有件嚴府嚴府頓疑其言故稍稍忘情於公惟原案甚重實難
於遽還緩留留獄再當徐圖今已定議白嚴相嚴相無詞法司且任覆公主吏因此為公質
公蓋然於心然自後居以和日恆有人以酒食饋亦不言其所以公問之則以獄吏對公
乃深德獄吏遂成莫逆交定事局既定又有人以成衣進公長短負如身度公頗訝之由是

鮮衣美食道遠欲歸雖不免雲雲觀日亦已身遠心安固數年而嚴氏忽棟折樓崩其家得所與浙撫各書始悟公寃以原杖出諸獄中既已五閱寒暑矣乃公甫出獄即有人乘堅策肥昇一與迎公且直前俯伏持公足而跪泣公視之其人雖眇一目跛一足而形狀宛然實大鍾也公在昔從未斥其名今值感愆因叱之曰燕爾猶來見予乎泣而對曰此地不敢黑白請公至嘉家再當上告公時無所歸勉從之而猶恨恨不巳初不知回天之功舉皆出自大鍾也蓋大鍾有內兄服役於公主府中歷有年所其妻又代主批哺積有勤勞公主故學過之夫婦每感稱二鍾才智公主以府事廢絕每恨不得二鍾而為之代紀其內兄嘗以書召之二鍾因從公久不忍捨之遂去此其本末大鍾已歷歷在胸故當日毅然北行實有所恃也比至途中深慮人議乃以灰替一目石損一足亦已備嘗奇苦及至府中見其內兄又仿秦履之痛涕泣通宵勺水不入於口其內兄乃命妻白主悉公寃狀并述二鍾自後之苦公主素重其能且憐其義遂許為燈臺大鍾始肯為主用所有諸務一切井然蓋蒙公主寵任公主本世宗胞妹少而寡晚年以郡主管封世宗素敦手足公主遂乘間用事朝紳多出其門大鍾假主威乃營謀幹旋半由己出公主亦知之不問故得公於臨究公故無由得知迨至其家大鍾正位再拜始泣訴其原委公由悟生感亦持之太懈雖視其屋宇都

類素封大鍾久無室公主以待兒養之費生二子是年已過歲矣大鍾張延負公公感主德欲往謝大鍾曰邪奚不見叔向叔向獨可見邪美乎公乃止鍾又言弟事久已奉夫人南行迄今魚雁隔絕尚猶未遺存問公聞小鍾自謂倍深感激而意中猶未遂信大鍾又以致任勸公公從其說遂以病狀赴部竟得冠帶錦袍公之事既已年湮雖奉遺產之詔所償者百不及一大鍾以千金命人為公治果更以數百緡謝公行色臨行送公河干跪而言曰分宜從公再効犬馬但為公事主之恩尚有未酬今請暫留為借位抑更有請者焉弟形體既殘筋力亦衰願公杖之止還渠已不克從育無以子嗣之號膝骨枯庶可以少慰其意言已哭不能仰公諾之感觸心裏益更流涕不止蓋公六年旬固值多難尚未疑有令嗣也揮淚揚帆至家夫人雖經過越以路遠未至又數月始達本籍小鍾先驅入見公公一觀其形狀面雖聲雖儼然官整始信大鍾非謬言心乃大動迎而拜之曰袁氏倘有轉實若鍾氏之賜也小鍾亦泥首辭謝及夫人至少叙離懷即極表小鍾之忠蓋公更服膺呼之以弟小鍾竟不敢承虛假事公公憶大鍾言為之驚裝使其北上辭曰所以思報險負難繼以從夫人者實為公也公感德必將有後今夫人已歸願請候公子誕玉少啜湯餅即自行公飲聽之明年夫人舉一子公大悅名之曰蕭錦以誌小鍾之德散宴經旬小鍾始束裝就道及

至郭見兒引路公主知其命命為郭歸總攝中事大鍾乃以家授郭慨然曰公之傷陰實做於予而累至於虧體予又安其妻于之奉於今數年弟所未盡之德幸勿我念言訖放行小鍾挽留之即不肯聽遂往袁公處公以老友待之杖履追隨益償相德惟小鍾撫育兩男及長教以躬耕誠曰慎毋干預人事汝父與若叔良可樂也迄今數傳子孫皆以農夫沒世焉外史氏曰觀大鍾行事光明自是偉丈夫且能棄脫袁公豈其辜恩不報者比但叱座實頓忘其器實為公之禍基似不可訓獨小鍾溫柔敦厚絕少圭角即如書一昨已足徵其氣度而自宮從成奮不顧身如苦事人毫無倦色凡其所處又較乃兄為尤難予故為小鍾立傳并附大鍾於其間

隨園老人曰熟讀此傳余頗疑之蓋自中國未見鼎亦並未見為浩歌子猶不滿於大鍾談何容易也

鬼無類

宛平耐管袋有坂莊距都門十里有奇其通也其猶子數人幸多游蕩以其地產穀冬月販往寬之恆數夕不歸比問又多其類亦以墓田在彼兼有居停望得而忘返故早歲每十數人晨則踏雪羅會夜則圍爐飲酒即漠不相識者其情向具事同遂言笑同亦執綉之積習使然也一夕又羣告誠語既覺驚材未得相對無聊乃刺談以消長夜言涉怪異樂且不疲時夜色已深眾中有膽怯者已毛髮微動忽一人曰舊傳謂鬼無類究亦惡處之論嘗曾見之又一人曰予試驗之我輩中有無類者即鬼是已因戲以已手過探坐者至一人轉背匿笑豈不許操眾共強之突以殿首反向拉茶之側眾遙視焉則自唇以下無所有絕類小兒面與不禁大駭狂噪而奔舉室不及俟僮甫出屋門類然皆閉猶聞鬼聲數然益大怖而欲村人聞聲出視則索索如貫珠坐卧地上笑而扶之其下有物尚粘指不絕獨之非鬼一徹夜之犬耳不覺大噴眾驚定亦為聚然始詳言之翌日皆歸蓋自是無復鬼類之志矣

外史氏曰青燈黑夜談鬼為佳而不知鬼即在其中也當諸人快談之頃鬼必不能默然奈何應落於無類竟使說鬼之鬼不復發吐其說能不嘗吸腸腸兒歎人清興

秋露織雲

那生名號秋軒昆侖神家子折節讀書通五經能文氣都中於士舉不以青襟少之然試輒不利三黜棘闈於是學益苦鄰有廢園買而居之少置花木草創數楹蓋為藏修之所並非作窳園之計也廢于斯食于斯定省而外莫入中室即時過細若於窳門亦不少通言

三

408

笑在舉之素賤者。且如是而燕游之朋。談談之舉。更一切舛絕。居歲月時。值新秋槐黃期。生已科試。有在計日將赴者。因攻苦倍與。俄間身復有人。小語曰。如此用功。那得不中。驚

生已得佳文五首。不特不誤。躍擲而謝之。祇聞笑聲。吃食俱入腹中而去。生至遲。遂不復讀。折紙滿臺。盡錄其作。於時入不覆戶。因此復出訪友。舉以相示。見者皆咋舌。謂是飄飄然仙。取元魁。直如拾芥。生益喜。歸齋。不欲釋手。益更熟讀。至夜分不寐。且為語朝拜。托言展期命僕。具菓餌。蓋將以酬其金針暗度也。乃生方恬吟。吻邊忽有茗一壺。香冽異常。且笑而語之曰。那便如此苦讀。元郎寧不患口渴耶。生驚視之。未見其人。先觀其手。纖瘦而潔白。儼如玉。而蟬鬢化。雲衣月態。早已適近其側。笑生雖熟。誠不免愕然。泊手舉盞。又有一美人。以朱旗野菓。致款。笑置案頭。曰。此當連中三元。生因釋卷起。而深慮其欺。乃察衣以覆相。見而美不答。惟相顧而哂。迂儒故態猶昨。生復遞之。坐詢及姓名。美人笑答曰。昨因不平。已將小字入君耳。梁即織雲。而妾實秋露。奉仙侍兒。謫居人世。已近百年。以冥數當奉中極。故得至此。幸勿知。生故解其來意。聞言而倍憤。首肯謝曰。願生不才。敢有仙眷。况拋金闈少婦。因月桂一枝。冥數難和。感實似不歡。惟依以大字。交不致傷於怨。差為厚幸。結未已。織雲即從旁贊曰。使乎使乎。未歸而行。可謂詞林妙品矣。雖然。不蒸悲航。何以恒懷張碩。遂逐門外。欲去。仍留司馬昭之心。直路人竟未之見耶。生語塞。秋露乃剖析曰。君固有心。固尚。惜乎重染腐習。將不免為斥鴳矣。夫故成不世之名。原不關數行。開畫。別務舉于

業以莫肯肯於朱。即今展五藝。已如操券。文心忠不活潑耳。一以貫之。這道不遠。莫必肯燈獨宿。始首窮經。始能居孫山。以內數。生尚猶謙。織雲復笑曰。三科康了。一枕孤燈。倚漆倒。場屋。暫將此半世。文章真誤。人不決。生亦不覺。林腰。秋露即就案上。取前支。為生指迷。一

逸生有此可惜。遂就卷揮毫。無殊宿構。固不係於脫棄。而三作立成。沿及經。順流揚。帆。瞬息而下。明晨首先交納。而出同考者。就而索觀。又靡不氣沮。二場又瓜分其業。携入。隸。學。表判。既莫不上。三場五業出之。九中。又典核超量。是役也。生未少。青。心。力。已可望。巍。科。甚。感。雲。德。恨。不。一。晤。且。不。解。其。果。中。界。便。何。以。判。然。不。若。益。信。為。真。仙。惟。慮。不。得。為。春。景。而。孤。疑。因。以。畫。法。已。榜。下。則。以。文。有。謬。字。實。之。亞。元。主。司。猶。為。之。扼。腕。惜。具。全。璧。微。瑕。實。則。冠。場。之。作。也。生。益。感。雲。玉。成。晚。即。祝。於。斗。室。冀。得。一。見。顏。色。而。竟。杳。然。一。日。忽。於。書。中。得。小。東。敘。之。字。迹。柔。媚。蓋。即。二。美。之。札。特。以。之。申。賀。者。其。意。推。勸。生。勿。止。上。行。且。不。吉。更。願。得。郎。中。名。圓。以為。藏。嬌。之所。然。是。數。行。則。曰。君。夫。人。久。虛。駕。檢。今。幸。折。桂。人。仍。返。狀。頭。多。等。不。敢。以。酒。質。潤。後。燕。乾。少。伸。再。當。抱。衾。袖。以。事。君。子。今。尚。非。其。時。也。云。云。生。乃。倍。欽。其。辭。然。以。少。年。高。捷。不。忍。虧。時。竟。不。辭。所。言。未。敢。赴。郎。乃。行。未。數。程。從。人。沈。猶。狂。恃。主。新。貴。股。葉。綠。錄。役。今。然。作。傑。通。詳。置。之。於。法。以。生。為。疎。峻。削。其。科。名。生。遂。垂。翅。復。返。深。悔。不。聽。秋。露。而。服。其。先。知。也。雲。愈。且。當。斯。際。之。後。愧。見。成。茲。聞。無。錫。董。氏。有。別。墅。花。木。森。繁。地。更。幽。邃。乃。自。約。以。再。以。重。償。而。居。之。入。園。之。初。適。當。春。春。上。已。生。薰。沐。更。衣。若。有。所。俟。僅。僕。備。管。籬。矣。且。未。書。不。請。撰。雲。露。二。字。不。絕。於。口。亦。多。所。不解。居。用。定。畫。艇。從。者。就。外。宿。非。奉。使。不。令。入。園。一。切。亦。香。豆。

若之事皆自任之意蓋有所為也聞之生正對月懷思而環珮珠然兩美早聯袂而至生
大驚下階逆之纖雲先賀而後平秋意獨先平而後賀生亦不甚介意相携入齋生因向纖
雲申謝雲曰自是妾強作解事致君得而復失不然君縱不中亦不至於白衣何謝秋意
因微哂曰婢子誘人懷枕論難尚宜速坐生與雲昏然生復向秋露自語并服其灼見秋
露正色曰初以科名許君妾猶揣揣不定乃君竟與高魁且重負妾約行將看上苑之花不
復念梁園之舊果遺誤誤期歸來此其所以宜乎而不宜實也今幸深釋其言則開生面
既不生枯寂之彈自宜有生花之筆從茲扶掖直上九萬鵬程不難一蹴而至則又宜實而
不必弔矣况君家聲赫奕當抱王恭元之譽縱使纖妹計行德則集中將流言四起重累清
名實亦安所逆慮生聞其言侃侃益覺心折乃悟先平復賀之故於是相對寂然絕無畏忌
已而前獨以生置酒合歡雲嘗善清歌兼工踏履每一曲梁塵欲動每一踏玉屑紛飛踏
笑聲音時道於外而僕輩究如充耳亦可異也夜將半生微曠託醉先起雲又飛一航來謂
生曰今夕何如情難自已請以一語為勝敢則先占枝頭不能則退之殿後倘中原並驅
則一箭雙鵰君亦慎勿峻拒生不禁大笑因亦酌一危屬雲出令雲即一飲而盡曰烟雲滿
紙君宜先賦行雲亦亦明然曰月露盈簾明暹暹揮塵露一時大噱幾翻酒錢遂同起拂榻

三編 卷四

十七

解衣共寢左珠右玉拂柳穿花晨起生頗慮為僕見詎意奔走服事若復昏曉後依然美態
觀止露與雲亦祇默坐而已及僕出歡然草履露以手談談生雲亦以白描之技進生皆悉
心學之而且酒兵若戰鬪於高錦花種竹於室中故無樂器惟古琴一張露撫之露
者忘倦雲自携有箏時一彈弄又復妙絕人寰至於詩文典雅無時不共相涉探香
異艷難折豈不聞鐘聲而生之業已大進生雖深入佳境久而忘歸然至三朝露以扇之
歸露至日雲必勸之家舍而床第之私露與雲舉不甚重每曰郎君將飛黃騰達思死於
婦人女子之手耶其賢淑類如此若是者二從既無人覺其形聲且兩人俱不火食唯嚼佳
菓飲飲絕無所需於生而美羅佳茗又皆有術以取之故內藏屢篋而外靜淨言生既博
享懶事集其開房因之心體流連不啻脫胎換骨初猶待為之劇雲為之既相習已久不
費斧斤已律然清明堂堂之器矣露又勸坐以文編行世廣致論揚人益信其前非律也
露曰影是成改舊游洋再入秋離連冠南宮中式第一八明春將赴京取殿憲雲與露
曰久曠職司將歸天上不得再拜君恩可奈何生大驚強之復強繼以涕泣露不從而雲願
然感露曰纖妹不能忘情已儘色界可以無返郎君宜善處之俾得出以見人露感露言
非長策也生乃喜猶將留露露即趨出清身向上轉瞬直達重霄後不見雲將離之前去地

文許雷聲殷然乃懼而復下謂曰孽緣自作畜仙良不可欺生雖失其舊復得雲乃少慰因
與雲許使先行俟之中途生至雖揚託言支詞置矣納為如君僕人莫知其詐雲自此飲食
無異恒人相隨入都曾曠場務生因戲之曰嫩丸密玉卿當為我預辦笑答曰今日之事君
事起妾不敢以魚目混珠生竟聯捷成進士殿試二甲第一將受職雲謂生曰人之姓名金
榜所以悅親也夫人以家聲實不克北來君可無念乎生曰然即乞假南旋抵里雲始願見
舅姑獨宿室細君姑具色頗奇過之生因私述其狀助之德並白其異細君以為疑一日生
與雲皆在細君處忽細君之弟朱省妙意蓋謂雲雲亦絕不驚避迨客及陰雲乃以身就生
旋合為一待婢環瞻皆見生而不見雲舉室驟然及客去雲故在生側跬步未移細君始信
生言懼而修好及生浪蕩復春朱都聞中之雅性不啻尹邢之相過焉
外史氏曰適有巨家延師課子年餘而學未增益主人亦知名之士因叩其故於師師曰
此子材器不凡然仗之困守寒窗所就祇可如此若於我千金復之遠遊三年當一
鳴驚人主人服其論慨然從之資以舟車置其囊囊聽其携子出行咸友皆竊笑乃師導
其弟搜舟覽勝南盡關北極極為足跡偏悉數省每值通都則購吳書供讀而來者勝
述香名流又無虛日明年弟德於海請於師欲返故里師曰游興闌干書可讀矣即就
舟中指授柳當下帷及歸鍵戶肄業出其所作先惠皆為稱賞因以成名竟登高第從可
知坐破蒲團未必即悟上乘文人之賦癖務須剔透玲瓏始可以筆墨為如意題名雁
塔走馬曲江但不宜為浮薄者別開蹊徑耳故如雲露之蹤跡詭異洵為理所應無而化
純為靈化板為活顯得此中三昧至於磨鼎終成虛話貪食竟列小星則雲之去處不啻
徑履書仙之側尚有人舌願閉戶潛修者皆當警警以視之

三編 卷四

十八

蕭翠樓
苑之嬌意燕之諸生也有一人子蕭姓不言其名性佻頗多穴隙行里中薄緣成與之私
色人因以切齒以其居姑館遂私以聲機號之苑少未更事間與之流登臺楊柳攀折外
則無所染焉無何蕭以察疾卒池因鑿於前車少加操節忽夢蕭者招之曰僕業未結還兄
一位對節幸勿憚於跋涉死家中頓忘其死疑其以花事構詞詭涉於已地從之行出門約
數里過一溪水色黑腥穢臭氣絕欲止蕭固強之乃塞囊以夜叉里許始見屋宇則蕭若
非衙署苑心頗疑久之聞其無人有巨像當門而立幾與樓等赤金色面目絕不見蕭即
跪拜於地苑亦俯伏像急發聲曰此案結之已久老僧以妾心度也故待苑生來今渠至矣
汝盡行乎蕭猶驚焉似有所言像厲聲叱之蕭忽不見像亦歸於烏苑大頓不敢深入反

身却道此出時則行者肩摩住來如蟻非復向之寥寥有矣宛茫不解其故遂隊而前忽一人短衣短髮若鳩如拱之曰宛相公故多豪興何意來此一游宛以蕭蕭語之其人笑曰天好大好請從我去不第可以釋怨且可快飽宛喜從之信住疲至一處粉垣四圍有側門其人導以入且語曰欲窺隱秘當非正路可由也及入而視之華生數楹皆內向旁明月窗簾以紗燭光外射頗堪易畫為夜微開笑音室中似有數人語雜雜宛欲習於此心微動其人使宛伏牖而窺之內方肆筵設飲一長髮者據中坐旁四客皆甚粗鄙但揚露膏相與大醜侍者惟一美少年執壺而立祇可十四五姿容娟秀晚晚向人美目中恍含餘淚時潛狀以巾及視其衣綠縐紅縐當是變童宛方靜作壁上觀忽見長髮者顧謂客曰翠樓尚多傑作今宵當試以毒手庶快素心眾皆笑諾宛聞之愕然熟視少年雖妍媚不類而眉目態度果肖蕭心始懷疑既而燭燭酒醒坐客皆起有二人以事辭去長髮者復命易燭輝煌如畫三人作醉態皆矍矍少年或挽其頭或交其吻少年嬌羞無主莫知所為未幾客皆自解裹衣插垂盈袖俱甚儂岸蓋不獨室中者寒心即室外者亦為之視少年大有懼色眾捉之置諸牀榻特視狎玩莫不鼓掌曰美哉賢也翠樓乃以之飽我聞者不禁珠然而方擊圍柝裨科血流嬰受創之聲與擊刺之音間雜而作三虎咆哮其無餘肉可知已眾方背

三編卷四

十九

水火擊敵一壯男子排闥直入備提白刃然不可逼眾驚避惟長髮者挽之以刀狀若解紛堅不聽以刀擬少年少年寂寂不勝壯男竟決其首血噴空騰宛在恍惚之中見所殺者非少年實即蕭也驚愕如落耳畔有人語曰何竟睡去張目則即前所導引者已身仍伏於牖下靜向室中鼻息餽然已滅燭寂矣其人曰去之君亦當自尋佳處遂仍從側門中出天忽開朗似有曙光其人謂宛曰聞君頗好扶邪游于家近得麗者盍往觀乎宛已驚定見獵心喜又許之其人引之至一門垂簾低下朱戶盈盈物色果類妓家宛乃徑入及返顧簾亦自外來面容慘淡見宛其有愧色宛對立俟之呼而與語竟不答疾趨而過宛怪之亦隨入蕭入內室即有一垂髮婦自側室出呼曰何如來來客來矣內應曰子適易衣若可延客坐婦即寒澆連袍入宛視室內頗精潔但無美人雅態四壁所懸惟芭蕉畫而已因疑蕭適與蕭名乃自簾後窺之見蕭果白身立於內以手舉一物肉色瑩白徐視之綠紫朱櫻乳陰畢具則婦人之軀極也極更窮其具蕭振衣者之如婢入脫轉瞬即更女身宛始大怖亟奔出行及外戶有數人欲飲而來蕭士音都新已相與語曰不啻半文得酬美姪亦其快人壽又曰感然佛力使我輩一洗此毒不啻於生啖其肉即速相率入門而去始始頓悟才在冥途所遇者皆鬼也正構恍惚路不能歸伏見其亡祖杖杖而來宛即匍匐直前涕泣

請命其祖曰畜產汝見冥到亦已有惘於心乎宛因悚懼不敢對其祖太息良久命之曰從子行尚可以生然宜洗心改過否則壽既易夭報亦無可道也乃攜宛入一夾弄初黑曉漸次明然而行不數武即聞哀嘶之音痛入心髓及近則兩旁皆紫羅高近二夫男婦無算倒懸於無下舉無寸縵由勝間如抽絲腸出之餘其雙足而弔之間有僧尼遇之倍憐項下自生烈燄爛額焦頭聲聲尤慘於眾宛以問其祖答曰此即眷屬做也汝之罪不至於為樂為福此中怨所不免耳言之三歎宛亦茫然悔且愧及將出弄其祖又囑之曰歸宜好自為汝前所見巨像乃淨鐵金剛故不談時臨鐵地亟求足輕喘論之尚可俾脫法網宛欲叩其詳莫失其祖之所在一時頓觸痛慕大物失聲撒手而覺則身在榻上漏下已五鼓矣宛因思思記憶自誓改行從善明日起即購金剛經薰沐奉持月餘又夢美婦人觀妝艷服留然而來謂宛曰淫人一婦其伯叔戚族莫不于每律得錢債少清以淫行仍將為借子如有意甘年儘可訪我於吳山楚水間宛知其為蕭挽之唔言不及而寤於是齋心益誠又聞蕭內外兼狂每誘人子弟更以斷人之魄致其人之兄責恨而亡乃悟操刀而到者亦非無故也宛既易報不再再履青樓學斤以優備竟得食饌年五旬聞江淮有名妓亦流翠樓頗嗜嗜於人口擬欲訪之以尋夙約究以道遠而未果

三編卷四

二十

外史氏曰余前於田再春傳中已三復於尊報當身之美矣及聞是事得款余剛之捧唱更捷於桂陽蓋凡死者受報非生者莫與之傳見者驚心諒聞者亦當悚念况夫北牡轉圓均遭貫革之射人鬼同趨得獲反戈之攻甚至百體莫曉一夕之散縱下愚不修難禁變色則在中材如死者有不顧然自新也哉

盧京

盧京本名京兒以妙齡絕色為優於都中名噪一時秀水某孝廉以候選在都見而悅之恒流連不去孝廉暮食囊空如洗不能出錢贖身惟於演劇處所積百錢日住一舞館言觀場實則意有所為也京師名園數十處每以所名揭於市孝廉值之得其所存較場而物命赴恐後雖遠弗辭至則息慮凝神木坐於場側慮出則細首以觀慮入則曲肱以臥且於其末如若親名畫注目弗替其去也若送飛鴻神往不已場上一嘯孝廉亦為之一嘯場上一笑孝廉亦為之一笑雖諸伶紛紛盈場而精神有所專注目之所開非盧若無聞也日之所見非盧若無見也或問所演何劇則答曰予烏能知其戲病之名同鄉人咸傳為笑柄乃盧以色藝擅長自矜得意目中初未有此一人比及年餘竟無虛日其坐則尺寸不移其悲則初終不易目技而神態極專注於己身盧亦微有所覺始猶竊笑久而以為奇淫陰

同之孝廉之若送若迎直將性命之不恤慮亦不其感動既而不得其名之圖主則笑曰此戲也隨子有年矣子故木之知耶慮深以為其更物色之傳其詳則難登桂棹實守寒

外史氏曰人謂孝廉為情痴而不知慮之情知視孝廉為尤甚何則辭紛華之境甘淡泊

名某以甲科授張掖令下車之始謹訪時聞且年過耳順讀書而外祇以一卷自隨終歲始召優演劇蓋亦周旋僚友之故也甘某班有旦名悅生陸姓貌頗秀媚一日奉技於

郡人蘇瑄者儒而醫頗諳岐黃之術延請者接踵而來其家各負郭暮不能歸即借棲於邑內習以為常多宿於上元觀中焚修者甚眾迨一夕又值下榻道士置酒與飲談甚

者寂處無聊傾思所親居左近欲往探之竟忘其與觀為儔悄然獨出恐王家迎送王家亦渾未及覺及晤所親盤桓情話瀉下二鼓始旋歸所親命小美伴送刀辭之自持碗燈了

肌膚之素靡意態之頗狂舉非身所經歷蘇因深入穀中反恨相見之晚侵晨始起反致叮囑於婦婦笑而諾之深程自去時已赤取當天蘇益信其非真鬼越二日蘇宿於其妻率

自曰來意曰初聞蘇孤苦以為二即是一使君請我輩索體宵且將句閣之錢樹子不若因而覓願夜至分祈其偶執意遣君狂云云光而效之則又安之謂也蘇乃悟前疑為

起曰君心未堅請以三日為約再當詣君愛然所委安今亦無能自主矣甫下牀然無跡而餘香未息金梅猶芬蘇早信其為真仙翌日袖拂詣觀為道士言欲窮前之二異道士欣然導之先將十幾果有一女囚無絲毫俯身地上旁立一巨鬼以銅叉敲之將入油鏡視之果肖所遇之婦方注目問道士已聞其遇鬼忽笑曰坦君於違者殆此耶然非木偶者之能為亦非冥王之疎歟也因言某月某日見有狐迹又於深夜逐一白狐入此即不見始知向之囁囁者孤實為之於鬼乎無與蘇聞此益信女言道士又引至一殿有真人路鄰而坐侍以二女貌皆殊尤蘇因疑其細觀其左者面容衣飾與若人無少異心竊駭然俄聞道士說曰執拂者佛竟安在蘇不覺捧拂出之袖中真諸女子竟宛然遂笑語道士曰李樂師敬來返壁但惜此真人獨無揚越公之雅度耳道士愕然因詰之蘇不肯言徑笑而趨出亦不解道士而反抵家其妻已歸方將浦製其食獨見蘇勃有怒色蘇叩之則泣而請去蓋婦歸寧母家尚未思復忽有一婦人素衣素巾突至婦所語之曰若夫夫不自重誘良家處子相與為歡子歸而視之杜鵑枝頭亦痕且宛在矣婦聞而疑果過錄其具其說述信然且香猶未息因忿然製放出線將以洗濯而良人固未之知也婦既訕之云云蘇乃悟力為分釀并述其相遇之奇婦不信語之倍亟因以脫幅竟至數日之久而琴瑟方調旬餘蘇以眇視

三編 卷四

二十三

出蘇歸遇女子委巷迎而言曰孤構告蒙使不得終事君子雖然君家娘子當亦是暗交者何竟悻悻如是耶蘇欲挽之暗言喪夫其所在自是不再遇女而聞訓甚嚴不能復宿于邑內遂亦絕不遇婦此蘇壯年事也至其齋始舉以告人而上元觀傾圮已久蔓草荒烟竟無有驚其異之所在者

外史氏曰不有雅俗之分幾使洛陽好女兒與河間薄婦同讎夫以孤之行類媚俗所惑亦當非一二而僅傳其嗜笑女之婉麗如此乃以媚處持聞又不獨暗笑娘子怒目於食底之流芬而忘情於牀頭之作俑也蘇子瞻竟笑朝雲當亦生平第一恨事





鐙
下
閒
談

據景宋陳道人家刻本校

燈下閑談

燈下閑談序

李太尉鎮蜀日巡盜官章絢編戎幕閑談冀釋其所聞用資談話
泊余燈下與二三知己談對外語一作近代異事與生左子華謂余
曰可錄之以示諸友得之於信厚之士者方筆錄之編一作成二卷
目爲燈下閑談亦類乎戎幕閑談云爾

卷上

榕樹精靈

桃花障子

鯉魚變女

松作人語

神仙雪冤

墜井得道

政及鬼神

棄官遇仙

負債作馬

掠剩大夫

卷下

燈下序

涵芬樓

驛宿遇精

湘妃神會

升斗得仙

行者雪怨

獵猪遇仙

夢與神交

易卦知僧

代民納稅

僧曾作虎

神索旌旗

館閣書目載燈下閑談二卷不知作者載唐及五代異聞陳道人書籍鋪刊行

燈下閑談卷上

榕樹精靈

桂林幕吏穆師言美丰姿屬文辭善知音律好遊賞中元節夜點
燈排百戲於府之西門師言因觀遊獨行青羅帳內樹
柯交蔭長衢呼為青羅帳忽聞異香瞥見一女子衣藍羅衣服
翠冠珠珥徘徊似有相慕師言數四送目深欲之相隨數十步女
子回顧微笑語曰誰家少年故相隨人師言應曰無他欲觀燈耳
復言曰觀燈常事何妨略過敝止況別有奇異燈師言疑女子
風月未嘗見也俄而至一室而入張燈設饌品味尤盛又褰帷帳
有二女子席地環坐女語女曰運偶時來乃是宿分女乃邀並坐
師言未允女復言曰不須辭免早來何似莫開眼觀人舉席大笑
師言乃坐酒數行因問姓氏女曰郎君何氏對曰穆女曰

燈下卷上

一 涵 芬 樓

林諸女起賀曰林穆相宜是吉兆矣女曰三代祖藻詞林德翰苑
名流月裏高枝記曾折矣室中温樹未省言之但抱端貞豈慚松
竹方當直上之拜寧防委地之虞詢制言詞遂遭謗錄乃至摘
伐不返木草荏苒流泉飄然二代妾承蔭育不識風霜惟慕高才
虛心久矣幸逢觀看得接光容言訖師言盡不曉之因問諸女姓
氏女曰妾諸房枝葉女曰喜會良宵月斜漏促請姊與穆郎同舉
合盃諸妹各述微詞女遂執金鏡當心穆郎結同心在手內有一
女子吟曰團圓今夕色珍輝結了同心翠帶垂此後莫教
塵點染他年常照歲寒姿復一女子上雙瑠璃盃亦吟曰良
宵織女會牽牛瓊液成雙預獻酬枝葉相隨無替改願同松竹
保千秋復一女蹇帳詩曰揉藍綠色麴塵開靜見三星入坐來桂
影已圓攀折後願移常伴綠棟梁才諸女辭去師言
與女接歡覺困少寐見一青衣相喚持碧花牋詩一首珠露

素中書口青羅帳裏寄鴛鴦自憐顧影清秋夕沾灑徘徊口

口光女誦微笑曰可速來同去觀光移刻二女口口相呼曰恐

逼曉看則意中各不徹也師言與女相攜出門諸女

畢集既盡向遊略無暫捨忽聞五更矣女曰可回此別卒未能相

過明年今日復會耳女於裙帶上解素絹三尺生拭汗畢置懷中

女曰勿泄於人不然禍及妾爾流涕相別百餘步遇同儕執手曰

翫弄何積年塵駝物喚之自以為香他人聞之即穢氣也生因出

羈視之乃亡人仰明之物具道此事穆與儕驚懼復往舊所諸女

屋宇俱亡矣翌日穆與儕尋夜來會遇之處乃一榕樹空心文餘

猶有燈燼酒痕尚在穆因省女所紱三代之事遂聞公府張珩尚

書伐去此樹樹下汁如血色自是精靈遂滅耳

桃花障子

虛相國處子性清淡孤高不喜繁雜相國憐之暫奇冠裳朝昏

燈下卷上

二 涵 芬 樓

閑習于步虛宴席倦聞於音樂一夕女子方掩戶和衣假寐忽有

一物自窗而入覺身隨此物而出窗乘虛而行不知幾里到一家

見一渺目道士雙環青衣來云見備盤餚陳設令青衣持緘如召

賓客未頃青衣有異香氤氳入戶俄見一美丈夫美女子寶冠霞

帔跨鳳乘鸞自空而至揖道士曰自從漢陵夷飛盃拜遇今一

見將近千年蓬蒿口幾接遊之夢塵寰滿應多善會

深愜乃懷道士曰伏自信絕蓬瀛謫居人世七百年內履歷人間

只思賣卜燒丹但切矜孤恤寡立功上達滂澤下流范陽佳人夙

契盟約奏回上帝命批依答又以今來謫限將滿既離闈特此

咨邀遂揖環坐舉杯命饌語笑數巡道士曰今宵佳會况遇天人

好賦篇章以代弦管頃刻道士命牋毫書云鵲羽橋成星斗連何

須移室下遙天來逢蓬華當諸夜莫綴詞華染素牋霓輦豈勞

施粉藻寶冠猶更貼花鈿人間限滿離塵土即俟瑤階廁列仙道

士執酒少年亦濡毫書字說卷四云乘鸞跨鳳下崑崙正值三星影
入門銀燭高低攢寶帳綵霞交互勸瑤樽藥靈許向人間說易妙
期於象外論休憶當年陪孟德繞梁爭看酒杯翻詩畢酒罷夜闌
二少年謂曰且請道士與盧小娘子見親須臾數青衣擁入帳中
青衣與女子卸衣服插釵道士亦解衣欲敘魚水之意女子初違
拒不允青衣謂曰小娘子勿請辭免乃道士與小娘子萬億年之
契分非今日偶然也女子因從道士之情半餘月日女子自後稍
覺清健一夕女子謂一作道士曰嘗聞道家去大情欲何故誣說也
道士曰不然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蓋仙家口口離乎人也女子曰然則女當有
孕乎道士曰有之矣至曉却歸室中女竟未省所由一旦相國與
夫人坐次見女子舉止似非室女驚見如此遂令姊母竊視之是
夕初見寢寐初更後寂無喘息揭其幃帳不知所之至曉帳中儼

燈下卷上

三

梅芬樓

然安寢遂告夫人夫人詢之具告此事夫人白於相國相國曰我
女處性淡泊必遇神仙詰其所往有何室宇驗之女曰屋宇尋常
記有夾竹桃花障子當堂北壁而掛畫工實佳耳相國曰今夕去
時以針度線於障子之上女子乃依言記誌相國翌日晨起處分
兩街使遍於兩市內有夾竹桃花障子可惜千條仍須各題坊巷
姓名至午間供到八百餘條宛然有針度線處劄題曰通化坊賣
藥道士左元放障子相國急遣左右密往而召之慎勿驚動既見
相國命入坐叙酒饌去左右欲啟露前事道士飲酒訖將盃擲於
梁上盃翻宛轉相國仰視俄失道士歸宅命小娘子亦不知所在
尋訪累年絕無蹤跡云

鯉魚變女

朱相國未仕日江淮兵革之後在苒鍾陵隸於軍幕之中假以
倅戎之職手不釋卷口無妄言一旦遠中遇一道士曰觀君之雙

目光淨射人耳且小而輪郭聳貼非凡俗之類也豈宜久在塵泥
耶能隨吾入廬山爲學必取人間厚祿遂解職陳師事之禮從焉
因近山脚臨池構一茅屋經年屏蹤略無人知一夕天地朗一作清
月色如畫因臨階所誦毛詩忽聞有人鞞履而來睇之一女子自
池畔徐徐而來衣翠綠爛斑之衣揖朴曰妾守空閨不知幾更寒
暑久聞君子閑淡孤高杜絕人世矣妾雖敝舍咫尺不敢略接
風標聞君子誦南有嘉魚之什深動賤妾之意徘徊數四不覺吟
詠而來倘若不阻微忱一作但願承一作奉箕箒朴揖而對曰余脫跡
塵泥苦心好學俾夜作晝息慮忘形不識鉛華罔知會遇便希他
適不更此來女子泣而言曰可不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讀書豈
拒其義也朴應曰我壯年未立博學無聞遁跡蓬蒿何堪如是願
小娘子且歸朴定無他婚俟朴學優而仕日當以禮相納耳女子
曰妾非庸氏族本王侯幸親清風故來匹敵蒙君見阻大是漸人

燈下卷上

四

梅芬樓

若得際君恩之後何患乎妾家無官矣朴曰休更妄言再三相惑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女子見朴情似怒吟詩一章曰知君見積池
塘夢遺我方思變動來操執若同顏叔子今宵寧免淚盈頰吟畢
曰觀君心堅氣壯神爽清高今能不逐邪心他後必遭一作斷柄即
拜而去又吟曰但持冰潔心不識風霜苦任是懷禮客一作無人顧
形影朴慮其深夜有魅魍一作之事乃入室取劍急逐之池側一揮
而落水明且視之池中見鯉魚長三尺而爲兩段矣朴後徙於別
所

松作人語

賈松先輩字夢得未仕進時多寄寓於湘浦之間乾寧歲中因遊
宜春涉陽岐遇僧齊已虛中章洵美唐粟二秀才同寄於水心寺
僧浩然房中是僧藏書千卷松因循息此地踰兩稔與諸公吟
詠讀書而已松耳順之年未遂聲名一旦有僧相之一作曰足下何

須苦於篇章况髮髮星星名利碌碌縱得卑官薄祿一作何如養志存神貧僧曾遇至人傳其大藥須去羅浮配合難得奇人子骨貌非凡舉止異俗能同我往羅浮山去否至藥若成必有分惠便當朱陵脫質紫府標名取舍之間試爲思付因成二十字贈松云嵯峨山上石歲歲包常新若使盡成寶誰爲知己人松乃諾之遂同入羅浮三年守真丹竈藥既無成吟且不廢因夜靠松瞑目吟曰白髮不由己如是數四至於中夜忽聞松上應聲曰黃金留待誰松乃大驚駭復應曰松居此三年未嘗遭遇既聞詞句不比凡常願述因由以解疑誤俄聞松上曰夫人年少當苦節希名榮身子乃日暮頹光何須勞形役思松乃啓曰亦自知老歲矣所吟篇什不叨名利雖貴希範時流規制玉一作玉室使名不朽雖沒猶生復曰子之言善也吾乃軒轅氏子知之乎松即稽首再拜不期今日幸遇神仙願示長生久視之門曰長生久視在積習而至矣豈教

燈下卷上

五

涵芬樓

詔而得乎若使道可獻之時人莫不獻之於君若使道可傳之時人莫不傳之於子子但能行之矣一作內知已病自可得其道也觀子乃苦志力學之人也今學已就志尙未酬今吾贈子龍虎新成丹一粒延其天年一紀折取月桂一枝松即再拜丹乃墜於手中五色光彩松即嘖之覺支體暢適舉動輕便復言可製天得一以清賦仍請用聖君知之爲天下正八字爲韻便可酬其丹藥賦成致之於松上言訖若飄風而近松於八韻素不留心信宿方成依命致之於上訖翌日便辭及松回復至宜春語此事於諸公諸公曰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子之篇什達其妙矣若西去必捷大名松因詣鍾陵南平王即以解送光化辛酉歲杜德詳知舉此時禮闈試賦一字不一作差將知神仙預知一作人事松但濡毫書之考試入格果第八人成名榜下授校書神一作乃在五老之數號難老以傾丹之故耳其年冬復回宜春都官鄭如一作郎中時退居仰

山松因謁謝焉一作問及第事松對曰朝廷多事以來公道濫濁或以地望得之或以權勢得之或以趨附得之或以才智得之或以賄賂得之亦有倔強得之鄭公曰子之編聯何自得在人口松曰座稱之御柳舞弱一作水如一作笑曰此意不是倔強得之耶

神仙雪冤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專權擅政害物傷人具載於妖亂志中此不繁述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往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構置取其裴氏劉下獄獻金百兩免罪雖即脫於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百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銜牋此下脫二句○按云此下從此藤蕪山下過祇應將淚比流泉一作鶯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尙殘香羅縠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磨琢投歡玉嬾更經營買笑金

燈下卷上

六

涵芬樓

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二舊管遊處遍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書眉窗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就一作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湧亦須乾三詩成吟咏一作不徹一作一日晚凭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疾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揖損曰子中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叟曰祇今便爲取賢閣并寶貨回即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啟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事一作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姦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今誅殛固不爲難實愆過已盈抑亦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戮一作方合身首支離不惟戮及一身亦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妻室未敢踰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之上叱曰呂用之違背君親特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惑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

吾今戮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便還其前人倘更恠色顧盼必見頭隨刃落言畢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惶惑遽起乘簡焚香再拜夜遣幹事賣金并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纜纜虬鬚亦無踪跡耳

墜井得道

青社李老世善醫術醫術善鼓琴自言得嵇康之妙藥肆中多延藝術之人龍輿觀有道士伊祈立人或云數百年往來青社咸通十五年自京師乘黃犢回與李老有舊多來鋪中賒藥或乞酒資妙玄悟不擲掛撰著以成卦而言休咎十中八九一旦謂李老曰今日卦兆旬日內有驚墜之苦知如言莫大焉秋七月十八日早自城北別業宿行草莽間誤墜大枯井中向五丈餘及醒定意思伊祁立筮卦強攀蘿而陟丈餘忽捫落一片石乃見一石窾可通身而入遂偃偃而前來百步竅廣身舒忽聞百和沈檀馥香作五色

燈下卷上

七

願芬樓

光彩傍列窗戶關鎖三百餘所或赤或黃或白或黑皆金字標其門悉皆書州府之名約二十餘里出洞門回視洞門題云大唐玄都洞外有石橋寶閣瞰海連雲魚龍出沒於波濤日月回環於窗牖雲霞似削島嶼如描蜃閣排空風定而鴛鴦冉冉虹梁展處雨收而警鬣峨峨恍惚不安瞻視閣內見一道士雪髯丹臉凭几搖頤旁又有捧琴執籥者李君乃稽首拜折而坐因顧侍者度琴而彈之李君乃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之製也李曰晉嵇叔夜感鬼神所傳道士曰感鬼神非也此自構神思也爾以孽障不暇憶故事叔夜即爾亡來之身道士命侍者酌石髓曰此乃太行山孽者爾乃飲之數也李乃飲之一盃訖覺襟靈和暢吐納馨香乃悉能記從王烈入山圍其石髓復憶忘石架之書如信宿爾遂致辭再拜曰某以業緣障魔矯妄身端不冲霄漢之由復陷輪迴之苦不因仙者宿昔何萌食頃雲雨異興天地昏冥道士乃臨楹秉簡

叩齒焚香忽覩一龍金色逼塞洞門自橋升閣顧道士而入海去復見海上隊杖吹幢幡移時而沒道士曰此咸通唐主厭人間繁雜孽却返故唐宮矣道士遂命牋管露刺李警見曰大唐玄都王者抱朴子拜謁乃處分左右侍者俱從事謂李曰止此無東西吾即返矣亦自檻前飄飄入於海中李見道士座後題牌一架鐫以金字亦著州府之名李即揀孽其青州字者往洞中尋青州門開之入丈餘下瞰平川州城廳孽字定意觀瞻真青州也認其居止無差周覽未遍慮道士回乃返閣候焉遂巡道士回曰爾可歸矣李乃稽首願永爲事仙官不歸塵世道士曰何擅離此他適李啟曰實止此無他道士曰爾宿情未泯咫尺萬端是故孫登云才復於隱淪識劣於保身而更叙感鬼絕交人不堪矣是招不測之禍經曰多言數窮此之謂也子之開鑰吾未之怒不直孽言深明枉如此去神仙之道遠矣李謝過叩頭乞賜金玉孽之言用去死

燈下卷上

八

願芬樓

之故道士曰吾與弟子邂逅相遇不可令汝復受生老之苦乃授其八誠云知語繁之侵氣故杜口而忘其言知富貴之驕微故任屈而面居下知名利之役身故隨身孽而卷舒知思慮之損神故抑孽情而守一知喜怒之爲害故虛己而自持知酒肉之敗性故量味而樽節知哀樂之損生故却孽之而內保知情慾之竊命故忍之而不爲傳授畢道士曰能祛口是心非亦誠矜功伐善孽一孽罔談彼過他短全忘徇利貪名汝能勤而行之去矯枉之辭乃小瑕耳子其孽隨吾手指抽石架上束孽書來便是耕道得道獵德獲德李即隨手依言抽之展視乃是療三十六種風白元子方論道士曰將歸配合遍療世人功滿此來願珍重自愛言訖李孽再拜揮涕不已道士曰石髓仙書俱得之矣何苦悵望乎吾非不能留子但爾陰功未滿俗態尙存可因此方論而得度世間勤不忘吾當望也令侍者孽將赴開青州門侍者令李閉目片刻身

其藥急施於人無遠近高下皆與之自後商徒以為貨物歷江南
寒北救療無不痊愈也數年果不喜聞食氣乃斷穀多止精舍
時訪城北枯井昔日蹤跡一旦醉至暮不歸自此後得路而仙去
矣

政及鬼神

賈客林道恭不知何許人也貿易往來江淮因過馬當廟前遭風
沉溺財貨脫命登岸咨嗟不已忽覩一幡然曳來問其緣由道恭
具事答之老人曰此過者馬當神也足下曾知淮南令狐相公否
此人正直通神兼主陰籍若能陳述必得雪之道恭竟往淮南投
狀相公覽狀判府承事官孫肇急往追之孫肇乃宣城人也受
得判頗甚憂戚因問道恭具老叟之言孫肇依言至廟焚香啟祝
祝次視金壁背座後有一人身長丈餘衣紫衣戴金帖帽子手持

燈下卷上

九

蘇樓

骨槌半出而言曰但請先返吾當自來語孫曰謝遠追呼不無費
用有錢一百千來夏請於本管宣城取之今可遺買一盃漿來孫
依言置之神前神即手執漿水誦神呪詵謂孫曰能療天行赤眼
人取一環言訖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口見廟神紫綬金章
遜重而影滅孫還淮南至府門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口見廟神紫綬金章
迎前而立遂相將詣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口見廟神紫綬金章
奠享為福佑反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口見廟神紫綬金章
專切修持迺行正直者保往還安流見為邪僻者俾風波沒溺相
府曰此事是爾掌之何沒他賈客鹽貨神曰向者賈客林道恭
搗石膏末拌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口見廟神紫綬金章
即磨折而沒孫輩來夏返宣城果遇一郡人悉患赤眼以其呪水
點之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口見廟神紫綬金章
欺神明乎

棄官遇仙

楊內侍忘其名授東川監軍判官罷後於綿竹置家天佑中泊入
蜀聞說羈縻化司消息甚濃楊遂不辭知舊而竄至州憂戚惶駭
頃刻不可過因縱步市中聞開場戲笑遂往觀焉俄見一叟衣大
白裘指楊曰觀子之貌憂色可掬楊具對之叟曰小事耳此地如
有舍可稅一七日就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可他適雖露顏狀無異乃拜而詢之曰今
便可假舍矣擗掠丈餘其紙三數百張凡空隙悉令塞之不令通
風內置榻取便不獨今來變其形兼使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他年獲其子息楊聞欣
喜再拜致謝於叟曰某今奔迫出城行李甚困此地又乏知識何
以奉酬叟曰子在難中不須是說吾方營少錢物以贈子但覓其
金訖可置水銀來乃入甘鍋子內藥一丸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之俄頃出秤之銀一
斤無少剩矣叟曰子少年禁中曾活數人行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此小功積惟宜
傳授子得之可用救人急難而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蓄家財矣楊乃拜伸弟子禮遂

燈下卷上

十

蘇樓

書二十八字後云五色雲英生海月能飲南方赤龍血生冷宮中
住雌雄紫金臺上凝霜雪別有陰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祕不形於文默以口授取藥
三粒付之曰入室服一粒經三日服一粒經七日服一粒渴即飲
參苓湯藥力盡即思飲食楊依其言日滿將出見叟書門上云功
滿他年青城相見楊乃自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得路歸蘇竹到家滿領生鬚妻僕不
識後果有數子復魚姓焉數年後青城訪其叟無蹤跡耳

負債作馬

崔寓清河太師安潛之後父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光啟年至鄭州尋親乃值淮西土
馬不歸輦下遂至湘南遍歷重難多行惻憫行市之內生舉之間
或有信則歸還或無行則抵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長沙中有主店人封八郎自崔
取銅錢一百千分析之後因循不還崔亦不催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吹炷於瓶器之中促乃至九十一
二年內崔宅夜聞叩門甚急伺之不見有人如是再三崔纔夢寐
與八郎坐見說欠負事俄有黃衣使者持牒言曰封某負銅錢一

百千爲馬十五年封自坐化一紅駮駒跳躍嘶鳴下階望廐中駮作去崔未覺聞僕者報馬生一紅駮駒自後崔乘十五年無起臥驚蹶之苦他人馳驟必擺頓蹶失或羈絆偶脫長途所使盡力追隨無計而得崔每呼封八郎即眠駮作耳低頭而歸廐中予目擊故錄之也

掠剩大夫

陳留劉令咸通末罷秩自京師抵三峯訪舊知憩華陰逆旅才且見一人馬導從亦入客館劉疑是節鎮替移修名謁焉見一人衣紫腰金神清貌古相揖而坐紫衣謂劉曰知足下善畫駿馬服姓名久矣此際欲煩畫二馬閑觀倘不賜阻當以厚賂奉酬劉未及對左右已持裝綵至前劉即依命畫成置於紫衣坐前紫衣歎曰飛兔紙鴛不可過也乃人間之絕工矣若能爲膊肘加焰耳鼻添毛則駮作眸光絕色而射空脛毛穆然而覆地此殆謂之天馬可以

燈下卷上

十一 函 芥 樓

獻之上帝表其臣心劉令乃依命添之紫衣謝曰相識否劉令曰未知君名位紫衣曰吾乃天下掠剩使李大夫也荏苒人間五百歲矣視聽粗益頗得均平素以駮作駿骨奇毛得以聞天迹績遂修表獻之云玄都大夫天下掠剩使臣李鼎貢天馬二疋右臣某言虔奉天恩委司人事執顯晦之衡鏡掠貪婪之羨餘今幸無曠遺略得言迹塵寰渺邈常傾向日之心歲月遷移合議聞天之貢前件馬誠因變化孕自涵濡房宿四星寥泐之光芒失色周王十影瑤池之蹀躞寧陪因施丹履之能宛被素玄之妙駮作用是駮作彰其素志表以立功騰驥可馭於風雲驅策候昇於霄漢雖屬駮作土貢路陟天衢說竇天顏伏惟云云忽見駮作畫馬毛骨駿異踴躍嘶鳴遂却使持其表控其馬乘紫霧昇清霄俄頃使回執天判而下曰李某損有餘而奉不足行道也既明折中方議褒稱立功未滿於三千清秩遽延於五律前志越同同上仙符到奉行爾宜從命紫

衣焚香秉簡拜恩訖致謝於劉令曰不因足下手筆何以致此天恩遂脩緘請於上都峨嵋駮作院主事僧請一房支錢先寄五百千以酬繪綵之功駮作書於劉劉即跪受紫衣辭出如拏風雲倏忽不見劉如夢醒移時書至寺僧曰其錢已經三世閣黎其錢貫索朽爛檢點只及四百四十千即交劉未發問僧偶犯禁金吾執駮作之約費六十千方止後劉令歷官一十二享壽百歲餘棄家入華山駮作不知所止矣

燈下卷上

十二 函 芥 樓

燈下閑談卷上終

燈下閑談卷下

驛宿遇精

襄陽軍衙小吏歐陽訓稟性兇猛每遇兇怪宅宇輒造之無不除絕矣因使出嶺外經新林驛吏曰此驛有精靈舟車往來者不得安寢卒未有害人訓聞之喜是夕升堂明燈而坐夜色未分忽見一女子淡粧苗服行步徐徐言詞款款自序而來吟曰月明階悄悄影隻腰身小誰是鴛鴦人願爲比翼鳥捐訓而入訓意此必精靈乃命坐杯酒詰其姓氏女曰世業醫術妾幼乳空度閨房積有年矣祖稱悉解牽飛只往來神魂鈍濁就枕而多成魔魅接言而悉見荒迷年代既深誰傳撫實今幸遇君子得以論心願揣精誠更不疑阻妾有催生妙藥君子得無用乎訓然之遂於裙帶間取貼之度與訓曰燒灰爲末酒服之復謂訓曰容色鄙陋有玷君子與君薦歡少刻妾身永爲幸矣不然必罪及妾耳訓懼爲魔魅數四不允女又曰今幸得接英姿况非舊契豈敢相托訓因不免就席而已再飲訓既執酒女盤盤歌曰飛燕身輕未見輕枉將弱質在巖扃今來不獨同鴛枕相伴神魂入杳冥女與訓笑語相合乃滿飲數杯其女似醉訓入房取劍揮之忽變一飛生蟲爲兩段耳驗其左翅下無毛後開藥視之有飛生蟲數百莖襄陽親識間有生產者以一莖燒灰酒服之有驗自此驛中無有其怪耳

湘妃神會

濮陽人光啟中以中原喪亂兵革竟起自上蔡將命嶺隅經於湘邑駐泊有博陵崔渥自蒲坂相次而至於宴席中會遇情甚相洽因以爲友博陵曰此地歲稔人安且可寓乎濮陽曰然乃同寓於湘邑但有一山可翫一水可游常挈杯觴靡不經歷春末因謁二

燈下卷下

一 福 芬 樓

妃各題一絕濮陽曰目斷魂銷正惘然九疑山際路漫漫何人知

得心中恨空有湘江竹萬竿博陵曰萬里同心別九重定知陟歷

此相逢誰人翻向羣峰路不得蒼梧殉玉容翌日登眺江亭又各

賦長韻濮陽曰檻外征帆次第行漁歌偏唱竹枝聲荷翻水面真

珠碎柳颺灣頭綠線輕巒隱九疑忘去處淚經千古轉分明寥寥

日暮雲空淡應爲嚴妝廟貌清博陵和曰閒步江亭駐客行殿臺

高敞杜鵑聲風生屈宋魂應散雨過黃娥恨亦輕春筍亂穿階薛

暎晚霞傍襯野花明翠華不返蒲關去鴛鴦數行松韻清興闌

日暮各歸旅舍忽見二青衣自山而來容質天妍言辭俊雅謂曰

過訪無以疎閒二生曰娘子誰氏青衣曰莊至此二三里少頃便

知凡俗所居須臾行至殿堂乃軸珠簾見二女雲鬢明妝坐於殿

內左右侍者皆類宮姬有朱衣使者曰此舜帝二妃廟貌在此

二子肅拜如臣禮二妃曰妾乃舜之妃與處士不相君臣乃

答拜召升階坐於殿側命備飲食次問行止各以具對時一更矣

妃曰今夕二君子相訪不可不成一筵令召吳王西施紉王

己桃源仙子洞庭龍女來遠巡諸女侍從皆至妃前各叙拜云

云二生退立不敢仰視妃謂青衣曰引諸女伴見二處士各拜禮

畢命坐飲酒數巡餽饌皆珍美器用皆瓊瑤不可殫述妃謂曰

妾以舜帝巡狩竟絕歸期沒於湘水凡數千載自立祠廟往來

有篇詠者詞多戲誚不近風騷或將雲比翠鬢或以花擬丹臉

罔知至理罕造玄微如君子句有一絕乃光前裕後耳乃吟曰何

人知得心中恨空有湘江竹萬竿如此吟詠久而不已諸女皆聽

皆稱善

製今夕故令召耳當此淑景和風烏啼明月盍各賦詩乎諸女

皆稱善

製今夕故令召耳當此淑景和風烏啼明月盍各賦詩乎諸女

曰敢不聽命乃索紫毫碧牋二妃各賦詩一篇曰鸞與昔日出蒲關一去蒼梧更不還若是不留千古恨湘江何事竹猶斑又曰愁聞黃鳥夜關關瀉瀉春來有夢還遺美代移刊勒絕惟聞留得淚痕斑西施詩云方承恩寵醉金杯豈謂干戈馳驟歸來亡國破家皆有恨捧心無語淚蘇臺已已詩曰歡樂平生自縱心武王兵至勢難任自茲宗社傾危後方悟當時酷暴深桃源仙子詩曰桃花流水兩堪傷洞口煙波日漸長莫道仙家無別恨至今垂淚憶劉郎龍女詩曰漢陽平野草初春遙憶家鄉泪滴頻當此不知多少恨至今空寄在靈姻漢陽詩曰常說仙家事不同偶陪花月此宵中錦屏銀燭皆堪恨惆悵紗窗向曉風博陵詩曰春鳥交引思濃豈期塵跡拜仙宮鸞歌鳳舞飄珠翠疑是陽臺一夢中詩華時已四更酒闌歌闋謂二生曰已令青衣各設一院以奉巾櫛更無飾讓二生拜謝訖而出妃子引諸女入于宮內二生隨青衣宿

燈下卷下

三 涵 芬 樓

於院內袒褥服玩靡不華鮮酒酣睡濃不覺逼曙驚覺一無所見只有二青衣較多泥塑侍四乃從宿於二妃廟交感驚懼走出廟門退歸旅舍惟有青衣較多泥塑侍四乃從宿於二妃廟往往於寤寐間會較多泥塑侍四乃從宿於二妃廟後歷嶺表入南海夢中相別泣涕而去不復夢見矣

升斗得仙

李相公珏鎮揚日夜夢長衢而行見一金字牌屹於路左觀者架肩接踵而至至二字遂詣看焉金書云淮南道揚子縣李珏得仙珏徘徊於牌下久而不去俄見一羽衣乘鶴自天下曰爾是何人敢當此立珏啟曰是淮南道節度李珏今觀金牌有字言珏得道是以立此是以立此羽衣曰非子也淮南道揚子縣李珏三代販春糠糗心不忘道陰功數滿運偶昇天上帝遂降金符金字預示上下神祇言訖昇空而去珏夢覺將旦令左右遍於坊郭府縣尋訪並無李珏忽示揚子縣檢舊簿籍羅行有李珏遂差人訪得

李珏年六十為與府主同名更之見係羅羅行相將詣於公府珏具冠裳命左右策住設拜恭禮以父兄禮詰曰三代販春糠糗不棄羅羅悉令人執升斗自致豐致致盈返羅羅因復賑飢寒之人公歎曰三代販春陰功猶著數年蒞事功德莫聞莫若自知尚虞天譴敢言不云易不慚乎未踰月其人白日冲天是時文儒之士著李珏白日冲天詩十有六七是次相公詩曰金字分明見分明列姓名三千功各若滿雲鵲自來迎要警貪憚息將萌寵辱驚知之始始不怠霄漢是前程幕吏上相公詩曰同姓復同名金書應夢靈彼行功已滿此得政維警警中國為元老遙天是昂星將知賢相意不去為時寧餘詩不錄警

行者雪怨

韋洵美先輩開平戊辰歲張策侍郎下進士及第受鄴都辟焉乃挈家中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纔達臨河令女使賫二百

燈下卷下

四 涵 芬 樓

正及生領事周備而露意焉生悄然進無所容足遂令枚飾更服修絨獻之素娥姓崔氏亦良家子章未第在大梁日酒醴聘之喜談諧筆札乃曰賤妾身事君子願永為箕帚何期中路遽離別遂取牋管收淚書之曰妾閉閒房君路歧妾心君恨兩離離離神魂倘遇巫娥伴必逐朝雲暮雨歸洵美覩其製述亦書一絕贈之曰別恨離情自古聞此心難捨意難論承恩必各頌頌時服莫使沾濡有淚痕生乃不受辟悒悒而奔奔速渡河昏黑至一寺憩焉假僧榻而寢長呼而吟曰四壁茫茫蟋蟀聲背燈欹枕夢難成人間有此不平事何處人能報不平復行之次寺有行者繫絛衣褐排闥而入揖韋曰先輩萬福心中苦何不平之事韋具語之行者曰適聞君吟何處人能報不平吾雖不才願報不平之事欬然出門而去韋不敢寐坐至三更忽見擲一皮囊入門中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其寺僧云在寺打鐘鼓若行二十餘年自後

不知所之章亦遁跡他所

獵猪遇仙

泰山獵人忘其姓名因射趕猪一猪中其膊逐之入一石室三十餘步失蹤門內有人宣言曰何人敢射仙家猪付獄償死復又聞傳曰猪既不死便當赦之俄見內列朱門粉壁絳節霓裳瞥見一人羽衣星冠執帶而至喝曰下城人緣何輒至遂玄洞天玄元皇帝之宮獵人即拜具述因逐一猪失蹤至此執帶曰此乃仙家猪不可見也吾是魏朝尚書王輔嗣雖名處真仙謫居朝職無何逞其才志攻乎異端誤道德經爲因果之理譴責至今未滿况老君何可容易將一窺否子宿有道緣未滿復又爲罪障引汝略窺者君速宜積行遂引至一殿于金隔中仰窺見老君當殿而坐百萬神仙正當朝聚諸衛擁其後五帝列其前問執帶曰諸天神仙首者誰曰廣成子三十口真官首者誰

燈下卷下

五

語芬樓

曰張道陵會朝退祝臺基欄楹並金玉爲之遍地遊天錦綉而已俄見鼓吹優唱鶴幢節間仙子數人自空而至殿前獵者復問著語者誰曰潘綽導引者誰曰黃玄鍾復問通曰次排董雙成奏雲和笙其詞曰浙瀝復悠溶諸天樂所宗悵情形類鳳冉冉勢從龍片觸峽嶂碎聲飄列缺重不辭歌一曲此會信難逢詞畢樂退執帶者曰可返勿候請者至累吾復受譴責矣獵人拜辭尋舊逕而返顧石壁屏顏林木森聳歸家詢時代已十有二年矣

夢與神交

史松先輩鄭滑人也因試春官下第藉游荆州天成丁亥歲冬末到武林謁舊親戚憩於豐州門外旅店燈下俯刺畢忽欠仲就枕纔夢見一人服紫衣多髯鬚行步迅疾入指曰大王傳語秀才適覽入地界狀報方知秀才特至武陵賴便吞屈幸

希過訪無阻情誠松乃相隨出門遽促上馬驅殿而行可三十餘里路途相繼傳達俄到一朱門下與傳呼王來見一人被王者之服玄冠揖而階行乃昇殿而坐王曰寡人據此土地數百年來誠恐忝正封竊愧號王近南楚國王應天順人致諡議安濟封册切知足下懷才抱器識禮知書輒微前年請解滑臺上讓上帝表章可否松曰小儒末學藝寡才微前年請解滑臺上大王行狀難述上帝表章乃令取後漢列傳及册函前後名公祝詞一一展視松方悟名與王同起口曰修製不敢推延但緣名將犯諱王曰幽顯殊途且非家族松乃再三乞更名王顧左右傳語文籍司可啟暫借已去登科記來逡巡到揀尋內有史邕成名王曰松邕不離聲韻得非將來乎松拜而更之乃操觚染翰表成呈於王同具册號右臣聞生爲國珍歿當廟食前文備載往

燈下卷下

六

語芬樓

哲所標苟非正直以流芳曷得蒸嘗而受享臣名傳史籍威震遐陬佐漢之功業炳然在楚之明靈著矣一昨戊辰年楚國王興師取武陵得雷氏既遠庭訓又負親盟臣於此時略施陰贊向明背暗喜聞英傑之言助順摧兇未爽古今之理武陵尋當銷解雷氏亦許遁逃是致南楚國王議改封册敬陳曩事致讓於天中謝保三楚常風調雨順遇殘暴而專行戮勳進公忠而敦固行藏自然上答穹靈不負封册云云王覽訖曰表雖至嘉書雖得妙復言曰文藝大師廟見開通顧左右將寡人所乘龍駒傳語命來夜至三更取到王謂大師曰寡人正受封册適命史先輩脩製表章闕人繕寫且師之名號上帝知之有此相煩無悞來修條公稽首而白曰文英師號豈敢當乎王曰師再西去必當受之何訝預呼也公遂攘臂書之畢王覽曰筆妙詞清光前絕後條公與史且

味平生但相損而已王遂命左右備盤餽於寢殿女樂前後數部
陳設炳然煥於人間生遂獻王夜宴詩曰妙樂佳人數部隨殿臺
高敞盛威儀鳳笙品弄檀唇散鼗鼓喧錦袖垂寶帳珍華光
煦灼玳筵花燭影參差酒酣回顧清歌妓粉面皆言某在斯王覽
賞歎再三以示脩公脩公曰又親先輩贈獻大王高作豈貧道不
銷先輩此歌歌菟薄豈可稱揚作者何惜濡染乃作歌而贈曰真
蹤草聖古今有脩公學得誰及否古人今人一手書師今書成在
兩手書時須飲一斗酒醉後掃成龍虎吼風雨飄兮颯颯走山岳
動兮龍蛇鬪千尺松枝如蠹朽欲折不折橫巖妙本空一折下口張顛
骨懷素筋筋骨一時傳斯人斯人傳得口通神攘臂縱橫草復真
一身疑是兩人身歌畢遂各辭酒王曰莫訝是請各有家國緣吾
師勿倦半口之中辛勤還免十年之外屠割秀才無辭口妙本吐
吐鳳再口必使登龍各欲厚遺珍華但慮却為禍害將來之

燈下卷下

七

通 芥 樓

事不欲明言辭謝出門分路而返夢覺五更初矣生披衣待旦携
刺入城遂至開道且訪脩公之院公未出問於案上書出余夜來
之歌及相見皆話夜來會遇之事二人便如曩契更不欲傳於人
矣

易卦知僧

僧雲涉長沙人也幼歷大瀉山門參禪外學易光啟年夏遍遊嵩
華回商山道中見一人身貌魁偉負空担一條以繩繞兩頭同行
數日雲涉詰曰長者行李負空擔何用又不擔物對答曰有者即
擔無如何擔雲涉不能對問涉曰吾師杖頭結何文書答曰筮卜
書擬往蜀中問易道人曰僕近蜀中來蜀自嚴君平後少人知易
師切於師門依吾指一逕而去勿憚遠近必遇奇人雲涉乃依
言而行歷山涉水衝風犯雨行兩月餘目其逕微微望遠百
步許見一似人非人靠枯杉而坐雲涉行將近其人遂起入

一草庵之中雲涉至庵側整頓衣帔聞內將錢擲卦之聲卦成曰
蒙之師復移時問消停卦曰宗廟丙寅動木世在丙戌應在戊
寅蒙曰童蒙求我我求童蒙師者師貞丈人吉无咎君子以容民
蓄衆且寅木伏癸酉金來酉字有木邊作目移三點其傍即湘字
也世歸戊午秋七日卦東南方荆湘人也世丙戌土伏癸丑土來
屬陰飛伏相刑八月卦建酉酉自刑又屬陰此毀形之人可是僧
也既相刑剋來應不反即云乃吾弟子自湘南來也雲涉聞斷
卦畢遂入庵中見一女子道士結草爲衣狀雲帔問雲涉曰何
由而至此至此答曰幼攻易道未遇奇人乃自湘中遊歷京闕因自
商山道中遂至此得遇仙者喜忭交深又問何人指示此來涉具
對之女曰汝識識此人否對曰雖同行數日未知姓名曰此
乃華山學士王生乃俠客之祖亦吾學易弟子近自此去便輕
指示生來來甚當之因留涉坐細論易道飛伏微妙之理曰吾師
不可久住此間便當速速歸湘楚有人問易爲決疑即是是陰功
延其夏臘涉稽首致謝曰願聞師之姓答曰吾乃商山李五姨
也涉辭之遂歸湘州栖止道林於易道之中高下共仰

燈下卷下

八

通 芥 樓

代民納稅

鄭冠卿上都人也昇道詣爲乾寧初授臨賀縣令考滿於桂
林禮辭因阻兵未還叢叢夏日偶遊栖霞洞遇道士立於洞門納
涼因揖入內數十步坐磐之上列茗局酒壺而已傍有二童子衣
青執笛道士揖鄭而坐問以子自何而來得至於此冠卿曰日來
除授考滿將回又問業業何道菽曰雖承陰籍罔罔讀禮經粗識
官方因議參選又曰子不聞漢典以專經方仕又聞聞鯉趨過庭
訓以詩禮既不讀何異面牆而立是無所覩覩又聞學而優則仕
既無所知何以仕也冠卿曰既奉明教即習學也道士曰何異大
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是故書傳說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

說攸聞又曰於學外何好答曰少好學學笛頗得其妙道士因就
青衣取笛度與冠卿吹之執笛笛之子子因舉杯與道士道士對飲
顧執笛笛者聲樂久而方畢道士相顧曰得不謂之龔俗冠卿曰
口知知遇神仙目目注酒壺不移道士謂曰爾思飲乎遂倒壺傾
之不出因滴瀝杯中冠卿飲之二道士因覩賤賤豪在傍乃賜冠卿
詩一首倏忽而來少少留凡問風月已三秋趨名競利何時了害
物傷人早晚休禍極累成爲世謗貴榮過却與身離君看虎戰龍
爭者幾樹白楊飄隴頭又曰名利教疎便可疎俗情時態莫躊躇
人寰律歷三回換仙洞光陰數息餘應信令威曾化鶴亦知莊叟
羨遊魚不緣過去行方便那得今來會碧虛既各贈詩冠卿拜而
受之時辭辭道士問問子在官時行何好事冠卿答曰自度無能
常行憫惻每見貧民有租稅不逮者嘗出正俸錢代而納之行草
野閒暴暴露不葬者即解衣裾爲瘞之道士相顧曰是此特得遇

燈下卷下

九
涵
芬
樓

吾也能常行不怠即不在知詩禮也方今四海區分諸侯角力無
非重斂以贍強兵是天使然不由人事古者爲政尙寬簡務儉素
不術聰察不役智能昔宓子賤得之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
得之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子不聞王喬許遜宰天下什一而稅
復能飲口食孽今之什九而稅又值徇利貪財子倘不爲官復即
林野則可保其天年不然則天枉矣道士曰可返冠卿辭出洞尋
舊路而歸至路口見二樵者問曰洞中酒樂何比俗塵冠卿曰
酒不多飲樂且少聞樵者相顧曰此遇同不遇也然神仙不可力
致此遇亦由過去多行行方便也今生天年因無無減折再問識
此神仙否冠卿曰不識曰日華月華赴南溟之宴屆此悲悲焉言畢
十步之間已亡二樵者冠卿歸驚喜三年何處所止服已闕闕後
冠卿不慕名宦退居馮翊一百四歲無疾而卒

僧曾作虎

桂林延壽延壽寺僧延遇俗姓黃名彥未作僧時爲西南城外
子所居士名縵纒渡同集居人立一義社彥爲社長每遇春秋時
祭三王乞福甚有感應無何歲久用過衆錢十二千遇祭時算其
錢重立誓曰若私用錢者後身當爲畜類彥因秋祭大醉喧於廟
庭指射其錢而散歸迷其路宿草草口口口口鼓鼓有
神而有有神之上上喝曰天符下黃彥用過錢一十二千可爲虎一十二
年遂脫其衣服以皮令二鬼攏挾而行由是村落捉猪犬之屬並
依二鬼所使每日有食草穢泥土有食蝦蟆蚊蚋數年後鄰人于
溪中中見黃彥在水中浴但露人首而行語曰我爲虎尙欠三
年爾勿勿懼我不害爾我爲誣罔神明使過衆人布施功德錢
我常別爲奉奉酬來日於此樹下轍所食狍以奉遂化爲虎而去
鄰人志其言來日果往樹下取其狍乃見一少年伏地衣裳損破
久而方甦言被一虎曳來於此鄰人訝之後年限滿遇一僧衣帔

燈下卷下

十
涵
芬
樓

頭毛雪色持錫斷其腦骨逡巡皮解毛落戒曰汝便爲僧修口口
口慎勿違犯齋戒爲僧之後欺罔衆生盡規不復人身時二鬼相
隨二鬼稽首白云亦願乞度脫口口口授授以三皈五戒而
沒見其爲人寐於草莽間身體垢膩酸痛赤裸無衣妻子驚歎將
衣隔戶拋與親識鄉里畢集言爲虎之日擒捉者悉見畜之形爲
是人形者誤有驚土地決鐵杖一百後患左手大指神言言爲虎
時夜行慕慕化縣食一不孝被里人襲逐打損前脚大指後又入
延齡寺見白衣菩薩發願化人修殿揭箆籬於桂林寺三十餘年
俗號黃大蟲天成中中方卒

神索旌旗

陸侍郎展累代登庸三使吳越藩鎮仰縱橫之辯朝廷欽蹇諤之
詞開平末册吳越王登青州兩日忽白日天地陡暗雲雷驟起雨
若盆傾浪如山屹千虬萬獸踴躍波間劍首鋸牙俯臨船畔忽見

一人杖劍曳履朱衣玄冠入船問侍郎何在公乃秉簡前來揖曰
龍王傳語侍郎久欽令望未挹光容輒有情誠略須聞達寡人以
陰功疊著帝命册封爲闕旌旗尙稽拜受今承經歷因以因以校咨
析幸無見阻來人旌節便希分付侍郎曰旌節國信錫賚藩侯若
獻大王是虧臣節既去復來曰王傳語侍郎近奉上帝誥命各具
咨臣觀一幅白麻縷金大篆曰錢珍強據數□□□校於州字連上
又云漢抄本州二國之封只封暴性以臨民未見陰功而及物金德
若頌其專命水府宜滯于行人云云帝命如斯請詳事體讀訖腥
膾之氣滿船內音樂之聲徹座間前校云前下而隊伍校作如飛後
顧而旌旗已失俄然烈風雷雨作雷昏黑莫辨瞬息之間天地明
然已達錢塘矣餘事更不錄已在別書載述云耳

燈下卷下

十一

蘇樓

右燈下閑談二卷不知撰人名氏目錄後題館閣書目載燈下閑
談二卷不知作者載唐及五代異聞陳道人書籍鋪刊行二行會
槧類說四十四卷列戎幕閑談祕閣閑談牧豎閑談國老閑談之
後無撰人名止載夾竹桃幃子白丸子方二條字句刪節白丸子
方此本題墜井得道陶宗儀說郭鈔本題云無名氏撰止載神仙
雪冤一條成詩百首作成詩三首斷踪青鳥罷銜箋下二句不缺
作金盃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欹懶續絃刻本說郭所載撰人江洵
未知何據尙有向薌林入對一條文筆絕不類未知從何舛誤也
案作者自序引唐韋絢戎幕閑談爲比絢執誼子蜀人晁公武讀
書志載牧豎閑談亦爲蜀人景漁撰疑此書作者亦是蜀人故其
自序特比韋絢且襲其名也未條謂陸展開平末册吳越王考陸
展爲柳燦所害事在天祐二年梁改唐天祐四年爲開平元年錢
鏐在天祐元年僅更封吳王其封吳越王在開平元年既不得云
開平末且展已死二年矣安得有往册之事小說固非信史可比
然不當誤記時代若此殆吳越爲吳之誤開平爲天祐之誤歟此
本影寫陳道人家刻本行間校語皆出原鈔一不云所據一云馮
鈔蓋別見二本也戊午冬新建夏敬觀跋

燈下跋

一

蘇樓

燈下閑談卷下終



西
遊
補



序

予遊覺湖得舊抄本西遊補於延州來氏原本畧有評語以示我友武陵山人山人曰未盡也問疏證一二以示三一道人道人曰嘻猶未盡乃覆加評閱考論而刪存其原評之中竅者猶以為未盡不得如悟一子之詮西遊記也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讀者隨所見之淺深以窺測古人而巳矣所謂盡者西遊借釋言丹悟一子因而暢發仙佛同宗之旨故其言長南潛本儒者遭國變棄家事佛是書雖借徑西遊實自述平生閱歷了悟之迹不與原書同趣何必為悟一子之詮解且讀書之要始人論世而巳今南潛之人與世予既考而得之矣則來之是書性情趣向可以默契得失離合之間蓋幾希矣若夫不盡之言不盡之意邈然於筆墨之外者此則其別有寄託而不得已於作書之故豈可以穿鑿附會而自謂盡之道人曰書意至於點破情魔然西遊全書可入情魔者不少何獨託始於三調芭蕉之後曰南潛易發因見杏葉而悟黃鍾之魔西遊言芭蕉扇小如杏葉展之長丈二尺或有所觸遂託始於此道人笑曰其然此亦不可盡之一證也他日將授之梓而請序於予因書其語以貽之癸丑孟冬天目山樵識

西遊補

序

西遊補答問

問西遊不闕何以補也。曰西遊之補蓋在火燄芭蕉之後洗心塔之先也。大聖計調芭蕉滅除火燄力過之而已矣。四萬八千年總是情根團結。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武陵山人云此作者自言其所從然畢竟是釋氏之學。若聖人則不必空破情根而已。悟通大道矣。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西遊補者情妖也。情妖者鯖魚精也。

問西遊舊本妖魔百萬。不過欲刮唐僧而取其肉。予補西遊而鯖魚獨迷大聖何也。曰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問古本西遊公先說出某妖某怪。此叙情妖。不先曉其為情妖何也。曰此正是補西遊大闕處。情之魔人無形無聲。不識不知。或從悲慘而入。或從逸樂而入。或一念疑搖而入。或從所見聞而入。其人此境若不可已。若不可改。若不可忽。若一人而決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頭地步。故大聖在鯖魚肚中。不知鯖魚跳出鯖魚之外。而鯖魚也。且跳出鯖魚不知頃刻而殺鯖魚者。仍是大聖送人悟人。非有兩人也。問古人世界是過去之說矣。未來世界是未來之說矣。雖然初唐之日。又安得宋丞

西遊補

答問

一

二

相秦檜之魂魄而治之。曰西遊補情夢也。譬如正月初三日。夢見三月初三。與人爭鬪手足格傷。及至三月初三。果有爭鬪目之所見。與夢無異。夫正月初三。非三月初三也。而夢之見之者。心無所不至也。心無所不至。故不可放。

問大聖在古人世界為虞美人何媧也。在未來世界便是閻羅天子何威也。曰心入未來至險至阻。若非振作精神。必將一敗塗地。滅六賊去邪也。刑秦檜決趨向也。拜武穆歸正也。武陵山人云此儒釋合一處。此大聖脫出情妖之根本。

問大聖在青青世界見唐僧是將軍何也。曰不須着論。且看殺青大將軍長老將軍此九字。

問十二回關雎殿。唐僧墜淚撥琵琶。季女彈詞。大有淒風苦雨之致。曰天下情根不外一悲字。

問大聖忽有夫人男女何也。曰夢想顛倒。

問大聖出情魔時。五色旌旛之亂何也。曰清淨經云。亂窮返本。情極見性。問大聖遇牡丹。使人情魔。作破聖先鋒。使出情魔何也。曰斬情魔。政要一刀兩段。問天可鑿乎。曰此作者大主意。大聖不過鑿天人。決不走入情魔。

問古本西遊凡諸妖魔或牛首虎頭或豺聲狼視。今西遊補十六回所記鯖魚精。竟同於平人何也。曰此四字正是萬古以來以下原故。

西遊補

答問

二

西遊補總釋

西遊一書專為修真而作三調芭蕉扇一段以真陰制真陽坎離既濟火熾自除尤

正見牡丹之紅為一人獨得之景而非人人共見之景也古人云陽氣一分不盡不

西遊補

總釋

死陰氣一分不盡不仙牡丹之紅正是純陽之象然當靜以養之不當動以擾之正

西遊補

總釋

天之人甚眾如道書之三十三天釋氏之二十八天論其理也郭太史之埃積西法

西遊補

總釋

曲盡形容幸行者非功名中人故過而不入天字第二號為古人世界行者心中有

而他適詎可得耶項羽自新生平與高米烈妮妮不休行者即欲入瞌睡世界以見始皇詎可得耶借扇之時為牛魔王以騙羅刹女陽而下求於陰水火既濟之象也入魔之後為虛姬以騙項羽陰不足以制陽火水未濟之象也自入鏡中已歷兩夜一以尋始皇而通宵奔走一以聽平話而徹夜不眠陽不入陰飛騰無制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行者當之矣鏡中照鏡更添顏色實則盡失本來面目宜乎被項羽騙入未來世界而剪徑之六賊亦以為美婦人而戲侮之也古人世界通者未來世界未來世界又通瞌睡世界此則另有妙義古人往矣而誦詩讀書之下低徊留之如見其人馬如聞其語焉非古人世界而何未來本不可知而術數之家多以私意揣測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非入未來世界而何然古人之事猶有典籍可徵而未來則如捕風捉影言人人殊故好言未來者恒入於瞌睡而不覺此瞌睡世界所以不與古人世界為鄰而與未來世界為鄰也聖人百世可知之以理而已若舍理而言數則自呈命堪輿以至六壬奇門太乙諸術無非瞌睡推而廣之如釋氏之八萬四千大劫邵子之一元十二會一會萬八百年使天尊見之皆當派入瞌睡世界永開伏道而不容復出以惑世誑民者也然則未來世界之人必入於瞌睡乎

西遊補

總釋

三

曰羣言淆亂折諸聖使聖人而入未來決不流於瞌睡蓋諸仙諸佛皆從人中修成而聖人則人道之極也人為天地之心故建諸天地而不悖人為鬼神之會故質諸鬼神而無疑此吾儒腳踏實地工夫超出乎二氏之上者也行者之劫秦槍力錫鼎鑊其酷無以復加然使聖人見之必曰行者是也即老君與如來見之亦必曰行者是也則幻境中之玉帝安得不以為字字真棒棒切而向之天明拳打脚踢而不開者今則一封書至而豁然大悟一見岳將軍使拜師父遂成三教全身正以二氏之不能超出乎未來世界而有賴於吾儒也入綠水池而出未來世界新居士推之也行者自推之也扯斷紅線而出萬鏡樓老人救之也行者自救之也然岳將軍連年馬上畢竟質美而學未優若得聖人為師則紅線化為烏有矣未來世界無聖人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故由困至節不出六十四卦之範圍唐僧與翠繩娘做親即項羽虛姬之影子剛則一夜忽然相罵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以十三宮配十三經六十四卦宮易也三百篇宮詩也八章宮孝經也而飲虹臺欲滿閣之類不見於十三經以見小月王之附會經文真屬錯雜不特二氏之罪人且為吾儒之罪人也聞雖為三百篇之首宛宛淑女君子好迷恒為言情者藉口文三為樂而唱西遊

者為隔牆花以喻魔由心生有形無質如隔牆之花可望而不可即也第一段自天皇至唐太宗即古人世界之餘文第二段自斬龍至過火焰山為前半部西遊之總結行者打之則空焉之不應認幻為真猶是初入魔之景象也彈詞不已轉而做戲做孫丞相不已轉而做高唐崇以幻引幻猶是次入魔之景象也然而行者之入魔行者之走火也行者走火始於牡丹之紅則是火之太過而非火之不及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治病與祛魔無二理也茶味苦寒力能清心降火除煩止渴故行者之在古人世界也或進入洞房喫盡茶茶曰閉坐一回還要吃些清茶曰大王且吃口茶兒慢慢再講曰開了門等我進來吃口茶水且出未來世界也曰新古人坐店中吃茶曰一柄碧絲壺盛一壺茶曰今日替陳先生賀喜大開茶席曰兩個侍兒又換茶來頻提茶字有草蛇灰線之妙而書一詞也然時行者變猴蟻伏於茶內八羅刹腹中此正承原脈戲文將啟行者不看戲而急欲喫茶此即亢陽之所以熾而幻境之所由出也故曰走到貴主人處取些救火資澤明謂入魔為火之太過而救之以茶也然而火為無形之火茶亦無形之茶向外尋求安能得手故仿古晚郊圍無茶擬古大昆池無茶至綠竹洞而有茶者竹之為物中空外直以喻人心之虛而能

西遊補

總釋

四

容銳而善入也老翁為行者真命躬取生身受氣初亦是出魔之漸甲子正月朔有年月日而無時則子平古法也明日卻該殺人三日後要死一場絕活預知休咎即未來世界之餘文所以大昆池南直接瞌睡世界而驅山鏗之下落即於老翁得之余謂好言未來者恒入於瞌睡而不覺非臆說矣高唐崇已完僅存然尾一折崇之將醒即魔之將出也本即夢夢然尾而名之曰高唐煙雨夢又名之曰南柯夢其為丞相而生五子即邯鄲夢盧生之事而移於孫悟空又別名為孫丞相五齣總見夢境之迷離惘恍而莫可捉摸也戲樓上有一行者山凹裏又有一行者一真一假即前書中六耳獼猴之影子也有假行者即有假唐僧與假沙僧假八戒而六耳獼猴之變幻復見於青青世界矣唐僧既離八戒又離沙僧且囑孫行者不要到青青世界來纏擾金木凋零戊己失散其為妖也何疑然而行者之入魔也由新唐而至青青世界則其出魔也亦必由青青世界而返新唐譬之自高原而墜深淵其所由起者必其所墜之處也自中華而通荒外其所由入者必其所從出之途也新唐詔到翠娘即死名曰殺青允稱其實沙僧不復見而八戒收在營中者木公金母天然夫婦其勢不得而遠離也波羅蜜王說出根由實為行者之嫡系正派然則蜜王之殺

小月王行者敬之也。斬唐僧行者斬之也。假者既破，真者未達。五色旌旗，紛紜大亂。而虛空主人，遂得以片言喚醒矣。三道人云：虛空而無主人，是頑空也。然虛空中之主人，果安在乎？書未已，明言之曰：範圍天地而不過，此即楞嚴經所謂十方虛空，生汝心中，如片雲點於太虛裏也。或有未悟，請示以詩。詩曰：鏡裏看花思渺然，歸根消息要窮研。陽春一曲何人和，曾在深山子在水。

西遊補

總釋

五

西遊補目錄

第一回

牡丹紅鱗魚吐氣

送寬文猴聖留連

第二回

西方路幻出新唐

綠玉殿風華天子

第三回

桃花鈺詔頒玄英

鑿天斧驚動心猿

第四回

一審開時迷萬鏡

物形現處我形亡

第五回

鑲青鏡心猿入古

綠珠樓行者攢眉

第六回

半面淚痕真美死

一句蒲香楚將愁

第七回

秦楚之際四聲鼓

真假美人一鏡中

第八回

一入未來除六賊

半日閻羅決正邪

第九回

秦檜百身雖自賄

大聖一心皈穆王

西遊補

目錄

第十回

萬鏡臺行者重歸

萬壽宮悟空自救

第十一回

節卦宮門看帳目

愁拳頂上抖毫毛

第十二回

闕離殿唐僧墮淚

撥琵琶季女彈詞

第十三回

綠竹洞相逢古老

蘆花畔細訪秦皇

第十四回

唐相公應詔出兵

西遊補

翠繩環池邊碎玉

第十五回

三更月玄奘點將

五色旗大聖神搖

第十六回

虛空尊者呼猿夢

猴聖歸來日半山

西遊補目錄終

西遊補八三調芭蕉扇後



第一回

牡丹紅鱗魚吐氣

送寬文大聖留連

萬物從來只一身

敢與世間開眇眼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肯把江山別立根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清吳興董說若雨著

得兒說罷，馬走百步方纔見牡丹樹下，頭定牡丹，立着數百春紅文，簇擁一團在那裏探野花結，並卦把女，搗兒打情罵，倒怨見了東來和尚，盡把袖兒掩口，嘻嘻而笑。長老胸中疑惑，使叫悟空，我們另覓枯徑去罷。如此青青春野，青青春野與與青青世不相，恐一班變童弱女，又不免惹事，纏人行者道：師父，我一向有句話要對你說，恐怕一時衝撞，不敢便講。師父你一生有兩大病，一件是多用心，一件是文字禪。入魔之根在此，亦全看關目，多用心者，如你怕長怕短，便是文字禪者，如你歌詩論理，談古證今，講經說偈，便是文字禪。無關正果，多用心，反召妖魔去。此二病好上西方。長老只是不快，行者道：師父差矣，他是在家人，我是出家人，共此一條路，只要兩條心。唐僧聽罷，鞭馬上前，不想一簇女，即隊裡，忽有八九個孩童，跳將出來，團團圍打一座男女城，把唐僧圍住，凝眼而看。看罷，亂跳亂嚷，嚷道：此兒長大了，還穿百家衣，長老本性好靜，那兒女靈，纏便把善言勸他，再不肯去。叱之亦不去，只是嚷道：此兒長大了，還穿百家衣，長老無可奈何，只得脫下身上衲衣，藏在包袱裏面，席單而坐。那些孩童，也不管他，又嚷道：你這一色百家衣，捨與我罷，你不與我，我到家裏去，叫娘做一件青緞色，斷腸色，綠楊色，比翼色，晚霞色，燕青色，醬色。

西遊補

第一回

天玄色，桃紅色，玉色，蓮肉色，青蓮色，銀青色，魚肚白色，水墨色，石藍色，蘆花色，綠色，五色，錦色，荔枝色，珊瑚色，鴨頭綠色，迴文錦色，相思錦色，的百家衣，晴天每從色界，而八色，莫能於紅，故先用紅字引起，至此光怪陸離，日連五色，然都是空中語耳。故曰：色即是空，我也不要你的一色百家衣了。長老閉目，沉沉不答。八戒不知長老心中之事，還要弄弄女，叫他乾兒子，濕兒子，討他便宜，哩，插入八戒是閒筆，然無此便覺枯寂，又家不可不知行者，看見心中焦躁，耳中取出金箍棒，拿起亂趕，嚇得小兒們一個個，踢脚絆手，走去。行者還氣他，不過登時，追上，偷棒便打，可憐，蝎髮，桃顏化，作春駒，野火，你看牡丹之下，跟定牡丹，一簇美人，望見行者，打殺男女，慌忙，坐下，採花籃，各人走到，潤邊，取了石片來，迎行者，行者顏色不改，輕輕把棒一撥，又掃地打死了。原來孫大聖，雖然勇鬪，卻是天性仁慈，無真見識，真把棍仁慈，即是入魔當時，棒納耳中，不覺涕淚，眼外，情根一動，定慧便失，所謂一星之火，能燒萬里之野，滴滴之水，能穿泰山之石，自怨自艾的道：天悟空，自皈佛法，開情束氣，不曾妄殺一人，今日忽然恣激，反害了不妖精，不強盜的男女，長幼五十餘人，忘却罪孽深重，理走了兩步，又害怕起來，道：老孫只想後邊地獄，善忘記了現前地獄。此後七情

纏接如雷，作前幾不能自脫，悲夫。我前日打殺得個把妖精，師父就要念咒殺得幾個強盜，師父登時趕逐，跟前者。○此謂多用心。今日師父見了這一干屍首，心中惱怒，把那話兒，咒子，萬一念了一百遍，堂堂孫大聖，就弄得個皮肉，糊了，你道像什麼體面，終是心猿智慧，行者高明，此時又想出個意頭，想越不是，以為我們老和尚是個通文達藝之人，文字禪，卻又慈悲太過，有些耳朵根軟，我今日做起一篇送冤文，字造成哭啼啼面孔，一頭讀一頭走，師父若見我這等啼哭，定有三分疑心，叫悟空平日，剛強何處去，我只說西方路上，有妖精，師父疑心，頭然增了七分，又問我妖精何處，叫何名，我只說妖精，叫打人精，以懼心轉為欺心，遂不憚冒妖精之名，夫一念入道，師為大聖，一念入魔，師為妖精，西方本無佛，一大聖而已，西方路工本無妖精，一猴兒而已，師父若不信時，只看一班男女，個個做了血屍，精靈，師父聽得妖精，利害，膽戰心驚，八戒道：散了火罷，沙僧道：胡亂行行，我見他東橫西豎，只得寬慰他們，一句道：全賴靈山觀世音，故精洞裏，如今片瓦無存，行者登時拾石為研，折梅為筆，造泥為墨，削竹為簡，寫成送冤文字，扯了一個秀才袖式，猴兒竟充秀才，真妖精也。○今日秀才家，都作猴兒，猴子到底是一是二，搖擺擺擺，高足，潤步，朗聲。

西遊補

第一回

三

誦念其文曰：維大唐正統皇帝，敕賜百寶袈裟，五珠杖，賜號御弟，唐僧玄奘，大法師門下徒弟，第一人水簾洞主，齊天大聖，天宮反寇地府豪氣，八字弄魔，孫悟空行者，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饒於無辜，無怨，春風裏男女之幽魂，曰：嗚呼，門柳安金，庭蘭孕玉，乾坤不仁，青歲勿殺，胡為乎三月桃花之水，環佩湘，九天白鶴之雲，蒼茫煙鎖，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為君恨之，雖然，走龍蛇於銅棟，室裏臨窺，哭風雨於玉琴樓中，嘯虎，此素女之周行也，胡為乎春袖紅分，春草綠，春日長，今春壽促，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為君恨之，嗚呼，竹馬一里，螢燈半，惟造化小兒，宜弗有怨，胡為乎洗錢未，飛鳧為而浴，西洲，雙柱初紅，服鴉衣而遊紫谷，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為君恨之，雖然，七齡孔子，帳中，鳴蟋蟀之音，二八曾參，階下，拜荔枝之獻，胡為乎不講此正則也，剪玉南，碎荷東，浦，浮絲之棗不袖，垂乳之桐不哺，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為君恨之，嗚呼，南北西東，未賦招魂之句，張錢徐趨，難占古塚之碑，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為君恨之，嗚呼，師父文字禪，自己卻走入文字禪去。

行者暗笑道老和尚平日有些道氣再如此昏倦今日只是我的飛星姓不該受念咒之苦他又摘一根草花捲成一團塞在豬八戒耳朵裏口裏亂嚷道悟能悟淨想顛倒我代八戒答云悟能悟淨想顛倒八戒在夢裏呼的答應道師父你叫悟能做什麼行者曉得八戒畢竟認他做了師父他便變做師父的聲音叫聲徒弟方纔觀音菩薩在此經過叫我致意你哩八戒閉了眼在草裏呼的亂滾道菩薩可曾說我些甚麼行者道菩薩怎麼不說菩薩方纔評品了我又評品了你們三箇先說我未能成佛教我莫工西天說悟能決能成佛他獨上西天悟淨可做到尚教他在西方路上乾淨寺裏修行暗離書一段菩薩說罷三句便一眼看着你道悟能這等好困也上不得西天你教他一聲教他去配了真真愛憐憐前書曰片言戲謔早動情魔所謂言為心聲八戒道我也不要西天也不要憐憐只要半日黑甜甜說罷又哼的一響好如牛吼行者見他不醒大笑道徒弟我先去也竟往西邊化飯去了。

行者打破男女城是斬絕情根手段惜哉一念悲憐惹起許多妄想原評

西遊補

第一回

四

西遊補第一回終

西遊補

第二回

西方路幻出新唐

綠玉殿風華天子

自此以後悟能用盡千般計祇望迷人卻自迷卻說行者跳在空中。大聖元在空中讀書記清東張西望尋個化飯去處兩個時辰更不見一人家心中焦躁正要按落雲頭回轉舊路作頓折忽見十里之外有一座大城池文法實從前書小雷音寺一段脫化他就急急趕上看時城頭上一面綠錦旗寫幾個飛金篆字。

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孫中興皇帝

行者驀然見了大唐兩字嚇得一身冷汗思量起來我們走上西方為何走下東方來也決是假的不知又是甚麼妖精可惡他又轉一念道我聞得周天之說天是圓團轉的作者生於明末故已開地圖之說莫非我們把西天走盡如今又轉到東來若是這等也不怕他只消再轉一轉便是西天或者是真的他即時轉一念道不真不真既是西天走過佛祖慈悲為何不叫我一聲況且我又見他幾遍不是無情

西遊補

第二回

少面之人還是假的當時又轉一念道老孫幾乎自家忘了我當年在水簾洞裏做妖精時節有一兄弟喚做碧衣使者隨筆紫雲帶前書似是似不是宛然華境他曾送我寬輪別紀一書上有一段云有中國者本非中國而慕中國之名故冒其名也說見水經河水注云天竺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也這個所在決是西方冒名之國還是真的頃刻間行者又不覺失聲嚷道假假假假假百念交攻一心無主轉入魔可憐可憐他既是慕中國只該寫中國如何卻寫大唐況我師父常常說大唐皇帝是族族新新的天下他却如何使曉得了就在這裏改標易幟決不是真的躊躇半日更無一定之見行者定睛決志把下面看來又見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孫中興皇帝十四字十六字作兩次寫曲折盡致武陵山人云唐太宗後三十八代則宋高宗故有中興之名也武后女主後唐閔帝後周恭帝並去踰年不數此仗後勸恭帝一策他便跳跳嚷嚷在空中罵道亂言亂言師父出大唐境界到今日也不上二十年他那裏難道就過了幾百年師父又是肉胎血體縱是出入神仙洞往來蓬島天也與常人一般過日為何差了許多決是假的他又想一想道也未可知若是一月一個皇帝不消四年三十八個都換到了

或者是真的行者此時真所謂疑團未破思議空勞他便按落雲端念動真言要喚
本方土地問個消息念了十遍土地只是不來行者暗想平時略略念動便抱頭鼠
伏而來今日如何這等事勢急了且不要責他但叫值日功曹自然有個分曉行者
又叫功曹兄弟們何在望空叫了數百聲絕無影響行者大怒登時現出大鬧天宮
身子十六回書中屢提大鬧天宮四字者見放心無所不至也又見情應纏繞大
鬧天宮手段亦施展不得也把棒幌一幌像缸口粗又縱身跳起空中亂舞亂跳
了半日也無半個神明答應行者越發惱怒直頭奔上靈霄要見玉帝問他明白却
纔上天只見天門緊閉行者叫開門開門有一人在裏裏答應道這樣不知緩急奴
才吾家靈霄殿已被人偷去奇文○伏下奉天無天可上又聽得一人在旁笑道大
哥你還不知哩那靈霄殿為何被人偷去原來五百年前有一孫弼馬溫大鬧天宮
不曾奪得靈霄殿去因此懷恨構成黨與借取經之名交結西方一路妖精忽然一
日妖精們用些巧計偷出靈霄此即兵法中以他人攻他人無有弗勝之計也猢猻
兒到是知靈霄可取可取行者聽得又好笑又好惱他是心剛性急的人那受得無端
搶白越發拳打脚踢只叫開門那裏邊又道若果竟要開天門權守五十四十六年

西遊補 第二回

三個月等吾家靈霄殿造成開門迎接尊客何如却說行者指望見了玉帝討出靈
文紫字之書辨清大唐真假反受一番大辱只得按落雲頭仍到大唐境界行者道
我只是認真而去看他如何罷了即時放開懷抱走進城門那受門的將士道新天
子之令凡異言異服者拿斬小和尚雖是你無家無室無家無室反耐第十三回高
唐第十四回波羅蜜王也要自家保個性命兒行者拱拱手道長官之言極為相愛即
時走出城門變做粉蝶兒飛一個美人舞再飛一個背琵琶裝點春風頃刻之間早
到五花樓下即時飛進玉閣歇在殿上真是瓊樞繞靑閣纏雲神仙未見洞府難
尊者也

天回金氣合星順玉衡平靈生翡翠殿日麗鳳凰城舊詩
行者觀看不已忽見殿門額上有綠玉殿三個大字疑說偷去靈霄殿接手又寫綠
玉殿文情的相和生傍邊注着一行細字唐新天子風流皇帝元年二月吉旦立殿
中寂然只有兩邊壁上墨跡兩行其文曰
唐未受命五十年大國如斗唐受天命五十年山河飛而星月走奇文新皇帝
受命萬萬年四方唱周宣之詩小臣張邱謹祝

行者看罷暗笑道朝廷之上有此等小臣那得皇帝不風流說罷時忽然走出一箇
宮人手拿一柄青竹簾掃着地上口中自言自語的道呵呵皇帝也眠宰相也眠
玉殿如今變做眠仙閣哩昨夜我家風流天子替傾國夫人暖房擺酒在後園翡翠
宮中酣飲了一夜初時取出一面高唐鏡鏡字先一現伏下無數鏡○高唐鏡為高
唐著作一這叫傾國夫人又在左邊徐夫人立在右邊三人並肩照鏡天子又道兩
位夫人標致傾國夫人又道陛下標致天子回頭來便問我輩宮人當時三四百
箇貼身宮女齊聲答應果然是絕世郎君極力摹寫風流天子正淫染情字抄從宮
人口中說出實處皆虛天子大悅便迷着眼兒飲一大觥酒半酣時起來看月天子
便開口笑笑指着月中嫦娥道此是朕的徐夫人徐夫人又指着織女牛郎說此是
陛下與傾國夫人今夜雖是三月初五二月初五三月初五皆根工綠春時候來是
文家線索卻要預借七夕哩天子大悅又飲一大觥一個醉天子面上血紅頭兒搖
搖脚兒斜斜舌兒嗒嗒不管三七念一二七十四一橫橫在徐夫人的身上傾國夫
人又慌忙坐定做了一個雪花肉榻枕了天子的脚跟又有徐夫人身邊一個繡女
忒有情興登時摘一朵海木香嘻嘻而笑走到徐夫人背後輕輕插在天子頭上做

西遊補 第二回

個醉花天子模樣這等快活果然人間蓬島只是我想將起來前代做天子的也多
做風流的天子也不少暗伏彈詞一段到如今宮殿去了美人去了皇帝去了三了
字如冷水澆背不要論秦漢六朝便是我先天子中年好弄快活造起珠兩樓臺那
個樓臺真造得齊齊整整上面都是白玉板格子四邊青瑣窗扉邊一個圓霜洞
望見海日出沒下面踏脚板還是金鏤紫香檀一時翠面芙蓉粉肌梅片蟬衫麟帶
蜀管吳絳見者無不目艷聞者無不心動昨日正宮娘娘叫我往東花園掃地我在
短牆望望只見一座珠兩樓臺一望荒草再望雲烟鴛鴦瓦三千片如今弄成千千
片走龍梁飛蟲棟十字樣架起更有一件好笑日頭兒還有半天并裏頭松樹邊更
移了幾燈鬼火仔細觀看到底不見一個歌童到底不見一個舞女只有三兩隻杜
鵑兒在那裏一聲高一聲低不絕的啼春雨眼仙閣一節極淫態此節極淫態下指點
今請者暗然暗說這等看將起來天子庶人同歸無有皇妃村女共化青塵舊年正月元

宵有一個松羅道士他的說話到有些悟頭他道我風流天子喜的是畫中人愛的是
是國中景畫中人國中景正是夢中說夢因此進一幅畫圖叫做驪山圖天子問驪
山在否道士便道驪山壽短只有二千年天子笑道他有了二千年也投了道士道

臣只嫌他不湮成此土木驪山二百年。口舌驪山四百年。楮墨驪山五百年。青史驪山九百年。零零碎碎。湮成得二千年。奇文我這一日當班。正正立在那道士對面。一句一句都聽得明白。歇了一年多。前日見了有學問的宮人話起。原來驪山圖。便是那用驪山鐸的秦始皇墳墓。驪山鐸從無意中點出。玉堂閒話。豫章宜春界。鐘山有峽。回環澗激。深不可測。曾有漁人釣得一金鎖。引之數百尺。而得一鐸。又如鐸狀。舉之聲如霹靂。天蓋驪山。川震動鐘山。一面崩摧。五百餘丈。漁人皆沈。舟落水。識者曰。此秦始皇驪山鐸也。話罷。掃地。掃罷。話話。行者突然聽得驪山鐸三字。暗想。山如何聽得。我若有這個鐸子。連着有妖精的高山。預先驅了他去。也落得省些氣力。正要變做一個承值官兒模樣。上前問他驪山鐸子的根由。忽聽得宮中大吹大

此文須作三段讀前一段結風流天子一茶中間珠雨樓壹一段是托出一部大旨後驪山一段伏大聖入鏡一案原評

西遊補

第二回

四

西遊補第二回終

西遊補

第三回

桃花鏡詔頒玄奘

鑿天斧驚動心猿

行者聽得宮中奏樂。即時飛進虎門。上回未點出驪山鐸。欲轉至古人世界。矣。又先插入此段。預伏下回。張子用筆之妙。真如兔起鶻落。斷雲連。過了重樓。登院。走到一個雕青軒子。圍圍簇簇。公卿當中坐着天子。歇不多時。只見新天子。忽然失色。對眾官道。朕昨日看皇唐寶訓。有一段云。唐僧陳玄奘。妄以緇子。惑殺先王。門生弟子。盡是水窟石澗之流。錫杖。孟。變為木柄。金箍之具。四十年後。率其徒眾。犯我疆土。此大敵也。朕又不知。惟恐。何處想入。又有一段云。五百年前有孫悟空者。曾反天宮。欲提玉帝而坐之塔下。天命未絕。佛祖鎮之。天且如此。而況於人乎。然而唐僧納為第一徒弟者。何也。欲以西方之遊。肇東南之伯。倚後馬之威。壯鯨鯢之勢。朕看此書。有些害怕。今遣總戎大將。趙成望。西方而去。斬了唐僧。首級。回來。當時又教他徒眾。令其四散。自然無事。尚書僕射李曠。出班奏道。禿臣陳玄奘。不可殺他。倒可用也。可用他殺他。不可用他人殺他。此即第二回所云。以他人攻他人也。前復文無意中相應。既對新天子。叫將士在裏帥庫中。取出飛蛟劍。吳王刀。碓石鈎。雷花戟。五雲寶雕。戍馬。馬。銀魚甲。飛虎玉帳。幟。舜大旗。桃花鏡。九月斧。玻璃月。盈。飛魚。紅金袍。斬魔品。線履。七星扇。同着一幅黃練詔書。封上飛送。西天殺青掛印大將軍。御弟陳玄奘。詔曰。

西遊補

第三回

大將軍碧節之清。朱絲之直。昨青路諸侯。走馬梁國。競奏將軍。雄武。使西方天下人。魚結舌。而海無氣。草階華屋之代。聞見其人。朕之素慕。聽詞。美良。轉目。西山。悲哉。而嘆矣。今夫西賊。星。孟。蘭。微。日。來。蓋。天。威。別。離。而。飛。錫。之。歸。期。也。將軍。何。不。躍。素。池。而。彈。慧。劍。披。墨。縑。而。傾。智。囊。綠。林。如。練。玄。日。無。煙。然後。朕。以。一。尺。素。束。將軍。之。馬。首。此。日。雕。戈。銀。甲。他。時。轟。帳。蛟。國。若。乃。寬。符。銅。柱。難。判。黃。泥。碑。文。天。壁。金。繩。誰。賊。歸。來。辭。句。惟。大。將軍。一。思。之。二。思。之。且。夫。朕。之。嚴。珊。珣。弓。碧。玉。矢。者。久。矣。叫。宮。中。取。出。瓊。瑤。節。同。付。使者。使者。得了。聖旨。拿着。瓊。瑤。節。捧。着。欽。賜。印。認。飛。馬。出。城。行者。大。驚。又。恐。生。出。事。來。連。累。師。父。不。敢。做。聲。登。時。趕。上。飛。一。個。梅。花。落。與。美人。身。肯。絕。世。相。映。成。文。出了。城。門。現。原。身。望。望。使者。使者。早已。不。見。行者。越。發。苦。恨。須。

史問倒卻說行者不曾辨得新舊真假。平空裏又見師父要做將軍。文家提綱法又驚又駭。又愁又悶。初入新舊界尚有許多疑信。此時入魔淵深忘卻本來面目。急急跳身起來。去看師父下落。忽然聽得天上有人說話。每按前處都出人意外。慌忙仰面看看。見四五百人持斧操斤。輪刀振臂。都在那裏擊天。行者心中暗想。他又不是值日功曹。面貌又不是惡曜凶星。明明是下界平人。如何卻在這裏幹這樣勾當。若是妖精變化惑人。看他面上又無惡氣。思想起來。又不知是天生痒疥。要人搔背呢。奇文妙文。可憐天問。不知是天生多骨。請外科先生在此刮洗哩。不知是嫌天舊了。擊去舊天。要換新天。還是天生帷障。擊去假天。要見真天。不知是天河壅漲。在此下流。呢。不知是重修靈霄殿。跟王今日是黃道吉日。在此動工哩。不知還是天喜風流。教人千雕萬刻。鑿成錦繡畫圖。不知是玉帝思凡。鑿成一條御路。要常常下來。語有射。不知天血是紅的。是白的。不知天皮是一層的。兩層的。不知鑿開天胸。見天有心。天無心呢。不知天心是偏的。是正的呢。不知是嫩天。是老天呢。不知是雄天。是雌天呢。不知是要鑿成倒掛天山。賽過地山哩。不知是鑿開天口。吞盡閻浮世界哩。就是這等。也不是下界平人。有此力量。待我上前問問。便知明白。行者當時高叫擊天的長官。你

西遊補 第三回

是那國王部下。為何幹此奇勾當。那些人都放了刀斧。空中施禮道。東南長老在上。我們一千人。叫做踏空兒。住在金鯉村中。二十年前。有個游方道士。傳下踏空法。兒城中男女。俱會書符說咒。駕斗翔雲。因此就改金鯉村。叫做踏空村。養的男女。都叫做踏空兒。弄做無一處不踏空了。誰想此地。有個青青世界天王。別號小月王。武陵山人云。小月王三字。合之成一情字。近日來。個取經和尚。卻是地府靈寶天宮反寇。齊天大聖。水簾洞主孫悟空行者。第二個師父。大唐正統皇帝。勅賜百寶袈裟。五花錫杖。賜號御弟。唐僧玄奘。大法師。這個法師俗姓陳。果然是清淨謹謹。不如葷飲酒。不許眼偷花。西天願也。去得只是孫行者。肆行無忌。殺人如草。西方一帶。殺做飛紅血路。顧首回百姓言之。無不切齒痛恨。今有大慈國王。苦憫眾生。竟把西天大路。鑄成通天青銅壁。盡行交斷。又遣孫行者。會變長變短。通天青銅壁。又布六萬里長一張相思網。補思網。並止六萬里。如今東天。西天。截就兩處。舟車水陸。無一可通。唐僧大勳行者。脚震逃走了。八戒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沙僧是第三個徒弟。只是一味哭了。暗照雜書。一回唐僧坐下的白馬。草也不喫一口了。那茫茫說來。豈有據當時。唐僧忙亂場中。立出一個主意。便叫二徒弟不要慌。三徒弟不要慌。他

遲鞭動白馬。奔入青青世界。小月王一見了他。想是前世姻緣。便像一個身子兒。相好把青青世界。堅執送與那和尚。那和尚又堅執不肯受。一心要上西天。小月王貼上去。那和尚推開來。貼貼推推。過了數日。小月王無可奈何。便請國中。大賢同來商議。有一大賢心生一計。只要四方。搜羅擊天之人。擊開天時。請陳先生一躍而上。進往玉皇殿上。討了關文。直頭到西天。此大妙之事也。小月王半愁半喜。當時點起人馬。遍尋擊天之人。正撞着我一千人。在空中投雁。那些人馬。簇擁而來。有一個金甲將軍。亂點亂竊。道正是擊天之人了。正是擊天之人了。一班小卒。把我圍住。個個擊來。披枷帶鎖。送上小月王。小月王大喜。叫手下人開了枷。去了鎖。登時取出花紅酒。賞了我們。強逼我們。擊天人。言道。會家不忙。忙家不會。我們別樣事。倒做過擊天的。斧頭。却不用。今日承小月王這等相待。只得磨快刀斧。強學擊天。仰面多時。頭痛踏空。多時脚酸。擊天原是勉強之事。午時光景。我們直擊到申時。纔擊得天縫開。那裏曉得又擊着了。玉帝殿下。不知不覺。把一箇靈霄殿。光油油。骨碌碌。從天縫中。滾下來。天上大驚。小怪。半日。纔定。却是我們星辰。吉利自家做事。又有那別人當罪。當時天裏。嚷住我們。也有些恐怕。側耳而聽。只聽得一個叫做太上老君。帶前文

西遊補 第三回

又與第二回。似接似不接。寫得又恍惚。又確。對玉帝說。你不要氣。你不要急。此事決非別人。幹得。斷然是孫行者。弼馬溫。狗奴才。小兒。如今。違動天兵。又恐生出事來。不若仍求佛祖。再壓他在五行山下。還要替佛祖講過。以後決不可放他出世。我們聽得。曉得。脫了罪名。想將起來。總之。別人當的罪過。又到這裏。放膽而擊。料得天裏。頭也。無第二個。靈霄殿。滾下來了。只是可憐。孫行者。下界。西方路上。又恨他上界。又怨他佛祖處。又有人。送風。觀音。見佛祖。怪他。他決不敢。暖眼。看他。走到那裏。去。旁邊。一人。道。呼。孫。猴。有甚。可憐。若無。猴。猴。這。狗。奴。才。我們。為何。在這裏。勞苦。那些。執。斧。操。斤。之。人。都。嚷。道。說。得。是。我們。罵。他。原。許。云。對。大。聖。佛。大。聖。對。大。聖。佛。大。聖。此。時。何。處。容。身。只。聽。得。空中。火。沸。盡。叫。弼。馬。溫。偷。酒。賊。偷。藥。賊。偷。人。參。果。的。強。盜。無。賴。糊。猴。妖。精。一。人。一。句。罵。得。孫。行者。全。時。噤。喉。骨。酥。麻。此。書。奇。處。在。一。頭。結。案。一。頭。埋伏。如此。回。本。結。第二。回。一案。却。提出。小。月。王。青青。世界。又是。伏。案。原。詳。

西遊補 第三回

一寶開時迷萬鏡

物形現處我形亡

却說行者受此無端謗議，被了辱罵，重重惹起，便要上前廝殺。他又心中暗想：「若明若昧，光景我來的時節，師父好好坐在草裏，跟定來，緣何在青青世界？」這小月王，斷然是個妖精，不消說了。好行者，竟不說話，一往便跳，剛纔轉個灣兒，劈面撞着一座城池，城門額上，有碧花苔篆成自然之文，却是青青世界四個大字。與新唐世界前後相對，却兩樣寫法。兩扇門兒，半開半掩，行者大喜，急急走進，只見淩城門，又有危牆兀立，東邊跑到西邊，西邊跑到東邊，却無一寶可進。行者笑道：「這樣城池，難道一個人也沒有，既沒有人，却又為何造牆？」等我細細看去，看了半晌，實無門路。他又惱將起來，東撞西撞，上撞下撞，撞開一塊青石皮，忽然絆跌落在一個大光明去處。真光明即假光明，種種的心種種妄想，皆從東撞西撞上撞下撞而來。行者定睛一看，原來是個琉璃樓閣，上面是一大片琉璃作蓋，下面是一片琉璃踏板。一張

紫琉璃榻，一張紫色琉璃椅，一隻粉琉璃桌子，桌上，一把墨琉璃茶壺，兩隻翠藍琉璃鐘子。早為吃茶作備之。正面八扇青琉璃窗，盡皆閉着，又不知打從那一處進來。行者奇駭不已，擡頭忽見四壁，都是寶鏡，砌成心印鏡也，鏡鏡相注，生諸幻影，心自亂，涉論妄想，狂花浪蕊，無有是處。圍圍有一百萬面鏡，之大小異形，方圓別製，不能細數，粗陳其概。

天皇獸紐鏡 白玉心鏡 自疑鏡 花鏡 風鏡 雌雄二鏡 紫錦荷花鏡
 水鏡 冰臺鏡 鐵面芙蓉鏡 我鏡 人鏡 月鏡 海南鏡 漢武悲夫鏡
 人鏡 青鎖鏡 靜鏡 無有鏡 秦季斯銅象鏡 鸚鵡鏡 不語鏡 留容鏡
 軒轅正妃鏡 一笑鏡 枕鏡 不留景鏡 飛鏡
 行者道：「倒好耍子。等老孫照出百千萬億模樣來，走近前來，照照，却無自家影子。只孫行者何處去了？但見每一鏡子，鏡裏別有天地，日月山林，每一鏡內，別有天地。月山林，任人者生老病死，浮沉濁浪，於其間，嗟乎，眾生安得一拳打破行者時時暗稱奇。只用帶單看法，一覽而盡，忽聽耳邊，一人高叫：「孫長老，別來多年，無恙。行者左顧右顧，並無一人，樓上又無鬼氣，聽他聲音，又不在此處。正疑感間，忽見一獸紐方

鏡中一人手執鋼叉，漆鏡而立，幻極。又高叫道：「孫長老，不須驚怪，是你故人。行者近前看，看道有些面熟，有些面熟，可知道根尚存，一時想不起那人道。我姓劉名伯欽，當年五行山下，你出來的時節，我也効一臂之力。緊帶前書，又緊接前回，黎天人所述太上老君之語，頗然忘記。人情可見，行者慌忙長揖道：「萬罪太保，恩人，你如今作何事業？為何却同在這裏講閒話？長老，你如今作何事業？為何却同在這裏伯欽道：「何說個同字？你在別人世界裏，我在你的世界裏，不同不同。行者道：「既是不同，如何相見？伯欽道：「你却不知，小月王造成萬鏡樓臺，有一鏡子，管一世界，一草一木一動一靜，多入鏡中，隨心看去，應目而來。故此樓名叫做三千大千世界行者轉一念時，正要問他唐天子消息，辨出新舊真偽，時時點醒本題，却又隨手推開，如海上三山可望，不可即見。黑林中走出一個老婆婆，三兩個斜斗，把伯欽推進，再不出來。行者快快自退，看看日色早已夜了，便道：「此時將暗也，尋不見師父，不如把鏡面鏡子細看一回，再作料理。不去抖擻尋師父，偷懶看鏡子，總寫入魔人精神恍惚，全迷本性。當時從天字第一號看起，只見鏡裏一人在那裏放榜榜文，上寫着第一名廷對秀才柳春，第二名廷對秀才烏有，第三名廷對秀才高未，明頃刻間，便有千萬人擠

擠擁，嗚呼嗚呼，齊來看榜。初時，但有喧鬧之聲，繼之以哭泣之聲，繼之以怒罵之聲。須臾，一簇人兒，各自走散。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去碎罵瓦磚的，也有首髮如蓬，被父母師長打趕，也有開了親身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場，也有拔床頭削自殺，被一女子奪住，也有低頭呆想，把自家廷對文字三迴而讀，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也有垂頭吐紅血，也有幾個長者，嘗些買春錢，替一人解悶，也有獨自吟詩，忽然吟一句，把腳亂踢石頭，也有不許僮僕報榜上無名者，也有外假氣悶，內露笑容，若曰：「應得者，也有真慈悲，憤強作喜容，笑面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獨有一班榜上有名之人，或換新衣，新履，或強作不笑之面，或壁上題詩，或看自家試文，讀一千遍，袖之而出，或替人悼歎，或故意說試官不濟，或強他人看判榜，他人心中雖不欲，勉強看完，或高談闊論，話今年一榜大公，或自陳除夜夢，或云：「這番文字，不得意不多時，又早有人抄白第一名文字，在酒樓上，搖頭誦念，傍有一少年問：「此文為何甚短？那念文的道：「文章是長的，吾只選他好句子抄來，你快來同看，學些法，則明年好中哩。兩個又使朗聲讀起其文曰：「

振起之絕業，扶進之人倫，學中之真景，治理之完神，何則此境已如混沌之不可

這此理已如呼吸之不可去，故性體之精未洩，方策之爐皆靈也。總之造化之元工，概不得望之中庸以下，而鬼神之默運，嘗有以得之寸掬之微。舉世通真作者，若其對必於第一。

孫行者呵呵大笑道：老孫五百年前曾在八卦爐中，紫帶前書又伏借紫金葫蘆藥，聽得老君對玉史仙人說着文章氣數，竟弄到孔子。是純天運謂之大盛，孟子到李斯，是純地運謂之中盛，此後五百年，該是水雷運文章氣短而身長，謂之小衰。又八百年，輪到山水運上，便壞了。乾坤老來，隨歷四運文字，已如此未知由利而復定在何時。當時玉史仙人便問如何大壞。老君道：「班無耳無目，無古無鼻，無手無脚，無心無肺，無骨無筋，無血無氣之人，名曰秀才。不怕普天下秀才動公呈，耶百年只用一張紙，蓋棺卻無兩句畫，做的文字，更有蹊蹺，混沌死過幾萬年，還放他不過，竟安坐在黃庭內也。要拿來呼吸是清虛之物，不去養他，却去惹他，精神是一身之寶，不去靜他，却去動他。你道這個文章叫做什麼？原來叫做紗帽文章。如今叫做頂子文章，會做幾句，便是那人福運，便有人捧舉他，便有人奉承他，更有人恐怕他，當時老君說罷，只見玉史仙人含淚而去。我想將起來那第一名的文字正

西遊補

第四回

三

是山水運中的文字哩，我也不要管他。再到天字第二號去看。

行者入新唐是第一層，入青青世界是第二層，入鏡是第三層，一層進一層，一層險一層原評。

武陵山人云：漢魏西晉為水雷運，東晉至北宋為山水運，伏後劫秦檜一案。

西遊補第四回終

西遊補

第五回

鑲青鏡心猿入古

綠珠樓行者攔眉

卻說行者看天字第二號一面鑲青古鏡之中，只見紫柏大樹，下立一石碑，刊着古
人世界原係頭風，世界隔壁十二箇篆字，行者道：「既是古人世界，秦始皇也在裏頭，
前日新唐地宮人說他有箇驅山鐸，連拱等我一把握住了他，擔這鐸來把西天
路上千山萬壑，盡趕去，妖精也無處藏身，強盜也無處着落了。登時變作一個銅
裏，蛀蟲望鏡面上爬定，着實蛀了一口。蛀穿鏡子，忽然跌在一所高臺，聽得下面有
些人聲，他又不敢現出原身，仍舊一個蛀蟲，隱在綠窗花縫裏窺探。原來古人世界
中有一美人，叫做綠珠女子，鎮日請賓宴客，飲酒吟詩，當時費了千心萬想，達成百
尺樓臺，取名握香臺，當當這一日，有個西施夫人，絲絲小姐，同來賀新臺，綠珠大喜，
即整酒筵，擺在握香臺上，以叙姊妹之情。正當中坐着絲絲小姐，右邊坐着綠珠女
左邊坐着西施夫人，一班扇香鬢子的丫頭進酒的，進酒攀花的，攀花捧色，盆的捧

西遊補

第五回

色盆，擁做一堆，行者在縫裏，使生巧計，即時變作了頭模樣，大至如何變作了頭大
錯大，錯混在中間，怎生打扮。

洛神誓祝，眉眉，蘇詩，況小，堪楚王，腰漢帝，衣上有秋風，墜下有蓮花，盆
只見那些頭嘻嘻的都笑將起來，道：「我這握香臺，真是個握香臺，這樣標致女子，
不住在屋裏，也趕來，又有一個丫頭，對行者道：「姐姐，你見綠珠也呆，行者道：「姐姐，
我是新來人，領我去見見便好。那丫頭便笑嘻嘻的，領見了綠珠，綠珠大喜，殺殺吊
下淚來，便對行者道：「虞美人許多時不相見，奇文玉顏愁動，却是為何，何行者暗想，奇
怪老孫自從石匣生來，為十四回，命埋根到如今，不曾受男女輪迴，眼前即是男
女輪迴，怎說不曾入烟花隊裏，我幾時認得甚麼綠珠，我幾時做過泥美人，銅
美人，鐵美人，草美人來，既然他這等說，也不要管，我是虞美人，不是虞美人，要子一
回，倒有趣，正叫做錯錯就錯，只是一件，既是虞美人，還有虞美人配頭，雙了頭已錯
冒認虞美人，又錯又想出虞美人，對頭更大，錯愈想愈要，愈使非愈入，危危我大聖
倘或一時，問及驢頭不對馬嘴，就要弄出本色來了。等我探他一探，弄出一個配頭，
纔好上席，綠珠又叫虞美人，快快登席，杯中雖淡，却好消悶，行者當時便做個風雨

淒涼面對綠娘道姐人言道酒落微腸我與丈夫不能相見想丈夫也想師父也
是一是二請問諸神和子兩絲風片判斷人腸久矣怎能放下咽綠娘失色道美人
說那裏話來你的丈夫就是楚伯王項羽如今現同一處為何不能相見暗對唐僧
師徒們在一處如何不能相見行者得了楚伯王項羽五字便隨口答應道姐姐你
又不知如今的楚王不比前日楚王了有一宮中女娃叫做楚騷睡射末回唐僧收他
俗子般百樣惹動丈夫離間我們夫婦或時步月我不看池中水藻他便倚着關
干徘徊如想丈夫又道他看不得婿或時看花我不叫辦酒他便房中捧出一個冰紋
壺一壺紫花玉露進上口稱十歲思命臨去只把眼兒亂轉丈夫也做個花眼送他
一個孫大聖變變美人使滿口妖氣信手本來易夫我是一片深情指望鴛鴦無
底見他兩個把我做閣板上背我那得不生悲怨那時丈夫又道我不採他又道難
為了楚騷見在床頭取下劍囊橫在背上也不叫跟隨人直頭自去不知往那裏走
了是二十日前去的暗跟三月初五來半月有餘尚無音耗說罷大哭綠娘見了淚濕
羅衫半袖面施絲絲一齊愁歎便自是把酒壺的侍女也有一肚皮眼淚嚕嚕嚕嚕
痛上心來為下心痛張本正是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轉轉愁四人才纔坐定西

西遊補 第五回

施便道今夜美人不快我三人宛轉解他不要助悲登時取六隻色子拿在手中心高
叫筵中妙姐聽令第一擲無公各要歌古詩一句第二擲無二要各人自家招出雲
情兩意第三擲無三本席自罰一大觥飛送一客西施空擲下高叫第一擲無公
綠珠轉出嬌音歌詩一句一首送完文卷出許多佳話古來佳人才子月下傷心花
前酒滿墮入愁城大難為說詞綺語所感文字碑之累深哉

夫君不來涼夜長

絲絲大讚笑道此句雙關得妙他也歌詩一句

玉人環佩正秋風

行者當時暗想這回兒要輪到老孫哩我別的文字恰也記得幾句說起詩字有些
頭痛又不知度美人會詩的不會詩的若是不會詩是還好若是會的却又是有頭
無尾了綠娘只叫美人歌句行者便似謙以推似真的應道我不會做詩西施
美道美人詩選已過中原便是三尺孩童也知度美人是能詞善賦之才今日這等
推托行者無奈只得仰面搜索索想半日向席上道不用古人成句好麼綠娘道此
事要問令官行者又問西施道這又何妨美人做出來便是古人成句了古人

世界中斷無今人可子衆人側耳而聽者歌詩一句
懺悔心隨雲雨飛

綠娘問絲絲道美人此句如何絲絲道美人的詩那個敢說他不好只是此句帶一
分和尚氣西施笑道美人原做了半月和尚和尚不道和尚做了半月美人○今日
小和尚尚做美人不知是誰是佛佛告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如是行者道不要嘲人
請令官過盆西施慌忙送過色盆于綠娘綠娘舉手擲下高叫第二擲無二西施便
道你們好招我却難招綠娘問姐姐你有甚麼難招西施道嗚呼故意羞人難道不曉
得我是兩個丈夫的兩個丈夫與第九回第三個師父相照綠娘道面前道是異姓
骨肉與十五回義兄弟不相識父子不同床原配遠隔合有何妨礙妹子有一道
理請姐姐招句吳王招一句范郎西施聽得應口便招

范郎

柳溪香戲

吳王

玉蘭紅顏

范郎

崑崙日誓

吳王

梧桐夜眼

范郎

五湖怨月

吳王

一醉愁天

絲珠聽罷鼓盞自拆

西遊補 第五回

妾淚萬石

今夕握香

他年傳雷石家有傳香臺

綠珠一字一歎西施高叫大罰我要招出快活來卻招出不快活來綠娘謝罪頓了
罰酒那時絲絲便讓行者行者又讓絲絲推來推去半日不招綠娘道我又有一法
絲絲姐說一句美人說一句罷西施道使不得楚伯王雄風趕赴沈沈玉郎軟緩溫存
那裏配得來絲絲笑道不妨他是我我待我先招絲絲道

泣月南樓

行者一時不檢點順口招道許多做作妾之甚一時不檢點說出不相復之機

拜佛西天

絲娘指着行者道美人想是你意思昏亂了為何要拜佛西天起來行者道文字艱
深便費詮解天者夫也西者西楚也拜者歸也佛者心也蓋言歸心于西楚丈夫解
妙具此慈悲宜其自出于他雖厭我我且想他綠娘讚嘆不已行者恐怕席上久
了有綠路徑便伴醉欲臨西施道第三擲不消擲去看月罷當時筵席便散四人步
下樓來隨意踏此野花弄些水草行者一心要尋春始皇便使個脫身之計只叫心

痛難忍難忍故我歸去罷綠娘道心痛是我們常事不必憂疑等我叫人請岐公公
來替美人看脈行者道不好近日醫家最不可近專要弄死活人弄大小病調
理時節又要送奏功效不顧人性命世上醫家備送人到古人世界若古人世界中
醫家直送到未來世界矣此等妙手須一概派往曠野世界永不出世道應今天
上天下稍延弄弄脾氣未便便服參朮終身受他的累了還是歸去綠娘又道美人
歸家不見楚王又要抱悶兒了楚王又要恨道下心病專思悶恨姊妹們同來留住
行者行者堅執不肯住下綠娘見他病急又留他不住只得叫四個貼身侍兒送
美人到府行者做個棒心睡眼面與風雨凄涼面作關疑別了姊妹四個侍兒扶
行者還下了百尺握香臺往一條大路而走行者道你四人回去罷了千萬替我謝
聲并致意夫人小姐明日相會女使道方纔出門時節綠娘分付一來送到楚王府
行者道你果然不肯回麼看棒一條金箍棒早已拔在手巾用力一撥四個侍兒打
為紅粉行者即時現出原身金箍棒自第一回納在耳中至此始再用不用金箍棒
如何現得本身棒頭看看原來正是女媧門前行者大喜道我家的大大聖差
此非我自家的天○忽然撞撞抄被小玉差一班踏空使者碎碎鑿開昨日反抱
西遊補 第五回

名在我身上雖是老君可惡玉帝不明老孫也有一件不是原不該五百年前紫雲
前書做出話柄如今且不要去投到閣得女媧又憤補天情天難補如女媧何我
今日竟央女媧替我補好方纔哭上雲霄況个明白這機會甚妙走近門邊細細觀
看只見兩扇黑漆門緊閉門上貼一紙頭寫着二十日到軒轅家問話頭初五日未
十日乃歸有傳尊客先此布罪行者看罷回頭就走耳朵中只聽得難聲三唱天已
將明走了數百萬里秦始皇只是不見斗入正脈
兩個丈夫便怕羞難招西施畢竟是古人世界中人
西遊補第五回終

西遊補 第六回

半面淚痕真美死
一句顏香楚將愁
忽見一個黑人坐在高閣之上行者笑道古人世界之有賊哩滿面塗了烏煤在此
示眾走了幾步又道不是逆賊原來倒是張飛廟又想想道既是張飛廟該帶一項
包巾縱使新式只好換做將軍帽皇帝帽子也不是亂帶的關了門帶帶或者不好
帶了皇帝帽又是元色面孔此人決是大禹玄帝我使上前見他討些治妖斬魔秘
訣我也不消尋着秦始皇了頭定來看看走到面前只見臺下立一石竿竿上插
一首飛白旗旗上寫六個紫色字
先漢名士項羽此回寫老項許多醜態大都為名士寫

行者看罷大笑一場道真個是事未來時休去想想到底不如心老孫疑來疑去
又道是大禹玄帝又道張飛又道是逆強盜誰想一些不是倒是我綠珠樓上強盜
丈夫 自生魔障佛教諸佛兒慎勿作因此○道丈夫又與後文不同床原配相聯
西遊補 第六回

當時又轉一念道嗚呼吾老孫專為秦始皇替他備個驅山鐸子所以鑽入古人
世界來楚霸王在他後頭如今已見了他却為何不見我有一個道理運到臺上見
了項羽把始皇消息問他倒是个着脚信行者即時跳起細看只見高閣之下有一
所碧草朱欄烏啼花亂去處坐着一個美人耳朵邊只聽得呼虞美人虞美人行者
笑道綠珠樓上的老孫如今在這裏了孫甚我不要管他死活行者登時把身子一
搖仍前學做美人模樣大錯竟上高閣袖中取出一尺水羅不住的掩淚單單露出
半面望着項羽似怨似愁項羽大驚慌忙跪下行者背轉項羽又飛趨跪在行者面
前叫美人可憐你枕席之人聊開笑面老項何仇於作者道此茶每行者也不做聲
項羽無奈只得陪笑行者方纔紅看桃花臉兒指着項羽道頑賊你為赫赫將軍不
能死一女子有何顏面坐此高臺項羽只是哭也不敢答應行者傲露不忍之態用
手扶起道常言道男兒兩膝有黃金你今後不可亂跪此種情態孫老從何處學
來若今日稱和十回會家不忙項羽道美人說那裏話來我見你愁眉一鎖心肝都
已碎了這个七尺軀還要顧他做甚你說與我果是為何行者便道大王我也罵你
不得了身子有些不快在藤榻上眠得半個時辰只見窗外玉蘭樹上跳出一個

狼精自稱五百年前大開天宮齊天大聖菩薩孫悟空項羽聽得時叫跳亂嚷拿我
王床頭刀來拿我刀來不見刀便是虎頭戟他便自爬頭自打腳大罵一聲如今在
那裡行者低着身子便叫大王不消大惱氣壞了自家身子等妾慢慢說來這个糊
猴果然可惡原評云真孫行者祖做虞美人假虞美人說真孫行者大奇竟到藤榻
邊來把妾戲狎妾雖不才豈肯作不明不白負虧難辨之人當時便高叫侍女不知
這糊猴念了什麼定身訣一个侍女也不來妾道侍女不來就有些蹊蹺慌忙去
下圍扇整抖衣裳那猴頭怒眼而視一把揪住了我丟我在花雨樓中忽又露出花
雨樓奇妙轉身跳去我在花雨樓中急急慌慌偷眼看他走到那裏去大王你道他
怎麼樣好個折如關其聲他竟到花陰藤榻之上坐着雙作我的模樣叫兒喚婢歇
歇兒又要迷着大王妾身不足惜只恐大王一時真假難分遣他毒手妾之痛哭正
為大王送人者往往如此項羽聽罷在手提刀右手把戟大喊一聲殺他跳下閣來
一連奔到花陰榻上斬了虞美人之頭血淋淋拋在荷花池內分付眾侍女們不許
啼哭這是假娘被我殺了那真娘在我的閣上那些侍女們含着淚珠急忙忙跟
了項王走到閣上見了行者都各各回愁作喜道果然真娘在此此些兒嚇死
了

第六回

娘子也項王當日大樂叫閣下侍兒急忙打掃花雨樓中謹慎擺酒一來替娘壓
驚二來賀孤家新妖邪感之喜自述者往往如此臺下齊聲答應當時閣上的眾侍
女們都來替行者擦胸做背進茶送水也有問娘被殺了不心願麼行者道也有些
也有問娘不跌壞下身麼何以獨閣下身豈如娘下身竟長老○堂堂大聖
一梁情魔心不由主使做出許多醜態這人者還自述往往如此行者道這个倒不
獨有氣喘難當項王道氣喘不妨定性坐坐就好忽有一對侍兒跪在面前請大王
娘娘赴宴行者暗想道我這不要千依萬順他登時扭做風魔之狀呆睜着兩眼對
着項王道這還我頭來原評云假美人殺真美人奇矣真行者獨個行者更奇項王大
驚連叫美人美人行者不應一味反白眼睛項王道不消講這是孫悟空幽魂不散
又附在美人身上了快請黃衣道士到來退些妖氣自然平復頃刻之間两个侍兒
同着一个黃衣道士走上閣來那道士手執鈴兒口噴法水念動真言
三皇之時有个軒轅黃帝大舜神君大舜名為虞氏軒轅姓看公孫孫虞虞孫原
是婚姻今朝完結那得清明伏願孫先生大聖老爺好補時行者感靈早飛上界
再闖天宮放了虞美人尋着唐僧急急如今省得道士無功又要和尚來臨

行者叫聲道士你曉得我是那个道士跪奏娘娘千歲行者亂嚷道士你這不
得我我是齊天大聖有冤報冤附身作祟今日是个良辰吉日決要與虞美人成親
真行者方帶代真虞美人與項羽成親假行者又要與假虞美人成親更奇你到從
中做個媒人得些媒人錢也是好的說罷又嚷幾句無頭話道士手腳麻木只得又
執劍上前軟軟的拂一拂輕噴半口法水低念一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勒勒字
又不響何苦又調侃法師行者暗暗可憐那道士便又活着兩眼叫聲大王親夫在
那裡好極了項王大喜登時就賞黃衣道士碎花白金一百兩送他回廟忙來扶起
行者便叫美人你為何這等嚇人行者道我却不知但見榻邊糊猴又走進來我使
覺昏昏沉沉被道士一口法水只見他立腳不定還往西南去了如今我甚清爽飲
酒去罷項羽便搗了行者的手走下高閣運到花雨樓中坐定但見風燈搖秀桂燭
飛騰眾侍女們排班立定酒方數巡行者忽然起身對項羽道大王我要睡項羽慌
忙叫頭香了頭點燈亮出殯香後文便不嫌突两个又搗了手進入洞房喫蓋芥茶
又這吃茶並肩坐在榻上行者當時暗想若是便去了又不曾問得春始皇消息若
是與他同入帳中倘或動手動腳反對前書羅刹女一案那時依他好不依他好請
問小師太依他如何不依他如何不如尋个脫身之法便對項羽道大王我有
句話一向要對你說只為事體多端見着你就忘記了妾身自隨大王指望生男長
女生男長女恐非小師太所能永為身後之計誰想數年絕無影響大王又懸妻一身
不肯廣求地壇今大王餐餐龍鐘萬狀妾雖不敏竊恐大王生為孤獨之人死作
無嗣之兒頭香這侍兒天姿翠動烟眼撩人反對楚腰一節吾幾番將言語試他
也有些情趣今晚叫他伏侍大王項王失色道美人想是你日間驚偏了心哩為何
極醋一个人說出極不醋一句話此看天下做丈夫的構祀而求者項王乃受寵若
驚行者陪笑道大王我平日的不容你為你自家身子今日的你容你為你子孫我的
心是不偏不倚長老從何處學來只要大王後日不心偏項王道美人你便說一萬遍
我也不敢要頭香難道妾了五年前正月十五觀燈夜同生同死之誓這結緣奇
妙之至却來戲我行者見時勢不能又陪笑道大王只怕大王拋我去難道我肯
拋大王不成只是目下有一件事又要干涉

第六回

項王是牛魔王影子虞美人是羅刹子楚腰頭香是王面影子緊跟來脈有
反照入江橋搖背指之妙
西遊補第六回終

秦楚之際四聲鼓

真假美人一鏡中

項羽便問美人何事行者道我日間被那猴頭驚損心血求大王先進合歡綺帳妾身暫在榻上閒坐一回還要喫些清茶又這吃茶等心中煩悶好了纔上床項羽便抱住行者道此也可為羅刹女雪耻一笑○看他處處與前書兩相照我豈有去美人而獨睡之理一更不上牀情願一更不睡一夜不上牀情願一夜不睡當時項羽又對行者道美人我今晚多喫了幾杯酒五臟裏頭結成一個硬硬世界人世界中忽然又化出一個硬硬世界奇妙嗚呼又焉知三十大十世界又豈非硬硬那等我講平話一當相伴二當出氣行者嬌嬌兒應道願大王平怒慢慢說來項羽便慷慨悲憤自陳其慨一隻手兒扯着佩刀把左腳兒斜立便道美人美人我罷了項羽也是個男子自數英雄博枕邊人快活口吻免行年二十不學書不學劍看見秦皇帝勝仗仗便領着八千子弟帶着七十二范增一心要做秦皇帝的替身那時節

有個羽衣方士他曉得些天數我幾番叫個人兒去問他說秦命不絕美人百世中叫一聲美人妙○此亦是又家喚醒法不照舊說去成一篇呆板文字矣你道秦命果然絕也不絕後邊我的感發猛了志氣成了造化小兒也做不得主了秦不該絕絕了楚不該興興了俺一朝把血腥腥宋義的頭顱兒挂起眾將官魂兒飛了舌兒長了兩腳兒震了幾個字着紙吹飛那時我做項羽的好要子也章邯來戰俺便去戰這時節秦兵的勢還威馬前跳出一員將士吾便喝道你叫什麼名字那員將士見了我這黑漫漫的臉子聽得我廓落落的聲音若士口氣撲的一響在銀花馬上翻在銀花馬下那一員將士吾倒不殺他歇歇兒又有一箇大將閃閃兒的紅旗上分明寫着大秦將軍章吾想秦到這個田地也不大了忽然失聲在戰場上呵呵的笑不想那員將軍見俺的笑臉兒他便骨頭粉碎了一把鎗兒橫着半个身兒斜着把一面令旗兒亂招着青金鐘兒敲着只見一個金色將軍看定自家的營中亂想又連下幾個看字說得與會那時俺在秦營邊發起人性便罵章邯秦國的小將你自家不敢出頭倒教三四尺孔孩兒拿着些柴頭木片到俺這裡來斫刀頭俺的寶刀頭說與我不要那些小廝們的血要章邯血與好否我便聽了寶刀頭的說話放了那廝美人又叫一聲美人你道章邯怎麼樣天色已暮了失一句罵章邯那廝還領着一萬的精兵也不開口也不打話提着一把開山玉柄斧望俺的頭上便劈俺一身火熱寶刀口兒也咧咧的響了左右有個人叫做高山楚他平日有些名氣名士口氣他說章邯不可殺他還好降他我帳中少個燒火軍士便把這

頭想當年項羽好愛子也行者又做一個花落空階聲叫大王辛苦了... 兒妙消得再讓項羽方纔住口聽得樓上聲聲三聲鼓響行者道三更了又作... 十分軟媚純是一個情字氣為情縛便轉不得脫然此非項羽之氣假美人之... 情乃行者之氣行者之情耳自纏自縛皆由一念之誤項羽道美人心病未消待俺... 再議此後沛公有些不謹害俺愛了小小兒的氣悶俺也不採他竟入關中只見一... 個人兒在十里之外明明戴一頂日月星辰珠玉冠穿一件山龍水藻繡文章... 駕一座蟠龍緙鳳畫綠雕青神寶車跟着幾十個銀文金章懸黃佩紫的左右... 得仔細擺一個長蛇勢子遠遠的擁來... 誇口不妨做借况在女子之前那他在松林夾縫裏忽然見了俺那時節前面一個... 人慌忙除了日月星辰珠玉冠戴着一頂庶人麻布帽脫了山龍水藻繡文章... 換一件青又白又青的薄涼服下了蟠龍緙鳳畫綠雕青神寶車... 兩手兒做一個背拱那一班銀文金章懸黃佩紫的都換了草條木帶... 紅面倒身俯伏恨不得鑽入地裏頭幾千萬尺他們打扮得停停當當俺的烏騾兒... 去得快... 第七回

西遊補 第七回
去得快... 第七回
斜他又道萬歲爺... 行者一心原為着秦始皇... 大王不要講了... 跳過四更妙不然又是... 眠倒榻上項羽也... 羽道大王吾只是... 如今不要講這些... 做無顏話行者道... 在那裏急入項羽... 男子行者道他并... 西遊補 第七回

始皇的智是個愚智元造天尊見他朦朧得緊... 到朦朧世界去了... 朦朧世界相去有幾里路程... 是朦朧世界還隔一未來世界... 來色霧村中有兩扇玉門... 道道朦朧世界... 朦朧世界... 居士他也膽大... 新居士走了一遭... 他外公舅父親... 人拿一張封皮... 無人答應... 來世界過了十多年... 西遊補 第七回

西遊補 第七回
外父回來不得... 要去看項王道... 扇綠紗幔... 動但有腳聲... 嫁在窗外... 贈嫁超道... 的風韻... 之上... 中云云行者... 長書桌上擺... 兒放個盞... 細靈兒放... 套次青玉油... 東北方排水... 西遊補 第七回

甲的酒袋西北擺着方空玉印紋石盆盆中放着清水水中放着幾片奇石石子上橫放一隻竹節柄小棕刷東南方擺着玄軟刷四柄小玄軟刷十柄人髮軟刷六柄人髮軟刷邊又排一個水油半面梳一斜牙方梳二斜又有金針子一把玉鏡剪刀一把深面刀一把清烈簪微霞一盞洗手茶米粉一盞綠玉香油一盞都擺在一面青銅古鏡邊行者見了鏡子慌忙照照與第四回初入萬鏡樓照鏡兩面相映看比真美人何如只見鏡中自己形容更添顏色當時便有侍女兒孫擁行者做誓的做誓更衣的更衣晚妝纔罷又見項羽跌入閣來洗手妙寫討好妻子人高興嘆道美人玉門前去也行者大喜項羽叫打轉打轉妙寫得高興行者道大王這樣不知起一步兩步的路又都是松陰栢廬之下俗哈哈打什麼轉項羽就叫不許打轉不許打轉妙寫得高興兩人攜手出閣不多時走到玉門閣下兩扇門上也不見甚麼封皮用手推推玉門半開行者暗想此時不走等待何時便把身子一閃閃進玉門關項羽慌慌張張嗒嗒啾啾扯住一把衣裳又扯了一個空撲的一跌行者全然不顧竟自走了卻說行者撞入玉門原來是一直滾下去的滾下數里耳朵裏只聽得楚王哭聲侍兒號叫又滾下數里纔不聽得是未來世界再不肯到行者心裏便嘆

西遊補 第七回

五

道啾啾啾老孫一向騙別人今日反被項羽騙入無量井了又作一折忽聽得耳邊叫大聖不用憂慮此處一大半路再走一小半便是未來世界行者道大哥你在那裏說話那人道大聖我在你隔壁行者道既然如此開了門等我進來啾啾口茶水伏十三回吃茶那人道這裏是無人世界沒得茶喫行者道既是無人話無人的是那個人道大聖多的聰明今日又呆我是離身數的卻不曾連身數行者見門兒不開賭個氣若用力一滾直落下未來世界請者記清是未來世界剛剛立得地上走得幾步對面撞見當年六賊哭行者道時運不濟白日裏見鬼六賊便嗚嗚美人休走等我來刺下衣裳留下些寶物買路

拔山舉鼎正是大開天宮人影子卻如何變作虞美人詩者試猜來富項羽忽

西遊補第七回終

西遊補 第八回

一入未來除六賊 半日閻羅決正邪

原來行者做虞美人時節忙忙撞入玉門便一心只想未來世界如何長短不會現得原身當時聽得六賊之言方纔猛省慌忙抹抹臉叫六賊看棒忘卻本來面目便為六賊所騙現出原身一棒打殺世魔將斷漸入覺路矣那六賊心膽俱碎跪在道傍哀哀告上大聖慈悲菩薩我等當年在枯藤古樹之下紫雲前書不該攔你師父惱了大聖尊性弟兄六箇一時橫死那時一點靈魂奔入古人世界與第六回首古人世界也有賊哩一語相照成趣古人世界道是我有個賊名頭不肯收留只得權到這裏堂堂正正剽掠過日並無半件不良的事業伏望大聖放生行者道我放得你你却放不得我登時拔出棒來打為肉餅望前便走一心要尋伏道來賊忽然一對青衣童子一把扯住行者道大聖爺求得好來得好我們閻羅天子得病而亡上帝有些起工動作之忙跟上帝再造靈霄殿直照第九回末借紫金葫蘆一索沒得

西遊補 第八回

一

工夫派出姓內竟不管陰司無主今日大聖爺替我們權管半日極為感激大聖想想若又錯過半日明早纔好見始皇哩跟定水脈萬一師父被妖精毒死了怎了不如回那童子去罷便叫兒我別的事做得若是閻羅天子斷然做不得我做人心雖然直道卻是一時性躁多致傷人自知病痛是難真以棍棍子萬一陰司有張狀詞原告走來說得是我便忽然憤怒拔出棒來打得被告稀爛若是沒有公道硬中証的還好一時間有個中証直頭跪上前來又說原告不是被告可憐叫我怎麼樣青衣道大聖差生了生死關頭在你手裏又怕那箇哩也不管行者肯不肯一把扯進鬼門關高叫各殿出來迎接我尋得一個真正閻羅天子來也原評黃香直頭跪羅天子曰天子姓火亦言心也行者無奈只得升了正堂當時有個隨身判官徐顯捧上玉璽請行者權掌塔下赤髮鬼青牙鬼一班無主無歸昏倫鬼共八十萬四千六百個殿前七尺判官化身判官總巡判官主命判官日判判官芙蓉判官水判官鐵面判官白面判官緩生判官急死判官陷姦判官助正判官女判官等共五百萬零十六人呈上連名手本口稱千歲與前書唐太宗入冥及行者開森羅殿相映成文無一句錯謬真大手筆又有九殿下進謁行者通打發出去當時主簿曹判使跪倒

塔下送上生死簿子。行者接在手中，翻着心中暗想：我前日打殺一千男女，紫帶上又不知他簿子上可曾記着？又翻了一宗道，萬或記在上邊，孫悟空打死男女幾千人，我如今隱忍好，還是出牌票好？正躊躇間，忽然悟道：呼吾老孫當年趕到此間，把姓孫的多已抹倒。紫帶前書那一班小糊塗，還索我的福，陰功罪兩無。況且老孫自家幹事，那一名小鬼敢報那一個判官敢記哩？便順手翻翻，擲洛塔下。曹判使依舊捧在手中，傍着左柱立起行者，便叫曹判使你去取一部小說來與我消閑。何不請專夫項利來說平話？不比水滸洞開來看，是甚奇別地判使稟道：這裏極忙，沒得工夫看小說。便呈上一冊黃面歷，又稟前前任的爺都是看歷本的。閻羅王都看歷本過日，可怕行者翻開看看，只見打頭就是十二月，卻把正月住脚。每月中打頭就是三十日，或二十九日，又把初一做住脚，喫了一驚，道：奇怪！未來世界中，歷日都是逆的。逆數歷本的地方，尚沒工夫看小說。順數日子的，偏要忙裏偷閒看小說。言之凜然，到底想來不通。正要勾那造虛人來問他，只見一個判官上堂稟道：今日晚堂該問宋丞相秦檜一起行者，暗想道：當時秦檜必然是個惡人，他若見我慈悲和尚的模樣，那裏肯怕便叫判官拿坐堂衣服過來行者，便頭戴平天九龍冠。

西遊補 第八回

身穿繞蛇袍，腳踏一雙鐵不容情履，忽然作虛美人，忽然作閻羅王，何怪今之美人翻轉而皮便似閻羅王也。掌上擺着銀珠錫碗，一個銅筆架，上架着兩管大紅硃筆。左邊排着幽冥鬼，隸籤筒一個，判官總名籤筒一個，值堂判官籤筒一個，無名鬼使籤筒三個。登時又派起五項鬼判，鋪排閻羅王威武，為假虛美人，解籤正與天歌含一段反對。一項綠袍判官，領着青面青皮青牙青指青毛五百名，剛秦精鬼。一項黃巾判官，帶着金面金甲金臂金頭金眼金牙五百名，除秦厲鬼。一項紅鬚判官，領着赤面赤身赤衣赤骨赤膽赤心五百名，秦秦精鬼。一項白肚判官，領着素肝素肺素眼素腸素身素口五百名，誅秦小鬼。一項玄面判官，領着黑衣黑裙黑毛黑骨黑頭黑脚，只除心兒不黑。五百名，誅秦佳鬼。配了五色，按着五行，立在五方，排做五班。齊立在那畏志堂前，又派一項雪白巾，霧筋出骨，沉香面，孔銅鈴眼子的巡風使者。管束連簾外，一項血點包巾，露筋出骨，粉皮色，面皮，峨象鼻子的巡風使者。管束連簾外，一箇徐判官總管，又添一項草頭花，臉蟲，喉風，眼鐵手，銅頭的解送鬼六百名。着在判官管了，一項虎頭虎口，牛角牛脚，魚衣蛟色的送書傳帖鬼使一百名。為送書張本，一項迎賓送客，蔥花帽子，陰陽生，一項捲簾刷地的蓬百鬼二百名。一

西遊補 第八回

九龍脚鳳凰頭的秦樂使者七百名行者，便叫小鬼把鐵風旗竿兒豎起了。判官傳旨，簾外齊齊答應，播鼓一通，鐵竿立起，閃閃燦燦，一面大白旗，分明寫着報離雪恨，專正誅邪。八個純金字行者，看立旗竿，登時出張告示。正堂孫天道，恢復法律，無情一切掌善司惡，刑使毋得以私犯公，自投嚴網。三月，跟三月。告示掛畢，簾外齊聲大喊，播鼓一通，行者又出吊牌一起。秦檜判官跪接牌兒，飛奔出簾，掛在東邊棟柱簾外。大震播鼓一通，原評云：幾個播鼓一通，使讀者神情振動。行者便叫捲簾有數個鬼，便飛趨走進，把關虎簾兒高掛。只見眾判官排班雁行，雁視兩邊對立。外面又播鼓一通，吹起海角擊動雲板，石關紛紛送進一首白紙旗兒，上寫偷竊秦檜名目，新奇比偷酒賊偷樂賊偷人參果的強。盜何如到了頭門頭門上，鬼使高叫偷宋賊秦檜，牌進簾外，齊聲答應，播鼓一通。重復吹起海角擊動雲板，石殿中青牙判使，便攙起秦檜頭門上發擲。二門上也發擲。簾外也發擲。煙飛斗亂，頭門鬼使高叫秦檜進簾內，五項鬼判，簾外眾項鬼使同聲，便叫秦丞相請了。

西遊補 第八回

西遊補

第九回

秦檜百身難自贖
大聖一心皈穆王

掌簿判官將善惡簿子呈上御覽行者看罷便叫判官為何簿上沒有那秦檜的名
字判官稟道秦檜罪大惡極小判不敢混入眾鬼叢中把他另寫一册夾在簿子底
下行者果然翻出一張秦檜惡記從頭看去

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提懶提懶攻山陽檜遂首建和議提懶縱之使歸遂
與王氏俱歸

行者道秦檜你做了王臣不思箇出身揚名通着金人是何道理秦檜道這是金人
弄說與檜全沒相干行者便叫一個銀面玉牙判使取鐵森水鐵過來鐵中分明見
一秦檜拜着金主口稱萬歲金主附耳檜點頭檜亦附耳金主微笑臨時金主又附
耳檜叫不消說不消說憑空結撰竟如日見雖謂之信史可也行者大怒道秦檜你
見鐵中的秦檜麼秦檜道爺爺鐵中秦檜卻不知鐵外秦檜之若行者道如今他也

西遊補

第九回

知苦快了叫鐵面鬼用通身荆棘刑一百五十名鐵面鬼即時應聲取出六百萬隻
繡花針把秦檜遍身刺到又讀下去

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檜包藏禍心唯待宰相到身

行者仰天大笑道宰相到身要待他怎麼高總判稟道如今天下有兩樣待宰相的
自昔已然於今為烈嗚呼一樣喫飯穿衣娶妻弄子的吳人他待宰相到身以為華
漢自身之地以為驚耀鄉里之地以為奴僕詐人之地一樣是賣國傾朝謹具平天
冠奉申白玉璽他待宰相到身以為攬政事之地以為制天子之地以為志刑賞之
地秦檜是後遣一樣行者便叫小鬼掌嘴一班赤心赤髮鬼一齊擁住秦檜已時候
掌到末時候還不肯任行者倒叫赤心鬼不必如此後遣正好打哩又讀下去

八月拜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內修外攘出頭浩於
鎮江上嘗謂學士秦奎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倒還劉豫若南人歸南
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臣檜誠恐稽首頓首謹對曰歸金

行者道宋皇帝也是真話到子這個時節布衣山谷今日聞羽書明日見朝報那個
不有青肝碧血之心你的三公將萬石侯是誰的五花綵六柳門是誰的千支院百

銷線是誰的並出龍津龍紀不想上報國恩一味伏姦包毒使九重天子不能保一
尺的襟襟還是忠呢還是秦檜遠檜離勢原有安保若王寧寧天室之意南人歸
南北人歸北此是一時戲話命命不作準也罷了行者道這個不是戲的呼捧小刀
山過來兩個蓬頭猛鬼擡出小刀山把一個秦檜血淋淋拖將上去行者道此是一
時要子秦丞相你不準也罷了說罷大笑又看下去

八年拜右僕射金使議和與王倫俱至檜與宰執共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最首
吳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願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願陛下
史思三日

行者道我且問你你要國成和議急如風火卻如何等得這三日過呢萬一那時有
個廷臣噴血為盟結一忠臣去命黨你的事便壞了秦檜道爺爺那時只有秦皇帝
那有趙皇帝犯鬼有個朝臣脚本時時藏在袖中倘有朝廷不謹及秦姓越那官兒
的頭顱登時不免爺爺你道去命忠臣難道盤古氏到再混沁也有得幾個當日朝
中縱有個忠臣難道他自家與自家結黨黨既不成秦檜便安受用行者道既
如此你眼中看那宋天子殿上像個甚麼秦檜道當日犯鬼眼中見殿上百官都

西遊補

第九回

二

是螞蟻也其實當時殿上百官無異螞蟻也非秦檜虛言行者叫白面鬼把秦檜
成細粉變成百萬螞蟻以報那日廷臣之恨白面精靈鬼一百名得命頃刻排上五
丈長一百丈闊一張碓子把秦檜碾成桃花紅粉水水流地上便成螞蟻做盡東越
西走如此化身千百億萬兩柯國主不免做宋宗耳行者又吹噓王掌簿吹轉
秦檜真形便問秦檜如今還是百官是螞蟻還是丞相是螞蟻秦檜面皮如土一味
哀號行者又道秦檜你如今再說你當日看宋天子像個甚麼來秦檜道犯鬼站立
朝班看見五爪綠龍袍是我篋中舊衣服看見平天冠是我破方巾看見日月扇是
我芭蕉葉看見金鑾殿是我書房屋看見禁宮門是我卧榻房若說起趙陛下時但
見一隻草色蜻蜓兒團團轉的舞也其實當時趙陛下無異一隻草色蜻蜓兒非秦
檜虛言行者道也罷我使勞你做天子叫天然部下幽昭都尉把秦檜滾油海裏
洗浴拆開兩腦做成四翼變作蜻蜓模樣行者又叫吹轉真形便問秦檜我且問你
你這三日閑不過怎麼消閒奇想奇想必不看小說秦檜道秦檜那得工夫行者
道你做賊不要殺西戎退北虜不要立綱常正名分有甚沒工夫吃秦檜道爺爺
我三日裏看官怕看心姓秦的便把銀珠紅點着名姓上點大的大姓秦點小

的小姓秦大姓秦的後日封官大些小姓秦的後日封官時節小小兒喫虧又有一種不姓秦又姓秦不姓趙又姓趙的這看後日竟行斥逐罷了撞着稍稍心性的卻把濃墨塗圈圍大罪小罪小或減滿門或罪妻妾或三黨或誅九族憑着秦槍方寸危行者大怒高叫張鄧兩兄張鄧兩兄你為何不早早打死他重賞賊人偷去張鄧兩兄何處立脚放他在世界之內幹出這樣勾當也罷鄧公不用霹靂還有孫公霹靂便叫一萬名擬雷公鬼使各執鐵鞭一箇打得秦槍無影無踪行者又叫判官吹轉真形卻把冊子再看

三日過了復留身秦事如故帝意已動矣槍猶恐其變也曰望陛下更思三日又三日和議乃決

行者道你這三日怎麼閑得過秦槍道犯鬼三日也沒得閑吾入朝時見宋陛下和意已決甜密密的事體做得成了出得朝門隨即擺上家宴在銅鳥樓中為滅宋扶金與秦立業之賀大醉一日次日家中大宴心姓秦的官兒當日便教着金人樂弄个飛花刀兒舞並不用宋家半件東西說宋家半个字眼又大醉一日第三日獨坐掃忠書室大笑一日到晚又醉行者道這三日倒有些酒趣今日還有幾杯美酒奉

西遊補 第九回

獻丞相便叫二百名鑽子鬼扛出一壘人膿水灌入秦槍口中行者仰天大笑道宋太祖辛辛苦苦的天下被秦槍快快活活送了秦槍道今日這個人膿酒心不快活何不大醉三日 嗚呼秦槍後邊秦槍的也多現今做秦槍的也不少只管叫秦槍獨獨受苦怎的行者道誰叫你做現今秦槍的師長後邊秦槍的規模登時又叫金爪精鬼取鋸子過來縛定秦槍解成萬片傍邊吹嗩判官慌忙吹轉行者又看冊子和議已決秦槍換金人以自重

行者又叫秦槍你換金人的時節有幾百斤重呢秦槍道我換金人却如鐵打泰山一般重行者道你知泰山幾斤專夫項羽力能拔之秦槍道約來有千萬斤行者道約來的數不確你自家等等分毫看叫五千名銅骨鬼使擡出一座鐵秦山壓在秦槍背上一個時辰推開看看見一投秦槍王氏私通兀末秦槍之為此一投久矣變成泥屑行者又叫吹轉再勸問他看冊子

諸將所向奏捷而槍力主班師九月詔還諸路將軍 行者便問那諸將飛馬還朝的呢步還朝的呢判官稟道這個自然飛馬回來的行者便叫變動判官立時把秦槍變作一匹花蛟馬數百惡鬼騎的騎打的打半個時

辰行者方叫轉原身又看冊子後邊云

一日奉十二金牌令岳飛班師飛既歸所得州縣昇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兀末遺槍書槍以為然以諫議大夫方侯高與飛有怨風高劫飛又論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槍遣使捕飛父子張憲憲事初命何鑄鞠之哀忽自裂露出背上一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方侯高鳥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眾證坐死時年三十九

行者便叫秦槍將軍的事如何說聲未罷只見塔下有一百個秦槍伏在地上哀痛哭行者便叫秦槍你一個身子也勾了宋家那得一百個天下秦槍道爺爺別的事還好若說岳爺一件犯鬼這裏沒有許多皮肉受刑問來時沒有許多言語答應一百個身子犯鬼這嫌少哩行者便分付各衙門判官各人帶一個秦槍去勘問用刑登時九十九個秦槍到處分散此一百個秦槍流轉世間為害無已實緣行者作問羅時不曾他得根株大錯只聽得這邊叫岳爺的事不干犯鬼那邊叫爺爺臺下鏡犯鬼一板也是好的行者心中暢快便對案前判使道想是這件事情原處說起刑法的了曹判使不敢回言只將手中冊本呈上御覽行者展開一看原來

西遊補 第九回

是各殿舊案第一張案上寫着

本殿嚴 秦槍秉青蛇之性搗赤族之誅岳飛存白雪之操壯黃旗之烈槍名惡賊飛曰精忠

行者道這些通是寬話惡字也說不倒秦槍第二張案

本殿黎 秦槍搗彌輪楚騷悵惻風吹曠丁亦死作問摩王耶

行者道可笑那秦槍的惡端說不盡還有問工夫去錄句正所謂文章之士難以決獄想是廷對秀才出身不消看完了便展第三張案

本殿唐 弔岳將軍詩誰能將三字獄墮此萬里城北望真堪淚南枝空自索國隨身共盡相與虜俱生落日松風起猶聞劍戟鳴

行者道這個詩兒倒說得新釘鐵便叫秦槍唐爺的詩向上相與虜俱生那五個字也是五字獄了拿來配你這三字獄何如武陵山人云前文不見其項有三字未免考我如今也不管你什麼三字獄也不用唐爺的五字獄自家有個一字獄判官稟為何叫做一字獄行者道剛登時着一百名蓬頭鬼扛出火爐鑄起十二面金牌簾外播鼓一通趕出無數青面獠牙鬼推住秦槍先割一個魚鱗樣一片一片割

宋一齊投入火灶。魚鱗剛畢。行者便叫正簿判官。銷第一張金牌。判官銷罷。高聲道。衆召岳將軍第一張金牌。銷鼓一通。左邊跳出赤身惡使。各持刀來。剛奉槍。剛一個水紋樣行者。又叫正簿判官。銷了第二張金牌。判官如命。高聲道。衆召岳將軍第二張金牌。銷鼓一通。東邊又走出十名無口血面朱紅鬼。也各持刀來。剛一個雪花樣。衆刀。剛相公。真可謂。與判官。銷牌。認高聲道。衆召岳將軍第三張金牌。銷鼓一通。忽然頭門上。又擡起鼓來。一個魚衣小鬼。捧着一大紅帖兒呈上。又作不了案。抄行者扯開便看。帖上寫着五個字。

宋將軍飛拜

曹判官見了。登時送上一册歷代臣子案卷。行者又細覽一遍。把岳飛事實切記在心頭。門上又擊鼓。簾外吹起金箭。大吹大擂了半個時辰。一員將軍。走到面前。行者慌忙起下。正殿側着身子。打一拱。道將軍請到。塔上又打一深拱。剛剛進得簾內。好行者納頭便拜。口稱岳師父。弟子一生有兩個師父。第一個是祖師。第二個是唐僧。今日得見師父。是我第三個師父。西楚霸王。即岳忠武王。弟子於意云。何請者。思之。湊成三教全身。岳將軍謙謙不已。行者那裏聽他。一味是拜。便叫岳師父。弟子

西遊補 第九回

五

今日有一杯酒。酒替師父開懷。幾將醴酒請丞相。又將血酒請師父。如此請。真是。關王開飯店也。岳將軍道。多謝徒弟。只恐我喫不下。行者當時密寫一封書。呼送書的小鬼。那裏一班牛頭虎角。齊齊跪上。稟道。有何分付。行者道。我要你們上天。牛頭裏。我一千沉淪惡鬼。那能勾上天。行者道。只是你沒個上天法兒。上天也不是。難事。是真誦者。誦者。如誦者。把片紙頭。變作祥雲。將書付與牛頭。忽然想。看前日。天門緊閉。不知今日。開也不開。紫雲前文。○來。續案已審。結我知。天門一定。開了。便叫牛頭。你隨着祥雲而走。倘或天門閉上。你還說。幽冥文書。送到。堯率官中。去的。紫雲前文。行者打發牛頭去了。又叫岳師父。弟子歡喜無限。替你。成個。偈子。岳將軍道。徒弟。我連年馬上。不曾看一句佛書。不曾說一句禪話。有何偈子。可續。行者道。師父。且聽我續來。

上老君回書

有君盡忠為臣報國。兩句係岳將軍。論個個天王。人人是佛。是無等等。咒。行者方纔念罷。只見牛頭鬼。捧着回書。原評云。只見回書。妙。頭上又頂一紫金葫蘆。突然落在塔下。行者便問天門。開麼。牛頭稟道。天門大開。請者。伏請。是真天。既。天。呈。

玉帝大樂為大聖。勸秦檜。字字真。林林切也。全銷。虛奉上。單忌。金鐵。鑄子。望大聖。留心。至于。鑿天。一事。紫雲前文。又願。鑿天。一事。其說甚長。而時。再卷。行者看罷。大笑。連老孫當初。在蓮花洞裏。原不該。鑽壞了他的寶身。這老頭鬼。今日。反來。欺我。子。便對岳將軍。打一拱。道。師父。你且坐一回。等徒弟。備血酒來。問奉檄。是孫行者。一時。極暢快之事。是西遊補。一部。極暢快之文。原評。莊子。天運篇。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開矣。作書之意。似本此。

西遊補 第九回

第九回

六

西遊補第九回終

萬鏡堂行者重歸

易為官悟空自教

行者接得葫蘆兒在手，便叫判官立起身邊，附耳低言。不知說些甚麼，將葫蘆付與判官。判官便到塔下，跳起空中，叫秦檜秦檜，槍時心已死，而氣猶存。應了一聲，忽然裝入葫蘆裏面。大聖仔細如此，神靈安知，其不曾變金鐵鑽子。行者看見，叫李來李來，判官慌忙趨進，裏內把葫蘆遞還行者。行者帖一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封皮封了口。一時三刻，秦檜化為膿水。丞相燒飲了膿血酒，便要還席，請世人同罪。王酒席不可性，便叫判官取出金瓜，把葫蘆底朝上，倒出血水。行者雙手舉杯，跪進岳將軍道：請師父喫秦檜的血酒。岳將軍推開不飲，行者道：岳師父，你不要左了，念頭那偷宋賊，只該恨他，不該憐他。岳將軍道：我也不是憐他，行者道：既不是憐他，為何不喫口血酒？岳將軍道：徒表，你不曉得，那亂臣賊子的血肉，為人在世，便喫他半口，肚皮兒也要臭一萬年。行者見岳師父堅執不飲，就叫一箇赤心鬼賞他喫了。那赤心鬼方纔飲罷，走入殿背後，半小時辰，忽見門前大嚷一陣，門後打起鳴鑼。鼓下五方五色鬼，使五路各殿判官，个个抖擻精神。行者正要問判官為何事，白玉塔前早已擁過三百個蓬頭鬼，簇住一個青牙碧眼赤髮紅鬚的判官頭顱，赤心鬼自飲秦檜血漿酒，登時變了面皮，奔到司命紫府，拔出腰間小刀，刺殺他。恩主判官，奔出鬼門關，托生去了。又做丞相去了。行者唱退小兒岳將軍，也便起來。簾外搗鼓一通，奏起細樂，給刀喇喇，劍戟森森，五萬名總判官，頭送岳將軍行者道：起去。總判官應聲，各散衙門，又有無數青面紅筋猛鬼，俯伏送岳將軍行者道：起去。又有三百名擁正黃牙鬼，各持寶鏡，送岳將軍行者道：起去。岳將軍到府，兩個走到頭門，頭門搗鼓一通，奏金瓶一曲，行者打拱，又跟着岳將軍，走到了鬼門關。搗鼓一通，萬鬼齊聲，吶喊行者打一聲，送出岳將軍。高叫師父，有暇再來請教。又打一拱，行者送別了岳師父，登時立在空中。正了念頭空中，便可立脚。虛空主人，本脫下半天冠一頂，統蛟袍一件，鐵不容情履一雙，閻羅天子玉印一方，她在鬼門關上，竟自走了。忽斷妙卻說山東地方，武陵山人，云提清山東地方，在兩宋時，金地有一個飯店，店中有一個主人，頭髮脫口，齒落，不知他幾百歲了。鎮日坐在飯店

寶鏡招牌上，寫着新古人飯店。在此下面一行細字，原名新居士，原來新居士在曠野世界回來，玉門關閉，不能進古人世界，權住未來世界中。八股開飯店度日。他又不肯忘本的人，因此改名叫做新古人。當日坐店中，喫茶。後第七回吃茶，又為第十三回作外，極神妙之妙，只見孫行者從東邊亂嚷，臊氣臊氣，一步一跌跑來。新古人便叫先生請了。行者道：你是何人，敢叫先生，新古人道：我是古人，今人，今人古人，說了出來一場笑柄。行者道：你但說來，我不笑你。新古人道：我是古人，今人，今人中的新居士，行者聽得慌忙，重新作揖，叫聲新恩人。若非恩人，我也難出玉門關了。新古人道：大驚，行者連把姓名根由，盡情說了一遍。新古人笑道：孫先生，你還要拜我哩。行者道：且莫弄口，我有句要緊話問你，為何這等臊氣，又不是魚腥，又不是羊羶。新古人道：要臊到我這裏來，不要臊。莫到我這裏來，這裏是穀子隔壁。武陵山人云：爾宋之後，走元放云：雲子偏望。再走走兒，便要滿身惹臊。行者聽罷，心中暗想：老孫是箇毛團，萬一惹些臊氣，恰不弄成個臊糊。攪泥且方纔權做閻羅天子，把一名秦檜問得他千零萬碎。本原想將起來，秦始望也是秦，秦檜也是秦，不是他子孫便是他的族分。秦始望肚裡臊，臊山臊子也，未必肯鬆鬆爽爽，拿將出來。爾道：若是行

個兇險，便个搶法，又恐壞了老孫的名頭，不如問新居士一聲，跳出鏡子罷了。行者便叫新恩人，你可曉得，青青世界，如今打那裡去。新古人道：來路即是去路。行者道：好油禪話兒，我來路便曉得的，只是古人世界，順滾下未來世界，也還容易。若是未來世界，翻滾上古人世界，恰是頑難。新古人道：說如此，隨我來。隨我來一隻手，扯了行者，拽脚便走。走到一池綠水邊，武陵山人云：一池綠水，兒為澤也。克乃因之外卦。新古人更不打話，把行者提腕，一推喇喇一聲，踉蹌跌在萬鏡樓中。行者周圍一看，又不知打從那一面鏡中，跳出，恐怕延擱工夫，誤了師父，罷。轉身便要下樓，尋了半日，再不見个樓樑，心中焦躁，推開兩扇玻璃窗，玻璃窗外，都是絕妙朱紅水紋。閣子，幸喜得兒做得個大行者，把頭一輪，趨將出去。誰知命裏時來，閣子也會轉人，明明是个冰紋，閣子忽然變作幾百條紅線，把行者團團繞住。半些兒也動不得。行者慌了，變作一顆珠子，紅線便是蛛網，行者滾不出時，又登時變作一把青鋒劍。紅線便是劍匣，行者無奈，仍現原身，只得叫聲師父，你在那裏，尋出池頭來了。怎知你徒弟這等苦楚，說罷，淚如泉湧。武陵山人云：在此一哭，忽然眼前一亮，空中現出一個老人，對行者作揖，便問大聖為何在此。行者哀告原由，老人道：你卻不知此處

是个青青世界小月王宮裏他原是書生出身科舉做過翰林文選或後學是廷對秀才變相做了國王便鎮日作風華事業造起十三宮配着十三經這裏是六十四卦宮你一時昏亂當當走入困之困為萬宮中武陵山人云萬宮屬上六困之至極故謂之困之困所以被他細任我替你解下紅線放你去尋師修行者含淚道若得翁長如此感謝不盡老人即時用手一根一根扯斷紅線行者方纔得脫便唱个大喏問翁長姓甚名誰我見佛祖的時節也替你注個大功勞老人道大聖吾叫做孫悟空行者道我也叫做孫悟空你又叫做孫悟空一个功勞簿上如何却有兩個孫悟空你且說平日做些甚麼勾當來等我記些事實罷老人道若問我的勾當也怕殺人哩五百年前要奪天宮坐坐玉帝封我弼馬溫做做紫雲洞齊天大聖是我五行山下苦一苦苦一苦苦得一個唐僧來從正果西天路上有吳危偶在青青世界修行者大怒便道你這六耳獼猴潑賊紫雲洞前書又來耍我麻着棒耳中取出金箍棒望前打下老人拂袖而走喝一聲道正叫做自家家人救自家可惜你以不真為真真為不真出聲道突然一道金光飛入眼中老人模樣即時不見行者方纔醒悟是自己真神出現慌忙又唱一個大喏拜謝自家

西遊補 第十回

第十回

三

救心之心。心外心也。心外有心。正是妄心。如何救得真心。蓋行者迷感情魔心已妄矣。真心却自明白。救妄心者。正是真心。原評。心一而已。有真無妄。妄心非心。心之魔也。妄深魔深。無付外故。故真心者。即真心也。真心所救。是真非妄。若彼妄心。豈足救乎。

行者變長變短。幾忘却本來面目。是認賊作子也。過老人相。而指為六耳獼猴。是反主為客也。全光入眼。覺性頓開。始恍然大悟。是一非二。道岐於二。通於一。一則誠誠。則去妄歸真。此之謂道樞。

西遊補第十回終

西遊補

第十一回

節卦宮門看帳目

愁峯頂上抖毫毛

行者拜謝已畢。跳下樓來。又走到一個門前。門額上有个石板。刻着節卦宮三個大字。此回獨提節卦何也。內悅外傲。上互得蹇蹇。難也。下互得歸妹。歸妹女之終也。中互得頤。頤養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而蹇難。難在其中。作者蓋深明卦之旨。武陵山人云。因與節是兩象。易門楹上掛一條紫金繩。懸着一個碧玉雕成的節卦。兩扇門。一扇上畫水。一扇上畫河。兩傍又有一對雲浪箋春聯。其詞云。

不出門不出戶。險地險天。

為少女為口舌。節甘節苦。

西遊補 第十一回

第十一回

一

行者看罷。便要進去。忽頓住了脚。又作想。節想。想這青青世界。有這等縛人紅線。不可胡行亂走。前主主。主了。等我門前門後看看。打聽個消息。尋出老和尚罷了。轉過牆門。東首有一斜牆。上帖着一張紙頭。上面寫着節卦宮木匠石匠雜匠工錢總帳。

節卦正宮房子大小六十四間。木匠銀萬六千兩。石匠銀萬八千零一兩。

雜匠銀五萬四千零六十兩七錢正。

節之乾宮六十四間。前日小月王一個結義兄弟。三四十歲。還不上頭。還不做親。小月王替他討一箇妻子。叫做翠繩。原評云。從法妙妙。妙在不說。出唐僧又云。此處先提翠繩。就在第三宮中。做親結親。剛剛一夜。忽然相罵起來。小月王大怒。叫我進去。重責五十板。此是眾匠害我。今除眾匠。各六倍替我消悶。木匠只該五萬。石匠只該四萬兩。雜匠只該二十萬兩正。

節之坤宮六十四間。木匠石匠雜匠如前。

節之泰宮。武陵山人云。乾坤交而為泰。否故其大如此。白鶴屋四百六間。

小月王獨講菱荷小舍。增眾匠價銀。每人增五百兩。今該木匠銀七百萬兩。石匠銀六百六十四兩。雜匠銀二百萬八千兩正。

節之否宮。小月王臥室。一萬五千間。穿青屋。小月王要增一個鏡樓。只為近日又增出幾個世界。頭風世界。分出一個小世界。叫做時文世界。昔來世界中。分出一個紅粧世界。蓮花世界。分出一個楚書世界。其餘分出的小世界。又

不可勝記因之因萬鏡樓中。原評云出萬鏡樓絕妙藏不下了。得又在這裏再造一所第二萬鏡樓臺明日各匠進去起造皆要用心不宜自取罪戾先運舊價。木匠五百萬五千兩。石匠四十萬兩。雜匠一百八十萬兩八錢五分一釐正。

行者看那眼倦倦還有六十宮只用一個懷素看書一覽而盡了。當時行者看罷心中害怕道我老孫天宮也見過萬也見過六十四卦宮却不曾見六十四卦猶以為少。每卦之中又有六十四卦宮六十四個。六十四卦猶以為少。每一卦之中又有六十四卦此等所在又不是一處除了這裏還有十二個。大開天宮手段亦荒了。上文叙述只是模糊約畧此却從行者口中照清又家虛實相生法真是眼中難遇夢裏奇逢登時使個計較身上拔一把毫毛放在口中嚼得粉碎叫變變做兇獸孫行者團團立轉行者分付毫毛行者道着好看處但定脚看看即時回報不許停留一班毫毛行者的跳舞的舞運往東西南北走了行者方纔打發毫毛自身閑坂上回末去長存真歸於一矣。一則誠誠則神則可以從矣。以一化萬以萬萬境而一仍不動應幾不為境累子忽然步到一個峰頂叫做慈峰頂掛頭見一小童子手中拿着一封書一頭走一頭嚷道呼吾家作頭好笑天大家裏事與你一人什麼相干。多生疑惑又拿什麼書札到王四老官處去別日的小可今日下書陳先生在我飲虹臺上撒戲飲酒此云飲酒後文却是茶席筆筆生動為你這樣細事。要我戲文也不看傳行者聽得師父在飲虹臺上便轉身尋去。又想一想道萬一東走西走走錯路頭漸有主意了。不如此前問那童兒一聲便叫小官人誰想那小童兒走走話話他不曾搔頭看見行者忽然見了行者七竅流紅驚仆不醒行者笑道乖乖你會做假人命哩且看他手中是何書札急取出來拆開看時只見兩張黃縑紙上寫

管十三宮總作頭沈敬南奉宗
三四老官臺下知悉不肖承
臺下青目捉拔做其作頭不曾曉得賊頭惡累
臺下抱悶况且不肖名頭也要修潔者也故數年動作而盡然乎昨日俞作頭忽
然見不肖言之他說六十四卦宮三百篇宮十八章宮開了物件共計百餘
小月王殿下大想明日要差

西遊補 第十一回

王四老官去送宮查點不肖想
臺下其始終則感佩而終身者哉此札與有才送對文並垂不污
春侍教門生十三宮總作頭沈敬南百拜
王四老官老阿爹老先生大人 叩案元。王四老官想是時文世界中人了行者一心要昇師父看罷之時抖抖身子喚轉毫毛一個毫毛行者在山坡下飛騰上山叫大聖大聖毫毛即大聖也大聖之毫毛亦叫大聖為大聖請者思之跑在這裏要我尋了半日行者道你見些甚麼來毫毛行者道我走到一個洞天見隻白鹿

了。妙說話登時又有兩個毫毛行者揪頭髮扯耳朵打上山來對了行者一齊跪下。這個毫毛行者又道那個毫毛行者多喫了一顆碧桃那個毫毛行者又道這個毫毛行者多喫了一枝梅子。天龍聖好者殺人。各宮尤不能盡寫又不能不寫却借毫毛行者口中說這離情恍惚實為虛亦是文家偷巧法行者大喝一聲三個毫毛行者一同跳上身來歇歇。又有一班毫毛行者從東北方來也有說好者也有一說不好者也有一說見一壁上寫着兩行字云雲隨流水行却向青山住因見落花
西遊補 第十一回

空方悟春歸去詩意與西唐僧牡丹偈相映 也有說一枝繡球樹每片葉上立一仙人手執漁板高聲獨唱唱道還我無物我還我無我物虛空作主人物我皆為客
聯伏虛空主人一個毫毛行者說一洞天中雲色多是迴紋錦一箇毫毛行者說一高臺多是沉水香蓮成一個毫毛行者說一個古莫洞天閉門不納一個毫毛行者說一說練竹洞天黑洞洞怕走進去伏下行者無心去聽把身一扭百千萬個毫毛行者丁東響齊跳上身來行者拽脚便走聽得身上毫毛叫大聖不要走我們還有個朋友來來妙行者方纔立定只見西南上一個毫毛行者沉醉上山行者問他到那裏去來毫毛行者道我走到一個樓邊樓中一個女子年方二八面似桃花兒見在他窗外一把扯進窗裏並肩坐了。又聯羅刹女灌得我爛醉如泥行者大惱捏了拳頭望着毫毛行者亂打亂罵道你這狗才略略放你走動便去纏住情狀麼。白那毫毛行者長長啼哭也只得跳上身來當時行者收盡毫毛走下慈峰。以一化萬是為即一亦空也故曰物我皆客
收放心一部大意却在此處原詳
西遊補第十一回終

西遊補

第十二回

關隄殿唐僧墮淚

拈琵琶李女彈詞

行者拽起脚走到一座樓臺明明是個飲虹臺卻不見個師父入那越發心中焦急忽然回轉頭來只見面前一帶綠水中間有一水殿殿中坐看兩個戴方巾的人行者有些疑感慌忙跳在近樓的山上伏在一個山凹裏仔細觀看見殿上有四箇青花繡字

關隄水殿

真是錦繡列繡繡地成文桂棟蘭粉梅梁蕙閣殿園都是珊瑚錯落關千日久年深早有碧藍水草結成蟲篆殿中兩個人兒一個戴九花太華巾一個戴時式洞庭巾那戴九華巾的面白唇紅清眉皓齒宛是唐僧模樣原評云到此境見唐僧又不是真的大聖師父請人奈只是多了一項中行者又驚又喜暗想那九華巾的分明是師父為何戴了巾看着小月王又不像個妖怪疑來疑去心中如結正要現身拖

西遊補

第十二回

者師父走罷又作頓節又想師父萬一心邪走到西方亦無用處仍舊伏在山凹定睛再看一心只要辨出師父邪正句中有非只見下面洞庭中的便對唐僧道晚霞頗妙陳先生起來開步啞那戴九華巾的唐僧道小月王先請他兩個搗了手走上一个欲滴閣上閣上有幾張單條都是些名人書畫傍邊又有一幅小箋題着幾個綠字

青山抱頭白洞穿心玉人何處空天白雲

兩個閑走片時聽得竹林裏面隱隱有聲戴巾的唐僧便倚斜欄而聽當時一陣松風吹來字句他唱道十二三四回凄涼悲做說十一回愁華三字來

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人在玉墜金鈞帳幾個滿湘夜雨舟

姐兒半夜裏打被頭為何郎去你吟勿留留若是明夜三更郎勿見剪碎鴛鴦

浪錦裘自惹堂本原評云一種凄涼婉鬱之氣形於楮墨總之又夫方破情

根便入悲愁兩字去

唐僧聽罷點頭墮淚送完文一段因去涼而染情根物破情根復入凄涼境地再一物破方能真個跳出小月王道陳先生想是你離鄉久矣句中有破與未回住在

做天地久了針鋒相對關得這等聲聲便生悲切且去掃青天樓上聽彈詞去聽彈詞正與項羽說平話相對兩個又話一番走下飲酒閣來忽然不見你道為何不見了原來掃青天樓與關隄水殿還差一千間房子一望看去都是抽芳繞露接翠分

衛垂柳萬根高桐百尺他兩個曲曲折折宛在裏邊走行者對面山凹那得看見歌了一個時辰忽然見一座高樓上依然九華巾唐僧洞庭巾小月王兩把交椅相對坐着看那恍惚面前排一柄碧綠壺一茶壺兩隻漢式方茶鐘又為下四吃茶作影于低燈上又坐着三個無目女郎一個叫做隔牆花一個叫做撲檀郎一個叫做背轉娉婷雖然都是盲子倒有十二分姿色白玉酥胸穩貼琵琶一面小月玉便相公要唱那一本小月王道陳相公也極托熟你且說來隔牆花道這舊古事不消說口說新的罷有玉堂暖話則天怨書西遊譚原評正是夢中說夢行者還未醒小月王道西遊譚新便是他便是他女郎答應彈動琵琶高聲和調

詩曰

莫酌笙歌掩畫堂

第十二回

暮年初信夢中長

二

西遊補

靜對高齋一炷香

如今暗與心相約

九辰五都立乾坤

隔牆花又彈二十七聲

魚雲珠雨百般形

天皇那日開星斗

葛天王瑞葉盡香凝

無懷氏銀竹多奇節

鳥鬼花書掛玉筆

龍蛇心畫傳青板

路史高封且慢論

山文石字俱休語

寶路庭中賞正臣

玉沉西海團華錦

秦送山河虞舜君

許由天子逃龍象

洞庭長者掌人民

十有四年鐘石變

鹿臺珠袖淚繽紛

秦林曾有成湯拜

鉤陳聖上武周存

雨旗風鐵開清界

戰國悲長磨舜人

春秋欲弔吳王石

太子雄心天上紅

燕那壯士衣冠白

點點筑聲做羽換
團泰不就六國死
誰開三世秦皇帝
佳人駿馬歌詩慘
有心四皓空山坐
真人雲氣三千丈
草黃木落先天數
博粉君王傳六代
九六運窮天子死
家庭事黑人難探
只為昔年燈影日
馬前滿月臨弓影
赤老無心悲玉石
一夜沙風冤鬼弄

易水飛雲雲萬層
去秦稱皇刻碣文
人魚燭盡海東昏
拔山纓罷哭秋風
無累張郎伴赤松
五岳齊呼一萬春
董劍曹刀斬卯金
絲霜玉露織水文
逼出明明唐太宗
莫學詩人諷晉令
三月桃花照玉聰
天上連星入劍虹
螭師不管痛湘魂
山谷年年獻淚紋

西遊補 第十二回

古今世界作一總序非泛說也第二回云前代做天子的也多已為此文伏案

又弄一種泣月琵琶調續唱文詞

宮中天子懸河動
為君新龍天使者
王言如轉今願倒
龍王那肯無頭過
來朝懶駕龍駒出
鬼來五日天王法
作昇陰宮加日月
死生反覆唐皇帝
天王也唱悲哉句

傳出金牌告眾臣
白黑將軍兩用心
蝴蝶飛騰殺老龍
明月銀宮開殿門
宮中聖主拜醫生
九地森林對古人
玉鸞重響太微明
回頭山川昔日同
百年世上似浮塵

井下幽人何日度
金鐘玉磬呼迷溺
大士現身來說法
中國界前僧走馬
雙叉頓頂翻梵典
石洞黃龍吞紫鹿
風吹火畔西路香
智猴占得映文上
流沙白暮嘶千里
豚魚終是池中物
人參樹拔哀猿叫
金公別去僧成虎
蓮花玉洞懸長夜
唐僧翻舞狂風裏

便請那玄奘和尚陳
墨袖編旗咒往生
故造西方趕聖僧
虎窟傷悲天鑄人
五行山底納門生
香林白壁變紅旂
靈吉飛來百難空
肩豕一塗拜老僧
雜識同歸淨悟中
慢把清淨代晚鐘
白骨夫人立茂林
恰好牛長第二人
素鹿山前掛壽星
御弟沉淪黑水中

西遊補 第十二回

道釋不須頻鬪擊
金金不剋心神旺
兩個心兒天地暗
芭蕉殺盡山坡火
部西遊和盤託出真是煉石補天手

萬鏡樓中逐日夜
梅與百回唐僧云不知何日得見如來相應

隔牆花白鼯眠倒琵琶長嘆一聲飄然自遠妙卻說行者在山凹邊聽得萬鏡樓三字心中疑竇暗想萬鏡樓中是我昨日的事他却為何便曉得無明火猶想氣重重一心只要打殺小月玉見個明白

項羽講平話是平話中之平話此又是平話中之彈詞 原詳

西遊補第十二回終

敗血玄黃一樣空
水水相逢長老窮
一雙猴聖騙觀音
綠楊解馬去行行 原詳云一
不知那一日見天尊 當瑤一

處手他不去了。老翁道：「我也秦始皇的故人，你若怕我有話，竟說與我明日相見，便講了。」又道：「我有一個做唐天子，要借觀秦始皇的驅山鑿石，用老翁道：『道：』」老翁道：「昨日借去行者道：『借與那老翁道：』借與漢高祖了。行者道：『你這老翁，道學少年，說些漢高祖借秦始皇，死冤家，與項王一段，似相應，似不相應。正在有意無意，問為何肯借與他。』」老翁道：「小長老，你道不知，那秦漢當時的意氣，如今消釋了。行者道：『既是這等，但見秦始皇，我話話，再過兩日，等漢高祖用我來，借罷了。』」老翁道：「第一套，第二套，至此皆係驅山鑿石三字，生出到那，那不曾入，那不曾見。秦始皇不曾借，驅山鑿石，若一，實便是世筆。老翁道：『如此，卻妙。』行者道：『發了一陣。』」

西遊補 第十三回

是始皇，故心總是一家骨肉。要茶就茶，要飯就飯，請進合下去。兩個又走過翠園，尋條別徑，竟到綠竹洞天。只見綠竹洞天，但見青青遍地，管窺危天。當中有四圍紫竹，屋簷忙走進裏面，原來正是梁是湘妃竹，棟柱是泥肯竹，兩扇板門是風人竹，織成竹絲板擺，一隻方竹床，帳子也是竹衣紙的。老翁走到後堂，取出兩碗蘭花玉茗茶，行者接在手中，啜了幾口，方纔渴定。老翁便擺過一隻油竹几，四把翠皮竹椅，兩個對坐了。老翁就問行者的八字，行者笑道：『我替你不過偶爾相逢，不結兄弟，又不合婚姻。我八字怎的？』老翁道：『我算天也，數命無有不準。小長老，既是這般故人，秦始皇的令親，我要替小長老算算命。』行者道：『一段是結上，半截是下，半截是下，半截是下。』行者道：『看後邊有些好處，也是吾故人一臂之力。行者仰了面，想想便答：』

替他講起命來，道：『小長老，你不要怪我，我不會當面奉承行者，陪笑道：『不面奉承，更不好。老翁道：『你是太猴，立命林鍾為你，黃鐘為你，恩姑洗為你，呂為你，黃鐘一均以太猴為高，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以正月生，又甲種，在寅，故曰太猴立命，做火，魁商金，故曰林鍾為仇。官土生之，故黃鐘為恩，南金，魁商木，故曰姑洗為忌。月水命，變宮是個月主，經云：『逢着變宮，奇遇到佳人，才子兩相逢。』論起小長老，既然出家，不該說起夫妻之事，論起命來，又該合婚。行者道：『合過些乾婚，一，是離，一，是頂，王當得數麼？』老翁道：『總總，是婚姻，不論乾濕，卻是你命裏又逢着姑洗角，星是個忌宮，忽然又有南呂，羽星到命，又是離星，經云：『忌難並逢，名忌海石人。』石馬也，難當論起。』這合婚來，你又該有添人進口之慶，有親人離別之悲。行者便問：『添一個師父，別一個師父，唐僧應結，却又埋伏下文，無一懈筆。當得數麼？』老翁道：『家人也替得過了，只是今日過去，後邊還有奇處，明日便進商角星，卻該殺。』行者道：『商角，全金，全木，全金，全木，全金，全木，全金，全木，全金，全木，全金，全木。』行者道：『想殺人小事，一發不悔。』老翁又道：『三日後，進一變，做星，經云：『變做別號，光明宿，因蒙老子，也清靈，卻是羅中。』』

西遊補 第十三回

有恩思中有難。太猴辰屬木，而商角為金，樂做為火，火克金，而木質生火，金又克木。故云：『羅中有恩思，中有難。又有日月水土四大變星，臨命，又恐小長老要死一場。』活靈行者笑道：『生死甚沒正經，要死便死，幾年。要活便活，幾年。兩個講得正經，只見道童急急奔來，叫小長老，戲文將散了。高唐夢已醒了。快走快走，當頭一棒行者慌，別老翁謝了道童，依着舊路而走，走到山凹裏，一心想着樓上，只聽得人說高唐夢還有一段曲子，未完行者聽得，又睜眼看行者，行者不省戲妙，到此處，要看他一看。更妙，只見臺上扮出一道人，五個諸仙模樣，聽他口中唱道：『度却煩惡這一，人把人情世故，都談盡，則要你世上人夢回時，心自性。』行者道：『此本那解，那解，那解，那解，那解。』行者看罷，又見臺上人，開說南柯夢，倒不濟，只有孫丞相做得好，原來孫丞相就是孫悟空，你看他的夫人，這等模樣，五個兒子，這等風華，當初也是个和尚出身，後來好結局，好結局，不看戲人，聽看戲人，說戲妙，聽人說看戲人，即是戲中人，更妙。〇廟上羅刹女，已埋伏羅刹女一段妙在有意無意，問〇小和尚克有家，有室了，暗與第二回相應。秦始皇一案到，此處是結穴文章，呼吸奇幻，至此原詳。

西遊補第十三回終

三更月玄英點將

五色旗大聖神搖

天已入暮行者在山凹裏見師父果然做了將軍取經一事置之高閣心中大亂原評云不亂不定無可奈何尸得變做軍士的模樣渾入隊中亂滾滾過了一夜活畫亂軍中充素次早天明唐僧登坐帳中教軍士把招軍買馬旗兒扯起軍士依令到得午時所投將士便有二百萬名又亂滾滾過了一日唐僧便遣一個白旗小將叫做親身小得當夜傳令造成金鎖將臺編成將士名冊明夜登臺逐名點將次夜三更明月如畫唐僧登臺分付眾將我今夜點將不比往常聽得一聲鐘響軍士造飯兩聲鐘響披掛三聲鐘響定性發憤四聲鐘響聽不得違忘合營將士道嗚呼將軍有令那敢不從唐僧又叫白旗分付一應軍士不許叫我將軍要叫我長老將軍原評及本還元白旗小將又

連營分付一盞臺上撞起鐘聲一響軍士聽得慌忙造飯唐僧又叫白旗小將分付眾將當面點將把平生精力一齊獻出許渾帳谷應胡行亂走臺上撞起兩聲鐘響軍士慌忙披掛唐僧叫白旗把點將旗扯起分付營中水道山整俱要詳密一應異言異服說客游生故進營中者取首級白旗依令分付了一邊唐僧又叫白旗你分付營中將士臨點不到者取首級往來轅門取首級推病托疾取首級左顧右盼者取首級自薦者取首級越次者取首級跳叫者取首級匿長者取首級頂名替身者取首級交頭互耳者取首級扶帶女子者取首級游思妄想者取首級心志不猛者取首級爭鬪尚氣者取首級傳能臺上三聲鐘響營中各各定性發憤打起精神勇猛前進方能救出主國唐僧也閉着兩眼坐高臺皓月之下半箇時辰光景臺上鐘聲四響合營將士到臺前聽候但見

旌旗律律到森森旌旗律律配着二十八星斗羽左牛羽右宿宿分明劍戟森森合着六十四卦乾卦奇坤卦偶卦又文布列寶劍初吼萬山猛虎無聲甲如鱗四海金龍減色一个个光景惡曜一聲聲霹靂震雷

仁慈各人用心自避斧鉞登時飛旗下令一連唱過六千六百五名將士忽然叫着大將豬悟能唐僧見了名姓便已曉得是八戒只是軍中體面不便相認便叫那員將士你形容醜惡莫非是妖怪唐僧便叫白旗推出斬首八戒一味磕頭連叫長老將軍請息怒答小人一言而死八戒道

本姓豬排行心跟了唐僧上西土半途寫得離書急忙投妻父庄中去庄中妻子歸枯槁眼眶枯槁依舊回頭走上西不期撞着將軍伏望將軍救小人心收在營中燒火罷

唐僧面上微笑叫白旗放了綁八戒又一連磕了一百箇頭拜謝唐僧又叫女將花菱神入花籃一筆文字便不板樣然亦有映帶並非開筆不見悟淨妙一員女將飛馬扶刀營中跳出正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呼吸精華天地枯腰間插把飛蛟劍單斬青美丈夫

叫大將孫悟空唐僧變色一眼看着臺下卻說行者在亂軍中過了三日早已變做六耳獼猴模樣的一個軍士口中不從紫雲前文聽得叫着孫悟空三字飛身跳出俯伏於地道小將孫悟空運糧不到好道糧不到暗頭首回化飯是他兄弟

孫悟空情願替身抵陣敢犯長老將軍之律令唐僧道孫悟空你什麼出身快供狀來鏡你性命行者便跳跳舞說幾句原評云六耳獼猴假冒行者至於二心攪亂乾坤行者又變他何也請人猜來他道

昔日是妖精假冒行者名自從大聖別唐僧便結婚姻親上親不須問姓如名六耳獼猴孫悟空大將軍再派反本破破旁門二心化為一心方證大道提出

唐僧道六耳獼猴是悟空的響敵如今念新恩而忘舊怨也是個好人叫白旗小將把一頭先鋒鐵甲賜與孫悟空教他做個破臺先鋒將士點乘唐僧連傳號令教軍士擺个美女昇夫牌妙起此明月殺入西戎兵入西戎境界唐僧叫軍士把一色小黃旗為號毋得混流軍士聽令擺定旗面一住又走轉過山巒勢頭撞着一簇青旗人馬原評云伏業行者是個先鋒將士登時跳出那一簇人馬中間有一个紫金冠將軍舉刀迎敵與項王自說戰事那一段道這相對行者問來者何人那將軍道我乃波羅蜜王便是看波羅蜜王三字是漸漸正覺之做你是何人敢來挑戰行者道我乃大唐殺青掛印大將軍部下先鋒孫悟空那將軍道我是大蜜玉正要奪你

大蜜王輪刀便斫行者道可憐你這樣無名小將也要污漆老孫的鐵棒擊棒相迎戰了數合不分勝負那將軍道住了我若不逼出家譜不表出名姓便殺了你你做鬼的時節還要認我做無名小將等我話個明白罷我波羅蜜王不是別人我是大鬧天宮齊天大聖孫行者嫡嫡親親的兒子大書詩書讀過本來自便成正果行者聽得暗想道奇怪難道前日搬了真戲文哩如今真職現在還有何處著假但不知我還有四個兒子在那裏又不知我的夫人死也未嘗華華奇幻筆筆筆筆未死如今不知做什麼勾當又不知此是最小兒子呢還是最大兒子呢我欲待問他詳細只是師父將令森嚴不敢觸他且探他一探看便道孫行者是我義兄他不曾說有兒子為何突然有起兒子來那將軍道你還不曉其中之故我蜜王與我家父行者原評云家父家伯家母等字絕妙原是不相識的父子家父行者初起在水簾洞裏妖精出身結義一個牛魔王家伯針對上義兄家伯有一個不同床之元配羅刹如住在芭蕉洞裏若此即家母也只因東南有一唐僧要到西天會佛祖請家父行者權為徒弟西方路上受盡千辛萬苦忽然一日撞着了火焰危山原評方是火焰山後西遊補看也照應詳密處師徒幾眾愁苦無邊家父當時有些見

西遊補

第十五回

三

識他道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暫滅弟兄之義且報師父之恩運到芭蕉洞裏初時變作牛魔王家伯騙我家母後來又變作小蟲兒鑽入家母腹中小蟲兒鑽入腹中火焰山迫之也一笑○看他說來句句令人欲笑住了半日無限攪抄當時家母忍痛不過只得將芭蕉遞與家父行者得了芭蕉扇扇涼了火焰山竟自去了到明年五月家母忽然產下我蜜王芭蕉扇來了芭蕉洞出了火焰山涼了小蟲兒去了腹中卻留下一個婆羅蜜王婆羅蜜王婆羅蜜王我一日長大一日智慧越高想將起來家母腹中一番便生了我其為家父行者之嫡系正派不言而可知也話得孫行者哭不得笑不得正忙亂間只見西北角上小月王領一枝兵奇妙紫衣為號來助唐僧西南角上又有一枝玄旗鬼兵來助蜜王軍勢猛烈頭奔入唐僧陣裏殺了小月王回身又斬了唐僧首級原評一刀兩段大聖可羅矣一時紛紛四軍大殺孫行者無主無張也只得隨班作揖只見玄旗跌入紫旗隊裏紫旗橫在青旗上面青旗一飛入紫旗隊裏紫旗走入黃旗隊裏黃旗斜入玄旗隊裏有一面大玄旗半空中落在黃旗隊打殺黃旗人黃旗隊奔入青旗隊奪得幾面青旗來被紫旗人一併搶去紫旗人自殺了紫旗人幾百餘首紫旗跌入血中染成荔枝紅色被黃旗

人搶入隊裏青旗人走入玄旗隊殺了玄旗人小玄旗數百飛在空中落在一枝松樹之上黃旗隊一百萬人落在陷坑一百面黃小令旗飛入青小令旗中雜成鴨頭綠色紫小令旗十六七面跌入青旗隊裏青旗隊送起又在半空中飛落玄旗隊裏倏然不兜與首回百家衣一段相聯成文以色字起以色字結而喚醒迷圍者乃虛空主人其義可想○筆力恣肆如想馬脫鞍不可空仰行者大憤大怒一時難忍非此大南大怒馬得大惱大惱

五色旗亂是心猿出魔根本乃西遊補一部大關目處描寫入神真乃工化之筆原評

西遊補

第十五回

四

西遊補第十五回終

西遊補

第十六回

虛空尊者呼猿夢

大聖歸來自半山

行者一時難忍現出大鬧天宮三頭六臂法身。又提大鬧天宮。此處直當以全力赴之。空中亂打。背後一人高呼。悟空不悟。空悟不悟。幻不悟。幻了。行者回頭轉來。曰。背後高呼曰。回頭轉來。針鋒相對。句中有眼。便問你是那一國的將士。敢來見我。掛頭只一座蓮臺。坐着一個尊者。又叫孫悟空。此時還不醒。行者方纔住棒。便問尊者。你果何人。尊者道。我是虛空主人。見你住在假天地久了。特來喚你。你的真師父如今歸壞哩。這接首曰。未化飯文。脈細極。行者有些醒路。恍然往事皆迷。一心耐定。更不回頭。不許再回頭了。只是拜總主人。祈求指教。虛空主人道。你方纔在鯖魚氣裏。被他纏住。出行者便問。鯖魚是何等妖精。能造乾坤世界。虛空主人道。天地初開。清者歸于上。濁者歸于下。有一種半清半濁。歸于中。是為人類。有一種大半清小半濁。歸于花果山。即生悟空。有一種大半濁小半清。歸于小月洞。即生鯖魚。鯖魚與悟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世。又一六耳獼猴。與六耳獼猴是二非一。只是悟空屬正。鯖魚屬邪。神通廣大。卻勝悟空十倍。他的身子。又生得成大頭枕。崑崙山脚踏幽迷國。如今實部天地狹小。權住在幻部中。自號青青世界。行者道。何謂幻部實部。主人道。造化有三部。一無幻部。一幻部。一實部。即說偈曰。

- 也無春男女 乃是鯖魚根
- 也無新天地 乃是鯖魚能
- 也無青竹蒂 乃是鯖魚名
- 也無將軍詔 乃是鯖魚文
- 也無靈天斧 乃是鯖魚形
- 也無小月王 乃是鯖魚精
- 也無萬鏡樓 乃是鯖魚成
- 也無鏡中人 乃是鯖魚身
- 也無頭風世 乃是鯖魚興
- 也無綠珠樓 乃是鯖魚心

也無楚項羽

也無虞美人

也無閻羅王

也無古人世

也無未來世

也無節卦帳

也無庖相公

也無歌舞態

也無翠娥啼

也無點將臺

也無霸王戰

也無鯖魚者

也無一片白地

說罷狂風大作。把行者吹入舊時山路。忽然望見牡丹樹上。日色還未動。哩。完。卻說真唐僧春睡醒來。看見眼前男女早已散了。完。虫。春夢醒來。清魔已散。正是。作書正念心中歡喜。只是不見了悟空。叫醒悟能。悟淨。問悟空。那裏去了。悟淨道。不知八戒道。不知忽見東南上木叉。領一個白面和尚。駕祥雲。翻然而下。叫唐長老。你收着新徒弟。又與行者拜新師父。這相映台。大聖就來也。慌得唐僧滾地。下拜。木叉道。觀音菩薩念你西方上辛甚。又送一個小徒弟。在此。只他年紀不多。要求長老。照願照顧。菩薩已取他法名。叫做悟能。十六回宗旨。菩薩說悟能。雖是長老。第四個徒弟。卻要排在悟空之下。悟能之上。湊成空青能淨四字。唐僧領了菩薩法。收了徒弟。送上木叉不題。原來鯖魚精。迷感心猿。只為要喫唐僧之肉。故此一邊纏住。大聖一遣假做小和尚。模樣哄弄。唐僧原許云。提清那知大聖又被虛空尊者喚醒。正是。妖邪用盡千般計。心正從來不怕魔。卻說行者在半空中。走來空中。去空中。來見師父。身邊坐着一個小和尚。妖氣萬如。他便曉得是鯖魚精。變化耳朵中。取出棒來。沒頭沒腦。打將下去。棒。耳中惹出許多情魔。取出棒來。情魔打死。百鬼相。應一個小和尚。忽然變作鯖魚。虎首口中。放出紅光。仍以紅字作結。行者以目送之。但見紅光。

裏面又現出一座樓臺樓中立着一个楚伯玉高叫虞美人請了蘇結情根所謂前生孽障今世魔頭故釋氏以情為輪迴種子一道紅光逕奔東南而去唐僧便叫悟空餓死我也行者聽得慌忙回轉向師父唱個大塔將前事從頭到尾備說一遍原來唐僧見悟空不來心中焦急來時師父打殺了新來徒弟打殺徒弟與打殺春男女一對物然大怒正要責他幾句忽見新徒弟是個鱗魚鹿首早已曉得行者是個好意新徒弟是個妖精老為散教不可無此提緊當時又見行者說得如此利害方纔回嗔作喜道徒弟辛苦也八戒道不肯拋荒一筆悟空去娶你是辛苦我們受辛苦師父倒要說要子哩唐僧喝住八戒使問悟空你在青青世界過了幾日吾這裏如何只有一个時辰行者道心迷時不迷唐僧道不知心長還是時長行者道心短是佛時短是魔原評結案沙僧道妖魔掃盡世界清空師凡你如今仍往村化飯又播前文等師父靜心坐一回好走西路行者道說得是向前便走了百餘步突然撞着山神土地完完行者唱道好土地快我前日要尋你問一件事情念了咒子你們只是不來天下有這像大地快快伸手過來打了一百再講土地道方纔大聖爺爺被情魔攝入天外暗應天大妖魔小神力有限那能走到天外來

西遊補 第十六回

西遊補第十六回終

續西遊補雜記
續西遊補雜記
一段借外丹點化生動異常常小行者小八戒未免嘆曰此於三調芭蕉後補出十六回之文雖奇情愀不可方物末來世界入劫秦一段尤非思議所及至其行文有起有訖有伏案有繼應有映帶得有提挈有過映有鋪排有消納有反筆有側筆有頓折有含蓄有平行有突兀有疏落有懸密且快不盈寸而詩歌文辭時文尺讀平話皆詞佛偈戲曲無不具體亦可謂能文者矣
前書羅刹女一案實行者生平所未經稍稍立脚不定便入魔障故後西遊以不老婆婆一段擬之此則即借其意從本文引入情魔由情入妄妄極歸空為一切世間癡情人說無量法十六回書中人情世故瑣屑必備雖空中樓閣而句句入人心脾是真具八萬四千廣長舌者
行者第一次入魔是春男女第二次入魔是握香臺第三次入魔最深生身為虞美人連跳下萬鏡樓尚有翠繩娘羅刹女生子種種魔趣蓋情魔累人無如男女之際也
或曰以開戰勝佛之英雄智慧而因於情可乎曰人孰無情有性便有情無情是禽獸也且佛之慈悲非佛之情乎情之在人視其所用正則為佛邪則為魔是故勘齋槍拜武穆尋師父莫非情也情得其正即為如來妙真如性
或問悟空之為悟幻何也曰第二回提綱大書西方路幻出新唐明自此以下皆幻境也故起首特揭出悟空用盡千般計祇望迷人卻自送二句夫迷悟空者即悟空也世出世間喜怒哀樂人我離合種種幻境皆由心造心即鏡也心有萬心斯鏡有萬鏡入其中者流浪生死而不自知方且自以為真境緣玉殿見帝王富貴之幻延對秀者見科名之幻握香臺見風流兒女之幻項王平話見英雄名士之幻閻羅劫案見功名事業忠臣賢妾之幻幻境也鬼趣也故以閻羅王終之自跳出鬼門關扯斷紅繩離塵俗覺悟頓生然而小月玉宮中之師父猶非真師父也彈詞若戰以瀟灑為悟借古晚郊以閒適為悟擬古昆池以山水為悟塵中漁唱以踈野為悟悟矣乎猶未也惜根未絕妄相猶存命竟何如不堪回首始而悲繼而哭既而疑終而亂道味世味交戰於中大憤大悲莫知所適於此真實用力然後憬然真悟幻境皆空非幻亦空始是立脚之處虛空主人一喝悟空不悟空悟幻不悟幻正為將悟人

續西遊補 雜記

西遊補第十六回終

對病發藥蓋能悟幻始能悟空然但能悟幻而未悟空則其悟仍幻用力有虛實見道有淺深此悟空悟幻之分也

三調芭蕉扇其因也波羅蜜玉其果也言下指點明亦歸結

曰虛空曰主人虛空有主人乎虛空而無主人是頑空也然畢竟如何是虛空主人請論者下轉語

按紐玉樵脈續編云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間懿孫才情恬適淑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留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縉素宗仰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為禪門尊宿矣月涵於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藎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遊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

余幼時曾見其西遊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遊東壘天福山出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歷日先晦後朔尤奇據此知西遊補乃董若雨所作按若雨豐草庵雜著凡十種曰

昭陽夢史非煙香法柳谷編河圖卦瓶文字隱分野詩律表漢鏡歌發樂緯堦葉錄其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者有七國考十四卷見於存目者有易發八卷運氣定論一卷天宮翼無卷數及漢鏡歌發一卷而已朱竹垞明詩綜云董說字若雨烏程

人晚為僧名南潛字實雲有豐草庵等十八集易發提要云董說字若雨湖州人黃道周之弟子也後為沙門名南潛其論易專主數學兼取焦京陳邵之法參互為一而推闡以己意其根柢則黃氏三易洞機也然則若雨為僧後改名南潛字實雲而月涵乃其別號所著諸書惟七國考刊於雪校從父守山閣叢書為最著其餘皆就湮沒故西遊補一書宜亟刊以傳世也

問西遊補演義耳安見其可傳者曰凡人著書無非取古人以自寓書中之事皆作者所歷之境書中之理皆作者所悟之遺書中之語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顯著而隱約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見之不可入於文集而借演義以達之蓋顯著之路不若隱約之微妙也直言之淺不若曲折之深婉也文集之簡不若演義之詳蓋也若

兩個要賢子處境豐腴一旦棄家修道虛坐有所大悟大徹者不僅以遺民自命也此書所述皆其胸臆問物夫其人可傳也其書可傳也傳其書即傳其人矣雖演義庸何傷

第四回云堯舜到孔子是純天運按董君之學出於黃石齋石齋易象正以周桓王元年當家卦則非其師說而宋牛無邪傳邵子之學以堯之世當賁則亦非邵學其

續西遊補

雜記

二

所著易發中飛龍訓篇謂堯舜周孔皆以飛龍治萬世又其天宮翼以章部紀元元會運世立論謂林數出於卦爻所列恒星過宮年干八卦二表以星次遞相排比至帝堯甲子適值張心虛昂居四仲之中與堯典中星合遂據以為上週下推之證則其用卦爻起祿蓋以堯時為本正與西遊補中語相應軌革之術隨人推行本無一定也王史仙人似影指宣聖而言八卦爐中殆其自語

續西遊補終

續西遊補終

續西遊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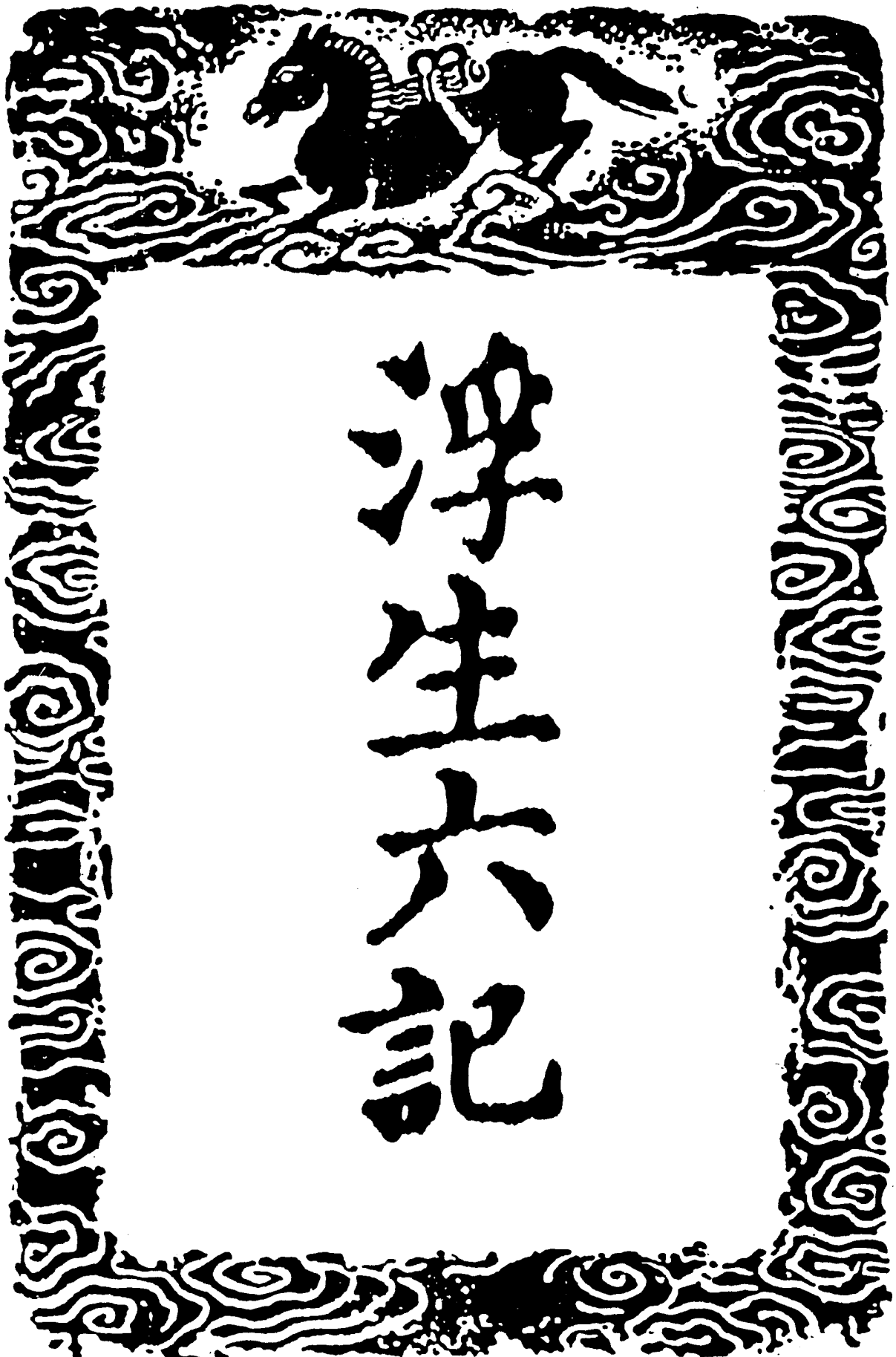
雜記

三

續西遊補終

續西遊補終

浮生六記





閨房記樂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蘇州滄浪亭味天之厚我可謂至矣東坡云事如春夢了無痕苟不記之筆墨未免有辜彼蒼之厚因思蘭離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婿於首卷餘以次遞及焉所愧少年失學稍識之無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若必考訂其文法是責明於垢鑑矣

余幼聘金沙子氏八齡而夫娶陳氏陳名芸字淑珍夢氏心餘先生女也生而穎慧學語時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誦四齡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長嫻女紅三口仰其十指供給克昌從師修脯無缺一日於書篋中得琵琶行按字而認始識字刺繡之暇漸通吟咏有秋使人影瘦霜染菊肥之句余年十三隨母歸甯兩小無嫌得見所作雖嘆其才思傷春藉慰其福澤不深然心法不能釋告母曰若為兒擇壻非淑坤不娶母亦愛其柔和即脫金約指歸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是年冬值其堂坤出閣余又隨母往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坤時但見滿室鮮衣芸獨通體素淡僅新其鞋而已見其繡製精巧詢為已作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其形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眉薄目秀顧盼神飛唯兩前微露似不佳相一種纏綿之態今人之意也消索觀詩稿有僅一聯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詢其故笑曰無師之作願得知已堪師者敲成之耳余戲題其籤曰錦囊佳句不知夫壽之機此已伏矣是夜送親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飢索銀婢以菓脯進余嫌其甜芸暗奪余袖隨至其室見藏有燻爐并小茶高余欣然舉箸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坤速來芸急開門曰已疲乏將臥矣玉衡攬身而入見余將吃粥乃笑說芸曰頃我索粥汝曰盡矣乃藏此專待汝婿耶芸大笑去上下謙笑之余亦負氣繫老僕先歸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忍貽人笑也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外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頭巾既揭相視嫣然合卺後並肩夜膳余暗於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臍胸中不覺怦怦作跳讓之食適逢齋期已數年矣暗記吃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謂曰今我光鮮無恙姊可從此開戒否芸笑之以目點之曰首廿四日為余姊子歸廿三國忌不能作樂故廿二之夜即為余姊狀嫁芸出堂陰裏余

在洞房與伴娘酌酒揮戰輒北大醉而臥醒則芸正曉粧未竟也是日親朋絡繹上燈後始作樂廿四子正余作新婦送嫁丑未歸來業已燈殘人靜悄然入室伴姬眠於床下芸卸粧尚未臥高燒銀燭低垂粉蠟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因撫其肩曰姊連日辛苦何猶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頃正欲臥開榻得此畫不覺蘭之忘倦西廂之名聞之孰矣今始得見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伴姬在旁促臥令其閉門先去遂與比肩調笑恍同密友重遠戲探其懷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爾耶芸回眸微笑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擁之入帳不知東方之既白

芸作新婦初其緘默終日無怒容與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處下以和并井然未嘗稍失每見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囊之藏粥待君傳為話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懶惰耳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因亦隨之早起自此耳鬢相磨親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而歡娛易過轉睫彌月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專役相送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先生循循善誘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歸來完姻時原訂

隨侍到館聞信之餘心甚悵然恐芸之對人墮淚而芸反強顏勸勉代整行裝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臨行向余小語曰無人調護自去經心及登舟解纜正當桃李爭妍之候而余則恍同林鳥失巢天地異色到館後吾父即渡江東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雖時有書來必兩問一答半多勉勵詞餘皆浮套語心殊怏怏母嘗風生竹院月上蕉牕對景懷人夢魂顛倒先生知其情即致書吾父出十題而遺余暫歸喜同成人得故登舟後反覺一刻如年及抵吾母處問安畢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語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霧覺耳中惺然一響不知更有此身矣時當六月內室炎蒸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開板橋內一軒臨流名曰我聽取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意也樓前老樹一株濃陰覆地人面俱綠隔岸遊人往來不絕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東命吾母携芸消夏於此因暑罷繡終日伴余課書論古品月評花而已芸不善飲強之可三盃教以射覆為令自以為人間之樂無過於此矣一日芸問曰各種古文宗何為是余曰國策南華取其靈快匡衡劉向取其雅健史遷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渾柳州取其峭廬陵取其宕三蘇取其辯他若賈董對厥徐駢體陸贄奏議取資者不能盡舉在人之慧心領會耳芸曰古文全在讀高

氣雄女子學之恐難入戲唯詩之一道素稍有領悟耳余曰唐以詩取士而詩之宗
匠必推李杜卿愛宗何人芸發議曰杜詩鏗鏘精神李詩瀟灑洒落拓與其學杜之森
嚴不如學李之活潑余曰工部為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芸曰格
律謹嚴詞旨老實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花落流水之趣令人
可愛非杜亞於李不過妻之私心宗杜心深愛李情深余笑曰初不料陳淑珍乃李
青蓮知己芸笑曰妾尚有啟蒙師白樂天先生時感於懷未嘗稍釋余曰何謂也芸
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余笑曰異哉李太白是知己白樂天是啟蒙師余字三白為
卿權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芸笑曰白字有緣將來恐白字連篇耳吳音呼別相與
大笑余曰卿既知詩亦當知賦之筆取芸曰楚辭為賦之祖其學淺費解就漢晉人
中調高語鏗似覺相如為最余戲曰當日文君之從長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復相
與大笑而罷余性爽直落落不羈芸若腐儒迂拘多禮偶為披衣整袖必連聲道得
罪或途中投扇必起身來接余始厭之曰卿欲以禮縛我耶語曰禮多必詐芸兩頰
發赤曰恭而有禮何反言詐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虛文芸曰至親莫如父母可內敬
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戲之耳芸曰世間反目多由戲起後勿寬妾令人鬱

浮生六記

卷一

三

死余乃挽之入懷撫慰之始解顏為笑自此宜敢得罪竟成語助詞矣鴻余相莊廿
有三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內或暗室相違窄途邂逅必握手問曰何處去私心
忒忒如恐旁人見之者實則同行並坐初猶避人久則不以為意芸或與人坐談見
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並焉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始以為戲繼成不期
然而然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頭偕老哉斯言
誠然歟
是年七夕芸設香燭瓜果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余銀願生生世世為夫婦團圓章二
方余執朱文芸執白文以為往來書信之用是夜月色頗佳俯視河中波光如鏡輕
羅小扇並坐水牕仰見飛雲過天變態萬狀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
間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與否余曰納涼玩月到處有之若品論雲霞或求之幽閣繡
閣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若夫婦同觀所品論者恐不在此雲霞耳未幾燭燭月沉
撤果歸臥
七月望俗謂之鬼節芸備小酌擬邀月暢飲夜忽陰雲如晦芸慨然曰妾能與君白
頭偕老月輪當出余亦索然但見隔岸燈光明滅萬點梳織於柳隄更者聞余與芸

聯句以遺悶懷而兩韻之從通聯通總想入非夷隨口亂道芸已漱涕淚笑倒余
懷不能成聲矣覺其鬢邊蓬髮蓬髮蓬髮因拍其背以他詞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
形色如珠故供助粧履髮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其香更可愛所供佛手當
退三舍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無意間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須
借人之勢其香也如骨屑語芸曰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愛小人
耳正語間漏已三滴漸見風掃雲開一輪湧出乃大喜倚窗對酌酒未三五忽聞橋
下闐然一聲如有人墮就窗細聽波明如鏡不見一物惟聞河灘有隻鴨急奔聲余
知滄浪亭畔素有一濁鬼恐芸膽怯未敢即言芸曰噫此聲也胡為乎來哉不禁毛骨
皆慄急閉窗携酒歸房一燈如豆羅帳低垂弓影五蛇驚神未定剔燈入帳芸已寒
熱大作余亦繼之困頓兩旬真所謂樂極災生亦是白頭不終之兆
中秋日余病初愈以芸半年新婦未嘗一至閨壁之滄浪亭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
閑人於將晚時偕芸及余幼妹一姪一婢扶焉老僕前導過石橋進門折東曲道而
入疊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上山之顛循級至亭心周望極目可數里炊烟四起晚
霞爛熳隔岸名近山林為大意行臺草集之地時正讀書院猶未啟也攜一棹設亭

浮生六記

卷一

四

中席地環坐守者烹茶以進少焉一輪明月已上林梢漸覺風生袖底月到波心俗
慮塵懷頓然頓釋芸曰今日之遊樂矣若駕一葉扁舟往來亭下不更快哉時已上
燈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相扶下亭而歸吳俗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皆出結隊
而遊名曰走月亮滄浪亭幽雅清曠反無一人至者
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吾母亦有義女九人九人中
王二姑俞六姑與芸最和好王疑慈善俞最善談每集必逐余居外而俾三女
同榻此俞六姑一人計也余笑曰侯妹子歸後我當選妹夫來一住必十日俞曰我
亦來此與嫂同榻不大妙耶芸與王微笑而已時為吾弟啟堂娶婦居飲馬橋之
倉米巷屋雖宏敞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吾母誕辰演劇芸初以為奇觀吾父素無
忌諱點演慘劇等劇老伶刻畫見者情動余窺簾見芸忽起去良久不出入內探之
俞與王亦繼至見芸一人支頤獨坐鏡奩之側余曰何不快快乃爾芸曰觀劇原以陶
情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俞與王皆笑之余曰此深於情者也俞曰嫂將竟日獨
坐於此耶芸曰侯有可觀者再往耳王聞言先出請吾母點刺梁棟索等劇勸芸出
觀始稱快

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無後。吾父以余嗣焉。墓在西跨塢。福壽山祖塋之側。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掃。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請同往。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斑。斑駁可觀。指示余曰。以此壘。宜山。較宜州白石為古致。余曰。若此者。恐難多得。王曰。搜果愛此。我為拾之。即向守墳者借。蘇袋一。鶴步而拾之。每得一塊。余曰。善。即收之。余曰。否。即去之。未幾。粉汗盈。搜袋返。再拾則力不勝矣。芸且揀且言曰。我聞山果收獲。必藉猴力。果然。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余橫阻之。責芸曰。人勞汝逸。猶作此語。無怪林之動憤也。歸途。遊戈園。緝綠嬌紅。爭妍競媚。王素慙。蓮花必折。芸曰。既無瓶。養又不簪。戴多折何為。王曰。不知痛癢者何害。余笑曰。將來荊嫁麻面多鬚。即為花。洩忿。王怒。余以目擲花於地。以蓮鈎擲入池中。曰。何欺侮我之甚也。芸笑解之。而罷。芸初織屨。專聽余議論。余謂其言。如蟋蟀之用。鮮草。漸能替。其每日飯。必用茶。喜食芥油乳腐。吳俗呼為臭乳腐。又喜食蝦酒瓜。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因戲之曰。狗無胃而食臭。以其不知臭。蟋蟀團團。而化蝶。以其欲修高舉也。卿其狗耶。耶。耶。芸曰。腐取其價廉。而可飽。幼時食。今至君家。已加蟋蟀化蝶。猶喜食之者。不忘本也。至油瓜之味。到此初嘗耳。余曰。然則我家係狗實耶。芸喜而強解曰。夫妻

浮生六記

卷一

五

人家皆有之。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然君喜食蒜。妾亦強啖之。腐不敢強。瓜可掩鼻。略嘗。入咽。當知其美。此猶無鹽醜醜而德美也。余笑曰。卿隨我作狗耶。芸曰。妾作狗久矣。君試嘗之。以箸強塞余口。余掩鼻咀嚼之。似費晚美。開鼻再嚼。竟成異味。從此亦喜食。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油腐。亦鮮美。以油瓜搗爛。拌油腐。名之曰雙鮮醬。有異味。余曰。始惡而終好之。理之不可解也。芸曰。情之所鍾。雖醜不嫌。余啟堂弟婦。王虛舟先生孫女也。惟姪時。偶缺珠花。芸出其納米所受者。呈吾母。婢極吝惜之。芸曰。凡為婦人。已屬純陰。珠乃純陰之精。用為首飾。陽氣全矣。何貴焉。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之。書之殘缺不全者。必搜集分冊。訂成帙。統名之曰斷簡殘編。字畫之破損者。必覓故紙。粘補成幅。有破缺處。倩予全好。而捲之。名曰書餘集。嘗於女紅中。饋之暇。終日瑣瑣。不憚煩倦。芸於破笥爛卷中。偶獲片紙。可觀者。如得異寶。舊鄰馮姬。每收亂卷。貴之。其癖好與余同。且能察眼意。眉語。一舉一動。示之以色。無不頭頭是道。余嘗曰。惜卿唯而伏。尚能化女為男。相與訪名山。搜勝跡。遊天下。不亦快哉。芸曰。此何難。俟妾髮斑之後。雖不能遠遊五嶽。而近地之虎阜。靈巖。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儘可借遊。余曰。恐卿髮斑之日。步履已難。芸曰。今世不能期

以來世。余曰。來世卿當作男。我為女子。相從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覺有情。趣余笑曰。幼時一粥。猶談不了。若來世不昧今生。合卺之夕。細談隔世。更無合眼時矣。芸曰。世僕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今生夫婦。已承牽合。來世姻緣。亦須仰藉神力。蓋繪一像祀之。時有苦。輪成柳。隨名。連善。寫人物。情繪一像。一手挽紅絲。一手撐桃。懸相緣簿。童顏鶴髮。奔馳於非烟非霧中。此成君得意筆也。友人石琢堂。為題。請語於左。懸之內室。每達朔望。余夫婦必焚香拜禮。後因家庭多故。此畫竟失所在。不知落誰家矣。他生未卜。此生休。兩人癡情。果遭神鑒耶。蓮倉米巷。余頗其臥樓。曰。賓香閣。蓋以芸名而取。如賓意也。院窄。墻高一。無可取。後有兩樓。通藏書處。開閣對陸氏廢園。但有荒涼之象。滄浪風景。時切芸懷。有老樞居金母橋之東。堦卷之北。繞屋皆菜園。編籬為門。門外有池。約畝許。花光樹影。錯雜。邊其地。即元末張士誠王府廢基也。屋西數武。瓦礫堆成土山。登其顛。可遠眺地曠人稀。頗野趣。樞言。偶及芸。神往不置。謂余曰。自別滄浪。夢魂常繞。余不得已而思。其於其老樞之居乎。余曰。運朝秋。暑灼人。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晷。卿若願往。我先觀其窳可居。即檝被而往。作一月盤桓。何如。芸曰。恐堂上不許。余曰。我自請之。越

浮生六記

卷一

六

日。至其地。屋僅二間。前後隔而為四。紙牕竹榻。頗有幽趣。老樞知余意。欣然出其臥室。為賃。四壁糊以白紙。頓覺改觀。於是稟知吾母。挈芸居焉。鄰僅老夫婦二人。灌園為業。知余夫婦避暑於此。先來通慰。勸并釣池魚。摘園蔬。為饋。價其價不昂。芸作鞋報之。始謝。而受時。方七月。綠樹陰濃。水面風來。蟬鳴。聽耳。鄰老又為製魚竿。與芸垂釣於柳陰深處。日落時。登山。觀晚霞夕照。隨意聯吟。有數雲吞落日。弓月彈流星之句。少焉。月印池中。嘉聲四起。設竹榻於臺下。老樞報酒溫飯。邀就月光。對酌微醺。而飯浴罷。則涼簟蕉扇。或坐或臥。聽鄰老談因果報。應事。三鼓歸臥。週體清涼。難不知身居城市矣。雖違情。鄰老購箱。適植之。九月花開。又與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來觀。持葷對。實玩竟日。芸喜曰。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買鏡屋菜園十畝。謀僕。種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畫我織。以為詩酒之需。布衣菜飯。可樂。終身不必作遠計也。余深然之。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已論亡。可勝浩嘆。離余家半里許。醋庵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廟。迴廊曲折。小有園亭。每逢神誕。求姓各認一落。密懸一式之玻璃燈。中設寶座。旁列瓶几。插花陳設。以較勝負。日惟演戲。夜則來差高下。插燭於瓶。花間名曰。花照花。花光燈影。香鼎香浮。若龍宮夜宴。可

事者或笙蕭歌鳴或煮茗清話觀者如蟻集簷下皆設欄為限余為友友去插花
布置因得躬逢其盛歸家向芸艷稱之芸曰惜哉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
衣亦化女為男之法也於是散髮為辮添掃蛾眉加余微露兩鬢尚可掩飾服余
衣長一吋有半於腰間折而縫之外加馬褂芸曰脚下將奈何余曰坊間有蝴蝶履
小大由之購亦極易早晚可代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及晚登樓裝束既畢
幼男子拱手問步者良久忽變卦曰妾不去矣為人識出既不便堂上聞之又不可
余憊憊曰願中司事者誰不知我即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吾母現在九妹大家
密去密來焉得知之芸攬鏡自照狂笑不已余強挽之情然極去適遊廟中無識出
為女子者或問何人以表弟對拱手而已最後至一處有少婦幼女坐於所設寶座
後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芸趨過款曲身一側而不覺一手按少婦之肩旁
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爾余欲為措詞掩飾芸見勢惡即脫帽趨足示
之曰我亦女子耳相與愕然轉怒為歡留茶點喚肩輿送歸
吳江錢師竹病故吾父信歸命余往弔芸私謂余曰吳江必經太湖妾欲伴往一覽
眼界余曰正慮獨行踽踽得卿同行固妙但無可託詞耳芸曰託言歸窻君先登舟

妾當繼至余曰若然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與卿待月乘涼以續滄浪韻事時六月
十八日也是日早涼携一僕先至胥江渡口登舟而待芸果肩輿至解維出虎嘯橋
漁見風帆沙鳥水天一色芸曰此即所謂太湖耶今得見天地之寬不虛此生矣想
閣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者聞話未幾風搖岸柳已抵江城余登舟拜奠畢視舟
中洞然急詢舟子舟子指曰不見長橋柳影下觀魚雁捕魚者乎蓋芸已與船家女
登岸矣余至其後芸猶粉汗盈盈倚女而出神焉余拍其肩曰羅衫汗透矣芸回首
曰恐錢家有人到舟故暫避之君何回來之速也余笑曰欲捕逃耳於是相挽登舟
返棹至萬年橋下陽鳥猶未落也舟燈盡落清風徐來帆扇羅衫剖瓜解暑少焉
映橋紅煙籠柳暗銀蟾欲上漁火滿江矣命僕至船梢與舟子同飲船家女名素雲
與余有酒交人頗不俗招之與芸同坐船頭不張燈火待月快酌射覆為令素雲
雙目閃閃聽良久曰鴛鴦儂懶習從未聞有斯令願受教芸即擊其言而開導之
終注然余笑曰女先生且罷論我有一言作孽即勝然矣芸曰君若何譬之余曰鶴
善舞而不能耕牛善耕而不能舞物性然也先生欲反而教之無乃勞乎素雲笑揮
余肩曰汝罵我耶芸出令曰後許動口不許動手達者罰大觥素雲喜滿斟一觥

一吸而盡余曰動手但准摸索不准撞人芸笑挽素雲置余懷曰請君摸索暢懷余
笑曰卿非解人摸索在有意無意間耳揮而狂揮田舍郎之所為也時四聲所響
新為酒氣所蒸雜以粉汗油香芳馨透鼻余戲曰小人臭味充滿船頭令人作惡素
雲不禁揮拳連揮曰誰教汝狂喚耶芸呼曰連令罰兩大觥素雲曰彼又以小人罵
我不應撞耶芸曰彼之所謂小人蓋有故也請乾此當告汝素雲乃連盡兩觥芸乃
告以滄浪舊居東涼亭素雲曰若然真鑄怪矣當再罰又乾一觥芸曰久聞素雲善
歌可一聆妙音否素即以象箸擊小碟而歌若飲紫暢飲不覺醜醜乃乘興先歸余
又與素雲茶話片刻步月而回時余寄居友人魯半舫家蕭爽樓中越數日魯夫人
誤有所聞私告芸曰前日間若婿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子知之否芸曰有之其
一即我也因以借遊始末詳告之魯大笑釋然而去
乾隆甲寅七月余自粵東歸有同伴携妻回者曰徐秀峰余之表妹婿也艷稱新
之美遺去往觀若他日謂秀峯曰美則美矣韻猶未也秀峯曰然則若耶納美必美
而韻者乎芸曰然從此癡心物色而短於菴時有浙妓温冷香者寓於吳有詠柳絮
四律沸傳吳下好事者多和之余友吳江張閑齋素賞冷香携柳絮詩索和甚微其
人而置之余技癢而和其韻中有觸我春愁偏婉轉掙他離緒更纏綿之句甚擊
節明年已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將挈芸遊虎邱開懸忽至曰余亦有虎邱之遊今日
特遣君作探花使者因請吾母先行期於虎邱半塘相晤拉余至冷香寓見冷香已
老有女名慈園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如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款接問頗知文墨
有林文園尚雅余此時初無癡想且念一盃之釵非寒士所能酬而既入個中私心
忐忑強為酬答因私謂閑齋曰余貧士也子以尤物玩我乎閑齋笑曰非也今日有
友人遺慈園答我席主為尊客拉去我代客轉遺客母煩他慮也余始釋然至半塘
兩舟相過令慈園過舟即見吾母慈慈相見歡同舊識携手登山備覽名勝芸獨愛
千頃雲高曉坐賞良久返至野芳灣暢飲甚歡並舟而泊及解維芸謂余曰子陪張
君留慈陪客可乎余諾之返棹至都亭橋始過船分秘歸家已三鼓芸曰今日得見
美而韻者矣頃已約慈園明日過我當為子圖之余戲曰此非金屋不能貯窮措大
豈敢生此妄想哉况我兩人伉儷正篤何必外求芸笑曰我自愛之子姑待之明日
熟果至芸慈慈歡接筵中以精枚獻吟輪飲為令終席無一羅致語及慈園歸芸曰
頃又與慈約十八日來此結為姊妹子宜備牲牢以待笑指臂上翡翠釧曰若見此

一吸而盡余曰動手但准摸索不准撞人芸笑挽素雲置余懷曰請君摸索暢懷余
笑曰卿非解人摸索在有意無意間耳揮而狂揮田舍郎之所為也時四聲所響
新為酒氣所蒸雜以粉汗油香芳馨透鼻余戲曰小人臭味充滿船頭令人作惡素
雲不禁揮拳連揮曰誰教汝狂喚耶芸呼曰連令罰兩大觥素雲曰彼又以小人罵
我不應撞耶芸曰彼之所謂小人蓋有故也請乾此當告汝素雲乃連盡兩觥芸乃
告以滄浪舊居東涼亭素雲曰若然真鑄怪矣當再罰又乾一觥芸曰久聞素雲善
歌可一聆妙音否素即以象箸擊小碟而歌若飲紫暢飲不覺醜醜乃乘興先歸余
又與素雲茶話片刻步月而回時余寄居友人魯半舫家蕭爽樓中越數日魯夫人
誤有所聞私告芸曰前日間若婿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子知之否芸曰有之其
一即我也因以借遊始末詳告之魯大笑釋然而去
乾隆甲寅七月余自粵東歸有同伴携妻回者曰徐秀峰余之表妹婿也艷稱新
之美遺去往觀若他日謂秀峯曰美則美矣韻猶未也秀峯曰然則若耶納美必美
而韻者乎芸曰然從此癡心物色而短於菴時有浙妓温冷香者寓於吳有詠柳絮
四律沸傳吳下好事者多和之余友吳江張閑齋素賞冷香携柳絮詩索和甚微其
人而置之余技癢而和其韻中有觸我春愁偏婉轉掙他離緒更纏綿之句甚擊
節明年已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將挈芸遊虎邱開懸忽至曰余亦有虎邱之遊今日
特遣君作探花使者因請吾母先行期於虎邱半塘相晤拉余至冷香寓見冷香已
老有女名慈園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如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款接問頗知文墨
有林文園尚雅余此時初無癡想且念一盃之釵非寒士所能酬而既入個中私心
忐忑強為酬答因私謂閑齋曰余貧士也子以尤物玩我乎閑齋笑曰非也今日有
友人遺慈園答我席主為尊客拉去我代客轉遺客母煩他慮也余始釋然至半塘
兩舟相過令慈園過舟即見吾母慈慈相見歡同舊識攜手登山備覽名勝芸獨愛
千頃雲高曉坐賞良久返至野芳灣暢飲甚歡並舟而泊及解維芸謂余曰子陪張
君留慈陪客可乎余諾之返棹至都亭橋始過船分秘歸家已三鼓芸曰今日得見
美而韻者矣頃已約慈園明日過我當為子圖之余戲曰此非金屋不能貯窮措大
豈敢生此妄想哉况我兩人伉儷正篤何必外求芸笑曰我自愛之子姑待之明日
熟果至芸慈慈歡接筵中以精枚獻吟輪飲為令終席無一羅致語及慈園歸芸曰
頃又與慈約十八日來此結為姊妹子宜備牲牢以待笑指臂上翡翠釧曰若見此

頃又與慈約十八日來此結為姊妹子宜備牲牢以待笑指臂上翡翠釧曰若見此

劉屬於慈事必諧矣頃已吐意未深結其心也余姑聽之十八日大雨慈青冒雨至入室良久始挽手出見余有羞色蓋翡翠劍已在慈臂矣焚香結盟後擬再續前仇適慈有石湖之遊即別去若欣然告余曰麗人已得君何以謝媒耶余詢其詳云曰向之秘言恐慈意另有所屬也頃探之無他語之曰林知今日之意否慈曰蒙夫人撞擊真蓬蒿倚玉樹也但吾母望我者恐難自主耳願彼此緩圖之脫劍上臂時又語之曰玉取其堅且有團圓不斷之意妹試覆之以為兆慈曰聚合之機總在夫入也即此觀之慈心已得所難必者冷香耳當再圖之余笑曰卿將效空翁之悔香伴耶若曰然自此無日不談慈團矣後慈為有力者奪去不果若竟以之死

閑情記趣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夏蚊成雷私擬作蘆花為空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鵲也昂首觀之項為之強又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烟使其沖烟飛鳴作青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瑞怡然稱快於土牆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處常蹠其身使與青齋定神細視以蠶豆為核以蟲蟻為蟻以土礫凸者為邱壘者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一日見二蟲鬥草間觀之興正濃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龐然大蟲也舌一吐而二蟲盡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驚恐神定捉蝦蟆數十驅之別院年長思之二蟲之鬥蓋圖吞不從也古語云尋近報亦然耶貪此生涯明為蚯蚓所哈吳俗呼陽曰卵腫不能促捉鴨開口哈之婦媪偶釋手鴨顧其頸作吞嚙狀驚而大哭傳為話柄此皆幼時閑情也及長愛花成癖喜剪盆樹張蘭地始精剪枝養節之法雖悟接花疊石之法花以蘭為最取其幽香韻致也而辦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蘭

坡臨終時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皆肩平心闊蓋細辨淨可以入譜者余珍如拱璧值余暮游於外芸能親為灌溉花葉頗茂不二年一日忽萎死起根視之皆白如玉且蘭芽勃然初不可解以為無福消受浩歎而已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滾湯灌殺也從此誓不植蘭次取杜鵑雖無香而色可久玩且易剪裁以苦惜枝憐葉不忍暢剪故難成樹其他盆玩皆然惟每年籬東菊綻秋興成癖喜摘插瓶不愛盆玩非盆玩不足觀以家無園圃不能自植貨於市者俱置棄不致不取耳其插花朵數宜單不宜雙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開大者舒展不拘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於瓶口中一叢起起以不散漫不擠亂不靠瓶口為妙所謂起把宜繁也亭亭玉立或飛舞橫斜花取參差間以花莊莊以免飛鏗要盤之病葉取不飽梗取不強用針宜藏針長寧斷之母令針針露極所謂瓶口宜清也視葉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則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凡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以氣勢聯絡為上若中高兩低後高前低成排對列又犯俗所謂錦屏堆矣或密或疎或進或出全在會心者得意意乃可若盆碗盤洗用潔清松香榆皮麩和油洗熱以掃灰收成膠以銅片按釘向上

將膏火化粘銅片於盤碗盆洗中俟冷將花用鐵絲紮把插於釘上宜偏斜取勢不可居中更宜枝疏葉清不可擁擠然後加水用碗沙少許掩銅片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若以木本花果插瓶瓶口之法不能色色自昂情人攀折者每不合意必先執在手中心橫斜以觀其勢反側以取其態相定之機剪去雜枝以疏瘦古怪為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或曲插入瓶口方免背葉側花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勢必枝亂梗強花側葉背既難取態更無韻致矣折梗打曲之法鋸其梗之半而嵌以磚石則直者曲矣如患梗倒置一二釘以鑿之即楓葉竹杖亂草荆棘均堪入選或綠竹一竿配以枸杞數枝雜莖細草伴以荆棘兩枝尚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若新栽花木不妨斜取勢聽其葉側一年後枝葉自能向上如樹樹直栽即難取勢矣至剪枝盆樹先取根露雞爪者左右剪成三節然後起枝一枝一節七枝到頂或九枝到頂枝忌對節如肩臂節忌腫腫如龍膝須盤旋出枝不可光留左右以避赤胸露背之病又不可前後直出有名雙起三起者一根而起兩三樹也如根無爪形便成插樹故不取然一樹剪成至少得三十四年余生平僅見喜鄉萬翁名彩章者一生剪成數樹又在揚州商家見有虞山遊客攜送黃楊

卷二

翠栢各一盞惜乎明珠暗投餘未見其可也若留枝盤如寶塔紫枝曲如蚯蚓者便成匠氣矣點綴盆中花石小景可以入畫大景可以入神一甌清茗神能趣入其中方可供幽齋之玩種水仙無靈壁石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黃芽菜心其白如玉取大小五七枝用沙土植長方盆內以炭代石黑白分明頗有意以此類推幽趣無窮難以枚舉如石菖蒲結子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置陰濕地能長細莖隨意移養盆中其草可愛以老蓮子磨薄兩頭入蛋壳使難翼之俟難成取出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一搗爛拌勻植於小器中灌以河水曬以朝陽花發大如酒盃葉縮如碗口亭亭可愛若夫園亭樓閣套室迴廊疊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小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迴曲折四字又不在于地廣石多徒煩工費或掘地堆土成山間以塊石雜以花草雜用梅編牆以藤引則無山而成山矣大中見小者散漫處植易長之竹編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見大者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飾以綠色引以籬蔓嵌大石鑿字作碑記形推窗如臨石壁便覺峻峭無窮虛中有實者或山窮水近處一折而豁然開朗或軒閣設廚處一開而可通別院實中有虛者開門於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實無也設疑

欄干端頭如上有月臺而實虛也實土屋少人多當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再加轉移其間蓋級為狀前後借濤可作三欄間以板而後以綉則前後上下皆越絕壁之如行長路即不覺其窄矣余夫婦喬寓揚州時嘗仿此法屋僅兩椽上下臥房厨竈客座皆越絕而綉然有餘若曾笑曰位置雖精終非富貴氣象也是誠然與余掃墓山中檢有繡紋可觀之石歸與芸商曰用油灰疊宣州石子白石盆取色勻也本山黃石雅古樸亦用油灰則黃白相間髮痕畢露將奈何芸曰擇石之頑劣者搗末於灰底處乘濕糝之乾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與芸長方盆疊起一峯偏於左而凸於右背作橫方紋如雲林石法纏巖凹凸若臨江石磯狀虛一角用河泥種千瓣白萍石上植蕙蘆俗呼雲松經營數日乃成至深秋萬籟盈滿山如藤蘿之懸石壁花開正紅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紅白相間神遊其中如登蓬島置之簷下與芸品題此處宜設水閣此處宜立茅亭此處宜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間此可以居此可以釣此可以眺脚中邱壑若將移居者然一夕猶奴爭食自簷而墮連盆與架頃刻碎之余歎曰即此小經營尚干造物忌耶兩人不禁淚落

卷二

許徐徐烘之其香幽而無煙佛手忌醉鼻噴則易爛木瓜忌出汗汗出用水洗之惟香圓無忌佛手木瓜亦有供法不能筆宣每有人將供安者隨手取嗅隨手置之即不知供法者也

余閑居案頭瓶花不絕芸曰子之插花能備風晴雨露可謂精妙入神而畫中有神蟲一法蓋仿而效之余曰蟲跡躡不受制焉能仿效芸曰有一法恐作僞罪過耳余曰試言之曰蟲死色不變覓蜘蛛蟬蟬之屬以針刺死用細絲扣蟲項繫草間整其足或抱梗或踏葉宛然如生不亦善乎余喜如其法行之見者無不稱絕求之閨中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

余與芸寄居錫山華氏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識字鄉居院曉夏日逼人芸教其家作活花屏法甚妙每屏一扇用木梢二枝約長四五寸作矮條樣式虛其中橫四檔寬一尺許四角鑿圓扁插竹編方眼屏約高六七尺用砂盆種扁豆置屏中懸延屏上兩人可移動多編數屏隨意遮攔恍如綠陰滿牕透風蔽日紆迴曲折隨時可更改曰活花屏有此一法即一切藤木香州隨地可用此真鄉居之良法也

友人魯半舫名璋字春山善寫松栢及梅菊工隸書兼工鐵筆余寄居其家之蕭爽

樓一年有半。樓共五椽，東向。余居其三。聯明風雨，可以遠眺。庭中木犀一株，清香撩人。有廊有廡，地極幽靜。移居時，有一僕一媪，并挈其小女來。僕能成衣，媪能紡績。於是芸繡經緯，僕則成衣，以供薪水。余素愛客，小酌必行令。芸喜不費之烹庖，蔬蔬魚蝦，一經芸手，便有意外味。同人知余貧，每出杖頭錢，作竟日叙。余又好潔，地無纖塵，且無拘束，不嫌放縱。時有楊補凡名昌緒，善人物，寫真，袁少迂名滿，工山水。王呈瀾名巖，工花卉。翎毛，愛蕭爽，樓幽雅，皆攜畫具來。余則從之學畫。寫州卷，錫圖，加以潤筆。交芸備茶酒，供客終日。品詩論畫而已。更有夏波安，揮山兩昆季，并繆山，音知白。兩昆季，及蔣約香，陸橘香，周嘯霞，郭小愚，華杏帆，張開，酣諸君子，如梁上之燕，自去自來。芸則拔釵沽酒，不動身色。良辰美景，不放輕過。今則天各一方，風流雲散，兼之玉碎香埋，不堪回首矣。非所謂當日潭開事，而今盡可憐者乎。

蕭爽樓有四忌：談官宦，避遠公廨時事。八股時文，看牌擲色，有犯必罰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澄靜緘默。長夏無事，考對為會。每會八人，每人各攜青蚨二百。先拈鬮，得第一者為主考，關防別座。第二者為應錄，亦就座。餘作舉子。各於應錄處取紙一條，蓋用印章。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刻香為限，行立構思。不准

浮生六記

卷二

交頭私語，對就後，投入一匣，方許就座。各人交卷畢，應錄啟匣，併錄一冊，轉呈主考。以杜徇私。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五言三聯，六聯中，取第一者，即為後任主考。第二者為應錄。每人有兩聯，不取者，罰錢二十文。取一聯者，免罰十文。過限者，倍罰一場。主考得香錢百文。一日可十場，積錢千文。酒資大暢矣。惟芸議為官卷，准坐而構思。楊補凡為余夫婦寫戴花小影，神情確肖。是夜月色頗佳，關影上粉牆，別有幽致。星灑醉後，發曰：補凡能為若寫真，我能為花圖影。余笑曰：花影能如人影否？星灑取素紙鋪於牆，即就關影，用墨灑淡圖之。日間取視，雖不成畫，而花葉蕭疎，自有月下之趣。芸甚賞之，各有題咏。

蘇城有南園二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攜盃，而往對花。冷飲殊無意味，或議就近覓飲者，或議看花歸飲者。終不如對花熱飲為快。眾議未定，芸笑曰：明日但各出杖頭錢，我自燒爐火來，眾笑曰：諾。眾去。余問曰：卿果自往乎？芸曰：非也。至見市中賣餛飩者，其擔鍋蓋無不備，蓋雇之而往。芸先烹調，端到彼處，再一下鍋。茶酒兩便。余曰：酒菜固便矣，茶之烹具，芸曰：攜一砂罐去，以鐵叉串罐柄，去其鍋懸于行甬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余鼓掌稱善。街頭有醜姓者，賣餛飩為業，以百錢雇其擔，約

以明日午後飽飲，允講明日看花者。至余告以檢束成嘆，飯後同往，并帶席墊。至南園，擇柳陰下團坐。先烹茗飲畢，然後燒酒。酒銷，是時風和日麗，遍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既而酒有俱，熟坐地，大嚼擔者，頗不俗。拉與同飲，遊人見之，莫不羨為奇想。杯盤狼藉，答已陶然，或坐或臥，或歌或嘯，紅日將頹，余思歸，擔者即為買米煮之，果腹而歸。芸問曰：今日之遊樂乎？眾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大笑而散。

貧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儉而雅潔者儉之法。曰：就事論事。余愛小飲，不喜多菜。芸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中置一隻，外置五隻，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蓋均起四楞，蓋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頭，如一朶寒梅，覆案啟蓋視之，如菜裝於花斛中。一盒六色，三知己可以隨意取食，食完再添，另做矮邊圓盤一隻，以便放杯箸酒盞之類。隨處可擺，移換亦便，即食物省儉之一端也。余之小帽領襟，皆自做衣之破者，移東補西，必整必潔，色取闊淡，以免垢跡，既可出客，又可家常。此又服飾省儉之一端也。初至蕭爽樓中，嫌其暗，以白紙糊壁，遂亮。夏月樓下，去窗無闌干，覺空洞無遮，芸曰：有舊竹簾在，何不以簾代欄。余曰：如何？芸曰：用竹

浮生六記

卷二

數根，黝黑色，一豎一橫，留出走路，截半簾搭在橫竹上，垂至地，高與桌齊。中豎短竹四根，用麻線扎定，然後於橫竹搭簾處，尋舊黑布條，連橫竹裏縫之，既可遮欄，飾觀，又不費錢。此就事論事之一法也。以此推之，古人之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良有以也。夏月荷槍初開時，晚舍而晚施，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茶，水泡之，香韻尤絕。

浮生六記卷二終

坎珂記愁

清蘇州沈三白著

人生坎珂何為乎來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則非也多情重諾真不羈轉因之為累况吾父探夫公慷慨豪俠急人之難成人之難嫁人之女撫人之兒指不勝屈揮金如土多為他人余夫婦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質始則移東補西繼則左支右絀請云處家人情非錢不行先起小人之議漸招同室之讟女子無才便是德真千古至言也

余雖居長而行三故上下呼芸為三娘後忽呼為三太太始而戲呼繼成習慣甚至尊卑長幼皆以三太太呼之此家庭之變機也

乾隆乙巳隨侍吾父於海濱官舍芸於吾家書中附寄小函吾父曰媳婦既能筆寫汝母家信付彼司之後家庭偶有聞言吾母疑其述事不當仍不令代筆吾父見信非芸手筆詢余曰汝婦病耶余即作札問之亦不答久之吾父怒曰想汝婦不屑代筆耳迨余歸探知委曲欲為婉剖芸急止之曰甯受責於翁勿失歡於姑也竟不自

白

卷三

一

庚戌之春余又隨侍吾父於邗江幕中有同事俞季亭者望春居焉吾父謂季亭曰一生辛苦常在客中欲覓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兒輩果能仰體親意當於家鄉覓一人來庶語音相合季亭轉述於余密札致芸情謀物色得姚氏女芸以成否未定未即稟知吾母其來也託言鄰女之嬉遊者及吾父命余接取至署芸又聽旁人意見托言吾父素所合意者吾母見之曰此鄰女之嬉遊者也何娶之乎芸遂并失愛於姑矣

壬子春余館真州吾父病於邗江余往省亦病焉余弟啟堂時亦隨侍芸來書曰啟堂弟曾向鄰婦借貸倩芸作保現迫索甚急余詢啟堂啟堂轉以嫂氏為多事余遂批紙尾曰父子皆病無錢可償俟啟弟歸時自行打算可也未幾病皆愈余仍往真州芸覆書來吾父折視之中迷啟弟鄰項事且云令堂以老人之病皆出姚姬而起翁病稍痊宜密囑姚姬言思家當令其家父母到揚接取實彼此卸責之計也吾父見書怒甚詢啟堂以鄰項事答言不知遂札飭余曰汝婦背夫借債誑誘小叔且稱姑曰令堂翁曰老人悖謬之甚我已專人持札回蘇斥逐汝若稍有人心亦當知

過余接此札如聞青天霹靂即肅書認罪覓騎過歸恐芸之短見也到家述其本末而家人乃持逐書至歷斥多過言甚決絕芸泣曰妾固不合去言但阿翁當知婦女無知耳越數日吾父有手諭至曰我不為已甚汝攜婦別居勿使我見免我生氣足矣乃寄芸於外家而芸以母亡弟出不願往依族中幸友人魯半舫聞而憐之招余夫婦往居其家蕭爽樓越兩載吾父漸知始末適余自嶺南歸吾父自至蕭爽樓謂芸曰前事我已盡知汝盍歸乎余夫婦欣然仍歸故宅骨肉重圓豈料又有惡團之孽障耶

芸素有血症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母金氏復念子病遂悲傷過甚所致自識惡團年餘未發余方幸其得良藥而愈為有力者奪去以千金作聘且許養其母佳人已屬沙叱利矣余知之而未敢言也及芸往探始知之歸而嗚咽謂余曰初不料慈之薄情乃爾也余曰卿自情癡耳此中人何情之有哉况錦衣玉食者未必能安於荆釵布裙也與其後悔莫若無成因撫慰之再三而芸終以愛惡為混血疾大發狀席支離刀圭無效特發時止骨瘦形銷不數年而適買日增物議日起老親又以盟妓一端憎惡日甚余則調停中立已非生人之境矣芸生一女名青君時年十四頗知

白

卷三

一

書且極弊能質叙典服幸賴辛勞子名遠森時年十二從師讀書余連年無館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內三日所進不敷一日所出焦勞困苦竭蹶時形隆冬無裘挺身而過青君亦衣單股慄猶強曰不寒因是芸誓不醫藥偶能起床適余有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歸倩人繡心經一部芸念繡經可以消災降福且利其繡價之豐竟繡焉而春煦行色忽忽不能久待十日告成弱者驟勞致增腰痠頭暈之疾豈知命薄者佛亦不能發慈悲也

繡經之後芸病轉增噴水索湯上下厥之有西人賃屋於余畫鋪之左放利債為業特倩余作畫因識之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乞余作保余以情有難却允焉而某竟挾資遠遯西人惟保是問時來詭詭初以筆墨為抵漸至無物可償歲底吾父家底西人索債咆哮于門吾父聞之召余詢責曰我輩衣冠之家何得負此小人之債正剖訴間適芸有自幼同盟姊適錫山華氏知其病遣人問訊堂上誤以為為慈團之使因愈怒曰汝婦不守閨訓結盟娼妓汝亦不思習上蓋伍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忍姑寬三日限速自為計遲必首汝逆矣芸聞而泣曰親怒如此皆我罪孽妻死君行君必不忍妾留君去君必不捨姑密喚華家人來我強起問之因令青君扶至房

外呼華使問曰。汝主母特遣來耶。抑便道來耶。曰。主母人臥病。本欲親來。探
望。因從未登門。不敢造次。臨行囑付。倘夫人不嫌。願居簡牕。不妨到鄉。調養。幾幼時
燈下之言。蓋與同。婦曰。曾有疾病。相扶之誓。也因囑之曰。煩汝速歸。稟知主母。於
兩日後。放舟密來。其人既返。謂余曰。華家盟婦。情逾骨肉。若肯至其家。不妨同行。
但兒女攜之。同往。既不便留之。累親又不可。必於兩日內安頓之時。余有表兄王蓋
臣。一子名。石。願得青君為媳婦。若曰。聞王郎。懦弱無能。不過守成之子。而王又無
成。可守。幸詩禮之家。且又獨子。許之可也。余謂蓋臣曰。吾父與君有渭陽之誼。欲
青君。諒無不允。但待長而婚。勢所不能。余夫婦往錫山。後待即稟知堂上。先為重媳
何如。蓋臣喜曰。謹如命。遂亦托友人。夏揖山。轉荐學。買易安頓。已定。華舟適至。時
庚申之臘廿五日也。若曰。才然出門。不惟招隣里笑。且西人之項。無著。恐亦不
於明日五鼓。悄然而去。余曰。卿病中能冒曉寒。耶。若曰。死生有命。無多慮也。密稟
父亦以為然。是夜先將半肩行李。挑下船。令達森先臥。青君泣於母側。若曰。汝母
命苦。兼亦情痴。故遭此顛沛。幸汝父待我厚。此去可無他慮。兩三年內。必當布置重
圓。汝至汝家。須盡婦道。勿似汝母。汝之翁姑。以得汝為幸。必善視汝。所留箱籠什物

浮生六記

卷三

三

盡付汝帶去。汝弟年幼。故未令知。臨行時。托言就醫。數日即歸。俟我去。遙告知其
稟聞祖父可也。旁有舊媪。即前巷中曾賃其家消暑者。願送至鄉。故是時陪侍在側。
拭淚不已。將交五鼓。暖粥共啜之。若強顏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傳奇
可名吃粥記矣。達森聞聲。亦起呻曰。母何為若。若曰。將出門。就醫耳。達森曰。起何早。曰
路遠耳。汝與姊相安在家。毋討祖母嫌。我與汝父同往。數日即歸。雞聲三鳴。若含淚
扶。啟後門。將出。達森忽大哭曰。嗚呼。我母不歸矣。青君恐驚。人急掩其口。而慰之。當
是時。余兩人寸腸已斷。不能復作一語。但止以勿哭而已。青君閉門後。若出卷十數
步。已疲不能行。使媪提燈。余背負之而行。將至舟次。幾有遁者所執。幸老媪認若為
病女。余為婿。且得舟子皆華氏工人。聞聲接應。相扶下船。解維後。若始放聲痛哭。是
行也。其母子已成永訣矣。

浮生六記

卷三

三

所忻耳。自此相安度歲。至元宵僅隔兩旬。而若漸能起步。是夜觀龍燈。于打麥場中。
神情態度。漸可復元。余乃心安。與之私謀曰。我居此。非計欲他適。而短于資。奈何。若
曰。妾亦善之矣。若如文范。惠來。現於靖江鹽公堂司會計。十年前曾借君十金。適數
不敷。棄典銀。湊之。君憶之。耶。余曰。忘之矣。若曰。聞靖江去此不遠。若盡一往。余如其
言。時天頗暖。纖絨袍。短褲。猶覺其熱。此辛酉正月十六日也。是夜宿錫山。客棧
債被而臥。晨起。赴江陰航船。一路逆風。繼以微雨。夜至江陰江口。春寒微亮。沽酒禦
寒。囊為之罄。躊躇終夜。擬卸視衣。所積而渡。十九日北風更烈。雪勢猶濶。不覺慘然
淚落。暗計房資。渡費。不敢再飲。正心寒。腹慄。忽見一老翁。草鞋藍笠。負黃包入店。
以目視余。似相識者。余曰。翁非泰州曹姓耶。答曰。然。我非公。死填溝壑矣。今小女無
恙。時誦公德。不意今日相逢。何逗留於此。蓋余暮泰州時。有曹姓。本微賤。女有姿
色。已許婿家。有勢力者。放債謀其女。致涉訟。余從中調護。仍歸所許。曹即投入公門。
為隸。叩首作謝。故識之。余告以投親。遇雪之由。曹曰。明日天晴。我當順途。相送出錢
沽酒。備極款洽。二十日晚鐘初動。即聞江口喚渡聲。余驚起呼曹。曹曰。勿急。宜
飽食。登舟。乃代債房飯錢。拉余出沽。余以連日逗留。急欲趕渡。食不下咽。強啖餅
兩枚。及登舟。江風如箭。四肢發戰。曹曰。聞江陰有人。縊於靖。其妻僅是舟而往。必俟
僱者來始渡耳。枵腹忍寒。午始解纜。至靖。暮煙四合。曹曰。靖有公堂兩處。所訪者
城內耶。城外耶。余跟蹤隨其後。且行且對。曰。實不知其內外也。曹曰。然則且止宿。明
日往訪耳。進旅店。糲糲已為泥。淤濕。寒火烘之。草草飲食。疲極酣睡。晨起。纜繞其
半。曹又代債房飯錢。訪至城中。惠來尚未起。聞余至。披衣出見。余狀驚曰。若何復
至此。余曰。姑勿問。有銀乞借。二金。先遣送我者。惠來以香餅二元投余。即以贈曹。
力却。受一元而去。余乃歷述所遭。并言來意。惠來曰。即歸至。即無宿。亦應竭盡
綿力。無如航海。船新被盜。正當盤賬之時。不能挪移。曹當勉借香銀二十元。以
償舊欠。何如。余本無奢望。遂諾之。留住兩日。天已晴。晚即作歸計。廿五日仍回華宅。
若曰。君遇雪乎。余告以所苦。因慘然曰。雪時。妾以君為抵靖。乃尚逗留江口。幸遇曹
老。絕處逢生。亦可謂吉人天相矣。越數日。得曹君信。知達森已為揖山。引入店。蓋
臣請命於吾父。擇正月廿四日。將伊接去。兒女之事。粗罷了。但分離至此。令人終
覺慘傷耳。

浮生六記

卷三

四

浮生六記

卷三

四

事公延入局代司筆墨身心稍定至明年壬戌八月接書曰病體全瘳惟奇食於非親非友之家終覺非久長之業願亦來邦一觀平山之勝余乃賃屋於邱江先春門外臨河兩樓自至華氏接芸同行華夫人贈一小異如曰阿雙何同於雙並訂他年結鄰之約時已十月平山凄冷期以春遊滿望散心調攝徐圖骨肉重圓不兩月而首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余係友中之友遂亦散開芸始猶百計代余籌畫強顏慰籍未嘗稍涉怨尤至癸亥仲春血疾大發余欲再至靖江作將伯之呼芸曰求親不如求友余曰此言雖是奈友雖關切現皆閉處自顧不遑芸曰幸天時已暖前途可無阻雪之慮願君速去速回勿以病人為念君或體有不妥妾罪更甚矣特已薪水不繼余伴為僱驛以安其心實則囊餅徒步且食且行向東南兩渡又河約八九十里四望無村落至更許但見黃沙漠漠明星閃閃得一土地祠高約五尺許環以短牆植以雙柏因向神叩首祝曰蘇州沈某投親失路至此欲假神祠一宿幸神憐佑於是移小石香爐于旁以身探之僅容半體以風帽反戴掩面坐半身於中出膝於外閉目靜聽微風蕭蕭而已足疲神倦昏然睡去及醒東方已白短牆外忽有步語聲急出探視蓋土人趕集經此也問以途曰南行十里即泰興縣城穿城向東南

卷三

十里一土墩過八墩即靖江皆康莊也余乃反身移履於原位叩首作謝而行適泰興即有小車可附申刻抵靖投刺馬良久司閩者曰范翁因公往常州去矣察其辭色似有推托余詰之曰何日可歸曰不知也余曰雖一年亦將待之閩者會余意私問曰公與范翁婿耶余曰尚非嫡者不待其歸矣閩者曰公姑待之越三日乃以回靖告共挪二十五金雇驛急返芸正形容憔悴味味涕泣見余歸卒然曰君知昨午阿雙搥迷乎情人大索今猶不得失物小事人係伊母臨行再三交代今若逃歸中有大江之阻已覺堪虞倘其父母匿子圖詐將奈之何且有何顏見我盟姊余曰請勿急卿慮過甚矣匿子圖詐其富有也我夫婦兩肩擔一日耳况携來半載授衣分食從未稍加扑責鄰里咸知此實小奴喪良乘危竊逃華家盟姊贈以匪人彼無顏見卿卿何反謂無顏見彼耶今當一面呈縣立案以杜後患可也芸聞余言意似稍釋然自此夢中嚙語時呼阿雙逃矣或呼慈何負我病勢日以增矣余欲延醫診治芸阻曰妾病始因弟亡母喪悲痛過甚繼為情感後由忿激而平素又多過慮滿望努力做一好媳婦而不能得以至頭眩怔忡諸症畢備所謂病入膏肓良醫束手請勿為無益之費憶妾唱隨二十三年君若錯愛百凡體恤不以頑劣見棄知

已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身無憾若布衣職菜飯飽一室雍雍優游泉石如滄浪手蕭蕭樓之處境真成煙火神仙矣神仙幾世纔能修到我輩何人敢望神仙耶強而求之致于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擾總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因又嗚咽而言曰人生百年終歸一死今中道相離忽焉長別不能終奉箕帚目覩蓬蓬娶婦此心實覺耿耿言已淚落如豆余勉強慰之曰卿病八年慷慨欲絕者屢矣今何忽作斷腸語耶芸曰連日夢我父母故身來接閉目即親然上下如行雲霧中殆魂離而軀殼存乎余曰此神不收舍服以補劑靜心調養自能安痊芸又歎曰妾若稍有生機一線斷不敢驚君聽聞今冥路已近尚再不言無日矣君之不得親心流離顛沛皆由妾故妾死則親心自可挽回君亦可免牽掛堂上春秋高矣妾死君宜早歸如無力携妾骸骨歸不妨暫厝于此待君將來可耳願君另續德容兼備者以奉雙親撫我遺子妾亦瞑目矣言至此痛腸欲裂不覺慘然大慟余曰卿果中道相捨斷無再續之理况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耳芸乃執余手而更欲有言僅斷續言來世二字忽發喘口噤兩目睜視千呼萬喚已不能言痛淚兩行淅淅流既而喘漸微淚漸乾一靈縹緲竟爾長逝時嘉慶癸亥三月三十日也當是時孤燈

卷三

一盞舉目無親兩手空拳寸心欲碎綿綿此恨曷其有極承吾友胡肯堂以千金為助餘室中所有變賣一空親為成殮嗚呼芸一女流其男子之襟懷才識歸吾門後余日奔走衣食中饋缺乏若能纖悉不介意及余家居惟以文字相辯折而已卒之疾病顛連竟限以迄誰致之耶余有目聞中良友又何可勝道哉奉勸世間夫婦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過于情罵謔愈愛夫妻不到頭如余者可作前車之鑒也

回然之期俗傳是日魂隨然而歸故房中鋪設一如生前且須鋪生前舊衣于床上置舊鞋於床下以待魂歸瞻顧吳下相傳謂之收眼光廷羽士作法先召于床而後遣之謂之接骨邦江俗例設酒般於死者之室一家盡出謂之避害以故有因避被竊者若娘香期房東因同居而出避鄰家囑余亦設有遠避余冀魂歸一見姑漫應之同鄉張高門諫余曰因邪入邪宜信其有勿嘗試也余曰所以不避而待之者正信其有也張曰回數犯熱不利生人夫人即或魂歸業已陰陽有間竊恐欲見者無形可接應避者反犯其鋒耳時余痴心不昧強對曰死生有命君果關切伴我何如張曰我當於門外守之君有異見一呼即入可也余乃張燈入室見鋪設宛然而音

容已昏不禁心傷淚淚又恐淚眼模糊失所欲見忍淚睜目坐床而待撫其所遺舊服香澤猶存不覺至曉寸斷冥冥昏去轉念待魂而來何處睡眼開目四視見席上雙燭青燭燭縮光如豆毛骨悚然通體寒慄因摩兩手擦額細燭之雙燭漸起高至尺許紙裱頂格被所焚余正得藉光四顧間尤忽又縮如前此時心吞股慄欲呼守者進觀而轉念柔弱弱魄恐為盛陽所逼情呼若名而祝之滿室寂然一無所見既而燭燭復明不得騰起矣出告為門服余臆壯不知余實一時情痴耳

芒沒後憶和靖妻梅子鶴語自號梅邊種葢於揚州西門外之金桂山俗呼郝家寶塔買一棺之地從遺言寄於此携木主還鄉吾母亦為悲悼青君遺森歸來痛哭成服啟堂進言曰嚴君怒猶未息兄宜仍往揚州俟嚴君歸里婉言勸解再當轉札相招余遂拜母別子女痛哭一場復至揚州會重慶日因得常哭於芸娘之墓影單形隻備極淒涼且偶經故居傷心慘目重陽日臨塚皆黃芸娘獨青守墳者曰此好穴場故地氣旺也余暗祝曰秋風已緊身尚衣單卿若有靈佑我圖得一館度此殘年以待家鄉信也未幾江都幕客章敬春先生欲回浙江尋親備余代庖三月得備禦寒之具封寄出署張高門招寓其家張亦失館度歲艱難商于余即以餘貲二十

浮生六記

卷三

七

金傾囊借之且告曰此本留為亡荆扶柩之費一俟得有鄉音償我可也是年即寓張度歲晨占夕卜鄉音殊杳至甲子三月接青君信知吾父有病即欲歸蘇文恐觸舊忿正趨起觀望間復接青君信始痛悉吾父業已辭世刺骨痛心呼天莫及無暇他計即星夜馳歸顧首重前哀號流血嗚呼吾父一生辛苦奔走于外生余不肖既少承歡膝下又未侍藥床前不孝之罪何可道哉吾母見余哭曰汝何此日始歸余曰兒之歸幸得青君孫女信也吾母自余弟婦逐噉然余入墓守靈至七終無一人以家事告以喪事商者余自問人子之道已缺故亦無顏詢問一日忽有向余索遺者登門餽告余出應曰久債不還固應催索然吾父骨肉未寒來山追呼未免太甚中有一人私謂余曰我等皆有人招之使來公且出遊當向招我者索債也余曰我父我債公等連追皆唯唯而去余因呼啟堂諭之曰兄雖不肖並未作惡不願若言出嗣降服從未得過繼嗣產此次奔喪歸來本人子之道豈為華產故耶大夫夫責乎自立我既一身歸仍以身去耳言已反身入墓不覺大慟叩辭吾母走告青君行將出走深山亦赤松子於世外矣青君正勸阻聞友人夏南董字漢夏夏連秦字揖山兩昆季尋蹤而至祝聲諫余曰家庭若此固堪動念但足下父死而母尚

存妻喪而子未立乃竟飄然出世子心安乎余曰然則如之何漢安曰奉屈暫居寒舍聞石球堂殿撰有告假回籍之信蓋俟其歸而往謁之其必有以位置君也余曰凶喪未滿百日兄等有老親在堂恐多未便揖山曰愚兄弟之相邀亦家君意也足下如親以為不便西隣有禪寺方丈僧與余交最善足下設榻于寺中何如余諾之青君曰祖父所遺房產不下三四千金既已分毫取不取豈自己行囊亦捨去耶我往取之徑送禪寺父親處可也因是如行囊之外轉得吾父所遺圖書硯臺筆筒數件寺僧安置于大悲閣閣南向向東設神像隔西首一間設月窗緊對佛龕本為作佛事者齋食之地余即設榻其中臨門有關聖提刀立像極威武院中有銀杏一樹大三抱陸履滿閣夜靜風聲如吼揖山常携酒菓來對酌曰足下一人獨處夜深不寐得無畏怖耶余曰僕一生坦直胸無城府何怖之有居未幾大雨傾盆連宵達旦三十餘天時應銀杏折枝壓梁傾屋賴神默佑竟得無恙而外之塌塌屋倒者不可勝計近處田禾俱被漂沒余則日與僧人作畫不見不聞七月初天始霽揖山尊人號算滿有交易赴崇明借余往代筆書券得二十金歸值吾父將安葬啟堂命逢森向余曰叔因葬事多用欲助一二十金余擬傾囊與之揖山不允分其半余即携

浮生六記

卷三

八

青君先至墓所拜既畢仍返大悲閣九月杪揖山有田在東海永泰沙又偕余往收其息盤桓兩月歸已殘冬移寓其家雪鴻草堂度歲真異性骨肉也乙丑七月珠堂始自都門回籍珠堂名韞玉字執如珠堂其號也與余為總角交乾隆庚戌殿元出為四川重慶守白蓮教之亂三年戎馬極著勞績及歸相見甚歡旋於重九日挈眷重赴四川重慶之任邀余同往余即叩別吾母於九妹倩陸尚吾家蓋先君故居已屬他人矣吾母囑曰汝弟不足恃汝行須努力重振家聲全望汝也遂森送余至半途忽淚落不已因囑勿送而返舟出京口珠堂有舊交王揚夫孝廉在淮揚鹽署途往晤余與偕往又得一顧芸娘之墓返舟由長江湖流而上一路遊覽名勝至湖北之荊州得澧澧關觀祭之信遂留余與其嗣君敦夫眷屬暫寓荊州珠堂輕騎減從至重慶度歲遂由成都歷棧道之任丙寅二月川春始由水路往至樊城陸陸續長黃鉅車重人多驛馬折輪備書辛苦抵潼關南三月珠堂又陞山左廉訪清風兩袖眷屬不能偕行暫借潼川書院作寓十月杪始支山左廉俸專人接眷附有青君之書駭悉逢森於四月間天亡始憶前之送余墮淚者蓋父子永訣也嗚呼芸僅一子不得延其嗣續取珠堂聞之亦為之浩嘆贈余一妾重入春苑從此擗樓樓樓又不知夢醒何時耳

浮生六記卷三終

余遊幕三十年來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南耳惜乎輪蹄微逐處處隨人山水怡情雲烟過眼不過領略其大概不能探僻尋幽也余凡事獨出己見不屬隨人是非即論詩畫莫不存人珍我棄人棄我取之意故名勝所在實乎心得有名勝而不覺其佳者有非名勝而自以為妙者聊以平生所歷者記之

余年十五時吾父稼夫公館於山陰趙明府幕中有趙省齋先生名傳者杭之宿儒也趙明府延教其子吾父命余亦拜投門下暇日出遊得至吼山雜城約十餘里不通陸路近山見一石洞上有片石橫裂欲墜即從其下蕩舟入豁然空其中四面皆峭壁俗名之曰水圍臨流建石閣五椽對面石壁有觀魚躍三字水深不測相傳有巨鱷潛伏余投餌試之僅見不盈尺者出而啖食焉閣後有道通早園拳石亂轟有橫闕如掌者有柱石平其頂而上加大石者擊痕猶在一無可取遊覽既畢宴於水閣命從者放爆竹轟然一響萬山齊應如聞霹靂聲此幼時快遊之始惜乎蘭亭禹

陵未能一到至今以為憾

至山陰之明年先生以親老不遠遊設帳于家余遂從至杭西湖之勝因得暢遊結構之妙予以龍井為最小有天園次之石取天竺之飛來峰城隍山之瑞石古洞水取玉泉以水清多魚有活潑趣也大約至不堪者葛嶺之瑤瑤寺其餘湖心寺六一泉諸寺各有妙處不能盡述然皆不脫脂粉氣反不如小靜室之幽僻雅近天然蘇小墓在西冷橋側土人指示初僅半坵黃土而已乾隆庚子

聖駕南巡曾一詢及甲辰春復舉南巡盛典則蘇小墓已石築其墳作八角形上立一碑大書曰錢唐蘇小小之墓從此千古騷人不須徘徊探訪矣余思古來烈魄魂靈沒不傳者固不可勝數即傳而不久者亦不為少小小一名妓耳自南齊至今盡人而知之此殆靈氣所鍾為湖山點綴耶橋北數武有崇文書院余曾與同學趙錫之投考其中時值長夏起極早出錢唐門過昭慶寺上斷橋坐石閣上旭日將昇朝霞映於柳外盡態極妍白蓮香裡香風徐來令人心骨皆清步至書院題猶未出也午後纒卷借緝之納涼于紫雲洞大可容數十人石甃上透日光有人設短几矮檯賣酒於此解衣小酌香麝脯甚

妙佐以鮮羹香藕微甜出洞緝之曰上有朝陽臺頗高曠盡住一遊余亦與發奮勇登其巔覺西湖如鏡杭城如丸錢塘江如帶極目可數百里此生平第一大觀也坐良久陽鳥將落相携下山南屏晚鐘動兵船光雲樓路遠未到其紅門局之梅花姑廟之鐵樹不過兩鬢紫陽洞子以為必可觀而訪尋得之洞口僅容一指涓涓流水而凸相傳中有洞天恨不能抉門而入清明日先生春祭掃墓聖余同遊墓在東嶽是細多竹墳丁掘未出土之毛筍形如梨而尖作羹供客余甘之盡其兩碗先生曰噫是雖味美而剋心血宜多食肉以解之余素不食屠門之膾至是飯量且因筍而減歸途覺煩燥唇舌幾裂過石屋洞不甚可觀水樂洞峭壁多藤蘿入洞如斗室有泉流甚急其聲琅琅池曠僅三尺深五寸許不溢亦不竭余俯流就飲煩燥頓解洞外二小亭坐其中可聽泉聲衲子請觀萬年缸缸在香積廚形甚巨以竹引泉灌其內聽其滿溢年久結苔厚尺許冬日不冰故不損也

辛丑秋八月吾父病瘧近里寒寒火熱索水余諫不聽竟轉傷寒病勢日重余侍奉湯藥晝夜不交睫者數一月吾婦芸娘亦大病慷慨在牀心境惡劣莫可名狀吾父呼余囑之曰我病恐不起汝字數本書終非餬口計我托汝于盟弟將恩感仍囑吾

業可耳越日思齋來即于榻前命拜為師未幾得名醫徐觀蓮先生診治父病漸痊芸亦得徐力起床而余則從此習幕矣此非快事何記于此曰此拋書浪游之始故記也

思齋先生名襄是年冬即相隨習幕於奉賢官舍有同習幕者顧姓名金鏞字鴻千號紫霞亦蘇州人也為人慷慨剛毅直諒不阿長余一歲呼之為兄鴻千即殺猪呼余為弟傾心相友此余第一知己交也惜以二十二歲卒余即落落寡交今年且四十有六矣茫茫滄海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鴻千者否憶與鴻千訂交襟懷高曠時與山居之想重九日余與鴻千俱在蘇有前輩王小俠與吾父稼夫公喚女伶演劇宴客吾家余患其擾光一日約鴻千赴寒山登高藉訪他日結廬之地芸為整理小酒樓越日天將曉鴻千已登門相邀遂携樽出骨門入麴肆各飽食渡胥江步至橫塘東市橋雇一葉扁舟到山日猶未午舟子頗循良令其糶米煮飯余兩人上岸先至中峰寺寺在支剎古刹之南循道而上寺藏深樹山門寂靜地僻僧閑見余兩人

懸輝城牆積葦益坐軒下。惟閣落葉蕭蕭。悄無人跡。出門有一老。嘯舟子坐此相候。余兩人從石罅中入。石一線。天猶盤旋。直造其巔。曰。白雲有卷已。坍塌存一危。樓僅可遠眺。小憩片刻。即相扶而下。舟子曰。登高忘攜酒。積葦。鴻千曰。我等之遊。欲寬信隱地耳。非專為登高也。舟子曰。離此南行二。三里有上沙村。多人家。有隙地。我有表戚。范姓居是村。茲往一遊。余喜曰。此明末徐侯藩先生隱居處也。有園闢極幽雅。從未一遊。於是舟子導往。村在兩山夾道中。園依山而無石。老樹多極。軒迴盤鬱之勢。亭榭樓臺。盡從樸素。竹籬茅舍。不愧隱者之居。中有皂莢。亭樹大可兩抱。余所歷園亭。此為第一。園左有山。俗呼雞籠山。山峯直上。加大石。如抗城之瑞石古洞。而不及其玲瓏。旁一青石如榻。鴻千臥其上曰。此處仰觀峯巒。俯視園亭。既曠且幽。可以開樽矣。一拉舟子同飲。或歌或嘯。大暢胸懷。土人知余等竟地而來。悞以為堪輿。以某處有好風水相告。鴻千曰。但期合意。不論風水。豈意竟成謬語。酒既既罄。各采野菊。插滿兩鬢。歸舟日已將沒。更許抵家。客猶未散。私告余曰。女伶中有蘭官者。端莊可取。余假傳母命呼之入內。獲其腕而脫之。果豐頤白膩。余顧若曰。美則美矣。終嫌名不稱實。若曰。肥者有福。相余曰。馬鬼之福。玉環之福。安在若以他辭遣之。

浮生六記

卷四

出謂余曰。今日君又大醉耶。余乃歷述所遊。亦神往者久之。癸卯春。余從思齋先生就維揚之聘。始見金焦面目。金山宜遠觀。焦山宜近視。惜余往來其間。未嘗登眺。渡江而北。漁洋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一語。已活現矣。平山堂離城約三四里。行其途有八九里。雖全是人功。而奇思幻想。點綴天然。即園苑瑤池瓊樓玉宇。諒不過此。其妙處在十餘家之園亭。合而為一。聯絡至山。氣勢俱貫。其最難位置處。出城入景。有一里許。緊沿城郭。夫城緩于曠。遠重山間。方可入畫。園林有此。秦峯絕倫。而觀其或亭或臺。或壙或石。或竹或樹。半隱半露。間使遊人不覺其胸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斷難下手。城盡以虹園為首。折而向北。有石梁。曰虹橋。不知園以橋名乎。橋以園名乎。蕩舟過曰。長隄春柳。此景不綴城脚。而綴于此。更見佈置之妙。再折而西。臺土立廟。曰小金山。有此一橋。便覺氣勢驟漲。亦非俗筆。聞此地本土。屋梁不成。用木排若干。層疊加土。費數萬金。乃成。若非商家。烏能如是。過此有勝概樓。千年觀。就渡於此。河面較寬。南北跨一蓮花橋。橋門通八面。橋面設五亭。揚人呼為四盤一煖鍋。此思窮力竭之為。不甚可取。橋南有蓮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金頂輝煌。高矗雲霄。殿角紅牆。松柏掩映。鐘磬時聞。此天下園亭所未有者。過橋見

三層高閣。畫棟飛檐。五采絢爛。豐以太湖石圍。以白石圍。名曰五雲。多處如作文中之大結構也。過此名蜀岡。朝旭平坦無奇。且屬附會。將及山河面漸東。堆土植竹。樹作四五曲。似已山窮水盡。而忽豁然開朗。平山之萬松林。已列於前矣。平山堂為歐陽文忠公所畫。所謂淮東第五泉。真者在假山石洞中。不過一井耳。味與天泉同。其荷亭中之六孔鐵井欄。老乃係假。謠水不堪飲。尤峯園另在南門。幽靜處。別號天趣。余以為諸園之冠。廬山未到。不識如何。此皆言其大概。其工巧處。精美處。不能盡述。大約宜以豔粧美人目之。不可作浣紗溪上觀也。余適泰逢南巡。咸與各工告竣。敬演梓

駕無綫。因得暢其大觀。亦人生難遇者也。甲辰之春。余隨侍吾父於吳江。何明府幕中。與山陰章讀江。武林章映收。皆溪廬舊泉。諸公同事。恭辦南斗坪行宮。得第二次瞻仰。天顏一日。天將晚矣。忽動歸興。有辦差小快船。雙槳兩漿。于太湖飛棹疾駛。吳俗呼為出水。雙槳。轉瞬已至吳門橋。即跨鶴騰空。無此神爽。抵家晚餐未熟也。吾鄉素尚繁華。至此日之爭奇奪勝。較昔尤奢。燈彩眩眩。笙歌聒耳。昔人所謂畫樓雕甍。珠簾

浮生六記

卷四

繡幕。王關于錦步障。不啻過之。余為友人東拉西扯。助其插花結綵。則呼朋引類。劇飲狂歌。暢懷適。少年豪興。不倦不疲。苟生於盛世。而仍居辟壤。安得此遊觀哉。是年何明府因事被議。若父即就海軍王明府之聘。島與有劉憲階者。長齋任佛。來拜吾父。其家在煙雨樓側。一閣臨河。曰水月居。其講經處也。潔淨如僧舍。煙雨樓在鏡湖之中。兩岸皆綠楊。惜無多竹。有平亭可遠眺。漁舟星列。漢漢平波。似宜月夜。子備素齋甚佳。至海軍。與白門史心月。山陰俞午橋。同事。心月一子。名燭。衡澄靜。賦點彬彬。儒雅。與余莫逆。此生平第二知心交也。惜萍水相逢。聚首無多日耳。游陳氏安瀾園。地占百畝。重複闢夾道迴廊。池甚廣。橋作六曲形。石滿藤纏。翠浪全掩。古木千章。皆有參天之勢。鳥啼花落。如入深山。此人功而歸於天然者。余所歷平地之假石園亭。此為第一。曾於桂花樓中。張宴。諸味盡為花氣所奪。雖醬薑味。不覺薑桂之性。老而愈辣。以喻忠節之臣。洵不虛也。出南門。即大海。一日兩潮。如萬丈銀。隨破海而過。船有迎潮者。潮至反掉相向。於船頭設一木。狀如長柄大刀。招一捨。潮即分破。船即隨招而入。俄頃始浮起。擬辦船頭。隨潮而去。頃刻百里。塘上有塔院。中秋夜。曾隨吾父觀潮於此。塘東約三十里。名尖山。一峯突起。撲入海中。山頂有園。圍

曰海闊天空。一望無際。但見怒濤接天而已。

今年二十有五。應徽州績克明府之招。由武林下江山船。過富春山。登子陵釣臺。在山腰一峯突起。離水十餘丈。豈漢時之水。竟與峯齊耶。月夜泊界口。有巡檢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景宛然。黃山僅見其脚。惜未一瞻面目。績溪城處於萬山之中。彈丸小邑。民情樸樸。近城有石鏡山。由山彎中。曲折一里許。懸崖急瀉。瀉瀉欲滿。漸高至山腰。有一方石亭。四面皆陡壁。亭左右削如屏。青色光潤。可鑲人形。俗傳能照前生。黃巖至此。照為猴猴形。縱火焚之。故不復現。離城十里。有火雲洞。天石紋盤結。凹凸巉巖。如黃巖。山樵筆意。而雜亂無章。洞石皆深綠色。傍有一庵。甚幽靜。鹽商程虛谷。曾招遊。設宴於此。席中有肉。雙頭小。沙彌耽耽。旁視。授以四枚。臨行以番銀二元。為酬山僧。不識。推不受。告以一枚。可易青錢七百餘文。僧以近無易處。仍不肯。乃攢湊青錢六百文。付之。始欣然作謝。他日余遊同人。攜棹再往。老僧囑曰。叢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瀉。今勿再與。可知藜藿之腹。不受肉味。良可歎也。余謂同人曰。作和尚者。必居此等僻地。終身不見不聞。或可修真養靜。若吾鄉之虎邱山。終日目所見者。妖童豔婦。耳所聽者。絃索笙歌。真身所聞者。佳餚美酒。安得身如枯木。心如死

卷四

五

灰哉。又去城三十里。名曰仁里。有花果會。十二年一舉。每舉各出盆花為賽。余在績溪。適逢其會。欣然欲往。苦無驢馬。乃教以斷竹為杠。縛椅為轎。雇人肩之而去。同游者。惟同事許某。廷見者無不訝笑。至其地。有廟。不知何神。廟前曠處。高搭戲臺。畫棟方柱。極其巍煥。近視則紙紮彩畫。抹以油漆者。鑼聲四至。四人持對燭。大如斷柱。八人持一鏡。大若牯牛。蓋公養十二年。始舉以獻神。策廷笑曰。猪狗壽長。神亦齒利。我若為神。焉能享此。余曰。亦足見其愚誠也。入廟。殿廊軒院。所設花果盆玩。並不剪枝拗節。盡以蒼老古怪為佳。大半皆黃山松柏。既而開場演劇。人如潮湧。而至。余與策廷遂避去。未兩載。余與同事不合。拂衣歸里。余自績溪之遊。見熱鬧場中。卑鄙之狀。不堪入目。因為儒為賈。余有姑丈袁萬九。在盤谷之仙人塘。作釀酒生涯。余與施心。畔附資合夥。煮酒本海。販不一載。值豐。豐林。漢文之。海道阻隔。貨積本折。不得已。仍為馮。據江北四年。一無快遊。可記。逆居。蕭爽樓。正作烟火神仙。有表林情。徐秀。自粵東歸。見余閉居。慨然曰。足下待露而。繁。豈耕而炊。終非久計。蓋借我作。兩遊。當不。僅獲。頭利也。若亦勸余曰。乘此老。親。高。子。尚。壯。年。與。其。商。柴。計。米。而。尋。糧。不。如。一。勞。而。永。逸。余。乃。高。請。交。遊。者。集。資。

作本。亦自辨。織貨。及嶺南所無之。蘇酒。醉蟹等物。即稟知堂上。於小春十日。借秀

峰山東嶺出。蘇湖口。長江初歷。大暢襟懷。每晚舟泊。後必小酌。船頭見捕魚者。置罟不滿三尺。孔大約有四寸。鐵箱四角。似取易沈。余笑曰。聖人之教。雖曰不用。數而如此之大。孔小罟。焉能有獲。秀峯曰。此專為網鯪魚設也。見其繫以長繩。忽起忽落。似探魚之有無。未幾。急挽出水。已有鯪魚。柳管孔而起矣。余始喟然曰。可知一乙之見。未可測其奧妙。一日。見江心中。一峯突起。四無依倚。秀峯曰。此小孤山也。霜林中殿閣。參差。乘風徑過。惜未一遊。至滕王閣。猶吾蘇府學之尊經閣。移于胥門之大碼頭。王子安序中所云。不足信也。即于閣下。換高尾昂首船。名三板子。由蕪關至南安。登陸。值余三十誕辰。秀峯備麵為壽。越日。過大庾嶺。山巔一亭。匾曰。舉頭日。近言其高也。山頭分為二。兩邊峭壁。中留一道。如石卷。口列兩碑。一日。急流勇退。一日。得意不可再往。山頂有梅將軍祠。未考為何朝人。所謂嶺上梅花。並無一樹。意者以梅將軍得名。梅嶺耶。余所帶。送禮。盆。梅。至此。將交臘月。已花落。而葉青矣。過嶺出口。山川風物。便覺頓殊。嶺西一山。石數玲瓏。已忘其名。與夫曰。中有仙人。林樾。忽忽。竟過。以未得遊為恨。至南嶺。雇老龍船。過佛山鎮。見人家。墻頂多列盆花。葉如冬青。花如牡丹。有大紅。粉白。粉紅三種。蓋山茶花也。臘月。望始。抵省城。寓靖海門內。賃王姓臨街樓屋三椽。香案貨物。皆銷與當。余亦隨其開單拜客。即有配禮者。絡繹取貨。不旬日。而余物已盡。除夕。蚊聲如雷。歲朝賀節。有棉袍紗套者。不維氣候迥別。即土著人物。同一五官。而神情迥異。正月。既望。有署中同鄉三友。拉余游河觀妓。名曰打水圍。妓名老舉。于是同出靖海門。下小艇。如剖分之半。蛋而加蓬。馬。先至沙面。妓船名花艇。皆對頭分排。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來。每船約一二十號。橫木綁定。以防海風。兩船之間。釘以木棹。套以藤圈。以便隨潮。長。搖。兒。呼。為。梳。頭。塗。頭。用。銀。絲。為。架。高。約四尺。託空其中。而端髮於外。以長耳挖插。一朵花於髮。身披元青短襖。著元青長褲。管拖脚背。腰束汗巾。或紅或綠。赤足。撒。鞋。式。如。梨。園。旦。脚。登。其。艇。即。躬。身。笑。迎。舉。棹。入。艙。旁。列。椅。枱。中。設。大。炕。一。門。通。船。後。婦。呼。有。客。即。聞。履。聲。響。而。出。有。挽。髮。者。有。盤。餅。者。有。粉。如。粉。搗。搗。脂。如。榴。火。或。紅。襖。綠。襖。或。綠。襖。紅。襖。有。着。短。襖。而。披。繡。花。綉。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銀。脚。鐲。者。或。躡。於。炕。或。倚。於。門。雙。膝。閃。閃。一。言。不。發。余。顧。秀。峯。曰。此。何。為。者。也。秀。峯。曰。目。成。之。後。招。之。始。相。就。耳。余。試。招。之。果。即。擁。客。至。前。袖。出。核。柳。為。敬。入口。大嚼。溫。不。可。耐。急。吐。之。以。紙。擦。唇。其。吐。如。血。合。艇。皆。大。笑。又。至。東。工。殿。

卷四

六

丹。有大紅。粉白。粉紅三種。蓋山茶花也。臘月。望始。抵省城。寓靖海門內。賃王姓臨街樓屋三椽。香案貨物。皆銷與當。余亦隨其開單拜客。即有配禮者。絡繹取貨。不旬日。而余物已盡。除夕。蚊聲如雷。歲朝賀節。有棉袍紗套者。不維氣候迥別。即土著人物。同一五官。而神情迥異。正月。既望。有署中同鄉三友。拉余游河觀妓。名曰打水圍。妓名老舉。于是同出靖海門。下小艇。如剖分之半。蛋而加蓬。馬。先至沙面。妓船名花艇。皆對頭分排。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來。每船約一二十號。橫木綁定。以防海風。兩船之間。釘以木棹。套以藤圈。以便隨潮。長。搖。兒。呼。為。梳。頭。塗。頭。用。銀。絲。為。架。高。約四尺。託空其中。而端髮於外。以長耳挖插。一朵花於髮。身披元青短襖。著元青長褲。管拖脚背。腰束汗巾。或紅或綠。赤足。撒。鞋。式。如。梨。園。旦。脚。登。其。艇。即。躬。身。笑。迎。舉。棹。入。艙。旁。列。椅。枱。中。設。大。炕。一。門。通。船。後。婦。呼。有。客。即。聞。履。聲。響。而。出。有。挽。髮。者。有。盤。餅。者。有。粉。如。粉。搗。搗。脂。如。榴。火。或。紅。襖。綠。襖。或。綠。襖。紅。襖。有。着。短。襖。而。披。繡。花。綉。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銀。脚。鐲。者。或。躡。於。炕。或。倚。於。門。雙。膝。閃。閃。一。言。不。發。余。顧。秀。峯。曰。此。何。為。者。也。秀。峯。曰。目。成。之。後。招。之。始。相。就。耳。余。試。招。之。果。即。擁。客。至。前。袖。出。核。柳。為。敬。入口。大嚼。溫。不。可。耐。急。吐。之。以。紙。擦。唇。其。吐。如。血。合。艇。皆。大。笑。又。至。東。工。殿。

狀亦相若。雖長幼皆能誌而與之。對曰：嗟嗟，何也？余曰：少不入廣者，以其銷魂耳。若此，則此輩語誰為動心哉？一友曰：湖船妝束如仙，可往一遊。至其船，排舟亦如紗面，有著名鴉兒、素娘者。妝束如花，鼓婦其粉頭，衣皆長領，頸套項鍊，前髮齊眉，後髮垂肩，中挽一髮，似一髮，更足者，襪不裹足者，短襪亦著，蝴蝶履，長拖褲，簪語音可辨，而余終嫌其異，與趣索然。秀峰曰：靖海門對渡有揚船，皆吳越君，往必有合意者。一友曰：所謂揚船者，僅一鴉兒呼曰：邵寒嬌，攜一媳曰：大姑，係來自揚州。餘皆湖廣江西人也。因至揚船，對面兩排，僅十餘艇，其中人物，皆雲鬢霧鬢，脂粉薄施，關袖長，聽語音了。所謂邵寒嬌者，態態相，連有一友另喚酒船。大者曰：恒，小者曰：沙姑，艇作東道相邀，請余擇校。余擇一離年者，身材狀貌，有類余婦，若娘而足，極大，細名喜兒，秀峰喚一妓名翠姑，餘皆各有舊交。放艇中流，開懷暢飲，至更許，余恐不能自持，堅欲回寓，而城已下鑰久矣。蓋海疆之城，日落即閉，余不知也。及終席，有臥而吃鴉片煙者，有擁妓而調笑者，伴頭各送食枕，至行將連床開，餘餘暗詢喜兒，汝本艇可臥否？對曰：有寮可居。未知有客否也？寮者船艇之樓，余曰：姑往探之。招小艇，渡至那船，但見合碧燈火，相對如長麻，寮上適無客，鴉兒笑迎曰：我知今

浮生六記

卷四

日貴客來，故留寮以相待也。余笑曰：佳真荷葉下仙人，豈還有伴頭移榻相引，由船後梯而登，宛如斗室，旁一長榻，几案俱備，揭帘再進，即在頭艙之頂床，亦考設中間，方窗嵌以玻璃，不火而光滿一室，蓋對船之燈光也。衾帳鏡奩，頗極華美。喜兒曰：從臺可以望月，即在梯門之上，專開一窓，此行而出，即後橋之頂也。三面皆設短欄，一輪明月，水闊天空，縱橫如亂，葉浮水者，酒船也。閃爍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燈也。更有小艇，梳纖往來，笙歌弦索之聲，雜以長潮之沸，令人情為之移。余曰：少不入廣，當在新矣。惜余婦去，娘不能借道於此，回顧喜兒，月下依稀相似，因挽之下，喜意頗而臥矣。將曉，秀峰等已闌，至余披衣起，進皆責以昨晚之逃，余曰：無他，恐公等欺余，揭帳耳。遂同歸寓，越數日，偕秀峰游海珠寺，寺在水中，圍墻若城，四周離水五尺許，有洞設大炮，以防海寇。湖長湖落，隨水浮沉，不覺炮門之或高或下，亦物理之不可測者。十二洋行在幽蘭門之西，結構與洋畫同，對渡名花地，花木甚繁，廣州黃花處也。余自以為無花不識，至此僅識十之六七，詢其名，有蘆芳，諸所未載者，或土音之不同，或海幢寺規模極大，山門內植榕樹，大可十餘抱，陰濃如蓋，秋冬不凋，柱樞窓閣皆以鐵製木為之，有菩提樹，其葉似柿，浸水去皮肉筋細如蟬翼，鈔可裱小冊焉。

經歸途訪喜兒於花艇，適翠喜二妓俱無客，茶罷欲行，挽留再三，余所屬意在寮，而其媵大姑已有酒客在上，因謂那媵兒曰：若可同往寓中，則不妨一叙。那曰：可。秀峰先歸，囑從者整理酒船，余攜翠喜至寓，正談笑間，適那媵王想老不期而來，挽之同飲，酒將沾唇，忽聞樓下人聲嘈雜，似有上樓之勢，蓋房東一極素無賴，知余招妓，故引人圍詐耳。秀峰怒曰：此皆三白一時高興，不合我亦從之。余曰：事已至此，應速思退兵之計。非門口時也，想老曰：我當先下說之。余念喚僕速雇兩輪，先脫兩媵，再圍出城之飛閣，想老說之不違，亦不上樓，兩輪已備，余僕手足頗捷，令其向前開路，秀挽翠姑繼之。余挽喜兒於後，一閱而下，秀峰翠姑得僕力已出門去，喜兒為橫手所擊，余急起，腹中其臂，手一鬆，而喜兒脫去，余亦乘勢脫身，出余僕猶守於門，以防追攔。急問之曰：見喜兒否？僕曰：翠姑已乘輪去，喜娘但見其出，未見其乘輪也。余急燃炬，見空輪猶在路旁，急追至靖海門，見秀峰侍翠輪而立，又問之對曰：或應投東而反奔西矣。急反身過萬十餘，密聞暗處有喚余者，燭之喜兒也，遂納之轎，肩而行，秀峰亦奔至，曰：幽蘭門有水寮可出，已托人賄之啟鑰，翠姑去矣。喜兒速往，余曰：君速回寓，退兵翠喜交我，至水寮，適果已啟鑰，翠先在余左，左掖喜石，挽翠折腰，離城踰

浮生六記

卷四

跟出賣。天適微雨，路滑如油，至河干沙面，笙歌正盛，小艇有講翠姑者，招呼登舟，始見喜兒，首如飛蓬，釵環俱無，余曰：被搶去耶？喜兒笑曰：聞此皆亦金阿母物也。妾于下樓時，已除去藏於囊中，若被搶去，累君賂價耶？余聞言，心甚德之，令其重整釵環，勿告阿母，託言寓所人雜，故仍歸舟耳。翠姑如言告母，并曰：酒菜已飽，備可也。時寮上酒客已去，那媵兒命翠亦陪余登寮，見兩對繡羅泥汙已透，三人共粥，聊以充飢，前燭繁，始悉翠籍湖南，喜亦接度，本姓歐陽，父亡母離，為惡叔所賣，翠姑告以迎新送舊之苦，心不歡，必強笑，酒不勝，必強飲，身不快，必強陪，喉不爽，必強歌，更有乘張其性者，稍不合意，即擲酒翻案，大聲辱罵，假母不察，反言接待不周，又有惡客徹夜蹂躪，不堪其擾，喜兒年輕初到，母猶惜之，不覺淚隨言落，喜兒亦嘔然涕泣，余乃挽喜入懷，撫慰之，囑翠姑於外，榻蓋因秀峰交好也。自此或十日，或五日，必遣人來招喜，或自放小艇，親至河干迎接，余每去，必偕秀峰，不遺他客，不另放艇，一夕之歡，番銀四元而已。秀峰今翠明紅，俗謂之跳樓，甚至一招兩妓，余則惟喜兒一人，偶獨往，或小酌於平臺，或清談於寮內，不令唱歌，不強多飲，強存體恤，一艇怡然，鄰妓皆羨之，有空閑無客者，知余在寮，必來相訪，合幫之妓無一不識，每上其艇呼

余聲不絕余亦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此難揮霍萬金所不能致者余四月在彼處共費百餘金得審荔枝鮮果亦生平快事後鴉兒欲索五百金強余納喜余患其擾遂圖歸計秀峰迷戀於此因勸其購一妾仍由原路返吳明年秀峰再往吾父不準偕遊遂就青浦楊明府之聘及秀峰歸遂及喜兒因余不往幾尋短見噫半年一覺楊楊蕪蕪得花船薄倖名矣

余自粵東歸來館青浦兩載無快遊可述未幾芸慈相遺物議涕騰芸以憤激致病余與程墨安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側聊佐湯藥之需中秋後二日有吳雲客偕毛憶香王星爛遊余遊西山小靜室余適脫履無間囁其先往吳曰子能出城明午當在山前水踏橋之來鶴巷相候余諾之越日留程守鋪余獨步出閨門至山前過水踏橋循田塍而西見一卷南向門帶清流剝啄問之應曰客何來余告之笑曰此得雲也客不見匾額乎來鶴已過矣余曰自橋至此未見有巷其人回指曰客不見土墻中森森多竹者即是也余乃返至墻下小門深閉門隙窺之短籬曲徑綠竹猗猗寂不聞人語聲叩之亦無應者一人過曰墻穴有石敲門具也余試連擊果有小沙彌出應余即循徑入過小石橋向西一折始見山門懸黑漆額粉書來鶴二字後有

浮生六記

卷四

九

長跣不暇細觀入門經堂院殿上下光潔纖塵不染知為好靜室忽見左廊有一小沙彌奉盃出余大聲呼問即闔室內星爛笑曰何如我謂三白決不失信也旋見雲客出迎曰候君早膳何來之速一僧繼其後向余稽首問知為竹逸和尚入其室僅小屋三楹額曰桂軒庭中雙桂盛開星爛憶香起嘆曰來蓮到三杯席上葷素精潔酒則黃白俱備余問曰公等遊幾處矣雲客曰昨來已晚今晨僅到得雲河亭耳嶽飲良久飯畢仍自得雲河亭共遊八九處至華山而止各有佳處不能盡述華山之頂有蓮花峰以時欲暮期以後遊桂花之盛至此為最就花下飲清茗一盃即乘山輿徑回來鶴桂軒之東另有臨溪小閣已五楹羅列竹遠暮言靜坐而好客雲客始則折桂催花繼則每人一令二鼓始罷余曰今夜月色甚佳即此酣臥未免有負清光何處得高曠地一玩月色庶不虛此良夜也竹逸曰放鶴亭可登也雲客曰星爛抱得琴來未聞絕調到彼一彈何如乃偕往但見木犀香裡一路霜林月下長空萬籟俱寂星爛彈梅花三弄飄飄欲仙憶香亦興發袖出鐵笛嗚嗚而吹之雲客曰今夜石湖看月者誰能如吾輩之樂哉蓋吾蘇八月十八日石湖行春橋下有看月月勝會游船掛掛徹夜笙歌名雖看月實則挾妓闌飲而已未幾月落霜寒興闌歸

歐明晨雲客謂眾曰此地有無隱庵極幽僻君等有到過者否咸對曰無論未到並未嘗聞也竹逸曰無隱四面皆山其地甚僻僧不能久居向年曾一至已坍塌自尺木彭居士重修後未嘗往焉今猶依稀議之如欲往遊請為前導憶香曰枵腹去取竹逸笑曰已備素麵矣再令道人携酒盒相從也麵畢步行而往過高善園雲客欲往白雲精舍入門就坐一僧徐步出向雲客拱手曰遲教兩月城中有何新聞撫軍在轅石憶香忽起曰禿拂袖徑出余與星爛忍笑隨之雲客竹逸酬答數語亦辭出高善園即范文正公墓白雲精舍在其旁一軒面壁上懸藤蘿下鑿一潭廣丈許一泓清碧有金鱗游泳其中名曰鉢盂泉竹爐茶壺位置極幽軒後於萬綠叢中可瞰范園之樂惜納子俗不堪久坐耳是時由上沙村過雞籠山即余與鴻千登高處也風物依然鴻千已死不勝今昔之感正惆悵間忽流泉阻路不得進有三五村童掘菌子於亂草中探頭而笑似訝多人之至此意詢以無隱路對曰前途水大不可行請返數武南有小徑度嶺可達從其言度嶺南行里許漸覺竹樹叢雜四山環繞綠滿綠已無人跡竹逸徘徊四顧曰似在斯而徑不可辨奈何余乃躡身細履於千竿竹中隱隱見亂石墻舍徑撥叢竹間橫穿入覓之始得一門曰無隱隱院某年月

日南園老人彭某重修眾喜曰非君則武陵源矣山門緊閉敲良久無應者忽旁開一門呀然有聲一鶴衣少年出面有菜色足無完履問曰客何為者竹逸稱首曰慕此幽靜特來瞻仰少年曰如此窮山僧散無人接待請覓他遊言已閉門欲進雲客急止之許以啟門放遊必當酬謝少年笑曰茶葉俱無恐慢客耳望酬耶山門一啟即見佛面金光與綠陰相映庭階石礎苔積如繡殿後臺級如墻石閣繞之猶臺而西有石形如饅頭高可二丈許細竹環其趾再西折北由斜廊躡級而登客堂二楹對大石石下鑿一小月池清泉一派符籙交橫堂東即正殿殿左西向為僧房廚齋殿後臨峭壁樹雜陰濃仰不見天星爛力疲就池邊小憩余從之將啟金小酌忽聞德香音在樹杪呼曰三白速來此間有妙境仰而視之不見其人因與星爛循聲覓之由東廂出一小門折北有石磴如梯約數十級於竹塢中瞥見一樓又梯而上入窗洞然額曰飛雲閣四山抱列如城缺西南一角遠見一水茫茫風帆隱隱即大湖也倚窗俯視風動竹梢如翻琴浪憶香曰何如余曰此妙境也忽又聞雲客於樓西呼曰憶香速來此地更有妙境因又下樓折而西十餘級忽豁然開朗平坦如臺度其地已在殿後峭壁之上殘碑缺礎尚在蓋亦昔日之殿基也過望環山較闊

浮生六記

卷四

十

歐明晨雲客謂眾曰此地有無隱庵極幽僻君等有到過者否咸對曰無論未到並未嘗聞也竹逸曰無隱四面皆山其地甚僻僧不能久居向年曾一至已坍塌自尺木彭居士重修後未嘗往焉今猶依稀議之如欲往遊請為前導憶香曰枵腹去取竹逸笑曰已備素麵矣再令道人携酒盒相從也麵畢步行而往過高善園雲客欲往白雲精舍入門就坐一僧徐步出向雲客拱手曰遲教兩月城中有何新聞撫軍在轅石憶香忽起曰禿拂袖徑出余與星爛忍笑隨之雲客竹逸酬答數語亦辭出高善園即范文正公墓白雲精舍在其旁一軒面壁上懸藤蘿下鑿一潭廣丈許一泓清碧有金鱗游泳其中名曰鉢盂泉竹爐茶壺位置極幽軒後於萬綠叢中可瞰范園之樂惜納子俗不堪久坐耳是時由上沙村過雞籠山即余與鴻千登高處也風物依然鴻千已死不勝今昔之感正惆悵間忽流泉阻路不得進有三五村童掘菌子於亂草中探頭而笑似訝多人之至此意詢以無隱路對曰前途水大不可行請返數武南有小徑度嶺可達從其言度嶺南行里許漸覺竹樹叢雜四山環繞綠滿綠已無人跡竹逸徘徊四顧曰似在斯而徑不可辨奈何余乃躡身細履於千竿竹中隱隱見亂石墻舍徑撥叢竹間橫穿入覓之始得一門曰無隱隱院某年月

更解樓香對太湖長嘯一聲則羣山響應乃席地開樽忽愁楊履少年欲煮飯代
茶隨今改茶為粥遊與同喚詢其何以冷落至此曰四無居齋夜多暴客積穢時來
強穢即植蔬菓亦半為樵子所有此為崇寧寺下院長廚中月送飯乾一石鹽菜一
罇而已某為彭姓翁漸居看守行將歸去不久當無人跡矣雲客對以番銀一元返
至來鶴買舟而歸余繪無隱圖一幅以贈竹逸誌快遊也

是年冬余為友人作中保所累家庭失歡寄居錫山華氏明年春將之維揚而短於
資有故人韓春泉在上洋幕府因往訪焉衣敝履絮不堪入墨投札約晤於郡廟園
亭中及出見知余愁苦概助十金圖為洋商捐施而成極為闊大惜點綴各景雜亂
無章後疊山石亦無起伏照應歸途忽思虞山之勝適有便舟附之時當仲春桃李
爭妍逆旅行蹤苦無伴侶乃懷青銅三百信步至虞山書院墻外仰瞻見叢樹夾石
橋紅稚綠傍水依山極饒幽趣惜不得其門而入問途以往遇設筵論茗者就之烹
碧蘿春飲之極佳詢虞山何處最勝一遊者曰從此出西關近劍門亦虞山最佳處
也君欲往請為前導余欣然從之出西門循山脚下高低約數里漸見山峰屹立石
作橫結至則一山中分兩壁四凸高數十仞近而仰視勢將傾墜其人曰相傳上有

浮生六記

卷四

十一

洞府多仙景惜無徑可登余與發挽袖卷衣復攀而上直達其巔所謂洞府者深僅
丈許上有石罅洞然見天俯首下視腿軟欲墮乃以腹面壁依藤附蔓而下其人嘆
曰壯哉遊興之甚未見有如君者余口渴思飲其人就野店沽飲三杯陽鳥將落
未得過遊拾諸石十餘塊懷之歸寓買笈搭夜航至蘇仍返錫山此余愁苦中之快
遊也

嘉慶甲子春痛遭先君之變行將棄家遠遊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秋八月遣余同
往東海水泰沙勘收花息沙線崇明出劉河口航海百餘里新漲初開高無街市茫
茫蘆花絕少人煙僅有同業丁氏倉房數十椽四面環溝河際隱我柳遠于外丁字
寶初子崇為一沙之首戶司會計者姓王僕僕實好客不拘禮節與余乍見即同故
交宰豬為餽傾囊為飲令則毋戰不知詩文歌則雖不講音律酒酣揮工人舞奉
相撲為戲書牯牛百餘頭皆畜宿隄上養鵝為樂以防海賊日則驅鷹犬獵于蘆葦
沙洲間所獲多飛禽余亦從之馳逐倦則臥引至園田成熱處每一字號圍蔡高堤
以防潮汛堤中通有水竇用開啟閉早則長湖時歲開灌之潦則落湖時開閘洩之
佃人皆散處如列星一呼俱集稱業戶曰產主唯唯聽命權誠可愛而激之非義則

野橫過于狼虎幸一言公平率然拜服風雨晦明恍同太古臥床外曠即觀洪濤枕
畔潮聲如鳴金鼓一極忽見數十里外有紅燈大如撐棹浮于海中又見紅光燭天
勢同失火寶初曰此處起現神燈神火不久又將漲出沙田矣揖山與致素豪至此
益施余更辭無忌障牛背狂歌沙頭醉舞隨其興之所至真生平無拘之快遊也事
竣十月始歸

吾蘇虎邱之勝余取後山之千頃雲一處次則劍池而已餘皆半籍人工半為脂粉
所污已失山林本相即新起之白公祠塔影橋不過留名推耳其台坊演余戲改為
野芳濱更不過脂粉粉隊徒形其妖冶而已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獅子林雖曰雲林
手筆且石質玲瓏中多古木然以大勢觀之竟同亂堆煤渣積以苔蘚穿以蟻穴全
無山林氣勢以余管窺所及不知其妙靈巖山為吳王館娃宮故址上有西施洞等
廡廡米香徑諸勝而其勢散漫曠無收束不及天平支硎之別饒幽趣鄧尉山一名
元墓西背太湖東對錦棠丹崖翠閣望如圖書居人種梅為業花開數十里一望如
積雪故名香雪海山之左有古柏四樹名之曰清奇古怪清者一株挺直茂如翠蓋
奇者臥地三曲形同之字古者禿頂匾闕半朽如掌怪者體似旋螺枝幹皆然相傳

浮生六記

卷四

十二

漢以前物也乙丑孟春揖山尊人董蕪先生偕其弟石介率子姪四人往惟山家祠
春祭兼掃祖墓招余同往順道先至靈巖山出虎山橋由黃家河進香雪海觀梅嶼
山祠宇即藏于香雪中時花正盛咳吐俱香余曾為介石畫嶼山風木圖十二冊
是年九月余從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慶府之任溯長江而上舟抵皖城皖山之麓
有元孝忠臣余公之墓墓側有堂三楹名曰大觀亭面臨南湖背倚潛山亭在山脊
眺遠頗曠旁有深廊北應洞開時值霜葉初紅爛如桃李同遊者為蔣壽朋蔡子琴
南城外又有王氏園其地長于東西短于南北蓋北繁背城南則臨湖故也既限于
地頗難位置而觀其結構作重疊疊館之法畫畫者屋上作月臺為庭院畫石栽花
于上使遊人不知脚下有屋蓋上疊石者則下實上庭院者則下虛故花木仍得地
氣而生也疊館者樓上作軒軒上再作平臺上下盤折重疊四層且有小池水不滿
池竟莫測其何虛何實其立脚全用磚石為之承重處仿照西洋立柱柱幸面對南
湖目無所阻騁懷遊覽勝如平園真人工之奇絕者也
武昌黃鶴樓在黃鶴磯上後拖黃鶴山俗呼為蛇山樓有三層畫棟飛檐倚城屹峙
面臨漢江與漢陽晴川閣相對余與琢堂買雪登馬何視長空瓊花風舞遙指銀山

玉樹恍如身在瑤臺江中往來小艇縱橫如浪捲殘葉石利之心至此一冷壁
間題味甚多不能記憶但記極對有云何時黃鶴重來且共倒金樽澆洲渚千年芳
草但見白雲飛去更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黃州赤壁在府城漢川門外立
江濱截然如壁石皆綠色故名馬水經謂之赤鼻山東坡遊此作二賦指為吳魏交
兵處則非也壁下已成陸地。上有二賦亭。

是年仲冬抵荆州琮堂得陞潼關觀察之信留余住荆州余以未得見蜀中山水為
恨時琮堂入川而暫嗣教夫春屢及蔡子琴席芝堂俱留於荆州居劉氏廢園合記
其廳額曰紫藤紅樹山房庭階圍以石欄鑿方池一畝池中蓮一亭有石橋通焉亭
後築土壘石雜樹叢生餘多曠地樓閣俱傾頹矣客中無事或吟或嘯或出遊或聚
談歲暮雖資斧不繼而上下雍雍與衣沽酒且置鍾鼓敲之每夜必酌每酌必令客
則四兩燒刀亦必大施觴政遇同鄉蔡姓者蔡子琴與叙宗系乃其族子也情其導
游名勝至府學前之曲江樓昔張九齡為長史時賦詩其上宋子亦有詩曰相思欲
回首但上曲江樓城上又有雄楚樓五代時高氏所造規模雄峻極目可數百里遠
城傍水盡植垂楊小舟蕩漾往來頗有畫意荆州府署即關壯猷帥府儀門內有青

浮生六記

卷四

十三

石斷馬槽相傳即赤兔馬食槽也訪羅含宅於城西小湖上不遇又訪宋玉故宅於
城北昔庾信遇侯景之亂適歸江陵居宗王故宅後改為酒家今則不可復識矣是
年大除雪後極寒獻歲發春無賀年之擾日惟燃紙炮放紙高紫紙燈以為樂既而
風傳花信雨濯春塵琮堂請姬攜其小女幼子順川流而下教夫乃重整行裝合帶
而走由樊城登陸直赴潼關

由河南開鄉縣西出函谷關有紫氣東來四字即老子乘青牛所過之地兩山夾道
僅容二馬並行約十里即潼關左背峭壁右臨黃河關在山河之間扼喉而起重樓
疊嶂極其雄峻而東馬寂然人烟亦稀昌黎詩曰日照潼關四扇開殆亦言其冷落
耶城中觀察之下僅一別駕道署靠北城後有圍園橫長約三畝東西鑿兩池水
從西南牆外而入東流至兩池間支分三道一向南至大廚房以供日用一向東入
東池一向北折西由石橋口中噴入西池遂至西北設開溝瀆由城脚轉北穿實而
出直下黃河日夜環流珠清人且竹樹陰濃仰不見天西池中有亭蓮花鏡左右東
有面南書室三間庭有葡萄架下設方石可奕可飲以外皆菊畦西有面東軒屋三
間坐其中可聽流水聲軒南有小門可通內室軒北窗下另鑿小池池之北有小廟

祀花神園正中築三層樓一座緊靠北城高與城齊俯視城外即黃河也河之北山
如屏列已屬山西界真洋洋大觀也余居園南屋如舟式庭有土山上有小亭登之
可覽園中之概綠陰四合夏無暑氣琮堂為余頌其齋曰不繫之舟此余慕遊以來
第一好居室也土山之間鑿菊數十種惜未及含葩而琮堂調山左廉訪兵春屬釋
寓潼川書院余亦隨往院中居焉琮堂先赴任余與子琴芝堂等無事輒出遊東騎
至華陰廟過華封里即免時三祝處廟內多秦槐漢柏大皆三四抱有槐中抱柏而
生者柏中抱槐而生者殿廷古碑甚多內有陳希夷書福壽字華山之脚有五泉院
即希夷先生化形骨蛻處有石洞如斗室型先生臥像于石床其地水淨沙明草多
綠色泉流甚急修竹繞之洞外一方亭額曰無憂亭旁有古樹三株紋有裂皮葉似
槐而色深不知其名土人即呼曰無憂樹太華之高不知幾千仞惜未能躡履往登
焉歸途見林柿正黃就馬上摘食之土人呼止希夷嚼之泣甚急吐去下騎亂泉漱
口始能言土人大笑蓋柿須摘下煮一沸始去其毒余不知也十月初琮堂自山東
專人來接眷屬遂出潼關由河南入魯

浮生六記

卷四

十四

來載酒泛舟極有幽趣余冬日往視但見衰柳寒烟一水茫茫而已杳矣泉為濟南
七十二泉之冠泉分三眼從地底熱湧突起勢如騰沸凡泉皆從上而下此獨從下
而上亦一奇也池上有樓供呂祖像遊者多於此品茶高明年二月余就館萊陽至
丁卯秋琮堂降官翰林余亦入都所謂登海市竟無從一見

卷五 中山記 缺

卷六 養生記 遊缺

浮生六記卷四終



諧
噓
錄





諧笑錄

唐末 樊纂

蹲鴟

張九齡知蕭吳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字。書稱蹲鴟。蕭答云。摸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狗枷積鼻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劭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中。見狗枷積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劭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積鼻。

鴨姓姜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姜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姜。至今傳之。

戲仆

唐道士程子。嘗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即中宇文翰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

怪無之又懸。

詭夢

符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為醬。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

浣溪沙孔子

唐宰相孔緯。嘗拜官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闊。不得厚致。若見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

大虫老眼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陸曰。大虫老眼。俱為十二屬。何怪之有。

雌甲辰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火。度曰。某與令

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負枷

隋河間劉焯。與從姪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咸與枷者。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蒼蒼在髻

齊主客郎頭丘季恕。身短而袍長。盧詢祖腰粗而帶急。恕曰。盧郎腰粗帶難。詢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答曰。見丈人蒼蒼在髻。羞以自安。

少卿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曰。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卿年太少。后大笑曰。是將正卿。

戲白

有借界尺量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窠。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勿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就溺

顧愷之。信小行。桓元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元就溺。馬愷之信其不見。已以珍重之。

蝦蟆

俗嘲云。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地取作。掉尾蕭蕭。

嗜酒食

徐晦嗜酒。沈傅師善食。楊俊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眼中安障

方干作令。嘲李主簿目翳。曰。只見門外着舞。未見眼中安障。

危詩

韓元與顧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危詩。一奉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助一目。驚曰。此太逼人罪罷。

三虎郡公

袁利見為性頑。方常謂袁生已封三虎郡公。蓋譏其太虎跡也。

姓木邊

桓伊詣王導謂左右曰門何為通桓氏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

畧不識字

人謂邢子才學二大德大道略不識字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鑊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幾乎

長柄葫蘆

二陸初入洛詣劉道真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不陸殊失望

八百錢馬

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蓋譬如八百錢馬生死同價

醜頑效顰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遺氣過香座上王導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吾至人交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某適去耶季和大笑

不拂進士

關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拂耳

石發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發晉稱石發乃有熱者亦至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於市門前卧宛轉稱熱衆怪問之答曰我石發衆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人大笑

克典

有人將虞永興手寫尚書典錢尚書送曰經書那可典其人曰前已是克典克典

噴嚏

元宗與諸王會食宰王對御坐敎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宰哥何故錯嚏幡緯曰此非錯嚏是噴嚏

狂勝癡

吳興沈昭略性狂嘗醉過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何肥而癡約曰汝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汝已勝肥狂又勝癡

健卒勝馬

健卒勝馬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事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導答曰嘗如言驢馬健卒勝馬也

故是一風

鄧文口吃語稱文晉文王戲之曰文文為是幾文對曰風分風故是一風

山驢王

梁祖曰趙崇是驢驢圍頭於鄂州生上伴不識駱駝呼為山驢王

漸至佳境

顧長康嗜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我曠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曠書

破茲

破茲者因官放惡茲坐客爭記風事戲之因纂成錄

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朗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

煮羊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煮羊

漢人適吳吳人食笋問何物曰竹也歸煮其責不熟曰吳人欺我哉

食鹽醋

盧相適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適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阿婆舞

鄭休出妓以宴趙紳而舞者年已長伶人孫子多獻口號云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東好古昔日曾聞阿武歌今日親見阿婆舞

劫墓賊

廖蔚裝說經社工部墓詩曰數鑿墓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裝說劫墓賊耳

奉佛

奉佛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論於道。二何佞於佛。
似差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適不說。

著家錄

五

詩錄終





諧

鐸



清沈起鳳著



諧鐸

諧譯提要

詞藻羅胸傾筐倒篋而出之每事附以論斷用懲
用勸亦莊亦諧淳于君隱語見長滑稽動聽東方
氏微辭厲諷俳笑優為自有千秋莫消稗官野史
喚醒萬眾如聆暮鼓晨鐘

敘

千束鐸神昌與 寶漁大凡同事者三載予之錄以無林為鐸而寶漁以有林為鐸予之鐸
以鐸為鐸而寶漁以不鐸為鐸蓋予不善諧而寶漁以諧入鐸故聽其鐸者但覺其諧聽其
諧者并不覺其鐸也雖然天下大矣鐸且不能遍詢何況於予予曰予卿甚善寶漁曰金我
其誰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蚧寶漁曰雖不得肉亦且快意予曰未善寶漁曰法華竟於
盡云何寶漁曰沈沈偶逢場作戲也尺與人同吾猶耶鐸耶其寶漁之苦心耶予乃退藏其
鐸而寶漁之諧鐸以鳴時
乾隆辛亥仲秋下浣星巖弟啟傑

莊生放達秋水馬蹄屈子離憂女羅山鬼雖厲萬言之義終非垂教之書至若子寶搜神齊
諧志怪更馳情乎幻妙覺添餐於荒唐 寶漁大凡夙負異才近既浮業替菩提心而度世
運廣長古以指迷言則白傳談詩老姬亦參妙解事則道元畫聲漁音盡樂飯依有禪人心
無漸名教嘉初遊宦海舊托名山飽既繁乎同方荆共班於一室偶雜業膚笑啟巾箱問語
經帷偷翻枕讀得預元亨之秘盡窺都架之奇嗟乎段成式之明經踏泉垂祀寶仲舒之嗜
學繁露名篇推得鯁於真源始扶輪乎大雅文非妄作事豈無稽僕隸掌於鐸書來五夜翻
光園之冊君主持天講席借六經織魚網之詞時
乾隆重光大淵獻相月既望寅愚弟韓濤謹序

諧錄目錄

卷一

狐媚 虎癡 蟻封 堆媒

雞談 龜鑑

卷二

屏角相郎 筆頭減壽 隔牖談詩 妙畫代良醫

討貓撒 垂簾論曲

卷三

嬌娃飯佛 窮士扶乩 燒錄成名 帖朝

老面鬼 讀書貽笑 一錢落職

卷四

酒戒 色戒 氣戒 俠妓教忠 白婦殉節 營卒守義 荆棘里

財戒 雛伶畫孝 桃大村

卷五

惡錢 奇婚 換形乞勺 菜花三娘子 訟師說訟 名妓沽名 石叢嶺

洩氣生員 菜糗四相公 泥傀儡

卷六

上清宮除妖 森羅殿點鬼 萬九 奇女雪怨 夢中夢 身外身

蘇三 流士報恩 香粉地獄

目錄

面目輪迴

卷七

有根女 無亂官 鄙夫訓世 燕書 黑衣太僕 巾幗華賓 犬婢

鬼婦持家 獸譜 蛟奴

卷八

棺中鬼手 鏡裏人心 十娘廟 車前數典 死嫁 生巾 壯夫縛虎

五婆莊 螺後談畜 術士驅蠅

卷九

嘲吳家 賽齊婦 醜婦冰心 地師身後劫

村娘毒舌 節母死時戲

卷十

頂上圓光 腦後淫魔 道人神相 和尚妻心 螻螂城 鬼嫖 夢裏家園 命巾烟眷 祥鴉

眼前殺報 媳姑郡 神賄 臭桂

卷十一

老僧辨奸 青衣捕盜 惡客除淫 芙蓉城香姑子 三杖懸奴 斥言保赤 鬼婿 書神作祟

正士驅邪 掃帚村鈍秀才 盜師 病鬼延醫

卷十二

南郡 北里

貧兒學話

目錄

二

才士懲貽
怕婆縣令
大士慈航

卜將軍廟靈籤
搖鬼夫人
奎垣真像

况太守祠曆夢
呂仙寶筏
天府賢書

高

碑

目錄

三

平陽范氏，故多孤有寡生者。性獨介，日淫於書，因暑月，撰《園字》以慰其勤阻之學。笑曰：是何仙術所授，以婦人者。二、貪淫者，始以色，貪財者，始以金。我兩無所好，惟好架上書。懶術雖工，謂我亦不售矣。友漫應而去。飯後，卧北窗下，見女子從屏後出，其心甚孤，假寐以伺。女指架上書，讀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是兒獨學，爾將為勤學，死學起。曰：驢野狐，且尾過耳，敢妄言。女亦叱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汝果讀書明理，當知我家祖德，宗功何敢妄為。濶語，其曰：惡城作祟，假虎樹威，汝輩長技耳。祖德宗功，安有哉。女曰：汝日讀書，而不知大禹聖山之事，少縱縱，龐龐，昂都成室，是祖德也。有商之季，移家西海，適文王遺愛里之囚，歡宜生訪先人於敵，脫青翰以解之。赫赫宗功，垂諸史冊，子何未之深考。謂曰：是誠有之，但汝輩輩，瑣弄講，非吾類。女曰：死則正邱，大聖猶羨其仁，公則知而，漢儒尚缺其旨。况有形九尾，德至乃來，山海名經，言之鑿鑿，汝誠讀書，而未得其解，耳。疑想久之，爾欲飲，曰：始吾以汝等為不足齒之倫，今聞高論，願為書友。女笑諾之，晨塗，暇日，共校讎。

偶坐荷亭，點周易，女忽問曰：有天地一章，作何解。寧曰：上言離者，麗也。麗則男女交感，宜受之以感，而感不可言。受，故復從天地說。到夫婦之道，而受之以恒。女笑曰：然則男女交感，聖人所諱，言乎。寧曰：然。女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何說也。言畢，星眸斜睨，香靨微紅，甯搖志奪，應聲而答曰：卿有意乎。請卜筮。女隨手占得未濟。甯曰：未濟，征凶，事不諧矣。女曰：小狐滿尾，難不當位，則柔應也。何害。甯感之，自此遂同寢處。不半月，神疲氣殆，漸不可支。友過而詰之，寧萬方自諱。入夜，女來，甯以病告。女曰：君香書辛苦，故日就羸瘠。文園善病，安知不因封禪一書。不然，茂俊姬且未聘，何由得消渴疾哉。甯深以為然。遂擗棄丹鉛，日與女圍坐一室。又匝月，病體益深。沈綿，牀褥及復過之，寧漸吐其寶。友歎曰：君中婦人之上，原矣。以色媚人者，色衰則愛弛。以金媚人者，金盡則交絕。惟陽翟君子之行，除播小人之謠，擇所好而投之，婿之術愈變，而婿之毒愈長矣。甯憤然悔悟，友是喚與人，星夜昇歸於家。女亦遂絕。越半載，病瘳，死。遺書數條，後不可考。

秦川女子，崔小娘，有妹，色父與家石，其弟由界。以他事誣諸官，竟於獄。母痛哭曰：家無男，虎殿。

子，說為久復，雖者，恐白骨冤埋，終作千秋黑獄。夫女含涕而進曰：兒不肖，替餘糧，不能作趙家婿，有得解人而殺之者，兒願就其罪。母事之，母鑿其誠，日以其言，請諸西山之麓。一日，聞某入城，祝縣令，尋路出西山，虎突起於前，嗚喉而斃。母女方頓手，慶一虎曳尾而來，徑登堂上。母女雙色，卻走虎，徘徊，無惡意。母聞而語曰：今日殺某於道者，非汝也。眼虎頭之母曰：蒙君仗義，我前備，覺母女定當香花頂禮，用酬大德。未識降臨，玉趾，意欲何為。虎怒目而視，似惜其爽約者。母曰：汝以我食言耶。息壤在彼，本宜敬將，幼女侍奉，蒙衣，但起居飲食，彼此道，殊安得竟成仇讎。况我年近桑榆，家無蘭玉，方將倚婦為法，汝為地下人，報怨，獨不為未亡人，施德乎。陳陳哀曲，乞賜於全。虎聞其語，神彫氣喪，垂頭欲出，而一步九顧，依依不捨。女慷慨而前曰：君且住，要有一言。幸垂明聽。妾前以身相許，豈敢昧心，想余調之共君，亦知其不可，如不志，舊約當掃除。一室與君終身相守，存夫婦之名可也。虎首肯再三，欣然，若納。女乃導虎入帷，營免，表於繡榻之旁，食則同牢，居則同室。女晨起，理妝，虎必潛身，臉次側，日偷窺，夜俟，女卸裝，登牀，就眠，始伏於牀下。竟夕不寐，恐以射聲，獲其清夢也。有時甘旨不給，則衝展脯以進，或把小志，焦思，躁急，盤旋室內者，無停趾，病愈，始欲躍如初。女習以為常，而母氏因年遠，無依，時咎女之失計，而過虎禮說亦哀。虎一夕竟去，母欲為操塋。

女曰：背德不祥，貞非福。况女子以心許人，豈必作形骸之論哉。孰不允復，女以醫疾，死，停柩堂上，虎忽嗷嗷而來，淚下如雨。送殮者皆見之，纏埋五於祖塋之側。虎一日巡視者三，春秋令節，輒街山果，以奠。越三載，如一日。母貧乏，不能自活，虎猶日取山獐野兔，存郵其家。云：鐸曰：有情服者，必無傲骨。虎而殺，是失其虎性矣。然一言不合，掉頭竟去，不依然虎性之難馴乎。厥而能傲，是為真傲，而能疑，是為真疑。

報說
及都門外，雞城，吳王牧雞處也。至今居人以養雞為業，有祝翁者，養雞兩頭，一夕聞鳴，下喧，吸不已，怪而聽之。聞雞者曰：聞我主人養雞，數米而食，黎垣而棲，有何不樂，而眼眼，解解，終夕驚，雖者曰：我怪汝甚，則究，懼則斷尾，全無一點大氣，而猶冠金距，給人昏夜，能不使人氣憤。雞者曰：夫不雄雞，豈終雌，依汝何所長，而翹我短處。雞者曰：堂上事，處宗，作官下清談，否則滿堂，鏡中學，恐得阿瞞棄之不問。尚得牛刀一試，其他年大用也。雞者曰：汝其所謂，但知雞守，木觀雞風者也。我所以勝於若輩者，全在一只驚入耳，祖祖聞我而若先鞭，燕丹效我而脫奇禍，至於營營，用佐賢名，兒子來來，不思兵法。

奇功偉烈燭耀千秋此而鏡以夜不失時算子為五德之冠汝北不可長又安知我為一世之孽乎雖若曰若以爲難誰敢不報自今以後諸君子而鳴者曰惟家之索然操刀者隨其復矣陰乘陽位非以獲高實階之禍耳雖若曰謂之曰我九聲一響當使望氣者尚求其雌而天下輩碌聞風却步矣雄者昧然而進向此雌者無多不鳴家人以爲不祥故而烹之祝翁歎曰翰音豈天何可畏也况其位之不當乎誰於凶也宜矣

大江之濱有蠻物焉其名曰獮一日遊於北岸過林中之藪集於磐石相戲而語獮曰君善捕魚我善捕雀而在之見我者往往噉音駭異常流星散以至十不獲一不知君觀魚法上能聚族而職否獮曰魚之世我獨在之畏君耳豈盡然生樂死而願入括魚之肆者獮曰吾聞君殿之使去後招之使來操何神術而能若此獮曰世傳我別有一子如道家復鬼之法者妾也虎有鈎爪犀有犄角狐有媚珠猿有肥骨皆志怪者所附會造物仁慈方仗予首者去其處予翼者而其足肯今我輩添牙魚亦弱而開之物類乎獮曰然則奈何獮曰我所

以政之復來者因取之時未嘗過戾其類坐而逸獲若出於不覺也者彼以爲無患而過我於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欲擒故縱欲貪故康之說也獮曰君言是矣但鳥之狡有甚於魚者魚性最馴不過隨波逐流而已鳥之中如鴉以捕守雁以奴逆杜鵑以倒掛而善防鸚鵡以能言而巧測他如雀常入幕燕必處堂鷓依佛塔之鈴烏傍賣船之楫種種機心弋人何意時迭起於前不於此時盡掩其囊而縱之遠逝不亦悔之晚乎獮曰君之志則大矣然何如留無盡之藏爲他日屬祭地乎言未已百鳥橫空而來鷓攫得四五頭餘皆窺入林中鷓竟不能食雀翼逐之適射生兒得伺於側伏機一發鷓先貫項而死鷓哀其愚設祭於江之北岸招魂而告之曰鶩尾度天魚躍於淵惟我與爾以殺爲田康則取爾食則同掘何子不悟爾恨重取食今輩輩派手江邊爾其腹勿費其元貪人取類自古皆然凡百君子請視此鷓

錄曰聚族而職則亦矣而欲貪故康之陰謀更毒也乃天獨報於鷓而不報於鴉豈凡鳥入鉢佛門所不禁耶亦江州懺悔之功也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名曰媽蟻有賣老者業此三十餘年家小泰買處下婢生一子乞孝

康緒報再之積善誠口多微詞戲之曰查令郎英造必大壽汝當作封翁賣老曰我輩執業卑微何得名號任職補正色曰是不然古者媽蟻將軍榮華正字蝶封香國粉俵蜂摧花聖刺此諸蟲皆貴安見蟻命之獨賤乎死道在蝶蟻蒙莊美之所望蟻子時衡之耳實不知其戲述孝廉誇示同儕舉手贊曰淳子登燒到指頭香帶學百萬蟻蟻一齊升天矣實大喜曰以封翁自負死性態年十八惟大學三頁粗能成講人問曰令郎讀左傳查賣曰左傳已熟全開諸右傳矣盡口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兒年二十頑鈍如初賣恐前言不驗復讀諸孝廉諸史曰雖有貴命何其速也蟻五年而黑十年而赤三十年而白是有定數子姑待之賣唯唯復兒日荒於賭漸至廢學會八旬壽誕眾登堂稱祝亦在座實復埋前說藉曰君謂街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諸翁問何街曰中人科中人墮賣田司主事外報合同府知府例封文與郎晉封草讀大夫眾客圍堂子亦匪笑嬉曰汝他年得叨父蔭不作茶館人使亦當作交易府錄事也賣始悟其戲而封翁之想乃絕

錄曰其人請官卑曰蟻蟻大前程然畢竟前程亦從蟻蟻上來也豈必兩京記中勢通館驛而柯夢華嘗時代王始識前言之非戲哉賣老之不驗殆所謂蟻養羊肉羊肉不養蟻耳亦固史之言史刻於諸子

九江某以風鑑起家承田間富甲一鄉同業者爭謁之叩其使何妙訣而所投輒利適階下遊覽覽而乘某指而笑曰是吾師也汝等問計於我不如問計於處同業者詢其故曰吾所挾以遊世者皆此物之教也同業者曰相法與趨法若是其乎曰非相法之法非趨也風鑑一進行之最難必現龍身而說法耳衆請究其說曰我等技術以游不借人入先生之力何能到處逢迎某論其間謂其家奴婿交門下此名在背雙龍之持以衛身者今在此錘錘鐵背雙龍入門最難朱門高樓誤則踰我鑽得三尺萬萬一行情性以作先爲此名趁脚進得門而入無須改之虞矣其入門也踰高氣揚固爲貴人所忌憚有福矣亦爲僕輩所難必踰謝徐步厚重不仇如拋之曳於塗者此名扯架子前果後龍左使右若皆龍之體也雖而波仙偶然滴中則學龜之昂頭岸尾自鳴得意此名駭大團使使其善者如相法既神酬儀宜信如言不中數則學龜之卷尾縮頭俯若而跪此名使好休有數名者且留作後圖再高價償他如客寓不必求富如龜之入洞即可藏身故不忌富如龜之伏土使能果龍龜兩者有能過忌者必拘躬屈膝者無忌過者且忌龍結二十八宿之宮用七十二樹之杖六時夜時而足猶忙內是越祭反爲金穴而風鑑之道行矣此言所以拾

道於鹿者如爾等蓋以鹿爲靈物而墮下鹿仍整齊而去
鐸曰嘗讀史記應案傳而知南及北斗之說爲卜者言之而相者不與焉此若悟道於鹿
豈學固足復鹿文字焉耳俾鹿亦相照所載者乎含我輩地何以相天下士

虎學

俗傳學黃爲虎不知始於何時其陽章生豪族也龍娘四人分四院以居後各一童名紫兒
終年不履內院日與紫兒坐書室誦笑爲樂又得仇十洲所畫風儀祕戲樓行雲照圖
作兩隻雁花滿視溫茶卿不在叙畫中矣西院名阿紫美而黠與紫兒遊而亦不知也一
日其他出阿紫出簾下招紫兒私語曰自與君接後紅潮不至者百日矣主人體弁不御
一旦臨屏門婢子持我粗長簾仰藥以求死耳子益爲我計紫兒曰我輩之熟矣斷不誤卿
七何非自外歸與紫兒共朝服而一舉箸紫兒捧腹忽作嘔逆狀紫兒起擁之曰昨晚花陰
露坐脫卿半臂以致寒侵玉骨耶紫兒曰非也自家君狂覺懷恨者三月餘矣身大驟離而
笑曰雄雞抱卵壯馬生駒今古未聞子勿以此相戲紫兒曰君不知耶我見君中年之剛而
又果彼骨地耕我石田何日芝生蘭茁因私請諸海紫祠下願得轉男作女萬君是一錢之
枕今果神明察察早晚爲君抱子而猶以我言爲戲乎紫兒大喜拍背而語曰不入虎穴焉得

卷一

五

免子從此守株而待不必更營三窟矣由是日復一日將及阿紫分統之期紫兒曰生兒外
庭疎不雅觀乞移我於內室章商諸他姬皆負氣不允時阿紫托疾卧繡榻中招章與語曰
自君貪戀頑童三年不踐閨闈今急而求之無怪渠不應也如欲居我西院君必果足如前
無許往來蹤跡俟彼免身後遺事可也章笑曰汝攜我作門外漢意欲藏盜於室乎阿紫曰
彼弁而冠者直可認作姊妹行耳君如見疑我亦何必煩瑣章出與紫兒語紫兒曰此善策
也男兒生處本該聽聞今移我於西院一旦臨盆假言是紫娘所出不至紛騰物議貽後日
佳兒之玷章亦拍掌稱善遂移紫兒於西院自乃獨宿外廂一夕傳言紫兒腹痛大作急喚
家人往招收產而呱呱一聲房內誕麟兒矣越半月紫兒細嬰孩而出視其儀容與紫兒酷
肖呼之曰似娘兒而不知實似其父也因紫兒無乳屬阿紫以米汁飼之而終日乳香噴溢
非亦不詰其所自來一切瑣瑣孺孺皆取給於阿紫偶有微恙阿紫必令心腹婢抱入閣中
百方細視葺以爲不妒轉羨其賢嘗戲謂紫兒曰先生烏覆真殿兒之福也紫兒亦戲曰僕
初逢離離離莫辨君亦願免而未相馬者矣後章以淫慾無節中道而殞諸姬星散紫兒
與阿紫成夫婦俟兒成立收其遺產遷居冠蓋里稱富室焉
鐸曰男子後庭生育天下可廢婦人翁輩乃戲言耳愚者以戲爲真卒至免窟初成紫兒

盡獲紙袋而乘三蹄者成其狡也慎子曰積兇於前過而不視其齊家之微義乎花下
卯字草間兔德怪父分生我誤踐其形學母也天只列通其數將乾代漢化其爲奇失肩背
於當場帽腹心於暗室海底蒼探珠之如翻則爲雲履後下刺繡之絨履堪作兩於是好龍
抑容鑽李狂徒玩稚子於股間屈英雄於膝下偷開寶庫虛張陽貨之弓巧借南風直送滕
王之開始則拾人餘唾襲焉道以塗紅繼且因我埃心穿魚腸而甲送差異女兒浦口橫決
紅潮正喜童子揚中倒掌赤機深入不毛之地幾忘傷股之凶歷黃花谷之路難覆黑松林
之樹倒拔高而去漁父出桃源洞乎摩頂而來居士聞木樨香吞而且華元策甲攪亂子思
葉老閉關即當亮箭迴看鴻溝水濼難尋廟上茅公忙將秘篋行偷權代床頭陳媽真胎差
於牛後亦見嫉於蛾眉嗟乎白面郎君衣袋穿禪之蟲黑鬚公子紛紛帶刺之蜂妻婦道窮
男兒亂世所望鞠躬而退出窮袴子車中無復背道而馳等牽船於岸上服上刑則斷其難
尾敢致被底驚驚從未滅則卻彼蒸豚任泣河中魴鯉蓋因小人難發况兼女子身來須知
聚井徒勞還是耕田計穩母使艾緞入室盜我妻藉以至孩兒突圍擊其犬子前車可鑑早
隄防東閣之奸後戶難開莫輕啟北門之鑰

雜錄

卷一

太原穆翁拳馬爲業七十而解慨然作承風之想而百計央謀無一報命致從之人笑曰乘
龍嬌客盡擇英年今髮欲黑而君反白面欲白而君反黑是誰以繡閣嬌姿侍老翁翁杖履
耶翁大志取龍中鳥盡放之負氣出游一日置叢谷間四圍蒼莽無可問途忽有白犍矯翼
而飛投山南而去翁隨之山盡處條有村落槐陰蔥茂中亞字墻垣連互百步左則圓扉洞
開翁疑爲大家宅第不敢通謁潛身而入有四女子笑語而來曰今日天氣晴佳盍一作踏
竿之戲牽紅攀綠連火而登一女子者退紅衫綠袿翠袖背花不語衆曰阿當癡耶昨奈夫
人作燈花下一頭四蓋謂我等今日必有奇遇然風流嘉會彼此同之汝何先爲癡想正嘲
笑聞瞥見翁藏身花下詳然曰紅雲木照南極星犯花宮矣翁初入叙叢心搖目眩欲自陳
蹤蹟又拙於語言但倚花朵立盡弄白髭而已內傳言奈夫人來四女子捨翁環立夫人問
曰婿客來乎衆曰那有婿客只有老物夫人指翁笑曰此即汝等婿也三女子不顧而嘆迴
身盡顧翁阿當依夫人肘下夫人曰翁兒頗有慧心勿學癡婿子以貌取人與人物氣因
尊翁入內室笑謂翁曰若輩少吳氏之苗裔也碩尾流離歸寄於此與足下風有機緣故占
鷓鴣喜爾爾爾願足下勿以鳩盤爲醜而且作待陶鴛鴦也翁唯唯於是風頭燈照鴨舌香
燒孔在屏前與阿當明成嘉禮三女子伏屏底以窺嚙嚙嗤嗤笑曰好箇繡樓佳婿絕似章家

身新養雖有單元奇字不足觀也。又一人上曰。此張商倫畫。上座者曰。昔自出雲野。古文不傳。久矣。梅賾二十五篇。略存其似。張商倫何人。輒敢妄作。又一人上曰。此東廣徵補亡詩。上座者曰。命義道詞。亦頗不非。詩教然。魚游清澤。鳥萃平林。純是晉人口角。何得妄舉風雅。又一人上曰。此何休春秋傳略。上座者曰。公羊董仲舒。左氏齊高。皆梁相。疾直其人。說學耳。又雜陳別書論。非孟子等書。上座者勃然怒曰。擬莊尺牘。尚屬小儒弄筆。乃割裂聖經。妄肆譏彈。當付法。古欲以彰華報言。未已。一人趨座。伏上座者曰。鄭史。漆爾欲何言。遂迎而對曰。康成輔翼聖經。自謂有功。名教不料。箇中未益。懸亂經文。作為游戲。奈何。上座者曰。此侮聖人之言。罪宜加等。但念箇間無知。折其壽算。以贖前愆。時蘭芬。潛伏殿外。聞其言。心驚魄悸。下階一蹶。歸馬。擊殿。燈下燒其舊案。潔自凱。後字同。里。某生。嫁前三日而亡。實傳聖言之報也。此輩以文為戲。能不含斃。

錄曰。洞足先生。領女為。君子。儒。氣。花。妙。古。然。世。上。演。牡。丹。亭。一。日。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安。知。非。此。檢。公。案。發。也。吾。家。湘。人。曾。作。閉。中。月。令。有。口。脂。兩。凍。薄。衣。化。為。釣。衣。潤。滑。暑。粉。雨。時。行。奇。詭。亦。見。心。而。紅。冠。猶。濕。黃。土。該。理。自。胎。伊。成。夫。復。何。尤。附。記。於。此。為。一。

討貓檄

門人黃之驥好讀書。左圖右史。等諸函。面百城。發一編。用以防鼠。視其色。班禰如虎。羣以為後。物置諸書架旁。終日愁卧。嗚嗚。嗚嗚。若宣佛號。或曰。此念佛貓也。名曰佛奴。亂耗於室。見佛奴始猶稍欲。隨蹤。既。大。足。四。體。墜。地。佛。奴。撫。摩。再。四。導。之。去。嗣。後。眾。鼠。俱。無。畏。懼。成。羣。結。隊。環。繞。於。側。一。日。踏。肩。登。背。充。噓。其。毒。血。淫。淫。不。止。黃。生。將。之。刀。圭。以。治。予。適。過。之。叱。曰。畜。鼠。本。以。捕。鼠。乃。不。能。剪。除。是。溺。職。也。反。為。所。噬。是。失。體。也。正。宜。執。鞭。而。問。之。何。以。棄。為。命。生。作。檄。文。討。之。予。為。點。定。其。檄。曰。捕。鼠。將。佛。奴。者。性。成。戾。戾。孰。託。仁。慈。學。衣。衣。之。誦。經。冒。尼。君。子。之。守。短。花。陰。畫。懶。不。管。翻。盆。竹。葉。宵。滿。由。他。鑿。壁。甚。至。呼。朋。引。類。九。子。環。慶。母。之。宮。慶。宮。登。角。六。賊。戲。彌。陀。之。座。而。猶。似。老。僧。入。定。不。見。不。聞。愧。偏。登。壇。無。覺。無。覺。優。弄。寡。斷。姑。息。養。奸。遂。占。滅。鼻。之。凶。反。中。磨。牙。之。毒。關。羅。伯。鬼。掃。盡。風。天。將。法。兵。喪。其。紀。律。自。甘。唾。面。竇。為。癡。惡。之。尤。誰。生。屬。階。畜。出。沽。名。之。輩。是。用。排。楚。人。天。牙。之。陣。登。蔡。州。驢。子。之。軍。佐。以。牛。華。加。之。馬。索。輕。則。同。於。奴。家。重。則。等。於。鞭。羊。懸。諸。狐。首。頭。留。作。前。車。之。鑒。轉。向。洪。禪。檀。上。且。觀。後。效。之。圖。共。奮。虎。威。勿。教。免。脫。

錄曰。昔為壽寺。彬師以見。不捕為仁。羣謂其誑語。而不知實佛門法也。若儒生一行作。以。錫。為。杖。為。要。乃。倉。倉。之。祿。活。己。之。名。養。色。之。奸。為。民。之。害。如。佛。奴。有。佛。門。之。所。必。寄。王。法。之。所。必。殊。者。矣。

祭靈文

萬卷樓表叔府觀察。藏書地也。官游於閩。經年。閉置。後。告。假。歸。籍。曝。其。卷。帙。半。為。蠹。魚。損。壞。因。命。童子。搜。捕。盡。殺。乃。止。是。夜。樓。中。萬。聲。齊。哭。楚。於。達。旦。主人。志。之。予。適。借。榻。松。韻。軒。中。因。作。文。以。祭。曰。嗚。呼。蠹。公。秉。蠹。之。性。而。不。集。於。獲。得。魚。之。名。而。不。躍。於。湖。遂。遊。乎。文。章。之。府。托。翰。墨。以。為。鱗。爾。何。不。學。白。蟻。之。鑽。鑿。與。青。蚊。之。化。錢。謂。書。香。之。我。嗜。顧。爾。吳。之。長。捐。吾。爾。爾。祖。朕。望。羽。化。登。仙。以。詩。書。為。弓。冶。期。無。墜。乎。家。傳。管。書。作。穴。耕。子。為。田。雖。食。古。而。未。化。鑿。其。志。之。可。悔。何。期。主人。好。事。物。運。也。道。竟。鈔。同。乎。今。竟。忍。盡。族。而。並。殲。其。實。指。毒。書。林。抱。免。蟻。石。為。之。負。辜。吾。請。言。其。因。然。穿。經。史。以。太。鑿。斷。詞。義。而。不。達。既。毀。章。而。裂。句。亦。脫。爾。而。殘。編。隱。微。艱。於。藝。苑。肆。肆。魚。肉。之。籠。遂。等。斯。文。之。盡。賦。遂。獲。罪。於。聖。賢。彼。刀。筆。小。吏。棄。贖。窮。年。爾。爾。生。乎。之。一。字。既。舞。天。而。弄。權。爾。宜。悔。悟。自。省。其。愆。非。主人。之。嗜。殺。地。孽。報。之。在天。賊。草。一。束。墨。汁。半。船。爾。其。享。之。在此。靈。魂。勿。為。屬。於。龍。蛇。壁。上。待。轉。丸。於。螭。吻。黃。蓮。筆。家。蒙。紫。下。爾。長。

隔牖談詩

賦。視。田。臘。臘。表。爾。新。財。招。首。蛇。之。平。客。驅。蟻。蟻。蟻。於。下。泉。與。遊。魂。之。無。恙。東。鼓。背。以。言。凝。祭。畢。而。樓。中。之。響。寂。矣。錄曰。胥吏舞文。謂之術。術。而。諸。書。中。無。是。名。也。然。借。文字。為。獲。符。託。詞。章。以。獵。食。豈。可。謂。之。書。矣。或。曰。此。等。詞。義。不。遠。之。輩。名。曰。書。蠹。猶。屬。過。舉。水。繪。圖。碑。碣。以。集。諸。名。士。撰。跋。處。今。廢。為。雜。院。和。易。胡。生。文。水。客。如。每。貨。傳。屐。以。居。生。負。奇。氣。為。沈。香。王。西。園。訪。韻。草。相。擊。重。並。自。喜。嘗。作。述。懷。詩。有。我。直。宜。安。委。聊。復。爾。臣。之。壯。也。不。如。人。之。句。予。適。見。之。曰。此。宋。元。派。也。生。氣。不。肯。下。轉。以。詩。學。源。流。相。詰。問。予。唯。唯。生。然。曰。先生。殆。不。為。教。誨。耶。佛。佛。竟。出。予。獨。坐。燈。下。半。炊。許。暗。中。聞。啾。啾。聲。此。問。為。誰。應。曰。予。此。間。地。主。爾。民。也。與。王。桐。花。在。黃。葉。陳。如。陵。華。魂。遊。於。此。汝。吳。下。阿。蒙。孰。敢。高。持。布。鼓。過。我。雷。門。倘。一。言。不。皆。定。常。規。之。門。外。子。曰。爾。先生。能。無。恙。乎。如。不。見。氣。乞。垂。明。問。因。大。聲。曰。古。詩。以。何。為。宗。應。之。曰。四。言。以。三。百。篇。為。法。而。太。似。則。則。太。離。則。則。故。來。替。爾。至。詩。未。脫。昔。人。後。語。五。言。自。西。京。迄。常。安。典。千。諸。家。各。有。一。副。其。而。目。深。陳。之。際。體。卑。質。持。至。唐。陳。伯。五。葉。掃。除。廢。龍。州。之。弊。獨。標。風。俗。七。言。推。與。大。風。柏。梁。油。子。魏。宋。名。作。家。家。勿。廢。而。尚。氣。韻。

李杜出而始極其變復有作者等語自節無誤可也曰近體以何為宗慮之以陰何徐庚五律之先聲也延清雲卿揣摩杜甫後宋居上王孟以沈遠蓋李杜以杜屬分鍾律李高公七律之正軌也...

學懶更不可學也先生休矣弟子勉之

水以乙未春倪雨香卷居之為鍵關討卷即圍故址也時夫子亦客雋鼻水執門下相依兩載丙申冬學家南來遂備師門忽忽十有一年歲戊申夫子司鐸吾鄉越兩年水自豫章歸...

無原論曲

季秋卷云江徐公子寵姬也有慧性妙解音律同里某生小有才學善傳奇撰數種持示徐公子方談論間而屏後天聲忽響生又按拍而歌屏後益笑不可忍徐微唱曰曲子師在座...

子望原內請容相見生隔簾接之問曰君所製傳奇南曲乎北曲乎生曰近日登場劇本有南有北且多南北合套之韻是非異曲同工何能號稱製譜曰君知此曲異乎南者何在生曰南曲有四聲北曲止有三聲...

才勝張紅紅記豆多矣言未畢一人捲簾而出視之青衣婢也曰幸得婢學夫人本領止此否則娘子軍果汝能無受降而縛乎...

考牌逐腐鬼 非東陳兵生果別業蓮橋之西工甫曉家人諱傳有鬼陳疑其妄移榻居焉至夜見青衿者四輩結隊而來滿口吟哦四肢俱帶腐氣一老者年約五十一四十許其兩入八九少年也...

許人聯坐其右下一紫兩少年據之四人閉目擗眉揉頭接耳尹尹唔唔約兩時許老者笑曰今夕又攤饑寒祇得一佳破奈何聯坐者曰僕亦與有相等老者取視之碗曰視所以而觀所由察所安而人馬度老者曰首句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特次句尚欠也括聯坐者請...

因出已作示之。破曰：視所以而觀所由。聲所安而馬度。摩坐者大歡。服老者曰：作文一道。心履千里。君所以長居五等。而僕僕然附四等末者。實以題無勝義耳。言罷。意頗自負。繼視兩少年。竟無一字。老者曰：君等共年。作文宜有要與。奈何。白曰：如此少年。曰：世間嚴刑酷罰。無過作文一事。我等所以惡生樂死者。謂幸逃得此難耳。適復無病。自尋為樂耶。老者拍手大笑曰：吾過矣。如君言。真第一安樂法也。俄見一小僮。攜酒盒至。少年曰：携酒飲。文有何意。味如此良。不如痛飲。因陳酒。有八上圍坐。大嚼傾刻。都盡。少年捧腹笑曰：此中空洞無物。只合作酒。食飯也。四十許人。曰：食肉健飯。正欲仗此中有料。老者曰：特恐見其入而不見其出耳。言已。各大噦。亡何。小僮飲酒。具四人共打後。期醉飽而去。陳始信有鬼。自此呼朋引類。無夕不揭。時值歲。試學師。道門斗。奉憲牌下。解傳考。夜過遠橋。投止。陳野。以憲牌置案上。拂被竟卧。四青衿。譁然入座。高談闊論。若若無人。忽老者趨近案頭。見憲牌。大驚曰：惟今符入至矣。眾環視之。面色如死灰。一少年笑曰：我輩生前緣。此碎心裂膽。以至香無物化。今符作局外漢。何受鉅鹿之賜。笑及聲上。觀者。老者曰：君勿作太平語。冥府近有新例。陽世最劣之期。下令城隍司。搜括鬼秀才。直赴修文殿。試優者。受上賞。劣者。押入刀山。剝剔腸胃。今迫矣。可奈何。少年亦色變。再三求計。老者曰：此原非安樂土。君等欲免此難。且各備備中。却儒服於地。默。暗處理頭。項五六百年。俾持牒者。無可搜捕。或可脫離苦海也。眾皆轉懼。為喜。解衣脫帽。負之。隨老者。踉蹌遁去。門斗異之。明日。述其事於陳。陳大快。並錄憲牌一通。粘於壁上。自後。青衿。竟不復至。

妙畫代良醫

鮮溪潘瓊字璧人。美依客。有五樹。臨風之日。其尹氏。整而如潘。謹守繩墨。跣步不離。繡閣。潘有別墅。在溧溪坊。里。庭前海棠數株。每當含苞未吐之時。隱度其兩鬢。插戴。處。往。向。枝。頭。更。前。及。花。放。折。歸。助。妝。長。短。疏。密。適。合。尹。嘗。執。花。脫。潘。而。笑。曰。此。解。語。花。也。勞。卿。手。折。送。賦。潘。矣。由。是。封。海棠。曰。花。卿。而。戲。呼。潘。曰。掌。花。御。史。後。潘。以。病。瘠。死。尹。哭。之。哀。一。日。過。別。墅。適。海棠。盛。開。尹。凭。欄。凝。睇。結。縈。懷。忽。忽。若。迷。歸。而。病。殆。尹。有。族。弟。名。慧。生。善。繪。事。聞。之。曰。此。心。疾。也。吾。當。以。心。藥。治。之。遂。寫。海棠。數十本。號。潘。生。科。頭。其。下。旁。繪。故。姬。五。六。人。有。拈。花。者。有。嗅。花。者。有。執。花。在。手。乞。潘。生。代。為。插。簪。者。有。押。坐。膝。頭。戲。以。花。擲。擲。生。面。者。畫。畢。竟。詣。牀。頭。詢。妙。沉。臥。尹。流。涕。不。言。慧。生。曰。昔。妙。女。在。時。曾。浣。弟。實。行。樂。圖。一。卷。恐。妙。見。頭。久。留。弟。處。今

已。埋。泉。下。茲。特。見。余。符。歸。趨。壁。圖。出。閱。披。尹。論。視。久。之。面。忽。發。頓。曰。薄。倖。郎。有。是。事。耶。慧。生。曰。神。誤。矣。男。兒。難。編。幃。三尺。使。常。跳。入。雲。霄。是。非。樂。伯。樂。誰。能。謹。守。扇。案。况。已。往。不。咎。聽。之。可。也。尹。憤。然。作。色。曰。若。是。則。死。猶。晚。耳。吾。何。惜。焉。慧。生。伴。勸。而。退。由。是。心。疾。漸。解。不。旬。日。霍。然。竟。愈。取。其。圖。投。之。於。火。并。督。家人。各。持。斧。鉞。前。往。別。墅。盡。伐。去。海棠。之。樹。釋。曰。此。京。術。醫。鄒。陽。王。祀。故。智。也。哀。愚。乍。平。妙。心。入。起。海棠。之。伐。與。阮。豆。婦。砍。枕。何。異。劉。孝。標。之。三。同。王。父。移。之。四。思。吾。如。泉。下。人。猶。為。膠。漆。

諸 卷二

安門沈起鳳桐城氏著

婦姑飯佛

若江沈猶疑此魚王公家青衣也幼從園中伴讀年十五工吟詩兼各填此宋人小令如送春詞中一溪花瓣水聲長誰知即是春歸路南樓徐若冰夫人採入撰脂羅錦其題宛宛君詞賦有自傷不若書生耳浙市茶壚讓柳七郎春宵之句風流個儂略見一狂纏綿除綺業一歸佛鏡陰粉塵塵佛鏡經緯堆堆時飛律僧慧公從淨慈來卓錫隨光東院綺琴往度度下乞食三昧法慧公曰欲參三昧先斷六根綺琴曰諾慧公跌坐蒲團高聲提唱曰如何是無眼法曰無眼法者花並落樓高怕見無眼何如無眼法曰休教撒箇覺楊柳未許吹簾惹風如何是無鼻法曰蘭草不占王者氣當花不辨女兒香如何是無舌法曰草我不曾草黑做千柳其事吐舌道如何是無身法曰僧將不潔調西子豈把橫陳學小僧如何是無意法曰只為有情成小劫卻因無礙到空靈慧公曰六根已淨八垢須除再為汝下一轉誰何謂念煩惱曰將將濁水泥蓮葉作何除法曰奪取剛刀殺藕絲何謂不念煩惱曰一任飛時沾柳絮作何除法曰丹徒繫屐解金鈴何謂念不念煩惱曰吞籠作

滿全身縛作何除法曰蠟燭成反徹底燭何謂我煩惱曰未出岫雲偏作雨作何除法曰不開花樹本空枝何謂我所煩惱曰底事急流爭鼓棹作何除法曰好憑順水再推船何謂自性煩惱曰鑽榆取大道燒樹作何除法曰冰水成冰不起波何謂差別煩惱曰磨將子盡猶嫌白作何除法曰買得鱸膾便是紅何謂攝受煩惱曰痛看西子心頭棒作何除法曰瘡情麻姑背上手慧公曰是兒可人吾為汝說九根之法汝能一問一答便得傳第一妙法信根何在曰龍牙打版精選根何在曰石叢紫雲念根何在曰丹霞道佛定根何在曰華林緝鹿慧根何在曰雪峰超越慈根何在曰白鹿柳穿柳穿何在曰連摩按林捨根何在曰如來痛背背根何在曰天龍驚指如此畢竟作麼生騎琴拍掌而吟曰繼來與飯困來眠悟得傳錢第一祥散盡天花渾不著雲千鏡古已多年慧公曰汝真佛門種子但以文字釋經未免墮口頭禪耳以座上蒲團投之曰持此物破時過汝設置候也綺琴合掌拜謝歸而靜坐一室終日不言不笑以學天竺善提九年面壁者復開蒲團木破紅粉先埋豈導師之難語乎金指覆足將現迦葉身而得度也姑記之與葉小僧來禪一案並為詞理佳話云

鐙曰昔五祖以袈裟度世於五百人中必擇一純漢子之乃知金蓮法界非聰明人插脚地也我輩欲參大乘惟願生生世世勿作有情之物

窮士扶乩

吳中馬韻能詩工詞曲而名不出里巷飢寒潦倒薄游於揚以詩備謁貴遊三載平無所遇通虹橋荷花感開醒曾設宴園亭招名士之客於揚者馬私授詩索而往聞人阻之馬排闥直入眾譁問為誰馬曰某吳中窮士少習扶乩今貴客滿座請飲薄葷時揚州扶乩正感就近地借得沙盟等具排列中庭馬書符咒詠一僕共襄厥事以忽絕動大書二十八字曰鵝花香果路迢迢聖擬吟詩付玉蕭踏踏平山人不知自迴短棹過虹橋眾請書名書曰予康對山偶訪詩人閒遊至此醒貴伏地拜曰狀元公來矣諸名士亦脫請曰殿元詞華風騰已見一斑願觀全豹此書曰予舊作強半遺忘有揚州新樂府四首請政其一曰借神債望神拜財神許我千金債不納開官不作官實得離兒歌歌離兒歌一曲黃金堆滿屋離兒舞一回錦高子臺紅燭搖搖春夜短傾盡千家萬家產傾財破產憂憂法自有財神作債主其二曰東風二月吹黃埃多子街上飛騎來前不高軒後不殿大腹囊囊伸脚脚騎前走幹僕騎後隨樂童道旁一老夫噴噴誇而氣而窮當日好肩背東門撥水西門賣其三曰朱門沈沈夜夜作黃金金輪倉庫響尸牖堂前銀燭一竿殘主人睡起傳朝餐左有彈軍鼓右有扶慈信玉蕭金管陳兩扇衙門聽歌樂未火樂未火歌聲畢三鼓華庭徹承炬門前出拜客其

四曰賢侯怒賢侯怒阿誰不忍傷人語不忍離商來只愁秋風鈍秀才手中一卷書其指當空書生如此不曉事馬用品題作佳士不是龍門爾真投請爾去識鎮荆州書畢諸名士齊聲讚歎醒實亦拍掌和之馬他顧而笑繼見席上磁杯中有一瓦和而瑞然跌坐請乩仙題句此書曰僕幼習儒書未嫻內典適與武功无垢大師同來借彼一為投刀此停駐半响書曰我武功山主客僧无垢也原殿相繼至此居士集有何見論諸名士指席上杯索題乃書曰誤駕慈航海上通風波湧斷講經臺年來說法成空相願兄蓮池化酒杯香提露酒酒家紅醉倒禪牀氣未除醒眼笑他請佛才可能一口吸西江後書殿元公挾妓來矣小僧且逃問扶何名書曰此下淑娘即予遊客詩中所謂春樓翡翠裙者也向從靈四散習琵琶妙解音律兼好學金全體體亦頗不乖風雅時王條山徐梅坡以綠春詞三十首徵江左詩人步韻諸名士遂出原箋請和此書曰君等皆名下士乃若於七步而乞靈舞裙歌扇中耶不得已代為一吟書曰院家西望家東一帶疏簾似夢中深院釀花嬌嬌雨畫欄垂柳風姑風騰瓶榘素淡山紫步障障寒換海紅芳草年年滿綠錦將別恨恨文通芙蓉帳鴨重重踏風歸來不再逢衣帶水滄花月淚劍銜山割雨雲峰淚因洗面何愁酒為澆愁未肯濃向向敲錢堂下走棋盤樂將靈屋封偶隨梅柳渡春江忽見桃根倚寶鏡重喚雪兒彈錦

懸催教雲母拓紗窗，鏡共珠風三十拜。袖底鶯鶯十八個，同傍得得情。堂後佳情處一點幾時
降。冷笑鷓鴣戀一枝，裝成金屋莫嫌逃。桃花鏡樹長庚宅，芍藥當階上已時。西北高樓看日
出。東南孔雀避風吹。錦靴細履移家具，香譜茶經鑲雪詞。閣子玲瓏近翠微，安林支白未全
非。屏開蓮甲進花伴，簾捲蝦蟇放燕歸。廿五條弦彈處瑟，十三行字仿來肥。有時笑拾鴛鴦
彈，打起黃鸝對對飛。方樓園水庫角梳，九梁花雨兩鬢塵。高情懶學鳴蟬響，垂手愁拈飛燕
裙。短髮鬢髻挑果後，羞眉雙臉破瓜初。水晶簾下無多地，貪看梳頭誤道書。歛步蓮花不用
扶。飲酒解處見冰膚，鐵眉欲索三年艾。待意羅幃一斛珠，持履高堪驅使在。提鞋遠恨連情
無。感甄舊賦即曹植，好寫凌波羅襪圖。書七首諸名士爭華奪，硯心記手鈔。而此走如飛
以下竟不能全錄，止錄其成。年鈞防露眼，秘平私授試風機。幾度花風開夜合，連朝朝雨
過春分。已踏風卜心中事，香褪蛇醫臂上痕。五平盤薦香花裏，六甲符書衣帶間。延年藥自
香，聞鐘長命錢。教線袖拂有情夜，雨當歸草無用春。風及第花將浮，弱水窺清淺。欲築強臺
阻，蔚藍等句。予友柳水羅適在屋，出其所畫採芝圖。請題一曲，此判云。兒手脫已脫柳君何
不相諒，且此事非兒所長。東言中山狼一劇，流傳前部。何不仍勞捉筆，於是此戲然久之復
書曰。可笑癡兒情迷文債，且代曹餘勇以應柳君之請。題曰。琪花瑤草滿平泉，趁東風碧山

卷三

重到鈿香煙露濕，藍小帶雲扶誰是知。父只有個俊山僧，把狸兒掃。花雨飄飄宿鳥驚，寒立
樹梢游絲曳，燕人踏黃度早橋。一天幽景情誰種，半生採藥無人曉。無人曉，先生指點山
僧道。俺本是姓柳州，怎不向愚溪垂釣。字亦難，怎不向前復傾。終日裏過前溪採玉，沿
芳岸。翠香草，一謎債水曲山拋。步屐才迴更百遺，非是修破工夫尋煩覓。德則緣俺牛世英
歌，酒情詩通。湖海遊遊，只落得宋玉多愁。文園善病，兩鬢蕭蕭。何處討買山錢，終南徑巧。好
盼上駐顏丹，益壽方高。拋了吟毫，掃了花標。小排場丹鼎奉虛，大生涯火棗冰桃。這引得俊
山僧，肯盡搖請先生，護解嘲。一齊向山前拍手呵，笑請你個中元奧，休則要太裝齋。豈
不見懶松康養生無效，老黃公辟穀徒癡想。富然絳雪丹，莫須有元霜白。揚一種種驚
鳳，醉離家命好。因甚把學長，打成畫堂。這多綠竹西歌吹，三春閨。朱門酒肉千家，他
幾個風雅兒。也則倚紅橋聽玉簫，趁畫船。薄仙棹，陪官閣吟詩。那識舊家山，有個閒風
調。因此向畫園中抽身先早，寫幾疊翠山兒。一抹腰添幾絲碧，樹兒萬黃嬌。跳出了愁團
喚作採芝圖，便是成仙科。打破這啞謎兒，管教你先生笑倒。早被蒼苔生揚一，隻掛枝兒把
真情傳稿了。題竟柳帽首稱謝，醒費曰。狀元大駕，未可久停。今馬書符送之，已而肅客入座
令馬駁於座側，席上互相誇獎。刺刺不休，且有引喉按拍作聲，以吸者。馬不能忍曰。此仙

所作絕無謝曉驚人之句，諸公何必傾倒。眾曰。井蛙敢於誇海，此亦妄人也。已矣。醒費曰
想渠本不曉事，狀元公所作，豈有錯謬。馬曰。貴人以僕為門外漢耶。僕有拙稿一卷，願呈
刺請名士覽。一披閱曰。此窮儒酸腐耳。何足言詩。連閱數首，俱言不佳。醒費曰。寒乞兒作詩
那有妙處。諸君不必污目。諸名士亦口疵手動，盡情醜態。繼閱至後卷，前所題絕句，與新樂
府四首，儼然在列。默然不語，相顧色變。馬拍案而起曰。公等碌碌，真所謂井蛙誇海者也。僕
雖不才，謬以詞章自負，不謂三年浪蹟，未得一遇知音。竊料近日名流，專於妙韻下求誇
嫁名。假標元，以便文章增價。且方丈縮流，青樓豔歌，落筆便說奇才。押韻即稱傑作。因此託
安能識此。北牡驪黃，外哉諸名士汗流氣沮，慙顏向壁。醒費捧腹大笑曰。吳兒狡獪，今信然
矣。急送之上座。競酌巨觥相敬，并屬諱言其事。馬笑曰。詩壇月旦，舉世皆然。豈獨公於是
矣。勸送酬燕散而散。後諸名士推馬為主盟。醒費家單相延致，時以千金郵其家。而本領既
大，心計轉粗，不復能唱渭城矣。

卷三

吾師張楚門先生，設帳洞庭東山時，嚴愛亭錢湘於俱未入詞館，同堂受業。一夕談文燈下，
疏襟中有鬼探首而入，初猶面如笑，繼則如覆釜，復更夫大如車軸，眉如帚，眼如鈴，兩頰高厚，
堆積俗塵五斗，師晚微笑，取所者稿，膜寫示之曰。汝識得此字否。鬼不語，師曰。既不識字，何
必裝此大面孔對人。繼又出兩指彈其面，響如敗革，因大笑曰。臉皮如許厚，無怪汝不省事
也。鬼大慙頓小，如豆。師顧弟子曰。吾謂他長裝此大樣子，卻是一無而目人。來此鬼濶取佩
刀砍之，鏗然墜地拾視之，一枚小錢也。

鐸曰。錢神變相，文士說法，如是如是。倉頡造字而鬼哭，周景鑄錢而鬼笑，鬼之不識字而
愛錢，其天性耶。迺有識字亦愛錢者，吾不測其是何厲鬼矣。

遮眼神
吳郡南北兩局，有機房嚴堂望一像曰。遮眼神。一夕守局者見神頂冠束帶，蜂擁而出。越數
日，宿殿上，身神復來，青衣密頂，白若塗炭。上座者約之曰。通被一人說去冠帶矣。問何人曰。
不知。問所獲何罪。曰。亦不知也。前在殿廊下，遇衣者數十輩，以千金啖我，引至一處牆外
盡散。刺棘門上懸絳線中，橫金字匾額，衣者導予入見兩旁數百矮屋，提鈴喝號，不知作

何事。俄座兩重階。至一堂。樓其殿前。上有二老。左右坐。下設兩長几。舖以紅氍毹。上堆積者未審何物。衆人環坐。紛紛駭。衣者假于遊暇。予即出兩手。左手獻堂上。其堂下。右以右手掩之。亡何。一藍袍入。至問為誰。予應曰。某機房殿。遊暇神也。藍袍人怒曰。爾等家。殿後。兩夜市井中。就弄足矣。何得來此。目今當亦日正中。執事者俱有冰鑑。豈容販鬻。布者流。上下其手。命朱衣者。就予冠帶。即有一藍面鬼。持筆蘸墨。塗面目。幾猶。遂予門外。急奪衣者。已遁去。狼狽而歸。仍投簾下。上屋者思之良久。似此奇事。吾亦不解。其人其地。容查可也。守局人。忽大嘆其聲。遂絕。後述其事於傳。議論紛如。亦無有能識之者。

快活神仙。此等是其噴若處。
料場無罪。王法必誅。因其身在市井。始從末減。至蘇業塗面。一副蠢臉。反亦幾許。文字墨藍。面鬼可謂惡矣。或曰。以貪敗者。殿名曰墨。蓋以示誡也。受業張台安附識。

燒錄成名

石鑑玉字執如。負文章盛名。而實道學中人也。嘗謂予曰。我輩著書。不能扶翼名教。而凡過得罪名。教之書。須拉雜推燒之家。置一紙庫。名曰白學。蓋投諸濁流。莫勿揚其波也。一日聞

四朝聞見錄。拍案大怒。謀諸婦。脫臂上金條。脫價錢五十千。備修坊。得三百四十餘部。將投諸火。予適過。其驚怪而問之。石曰。是書所載。俱前朝掌故。名士著述。無可善言。試而中有劫案。文公一疏。荒誕不經。母欺君。羅權樹黨。并及閩中機事。有小人所斷不為者。乃敢形諸奏稿。沙流。我止人君子。且編書者。又逆料後人。必不深信。載入文公謝罪一表。以實其過。嗟乎。小人之無所忌憚。至於此極乎。予曰。是何足怪。天下享重名者。必遭眾忌。况我文公少時。出入經傳。泛濫佛老。小儒易涉。室與復得。理學正宗。門牆高峻。而又有蔡西山。真素元諸弟子。輔翼之。而目前之依草附木者。皆虎之門外。於是轉羞成怒。欲敗名而無障。乘威和殿內。則有大臣失職。賤者藉柄之語。為上所惡。而人初磨仲友。不法等事。簡竹字。致其詞。實然上流。一以必殫斥之。一以逢喜地之喜。此小人之肺肝。如見者也。石曰。然則文公何以不嫌予。應之曰。文公嘗孝宗廟。際對者三。披肝瀝膽。誠詞近臣。孝宗開懷容納。令侍浙江江西之節。雖復有經緯之命。春之愈厚。嫉之愈深。當時諍諸公。至有罪當誅戮之。君子則自保身。而動稱好。進代辱及之矣。且理欲危。微毫釐必辨。仍恐疑似之。介貽誤。後學。若立。躬行己之聞。天下為世。自有公論。學諸執途人。而指雪為黑。指泰為白。離惡者。亦知其誤。而猶待。晚。辨。石曰。君論誠佳。然此可為智者。進。難與俗人言也。

卒境之予曰。君可謂勇於為善者矣。是年石以南閣發解。庚戌成禮部試。為傳臚第一。其扶翼名教之功乎。

徐樞字直夫。少孤貧。再誦四子書。即無力就傳。因借讀於月聲卷之上院。僧印源。奇人也。誦經之暇。即跌坐蒲團。聽徐讀書。每至得意處。輒合掌讚歎。命侍者以茶。煎餅啖之。徐偶一

讀書時笑

致謝。必肅然起敬。曰。君讀書。若子。荒廢。幸勿見罪。後徐補博士弟子員。夜讀如故。而印源則目垂眉。似不甚傾聽。徐或拔毫高吟。印源即趨赴。禪榻。蒙被僂臥矣。嗣後過之。亦不接一語。戊子歲。徐登賢書。指卷道。質者。徐踏。滿而印源落。莫如舊。時徐將赴禮闈。努力作。摩。計。肯。苦。讀。常。至。達。旦。印源。忽。厲。聲。曰。驢。鳴。火。吹。強。語。不。休。請。進。三。舍。毋。謂。乃。公。為。也。徐愕然。印源曰。僕雖不肖。蒙師見。舉。何。復。偕。前。若。若。此。印源曰。君初來時。所讀皆古聖賢。拾言明訓。是以不勝欽服。自君作秀才後。所讀皆庸詞僻義。了無意味。已屬厭聞。今高振。魏科。而所讀有愈趨愈下。竟似村歌牧笛。不堪入耳。前恭後倨。此君自取。於我何尤。徐曰。師方

鏡戲

外人未解讀書。機義。我輩讀書。向有成例。童時以四子書五經入手。稍長則讀漢史楚辭。韓柳歐蘇諸大家文字。習為舉業。讀成宏。讀陰陽。讀天宗。讀時人試藝。小試得手。取春秋兩闈。墨卷。揣摩成。然後可拾科第。師何憤憤。而為此。能古。印源曰。原來儒家與佛家不同。佛家固得箇罕頭。日進。儒家只是一步低一步法也。徐默然。語塞。印源俯思良久。忽大笑曰。卿自用佛法。我遂讀我書。秀才家自有制度。勿為出家人所誤。可耳。徐唯唯而退。

鏡戲

蘇湖馮野鶴。與人有肝膽。而獨制於閩閩。中年之詞。購一妾。某勿令其休。屬傷於無人處。私語。妻疑見之。呼天拍地。詬謗萬端。馮心懾之。而不敢言。一日有書生。欺其室。馮廷之坐。叩所自來。書生曰。僕奉臺下士也。善識人。歷風塵久矣。見世之讀書者。無不作大體。磨盾者。無不破腹。僕朝紳者。無不言教。談。結。編。者。無託妻寄子。磨。今聞足下高。故來一。略。馮大喜。并飲。馮贈示之。書生曰。君誠義。僕所洞鑿。但必堅之以智。鼓之以氣。乃無。之虞耳。馮慨然曰。吾雖不及常山公。渾身是膽。然於斯而當者。亦有年矣。諒不至。補家也。

作極中啼兒也。撫掌高談。奮顧自負。書生膏肓。幾矣。亡何。閣中獅吼大作。馮不顧談笑。若
繼閣下碎釜聲。如銅山西傾。浴鐘東應。馮猶勉強。自創。又聽堂前敲鼓聲。杖下號泣聲。
諸婢僕。喧動解聲。馮漸色變。復有一老嫗。奔告曰。夫人檢衣。袖中執木。向持。持向。馮
漸起。趨坐。忍屏後。聲聲。馮漸色變。復有一老嫗。奔告曰。夫人檢衣。袖中執木。向持。持向。馮
書生。目而視曰。怪哉。始大如卵。繼小如芥。再一息。嗚呼。殆將破矣。急起。欲去。馮強挽之。書生
曰。僕以君有膽力。故來一窺。僕不謂空有其表。且一無膽。懦夫耳。言未畢。屏後一杆飛出。
中書生左臂。鏗然一聲。化為古鏡。拾視之。背家。照膽兩字。知為秦時故物。婦奪以自照。膽大
如鏡。猶蒸蒸然。出怨氣。及。馮細細如半。秦清水。滴。驗之。蓋已碎矣。

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彼婦人也。我丈夫也。吾安得而不畏。記此為不成丈
夫者。娶夫庸儒之夫。不過自愧無能。釀成浮戾。而賢達有智略之士。恐以家庭之醜。暴之於
外。往往潛聲。忍氣。保全。今名。於是鼻聞。風。偏行天下。元直投。太傅閉。王茂宏之。猶車
房。元齡之。酒。可為。然。延平。五虎。鬼。猶畏之。無。杜。蘭。香。治。創。之。藥。亦。未。易。昔。度。眾。生。也
猶。記。庚。寅。歲。養。疴。紅。芍。山。店。戲。製。泥。金。帶。傳。為。天。下。俾。神。恩。始。演。諸。宋。觀。察。堂。中。登。場。一
唱。座。上。男。子。無。不。變。色。卻。走。蓋。悍。婦。之。始。未。懲。而。懦。夫。子。膽。先。落。矣。殆。哉。

帖嘲

陳小橋家。安之。非。諸。輩。才。做。物。多。所。改。折。一。日。有。人。投。帖。於。門。視。之。年。春。同。學。弟。某。拜。也
其。其。無。半。而。何。以。來。此。而。容。已。金。頂。華。服。闊。然。而。入。衆。手。一。拱。竟。登。上。座。陳。叩。其。拜。致。各
曰。僕。浙。之。歸。安。人。也。偏。負。雅。流。未。曾。一。觀。今。聞。小。友。高。才。故。爾。奉。教。竟。執。掌。持。扇。夫。微。自
於。陳。視。而。笑。曰。唯。是。世。有。一。字。不。通。之。輩。而。能。知。我。高。才。可。謂。咄。咄。怪。事。矣。陳。曰。僕
雖。不。才。與。汝。通。雅。亦。敢。何。使。知。我。一。字。不。通。而。公。然。投。帖。罵。人。之。不。通。在。於。文。數。典。即
以。君。名。帖。論。之。何。曾。道。著。一。字。答。諸。其。此。陳。曰。君。雖。遠。涉。華。中。而。我。家。收。代。明。處。從。未。掛。名
往。籍。耳。之。一。字。於。我。何。屬。至於。稱。稱。曰。春。我。與。君。族。曾。死。一。點。草。草。則。此。字。亦。屬。可。刪。君
說。漸。常。我。親。居。屏。同。學。二。字。全。然。附。會。我。年。僅。三。十。有。二。而。君。稱。爲。翁。翁。自。稱。曰。弟。無。乃。太
謙。過。見。君。入。衆。手。一。拱。即。登。寶。位。長。揖。且。未。之。有。何。言。拜。乎。試。此。一。行。名。帖。中。有。一。字
解。得。去。否。謂。君。不。通。確。有。明。何。曾。從。其。各。口。汝。真。少。不。史。此。名。帖。之。俗。例。陳。曰。君。以
俗。例。待。我。而。欲。見。雅。流。於。天。下。哉。梯。梯。充。入。客。心。豈。又。之。收。其。名。帖。而。出。
陳。曰。則。君。通。雅。宜。從。光。命。帖。之。意。是。者。乃。竟。以。此。始。笑。始。知。正。平。先。生。判。中。字。飛。陳
而。不。我。大有。卓。識。

一錢家藏

南昌某。父。為。國。子。助。教。隨。任。在。京。偶。過。延。壽。寺。見。其。碑。中。一。少。年。狀。貌。賢。品。以。春。秋。滿。堂
一。錢。於。地。某。時。以。足。踐。之。俟。其。去。而。俯。拾。以。歸。一。翁。視。之。良。久。忽。起。叩。某。姓。氏。冷。笑。而。去
從。某。以。上。舍。生。入。勝。錄。錄。得。江。蘇。常。熟。縣。尉。東。裝。莊。任。便。判。錫。士。堂。時。將。湯。公。巡。撫
江。蘇。不。滿。一。見。巡。捕。湯。公。命。令。某。不。必。赴。任。名。已。掛。彈。章。矣。問。所。助。何。事。曰。貧。某。口
念。尚。木。履。任。何。得。有。鹹。魚。必。有。奸。錯。急。欲。回。陳。巡。捕。入。某。復。傳。湯。公。命。曰。汝。不。記。昔。年。書。肆
中。不。那。為。秀。才。時。而。且。一。錢。如。命。今。復。作。他。方。官。能。不。探。囊。括。囊。為。妙。爾。下。之。劫。賊。乎。請
即。解。組。去。毋。使。一。路。哭。也。某。始。悟。日。前。叩。姓。氏。者。即。湯。公。遂。懸。龍。官。而。夫。夫。木。履。任
而。被。劫。亦。事。之。出。於。意。外。者。記。此。為。不。謹。細。行。者。助。

兩指題姓

趙。容。江。東。第。時。鎮。東。城。陸。氏。時。主。婦。所。育。有。子。七。歲。從。容。江。東。業。一。夕。東。歸。讀。書。聞。叩。戶。聲
啟。而。納。之。主人。婦。也。叩。所。自。來。令。笑。不。言。固。詰。之。曰。先生。離。家。久。孤。眠。奉。報。今。夕。好。風。月。不
揣。自。塵。道。此。良。宵。容。江。正。色。曰。如。珍。珍。名。即。士。重。康。爾。稍。不。自。愛。交。相。失。矣。汝。請。迷。回。人。言。大
可。畏。也。婦。豈。立。不。行。容。江。推。之。出。戶。婦。反。身。復。入。容。江。急。關。其。扉。而。兩。指。夾。於。門。隙。大。聲。呼
婦。原。吾。願。飭。蘇。蘇。若。自。一。錢。始。

痛稍啟之

痛。稍。啟。之。脫。手。逃。去。婦。歸。聞。戶。聲。頻。頻。思。清。門。婦。婦。何。至。作。此。醜。行。凌。晚。乃。爾。轉。轉。林。林。羞。與
悔。并。急。起。引。佩。刀。截。其。兩。指。血。流。奔。溢。瀕。死。復。甦。潛。取。兩。指。以。石。灰。什。敷。之。而。容。江。不
知。也。即。於。明。日。捲。帳。歸。復。其。子。成。進。士。入。部。曹。為。其。母。請。旌。時。容。江。已。居。顯。要。屢。中。屢。試。其
子。不。解。歸。述。諸。母。母。笑。曰。吾。知。之。矣。出一。小。檀。盒。封。其。口。授。其。子。曰。往。至。爾。師。當。有。驗。子。奉
母。命。呈。盒。於。師。卷。江。啟。視。之。見。斷。指。兩。枚。駭。問。其中。灰。上。上。猶。隱。然。有。血。斑。也。遂。大。悟。即。日
具。題。請。旌。此。事。載。趙。氏。家。乘。其。親。慎。後。才。為。予。言。之。

充全晚節

充。全。晚。節。而。容。江。終。入。好。黨。熱。中。之。念。答。之。也。亦。所。謂。養。指。而。失。肩。背。者。歟。夫。我。輩。讀書。論
世。務。須。欲。開。眼。孔。不。可。因。賢。者。而。真。其。短。不。可。因。不。肖。者。而。沒。其。長。如。李。光。弼。之。抗。勸。舉
竟。是。不。臣。溫。大。真。之。絕。裾。舉。竟。是。不。子。謝。道。韋。天。壤。王。郎。之。恨。舉。竟。是。不。婦。評。武。以。肥。田。讓
兄。而。盜。取。孝。廉。舉。竟。是。不。弟。王。仲。回。怒。疑。其。子。不。令。其。官。同。門。之。喪。舉。竟。是。不。友。至。古。來。大
奸。惡。莫。如。曹。操。而。稱。衡。不。自。殺。不。可。謂。非。愛。才。大。娘。必。遠。曠。不。可。謂。非。仗。義。茶。棧。題。伯。夷。頌
一。詩。居。然。有。許。身。萬。段。之。概。嚴。分。宜。鈴。山。空。讀。書。十。年。冰。雪。亦。與。志。士。清。操。何。異。而。賢。者。終
成。為。野。不。肖。者。終。歸。於。不。肖。益。一。音。不。足。以。掩。大。德。小。善。不。能。以。蓋。巨。醜。也。因。記。趙。容。江。事。
而。索。連。及。之。

踏鐮卷四

吳門沈起鳳相成氏著

酒戒

鄧翁失其名實... 汝不識耶... 春酌之... 時見其... 花宴命... 主人怒... 子曰... 囊貯... 精俟... 會夫... 裂頭... 諸

卷四

故飛... 嗣後... 既有... 化為... 鐮曰... 滌之... 桓滋... 稍猶... 覆池... 色成

表清... 門外... 不聞... 劍亦... 華通... 杏一... 路旁... 相與... 相東... 私語... 枕笑... 醉顛... 笑曰... 表撰... 客代... 況在... 鐮曰... 財戒

山西... 一日... 大如... 家無... 視之... 衣以... 曰... 安... 財戒

山西... 一日... 大如... 家無... 視之... 衣以... 曰... 安... 財戒

山西... 一日... 大如... 家無... 視之... 衣以... 曰... 安... 財戒

入後漸入佳境。不覺移身逼近腰際。怒罵堂上。嗚嗚聲曰。何來賊奴。窺人圍圍。然盡盡。而重慶。無一存者。某覺錢孔漸小。四面來往。腰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而東處痛極。難及。狂呼。聲震屋中。看起環視。無計可出。天曉。客復來。嘆曰。寒乞兒。汝一介窮骨。幸親妻之。奉。宮室之美。以至鑽穿錢孔。動輒得。擊由自作。不可活矣。眾代為哀。客曰。天地間。禮義。廉恥。酒色財氣。如武侯八陣圖。原為生門。財為死門。渠已從死門而入。尚望從生門而出。原。某聞言大罵。客曰。汝有悔悟。心。或可放。因取巨筆。墨。塗錢孔。而出之。錢頃小如。仍納。諸袖中。謂某曰。暫爾。下。起。後。此。勿。為。一。錢。不。惜。命。也。某。叩。謝。隨。眾。而。去。至。今。廟。祀。猶。有。能。言。其。事。云。

錫曰。高士。買山。才人。設。即。康。如。劉。竄。竄。必。選。大。錢。納。之。別。商。同。和。者。耳。然。考。九。府。圖。法。外。圖。象。天。山。方。象。地。則。鑽。穿。錢。孔。何。異。埋。頭。地。獄。泉。可。溺。身。乃。可。殺。命。以。是。取。財。猶。以。為。遠。銀。取。諸。良。且。則。不。流。錢。授。以。戈。戈。則。近。鄰。康。士。守。家。形。之。戒。會。夫。特。強。由。之。占。豈。知。鄒。氏。銅。山。慶。理。飲。鬼。石。家。金。谷。血。染。游。魂。作。牛。馬。於。半。生。鄰。家。圖。於。一。笑。擊。斷。農。山。三。千。金。何。為。其。然。乎。狼。豚。市。百。萬。錢。奴。而。今。安。在。受。業。許。元。凱。附。載。

蘇山。年六十餘。始舉一雄。甫周歲。室取氏。愛若拱璧。偶鄰女招赴白。會。捉其子。付莊抱之。再四。登與而去。莊抱兒。竟入書室。積。漢。紀。略。至。始。皇。楚。書。處。輒。拍。案。而。怒。曰。此。賊。祖。龍。欲。盡。忠。於。高。耶。耶。記。德。碑。也。兒。竟。大。哭。莊。置。不。聞。繼。請。至。博。浪。沙。鎮。擊。慶。又。拍。案。怒。曰。天。不。絕。秦。副。車。僅。中。否。則。鮑。魚。遺。與。何。俟。三。十。六。年。後。哉。兒。又。大。哭。莊。仍。讀。如。如。至。沛。公。入。關。鴻。門。都。斗。勃。然。大。怒。拍。案。起。立。曰。此。時。解。卻。後。將。奈。何。不。識。亞。父。計。老。重。瞳。當。扶。去。矣。兒。哭。不。可。止。後。更。請。至。烹。翁。鼎。上。分。我。杯。羹。莊。益。怒。氣。填。膈。翻。案。而。起。曰。父。子。如。此。君。臣。可。知。走。狗。之。意。大。何。怪。哉。夫。何。怪。哉。越。未。息。視。懷。中。兒。而。青。氣。塞。不。復。作。啼。聲。矣。婦。通。語。見。之。驚。欲。死。莊。猶。度。春。容。穿。越。目。視。書。曰。斷。蛇。劍。何。在。吾。當。取。亦。帝。子。斬。卻。也。婦。嗟。之。急。抱。兒。眼。橋。上。是。屠。治。之。不。救。婦。痛。兒。之。死。搜。括。架。上。書。畫。投。擲。下。莊。怒。自。此。與。婦。別。室。居。而。過。雙。子。嗣。遂。絕。

錫曰。連一時之念。新百世之流。氣。願。可。妄。動。然。英雄。挫。劍。叱。咤。風。雲。名。下。揮。毫。動。搖。五。嶽。勿。以。迂。更。為。繁。而。竟。作。無。氣。勇。子。也。

剛。多。剛。凶。忍。乃。有。濟。是。以。地。上。傳。納。履。之。士。輸。運。有。錯。時。之。夫。若。積。腐。成。迂。借。狂。作。遠。大。則。補。術。極。裁。身。點。鴻。洲。遠。小。則。顯。士。舉。廉。被。被。桃。桃。賦。哀。因。知。不。驚。不。怒。須。學。大。勇。者。

之休休。無或若病若癩。兒作小丈夫之悻悻。受業許元凱附載。

仗妓教忠

方芷。秦淮女校書。有慧眼。能識英雄。名出顧文沙。披上。與李貞麗女。阿香。最洽。阿香。卻。田。仰。聘。屈。意。候。公。子。一。日。方。芷。過。其。室。曰。妹。侍。候。郎。得。所。託。矣。但。名。士。止。傾。倒。一。時。妾。欲。得。一。忠。義。士。與。共。千秋。阿。香。西。之。青。鏡。楊。文。聽。耳。其。名。命。運。通。說。方。芷。洗。其。書。梅。滿。歡。幸。捧。眉。眉。刻。盈。福。方。芷。大。喜。竟。與。訂。終。身。約。時。文。聽。書。馬。既。為。鼓。門。拜。客。士。林。所。不。齒。聞。方。芷。許。事。之。大。悅。惜。即。阿。香。亦。竊。笑。定。情。之。夕。方。芷。正。色。而。前。曰。君。知。妾。委。身。之。意。乎。楊。曰。不。知。方。芷。曰。妾。前。見。君。畫。梅。花。瓣。畫。作。城。婿。而。老。幹。橫。枝。時。露。動。覺。知。君。胸。中。雅。量。隨。俗。而。青。氣。尚。存。妾。欲。佐。君。大。節。以。全。宋。路。故。隨。具。帶。與。君。而。來。他。日。好。相。贈。也。楊。漫。應。之。無。何。國。難。作。馬。阮。畫。斷。首。候。生。播。李。香。遠。竄。去。或。馬。荆。棘。萬。家。覆。恐。方。芷。出。一。錢。金。箱。從。容。而。進。曰。妾。畫。日。許。君。異。實。今。可。及。時。而。試。妾。楊。發。之。中。貯。草。繩。數。圍。約。二。丈。許。旁。有。物。鑿。鑿。然。則。半。尺。長。小。七。首。也。楊。得。然。連。回。意。未。決。方。芷。厲。聲。曰。男。兒。留。芳。遺。臭。所。爭。止。此。一。刻。奈。何。單。爾。偷。活。遺。兒。子。子。笑。曰。楊。亦。慷慨。而。起。引。繩。欲。自。縊。方。芷。曰。止。止。罪。臣。何。得。有。冠。帶。急。去。之。楊。乃。幅。巾。素。服。自。擊。于。胸。極。間。方。芷。視。其。氣。絕。斃。而。笑。曰。平生。志。願。今。果。酬。矣。引。七。首。刺。喉。而。死。後。李。香。聞。其。事。歎。曰。方。芷。兒。女。而。英雄。者。也。作。事。不。可。測。乃。如。是。耶。乞。侯。生。為。作。傳。未。果。而。裨。官。野。乘。亦。無。有。紀。其。事。者。

錫曰。兒女一言。英雄千古。推謂青樓中無定議哉。疎殘卷一著之詩。吾為柳塵無惜矣。

雜行畫考

梨園樂部。吳門。吳。有。尹。蘭。者。年。十。二。貌。若。處。子。父。德。流。早。喪。母。守。節。忽。患。咯。血。症。家。亦。貧。不。能。供。藥。蘭。滿。室。度。無。計。竟。投。華。林。部。作。梨。園。弟。子。錦。帕。蒙。頭。相。鉤。學。步。嬌。嗔。妙。態。冠。一。時。得。金。錢。盡。作。樂。費。餘。則。市。珍。奇。佳。果。奉。母。朝。夕。深。曉。起。則。安。再。四。始。諸。歌。唱。晚。則。歸。取。腰。鼓。檀。板。何。床。頭。唱。臨。川。曲。子。母。安。枕。乃。潛。就。脚。後。因。小。有。不。樂。錦。帕。几。几。結。束。登。壇。演。小。青。蓮。曲。曲。離。劇。母。散。笑。適。止。富。貴。家。戲。華。筵。招。之。去。燭。未。見。拔。托。辭。進。去。或。備。其。尸。以。害。之。則。第。道。未。歸。聞。之。以。怨。老。母。倚。門。望。耳。由。是。盡。情。其。孝。至。晚。亦。不。回。館。贈。以。金。受。而。不。謝。贈。以。錦。帕。必。再。拜。而。後。受。之。人。訝。其。故。曰。爾。金。者。知。我。貧。爾。錦。者。知。我。有。老。母。也。如。是。者。上。壽。母。血。症。雖。發。而。死。蘭。哀。毀。不。敢。生。奉。其。履。與。父。合。葬。其。後。舊。日。所。置。單。鞋。插。扇。與。一。切。備。物。花。樣。之。履。畫。批。初。長。足。而。著。之。甚。曰。後。有。習。此。故。態。者。願。碎。死。人。笑。曰。爾。既。以。此。等。艷。名。穢。體。頭。矣。何。始。作。而。終。悔。之。耶。蘭。潛。然。淚。下。曰。君。非。知。我。心。者。某。雖。不。死。自。清。門。豈。

眉以詩書後裔習此末技始作者因養母終悔者恐姑父也戶部楊公高其考拾之京都教
以舉子業格於例不得應考應為某司馬作書地偶赴戲園歸而大悔曰昔日生憑沈紫在
目沈紫飛歌欲倚何從場上之墜難詞讓聽之皆美氣餘音也吁憶者累日自此請觀樂者
說前之竟不復此矣

歸曰古來人傑士一時身降志有不求求於天下者嗚呼誰無父母而願使傳孝子
者僅一尹蘭也或以尹蘭之孝惟為優伶故使是固然然何以舉士大夫不為優伶友又無
可傳也

封婦殉節

青州封婦小苗兒面微黑眉目有筆致隨夫王五白於淮王漸而暴日卧黃公祠命妻出
歸而乞者少則杖之曰爾從何處歸所獲乃止此耶歸而乞者多則又杖之曰爾與誰有私
賺來阿堵物苟敢違而首不爾宥也小有違犯王生階級上與令下跪首投其額婦不與
飲泣順受之一日王憂某使債招其婦婦慮見疑偕夫同往某命唱打童兒曲唱畢某與債
耳語久之引王出外廂賞以酒私謂婦曰以爾具此姿色何患無良匹乃至為乞人婦且爾
其朝隨葬夫婦之情絕矣汝盍早自託婦絕然曰婦知有夫耳豈知其朝隨葬辱哉且

婦人從一而終又何計之有某笑曰汝不自計善已為若計之引始出外廂夫已短帶結喉
而死婦知石印不散伴曰諱悼哉我隨汝十數年有何享受動輒加赤林令若此是天報也
某大喜婦曰親之固善然夫馬蹇亦當理惟蓋苟假尺土而掩之實君之威德某信之命僕
監守其婦出詣曠野相度陸地婦乘間謂僕曰爾知我心願否僕曰不知婦曰我乞人妻耳
願作富家婦飲食起居都不懼但得如爾者事之則我願足矣僕嘉繼而曰奈主人何婦曰
是不難急首於官則主人必棄釋我中爾與我席捲而逃向他鄉作小貿易差勝低頭膝下
也僕大稱善急放後戶去某歸失其僕婦曰不見汝來想深蹤跡去矣某擁婦求懺
婦曰見亦大可矣然見未與肉在側即欲強服人婦者某固逼之婦正色曰以彼遺我產故
強相事君子若相逼是以暴易暴相去數何正擇拒固忍見僕引持索者數輩洩洩而入繫
某竟去婦亦隨至衙署稟驗之一物而服某論死僕以同謀首告減一等並繫諸獄命以尺
地掩王五屍掩畢封婦持刀而前環視者中勸之且曰深當日若若此今以德報怨亦已
況矣何必爾婦嘆曰君臣夫婦其義一也封婦之死傳天下知盡婦道者不得以夫為藉口
亦以魏夫視臣若君而敢視君如寇讎者言訖自刎死

封曰烈子捐軀盡其在我此柱厲叔之所以死報若教公也家人國士之論彼彼讓真不晚

事漢耳

營卒守義

海軍壯太史家有婢名寵奴病赤顯而黑而麻裙底道船約尺二營卒陸某醉為室家貧尚
未與也今富家某謀劫資戶妻陸仗義援之某怒暗請城守其姓名陸自此益困吳六舟未
黃時乞食考庫查伊孺家陸曾識之聞其校尉將往投度下吳公性好奇座上多奇士有客
號海鷗子擅神術使陸專事之一日海鷗子視陸而笑曰汝雖不及馬周火色當能如
趙無如雖賊必責汝妻官大奇恐不能延賓幸爾角陰簿紋入兩鬢作紅色尚可精神力挽
也出一黑丸投之陸未深信姑拜納焉後隨吳公手起得戰功授神將復劉海賊生擒首逆
獻俘闕下報入吳公掛懸戎印而陸以神將授鎮守矣陳情告假星夜歸里先寫壯太史問
以寵奴莊笑曰貴人尚念舊耶無誇貴賤不醜醜隨堪憐即以年齒論之今已六十齡老婢
子矣尚堪把案稱新婦哉陸曰不然昔職令貴僕命即彼命也至面目可憎僕初時已
詳悉之若以象齒象齒則陸之罪應歸於僕又豈彼之咎乎莊肅然正色曰君誠義知恩
所敬服因陸未治策即日贊於莊太史家結縭之夕榻中手視象服珠冠儼然命婦及卸裝
說莊數語白髮親親覆頂自顧及陸略似人形而已陸敬禮之弗覺寵奴勸其置妻陸曰吾
即與爾倍老百年亦不過三十餘年食枕耳及今他人再分恩愛耶而寵奴於愛無嗣因出
海鷗子所贈黑丸投而吞之不旬月信水復來明年誕一子名若壽人謂守義之報云
歸曰無鹽入宮孟光舉案齊眉德者原不在貌也然世無廷式不易妻者誰若夫若此妻
家婿當愧死矣

桃夫村

太倉將生弱冠能文從貴人泛海經至一處山列如屏川澄若畫四圍絕無城郭有桃樹數
萬株環若郡治時值仲春香風飄拂數萬株金苞吐蕊粲粲錦圍繡帷排列左右將大喜備
賈人馬姓者携花徐步而入忽見小繡車數十隊蜂擁而來粗奴俊粉嬌妍不一中有一女
子四面睜耳斷脣磨齒而珠圍翠繞富貴家女林中障袖強作嬌態生與馬皆失笑末有
一車上坐韶齒女郎削髮垂髮布衣飾體而一種天姿玉蕊瓊英未能方喻生異之與馬尾
綴其後輪軸喧闐風馳電掣至一公署紛紛下車而入生殊不解詢之土人曰此名桃夫村
每當仲春男女婚嫁之時官拉土者先錄民間女子以面自定其高下再錄民間男子其
文藝優劣定為次序然後合男女兩輩以甲配甲以乙配乙故女貌男才相當相對今日女
科場明日男身關矣先生倘無室何不一隨意生唯唯與馬賃屋而居因思車中女郎其面

觀當居第一。自念文才草莽。亦差作第二人想。倘得天緣有在。真不負四海求鳳之願。而馬亦泣念女郎。欲赴關說。商諸生。生笑曰。君素不諳此。何必插標賣劍。俾得馬。馬執意欲行。生不能阻。明日。入場。馬生文不加點。頃刻而成。馬草草塗鴉。而白試事歸。有一人傳主試命。素青紙三百。許冠一軍。生怒曰。無論空費。不足以廢老。即使黃金滿屋。豈肯借錢神。力令文章短氣。其人羞慚而退。馬歸。其後出囊中。金子之。素錢馬竟冠。而生亦然。居廳。生嘆曰。文字無權。固不足惜。但失佳人。而獲醜婦。奈何。主試者以火配命。命女之居。殿者。聲生於家。生意必前所見。四面擊耳。聲聲皆苦。及揭中視之。貨色。觀者。客先。因燭。即始。齒女郎。生細詰之曰。妾家貧。賣珠補屋。日且不遑。而主試者。素重賢。許作素。元被。妾叱之。使去。因此懷恨。縱名。素。生笑曰。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使予三百。寶錢。列名。高等。安得令夕。與玉人相對耶。女亦笑曰。是非倒置。世態盡然。惟守其素者。於龍。龍。福。耳。生大嘆服。翌日。就馬。稱賀。馬形神沮喪。不作一詞。蓋所娶。冠軍之女。即前所見。林中。障袖。而強作。婿。想者也。笑詢其故。此女以千金獻。主試。列名第一。而馬亦賣。素。故。適得此。寶。生笑曰。選重名。而失厚實。此君自取。夫何尤。馬。鬻。不得意。居。羊。海。而歸。生。為。於。杭。儂。竟。家。於。海外。不復反矣。

卷四

七

鍾曰。錢神弄人。是非顛倒。豈知造化弄人。更有顛倒錢神之柄哉。然此女出千金。裝不吝。意氣。故。自。不。心。即。謂。之。嘉。報。亦。可。

荆林里

會稽周夢全。極樵中。父客於粵。閱二十載。皆。開。校。絕。周。奉。命。往。探。父。耗。水。宿。風。寒。備。極。勞。頓。行。兩。月。餘。去。粵。界。高。遠。忽。道。竄。谷。聞。荆。林。里。暮。迷。天。寒。地。有。衣。冠。者。數。輩。踴。躍。其。中。刺。足。鉤。衣。若。不。覺。其。苦。周。攝。衣。欲。入。見。一。老。人。曳。杖。而。來。問。客。何。往。周。以。身。父。對。老。人。曰。汝。孝。子。也。宜。夫。康。莊。不。宜。入。荆。林。里。周。問。若。輩。何。為。老。人。曰。此。輩。平日。名利。薰。心。趨。然。路。走。使。徑。自。於。健。步。故。爾。竄。入。荆。林。使。彼。一。頓。其。趾。問。何。不。覺。其。苦。曰。世。道。上。皆。無。形。之。刑。杖。惟。旁。觀。者。見。之。而。入。其中。者。不知。也。周。曰。翁。何。不。發。慈。愍。為。若。輩。一。剪。除。之。老。人。笑。曰。荆。林。里。舊。有。兩。徑。吾。已。前。除。一。徑。為。忠。臣。子。往。來。之。地。無。如。若。輩。舍。正。路。而。不。由。耳。周。詢。其。處。老。人。曰。荆。林。當。前。回。則。是。路。周。一。反。柵。果。見。康。莊。大道。平坦。如。夷。遂。道。道。而。行。兩。旁。竹。木。秀。野。可。愛。老。人。曰。此。王。子。罕。者。順。竹。張。茂。光。文。環。則。也。至。一。澗。曰。義。澗。中。泊。一。舟。曰。慈。航。索。繞。者。皆。眾。頭。活。水。而。波。翻。不。絕。老。人。罕。周。登。舟。過。岸。岸。上。樹。虛。石。錫。金。碧。大。字。類。荆。林。書。周。不。能。辨。老。人。曰。俗。僧。甚。提。善。矣。即。德。家。所。謂。道。岸。也。又。行。數。里。至。一。門。額。曰。不。二。門。道。遠。之。平。如。砥。

直如矢。左右絕無旁徑。老人曰。汝由此而去。無柳步。無以抵。強而行之。可憐其。無荆林。矣。遂去。周由門而入。所履皆石。極。尤。可。鑑。影。而。無。聲。滑。滑。從。容。期。步。初。不。覺。忽。所。辭。當。前。老。樹。蟠。上。參。青。漢。財。攀。援。而。上。脫。手。墜。如。落。鳳。起。視。之。細。草。平。地。野。花。密。路。又。似。別。一。境界。有。負。樵。者。行。吟。而。過。詢。之。乃。粵。之。西。山。背。也。急。入。城。探。父。蹤。跡。何。之。此。處。米。滿。蓋。父。容。遊。板。洶。無。顏。歸。里。相。見。各。述。二。十。年。事。抱。持。痛。楚。身。人。感。周。之。幸。折。臂。里。滿。郵。以。消。命。而。歸。鍾曰。康莊大道。即從荆林中。可知善終。而途相去。不咫尺耳。危哉。

荆林里

卷四

八

會稽周夢全。極樵中。父客於粵。閱二十載。皆。開。校。絕。周。奉。命。往。探。父。耗。水。宿。風。寒。備。極。勞。頓。行。兩。月。餘。去。粵。界。高。遠。忽。道。竄。谷。聞。荆。林。里。暮。迷。天。寒。地。有。衣。冠。者。數。輩。踴。躍。其。中。刺。足。鉤。衣。若。不。覺。其。苦。周。攝。衣。欲。入。見。一。老。人。曳。杖。而。來。問。客。何。往。周。以。身。父。對。老。人。曰。汝。孝。子。也。宜。夫。康。莊。不。宜。入。荆。林。里。周。問。若。輩。何。為。老。人。曰。此。輩。平日。名利。薰。心。趨。然。路。走。使。徑。自。於。健。步。故。爾。竄。入。荆。林。使。彼。一。頓。其。趾。問。何。不。覺。其。苦。曰。世。道。上。皆。無。形。之。刑。杖。惟。旁。觀。者。見。之。而。入。其中。者。不知。也。周。曰。翁。何。不。發。慈。愍。為。若。輩。一。剪。除。之。老。人。笑。曰。荆。林。里。舊。有。兩。徑。吾。已。前。除。一。徑。為。忠。臣。子。往。來。之。地。無。如。若。輩。舍。正。路。而。不。由。耳。周。詢。其。處。老。人。曰。荆。林。當。前。回。則。是。路。周。一。反。柵。果。見。康。莊。大道。平坦。如。夷。遂。道。道。而。行。兩。旁。竹。木。秀。野。可。愛。老。人。曰。此。王。子。罕。者。順。竹。張。茂。光。文。環。則。也。至。一。澗。曰。義。澗。中。泊。一。舟。曰。慈。航。索。繞。者。皆。眾。頭。活。水。而。波。翻。不。絕。老。人。罕。周。登。舟。過。岸。岸。上。樹。虛。石。錫。金。碧。大。字。類。荆。林。書。周。不。能。辨。老。人。曰。俗。僧。甚。提。善。矣。即。德。家。所。謂。道。岸。也。又。行。數。里。至。一。門。額。曰。不。二。門。道。遠。之。平。如。砥。

英門沈起原何成氏者

枝江盧生有族兄任秋道州司馬。往依之。而兩月前已捐鎮西太守。囊無餘資。流寓沙市。幸幼習武。權教李林。為馮驩前叢樹兩株。可合抱。時嘗果熟。打棗者日百計。盧笑曰。榮鉤剛棍。母乃太行。吾為若輩計。袒衣趨在首樹下。把而敲焉。柔若蓬。樹上葉繁。地聚奇。多有一聲者。笑曰。是何足奇。亦袒衣趨右首樹下。以兩手對把。而枝葉疎不少。盧哂之。笑曰。此所有才外功也。僕習內功。此樹一經著手。轉眼憔悴。死矣。盧疑其妄。亡何葉黃。枝脫。紛帶葉而墮。而樹本僅立。宛若千年枯木。盧大驚。駭者曰。孺子亦庸。可教詢其家。世誰問婚。盧曰。子曾。終歲強半。依人。未遣授室。駭者曰。僕有杜女。與足下頗相宜。未識肯納。不。盧曰。一身萍梗。得丈人行道。翼之。固所願也。駭者喜。與之同歸。榮女出。見於是。即成嘉禮。明日。謂其內。有老嫗。而杖者。為女之祖母。饜於禿禿。而長者。為女之嫡母。短衣窄袴。足巨如。難者。為女之生母。野花堆。而粉黛不。則女之寡姊也。盧以女性柔婉。亦頗安之。居半載。見其形。蹤。詭。非善類。乘其出遊。未及私。謂女曰。卿家行。事。吾已

檢知。但人奪貨。終至滅亡。一旦火焚玉石。卿將何以處我。女曰。行止隨君。若何。敢決。盧曰。為今之計。惟有上粟高堂。與卿同歸。鄉里。庶無貽後日之悔。女曰。君姓言之。盧以已意。重請老嫗。老嫗沈吟久之。曰。岳翁未歸。理宜靜候。但汝既有去志。明日。即書祖錢。盧喜。謂女。女感。曰。吾家制度。與君處不同。所謂祖錢者。由房而室。而門。各持器械。以守。能處。處。而門。而。出。方許。脫身。歸。里。否則。刀劍。下。無。骨。肉。情。也。盧大。驚。女。曰。妾。善。之。已。熟。姊。短。小。精。悍。然。非。妾。手。願。母。近。日。病。臂。亦。可。勉。力。支。撐。生。母。力。敵。萬。夫。而。妾。善。為。其。所。出。不。至。過。人。太。甚。惟。祖。母。一。枝。鐵。拐。如。泰。山。壓。頂。稍。一。疏。虞。頭。顱。糜。爛。矣。妾。當。盡。心。保。護。但。未。下。天。命。何。如。耳。相。對。皇。皇。竟。夕。不。寐。晨。起。束。裝。暗。藏。兵。器。而。出。才。離。閨。姊。氏。持。斧。直。前。曰。妹。丈。行。矣。請。喫。此。銀。刀。膽。去。女。曰。姊。休。狂。作。劇。記。姊。丈。去。世。寒。夜。孤。全。替。阿。姊。三。年。權。首。曰。妹。丈。行。矣。請。妹。子。稍。留。薄。面。姊。曰。曰。癡。婢。子。肯。父。而。逃。尚。敢。強。顏。作。說。客。耶。取。斧。直。砍。其。面。女。出。腰。間。鐵。板。之。甫。三。交。姊。汗。流。氣。喘。斷。奔。而。過。至。外。室。嫡。母。迎。而。笑。曰。婦。丈。遠。行。無。以。奉。贖。一。枝。竹。節。鞭。惟。當。慶。女。說。請。曰。母。向。以。姊。氏。喪。夫。終。年。悲。悼。兒。難。其。母。亦。當。為。兒。善。之。嫡。母。怒。曰。女。婢。多。言。先。當。及。汝。舉。鞭。一。擊。而。女。手。中。鏈。起。夾。格。關。時。嫡。母。幸。避。罵。曰。刻。毒。兒。欺。娘。病。臂。只。把。沙。家。流。屋。法。吐。唾。逼。人。何。之。去。遙。望。中。堂。生。母。垂。涕。而。俟。女。亦。含。淚。出。見。盧。盧。傳。跪。生。

母曰兒太忘心竟敢拋棄去耶。兩語。後。不。成。聲。盧。拉。女。欲。行。女。垂。衣。大。泣。生。母。曰。婦。人。從。夫。為。正。吾。不。汝。望。然。行。傷。例。不。可。廢。也。就。架。上。取。綠。沈。鏡。鎗。上。挑。金。錢。數。枚。明。珠。一。掛。故。刺。入。女。懷。女。隨。手。接。取。若。淋。解。脫。蓋。銀。樣。鐵。鎗。頭。耳。伴。呼。曰。兒。郎。太。跋。扈。竟。逃。出。夫。人。城。矣。女。會。其。意。盧。急。起。解。及。門。盧。揚。一。枝。當。頭。飛。下。女。極。生。手。伎。倆。取。鎗。急。架。盧。從。拐。下。衝。出。奮。門。而。走。女。長。跪。請。罪。老。嫗。擲。曰。女。生。外。向。令。信。然。矣。遂。隨。郎。去。勿。作。此。怪。怪。怪。也。女。隨。盧。歸。里。帶。其。全。珠。小。作。首。飾。頗。能。自。給。後。駭。者。事。敗。見。斬。一。家。盡。斬。於。市。惟。女。之。生。母。子。身。遠。逃。祝。髮。於。約。草。尼。基。年。八。十。而。終。有。遺。書。寄。女。女。倚。盧。運。至。尼。基。見。床。頭。橫。陳。一。枝。猶。是。昔。年。鎗。桿。也。女。與。盧。皆。大。哭。悲。其。極。於。東。山。之。陽。盧。墓。三。年。後。後。同。反。錚。曰。天。之。所。福。慈。孝。為。先。女。如。愛。母。故。不。作。覆。巢。之。卵。母。知。愛。女。故。不。作。斷。頭。之。鬼。獨。是。溺。於。女。者。何。以。不。從。成。夫。哀。其。母。老。何。以。不。及。其。父。君。子。曰。此。其。所。以。為。盜。也。嗟。乎。世。之。不。為。盜。者。多。矣。而。盜。且。然。乎。

奇婚

文登字道岸。浙之武康人。十七遊學。聘柏氏未嫁。而夫。鬱。鬱。不。自。得。浪。跡。出。遊。將。為。求。鳳。計。偶。至。鳳。陽。過。道。者。於。塗。語。其。所。自。生。告。以。意。道。者。曰。汝。欲。得。佳。婦。比。去。東。南。十五。里。外。往。求。之。必。有。所。遇。生。信。之。如。所。指。而。行。至。則。春。臺。演。劇。觀。者。蜂。走。蟻。聚。無。可。停。足。迴。視。無。楊。依。處。露。小。紅。樓。一。角。有。女。子。寒。衣。衣。半。相。側。面。偷。窺。粉。光。黛。影。射。人。雙。目。生。迴。旋。顧。盼。幾。難。自。主。迨。斜。日。西。傾。歌。場。樂。闌。猶。仰。面。空。樓。初。不。覺。滯。人。盡。散。也。忽。一。人。拍。肩。大。喝。曰。何。物。廢。兒。窺。人。閉。閣。生。視。之。岸。然。傳。丈。夫。竟。拉。其。臂。強。登。空。樓。生。兩。股。戰。栗。變。色。欲。走。因。大。笑。曰。如此。膽。怯。也。學。風。狂。實。相。告。樓。頭。女。子。即。僕。僕。僕。君。如。閣。中。無。婦。願。附。婚。姻。生。變。懼。為。喜。唯。唯。惟。命。時。已。秉。燭。令。女。子。展。裝。詔。與。生。交。拜。擁。入。閣。房。將。舉。情。話。俄。母。氏。召。女。去。生。几。坐。燈。下。意。緒。無。聊。滴。下。二。鼓。見。畫。屏。來。時。女。子。獨。來。對。鏡。卸。翠。鳳。釵。金。雀。花。釵。梁。旋。解。笑。美。甚。嘆。為。百。指。禱。斜。倚。床。圍。脫。履。履。羅。絲。文。繡。履。究。三。十。許。軟。紅。睡。羅。依。鬢。一。笑。先。入。重。幃。生。怒。從。中。燒。不。能。自。制。而。登。牀。急。抱。之。聞。其。無。人。唯。繡。枕。橫。陳。半。堆。錦。被。而已。大。駭。異。詳。其。故。據。被。孤。眠。旁。皇。終。夜。侵。曉。女。子。即。來。生。詰。之。默。然。不。答。至。夜。生。先。匿。錦。帳。中。更。闌。後。女。子。衣。短。紅。襖。外。繫。金。密。索。帶。髮。髻。綉。作。懶。懶。兒。以。早。怕。下。體。繡。裙。不。掩。露。將。直。文。羅。襪。提。鞋。金。鞋。刺。履。而。來。被。撞。竟。登。牀。榻。生。急。捉。其。臂。隨。手。縛。倒。如。一。團。粉。雪。飛。墜。亞。山。臺。之。情。然。無。適。矣。是。仙。是。鬼。益。莫。測。其。蹤。影。三。年。日。出。候。女。不。至。女。之。妹。賴。姑。偶。遇。其。生。正。苦。冬。寂。於。鏡。幸。鏡。竟。作。字。頭。姊。姊。而。問。曰。爾。亦。曾。讀。書。識。字。乎。生。曰。子。雖。不。肖。東。裝。遊。身。豈。有。才。家。不。讀。書。識。字。

者。謂姑夫有一。生疑之。再三察問。謂姑曰。吾清汝青年秀去。死期已過。尚不自知。生長既
劫。教呼吾家翁姑。以左道劫人財物。將欲舉事。必先殺一人。祀神開路。往往惡婦為餌。名
曰夫婿。而實一無所。吾自有知識。以見其出。而登壇上者。不知幾千百。即兒女。令
夜明。星爛時。始將及汝。生窘極。叩首乞。謂姑曰。吾何能救汝。汝欲解劍。還須阿姑。生問。計
曰。婦所以登壇。即進者。因攝麻履。六甲符一。逆上。體紅絲。三十六。汝搜括而盡之。彼必
不能脫身。苟得成其夫婦。而後以情義。之。自能免汝於難。生謹受教。始潛引去。生放視
。底。果如所言。急。入夜。女來。伺其。裝。登。而。就。之。女。意。似。覺。曰。婢。子。多。言。我。家
事。難。然。亦。天。意。也。既。體。投。懷。竟。成。歡。會。事。始。探。頭。窺。其。其。手。女。曰。百。年。伉。儷。萬。死。相。隨
何。待。君。言。急。起。以。犀。釵。擊。於。頭。腦。生。肩。荷。之。曰。往。北。約。行。三。十。里。俟。雞。聲。一。鳴。即。舍。之。而
走。行。二。十。餘。里。待。妻。來。時。好。共。發。也。生。謹。記。而。去。女。伴。告。父。父。乃。大。怒。跨。馬。欲。追。女。曰。追
之。不。獲。不。如。飛。劍。以。斬。父。從。女。言。擲。劍。於。庭。去。向。白。鶴。一。閃。即。然。墮。地。血。流。漆。斑
痕。猶。濕。也。時。生。出。北。郭。門。約。行。三。十。里。杖。頭。雞。聲。大。作。急。委。之。於。地。鶴。白。光。下。注。而。雞。聲。遂
無。聲。矣。又。行。二。十。餘。里。筋。力。已。疲。懸。於。樹。下。見。雲。中。一。鶴。飛。墜。女。已。控。背。而。來。做。之。一。紙。鶴
耳。笑。曰。大。劫。已。過。請。歸。鄉。生。曰。奈。汝。父。何。女。曰。左。道。無。長。策。五。十。里。外。不。能。及。也。候。晚。而
行。不。匝。月。信。歸。故里。生。健。戶。請。書。假。報。與。女。誠。謝。為。樂。一。日。有。女。子。闖。然。而。入。視。之。謂。姑。也
並。起。而。趨。謂。姑。曰。自。歸。去。後。父。母。強。妹。為。代。妹。意。不。屑。為。至。違。其。怒。日。遣。數。輩。幸。老。父。赴。天
魔。會。去。乘。間。而。逃。復。思。伶。仃。窮。質。絕。無。親。事。可。依。故。一。路。問。程。相。投。至。此。女。大。喜。生。曰。妹。來
亦。大。好。但。非。獨。非。歸。家。何。以。位。置。女。笑。曰。我。本。無。賴。君。宜。報。德。堂。上。英。皇。其。例。自。可。擬。也
即。出。簪。珥。為。額。姑。上。頭。謂。姑。頗。頹。卻。之。曰。妹。子。此。來。不。過。作。開。門。冷。燕。豈。求。野。鴨。入。籠。鴛。鴦
乎。女。以。正。言。謝。之。始。無。異。語。正。與。今。交。拜。有。道。者。自。外。而。來。笑。曰。得。婦。之。言。今。願。驗。石。生。敢
謝。之。二。女。相。顧。曰。似。吾。父。之。師。也。道。者。曰。其。爾。父。學。仙。不。成。流。為。左。道。而。復。借。吾。教。中。飛
符。道。甲。術。術。日。濟。其。痛。加。訓。誨。固。有。後。心。必。至。一。朝。剪。滅。因。惜。女。子。無。辜。亦。遂。誘。殺。故。引
大。師。入。幕。轉。觀。相。機。脫。汝。等。於。水。火。中。耳。女。問。父。母。無。恙。否。道。者。曰。此。刻。一。番。開。運。即。汝。全
家。家。傳。時。也。二。女。大。哭。道。者。曰。是。渠。惡。報。何。哭。為。佛。神。竟。從。生。靈。探。其。根。果。於。是。日。為。官
置。搜。捕。斬。首。而。歸。益。信。道。者。之。神。也
鐸曰。化人城裏。不少魔。鬼。鬼。母。兒。孫。終。入。大。菩。薩。蓮。花。鉢。底。一。日。回。頭。同。伴。迎。底。二。女。之
得。脫。是。借。仙。家。妙。指。而。離。佛。門。苦。劫。去。行。險。微。信。今。古。有。幾。人。哉。

洩氣生員

卷五

三

臨。遭。夏。生。名。器。通。性。學。錄。舉。子。業。每。一。藝。出。羣。必。講。笑。之。偶。應。童。子。試。制。葉。為。入。邑
。後。赴。歲。試。自。分。必。居。第。等。道。下。者。於。市。占。六。得一。張。曰。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君。子。道。之。必
得。其。名。卜。者。舉。手。賀。曰。君。文。必。冠。軍。夏。生。喜。揚。言。於。眾。眾。曰。即。學。使。兩。眼。言。猶。亦。知。香。臭
三。等。以。下。君。器。平。或。有。異。也。夏。生。大。怒。時。學。使。某。公。奉。命。督。學。西。安。臨。行。辭。座。師。某。尚。書
書。西。安。人。意。其。有。心。屬。士。極。力。請。教。尚。書。下。氣。偶。與。相。起。座。某。公。疑。有。所。屬。意。即。之。尚。書。曰
無。他。下。氣。通。耳。某。公。唯。唯。以。為。夏。器。通。必。座。師。心。腹。人。謹。記。之。後。公。按。臨。西。安。果。有。夏。生。名
器。通。者。為。試。他。細。閱。其。卷。詞。理。純。樸。真。堪。捧。腹。以。座。師。為。屬。不。得。已。強。加。評。點。元。一。單。某。公
請。生。大。詳。繼。思。某。公。本。名。翰。林。閣。文。必。有。真。氣。夏。生。又。賞。士。絕。無。爾。節。可。適。乃。以。為。藝。而。高
居。僚。等。殊。不。解。後。公。任。滿。入。都。志。請。某。尚。書。尚。書。甚。為。憐。惜。久。之。忽。大。笑。曰。君。誤。矣。是。日。下
氣。偶。洩。故。作。是。言。僕。何。嘗。有。所。屬。也。某。公。悟。亦。大。笑。後。傳。其。事。於。西。安。諸。生。之。疑。乃。解。嘆。以
洩。氣。而。職。功。名。雖。為。士。林。所。笑。不。猶。愈。於。滿。紙。銅。臭。者。哉
鐸曰。古人命名。義各有取。庚人懷。字名太白。岸微乞嗣。在魏。魏。高。琳。應。得。賞。之。微。杜。溫
叶。試。啼。之。識。吾。不。知。為。夏。生。者。何。獨。取。此。嫌。名。以。為。後。來。吉。兆。耶。相。繼。云。鼓。道。豐。文。運。通。則
功名中人。此為第一嘉名耳。

卷五

四

菜花三娘子

倣形已耳

西。蜀。李。太。文。登。第。贈。於。吳。江。今。何。君。公。寓。時。亦。有。在。座。各。微。舊。事。太。史。曰。吾。鄉。有。瘋。名。金
。子。早。身。自。食。於。吳。奇。前。十。王。殿。左。席。下。一。日。乞。於。富。家。歸。而。痛。哭。吳。問。之。曰。人。生。等。七
尺。耳。彼。榮。富。家。衣。不。儲。日。報。婚。妻。美。妾。以。為。樂。而。我。寒。餓。若。此。何。恨。心。問。去。不。公。一。至。此。處
已。而。仍。宿。所。下。見。十。王。召。之。入。曰。爾。勿。怨。吾。為。爾。易。之。命。鬼。判。先。易。其。舌。曰。是。當。日。將。軍。曲
良。翰。用。以。噴。駝。峰。笑。爾。易。之。則。山。珍。海。產。可。長。飯。矣。又。易。其。肩。背。曰。是。當。日。王。破。青。鳳
毛。裘。者。爾。易。之。則。雙。封。父。可。衣。御。矣。并。命。易。其。下。體。曰。是。當。日。漢。帝。入。溫。柔。鄉。占。三。十。粉
黛。者。爾。易。之。則。蹴。球。博。首。可。長。權。矣。瘋。句。大。喜。叩。謝。而。出。繼。而。天。晚。寒。取。殘。羹。餚。飯。以。進。瘋
句。大。怒。曰。吾。將。磨。殄。若。多。以。此。污。我。舌。難。進。以。破。神。又。大。怒。曰。吾。將。破。錦。繡。勿。以。此。辱。我。體
妻。請。讓。之。句。愈。怒。曰。我。且。脫。以。金。屋。貯。阿。嬌。看。汝。黃。面。塗。子。何。在。送。金。枕。耶。妻。駭。立。請。教。句
大。言。以。述。之。妻。大。笑。曰。若。是。則。爾。猶。忘。卻。一。件。事。句。問。何。事。妻。曰。滿。身。都。被。釘。只。未。換。得。石
。鐸曰。惟。瘋。故。妄。推。妄。故。愚。爾。老。作。此。戲。可。以。杜。矣。太。文。發。此。論。可。以。醒。愚。

宜與北鄉有女崇號菜花三娘子俗傳五聖第三郎之婦隨人而遁者故是鬼水不入城
惟崇惑鄉間男子村莊某翁有子名福郎春日獨行陌上見一婦年番稍長而風韻然於
狹岸交臂而過福郎潛以手挽其腕婦格譽一笑即攜俱去至一處無門庭室與但見小
斗室中橫白木榻榻上衾褥具備婦曳令並卧解下體態未迎就之福郎初發研奉刀不中
竅妻婦引手導入窺盡其具之何城心受困倒戈直進婦而起而福郎沈沈睡去矣翁失
其子尋至陌上見福郎於菜溝中赤身酣卧扶掖而歸久之始醒至夕見婦人舉臂笑入曰
福郎郎當取人猜與今當張旗列鼓與娘子軍下長夜戰也登牀入被重與交接而福郎益殊
畏縮婦狂態復作移盾就矛相強馳突福郎三遺矢復潰圍而避婦曰如此教戰終於怯
敵是戒兵也悄然出舍而去明夜復來攜吞膠食之術圍掠掠徹夜慶慶婦喜曰有所恃
而不恐福子尚可教也自此無夕不擾即即離冠而削日就柴薪行驅術樓都不暇時福郎
有妙適城中李氏為五聖第三郎所惑亦將就姑塔令健婦負負至岳家為避其計翁方
憂子之死復見負女入門益增焦急一更許見婦入子舍去少頃三郎亦至搜得女擁抱於
懷勢將就淫忽見婦從子舍出三郎大怒揮其髮擲於地下曰逃亡婦吾弄汝十數年逃宜
淫於此以掌地頰者百數婦伏地哀泣三郎顧女嘆曰吾淫汝輩多矣此婦之不貞亦上天

卷五

五

所以報我也汝請速歸仍先夫婦之好而今而後吾當斯除惡婦屏跡荒山斷無類入汝家
矣子畢曳婦竟去而兩家之幸俱絕
鮮以崇驅邪事屬劍圖亦幸其冤家逢狄必耳說妻出醜為子收心有淫行者蓋以是警
草鞋四相公
草鞋四相公不知始何名兄為草鞋三相英俗於除夕前款神事奉草鞋三相草鞋以香泉
雖非正神亦崇姑為公之屬也草鞋三相英俗於除夕前款神事奉草鞋三相草鞋以香泉
九未嫁夜見一丈夫錦袍烏帽絕類青官而下曳草鞋一雙顛顛而來女驚欲避而舌已塞
口且四肢旋地不能支拒妻曳登牀任其纏纏繼而只我草鞋四相公也與汝有緣能從我
當為汝福天未曙慈恩而去明夜倍四五客來置酒高會命女綴於末座中有一客淫熱此
類以足下草鞋女雙履羞縮而起四相覺之詞詢其家客曰尊夫人精藏錦被祇合備草
鞋與草鞋人伴作伴草鞋不離四相起日祝著一客曰草鞋家固久風雅雅近且破草鞋亦
非下谷也坐拍手大笑四相竟稍解遂酌大觥為令而後有戲其新婦者三戲七何客又
登狂刺備中果斷女面四相引杯令飲客出百錢置席上曰予不能飲願以此贖罪四相笑
約請仙客曰仙客曰百文錢當新婦真草鞋人本相笑釋然而起一側而散四相留宿女家

深以草鞋為辱轉燥不擇去四五日不復來怒一夕由吉莫辨然至手翹其足置女膝上
胸盼自哀曰吾今而知為難之得象也一經著脚則舉趾高矣正欲脫靴就寢突有黑面赤
鬚者排闥而進曰賊狗奴還我靴子來四相慌伏地下黑面赤鬚者曰吾鍾某讀書成進士
故奉上帝命穿吉莫辨以飾觀瞻汝一市井無賴子幸乃兄以草鞋起家即當格遵家法守
汝做賊敢盜我名器假冒士林宜淫圍圍罪何可恕命去其靴以兩手倒持其足大笑曰
如此一假泥濘消交得幾許福分若然一餐身裂為兩飽噴之提靴竟去女驚絕半日而鍾
復適里中某氏子勸其一生勿著草鞋始有履車之鑿耶
鍾曰白丁受著草鞋因此物原不在禁例也然牛蹄犬爪何處清此罪過幸鍾先生長守後
戶不累登堂入室不居然履屨常素哉

訟師說訟

江以南多健訟者而吳下為最其性貪黠善作訟詞一日夢鬼役押赴閻浮殿王恐
索判其父曰士農工商各有恒業爾何作訟詞答曰子豈好訟哉人以金帛啖我始卻之
而目眈眈出地不得已諾之繼鞠其子曰是汝之過也使我生而手不仁烏乎作狀詞王曰
爾等快何能爾爾倒黑白若此曰是不難柳下惠坐懷作強姦論管管吾愛爾也可授後奪

卷五

六

田產律也王曰是則証直為曲矣而曲作直則何如曰是更不難做象般兄是遵父命陳
平滋彼可曰獲滿也王曰是則然矣其如聽訟者何曰取以其方則賴子拾塵見於鏡曾
母投符亦欺其子况南而折獄者明鏡萬懸有幾人哉排之闔之插之伺之多為拔葉以眩
之旁為証佐以牽之遇廉善史救之會船史窮之我術幾不濟矣王怒命牛首挾其父復眼
而斷去其子兩臂仍命鬼役押回比醒父子各如所夢聞於當事謂若輩既遵冥詞訖
可少息越數日命齊吏往視之見赴懸者株金執帶環伺堂下其父南嚮跌坐一榻團團眼
喃喃口授而其子旁橫一几以脚指夾五寸管運寫如風管吏歸述之當事者嘆曰使州縣
盡作活閻羅此輩亦不能除也可懼哉
鍾曰於易乾上坎下為訟象曰天與水違行嗟乎彼蒼者天乃亦當訟哉吾不知為之師者
順天子抑逆天乎且其辭曰有孚室是故欲無室者必求師
名妓活名
黃竹浦齊之技賣生入都適遇吳橋縣有友人客於署訪之友人曰此間有名妓祝慶娘曾
見之否黃曰未也遂相將俱往至則粉牆朱戶不似此地之茅蠟蠟僻者即有一蒼髯叟選
坐獻茶茶畢又一老姬出語活潑使導入內室四壁黏名人題贈中懸二番觀兵書圍著

設為皮几者非筆牀。其儀瓶插紅梅一枝。含蕊未吐。夜有小鬟上前。啟白曰。慶娘若宿醒。今已起。向窗下理妝矣。乞責人少俟。久之。又有一小鬟出。報曰。慶娘已竟。因春夜伏枕少睡。候稍醒。更不出見矣。察其意。似大於責者。而黃以候見美人。當俟海棠睡足。姑耐。心以完。而目注塵閣。不暇他視。又久之。老嫗出。提簾。慶娘至。黃即晚之。而粉班。眉脣。脂粉。鬢髮。皆整。碩腹。大如三石缸。大步而前。髻鬢。連繩。河清。船過。關。連。遂。大驚。顧友人曰。名妓若此。羞煞。黃臺矣。友人自悔言之。孟浪。過。去。而慶娘殊無愧色。從容謂黃曰。名妓與名士。若何黃曰。奇耳。慶娘曰。若然。則名妓之稱。安何愧焉。夫名士操三寸管。馳騁詞壇。使天下想望風和。亦重其內才耳。妾之浪得虛名者。不在脂粉之微。而在林席之貴。工夫也。黃笑曰。何謂工夫。慶娘曰。有開合。有緩急。有搖擺。是即名士作文。務倫耳。何謂為貴。黃大悅。遂與結。繼而謂慶娘曰。溫柔鄉。洵有真樂。技西子。眉。黛。潘。妃。足。割。女。營。之。陰。漢。而。無。生。氣。是。猶。購。十二。金。釵。圍。日。懷。抱。之。不足。令人。真。箇。銷。魂。也。不。半。月。喪。其。寶。斧。未。及。廷。試。狼。狽。歸。友人。知。之。嘆。曰。今。世。之。翩翩。然。號。稱。名。士。者。定。有。一。篇。假。議。論。七。名。釣。譽。不。意。名。妓。亦。流。黃。生。適。墮。其。術。中。而不。悟。吳。名。士。之。智。又。出。名。妓。下。矣。良。哉。

解曰。歷來名士。言古學者曰。宋唐曰。魯。至漢。人止矣。而此妓工夫。則天姥之所教。軒皇也。古

歌云。某女為我師。伏態。某方是真古學。其真名士。

沈德備
粵西柳州府。有土地廟。下坐一神像。貌猥。單袍角帶。土人呼為沈德備。選郡守。廟則兩手納於袖。袖如金鼓。者守其郡。則伸手作乞錢狀。先是某公來守郡。頭寶無厭。神手出袖者一尺。而某公欲自肆。陰使心腹。夜詣廟。強挽入袖。明日視之。轉益五寸許。且手指堅握。不可開。某公文。其往。然不自日。神手相。又數日。漸入。袖。某公私嘉。神靈亦受賄賂。而不知已掛彈章。則守鹿公。至矣。鹿公名。足。顯。于。表。姑。又。以。中。書。陞。主。政。外。復。郡。守。性。頗。狷。介。故。神。預。兆。之。一。日。神。手。亦。漸。出。袖。公。大。驚。私。自。檢。察。蓋。屬。吏。飽。為。走。兩。箱。中。納。金。三百。公。不。知。而。誤。也。及。及。之。神。手。亦。漸。縮。由。是。終。其。任。不。名。一。錢。

石炭
吳門小橋。里。弟。某。春。日。避。酒。浪。亭。談。興。甚。見。碑。下。屬。不。識。也。誤。以。為。龜。競。摩。其。頂。曰。汝。前。生。前。何。重。尊。今。向。人。前。出。醜。若。是。大。笑。而。去。後。值。母。誕。辰。夜。演。鴻。門。宴。雜。劇。聲。名。在。座。忽。場。上。樊。噲。提。刀。且。前。王。背。畫。失。色。大。呼。曰。我。前。生。神。也。本。為。龍。子。上。帝。降。我。有。勇。無。文。故。

負石學宮。今稍窺。又墨不章。角形。春。空。賦。如。缺。詠。為。龜。安。如。爛。笑。法。一。市。井。無。賴。平。日。惟。簿。不。偷。吃。飽。子。亦。醉。其。所。謂。神。似。非。形。似。者。乃。不。自。量。反。謂。于。人。前。出。醜。今日。何。空。滿。堂。且。與。折。證。此。業。言。畢。提。刀。欲。刺。兩。弟。兄。聞。伏。乞。命。客。亦。代。為。哀。救。因。偷。而。笑。曰。留。骨。而。費。其。生。而。曳。尾。於。塗。也。幼。教。也。撒。手。登。揚。仍。演。鴻。門。劇。本。依然。一。樊。噲。耳。問。之。亦。不。省。吳。下。官。傳。其事。遂。置。某。於。不。問。後。兩。弟。兄。復。例。入。監。人。猜。呼。為。衣。錦。榮。歸。云。

解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然未免。而虐矣。

諧釋卷六

吳門沈起鳳桐城氏著

上清宮除妖

兵郡三茅觀東秋姓為某司馬家之僕司馬有女巢於故百計違之不去因書片狀命狀赴龍虎山乞天師治之至則門庭宏敞宮殿森嚴處處懸牌書神將名守境司關者入內啟票約兩時許召狀進見狀法官擁天師出虎皮椅坐蓮華帳中金印寶劍陳列法座狀匍伏簷下呈狀法官法官轉呈座上天師細閱一遍搖手擗扇沈吟良久與法官耳語不知作何詞即以片紙付狀令上清宮道人作法狀街命去見一道人布巾短衣擔囊於野隨出天師書示之道人收視不覺失笑曰天師費符錄傳錢動以萬計曾不一注念呈殺生害命事報煩我等亦大可笑因出一小木盆注以凉水取銅鏡仰覆其上以筆蘸墨塗鏡面無倫亡何水沸如湯熱氣一縷上衝霄漢忽若熱一簾熱氣下注水滾如珠而盆中已無涓滴道人曰除矣狀喜謂道人曰歸語主人必當厚報道人冷笑不言狀其具仍擔囊大步而去狀遂覆天師命取路而歸述諸司馬司馬家果於是日是時女室中霹靂一處下血如雨而其狀頓絕後司馬具白金百兩布袍一襲親詣上清宮酬謝而道人終不可見遂歎息而反

鏗曰其太本頓者必不裝大幌子故布衣擔囊中有琴琴手段而人乃於富貴中求奇士是猶向蓬華帳底買符籙也

森羅殿點鬼

李君名堡吾鄉名進士也任甘肅會同縣令改補安慶府學教授才身赴任而前任卷口未歸者寓十王殿廊下一夕聞殿上人聲鼎沸李起視之見燈燭輝煌香案筆兩張紙條案面亦點鬼而帶者皆冊侍立東隅亡何王者冕旒出次第參謁王曰三十年不稽鬼錄恐滋積弊今當細核母稍隱微案面亦點鬼者即捧冊上呈隨有荷松帶劍輩由東廊魚貫而進唱石畢偃蹇從西廊出繼點句魂簿唱名再四無一人應者王曰惟命鬼八萬七千何無一人在案面亦點者上前啟曰奉後殿轉輪王命俾勇者為壽女者為劫查託生人世夫王愾然曰句魂簿魂冥府自有定限使若輩流毒天下恐投到者無已時也又點鬼錄簿即有一胥吏趨前稟曰前鬼門關守者失於防檢諸鬼乘機逃去今查倫生陽世王問在陽世作何事曰大半作縣令王曰若輩理頭地獄榜脫垂千百年今一得志必至狼餐虎噬生靈無噍類矣胥吏曰請仍押回可乎王沈吟久之曰此亦太費事能忍飢者聽之飽饑勿餓重者則其樣樣俾子孫窺入卑田輕者降作冷官使凍餓終身還其本相可也李伏障以窺

不覺失聲大笑一時燈灺盡滅殿上絕無聲響後晤子於泰淮客館詳述之屬筆以紀其事鏗曰吾聞李君在會館時或服假賊頗著勞績其改就學博亦急流勇退意也當書一聯贈之曰秀才才學皆吾輩俗吏能修到此官亦可想見其人矣此殆其游戲之談耶

蘇三

劉生名傑字玩如已酉應試白門寓丁家水閣先是晉陵某公子費千金定花叢曲中諸妓有文狀一文探花之名文探花者隨母姓蘇氏字錦英以其行三摩呼為小三云蘇劉生名乞同色查君為介顧連一顧劉笑曰琴心粉黛萬嫩香埋一片春淮久已鞠為茂草安有板橋舊能歌白練裙者查君德再三要退而去行未數武值舊識黃生強逼還寓甫登堂見一姬兩鬟堆養利如雪著翠翼衫左右袒露紅牆一抹下曳冰綃粉白足拖八寸許蝴蝶履見客來不甚酬接摩兩臂金條脫綽然作響劉厭薄之黃曰君勿白眼觀此泰淮文狀元某姬也劉笑曰狀元身價果是不凡然君司空見慣僕不能向石榴裙底攀高謁貴恩告別急欲回寓查曰未到桃源何言追趕劉憤然曰狀元若此探花可知吾甯識英雄於孫山之外不敢向及第花下掄才矣拂袖竟歸查述諸小三從首不語既而數曰前明復社諸君中周廷儒儒進士此諸佛頭者實不幸與若輩聯名宜為其流唾棄也榻床一懶潛潛淚下

卷六

二

查勸勉地止後生武舉停查旋里買梓武定橋東見一姬病容愁態臨流倚欄而移履驚影湖水皆香劉數目之顧查笑曰何處驚鴻翩來洛浦查曰是即予所薦之文探花也劉大海曰因父業蘭惡鴟鵂鳳吾知罪矣急維舟過訪並謝前愆小三曰君子觀人必因其類通人持論不拘於名但得終身青眼亦何恨相見之晚耶劉大笑小三張足敗之酒三行劉過席而起曰僕固鍾於情者但狹邪之遊生平未習今日散髮已同祖帳請留數語當雪泥鴻爪小三覆素巾素上劉披筆題水調歌頭一闕曰敲斷燕奴股錦瑟不須彈鳴唱兒女恩恩說向鏡中驚像是修文種子卿是修眉仙史同押紫宸班小詞三千餘來往只人問解佩小苔砌味露華美女那花放一樹其此玉開于昨日青州買醉今日青樓買笑明日買青山僧德共卿賦雙鳳月中蓮蓮舉榜人航催解解與查登舟而去白下諸名士傳為美談至有作長歌以紀者自此探花之名大著而所謂文狀元者門前冷落車馬稀矣

萬九

丁家水閣與劉生同寓者程生振聲程自依亂文奇詩亦作會行濟米一奴名萬九查

此物如玉我於成歲急命擇隙地而埋之樹以片石號報恩家公亦遠矣
鐸曰其非當困頓時哀我念我皆受恩深處也不然誰能千金報德何少年之於等欲深母
之似哉深憐兒動以賑此報恩道形耳耳

立家所以報恩固已然何以勿殺之為愈乎或曰誰之兒死於聖帝非兒於劉公也
今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良友吾得報此例以責之受業謝懣附
誌

夢中夢

曾孝廉北南宮試舉一老僕東裝北上夜投留宿廟時已昏暮解鞍即憩偶步門外見無揚
夾岸長板紅欄斜橫春水旁花數千樹有翠鳥鳴其上曾踏橋度岸見一家園門洞開
徐步而入文窗筠疏繡閣參差獨廊曲折真道內殿珠箔數重瓊鉤斜捲水晶屏後設珊瑚
床一具海紅帳垂垂未下角枕錦食廚前噴溢在橫枕小几鏡曰未收粉奩半放膳瓶內
碧乳小瓶安落胎合旁開翹鳳聲瑣碎而響曾驚履屐暮間視之閣中細君也曾問何得來
此笑曰即君新購之別墅何善忘耶曾亦不復省憶離座却步忽外廟馬騰入沸起詢之蓋
迎新殿與赴查園宴者曾即跨鞍駒從專去十里花處萬家知閣金瓶玉粉紛紛自夢中罷罷
語

卷六

五

而歸夫人迎門相候焚香雙燭話昔年寒窗夜讀相對各有喜色已而就寢私念夫人年齒
稍長今富貴若此何不廣列金銀以充下陳方仗枕即有一人投刺門下云是富家某交結
新貴特以十斛珠購美姬四名備充妾媵曾大喜立命召入亡何粉黛綠侍立滿前態度
環肥皆佳妙曾恐夫人妬妒引入別院詢其小字豐肌者曰娟娟文弱者曰楚楚明眸秀
眉者曰倩倩垂髮掠作斜髻者曰春柳某命娟娟展褥楚楚抱衾倩倩列繡枕春柳代除冠
服某先裸體入肆視諸姬紛紛卸裝解羅襪綵綵編裙脫鴛頭鞋合歡襪子解絳結提桃花
襪雪肉粉肌爭來就宿須臾左香右黛玉體橫陳八瓣香蓮高挂競舉曾搖搖不知所向忽
聞脚後夫人高喚春夢頓醒因大嘆曰爾何太絮聒夫便片時溫柔鄉早入夢矣夫人亦謂
讓曾憤甚曰我當日寒賤賤時步艱加約束今幸大富貴汝家自有制度豈由燕支虎風流
棒喝哉夫人著衣起向壁而哭曰薄倖兒記否汝失節時至晚不得一頓齋拔釵釵髮鬢
幾易斗米今驟得志動輒加白眼結髮情何在也曾正以新貴自居聞夫人摘舊日珠冠負
氣不肯下拍枕大呼曰一副五花結看汝何顏消受也忽聞耳畔有笑聲曰相公夢魔取紐
枕迎視一老僕向燈下披襟搨扇而已曾疑神羊胸插被大笑僕竟茫然

鐸曰人富春夢醒未有不失笑者豈知身猶在夢中耶惟至人無夢因其無當官心亦惟思

人無夢因其無當官福

身外身

太史某公未第時聞雲隱寺老僧法覺得理門宗旨投座下乞為弟子老僧取庚申布篋且
久曰汝骨相是佛門種子而命猶當富貴未可驟也公固哀之笑曰此于老僧甚事且須取十
二年富貴還復來公涕泣不肯去老僧憐憫仗送之公下階傾跌旋起趨去歸而若癡日則
誦書夜則如依老僧座下摩經聽講因復詣之老僧閉門不納曰汝欲向此處討面目須還
我禪杖來復提擲仍舊之老僧閉門如故已未南宮報捷官翰林嶽又主湖北試入則王
堂出則駱帳而蒲團佛火未嘗一日不在夢寐中往其十二年屈指舊約乞休歸聖於是星
夜馳驛不一月已抵浙界復宿荆家旅店許去靈隱寺不遇十五里而轉輒伏枕心急不能
成寐擁被焦思伸脚忽墜起視之則靈隱寺丈室也一龍湫火焚燬佛座百衲揮衣左縫右
結厚其頂光滑無纖髮大驚急詣老僧座下而老僧閉目垂眉正當入定約兩時許老僧
始出定公伏拜地下乞求慧指老僧微笑曰汝被攝在此十二年矣至今日尚饒台耶公頓
悟明日刺家旅店不見公起揭被視之止一禪杖大駭備尋不獲聞公有老僧之約積至靈
隱寺見公破衣垢履居然老衲問之曰昨思驚汝策潛飛來此弄語諸君勿相念也繼以
語

卷六

六

禪杖呈公公笑曰癡拐兒十二年富貴賴汝替却自後謹守禪門勿再跌入塵寰也僕從軍
不知所云嘆息而去
鐸曰仙家有分身術而佛門則無益大慈悲不欲以幻術欺世也公耶杖耶非耶其耶吾何
得而知之耶

香粉地獄

河南楊世倫世家子自幼識掃帚氏會吳氏擢江南郡守楊奉母命前往就婚中途病於客
邸病中恍惚見鬼役持羅來旬至冥府王者勸其里居姓氏不符叱鬼役曰吾命爾向湖南
王士倫何錯至此痛扶之命楊仍回陽世雨下殿過亡友殷仲琦訪其何以來此楊具告
殷曰予近在楚江王殿下作錄事今幸稍暇汝歸恐未藏路當送汝行楊大喜相携俱去約
三里許見一處文窗繡閣鐵水而居門外抹粉障袖者三三五五見客不甚畏楊異之殷
曰此香粉地獄也楊問若輩何人殷曰陽世官宰犯貪酷二字敗處者遭國法稍或漏網吳
府錄其幼媳愛女入青樓以償孽債今之倚門賣笑者皆爾閣中千金珠也正嗟歎間去扉
一老嫗出與殷似識識者笑曰貴人久矣步涉地公乘好風吹送得來也復過門不入即強
拉服袖不得已與楊偕入即有兩粉頭愁笑而出爭道寒喧楊詰其小字殷曰此名翠娟此

名譽如皆北里中楚楚也... 酒翠如轉... 陽世雖有... 夢一幽... 楊排解... 王楊急... 奴至此... 通也... 皆避席... 老娘再... 掩皮... 語不知... 亦泣下... 子與楊... 郡守某... 殷向楊... 恍如... 由知... 夢是... 釋曰... 昏閉... 而日... 京江... 問關... 王若... 從內... 相見...

子與楊同宿... 郡守某捐金八百... 殷向楊舉手稱賀... 恍如夢醒... 由知楊備陳... 夢是路安... 釋曰婦女入官... 昏閉關中... 而日輪... 京江趙生... 問關... 王若宮... 從內徐... 相見...

作林... 弟匡... 冊... 兄... 有可... 光... 面... 過... 有... 筆... 交... 日... 輝... 周... 苦... 能... 長... 一... 叩... 素... 集... 又... 王... 賜... 空... 白... 作... 詩... 文...

周公... 苦母... 能詩... 長洲... 一人在... 叩... 素... 集... 又... 王... 賜... 空... 白... 作... 詩... 文...

解曰：莊子此詩禮樂家讀青之冬，意居然三百篇後，則音也。偷兒詩派中，此賦其末，尚矣。相橫塘夜出，若數若思，石崇筆，其絕世才情，畢僅能詩，所以為小竊耳。

識字大

孩時嘗一小犬名道實，雖入書塾，必捉抱與俱，偶嘗頭兒于讀書，輒注目凝想，若有所得。予奇之，戲書道實不許入塾，六字結諸塵隔，大審視良久，垂首喪氣而出。三五日不敢入塾，予呼之始至，益奇之，增其字曰慧兒。犬攝尾踴躍，作感恩狀，猶名士之愛呼表序也。犬自識字後，頗欲出格，食必擇點，履必擇地，偶出遊街市，竟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廢飯，蹴而與之，怒目不顧。去里中周孝廉聞而異之，配以乳犬，終歲不與同食，宿犬一無所好，惟好射擊中。為予守架上書，後予隨先大父宦淮，則置犬於家，倘遺老僕，必銜衣若問訊者，出平書示之，始撒跳去。垂三十年，聞其忽發狂疾，見鼠雖若，歎也，悉跳過，鮮衣華服者，必狂吠，因嘆曰：積性成癡，時士類然，然及乎常性，恐自此取禍矣。不半載，為東鄰子咬，以竹弓而斃。家中人因予奏，於庭諸桑樹之下，誌以片石，曰識字大。繼聞此者，終日叫號，亦觸牆而死，謂然曰：我則其室，死則同穴，是其苦而節者乎？或亦識字者，猶介之報也。郵信命並瘞之，以全是大之志云。

諸

解

卷六

九

釋曰：識字為造物所忌，別道當生道中，最時才俊，微耶，及常性以取禍，真覺世之言也。乃始以狂死，繼以節報，或造物忌其生，不忌其死耳。鶴雖掛牌，人不識字，一番究竟，全賴不識字，故解若以此犬當之，未免試寒涼之劍矣。大而識字，誠為禍階。

共門沈起風桐威八者

有根女

長女蕙孫幼失母年十一歲姑父林為縣讀書蘭若山房一夕有夢其母一紫衣女郎披帷而入林詰所自來女郎曰適有一對項孝廉公績之神中仙薛潘等華幅一聯曰攝藍欄外採蘭花被藍衣人攔住林未及對蕙孫信口答曰執筆壁間題數月遺得情女蓮成小婢願女郎父曰爾女子吐屬然我飛瓊大姑子女郎曰不措不措飛瓊妙道成人間二十六歲時始歸蕙孫有蓮花根帶遺在浴池池十一年後抽條結葉必現空中蕙孫相即此是也蕙孫正欲故曰女郎收其靈骨想思而此

鐸曰騎牛石時曾現精魂乘驛馬頻呼妙子情到至無聊處住有此幻境

無氣官

京都琉璃廠有老翁獨榜於市曰能望氣識人官職於是登任版者肩摩而至老翁此之坐俱令望氣何乃從旁詢之曰此金氣也為翰林此木氣也為部曹此水氣也為中翰此火氣也為御史此土氣也為閣下此言之無不吻合者忽一人嗷嗷久之老翁沉吟其四似不

解其何官曰異哉似金氣而不秀似火氣而不旺似水氣而不清似木氣而不烈似土氣而不厚其在不德不吏之間歟詢之以挑道知縣投呈就教者乃知冷官閑秩皆無氣男子為之推其命數都不在五行中也

鐸曰豈敢放顛亦非作違惟我知我現身說法子攝彗星江處作廣文先生四書文附錄於此以博一笑不辭小官學也確在其中矣甚矣人之意在好為人師學而不厭何哉教亦多術矣身或一道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土地人民有官守者此之謂民之父母有人於此道于無財降一等既不能令不如學也及是時治任之一邦是亦為政請嘗試之將入門某在斯舍館未定奪其妻子如窮人無所歸其入斯出矣然後後入一修我屋從之者如歸市庶人在官者六七人惡而好自用飽食終日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伴一使自賦五十畝而寄去其籍其知其鄉雖有存焉者寡矣出願車馬用不足不可以為悅改之為竟不俟駕而行皆月必朝服歷年多爾然而日竟乞諸其鄰長以身有半三月不知肉味春秋祭於公必熟而薦之不素餐兮一樂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弟子以警交予何為不空薄乎云風其起乎文吾未嘗無好馬試劍不可與同羣而教育之宜子所欲哉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戒之在關坐吾見亦罕矣甘猶曰小童以其時考之擬其道也宜若登天然自行束脩

以上以待來年出舍於郊以釣鄉人皆惡之學之不識何為是柄柄者與是為欲富子有之子幾任窮國入皆賤之點爾何如謂之姑徐徐云爾如其其也亦有為者獲乎上有道矣而去之左望而市市利又顧而之他則必取盈焉難矣哉下焉者不得罪於巨室父母之年其晚也以禮受之而不報又稱貸而益之斯疏矣比及三年會計及其老也盡去諸良此貨獨欲能不能儉儉在位尊爵不能用也仍舊貫始將終身如何則可已而已而母自辱焉歸與歸與固所願也而今而後坐財有大道何必讀書君子無所事後吾所好如有復我者謂其人曰無羞惡之心然後為學乞人不屑也而子謂我願之手

鬼婦持家

蘭溪廉某中年失怙恃妻冷氏伉儷甚篤生子女各一甫離襁褓妻病瘵死婦妻歐陽氏美而悍適于女尤虐動輒詈罵小有不懌輒隨之某稍怒以色反舌嗚呼數晝夜不眠某不能堪憤氣出適遇雨入林谷忽踏地陷穴似值人屋脊上聞嗚呼有賊一人纏縛而下視之亡僕縛義也曰吾謂何人乃是小主釋其縛急入內啟曰亡何父母俱出抱持痛哭父曰兒來此亦是奇事且作半日聚遂導引入室見亡婦在窗下引鍼刺繡履某直前握其纖腕將拆契問婦解脫而走曰何來惡客某攔攔乃爾某瞠目不解母曰汝再娶某曰然母曰凡男子續娶後婦與前妻即無結髮情說相見不復者識母入內與婦耳語婦始悅然淚下某問家事某曰田園幸尚無恙但膝下兒女日懼某甚奈何婦向壁而哭某亦失聲大慟父曰汝亦既抱子適不念驚懼宜招媳歸宜毀巢而取子矣某由自作夫何悔乎母曰渠固不足惜尚當為宗統計之父母欲保嗣續在我賢婦母曰新婦久登鬼錄安得為兒援手父曰不賢婦吾拔之來汝早晚稍加訓誨即令新婦隨兒去借渠手足料理家務俟兒女婚嫁畢再當來此婦曰日在親庭何忍遽言離過母亦大恚父曰汝未為孝婦去為慈母於義兩全何必為此惡德令某偕婦出建梯屋角兩人拾級而登俯穴而窺猶見父母在屋角引領望也不得已攜婦遁而歸甫及門婦飄忽先入見兒女奔集爭來訴苦父出門後繼母以鐵杖擊某忍顏色慘然倒地而僵言未畢歐陽氏徐步而出兒女酸鼻爭索父衣作是避狀歐陽氏就其身時撫摩四鳴嗚泣曰我拋汝等未及三載不意憔悴至此審其音語類前是某大喜謂兒女曰此汝前母勿畏懼肥女目均相視婦問女曰昔我出舍中金為汝作銀臂今安在耶女曰娘頭上簪髮釵即脫女銀臂金所改作者婦曰吾安用是即拔髮遂為女戴父問兒曰我前挑百花迴響錦三尺為兒作繡帶今何不繫兒曰阿爺為娘故作繡履矣婦謂某曰惡鬼夜後婦無怪兒女輩受推折也某俯首謝過相攜入室見樂爐茶茗以及

笑曰先生大才僕所敬服但未克為昔人所誤客意固非違客如僕者亦宜俯眉而巾綢
竹哉蔣生大君而遠由是浙中聲呼為巾綢幕賓到處求薦卒無有聘之者
彈曰庚蘭成春頌芝蓋一聯子安似之名士作文亦有時令人牙慧也但一鶴聲飛上天
未許托根人偷得來 金根錯認弄筆誤書固屬千秋笑柄何以弋人何羨法言可以誤書
垂揚生肘南華不妨錯解名下好題詩詞壇積弊今古相沿於蔣生乎何尤

飯奴

萬涇景生客閩三載後航海而歸見沙岸上一人儂則碧眼蜂鬚黑身似鬼呼而問之對曰
僕人也為水而宮瓊華三姑子縷紫筒綠衣談斷其九龍雙斧投足以見放今觀泊無依
倘蒙收錄愚街沒齒生正苦無僕孳之歸里其人無所好亦無所能飯後赴池塘一浴即歸
伏暗臥不言不笑生以其窮海孤身亦不忍時加驅逐浴佛日生隨喜竟議請見老婦引歸
歸女子拜禮意雲座下白蓮合掌細柳依腰弄影流光皎若輕雲吐月拜罷隨老婦竟去蹟
之入於隘巷訪諸鄰右知女吳人姓陶氏小字萬珠幼失父為里黨所欺三年前隨母僦居
於此生以偷賃可唱登門求聘許以多金卒不允生曰阿母居奇不售將使令千金以了角老
則老婦笑曰監田豐登常聘何嫌且女名萬珠必得萬顆明珠方能應命否則千絲結網亦
難

卷七

笑越客徒勞耳生失望而回私念明珠萬顆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
忽忽忽忽伏床不起延醫診視皆曰雜症可醫相思未可藥也瘦骨支床慷慨待斃人
入而問疾生曰瑯琊王伯與終當為情死但汝海角相依迄今半載設一旦了先朝露汝安
道歸敵入聞其言撫床大哭淚流滿地俯視之晶光跳擲粒粒盤中如意珠也生潸然而起
曰愈矣敵入訝其故生曰子所以病且危者為少汝一副急淚耳速備陳醴末敵入喜拾而
飲之未滿其額轉嘆曰主人亦寒乞相得寶物作喜色何不少緩須臾為君盡情一哭也生
曰再試可乎敵入曰我輩笑啼由中而發不似世上橫橫者流動以假面向人無已明日
攜樽酒登望海樓為主人籌之生如其言後復望海樓見煙波浩渺天無岸敵
人引杯取醉作說波宮龍曼妙之舞而眺朱岸北顧天城之架碣石盡在滄波明滅中嘖
然曰滿目蒼涼故家何在奮袖激昂慨然作思歸之想撫膺一慟淚珠逆落生取玉盤感之
曰可矣敵入更從中來不可斷絕敵聲一穢淚盡乃止生大喜選之同歸敵入忽東指笑曰
赤城霞起生登樓上座近跨龍梁瓊華三姑子今夕下嫁珊瑚鏡對紫仙史僕與限已滿請
從此遊身一躍赴海而沒生恨然獨反越日出明珠登堂納聘老婦笑曰君真癡於情者
我不過以此相試豈真賣閉中女而願求法計哉卸其珠以女歸生後誕一子名夢誠志不

忘作合之錄也
鐸曰借窮途之哭為寒士之媒敵人之所奇矣吾更奇子阿母之始索其醜繼卻其珠使絕
代婚處聞房以氣否則量石家一斛珠雖高掛屏價亦何異賣菜而求益者乎

大婢

清平王太常乞假歸里夫人欲購一婢有貧婦攜女來面黃體瘦日灼灼如犬聞其直索金
百兩夫人笑曰爾女雖拙若何所長而視其奇貨耶貧婦曰是兒雖陋然天生慧眼能於
昏夜視物洞如白晝夫人曰姑留此試之貧婦去至夜諸女伴於燈下鋪木常朝願命其穿
鍼暗處易如投芥夫人喜明日如數子之名其婢曰喜兒喜兒不惟內慧善伺夫人意且夫
人鍾愛幾與諸子女行夜輒引以為戲時出金銀臂釧約指於黑夜博弄能辨其色高下或
取千錢撒布暗室中令喜兒往拾不遺一錢嘗謂太常曰紅線掌腹芳姿咏扇即劉家俊婢
誦得靈靈光賦賦總不似我如願兒勝妻利市費眼費也一夕太常秉燭入室為吏部某公
作墓誌急欲推事班史遺喜兒於書架上取第幾部第幾卷書喜兒察聲而去往返數次徒
手而來誌之類立不語太常曰暗中搜索本非勿事因自起特爾出外揀之架上其書竟然
其笑謂夫人曰卿家碧眼兒亦迷五色哉夫人不解但覺其機喜兒曰夫人誤矣昔阿娘中年
時

卷七

不肯祈嗣楊太尉利命以座下天托生為女故婢子偏體嚴密雖覺解獨獨但夫之為物過
金銀什物雖黑夜能見之若文章翰翰縱光天化日中睜目不知為何物况於昏暮間求
之手夫人慨然為聞曰素人用夫宜明於小而暗於大也自今以後吾知悔矣太常曰不然
眼前碌碌豈止共策比過財物則雙眼俱明過文字則一丁不識曾夫之種類耳奴價倍博
未是知言夫人適大笑而喜兒之寵不衰
鐸曰朱氏金鈴梅花度曲陸生黃耳落傳書誰謂文章詞翰非書類所敢近哉但度曲而
不知曲中之義傳書而未識書上之文素人用犬終非長策

鏡錄卷八

英門沈氏祖威氏著

棺中鬼手

蕭山陳景初。客天津。後來歸里。路過山東界。時歲大饑。窮民死者無算。旅店蕭條。不留宿客。投止一寺院。見東廂橫棺三十餘口。西廂一棺。蕭然獨存。三更後。棺中盡出一手。背焦瘦黃。指惟西廂一。稍覺肥白。陳素負膽力。左右顧盼。笑曰。汝等窮鬼。想手頭窮。手頭窮。我乞錢。那解囊。客連一大錢。子之。東廂鬼手盡縮。西廂一手伸出。如故。陳曰。一文錢。恐不滿。名貴。吾當血之。增至百數。兀然不動。陳怒曰。是鬼。太作喬。可謂貪得而無厭者矣。竟提兩貫錢。置其旁。鬼手登縮。陳訝之。移燈四照。見東廂之棺。皆書錢。民某字樣。而西廂一棺。上書某縣典史某公之柩。因嘆曰。飢民無大志。一錢便能滿願。而四公憤。書儀不到。其數不取也。已而。陳解囊。蓋因棺縫頗窄。鬼手在內。強拽。苦不得入。綽然一聲。錢索盡。斷香。蚊拋散。滿地。鬼手又出。四面空。而無一錢入手。陳睨視而笑曰。汝貪心太重。購得一便空手。反不如若輩小器。置還留下一文錢看。實也。而手猶拘攢不已。陳擊掌大呼曰。汝生前受兩貫錢。便坐私衙。打瓜林。督家門作大馬。究竟積在何許。何苦今日又弄此鬼態。即言未已。聞東廂之鬼長嘆。而手亦遂縮。天明陳寒寒。就道。即以地下散錢。寺僧為房資焉。

卷八

錫曰。官愈卑者。心愈貪。若輩之醜態。何可言也。乃生既如鬼。死復猶人。豈冥中無計吏之條耶。東廂長嘆。想已早識其醜矣。

鏡裏人心

揚州興教寺。寓一樞虎。樞者。自名磨鏡。腰間懸一古鏡。似千百年物。請其所用。曰。凡人。行七。鏡少。智慧者。必填塞其孔。吾以古鏡照之。知其空虛之處。投以妙藥。通其氣。而益其智。於是懸鏡者。事投之。願者。奇效。富而果生一子。年十六。不能辨菽麥。遂更於家。長。遂請法。更取鏡。細照。搖首而起。曰。受病太深。僕不能為也。某詢其詳。曰。僕能治。後天不能治。先天。今那之外。兼酒肉氣。此病在後天。猶可除也。內裏金銀氣。此病在先天。不可療也。某固求方。曰。豈以姑妄治之。令其子閉置一室。飢則食以腐。渴則飲以苦水。如是若輩。戴前。取鏡再照。曰。酒肉氣盡除矣。但金銀氣。從先天開。奈何。某曰。何謂先天。曰。尊夫人受胎時。金銀車積。內房。命。即道。感其氣。以至連塞。七。鏡外。似金光。而內實。銅。足。欲求。治之法。急。向大。品。視。惜。字。庫。收。紙。及。兩。拜。林。葉。汁。數。斗。丸。作。桐。子。大。朝。夕。煎。服。為。湯。送。下。盡。此。其。可。有。清。某。也。道。其。法。不。三。月。前。取。鏡。又。照。見。六。寶。玲。瓏。一。鏡。鏡。裏。如。故。某。再。求。醫。治。笑。曰。此。文字。

食君富翁不宜有讀書種子。聞之。恐遭造物之忌。且留此一氣。以還君家故物。否則則太甚。於君亦何利。馬某不敢再請。遂亦辭去。後其子周疏。應對。聰慧。勝於輩。惟讀書不能成。誦。早。為。納。捐。捐。職。以。布。政。司。理。開。結。

孟婆莊

蘭。那。耶。耶。快。慧。也。妹。玉。德。與。里。中。第。生。有。嗜。醉。生。家。貧。母。嘗。聘。養。甚。苦。不。能。關。多。昔。客。交。所。得。私。金。悉。以。贖。生。為。婢。作。頭。戴。生。德。之。後。蘭。那。耶。病。察。兒。生。命。落。實。非。但。不。敢。言。醉。即。欲。一。賞。懶。何。願。望。亦。殊。羞。願。氣。結。遂。以。情。死。投。至。冥。府。王。者。憫。其。無。辜。對。令。投。生。至。一。處。寒。蕭。蕭。石。作。几。兒。男。女。數。百。輩。第。第。各。約。向。鐘。頭。就。飲。生。道。口。燥。亦。住。投。止。忽。一。女。子。從。棚。後。出。視。之。則。蘭。那。耶。也。驚。問。所。來。生。對。女。曰。君。以。情。死。妹。豈。獨。生。之。泣。數。行。下。生。取。瓶。就。飲。女。搖。手。禁。勿。飲。生。詰。其。故。女。依。飲。者。盡。道。曰。君。不。知。耶。此。孟。婆。莊。也。渠。為。寇。夫。人。上。書。去。令。其。暫。引。杯。杓。若。如。稍。沾。餘。泥。便。當。送。生。本。來。返。生。無。路。今。乘。不。昧。前。因。何。不。及。早。悔。悟。與。各。妹。仍。舊。約。生。曰。舊。約。難。離。重。生。無。益。卿。將。何。以。教。我。女。曰。當。為。君。圖。

卷八

之。遂引至棚後。見常帶石。推列滿。女指曰。此名益智湯。飲者有才。此名長命湯。飲者多。事。此。名。和。氣。湯。飲。者。令。人。歡。喜。生。問。若。輩。所。飲。者。何。物。女。笑。曰。此。皆。焦。心。火。滴。淚。泉。煎。成。之。混。沌。湯。也。未。坐。一。聲。女。逼。令。生。飲。生。問。何。名。女。曰。此。元。寶。湯。君。所。以。惡。生。樂。死。者。只。欠。此。一。物。耳。生。勉。飲。數。口。格。格。不。能。下。咽。女。曰。此。等。醜。物。原。不。宜。入。文。士。之。腹。然。緣。此。為。有。情。郎。吐。氣。是。物。亦。不。俗。矣。生。有。難。色。女。曰。勸。君。更。盡。一。杯。恐。西。出。陰。關。無。故。人。也。生。為。解。頭。勉。飲。其。半。女。曰。可。矣。遂。導。生。出。棚。指。示。歸。路。時。生。死。已。五。日。因。無。陰。具。停。屍。牀。上。惟。一。畫。下。姬。守。視。見。鬼。忽。躍。起。頭。呼。腹。痛。探。喉。大。吐。勢。如。湧。泉。榮。榮。然。水。銀。入。地。命。儲。每。鋪。坎。九。數。尺。盈。千。紫。萬。其。中。皆。不。動。尊。也。急。請。媽。家。玉。慈。得。生。死。耗。絕。粒。者。三。日。生。吐。其。實。皆。大。喜。遂。以。金。聘。之。而。歸。因。感。蘭。那。之。德。修。其。爪。履。并。之。後。易。氏。子。孫。繁。衍。命。春。秋。祭。掃。永。著。為。例。

十娘廟

十娘廟在杜西。未。知。建。於。何。代。芝。榴。桂。棣。壁。壁。蘭。帷。中。塑。十。女。子。翠。羽。明。瓊。並。皆。珠。色。上。舍。生。輩。過。其。地。入。廟。照。像。隨。而。成。夢。忽。忽。身。在。廊。下。時。秋。河。互。天。露。華。滿。地。疏。星。明。滅。隱。紅。

拙也彼所以居奇不售者。以為錢樹子耳。若去矣必不生。留醫骨而買之。定不須千金值矣。湘亭大悲。不得已珍重而別歸。未兩月。聞醫病兒且死。湘亭曰。花前一諾。信同抱狂矣。卿不負我。我豈負卿哉。赴金陵。以三百金買。而回。葬於銅涇橋北。王夫人曹墨琴。其甚。諸名士。輒以詩詞。子。傳。付。諸樂部。噫。不能生事。而以死歸。殆鍾情者。不得已。之。極。思。乎。而。解。脫。亦。自。此。不。死。矣。

鐸曰。男兒負七尺軀。碌碌未有奇節。與草木同腐。何謂閣中。及有傳人。哉。惟不負死約而生。迨能抱生。氣而死。同時有荷兒者。以馬湘蘭小影一幅。贈吳江趙約亭。亦甚心。女子也。後隨里中。紛。藉。兒。半。載。而。身。仍。依。假。母。費。甚。為。活。嗟。嗟。手。澤。湯。墳。上。已。落。桃。花。關。盼。樓。頭。空。歸。燕。子。荷。之。生。不。若。替。之。死。矣。

生吊

江宜。輒。商。其。節。易。於。為。善。好。葉。子。戲。曰。招。選。諸。客。於。堂。中。角。勝。負。外。傳。言。風。澤。陳。姓。來。某。總。總。焉。頭。不。暇。倒。屣。因。素。稱。交。好。命。僕。引。入。陳。見。其。即。涕。泗。交。頤。投。臂。大。慟。某。疑。其。癡。托。葉。子。如。故。繼。而。曰。君。死。期。至。矣。子。遂。行。及。期。恐。不。能。一。弔。故。薄。具。紙。帛。先。此。拜。奠。言。畢。指。揮。僕。人。陳。香。精。於。座。袖。中。出。黃。儀。一。函。乞。某。察。納。某。更。性。其。妾。仍。托。葉。子。如。故。陳。又。更。易。白。衣。冠。

卷八

七

就。場。頭。向。某。再。拜。且。拜。且。哭。似。不。勝。悲。憤。者。某。勃。然。大。怒。就。葉。子。起。曰。某。與。爾。素。托。知。交。以。為。百。里。而。來。必。有。正。言。賜。教。何。至。作。此。不。祥。竟。同。詛。咒。座。上。客。亦。交。讓。之。陳。正。容。而。對。曰。子。豈。長。哉。因。前。春。病。時。曾。入。冥。府。有。一。署。旁。懸。一。牌。見。君。姓。名。已。為。人。所。控。判。於。七。月。初。二。日。聽。審。某。曰。控。子。者。誰。曰。婦。某。氏。所。控。何。事。曰。去。秋。九。月。十。九。日。事。干。證。尼。僧。已。離。離。下。矣。某。聞。之。神。色。頓。喪。手。中。葉。子。如。秋。林。敗。葉。隨。落。滿。地。因。起。執。陳。手。亦。大。哭。諸。客。詢。問。願。未。某。曰。此。不。肖。事。何。必。復。言。陳。流。涕。辭。去。某。亦。草。草。束。裝。星。夜。回。曰。下。後。聞。某。於。七。月。初。二。日。果。卒。諸。客。大。奇。私。語。陳。姓。叩。其。蹤。蹟。陳。笑。曰。故。人。不。自。愛。其。壽。以。至。竟。于。冥。地。諸。君。各。自。勉。何。必。問。迷。皆。嗟。而。返。

鐸曰。玉環玷節。未。錄。刑。書。何。補。負。心。幸。逃。國。憲。九。幽。十。八。獄。所以。濟。法。網。之。疏。也。暗。室。難。欺。能。鑒。不。迷。保。身。哲。士。尚。其。勉。旃。

術士驅蠅

子。叔。鳴。鳳。字。楚。純。任。直。隸。保定。府。太。守。政。尚。嚴。肅。有。能。吏。名。時。姊。丈。邵。南。叙。官。御。史。自。京。都。薦。一。客。至。姓。熊。字。子。靜。貌。極。醜。不。甚。識。字。飲。食。高。昂。外。兀。然。獨。坐。絕。不。與。人。通。政。為。居。半。載。辭。去。時。行。謂。主。人。曰。僕。擾。卿。耐。久。矣。今。告。別。請。獻。一。技。主。人。唯。唯。召。幕。下。定。其。觀。之。時。大。暑。

堂中。蒼。蠅。數。百。萬。頭。飛。者。集。者。蜂。頭。撲。面。者。甚。楚。楚。揮。揮。如。撒。沙。拋。豆。命。童子。持。扇。左。右。驅。熊。袖。中。出。兩。扇。隨。飛。隨。撲。無。一。失。者。盡。納。入。左。袖。中。談。笑。赴。主。人。饒。笑。飲。畢。故。及。袖。底。之。祝。曰。爾。不。我。擾。我。不。爾。擾。遂。去。遠。去。須。臾。流。星。萬。點。紛。然。四。散。而。堂。中。絕。無。一。蠅。觀。者。盡。駭。主。人。既。以。金。不。受。曰。願。賢。刺。吏。之。治。民。亦。如。某。之。治。蠅。也。則。一。郡。獲。福。多。矣。言。竟。拂。袖。而。去。鐸。曰。屬。鴉。逐。食。而。卒。稱。慈。母。此。猛。之。必。濟。以。寬。也。彼。以。武。健。嚴。酷。稱。能。吏。者。將。視。民。如。蟻。豈。止。一。蠅。

壯夫縛虎

沂州。山。嶺。險。故。多。猛。虎。邑。宰。時。令。獵。戶。捕。之。往往。為。所。噬。有。負。奇。者。陝。人。投。親。不。值。流。寓。於。沂。素。神。勇。曾。挾。千。佛。寺。前。石。鼎。飛。騰。大。雄。殿。左。脅。故。人。呼。為。焦。石。鼎。云。知。沂。頗。多。虎。日。徒。步。入。山。虎。執。手。格。籠。之。負。以。歸。如。是。為。常。一。日。入。山。遇。兩。虎。鋪。一。小。虎。至。焦。性。起。連。斃。兩。虎。左。右。肩。之。而。以。小。虎。生。擒。而。返。眾。皆。辟。易。焦。笑。語。自。若。富。家。某。感。其。勇。設。筵。款。之。併。於。坐。上。自。述。其。平。昔。縛。虎。狀。聽。者。俱。色。變。而。焦。益。張。大。其。詞。曰。據。指。畫。某。氣。自。豪。條。有。一。條。盤。足。攫。食。腥。汁。淋漓。滿。座。上。焦。以。為。主。人。之。福。也。聽。其。大。言。而。去。主。人。曰。鄰。家。孽。畜。可。厭。乃。爾。亡。何。猶。又。來。焦。息。起。奮。拳。擊。主。人。座。上。有。核。盞。傾。碎。而。猶。已。躍。伏。窗。隅。焦。怒。又。連。擊。之。窗。棧。盡。裂。猶。猶。又。來。焦。息。起。奮。拳。擊。主。人。座。上。有。核。盞。傾。碎。而。猶。已。躍。伏。窗。隅。焦。怒。又。連。擊。之。窗。棧。盡。裂。猶。

卷八

八

一。躍。登。屋。角。目。眈。眈。視。焦。焦。愈。怒。張。臂。作。擒。縛。狀。而。貓。嗥。然。一。聲。曳。尾。徐。步。過。鄰。牆。而。去。焦。計。無。所。施。百。端。求。望。而已。主。人。撫。掌。笑。焦。大。慚。而。退。夫。能。縛。虎。而。不。能。縛。貓。豈。真。大。敵。勇。小。敵。怯。哉。亦。分。量。不。相。當。耳。西。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鮮。千。金。之。弩。不。可。以。中。飛。鼠。懷。材。者。宜。知。用。材。者。益。宜。知。也。

鐸曰。兩。吉。問。牛。喘。而。兵。刑。錢。穀。不。對。非。不。對。也。是。不。能。也。於。何。知。之。知。之。於。焦。生。之。縛。貓。

嘲吳蒙

沈人情之未流人好讀書不律除靡日不暇給手鈔卷帙幾於汗牛充棟聞泰山多春碑漢碑篆筆往遊山村歧道無可問途忽見竹樓旁茅屋數椽女子擗花簾而後隨一替目婦萬端問之嫵不啻女笑曰爾兒郎熟是腐熟何乃問道於盲折花推扉而進亡何一史出曰何處書客迷道於此如不道棄敝廬尚可容膝萬喜隨之偕入史叩所自來萬曰僕吳甲名上好讀天下真書今欲探奇石洞以資博考不意歧路至此史曰荒村蓬壁幸甚名流自愧卿愚未堪接教膝下擬女祖祀與婿令彼一聆高論以擴見聞幸勿見哂遂命替目嫵引女子出坐史肩下萬見几上膽瓶中插虞美人一枝頃麗可愛笑曰此楚霸王帳下香魂也女曰霸王宜稱而裝不宜但稱楚字先生史學乃如是乎萬意沮曰俗口相沿何足為怪繼出故爐請題萬自於才博擬筆直書曰修尾全窺黑女急止之曰先生又誤矣鶴尾無黑也所謂黑者乃兩翼收斂處耳先生但見立鶴未見飛鶴耶萬益慚史曰小女兒殊不省事爾嗚呼豈諷我如此嘗得為先生各萬乃笑曰我輩讀書依註講釋何能涉獵焉及蹈荒

經之然僕所以剪博雅名者以胸中實有此萬卷書也談論間總角兒携書包入史曰此予少子甫四齡矣稍識大學句讀已先生教之萬為講大學首節甫誦一遍替目嫵拍手大笑史叱之曰老婢狂矣爾掌味呼是何景身嫵曰我百於視而不百於聽今爾爾爾一行別字已五六矣不知背中萬卷書則字有幾千百萬計史曰何謂別字嫵曰論中州音韻大學大字讀如微道字上音三在字皆作上善字亦非去聲今大字不知作何音四上聲皆作去讀豈非可笑史曰先生吳人未先生音是據不然豈有博學名儒大學第一行連讀爾許別字者哉萬汗顏無地急起告別史曰若輩狂言都非定論僕有寫真附於卷納萬拱立請教史曰愛博者多疏考者無益自今以後但取五經論語歸讀十年不必跋涉長途求秦碑漢碣也萬唯唯而退自此潛心實學不復作鈔書矣

賽齋婦

沈德其為某所定實積難揚以千錢取婦某氏後家小阜能善理蠶以數百金捐空街門內紅帽高懸竹籠列封條垣赫於世安然不商不賈未測其所自來暮出曉歸形殊

詭秘婦問之曰商人夜莫貴客予代作楚王揚州商習宴客必徹夜陪坐者以什伯計婦故信之然級戲成廢棄有一人從者婦欲視其蹤跡一夕解衣華帽軒然而出婦躡其後見

丁半响皮磚墮落如腐成穴穴大僅如斗某探首蛇行而進婦急歸與集婢盡易男裝自乃高冠華服備作巡夜官命婢取架上紅帽戴之并夾竹篋出門而去至僻巷伺於牆下四更許某從穴中出似擒縛而前俯伏不敢仰視曳下責二十板提揮而起四圍周視而官役輩不知何往矣重入枯廟改易華裝候天曉叩門而歸婦問昨夜何道某似以夜某對問曾演劇不某曰其洪深老樂部演長生戲全本婦曰吾聞昨夜止演得離劇開場是燕子窠鑽狗洞收場是助皮鞭打竹篋也嫵嫵並皆識某知隨婦行中紅漲於面不敢措一詞婦志曰昏夜之行人情不免何至周情廉恥至於此極請從此道他日勿相累也拂袖欲出某曳今猶生婦拍天畫地詬罵萬端某出所盜金陳几上婦審視良久怒大笑曰枉尺直其直若可為自今以後晝夜聽子而行吾不汝取視矣後某盜金事發繫獄而嫵婦竟席捲逃不知所之

村娘桑古

探其珠夫惟毒實於婦何不利焉是故王孺仲之不改行易操者肉助之力為多

內姑丈陳公永齋已丑大魁天下給假南至歸行甜水鋪旁有小村落綠樹陰濃野棠花垂而架之蓬步麻獨行忘路遠近村盡處見竹籬半架左有雙黑麻一女郎倚扉斜立捉風中絮搓掌上嗔嗔慈笑陳晚之魂飛色奪因與搭輿語女郎不怒亦不答但呼阿母來亡何一蛇背媼出問女何為女曰不知何處來一林漢煩絮絮人陳意甚疑以乞雙告媼曰斗室難容客坐小慧取一殘涼水來女裝聲而進陳曰今受年幾何媼曰但記其生年屬虎不知今當幾何歲矣問婿家為誰媼曰老身廢廢止此一女留伴膝下不欲違事他人陳曰女生有家膝下非良策也適女取涼水至聞餘語大聲謂媼曰是客不懷好意毋多談媼笑曰可聽則聽光誠在我婢子何必瑣瑣陳適誘狀元以散動之媼俯思良久曰狀元是何物陳曰讀書成進士名魁金榜入詞垣掌制誥以文章華國為天下第一人是名狀元媼曰不知第

手摩再四其之不磨。種之觀水。是何物哉。陳曰。此名黃金。法寶得之。寒可作衣。飢可作食。真世寶也。熾曰。吾家有桑百株。有田半頃。頗不憂凍餒。是物恐此間無用處。遂留狀元。即用虛擲之地。可惜風塵兒全無。點大雅相。徒以財勢恐嚇人耳。言畢。聞扉而進。陳廢立半响。嗟嘆而退。

陳曰。黃金多。為紗勢橫。古今多少男子。緣此推磨做骨。不謂閨閣中。有此詭諧人也。石榴裙底。當印百三十下矣。

離婦水心

平江張繡。字高秀。才女。淑淑最善。淑淑許字周氏。未嫁而寡。兄令守志於家。繡珠塔某與人角力。死。父逼令改適。繡寶後仍詣之。淑淑見性方親。叱曰。再離婦勿入我室。且閨中有賢女。亦以淫風導人。不義繡珠泣曰。妾生長蓬門。亦知閨範。祇因過父無依。全孝不能。保節。妾之不貞。命也。兄曰。既已破矣。尚誇完壁。所謂強顏耳。局足貴乎。繡珠語塞而去。自此氣憤成疾。不世月竟死。淑居兄家。憂悶實難。亦曰。就麻瘡。病殆時。見繡珠立牀下。淑曰。妹來尋我。去耶。繡珠曰。非也。前因兄履見責。憤氣而亡。今姊生魂已遊墟。妹欲借附尊軀。代守三十年苦節。俾知妹前此之不貞。迫於父命。非願作河間婦也。淑曰。若此。則我一生

木了事。賴爾支持。雖死何憾。馬言畢。含笑而逝。兄及家人環守痛哭。尸忽躍起曰。為我理緘。緘備素車。往周家守志去。兄癡游魂未定。偽諾之。而女躁急殊甚。不得已。遂於周氏。拜之去。女自入周家。淚雨首蓬。錦華不御。備提燈出汲。鄰人子。羨其美。婦即持刀劃面。立毀其容。朝夕潔滌。極其慘。常與始。由是以即孝名播開鄉黨。翁悔之。擇族中兒賢者為之。女前令讀書。日勤。勤供燈火費。心勞力瘁。歷三十年。無恙。翁復見。遂於序。以母即請。女急止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為婦盡節。皆分內事。何必爾。守節之。若其志。其區。願鼓樂送之。是日。兩家親族。盈門。道賀。女獨招兄入內室。謂之曰。妹一生行事。視張家女何如。兄曰。此不淑婦。言之。汚人。高。繡珠所與較。短長者。女曰。唯。兄真無視人之識。所謂成敗論英雄者也。兄曰。是何言哉。女曰。張家女。迫於父命。故不能安其室。倘處妹之境。當亦以清白終矣。兄笑曰。妹阿私所好。故有是言。兄不能強為。用信。女曰。信如。繡珠所好。為貞女。而繡珠為不節婦。乎。曰。然女。慨然曰。這。繡珠。未可。料人。實相告。却。繡珠。也。不。說。完。憤。而。終。故。借。女。兒。身。以。明。初。志。使。知。不。得。已。之。破。額。未。嘗。不。同。完。璧。有。今。以。後。勿。謂。強。顏。作。解。嘲。可。見。兄。愕。然。不。語。女。曰。實。與。公。婦。同。骨。肉。今。幸。代。保。堅。貞。不。辱。地。下。事。非。在。請。從。此。逝。願。祕。之。全。君。聞。之。令。名。也。此。故。官。閉。口。端。坐。而。死。伏。地。而。拜。曰。吾。過。矣。吾。不。敢。持。此。相。天。下。

士矣。遂嘆息而出。述諸兩費。親戚咸謂怪事。後滿太史。解印者。僕仍著其名曰。收。後。繡珠之志也。

地師身後劫

豫章王晉。清明日。昇春上。家後。舊有瓦墳。似土。半。深。木。敗。露。未。識。誰氏。王有兒。昭。見其地。野。花。散。開。戲。往。摘。之。踏。棺。陷。足。散。骨。碎。折。而。大。號。王。抱。之。出。既。而。歸。家。兒。寒。熱。交。作。王。就。床。頭。撫。視。兒。忽。色。變。怒。目。直。視。曰。吾。羅。漢。棄。堪。與。大。名。家。也。生。前。軒。冕。貴。人。無。不。奉。為。上。客。爾。一。式。微。寒。族。奴。奴。乳。臭。小。兒。踐。我。墳。墓。彌。我。骸。骨。非。何。可。寄。王。志。謝。罪。許。以。超。薦。曰。此。恨。已。入。骨。髓。必。索。其。命。乃。止。王。仗。地。衣。法。終。無。回。意。不。得。已。你。福。於。都。城。隍。廟。夜。夢。城。隍。神。召。之。去。曰。爾。求。子。不。嚴。感。報。此。禍。然。屬。鬼。擅。作。威。福。亦。干。陰。司。法。紀。命。判。羅。亡。何。一。鬼。至。侈。口。厥。頭。殊。非。吾。類。神。前。其。何。以。作。祟。鬼。滔。滔。辨。答。不。竭。於。詞。繼。問。其。生。前。何。業。曰。地。師。利。拍。案。大。怒。曰。爾。等。前。作。地。師。何。不。能。擇。一。善。地。自。庇。朽。骨。想。此。事。爾。本。不。甚。明。了。在。生。時。無。非。事。主。棍。徒。地。被。告。者。不。知。幾。千。百。萬。家。今。日。斷。骨。折。骸。骨。由。後。報。其。子。之。罪。也。鬼

力辨其無亡。何陷下。眾鬼紛來。烈告。有謂孫如。難。棲。而。傷。其。骸。骨。者。有謂元。武。藏。頭。蒼。龍。無。足。而。滅。其。宗。嗣。者。有謂向其子孫。高。談。龍。耳。以。至。停。棺。五。六。十。年。尚。未。入。土。者。神。勃。然。變。色。曰。造。惡。種。種。罪。不容。誅。命。鬼。復。押。赴。惡。狗。村。受。無。量。怖。苦。眾。齊。聲。稱。快。呼。首。蓋。散。神。諭。王。曰。幸。亦。有。其。報。否。則。爾。子。亦。不。能。無。罪。義。方。之。訓。後。不。可。不。嚴。也。王。拜。謝。而。出。下。階。傾。跌。忽。馬。驚。醒。起。視。其。子。言。笑。如。初。而。病。已。愈。矣。後。聞。羅。棺。中。朽。骨。被。野。犬。銜。齧。狼。籍。滿。地。始。信。惡。狗。村。即。人。間。現。報。陰。司。原。無。此。地。獄。也。遂。嘆。息。者。眾。曰。錘。曰。瓜。地。安。魂。潮。燈。受。骨。山。川。不。能。語。原。仗。地。師。作。指。南。也。乃。扶。此。以。為。利。藪。則。劉。家。五。尺。郭。氏。錦。堂。與。夫。青。烏。赤。毫。諸。書。紙。皆。皆。造。孽。矣。吾。惡。狗。不。食。其。餘。惡。狗。村。之。報。猶。為。寬。典。節。母。死。時。辰。荆。溪。某。氏。年。十。七。適。仕。孫。某。半。載。而。寡。腹。產。一。子。氏。撫。孤。守。節。年。八。十。餘。孫。曾。林。立。臨。終。召。孫。曾。輩。地。婦。侍。床。下。曰。吾。有。一。言。爾。等。敬。聽。眾。曰。諾。氏。曰。爾。等。作。我。家。婦。當。得。侍。老。白。年。同。屬。家。門。之。福。倘。不。幸。青。年。居。寡。自。當。可。守。則。守。之。否。則。上。告。尊。長。行。改。節。亦。是。大。方。便。事。爾。等。以。為。昏。覺。之。亂。命。氏。笑。曰。爾。等。以。我。言。為。非。耶。守。寡。兩。字。難。言。之。矣。我。是。此。中。過。人。人。請。為。爾。等。述。任。事。眾。肅。然。共。聽。曰。我。居。寡。時。年。甫。十。八。因。生。在。名。門。係。於。官。族。而。又

無一物。道人笑曰：橫陳之戲，君觀之乎。生問若輩何人，曰：皆如君等。以採戰求生者，也。問惡鬼何名，曰：此八邪，即淫魔也。僕家以清心寡欲，得臻上壽。若於慾海中求優，淫魔一起，非以求生，實以喪生。君幾見九轉靈丹，盡鍊春邱，勝為續命丹哉。生大悟，拜求仙指。道人曰：我非僕，何能投法書。十六字示之，拂衣而去。生讀之曰：內火不生，外火不萌，以水濟火，是以永年。生自此攝去，妻妾心元門正宗。一旦棄家入山，莫知蹤跡。後三十年，雲霞市上有賣頭刻花者，俱容舉止，髮鬢似之。

眼前報

浦城公某公，世戒殺生，而夫人暴戾，日以屠戮眾生為快。時值辰命，危人先期治具，廚下豬羊作隊，雞鵝成羣。延頸哀鳴，盡將就死。公憐之，謂夫人曰：爾值生辰，彼居死地，我佛慈悲，高祈夫人種福。夫人叱曰：若違佛教，禁男女而戒殺生，則數十年後，人類滅絕，天下皆禽獸矣。汝勿作此老頭巾語，公知不可動解，嘆息而出。夫人關戶晝寢，不覺身入廚下，見危人磨刀霍霍，眾婢環立而視，忽魂與豬合為一體。危人直前，繫其四足，捉置白木瓮，扼其首，持利刃刺入喉際，血流奔溢，痛徹肺腑，嗚然一聲，隨入百沸湯，捋毛刮垢，尺寸幾無完膚。既又自頸剖至腹下，痛極難忍，魂逐肝腸，時道裂驚飄泊無依，與羊合為一體，懼極狂跳，而婢僕輩嗤嗤笑，無一救援者。其屠殺之慘，又倍於豬已，而剖雞空噉，無不以身受之。鴉見屠殺已備，驚魂稍安，帖老僕攜一金色經來，魂又附合。一婢笑曰：夫人酷嗜此，汝速剖作魚圓，以備宵饌。危人除鱗剔腸，斷頭去尾，置砧上，錘碎細刺。此時一刀一痛，幾若化百十億萬身。受魚鱗寸磔矣。極力狂呼，移時始醒，小婢進曰：魚圓已熟，請夫人夜膳。遂立命卻去，迴思怖境，珠汗下，明日屬公羅某，公細詰之，具述前夢。公笑曰：汝素不信佛，若非受諸苦惱，安能放下屠刀也。夫人亦失笑，自此斷葷茹素，同守戒生之戒云。

鐸曰：難難盈千，羊頭累累，一個舌尖，斷盡多性命。此段家食品，以越翰道緣，極前為戒，鑿也。仲叔儲肝，考儀歸鮮，蓋佛門罪人矣。禁男女而戒殺生，挾其流弊，諸天佛子，當亦無解以應。不知聖門之書，為賢智者說法，佛門之書，為愚不肖者說法。為賢智者說法，造端乎夫婦，而不細，不射宿，使人在男女殺生上，體認箇道理出來，為不肖者說法，只辦得個戒字，撈履經裏，警嚇於橫陳，傳燈錄中，指青梅為供養。要之西來本意，殊不在此。太常莫生

世不藉，未見其一日清淨，便上蓮花臺去。而鳩摩什任其娶婦，鄧州和尚且吐盡香積廚，內也。請李丹天堂地獄一箇孔子釋迦設教之心，有以異哉。

腦後淫魔

袂霞山寺禪師，論法堂，得傳燈宗派，于住師之。參大乘法師曰：汝淫魔日擾，何得引卷卷摩子曰：弟子幼讀儒書，是就淨業，雖復好聘詞華，然文魔有之，淫魔未也。師曰：汝不知乎。淫魔即文魔之變相也。如有定力，尚可滅除，若就座下設一蒲團，令于跌坐，垂眉閉目，戒勿少動，隨時許，覺腦後忽開雙眼，有粉白黛綠者，數十輩，驟然而來，始猶相視而笑，繼則擁背摩肩，擲擲萬狀，于兀坐不敢轉側，漸聞囁囁私語曰：渠既指名相索，何復撒人，腦後于不能忍。此之曰：汝輩何處會通，謂子指名相索，耶。眾含笑自陳曰：妾報恩團，傳奇中鄭玉奴也。一曰：妾才人福，傳奇中孫佛祖也。一曰：妾黃金屋，傳奇中李穎瓊也。繼有種種淫態，皆屬淫魔。續琴者，皆製樂部中，假借名色，子曰：此空中語耳，何得有汝。眾曰：文章之靈，通於神鬼，故驚鴻一賦，浴水傳神，行雨數言，高唐入夢，誰謂陶令閒情，非實蕩心於雲帶衣，領關手，請即迴身，勿羞當面，子謹記師言。兀坐如故，眾笑曰：是兒有口無心，只須於背後等之，不必玷其真面目也。繼復凝神細視，曰：怪道不肯迴頭，不知何處偷得一雙慧眼，被他覷破，言此化作

卷九

敗紙紛紛吹散，眼亦頓合。師曰：幸有些子定力，不然文魔可除，淫魔不可辟矣。遂留座下，為子懺除口業，歸家後，燒其曲譜，不敢以歌場紛語，至疑生平之有道行也。

鐸曰：儒家有改過法，佛家有懺悔法，是言也。改過耶，懺悔耶，願普天下慧眼人為我證之。於及九秋，偶過棲霞山寺，見壁上有吾師題詞曰：合掌作懺，拜懺我職平生。三吳委男子耳，少小得狂名，第一讀書成癡，第二愛花結習，餘事皆新，因此墮塵，暮暮不能醒，仗吾佛施法力，轉金輪從此不識一字，倒看相半經，人過端茶，婢母地禁詞章，樂府到處少逢迎。回壁十年後，陪侍上瑤京。此詞在末悟時耶，是儒家改過法，此詞在既悟後耶，是佛門懺悔法，質諸吾師以為然否。受業如銘謹誌。

其門沈起鳳桐成氏著

道人神相

江陰某翁。嘗甲一鄉。年四十餘。無子。買妾李氏。適年舉一男。有道人。其門人呵止之。聲過內屋。翁出詢。道人曰。山僻野人。耳名久矣。今來投誠。不過藉此博一醉耳。何門者見拒之深也。翁延之入。命家僕設酒具。道人連飲三十餘觴。都無醉意。翁異之。問道人有術能賜教否。道人曰。僕無他術。惟相人富貴貧賤。差不誤。翁欲冠命道人相。道人諦視久之。曰。君偏體俗骨。五官俱帶濁氣。臉上火毛。精寸許。此真富翁相也。惟願角一股清氣。深入肌裏。隱聽作鹹。恐後此饑寒不免耳。翁曰。子言過矣。以子薄德。祇不權子母。閉戶食之。子若孫不能盡也。道人笑曰。是有定數。道人何知為。因令偏觀家人。都無言。適乳媪抱兒至。道人驚曰。此即破家子也。翁曰。其相若何。道人曰。按是兒部位。歲十二當入學。十五登賢。十六成進士。官翰林。登達。恐其不壽。翁曰。若此則克家子也。何言破家。道人曰。才與財相尅。君所以坐擁百萬者。以五六世積。不得一丁字。今有子能文。奇傑。恐有丈銅山。將歸烏有也。翁漫應之。道人亦辭去。兒漸長。成名師教之。讀五經史漢。過目輒了。而翁日持善。後某言無

卷十

一利。四五年。形木無存。兒年十二。果入邑庠。翁典舖被火。賠累不下數萬。越三年。兒舉孝廉。翁置洋船七。盡度於海。揚揚。翁於諸官。皆其沃產。上下賄賂得免。明年。兒捷南宮。授廣東。迨流金報至。翁與妻若其。已就居敗屋中矣。捕其兒貴。門庭可以重。不半載卒於官。一家凍餓而死。道人之言全驗。

和尙婆心

余和尙生。弱冠。就極。而卓犖無地。寄居招提寺。水利。時西院。有一廟。有奇術。私揭之。其其。謂。諸人。貧亦何病。且富而滿。何如貧而清也。生因請方。僧曰。彼求富。汝求清。生情然。曰。弟子欲。法。望師。慈悲。具。奈何。欲求。生。反得。死。僧笑曰。不惜命。是。富之術也。爾自愛。其。法。以。十。摩。頂。權。令。去。生。歸。病。且。死。因。憶。前。言。重。投。西。院。僧。曰。汝。富。心。未。死。各。度。法。一。會。苦。僧。之。左。袖。而。出。時。巨。室。果。現。極。而。家。貧。鉅。萬。後。居。娘。是。疲。於。奔。命。得。消。渴。疾。氣。屬。如。絲。編。留。床。席。安。人。環。守。病。突。忽。願。僧。自。外。至。白。勿。夜。能。活。之。求。羅。拜。地。下。願。僧。取。右。袖。一。拉。而。以。左。袖。拂。面。長。笑。而。去。亡。何。某。竟。現。起。環。視。諸。娘。去。

似不識者。逐一詢之。且探其家事。眾以為生魂未定。故至顛倒。急進以來刺。而其言即真生也。真生自事富。亦深自托。曰。則鮮衣美食。坐內堂。會計田產。陳金銀。凡上座。弄之。或水。越。而。隨。後。律。遊。花。街。柳。陌。問。夜。則。擁。諸。娘。妾。愛。取。之。與。到。則。以。西。江。錦。畫。大。破。覆。珊。七。尺。床。左。右。粉。作。團。圓。會。自。謂。前。身。未。絕。之。福。盡。享。於。此。矣。一。日。引。鏡。自。照。見。狀。怪。怪。醜。不。似。前。此。之。娟。娟。是。者。竟。頓。不。慙。潛。詣。僧。寺。始。拜。跪。以。清。告。僧。曰。法。求。當。得。富。願。已。足。矣。而。欲。於。聲。名。利。中。還。本。來。面。目。哉。於。屏。後。喚。一。弟。子。出。視。之。真。真。生。也。問。其。姓。氏。笑。而。不。答。但。曰。一。頓。濕。布。衫。煩。若。代。著。矣。僧。拍。手。大。笑。真。生。亦。頓。悟。即。日。視。製。投。座。下。作。弟。子。後。隨。僧。入。五。祖。山。竟。不。知。所。終。

地姑邪

地姑邪。齊。觀。察。珠。也。怪。安。道。脫。畧。違。幅。好。疏。山。海。鏡。及。披。神。迷。美。諸。書。一。日。大。雪。醉。眠。午。榻。見。貴。官。帶。至。曰。郡。君。兄。在。速。請。命。駕。數。亦。不。問。為。誰。整。衣。而。出。見。門。外。一。奴。控。柁。下。駒。故。乘。以。球。戴。即。躍。登。鞍。上。貴。官。導。去。至。一。亭。解。鞍。暫。憩。見。亭。前。溪。水。澄。碧。萬。葉。美。集。映。映。水。面。

卷十

戴曰。如此嚴冬。那得有此貴官。此新秋時也。戴叱其妾。貴官笑曰。君中華士。真少所見而多所怪。請為君言其詳。戴唯唯。貴官曰。吾郡去中華四萬七千餘里。名曰地姑郡。以日為年。朔則春。暮則夏。秋則秋。冬則冬。無紀年。事。視。四。時。草木。以為候。今。某。某。出。水。吾。郡。之。新。秋。中。華。之。午。牌。後。也。戴。大。奇。欲。再。詢。之。貴。官。忽。驚。起。曰。與。君。一。席。話。湖。風。新。涼。矣。戴。一。回。視。果。見。寒。風。蕭。索。亭。外。古。梅。數。本。全。色。吐。蕊。漸。作。凌。雪。狀。貴。官。促。行。仍。跨。鞍。而。去。見。一。城。勝。曰。延。年。男。女。衣。著。小。類。中。華。而。項。上。盡。懸。金。鎖。蓋。用。以。祈。壽。也。時。已。薄。暮。就。宿。外。館。明日。至。一。官。殿。貴。官。帶。戴。入。見。貴。官。先。做。告。曰。郡。君。曰。汝。去。夏。將。命。去。至。今。春。乃。復。命。耶。貴。官。謝。罪。戴。聞。之。如。昨。宵。一。宿。已。同。賜。殿。因。此。拜。座。下。郡。君。起。曳。之。曰。卿。知。孤。相。台。之。意。乎。對。曰。生。愚。昧。未。測。高。深。已。明。諭。郡。君。曰。孤。有。見。女。未。遣。良。匹。最。君。誠。德。敬。奉。真。常。戴。頓。首。謝。時。殿。角。薰。風。微。動。久。交。足。令。矣。命。賜。香。湯。浴。洗。脫。清。皮。池。進。以。水。筒。衣。夾。容。冠。引。入。麗。雲。宮。與。郡。主。高。禮。陪。天。嬉。地。麗。麗。聖。寶。樓。十二。重。無。此。銷。魂。處。也。戴。導。入。後。宮。見。郡。主。綠。雲。高。髻。秀。眉。丹。桂。一。小。枝。梳。首。而。浴。曰。秋。期。深。矣。宮。娥。即。為。郡。馬。易。冠。服。設。宴。天。香。亭。酒。三。行。郡。主。起。戴。將。為。郡。馬。戴。曰。人。壽。幾。何。對。酒。當。歡。不。醉。如此。禁。者。何。戴。亦。答。以。天。香。桂。子。之。曲。郡。主。笑。曰。郡。馬。尚。以。為。秋。期。命。宮。娥。捲。簾。則。水。助。垂。露。當。正。在。山。茶。樹。上。紅。也。過。微。酒。庭。以。紅。燭。導。

响作嬌喚者正驚駭問一老夜叉手持銅管約長七寸許向客腦後插之嗚嗚作呼吸聲門
擬幾仙木至一客曰是無腦者且偏體中作臭氣令人殊欲嘔探其目曳於牀下並生拍
檻大呼曰門外有莽漢老魁何敢爾眾譁然曰新貴人至矣轉瞬盡散候天曉登車就道見
富貴驕誇宿客盡呼腦痛中有一人目瘦如挑詢之以秀才納監入都謀上膝錄籍者並生
微哂之是科捷南宮

神賭

字隆山廡廊下有神像二排袍錦帶高帽翠舞其旁各塑一夫人像珠冠繡被儼同命婦二
神向院居僅隔一牆多有廟祝宿廊下忽見左座一神竟趨右座曰今夕更漏頗長伏枕
不能成寐立一作掃蒲戲右座者笑曰收猪奴賭興又發耶但我輩近日香火來甚何得有
現況左座者曰請以善馬負者明日覆算如不歸當以新婦車負債右座者笑曰是折香
為善鋪座作席二神相對坐呼盧喝雉約兩時許右座者起笑曰熱中人敗北矣歸且休明
日當以七香車送新婦來也左座者夜氣而散廟祝與之明夕仍宿廊下見右座者竟詣左
座責負甚急並索婦夫人聞之怒詎其夫曰黑心賊汝當日在修文殿寫選時幸僕脫釋耳

卷十

資緣得一官今以淫賭輒將枕邊人作狐注天下有心人有若是哉左座神並首不作一振
右座者亦怒力狂譁不休繼以嬖罵幸其婦隔牆喚始引去自此無多不事廟祝厥之白於
某常查其鼓樂送左座夫人亦登右座喧聲始此而所隔一堵故修說地誠者曰是斯夫人
不忘故夫也命茶膳者留一炊以為暇人之地雖自此遂不復現至今上八呼為廟廡廟好
賭者引為笑柄云

夢裏家園

淮南阮生小字季龍幼失怙恃相依乳媪家一日夢父執某姑之去曰汝父近作泰山空劫
司有遺宅在東門外命汝守勿最荒蕪遂相將俱去約三里許曰此予家也幸少憩攜手
而入見一坐髻女郎當窗理繡戲呼戲粉粉上以指中肌作便道連對雙雙笑謂鳴曰客
來矣婿嬌弄態是何態度女郎抱繡而止金碧輝煌回身又拾私語曰向來生客自恁以嗚
碎人生問為誰某曰此子姪女年十五歲前為江王地刺捕山交龍龍龍者其甚心其
無母之兒木死幼失其嗣年生極力撫養少則山山出戶後至一歲曰是汝父所營之宅
某也出輪肌健亦重戲則堂與舊前意備後自後三極中書寫寫器左則錦綉屏右則

金銀滿庫幾於日迷五色某曰此汝父二十年心力守之勿浪擲也生俯首小語曰未有室
家與祖同守某曰汝未聘耶如不棄據願以厥女收養其家生頓首謝其期某曰說明
夜三星照紫樓角吾當以油燈車送新婦來矣言畢而去即有婢僕數輩將身門下生命
掃除反側殺列几席他人樂耶及一切瑣碎事無不預為經理德性就罷一轉側則依然乳
媪家破琳華榻也初疑故夢無憑付之一嘆明夜仍至其處即有婢僕輩迎候於門曰魚軒
已發乞新貴人更衣以候時堂上綉幃高燒香歌送春重柳復柳處處張以錦幃七何絲與
伴戲羅燈數十張撒花戲與新人交拜恭肅入內殿燭花影裏卸扇偷窺初見時九於殿
也履裝卸服櫛入香幃夫婦之樂有過於畫眉者脫離三吸著衣下床但見乳媪抽衣疊其
拱案牘頭端神飛想自晨及兩滿儀仗几上一青衣婢至曰閣中有命乞主人移玉生遂去
入門見報喜者及止堂下生不解入問細名曰妾聞修文殿缺一筆書官以千金寄乞父
緣得此職請為那易冠常生笑曰僕向欲青於而不可得今而知得官自有術也遂華服
乘軒上修文殿公署繼往岳家致謝而歸謂新婦曰聞曾不足以致富高富治生處世中
金命於僕作負販計首賤積積幾同龍斷生日在夢中出了公事入探會計婦亦勤儉持家
不十年擴充父業為某鄉第一富貴家矣生每誇誇乳媪曰惜是境境不熱官人夫

富貴當不向此間作飯飯處生大笑曰吾以醒為夢以夢為醒半生衣食不盡矣且天
下享富貴者何必非夢中之人哉遂作述夢記以自誌予文其說以告世之日在夢中者
鐸曰吾嘗謂富貴中人不過做得一場好夢然則做好夢者亦當以富貴中人目之惜乎好
夢不長富貴無幾時耳若阮生者可以長富貴矣

命中姻眷

真州丁生年十七聘衛氏未娶而大將論婚世族此術者算之術者曰君命不宜耦人類後
當娶歐婦丁怒曰子即不肖亦視然人面也何至下婚於毛族術者曰以命論之當不與百
計求風果無一遂後遂遊於楚泊舟中喙忽有後維數十輩緣崖而下躍登鷁首舟人喧逐
之擔囊負篋紛紛登崖而去正嗟異聞數老猿并一籃與至香曳推挽捺生入坐舟人力解
不脫狀與上肩飛登絕壁至一洞府紫石為門堂泥作砌生不得已下與入堂上一翁拱立
而狀貌不甚詭異曰汝丁慶雲之子耶曰然翁曰僕與爾父為總角交十八年前浪蹟於
此因繫於袁氏生一女未適良匹今幸文達建縣故令童僕依爾爾不以其類見情願將婚
媿生歡然未敢應命忽一老婦出翁曰此拙荆也生舉視之君眼赤頭兩權毛卷如鼠頭向
翁耳語嚶嚶不知作何詞裝女覆巾而出曳令交拜導入別洞榻中微視額下毛濃團團

人面不知何處。生憤氣而寤。夜半女背就之。生叱曰。爾欲通人道。當俟皮毛脫落時也。女漸而退。明日臨淵自照。似深恨其醜。遂奮身投於淵底。生大聲呼救。一家奔集。指擇衣袋。力引而出。披披歸家。被僮僕覺。體於痛。痛定而瘳。女爬搔幾遍。毛應手墜。積如亂絲。數日而起。面白如玉。益以秀麗。視之。真天人也。生笑曰。今而知人獸相止。爭一番洗洗耳。是夕遂同寢。明日晨。其父驚。喜欲狂。母見之大怒曰。生不肖。老奴亂我種矣。因書其夫並逐其女。翁急具肩輿二乘。令女隨塔。仍送至舊庵。舟人自失。生後。故待將及一月。見生倚美婦來。大喜。裁與俱去。後生自楚反。重至其地。女欲定省其父。而峭壁危嶼。無路可入。寒涕而歸。歸曰。一日伐毛。百年美春。即謂術者之言不驗可耳。

吳桂

祈門縣署東桂樹一株。花而不香。土人醜其名曰。臭桂。一夕有道士。偕其翁。乘月而來。吟嘯其下。道者指樹笑曰。此蟾宮第七株也。翁曰。月府仙葩。其香倍於鸞窟。何索臭若此。道者曰。記八百年前。月主新廣寒殿。賦此樹。碎其殿角。命吳質移去。適被罡風吹墜塵世。偏為錢神拾取。將植諸銅山之上。因而其香忽斂。錢神惡之。置於此。翁曰。銅臭通人。疾之固甚。然錢神狡獪。狡而後。由此而得臭名。亦矯情者之自取也。道者笑曰。吾當為花一洗。此辱舉祀

袖曉樹三。亡何異香。飄拂。簷閣數重。忽而風噴作。金粟紛紛。墮地。花中各現一美人。霓衣羽衣。踏蹻起舞。中有一女子。掠削作鳴蟬聲。香貼翠鳳。飄味術珠一粒。光與月色相射。道者曰。阿暈侍姬。城寵久不。鍊釣天。今夕當為我一歌。女子含笑倚樹。而歌曰。金風飄兮。玉露晞。天孫渡我。分銀河之匹。蝶龍。腹今不肯。昨。跨鳳兮。折飛。銜。玉宇高寒兮。或將。依。攬桂樹兮。涕淚。遊將去。此今與子。同歸。歌畢。而風又作。煙。飛。毒。美。人。忽不見。所墜花。仍吹。綴滿。翁曰。得今夕一。亦。游。戲。而此。花。留。香。萬。古。矣。道者曰。聆。之。聲。乃為。正。聲。無。味。之。味。乃。為。至。味。吾。於。願。以。無。香。金。此。花。之。真。也。復。東。袍。袖。拂。之。香。氣。盡。散。得。翁。談。笑。而。去。

錚曰。淇園。素竹。盡。塞。河。鐘。子。舍。松。且。充。虛。屋。林。中。即。座。上。琴。材。亦。嘗。從。雲。下。米。也。鋪。其。反。璞。於。身。不。香。合。於。此。樹。信。之。耶。原。繁。樹。上。當。世。神。之。遊。成。洋。祀。此。樹。不。為。錢。奴。所。惑。宜。注。沒。無。今。名。也。然。抱。此。孤。芳。終。幾。獨。賞。有。忘。之。士。尚。當。以。此。為。法。

祥鴉

俗傳鴉報喜。鴉報凶。故開鴉啼者。或有喜色。一聞鴉聲。必欲逐之。而子獨好。鴉而免。庭中。植桃樹一株。種其。願。而。農。多。鴉。無。所。得。食。之。設。米。於。庭。而。飼。之。每。當。朔。臘。初。上。

鴉即他日而。立。則。項。風。則。離。凡。則。日。備。其。態。而。獨。不。善。於。鳴。于。時。于。十。嗚。以。引。進。之。而。性。然。然。之。其。或。子。元。旦。飛。鳴。入。室。三。晝。夜。不。大。子。於。是。杖。杖。披。已。凡。應。讓。部。似。家。中。人。位。坐。泥。食。晚。起。撲。撲。下。其。一。吐。好。音。而。鴉。竟。伸。頭。不。顧。子。亦。下。第。歸。矣。於。年。鴉。大。嘯。其。年。子。弟。正。生。食。第。一。進。飯。食。中。鴉。鳴。而。告。之。曰。子。五。德。不。佳。已。不。作。春。明。夢。想。自。今。以。後。無。復。相。煩。俟。吾。弟。得。意。南。宮。當。會。精。靈。努力。作。鳳。鳴。也。鴉。首。肯。肯。再。是。大。風。為。其。於。其。左。翼。而。驚。迨。了。未。幾。吾。弟。成。進。士。歸。百。千。馬。馬。鳴。集。殿。門。子。進。金。是。鴉。故。欲。累。日。為。鴉。但。知。因。人。成。事。而。鴉。實。能。識。人。於。未。遇。時。也。愛。茲。之。以。告。世。之。惡。鴉。而。好。鴉。者。彈。曰。風。鳴。呼。呼。鴉。鳴。呼。呼。鴉。其。弟。弟。何。魯。之。和。也。若。獻。婦。如。雞。儒。惡。兩。者。殊。不。耐。聽。米。水。相。激。之。當。除。其。七。王。州。州。見。之。定。探。其。故。

詩錄卷十一

吳門沈起鳳相成氏著

考傳辨汗

嚴分宜水嘗時與嚴齊王公諸書善提寺求院一日問開荆刺傳主與於期自段處嚴曰此
嚴漢也善知濟不濟以頭顱作兒戲耶遂大笑曰烈士復讎殺身不顧忘可哀也遂大
哭又聞至白以冠送別時嚴復大笑曰既知一去不還復遣之使去太子丹真下惡也王
又大哭曰壯士一行風蕭水咽擊鼓高歌千古尚有餘痛繼開王遺投劍歎其路高嚴史
笑不可仰曰是真不更事淺不於環柱時殺之而乃以慢為了事王吏涕泗沾襟曰臺傑上
秋知己至死尚有生氣銅柱一中往龍亦應時時一呼聲笑聲喧闐滿堂一老僧傾聽久
之嘆曰笑者人情笑者真不可測也二十年后忠臣義士無遺類矣後王官中奉縣令續有
政舉而嚴竟以有詞作相奪權讓國植黨傾良為明代奸邪之冠若得預知之而不能救治
佛門所謂定劫數

鐸曰儲蓄忠愚孝有旨哉古之亂臣賊子皆聰明絕頂人也其故士不重才而重德
青衣攝蓋

卷十一

單求其公為河內崇憲有庶姓者以人命誣服公駭女書兒為婢公鑒其誠納之公
大人脚下嚴其帶而外謀以誠指書兒不從學日加鞭撻俯首順受而已後公以某誤解組
歸時某樹林有盜首曰客張青有別標書用流生彈一發五丸無不命中次日瑣瑣子朱健書
用一鐵錘擊真武殿前石鼓碎若粉橫行棘林掃蕪者不收正眼觀公檢之成備而行時
已薄暮聞林中嗚鑼警公股栗大人色如土侍僕僕御無不色變書兒從容進曰公何驚
何敢犯大人第如染不徵生婢于子役之可也公前時從于而大叱盜曰賊猶奴誰得河
南鼎書兒至嚴又曰我輩但得錢兒鈔兒書兒何所成書兒怒曰若輩死期至矣嚴戲
言嚴亦怒嚴一彈書兒手散而為投之又一彈按以左手第三彈至口以笑逆之當以
齒齒驚又發一彈書兒仰臥馬背以雙背解嚴夾其第五彈至書兒即解脚下九粒之鏢
以有餘去三寸步遠騰身而起口中吐火大笑賊杖止此那一盜舞蹠揚而前書兒手
奪之曲作三以顯赫若蛟龍搗地笑曰而娘能下樓亦持木惡嚇人夫可笑也爾盜失色
書兒即出其手中丸左右彈兩盜書兒身嚴拜馬前乞命書兒曰子何足巧我手喝令
人從容回騎書白於公曰其大人福此幸不奉命公及夫人守禦之繼而問曰其此抄技
何不亦姑一假書兒曰長槍大劍得子年十二時持斧請矣一八手不知作何物是以

不能學凡人問嚴時何使仇者受曰老父命婢于水報公大德小有時相是報恩也婢子
何敢於人亦竟歸家後勸公納為側室生子某後為淮南縣令任征彭舉吏入山捕盜
大有母風焉

譯曰向時為奴漢而知當日無解備之役客無能一語至今幾成鐵案英雄人願下畢
生無可抽脚恐為斷春泰下眼脫其書兒遍游其岸年十有款口述當會之說為過神其
技者然不聞列子之言乎飛術學則於甘蠶講法並書惟噴法不長術密持火以射地噴
得鐵矢連射傷視劇而走則書兒此技大有所受之也牛下之眼相兒女子構夫之况相天
下士哉

正士駭邪

然陽郡韓公號大方而性好武事日馳馬試劍為樂木青時攝一健杖出遊五岳中曉遊雪
收止枯廟一吏後雪月交輝公起立屋下四望默然曰真琉璃世界也忽陰風四襲一怪
忽見即首直入公杖劍相迎健杖大驚大伏地下以兩手抱公左足見惡鬼漸長始猶黃與
不覺剛則出屠者約三天許初見公狀貌亦驚然而亦驚挺身而止身亦漸長高出於惡鬼
者又約三天許鬼身頓縮伏地而拜曰公烈丈夫也人無官貴貧賤神氣俱高十丈自作一
新心重神氣即短一尺故昨前之賊形宇宙者上者長不滿五尺次者三尺以下者縮地如
三寸縮而公獨保其元神異日之丘地項天者非公而誰勉之勉之言畢而逃健杖見公亦
如故起述所見公竟茫然後公位至總戎平寇陣亡崇祀義烈所遺仗鬼圖一卷卷面此對
非其本相而望中有此崇其使鎮壓之概遂去故至今有春鍾鬼之名
鐸曰百尺樓頭元龍豪氣且伐之則掃地盡矣竭地如三寸鐘猶非充顯蓋義之論也

惡客降淫

金山寺老僧普靜者一僧不色畫白曰鐘諸佛殿上今聽講一夕脫衣去老僧嘆曰某畜淫
心未斷矣殺身二十年乃行斷送却矣會有高某倚法戲豐城好者其娼婢女俱稱亦端
好一日有娼夜少年欲其尸自中姓因苦慮而願假圖亭以想某某有斷之而觀其貌
美許之硬語其室兒床無食得父曰爾冷如冰地衣難臥如不以賤軀為累當移榻榻木少
年許諾某命家執錦帳錦被錦帳被榻榻上而去某夜少年同榻得私之少年又曰彼君
輕薄此此極而致矣某亦曰汝誠誠我富則諸金錢之則貴庶視為外宅兒哉由是少年
出入閨闈某亦不思斯其婢女僕婦離井亂其甚安初獲作富後竟竟白曰富貴無顯
惡客降淫不能驟加何家一心腹友至某對與高權友曰開門揖盜罪誠在汝必欲除某

楊雲先斷其淫其白宮之牛友笑曰劉雞焉用牛刀某則則之答曰世有不持寸鐵而可
下人磨削者特取此不碎耳某請計友曰此間有一侶小字雪狗下體發紅毒處占之米某
取之七何狗至山脂而狗花中主帥也某藏諸閣閣夜就少年狀少年得雪狗果大
真雪狗本偶家婦善房術少年又使朝夕攻毒殊無效不半月少年兩眉漸赤時以
手插禪院似怪癩狀又半月雙眉頓感呻吟作痛聲聲越數日辭去然兩三日必一米水則
與雪狗腹數日不能少腹極極而與雪狗抱抱虎夕情惻惻不能與雪狗雪狗以此
其意以弄弄之甚然而脫大聲呼下床竟脫跟蹤去雪狗就燈下出掌視之見一具約
五寸許皮肉交結血淋漓如凝酥嗣後竟不復來友人至笑曰雪狗已斃君以繡情作其
室矣某笑謂並以自全雪狗去後閣全山塔頂有一白瓶下體清瀾而元老情癡錫塔下
嘆曰誰家惡毒至此收斂無遺恨盡故可以淨體飯三寶矣某傷友隨其其而雪狗凡
為人詳言之

芙蓉城香姑子
芙蓉城香姑子
芙蓉城香姑子
芙蓉城香姑子
芙蓉城香姑子
芙蓉城香姑子
芙蓉城香姑子
芙蓉城香姑子
芙蓉城香姑子
芙蓉城香姑子

流浮芙蓉一城拾視之有小月一團曰小亭山下水落落記相逢採蘋花可惜遇水風午
楊煙雨濃不如歸去涉瀟湘樓東留得閣于一半月明中夜涼花影重心與之拾舟發
百步外芙蓉萬本張如錦帳至則朱戶沈沈錦帳裏忽有衣羅成座出視曰彭郎至矣
引而入鳳屏水叶一女子款步而水彭郎揖之曰何家仙眷故投凡愚一生為奴亦不懼
士知君風仙仙緣借雲鶴引帆源入梓月彭曰何家仙眷故投凡愚一生為奴亦不懼
矣曰君真誠於情者分有衣羅除內室中設兩榻以備羅履至夜女荷水隔簾對面
曰既觀若容常親玉體何復咫尺巫山使人介介女曰仙家夫婦祇在神交若以形骸為
則在弄弄早抱子矣何若著上至今無離離聲也彭強就厚席而終不著體女曰郎君若氣
未除縱欲回食徒高隔一燈明日為郎換骨丹三日而成服之始能散會彭不復已述
巖別榻晨起女採藥三山配入丹鼎命彭朝夕守之彭曰欲以觀天候女曰狂那情急
矣彭曰欲者急於食者急於飲人情願如是耳調笑問而舟人踏空因父病病母馳書指
之彭念指日月可以近麗人而登仙籍見母手書願不憚女從今暫歸省視彭曰死生有
命歸何益哉此則問難不思爾矣女勃然曰有兒女情而無父子性非仙器縱能離丹散
換骨亦無益也遂立咒其難彭曰即不敢妄說存還望度我一登仙閣女怒目不語一週

獨閉有衣爐化為綠塵士跨之而起嘆曰是兒全無心肝大羅天豈無父之國哉再入
而泣花木虛空一時悔過舟人亦不見彭懷恨久之尋道而回
薛曰仙家夫婦祇在神交千古名言可為蘭香紫綵靈解職矣帝問仙班必求孝子則伯陽
棄母極福絕親盡謂安人之附會也可
掃帚村地秀才
定陶富家某三代有善人之子年十四欲從某書師擇長奇選徒未決一夕華有人告
之曰汝欲從師非與那掃帚村某秀才不可醒而異之未製而姑蘇街掃帚村在郡西僻壤
至則野曠人稀無可問訊忽一老翁曳杖而來某趨叩之翁笑曰某秀才即是老朽遂其
誠意屏欲隨至翁收翁曰端舍不足以容書室既蒙寵召即此同行某大喜與俱歸命
受業座下翁督課嚴夜以繼日無間寒暑所讀文成宏制甚外皆習平日嘗謂以文成科
試作君子文或不佳自作一其論其論法是年遊於序後抄昔年閉中諸卷卷令之讀凡一
切時下清真雅正登上選者或命規仿其製春秋兩闈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曰先生出其餘緒即令童子成名何乃自甘蟻伏以青於於老牖下翁歎曰久之某其故
翁曰言之勿性僕非人鬼也少時不謹細行有愆名故以至困場度五十餘年未得一
科第而家人便薄謂謂天不合時宜致遭廢滯日以鈍秀才相諷警奮憤恨而終今檢高門
積福故得德澤為文帝吐氣使知一生潦倒非戰之罪且令天下知拾獲科登高第者在此
不在彼也言訖撫膺一撒倒地而沒某駭嘆良久感翁教子之德至其地見老屋一椽
積左側有老婦炊爨下詢之曰此先夫也亡三年矣生時真以鈍秀才呼之臨終謂我曰
子德薄不能負其言以博封誥後當以文章貽汝福也謹記此言勉延殘喘昔聞之倍增
悼出于金卹其家並極力營葬而歸後子為翁得報令迎奉老婦以終老
薛曰士先德行及文章故春秋榜上大半積福兒郎也昔年失德自百除名雖鬼旅傳
終當食報報方三拜之管科又進一善矣矣夫

元和今第公家安氏妻士神於折獄甲中有惡奴與主婦通而欲於其子或主婦以許逆
控縣公廉得其實拘以氏男氏併聽鞠至日喚惡奴上問內實說說俱不列名爾何把主
婦怒曰小人家主人奉養日望小主成家不意下流自虐主母求之反肆厥禍起想兩
實親親視向奉養不得已爾輩抱投公曰惡心為王分惡不解汝可謂其僕矣惡奴頓首曰
小人亦有好人之日里業所共知也公頓之喚許逆兒年十四互向悔罪訊其逆母之故

但流涕不言。公偽怒曰：不孝之罪，律有明條。三尺法何可擅廢？遂飛紙下。兒俯哭，狀與舅代為哀免。而意狀面有喜色。公顧而笑曰：爾小主尚在童年，刑杖一下，立當斃命。汝素疏好人，且受主人數年養育，盡代杖叩兩旁，膝下重杖曰：代不孝者杖勿從輕也。責至四十血肉交飛，繼又罪其叔曰：爾與乃父為同胞，而不能禁約其姪，至今以忤逆搗關，亦當受杖。杖伏地乞恩。公笑曰：一客不煩，二主有奸人在，爾勿畏也。又責下代責二十，并喚舅氏上曰：母子之恩，本於天性。汝妹即欲控告，何難一言勸阻。袖手旁觀，成何家法？應更懲爾。但年老能鍾，不堪受杖，奈何？爾願意以木棘今日勉出力，成全汝奸人之名。又飛紙責。惡奴勢難再杖，叩頭乞免。公大笑曰：女報主母面情，亦當為其兄狗狗做份也。卒杖之。後命并責加至曰：杖已代矣，加人何辭？大書如號奸人一名，俟忤逆免改過日釋。惡奴杖底已重，復荷重枷，不自曰：竟死。爾已稱快，服公之誦斷焉。

錢塘袁公簡齋，為先大父同藩，由翰花改授上元縣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間娶婦甫五月，誕一子，鄉黨稱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神。翁越日集訊於廂，兩造具備，觀者環若堵牆。公威服而出，向其舉手，某色魄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耳。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骨，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某處之孕，適期奉移之胎，豈降有違？載於史冊，總之逆朋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奉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王壽者，若兒年壽祿，爾等諒亦曾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即如僕，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予不信，今汝婦入閨，夫大人可也。某唯唯，即命抽兒入署，少選兒，繫於懸鎖，花紅繡保而出，如婢拜地下。曰：家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即此兒，吾喜視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眾笑曰：爾眾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為河漢也。眾齊聲附和。於是兩家之羞盡釋。後兒讀書，食饌於庠，奉公長生像位朝夕供奉焉。

守禮者所能。公治現不攻身，運廣長舌，向訟庭為衆生說法。黃蓋以武人而治石城，尤鍾以小吏而治吳郡。後如馮王與宗室，或以典史或以直廳，故王晉漢謂治之善，不必出於甲科。然過此等公案，豈足無學人杜撰得來？蓋不熟音律之論，失油給者必受飛災，不讀周易之文，投沐枕者終成冤獄。學優則仕，言哉是言。

錢塘甲服，蕭迎而入，四座賓客，咸狀臨庭，諱心驚股栗。進退失措，王人笑曰：先生勿驚，僕江湖吹客也。因我輩中，恃強劫劫，罔顧仁義，故令小兒受業，得以稍知大體。今幸不棄，嘉惠後學，特治危酒，聊明忠敬。言畢，梨園以劇本呈，諱木識樂部名色，括點白羅衫全本，演未及半，王人色變而起，急命撤筵曰：僕木實罪先生，何惻然若此？雖然亦天命也。遂具銀數端，黃金十錠，命其子星夜送歸。兩日捕盜師卒至一門，掩其子，實伏諱家，僕而得免。諱感其意，撫弟子成立，亦時來周卹之。

卷十一

卷十一

老婦出曰：昔在親庭，予亦何事。苟塔意不怠，高可釋成好翁也。稍寄注目視，邱曰：先人果有成議，兒何敢違。大喜立，繼女出見，時始識，邱與無匹，即命與邱交拜，導入內室，就席之，問邱詢其願，未女曰：歸問親，當自知之。諒非妾意相攀，極玉以求售也。邱遂不言。天未及晚，女復生歸，邱曰：新始正燕，何忍遽離。女泣曰：妾自見棄君門，分以女兒身終老，今所以含垢為歡者，誠欲借一宵嘉禮，正名定分，使與日骸骨，依君先人墳墓，實不能終事也。妾有五佩，一枚持獻，以作明信，邱視之，與所碎者無異，正依繼問，聞岳父母候送於門，握手垂涕，而別。去歲晨色中，翁導以歸路，及家，母夫人呵責交至，邱以玉佩呈獻，並述所遇，母審視再四曰：是矣。汝父在日，曾見吳家女，甫九齡，面目甚酷，房將聘作汝婦，戲解玉佩繫之，繼值汝父喪，悲思不復記憶，後聞其女及笄，父母痛悼，相繼而歿，今理骨多年，何得復成。嘉復邱愕然，謂曰：尋至其處，見破屋半楹，停棺三，拜奠痛哭，而返，後邱以進士官部曹，務女極得於先，繼並并岳父母極營，北以再，要言氏女頗賢，德所封，亦復諸前室，以嘉其志，擇曰：烈女不更二夫，雖死猶遂其志，後婦之賢，亦貞魂有以感之也。不然，故劍之求，且括其志，能以封相讓哉。

書神作集

卷十一

金陵鈔庫街某氏子，世業儒，因讀書不能致富，舉而為傭，獨宿中，聞床頭嘆息聲，叱之，始止，嗣後每夜必聞，某亦置之，一夕有方巾朱履者，自床後徐步而出，聲感頗，意似不樂，某問為誰，應曰：子書神也，自流寓汝家，蒙爾祖爾父，頗加青盼，不意留傳至汝，因修舊好，竟爾見絕，猶幸兩無離德，乃今為錢奴束縛，使子意氣不揚，若不早脫腰，則銅臭逼人，斯文淪喪，禍將及汝，莫悔莫悔，言畢而逝，某急起，求榻四照，見有破書數卷，以錢半個縛，置床頭，蓋十數年矣，某恨是書為祟，取火焚之，一時灰飛烟滅，延燒虛室，空中物靡有孑遺，復竟以貧死。

釋曰：讀書不能致富，此言是矣，試問不讀書人，爾爾能富耶，然以求富之念，讀書，吾知其非讀書人，我輩讀書，學何事，適以富貴利達，橫互於中，稍不得志，輒歸咎於書，試請掩却書本，學究向何處，見生活哉，當作沁園春詞六闋，曰：甲子仲秋，惟吾與書，盟於草堂，願既盟之後，言歸於好，自今伊始，幸勿相忘，出則隨車，歸則並几，夜火人雞，備嘗各情，地牙酸笑，搢眉親裝，誰知爾本無良，枉賺盡英雄，兩鬢蒼，嘆巨飢，欲死千鍾，甚良，立雞無地，金屋何方，我自憐卿，卿真負我，故劍相看，也不妨，言未畢，早書慚而退，將出門，牆擊書不成，將為學子，不如老農，有草履半，橫塘之曲，石田一項，封水之康，推尊鴻臚，是蓬頭翁子，更飯

倚行荷插，從桃源境者，秦麻雞火樂也，融融悲哉，吾道終窮，似稼園與進，行木工，柱操，勝以祝學，齊東語，體高而福，與宋人同門，有儀科，無儲事，廡下投入，作貨金，翻然悔，悔從來，耕也，能任其中，古語有之，多錢善貴，吾何不然，看解衣，恐馬小兒，宿衛，彈琴，披裝，中補，那第，擬通，後，園連，沁水，百尺，珊瑚，碎綺，殘，孤獨，底有，奇書，句，版，松，帖，爭，回，各，備，實也，由天，料此，輩，何曾，值一錢，沈痾，兒和，咳本，無此，病家，兒孔，老，索乏，其，安用，書事，等，諸，屠，拘，當可，求，數，塊，執，執，君，休，道，聖，門，高，才，實，值，滿，腹，磨，磨，真，書，封，根，唐，唐，亦，豪，矣，試，想，受，降，城，外，霜，凍，雁，破，航，千，山，畔，月，照，龍，環，投，軍，軍，中，身，處，關，下，如此，書生，木，易，才，談，笑，談，看，樓，閣，繁，頭，奏，捷，年，生，一朝，廉，府，缺，獲，便，轉，下，都，船，大，可，夜，雲，高，牙，大，盡，青，霞，亂，明，珠，盡，或，黑，獄，寬，理，大，樹，飄，零，藍，田，呵，馬，兒，脫，東，門，歸，去，來，從，頭，莫，真，何，如，軍，旅，未，學，為，儒，然，則，奈何，各，當，相，從，亦，松，子，遊，正，說，姑，仙，子，學，子，翠，節，金，門，講，史，坐，我，霜，刺，笑，的，流，霞，醉，眠，芳，華，眼，看，蓬，萊，弱，水流，從，今，後，把，丹，爐，妙，訣，磨，倒，浮，頭，茂，陵，風，雨，堪，悲，伴，寂寞，驪，山，碧，樹，秋，嘆，英，須，有，老，壘，公，柱，入，越，當，然，耳，方，文，瀛，洲，壯，不，如，人，老，之，將，至，自，誤，多，餘，樂，石，謀，春，不，見，是，文，成，匹，馬，徐，市，扁，舟，書，汝，未，前，與，子，別，後，盈，復，無，聊，倘，家，君，見，宿，仍，開，舊，閣，謂，子，不，信，再，訂，新，交，首，踏，前，冠，有，如，嫩，日，從，此，相，携，臥，草，茅，書，大，道，君，言，過，矣，聽，我，勞，死，相，期，努力，雲，霄，美，一，任，奇，燈，馬，蹀，躞，倚，金，門

病鬼延醫

曹州計伏，本牛醫，有畜病，請醫，因故，計以治牛之法，治之，輒驗，遂自負名，醫，行有，貴，街，於，齊，魯，間，一日，晝，夜，有，僕，持，帖，來，遞，計，不，問，為，誰，令，僕，專，去，至，一，堂，上，見，面，黃，骨，立，者，數十，輩，環，來，診，脈，計，與，視之，皆，平，昔，所，不，治，者，愕，然，曰：此，冥，府，取，眾，曰：眾，計曰：若，是，則，請，我，何，意，眾，曰：先生，醫，我，本，運，望，醫，我，去，計，不，獲，已，勉，寫，一，方，康，晚，視，良，久，曰：一，劑，恐，不，能，效，屈，先生，留，兩，三，月，去，計，涕，泣，求，歸，眾，怒，曰：此，地，既，不，可，處，焉，為，送，我，輩，來，此，處，起，械，之，計，亦，驚，醒，覺，左，頰，微，痛，驗，之，有，指，爪，痕，釋曰：以治牛之法，而施諸有牛性者，宜奇功可立，奉也，執是，行以往，哀哉，求，生，豈，畏，於，牛，刀，下，矣。

詩錄卷十二

吳門沈起鳳桐城氏著

南郡

吳中樂部。色藝兼優者。若肥張瘦許。雖絕當時。後起之秀。目不見前。其典狀其片長亦足。傾動四座。如金德輝之春華。孫栢齡之別稱。蔡江來稱樓東獨步。冷淡處別號一種。虞翻朱晚春之嘆。馬奇玉之題曲。正如孟德輝。雖家推。不夫大家風範。張聯芳之思。凡曹遠。李之佳期。又似孫荆玉。舉止放誕。而反腰貼地。要其天然態度。王阿長之理玉。周二官之勝。棺始徐月華。臨青陽門彈空。一時聲情俱裂。歡當從之偷。沈天瑞之盜令。未克稍。魏。圍。似似趙飛燕。賦危昭陽。而掌中一舞。頗能竄易耳目。至如徐修。朱恩春。一。雖秋。葉。去。猶似十三四女郎。堂上履鏡。光景一片。歌。場。得。此。數。人。提。倡。稍。可。維。持。而。學。者。以。至。浙。魯。膏。腴。朱。吳。澤。聲。狀。態。闊。入。歌。臺。亂。彈。都。靡。然。效。之。而。昆。班。子。弟。亦。有。倍。師。而。學。者。以。至。浙。魯。膏。腴。幾。如。康。荒。倫。學。昆。昆。本。領。既。離。康。帝。那。聲。必。十。年。不。近。樂。器。然。後。可。表。因。吳。文。人。信。道。不。真。肯。正。學。而。入。歧。途。雖。復。進。擊。目。前。亦。見。笑。而。自。照。耳。觀。於。樂。部。能。無。與。然。

卷十二

鐸曰。以文為戲。即以戲論文。歌柳郎中。晚風殘月。宵夜。蘇學士。銅琵琶。絳絳。唱大江。東去。

北里

沙河站至平原二十里。鎮。土。儒。流。寓。者。動。以。十。計。予。客。鄭。州。時。曾。作。北。地。賦。脂。譯。序。中。有。白。茅。蓋。屋。曾。無。與。于。之。樓。黃。土。為。狀。絕。少。美。容。之。帳。泥。漿。半。勺。為。長。脚。清。湯。之。茶。鬼。大。一。屋。宋。子。京。高。坑。之。燭。等。句。蓋。醜。詆。之。以。為。狎。遊。者。戒。也。偶。於。商。家。林。見。旅。店。壁。上。有。贈。妓。地。東。兒。一。詩。曰。芳。名。未。許。近。花。叢。家。住。蓮。塘。東。復。東。應。是。前。身。鄭。家。婢。至。今。猶。自。身。泥。中。贈。妓。里。了。一。詩。曰。幾。度。維。成。照。墨。池。烏。衣。巷。口。弄。梅。姿。梨花。深。處。深。難。覓。立。到。黃。昏。月。上。時。詩。筆。婉。麗。情。所。附。非。其。人。耳。後。來。都。中。述。諸。金。進。士。梅。全。笑。曰。何。地。無。才。君。勿。下。眼。相。視。記。在。北。留。智。廟。里。中。有。高。閣。玉。卷。委。宛。端。秀。能。誦。舊。園。滿。小。詩。吐。氣。如。蘭。居。然。有。劉。米。春。李。秀。蘭。一。筆。風。度。予。疑。其。說。回。南。時。使。過。過。已。為。大。腹。賈。以。十。金。購。去。其。林。繡。貞。出。留。別。詩。示。予。曰。屢。更。餘。元。馬。上。明。玉。紅。倒。插。且。長。征。研。羅。裙。呼。春。事。曲。變。作。關。山。雨。裏。聲。因。唱。然。曰。傾。國。佳。人。本。生。北。地。自。與。祖。奴。空。粉。為。伍。幾。至。湮。沒。不。彰。則。發。家。餅。肆。狗。苟。釣。客。中。抱。才。未。遇。君。不。知。凡。幾。也。書。此。非。為。煙。花。生。色。亦。俾。求。才。者。不。拘。於。俗。云。爾。

鐸曰。呂羅風水。代產佳人。然使先到東家。則沈紗溪上。斷不載西子歸也。因知物以類聚之。沈理。沈風。塵中。幾多。奇士。半皆。馬鹿。酒。跡。名。流。愛。才。如。我。輩。而。轉。以。大。腹。賈。下。哉。亦。可。慨。矣。

貧兒學語

嘉靖間。家。宰。嚴。公。播。作。成。福。夜。生。內。幾。似。兒。妻。子。紛。來。投。為。公。命。之。入。俱。膝。行。而。進。道。則。角。在。地。甘。言。快。詞。爭。妍。獻。媚。公。竟。自。得。曰。某。侍。郎。缺。某。補。之。某。給。錄。缺。某。補。之。眾。又。叩。首。謝。起。則。左。趨。右。承。上。應。並。作。少。間。聲。色。罕。罕。有。聲。聲。喧。逐。之。一。人。失。足。墮。地。燭。之。鶴。衣。百。結。如。立。無。語。公。疑。是。賊。命。執。付。有。司。其。人。跪。而。前。曰。小。人。非。賊。乃。白。耳。公。曰。汝。既。為。白。何。得。來。此。句。曰。小。人。有。隱。憂。倘。蒙。見。寬。願。某。白。一。言。而。死。公。許。自。陳。曰。小。人。依。祿。鄭。州。人。同。為。白。者。名。錢。允。子。春。開。商。賣。雲。集。錢。允。所。到。人。輒。以。錢。未。小。人。雖。有。所。得。終。不。及。錢。問。其。故。錢。曰。我。輩。為。白。有。婦。骨。有。任。否。汝。不。中。我。要。所。得。能。望。我。耶。求。指。授。錢。堅。不。許。因。思。相。公。門。下。乞。憐。昏。夜。者。其。婦。骨。任。否。當。什。倍。於。錢。是以。涉。遠。而。來。伏。而。聽。隙。而。窺。者。已。三。月。矣。今。揣。摩。粗。就。不。幸。蹤。跡。敗。露。願。假。鴻。恩。及。於。寬。典。公。得。然。繼。而。顧。眾。笑。曰。句。亦。有。道。汝。等。婦。骨。任。否。真。若。輩。之。師。也。亦。唯。唯。因。有。其。罪。命。眾。引。白。去。朝。夕。輪。授。不。逾。年。學。成。而。歸。由。是。張。祿。之。句。高。出。錢。允。子。上。云。

卷十二

鐸曰。張祿師。嚴家宰門下。若嚴家宰門下又何師。曰。師嚴宰。前明一部百官公卿表。即已兒。淵。深。錄。也。吳。載。祿。祿。乃。又。行。一。支。

才子恩德

中翰書君引年。于同年友也。日過書齋。笑曰。英雄欺人。名流結習。而有時適以自誤。詞之。曰。昨遊吳山。過而投宿村農家。老者出一函。書。心。裡。之。事。意。甚。瑣。林。茶。葉。舊。字。快。書。地。字。孔。雀。兩。字。頗。別。錯。寫。及。鄉。愚。不。暗。文。義。未。即。改。正。詭。託。同。年。貴。殿。換。名。歸。之。老。者。執。扇。視。笑。曰。老。拙。向。以。酒。罷。二。字。本。有。確。對。今。胸。頭。茶。飽。兩。字。豈。非。天。造。地。設。又。審。視。久。之。曰。村。愚。幼。失。讀。書。未。知。雀。孔。是。何。物。想。即。庚。介。旁。伯。之。類。耶。繼。又。肅。然。歎。曰。中。翰。才。名。是。冠。宇。宙。何。必。似。名。嚴。慎。必。欲。書。某。姓。氏。稱。呼。而。煩。糾。的。彼。曾。歷。老。之。門。下。士。也。則。其。言。顏。汗。如。雨。叩。其。姓。氏。里。居。始。知。老。者。為。浙。中。名。進。士。倫。寓。於。英。十。年。矣。千。載。之。亦。為。得。然。記。此。為。才。人。輕。薄。者。戒。

卜將軍廟靈籤

鐸曰。天下有可懼之人。我輩若輕老者。而老者之輕我輩。伏惟名進士。故結習沈鋼。如是。兩。可。為。戒。也。

玉奉卜將軍廟。命大袁。袁子九歲。應帝于秋。年十四。尚不能做一片。奉先君命。德於產下。得一籤。曰。幾番愁怨。控無門。請事來。卻總不。不。直待中。見明月。方教還。汝。舊。乾坤。功。名。下。註。

一行氏曰木柱右如乳一生平步上雲梯先君曰以此氣志今春又不階矣時警軍為實
卷劉公以子音聲中用雄辯句取而復先君曰此諸事亦離之驗也汝欲入洋必俟秋
期開身後季公因培督學江蘇試則三月月中旬先君憂之離場中命題乃觀於海者難為水
至流水之為物也中通有明月兩字遂遂試拔而入學名又與先君相合所謂見明月而運
汝舊乾坤者其在斯乎或于鄉闈典試為王公際華國公柱予文定作題因史治宋中語
涉激烈王公恐得磨勘國公力爭抑置三十一名中大先君曰木柱名之說今查驗矣蓋
李公木柱名國公柱姓木名也嗣後應備部試庶不售主試者絕無木柱名而應卷
房師如柯公境觀公保李公中簡皆確然可證者今十年過四十不復然矣金門賦主試者
若合符即予亦無贅龍之望此非文帝負我實我之有負子將軍也思履難忘壯心易獲庸
才末流如此而已悲哉

鐸曰下在婺源時奉文赴江甯署路過則公廟解得一廡木有一番好事落揚州之句予
謂所聞非所對大笑置之直至金陵而望臺全公聘書至則軍委赴揚州備奉祈樂府始
信神明無戲言也嗣後統無微綠衣斷識想狂生命不庸姑妄言之耳

沈太守祠廟

卷十二

吳江監生某將赴北閩偕友人數輩祈善於沈太守祠竟夜轉側不能成寐明日眾友各述
其夢或休或咎互相指度某故作大言曰予昨夜夢到此堂沈太守離席揖予上坐且打恭
獻膝奉予若上司狀予謝不暇太守曰大人他日往至吾榻任當出我上勿得固讓命從
人易冠帶座上印箱令著森然排列予意頗不安雖坐下階太守三揖而退出門踏步於然
驚醒不知是何吉兆眾手稱賀曰君後日當貴無量科高擬於初耳某曰予他日果
符所夢君等願破風塵當一一提學之眾其手稱謝亡何入部應試頭場賦成文氣欲顯而
費中資者已罄京都為人才淵數生又不能謀餽餽口無資去留兩難幸幼時好吟時此
不得已投筆廣部作生賦一日演戲至十五貫見都一點某冠帶上坐印箱排列座階而外
扮沈太守入見打恭獻膝一如前日說託之夢境不覺撫掌大笑座上眾疑其發狂各詢其
故具以實告始知某亦江南舊族也試而不第者予叔則奉太史以車馬之費還之同鄉
誦曰周人占夢之善放於秦大嗣後郭喬周富集各憑臆見為斷河乾之夢著於宋史
賦之夢載在唐書田內亡木蔡司徒夢以反吉座中眾疑復令公夢吉道凶他如曹翰夢
張瞻夢李迪夢皆後夢散見諸家雜說者無不各有奇徵然天下古今做夢者不知
凡幾何獨得此數人之夢可知其餘皆不驗耳而此生說託之夢反意亦不亦是易曰吉

幽怪生平恍惚心為元兆非夢能入幻哉
梅溪雜令
縣令某性根鄙惡任十二年絕無政績惟道迎上委為得計有同鄉某公作巡撫某投書
見時同僚具在某即於儀門唱名行至上叩頭以千百計頭上為跪地起若巨吼叩畢
袖中出金珠若干座下又匍伏不起公有怒色某仰首曰大人是軍職老于軍職是大
人兒子不到此跪拜可也公愈怒曰汝欺我太甚以金珠擲地叱之去同僚代為解免公
曰汝等不知彼非趨奉自媚笑我耳某殊不解公曰我與彼為同鄉素患其懷內之計每欲
起即具鬼服於殿門外叩首問安與沫既畢膝行禮伏於階次據地叩頭以百數聲如響
隨出金珠若干物獻作尊項猶有不慚雙手捧恭杖以進口呼某夫人訓誨之始獲免而出
適見某乘兜手相似是且以細君戲我矣豈不令人髮指某皆色變公笑曰汝等想亦有足
辨耶自今以後盡肅大綱無違官路違迎之術適足以取辱耳眾唯唯而退
鐸曰惟簿章程乃借公堂為操演無怪求祭及等也昔程乾向長作三公跪而不為呂公休
廢人謂其有欺勞吾謂其有恥心

搗鬼夫人

蘭溪翁生年十七娶妻邢氏美而才日坐閨中書看約誓遂廢讀一日見鏡堂一小紗厨一
具中有髮髻女郎明眸秀眉婉麗無倫生問所自來邢笑曰是僕以十斛珠為君聘得妾生
亦戲曰家卿雅意當道向案頭捧硯何使某錮奇盜曰看卿安黃帖翠眼邢笑命侍兒移入
書室一夕昏令夜請生起入室相視燈籠卷所以紗厨女郎置案頭曰夜漏苦長房卿伴讀
稿阿嬌下階當私以金屋貯之轉瞬間女郎自屏後出笑曰書生太捨情甫執卷便作風流
想矣生迎視之狀紗厨中女郎無二因笑曰在微果辱降邢急前神抱女郎面頰頓掌拒之
曰君勿驕作此態妾私侍書君前身亦修文郎上帝恐君溺情閨閣拋擲功名故令妾來
夜而來替君清課生曰功名我所有自得一親香澤即當努力青雲以酬盛德女郎曰急
色兒卿使深翠卿記帳帳耶妾與君約自今伊始但得一步進即圖一宵樂否則煩言總無益
也生痛欲強合忽窗下有歌聲女郎從屏後遁去生自此下帷苦讀是年入邑庠夜果見女
郎未艾曰翠花妙子今小試矣生喜遂與歡狎并問族期女郎曰俟秋風報捷再當與君親
戲綠紅衣也有志者勉為之生益憤憤是秋竟領鄉薦女郎復來歡聚曰自與君春風一度
公水不復來偏日既臨暮安得復歸仙籍若知杏林得意要當日夜侍巾栉矣生大喜愈益
引請明年復捷而宮殿試後官中諭給假南歸者入門邢氏迎於堂上花紅繡榻懷中綢一

卷十二

一

聖後生問為誰耶又曰是即於天那賢合詞也復喚一女即出曰君欲得私府侍書否生得
然則故那笑而不言女郎以實告蓋那氏悲生廢學于全購一麗孀政說計以勉之其風流
詞令皆口中授也生感那玉成之德仍仍抄廚女郎置鏡旁曰以忘吾過且許吾人
輝曰準種買男花琴及弟非閨中逆環妙計恐終作彈琴看影影人耳何物厥兒有此奇福

呂仙賀儀

小陽曹某有文行而性氣疎傲赴試金陵宿呂祖祠早起讀書先以辨香燕呂祖前告曰
弟子渴飲烟店仙麻且曉誦聲聒耳幸勿罪一夕倦伏几上見一老者至曰秀才太攻苦利
市糊形今春地印春曹肅之生道者議論風生五經史漢頗如執注曹與之道者曰野人操
舉書時亦宜下帷讀春願成進士今曹卻遺憶夜分執卷風冷製袍燈昏觸柱忽忽如昨曹
曹檢其先遺出窗謀就正之道者前問兩行即捨去曹曰僕天污曹目耶父應曰正惟不能
污目是以不敢觀耳君人氣息過似兩京次者亦轉朝蘇海若以此獵取功名聲稱執商與
更勝驚諸五都之肆非弗寶貴而無如識者希也因袖中出一冊曰此科名寶筏讀誦誦書
急成以觀曹平昔所唾棄而不為者因憤然曰吾儕作文不壽世亦當名世以此介拾科第
宵踏東海兜耳僕何能從命道者曰嗚呼子有微骨不拔則不可教急剗劍破其腦有一骨拔
之而去曹痛甚踰馬而醒見案上遺一冊註置之明日起開書稿都不快意據案上冊誦之
大喜朝夕揣摩欣得計繼而入閨所作文皆規撫其製榜榜榜高魁一夕夢道者復來以
骨納履後而去及醒視其鄉里而終編背流汗如雨下仍取古文研究之後竟以孝廉終
鐸曰劉黃下第望子成名幾許康了秀才動以此書誦當局必仗躬自蹈之以關其口而奪
之氣傲骨一拔勝於拔古矣

卷十二

大士慈航
祁昌謝茂才之姊少寡夫相舟節斷掌如素日禮大士像有淚婦入門坐談半時慈惠通魚
藍而去戊申五月七日賊水驟發萬家傾覆女自度無生理忽見魚籃大數十圍疾登之隨
波飄泊至一處紫竹林香花林徑女極力登岸迎願魚籃傾小如故因謂藍而入見大
士纓絡垂珠珠登蓮座曰汝來乎吾以汝青年苦志恐罹大劫故以慈航度汝女伏地謝說
命龍女以楊枝水濯其體脫座下紅花翠葉剪衣冠以賜導至一殿左右分兩院東曰即東
西曰賢才女先入賢才院見有稚髻者曰孟凡據書者曰班昭據者曰班昭據者曰班昭據
賢者曰班昭據者曰班昭據者曰班昭據者曰班昭據者曰班昭據者曰班昭據者曰班昭據
持節者曰貞美劉尊者曰梁節婦歌者曰陶嬰鼓面者曰懷清巴氏有管而木者者綠棠

曹城華也女嗟歎龍女曰善陸現女人身說法百重節孝及賢者日以慈悲寶筏渡人
苦海汝得來此節孝院又增一席矣至引至蓮座大士署名寶帳令曹魚籃次龍女位下時
蛟水漸退謝生求妙庵不履拾魂入棺葬甘露處北岸一夕見婦靈寶寶輝耀魚籃而來曰
我家大士救拔已登寶錄因汝垂念故一來家問婦有所傳否曰我無他術士子守身一如
婦人守節立志不娶一踐跌墮入墨池而江水不能濡也慎之慎之言畢飄然而逝
鐸曰修士讀聖賢書未身至聖平至勞筋骨做肌膚地伏橋下而死以視如茶餐者其苦
有以異哉安得善哉不西來相以度之

全垣真像

揚州陳廉蘇素清穆子客嚴政全公幕陳日來談說一日謂予曰吾郡有邦潘大王財神也
元曰解天胸赴靈寶殿路達窮神要之欲貨銀三萬大王曰天胸有正額何得貨法窮神固
索不得已出懷中小金錠予之窮神怒赴德於文明教主即後西遊所稱麒麟精是也時教
主坐天壇演筆陣開窮神浩大慈師文壇健將排筆陣以圍之大王拔劍關然筆鋒所到振
披靡大王懼赴全垣求援於文昌福曜帝君出見曰與君素昧平生何得來此大王告以故
帝君曰君等恃財傲物自應罹此禍然以筆尖橫行天下亦非吾教之福命來友人名魁星
魁星至而白誓文弱如處子帝君備述其事命收之魁星曰面目不足以驚眾奈何帝君沈
思良久未衣進曰乞帝君賜以假臉而皮一雙則諸事可為矣帝君笑諾之又授以金斗今
同大王去至則文明教主方揮筆如椽自謂十人軍可以橫折魁星擲以金斗是弱頓不能
支棄筆而逃魁星收其筆並搜得窮神所寶金銀別大王奏凱而歸帝君即以筆與錠賜之
今其世掌金斗故至今傳魁星像蓋而種種右手持筆左手持錠而旁懸一金斗云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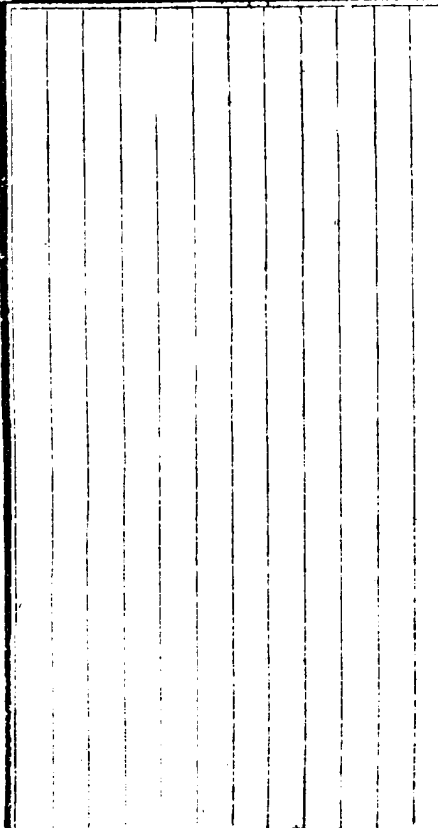
天府賢書
張靈字湘人年十八歸子南結縭以金釵作誓奉子為閨塾師請閉約度北曲一套黔令祀
家展載入詞壇素話初學詩古體不甚作言辭香流花左言通似玉孟于各江晚發贈詩
曰以苗向江樓春風起春愁何人折楊柳江水自孤舟海倫無有眼高堂有白頭臨行重依
望空作招梁謀舊稿散失不其記憶猶記其五言詩中有花卷已如此春風猶未歸貞娘

六

七言詩中，有三尺鴛鴦空有家，千秋雲雨本無家。之句，蓋陸離子之流也。下詩天之眼，好作傳奇，笑怒罵，珠玉忠厚，當勸止焉。一日書，抵枕而起曰：怪哉夢也。予詢之曰：適至一處，彷彿世所傳，以蘇殿者。書一暗室，榜曰：泥築獄，見荷如帶鎖者，分跨兩亦下，鎖形，臨面而盡帶青色。左曰：文字索尾犯四名，或號賊骨梅，好色賊宋玉，美人賊司馬，相如，尊真犯元，獲右曰：詞曲索尾犯四名，玉鑲香溫，虞筠，江南柳，歐陽修，紫輪袍，依伯起，牡丹亭，湯顯祖，亡何兩扉，裴已而嘆曰：我輩生前，才不萬，執持三寸管，左塗右抹，不意獲罪至此。人曰：自古悲業文人，必生天上。如李昌谷，名賦，玉樓，蘇子瞻，校書玉局，獨我輩流墜地獄，何幸不幸。若足懸殊也。言未竟，一魄形王者，憑案六事，才數語，即嗚呼命，神赴聲舌，獄忽一袍，勿人，齋詣至，從人盡捧履服，魄形王者，離座俯伏，宣詔畢，曰：吾三閻大夫，屈原也。夫人香華，皆忠臣孝子之寓言，宋廣平，心如鐵石，曾賦梅花，韓州，疎迎佛骨，風力錚然，而銀燭未銷，金釵欲解，兩言詞，堪膺文，即范文正先，憂復樂，而碧霞天一關，亦有酒入悲腸，化作相思淚之句，何得拘文牽義，羅織風雅，今奉玉帝勅召，彼盡為香案，掌書，命從人脫枷鎖，易以冠服，鼓樂引去。是時，於五廊下，始而懼，繼而喜，不覺豁然，驚寤，子笑曰：卿勿言，予平生福澤，被輕薄業，折盡矣。前所見是汝之誦讀，後所見是汝之解嘲也。湘人乃大笑。

卷十二

鐸曰：泥築獄中，果有此輩人物，則風波乎畔，梅標高香，皆梨花妙舌也。自難自曉，忽語忽莊，秀鐵面，結語呵人，鴛鴦什解，才放世，盡於此矣。



117



笑

笑

錄





清獨逸窩退士編



笑
笑
錄

笑笑錄提要

此為吳下獨逸窩退士輯共六帙上而探諸
古籍下而采及近聞凡夫齊贅聾之滑稽漢戲
郎之諧謔以及打油釘鉸歇語瘦詞凡足以資
嗚噓無不悉入網羅彙集腋以方珍金披沙而
始見淘推能事彙成大觀試當雨夕燈窗茶餘
飯罷一編快展萬慮俱消尤足令人笑口狂開
心花怒放是誠消遣之佳書也

序

余弱冠時善病每謀舉業未逾月輒病輒逾月壬子乙卯間兩次大病幾殆各臥
牀者半年居坊虛佛學荒落職是故也每病初愈未能伏案輒輒自遣之方則學
操縱學六法學弄學詩甚至焚香偃坐澹竹栽花亦親為之要為習靜計耳故所學
都未深造今且盡忘矣先大夫嘗集崔子玉陶淵明語書聯以賜曰慎言節飲食委
懷在琴書蓋紀實也而部性尤喜流覽說部上自虞初稗官所志下逮里巷野老所
傳莫不蒐討寓目癡饋弗忘又平生善愁居恒鬱鬱不快亦賴陶寫胸襟故壯歲以
來獨於此未之或廢間取其可資嗚噓而雅馴不俗者筆之於冊以自怡悅忽忽卅
年載載遂多惟零屋叢雜不便繕存茲於退直之暇燈炮茶熟時刪汰復查區區分
後手錄為六卷名之曰笑笑錄事類鈔賢賢猶博弄知不足博雅一槩亦仍以供
我之狂愁排悶而已

光緒五年三月吳下獨逸窩退士書於堂南寓齋

笑笑錄

序

笑笑錄目錄

卷一

蘇扛佛	相馬	攢鞋
參軍教歌	陸餘慶子	八廢偷袋
逆風不張帆	判獄	總姓王
牛宏	詠木版	逆流蝦蟆
驅驢宰相	凍猪肉	煮熟狗
猩猩	非錢不行	乍可厄
牛頭阿婆	斷窗舍人	見屈原
詩父	火迫鄒侯	漢口
不解事僕射	擦面	近臣相謔
田舍漢	合寺狗卒	失馬
金牛御史	噴帶	平泉詩
待闕鸞鸞社	脚脚	張允一詩
顏謝相嘲	石鼎聯句	金銅釘
張白相嘲	畏內	三狗
射鹿	同座先生	蹲鴟
狗枷	懸之人懸	浣漢沙孔子
雌甲辰	劉焯叔姪	顧愷之
米中有石	典尚書	駱駝
所出同	牛羊下來	劫墳賊
乘驢	取水煎茶	方干
石赤心	兄弟品第	裴相選客
擊球	中書瓦解	蔡伯喈
卷耳	舜禹之事	一條勝一條
燒帚		
改唐人詩	國圖春集	尚欽咀嚼

笑錄目錄

啖劍鞘	寄詩答芥	石壓蝦蟆
東坡雜誌	曹肉參禪	蔡京諸孫
兩淋學士	鷺鷥腳長	風疾
死後出家	死後休息	王猴張牛
袋裡貧士	劉貢夫謔王汾	甜菜
高唐	每軌言佳	字說
鳳毛	不識枇杷	祝神
山谷詩風	律賦之弊	十年窗下
好色如僧	不曉人事	鄭村水牛
邢俊臣	信物一角	高氏學
來日吃蒸餅	四星兒裏	減年恩例
坊州杜若	負暄	宰子晝寢
鼓題	無字碑	尋常百姓
范文正語	慰足	太祖愛物
嘲王安石	王祚問命	依卿所奏
山谷詞	窳翁翁	暮客
外國表文	夫人裙帶	仿春秋
以詩絕媒	脫籠	芭蕉
起復不離務	富春坊災	催妝
坐亡僧	下詔求言	司馬牛
算命	大鼻驢	畫履
諸胡帶令	楊敬武詩	梅花詩
相入聲	太傅是誰	麻沙板
蔡元長落水	高蘇文	腹負將軍
尤楊雅談	乞和六如	少陵可殺
土之皮	獨樹不成林	偷古句
禪鑽	胡盧	鶴鳴諫議
獨樂園	註杜	張季龍
	獨諱	下部尚書
		沙小詩

五字酒令	家書	苦荷
三分詩	毋逝我梁	樂天奴子
贈妻詩	東城北歸	參玉版
瓦學士	草書	出詩示人
昌州海棠	五根	僧似蟹
伯夷墓	嘴尖	四人合一
江山沒興你重來	異二勝六	潤筆
小鬼匠耐	文士可鄙	不若聞之
客星犯帝座	留邑罕	懺悔
也買脫空	誦月蝕詩	革制詞
無為子	文字一律	怕大蟲
悔殺	夢見公	方地為與賦
本州舊例	戒虎文	自誦新詩
三子大千	假淚	撒圓菱
笑 笑 錄	目錄	三
王安石	生張八	故相遠派
李二龐九	豁宿	曹公右軍
乾盤	武臣奏事	莊宗角觥
廣韻注	取名	太學識
嘲道學	不降則走	禁醋
糖蟹蝦子	食籠一擔	放屁
小鬼	荷包半鴨	道士為僧
敬經	置士籍	真直院
想當然耳	食羊骨	瓦飯
著飯喫衣	禁方	醫以意
三笑圖	丈人	好睡下棋
見錢不識	糞不幸	此行豈可替名
三老言年	李白不識字	畫花詩
自稱小人	市馬	燥子茶

不油裏面	貳子	照熱
卷三	行詞	蘇字
王三惜命	張王李趙	王介甫作戲
建義井	面上起草	躁進
迂儒作官	可知	熱中
賃馬	割股放生	苑中獅子
爪齏講	書語	有些惶恐
縣令生日	育子詩	某是鬼耶
家信	妻寄夫詩	有貌大臣
百韻詩	徒罪以上詩	女子詩
大鬚小鬚	敗一席之散	看孔子面
張蘇相謔	俚詩	字說
冷債	獻菊節	唐三藏
笑 笑 錄	目錄	四
溫論年	索火具	相府公事
折雞	改佛經	木履
食肉有智	好為詩	安祿山詩
李可及諧語	太公之年	縣尉下鄉
潮孟及佛	露兄	三照相公
三覺侍郎	波斯婦	春氣太成
賤逆	雜詩	武將詩 改年
爭詩	得力於貓鼠狗子	古物祝壽
用子字文語	促儂詩	九錫
吹火詩	拉雜變	笑原憲介
六言詩	桃花	鸚哥嬌
有不俗者引一個來	誌儉	弄影戲詩
法言魯論	魯直弟	六十猶后
至賢母	崖州大	詩用俗語

集句	生老病死	官諷
一錢詩	不求聞達	李杜帽
三百青蚊	放生池記	預作祭文
遠山論	羊屎配餅食	油著
情面	溫體仁對	習春秋
慈怒	弔喪妻	天順間詩
馱官人	劉棉花	補缺燈檠
四畏	賄賂公行	柳和尚
蘇硃筆	一鳥	俺把你哄
嘲鴻臚	老人燈	相成驢
麻抄	浴詩	題區
懷人詩	忠孝娘	象奴
無米無碑詩	酒詞	太白墓詩
中許互誦	吏部試	談報應
笑笑錄	目錄	五
三錄	獄世	雪詩
死充村牛	媚	徐晞
活西遊記	祝知府	紗幅
題寺壁	多子少子	念佛
岳子方	偶然	時令不正
改舊詩	札	過盜詩
唐阜	丁酉科場	獨木橋
邱的篤	雷謠 獅虎截角	一字笑話
丁祭碑文	教坊墓志	詩驚番人
京官不用傘	太極圖	健忘
阿丑	度田	道考詩
仲翁	素娥	張幼子
學博文彩	越俗掃墓	飲茶
體餘充偉	呂溫詩	犬吠雪

竹詩	蟋蟀	東瀛比東坡
明憲宗	酒令互揭	四喜詩
伴僧止	制春弟	星士裁縫
錢同愛	爭雪	隸卒吟詩
渺渺小子	賞松會 水晶	約同死
婿王振	善哭除郎	論詩
餅錢	染布	避忌
陰陽生	道兄官弟	陸景
鴨食馬	砂鍋容冶坊	奴揮扇
柳之葬具	卷拍趣馬	別後闌干
姓謔	泰山之力	東坡語妙
眼熱	剖夫勢	集四書語
嘲李于鱗詩	多日多手	手重五斤
罵人見官	不識士術	班固不入選
笑笑錄	目錄	六
刑于寡妻	彭祖面長	芝蔴通鑑
既庶矣又何加焉	金雞	良知何色
卧遊	無網之災	短視四書語
藏武仲老大人	武人笑柄	
卷四		
三不要	老爺	出衆
石計	郭鸞鸞	荔大如瓜
瞭瞎	浴睡	金聖嘆
批詞	左趙對 糊官院字	兩股
還銀	妖賊	闌駁
腐腐	跪求	告荒
伯虎對	祝壽拜年	祝撫軍壽
冷泉亭	無義得紫	琥珀
兩朝領袖	張獻忠	懲頑

開科詩	備科詩	滄浪亭對
著短龜長	詩用語助	何物公麼
舊人	勞顧戲對	改崔灑詩
引孟子	唐九經	老萊樹班
魯夫人詩	論詩	科目
不知羞醜味	螃蟹	六鶴飛
酸鹹	道士無稽	急流勇退
杜詩韓文	落帽痕	撥燈法
詩字不可移易	詩評	名士牙行
巴西	僧唱詩	雲林譜系
烟酒癖	吃檳榔	牡丹結錦頭
張敬何郎	投刺	女子詩
偷詩	文選昭明	瓜不惡
笑 笑 錄	一句半句道着	老杜尚廟詩
二牢	二韻	史記
修夫子廟	寺人祖禰	春秋權倚閣
祁魚蝦	長江天塹	敗家子弟小影
雪詩	武曾	手脚眼 脚不及舌
不能作詩	銀杏 下流	圍棗 晏子
詩話	似我	唐伯可
借公叶韻	老婆牙	幾回見了
擺頭	押海字	老兵
鴛鴦樓記	見鬼症	無奈這一隊畜生何
年少	桐花黃葉	毛三瘦
林墓詩	作墓志	買地券
口給典雅	放生池	耽詩忘身
尹姓 口吃	太平之太	此人其有力
甲子丙子生	摘人詩文	心疾

荀荀圖	妓劉元	李家明
望陽不至	僧出家	姓嘲
姜徐疏對	損有餘	掉書袋
朱轟	此賣宅者	舍利糶
曲子相公	唐書	妓詞
中官掉文	煩惱自取	先生後死
賤朝珠	經其祖武	機好古
嗜飲	向醜	不好談
徐行雨中	黑妓	窮斷奉染
尹字諶	窮詩詞	武生入學
能掌	唐六如詩	縮脚韻
一字笑	三無	醫詩
的對	改舊律	文謬
蘇州笑話	小杜之下	玉婆醜林
笑 笑 錄	目錄	八
六百年	改千家詩	吳語詩
賀啟 偽詔	嘲儒生	三平
評文	其次致曲	伴食宰相 無所不為
題壁詩	飛昇	小鷄詩
門對	姓吳姓陸姓戚	陳莊詩子
陳也罷	嘲康生	梅祥
草翁風必舅	以名為戲	文繆
詩有唐氣	六一居士	京師十可笑
李義山	仿小說	博學鴻儒
周王廟祝	衛子詩	傳誤
始	一銅錢	論書
夏雨如赦	牛馬	乾癯
郊天鼓	方望溪	太極圈兒
公婆	焦蛤	假日

卷五

學詩	婢罵貴客	當蟋蟀
酒歌	考優	誤解
赤字	招飲即赴	結緣
場中醉酒	官話	運磁頭
要緊窮	書廢	交易
嘲傳遞	孝廉顯祖	率叔
老童	後嗣相誇	得罪阿哥
提督屬對	風鑑	張子白
倪蔡相誇	應試	剃括
梅影夫人	不白之冤	伯夷叔齊
乙亥 新銀八字	偷兒行樂	師也過
洪惟存詩	筆客	張獻忠文 克太尉寫真
嘲王伯穀	村學堂詩	大老二老 吁嗟閣兮
笑 笑 笑 笑	目錄	九
集對	樂	俳語
家書	河豚蟹本	活孟子
不能詩	富翁語	關玻璃 洲遠堂
南風五兩輕	歇後詩	牛姓
小字	罵學官	夾帶柳梳
賣鹽官	金腿詩	店聯
下第詩	山谷詩	仿詩經
七事詩	書書者	荆公句
方人	春色	學聖人
村學詩	對聯	畫臥 三乳
小像	嘲時文道情	用史語
得詩題	雙白菜	椒椒
眼鏡詩	題圖	詩太甜 打油
討蚊散	見上司	書僕詩

巧對	狄希陳	嘲射說
公治弟兄	害眼睛	封翁
騙帽	措督	楊雄石秀
一錢不還	邵伯詩	江陵縣詩
王姓詩	屠子	馬桶詞
候補縣知縣	漢朝羅袋	大人
下四不敢來了	忘八萬人	糧道觀風
衙校聯額	通家淚	脫調
麒麟龍	阿連	杜康廟
育詞	小膏	雅片應
聘齊圖	一毛不拔	題額
名實不符	可笑事 怪事	葦詩
買靴	唐時對	笑哭
老伯伯	土音	拙夫
笑 笑 笑 笑	目錄	十
日子令	一身兼作僕	笋炒肉
賞雪詩	老奸巨猾	拜義父
趙古董	仇十洲	杜荀鶴
三庫大臣	御史大	九錫
巧對	賀聯	阮園
松中堂	廣文聯	續縣令
十字令	衙參	清客
行令	宗室	給事尚書
陳蔡相誇	土產	子委玉見
廣文秀才對	楊季對	陸陳相誕
紳瑤相誕	以姓相誕	倪賈對
知縣相誕	杖銘	五行四方對
脫口對	兩生對	醫生對
賓主互對	一字破	醫生文

減字破	四書語作破承	寶鏡與馬
歐後跋	虎言蝶歎	文據
套調	文章著龜	墨派
卷六		
懼內	贖當頭	雷詩
牛何之	作文	讀書
父母何物	詛學政	嘲警
酒令	抄文瑛字	作文紙謬
紀彭作對	幻想	詠寒林
沈和跋	父子誦文	官職詩
巡檢	縣試報	客滿詩
文戲	別字	學生惡習
大人虎變	槽糠妻	神樓妻
再打三斤	見上司	李趙兒
笑	目錄	十一
銅鏡照人	鼻頭	題像
母狗公侯	美里囚	論年歲
通文	吾從衆	妙說
陸通明	千家詩	牛
雞頭	雞卵	布醫
匾額	警	京官詩聯
歸班詩	站班	飭紀教倫
作兒子部民	奇名	救職聯
逸民榜	響榜	學政
嘲邑令	都中竹枝詞	官紳結交
紀文達語	訓子	八卦橋
蘭花姑	料諱	月當頭
蔡對馬	痴人說夢	調簾
董生對	妓誑	戲提詞

相術	未冠詩	十八拍
打運	家大人	字說
自體	克長克君	長壽
肥	偷兒	萬胎巡檢
一元大武	老童詞	閱卷
詩誤	文環	策謬
記誤	各道	縣試
楊令公祠	計開	製古碑
館餐詩	同進士	八錢宴客
婉魁易銅爐	罪不在醫	某醫
詭河帥	金山縣	看如夫人洗足
狀飯太守	種菜觀察	袁茹
改唐詩	題疏壁	滄上竹枝詞
布夥詩	燈謎可笑	寸有所長
笑	僕能詩	十一
笑	目錄	
華鼓其鐘	殿試聯語	賤姓不佳
未湯大全	高帽子	難漫
天生妙對	詩諧	廐焚
殺人燈謎	放脚	梅花詩
燈棚聯	控詞	對句
絕對	借西廂語	圓子
歇後	今爾何監	吃刀
草雞毛	春槍夫婦	揚州人
圍門對	僧懼內	嘲學政詞
教坊碑	詩嘲俗令	聞酒
河東獅吼	有韻音紳	踏破甕
掛環陶淵明	鞋底	迷途華巾
破雨	塗抹書	艾氣
獨勢人	目眇眇兮愁子	踏破菜園

蚊子

我得之矣

十七字詩

召客自醉

辨處後

評文

蚊子
勢不能行

笑
笑錄

目錄

十三

笑
笑錄目錄終

笑
笑錄卷一



清
獨逸富退士編

蘇江佛

張林詭會昌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齋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者。巡履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江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答曰。無過密隱僧也。尚書故實。

相馬

元宗好馬。擊毬內。厥所飼。意猶未通。謂黃幡綽曰。吾欲良馬。久之。誰通馬。絕幡綽奏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語。究其旁鑿。不聞通馬。勉爾馬。得知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是以知必通馬。經上笑。而語他。松簡錄記。

搜鞋

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鞋穿。凱曰。何翁為汝。經學。有項門大者。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雙。果。咬木也。遂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者。鞋去。門夫竟至。徒跳。凱有德色。朝野僉載。下同。

笑
笑錄

卷一

參軍教歌

洛陽令宋之選。村唱。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庸人也。令之選。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不笑。

陸餘慶字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誣十日。判不竟。送案。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八置 偷袋

周定州刺史孫秀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請。應。文符。須徵。發。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乃入。置中。藏。令。奴曰。牢拿。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人入。京。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秀高之流也。

逆風不張帆

杭州參軍。獨守。思。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不。得。張。帆。張。大。晒。風。

判獄

王熊為潭州都督行法曹判掠獲賊各杖一百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七人能曰掠
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曰前科罪時人兩之前任尹正義公平能替之百姓歌曰
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瀨瀨判事雖吹牛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銀從頭唱常逢
鏡夜又百姓不得活

總姓王

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通判王慶見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史慶又未及
問何姓慶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牛宏

隋牛宏為吏部有選人馬敬者貌極宏難之側臥食果子嘲敬曰常聞扶風馬為言
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敬應聲曰嘗聞龍西牛十石不用物今見龍西牛
臥地打草頭宏驚起遂與官

詠水使

高士康好著木屐令選人咏之選人齒已高乃曰刺鼻何曾嚙踏向不知膝高生兩
脚笑錄

不齒自謂得勝人士康笑而引之

逆流蝦蟆

張元益腹粗而脚短項縮而眼跳吉項目為逆流蝦蟆

驅驢宰相

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銳濁為內史時人號為鳩其鳳也遺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
許令史雙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為驅驢宰相

凍豬肉

姜晦為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銜銜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
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為姜侍郎

煮熟狗

狄官侍郎狄仁傑謂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賢明公乃成二大傑曰狄字
火考犬也獻曰犬遺有火乃是煮熟狗

狸狸

安南武平縣封漢中有狸狸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與復得之狸百數同卒

欲食之則求推肥者相送涕泣而別時有以餉縣令者附囊其首今問何物狸狸於
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瓶耳今天而受之

非錢不行

鄭情為吏部掌選贓汗狼籍有選人繫百錢於靴上情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
不行情默然

乍可死

杭州刺史裴有政疾甚令主簿吳榮者之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須早崇福以獲之
崔夫人曰僕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一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發狂
語在身無病榮退曰使君命有三福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禱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
相當也其年夫人亡敬更娶二姓

牛頭河婆

周興殘忍法外無所不至時號為牛頭河婆與乃勝門曰被告之以問皆稱極斬決
之後咸悉無言

斷窗舍人

陽滿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輪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斷窗取之時稱斷
窗舍人

見屈原

敬宗時高崔魏喜弄痴帝令給使撩頭水下久而出之問何所苦答曰見屈原云我
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汝遺聖玉何為來帝大笑賜物百段

詩父

湯休嘗謂吳遵道曰吾詩可為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湯詩可為爾庶兄鍾嶸
詩品

火迫節侯

源休為朱泚偽相頗自負收圖書貯倉庫作蕭何事業聞王師不利則喜謂泚令言
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宜下於蕭何詎令言曰漢皇未躬於劉季休退語人曰若以
才論吾為蕭姚為耳識者謂休不耐官職香琳雖受偽官而性好諧語同列曰
源公真所謂火迫節侯耶杜陽雜編

漢口

李二十六丈相善誼為夏口日有容解馬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船已在漢口李曰此漢口不足信其容掩口而退嘉祐錄下同

不解事僕射

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隱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曰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老婦急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煤來至德笑令投之

揀面

賈嘉德七歲以神童見召時長孫無忌徐勣於朝堂立議徐勣曰吾所倚何樹嘉德云松樹徐曰此槐也嘉德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能矯對耶曰以鬼配木何煩矯對徐嘆曰此小兒作揀面何得如此聰明嘉德曰胡頭尚為宰相揀面何難聰明徐狀胡也

近臣相誑

太宗宴近臣喜誑趙公無忌嘲政事率更曰豈將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驢閣上畫此一獼猴詢聲曰索頭連背曉沈福長肚亮只由心潤潤所以面圓國帝改容笑

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怒耶兩唐書誌下同

田舍漢

李昭德為內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侍不即至發怒曰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

合寺狗卒

有客書青龍寺壁曰龍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一僧解之曰此為合寺狗卒四字也馮翊叢話下同

失馬

崔府性狂善為張建封上客善畫一日酒後畫一馬為小兒輩竊去乃向行營大叫稱膺失馬張公令捕顧將問毛色膺云昨夜猶在靴下監軍怒幾被笞

金牛御史

周洛州司倉廩昇期攝御史巡察江南嗜水獐肉所至羣宰極多凡大小事入金則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江南人謂之金牛御史耳目記

噴帝

元宗友愛呼寤王為大哥每與諸王同食一日食次寤王錯啖噴上寤王驚慚不遑上顧其味懼欲安之黃綉綽曰不是錯啖帝問何也對曰是噴帝上為一笑明皇十

平泉詩

李德裕營平泉遠方多奉異物有人題詩曰龍右諸侯供語約日安太守送名花平泉草木記跋

侍闕驚鶯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侍闕驚鶯社程棧記下同

脚脚

王安堂婦脚安堂妻曰婦人脚塔禮不為敬後勿復爾婦曰親脚愛脚是以脚脚我不脚脚誰復脚脚

張元一詩

契丹賊孫萬榮寇幽州武懿宗棄甲南走既歸在御置酒即中張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龍蜀馬臨階去賊七百里僕膾獨自戰甲仗總拋却騎騎正南竄上曰懿宗

有馬因何騎對曰騎騎者史家走也則天乃大噉懿宗怒曰元一夙構以侮臣則天命賦詩懿宗請賦篆字元一曰裏頭極草草掠髮不葦髮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

子面孔則天大歡

顏謝相嘲

宋武宗嘗稱顏謝莊月賦顏延之曰誠如聖言然其曰美人蓮兮香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為然及見希逸希逸曰延之詩云生為長相思殞為長不歸不更加於臣耶帝拊掌竟日

石鼎聯句

石鼎聯句軒轅彌明云龍頭縮箇蠢不腹脹膨亨人已異之又讀微吟者云仍於此

刻痕更作蒼蠅聲尤酷似而者題人皆驚服

金鋼釘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詩名暇日相遇互相誇競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故也以蘇有觀燈詩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耳蘇云子詩雖為銀花合還有金鋼釘以張有張昌宗詩云昔日浮邱伯今同丁合感耶相與

大笑

張白相嘲

白公刺蘇州詩人張祐初謁見曰曰久銘書記得君款頭詩祐愕然曰曰驚驚帶
拋何處孔雀羅衫何誰非款頭何耶張微笑曰祐亦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張
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耶遂歡宴竟日

畏內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裴畏之甚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
時視之如生菩薩人妻有不畏生菩薩者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
不畏九子魔母者耶及五六十或黑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者耶時韋庶
人頗製武氏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云迴波爾時袴袴怕婦也是大
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裡無過李老韋石香色自得厚賜之

三狗

曹典專政時詩書謂臺中三狗有云一狗紫崖不可當一狗浼點作狂魔三狗謂何
晏鄧鵬丁謫也點變小字小名錄

笑笑錄

卷一

六

射覆

葉辭判人善卜筮射覆或以插子試之即云圓如珠色如丹倘能擊破同分吃爭不
慙愧洞庭山又占巾子云近來好裏求各自說大新稱無二三兩因何說一兩開奇
錄下同

同塵先生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者庭堂諧稱同塵先生有魏溫者不知是崔撰堂問曰君曾
覽同塵先生庭堂諧否崔正顏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

蹲鴟

張九齡知蕭吳不學故相嘲謔一日送羊書稱蹲鴟蕭答云損羊拜嘉惟蹲鴟不至
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座大笑附笑錄下同

狗相

江夏王性愛古物常就朝士索之侍中何勳恨其徵求不已嘗出行見狗相狗相命
左右取歸以相擊送箋曰承求古物今奉李斯狗相如特異

懸之又懸

進士程子實登華山偶有題什即中字文翰以老子語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
且怪懸之又懸

沈漢沙孔子

宰相孔維當拜官伶人往賀求利而有石野豬獨先到厚賜之謂曰宅中甚闊不得
厚致若見諸野豬幸勿言也復為一伶至乃索其篋指篋問曰何者是沈漢沙孔子
伶大笑之

雌甲辰

裴晉公在相位日有人寄槐屨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庚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庚
捧玩良久曰此槐屨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後問郎中甲子多少庚曰某與令公
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劉焯叔姪

河間劉焯與從姪姪並有文學俱犯法被禁縣中不知其儒也咸與枷著焯曰終日
枷中坐而不見姪姪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也

顧愷之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元嘗以柳葉結之曰此蠶鬚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
自蔽元就溺馬愷之信其不見已珍重之

米中有石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往往石發乃有執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
富貴體有一人卧於甕宛轉稱熱眾怪問之答曰石發涼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
米中有石食之今發涼大矣

典尚書

有人將漢承興手寫尚書典錢李選曰經書那可典其人曰前已是有典典典
略說

駱駝

梁祖曰趙崇是輕薄圓頭子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為山驢玉

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嘲諸葛恪曰元遜食馬矢一石答曰請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
曰人令君食馬矢忘令人食雞卵何也答曰所出同也

牛羊下來

卷一

七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米耶

奴墳賊

裴說經杜甫墓作詩曰擬擊孤坟破重教大雅生原疑覽之曰裴說奴墳賊耳

乘驢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解紳偉大或嘲曰今年放下盡騎驢短燈長鞦滿九衢清瘦兒即猶是可就中愁殺鄭昌圖德言下同

取水煎茶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笑入吳語曰必先必可相谷否光業為蝦半鋪之地其人曰仗取一杓水更託煎一碗茶光業欣然為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啟謝曰既煩取水更使煎茶當時不職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

方干

方干瘦而骨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自有數千改今謂之曰措入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看蘇木見眼中安隱李答曰措入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蘇尸見手臂著襪未見口脣開袴

笑笑錄

卷一

八

石赤心

李昭德在則天朝時諛佞者必擢用或於浴水中投白石有數點赤詰問請進軍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比之曰浴水石豈盡赤及耶左右皆笑薛林下同

兄弟品第

貞元中楊穆二姓兄弟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皆異以此為優穆兄弟四人贊賢贊貴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為贊賢美而多文為贊員為贊齋言粹而少用賞為孔廣言最凡固也

裝相遇客

裴相為宣州觀察朝謝後開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憇於旁中有黃衣者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仕何官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後問裴曰押衙所仕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奔而去一席大歡後左右訪于吏部云廣德縣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用為笑樂及即位裴為相書麻回頭謂左右曰諾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擊球

僖宗好擊球門鴨為樂自以能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試步打當得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充野馬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中書瓦解

鄭相與盧相揭外兄弟同在中書因議政喧騰撲碎硯王侍中銜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蔡伯喈

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任曰刺史曰驛中已理請一開之初至酒廩諸醞畢熟其外畫禱問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至若庫諸若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題庫諸道畢集復有神問何也曰蔡伯喈刺史笑曰不須置此

卷耳

韋慶本兩耳卷朝士多呼為卷耳一日女選為妃長安令杜松壽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必得如慶本曰何也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居居解頤下同

笑笑錄

卷一

九

舜禹之事

元和初有達官中外親而為婚者先已涉漆洧之嫌就禮吉夕備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姓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客大笑

一條勝一條

嶺南無間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鍼線紡績為功但窮處磨刀机而已故善醜醜道鮮者即為好如便民或相爭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的然不食若修治水蛇黃鯪則一條必勝一條矣

燒席

信州有女子落拓曾宴好歡善飲居常衣食甚逸或與以州園因流為窟墨迹未盡海會鄰人適飲良久一婢驚云根子快燒席其人速問損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

笑笑錄卷一終

改唐人詩

清 獨逸窩居士編

莫子山暇日山行過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絕句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及其主僧庸僧也與語略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為權施若留作午供無幾久之殆不自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其間而書於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閒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終日昏昏醉夢間注淵梅語下同

國圖吞象

客有曰梨益齒而損脾。棗益脾而損齒。一呆子弟思久之曰。我食梨則嚼而不嚼不能傷我之脾。我食棗則吞而不嚼不能傷我之齒。狎者曰。你真是國圖吞却一個棗也。遂絕倒。

尚欲咀嚼

東坡與黃門公南遷相過於梧藤間道旁有饈餅者共買食之。猶惡不堪黃門置箸而嘆。東坡已盡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亦見老學庵筆記。黃門語下同。

笑笑錄

宋元憲與弟景文。木第時貧甚。至節無以為具。以劍鞘上裹銀。一兩易錢辦節。笑曰。冬至啖劍鞘。年節當吃劍耳。

吟劍鞘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阮兵曹答以斧。且曰。欲子所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見竹坡詩話。何物兵曹作此惡語。然鵬林玉露所記尚覺和平之甚。詳見下。

寄詩答斧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吾近字雖清勁。而勢有時太瘦。錢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有偏淺亦甚。似石屢蝦蟇。二公大笑。以為深中其病。類雜志下同。

石屢蝦蟇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吾近字雖清勁。而勢有時太瘦。錢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有偏淺亦甚。似石屢蝦蟇。二公大笑。以為深中其病。類雜志下同。

東坡雅誼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吾近字雖清勁。而勢有時太瘦。錢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有偏淺亦甚。似石屢蝦蟇。二公大笑。以為深中其病。類雜志下同。

東坡嘗與許沖元。顧子數錢。移父同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冲元曰。絲絲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米絲蓋冲元。登科時賦句也。冲元曰。鼓門瓦礫。公尚記憶耶。子數錢。移父同舍。而絲絲東坡書四字於其側。曰。顧屠肉菜。移父自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移父可謂九子母丈夫。同坐大笑。

賣肉參禪

禪僧問話。幾於佛戲。嘗記一僧本屠家子。既為僧。願以禪學自負。客欲折之。伺其升堂。飲其徒往問曰。賣肉參禪。頭也有禪。其僧就答云。精底所二斤。來問者初未受教。下句倉猝無言。乃笑謂僧曰。汝欲喫耶。聞者大笑。

蔡京諸孫

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曰。嗚。試為代言。米從何處出其一對。曰。從白子裡出。京大笑。其一旁應曰。不是。我見在席子裡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兩林學士

顧臨學士。魁偉。好談兵。館中戲謂之曰。顧將軍。一日同館諸公遊景德寺。至寺前柏樹下。雨暴作。顧戲林希曰。雨中林學士。柏下顧將軍。諸公大笑。咸以為精對。是木無談下同。

驚鷲脚長

張文寶博學有文。從子仲達。以詩示之。自炫驚鷲詩。最得意云。滄浪最深處。鱸魚初得時。文寶曰。更宜雕琢。仲達云。如何雕琢。文寶曰。詩固佳矣。但驚鷲脚太長。即仲達服服。

風疾

劉貢父。晚苦風疾。精眉皆落。鼻且斷。一日東坡數人小酌。各引古語相戲。東坡曰。大風起兮。眉落。安得壯士兮。守鼻。渠座中大笑。貢父恨恨不已。既而鼻竟爛斷。貢父曰。憂死客戲之曰。顏淵子路。微服過市。適逢孔子。惶恐求避。忽見一塔。遂匿於中。孔子既過。顏子曰。此何塔也。子路曰。所謂避孔子塔也。按此語。蓋北方人口音。通合耳。

死後出家

死後休妻

丞相王公之夫人。即為奉佛至謹。臨終。囑曰。死後得落髮為尼。及死。公奉乞賜法名。

師號飲以紫方袍王荆公之子澆少得心疾遂其妻荆公為備禮嫁之好事者謂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婦鄭夫人死後出家又工都侯叔獻妻悍於叔獻既死兒女不勝其虐詔離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都死後休妻

王猴張牛

王琪張元同在南京吳元獻公墓下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水網至八百里村水淺當科府檄張往督之王曰所謂八百里收也張曰不若三十年精矣元憲為之啓蓋

甜米

頃有東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為小商自稱趙姓習以瓦鼓賣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踏踏瓶倒糖流於地小商揮指嘆息曰甜米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但語以王姓為甜米

袋裡賣士

胡叔監曰學冠一時而輕躁喜況入其在西掖也嘗草江仲甫升使額語詞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挑林之野汝實有功蓋仲甫小字芒兒但語以牧童為芒兒也又嘗行巨瑞語詞云以爾久淹禁裏克慎行藏由是諸聖切齒范應辰為大理評事旦畫一布袋中藏一馬者以遺之題云袋裡賣士也

劉貢父謔王汾

劉貢父謔王汾祖汾同在館閣皆好談諧一日劉錫王曰君改賜章服故致賀爾王曰未嘗受命曰且早聞閣門傳報君但詢之王使人詢之閣門乃是有旨請王填得紅泥塗之耶

字說

熙寧中學士以字解相尚或向貢父曰曾得字學新為說否貢父曰字有三牛為奔字三鹿為羸字鶴以牛祖而行機非善奔者鹿善奔而體廣非粗大者一字相易庶幾會其意聞者大笑

高唐

子元豐元年調博州高唐縣令時黃夷仲康為監察御史子往別焉夷仲口占一絕見贈云高唐不是那高唐風物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求夢雨只應愁煞襄王蓋幾河朔風土人物之質樸也

每報言佳

有人以人物就贊司馬徵者徵初不辨其高下每報言佳其婦諫之曰人以君善也故質疑問於君若宜論辨使各得其所而一者佳二者言佳宜人答問君之意乎徵曰汝此言亦復佳金樓子下同

祝神

衛人有夫妻祝神使得布百匹其夫曰何少耶妻曰布若多子當買妾也

鳳毛

世人相呼父為鳳毛而孝武亦施之祖不知何所出王翼遂謝超宗曰向天言云弟有鳳毛吾未見暫借一看翼蓋不知其為謝鳳之兒也超宗狼狽起還內翼謂其檢取鳳毛也坐待久之超宗莫其已悟更出對客翼入曰鳳毛止此一札本不將去那得不見借超宗又走令人喻之翼乃去翼即是於孝武座呼羊肉為蹄鴿者

不識枇杷

金朝取士以詞賦經義士大夫往往局於此不能多讀書王狀元澤民在翰林嘗宋使進枇杷上索詩澤民妻小臣不識枇杷子呂狀元逸父子魁多士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進素木學遠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故時有語曰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喜欲狂真可怪也歸潛志下同

十年窗下

南渡後種上狹隘故調官不得遠入仕守或十餘年往往歸耕或教小學養生致盡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無人問也

山谷詩疵

王從之論山谷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若漢家二百年天下自巖陵釣竿上矣且關風甚事又云平生幾兩履身後五車書此二事如何合得且所詠握握毛筆一筆安能寫五車書耶余嘗以語當希顏曰不然一握握之毛如何只作一管筆

律賦之弊

律賦之弊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故有甘泉甜水之喻相傳君題必曰國欲圖治君當均知福句則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文士見舉子必曰又一可得而知聞一

老師令生賦漢高斬蛇破題曰蛇不難斬君當約知師曰不若改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賦云秋既云至雁當約知皆可軒渠也

鄭村水牛

許蘇州嗣之畫驢富於賸以貨入宦士大夫笑其肥碩呼為蘇胖余嘗與希顏談及之當曰願聞夜僮水牛之說余對不知也當曰昔東渡生一夕眉山草不盡死今蘇胖生一夕鄭村水牛盡死也

好色如僧

李屏山與雷希顏張伯玉宴游李嗜酒雷善飲囑因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鷹伯玉好色如僧相與大笑

不曉人事

李長源雖高才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欽叔嘗云長源上順通天又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也

高氏子

成里高氏子選尚偽公主嘗貴鼎來偽主敗奪官不得名一錢或戲之云向來都尉

卷二

恰如彌勒下生時此去閻人又到如來喫飯處可一笑也寓簡下同

邢俊臣

汴京時成里邢俊臣涉獵文史善作臨江仙末句必用唐律兩句為謎內侍梁師成以詩自矜上善之令俊臣詠詩贊之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上重入笑師成大愾謂之責越州鈴轄太守宴之席間有妓秀美肌白如雪而有脈氣詞使云酥胸露出白龍髓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信物一角

司馬溫公晚時程頤以膽說飲加封角狀東坡嫉其倜傥因怒欲以此信物一角封上閣羅大王者即按羅隱妖亂志吳亮卿死飲之以紙絮棺好事者題云信物一角封至阿真地鐵請去斜封送上閣羅王時傳為笑與此正同

減年恩例

有故人喜踏蹙見人家後房及北里倡多應諱年歲往往不肯出二十外戲曰汝等亦有減年恩例盡被丹士冒去蓋道士多誑誕動輒稱數百歲也

來日吃蒸餅

黃魯直劉革老同在館中庖人請食魯直甚治珍味劉北人樸茂每云來日吃蒸餅黃不樂其簡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雜合成字或云成丁成血或云玉臼白石或黃云木女委兒魏劉未答黃云僕當奉代來力劫正堂如何蓋音似蒸餅一語也坐皆大笑劉不樂

四星兒理

偽齊劉豫僭位大饗群臣秋坊進劇有虞士問星翁云帝王必有受命之符今若何曰有之新上即位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真所謂符命也虞士以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乃云聚耳一星何得云聚星翁曰汝不知也新主比德漢高只少四星兒禮

宰子畫報

政和中舉子試經義周禮題筆宵行卷一生答義基列宵行之害末云故先王命司寤氏立法以禁之不然宰子畫報何以得罪於夫子學官喜其論而不曉宰子之說因召而問之乃曰畫非寢時宰子正畫熟寐必是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耶學官大笑

坊洲杜若 負暄

謝眺詩坊洲多杜若唐貞觀藥局須此度支即乃坊洲令嚴州判司報云坊洲

笑笑錄

卷二

不出杜若應緣謝眺詩誤太宗聞之曰即官作如此判事不長二十八宿笑人耶近有曹孝忠者本卑賤與謀之人其子倖得官職時方曝背一同舍問曰負暄何如答曰大人並無言語一時傳笑以為過於度支即遠矣五德志下同

無字碑

唐崔協美風姿而少文字人呼為五字碑五代趙光隆風神秀異而性不喜書時號玉界尺二子雖繼於學而皆以眉字稱其得名有玉石亦不幸也

尋常百姓

陳輔之自號南郭先生嘗謁介甫不值留詩壁上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高麥脚斜正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見之笑謂龔深之曰此即以為尋常百姓矣

鼓題

廣陵高典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為延陵令典詣之抱了無故憤與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皮打未渠與老學漢下同

慰足

曹求以赴省陸行良甚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開期近也望帝帝還猶在天際悵恨
這一雙足底一日所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轉得官歸侍時嘗你穿對朝靴安
排你在輪兒裡更選個弓樣鞋夜間伴依

太祖愛物

禁殿當易染無適中者三司奏有大蛇可截用之太祖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娘
頭其愛物如此

范文正語

仁宗初范文正進擬資政班簿圖執政以事危之遂調知饒州諸公出餞之謂文正
曰前出已先令更光矣文正笑曰今回光後回光直待上宰了仲淹方是了期耶眾
大笑

王祚問命

王溥五代狀元至本朝以宮師罷相其父作居富貴死所不知者壽耶一日在洛陽
里第呼鼓者令上有老兵告其意既布封乃大驚曰此命惟有壽耳作喜問曰能至
七十否替者笑曰更向上又問可八九十否又笑曰此命至少亦須百三四十歲作
笑

卷二

大喜聞其間並有疾病否曰俱無祇是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做苦臘臘委便安
愈矣作回顧子孫曰孫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湯水默記下同

依卿所奏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立殿前既歸廣
淵來問早來司馬君嘗乞斬某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胡王安石

劉貢父與介甫為故交荆公嘗戲折其名曰劉敬分文不值貢父亦折安石字曰失
女便成空無以真是極下交亂真如上交誤書曰荆公歡賞而心街之

蜜翁翁

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金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騎不知何人
詩頗為連上傳誦有張師雄官寨上好以甘言悅人時號蜜翁翁一夕傳胡騎犯邊
師雄蒼皇衣皮裘兩重伏土穴中神如奕奕人呼土窟為土空有人改前詩曰昨
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金師出連看皮裘入土空張元蒼胡童
翁翁無可對者一日亢有極不率教方欲杖之桂解言曰爾堂伯安能杖我元笑

曰擔伯伯可對蜜翁翁也擇而不問賦漢唐居詩話下同

華客

杭州天下佳處衣冠所樂處退之云東吳遊宦鄉是也入幕尤多佳士慶歷中方楷
守拙三幕客皆年近七十又有經生於郡政殊無所補眾咸鄙笑而方亦惡之有無
名子嘲之綠水紅蓮客青衫白髮精過廬無一氣咳嗽兩三聲

山谷詞

山谷詞云新婦機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
得漁父家風東坡曰纔出新婦機又入女兒浦此漁父母乃太湖浪子山谷為之一
笑海南詩話

夫人裙帶

蔡下之妻夫夫人王荆公女也頗知書蔡下每有國事先謀之林第然後宣之廟堂
時執政語曰吾輩日奉行者皆其咳吐餘也蔡拜相家宴伶人唱曰右丞今日大拜
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為笑消波雜志下同

仿春秋

元祐間歐永為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用春秋文題於壁
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或繼其文戲曰秋饑冬大雪公堯可為大
笑

外國表文

政和間從子闌求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國內條
貫主黑汗玉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
前妻者王自家甚是百心只為難得似你的尺寸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得似你
底便奉上也又元豐間于闐上表稱僂僂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
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云

脫籠

正至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人令僕持馬街每至一門輒數聲而留刺字以表親到
有知其紐春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脫籠蓋京師虛詐閑賺之語也

芭蕉

宣和間鈞天樂部傳德者以善誦被遇一日從幸禁地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

芭蕉也上結之曰是皆取於遠方在途之遠已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此猶鐵澆
傳燒之鐵也

以詩純媒

樓鐵翁陶朱事載聞人韓南老就思科有來議親者韓以一絕示之曰請盡大書一
百遍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却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

富春坊災

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一夕遭火有人揭一絕曰夜來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工忒肆
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催妝

頃歲兒女合卺之夕婿高坐催妝賦詩為常後復皆略去京師貴游納婿類設通衢
忽聞岳父母笑曰找女如苦蕩却嫁個麻胡子謂多聲也迨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
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却倩捲簾明點燭待教菩薩看麻胡

起復 不難務

軍帥丁憂起復起復起復猶以起復二字入銜或曉之答曰自拋了娘子卻加得此
笑 笑 笑 卷二 九

官一年未曾運轉又一添差官不釐務望要供職人語之在法只合開坐請料錢其
人言朝廷令某不難宜敢開坐請料錢者可補笑林之遺
下詔求言

元符因曰被下詔求言上封事者布衣八百餘人皆期朝奏暮召連付者甚多指稱
非所宜言亦謂不過報罷而已後乃隨輕重定罪有八作小閣曰當初親下求言詔
引得來胡道人人投獻治安書比洛陽年少自訟錫官差岳廟却一齊塌了誤人多
是誤人多是誤人多少末二句乃京師新翻詞曲

司馬牛

東坡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
一日相與共論新法偶不合及歸舍方弛帶卸巾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汝聞山
東後下同

坐亡僧

嶺南僧婚陸同善俗陸川縣令某入一寺見數泥像乃坐亡僧也嘆曰是亦坐亡者
耶何置諸處忍使暴露而不恤耶一稅素號厭與坐前對曰此數僧合已無子孫矣

聞者大笑

大異議

世罕識龍象師薛八大黃門弟之小君出遊運通室德瑞門時郊禮祀近有司按象
自外研鼓迎至闕下而馴習之夫人見而大駭歸告其夫曰我僕今日過大內靜安
得有此大異駭耶

畫履

東坡謠呂微仲值其畫履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養絳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耶
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故新磨口號云不要開不要開請取龜兒玩六隻眼兒睡
一覺抵別人三覺此蓋東坡謠言以諷呂取進官紀聞下同

算命

蜀有術士精於設厄尤善戲地有以五行試其術者索筆大書云目今欽板鞠躬已
凡二千石在後因曰此已食祿矣時官至五馬也眾大譁曰此乃挽米舟一水手何
課言耶術者云吾術驗矣請細思之眾方悟欽板鞠躬之說為之一笑

揚叔式詩

笑 笑 笑 卷二 十

揚叔式詩什亦多雜詠少從故金義時作詩紀其德云洛陽風景更堪哀昔日曾
為瓦子堆不得我公重葺理至今猶是一堆灰石晉時張從恩尹洛毅式自汴還適
飛蝗蔽日叔式寄詩從恩曰押送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他多類此

梅花詩

崔德符以擅入御苑賦梅花落職宣和中劉克莊潛夫嘗賦梅云東君恨我花摧柄
却忘孤高不主張竹史綱遠不得調又吟云一聯半首致魁台前有沂公後簡齋自
是君詩無筆寫梅花窮殺幾人來蓋不知德行事爾禮部詩話

諸胡帶令

今孤獨以姓氏小族人有投者不怪其力由是道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今者進士
溫庭筠戲為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南都新書下同

太傅是誰

齊書張敬兒傳敬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網紀諫曰羊太傅有遺德不宜遽
動敬兒曰太傅是誰吾不識也

麻沙板

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曰先生恐是看了蘇少振若監本則坤為釜也教授惶恐謝老學奉事記下

相入聲

世多言無天用相字多從俗給作思必如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是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俗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韻讀其勝曰大廝園守傳以為笑

尚蘇文

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甚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按寄園寄所寄引客中閒集一册有云倘尚三蘇文字用之每易入教有士子應誦戲於策中引蘇蘇蘇蘇蘇蘇之說曰蘇子有言蘇氏所謂云云試官亦漫批云留心三蘇士固作詩識之專尤可笑可作此節註脚原文見後

腹負將軍

笑矣錄 卷二 十一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龍舟蔡元長忠望於金明池萬眾喧嘩蔡得浮不見出遂入次舍一身淋漓將頰叔喏曰元長幸免瀟湘之漸蔡答曰幾同洛浦之遊乞和六如

蔡元長落水

靖康元年遣李穎如虜軍求和辭歸賦誇虜強我弱謂虜如虎使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獼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時號李穎為六如給事室和道事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諫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至少陵妙處輒醉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偷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殺為誰曰杜少陵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

尤揚雅誕

尤梁漢廷之博學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漢照中楊為秘書監尤為太常卿同為

晉宮案察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語尤出對曰楊氏為我揚應曰尤物移人揚戲呼尤為嬌嬌尤戲呼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尤曰秘監錦心綺腸亦為人所食羊揚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恨無腸可食人一坐大笑後開居書問往來尤則曰羔兒無忌揚則曰彭越安在揚又寄詩曰文文却日玉無儂寶氣喘脚金欲流亦以嬌嬌戲之也

獨樹不成林

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收養小民治聲赫赫郡士相與肖儂祀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祀伯子意不悅會遷官將行命取畫像題詩遂卷藏而去有士子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偷古句

唐僧詩云河分國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語製云河分國勢司空曠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

土之皮

王荆公問東坡何以謂之坡蓋土之皮也坡曰然則滑字豈水之骨耶

胡廬

胡衛廬祖舉在翰林草明堂教又云江淮盡掃於胡廬太學生嘲之曰胡廬已被江淮像却道江淮盡掃於傳語胡廬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廬

鶴鳴鶴鳴

紹興丁卯舉補兩諫大夫趙霽請斷處並禁鶴鳴鶴致堂在西掖笑曰鶴鳴鶴鳴可對虜中龍虎大玉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請捕虎正言張次膺上言八盤債乃策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捕虎張毒龍之對

禪鐮

呂申公喜釋氏之學為相務簡練罕與人接惟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後進皆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性理觀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鐮云如佛鐮下同

注社

仿王氏之學者務求穿鑿有稱老杜為廟詩最工者或問之對曰空庭垂榻讀厥包榻榻榻也古屋畫龍蛇謂驅蛇龍而致之也皆著禹之功可不謂工乎

下邳尚書

宣和中王鼎為刑部尚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盧尚書法履俱為吏部侍郎而並
韓王明之曰可憐吏部兩胡盧客感儀禮不報盧尚書應聲曰若果少年并美貌
還須下部小尚書聞者快之

獨樂園

趙嘏字德遜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謂之獨樂園
張晚復再登年頭相懸劉待制置之戲曰室有獨樂園中乃有少靈山人乎

網球

北齊熊安生將適名見和士開徐之才二人以之才肆雄士開諱安乃稱觸生群
公陋之於京在相位內外官司避其名門下薛昂避之尤謹家人犯者皆責昂書自
誤及之家人以為言乃舉手自擊其口又蔡經圖秦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齊東野
語下同

渺小詩

張又為率性聲長動以禮法律諸生同舍多不平者莆田林叔躬輕薄士也作詩賦
各一嘲之聲稱云身材短小父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之劉又一點之墨詩學句
笑矣錄 卷二 十三

云中分又兩段風使十橫斜又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蓋張甚渺小耳可謂曲盡形
容

五字酒令

永嘉甄龍友字雲卿詞筆奇麗而性浮薄於鄉人無不狎侮於未待問尤甚本生日
賀以詞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俗傳海壇沙漲温州出相明年俗云且待也
又書損益前人酒令金銀銅鐵鑄絲細綿絹曰鬼魁魁魁也蓋木於木魁天下

家書

有士父使從學月與油燭一十其子請益不可子以書白云所謂焚膏繼晷者非為
身計正為門戶計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有如各小費則大人承事娘子孺人
連字遺我聞者絕倒

苦節

世傳治翁苦節嘗和東坡詩云公如端為苦節雖明年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
坐客曰吾固不愛作官曾直遂欲以苦節硬差致仕合坐大矣

三分詩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
詩七分請耳

毋遊我梁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梁得官號馬殿輪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侑酒梁縣丞者因與目
成馬極推錫梁一日歸察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酌梁曰有僕語奉上即唱
曰昔居殿輪之家爰受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遊我梁一坐呼笑而主人憮然未幾
梁亦死人尤無損之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樂天叔子

宋元章妻善戲謔嘗大書曰吾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
人固怪之後題云林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叔子詩見者大笑冷齋夜話下同

贈妾詩

有八年七方買妾饒客東坡過之遂乞詩坡問妾年曰三十乃戲曰侍者方當而
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

東坡北歸

東坡連僱耳父之感傳已仙去後七年北歸時童丞相方脫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
云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遊戲人間耶東坡曰途中見童子厚乃迴反耳

參玉版

東坡嘗遊剡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康泉寺燒
筍而食器之覺味勝問此何名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
味器之乃悟其戲

瓦學士

石曼卿隱於酒善戲謔嘗出報恩寺賦者失控馬逐墮地更驚扶之意必詰怒曼卿
徐者一鞭謂賦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草書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任錄之當波險處狂
茫然乃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詰其姓曰何不早問致子之

出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昔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詩示之溫玩侮之曰汝勿犯指我

當出汝詩示人

昌州海棠

李舟大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投昌州。以去家遠。改鄂州。劉淵材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投鄂。俾有之乎。淵材恨然曰。誰為大夫。語者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為笑。

五恨

劉淵材迂闊好怪。嘗曰。吾生平無所恨。五事耳。第一鱗魚多骨。第二金橋太酸。第三尊茶性冷。第四海棠無香。第五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失笑。

僧似董

徐浩會稽詩云。法士多瓊能。蓋言異能也。魯直謂能乃三足。鸞言僧似鸞耳。西溪叢語。

伯夷墓

東波出帥定武黃門。以書薦士。往謁之。坡笑曰。某記得一小話子。昔有人發塚極費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語盜曰。豈不聞此山號首陽。我乃伯夷。馬有物耶。盜廢然而去。又往他山。復治方半。忽見前裸衣男子。從外拊其背曰。勿開。勿開。此乃舍弟墓也。揮塵餘話下四。

嗜火

唐大和堅老省試罷。坐徽絮下。大理乃祈禱於少卿李傳正。端初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操俚語曰。子嗜火如此。誠奸人也。乃因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得釋。後不相聞者十餘年。堅老代端初為淮南轉運。相見。各叙平生。端初已忘前事。而頗省其面目。因曰。即中若有素意。豈遽追耶。風采堂堂。非某比也。堅老故心未平。答曰。風采非某所自。但不知比往日嗜火不火否。端初愧怍而悔。

四人合一

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為樞密院計議官。美轉而作滑稽之狀。襄華陽巾。纏足極纒。長於鈞距。同舍王侑公戲曰。若唐明皇時。四人合一。何也。問之曰。狀類黃幡。紳巾類紫法。義脚似阿環。心似樂山。席間咸大笑。又程致道行其祠部員外郎告詞云。汝佩服高古。操履甚恭。亦以戲之。

江山沒與你重來

宣政中。某少從王荆公。舉以經術。自任全乏文采。自建業移帥。維梅臨發。長短句題於實心亭曰。為愛金陵佳麗。乃分符來此。雖花忽又。淮夷使尺八十里。畫鼓一聲。催起邦人。齊跳江山。有與我重來。斟酌酒。解滌官中。以碧紗籠之。後有輕薄子。到去有字。刻作沒字。我子改作你字。見者莫不啓齒。

其二勝六

牛奇章元怪錄。有其二起風。騰六致雨。雷連及中。張韓守高。觀金虜入寇。二將深以為怯。及交鋒。風雨大作。虜折損甚多。因得秦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參贊軍事。笑云。馬知張五韓七。乃得其二勝六力耶。聞者哄堂。

潤筆

趙正夫丞相嘗曰。相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魯直曰。想俱是離韻與。登耳。正夫銜之切骨。其後排擠之卒。致宜州之貶。戲語貽禍如此。揮塵後錄下同。

小鬼巨耐

蔡元度為樞密。與其兄內相。力相解政。選出於郊外。觀音院。去留未定也。門下士恚。集是時所厚客。已有叛去者。元度心不平。飯已。與客步廊廡。觀壁畫。熾盛光佛降。九曜。變相。方祥神。逞威之際。其下有趨走稽首者。元度笑指曰。此小鬼。最巨耐。上面勝負未分。他底下早已合堂矣。客大慙。

文士可鄙

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為敵。有文士與文肅。登曰。偏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策杖還朝。足迹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偏巾還朝。輿誦咸歸於蔡氏。偏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足養如此。

不若聞之

錢昂治郡有聲。帥秦州時。童貫初得幸。為照河措置邊事。特寵驕。昂獨中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鑠。一日赴大宴。待貫之來。久之不至。昂曰。大尉來何暮。貫曰。所乘騾小而難騎。動必跳。跳適方欲據鞍。忽盤旋中庭。甚久。以此遊。昂曰。大尉之騾。是雌耶。雄耶。貫曰。雌者也。昂曰。既爾難奈何。不若聞之。貫雖怒。而無以報。後用事。乃還貫之。

客星犯帝座

桃今威震高宗幸金陵除郎召對之際得疾仆於榻前徐五丈執立戲云太史當奏
客星犯帝座甚急

留邑宰

錢遜叔伯言移父之子為政有風采知宿州日有虹縣士民陳詞舉留邑宰會
之聲素著至是眾在庭下遜叔令吏卒舉棍擊出左右言似不須如此遜叔笑云彼
中打將來此間打迴許揮塵三錄下同

懺悔

許志仁龍舒之秀士善誦為李伯紀之門賓伯卒許子廷編流作佛事僧請懺悔之
詞於許許取法彥章所行誦詞中數語以授之僧徒高唱云朋邪罔上罪消滅欺世
盜名罪消滅如此者不一諸子憤怒詔首而逐之

也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詆當國者以為奇貨力加薦引數年為兩浙漕一旦語坐
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之頭顱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坐未趨前云也買

笑笑錄

卷二

十七

脫空胡默然

誦月蝕詩

蔡相嘗國有二人求堂除通有美林蔡莫通所從謂曰能誦盧公月蝕詩者與之一
人應聲朗念如注瓶水遂得美除又慎幾日月蝕詩要是難讀予曰柳子厚天對更
難讀問人多不解其屈曲聳牙不獨三盤五誥也尺此便可成侍讀侍講矣門客新
語下同

草制詞

世傳彭乘為翰林學士田况知成都方兩蜀荒歉度荆門即發食賑海上衣待非乘
為批答云幾度嶮嶮之險便與惻惻之愧又遣帥有乞朝覲者許秋涼即塗乘為制
曰當俟蕭蕭之後爰堪靡靡之行有五平為御史百日本書一言眾以為有得而發
也一日聞其入劉成其傾耳乃彈都聽中有驗其詞曰何圖穆若之容忽視髮如之
狀又有楊安國者為侍講講論語賢哉回也章乃操俚語曰官家願回甚窮但有一
難粟米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章曰官家孔子教書也要錢上大小之足資一
嗒方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與郎官判坊州杜若者信有之矣我為誦淵明詩解嘲

曰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無為子

楊次公號無為子佛印問其說曰我生於無為軍耳佛印曰若生廬州稱廬子乎又
某和尚國看庭前柏樹有省自致柏樹徑山某問之笑曰使其因乾屎橛話亦自就
乾屎耶亦可笑

文字一律

崇觀三念一用王氏之學文字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京師優人有語云伏維體
天法道皇帝趨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問者崇人也
觀者大笑蓋數語皆當時之弊也

怕大蟲

錢昆少卿求外補或問所欲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可矣聞者笑之予按大唐傳云
元和中即支數入省中飲酒因話平生愛尚及怕怕者工部員外周愚獨曰愛宜州
觀察怕大蟲正堪與此作對

悔殺

笑笑錄

卷二

十八

王詔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頗悔之樓心元寂莫以洗滌善請佛印元公升座
元知其意姓香曰此香奉殺人不敢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一時大眾莫不稱
善詔聽之亦悠然意消

夢見公

予請東軒筆錄周師厚提舉荆湖北路常平人呼為夢見公以其姓也察訪周宗五
奏師厚不曉事吏民呼為夢見公竟以此罷去此乃夢中又占其夢耶

方地為輿賦

陳即中亞知潤州有陋儒有所業禁止凡下陳既玩之曰請口占成業生曰原卷中
有方地為輿賦補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聞于此賦久矣得非下
句云非講經之座玉乃傳法之沙門乎合坐大笑相山野珠下同

本州舊例

楊叔賢即中興眉州人言頃有太守初視事大排樂樂人口號云為報吏民須慶賀
災星移去福星來守大喜問口號誰撰僕人答曰本州自來舊例止此一首
戒虎文

楊叔賢為荆州幕時虎傷人楊就穴磨刺虎虎其略曰嗚呼爾勉出境遊後知警務致書知事趙定基託拓虎穴數本云備南俗備備欲以此化之趙遣人打碑次日日本者由唐巖下大轟咬殺打碑匠二人趙乃以狀寄答

自誦新詩

高樞密若諾招姚崇嗣農隱忽一客至自誦新詩喋喋不已賓主盡饑無因使之去姚亦關中詩豪辨議不羈欲玩之適客舉甘露寺詩曰下觀揚子小姚曰宜對單末句兒肥客雖温入舉狀中感懷云旅嗜旅思凄姚曰宜對天吹王三樓客起曰是何下葉余場屋馳聲二十年姚應曰未曾樹斷一條結客乃奮然而去高大喜因得就

三千大千

一歲潭州試僧重經一試官舉經題一句曰三千大千一閣重接誦不輒操南音誦曰上復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沒世界耶群官大笑

假決

安鴻漸有滑稽才而懼內婦翁兄哭畢孺人呼入幕語之曰汝哭何以無淚漸曰以笑哭

卷二

十九

帕拭乾妻戒曰來日早臨定須見淚漸唯而出來日以寬巾溼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入呼入視之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漸曰僕但聞自古水出高源

撒圍筵

冲晦底士李退大性矯性攜一子遊京師居北郊帶經鋤園一日老圃請撒圍筵即博物志張鷟西域所得胡荽也俗傳撒此物須主人誦撒語播之則茂退夫執荽子依誦曰夫播之遠人倫之性云云不絕於口無何客至不能訖荽使子舉之其子尤矯於父執荽于兄曰大人已曾上聞皇佑中館閣以為雅戲凡話及清談則曰宜撒圍筵一也

王晏石

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參人饒之不受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門人以其西黑進漆丘公曰天生黑於子漆且其如子何

生張八

隱士魏野善詩冠忠慈與之善鎮北都時召置門下有妓美而舉止生威時發生張八因府會公令乞詩於野贈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其怪樓前無

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語

故相遠派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遊書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書遊有士人李璋好誦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李二胤九

吳中一士曾為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坵託顯位時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龐莊飲知湖州士人遊昆陵擊其僕飲倡家顧謂驕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遠遣有司持酒看來李二謂御史也俄而郡尉以飲食至甚豐腆一驛驛見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使人捕驕卒乃假於兵馬都督者士人教使就郡庖買飲食以始坐客耳李乃扶驕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送之曰倉卒當何所說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

路宿

館閣每夜輪教官一人直宿有故不宿曰路宿不得過四天路宿例於宿屋名下書肚腹不安免宿故館閣宿屋相傳謂之害肚腹

曹公右軍

我吳人多以梅子為曹公稱為右軍以止渴換書一事也一士遺人酸梅與梅餠作書云醋浸曹公一匙湯煖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乾蟹

關中無蟹子在秋時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瘥者則借去挂戶上往往速瘥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武臣奏事

慶澄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水災如何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攷妣上默然既退詔今後武臣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

莊宗角瓶

唐莊宗善優角瓶與王門約曰朕與作對供養太后卿不可壞如一奉致朕倒者與卿節度及出手果一拳而仆尋除幽州謂川小語

廣韻注

廣韻注有絕可笑者東字注東宮氏齊大夫得臣之後刁字下沛齊豎刁之後世子而云大夫寺人而云有後即陸陸氏書之誤亦不應漫無稽致至此何博古圖說珉州字即傳笑千古也無香小記

取名

吳興欽聖后族向氏家富而儉不中禮至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盃以承之有三子嘗訪名於客長曰漢次曰汭曰午結水久不疑也他日有連呼其名者曰漢汭水始悟其戲又胡術道三子名悉以六孟曰寬仲曰定季曰石後友人作志曰夫人生三子寬定石讀者為之掩鼻於手雜錄下四

大學識

大學除夜各齋祀神用棗子荔枝麥花三果蓋取早離了之識遇出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東坡和靖為洛林林故也可發一笑

嘲道學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名士也初官戶曹其長以道學自高每以輕銳目之淵子積不能堪適其丁母憂去官淵子賦一前梅云道學後來不則骨行也東銜坐也西銜

笑文錄

爹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却言淵子太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有史總無名我也能享你也能享能享上奇強言如何也

不降則走

共起異知京口北軍將入揭榜四境曰家在臨安職守京口北騎若來有死不走走樂郡降虜或改其末句云不降則走

禁醋

東元嘉知嘉陵禁醋甚嚴有大書於郡門曰東手無措

糖蟹餛飩

軒渠錄載有人以糖蟹餛飩子同薦酒者或曰是必家中沒物事然此二物一處怎生吃眾以為笑近激浦富室楊氏嘗宴客作蚶蚶餛飩真可作對也

食糶一摺

尹梅津無子蟬吟羅石二姓各一越人為之語曰梅津一生辛勤只辦得食糶一摺

扶危

章文莊家政與兄宗卿雖世家而清貧少依沈立相家沈之子忽之後兄弟聯登第

駭駭通顯宗師遂買沈屋居之偶與同舍聚談吳棟調之曰鳥覆翼之異之宗卿字也章若不聞良久忽曰頃與眾人會語冷忽聞惡其問知所自時舍弟達之在側久乃覺其有達之也退而謂之曰吾弟輩皆在說話吾弟却在此放屁眾為一笑

小鬼

何小山既貴里居鄉黨來謁一觀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謝之後以何家來訴鄰鬼之擾有狀至邑率判曰作高田腰多着水鴨鴨頭頂自理會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執狀問小鬼

荷包半鴨

方回字萬里喜作詩以放肆為高有云菊花與汝作生日鱗鱗喚吾入醉鄉又壽其友云糟薑三盞酒榴燭一盞茶又竹枝云跳上岬頭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銀飽又甲午元日云端平甲午臣八歲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死一人留其處鄉專以騙骨為事老而貪淫遇技則跪之略無羞恥得一牌曰半絀曲意奉之每至親友間必以荷包包飲食肴核於袖中歸而遺之一日遇客於途正揖開荷包墜地觀之乃半鴨耳路人無不大笑而方略不為恥

笑文錄

道士高僧 近者鑑湖天長寺有道士為僧獻於總攝所云照得智知尊者本是小人倚託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為道觀乞復元寺施行楊髡從其請真可笑也

徵經

或作散經名物外平章云先齊馮湯文武一人一堆黃土泉陶製伊周一人一個彌摩大抵四五千年著其米由錢願假饒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遂日不過吃得升半米日夜官宦女子守定終斷送你這潑命說甚公侯將相只是這般模樣當官當藝技莫精魂已成烟魁姓名標在青史却于你身甚重世事總無要緊物外只供一笑

置士籍

咸淳辛未正言陳伯大建議置士籍或撰沁園春云國步多艱民生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轉徙怨寒嗟暑剝裏死守閉歲煙秋虜未易知人將相食議者深為社稷羞當今亟願出陳大諫借箸留侯天君迂濶為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况君為堯舜臣皆後熟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買仍宜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吾元乞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有詩云劉整駕天動地來襄城城下哭聲長朝堂束手津無計只

把科場恆秀才

真直院

真文忠翁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望其來時緒物貴民生頓艱至為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既而真首以道學正心誠意為教陳愚民無知以所言不切時務又以俚語足前二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

想當然耳

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皋陶曰殺之三允曰宥之三梅聖俞問何畫答曰想當然耳此語曹孟德問孔北海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出何典答曰以今準古想當然耳一時猝應亦有措依芥德筆記

食羊骨

惠州市肆家落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屠屠者買其脊骨專骨間亦有微肉熟澆出清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快別得錄而於肯察之間意甚喜之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肉三年食堂虛宜復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寔可施用也然此法行則眾狗不悅知東坡養生集下同

笑 笑 錄

卷二

二十三

煮飯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正可稱家有無不必過為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飯坡至乃設飯一盃雜菌一盃白湯一盃蓋以三白為鼎也後數日坡召穆父食晶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若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甚疑坡笑曰湯也毛飯也毛雜菌也毛非我而何穆父捧腹曰固知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

煮飯喫衣

無糊絹以染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去灰為研細酒煮麵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丸治風壯元此所謂煮飯喫衣也或問飯非可著衣非可喫答曰所以著飯不過為窮所以喫衣不過為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木喻曰夜寒寒者豈非著飯也耶

禁方

紹聖間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極題其一曰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耳道人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醫以意

歐陽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由曰來船過風驚而得之醫以多年杷才為舵工手汗所漬處刮去雜丹砂夜神飲之而愈今本草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為末醫以意用藥多此類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木易致誌也子因言以筆墨燒灰飲學春當治昏惰耶推此則飲伯夷之盟水可以療食比于之饑餘可以已佞欲焚燬之虛可以治怯懦西子之珥可以起惡疾矣公遂大笑

三笑圖

近於士人家見石恪畫三笑圖三人皆大笑至於衣冠手足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同測所謂亦皆大笑世言侏儒觀優隨眾而笑或問所見則曰長者宜欺我哉此畫正類是

父人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睡與飯耳他日得志當飽吃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善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措大得吃飯三昧也

笑 笑 錄

卷二

二十四

好睡下棋

南岳李若老好睡眾人食飽下棋若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若老常用四脚棋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戲手今被陳搏饒先若時自有輸贏若了並無一物

凡錢不識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推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耶

黃不辛

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黃卷子孫皆直隸和時人稱馬黃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越戒如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廣則黃有時而不幸

此行豈可替名

蜀人郭震博學能詩遊揚不羈然才識過人李順之將龍震遊成都忽賦詩曰今日

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不報期年。其言竟驗。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歎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替名哉。雖平生故諧之餘習。然亦足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三老言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邇來吾籌已滿十間。屋身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齊齊矣。以子觀之。三子者。與時時朝菌。何以異哉。

李白不識字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作字數紙。書李白詩云。遺我烏跡書。飄然落若聞。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聞。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

畫苑詩

與幼安書云。病後積不少白字。形體外物不足記。但令勿打壞畫苑記。解呵。

自稱小人

燕北風土不問士庶。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王歸朝授檢校。笑。笑。錄。卷二。二十五。

市馬

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則稱我家。每日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聲琅琅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我字。皆改為小。人。誦畢笑云。這天童極靈。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錢以私誌。

故事。邊郡入粟。換官。有王某者。以厚價市駿馬。猶不如意。每以為恨。嘗騎過醫士李生。李生善醫。謂曰。君馬價幾何。曰。百五十千。李生感稱。健捷以為價賤。王怪問之。李曰。欲得三千石。穀。豈非壯健。善有無間錄。

燥子蒙

趙從善尚書。自號無善居士。子希魯。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茄子。欲判食。單問。龐史。加字。史曰。單頭著加。即按筆書單。下用家字。鄰人目為燥子。蒙。又從善嘗帥浙東。使門史喻老。請於兩司。增僚於會稽。野牧堂。從祀文正。趙清獻。程惠忠。惠朱。思道。趙忠簡。史趙王。張見陵。諸人。後郡士題詩於堂。曰。師聖使小作祠堂。要與朱。張。俱。王。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白湖。下。同。

不油裡面

嘉泰和平。原公時有扶日之功。自作威福。政事不由。內侍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正如客人賣傘。不油裡面。後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為使。任。平原。時以為威福。偶真。里富國進家。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真。理富國。公瑾曰。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賊之。而無以加罪也。

獸子

石湖苑。參政。初官到任。參州在客位。其間參者。聞是蘇州人。即云。獸子。石湖。聞之後。因。陳會。賦。詩。石湖。口。號。曰。我是蘇州監木。獸。與。蘇。上。壽。獻。棺。梓。宗。室。原。來。是。皇。族。兩。下水。從。屋。上。來。後。石湖。入。參。大。政。其。人。尚。在。選。參。政。溫。顏。見。之。與。講。同。官。之。好。諫。曰。某。老。獸。無。用。

昭熱

程單乃文簡公之子。戶原曰。有治聲。惟不甚知字。有人披牒乞執狀。造橋。曾大書昭熱二字。其人見其誤。遂句之。合是昭熱。乞加四點。單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成昭熱。厚含諸生作傳。錄之。

笑。笑。錄。卷二。二十六。

笑。笑。錄。卷二。終。

行詞

清獨遠寓進士編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為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中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弟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有行御史詞頭云爰遣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沙允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春者此則下

蘇字

姑蘇字章敏於謔笑赴鄰人小席主人富而醜既進饌章視王人之前一煎鮭特大章即曰章與主人俱蘇入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不知魚合在左邊者在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眾曰領主人指操今日右邊之魚亦台移過左邊如何一坐輒飯而笑

王介甫作戲

王介甫論該善議論其兄介甫論新法多據據介甫不能聽煙雪病介夫命道士笑

卷三

作戲大陳儲錢平甫曰兄為相作事須令天下取法雪雖病某之禱久矣為此美且兄嘗以若法繩姦吏今乃以指錢徵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若法耶介甫大怒曲消紀閣下同

王三惜命

王觀持才放誕陸子慎慎於事無所可否二人極相善觀寢疾惡寒以方帽包裹坐復帳中子復候之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應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在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張王李趙

俚俗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挂齒牙之意宣和間王將明張子龍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傑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望於朝野聞者莫不笑之

踈道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凌華行然頗以踈道獲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句云回看同列駭不覺守心忙上讀之大笑

建義井

周益公夫人妬有勝為公嬖夫人摩之庭公過之當養勝以湯去公以熱水酌之夫人窺於屏曰好個相公為婢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面上起草

陸東判蘇州時因斷因命歟其面持刺配某州縣某客白曰凡言持者罪不至一時出於朝廷之命非有司所得行來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字再懸之後有厲其才於兩府者石參政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推蘇州時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熱中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瘳洎為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樞密華詢久為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惟服清涼散即瘳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迂儒作官

熙寧初有朝士忘其名知河中府龍門外有薛少卿者占籍是邑一旦為益所墳塋之松樞薛君投牒訴其事朝士迂儒也喜為異論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國風猶得獨美薛少卿之墳塋乃甚堪極

可笑

卷三

可知

太宗朝疏遠小臣皆得登對王禹偁以為不可上疏略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也此因使過亦得上殿云云未幾王坐事責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素冠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欲與之叙叙其人斂板曰甚即可知也三不脫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倍職是即可知也王憮然自失聞者莫不笑

熱熱社園

陳輝既為教樣之職時謂之熱熱頗回熙寧中台州判官孔文仲舉制科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者執政惡而黜之時輝為翰林學士語於家曰文仲狂躁真社園實語也王平甫笑曰社園實語可對熱熱頗回合坐大笑熱熱社園皆當時語

賃馬

嘉祐人多賃馬出入取者先論必問曰一去耶却來耶向來以往來則賃必倍有孫良孺為軍運判官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賃之一日將押群囚乘市而賃馬以往取者問官人將何之良孺曰法場頭取者曰一去耶却來耶聞者噴笑

劉服放生

光祿卿董申任而好遊越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備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與皂走卒皆龍雀鶴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工詩又不能誦經於是大龍於雀指客次惜勿開教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帥之妻病而虛候寄服以獻者或對曰虞侯為院君劉服大卿與丞相放生

苑中獅子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為員外郎貼職時西域貢獅子蓄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僚往觀之或嘆曰彼獸也日給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反不如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耶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耶

瓜蔬譜

轉龍園菴山東人鄉里好食醬漬必謂之瓜蔬菴為河北都魯廟宇在大名府府中諸軍營多售此物雜嘗曰某營者最佳某營次之越說嘆曰歐陽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茹蔬譜今復請轉龍園撰瓜蔬譜矣

書語

陳少常亞知嶺南惠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僕君之五馬雙旌名色而已螭雙之一文兩個真寶不虛又嘗曰生平得一對最親切是生紅對白熟也

有些惶恐

東坡元豐間舉舉嶺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過當時獄官甚有愧色坡戲曰有蛇噬殺人為冥官所逐謀死蛇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問之蛇曰某有黃河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驗不誣遂免其死牽一牛至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河治病亦數人矣亦得免後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嘗殺人幸免死今當償命其人倉皇言亦有黃河治病之曰蛇黃牛黃入藥天下所知汝為人何黃之有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惶恐東坡雖錄

縣令生日

神泉縣令某新到官以廉潔自矜內日會職一旦自榜於門曰某日本縣生日告示諸色人不得輒有所獻曹吏謀曰官明言生長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為送獻為也眾曰然至期各持練獻之率一無所拒感頌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辰吏莫將來問者無不大噉王溫以詩驚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

盲子詩

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盲子詩

某是鬼耶

司馬溫公在洛陽閑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觀燈公曰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遊人公曰某是鬼耶

家信

族壻陳氏頃寓嚴州諸子官游未歸偶族姪大琮過之壻令代作書寄其五因口占云孩兒要為孀子又聞聞音及霍霍地且買一柄小翦子來要剪脚上骨出上骨兒脫音脫音兒也大琮連聲不能下筆壻笑云元來這厮兒也不識字問者哂之因說當時有京師壻婦其夫出成嘗以數十錢託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壻懶兒娘傳語壻懶兒爺壻懶兒自命去後直是忙忙每日恨入骨持特地笑物騰騰地跳天色汪去塵塵不要吃温吞入骨說託底物事秀才沉思久之却其錢云你且別處倩人寫去與此正相似

妻寄夫詩

紹興辛巳女真犯順米忠信夜往劫寨得一箱中有封書皆從中妻寄夫者其一紙止詩一篇云盡楊傳語山丹丹你到江南難難你那裏討個南婆我這裏嫁個契丹

有犯大臣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試策問體貌大臣一卷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也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當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父遂目馮沈為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貢老為其近於親賦一卷散句云親疏黃者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哄堂大笑

百韻詩

李廷房曾獻百韻詩於上官中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兒塞北亡上官則然曰不意君家山隔至此廷房遠對曰實無此事但團團對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徒罪以上詩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二句須犯徒以上罪一云持刀哄家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陽公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則之云曰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女子詩

許長方之嬀以端潔自許。長方嘗出經年歸。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鄉里親戚往還乎。曰。自若之出。惟閉戶自守。長方咨嗟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作小詩以適情耳。長方索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夜招鄰僧閑話。

大對小韻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史誤送華老慶。巨源讓之。始知其誤。蓋以晉姓孫而為館職。故史莫能別焉。劉曰。何不以韻字為別。史曰。皆以韻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韻。何不以身之大小為別。史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華老為大韻。孫學士巨源為小韻。孫學士。

取一席之歡

有士人赴宴。眾中一少年勇於色。甫就座。士人以履解。乃命撤樂。屏去羣徒。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取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須。滅禍延過客。則賓主為之開堂。

看孔子面

趙閱道罷政。朋庶喜接。一士人以書贊公門者。不為通。士人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朋者曰。相公道重他。架梁士人笑曰。我這頓白禪。直是不值錢。朋者曰。也。看佛面。士人曰。更那。不得些少來。看孔子面。人傳以為笑。

張蘇相誕

張文潛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已可畏。水底石軍方熟。那謂湯特了王羲之。也。然公詩有獨首。紅蕉頰白。不知白。值是何物。公曰。劉白。值。喜。釀酒。出洛陽。加蓋。記。文潛曰。白。值。既是一人。莫難。傾。否。子瞻曰。魏武。短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釀酒人也。文潛曰。華。竟。用。得。不。當。子瞻笑曰。公且先去。與。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所。應。蓋。文。潛。有。債。曹。某。在。家。作。過。失。去。酒。器。送。府。推。治。未。招。承。方。支。移。取。會。也。合。坐。大。笑。

俚詩

哲宗朝。有。宗。子。好。為。詩。而。鄙。但。可。笑。嘗。作。即。事。詩。云。日。暖。春。三。癸。風。高。兩。雨。蛙。翻。白。出。開。湖。死。紫。之。長。滋。聽。芭。格。風。錢。地。接。建。華。歸。來。屋。裏。坐。打。鼓。亦。何。妨。或。問。詩。每。曰。始。見。蜘蛛。結。網。於。簷。又。二。雀。開。於。廡。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則。以。之。字。方。吃。沒。飯。開。鄰。家。琵琶。作。風。樓。梅。食。錢。頭。未。竟。關。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送。客。歸。見。門。上。畫。

鍾應學小魁故云打鼓亦何妨也

字說

東坡開刑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駕。不知以竹鞭。有何可笑。又問曰。鴉字。从九。从鳥。已得證據。子詩曰。鴉。鴉。在。桑。其。子。七。分。和。爺。和。娘。恰。是。九。個。公。放。然。聽。之。久之。乃。知。其。謔。也。堪。笑。

冷債

父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七年息兵。何以為樂。父子曰。敵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往。王曰。何人有。曰。魏之龍養孫。賈之。踴。趨。東。郭。先。生。之。吹。笙。皆。足。以。奉。王。歡。也。王曰。好。樂。不。無。橫。賜。奈。國。用。何。父子曰。近日。却。苦。孟。嘗。君。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說。足。也。父子難。此。下。用。

獻首瘡

齊地寒。春深。求。萊。甲。方。立。春。有。村。老。携。首。瘡。一。盤。以。與。父。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父。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則。以。餵。驢。也。

唐三載

父子好飲。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諫。惟。以。險。事。狀。之。宜。可。止。一。日。大。飲。而。醉。門。人。出。抽。蔬。腸。置。噴。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為。父。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載。猶。可。活。況。有。四。耶。

媪論年

父子行。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談。路。一。曰。媪。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索火具

父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父。子。促。之。門。人。曰。夜。曉。索。鑽。具。不。得。可。持。燭。來。共。索。之。也。父。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相府公事

秦破。越。於。長。平。坑。泉。四。十。萬。遂。以。兵。困。邯。鄲。諸。侯。救。兵。列。壁。不。敢。前。平。原。無。以。為。義。家。居。愁。坐。顧。府。史。曰。相。府。有。何。公。事。吏。未。及。對。新。垣。衍。在。坐。應。曰。唯。城。外。一。伏。竊。盜。未。獲。爾。

折難

有營邱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父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索
駝之項多羅鈴鐺其故何也父子曰車駝之物甚大且多夜行於路相連難於回
避以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耳營邱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鐺豈謂塔亦夜行而使
相避也父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雀多託高以巢窠巢窠設鈴之有鈴
所以警鳥雀也豈車駝之比耶營邱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雀巢於鷹鷂
之尾耶父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鷂擊物或入林中而解足編縛偶為木
所縊則振翅之際可尋而索也豈謂鳥雀乎營邱士曰吾嘗見挽郎束縛而歌難
不究其理今始知恐為木枝所縊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挽郎之足用皮乎用繩乎
父子溫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為死人生前好結難故設鈴以樂其尸耳

改佛經

父子一日觀人誦佛經有曰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父
子喟然曰佛仁者也豈欲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身乎今為汝體佛之意而改正
之可乎曰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木履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者無刻斷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成乎父子曰履種乃其核
也

食肉有智

父子之隣皆齊之鄰人也聞二人相語曰吾與公卿皆人而粟三才之靈者何彼
智而我無智一人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粗糲故少智也問者曰吾有糲
米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又聞二人相語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辦事
有智不似有智又能窮理其一人曰何也曰吾觀人足高前出甚優若後出豈不為
繼來者所踐其一人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為天雨注之乎二人
相稱其智父子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好為詩

父子好為詩一日宿逆旅夜聞隣房人言曰一首也此少聞曰又一首也迨曉凡六
七首父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咏兼愛其敏捷凌晨冠帶詣之其人出乃商賈也危
巖若有疾者父子深異之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
知詩再三拒之父子曰昨夜房中聞君自吟曰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一首之

言君誤矣昨夜暮下昏黑尋微未得因汗其手疾勢不已殆六七汗手耳非作詩也
父子有怨色

安祿山詩

安祿山亦好作詩嘗作櫻桃詩曰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玉一半寄周
勃或請以四句作第三句則協韻矣祿山怒曰豈可使周勃居上壓吾兒耶

李可及諧語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流譽嘗御前進劇可及升坐自稱三教論衡
一人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跌
坐而坐若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坐也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問者益不喻
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又
問文宣王何人曰婦人也論語云活之哉活之哉我待價者也非婦人莫待嫁為上
為之大笑優者漫妙

太公之年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乃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
笑矣

縣村下鄉

縣村下鄉人京口旅店有戲詩體詠之者雞鳴刺縣村下鄉也雞鳴啼啼
唧唧縣村下鄉有戲則納雞鳴於時鳴鳴於池縣村下鄉有子遠雞既烹矣鴨既
羹矣雞鼓鳴矣縣村行矣雞鳴三章章四句句應記

嘲孟及佛

李觀字泰伯時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及孟亦好飲酒
作古之一日有遺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熱性介解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
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其云完廉指陪未可知孟柯深信亦還
知文人尚自美天子女婿如何弟叔之孝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無非罵孟
也無河酒盡辭去既而又寄酒者士人聞之再注作仁義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
李公覽之笑曰公文米甚多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去後極索索今大不放相留傾此
酒以自遣携聞者絕倒

露元

米元章有紫麻不免於憐然人物慷慨可憐故一時名士多與游作詩文亦狂怪嘗有句云欲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地人不肯露死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耳下同

三照相公

范覺氏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且旦起與裏頭帶巾必攬鏡人呼為三照相公

三覺侍郎

趙叔閣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掛歇牌於門首人呼為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

波斯婦

廣州波斯婦繞耳穿穴帶環至二十餘枚家家以蔑為門食檳榔吐地如血此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盡蔑門

春氣太盛

甄雲卿龍友永嘉人滑稽辨捷為近世冠樓宣獻以首春薦容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盛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未已至此公為笑

卷三

九

罰掌吏眾等其根葉一日遊天竺寺集詩句曾大士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宗一見賞之以載

賤迹

錢中道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叙舊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通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己欲面折之使是妾人避己名也客問門下似有錢錢曰舊識其公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賤迹客大笑明齋書

雜詩

高教曹嘗為雜詩三首云塚子地裡盤星宿天圓棋開堪賣張口捲席床刺皮又相送復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行流難接滿懷愁又桃李毛彈子長長棒棰兒端歌壁凸肚河凍水生處太平廣記下

武將詩

唐武衛將軍龍儀自矜能詩為滄州刺史呈州官曰道者滄海城楊柳舞青中

央一羣漢駭坐打杯觥又秋日述懷云羣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強飽食房裏倒家羹

野集城來軍未曉請釋之使曰鴛子簷前飛值七百文洗衫挂園中乾白如雪飽

食房中側臥

如廁見野澤蚊虻也賦云太子夏日賜宴詩云嚴霜白浩浩明月亦團團又為喜雨詩云晴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練氣氣為瀛州刺史日值新殿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乃集官人云詔改年號為多感元年將書示判司以下眾大笑

單詩

唐國子監祭酒李弘智詩云君為河邊華達春心刺生委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學士房定宗改始字為轉字遂學為己作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說詩取詞多為玉詩歸宏智轉選定宗以狀牒知任為公驗

得力於貓鼠狗子

唐盧延讓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孤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祖庸調嘗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噴犬紙魚為中書令成汭所賞又有樂爆燒鼠破猫跳觸鼎翻為蜀王寔所賞盧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在猫鼠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古物祝壽

唐李懷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誠安好道喜蓄古物遇襄生日無以致賀擊一故是禩云此是李公收復京師時所狀願高書功業一如西平襄謝之俟其生日送一破殿樓頭云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如洪崖賓僚莫不大笑

用千字文語

唐封抱一任棹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惠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朝曰面作天地元鼻有鼻門紫既無左連承何用妄談機

擬律詩

有人腰曲僂儀帶低頭而行傍人詠之曰拄杖欲似乃措步使成及逆風過雨行面靴頂額滿著衣林上坐壯腹替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前勾入

楊修

晉楊修九歲聰慧孔君平詰其父修為之設果有楊梅君平以示修此實君家果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九錫

唐武衛將軍龍儀自矜能詩為滄州刺史呈州官曰道者滄海城楊柳舞青中

央一羣漢駭坐打杯觥

又秋日述懷云羣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強飽食房裏倒家羹

野集城來軍未曉請釋之使曰鴛子簷前飛值七百文洗衫挂園中乾白如雪飽

九錫

晉王導妻婉有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金刀將往。公適命駕。惠牛遽于杖屨。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後詰王曰。朝廷欲加九錫。王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短杖。續。惠。長柄屨。尾。導大怒。

吹火詩

有觀鄰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妻告夫曰。君豈不能學耶。夫曰。君當吹火。吾亦效之。乃為詩云。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鴉盤茶。

拉雜變

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真。但恐覽者渴睡落床。難以凌雲耳。以下東坡題詞。

笑原憲貧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寺。醉後。誦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大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六言詩

卷三

十一

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克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云。夏雨淅涼如秋。余云。有客高吟。楊云。子由云。無人共吃。饑頭坐守。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桃花

世人見士德有見桃花。入悟。後學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吃。吃此飯五十年。轉無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鸚鵡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鸚鵡。其後稍進。則僕吾書。比歸來。何如。僕對曰。可謂秦吉了矣。與公聞之大笑。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豈止能道此數句耳。

有不俗者引一個來

子住在江南。絕不為人作草。今來宜州。求者無不可。或問其故。告之曰。住在路安園。以病來告。皆與萬金良藥。有劉薦者。諱曰。良藥可惜。以咳俗人笑曰。有不俗者。

引一個來。聞者莫不絕倒。山谷題跋。

誌儉

正則作呂君用。甚誌形容其儉。以起家云。一扇十年。尚補緝。道邊墜炭數寸。亦袖携以歸。此近于薄矣。

弄影戲詩

住在柏臺。鄭亨仰。方公美。誦張文潛中興碑詩。我曰。此弄影戲語耳。二公駭笑。問故。我曰。郭公凜凜英雄才。金戈鐵馬從西來。舉旗為風。偃為雨。洒掃九廟。無塵埃。豈非弄影戲乎。又如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亦小兒語耳。廣寒堂詩話。

法言曾論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劾為慮。晦庵先生嘗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為。為選人。其人夫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謁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以曾論篇章答之曰。學而第一。為政第二。可為善品題矣。二者雖曰戲語。亦可助談笑。廣寒堂跋。

曾直弟

卷三

十二

魯直有弟。善漆琴。而不御。燕入馬。魯直相之曰。龍池生壘。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旦見床下。以溺器蓄生魚。問知為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漢魚也。後山谷士詩話下同。

六十猶痴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楊謝曰。汝輩自不喻耶。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痴為九百。言其精神不足也。又曰。有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為其道苦。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連止之曰。我解矣。皆六十為杖。十四耳。魁笑曰。五十尚不可。六十猶痴耶。明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痴。

至寶丹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璣。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

崖州大

丁晉公貶崖州司戶參軍。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大。客曰。惟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則崖州為大。數皆大矣。中共紀明下同。

詩用俗語

張景修字敏叔人物瀟灑詩好用俗語如得五品服云白快近來逢素餐赤窮今日得米飽又謝人惠油衣云何妨也裏如風藥且見淋漓似水雞蓋以文滑稽也

集句

孫寶字若虛早年與聲籍甚性好滑稽朝同舍牛秀才云腰帶頭垂尚有田單之火幪頭脚上猶聞舜戚之歌又作四書語集句嘲一老生云孜孜孜孜為善難鳴起先生之道斯為美四五十無朋焉斯亦不足畏也

生老病死

崇寧中有古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滿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地狹遂即縣學之東隙地以次為之與諸生北齋謂之生老病死

官謔

至正間松江有一推官提牢至獄中見諸重囚因問曰汝等是正身耶替身耶獄卒為之掩口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人見否眾傳以為笑正與此相類山居新誌

笑笑錄

卷三

十三

一錢詩

王叔能家政題一錢太守廟云劉龍清名譽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學得先生要一錢

不求聞達

因話錄云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某遣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因念延祐開陳伯敷到都每見踰跡邱園者數多遂有詩云處士近來恩例別簪鞋一對當清輪

李杜帽

呂遜嘗談趙著呂鏡以詩鳴燕趙間一人嘗出郡律相公門下虎巖每博引即提褲其帽於儿龍山從旁謂曰不知李杜當時費多少帽子聞者腹揄玉堂佳話下開

三百青蚨

李殿撰棄職初歸家宋士夫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只消三百青蚨易一部時文足矣已而累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蚨博吾爵者校觀入殿修撰

放生池記

宋韓純實改蓮沼為放生池詞臣高文虎作此云為獸魚鱉咸若湯王所以基商復高作主司以破題困舉子一生作詞云高文虎詩冷削篇苦千辛作個放生池從頭無一語說及朝廷只把泥貫歸美夏玉道我非是商玉為獸魚鱉是你按漁磯漫釣數此小異為見下卷此則有破題二字殊新

預作祭文

詳定官張孝純誌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遣一童於生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日又問一友病友曰且休放入侍探懷無祭文相見

遣山論文

遣山嘗為張震齋論文見有竊用前人詞意而復加雌黃者遣山曰既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座絕倒

羊承配餅食

專侍講說中和貴人在龍廷時以曉對無時恒備物以充飢一士在邸舍師每與之分甘一日師復求之辭無有託使旋食師知之因曰沙漠羊與中土桑用略同肉充飽毛作醃皮為羹角為杯區此人所共知不意近年羊承又可配餅食也

笑笑錄

卷三

十四

油著

楊勳慶夜曉有鼠躍几上忽投骨紙中楊取一板覆之隨突以出環走書冊間作人語曰油著油著楊笑起曰吾避汝然地于市人蒸餅不能過即學虛器者亦云油著油著人即避開云

情面

上開關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周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覆冠上不復語且小飲下開

溫體仁對

溫體仁為程籍歸安人王應熊已縣人同惡相濟吳宗達奉行兩人意旨毫無短長時人目為雙虎適禮部堂官黃士倫孔貞運陳子壯為三鼎甲京師人語曰禮部重開天榜狀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已廢虎總是遺癩時傳為笑

習春秋

李成林犯梧州廣西巡撫曹輝以春秋得雋者也與觀以遊曰不早事君使君懷怒

以下下邑之罪也。若以罪在不赦。得之軍。唯命云云。成棟笑釋之。

慈想

太倉鎮伯報為富陽令。慈想趙格。一日鞠盜。盜詐言。公作已。曰。汝焚燒人屋。劫殺無算。法應依命。盜奪。攫公案。錫碗。向公一擲。公痛仆地。羣吏。攬盜。毒毆公。蹶起。一手摩胸。一手拉史。云。莫打我。這裏不痛。笑聞者。絕倒。元。果。隨。錄。

弔喪

笑史云。解學士嘗弔友人喪。得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夜幾大吉大利。等。國。年。所。年。下。用。

天順閣詩

儲記堂云。天順閣。曹欽。謀。反。伏。誅。時。有。詩。曰。曹叔。曹叔。發。願。狂。寇。連。諸。公。死。亦。當。學。士。叩。頭。如。繫。犬。尚。書。額。頭。似。膏。羊。萬。安。播。首。禱。三。叔。恭。順。當。充。戰。一。場。寄。語。滿。朝。食。肉。者。將。何。面目。見。吾。皇。

賦官人

噴飯集云。曹吉祥。極。曹。欽。反。既。殺。寇。深。又。索。王。尚。書。翔。王。正在。署。逸。一。主。事。長。大。多。笑。笑。錄。卷。三。十五。

左遷員之逸。王後權此入要津。時呼賦官人。

劉棉花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艱。起復。每。搗。糲。道。以。免。彈劾。宏。治。改。元。侍。讀。張。昇。數。其。十。罪。反。為。御。史。魏。璋。所。劾。時。以。吉。耐。彈。目。為。劉。棉。花。

補缺燈榮

清異錄云。李大壯。畏。服。小。卷。一。不。遵。令。則。叱。令。正。坐。為。縮。局。髻。中。安。燈。盞。燃。火。大。壯。屏。氣。定。體。若。枯。木。土。偶。人。譁。之。曰。補。闕。燈。榮。

四畏

王文穆甚善作。妖。書。作。三。畏。堂。於。就。圃。楊。文。公。見。而。戲。曰。請。改。作。四。畏。堂。王。不。悅。楊。笑。曰。素。畏。夫。人。見。這。慈。想。

賄賂公行

玉堂叢話云。陳太常嘗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柳和尚

伯虎紀事云。吳令欲於虎邱。採茶。僧。無。以。應。令。大。怒。械。繫。之。僧。懼。懼。知。唐。解。元。與。令。

善厚。求。心。伯。虎。拒。不。納。一。日。出。遊。乃。戲。題。其。上。曰。皂。隸。官。差。去。採。茶。只。要。收。銀。不。要。除。糶。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命。令。見。而。大。笑。釋。之。

蘇殊筆

遺慈集云。歸。南。有。老。崑。山。人。為。吳。興。令。每。治。事。升。堂。胥。吏。環。集。將。未。完。幾。不。容。坐。公。怒。以。珠。筆。蘇。蘇。能。提。向。之。曰。爾。筆。若。不。速。退。我。便。灑。將。來。也。

一鳥

明季遺聞云。楚撫宋一鶴。貧。儒。巧。詭。以。楊。嗣。昌。父。名。鶴。投。刺。署。其。名。曰。一。鳥。楚。人。謂。之。為。巡。捕。

俺把你哄

開卷一。味。云。永。樂。初。迎。天。竺。真。僧。來。京。號。大。寶。玉。居。靈。谷。寺。頗。著。靈。異。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詩。請。李。繼。鼎。笑。曰。彼。豈。有。神。迹。其。所。誦。乃。云。俺。把。你。哄。也。人。自。不。悟。耳。

湖鴻臚

枝山前聞云。正統間。鴻臚王少卿。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聲。聳。聽。而。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說。美。聲。而。充。頂。朝。士。胡。之。曰。博。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

笑笑錄

卷三

老人燈

王盤。號。西。樓。高。郵。人。年。空。同。就。醫。京。以。過。人。故。自。矜。重。見。之。傲。不。為。禮。西。樓。賦。老。人。燈。云。形。骸。憔悴。不堪。搗。選。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霄。空。同。照。然。

相成蟻

胡蘆。號。其。關。老。方。耳。長。如。盤。常。謂。李。西。涯。曰。君。吾。相。煩。一。查。李。父。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合。之。乃。一。驢。字。始。知。其。戲。

麻叻

客座新開。一朝。士。麻。臉。多。髯。一朝。士。面。歪。而。眇。一。目。眇。者。戲。云。麻。臉。鬚。羊。壯。石。倒。栽。請。草。麻。者。應。曰。歪。腿。白。眼。海。螺。杯。針。嵌。珍。珠。泉。為。絕。倒。

浴詩

亮山堂外紀云。毛。栗。庵。瑤。往。錫。楊。南。茶。適。浴。浴。者。以。告。不。獲。見。後。揚。語。之。毛。亦。以。浴。辭。南。峯。題。刺。曰。若。來。拜。我。我。洗。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君。時。六。

月六吳俗益以六月六日浴狗云

題區

有皮區得機財造座求一鄉先生題區曰甲乙區區甚不知像其皮刀錐子也一僕
驕富起屋乞士人題區曰且堂僕亦喜不知僕人作旦者開口曰奴家也

人詩

列朝詩集云崑山吳山人機字子充嘗元旦賦詩奉懷分宜相公人戲之曰開歲第
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使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乎

忠孝娘

稗史類編云有士人年老而納二寵托友命名友以忠娘孝娘名之其人曰忠孝誠
美然以名妾則非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象奴

太倉陸孟昭為刑部郎嘗往一朝士家投刺云東海釣蟹客遇朝士答之亦投刺云
西窗進象人來蓋孟昭面黑齒白人皆嘲為象奴云

無米無褲詩

笑錄

卷三

十七

義興儲遇一日過金沙鄒孺孝劉為言絕糧狀因口占曰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
口正堪憂真人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好出頭隨曰某去年貧無袴亦有口說遂曰

酒詞

西風吹雨聲索索一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情與有褲人家著坐客大開
雲間淡酒行香子詞曰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過三斤打開瓶後滑辣光餐
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足足三斤君如不信把秤

太白墓詩

來稱有一斤水一斤土一斤紙
蓬軒別記云米石江頭太白墓在焉人題詠殆遍或書一絕云米石江邊一坏土李
白詩名哩千古來去的寫兩行嘗報門前掉大芥

申許互謂

世說補編云許國與申時行約至一處議事許曰此燒午時米及申時行申應曰
既以身許國不得不為

吏部試

應履平為德化令滿考試吏部論優而貌不揚不得列上乃題詩部門云為官不用
好文章只要鬚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可笑處衣裳極得硬爛爛

談報恩

解頤贊語云人有盛談報恩報恩者曰慎無輕視凡一牛一豕皆作牛豕以償至婢
媵亦固不然時許文穆在坐笑曰莫如殺人眾問故曰那一世貴價猶得化人也

三錄

近俗尚三錄文字過試主司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即中式矣有
一士笑曰眾人皆有蘇子倚靠倘我獨無耶於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為君

計者莫若安氏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氏也又曰蘇子嘗云良醫不能救無命強梁不
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深慎在未形
者也亦淺批曰此子固嘗留心於三蘇者但不純熟耳生乃作詩曰曾見東坡面目

蘇試官驚得索錄蘇分明指與平川踐一個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蓋始之蘇子蘇
恭也繼之蘇子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實治妻蘇慈也

獻世

笑錄

卷三

十八

秦飯館有孝廉為京官頗文獻世家於門一夕人以紙糊其兩頭曰獻世孝廉命僕
罵於前一夕又糊其文字一點曰又獻世孝廉怒罵如前則再糊其家字一點曰獻
世矣

雪詩

梅窗小史云益都趙東忠狀元及第青州府縣公宴值大雪聯吟道曰翦碎楊毛空
中舞府曰山南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瓦變成銀公曰趁糊糊了青州府左右皆
匿笑

死充

村牛
噴虹筆記云一高僧乞大老一詩大老贊之曰一夕靈光透太虛化身人去復如何
愁來不用心頭火鍊得凡心一點無後一士見之曰此死充二字也休邑南鄉三
溪俗稱村人為牛有入洋者西漢俞某贈詩云頭角崢嶸異日必為天下宰羽毛豐
滿今秋定見月中人亦巧於詩人者

指

座右編附朝隱為武后禱後張元一畫代像圖以進后大笑謂其為人成敬奇者

姚崇疾對崇涕泣懷中置生直氣頭向崇祝而救之頓令公速愈崇悲其語曰此汝何自而來遂不復接

徐時

兵部尚書徐曉出身胥吏與狀元某同入學嘗某指天子使曰認得這位老先生否曉曰認得這位老先生是不由科甲出身的兒孫止某

活西遊記

笑史為屋中一人說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皇張三丰又云歷海外國為餘陳眉公曰聽醒神語一本活西遊記

祝知府

科文尚書祝知府以廉能名聞府有觀為民大吟死府校於之曰鶴有金屏乃吾王賜祝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

妙幅

珊瑚網太監谷大永迎駕承天所至幕機官員接見多遭斥辱必先則曰妙幅帽那裏來的今略不為意大水斥問如前今日我妙幅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

卷三

十九

來的大水一笑而罷令出殿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作威知取黃版

題寺壁

霍尚書靴試營寺基為宅沈憐令逐僧僧留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尚老會元妻卧老僧處喧擾而止

多子少子

某布政請按臺酒坐中布政以多子為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少更在旁云子好不須多布政聞之固謂曰我多子汝又云何史曰子好不愁多一公大稱賞

念佛

鄒陽何梅谷英老妻好事佛晨夕口念觀音千遍梅谷止之弗聽一日守妻至再三隨應隨呼不絕妻怒曰何語味若那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即我起觀音一日被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悟而止

岳子方

舊德錄岳正字子方為修撰美宗嘗曰好個岳正只是大肚從講成於逸自題像曰好個岳正只是大肚從今以後再敢不戴公性不能容人或謂曰宰相肚裏好撐船

公曰懶得米可容縱橫來安得容耶

偶然

曾鶴齡會試日與浙中數舉子同舟年少狂生談論風趣嘗為入爾歌各舉書中疑其賦謝不知賦曰凡夫耳滿然爾處最遠以偶然呼之既而眾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以詩曰林頭柳書獨九天偶然越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誰料滿然又偶然

時令不正

有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入於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正

改舊詩

元時無名子改舊詩題西湖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一時休馬通熏得遊人臭直把杭州作滿洲

此

余友桐城方爾止歿已多年忽見於此詩曰從來詩酒是冤家腸斷西風又日斜初到黃泉無所處關王依舊戴烏紗

笑笑錄

卷三

二十

續史沈文卿家居益入其室沈吟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五冊也堪將去教兒輩

唐車

唐車字守之徽州人每以魁元自負雖累職場屋而志不怠鄉人謂之曰徽州好個唐車每一年秋闈走十程燈魁解元荷包裏爭奈京城窮人多唐車之益勵後竟連捷狀元

丁酉科場

順治丁酉方猶錢剛宗典江南試榜後諸生哭於文廟有以首題作黃鸝兒曰命意

獨木橋

萬歷間學使喬公按臨第一且性嚴饒諸生謂之獨木橋語曰秀才棍棍所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棍棍推推恐考考生吟我推首卷飲封其巾於几或柱封紙若斷

巡使覆其巾去。繳卷時。秀者另置一柬。大羅法下一等。一點者失巾。滑業網巾。改作木冠而出。入一生在位。胡吟曰。粟上宗師大人。一個蒼蠅。在鼻上飛來。飛去。痔瘡。嬉不取。擅動。已。是。皂。隸。驅。逐。剛。去。持。生。員。好。做。文。字。諸。生。聞。之。哄。堂。大。笑。封。紙。盡。脫。不能。禁。止。上。點。是。生。云。胡。地。可。謂。下。可。

天寧寺僧物。凡往者。皆有贈賄。名曰。程儀。同時。鄉紳。鍾姓者。效之。有諸生。邱某。形體。侏儒。入謂之。邱。的。萬。素。不。相。識。利。其。賄。而。往。前。日。數。四。喪。主。訝。而。問。曰。先人。存。日。未。嘗。見。公。注。來。邱。曰。死。的。壯。裏。自。知。聞。者。絕。倒。

雷龍 爛馬戲角

袁御史景文。馳善。其武。雷擊人家。亭柱。袁撰。律詞。為。笑。後。雷震。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真。剛。來。我。和。你。說。個。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仇。怎。麼。不。揀。一。個。大。得。人。情。的。與。他。一。個。揀。手。後。伴。狂。家。居。故。人。未。慶。餘。乘。長。年。過。門。景。文。稱。之。曰。未。慶。餘。雖。米。曰。此。畜。生。非。豎。乃。爛。馬。截。去。角。耳。都。公。笑。集。

一字笑話

卷三

二十一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太祖愛之。嘗令說一字笑話。請侯一。凡上許之。若佐出。聲人善。詞話者十數人。非得上命。明日。諸。集。背。負。琵琶。若佐引之。見上。至。金。水。橋。大。喝。曰。拜。諸。督。倉。皇。下。跪。多。墮。水。者。上。不。覺。大。笑。

丁祭彈入

滁洲劉侍郎清。少為州學生。過目成誦。嗜酒好謔。嘗丁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劉公略不之。慚。戲。作。彈。文。揭。明。倫。堂。壁。曰。天。將。晚。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吵。吵。爭。昨。肉。的。你。精。我。肥。爭。錢。頭。的。你。大。我。小。顏。回。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俱。碎。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饑。死。既。而。醉。卧。忘。之。明。旦。御。史。下。學。見。壁。上。字。召。諸。生。責。之。獨。奇。公。不。責。也。

教坊墓志

正德中。教坊莊賢。素多資。其父卒。求墓志於浙江一主。不能撰。託一友為之。其間有云。若配某氏。有賢德。三女皆適名族。時人傳以為笑。

詩驚番人

慈船揚名父。為詩。敏捷。下筆。寸言。不。磨。草。一。日。余。與。揚。君。諫。同。會。名。父。滿。堂。立。成。數。

律君諫曰。若才敏。捷。尚。奉。使。外。國。足。以。驚。倒。番。人。名。父。曰。吾。詩。不。行。於。中。國。僅。可。以。驚。番。人。乎。相。顧。一。笑。

京官不用傘

京朝官不用傘。惟狀元歸第。用之。後。南。京。官。稍。用。之。特。兩。簷。青。傘。而。已。嘗。有。兩。人。相。戲。北。曰。輸。我。腰。間。三。寸。白。蓋。言。當。朝。官。有。牙。牌。也。南。曰。多。君。頭。上。兩。簷。青。傘。則。夫。之。下。

太極圖

吳康濟與僞。召至京。當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圖。曰。令。太。極。當。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蘆。葦。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較。

健忘

陳翰林音。嘗謁客。還。既。入。門。忘。其。為。家。也。周。視。室。中。凡。壁。上。字。軸。曰。吾。家。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曰。汝。何。為。在。此。人。嘗。具。鐵。選。容。預。訂。期。日。及。是。展。忘。之。反。詰。客。共。誤。將。牛。不。申。宿。約。客。留。之。飯。而。家。人。來。泥。又。疑。他。人。來。召。此。主。人。怒。謂。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如。及。升。翰。德。因。會。僚。友。或。滑。以。編。修。牙。牌。懸。其。帶。伴。驚。曰。公。尚。編。修。耶。茫然。自。失。火。之。乃。曰。想。是。誤。領。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實。去。已。買。新。馬。偶。病。不。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馬。又。曰。舊。馬。已。賣。耶。及。為。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纓。曰。君。冠。多。一。纓。何。也。文。正。答。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為。問。乃。相。顧。大。笑。李。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昔。劉。儀。同。舍。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阿丑

卷三

二十二

成化初。內官阿丑。年少。機警。善。作。教。坊。雜。劇。保。國。公。朱。永。治。居。第。私。役。軍。士。頗。眾。丑。扮。兩。人。於。上。前。一。人。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之。曰。何。為。誤。八。千。為。六。千。答。曰。二。千。在。保。國。公。家。造。房。上。疑。之。令人。密。視。果。然。保。國。懼。即。日。撤。工。

度田

賈似道度王田甚急。聞。不得。鹽。息。有人。詩。云。失。淮。失。蜀。失。荆。襄。使。他。江。南。寸。寸。盡。破。使。步。天。長。萬。丈。也。應。不。是。舊。封。疆。又。感。賦。私。鹽。資。於。吳。下。有人。詩。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餉。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要。許。先。北。首。項。下。同。

道考詩

王鰲山。江西人。董學南。舉。考。政。甚。酷。見。年。長。者。輒。降。黜。惟。州。角。者。俱。復。留。秀。才。有。已。

冠而作卯月以俾克者一人詩云戴弁峨峨已數年於今卯角且從權時人不識子心苦時銷南開學少年

仲翁

蘇州通判某舉學不識翁仲呼為仲翁人有嘲之者曰翁仲如何作仲翁讀書全未有大工想來難入林翰院只好蘇州作判通

素娥

杭州妓者多習身離客一妓號素娥為徽商所據吾鄉黃南谷過之見壁上小畫書曰淡紅衫子淡紅裙淡淡梳粧淡點唇只為一身都是淡將來付與賣鹽人

按此詩或作錢鶴灘所題杭州或作揚州

張幼子

張幼子戲其好為奇詭之行置有五色袋每出携之袖中不數步輒更帶焉又每日令人懸牌於門或書張幼子賣糖或書張幼子賣糖或書張幼子賣糖或書張幼子賣糖見者無不捧腹耳新下同

學博文移

卷三

二十五

笑

卷三

二十四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掉弄書句嘗以事召諸生有名派名侃名高及姓熊名兆植者未起即來書責之曰王子流侃如也王子派望之派然熊子兆植其真惟熊惟熊者子陳子純小車無輒其何以行也或曾子為尤未得帶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者得無有伍子胥之意乎聞者絕倒

越俗補基

越俗掃墓男女炫服靚妝畫船蕭鼓如杭州人游湖中人之家用于水屋情態男女分兩截坐不致吹先輩諺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夢憶下同

飲茶

惠泉不渡錢塘西興脚子挑水過江响响作怪事有婦神造大父飲茗問曰何地水曰惠泉婦頓顛其僕曰我家逼近衙前而不知打水吃切記也又董日鑄先生常曰濃熱滿三字盡茶理陸利所著茶經可燒也

體餘充偉

曹唐初為道士大和中舉進士作游仙詩才情練綴岳陽李員外每吟其詩而慕之曹往往過李劇展而迎見體餘充偉戲曰昔未親儀標將謂可乘鸞此際接時編恐

壯水牛亦不勝鞍馬南瑣記下同

呂溫詩

呂衡州溫善賦子厚在柳州溫作詩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南公至黔州溫又作詩曰黔南太守南郡向雲南聞向南亭醉南風變俗

犬吠雪

出東江門前客或登湘南樓會宴則經晴江府後過伏波山下人家犬皆吠路傍前驅者莫之逐也聞以語人入笑曰想子必是雪耳

竹詩

祝融初名似華為吳江令初到以風力自命時南澤董氏有田數萬在吳江祝立意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有人作詩曰吳江勁健一莖竹燒逢春雨使葉綠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時改節灣曲時董吏即號青芝用事沈醫士號春字葉六則心腹書吏也又吳江吟現錢為積故詩語云然味當嘗餘下同

蟋蟀

門蟋蟀之戲宣宗最喜之嘗密詔蘇州知府進千個一時語云從微習習吐宣德皇帝是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街中武弁聞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虜功得世職者

東瀛比東坡

太常孫陸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誦其功有人題句於湖心亭壁云東瀛本是古東坡與復吾杭勝事多王比部志堅時為諸生見之贈其後石河來論子盡清可其奈東瀛沒將何未數日已望之矣

明憲宗

憲宗口吃給事中范純奏改用照例二字於奏答之際玉音遂琅然立權侍郎至尚書時人語曰何用萬年書兩字做尚書又嚴嵩奏無錫頌可學有奇策上立召之可學惟煉童男女洩洩為秋石謂服之長生世宗解之而斃進秩尚書吳中語曰千場萬場屎換得兩尚書蓋吳中取書二字同音也

酒令互揭

陳留人劉際明起家進士以御史出守畿南為人調憤不拘小節會縣令高某頗有和一見其逸遂略堂屬之分置欲戲謔為常時別駕某推野老性清高反不能如五

馬之忘形。高心厭之一日酒醒別駕舉一令曰左手相同願效。頭上相同宦官家。若不是宦官家如何用得他許多細微。其語實鄙俚。高益憤之。乃曰左手相同。妙姑頭上相同大丈夫。若不是吾大丈夫如何弄得你許多妙姑。姑別駕大怒。罵坐而起劉嬭之曰左手相同願效。頭上相同願效。不吃這些細微。如何放出許多屎尿。底查欲兩解之。而別駕怒遂致在榻同去。

四喜詩

向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挂名時。成化戊辰有廣文登第。山陰王樹南相公。每一句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尚。曰教官。以謔之。已堪捧腹。至萬歷壬辰翁青陽太史。以浙中教職論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下增曰。甘雨。又帶珠玑。知為所欺。和尚為騎馬。教官得狀元。一時以為無復加矣。近有覆試被斥。表改四喜為四悲。曰。雨中冰雹敗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坐得石。如金榜以覆試除。名惜以翻飛亦可大嘆。

判僧正

世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司成勸其入試。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矣。偶見唐末韓建為華州節度使。憚不檢特設僧正。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曳白生與之暗合。而少一轉語。宜如建所判是之。曰直兒如此。

制春弟

戚晚字文全。生長富貴。未嘗就傅。有塔曰錢。偶饋物與其子。通為文全所地索。刺批之。則書制春弟。蓋方丁艱也。聞之大怒。碎其刺。皆其僕而遺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乃云。汝不過我長婿。安能制其小舅。何敢作爾許稱。錢心知其謔。乃請此後當用何稱。文全曰。只寫妙夫生可也。時傳為笑。

星士殺賊

嘉靖季年。政以賄成人皆即補美官。又告許每得上寃。而大臣侍進者一失意。立見誅。夷時入朝之云。近日星士出京。逢舊相。問以何故南歸。曰。術不驗。無計覓食耳。向者官印相生者方貴。今則財旺生官矣。向者正官正印方貴。今則偏官偏印俱貴。要地矣。向者身居祿命方貴。今則殺重身輕。即為大官至死不領矣。此所以棄業耳。雖罵言亦善。諷矣。近年科道各為上騰。就建白珠。又有作執疑問答者。一言官呼製。

絕服間僕云。法主高斯近衙門。那衙居住有年。那衙將候升者。那呼者曰。汝但往後。何用如此。某賤。賤臣曰。不然。若初進者。志高氣揚。凌轢前輩。其胸必似而高。袍宜前長後短。此據要途稍欠。世態熟諳。騎乘漸平。則前後宜如恒式。倘及三者。則京堂在望。惟恐後生。搜括死機。過其大用。惟備首鞠躬。連揖深拱。又得前後長方稱體。凡難共刺。而實難也。

錢同愛

吳人馬承學。好騎乘。其友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求。馬應曰。錢同愛。愛同錢。學乘馬。利可謂親也。

半雪

慶陽以山水皆鹹。苦不堪飲。土人過雪。貯之土窖。以供用。環集有二。教官約有雪則均分。一日西齋所得較多。二教官遂問於堂。有人嘲以詩云。連城瑞雪滿瑤空。或在西階或在東。兩兩教官半不。如何弟子坐春風。

練字吟詩

太僕張素庵言。洛中練字長。那王君素不識字。一日仆地復甦。遂喜吟詩。見物輒詠。

笑

前一句鄙。後一句似有意趣。妙字云。好個蜂窩地。恰似半截橋。同堂生子孫各自。開戶噴水。好個驚風地。毛羽甚酸。青天無片雲。飛下一團雪。好事者錄得數百首。

游渺小子

書曰。渺渺子。末小子。陰萬時。有大像上政府。名帖云。渺渺門下晚學生。是亦有所本。與桂上老古。

賞松會 水晶

楚中劉茂才。述其嘗遊某地。一友拉他。東曰賞松會。劉疑松何言賞。至則圍植一松。長四五尺。酒間主人問客。賞者。有此奇。并否。劉曰。敵地。乃日以為。主人疑其說。且執視名。極色甚不喜。一客曰。劉君甚言其地之多。非。執君佳植也。主人色始起。又鄭大卿在京都。客出寶玩。相示。且云。得自重。覆裏以。備視。乃一方水晶也。大卿都不一顧。徐語以吾鄉。廣有。價可。數百文耳。客終不謂其然。一事。殊相。趣。賞。

約同死

靖難兵起。衛府紀善周是。與楊士奇。解胡廣金。幼黃淮。對同死。義既而金川。

夫字自修獨自經死後楊士奇為作傳語其子曰當時吾亦死誰為爾父作傳聞者笑之通鑑此事下開

揭王振

正統間王振用事郎中王佐以詩相起權工部侍郎佑美貌無鬚善詞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對曰老翁所無兒子安敢有聞者鄙也

善笑除郎

余澹心懷與楊炯伯書云昔梁武帝好佛有臣書謔稱皇帝善陸王莽兵貶率羣臣至南郊大哭今天下諸生旦夕會哭善哭者除吁嗟郎此皆讀書者所未知指出以當一衆笑其下開

論詩

施溥長與徐巨源云余最愛方掌陵語張崑崙山人曰君詩固佳而少情實如無山稱山無水稱水不歌而悲弗戚而哀情實安屬答曰風人婉詞託物若文之忍后地豈必臨河洲見關雎耶如祖饌寧必攜百壺酒而云清酒百壺惟及蒲若據情實老酒一瓶豆腐鮑鮑俱可與粘泥柳絮收入眉山夾袋矣聞者捧腹

笑笑錄

卷三

二十七

餅錢

一人入餅肆問餅值幾何館人曰一餅一錢食數餅如數與之館人曰餅不用錢乎應楚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薪水乎應薪水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人工為之乎應工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歸而思於路曰我愚也幾出此三色錢不應又有餅錢矣中吟語

染布

一人買布一疋價百五十令染人青而價三百既染矣踰年而不能取染人牽而索之曰若買我錢三百何久不與吾訟汝買布者踰年而請曰我有錢百五十矣再益百五十其免我乎染人得錢而後釋之

避忌

一人多避忌家有慶賀一切尚紅客有乘白馬者不令入廡有少年善諧謔以米塗面而往主人訝之生曰知翁惡我不敢以白面取罪也滿坐大笑主人愧而改之

陰陽生

閩中一醫姓陰其妻陽氏人謂之顛倒陰陽又戲稱其子為陰陽生近事頃古

道兄官弟

予同年劉世光作教泰州士有從陽明之學者彼此以道兄呼而州人王真分教味縣其兄嘗名呼真謂兄曰吾今已有官不可呼名當以官弟稱予謂道兄官弟自是時對時有廣西上冰州同知劉君在坐因言冰州上官趙元恩年幼其母與陸監生適元恩常以契父稱之而土人稱上官之妻曰官媿契父官媿又是一對皆新聞可哂其南北理前北下開

陸景

成化間刑部郎曾深養有常熱陸景麗水金天二人皆善戲謔景面黑齒白文朝之曰黑象口中含玉蕊景應聲曰烏龜背上嵌金花景自以年深當有不次之推道陸尚書喻大理卿王樂乘有與因口號云陸老前頭去王公逐後來明年二二凡也有輪兒接諸公聞而惡之遂有福建參政之擬將行察案錢之復對客吟云非是區區欲大參祭因兩贊雪耗耗諸公側耳朝端聽一道清風振斗南後又寄詩諸故舊云再三覆上報哥哥人事無多沒奈何只有封書弄手帕並無紙疋與紗羅聞者益然遂不復進云

笑笑錄

卷三

二十九

鴨食馬

石門富室子好嬉戲家畜馬取妻後嘗於家街抱妻上馬鞭之馬馳妻急抱街梁而懸馬出門人駭聲以入見新婦猶在街梁因共聞知又見門蟋蟀者喜以馬易之一日蟋蟀逃入石岸毀岸危之蟋蟀窮入水為鄰鴨所吞怒碎其鴨鄰人哄償金而止一時嘲為鴨食斯又有白馬里人某性與相類見鄰人母婿以爆震之立死又見賣燈單者從後投以火單頓盡以為笑樂均暗謂乃已復亦破家近地錄下開

有人所騙訪友過午未飯至一家道其情主人曰適飯罷無以佐餐奈何言訖聞鴨鳴於內客知其各也乃曰既無肴不妨穿我襦以下飯也主人曰如烹鴨客何以歸客曰頃聞鴨鳴可借若之鴨跨之而歸相與一笑此事與前皆說鴨也

因連及之

砂鍋谷坊坊有富家子幼孤母不知教雖延師而不事詩書惟飲酒食肉而已厨有砂鍋一具朝暮不絕肉比冠婚家漸落遺棄盡亡或指砂鍋曰勿小視此能容谷坊一所蓋其家食肉率取給於坊坊資本數千金悉耗於肉食也

砂鍋谷坊

有富家子幼孤母不知教雖延師而不事詩書惟飲酒食肉而已厨有砂鍋一具朝暮不絕肉比冠婚家漸落遺棄盡亡或指砂鍋曰勿小視此能容谷坊一所蓋其家食肉率取給於坊坊資本數千金悉耗於肉食也

奴倖扇

著漢顧先生應祥。官巡撫家居。著中有兩司訪之。呼田間老奴倖扇。奴取小枕坐於
後。先生不覺也。既覺。詰之。奴答曰。汝有風足矣。何管我坐為。王賓大笑。比奴不可謂
知禮。然任而風味。若此。山家真樂。令人歎美不置。近古錄

卿之英具

徐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熱視之曰。而是小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英
具。清言下同

巷伯趣馬

李壽聘梁。舍人賀季與之游。見馬數十匹。馳過。未有聞人。壽謂季曰。何故使官。季詢
其故。壽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大笑

別後關干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浼。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關干耳

姓諱

盧思道戲封孝騫曰。卿既姓封。合宗封。答曰。卿姓盧。應祖盧令

笑笑錄

卷三

二十九

秦山之力

元宗封禪太山。張燕公為使。女婿鄭錡。本九品官。舊例封禪。三公以下皆轉一級。
錡因說。職達五品。兼賜緋。會大輔。元宗見錡。恠問之。錡無詞以對。黃燭婢曰。此乃秦
山之力

東坡語妙

王介甫與東坡論揚雄投閣。為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亦後人誣訛。坡曰。某亦疑此不
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眼熱

王新建始入朝。帶冕服。有帛蔽耳。一朝士嘲之曰。先生耳冷。明答曰。我不耳冷。君自眼
熱耳

劉夫勢

汪司馬開口必悻文。其子婦妬。割其夫勢。家人走報。時客滿。生驚問。故司馬應曰。
兒婦乃下兒子腐刑

集四書語

許中丞輕車乘輿。時過宋氏妓館。時人語曰。做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嘲李于鱗詩

有遺策編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義樓臺秋。做大王。風一客。笑曰。一
語似。賀陳友諒。登樓

多目多手

嚴嵩用事時。有怪見於京師。其形多目多手。問朝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為郎。謂人曰。
人目不察。取此最顯而易見。人問故。王曰。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

手重五斤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諒於決判。時人嘲曰。說事即。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
五斤

罵人見窘

尚書王復。於武弁。罵曰。此屬。時大。所生一千戶。粟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
宣公。王王大。怒

不識士術

劉道泰封營道侯。凡鄙無識。或詰云。陸士術。營道無烈心。何意。道泰曰。下官初不
識士術。何忽見若

班固不入選

張由古有文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眾中。歎班固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曰。兩
都賦。雖然。銘並入。文選。何言無由。古曰。此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刑于寡妻

謝宣城妻。是王敬則女。因父怨。常懷刃。欲報。恥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略謂
曰。卿入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刑于寡妻

彭祖面長

漢武帝語。董匡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丈。年有歲。東方朔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欲明
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

芝蔴通鑑

吳浴好用芝蔴。蕪茶市中有以零本通鑑。夏者。一人煩買。積數十頁。好以其中語。俾
古人。問始末。輒竊云。我家芝蔴通鑑。止此耳。偶記下同

笑笑錄

卷三

三十

既廢矣又何加焉

海虞孫文子世疏為人磊落譚論風生使人頤解嘗偕友人過某縣治見有帶枷于庭者友人因論次謂此君法甚平怒孫笑曰既廢矣又何加焉

金雞

一茂才甚推魯嘗過余山房過費文孫坐定文孫謂曰卿別後殊望之似木雞矣其人佛然曰君便是金雞

良知何色

一士從王文成學初聞良知卒然問曰良知為黑為白一坐失笑其人熱而色赭王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耳

臥遊

但潘生豪爽不羈師試萊問善適對曰惡嘗編歷九邊而洞悉其要害本房營其為之得焉往謁師稱曰君茂年書生乃能如是可為罕有但正色曰門生止識一象草城外此足跡實所未到特卧遊耳

無網之穴

湯臨川善說有某先達以事觸眾怒致拉去頭巾湯謂客曰某今有無網之穴客問為無妄耶湯曰他人則無妄某乃是無網耳

短視四書語

余目短視而暮夜無熾之下人皆不見余反能見細字或謂余曰君所謂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與薪矣余曰不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一座皆笑

臧武仲大人

蘭溪童茂才平時不好學術文者時到乃晨起焚香度禱直取四書展開憑手所指得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次早復然隨偏見此題佳文讀熟此外一無所記也試日進疏實不勝枵腹之懼惟默念臧武仲大人保佑云云至題出果絕遂高等

武人笑柄

張氏據平江有將呂珍守昭興魯軍陳廢子鏡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鏡將題一就窮以寄呂云從來江左英雄傳又是淮西保將家聞說錦袍酣戰不驚越女笑倚抱鏡素負書名詩亦從嚴呂怒曰吾為主人守土萬死兵刃聞豈務愛女子者耶見則必殺之元帥李桂香頗著功獎一士人投之以詩料有求焉詩有黃

金台驛亭將軍之白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始得元帥乃復令我為將軍乎命帳下逐出之二事正相類

笑笑錄

卷三

三十一

笑笑錄卷三終

清 獨逸寓退士編

三不要

一年老令君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注之曰。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早視之。每行下添一字。不要錢曰嫌少。不要官曰嫌小。不要命曰嫌老。殊可笑。藥師

老爺

前明大內貓犬皆有官名。食俸養之者。則稱老爺。

出案

張虛江先生初應童子試。有名將赴府試。辭別其父曰。已出案欲往府。其父本操舟為業。模原可笑。驚曰。兒有何病出汗耶。

石背

關中為支葉下處。曰石背。為香時。石背溺則全枝脫蒂。為害甚烈。某司署堂前為半熟。某公將宴客。恐飽。命吏守之。吏曰。今年石背多。公曰。十倍多。正佳耳。吏愈答。

笑笑錄

卷四

愈不明。至搖頭灑淚。滿堂匿笑。關小記下同。

鄭警

潼南鄭略。思觀察初見屠緯。真屠問曰。先生尊字。答曰。略。思屠曰。唐有鄭鵬。能詩。今又有鄭警。奇哉。一坐大笑。

為大如瓜

予嗜瓜。入關。尤好為支。嘗謂安得瓜。甘如為大。如瓜。後食北方文官果。味甚。甚而苦。其殼大而無實。實小而僅存。因笑謂友人。向欲為支。大如瓜。今但望此。君大如為支。吾事足矣。眾咸大笑。

賤賤

黔人。由人稱天子為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賤。與西稱官曰賤。賤賤之。稱始一字之。張取。漢行紀程。

浴睡

金聖嘆訪友。主人解以浴問其子。則曰睡矣。聖嘆曰。乃某尚在獄中。乃即又為罪人耶。并午雜記下同。

金聖嘆

金聖嘆館一富室。係石匠出身。主人懇作對聯。須確切不移。因書蓬門米軒。宛石戶出公卿。又代人作家書。分付娘子。細細措措。有人來借。切莫與他釘鞋。又一札男出外。叨祖宗福蔭。一路平安。園中猶長。不長。母親孕。養不養。家人倘有空工夫。要每日搓麻繩。三百丈。搭搭搭。葉豆棚。家中光棍。切莫放進。光棍者。大兄二兄也。後門惡夫。須要謹防。惡夫者。大兄二叔也。黃豆與鹽菜食之。有胡桃滋味。方不可使南貨店知。劉姑夫一路吃糕。不肯與我一塊。此番不中。天理昭彰。忙中不為大萬字。需方字少一點之省。又萬字。劉字即劉字。慎勿認為九二碼子。坊囑切囑。又見人鋪地。平。笑曰。一平如洗。又其被逮之日。金方出恭。讓入守之。金曰。此之謂公人。又歲試。作以杖叩其腰。闕童子。將命題中。段云。一叩而原壤痛矣。再叩而原壤昏矣。三叩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六魄悠悠。適生於闕。而化為童子。知孔子曰。此吾之故人也。使之將命可也。以此考六等。挑紅糞桶而出。蓋明俗謂之歸農也。遇黃陶菴先生於門。黃曰。君又何至於此。聖嘆曰。吾豈不如老農。均堪絕倒。

批詞

笑笑錄

卷四

康熙五十八年。三韓楊公朝麟。為吾蘇方伯。其批呈訴。脫去案白。記其一。二可發笑者。判婦以強姦訟者。云爾。婦婦也。乃入人之室。坐人之牀。飲人之酒。如是而猶謂之強可乎。試問閨門。吊橋上。來去萬之人。有一個信你的。司使。准你。又批。女尼訟其徒。孫探人者。云。小尼姑。脫却袈裟。便穿衲襖。正佛家所稱不二法門也。爾獨何心。乃欲使之老死空門。亦爾如見。獄心。喜不妨人。云亦云。又南漳陸元公。納妓為妾。其夫以強佔控。公訊明。非佔。使願削髮為尼。名曰願修。公判一律與之。末二句。清涼禪榻。應無恙。不是強修。是願修。又判另案。以髮妻被佔。控者。云。前陸元公一案。某以謀佔來告。本司履審之下。乃是一個烏龜。今爾亦來告。本司司細想。來必定也。是一箇烏龜。某人現在枷號。示眾。爾於某人。放枷之。其速即來。此本司即將某人之枷。加爾之頭。免得又污本司。一面新枷也。又判費古童。被騙者。云。爾自謂善識古童。騙人財物。今亦遭人騙。觀戲場上。大騙小騙。甚至鬻鬚多被割去。其下場時。不過大哭一場而已。幾曾見其告狀。爾何不攜隨卷之。鞦韆。提印。腰之杖。負曾子之。羹。向東郭。媼。聞乞。祭餘。以騙。妻媼。否則吹伍子胥之。簞。行乞。吳市中。豈無捨太公九圓錢者。儘可謀生。不必與訟。又批。控烟。花。設局者。云。不入花叢。焉知春色。如許。又批。長。隨。投。充。手。

本一字曰。吳撫軍存禮父曾任吳令。好事者請建祠堂。公批一字曰。俱堪捧腹。

左趨對 糊貢院字

康熙五十年。江南主考左。著趙晉。與總督噶禮通同賄賂。事敗。諸生為對云。左邱明有眼無珠。趙子龍澤身是膽。一夕或糊貢院二字。改作賣完。

兩股

明某公。少美貌。頗有隱疾。及為浙江學政。待士子苛刻。諸生貼一聯於照牆云。八股何如兩股好。前場不比後場遜。

還銀

趙某以微員。赴京候選。向戚借債。次日戚贖百金。趙忽退還曰。京中慣用紋銀。不用元絲。祈換准。

妖賊

妖賊王始。聚眾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征東將軍。征西將軍。慕容德討平之。斬於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

笑笑錄

卷四

三

俱罹亂兵。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一生坐此口。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耶。行刑者以刀鑲築之。乃仰視曰。駕即崩矣。至於訖命。終不改帝號。見於史傳。

關獸

會稽仇滄柱。立於門。某乘馬過。謂曰。關字如何寫。仇曰。不知請教章獸之獸字如何寫。某笑而去。

腐腐

江西舉人父于子。會試場中。代某作文。主試項煜批父文腐。某文腐。士子傳為笑。謂父與某夫婦也。又大怒。因刻文稱。痛詆項於序中。以洩忿。

跪求

甲向乙借銀。乙不允。甲跪求稱老翁。考人以為太過。甲曰。少不得日後他。也如此。就告荒。

告荒

有告荒者。官問奉此若干。曰三分。又問棉花若干。曰二分。又問稻收若干。曰二分。官怒曰。有七分年歲。高糧稱荒耶。對曰。某活一百幾十歲矣。實未見如此奇荒。官問之。

曰。某年七十餘。長子四十餘。次子三十餘。合而算之。有一百幾十歲。哄堂大笑。

伯虎對

唐伯虎代市人寫對。生意如春意。財源似水源。其人未慍。謂必顯而易見。唐再書云。門前生意好似夏月蚊蟲。隊進隊出。櫃裏銅錢。要像冬天風子。越捉越多。乃大喜去。

祝壽拜年

李某富而無文。一日祝友壽。行百壽令。數至百齡。李曰。我已壽終。請別位行令。又新正賀年。及適筆屋督工。立瓦礫場。投帖而去。後日途遇。謂友曰。祈歲。這府債。兄在磚塊之中。未敢進見。

祝撫軍壽

陝西一縣令祝撫軍陳文恭壽。一聯云。罄南山之竹。書壽無窮。決東海之流。流福難盡。撫軍批中敘。

冷泉亭

杭州飛來峰下有冷泉亭。亭懸一聯云。泉是幾時冷。峯從何處飛來。佳對也。或批其旁曰。仰錢塘。縣查報。聯遂撤去。

無礙得緊

江南某木匠。進上供奉。當道款之。吳梅村先生亦在坐演戲。吳有心點爛柯山全額。優人以為有碍。木匠副淨出場。改稱石匠。吳謂匠曰。有礙得緊。少馬張別古。置買臣妻曰。姓朱的。有甚虧負了你。記了姓朱的了。匠謂吳曰。無礙得緊。吳不終席去。

琥珀

上陰和駁佳。字季超。頗嗜奇。嘗營生壩。置棺槨。以不材木為之。棺小於柳七寸。人訝之。則曰。聞松脂入地。十年成琥珀。吾納諸棺外。槨內不材木。取其速朽。木朽而吾長。常於琥珀之中。不亦快乎。坐有滑稽者笑曰。假如遇防風喬如巨無霸。攪琥珀以為扇。則先生亦不得安寢矣。和默然。

兩朝領袖

錢牧齋嘗曰。老夫領學前朝。取其寬袖。依時樣。取其優或笑曰。公可為兩朝領袖矣。又嘗戲謂柳如是曰。我愛你為個頭髮白個肉。柳君曰。我愛你白個頭髮為個肉。當時傳以為笑。

張獻忠

張獻忠時火江流令王某迫為吏於賊則其中清以鹽賊大怒令近侍王珂就近殺之說去左右曰彼鄉人也不識好惡罪不至死獻忠曰你說得是即傳旨為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王珂你回來饒了這夾江那龜知縣罷偽詔有人藏之

何物

保定林楊文岳招安袁時中李自出遺復邑令入其營時有舊帥某依時中之僕時中怒乃擊令於樹樑而戴紗帽令賊鞭之俾赤體跳躍以為戲文岳從城望見乃度軍政破之奪令而歸令吳人也操吳音哭訴曰袁時中真正備賴左右大冤

開科詩

開科開科取士諸生皆高踰遠引次年丙戌補行鄉試告病諸生俱出滑稽考作詩曰天開文運舉賢良一陣爽齊下首陽家東安排新直項腹中打點舊文章昔年曾恥食周粟今日翻思喫國糧宜是一朝頓改節西山薇蕨已精光

催科詩

催科嚴切民甚苦之或改千家詩曰南北山頭多瘠田催科吏役各紛然紙枷飛作笑矣

白糊蝶

白糊蝶血梳染成紅杜鵑日落林裡眠撲上夜歸皂隸關門前人生有產須當費一粒何曾到口邊

滄浪亭對

高邱宋牧仲撫吳修滄浪亭作聯云共知心似水安見我非魚一夕或改水為火魚為牛以暗合公名公間之大笑亟命撤去

著短處長

著在郎署有履萬二郎中同舍相狎履長身而萬短小一日同僚舉會襲復以短小為諷萬徐曰左氏云著短履長殆為兄發耳一座大笑古夫子亭雜錄下同

詩用語助

教翁筆記中又韓持國作詩善用語助如用舍時馬窮通命也夫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殆可發笑

何物公麼

劉念臺先生宗周老成典型滿川韓汝官御史有疏云劉宗周何物公麼人為高冷舊人

國初目滿洲及遼人為舊人各直省漢人為新人一漢人入館選滿洲同官謂曰先生絕似舊人而背立尤酷似旁一同年口號曰相君之面不過新人相君之背舊不可言眾大笑

勞顧戲對

有勞原野為屯田郎與都水郎顧一江同年顧戲曰原野屯其田空勞碌碌勞應聲曰一江都是水四顧茫茫聞者絕倒

改崔灑詩

明時京師士大夫冬日製貂為套者帽上以紫氈名曰帽套一詞林乘馬謁客有騎而過者掠而去其帽明日入署訴於其僚同年某改崔灑詩贈之曰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十載空悠悠眾皆大笑

引孟子

中允何米字第五桐城相國文端公如龍之孫黃州太守應璩子也工書善詩好罵嘗刺譏黃州之債方即村亭成順治丁亥登第銓授蘭溪知縣黃州錢之并延其父担庵宮應即村營事之愛子也將就坐廢事戲語黃州曰姐哥即村今日正客當占

笑矣

上坐我兩老人皆前席主位可乎黃州曰但不知有此例否第五在旁應曰有眾問出何書第五曰出孟子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韓吏亦北面而朝之眾大笑

唐九經

唐九經字行一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性好里人有官學士者其封翁家唐日造馬武朝以詩曰九經第一不修身只為年來敬大臣既而學士親里中有監司家居者唐又日造之或問唐近何為應曰近日不敬大臣矣體羣臣矣問者絕倒

老叢樹班

掖縣張大司寇忻夫人陳大學士文端公之母也張與中丞胡某為姻家胡有優伶一部一日兩夫人宴會張謂胡曰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棧不曉文義輒應曰如何稱得梨園不過老叢樹幾株耳左右皆匿笑來人因號胡氏班為老叢樹班

忽夫人詩

孫相國廷銓題息夫人廟詩曰無言空有恨兒女蔡成行以詠諧出之令人絕倒

論詩

蕭山毛大可檢討不喜坡詩汪季用舉坡句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曰如此詩亦可道不佳耶毛憤然曰鶴也先知也尸說晚衆為捧腹益都孫仲孺文定公次子也持論好與予左見予蜀道詩高秋華岳三峰出曉日潼關四扇開帆航之或告以本昌黎非杜撰也仲孺怒曰道是昌黎便如何畢竟是兩扇又予題涪陵石魚云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園萬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東湖不寄一封書又曰既吳雙魚合道七十二鱗或以諭予予亦笑曰此東坡所謂盤踞也居易錄下同

科目

借宋辟舉立科至數十其最可笑者道侔伊呂科是也然當時以曲江公應竟不愧其名爾時有司可謂具眼又有高蹈邱園科許人自投狀亦可笑

不知算鱗味

中秋前二日內閣九卿諸後左門起居予與彭學士美門接坐兵侍李厚庵光地感談閣中江瑤柱之美予因問學士浙中葦菜何如學士答言不知其味予戲謂應緣不知其味是以無算鱗之思坐皆絕倒

螃蟹

一日與理事勞書升之辨錢方來晉錫同在署見文書有人公螃蟹者頃之勞語錢曰聞津門蟹不時至市直甚昂予笑曰公適見飯上郭索食指欲動耶二君為一笑

六鶴飛

李閣學協言其世祖文定公春芳狀元及第明世廟甚眷重起拜翰林學士同侍講嚴訥中允重汾復直西內撰元賜一品服時六部尚書無一品服者一日候朝午門外文定衣賜衣趨入六卿於棕棚下望之色動鄭端簡公曉口占絕句云翰林學士信堪誇新賜官袍一品鮓可惜六卿身上鶴一朝飛向別人家諸公皆大笑絕倒

酸鹹

王安石子雱云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蓋酸得木性而上鹹得水性而下也右見青箱雜記六月九日雨中觀此語不覺失笑或問之子曰安石變法引用呂惠卿曾布等一輩小人想皆用鹽醬試過若輩當司馬諸公直是呷得三斗醋故安石傳言之不遺餘力耳座中大笑

道士無稽

司馬子嚴記洞天福地否有主者率荒唐可笑如第三十勒溪在建州建陽縣東是孔子遺硯之所夫丹陽季子碑世且敬之如所書則孔又嘗論吳越遊閩粵乎道家

無稽如此令人噴飯

急流勇退

一日東閣門會議既畢與陳大司徒廷敬同出端門行稍疾回顧諸公皆在後子謂陳曰今日可謂高材疾足陳曰否不過急流勇退耳明日集朝房述之皆大笑

杜詩韓文

京師某梨園部一旦有姿首解文義喜誦韓閣學美制舉文一日在後左門子向韓詢其人本末某感熊公賜履因言金陵某樂部一日最喜誦杜子草詩陳大司徒曰杜詩韓文固自應爾眾亦一笑

落帽痕

姑執之龍山相博為孟嘉落帽處山有帽痕入石類刻刻者新野馬仲良遊之笑曰往在吳中遊靈岩西施洞前履跡深寸許嬌跌輾轉皆得比於藍田射虎之夫可絕倒也同遊為之大噱

撥燈法

門人陳子文奕講在京師時上陸水修詩云借問如何是撥燈陸蓋子文同眾尊行也與子文皆以書名見詩甚善子文近自安邑丞遷知深澤縣有大吏頗有於其書或言子文倘以書法見知定自水乳子曰固然第不可獻詩問撥燈法耳合坐大笑

詩字不可移易

陳允衡伯璣嘗語子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若作金陵城外報恩寺有何意味子因廣之曰流將春夢過杭州滿天梅雨是蘇州白曰澹州州黃雲畫角見并州之類皆不可移易子二十年前在廣陵有句云綠楊城郭是揚州好事者至取為圖書若云白曰澹州州流將春夢過幽州有不捧腹者耶

詩評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苦薩語劉脊虛韋應物祖師語柳宗元聲聞詩支語李白常建飛仙語杜甫聖語陳子昂真靈語張九齡典午名流語岑參劍仙語韓愈英雄語李賀才鬼語盧仝車現語李商隱韓偓兒女語蘇軾有菩薩語有劍仙語有英雄語獨不能佛語聖語耳

名士牙行

老學庵筆記嘉興閩人游自云作門客充書楷行近日新安張布衣默字無言居

唐陵好客四方名士至必徒步訪之嘗告余欲渡江往海鹽請以有底急則云欲訪彭子美門案其新詞與子泊御程村作舍刻為三家耳陳其年贈以詩云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無異指此也人戲目之為名士牙行

巴西

韓退之於莽齒燻傲帖安等字皆有據兼拉棍推之玲瓏之為麗玲唱咳之為吟噀孟浪之為浪孟皆然嘗直以西巴為巴西則赴顏耳

山谷詩云噴莫不如放鷹樂羊終愧巴西按孟生獄得鷹使泰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生怒逐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

僧唱詩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詞或言於當路延王一利久之不樂題詩云當初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闌開唱望江南李內翰每稱之遇遊倦輒曰吾欲唱望江南矣此與不服唱渭城相似而僧詩特工

雲林譜系

倪雲林清秋閣集以世系冠編首其裔孫所為閣之噴飯一世為漢御史大夫魁二

笑笑錄

卷四

九

世曰法官樞密院使鄭國公四世曰朋官監察御史拜中書令六世曰嗣祖官四鎮節度使八世曰承贊官參知政事不知唐宋官名何以兩漢已有之至二十四世曰思注乾道進士蓋文節公也按文節六子祖義祖常最賢乃云二子鉢鉢尤為不經且文節係南宋人而譜在三十二世乃入宋二十四世允清慶歷四年應舉官至樞密使時代前後舛誤頗似一不識字人為之異哉雲林二百年後乃有此辱

烟酒癖

韓某慶宗伯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備酒杯烟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君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某虛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眾為一笑分甘餘話下同

吃檳榔

故友程石隱南海人嗜檳榔官兵部職方郎中一日早朝余戲口占贈之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輪中端坐吃檳榔聞者皆為絕倒

牡丹結饅頭

有獻古鏡於呂文穆者云可照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樣子大安用照百里公以為

得宰相之體吾鄉一先遠家底子姓偶言及曹縣五色牡丹之奇請移植之答曰牡丹佳矣不知能結饅頭否此與呂事相類

張敬何郎

同年張禮部河南人面黧而好敷粉澤順治庚子與何行人元英同典學西鄉談桂林人為之語曰本是個畫眉張敬何郎做了傳粉何郎辛丑余客秦淮適何歸過金陵談此容皆捧腹

投刺

順治時汪事正感京師衣冠人士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楊給事自西維建言及之部議有禁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家春三字即醫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為口號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睜年家春

女子詩

七修類稿載武林女子金麗卿詩家住錢唐山水園梅邊柳外識林蘇郎瑛謂其不能守禮則擁蔽其面時方食不覺噴飯滿案香祖筆光下同

師王

笑笑錄

卷四

十

文殊普賢打本釋家語宋參政錢象祖史彌遠合謀殺韓侂胄請和於金時人為之語曰文殊普賢自開象祖打殺師王蓋侂胄以太師封平原王侯者皆稱師王故也

文選昭明

頃有太學生某來謁言近日旗下子弟競尚一書書肆價值為之頓貴因叩何書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文選昭明余匿笑而罷

疝不惡

倦游錄載辛稼軒患疝疾道人教以蔥蒜米用東壁黄土炒過水煮為膏敷服即消程沙隨病此稼軒以此授之亦效子苦疝十七年矣陳悅巖相國鈔以見示明日往暢春苑相遇子曰承公惠妙方當愈宿疝父以自負相國問故子曰此疝稼軒沙隨都嘗害過正自不惡與二公同病相憐豈復尋常人哉聞者絕倒

偷詩

唐詩人楊憑有中表竊其詩表登第憑知之怒甚且詰之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中表答曰知兄最愛惜此句不敢奉偷憑意稍解曰猶可恕也

一句半句道著

王懋紀聞云吳人方惟深子通絕不喜子瞻詩文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盡瘳瘦方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著也其狂僧如此

老杜為廟詩

宋時士夫為王氏學務為穿鑿有稱老杜為廟詩空度垂插袖謂吸包插袖錫貫也古屋畫龍蛇謂驅蛇龍而放之道也子童時見此說即知笑之語諸凡曰信如此則杜公之詩何殊今佛寺壁畫觀音教八難善財五十三參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水淹七軍耶諸兄為之鑿然

二字

唐牛僧孺稱太宰楊虞卿稱少宰京師語曰太宰手少宰口謂牛善元楊能言也白樂天不失為賢者而黨於二字未免為累每讀長慶集輒惜之

二韻

順治初吏部官最清要吳郡顧松文及傅來俱以吏部郎里居賓客輻輳一日廣生中一客忽曰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客為絕倒

笑笑錄

卷四

十一

吾吳著姓惟陸與顧故土語之問誰何則曰陸顧蓋謂非陸即顧也同治中三邑人在都者有顧首堂後叔緝履鴻玉四人非一族也宴會或齊集有人戲舉前二語或續之曰三顧茅廬四顧茫茫亦可發噱時更有注姓者二人或戲曰眼淚汪汪則語而近於虐矣附類及之

史記

萊陽宋為棠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遠取而觀之讀一二行輒拍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為第裏方匿笑之而此老美然不答

修夫子廟

陶岳五代史補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書一絕句云荆棘森森遠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有愧色因出俸修之又李穀為陳州防禦使錫夫子廟惟破屋三間中存聖像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於陳穀驚嘆遠出俸修之五代學政廢壞賴滑稽之言始得修復可為浩歎

寺人祖禰

童貫自謂韓魏公出子與梁師成有謂蘇文忠出子正同曹操父子本寺人之後忠獻文忠乃為寺人祖禰乎

春秋權倚閣

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東高閣後世乃有故實暗合者可為一笑常扶治春秋著書數十卷後為王安石薦起安石不喜春秋秩送師之時兩河告饑制青苗錢權行倚閣或戲扶曰子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祁魚蝦

同年祁工部珊瑚官廬江有句云昨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春水長魚蝦子戲之曰古人嘗句倒標善名故呼兄為祁魚蝦必不樂受奈何因憶宋人有呼梅聖俞為梅河豚者敢據此例一坐大笑

長江天壘

毘陵一士夫妻頗能詩既而納一姬置之別館夫人偵知之將自往掩取倉皇無計攜姬渡江假寓廣陵夫人追至京口江岸不敢渡而歸一日坐客述之余曰所謂長

笑笑錄

卷四

十二

江天壘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一坐大笑

敗家子弟小影

霍亮推曲州人個僕任俠喜酒好搗搗亦工文章卒後中和孟為作傳劉津遠哭以詩云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後酒人魚貫眠或曰此十四字敗家子弟小影耳並非偶談下同

雪詩

任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盃縵帶之句不覺失笑近讀蘇子美詩有云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天公似憐我貌古巧意惡縱使莫惜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無照水失儀惡容質潔白如嬰孩更為噴飯

按文酒詩蘇王勉詩上天燒下豆楷成鳥李從教作白梅亦此類而又有相傳一詩云天若望下送地若向上漢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似獨妙絕又有二句云江上一籠籠井口黑窟窟亦奇

武曾

相城方爾止滿酒有天趣事多可笑秀水李良年字武曾方一日與札故作武曾李

曰先生誤矣某字武職非增也方曰吾正恐人誤作武曹耳聞者皆笑

手脚眼 駟不及舌

京師市繪其本驛馬行才人以附黃騰李至巨富一日堂成撰士大夫壁間有孔竇
客疑問之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階攀附置手足處宋嘉業在坐應聲曰吾有對
矣乃頭口牙也合坐大筵又某以散官居旗常押一婦婦蓄其舌持赴刑部令
急騎追來適往視戲曰君所謂駟不及舌

不能作醜

德清陳端履順治己丑進士為新城令性仁厚每扶人輒對之泣有王生者宅為人
所奪久不給直訟於官陳不能決第曰毛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
作鵲耶聞者笑之

銀杏 下流

御大夫有好為雅談者問隣縣一友人云聞貴鄉多銀杏然否友人不應再三不答
旁人皆匿笑蓋銀杏淫行音同也又江淮間一御史疏陳水患內云臣鄉下流之下
流亦傳以為笑

國策 晏子

國策國維以韓令尚新求救於秦宣太后謂尚子曰晏事先王且先王以牌加妾
之身妾固不支也蓋置其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此等注聚
語出於婦人之口入於使者之耳載於國史之筆皆大奇又晏子春秋景公蓋城園
人視景公問之曰竊故也公將殺之晏子入見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嬰
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然若沐浴寡人將使抱持此
段問答更奇

詩諧

金孫太師鐸字振之明昌中權戶部尚書再任時同列二人俱入相振之賀席中戲
舉青州布衣張在詩云南鄰北里牡丹開公子王孫去不回惟有庭前老柏樹春風
來似不曾來為御史所劾降授同知河南府事或以詩送之云想劍洛陽春正好南
鄰北里牡丹開聞者皆大笑後入相皇華此間下同

似我

余處士懷說吳中一監司嘗書似我二字置扁第二泉上自與清接如泉泉也及再

遇之扁已不見責令寺僧大索乃為諸生移置廟上矣

康伯可

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列
十押客之凡專為歌詞重九遇雨奉勅口占望江南云重陽日陰雨四郊垂戲馬臺
前泥拍龍山會上水平膺直浸到東籬茶葉黃時菊蕊濕滋滋落帽玉嘉華筵筵休
官陶令竟養衣兩個一身泥詞此畫鼓下同按此則見苕溪漁隱叢話

借公叶韻

王齊叟字彥齡元祐樞密彥霖之弟也任俠有聲初官太原作詞數十曲嘲同僚并
及府帥帥怒而責之頓首謝罪復微吟曰居下位即恐被人讒昨日但吟青玉案幾
時曾唱望江南下句不屬回顧適見兵官乃以詰問馬都監師不覺失笑眾亦匿笑
而退時都監倉皇失措何其出語之曰素不相識何故以我作証王笑曰不過借公
叶韻耳

老婆子

徐淵子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妻家誦經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
之祈禱解脫許諾出門見青老婆牙者買一巨筐餉下井遺以阮郎歸詞云茶寮
山上一頭陀新來學著麼有一物似蜂窠挂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故得
他丁見詞大笑歸

幾回見了

後村詩話云嘉定間某公拜參政雖好士而力不能援謂客曰贊而來見者吾皆倒
屣未知外議如何客曰自公大用外間咸唱囉囉紅之詞參政問何故客舉奉章
曰幾回見了見了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視一笑

擺頭

紹興辛巳遣洪景廬往金報聘金欲易表章舊式景廬不可局驛門絕供饋使不得
會一日又命館伴來宴景廬懼而從之景廬素有風疾頭常微掉太學生作尚鄉子
詞誦之曰洪道被拘留指首垂哀告彼酋一日忍饒猶不耐堪羞錄武華禁十九秋
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現村牛好擺頭時便擺頭

押海字

郭功甫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賦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

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之。次日又過山谷。山谷曰。昨偶得一海字。願功甫門之。山谷曰。蓋投人也。今娘海。自是功甫不復論文於山谷矣。

老兵

錢塘陸雲士大令。有萬年冰一塊。尤悔庵賦詞云。幾時海上凌波去。碧雲宮裏偷冰柱。攜向玉壺中。光華琥珀紅。長安多熱客。把玩清心骨。若問是何名。多年一老兵。昔劉原父在襄陽。金尊武弁玩一水晶器。不識何名。原父遂謂之曰。諸公勿訝。此乃多年一老兵耳。讀此詞不覺絕倒。

賀壽樓記

謝希孟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為妓造賀壽樓。象山又以為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山喜其為。又不覺曰。記云何。即占首句云。自抗避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希孟後忽省悟。不告而去。妓追送悲嘆。希孟口占曰。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從前你我心。付與他人可。竟解舟行。

見鬼症

笑又錄

卷四

十五

劉改之過高都中。卒稼軒遣介招之作詞答曰。斗酒疏風。雨波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東坡若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林淡妝。臨照臺二人者。俱掉頭不顧。只管傳杯。曰云。天竺去來。看金碧嵯峨。圍畫閣。更縱橫一湖。東西水遠。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通曰不然。暗香疏影。何似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正此徘徊。早大暮竟避之去。劉嘗以語岳侍即倦翁。岳曰。詞句固佳。但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症耳。

無奈這一隊畜生何

汪彥章在翰林。屢致言者。作無絳唇詞。末云。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於酒。或問曰。歸興濃於酒。何以在亂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

年少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曰。後粉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蒲曰。非所惟乎。晏曰。因公言。憶樂天詩。兩句云。故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蒲笑而後。

桐花黃葉

王阮亭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京師咸稱之。號王桐花門。今僕奉廉。有黃葉聲多酒不醉之句。人又號為崔黃葉。汪鈍翁云。有王桐花為師。正不可無崔黃葉作弟子。一時傳為佳話。

毛三瘦

毛稚黃詞。傳誦之句。有月明背著陸然。不似我。真如影瘦。又云。書來墨淡。如伊瘦。又云。江海總平川。鷗背山腰。同一瘦。阮亭嘲之曰。昔子野稱張三影。今稚黃可謂毛三瘦矣。

林墓詩

七修類書曰。宋林和靖墓。在孤山後。宦游於杭者。或妾或女。死多葬其地。棠棠林墓前。有人題詩曰。太乙宮前處士家。於今換作宮人鉢。想因珠嶼人清絕。故使桃花照命耶。吳先朝墓下同。

作墓志

堯山堂外紀。正德中。杭州金羨之編修。為外家張氏作墓志。不書婦姓。婦家乃俗人也。意其輕己。出言詆之。張子與教諭口占長短句曰。張翁墓志。金生執筆。不書姓氏。笑又錄

卷四

十六

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輒動筆時。便忍無難退之。郴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志做多少。畢竟門前罵不休。

買地券

癸辛雜誌。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蓋想輿風俗如此。殆可發笑。

口給典雅

吾松錢舍人。稔熟則重。孝廉倉水曰。君家有龍何也。董曰。猶君家有鳳耳。又董之子。晴林。腰林南華。肥腹日。課坐林曰。真骨董董曰。差勝肉林。又術某身短。板腹。腹腹而摩之曰。君子袒容曰。果君子也。術大。喜。客繼曰。小人長矢口。捷給皆典雅。唐書集

放生池

慶元初。京尹趙師。請以西湖為放生池。作亭池上。園子司業高炳。如為訛。高故博洽。疾時文浮。誣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鼈。咸若商賈。以興語。石本流傳。殆不可掩。輕譎子作詞以諷之。云。高文虎。預冷。刺萬苦。子作個放生池。記從頭無一語。說著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子。心無。無。不知。潤筆。能幾。夏王。却作商。

王以怕伏生是你時命相辭中用元龜語御史彈當制者以舜禹比大臣上令學士自味時人為之語曰可成舊錯夏商龜御史斬身舜禹龜天下傳為笑

詠詩忘身

元人劉昂有山雨詩云嵩高山下逢秋雨破年頭水浸腰此景此時誰會得清如窗下聽芭蕉常雨其上下淋漓清在何處乃海鹽沈某因誦離騷而得句曰蕙蘭芳芷滿水舉閒步春風請楚騷以下韻不屬久思誤墜崖下人方驚扶乃曰好也好也遂歌云忽憶靈均楚騷墜崖幾打沈郎腰既詩成雖不顧其身不亦癡乎

尹姓口吃

蘇頌嘲尹姓曰且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又劉原父嘲口吃者云本是昌家又為非類但有雄聲惟聞父氣均極上可笑

太平之犬

雲間朱振溪應對敏捷在比部時太平府一同年諶之曰狀如松江之鱖即應曰當作太平之犬

此人甚有方

笑笑錄 卷四 十七 王忠肅公翔不喜諧謔聞有必屬規警一日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不已忠肅云此人甚有方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答曰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甲子丙子生

宋高宗時饗人瀾餽餽不熟下大理寺饒人扮兩士人相遇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饒人告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饒曰餽子餅子皆生與餽餽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原饒人

摘人詩文

明桂蘇駟天澤好摘人詩文字句供嬉笑偶讀羅文懿王立于沼上文曰沼園惠王地也破何得言所立非其地又誦詩至流鶯啼到無聲處曰啼則有聲何謂無聲諸所戲侮類如此一日獨坐有青衣侍之去至一所天澤疑階下見柱帖云日月關羅殿風霜鏡台始知已死王問天澤知過在引服華鏡其得罪狀王復命青衣引天澤還陽世道其事天澤謂青衣曰適見柱帖政自不佳何獨關羅殿有日月乎青衣怒曰汝尚敢爾扶之而醒

心疾

沈屯子偕友入京聽打鼓者說楊文廣園圍柳州城內乏餉外阻援兵感然嘆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園圍至此何由可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徜徉垆外以紓其意忽見道上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木甚銳行人必有受其狀者歸益憂病家人為之請巫巫曰備冥籍若果世當為女所適夫姓麻哈回族也觀烟沈益憂病轉劇姻友來省姓曰吾自寬病乃自愈也沈曰若欲我寬須楊文廣解圍負竹者抵家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

葡萄園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循時態動循古禮蔡君謨居後莆田往市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復葡萄園者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馬巾欄鞵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拈地膝行號咷而入寺堂婦女望之皆走即時寺遺書葡萄園

妓劉元

妓者劉元齒亦不少而貌姿輕盈目睛閃閃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面向裡惟不與之接相其肩曰汝不知我為名士乎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眼相傳以為笑

李家明

南唐元宗嘗見牛臥美陰曰牛且熟矣李家明來談諧進曰曾遭雷電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開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為何人相輔皆驚又元宗遶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應聲曰龍舟微颺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落毒杯中元宗慚之俯首而過

望湯不至

張東海御松江人善謔一日赴人家飲主邀湯偶失及張口誦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至再舉問何由張曰望湯不至故耳

僧出家

吳國次遊廣陵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願離還不堪其苦吳笑應曰汝既苦之何不出家坐大嗚揚揚讀詩云袈裟未著嫌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此僧之謂乎

姓朝

黃石牧先生飲范芳溪家范舉宋人二蟹八足一團大腹曰君姓是黃黃舉檀弓語范則冠而蟬有鱗曰君姓是蟬芳溪大稱賞

姜徐諷對

姜陽姜如須史部瑛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昭法孝廉枋友善一日同行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尚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頃羽萬人之敵難逃瑛下之誅相與鼓掌大笑

損有餘

明杭州大參都虞知延平時親友皆向之索饋補蓋土產也後到任則延乃四時多節而補絕少回與人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掉書袋

南唐彭利用對家人奴隸言必據書史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謂彭書袋其僕有過利用責之曰始子以為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僕慢自驕若而今而後過而弗改當棰之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遊以遊而已鄰家火災利用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適適自錯遂以除未有若斯之盛

笑笑錄

卷四

十七

其可模滅乎

米蟲

宋制車駕嘗景靈宮大學武學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臨安府人作十七字詩識之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為頭身上白米蟲蓋謂襪頭襪服耳

此賣宅者

郭進有材略素立戰功於城北治第既成厥族人賓客落之匠工悉與設諸工之席於東廡羣子之席於西廡人或謂諸子安可與工徒並進指諸子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

舍利緣

宜興任養尊宏嘉為御史疏定朝服三品以上乃得衣貂及舍利珠一日冬夜入朝寒甚梅桐屋簷時為大理少卿以四品不得衣貂王漁洋口號云京堂銓翰兩衙門齋脫貂裘舍利珠昨夜五更更過骨滿朝雖不怨尊尊趙玉峰少宰曰公詩大佳正難其落額之禱耳

曲子相公

宰相和叔少年好為曲子契丹入冀門號為曲子相公有河滿子詞曰正是破瓜年他含情憐得人鏡梳身精神飄飄舌可堪虛度良宵却愛藍羅裙手美他衣未纏腰

唐書

宋時一府尹不大博洽五鼓與侍從同坐侍滿院忽語眾曰昨來不寐偶讀孟子一卷好甜張臺卿內相隨答曰必非孟子此定唐書耳

妓詞

陸放翁有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故即答賦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的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哄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聞又那得工夫咒爺或誇翁挾蜀兒以歸即此妓也

中官掉文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者好與士子遊學文談凡答親友書若此事甚大必云茲務孔洪此類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為守杜在坐子容少志杜連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故為誰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真是怕那溘然

笑笑錄

卷四

二十

填惱自取

韓侂胄用兵既敗困莫知所為上賜宴優人設樂會樂過又一人曰樊惱旁一人揖問過名誰敢對以夫子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會答以漢高祖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問惱云誰名汝對曰樊惱自取

先生後死

有讒時下業師者曰名為先生其實後死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墨餘書異下同

諷朝珠

度吉士例不得挂朝珠以其未授職也而一出京門靡不繫一串或贈一絕云將來散館事堪慶賺得詞林且出都非是諸君愛告假要從桑梓諷朝珠

絕其祖武

滇南邊郡風俗每生孫繫其祖父之足謂之挂孫某太守生孫客或道及太守愕然曰繫足有證否客曰詩不云乎繩其祖武正此典也合坐大笑

識好古

有以好古貪者披古壇之履教虞氏之器兼鄭馬之校曳東郭之履而乞于市曰誰

與我國府錢也。有捨者投之。為不願捨者曰。伊子李也。燈目而謝之曰。我始以為王戎李。故弗納。謂是漢以下物也。梅花草堂筆談下同。

嗜飲

有嗜飲者。夜夢。夢其驚。呼其妻。燂之。失聲而覺。自訟曰。冷飲之。何不佳。何是不復呼燂。以為呼之。嗜飲也。

向銀

甲請合釀。謂乙曰。我水若糝。乙愕曰。然則若何取之。甲曰。亦水者。取水。精者取精耳。或曰。我舖具。精而吸其醜。醜可合也。

不好說

昔者不好舉。此非人情。措紳云。惟我不爾。其說者曰。如公言。措紳大喜。

徐行雨中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避之。答曰。前途亦雨。

黑妓

明末名妓李三。以姿容詞曲擅名。而色甚黑。善一廣陵富貴。亦以黑著。郭九封調黃

笑笑錄

卷四

二十一

驚兒嘲之曰。水黑李三。娘黑。被風吹。珠行。張飛昔日同驚。帳纔別。霸王又接。周倉鐘。馮也在門前。開。尉遲。溫將軍。賣。何。勾。搭了。電。君王。又朝。黑。婦。詩。云。黑。有。幾。般。黑。惟。君。黑。得。全。熱。稱。為。雙。龍。燒。梨。作。兩。拳。淚。流。如。墨。汁。屁。放。似。密。烟。夜。眠。漆。椽。上。秋。水。共。長。天。整。數。集。下。同。

窮窮齊集

雪清集載西安一廣文。性介。善。謔。罷。官。家。居。賴。門。徒。舉。火。乃。自。作。清。江。引。謔。詞。曰。夜。半。三。更。睡。不。着。惱。得。心。焦。燥。踉。蹌。的。一。聲。儘。力。子。敲。一。跳。原。來。把。一。股。香。梁。筋。窮。窮。了。

尹字謔

順治中。吾鄉有尹姓者。開罪于人。或作尹字謔曰。伊無人。羊口是其。斬頭。笑。滅。口。君。縮。尾。便。成。及。魚。脚。半。開。門。一。根。長。橋。扛。扛。個。死。尸。靈。

窮詩詞

元周德清。號。披。齋。有。詞。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雲。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寶。兒。恰。似。鑽。鑽。瓶。兒。又。告。消。茶。也。無。多。醋。也。無。多。七。件。事。

尚且艱難。怎生教我閒。院。探。池。又。餘。姚。王。德。章。嘗。口。占。云。紫。米。油。鹽。醬。醋。茶。七。般。多。在。別。人。家。寄。語。老。妻。休。啼。啼。後。園。踏。雪。看。梅。花。

武生入學

有武生入學。彈文云。也戴銀雀頂。也穿粉底皂。也要著藍衫。也去謁孔廟。顏淵。喟。然。嘆。夫子。莞爾笑。游夏文學。徒。驚。駭。非。同。調。子。路。好。勇。者。怒。目。高。聲。呼。或。者。行。三。軍。著。他。鋼。單。料。

熊掌

一師命熊掌亦我所欲也。題其徒文中有云。朝而饗。此熊掌也。夕而飧。此熊掌也。先生笑曰。老夫曾不得熊掌嘗。新。你。却。把。作。小。菜。吃。為。之。絕。倒。

唐六如詩

唐六如題列仙傳云。但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走下來。忽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何。噲。噲。

縮脚韻

舊有賦。關。各。者。云。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其。所。不。知。蓋。又。一。老。翁。親。如。笑。笑。錄

笑笑錄

卷四

二十二

土地。沈。甯。庵。賦。云。入。疆。關。入。疆。萬。諸。侯。之。寶。三。狄。人。之。所。欲。者。吾。又。顧。秀。才。名。遠。不。學。而。狂。同。人。嘲。云。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又。柳。秀。才。背。神。一。生。作。七。字。吟。云。柳。遇。諸。侯。良。之。夫。尹。公。之。吾。非。斯。人。之。皆。欲。出。于。王。之。尊。尊。為。利。者。蹶。之。並。堪。伯。仲。

一字笑

明陳全誤入禁地。為中者所執。全曰。小人陳全。祈公公見。鏡中。貴。素。聞。其。名。乃。曰。聞。汝。善。取。笑。可。作。一。字。能。令。我。笑。即。釋。汝。全。曰。底。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故。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中。貴。笑。不。自。制。因。放。之。

二無

萬應中王廣文。竹。月。年。過。鬚。齒。已。落。更。缺。一。耳。一。生。作。詩。云。竹。月。號。三。無。無。恥。在。之。恥。無。然。而。無。有。恥。耳。則。亦。無。有。恥。前。

醫詩

諧史。一醫治肥漢死。人曰。我。就。你。不。告。狀。但。為。我。抬。柩。至。墓。所。醫。率。妻。子。往。役。至。中。途。力。不。能。舉。乃。吟。云。自。祖。相。傳。歷。世。醫。妻。云。夫。夫。為。事。東。連。妻。長。子。云。可。耐。尸。肥。抬。

不動次子云。如今只揀瘦人醫。

的對

王荆公奇誕。一日論沙門道曰。授老欲依僧。客對曰。則抱佛脚。王曰。授老欲依僧。是古詩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語。上去踵下去脚。豈非的對。公大笑。

改舊律

廣東二貢士爭名。至相毆。友人改唐詩誦之曰。南北齋生多發願。春來爭榜各紛然。網巾扯作黑胡蝶。頭髮染成紅杜鵑。日落主僕眠閣上。夜歸朋友笑燈前。人生有打須當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文謔

一童生縣試滿廬也。題中云。此一滿廬也。俄而合極。俄而參天。蓋狀其易生如此。主司批云。不消幾時。滿廬塞滿天地間矣。又先生訓初學。以記誦借用之法。其徒記魯衛之政。兄弟也。文謂魯之政即衛之政可也。謂衛之政即魯之政可也。作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文遂借用此調。見者噴飯。又見一生作莫我知也。夫為三書法云。我非鳳也。人以為德表之鳳。莫鳳知也。夫我非狗也。人以為喪家之狗。莫狗知也。夫我非虎也。人以為為貌似之虎。莫虎知也。夫類皆可笑。又談概。雖使五尺之童。二句破云。以可欺之人。居可欺之地。而卒莫之欺也。可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嫌其冗長。他日作魯人獵。較二句破云。魯俗頑。聖人電。又嫌其強。且晦。謂須不長不短。點切題面。方醒人目。一日作子之燕居節。破云。記聖人之鳥處。甲出頭。而天側頭也。又有今交九尺二句破云。約莫一丈長。只好死吃飯。均可發笑。

笑笑錄

卷四

二十三

蘇州笑話

吾蘇近有一笑話。秀才與光棍。經紀三人會飲。各以所志行。念經紀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西太湖。變子蜜淋禽。每斤賣二十文。次至光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沈萬三。打殺子人。我要許。許伊於浪。浪末至。秀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依。依試官射瞎子。瞎眼睛。拿我個屁文章。團滿子考第一名。

小杜之下

悅生堂。種抄。吳僧法海。作惡詩。卒成跌。對從事。為亭云。師難習。西方之教。類同東魯之。因題曰。同東集。長于譬喻。勤有。實發。昔唐小杜。既為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歌後詩

有時少者。延師。願不盡。致口角而去。或用吳語。歌後。復詩。嘲之曰。小灣主人。去日。既時。東情。且是。多缺。少身材。好像野叉。小鬼心。地猶如。短劍。長三杯。晚酌。金生。麗水。兩碗。晨餐。周發。商湯。年終。其帳。索成。籍。賴。臂拍。之聲。一頓。相。打。

王婆醋鉢

張士誠。據有平江。松江。俞俊。賄通。偽尹。看軍。華亭。酷刑。腹前。民恨。入骨。夜海。雙作。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表哀。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地。人。皆。不知。醋鉢。之義。以問。雙。雙曰。昔有不。執。伏。誅。暴。虎。子。第。王婆。買。醋。過。其。下。適。索。打。屍。墜。醋鉢。碎也。王婆。老。認。謂。死。者。所。致。罵。曰。汝。只。未。曾。吃。惡。官。司。來。聞。者。絕。倒。

六百年

潘滄浪。避。迨。一。客。叩。姓。字。答。曰。姓。陸。字。伯。揚。潘。曰。齊。景。公。有。萬。千。蚋。民。無。得。而。橫。焉。六。百。年。值。甚。的。

改千家詩

順治乙酉。夏。秋。之。交。人。家。皆。避。居。山。野。塾。師。盡。失。館。有人。改。千家。詩。云。清。明。時。節。亂。紛紛。城。裡。先生。欲。斷。魂。借。問。主。人。何。處。去。館。童。遙。指。在。鄉。村。

吳語詩

友人。傳。撒。酒。風。詩。云。娘。常。常。撒。酒。風。今。朝。撒。得。介。先。兜。踢。翻。兩。個。糖。攢。合。踏。鴉。一。雙。銀。酒。鍾。面。孔。紅。來。乾。急。送。鬚。白。得。說。音。家。蓬。鬆。慘。人。問。道。像。何。物。好。似。此。神。馬。老。公。皆。用。吳。下。俗。語。

賀啟偽詔

文酒。清。詩。李。源。作。四。廂。太。保。賀。啟。云。伏。維。太。保。纜。離。五。都。之。中。便。專。四。廂。之。職。紫。袍。罕。地。多。當。胸。手。持。金。帶。之。身。身。坐。銀。交。之。椅。舊。時。攏。馬。只。是。一。個。如。今。喝。遠。約。較。十。八。據。此。威。風。下。稍。須。為。太。尉。亦。宜。念。舊。第一。莫。打。長。行。又。宋。王。德。借。竊。執。一。生。作。詔。云。兩。條。腿。腰。馬。趕。不。前。一。部。龍。鬚。蛇。鑽。不。入。身。坐。銀。交。之。椅。手。執。銅。鐘。之。錚。藟。草。廉。前。好。似。漢。高。之。祖。為。駕。殿。上。潭。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百。官。不。許。草。履。上。殿。德。汝。偷。士。以。此。詔。得。免。又。甲。乙。刺。吉。某。賀。翰。林。啟。云。通。籍。玉。堂。帝。亦。呼。真。吉。之。七。校。書。天。諫。人。皆。稱。劉。更。之。生。俱。堪。慘。腹。

嘲儒生

碣石刺諷永平樂工孟秋兒善彈唱為人滑稽所學祭祀一儒生指石碑龜頭呼秋兒曰此非爾祖宗耶秋兒即向龜四拜曰祖宗祖宗爾負此大物在身幾時出得學門儒生慚愧無詞

三平

吳興沈太學倅重問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史曰此平字沈即平字脚下加一踢曰三平也

評文

成化間陳公甫莊孔陽章德應試南宮主試相戒曰場中有此三人不可草率及填榜章莊高列獨不見陳時題為老者安之三句竟陳卷至破云人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同考董批其旁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見者哄堂又明孝通編前直字宗師歲考某縣命斯民也一節題一生文中有云一代一代又一代宗師批云二等又二等置之六等云

其次致曲

王溪波九思好為詞曲有客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宜留心經世文章

笑笑錄

卷四

二十五

溪波答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乎

伴食宰相 無所不為

桐下聽然嚴文靖誦柄政時留故人飯其人推魯村俗故作謙退之狀避席請曰頃相公入內方敢坐某何人敢當伴食宰相又一幕持沈太史函謁御史問太史近況其人答曰太史無所不為蓋其意本欲言無事不佳也御史大笑而起

題壁詩

有題榜如山殿壁云多時不見詩人面一見詩人丈二長不是詩人長丈二緣何故尺在高牆

飛昇

廬山道士體貌魁偉一日有鶴憩于庭擬欲飛昇乃控而來之奈羽儀清弱不勝而幾陳沅作詩嘲之曰啗肉先生要上昇黃童踏破紫雲命龍腰鶴背無多九傳語麻姑借大鵬

小雞詩

紹興王少翁以初出小雞餽先生節禮先生以詩却之云昨日蒙君惠雞可憐雞

母未多時勸君莫把牛刀試留取籠中作畫眉

門對

有富翁鄉居者求楊南峰書門對此翁之祖曾為人僕南峰題云家居綠水青山味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無不匿笑

姓伍姓陸姓戚

封氏聞見錄楊伯博任山南縣丞妻陸氏名家女也時縣令朱某婦姓伍邀請官眷會席既相見縣令婦問責丞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回來入問婦曰楊夫人云姓陸主簿夫人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弄耳其餘夫人幸我不問若問必曰姓八姓九姓知朱大笑曰人各有姓豈相弄耶今婦復出主室

陳莊詩字

陳白沙憲章作詩多用日月字莊孔陽亦作詩多用乾坤字時有嘲者曰公甫朝朝吟日月定山夜夜弄乾坤

陳也罷

笑笑錄

卷四

二十六

莆田陳師召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呼茶曰未煮師召曰也罷又呼乾茶曰未買師召曰也罷客為捧腹時有陳也罷之目後擢南京太常門生餞之有垂淚者大學士尋西進歲曰師弟重分離不升他太常卿也罷師召應聲曰君臣感際會即除我大學士何妨

嘲康生

崇禎間有以資緣補康者猶龍諶之曰夫子絕糧于陳命願回往回國借糧以名與國號相同莫以感動既通誌大怒曰孔子要糧與秋怪俺回回嘗說回之為人也擇取乎種斷不與子歸子貢請往既至自稱平昔奉承常曰賜也何敢望回回奉回大喜以白糴一担先令携歸許以陸續接濟子貢歸述于夫子夫子擡眉曰糧便騙了一担只是文理不通

梅詩

有梅生者每一梅堪及人戲改舊句嘲之曰梅詩爭春未肯除梅開弄筆費評章梅須遜薛三分開薛更輸梅一段長

單騎風必勇

王或子純。年六歲。請諭。至周監于二代。外祖何偃。曰。可改翁翁乎。文武。以或和同音也。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真可云。羊翁風必。偃父尚之。純之外祖翁也。

以名為戲

余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善。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子。湯曰。卿以下必有主者君也。

文錄

崇禎中。某督學河南。試為湖。歐魚。交有云。一魚曰。懶來矣。眾魚皆曰。懶來矣。又我於武成二句文。一士云。武成小邑也。而取二三策。其書不亦多乎。皆可噴飯。

詩有唐氣

水東日記。吳下有舉子作詩。自揭壁上。乃凡譽之。座客曰。此詩大有唐氣。一客索梯甚急。眾笑解。既得梯。懸級而昇。以舌舐之。曰。有糖氣。為何不甜。客為絕倒。

六一居士

某給諫子。已娶婦。為諸生。每遇歲試。輒倩人代作。學使者以要人子。必置前列。及給諫假歸。有所聞。親送其子入試。試後亦不許通賓客。試題為。搜瀾不援六句。公子于笑。笑錄

卷四

二十七

題則書豺狼為才。即權也。為大也。子文則。白無一字。文宗置之六等。給諫怒。捕前之妻。而自縊。試畢。文宗揭給諫語。及之。給諫云。此即不肖子也。文宗踏踏不安。隨別去。改置一等。次日有人榜給諫門曰。權門生犬子。烈女嫁豺郎。又號公子為六一居士云。

京師十可笑

戴斗夜談。戴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約方。神樂觀祈禱。武庫司刀鎗。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

李義山

楊大年。錢文僊。妻元。獻劉子儀。諸公。為詩。皆學李義山。號西昆體。後進效之。多稱取義山語。嘗御賜百官宴。優人有裝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為諸館閣持掃至此。聞者大噱。古今詩話

仿小說

康熙辛卯。壬辰。開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沈臺中。疏劾翰林部郎。郎不可出學差。一時造為小說。有小京師合謀。翻大局。死御史。查本作生涯。老郎中。學堂。望梅止渴。窮

翰林開白口。畫餅充飢。四碗茶餘。客話下回

博學鴻儒

寒村二絕云。博學鴻儒本名。奇聲詞客。莫營營。比園休得尤。壹壹。門第還須怨。父死。補情何因也。動心紛紛。求為。竟如林。總然博得虛名。色。神裡。應持廿四金。

周王廟祝

趙秋谷。執信以下。卯國。夜赴。洪防。思。屬。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六。鴻。初。罷。時。徐。勝。力。編。修。嘉。吏。亦。與。講。對。簿。時。賤。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夜。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韓。秋。谷。才。華。迴。絕。傷。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馮。也。向。長。生。殿。裡。遊。抖。擻。香。金。求。脫。網。羅。和。班。裡。製。行。頭。徐。豐。頌。修。髯。有。周。道。士。之。稱。故。云。

衛子詩

驢也。塞也。街也。其名有三。宋高英。秀。與。僧。贊。齊。讓。古。人。詩。病。摘。杜。首。鶴。今。日。偶。題。題。似。昔。不。知。題。復。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注。稱。街。地。多。驢。故。呼。驢。曰。衛。子。傳。誤。

笑錄

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製。用。之。稱。前。代。為。本。朝。前。君。為。四。聖。與。三。家。村。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薛。方。山。誤。以。胡。安。定。為。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與。王。無。功。相。酬。答。有。明。時。文。名。士。學。術。淺。陋。至。此。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又。宋。人。自。尊。其。宗。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殆。似。無。目。人。說。詞。與。近。日。諸。生。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者。何。異。唐。時。有。書。生。因。談。略。賓。王。曰。某。見。其。孫。孝。某。竟。謂。賤。賓。王。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語

漢禮長卿身為九卿。于聚會中。為沐猴與狗鬥。以媚帝。賈許伯。韓仇。胃。延。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以。為。九。錫。宋。彭。孫。為。事。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靴。其。首。曰。奴。不。亦。論。乎。郭。忠。恕。舍。內。侍。郭。神。與。家。一。夕。盡。劇。其。長。鼓。神。與。而。開。故。曰。聊。效。擊。耳。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有。馬。病。賴。給。元。楷。以。指。拈。其。腹。而。喚。之。張。安。掌。筆。黃。暉。讀。醉。儀。儀。後。于。馬。旁。伏。地。作。師。馬。鐘。明。似。進。賢。因。大。學。士。萬。安。老。而。陰。接。以。約。洗。之。得。授。御。史。時。目。為。洗。馬。御。史。正。德。中。大。臣。上。書。

笑錄

卷四

二十八

笑錄

笑錄

劉瑾云門下少所慕上思主老公公嘉靖中一儀部謁胡國公勳則眇眇小學生語
任之臣千古一轍可笑也王芝堂讀

一銅錢

湖州丁先達麟好博嘗元日抹牌丁所擬者有二文至九文錢俱備止缺其一對眾
曰此牌若得一銅錢吾今科當中式槌之果是已而得實並連捷故人戲呼之為一
銅錢晉人座下同

論書

張山來湖幽夢影曰描書須如文人單書須如名將行書介乎二者之間如羊叔子
緩帶輕裘正是佳處張竹坡評曰所以養之必做右軍將軍可發一噱

夏雨如故

又曰春雨如思詔夏雨如故畫秋雨如挽歌竹坡評曰故書太多亦不甚妙

牛馬

又曰牛與馬一仕而一隱也豕與鹿一仙而一凡也杜茶村評曰田單之火牛亦曾
効力疆場至馬之隱者則絕無之若武王歸馬華山之陽所謂勒令休教者亦可
笑矣

卷四

二十九

解頰

乾應

張士誠弟士信為相專任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以致債棄吳人為十七字詩云丞
相做事專專用黃蔡葉朝西風起乾應蓋明祖誅三人風其尸于等乾馬明史樂府注

卸天鼓

漢人注經好臆造典故康成以卸天之鼓必蒙麒麟之皮孔融笑其爾孝經必用曹
子家竹是也隨園隨筆下同

方望溪

有飲于方望溪先生者先生絕不勸客或疑而問之先生曰禮主人宴客客將飯主
人必攔禁以粗糲為辭客必強強之以為至美今主人勸客客反不食豈禮也哉余
按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客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將食主人辭曰不足食也
望溪所引本此然太泥矣無怪人之以為說也

太極圖兒

陳見復心園錄摘宋儒習氣語數則為復學之戒如曰心常惺惺曰活潑潑地曰太

極圖兒大先生帽子高曰免舜事業一燕浮雲過太虛皆幻誕可笑

公妾

廣西獵人勇之老者一暮呼之曰妾其老婦則呼之曰公此與期李居仁嗚然一公
公然一妾之語可並發一噱天香樓偶得

焦路

沈存中筆談云慶曆中學士會于玉堂偶置生蛤蚧一簍今養人棄之久不至拘之
則曰煎已焦黑而尚未爛坐皆大笑頃來楊宋為宴飲于齋適進海蟪宋以齒嚼之
攢眉曰此物不甚佳半日止碎一枚耳坐客亦大笑華卿隨筆下同

做目

吾鄉章霖登第時年垂耳順眇一目狀頗醜及引見戴錦冠服剪紙為睛貼於目邊
望雙眸炯然既至上前不意脫落見者皆匿笑偶記小說戴施肩吾與趙遐同年不
識遐失一目以假珠代肩吾嘲之曰二十九個人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蓋古有此
事矣

笑天錄

卷四

三十

笑天錄卷四終

清 獨逸高退士編

學詩

諸大淵其鄉某生沉酣制藝試輒高第。履若琉璃擬開步搖攝。香味益然。而於詩學一步不窺。既晚就學於友。友示用韻平仄之法。居然謂得三昧。即誦成曰。吾人從事於詩。豈可苟焉而已乎。然而正未易言也。學者其知所勉夫。藝林捧腹。謂龍褒又一體也。明齋小藏下同。

婢罵貴客

某先達訪一舊友。輕騎減從。造其廬。久之。主人不出。有鬚頭婢持單持盞。起問主人在否。厲聲對不在。掉頭便去。比返復問之曰。云不在。馬又曉曉。吾家來往無生客。不必頭懸珠串。頭帶尾波。作許多樣子。

當蟋蟀

貢生葉某。誠實而腐。獲一蟋蟀。青項金翅。視如珍寶。家人告米。屢私念。盡可典也。汲持盆往典中。素識者詎曰。是固佳。第本店銀近虧。須向姑蘇某處。必如君願。葉笑曰。來往不便。吾且休矣。快持之歸。

酒舉

李相。奉天才俊。與性航。不自修飾。惟嗜盃中物。就試禮部。搗酒一瓶。搜檢者白王大臣。李請飲畢而入。遂席地。牛飲過半。力不勝。頰謂。卒曰。爾等藉此。盜飲。偏不如爾。爾。遂發餘酒。酒香四溢。王大臣操吳音曰。真是酒舉。

考優

每逢宗師考優。諸生縫掖漢裳。修容飾貌。意氣殊自得。有人戲作對曰。吾子勉旃。驚增廉附而上。先生休矣。在偶錄卒之間。

誤解

彭文宗科試。詩題序珠來去。語出太平廣記。通場問難。一生誤作解曰。願延之。結白馬賦。言汗出如珠也。聽者誤以為彈絃子。即大珠小珠落玉盤。傍一人謂。既足絃子。何又云馬。其人遽曰。馬是架絃者。一誤再誤。直堪噴飯。

乖字

邵樓軒博覽典籍。值字典新成。三月而讀畢。過文詞幽奧。如狼獵人。銀金夜中亦識。

於是問者盈庭。或故造乖字以相難。先生曰。此字六書所不載。唯我能識。一手捏兩口。當為享。鼻涕之享字。其善。級階如此。

招飲即赴

吳烈結嚴登賢。喜有人問其封君曰。公何陰德。致此笑曰。凡招飲者。先是五臟神願。隨鞭。不須俾來。兩况是為絕大功德。舍此則無。諧語殊妙。

結緣

賽天中。櫻填疾。好持果分人。身上。囊袋。果。果。日。循街市。遇文雅客。無論識與不識。必迎與之。曰。結緣。某年。正旦。邑宰。褚公。坐於。勤。以糕。作元。寶。呈。諸。索。諸。色。果。將呼伍伯。幸。旁。人。白。其。寬。乃。免。

場中醉酒

彭文宗。歲。試。一。生。酒。醉。亭。午。以。白。卷。呈。言。病。久。不。願。作。秀。充。請。除。名。言。畢。嘔。吐。於。地。彭。為。溫。語。申。慰。對。曰。功。名。事。小。性。命。事。大。堅。不。歸。號。復。諭。教。官。贊。助。之。任。花。弗。能。獨。管。遂。扶。出。命。通。明。補。考。馬。記。昔。某。文。宗。批。一。白。卷。曰。皓。月。當。空。一。塵。不。染。何。吝。教。乃。爾。請。歸。農。龍。視。此。覺。流。滿。仁。厚。相。感。霄。壤。

官話

薛策三捷給有辨才。眾畏其口。見之。反且謂國中。故。故。已。出。矣。嘗。語。倪。子。厚。曰。你。如。何。常。叫。我。薛。策。蓋。故。以。倪。子。報。也。對。曰。否。我。平。日。每。叫。你。老。策。時。以。為。語。姑。後。以。肯。為。四。川。典。史。適。律。臨。哉。良。守。雙。州。本。係。同。鄉。舊。識。往。見。於。書。室。中。行。庭。參。禮。徐。曰。老。策。何。必。作。此。醜。態。皮。坐。官。語。蟬。媽。不。絕。徐。曰。我。不。如。你。你。出。來。幾。年。官。話。已。學。了。許。多。薛。報。然。而。退。

選磁頭

華亭知縣許公。治以廉明。稱。民。無。謗。議。有。某。武。生。担。鄉。人。來。稟。許。志。其。人。因。詢。何。事。某。云。我。行。街。上。伊。担。糞。汗。我。衣。許。拍。案。曰。爾。鄉。派。安。得。漫。不。經。心。致。壞。相。公。衣。應。重。責。不。歸。鄉。人。哀。求。其。切。曰。然。則。爾。願。罰。乎。可。向。相。公。叩。首。一。百。下。即。令。某。南。鄉。某。鄉。人。叩。首。于。下。俾。役。數。之。至。七。十。餘。曰。止。我。亦。願。免。猶。未。爾。爾。是。文。生。抑。武。生。某。對。以。武。曰。誤。矣。文。生。值。叩。一。百。若。武。祇。須。五。十。耳。當。還。叩。二。十。又。令。鄉。人。南。鄉。生。某。叩。首。於。下。某。不。肯。兩。役。交。捺。之。叩。畢。武。生。悻。悻。而。去。

要緊窮

黃學乾生長脂腴以背得五品銜出入儀從同長官揮霍銀錢如如開門某待詔
裝稱第一貨舟至蘇維頭而回又於重九日將金箔放山頂深林高麓俱成金色此
類甚多故時有要緊窮之語書冬晝見正問左右曰彼何身體康動對以冷而抖也
曰抖可不冷乎傳為笑語晚年不能自給備於姑蘇某氏主出諸客黃潛戴鼎頂隨
後主駭問之曰君青浦黃某也主不敢留贈銀以歸其夫人尚有私蓄依父母家黃
於元日往賀節相見下揖夫人復拜乘間搜銀環奔出後以貧困終

書癡

諸生陸函誦性慧人每給之以成談柄嘗考詩補法於友友曰補性愛肥慈其將
狗屎煎熟則穢去而澤存惟無不頑道其教吳達於鄰鄰人登堂話舊又得一箇持
問美否友曰美矣惜未得三才氣本為寶也因問如何可得曰子於黎明上屋脊日
始出持而指之十日可吸其精華陸即去隔十日又問曰天氣既得更教汝何地氣
法擇深井沉於底祇七日耳若人氣須置女子靴中三次陸陰念家有老嫗可無妨
碍潛登其牀揭被置道老嫗狂喊夫人驚問故起裂其道陸覺顛曰所謂功虧一簣
也後館遠村家中唯求脩外無禮物陸不便向東家言私買一瓶滅書燈油貯馬廄

笑錄

卷五

三

暮將歸遺細君又恐人地密綴繡襪主人出揖瓶湯油淋漓以歸是類甚多迨夫
人歸憤以終忽向被家宿既歸宿木俸值新鼓盆紙蠟黝黝謂可抵錢提而往妓
起鄰之飛滿於地適友過調停而去

交易

高桐村善噴嚏一日為田產事詣某富室主人託故不出高坐書塾旁聞師教於絳
熙敬止於字讀本音高入戶師不為禮但問何幹對曰為本家交易師曰何謂
交易法曰田土往來也師曰當是交易高曰然先生於字上少了一團我故易字
多一團以補之師悟屬勿言而為之調處其事

嘲傳述

縣府試多傳述之弊惟黃公禮經局試吾邑關防嚴密接遞者慌失題紙高才生競
呼負負筆率塗寫而出汪玉鉉作詩曰雖鏡銀鏡與洋錢題目偏埋淺草邊小甲已
尋五次後竟命尚想十名前虛挨白日嬉遊過直待黃昏涕泗滿也善夫都沒有
空餘能石屢豐年蓋是日題已冠為鄉也未冠為善夫題題為屢豐年人皆帶得伍
匪石稿云

孝廉郵陸

陳然公晚節饒饒無辱客惜其集食於人未嘗作強索之乃折東招友至晚雜選
實未治膳陰與夫人約賊相物給拾破碗打碎客悉遷延去凡赴客宴魚肉畢俱
憤以歸所携布囊懸窗一夕兩頭感滿不能出棚孔客盡起周章無計份為代出
之又嘗醉踈於地頻以脚噉僕謂其足或受傷不知袖中藏有雙腳也時太平橋葛
姓者熟食最精潔恒造其店道寒燥雜揀野味觀之結之復拱手作別店主人樂交
孝廉故得無嫌久遇親友吉慶輿饋金扇一柄面以飯粘背以線穿俾鄰兒送去
身隨於後隣兒返半途收其帖剖分力金自携匪歸又曾喚婢如市寓票曰求錢一
大文乞發濃臘火腿湯一碗有鄉人誤稱老相公者正色以不得將

率叔

莊監生厚於能捐資後凡門戶器四皆用官街封詔新置真楠亦寫僕選儒學字樣
又曾投利相賊與族叔偕寓帖曰莊某率叔某頓首拜叔謹辨之曰我年長於汝况
我為貢生汝為監生無所為非也

老童

笑錄

卷五

四

鄰間齊白首操童子者為購鋪假手自標於桌曰出賣警句每句七支不二價心觀
場者多情之共入場揭大籃內盛鹹菜數盞冷飯半盂及蟋蟀盆一枚日暮盆中錢
滿繳卷出會覆試題為不曰白乎合下節東比製劉公行人子羽交曰士馬易權昔
所遇之情形俱是言中之活潑山川草木皆所歷之境界盡成今日之飽瓜再覆題
為難執鞭之士中有句曰但論鞭之執不執無論士之難不難皆所責句也

後嗣相識

范公應壁情性迂執悃悃無華與薛策三會飲醉固情情善笑也乃謂君家文正公
名起千古而後嗣不昌諒德行才華俱被一人占盡耶范曰然吾誠不肖固不若君
家上祖校書海嶽名流權使子孫得以伶俐過人

得罪阿哥

某某繼冠死係武生而子青其於報至日復當幾折賀者畢集兄亦在座某飲曰
去冬有來勸兒應武試者子私謂兒苟有志何在習武適觀右庫生半皆喪檢即有
頂戴有何榮耀且白沙在泥與之皆黑矣今得徵俸編喜前官非議時方彥臣在旁
曰君言然然不為令兒地乎某抱慙同瘋掃連聲曰阿哥作伴

提督屬對

成長兒提督駐郡。修葺世英堂。武廟恭撰楹語曰。忠義勇謀。志高安天下。英名一世。成佛萬古傳。又演戲作對。文官百姓。喜的是風調雨順。武將兵下樂的是國泰民安。質於學使。為公。為重。拂其意。借贊之中。營某請再斟酌。皂怒曰。吾已就正文宗。而汝嫌玷疥耶。某曰。張不能喻。遂以金作字。丹漆映然。謂曰。校射築亭。名臥虎亭。又作聯曰。文武監桓。國家事。屬對未得。環顧左右。有侍卒跪對。關弓射箭。舉太平。大喜。稱工。亦倩人書之。今皆儼然懸挂。

風鑑

有風鑑者。來珠溪。陰與居停約。來宿者。默遞消息。謀遂奇中。一道士候主人他出。感服而往。置銀曰。中則贈。否則讓。斥無怪。道士固儀容。沛艾相之曰。富曰貴。曰壽。稱譽不絕。適主人歸。微示以意。而並交詞。益工。謂現為孝廉。幾年成進士。幾年擢旋。旋贊綸。龐主人周章於後。旁觀皆笑。故畢。乃高聲曰。師太。我之極口稱揚者。不過欲得此一錠耳。即納銀於袖。

張子曰

笑 笑 錄

卷五

張子曰。設帳于山周氏。謀徒。明專事。估異。或通宵無寐。兩隣俱作東。極早落園。人斷謂周君家。自請張先生。防夜之犬。可以不畜。

倪蔡相識

倪子木嘗謂蔡補亭曰。朱子何以注蔡大龜也。蔡曰。亦猶注倪為小兒也。

應試

子同友八人。應試。過許蘭。上人疑為梨園子弟。問何處演戲。僕答曰。南京貢院中。一友曰。子等本皆傀儡。未知何人能做一場好戲耳。

剝指

曩在雄盧。場過一客。與甚。自謂善五木訣。擲百萬。晝夜無倦色。人見其將指中斷。此如刀切。謂之曰。昔年戒賭時所剝也。聞之失笑。

梅影夫人

孤山林和靖祠。架女像為偶。題曰梅影夫人。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即君兩眼秋。兩卷隨筆下同。

不白之冤

陳句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尚全黑。我文達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預可為抱不白之冤矣。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宰在登州試士。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每字二比者。先生題排語其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呼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個混帳東西。做成一味吃不得的大碟八塊。可為噴飯。

乙亥 新帳八字

朋王完盧中丞。初仕鄒平。令與章邱接壤。偶見章邱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問之亦云。乙亥。公笑曰。某是鄒平一客。兄便是章邱一客。又有賀新婚回者。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也。蓋皆取諧聲為戲。

偷兒行樂

有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灣流水寂無人。一輕簿子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

師也過

笑 笑 錄

卷五

金棕。學教控揚州。凡名士投見。無不文酒流連。飲饌極豐。或有請其過。傍類醜。不似廣文。皆指者。或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坐客為之哄堂。

洪稚存詩

洪稚存詩才奇。險好作驚人句。有人仿其體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

筆客

有筆客生子。肥碩。或謂之曰。羊毫。竟甚。加功選料。此皆用此。非比青門市者。又書客生子。酷似其貌。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板。原本可知。均本地風光也。

張獻忠文 完太尉寫真

宋完太尉。今匠寫真。既成。怒曰。我前畫大無猶用金箔。眼。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幾。騰雜語。張獻忠。算梓潼帝君為始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囉子也。姓張。咱與你連了宗。罷見。綏寇紀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嘲王伯毅

王伯毅有句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為人。客做其體。嘲之曰。身上楊梅瘡。

作果腹中難翁翁為花蓋王時患惡瘡而一目有微障云。

村學堂詩

海昌郭臣亮嘗為捧腹集有村學堂詩云。陣烏雅噪晚風諸徒嬉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字宙洪千字文完翻鐵略百家姓舉理神童就中有個趙舉者。一日三行讀大中米句尤趣甚。

大老二老 吁嗟關兮

有兄弟二人雙生其友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迷呼之曰二老知之者曰渠大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一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家舉殯窮極伶靡有述之者曰喪事從未有如是之闊者坐中一人曰此所為吁嗟關兮不我活兮是皆以經語為詼諧也雖足資劇然亦是侮聖人之言。

集對

某太守清純人曾令淫婦願貧醜。日晨起見廳事壁一對云彼哉彼哉北方之舉子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笑

卷五

天啓朝魏瑤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按李精白祝詞云堯天魏薄帝德難名魏字山後下書懼壓上公之首也此等諛媚真是想空心血者。

俳語

朱二泉孝廉仁和人性極藉而善諧謔。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為令時二泉樹羊曝衣而掩於木礎衣重風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礎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入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母曰千萬人脚踏何以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見父子雜記

家書

代巾幗寫家書處政也余幼時曾為一親事寫寄夫書口授云孩兒們俱利腿也新買小丫頭倒是個活脚兒作事且是瀟灑惟雇工某人係原來頭過身儘能兒風余曰可改寬乎曰依我寫遂違寫別字信手塗抹與之此與軒渠錄所載極相似。

河豚贖本

米元章好善為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贖本耳。詼諧特妙。

活孟子

明陳白沙以學為專倡其學一宗濂洛。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曰吾聞他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云。

不能詩

唐張道古名晚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為詩。曾在張楚華座上。久早忽雨歌賓詠之道古最後成曰元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此真不能詩者知事見張鷟耳目記。

富翁語

吾鄉有富翁善作刻薄語嘗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縉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語之者翁曰吾以錢財使諸子孫有不順命者吾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盧園叢話下同。

笑

卷五

開破樓 明遠堂

太倉東門有王某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梅村榜額題曰開破樓或詢以出典梅村曰乃道其實蓋東門王皮也聞者大笑又將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曰子不聞不行馬可謂明也已矣不行馬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南風五兩輕

國初某監察德一優接枕者五六夕賞以五金其人不愧聞者曰此王右丞詩已說其難矣問何詩曰惡說南風五兩輕。

歌後詩

吳中某秀才在學幕中忽折其臂痛苦萬狀作歌後詩云拋却利子裏。來者未喪斯。又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既折後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秦甲曳兵而人多以虛字押韻。匪夷所思。

牛姓

紀大進善識謔前天津牛太守為子娶婦紀與中表送喜聯云繡閣團圓同望月。吉簡靜好正彈琴。初尚不覺也既而來賀者指之曰吾用算府典故何如。

小字

崇明張南法身長八尺同時有王鍊夫沈芷生俱短小三人莫逃往來相隨每玉峰試行道王在前張在中沈在後諸少年目為小字癸卯沈中解元以去刑又目為小字後鍊夫召試賜舉人遂成一字矣今諸生尚以此為笑談

罵學官

松江張公星為諸生嗜酒而狂嘗夏日浴於泮池門斗禁之不聽兩學師出呵之張以汗洗浮藻覆面赤身立水中兩手擊水拒之學師怒令作此亦妄人也已矣題文張援筆立就後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諭者也對比云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兩學師愈怒然竟愛其才仍釋之

夾帶枷號

乾隆某科會試有舉人甚富以夾帶枷號有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枷馬

青鹽官

海豐張穆卷都轉一日呼驕出署有老婦攜輿訴夫置別室為公笑遣之曰我是賣鹽官不替人家吃醋事

笑笑錄

卷五

九

金麗詩

友人陳斗泉打油詩曰金麗蒙君賜舉家大笑歡茶燒三盞盞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牙關三十六個個不平安真所謂練字練句音節鏗鏘者也

店聯

睢州一帶有酒店聯云八生三杯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乎夏鎮人家門聯皆書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十字武昌城隍廟大匾書不其然而四字濟南有酒店曰者者居詢所指則近者悅遠者來也皆可笑

下第詩

唐青臣下第詩不第還歸來妻子色不喜黃犬恰有情當門卧搖尾讀之令人失笑

鹿園詩話下開

山谷詩

余不喜黃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同者王弇州曰以山谷詩為瘦硬有頓蹶夫脚根惡憎紫杖余嘗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畢竟少味

仿詩經

今人附會聖經極力贊嘆章燧齋戲仿詩經云點點蠟燭薄言無之點點蠟燭薄言前之注云點點其燭也聞者絕倒

七事詩

湖南張少廷射珠權奇自喜嘗戲題云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紫米油鹽醬醋茶珠解頭也

書畫書

稅關書吏巡邏如捕沒緝賊虎視耽耽但一見書便索然就雲上作七古前四句云幼勞王事前推騶呀哦星夜關山踰筆來牛腰索負載關吏疾呼書書書殆神來之筆

荆公句

王荆公最得意句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余以為上句是乞兒向陽下句是村童逃學

方人

秦紫峰與客觀方竹客曰世有方竹無方人紫峰曰有曰何人曰子產問何以知之

笑笑錄

卷五

十

春色

廣東珠城無一可春余偶與龍文弟上其船意致索然問何姓名龍文笑曰皆名春色余問何以有此美名曰春色惱人眠不得

學聖人

有學究言人能行論語一句便是聖人有統袴子笑曰我已力行三句恐未是聖人問之乃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居也

村學詩

或戲村學究云漆黑茅草屋半間猪窩牛圈浴鍋連牧童八九縱橫坐天地元黃噉一年未句趣極

對聯

對聯有解頤者廣東海珠寺塑金剛與彌勒同坐聯云莫怪和尚們這般大樣請看護法者豈是小江西某題養濟院云看諸君臘滿腸肥此日共餐常住飯想一樣鐘鳴鼎食則生都是宰官身

畫卧 三乳

解李漢善畫有人聘住寫真而主人久臥不出解戲改蘇詩贈云無事此靜臥臥起日將午若活七十年只算三十五又山陰人有三乳者金上清進士調之云胸羅星宿素襟披下字成文亦大奇四乳曾問男則曰君應七十五男兒

小像

彭湘南畫小像室中一吏獨坐有偷兒持斧穴洞而窺名曰竊比於我老彭圖見者大笑

嘲時文道情

吳江徐靈胎有道情刺時文云讀書人最不愛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應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紫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賣新科利器請得來肩背高做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負光陰白日昏迷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用史語

人家作體頭必須姜太公在此五字余嘗疑之孫文和秀才笑曰君豈不知太公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予又過張息侯家見其奴攜燈籠上題額有此耳四字兩用史語令人莞然

得詩題

尹氏昆季皆能詩一日文端退朝召雨峰曰奉命和春雨詩汝可擬稿來明早帶去黎明公辨朝諸公子侍公忽向雨峰拱手曰汝詩大好回顧傳曰速讓我的道子與三哥兒吃雨峯大喜四公子樹齊笑曰我今日又得一詩題矣諸公子問何題曰見人吃蓮子有感

雙白菜

康熙間汪東山輝精星學嘗自題燈籠曰候中狀元某後果大魁天下在京師時與方靈皋湯西崖蔣南沙齊名三人皆疏放方獨迂謔時相揶揄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所押二美伶來錯呼白菜人因以雙白菜呼之方大加規勸先生厭之乃署其門曰候中狀元汪翰靈集免賜光庶幾南極或者西邊晦明風雨時來往又何妨雙雙白菜終日到書堂

椒

桐城張映沙若瀛個僕負氣曾作熱河巡檢以杖太監而特權河北同知者性雖剛正而各取譏桐城俗呼叔為椒椒其族弟曾敵編修卿試分房有叔某為大典蘇承遵例迎送榜後門生有獻狐裘二襲者映沙賦詩調之云思肯分房第一邊馬前迎送有椒椒鹿鳴宴罷懷銀器虎榜人來投紙包白髮門生雙膝屈藍圈文字七篇高其五分校無他樂夫婦同時著二毛

眼鏡詩

有人咏眼鏡云長繩便耳繫橫橋一鼻跨或云終日耳邊拉短繩何時鼻上卸長伽均可笑

題圖

諸七裏檢討性迂傲有人求題圖開卷見齊次風侍郎周蘭坡學士先題與心有所恃大書曰齊大非我耦周衰已有飽兩人都已寫何必我題詩

詩太甜 打油

雅讀自佳或以詩示仲小海仲曰詩佳矣可惜太甜其人問故曰有唐氣安得不甜蔡正彰好自稱蔡子以詩示汪用敬汪曰打油詩也蔡怒曰此文選正體何名打油汪曰蔡子不打油何物打油

討蚊

有童子作討蚊檄云成羣結隊渾身流賊之形鼓翅高吟滿眼時文之鬼益憎其師之督責時文故也語雖惡恰有風趣

見上司

一舉人載取山東某令初謁上司揖無酬對忽問曰大人尊姓上官甚驕強應曰姓某令俯首久之曰大人之姓乃百家姓所無上官益驕曰我係旗人貴縣未之知耶令復起立曰大人在何旗曰正紅旗耳曰正黃旗甚佳大人何不在正黃旗上官愕然怒問貴縣係何省人曰廣西上官曰廣東甚佳貴縣何不在廣東令愕然起出翼以即勤歸改教到任僅一月耳涼棚夜話下同

相傳有善中謁上官者揮扇不報上官惡之因曰天氣熱可寬衣既去外棹仍復揮扇上官曰何妨再脫因辭不獲遂去袍子而猶揮扇也上官復曰可更脫衫子堅辭不脫上官令侍者代為解鈕又談有頃而出人見之咸竊笑則解帽固猶在

頭上也始悟上宜蓋有意苦之耳此尤可笑附記

書僕詩

雙溪漁隱作俚語四律書僕云今年命運合當災。撞着騰騰惡殺才。指挽茶甌添黑漆。手翻豆腐印烟煤。遮屏華布常遮飯。抹盥巾巾又抹檯。更有一般可笑處。桶燈常帶滿頭灰。鈍僕由來懶性多。人家那得懶如他。隔句油碗常留置。過午殘糜尚在鍋。板蓋生塵從未拭。厨刀上鏽不曾磨。近來學得痴呆計。呵罵由伊更奈何。面皮黃腫氣昏騰。捺捺煤煤像電君。坐起軒騎聞鼻息。行來踉蹌響鞋根。饑時菜汁連盤啞。餓極鍋巴滿口吞。料得陽間難着汝。陰司待汝去行瘋。看渠惡狀幾多般。待我描摹使汝慙。買賣吃虧偏減刻。走跳遲鈍又閒談。烘爐半夜燒穿榻。送酒中途打破壺。若到年終算工價。扣賠定要十除三。

巧對

紀文達公善屬對。信手拈來。出口成趣。一日陸耳山學士云。適飲馬四眼井。四眼井以何為對。公曰。即以閣下對可乎。兩人大笑。或謂公曰。京師招牌。如祖傳狗皮膏。秘製魚鱗。去風流木牙枝。滴露梅花頭油。學。總店。藥料。秋爽。來學。交李。諷。經。樹。枝。笑。笑。錄。卷五。十三。

狄希陳

狄希陳幼時不會讀書。而專一侮弄先生。亘古以來。奇怪頑皮之事。都是他幹。將出來。一日夏天。先生白日睡個晌。覺約摸先生睡濃的時候。他把那染指甲鳳仙花。敲了一塊。加些白礬。恐冷的。驚醒了先生。却在日色裏晒溫了。輕輕的放在先生鼻上。又慢慢按的結實。先生睡起。一覺。那花已陰得乾燥。帶在一邊。先生曉也不曉。得。只是染得一個血紅的鼻子。先生照鏡。見好好的把鼻子腫了。問問不快。那曉得是他弄的神通。茅坑邊一根樹樁。先生每日扳了那樹樁。在坑上撒了屁股。解手他看。在肚裏。一日起了個早。拿刀把樹樁根上周圍削細。仍舊把土遮了。先生吃過飯。又上坑解手。三不知把那樹樁一板。腦殼忽跌的四馬攢蹄。仰在坑內。掙不起來。小學生又沒本事。拉他。只得家去。叫了兩個僮僕。不顧艱難。拉起來。脫去衣服。借了狄員外上下衣。身換上。把裏浸的衣裳。足足泡洗了三日。這臭氣那裏洗得淨。狄員外

再三賠禮。只好將那一身衣裳。賠了先生。一日先生有朋友來。同着出去。狄希陳在院子裏。槐樹上頑耍。先生忽然走了回來。熱得通身出汗。解了衣服。撒椅子。放在樹下乘涼。他見先生坐在此。不敢走下。尿急了。從樹上呼呼的跳下來。先生伸了頭。正在打盹。可的。灌了先生一口。先生喚下來。打了一頓。一日放了晚學。走到三溪裏洗澡。看見先生來了。他把河裏的泥。帶頭帶腦。抹了偏身。先生乍見。吃了一驚。細看方知是他。問說。你洗淨了。却為何滿身塗了泥。他說。我若不塗了臉面。恐水裏鑽出龜鼈來。要認得我。先生又是可憐。又可笑。一日見先生坐在那裏看書。他不好睡。覺。解了手。走到茅廁裏。開了門。在門底下。鋪了夏布。在那裏。見周公。先生肚子痛。欲解手。走到門邊。知是關的。只道有學生解手。走了回來。肚中漸痛。得緊。又走了去。廁門仍不開。又等了一大會。問何人在內。單不見狄希陳。先生愈痛。愈急。叫那門。喚也。撞不進去。人說。先生要出恭。你快開門。他說。快開門。好教先生打我。先生說。你快開了門。我不打你。他說。果真不。先生你發個誓。我才開門。先生又不肯說。誓。聞不容髮之際。先生一解大尿。盡撒在褲襠之內。極得先生。跌了路脚。自己咒罵。這教這樣書的人。比忘八。還是不如同窗口。號曰。孔門三十徒弟。

笑笑錄

誰如狄希陳。希陳。染鼻。溺尿。刺。專一侮弄先生。狄希陳年紀大了。越發機械。變詐。無所不為。做秀才時。同學官到五里舖上。迎接宗師。在一個大寺等候。他悄悄地。把學官的馬。一蹬一蹬的。牽到那極高的一座鐘樓上。宗師將近。教官要乘馬。前迎。再尋不見馬。門斗到鐘樓上。那馬正站在那裏。誰知那馬上。樓房。下樓。直費事。住了許多人。把馬捆了脚。攔得下來。馬被捆。不能即時行動。宗師已近。教官只得步行。了數里。查不出牽馬的人。也罷了。又一日往學裏去。撞見一人。拿了一籃雞蛋。他叫住了。商定了價錢。要把雞蛋。見一清。呼。黃蛋的。把兩隻。解沙。一個。圍。在馬。臺石上。他自己把雞蛋。一五一十。數在那圍內。既數完了。他說。我去取。籃。來。成。就。與你。錢。却。從。東。邊。學。門。進。西。邊。撞。星。門。出。一直。回家。去了。哄。得。黃。蛋。的。蹲。在那。裏。坐。又。坐。不。下。起。又。起。不。得。手。又。不。敢。開。孩。子。們。你。拿。一個。飛。跑。我。拿。一個。飛。跑。漸漸的。教。化。子。都。來。搶。魚。直。待。一。好。人。走。來。替。他。拾。在。籃。裏。方。始。了。事。城。內。有。座。大。高。橋。一個。老人。挑。一。擔。真。真。過。橋。來。他。一。把。拉。住。說。你。有。年。紀。了。怎。過。得。去。你。扯。出。担。子。來。我。與。你。逐。頭。拍。過。去。那。人。道。相。公。真。個。好。心。但。我。是。慣。的。不。得。相。公。垂。念。他。說。我。不。過。見。就。罷。了。既。過。見。了。心。上。不。忍。若。不。遂。我。心。願。我。覺。也。睡。不。着。的。老。者。要。之。我。與。你。

笑笑錄

卷五。十四。

樓一撞何妨。不由那人不肯替他推過一筐。他却說道：「你略等一等。我做點小事使來。」溜而去。哄得那人久候不至。兩筐菓一在橋南。一在橋北。這樣果。他又沒別人肯擔。只得來回七八里。叫了他妻子來。擔過那一筐。方纔挑了回家。離世因緣傳。

嘲射鵲

多九公道：向在海外。曾吃一個大糞。寬三寸長一尺。過後精神陡長。一年不食。後聞宣帝時。行陰國來獻清腸糞。每食一粒。終年不飯。才知其名。林之洋道：「怪不得今人射鵲。每每所發的箭。離鵲還有一二尺遠。他却大為可惜。只說差一粒米。俺今才知道。他說差得一米。却是煮熟的清腸糞。唐教笑道：「煮熟二字。未免過刻。鵲花綠下同。」

公冶弟兄

有行酒令而坐。客忽作土音。或說笑話曰：「有公冶短者。去見長官。長官道：『公冶長能通鳥語。你何所能。』對以能通獸語。適有大吠之聲。長官道：『你既能通獸語。可知此犬說甚麼。』公冶短聽之良久。皺眉道：『這狗滿嘴土音。教我怎懂。』或有代人說笑話曰：「有公冶矮見長官。長官問所長。即公冶短之弟也。亦通獸語。正在談論。適值驢鳴。長官問何說。公冶矮道：『說他不曾說笑話。』合坐大笑。又強之說。則曰：『有公冶矮者。也。」

笑話錄

卷五

十五

通獸語。這日正向人賣弄。其技忽聽豬叫。人問他說甚麼。公冶矮道：「他在那裏教人說笑話哩。」

害眼睛

一官初到任。上堂審案。原告被告各執一理。官因說道：「你們的話。本縣都不明白。今先據原告的話。打被告二十板子。那被告的話。也還有理。再把原告亦打二十板子。這件事就可結案了。」官正欲退堂。那書吏從都上來告假。官問為甚麼。書吏道：「回堂告假。回去害眼睛。官呼了一聲道：『我看你們兩個眼睛。都好好的。怎說害眼睛。』那書吏道：「我老爺的眼睛。看着小的。是明明白白的。小的們眼睛。看着老爺。却是糊裏糊塗的。補紅樓夢。」

封翁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曰：「媽蟻。有買某某此卅餘年。家小康。買下婢生子。以八字乞某。孝廉。其某故善。認謂曰：『令郎英造。必大貴。汝他日當作封翁。實信之。』督課甚力。而兒性慙。年十八。惟大學三頁。粗能成誦。人或問令郎讀左傳否。實曰：『今讀右傳。笑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後值實八十生長。眾客稱祝。某某亦在。」

坐。實其疑言之不驗。復理前說。某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試問云何。」某曰：「中人科中人。升貴田司主事。外權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即管封誥。議大夫。眾客聞堂大笑。實始悟其戲。而封翁之想。乃絕。踏錄。」

騙帽

蘇州通黃橋邱姓。郎中富。兒頭戴一珠帽。值數百金。乳媪携立廳事。一人感服。昂然直入。謂兒曰：「叫聲公公。乳媪亦曰：『阿官叫聲公公。』其人曰：『不叫公公。要取汝帽兒。』遂揭其帽。執手中曰：『不叫公公。取帽兒去矣。以其帽置懷中。緩步下階。曰：『真個取帽兒去矣。』遂自庭中昂然竟出。復回身立於門外。曰：『不叫公公。取帽兒去。不轉來矣。』乳媪又謂兒曰：『阿官叫聲公公。公公好還汝帽兒。』意謂感其長者與兒戲也。候久不復入。出視之。杳然。矣。吹影編。

糟督

許秋崖先生。由粵西撫改漕督。道經長洩。例用儀仗。善化承值者。於銜牌上。誤將為糟。先生行後。寄詩云：「平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船運置郵。豈有尚書兼總部。漫勞明府繕糟印。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似馬牛。聞說新街已運糟。武岡可是五紅州。」

笑話錄

卷五

十六

蓋善化令某。已權武剛刺史。故未句及之。春宵絮語。

楊雄石秀

興山有被。久未結。大府提至省。委阿郡伯冷司馬會鞠。仍以原辭上。大府委員復訊。乃盡翻前辭。以仇殺報阿冷。二君被議。職。時有楊逢聖者。性剛直。與石亦交。最近。兩人交最深。厚。以楊雄石秀目之。每逢二人偕坐。必問以巧。雲安在。楊聞阿冷被斥。氣憤大言曰：「何物委員。坑人至此。即吟云：安得上方斬馬劍。踏未果。一友應聲曰：『犁屏山上殺迎兒。聞生大笑。』」

一錢不還

劉蘭若任江。頗有廉名。而私負多不能償。一日奉檄。鞠孝感訟案。有素封者。持多金。饒開若。却之。而結案。頗遲。其人感無以報。以一錢不還。願懸之大堂。蓋取劉氏故事。以頌也。越一夕。額上選字。忽易為還字。遂成一錢不還。知為素封者所調弄。不意守錢奴解作此韻事。

郡伯詩

田輔廷郡伯。與張梧岡言及昔時。部中同事。在竹林寺。談道。今一為兩浙運使。一

為衛水觀察。一為某省方伯而我獨守此郡。不勝今昔之感。因吟曰。竹林談道幾多時。運道藩台我府知。梧岡曰。知府二字倒用。自係因韻而趣。但嫌不甚現成。請以成語足之。善惡到頭終有報。只是來早與來遲。聞者惘惘。

江陵縣詩

江陵有陸名揭帖。某使按臨查辦。王右圖時署縣。因接紛紜。日不暇給。竟置催科於不問。賦詩云。鑄有千般鑿。惟令警得兒。大差方良惡。巨案復洵洵。糧櫃何時啓。漕倉盡日封。微員何所總。革職也稀鬆。

王姓詩

劉觀亭言及寅好中王姓最多。有新舊二詩可證。舊詩曰。槐舊族實堪誇。聽我從頭說幾家。小一沿門敲鼓板。老八到處送琵琶。已無道士能降怪。剩有度邊憤賣茶。地下若逢韓搗鬼。豈宜重問後庭花。新詩曰。天下三橫總一家。不妨東扯與西拉。祥符縣舊為明府。早卯科曾中探花。三叔信來平緬甸。大兄書至任胡嘉。有朝走上靈官殿。五百年前老阿爹。其所云必有所指。惜未詳其事。

痞子

有鼓刀起家者。其子習舉子業。就正於某太史。太史評其文曰。有實力。有筋力。置之案頭。咀嚼不厭。其人大喜。偏示鄉人。有直告者。反怒而斥之。此太史可謂惡作劇矣。

馬桶詞

偶借數友會鞠訟案。屋中有欲大解者。或詢及相亭曰。貴鄉無論男女。皆用厠公馬桶。而婦女所用尤精。習俗使然耶。曰然。若未聞黃帝兒詞乎。請誦之。詞云。金漆鐵箍。腰貼香髻。坐阿嬌。渾如仰放中軍帽。紅蟬小。單單草耳。細毛依稀。諧出淋鈴調。滌辛。膝夕陽影裏。疏竹響蕭蕭。聞堂大。噫。彼欲大解者亦遂止。

候補縣知縣

方竹瀝謁方伯孟素。詢方伯笑曰。頃見一稟。候補縣知縣。未知何府所轄。時一候補知府在坐。應聲云。當是卑府屬下。方伯為之解頰。

滿朝腦漿

竹瀝又云。一友歎奇。患瘦癯。多如錢。大眼淚。終朝不止。而聲清越。談鋒甚利。嘗自誦云。我聲音嘹亮。口才敏捷。晉人清談。不過是旁一友曰。足下聲音清亮。果是晉

人清談。足下面孔。嵌崎。唇落。滿裏包漿。非漢朝腦漿。耶。聞者絕倒。

大人

一縣尉為江南。龐巨胞。兄。每向人曰。我在江南。署中。人皆以大人呼我。君輩小視也。方暢奔曰。足下本身有一絕對。知之乎。其人問之。暢奔曰。我輩見大府。則稱卑職。足下見我輩。又稱卑職。足下非湖北卑卑職。江南大人乎。

下回不敢來了

一名進士奉部檄來。赴會。鵠方伯。默無一言。辨解出。方伯送至堂。皇下。大眾前行。忽獨留後。方伯疑其別有所陳。詢之。無以答。讓之行。則又却。固讓之。乃鞠躬云。大人如此。讓恭。下回不敢來了。

忘八罵人

某明府口才便給。都守某更傲。晚一切。與某機鋒相對。兩不相下。一日某為都守所抑。揶揄。笑怒罵。正不能堪。而都守方揚揚得意。顧某曰。知公善謔。何不綴談。以博一笑。某佯稱不敢。都守促之。某曰。有一鄉老。思作狹邪遊。詢知有大開門。半開門之別。適入城。見一家。扉半掩。遂排闥入。踞坐解腰纏。呼錢。樹子出。見主者怒罵之。欲飽以

稷道觀風

周介夫云。各衙所為。稷道屬員。適有公事。必懸牌曉示。衙弁探差者。即走告本官。得以先期預備。稷道新任。懸牌觀風。題為視其所以。一章。探差者告衙弁云。新創三衙所。後面話尤非吉語。已另補新官矣。各衙弁大驚。問新官何姓。所示何語。探差曰。一為視其所以。老翁。一為觀其所由。老爺。一為察其所安。老爺。後話則為人馬瘦。哉。人馬瘦哉。介夫之詞。未畢。同人大笑。至有脫領頰而捧面者。

荷校聯額

一官員為人代債。事發荷校。百計求脫。不能得。因訪健於刀筆者。苦祈之。其人曰。此當以風雅動之。於枷上書額曰。瓊林獨席。又書聯曰。坐破寒毡。從此漸入佳境。與眾頭同音。磨穿鐵硯。而今才得出頭。學使見之。笑于首釋。

通家法

某生絕類。與同人開。見某店貼對聯。款書通家。三。某問何典。友曰。源頭我未致。大約不出五經內。昔陳實公淫於夏。徵針之母。朝夕往。夏代之邑。故詩曰。

陳常於時竟無此種而得種界都無非通之謂陳常於夏非通家春之謂陳某曰
君論明白晚暢遂深服之既而就館於楊安浜暇日出遊適前友各道閑情因詢近
况某曰近在通家洪課徒友曰改日造訪一揖而別越日友於城內外偏訪通家洪
無有知其地者友亦置之後兩人又遇友曰君所云通家洪果有其地乎何無一人
知之某曰僕館楊安浜以二字不雅故隨改之友曰楊安二字何以不雅某詩之曰
自君言之而遂忘之耶天寶宮中故事耳友為之狂笑夜航船下同

脫調

京師王阿鬍子極勢利為某胡同時有兩姪來候一秀才一童生王留秀才飯聽童
生自去好者以時文譏之云惜也王一僅得為秀才也假令其上而為舉人為進
士為翰林王阿鬍子方將提督捧尾之不明而寧止於留飯幸也王三猶得為童生
也假令其下而為皂隸為奴僕為乞丐王阿鬍子且將揮拳勒臂之不暇而寧止於
不留飯此語舊矣人曰此為脫俗調將心餘空谷香樂府江都令魯學連舟次錢唐
得詩二句云福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某生素消穢近鄰富翁從羊毛場
還由斯弄山斯俗作牛屎生贈詩二句云福中牛屎新詩本襟上羊毛舊酒痕予曰
此可謂脫雅調

傾騎龍

余叔家開人傾騎龍狀極醜而性醇雅耽書稿斷簡殘編珍如拱璧并喜作詩信口
脫出綽有情致記其販瓜到我家來竟予以賣瓜為題試之應聲曰即若端的買西
瓜價賣西瓜價不差包拍大紅兼蜜練竹爐無用再煎茶予贊歎之騎龍喜述其近
作云佳人獨宿千千萬才子孤眠萬萬千老天若肯行方便兩處牽來一處眠余為
大笑

阿連

凌某歸安諸生其父業估有債阿連嗜識之無油嘴滑舌主人每寬縱之值生秋試
後錄文質諸名宿皆大贊必佳獎語果積生喜不自勝而阿連在旁抑榆不止且謂
乃翁曰官人必不中翁問故曰名宿所決必不誤翁問生則文中並無贊語也亦置
之後竟康了翁乃呼問之阿連曰名宿所評必不誤余不見其跋語翁翁取閱仍不
解阿連指跋中脫去叮咛四字曰脫去釘鞋豈有贊聲無贊聲不中也名宿決之良
不贊靴人傳為話柄

杜康廟

讀酒人議立杜康廟破土日掘地得碑時諸人已入醉鄉凡有同大姐字樣遂添設
後廢居然為杜夫人矣落成後諸縣令括在令至後寤見碑大駭曰此周太祖碑也
亟移廟外夜夢一哀冕者來謝令詢之曰我是前朝周太祖錯配杜康為夫婦若非
縣令親識破壞者酒鬼一世苦悶者絕嗣皆大歡喜下同

首詞

相傳一秀才喜看首詞居歲者題係子曰赤之適齊也至與之乘九百餘生援筆立
就文曰聖人當下開言說你今在此聽分明公西此日山東去表馬翩翩好送行自
古道雪中送炭為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豪華公子休題起且表為官受祿身為官
非是別一個堂堂縣令性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堅辭不要半毫分業出置劣等
又見廣新聞紙載亡人無以為寶題文有勇犯出班替奏曰云云與此同一機性
均可發箝

小青

祈情字為小青本無其人其傳及詩虞山諱生所作流傳日久演為傳奇至有以狐
笑矣錄 卷五 二十

雅片癡

山訪小青墓為詩題者真與洛陽坡吊龐士元同一可笑
作勞人年老病多遺節氣便發世謂身上有一本大清時靈靈雅片人日久癡深
差時刻不得余謂身上有一座西洋白鳴鐘

聘齊圖

晉郗克賤嘗季孫行父充曹公子首儀術孫良夫跛聘齊之後適與相值謂四人不
幸而俱聘於齊又不幸而有齊君與其母之無禮使助者御助者者御充儀者御僕
跛者御跛令百世下猶為笑然無此則四人不慎又不幸中之幸惜時無好事者
繪作一圖也

一毛不拔

鍾呂二仙飲於肆每遇一人雅相親熱入坐共飲鍾疑為呂之友呂疑為鍾之友其
實皆非也二仙具知之一日復飲於肆其人又來益加熱鍾欲難之因出一令曰
口耳玉聖人飲酒亦何妨查中有酒盤無茶言至此即向純陽背上拔出利劍自割
臂肉一塊置於席間曰借汝青鋒割一六次至呂仙接令曰臣又比賢人飲酒亦何

硯臺中有酒盤無茶。言至此亦拔劍刺臂肉置席上。曰：自把青鋒割一塊。次及其人。其人若思良久。因曰：木火心。怒人說與聖賢。臺中有酒盤無茶。言至此。向眉毛間。拔數莖。置之席。曰：拔把眉毛當點心。一仙不允。曰：我輩俱是刑拘相待。足下何僅以眉毛了事。其人曰：小弟苟非二位大仙。面上一毛尚且不拔。今蘇州有窮人。黨者。願替衣服鮮明。風光自當過一面交。亦殷勤倍至。實請為浪蕩。以沾餘潤。若輩則守定一毛不拔之戒。落得一生花底活耳。或戲問之曰：願聞子之志。曰：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闊帶之。而無算。

題額

有富戶新起大宅。央人題額。堂曰嘉賓。軒曰景德。齊曰尚和。其子已延師授讀。父令誦之子。皆倒讀曰：堂嘉軒得景齊和尚。其父因惡而易之。

名實不符

名不副實。聖人有賦哉之歎。余浮沉鄉里。街談巷語。熟聞於耳。核諸名實。輒不相符。摘數條以見一斑。俗兒坐地。卷帳全無。輒曰書房。醫士堂中。膏丹烏有。動稱藥室。賴唐晚景。赴州郡之試。必號童生。綽約妙年。列奴隸之俸。每詠老僕。爭呼馬面。恰是猪頭。通號家牙。原來駝背。浩然巾戴美人頭。上羅漢裙。束浪子腰間。天然几刻意雕花。自斟盞殷勤勸客。公然束帶。猶說畫鈎。現在坤花。尚云筆洗。武士被雀衣。而射鷓佳。人賣馬甲。以調鸞。女清客定曰官人。小尼姑必稱師太。竊知脉理。呼作郎中。大有貴財。尊之員外。開叢林於市上。目以山門。擊方端於壁間。指為月洞。思之真堪失笑。

卷五

二十一

笑

卷五

二十二

醜婦醜妝。豪奴佞佛。老和尚半減錢。小道士作法。酸秀才入妓席。大夥計出官場。大老愁。做微員。穿樣。鄉愚講朝報。市僧咬文字。發婦吃心。齷齪人說大話。田舍翁結。鄉宦婚姻。會醜吏嗜名人。書畫皆可笑。可惡。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胥吏子孫。應舉。而官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貧食者憂慮。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素。而俗人茹素。真咄咄怪事。

可笑事 怪事

董詩
松陽縣詩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與僧同食。董僧曰：聞公素有詩名。請賦此。渠南應聲曰：頭子光光脚有丁。祇宜豆腐與蓮蓬。釋伽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二人大笑而起。公餘勝覽下同。

馮道和殺二人。同在中書。和買靴用錢一千八百。馮買靴用錢九百。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褻急。顧吏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其善於周旋人如此。

唐時對

唐閻立本精於畫。朝野珍之。既而輔政。全無宰相才。時有善治者。以戰功至左相。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諺

錢良臣子政讀孟子。今之所謂參者。古之所謂民賊也。非諱之。乃罵之矣。馮道門客講道德經。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演六字為十二字。王僧彥父名師古。呼臨淄令石昂。謁監軍。以監軍諱石。改稱右昂。諱之為害。使人不有其名。不有其姓。并經文俱失。其故可笑哉。答後應此下同。

笑哭

陸士衡有笑疾。而唐衢以善哭名。使同時相遇。中生參以半面啼。半面笑之。貴獨之。定有可觀。

老伯伯

鄉人飲酒。內有三老。主人以齒最尊。意宜首坐。各使之年。其一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鬚牙雪白。王母娘娘蟠桃三千年。燈一隻。是吾吃過七八百。其二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鬚牙雪白。王母娘娘蟠桃三千年。燈一隻。是吾吃過七八百。其三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鬚牙雪白。吾親見你兩家頭搭雞屎。又來問話騙我老伯伯。其下請聯下同。

土音

嘗過昆陵。噴噴之聲。不絕於道。多不知所謂。後詢江陰輩生曰：自泰伯居此以來。與情愛。一飲一食。不敢忘。凡爾我稱謂。必涉國姓。曰你。彼家我。彼家音字相混。沿襲至今。

拙夫

唐拙夫。學三。皆松郡名士。一日挾妓共飲。妓頗慧。唐曰：此巧妻也。林曰：巧妻常伴。

拙夫眠亦有出處昔一院妹盤技敏妙貴客過之問其姓曰康字頭呂字脚客曰然則卿乃姓唐也彼妹曰小妾非姓唐拙夫乃姓唐耳舉座大笑

日字令

幼從外父周式堂赴喜筵首坐者小有才行一令子曰之曰搓搓長乃日頭之日照舉一字搓搓如式者不罰不如式者罰座無一對皆罰之彼自矜壓倒元白矣次令應式堂先生正色曰日頭之日捏捏扁乃子曰之曰須照舉一字捏捏如式者不罰不如式者罰座大笑首坐亦在罰中

一身兼作僕

幼時赴郡試與原保同廬有童生具贊投保廉勸補苴又索隨禮童生問原保何在廉不能答寓主代答曰某老先是一身兼作僕

笋炒肉

嘗錄東坡詩話一則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若教不瘦又不俗頗頗還他笋炒肉

賞雪詩

卷五

二十三

外父周式堂戲撰彈詞一則聞學士夫婦挈女登樓賞雪群婢皆賜酒行觴既以黑白分明為令聞公首唱烏鵲爭梅一段香夫人接句寒窗臨牖十三行小姐避席曰纖纖玉手磨香墨待婢對云點點楊花落砚壙屏後二婢出一云佳人美目頻相盼一云對局圍棋打劫忙又一婢云古漆瑤琴新玉鈞聞公擊節獎賞末婢偏用詞體一句云洋清清翻豆腐湯公怒罰跪飲頭是黑白不分耳

老奸巨猾

國初某中堂聲譽隆赫有張姓富人與其從弟締為婚姻百計黃緣將登仕籍因謂其弟曰余與若既為親家則若兄亦亦在姻中倘得引之一請拜惠良多弟曰謁見易於慮君言語復答耳張曰君教我當默記不忘因按以寒贈并頌揚數語令復之不歡遂為先容越日入謁中堂曰壯年筮仕老夫與有榮榮張面赤汗下登階而對曰久仰大人老奸巨滑為朝野所畏中堂大怒拂袖入從者揮之乃垂頭喪氣而出可笑也

拜義父

會稽梁階平先生晉大司農有某翰林令其夫人執贊登堂拜先生為義父拜畢出

懷中珊瑚念珠雙手捧獻先生面發赤疾趨而出某夫人追至廳堂圍繫其頭座上客滿皆大驚失措越日有人題詩於門曰繞從子第拜乾娘人某夫人中堂與對今拜乾爹又姓梁梁開門問新戶部凍涼庭院舊中堂翁如有意應備妥奴豈無願祇為郎百八念珠親手奉臨風幾陣乳花香

趙古董

西粵撫憲忘其名有直隸趙相為廣文三十年推升柳州融今年老矣謁見時撫軍踞胡床命趙坐廡下趙兩手抱椅於髀僅僅而上直至膝前謂撫軍曰某初至此人地生疎米檢何色最佳能使某飽囊囊以正首邱乎撫軍微笑曰余之職在融貪惰而進廉能為屬吏諱財非余所敢知也同僚因以趙古董呼之數月後緣事勒歸

仇十洲

周讓谷先生乾隆庚午以第一名復為主試者新建表文達公時周姓中者十人人間何以中周姓如此之多公笑曰此之謂仇十洲也聞者哄堂耐冷諱

杜荀鶴

西陽雜俎有富家子杜四郎好為詩號荀鶴以比杜荀鶴又唐書羅昭成傳自己所為詩為偷江東集紹成較勝荀鶴噴飯笑格堂續錄

三庫大臣

吳退旗尚書體弱畏寒每冬天必著火褲棉褲皮褲三層京師戲稱為三庫大臣浪迹叢談下開

御史大

古人避諱有絕可笑者而莫甚於楊行密父名愆以與夫同音遂於御史大夫光祿寺大夫等稱直去夫字尤為奇創

九錫

近官場中措知縣權同知知州為加九錫節相孫奇園與余數之一為水晶頂珠二為白鵝補服三為朝珠四為紅織五為紅心雨纓六為紅心拜墊七為馬前踢胸八為大夫結袖而忘其一思索不得或曰尚有宜人結袖一分可以當之公大笑曰所為有婦人馬八錫而已

巧對

近年美人之擾或嘲以楹聯云頭上有情影翠羽胸中無兼退紅毛亦巧不可階

賀聯

江南某年五月童試題夫人自稱曰小童有某生初入泮是科鄉試題係君子不以言舉人某生遂聯捷有客賀以聯曰端午以前猶是夫人自稱曰重陽而後居然君子不以高可謂巧矣俚語係吾鄉心如水部寬未知確否

阮園

余嘗問阮雲臺師府中之園如何師笑曰我無買園之力即有之亦斷不買揚州仕宦人家無不有園即其姓以名之如張曰張園李曰李園我亦必呼為阮園是誠不可以已乎歸田瑣記下同

松中堂

松中堂筠為伊梨將軍置夫人於別院院屋三楹中為堂西為夫人臥室東為佛堂公母日五更入禮佛畢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閒話半時乃出夫人每四更起梳沐以待之無間寒暑同時有某大人者公事故簡每黎明起即駕驛車俾食於同時署中亦無間寒暑那輝堂時亦在西域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在輪迴必與爾君約或為男或為女或墮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作某大人驃及松將軍夫人耳

廣文聯

汪楚庵為江蘇學政例至金陵錄遺才撰聯云二年燈火原期此日飛騰倘或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若仍是一囊琴劍重到鐘山道光初某廣文送考至省故事廣文送考者例向學使求所屬遺才二名時沈小湖為學使一概謝絕某戲改前聯云三年辛若只求兩個遺才倘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討哀號不管八棚伺候拚着一條老命撞死鐘山學使聞之亦不罪也

續縣令

湖南撫部某初入境有友來迎談次問近有新聞乎猝不及對乃曰近有一對甚工有縣令姓績名立人者人贈聯云尊姓原來貂不底大名倒轉家而喻撫部一笑而罷及到任竟劫去之實則令乃好官也

十字令

近時有首縣十字令曰紅圓融路路通認識古董不怕大虧空圍棋馬吊中中梨園子弟殷勤奉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主恩惠卷滿口常稱頌生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又有佐貳十得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

領得四柳地保保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中奏雅亦官箴矣

術參

州縣衙參情狀可笑有分段編為戲詞者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鵲噪四曰鵲立司道站班五曰鶴驚六曰虎趨七曰魚貫八曰鸞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獻茶十一曰鴨聽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鴉飛十五曰虎廟各戲與夫十六曰狼驚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蟻蟻真可入啓願錄也

清客

都下有清客十字令曰一筆好字不勝二等才情不勝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勝五子圍棋不悔六齣光臨不推七字玉詩不避八張馬吊不查九品頭銜不避十分和氣不俗其注於後者則更進一解矣

行令

江南無錫令卜大有善戲謔聞新任宜興方令有口才思窘之與武進令預構一會公宴舉觴曰兩火為炎此非鹽醬之鹽既非鹽醬之鹽何以添水便淡武進令曰

笑天錄

兩日為鳥此非娼妓之娼既非娼妓之娼何以開口便唱方令曰我不難道但恐言犯卜老先聖原曰但言之乃曰兩土為圭此非鳥龜之龜既非鳥龜之龜何以添卜成卦原大笑

宗室

四品宗室中有胸中不甚明白而口才甚佳者或嘲之曰胸中烏黑嘴明白余為代對曰腰際鵝黃頂暗蓋對仗頗巧原為解嘲

給事尚書

齊東野語云兵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與給事中某同寓禮部某如廁甚急夏戲曰披衣報履而行給事給事即對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蓋猜言某輸也巧對錄下同

陳蔡相讓

詩話總龜云蔡君謨與陳亞相友善一日蔡謔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君無口便成齋雖巧誇亦虛矣

土產

體林王露云楊東山書言昔周益公洪容齋侍壽皇宴因設有核上問卿里所處容齋對曰沙地馬蹄驚當天牛尾裡益公對曰金柑玉板銀杏水精感上吟賞又問一侍從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漢示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一笑某嘗隨三公之對昔師五羊同僚酒邊各舉土產某曰他無所產獨產一歐陽子耳

于妻王兒

褚石農外紀云兵侍項文耀婿附于忠肅尋嗣侍滿必附耳密言行坐不離時目為于謙妾又戶侍王祐貌美無雙語事王攝政一日問曰王侍即何故無雙語曰老爺所無兒子宜敢有于謙妾與王振兒正可作對又天順間錦衣門連其得寵有某為進門客錦印曰錦衣西席有甘棠為沈馬江朝宗塔亦有翰苑東床之印可為的對

廣文秀才對

雪濤踏史云一秀才送廣文節儀用銀三錠廣文出對曰竹笋出牆一節須高一節秀才應曰梅花避雪三分只是三分

楊李對

楊文襄公遺事云楊遂庵口氣馮李西涯怯寒二人嘗並坐西涯屢以足頓地遂庵

笑 笑 錄 卷五 二十七

曰地凍馬蹄聲得傳西涯見其吐氣如蒸感曰天寒曠嘴氣騰騰

陸陳相識

宦游紀聞云陸丈量為浙藩與陳啓東飲見其鬚髮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鬚髮何須如此陸大歡賞笑曰兩棟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鏡句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相與撫掌而退

紳瑤相識

梁溪識小錄云明嘉靖間內瑤銜命入浙冀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北工曹欲欲悔給紳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賈賈草苦東西瑤故卑德曾司內閣工部對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瑤愜愜故自戕一司力勸乃止

以姓相識

野獲編云嘉靖間胡宗憲以江南制府禦僑值巡鹽御史周如斗宴於舟中二人素相狎侍者張傾酒查周云板倒空撤床值萬工技舵胡曰舵響舟放底各以姓相識

然而復矣

倪賈對

野獲編云賈憲使星尾一日雪後披裘立門前有少年倪麻子者素好侮人賈見其著履呼曰有一對能屬否因曰釘靴踏地泥麻子倪曰能之但不敢耳賈曰吾不非汝倪即曰皮襖披身假畜生賈面赤語塞而心

知縣相識

文行集云鄭洛書為上海縣為華亭縣談論不相下一日同坐人報上海秋賦脫科為笑曰上海秀才下第以為落憲鄭應聲曰華亭百姓當充官皆因孽報

杖銘

相傳錢虞山有一杖自製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歸國朝後此杖久失去一日得之有人續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與錢為之惘然

五行四方對

乾隆間工署火金尚書督修之有人出對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適紀文達入朝有中書某狀魁魁自負為南人北相顧然曰南人北相中書科甚虛東西

脫口對

同人為春盤會以太極兩儀生四象命對者適紀曉嵐至同人約曰對訖始許入坐公曰春宵一刻值千金吾儕甚無暇與諸公爭勝也坐客無不絕倒或云道士娶妻有作賀聯者先得出句而文達從旁足之也未知孰是

兩生對

有兩生謁紀文達一額有黑癩一左目翳公見之大笑兩生驚訝公笑曰吾偶集杜句得片雲頭上黑孤月浪中翻一聯耳

醫生對

有醫士自誇工於屬對適逢官以緞裁衣令對曰一疋天青縵應曰六味地黃丸適官喜致之別院因以適者最宜深竹院令對曰傷寒葉妙小柴胡適聞花香又曰玫瑰院開香閣七八九應曰梧桐子大日服五六十合坐機葉余曰此椰樹醫士者必先有對語而以出語就之耳如果有此人使賦雪詩必云昨夜北風寒天公大吐痰一輪紅日上便是化痰丸矣

賓主互對

三山笑史云有村館延師者每七夕例設戲師亦知之適遇七夕師探廚中並未見其因呼其徒出對云客舍凄凉恰是今宵七夕徒不能對以告其父主人知其意笑曰我忘之矣因代對云寒暑寂寥可移下月中秋道中秋又寂然師復命對云綠竹本無心適節即時換不過其父笑曰我又忘耳因對云黃花如有約重陽以後待何遲至重陽仍寂然師復出對云漢三傑張良韓信狄仁傑其父笑曰師誤矣三傑是漢人狄仁傑是唐人師忘之乎師曰我實不忘汝父前唐後漢記得許熟乃一飯而忘之乎

一字破

道愁集云明時一友才甚高或戲曰君能作四五字破否以君命召二句為題應曰王請度之一坐稱善或云能復作一字破乎適見一勸勸過即指為題應曰勸勸不勸友曰皮去毛者也相與絕倒制義叢話下同

醫生文

有業醫而仍應童試者學使素識其人題為人而無信二句醫破云聖人以厚朴防

笑笑

卷五

二十九

風人生當歸於信與學使為之解嘲

減字破

鄭若汀曰有自矜能減字為破者作唐人獵技二句題破云當俗樵聖人禽相傳有學尤王意或以葉公問孔子一節試今作破應聲曰好龍者忽問風暴虎者不言麟矣殊工穩附記於此

四書語作破承

緇道仙曰嘗聞諸城劉文清相國之性在京為相國買宅久而虛置人問之則曰叔意未愜也紀文達集四書作破承云曠安宅而弗居叔父也甚在地之相去也十有餘里恐在其叔叔父也曠為其為相與又曰吾抗張某好童子戲生四子皆有父戲妻故儒家集孟子成一破曰子好遊乎夫有所受之也俗謂門牌為遊湖亦可謂錦心繡口矣

寶藏與馬

施惠山督學山左時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與馬文誤為水一節錄畢始悟料無不融之理作詞於文後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却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珊瑚長峯為珠結

樹顯這一回屋中直跌得船漢告蒼天留點華地好與友朋看惠山閣丈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路必誤開在水邊撰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難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入下常見得登高怕那曾見會水濟錢仍錄附榜和

歌後跋

文行集云宏治六舉柳會文章稱其初年己酉順天柳誠申明禁約文內不許用空定慧三字以涉禪語也或仿柳五敬後以自戲云回也其原字屢此下一字真可降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慶當年夫子犯了鄙夫問於我初又云少之時血氣未此下一字只合查君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年曾子犯了一人情事一人團叶从又云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渾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智當年孟子犯了得術疑

虎言蝶數

郭蘭石由四川督學回京有錄存告示文稿一本中有虎言蝶數之語閱者求其說蘭石笑曰曾試一屬有一卷賦春日遙遙云蝶數數春風蝶數已奇又試某郡虎負蝶題一卷講下分三段第一段云虎若曰我所積畏者婦也今尔取其奈我何第二段云虎若曰我所積畏者婦也今尔取其奈我何第二段云虎若曰我所積畏者婦也今尔取其奈我何第二段云虎若曰我所積畏者婦也今尔取其奈我何

笑笑

卷五

三十

段云虎若曰我所積畏者婦也今尔取其奈我何第三段云虎若曰我所失勢者野也今在嶼其奈我何初擬者等幕中客曰設想雖奇文情尚極抑之三等未可矣又一客曰此生亦太可憐其生平必懼內否則何以云積畏者婦乎坐坐大笑而罷

文讀

近時好出割截題以杜抄襲其作法全在釣源挽見長而於書音不暇顧也又有戲作王如好色至有託其妻子於其友題甚其渡下云夫王之好色不與王之臣同之者以王之臣自有妻子故也其挽上云夫王之臣不託妻子於玉而託於其友妾以玉好色故也善戲謔矣實足解嘲

套調

陳午橋家藏戲作舉子下第文全套全正希德行一節中二比云榜大莫能容研不得者進士而於舉人無恙也設諸公非為進士故披其文章經義試帖指法以博取人間館與兼與一切勝錄教習固自易為何困苦若斯也而諸公不願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設諸公以不中進士故當其袍掛靴帽衣服鋪陳以博相公之一笑下及夫青燈魚池豈不甚樂何畏若斯也而諸公不敢也

文章考題

常熟顧仲恭作級十八房書說皆游戲之筆其略云今世之為天吏者有三庸醫也
依風水也盲考官也何也使醫能辨六脉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
風水而能知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
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吾謂此三者皆天吏也敢弗敬與古者聖人舉
事必用蒼龜夫枯草朽甲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至靈者出也考官者亦文章之蒼
龜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不敬與

墨派

梁應來曰四書文中所謂墨派者或仿其調以嘲之云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
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焉弗考紀載而誦詩書
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憶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
入時而用世焉弗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臺榭架屋而音調鏗鏘今之時豈何以
異此

笑笑錄

卷五

三十一

笑笑錄卷五終

笑笑錄卷六

清 獨逸齋退士編

禮內

有懼內而下跪者或改千家詩一首嘲之曰雲淡風輕近夜天傍花隨柳跪淋前時
人不識予心怕將謂偷開學拜年堂祝下同

贖當頭

有質錢赴博局者提質而言曰萬事不如錢在手旁一人應聲曰一年幾見贖當頭
聞者絕倒

電詩

有作電詩者曰黑雲團團堆上天想是天公要吃烟何以知其要吃烟烟一烟打
火錢

牛何之

一師因徒他出以牛何之三字命題課文其徒篇終作一結云孟子一書言何之者
二一則曰牛何之則曰先生將何之然則牛也先生也一而二而一者也

笑笑錄

卷六

一

作文

有作不撤薑食不多食題文者中云神明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過穢惡不可不去
而亦不可盡去四語可發一弊

講書

有塾師講書至康子饋藥章一徒問曰不知饋者丸藥乎湯藥乎師遲疑久之曰據
上文鄉人饋似乎丸藥據下文麻楚又似湯藥大抵所饋者丸藥湯藥各半耳

父母何物

某於某縣閱童子試卷題為父母在三字一卷有云夫父母何物也不禁失笑因此
一行於上云父陽物也母陰物也陰陽不和而生你這怪物也

詛學政

乾隆初某以部書視學兩浙擅作威福多士切齒先考試寧紹兩府人士造為訃帖
云不孝某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先考寧紹府君

嘲醫

有人戲改孟襄陽句作一聯贈醫生云不明財主意多故病人疎一調換間而形容

曲盡

酒令

有於席間行令誦古詩飛月字者一人曰白日照詩人主人疑其杜撰因問止聯是何語某不能對客代答云吾却記得是黑風吹酒鬼舉座大笑

抄文誤字

一武生於場中抄蓋湯之於天下六字蓋字誤作羊血二字之字原本草書誤作三字於字誤作打字遂成羊血湯三打天下云

作文訛謬

有師訓其弟曰作承題必須先反後正弟頗領會一日師出未有學弟子而後嫁者也題其弟承題云夫養子而後嫁人之常情也

紀彭作對

紀彭二尚書與某公同值朝房某先退行甚疾紀作對云足開五六尺手寫十三行蓋某退食喜臨帖也彭曰何不云聖手書生神行太保一座解頤

幻想

笑笑錄

卷六

二

天上碧一聲掉下了五萬金忙將三萬來營運一萬金買田置產五千金捐個前程還剩五千金遊遊四海遍處訪佳人

詠寒林

釋氏放談口所祀神曰寒林沈元圃嘗改清平調一章云紙想衣裳籠想容秋風撲面粉花灑若非水陸場中見定向孟蘭會上遊

沈和歌

沈某歡甚人以沈和歌呼之登第後寄家書云男與大哥進京會試過山東道上大哥買燒餅自吃而不與男喫到京後男中而大哥不中豈非天網恢恢乎又其友命僕持書過候僕見之不識必信口問沈和歌在家否因問何為曰主人有書沈折視之何僕曰爾主人借石磨着爾挑去僕曰主人未有命且未帶扁担來沈曰扁担亦向我借即將石磨并書付之僕返命主人不解折閱回書見五絕一首云今朝算管來大叫沈和歌罰他挑磨子挑去又挑來不覺大笑

父子誦文

有士人患子之游乎好閒一日取章於日父母惟其疾之憂題天誦其後股出比云

困極之深思未報而又徒留不肖之肢體貽父母以半生莫彈之憂子不敢出聲一日其父押妓歸子偵知遂朗誦對比云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以有限之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父乃默然

官職詩

咏中書云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輪苑稱前輩且喜中堂是老師四庫書成選議統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挂朝珠頸上垂咏大挑二普云今年大挑沐恩光票子紛紛榜後忙多買肥饒塗面孔儘拉帳目做衣裳得官最好惟知縣作教何須補副堂却笑歸班新進士十年以後再商量五月初三沐龍光行裝不復舊即當安排排補掛散官體打點燈籠號正堂選選長隨添幾個粗疏履歷寫三張扣頭京債還私債領俸差能六十強

巡檢

于館江西新城橫村時見署印同安司巡檢某上伍與從極威嚴占一絕云頭踏跟班壓斷街玻璃大轎四人樓礮聲響後礮聲迎署印同安巡檢來

縣試報

笑笑錄

卷六

三

予在橫村一日偕友閒步見學中門斗角與而行兩輝前導沿途敲至其家持紅單懸神堂前門斗仍坐肩輿胡上不動時鐘聲盈耳觀者如堵良久其家用托盤盛銀手釧一雙捧置几上名曰彩頭門斗始下輿與主人接見予視紅單乃報縣試招價也口占二絕云鐘聲不住到門庭門斗角與火急行一紙紅單書捷報少爺縣試第三名紅單高挂供神樓門斗角與向上樓敲得鐘聲聞十里和盤托出彩頭來

客滿詩

有人請宴座上客滿或作詩云華堂今日綺筵開五素三堂次第排仔細菜從頭上過殷勤酒向耳邊流堪憐短臂無長筭最恨肥軀佔半臺更有客來挨不下主人拖椅後邊陪

文戲

嘉應諸生李文固善誦過考試題為割不正不食李文未作一結云噫子生也晚未能與孔子同時一食其所剩零頭碎角之內也惜哉致列四等

別字

文武二秀才俱列四等互相詰問文曰論我文原不至此以宗師題目太奇致外誤

耳武問何題曰來之與柳興之與運問之武曰我武藝亦不至此惟內場題難解與足下同病耳問何題曰多弄膝少弄不膝也蓋皆讀別字云

學生惡習

子弟出就外傳深宜慎擇不然習於詐偽將至無所不為嘗見一村塾隣有美妹同學生合計竊其雙鬢至校角纖巧奪以酒杯納其中傳飲為樂俄聞詬語曰我年十八矣糊糊輩竊我髮去將欲何為始悟悞拾其祖姑之物嘔酒滿地遂折而焚之以滅跡又嘗從馬長者遊忽退而不前蒙怪問之曰非敢後也眾為大笑又有薛某者應縣試詩題山輝韞玉吟唔半日忽得句高唱云名山多奇竈人以失拈笑之薛強辨曰四平一仄自古多有之池塘生春草是也友人汪某作詩譏之曰池塘生春草名山多奇竈古人道得好今人不得了殊可笑也然幸有此詩始免曳白云

大人虎變

平湖令孫擴圖名士也有大府經其地供張甚謹行館楹帖皆自製觀畫大府大喜飯畢入寢必赫然怒召入數之曰吾何嘗食汝肉而必以虎目我公力辨其無大府指門聯曰此非汝手書耶公始悟引咎而出蓋所書為君子龍光大人虎變云

糟糠之妻

計孝廉東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唯粗糲而已夫人薨曰古有糟糠之婦不聞糟糠之妾奈何

神樓圖

劉南坦性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遺之此可知南坦之清操價仲有停雲館聞者以為清閒之比及見不甚寬敞真之徵仲笑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畫上起造耳

再打三斤

某縣令甚嚴所為多可笑其飲饌不可枚舉飲量甚洪日必沽酒數斤怡然獨酌一日突有喊冤者正醺醺時阻其雅興含怒升堂拍案喝打並不挪移投跪請曰打若干官伸指曰再打三斤更笑不可遏竟至哄堂又稱夫工食升堂照給怒曰我僅見二人據檯如何有四名轎夫曰轎後有二人官曰據汝言亦僅二人對曰配以轎前之二人非四耶官無以詰方按其名一曰洋洋得其二曰不敢放屁其三曰昏天黑地其四曰拖來扯去官大笑案開詰下伺

見上司

有某兵蜀人謁制軍湖岷眉山猴子究有多大對曰同大人既自覺失檢又改曰與卑職一般大一日司道會議三人皆吸烟命僕為尹點烟尹曰卑職性不食烟有三子均喜此惡之不暇而身自犯耶皆傳為笑柄

李趙兒

姚峴好滑稽於姚僕射南仲坐有投刺者云李趙兒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峴曰恐是李趙兒僕射方悟而大笑息影偶錄下同

銅錢照人

張循王善貨值伶為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觀之則見星不見人矣如無渾天儀可用銅錢代之令窺窺曰帝星窺秦檜曰相星窺韓世忠曰將星至隋王曰不見星象駭令再窺曰終不見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裏坐左右大笑

鼻頭

吳下稱奴為鼻頭嘉靖中王氏僕吳一即富而驕以背得富嘗乘四人轎赴烟家席李廉張伯起惡之時有蘭白之警伯起乃謂吳曰近聞邸報蘭白已就擒吳欣然問之伯起曰蘭白原是一怪身長數十丈腰大百圍截其頭亦數十斤吳曰那有此事伯起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知其誚己不終席去

題像

四明豐南萬性滑稽里中致仕驛丞某繪像求題豐題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離之弊亦喜過望識者曰則其為人也亦成驛丞矣

母狗公猴

齊亞秀者京師名倡女曰江斗奴以色藝擅聲英公張輔招三楊飲命斗奴佐觴東楊至擁之膝連沃數觥杯覆斗奴以羅裙拭之曰血色羅裙翻酒汗英公叱曰總為母狗害事斗奴應曰妾所接者皆公猴侯耳眾大笑曰日三楊各以緋羅贈之

美里囚

艾子攜道於威博之間從者數百人一日講文王美里之囚適越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快快返舍其妻問之士曰朝來天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囚於美里吾悔其無辜是以愁惱妻欲寬其憂慰之曰今雖見囚穴當放赦士曰不

愁不放口。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論年歲

虞任者。父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父子為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曰。四歲。任
絕然曰。公欲配吾女與老翁耶。父子不解。曰。何也。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
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七。不幸而二十五乃嫁。則賢嗣年五十。非嫁
一老翁耶。父子知其愚而止。

相傳有兩姬為兒女說姻者。甲曰。今即幾歲。乙曰。兩歲。甲曰。吾女纔一歲。大了一
半。將來吾女二十。今即則四十矣。是不可。乙曰。不。然。今愛今年一歲。明年即是兩
歲。是與小兒同庚矣。何害之有。此說尤妙。附錄之。

通文

崇禎戊辰。陳保泰督學江南。試某邑。題有友五人馬。士失記正文。私問人曰。五人
姓名。敢望指教。其人曰。下文是樂正裘。牧仲。士屈指曰。尚有三人。其人曰。其三人則
予忘之矣。士曰。如此時候。還有工夫通文。

吾從眾

笑笑錄

卷六

六

坡公與米元章飲酒。元章忽曰。四人皆以弟為願。願質之子。公笑曰。吾從眾。

如說

有為妙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
諺曰。到老方知妙婦功。坐客無以難也。余笑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
則防。獲柵欄。惟恐豺虎噬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己口腹耳。妙婦得母似之乎。眾
乃大笑。

陸通明

陸通明世居洞庭山。有吳某往來顧。一日陸內人臨。吳拘男女。陸曰。昨生一。如
已溺之矣。吳曰。先生極明。此事欠通。陸對之。吳曰。豈不聞溺愛者不明耶。

千家詩

朱望之館於陸氏。後每往。陸必留飲。日遇其友問何來。朱曰。陸家留酌。歸也。問
友何往。友曰。往舍。請處送親耳。朱曰。然則予與兄合。千家詩二句。笑。予則一水。獲田
將綠。陸繞。君則兩山。排闥。送青。觀來。相與。撫掌。大笑。

牛

成度體肥。一日自殿趨出。知宰相在後。即欲走避。行百餘步。乃得直金。隱於其中。石
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成告以故。石曰。相公問否。成曰。不問。別去良久。乃悟。罵曰。
奴乃以為牛。

雜卯

明廣州之再失也。黃士俊等俱雜髮。陸廣人以詩誚之曰。君王若問臣。年紀為道今
年方幾頭。蓋士俊時年八十二也。小冊紀年。

雜卯

有南人不食雜卵。初至北道。早失。店夥請所食。曰。有好菜乎。曰。有木樨肉。及獻於几。
則所不食者也。慮為人笑。不明言。但問別有佳者乎。曰。攤黃菜。如何。客曰。大佳。及取
來。仍是不食者。謬言尚飽。其僕謂前途甚遠。恐致飢。曰。如此。但食點心可耳。問有佳
者否。店夥以窩菓子對客。曰。多持幾枚。來及至。則仍不食。且慙且怒。忍飢而行。遂
委頓不堪。夫天下事。不知者多矣。必欲諱不知為知。甘作負腹將軍。可笑也。勸戒三錄

布醫

笑笑錄

卷六

七

外祖病時。數醫皆庸。有鄭姓者。名頗著。而技尤庸。就延月餘。病益深。後請陳修園
來診。視舊方。曰。皆為此等所誤。批鄭某方。後云。市醫伎倆。大概相同。越日。眾醫見
之。皆色沮。鄭喟曰。陳某何以呼我輩為布醫。聞者匿笑。遂號鄭為布醫。先生云。池上
草堂筆記

匾額

陸儼山豫章漫鈔。載其郡中。懸樓太守題曰。壯觀。同知王卿。陳西人也。見之。忿然曰。
何名壯觀。自我西音。乃臙官耳。又紹興郡。齊匾曰。牧愛成。綸修。謂太守曰。此可撤
去。我自下望之。乃收受二字也。冷廬雜識下同。

醫

臨海洪食事。南沙文。謂方書。惟錫不入藥。明名醫。戴元禮。嘗至京師。聞一醫術甚
高。往觀之。見其迎求。滿門。酬應不暇。偶一求藥者。既去。而告之曰。臨煎加錫一塊。
元禮心異之。叩其故。曰。古方也。及檢視。乃錫字耳。余謂今之庸醫。不特未識古方。即
尋常藥品。亦莫辨其名。有書新會皮作會皮者。不知新會是地名也。有書川芎為檣
川芎者。不知檣與川二地也。

京官詩聯

紀文達嘗作京官詩數十首。記其小軍機一律云：對表雙鬢報且初，披衣懶起倩人扶。圍鑪侍妾翻貂挂，啓匣嬌童理數珠。流水是車龍是馬，主人如虎僕如狐。昂然直入軍機處，低問中堂到也無。有京官不願外遷，而老於京師，貧病以死者，公視之曰：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

歸班詩

進士歸班銓選每稽時，以宋人有婦歡詩曰：記得蕭郎登第時，為言即入鳳凰池。而今老等閒官職，日欠人錢夜欠詩。描摹情况惟妙惟肖。

站班

外僚俟上官出入序立於傍，謂之站班。以上官所到之處，無不先往伺候。故需次省垣者，奔走幾無暇日。在楚北日，許明府虎拜，嘗改翰林口號，一年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只早朝，二句云：終朝事業惟跑路，畢歲功名只站班。又戲作聯語云：寒城跑路，滿面尖風古廟站班。一身明月，皆紀實也。

飭紀敦倫

世俗以夫婦之事為敦倫，以便令奴僕為飭紀。嘉慶己卯秋，談某房閣文，見飭紀敦倫句，詭曰：敦倫豈可飭紀，誕極矣，以筆直抹之。

作兒子部民

歸安張蘭舫撰，兼攝閩浙總督，其封翁在家，親故往賀，翁曰：我不意作兒子部民，君何賀耶。聞者傳為佳話。

奇名

明番禺羅賓玉官南昌同知，歸作哭斯堂於里門。此堂名之奇者，馮嗣京學博取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意，擬別業曰大悲庵。此庵名之奇者，朱竹君學士視蘭繁令士子人采一石，築亭署中，各鑄姓名于上，願曰：二百三十三士，此亭名之奇者。洪洞范郭鼎所著雜文名草草，此書名之奇者。

按發車雜識載二書名曰：吼音劇也，書李路警所著也，曰：極音氣至切疑即西書。余種所著也是又奇之奇者，附記於此。

教職聯

學博向稱冷官，蘇州教授李時庵題堂聯云：掃雪呼靈，莫認今朝燕卵，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逐下堪發一嘆。又蕭山傅芝堂學博作聯自嘲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

分不僚官，語更藉妙。

逸民榜 咬榜 警榜

乾隆癸卯浙江鄉試題逸民一節，所取文皆恬靜，時稱逸民榜。嘉慶癸酉題木訥一節，獲書者鮮登第，時稱咬榜。丙子題夫達也者四句，所取文皆動宕發皇，登第者獨多，時稱警榜。

翰林詩

翰林官地望高華，而每虞空乏。近某太史作詩云：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魂。可發一笑。

學政

太倉王相國，謨督學浙江，取士公明。人有窮通翁之謔，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後湖北李某來，好取短篇，前列皆取美秀者，遇不揚者，文雖佳亦不錄。時有謔云：文宜淺淡乾枯短，人忌麻翻時黑長。

朝邑令

秀水令某，初至，頗著仁聲。土民贈以匾云：民之父母。未幾改操，廣通賄賂，或題匾作云：漫道此之謂難知，惡在其後被劫去。

都中竹枝詞

都門竹枝詞，有足解頤者。時尚云：多益善，長封條，拉扯官衙宋字描。遺代旁支瘦，括盡直將原任湖前朝。京官云：輪破簾幃馬破鞍，然來白髮亦誠難。糞車當道從旁過，便是中朝一品官。候選云：昔年黃榜姓名聯，此日居然掌選銓。堂上點名堂下應，教人不敢認同年。考試云：短袍長褂著鑲鞋，搖擺蓬人便問街。扇絡不知何處去，昂頭猶去看招牌。觀劇云：坐時雙腿一齊盤，紅紙開來窄戲單。左右並肩人似玉，滿園不向戲臺看。描寫頗入妙。

官紳結交

邑令鄒人昌，短於才，專以諂媚鄉紳為業。時姚通素杜完三居諫垣，鄒過其居必下輿，時人為之語曰：併人不為，全靠搖搖着力。若遇風水起舵也，少不得借同音為謎。殊為滑稽。上海縣志。

紀文達語

紀文達雖一戲謔，亦令人不可思議。如有平某舉真，公送詩韻一部，莫不怪之。平某

思索數日始知其取平上去入四字為韻也又有林鳳梧來見公問命名之義林曰生時母夢一鳳棲於梧桐故名公歎曰真兆可謂美矣設不幸而夢一雞盤旋於芭蕉之間則足下之名便不好聽矣真惡謔也又散朝時一老公留說一笑話公沉思曰昔有一內監此句之後不發一言老公俟之移時問曰底下如何公曰底下一樣沒有聞者絕倒見聞隨筆下同

訓子

南匯瓦屑嶺有富人張叔英名附成均胸無點墨然喜假斯文一日為子完姻俗有詰朝請訓之禮叔英夫婦高坐堂中兒媳參拜於前禮人贊請訓叔英高聲作官話曰爾生於富貴之家未知稼穡之艱難時實明滿坐皆聳耳而聽下文叔英遲之又久復標土音曰你若要做人須急急爬上去於是鬧堂大笑里黨至傳為口實

八卦輻

粵西地瘠民貧鄉村婦女率大足肩挑負販與男子同柳州來賓一帶有肩輿為生者如坐客為男二女肩輿為坎坐客為女前女後男肩輿為震也統名曰八卦輻餘豐偶錄下同

笑笑錄

卷六

十一

蘭花話

昔六祖講經仁化山中附近處產蘭華話粵西賀縣亦有之俗名蘭花話某令時中丞按節過縣詢其地有上場否令誤以為上產答曰有蘭花話中丞曰何不逐之令始悟坐客為之胡盧中丞亦笑蓋三字頗似枝名也

科譚

一日署中演雙合印內有科譚曰爾既係算命的何以把自己算在監裏來同人笑之時孟樸山在坐曰此語可以問周西伯眾訝之乃曰西伯演周易拘於美里不亦同耶會心真不在遠

月當頭

一年幾見月當頭謂冬月望日也最關一愁子向日者叩命某知其愁戲曰汝不臘矣愁者詢以何驗曰爾可於冬月望夜半時獨立月中當四顧四影愁者試之果然遂大感與親友訣逾歲無恙始知其戲也

蔡對馬

道光辛年楚北馬都齊太守龍文守高州武林蔡麟洲太守振武守肇慶一日公會

偶言姓名可作對者首節指馬太守名請對一人舉蔡名蔡云文武雖可對而二姓總覺未工一人曰君未讀賦文仲居蔡朱註乎蔡亦笑然失笑

痴人說夢

戚某幼耽讀而性痴一日早起謂婢某曰爾昨夜夢見我否答曰未大斤曰夢中分明見爾何以賴去往訴母曰痴婢該打我昨夜夢見他他堅說未夢見我豈有此理耶

調簾

每秋試外省實缺官多派分校庖代者五日京兆率多勇往而調簾者每畏縮不前麒麟玉符都統有句云捧檄官如魚赴壑入簾人是鳥投羅可為解頤

童生對

某童童試赴郡偶憶內戲書聯云充無罪之軍三百守有夫之寡二十為同舍所此傳為笑柄又某童年八旬矣學使詢以經傳多不復記有人嘲曰行年八秩尚稱童可云壽考到老五經猶未熟不愧書生均雅謔也

妓諺

笑笑錄

卷六

十一

陽少南孝廉游某縣與女校書某狎時女離年越數載重至其地陽已子思女亦頌而長矣一日與友訪之陽戲之曰女兒家日近男子故易長矣女驟然將其韻曰此髯公殆亦日近女兒而易老耶相與一笑語雖設譏實足令人猛省

戲提調

都下唱戲必擇一友之熟習諸務者專司之名曰戲提調曾傳一歌曰眾賓皆散我不散來手未到我先到巍然獨踞下場門赫赫新街戲提調定席要便宜點戲誇精妙怒目看官人軟語磨車輪備索年前舊戲單爛熟胸中新堂號大燠親試三枝頭歡頁備裝幾千吊小香到提調笑喜祿病提調跳鎖得長庚跟兔向槓房待到半夜三更自己轉灣仍放掉呼嗟呼三更曲罷尤可憐昏花二目飢腸茶左有牙坊右掌櫃小馬紛來滿堂前燈火全不見陰森疑到閻羅殿此時提調錦囊空只餘三字明天算

相術

顧鶴鳴挾相人術言多奇中無賴陶奇山往相顧言其面起殺紋三日內有牢獄之厄言過切直激陶怒突起一拳中顧要害隨驚陶擊欲擬扼若顧之術神矣余獨怪

其精於相人而疎於自相也。墨錄下同。

未冠詩

某年縣試有七旬老人入場。作未冠題。輕薄子以詩嘲之曰。縣試歸來日。已而老矣。扶杖下樓梯。牽衣附耳高聲問。未冠今朝出。甚願有風趣。

十八拍

明季熊芝岡。甘學南。識考規頗寬。而發落甚嚴。優等或且撲責。諸生胡紹賓。已責十板。復執卷。辭又加八板。胡素傲。晚時人嘲曰。此胡翁十八拍也。聞者捧腹。

打選

周浦孔某。晚年得子。嬌養甚。師諫之。讀出口。即罵。師怒。薄責之。遂入內訴。母曰。先生打我。我必打選。不。有死而已。孔即託友商於師。欲權忍一擊。以泄子。幾師初不允。友謂師貧。因資孔。賂以數十金。師乃勉從。

家大人

近日後。納例開。腰纏數百金。從長安歸。即角與張蓋。號稱老爺。得五六品。稱大老爺。或不屑此。而多方處置。竟稱大人。此皆驕心太勝之故。更有諂者。某官以二品告歸。

笑笑錄

卷六

十二

曾見一同姓。具東。發書家大人。見者無不掩口。

字說

荆公好解字。而不本說文。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即是老。鶴詩經。小雅。即是老。雅。荆公久乃悟其戲。又詩經。世本古義。釋召南。維鳩。居之。引諸侯一娶九女。為說。說經。流為笑柄者。如此。慎小慎下同。

自捷

蘇世長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捷於都街。伍伯疾其絕。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為笑。

克長克君

劉嗣明作皇子。雖胎髮。用克長克君之句。吏持以請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忌為嫌。既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嗣明亟易之。

長髮

鐵圍山叢話。伯父君。諱美。隱。仁宗偶問曰。卿髮甚長。復覆之於金乎。抑置之於外乎。君無以對。某就寢。思聖。置之內。外。悉不。如東坡詩。譬如長髮人。不以長為苦。

一日或人問。畢離安所。攔。歸來。被上下。一夜無着處。

肥

晉書。王戎子。萬。有美名。而太肥。或令食。而肥愈甚。南宋。齊武帝。諸子。傳。隋郡。王子。陸。體。過。充。壯。嘗。使。徐。嗣。伯。合。產。茄。丸。以。服。自。銷。損。

偷兒

某生。夜。睡。往。復。數。百。遍。猶。不。熟。滿。四。下。竊。聲。益。熾。意。且。遠。旦。矣。有。賊。伏。床。下。蹀。甚。笑。起。擲。之。曰。爾。非。生。鐵。何。頑。鈍。若。此。余。馬。能。待。遂。趨。出。門。鼓。掌。而。去。耳。食。錄。

罵胎巡檢

汪。初。堂。在。梁。正。林。方。伯。幕。余。偶。訪。之。見。案。上。批。一。巡。檢。稟。云。此。係。申。泉。憲。查。誤。發。到。此。怪。而。聞。之。則。以。被。垣。之。福。曜。號。目。為。柏。府。之。清。霽。開。頁。數。行。已。堪。絕。倒。後。乃。云。卑。職。質。本。罵。胎。不。禁。大。笑。向。以。巾。幘。幕。賓。為。誰。今。又。得。一。罵。胎。巡。檢。矣。思。補。齋。隨。筆。同。

一元大武

一生。省。試。後。頗。自。負。以。文。質。於。友。云。君。視。此。能。得。元。否。生。固。鶴。立。長。身。值。逾。於。人。者。且。半。友。曰。君。之。文。不。可。知。君。之。相。則。無。不。得。也。生。問。故。友。曰。今。太。歲。在。午。出。頭。則。為。牛。而。尊。足。又。如。是。其。巨。此。禮。所。謂。一。元。大。武。也。生。吐。其。面。而。去。

笑笑錄

卷六

十二

老童詞

予。佐。李。鎮。梅。學。使。於。閩。一。日。業。豫。予。所。為。多。不。與。而。拔。取。老。童。一。人。文。殊。可。駭。戲。占。西江。月。云。別。盡。家。中。巧。剝。剝。完。樹。上。枯。皮。也。充。藥。籠。算。東。西。羞。煞。春。風。桃。李。但。得。冥。司。限。展。何。難。學。院。名。題。遠。般。遭。際。寒。蟻。千。載。一。時。而。已。又。為。眾。童。欣。幸。之。詞。曰。晚。運。頗。亨。遙。看。聯。翩。入。泮。宮。文章。兩。字。何。須。憤。此。也。衰。翁。彼。也。喜。童。門。牆。喜。氣。撲。撲。擁。感。天。公。肯。憐。老。朽。來。了。李。文。宗。

閱卷

試。盤。輪。老。得。輪。字。詩。最。奇。者。通。首。押。七。虞。無。一。字。調。平。仄。卷。一。卷。有。露。出。乳。如。酥。句。一。卷。有。青。樓。一。夕。娛。句。又。如。舉。射。雄。賦。可。笑。者。固。多。然。其。甚。於。以。其。夫。之。無。物。一。語。此。物。正。不。知。何。物。也。又。賦。得。三。折。肱。為。良。醫。有。句。云。美。術。炫。耀。賦。此。必。是。女。科。目。內。顯。生。也。此。是。眼。科。既。應。浪。新。疑。是。痘。科。眩。折。如。何。可。醫。來。痛。頓。忘。是。接。骨。科。發。毒。行。奇。方。是。外科。床。前。施。妙。技。局。外。想。新。妝。此。必。賣。春。方。者。不。索。人。開。謝。能。傳。海。上。左。此。是。施。藥。者。其。有。云。接。脈。須。雙。手。開。方。定。一。張。更。有。云。感。世。不。生。瘡。毒。或。批。一。聯。云。所。

以周禮學青華之名不設齊伯既失傷壽之事遊傳也

詩錄

某公主講真定以射以觀德命題一生詩有句云妻皮許共鑿開之大駭既乃悟其脫去木旁也此審戲繹真是千古笑柄

文錄

生古卷中有云相彼鳥矣何以贈之或批其旁云蓋歸而謀諸婦余笑曰設不謀持贈奈何

策錄

某督學試貢監錄科策問姚江學術一監生對云有謂姚之學勝於江者有謂江之學勝於姚者兩說並在似難分其優劣閱者大笑嘗鳩殘贊下同

記談

有縣令位任戴拿北門外雜髮鋪人杖之四十其人不知所犯何罪叩頭請示令曰某年月日汝鋪雜髮受汝輕侮其人曰太老爺並未到過小鋪令恍然曰誤矣賞以千錢遺之蓋令在家時曾受本鄉北門外雜髮鋪侮耳時傳為笑柄

笑笑錄

卷六

十四

有人雜頭於鋪其人雜髮極單率既畢持倍與之錢而行異日復往其人竭力為之雜髮加倍工夫事事周到既已乃少給其資其人不悅曰前次雜頭草率尚蒙厚賜此番格外用心何可如此此人謂曰今之資前已給過今日所給乃前次之資也一笑而行此事殊可笑故附記於是

各道

前聞河南候補道多至二十餘人其中各有名目有稱夫子之道者以某友報捐者也有稱文武之道者以都司改捐者也有稱大學之道者由太學生報捐者也有稱卑卑不足道者身同侏儒不滿四尺者也有稱難小道者其人年甫二十者也有稱妾婦之道者初捐未入欲加捐分錢至某女為人某得銀四百指發河飛應任優缺得捐道備念女為人心不自安探知縣正堂已故遂遣人送銀四千為捐升之竟呼女本相得即同赴河南執子婿禮焉故有此稱亦可為謔而虛矣

縣試

某縣令試士命題某友代擬暮春者三字某縣者為在童生大謔有四絕云嚇煞暮春在題從何處來縣官不會做只好做奴才笑煞暮春在童生做不來龍騰鳳鳴縣令

那得拔真才。羞煞暮春在童生出來不及長洲縣。居然老秀不聞然暮春在狀紙一齊來。倒運姚家右聯名眾惡石時方攻童生姚恩保其妹於亂時曾為婦也

楊令公祠

阮文達巡撫浙江有餘姚令來謁公祠云任學政時曾謁陽明祠棟宇傾頽今有數十年矣此亦賢有司事也今唯唯而退越半載接稟云夫人命修楊大人祠堂卑職已捐康運進乞賜題額公大駭詢來差知今已造成楊令公祠中塑金盃披甲像

計開

計中有從九保舉知縣者蒞任後坐堂審案吏爾黑名單首列計開二字以殊筆點之吏不便顯言詭詞答云計開未到及審第二案文見計開仍以筆點之吏仍白未到遂大怒云今日兩案俱是計開為首乃敢抗傳不到明係差役買放飛籤欲毒役急呼曰計開不是個人今云因其不是個人所以要拿將役重責限三日解案退堂後某友告其故始免緝云

製古碑

笑笑錄

卷六

十五

畢秋帆撫陝值六旬屬吏送禮概不受一縣令送古碑二十塊有年號題識皆泰漢物也畢大喜囑家丁諭云我善禮概不收爾主人之物甚合我意故留之家丁跪稟云主人因大人慶壽集工匠在署製造主人親自監工挑最上者獻下畢公一笑而罷

館餐詩

李子仙孝廉館於某商家曾有句云青菜罐中藏肉腐黃籃頭上頂肝油形容館餐之薄請之笑矣

同進士

殿試三甲為同進士出身偶有三甲者問人曰進士則進士耳何同之有其人曰此猶夫人與如夫人之別耳相與一笑

八錢宴客

有欲留客飲者有酒無肴檢費止得八文錢者甚老奴承言易辦以六文買二雞蛋一文買韭菜一文買腐造第一有韭面鋪蛋為奴捧上曰雖不成肴却有取意名為兩個黃鸝鳴翠柳第二有韭面吻蛋白一團奴曰是名一行白鸞上青天第三有少

唐渣奴曰其名富舍西嶺千秋堂第四香清湯上浮蛋壳奴曰是名門泊東湖萬里船奴愛此詩。勉湊成此幸勿哂。客大獎賞。聊齋續編下同

梳髮易銅鑪

一無賴子路過親家欲飲之而無錢適至酒館飲已先索錢一梳對客曰我送家母再來奉陪至家易以己梳捧至一小舖有老嫗脚踏一大銅鑪坐櫃內誑曰某家喜証與我送髮與你老人嫗起身致謝又曰某家客多煩易一盤與我嫗起入內即換其銅鑪去質錢乃至家取髮來館與客大噱嫗以一大銅鑪換一盤錢吃聞者笑倒罪不在解

邳州一人負小兒兩首共騎四臂四足面相向欲見者人與數錢或白縣令管其人而逐之客問之曰兒若所生耶曰然曰罪不在解。金盞七聖下回

某醫

某醫士卒。武祭以丈曰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卒簡潔老當餘味曲也

誰河帥

某制府與某河帥同年相得。日間工至浦上河帥賜之食次進雞制府以為佳河帥曰此亦江南一品制府曰不及河魚。被可第二。然殺之可惜。是物頗知水性也彼此相讓而吐屬渾笑。

金山縣

蓬萊周繼山攝銅山縣與余夜過於燈燈火半滅與夫摩肩而過各破其帷彼此負氣不相下周問何人予亦曰爾是何人左右曰銅山縣予曰我乃金山縣周掉不憚忽忽慰藉而別。

看如夫人洗足

某檢討有同年新納姬往賀不值姬方洗足太史歸遲某於途戲曰今日有一佳話能屬對乎某叩之曰看如夫人洗足某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

炊飯太守 種菜觀察

洪進陷杭州者候補府某着短衣微服被執賊問何為某曰炊飯賊即令炊飯而守故未語事僕代為之樓樓提戎復杭州使攝郡某感僕意令為司關又有觀察某被擒為賊種菜之而備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題號壁

關中尾號真穢難堪極其罵而遺溺者不顧也獨某生書一紙粘壁上凡提褲而來者一見即避往廁中眾怪之試往觀則書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處而小便之有人於此小便者我必於其家中小便處而亦小便之不禁狂笑

哀痴

哀痴者性好遊戲鄙劇演劇眷屬欲往觀又有親串女客禁不能止乃戲有饒重盤味多飲以茶觀劇未半女眷欲旋衣堅留之且曰人多氣雜宜開鼻烟已而噴噴一聲泉流滿地矣其狡搶如此

改唐詩

許會卿訪友書塾不遇題其案曰書塾頑童子言師吃茶去只在此城中雲遊不知處又二人同行見一大脚婢履聲素素而來一人吟云春梅脚不小處處聞他跑一人續曰夜來雲雨聲響響知多少則巧而傷雅矣

燈謎可笑

有以燈謎博笑者謎面云處女看春宮打左傳二句蓋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也殊可發笑。青樓集

滄上竹枝詞

滄上竹枝詞頗多可笑茲錄其三百曰同與樓共慶與誇燒鴨燒豬味最嘉堂下聞呼都不解是誰喧嚷要色注云南人強學北語呼餘餘作爸爸走堂者駭然不敢應也又曰南人北菜詎相宜無奈趨時要炫奇入生爭當湯爆肚着他掩鼻噴并笑又曰烟花觸目太迷離烟裏藏花事更奇不重生男重生女兒生計勝男兒皆實錄也申報

市粉詩

友人某以硯田不足供母投筆為市粉亦復無聊一年後仍理故業作詩曰誤拋絲帳舊生涯司會何當是慣家三兩客身半伴也按月送四金外手餘酒也被人笑之乎者也全收拾綠忽離棄莫算老未許高聲喚香佛常將已鈔備烟茶稱呼改作飲同事喜忘生防老阿公緊束疏狂堪落拓虛名譽貴奪逃能也相連佳客登時避偶惠殘有屢次誇以有筆耕遺故葉清高猶得呼師爺廣新聞

橫能詩

關中觀者錢竹汀宮庶之僕也隨侍數十年亦能拈韻頗平曰不藏一丁故所作多

俚俗語然皆自出機杼如詠鐘樓云道望鐘樓一座方當中顛倒掛銅缸東邊撞起西邊響隱隱另哩哩另哩哩末句蓋狀其聲也又斷句如兩隻隻船停石埠一竿尿布出樓窗又過江云所以當年關夫子開船先唱大江東別號風致足資藝林佳話暮年哀然成集官詹為編次之惜未傳於世素報

寸有所長

錢翁楊果樓先生官知縣之休欲於郡覓屋先大夫遂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劇談每夜不休未幾先生第三子簡侯官督來典浙試迎養京師次年官督還甘肅羣鳥道余亦進金華訓導乃上書先生為俳諧謂世弟年卅為巡撫某年卅一為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復書數百言亦皆諧謔先大夫亦為絕倒廣開齋筆記下同

擊鼓其鐘

歸安流厚堂性怪僻論學宗孔孟於宋儒一傑抹煞謂尤惡朱子每極口肆罵蕭山蔡二風與倪少尉時帆共非之余謂此厚堂代二君報怨耳兩人問故余曰不讀居業及及其旋倪之注乎眾為哄堂二風曰君是陳人故述陳言耳是時府試責金華湯

卷六

十八

溪兩縣備旗鼓二明府謂向無此例余諧之曰此所謂金湯擊鼓相當矣眾方擊然二風忍色謂湯溪沈明府曰湯邑之應辦鼓見於經書何可推諉沈請其故徐曰君不讀衡風擊鼓其鐘即眾亦聞堂

殿試聯語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潘文恭公二名陳遠雲二甲一名張春山三甲一名馬秋水時人語曰必正妙帝即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傳三甲第一名為玉殿傳臚也賤姓不佳

董文恭公誥曹文正公振鎮嘉道聞名臣也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遣賊入禁城為亂時上幸熱河聞變近臣請暫駐蹕文恭力請迴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鎮之以靜畿甸遂安時有聯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啼啼董太師一公聞之相謂曰此時庸碌啼哭顧不容易文恭初如太子太師街人以太師稱之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

米湯大全

世俗以相撰悅者為米湯而戲場尤甚甘泉李水叔嘗戲為詩曰英雄末路受編

飯泥沈初開灌米湯曾文正於克復金陵後得人頌贊詩文命書記統抄為一編自題籤曰米湯大全可謂雅謔知潛庵漫筆下同

高帽子

世俗謂福人為頂高帽子嘗有門生兩人初放外任同謁老師者老師謂今世直道不行達人送頂高帽子斯可矣其一人曰老師之言不謬今之世不喜高帽如老師者有幾人哉老師大喜既出顧同謁者曰高帽已送去一頂矣

難漫

薛明龜為蘇州參軍廉勤明察胥吏呼牛皮網錢鼓珠不可解後詢其曹乃知言難漫也

天生妙對

姚東石在京用一僕以故遣之其父年六十餘哀求復役又恐他人之乘間而入願代役以待其子來余訝其殷勤特甚東石述其故且曰是所謂愛僕少子也余曰惜不免牽率老夫且相與拊掌以為天生妙對印雪軒隨筆下同

詩諧

笑笑錄

卷六

十九

即蘇門博學工詩雅以詼諧頗具雅人深致其留館詩曰未知何日升中允且喜今年作老編接春到京云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脚走京宮紅白金終歲累春秋俸米合家散御史巡墻云雖無紅傘巡場間也有青衣鳴道長毛竹板新高樣鏡絲燈火亮煌煌此類尚多不盡記後奏請禁止婦女聽戲時人有詩嘲之曰卓午香車巷口多珠簾高捲聽笙歌無端撞着那螃蟹惹得團團開一窩蓋蘇門工畫蟹向有郎螃蟹之名云聞者捧腹

癡笑

德清一老儒性迂而論僻其作癡笑題謂聖人居家萬無不謹于火之理蓋由新柄魯政立法甚嚴觀魯戮之謗可見魯人恨之乘其入朝放火焚之耶

殺人

帶州每勾決人犯遺員至縣監斬事畢饒佛番四餅注英軒曰為此區區而計一殺人差以往亦太忍心矣余曰此種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夫何傷滿堂眾淚

燈謎

湖俗張燈之久每有懸燈謎於市者某生好為此心思靈巧遠近爭傳某年打汪某

見其懸一謎云。一甲五名打易經五句。注即歌中大呼曰某乎。汝莫不是為藍為蟹為蠶為蚌為龜乎。台市開張。次日喧傳。一即以爲笑談。

放脚

秦疏中有足發噴意。康熙中左都王熙疏禁女子纏足。首云為臣妻先放火脚。事相陰清話下同。

梅花詩

嘗聞梅花觀壁詩云。紅帽呼兮黑帽呵。風流太守看梅花。梅花忽地開。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爺詩。雖鄙俚。可以愧花間寫道之輩。

燈棚聯

國初有等初春者。作令粵。輿所到。搭充路人側目。時元夕民間放花燈。其棚聯云。霜降遭風四野難容老。元宵過雨萬民皆怨初春。

控詞

道光中。廣東有某公子。新登賢書。謀刻硃卷。及期未竣。怒以石擊破梓人之額。其人欲與訟。乞孟浦生孝廉代作控詞。云。某為勒刻方墨。執石擲額。額破血出。乞飭斥革。

笑笑錄

重校聲譽韻讀之絕倒。

對句

有倪姓女。自負才色。出聯句以擇婿。某能對者嫁之。云。妙人兒倪家少女。一時寂然。按此語原無可笑。讀之覺亦俊。不禁故錄之。

絕對

郭太史尚先為編修。十二載不遷秩。京師呼為金不換。將修撰立籍。在館十年不調。人號為石敢當。却是絕對。

借西廂語

潘家仙茂才。嘗言錢叟嘗我入朝。大兵入關。錢戴本朝冠帶往迎。途遇一老者。以杖擊其首曰。我是多愁多病身。打你個傾國傾城。帽與貌同。查借西廂語。聞者絕倒。

圓子

袁子才嘗畫一羊。通入鄰園。食穀。鄰糾來告。袁曰。汝知圓字乎。必築圍而後可對。曰。公亦知圓字內為何字乎。築圍僅防圍外。不能防圍內也。公為一笑。

歌後

南海某太史。不能操北音。見客輒曰。係係。或贈以聯云。江淮河漢日月星辰。某大喜。而不知其歌後語也。人傳為笑。

今爾何監

番禺朱貞木茂才。未游庠時。曾捐監生。後改名應。童試獲薦。羣起訐之。督學姚文傳公愛其志。置不問。履試經題曰。今爾何監。可謂詼諧入妙。

吃刀

洪稚存以言事獲罪。初擬斬決。親友詣獄。哭喊。洪反慰之。口占一絕。末二句云。大夫自信頭顱好。須為朝廷吃一刀。聞者破涕為笑。

草雞毛

果益亭宗伯善射。每射鵠。矢無不中。羊眼者。謂的正中。一燕京師稱。為果羊眼。有某公戲曰。我得一對兵。眾詢之曰。草雞毛。蓋都門市井。緝白賴無恥者。為草雞毛也。某公以儂索伯。亦不諱矣。

秦檜夫婦

阮文達平蔡。奪得其兵器。鑄為秦檜夫婦。跪岳廟前。好事者撰聯語。分繫其頸。檜曰。咳。僕本衷心。有賢妻何至若是。王氏曰。嗚呼。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互相埋怨。口吻如生。公謂廟見之不覺大笑。

揚州人

阮文達公。初抵廣州。泊舟揚。習側舟中。聞絃索聲。問此何地。某對曰。揚。幫也。問何以得此名。曰。此妓女所居。妓多揚州人。故名。公哂之。蓋忘公為揚州人也。

圍門對

蔣伯生大令。罷官歸。築一圍。落成之日。或題一聯於門云。造成東倒西歪。屋用盡食。曠枉法錢。將見之。乾笑而已。

僧懼內

祇園上人。招余輩小集。或問生中何人最懼內。眾未及答。祇園曰。惟老僧最懼內。眾訝之。笑曰。惟懼內。故不敢娶耳。一生果然。

嘲學政詩

嘉慶間。魁覺生侍郎督學河南。題多割裂。士子逐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

扭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頓世間何物最為凶第一傷人是太為能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騰滿場文字亂蓬蓬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廣大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其謂龐然成大物看他體魄覺生慈見牛禮云再說亦徒灑灑在須將寶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及幾文錢禮云云古來慘劇算殺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湯沒頭沒腦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刺將瘦子獨孤遠七十里子秋成到處趨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想與魚紙上登跡迹可莊記草春秋一生最怪營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草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中央下集水棟取明珠玉任沉依策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寶珠但憑本量自推摩果是金剛肯怕磨任爾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堅乎磨此類甚多皆可博笑

教坊碑

秦淮舊院教坊規條碑余嘗見拓本略云入教坊者准為官妓男報丁口賦稅凡報

笑笑錄

卷六

二十一

明脫籍過三代者准其捐考官妓之夫綠巾綠帶着猪皮靴出行路側至路心被撻勿論老病不准乘馬及與跨一木令二人肩之云云聞之不覺失笑

詩嘲俗令

聞某令官江北時重修平山堂落成後榜曰某年月日某縣正堂某重修或賦詩云太守風流宴蜀岡千秋人尚說歐陽不知當日題名字可是揚州府正堂

聞酒

詩青翠茂才不能飲凡宴會舉杯而已一日同集珠江畫舫有妓笑謂茂才曰君生平何嘗聞酒之會耶文聞同音合坐繁然

河東獅吼

茅小山謠官河東道素懼內張棠村太守為詩戲之有借問茅山老道士河東獅吼如何之句殊雅切

有韻指紳

遭經穢集金釀香員外箬中多紀恩感遇之作嘗自謂此余有韻履歷也按馬程姜茂才為河東獅吼吳刺史為吳人詩集時目為有韻指紳金蓋亦有所本也

踏破鞋

東坡寄諸子姪詩他年汝曹為滿座中夜起舞踏破龜施元之注世傳笑話一貧士家惟一囊夜則守之而寐一夕心念句得富貴當以錢若干營田宅若干著聲妓高車大蓋無不備置不覺徹適起舞遂踏破龜故今俗指妄想狂計者謂之變算抄下同

梅壞陶淵明

梅溪雜佩陸公平泉初入史館偶與同館陸公以事謁分宜眾皆親前遂至宣梅時庭中菊盛開公徐謂曰諸君且從容莫梅壞陶淵明也聞者心愧

鞋底

宋楊文公億嘗華制為執政者所惡窺公甚不平因取稿上塗抹處用濃墨傳之就為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問其故曰他人脚踏常傳為嘔噓自後行文遇人塗抹者必相詰曰又遭鞋底

遙遙華胄

梁書何昌字為吏部有性閑者求官曰子壽後昌字笑曰遙遙華胄

硬雨

笑笑錄

卷六

二十三

紹興中臨安大雨雷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不可言雷編為硬雨

塗抹書

盧仝舉子名添下其幼喜於塗抹詩畫往往令點全戲為詩曰忽來案上糊墨塗抹詩書似老雅

艾氣

韓熙載誘掖後進性好譁浪有投贊荒惡者使妓煮艾煎之俟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謁勢人

宋文憲燕書有王戴生與三烏叢臣約其時立朝勢人之門足勿涉也時趙宣子為政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叢臣雖初鳴即走侯宣子入門見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王戴生也各慙而退

目眇眇兮愁予

梁元帝一目眇為湘東王時嘗登其宮以望侍臣曰今日所謂帝子降於北者帝疑其載之答曰卿道目眇眇兮愁余耶

踏破菜園

啓願錄有人常食菜忍食羊。羊踏破菜園黃庭堅詩。賦神華新羊踏破

蚊子

聞見錄歐陽公云子作憎蠅賦。她可憎矣猶不比蚊子自遠嚙喝來咬人也

召客自醉

南唐書李貽業好飲嘗折簡召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及客集貽業已醺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

我得之矣

唐詩紀事周朴苦吟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屬聲曰我得之矣其人掣臂驚走遇遊微辛疑為偷兒將共追之朴徐曰我適得句耳蓋賦古基詩少落句偶見棋者遂足成云子孫何處開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

韓盧後

晉中典書刁彝於桓公座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應曰君是韓盧後公笑曰刁以君姓韓故以相戲他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短尾者則為刁也座客歎以為佳

笑 卷六

二十四

勢不能行

吳中某秀才素性敏諳適患疝氣而有友招飲其覆函云雖情不可却而勢不能行友莫解其故後席間有知其疾者始悟所謂不禁捧腹申報

十七字詩

有士子號西坡善作十七字詩值早求雨賦詩曰太守祈雨澤萬民多感德昨夜推窗看見月太守怒使自嘲應曰古人號東坡今人號西坡若將兩人比差幾後將發遣其舅送之舅眇一目又賦詩曰發配到雲陽見舅如兒娘兩人齊下淚三行既至配所官喜其詩令試為之應聲曰環珮響丁當夫人出後堂金蓮三寸小橫豎附錄下同

評文

某貢生善說評人文云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或詢其故蓋上句謂但聞其鳴嗚然下句謂模糊看不清也又見人文字中有則得朋不域乎尋常句即批其旁云八音齊奏蓋像其聲也又有傳某房考評一卷云未能采米流水蓬蓬遠春又一卷云尺澤泛皆可發聲

笑笑錄卷六終



夜

航

船



清 破額山人編

夜航船

夜航船提要

作者不著姓名但題曰破額山人書
凡八卷兼收博採洪纖畢舉滑稽之
雄辯曼倩之談諧雜出其間洵屬解
頤益智適意陶情之作

序

夜航之名由來已久古樂府夜航曲是矣元人曲一作夜行船中吳紀開夜航船惟
浙西有之故皮日休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樽酒三瓶寄夜航之句今其越間路隔七
八十里及百里許者埠頭必有夜航停泊以便趁船黃昏解纜黎明泊棹信如潮汐
雖風雨無聞也船中拉雜不能安睡勢必促膝互談判判不休以消長夜其見棄於
有德者寧止道聽塗說已哉善夫來此卷云近今漢學破碎割裂語言不經坐論紛
紛與夜航船何其噫此卷之論不指予何其切中予病也今年春友人莊生祈夢於
章左司廟中神勸其趁夜航船去告予予有所伴用不惜思索枯腸默溫聞見
自喜不一月而得百二十二則即以此卷薄俗之論參莊生入夢之因名之曰夜航
船實其陋正以文其過耳若云大丈夫不去走馬揚鞭而自牽船河側則劉道真又
甘心為採拾蠅所指摘也夫是為序
嘉慶庚申秋八月破額山人自題于對溪之小山隱

夜航船

序

題辭

五塵清風莫浪誇。語言半信病根芽。書生統有青蓮舌。不為愁人不綻花。
 三生石上是耶非。牛渚磯頭無不依。說到幽冥偏執視。聞羅活潑復又飛。
 妄言勿勸妄為聽。頑石頭頭點不醒。今日生公重說法。阿誰運到可中亭。
 兒女荒唐莫道無。惡空結撰說還迂。當時才慧與船錄。得清芬到石湖。石湖有船錄
 乾坤寧旺不求新。但要蘆山面目真。光爾說諧有至理。儘人頭解我肩聾。
 渺渺烟波愁少伯。迢迢書畫憶震陽。潛心困學休來看。不是珍珠是夜航。
 雙瞳如豆窺無幾。片葉迷山豈好遮。掛一端來滿萬種。不妨笑煞大方家。
 寶榻相爭兩不贏。人間難助笑微名。泥犁綺語千秋律。罪過前生又此生。
 夜航集序久飄零。剩有牢愁話不傳。度盡眾生身莫度。要留因果說人聽。
 破頭山人自題

夜航船

題辭

夜航船目錄

卷一

誠格為實官 局騙刺頭塘
 林元一 三人戲法
 頓生一計 鞭子錢
 酒店女子 薄河四
 黃白二物湯 老蚌充龍
 殺響馬 丈人禦暴
 龍擊宿娼 腰斬蕩河船
 叫爺來認骨 潑婦吃虧
 通家浜 賞善罰惡
 缸頭泛

卷二

蘇明府 三格快事
 書生拘執 二婦戲言
 食物別名 將軍勝負不常
 做一工像一工 烏木道士
 風水運 白黑黑
 好淫類畜 十鬍子

夜航船

目錄

卷三

天宮舊套
 蜂囊三品 脫雅調
 蛇味最美 豎耳朵秀才
 產珠致富 活哉魁魁
 敲柳鬼 了頭嘴快
 顧騎龍 徐玉官怕鬼
 臂林夢驗 毒東西
 水府需人 頭聲搶

并盤生	骨董先生	洪大肚	阿癩瘡	脫去釘鞋	地師便宜	蕪菜子	蘇菜子	瓜棚夜合	醬汁鬼車馬	夜叉食人	敬又若	脚脚上	花浴室	小人得志	驅痘妖	汾州客	溫香清話	鄭生買茶	唐那姑媳	求昌怪	桂花香酸心	鄧封翁	想極哉	
卷四	骨董先生	洪大肚	阿癩瘡	脫去釘鞋	地師便宜	蕪菜子	蘇菜子	瓜棚夜合	醬汁鬼車馬	夜叉食人	敬又若	脚脚上	花浴室	小人得志	驅痘妖	汾州客	溫香清話	鄭生買茶	唐那姑媳	求昌怪	桂花香酸心	鄧封翁	想極哉	
卷五	蘇菜子	瓜棚夜合	醬汁鬼車馬	夜叉食人	敬又若	脚脚上	花浴室	小人得志	驅痘妖	汾州客	溫香清話	鄭生買茶	唐那姑媳	求昌怪	桂花香酸心	鄧封翁	想極哉							
卷六	溫香清話	鄭生買茶	唐那姑媳	求昌怪	桂花香酸心	鄧封翁	想極哉																	
卷七	想極哉																							
伯仲各別																								

某生構思	郭十三郎	老饕飽食	澄江生	五聖邪正辨	總管續娶	嗜酒不近婦人	西洋標榜	無無生	汪生入天台	海參笑話	龜咬中狀元	脫換司	爭香氣	廚房聯句	陳生脫褲	姜某駟	紫檀環蝶	綠頭放火	陳姑娘	滑弟弟	婦鉤賊袴	土地反目	蕩烟線	揀炭得婿	紅豆詞	鬼冒花神	計倒總館	韋廟老詩	
某生構思	郭十三郎	老饕飽食	澄江生	五聖邪正辨	總管續娶	嗜酒不近婦人	西洋標榜	無無生	汪生入天台	海參笑話	龜咬中狀元	脫換司	爭香氣	廚房聯句	陳生脫褲	姜某駟	紫檀環蝶	綠頭放火	陳姑娘	滑弟弟	婦鉤賊袴	土地反目	蕩烟線	揀炭得婿	紅豆詞	鬼冒花神	計倒總館	韋廟老詩	
卷八	無無生	汪生入天台	海參笑話	龜咬中狀元	脫換司	爭香氣	廚房聯句	陳生脫褲	姜某駟	紫檀環蝶	綠頭放火	陳姑娘	滑弟弟	婦鉤賊袴	土地反目	蕩烟線	揀炭得婿	紅豆詞	鬼冒花神	計倒總館	韋廟老詩								
卷八	無無生	汪生入天台	海參笑話	龜咬中狀元	脫換司	爭香氣	廚房聯句	陳生脫褲	姜某駟	紫檀環蝶	綠頭放火	陳姑娘	滑弟弟	婦鉤賊袴	土地反目	蕩烟線	揀炭得婿	紅豆詞	鬼冒花神	計倒總館	韋廟老詩								

誠格為冥官

楓江老諸生，私諡誠恪先生。至誠人也。生平酷好扶乩。晚年愈篤。嘉慶四年正月九日，度往郡城，結壇處禮朝天。三日值神期，以十六再祭。云爾。先君攝篆天都，因公務過此，託我通信。爾慎毋貽誤。先生回寓，黃沐手書一本，始終四十餘年家事，觀鑒畢呈。其焚之鼎中。以違親聽，屆期，齊本詣壇，候至下午，不值人曰：與其株守不如歸去。暫息再來。何如？先生曰：諾。回至中途，遇其友薛鳳威家，薛他出，家人以主人素與格外欽遇之，身體微倦，遂將手奉安妥。明日思再往也，暫眠甯榻，就知暫眠者，竟長眠不起。馬解君本磊落丈夫，馳報江城，且為經紀其喪事。此事英人無不知之。三月初旬，有降乩於壇者曰：我於仙茅嶺上，得遇誠恪先生。云正月十七亥刻，我出關門去。身體漸覺飄渺，清風拂面，亂雲擁足，俄有童男、中女數隊，各執幡蓋等器，來相迎。遂予恍然曰：我死矣夫。未幾，見解署魏某，中生一貴人，見予忙下階揖請讓坐。曰：上帝以君真誠，委署三楚賞罰司。此去三晝夜可達。今先君巡查楚首，此去必能會面。

夜航船

卷一

一

予昔接惠辭謝而出，將到洛陽，見材官絡繹，肉薄膏干，道旁諺然曰：新修文即來矣。予問何人，曰：陸朗夫。予喜極，作雀躍曰：家君會面，良友談心，天長地久。我輩死而未死也。煩君過與，遞語我家子姪，為陽一片霞，卻不瀟通信者。

方中召曰：聰明正直之謂神。至誠如誠恪，有不為神明者乎？倘有不满誠恪者，當以孽債原之，而見人之真氣，自不容磨滅。

局騙頭

關門內穿珠卷中之小巷，曰橫巷。巷洞而短，積小男，初業頭頭，累月歇擔巷內，以清寂少人，且南北多涼風，也適有類首就沐，背後有人潛抽後梳去，向小男搖手，示勿聲響。小男以戲耍常態，含笑侯之。迨沐竟，要小男曰：梳被爾友取去，其人曰：恐爾極矣。我淋淋淋，不便走，爾為我追之。小男往後面追尋，良久不見，回身轉巷，而前堵亦不脫，兩肩脫，徒手跪地，悶動眾人，俱為絕倒。

林元一

洋中林進士，凡名復，字元一，素舉子業，奔波海外，十年前僑寓吳江東岳廟文昌宮左廡，僅寒無賴之者。天分絕頂，百家諸子，涉獵無遺，性情蕭散，不涉江湖，寂寞孤

後稍有親近者，遂移寓南鎮，與余家疾長，雷洲公比鄰。公猶子，履橋，子族叔也。愛才如命，與林遂成水乳。每造叔所，林常在座，嘲今駁古，魏魏勿倦，林精數學，識金言，寄與茶話窗下。忽聞春禽弄舌，林曰：此鳥在弟幾樹，弟幾枝，弟幾葉，下轉，午後必有雨。書僮素黠，反唇曰：林相公欺人太甚，鳥語無靈，樹枝稠密，安能辨別到爾？林曰：汝且住，金僕姑將及汝矣。未幾，大雨如注。明日，此僮因拋花樹底，為黃蜂螫，指人痛始服之。太倉謝某素昧生平，遇於小澹澹，謂林曰：我有商賈之惠，奈何？林曰：君既抱子，何誑我？謝曰：無之。林曰：君有子而曰無子，或非君所生者，有之，滿座為之愕然。張雨岑曰：林元一，異人也。無所不能，無所不精。文宗史漢，詩法唐人，書晉畫元，談叢種郭，琴則成連海上，船也。奕則巴邱橋中，史也。雙白龍而雙白虹，是其劍術。三折肱而三折臂，是其醫理。一斗酒不醉，兩石弓立挽，非異人，馬能若是。

三人戲法

錢香吏，各揚州鹽運使幕中。八月天氣，連宵演劇，頗不惬意。會有江寧府某公，遣送善戲法三人，令詣署，并云：如荷雨留，可不辱命。三人年貌相若，主人甚悅，因問客何戲法。一人曰：小人無法，祇會吃烟。一人曰：小人無法，祇能煎肉圓。一人曰：小人

夜航船

卷一

二

人照鏡，主人怪其語之奇也，曰：請試之。吃烟者，於青布袋中取出烟筒，頭狀類雞斗，大小如之，又取出梗子，狀類扛棒，長短如之，以頭套梗，牽高黃烟四五斤，裝實頭內，燃火狂呼，急請垂簾，環戶客皆從對照，隔簾觀之，見靈氣滂沱，奇態層出，樓臺城郭，人物橋梁，隱隱蓬萊海市也。琪花瑤草，異鳥珍禽，宛然蓬萊珠閣，苑池魚龍，噴毒噴霧，恍然重洋地島也。俄而炮焰怒發，千軍萬馬，破陣而至。玉山銀海，顛倒迷離，塵容大駭，主人喝住，始徐徐收帳，拍爐幾許，而駭觀肉圓者，跟一童子，令法上夜，兩手扳着春櫬，突起臂肉，橫背晶光，如攏一條玉索，將猪肉十斤，去皮骨，安致童背，手執兩快斧，一起一訖，上上下下，僅一茶時，肉糜爛而童背無纖痕，從容堆案，曰：官衙清貴，可給三日大廳，若依小人之願，做一頓饅頭，吹弗殺，照鏡者，持一小鏡，曰：我鏡照人，非人照鏡，但此鏡疲於塵，照十人外，亦無影也。有性燥者，曰：我來照，鏡而摸，眾不省鏡中何像，令人嚇倒，咸未敢照。持鏡者曰：妍媸不同，如其心焉。宜止於此。可乎？於是繼照者，即主人，鏡中一貴官，但非己之面，且餘有眼，而縣壁，亦有眼，而無言者，最後一青衣，對鏡平視，目不轉睛，眾問何意，曰：中有令人銷魂者，情于令一已消魂，不能使他人對面也。眾為之榮，然厚犒三人而去。此戊申八月中，向香吏餐

鑿為子言於秦旅旅

頓生一計

頓生一計四字本傳奇中蔡生說說蔡生貧不能娶婦婦翁江某為過生飲酒弄過
初生書過婚娶生頓生一計曰必歸家否母方書翁許之隨使家奴同去生急披公
服出後門徑赴公堂鼓譟郡守罰翁立令堂上交拜合卷謂之承國圖此頓生一計
之妙也亡友徐生曾編其計而行之者生嗜酒有寬鏡狂病丁酉嘗試順天不中明
年春李萬賞家術術與同鄉劉別駕聚飲夜深酒湧狂發攘臂別駕怒甚命健僕更
之出后歸而進生跟蹤門外忿忿不已黑夜其辨門戶謀闖治中街巷隨人執交還
卒曰購此槽豚天明送兵馬司去生嘔吐淋漓達旦酒醒大感曰何物狂奴解我在
此我斷計進上某某癡唱在眼忽被歐辱豈非天大奇聞遂幸流報聞人聞人令釋
釋謝罪叩頭若搗蒜曰小人萬死唐突老爺姑念巡夜因公望命寬宥生遂不較大
踏步而去此亦頓生一計之妙

散子錢

里中無賴善散子錢漁利最奇其例放銀一錢日取利三錢或四錢五錢且且索
之不一凡子於於遠楚方否則積月累年雁所底止則則窮民莫甚於此窮民
又貪到手便捷醫得眼前利却心頭勿顧也業此者皆打行先鬼索討稍不遂意輒
反臉噴罵老拳直奮故無不畏之如虎近有坐此發家建造房屋衣鉢食肉街坊搗
搗稱老翁相公其家愈饒其業愈勤四處放開如蛛布網日其妻收錢歸以街上行
人擁擠乃上城行至冷靜處遇兩少年底城壕內各解下衣褲與見婦來拉之求歡
婦素羞從之兩少年先後旋行游龍天矯變化出沒婦心大悅初不知城上發勝
於城中散子錢其當十倍遂與兩少年訂自今以始日夕矣俟我於城隅兩少
年唯唯於是日以為常風雨不暇也婦家備主母僕僕稍分任代走者婦必大意曰
此事非老娘莫能實欲城上之盟耳婦每登城必傾囊厚禮甚至釵釧衣飾等物
盡行予其恐少年心性不常思固結之無他好也後旋被人覷破咸來漆婦曰香爐
公罷也絲無抹佛燒香之理婦悉從之登城如故於是難行遠聞城暮集集城布
徒鐵危皆絕城隅將地官長知之禁止登城而婦家鞭子為易連城寶物久已投去
周敬三曰貸時而入者必時而出難散之長不及馬腹世間猶羨美矣洋洋自得安
知其家中不有傾人城者哉

卷一

三

酒店女子

金椒朱滿士云予鄰有紅花胡當清明時候迎神賽社青郭芳向士女如雲郭中張
氏世為望族城內有妓生韶年都雅裝若天仙其弟氏靜嚴孝居自都旋里生到邨
省嬸備此遊春對門酒店女子無見生風姿不凡如夢如寐日來問問鄰婦曰前
日與張舉人同折桃花者何人也婦曰即其甥段家郎君也女積思成房跡年段段
始終不知晁陵趙一琴詩云玉貌誰家子神光春洛神桃花湖上揚腸斷流紗人三
韓那布水詩云不語暗傷心欲語怕紅顏今日相思來生雙蝶蝶金沙玉琴人詩
云自昔真娘死少年傳聞紫玉喪揮娟江南一種奇花草不到春風便化烟當城不
是卓文君眉鎖春山鬢傳雲他日翠春橋下遊桃花休折小姑墳
夜航主人曰此事與其江葉勿盡過流虹橋小女子見而慕之思念至死何絕相
願也宋竹垞作高陽臺詞紀其事一時和者幾百家今郭趙請君詩亦可續進本事
詩集二百年來後此一轍頓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此物此志也

薄阿四

八尺鎮薄阿四臂力過人有拉與佐關煮廣置酒肉大啖而起至關所見廳柱高一
丈高一圍阿四先脫布袖曰此禦寒物不脫不便脫又恐被人竊去遂一手撻起廳
柱一手將破袖墊塞在下且曰壓此萬無走失羣不逞指口土色各鳥獸散乃不成
關場上石虎廟廟門石獅子阿四當之非僅陶之運貨直條之弄丸每逢武童演藝
必多餉阿四酒肉使勿來否則恃強糾纏必殺風景人見之皆足恭趨奉勿敢觸犯
阿四亦自負氣岸旁若無人每於酒酣耳熱白眼望青天大聲唱刀拔山兮一闌以
故人多稱之為小霸王又呼之為四大玉婿之者曰四大玉具此神力難殿前侍衛
海口將軍食祿萬千俸之何愧惜乎時運不偶與我輩手無援離力者亦復擊擊阿
四以言到傷心不覺英雄淚下滔滔至足乾陸庚子 此章江浙營駐吳江南斗坊
扈從軍衛經過無其阿四心懷憤憤抱利器不可鬱鬱無所試且於此不見吾長惡平
見吾長遠遠見一戴老鴉翎子官騎馬前來阿四從背後奮臂一拳鴉翎者翻身赴
勢一去阿四身軀已落在千步徑客坑中千步徑去南北坊有十畝之隔幸得不死
渾身不潔奄奄擡起神魂沮喪者半年自是不敢復言氣死
夜航主人曰臨離費中蛙蟬并底東南宜少棚棚者不遇掠地鴉始於暮暮睡裏
噫夜即自大千古識之阿四起手哉

卷一

黃白二物湯

醫之為言也。以我之意。當病之無。不如忘中。予今年前四月。自郡歸。江天氣驟熱。狂飲涼酒。開窗睡臥。撤去床褥。半夜覺寒氣襲人。遂發咳不止。服辛散藥。因致氣喘。喘聲。匡匡。入夜愈甚。再投起解。痰積。凡物。仍如故。親友來問。大半歧黃。議論鼎沸。或曰。寒宜薑桂。或曰。熱宜連芩。或曰。寒熱客肺。宜麻黃表散。或曰。真陰虧損。宜燕窩蛤蚧。補舉家僕。予亦無可奈何。直至五月初旬。方獲假寐。忽有真人飄然而至。撫予背曰。是可醫也。黃白二物湯。予恍然醒悟。人到中年。陰衰陽熾。土不能鎮金。水不能制火。故不得愈。黃白二物湯。鱈魚黃色。最補脾。脾補而肺火自熄。猪肺色白。最補肺。肺補而腎水自滋。現屆秋田。放水。實頭黃帽。昂首得時。買以付廚。并猪肺洗淨同煮之。火候既到。鮮腴芬芳。自然悅口。而咳病如脫。黃白之益人。豈淺鮮哉。秋谷凡曰。倘有省儉不食葷腥者。奈何。予曰。省儉惜費也。不食葷腥。如素也。二者而求黃白。則竟以大小便代之。不必更求人中黃。人中白也。

老蚌克龍

吳江為水鄉。遠近知之。南門外百里。江浙交界。自三白蕩一路。溪港環繞。菱荻接連。水勢混茫。雖漁師。嘗有遠津之慮。陸司湖在汾湖中央。猶大江之金山也。其下深潭。光怪百出。老蚌潛焉。漁者取魚。網至蚌所。輒有腥風撲面。冷氣着肌。無不病。必禱蚌始愈。漁人相戒。不敢犯。當秋月皎潔。土人時見精光一溜。直接太陰。其中有寶珠。龜馬。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旬。乘龍思覺其珠。使龍子化作赤鯉。伺蚌張開時。躍入其中。珠可得也。不意蚌覺有物。一翁而鯉浮水而矣。老龍大怒。雷而轟下。直來與蚌親。蚌仰身掀起。儘力迎敵。鳴響。寒沫滔天。龍則一往一來。蚌迎惟一。開一闔。如是三晝夜。龍竟不勝而去。阪田田。民廬漂蕩。合邨人為老蚌所困。蚌長約二三丈。瀾文餘。毛蓬蓬。若蓬蓬然。實辨五六。從德陳中窺見狀。狀如此。華蘭舟曰。蓋秋清。廣東把米。方諸夜。媚媚土。沾光。掌珠一顆。留伴嫦娥。不嫁與何物。非龍潛生。親親。長明。朕。自取之也。意。夫人雖老。東海咸風。誠難犯哉。

殺響馬

海鹽陳氏。有配。綱。價。揚。黑。鐵。年二十餘。勇力能幹。乾隆中。伊王付千金。令人都求起。官。黑。鐵。跨。街。道。山東。膠。縣。界。遇。響。馬。賊。二人。黑。鐵。恐。眾。寡。不。敵。先。下。街。擲。囊。於。地。一。賊。挺。鐵。尺。下。提。其。囊。重。不。能。舉。因。右。臂。挽。尺。兩。手。提。其。一。賊。亦。兩。手。相。提。黑。鐵。

乘隙。急抽其鐵尺。擊賊額。立碎。其一賊。拔刀未及。黑鐵。進擊之。折其右臂。賊跪地乞命。黑鐵。拔刀欲之。二賊。俱驚。當設賊時。黑鐵。衝去。不知所向。見二賊。馬在。乃以一馬。負囊。而身乘其一。馬。疾馳。蓋賊。有所得。即馳歸。馬。亦得。惜者。也。時。已。薄暮。馳三十餘里。入深林中。依稀。見。莊。院。馬。止不前。黑鐵。恍然曰。此。必。賊。窟。也。奈。眾。寡。不。敵。計。無所。之。其。家。聞。馬。嘶。以為。主。歸。也。啟。門。出。迎。見。黑。鐵。大。駭。馬。遂。入。不。得。已。隨。之。至。廳。事。解。其。囊。因。謂。曰。從。某。縣。來。錯。過。宿。頭。乞。假。宿。其。家。曰。諾。賊。婦。見。馬。不。見。夫。意。客。必。害。夫。去。今。神。道。為。殷。勤。難。酒。難。列。黑。鐵。伴。為。豪。飲。潛。以。酒。注。衣。衫。中。酒。盡。更。添。婦。暗。喜。得。計。飯。訖。黑。鐵。偽。醉。欲。眠。婢。取。卧。具。入。房。今。客。川。攜。燈。燈。出。鑰。門。而。去。黑。鐵。佩。刀。在外。手。無。寸。鐵。房。內。並。無。椅。桌。等。物。伴。自。分。必。死。暗。中。摸。索。忽。得。木。一。段。長。四。尺。許。乃。尋。常。挂。門。者。心。始。安。曰。是。以。可。以。拯。命。遂。以。木。入。卧。被。中。置。暗。於。其。端。脫。身。上。濕。衣。蓋。之。若。人。熟。睡。其。自。已。屏。息。立。戶。扇。後。以。待。夜。將。半。聞。門。啟。聲。見。一。婦。結。束。甚。頃。左。手。執。燭。右。手。持。利。刃。徑。趨。卧。所。奮。力。一。砍。刀。入。木。急。不。能。出。黑。鐵。從。背。後。踢。婦。倒。地。即。拔。木。中。刀。亂。砍。殺。之。而。燈。已。滅。乃。提。刀。換。至。廳。事。隨。壁。行。得。一。門。微。有。火。光。趨。入。即。婦。卧。室。其。婢。假。寐。殺。之。至。厨。下。見。一。僕。婦。乳。雛。俱。殺。之。持。燈。偏。照。已。無。一。人。始。知。所。殺。二。賊。乃。一。主。一。僕。也。故。其。箱。籠。黃。白。珠。寶。參。茸。積。貯。無。算。乃。以。夾。被。四。條。伴。兩。大。已。裹。席。卷。而。出。任。馬。所。之。天明。至。大路。恐。人。識。其。馬。不。敢。飲。食。疾。馳。三。百。里。達。京。師。棄。其。馬。不。半。月。事。竣。市。二。驢。改。道。從。中。州。歸。

夜航

夜航主人曰。覽賊於路。擄於室。馳馬入者。馳馬出。乎。頭。年。少。頃。刻。素。封。更。鐵。之。力。賊。此。其。中。殆。有。天。也。

文人禦暴

從來知命者。不立嚴牆之下。然危殆之事。猝不及解。天下固有脚踏實地。而無妄之災。特別相遭。此天報。非自取也。亦有倖免者。在其人之智謀耳。昔有諸生。愛蕭寺清淨。夏日。讀書其中。漸與寺僧熟識。僧亦聽候。往來既久。稱英。述。馬。一。味。生。語。僧。不。值。便。入。卧。房。守。者。以。習。來。不。禁。生。得。離。觀。圖。書。骨。董。指。以。消。遣。正。好。侍。主。人。歸。也。几。上。放。小。銅。鏡。一。具。古。氣。益。然。生。信。手。一。擊。暴。地。有。美。人。出。生。惶。駭。疑。為。鬼。魅。將。欲。詛。語。僧。恰。至。馬。蓋。其。下。地。密。僧。藏。婦。女。在。內。擊。鐘。為。號。不。防。生。乘。來。亦。不。防。其。漏。出。倘。根。事。已。知。是。勢。不。兩。立。刀。繩。自。此。出。此。三。物。請。君。了。凡。生。長。跪。乞。哀。誓。不。聲。連。不。聽。曰。非。欲。殺。君。君。來。就。死。生。曰。念。平。日。情。誼。請。杯。酒。長。列。可。予。許。之。而。始。去。少。選。擊。巨。壺。

至生痛飲數盞復請下酒物許之如前出主脫衣衫塞實腹身虛門扉之僧攜
飯進提燈當門一擊斃之大地窟發出婦女人皆良家入廟拈香被騙奇
鳴官收領大僧破廟遺通稱快鄉先輩願相南全家姻長少時請書廳下夜深盜賊
斬破大門明火執械勢甚山猛先生見難梯於牆蓋其家方修造忘故耳遂上梯
登屋手拍及片連登數埠益方昂首進儀門來先生飛瓦亂擲盜不及仰首中顧裂
膝仆倒數盜餘俱抱頭鼠竄去天明執送當官家中不遺一養亦文人禦暴之極策
也若夫陳眉公為益書記王胎上與益結蘭則龍暴非禦暴也

龍擊宿編

前年五月松江雷擊西宮於航船內先一夕舟人及諸客皆有夢眾疑不祥不敢解
纜其時天霧無雲風清氣爽舟人以為妖夢不足為慮遂開船晚泊白龍潭夜方夜
飲畢狂颺大吼雷電大作烟霧中忽飛出火龍直攫船中擊斃一少年西宮餘亦有
被傷者次早移船潭口眾昇危於岸方設壇修廟忽起自言預富人資本行商江
南又不歸去富人訟父於官監禁追比父屢召不歸致斃於獄計至諸客為我收淚
邀妓侑觴遂為殺廟我既之留連徧月費食盤盞仍不得歸致遭天譴命我表白同

夜航

七

人為迷戀烟花不顧父母者成言託而絕

夜航主人曰昔昔鹽中聲聲慢裏度河媚海賦地情天雖慧業文人不免荒於是春
朔西方紀神哉哀白屋全銀益青樓花粉天誅應不到是而釀成奇禍之尤者富戶
偶家兩造耳吾聞龍生九種狂控其父霹靂其子其所由來恐非一朝一夕之故

腰斬蕩河船

溺人者水也載人者船也載人而溺人者船中之妓也東南水路此風處處有之粵
閩曰蛋船曰蛋戶曰落蓬曰採珠戶曰肉花盛曰人鮮豐漢相曰長船曰後船又曰
包船又曰叫乘乘又曰花船溫處曰夜叉又曰夜復嘉湖曰余嬌江右曰念殃江北
曰思娘又曰思殃海口曰落濠湖上曰再搖擻口號噴雜皆江湖無稽之談其為求
乞則一也而求乞如蘇郡之蕩河船則又高求乞於繁華之中尤屬可怪沃土之民
不材女紅所得幾何女謁所資無盡既乎蔡娘蕩舟西施採蓮越女木蘭吳娘六極
相沿既久頗成風氣奢侈過處於今為列船中器具則玻璃加漆燕銅水晶鑿花鑲
嵌鑲金雲白翡翠珊瑚象牙碧玉紫檀香楠花梨紅木衣則玫瑰棉花食則鴨腦豆
腐粿膏雞蹄笑為印姐包皮不肩衣也尋常蔬果鄙為老大食作不肖與也龍井茶

一淘便傾繁釀餅半燒旋棄裝束則巧立名色若元寶頭殺殺啼斜插花即裝龍
翅髻復來好蝦完梳鵝頭梳天魔裙婦娥袖觀音兜昭君帶閩州留春鞋揚留繡花
袴而且湖山供其碩妥風月助其妖嬈箕路船橫陳版版頭呼小妹動喚阿娘纖
喉暖響大服銷魂嬌盼流波油頭喪魄嗟天人情頗好滿也見金夫不有肌夜度娘
常事近聞若輩偏裝股作態南北兩壞股實子弟多有耗千金而不得償風韻遂
致鏡中好影盡裏芳膚可親不可曉也噫盡感滔天脂膏塗地愚夫不足惜蕩戶實
可誅是時郡守汪公即令閩省撫運廉得積弊着巡捕水利查禁船戶若干即于山
塘桐樹汛新玻璃關快蕩河等紅架起兩頭高樓截斷婦女看父夫領管并各穿
青布衫裙帶家眷窻毘許踏從前淫俗以清風俗吳中士氏至今稱快事焉
將琪生曰玫瑰為精鴨腦作腐未必真有其事不道形容衣飾奢華耳然其暴殄天
物僭越供奉其身原有應得之罪雖然此等常山蛇也斬首尾應斬首尾首應斬腰恐
首尾俱應斬爾爾說張五姑娘事可鑒

斗輸米認臂

裝飾飾首亦飾臂五代火標錄慕容彥超大括城中民貧以搞軍前陝州司馬閻宏

夜航

八

魯孔母以泥中金釵臂狀之陳臂之名防此蘇軾詩壓國佳人纏臂釵是也又有玉
臂雙溪筆談云曾見一玉臂兩頭旋旋屈申能合杜甫詩清輝玉臂寒是也又有繫
臂昔昔春始九年魯進良家子女以備內職擇其美者以時紗繫臂雖此比紅兒詩
繫臂先封第一紗是也若楊萬里就渡詩畫院繡臂照江湖則有繡臂張祐詩畫鼓
拖繫錦臂擲則有錦臂繫欽定情詩何以致春拳船臂雙金環則有縮臂范成大詩
約臂金束束未穿則有約臂趙孟頫詩粉汗生滌給臂香則有絡臂至於風俗通五
月五日以五色絲絡臂辟邪非裝飾也孟郊羽林郎錦臂飛蒼鷹戎服也項言鄭
惠以錦為半臂亦非裝飾也戴珙之封臂未幼之黃龍記君恩非平服也纏之臂以飾
女子取其相好非男子所服明矣今男子亦服之嘗見都人士往來賓館散步街坊
偶繫臂金光閃閃洵覺式觀頗富貴者自然無怪近有某入子好尚時流渴欲效
尤嘗有傾家蕩產百孔千瘡而博一臂之力者謂之彩臂人情外務可笑至此居停
主人丁青筠之友周某家僅度食喜生蕩河船一日過山塘同丁就鮑船榻下陪陪
飲調情弄舌甚覺可人周酒酣逸興相與從生實未唯唯也婦戚周彩臂套已臂
上曰即面自於妾妾臂廢於郎周固解人信口答之曰望不到十里長亭也頓鬆了

玉臂耶。丁在旁曰。盟心不若盟臂。遂歡笑而別。比歸家。周婦怪夫臂之不在臂也。詰之得實。婦素賢。置之勿問。翼日。周令僕人向船婦索臂。婦側目。故思曰。有之。但胡亂妄批。教僕何處尋出。旋捧一袖。往來。見黃金射目。鑿鑿。彩臂堆垛。二三百隻。在內。顧僕曰。此何手。觀音殿。不知那隻。是前臂。又喚阿母。我後房。盒子來。看其母。又捧出一大盤。盆。其中紫赤。濃淡。更不勝數。婦曰。聰明一世。莽撞一時。僕與爾俱。在暗中摸索。胡不叫爺自來認。僕拜告主人。周笑。然若失。裹足不入。蕩河船。卒為老成人。

潑婦吃虧

邑有潑婦。狀甚醜。而效顰過於東施。喜裝飾。塗脂抹粉。湖袖撲髻。嫩嬌做媚。日與少年。摩不送。頑戲無度。狀若妖精。遇之者。無不伸舌唾。曾與監生某狎。生諱有家。計。婦竟認為夫婦。日登門吵鬧。生婦。以為。鵲巢鳩。若何。奪人。婿也。婦長之若。蛇蝎。敬之如神明。一日。生正在。納悶。又以。誅求。無已。反。於。角。口。婦披髮。撞頭。將。拚命。下落。生。解。避。他。處。婦。尋。覓。不。見。氣。不。下。咽。竟。自。扯。其。後。粉。碎。如。軍。前。旗。式。樣。狂。奔。街。上。萬。人。蜂。起。喊。到。公。堂。初。縣。官。出。入。常。見。是。婦。於。輪。旁。想。必。不。錯。婦。且。號。且。哭。

夜航船

曰。某監生白晝強姦良婦。不從。被毆。乞。命。提。究。正。法。官。叱。之。左。右。速。其。下。去。婦。不。聽。竟。全。脫。碎。撲。撲。身。投。驗。毫。不。顧。羞。官。以。為。不。吉。命。肆。撒。下。杖。從。來。杖。婦。人。及。蘭。人。例。不。祛。下。衣。今。婦。自。脫。定。枕。一。絲。不。掛。泉。目。昭。彰。欲。臨。人。而。適。自。陷。望。今。邑。人。說。起。皆。為。捧。腹。

通家派

唐建勳曰。人情之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始亂之。終成之。煌煌封禪。獻長上而光。泉壤。伊誰之力耶。今婦。怪物也。當時近之者。亦不可謂非奇人。

某友少。考訂。功。而。具。絕。好。悟。性。嘗。與。一。友。同。行。街。上。見。裝。潢。店。內。貼。對。聯。落。款。書。通。家。春。三。字。某。因。問。三。字。何。義。友。曰。源。頭。我。未。考。據。若。夫。春。想。不。出。五。種。內。首。陳。靈。公。淫。於。夏。復。舒。之。母。朝。夕。往。夏。氏。之。邑。故。詩。曰。無。此。疆。而。界。陳。常。手。時。夏。鍾。界。都。無。非。通。之。謂。陳。常。於。夏。非。通。家。春。之。謂。陳。某。曰。君。論。明。白。曉。暢。更。無。他。據。遂。深。服。之。

他日。某。同。生。食。艱。難。就。蒙。館。於。楊。安。派。中。暇。日。出。游。適。前。所。同。行。之。友。各。道。湖。濱。握。手。弗。釋。詢。近。况。某。曰。近。在。通。家。派。謀。徒。友。曰。改。日。造。訪。一。揖。而。別。閱。見。友。於。城。之。內。外。徧。訪。通。家。派。無。有。知。其。地。者。友。亦。罷。詠。後。兩。人。又。遇。友。問。曰。君。所。云。通。家。派。春。果。

有異地乎。何無一人知之。某曰。僕館楊安派。以二字不雅。相故。隨口改之。友曰。楊安二字。何不雅。某訝之曰。自君言之。而遂忘之耶。天官宮中故事耳。友為之狂笑。不也。

袁香曰。憑臆而談。通家多矣。揀秦檜可謂之通家。梅蘭部可謂之通家。韓賈卷可謂之通家。卷推之歸陳。故可謂之通家。潘西。可謂之通家。餅。與。大千。世界。無。通。無。礙。馬。任。而。不。通。必。如。某。友。之。引。經。據。古。斷。章。取。義。却。為。匪。夷。所。思。

賞善罰惡

震中。云。當時。鄉。宦。橫。暴。荼。毒。倚。勢。凌。人。雖。當。道。無。此。氣。魄。有。某。孝。廉。公。車。時。資。三。百。金。於。林。姓。林。本。銀。如。數。而。還。其。券。且。贖。之。又。往。貸。陸。姓。陸。堅。謝。不。能。亦。無。所。贖。某。尋。捷。泥。金。入。箱。逃。告。從。歸。就。事。畢。集。某。折。東。遊。林。故。林。冠。帶。肅。奉。赴。之。入。門。見。前。廳。柱。下。鎖。一。人。視。之。則。前。所。不。肯。貸。銀。之。陸。翁。也。不。敢。置。問。既。入。主人。優。禮。格外。殷。勤。酒。半。家。人。捧。兩。盞。至。一。選。所。貸。銀。一。則。以。杯。幣。酬。之。林。俱。不。敢。領。再。三。勸。乃。受。二。幣。主人。曰。翁。狀。介。若。此。是。重。吾。以。前。來。之。遇。也。旋。噴。門。下。客。諭。之。曰。翁。知。此。酒。之。所。由。設。乎。林。謝。不。知。答。曰。此。我。主人。賞。善。罰。惡。之。舉。也。伏。陸。某。者。翁。識。之。乎。林。曰。識。之。曰。

夜航船

若是翁介。姑引之。歸可耳。林唯唯。遂散後。始解其囊。以付翁。陸歸。登。得。銀。七。百。兩。沈。林。奉。某。曰。非。千。金。不。可。陸。變。家。換。產。足。數。與。之。乃。得。解。當。時。鄉。宦。如。此。夜。航。主人。曰。二。百。年。前。縉。紳。門。第。威。福。德。之。叔。非。說。言。也。顧。我。家。東。昌。公。布。衣。講。鄉。約。遵。萊。夫。人。晴。麻。伴。讀。不。識。亦。有。人。區。及。否。乎。不。為。貧。富。所。動。乃。為。風。骨。誰。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耶。至。於。報。施。之。道。皎。皎。者。所。不。屑。言。

缸頭泛

俗傳染坊紅花缸內。不能出色。務作謠言。調語。閑。閑。街。巷。一。偶。百。和。駭。為。奇。事。而。缸。內。出。色。分。外。鮮。明。謂。之。缸。頭。泛。此。義。不。知。何。處。查。者。文。章。嚴。撰。龍。蛇。紫。媽。紅。不。出。嬌。揉。造。作。皮。肌。桃。花。媽。女。伴。親。採。風。仙。花。揚。揚。指。甲。窮。工。極。巧。色。已。絕。對。對。岸。人。家。曰。昨夜。五。更。後。秋。香。陪。織。女。渡。鵲。橋。過。東。南。分。野。乞。假。三。晝。夜。降。凡。准。提。燈。與。唐。伯。虎。相。會。帶。無。窮。巧。意。下。來。先。進。者。得。巧。十。倍。於。是。諸。女。伴。爭。往。提。燈。拈。香。禱。祝。疾。忙。乞。巧。稱。秋。香。夫。人。歸。來。指。甲。宛。若。珊瑚。皆。秋。香。下。降。之。助。也。嗟。嗟。一。指。甲。公。得。此。頭。泛。若。是。天。下。豈。有。真。色。哉。

夜航船卷一終

蘇明府

儒史就文墨固是本色未有如吾邑當年之蘇明府者明府名正蒙楚人從甲榜出
宰吳江未及一載不合上官而去當其來吾邑也於垂虹亭起岸囊囊備燕惟古琴
一張破書數篋而已任三日即招邑中士子雅集街衢講說性理娓娓不倦是時桐
鄉皇甫竹泉先生掌教松陵書院明府一見恨晚贊主嘉賓遂為佳賓桃李盈門春
風滿座稱極盛焉蘇喜角藝鐘鳴燭輝真欲以習以為常性又謙遜脫稿後必與
諸生商榷修字字隨心而止諸生文有好奇句輒高聲朗誦曰君非吾士也乃吾師也
尤喜作詩詩如其文理趣盡然近范陸不近蘇黃以東坡比之則不樂猶記日稿午
招集諸生於松松軒飲酒賦詩先成者飲巨觥送蘇蘇予詩光歲中一聯云彈琴午
日微陽若揮毫清風論穆如明府大喜謂山長皇甫公曰即若具擊角才惜無蓮花
幕之傳為美談一日見招予到尚昂有銜役忤其意撲地將杖之其人王姓本巨族
年五旬指羽儀充官役未受官刑與予近鄰不為緩頰似非情理後前長相曰父

夜航船

意意怨此人付生甚不薄明府露顏直起曰係何人曰東蕪一笑而釋曰快磨墨
其風雅如此噫我師乎我父母也今可得而見乎殊令人思與

三梅快事

竹泉皇甫先生諱樞浙江桐鄉人乾隆中會魁與吾邑周清華先生同榜蓋早年科
第也歷官湖北竹山縣知縣致仕樞王松陵講席予得閱素書書院在學宮西北與
予家草田南廡兩叔比鄰故兩叔親愛業其門先生天分超俗遠於經籍唯詞賦聲
書法非其所長故不得館選先生平生有三梅快事與予叔姪輩及猶覺洋洋灑
灑喜形眉睫第一梅初歲考學使古陸先生考作類不惟意實之師師亦附肩勉
強游湖上日暮還寓路經貢院聽鼓聲聲將發卷膽法不敢視思既過之何不
作秦越之視又短視若無眼鏡正在表側忽被梯脚絆跌照牆下手觸一物冰涼玉
潤拾起一水晶眼鏡也恰好對眼仰視首名印己名是年食饌第二梅先生若不使
言子叔姓曰事無不可對人言乃曰記十六歲時清明掃墓歸舟見前船女子端
妝心竊慕之比三年冬月完裝却扇即元配諸人某氏也求成曰此事快在偶逢
第三梅某年臘月先君病在床褥于次討不上公事先君曰老病無憂違命為子

無奈何快快入都場畢過歸未到越北口家信已過父病霍然矣是時大綱既滿
從容途次頗有得履望蜀之意飲食居止刻刻以聞蘇默念得夫關頭幾幾無已行
至一村見魏然開闢大書連提提質者紛若燕雀然予不敢僥命借借見己名第五
名會魁借借無誤予真極陰驕如陳博故事遊時方解此三梅快事也願安知非前
此三梅快事正及過起彼此千萬格大不快事予我故問文章有大開闢身世亦
有大開闢甚矣塞翁之高見也人能以塞翁之見為地尚何窮通得失之有哉眾曰
我等師先生猶先生師塞翁也

書生拘執

竹泉先生宰竹山縣時有無行孝廉自幼結姻小家既因貧解不辭以私怨告官
求退而別圖珠圍翠繞者先生最重又士見孝廉呈詞事關人倫風化即斥女父而
准退婚女父不服先生忿怒拍案曰爾雖薄不修欲汚人耶不顧而逃明日再審女
挺身堂上曰謂我有私憑何確證天地鬼神昭布森立生殺人至此耶先生以女言
既大怒拍案曰長舌即是厲階必覓確證世無茶僕之行矣女色益厲時夏秋間
身衣單衫女便利及向腹直刺曰不剖不寬血流滿堂兩旁土色外歸氣絕目尚炯

夜航船

炯不閉先生自分大禍至幸上堂刀已僅離任旋里未幾而誣告之孝廉亦未幾
而先生之喪子孝廉亦死家本瘠薄坐食十餘年窟現難慶因時亭為江家著司與
先生素好鹿米宰教松陵書院始來時時令蘇公訂為文字交極其恭敬蘇云雅者
某公不承雅與出納之命謂之有司修俸為之不繼幸有生徒來往頗不寂寞常到
喻義堂講誼喻義堂即講堂廣植花木有海紅花一樹予先伯祖冠雲先生修辭志
處今為菜園海紅花尚好其時又有沈黃茅三生皆能文好客係先生鄉戚自定相
從者當聚會時有花飲海濱論起帆流連連日甚樂也無如江城地土需餉門第
清寒縱有饋送不敷度支尋辭館去破後其才亦卒遂為若輩地家業益落
田根屋脚儘傳他人最後幾於衣食不周老夫婦二人既居一榻狀似蕭條晚境不
堪至矣乾隆五十餘年先生早親友欲貸草草成喪繼娶孀婦人至今尚健南履叔素
重友誼追念師門嘗告予曰我力綿薄特勸爾鴛鴦舟為素矣眾同人幾金備師母生
養允矣費用予方歎此舉甚善未幾鴛鴦舟計至不終
夜航主人曰青年貴樓海內知名玉樹蘭蓀高堂歡喜一時佳話三樂美趣即使四
壁蕭然一官無恙而河陽白髮彭澤黃花亦可娛晚節俟後人也乃不遇以書生拘

德若必作隔山狀。丈夫雖不稱知。則考官則有李常之癖。批其毒甚。曰言之有埋。誰曰不可。聽哉。先中式。有食宜賀之者。生趨出。執其手曰。何如。劉生得中。第三名。成美。宜敗我哉。劉成美。前詞名。曰。劉生得中。中。想亦足。此中成。向。道。聞。湖。解。又有走八哥者。以八股為性命。大啼怒罵。一切談吐。無不從八股中得來。試賦冠冠。胡不作一性靈語。學使素臨。劍老詩古。八哥與老。詩題乃擬張壯武勵志詩。八哥洋洋自得。作七言絕句一首。出場。捉人誦曰。聽于新詠。一字不敢改。過曰。吾人有志於修。遂宜可知。斯而已。雖其室室乎。張也。亦當知其所勉夫。

閩南史曰。臨經者必名姓。釀酒者乃真僧。航戎馬者為書生。攻文墨者始戰將。以出三昧者入三昧也。歐陽不論文章。司馬不談政事。猶是強制其心之詭。淳淳問。淳淳敦敦。孰其窮。真龍名其器。庶幾哉。

高木道士

戊申江南鄉試。一生虔傳。韋左司廟中。祈夢。六中。夜深就寢。見一黑衣真人。翩然來。謂公曰。君不可以為道。醒而愕然不解其說。是科領薦。後被磨。觀。到。停。二科。以頭場。次。日。月。星。辰。繫。馬。支。有。於。穆。二。字。犯。下。孟。孫。子。登。東。山。一。節。知。有。道。字。犯。

卷二

五

下故耳。生恨張而。故以禮閣尚。遂就。暮。准。安。暇。日。信。客。出。遊。過。關。廟。見。懸。牌。書。神。機。詳。夢。回。字。生。以。前。善。述。之。請。詳。其。人。徹。每。笑。曰。是。何。難。解。黑。衣。真。人。高。木。道。士。也。曰。不。可。以。為。道。者。以。後。語。伐。柯。何。是。也。君。始。有。美。中。不。足。乎。生。悟。於。傳。道。字。罰。停。二。科。舉。公。示。意。元。妙。通。風。磨。心。琴。曰。夢。奇。矣。詳。夢。者。尤。奇。豈。亦。烏。木。化。身。耶。即。以。其。人。之。道。遂。解。其。人。之。夢。其。人。傳。道。在。是。矣。

風水運

乾隆年間。閩中延平海。狂。三。畫。便。氏。居。漂。流。殆。殆。淹。死。生。靈。堆。積。其。屍。脈。血。產。腐。為。一。空。先是。白。洋。邨。人。見。有。赤。身。婦。人。口。吐。白。烟。向。南。去。披。髮。狂。舞。且。舞。且。唱。若有。追。其。後。者。越。數。日。而。災。作。東。城。內。有。馮。少。史。情。慘。其。父。為。人。津。厚。教。子。甚。嚴。生。甫。三。歲。黃。冠。過。其。門。摩。其。頂。曰。此。兒。有。風。水。運。家。人。莫。察。其。語。笑。而。捨。之。翁。大。婦。既。沒。生。覺。覺。無。依。聚。徒。自。給。鄰。人。巨。富。海。濱。時。風。卷。其。屋。生。居。如。故。鄰。前。他。出。婦。女。暫。歸。生。家。并。攜。種。種。什。物。寄。頤。馬。鄰。母。心。異。土。木。堅。固。報。達。若。此。豈。家。單。薄。薄。蓋。何。反。無。恙。耶。大。稱。亮。生。起。登。城。探。望。風。色。見。白。浪。滔。天。黑。雲。如。滾。流。尸。浮。滿。離。犬。不。寧。忽。旋。風。一。轉。旋。生。而。去。生。獨。雲。霧。中。片。時。陸。一。空。船。內。風。刀。益。肆。御。風。憑。水。不。知。

所。自。分。萬。無。生。理。安。於。奴。奴。少。頃。風。刀。稍。戢。腹。飢。甚。船。中。一。無。所。有。船。底。惟。柴。稍。一。具。生。想。若。得。不。死。將。以。換。食。勾。延。且。甚。適。時。風。漸。恬。息。前。望。桅。檣。盡。雲。旗。半。飄。如。漂。到。省。城。關。欄。是。年。大。比。士。子。攢。集。眾。中。識。生。者。目。眙。半。响。以。為。運。從。何。來。處。居。於。此。生。吐。其。故。眾。代。為。悲。喜。引。至。寓。所。飯。以。薄。粥。飲。以。薄。綿。坐。飢。寒。三。日。於。風。浪。之。中。不。成。人。樣。知。一。得。衣。食。健。旺。如。常。生。曰。天。降。之。客。流。來。之。區。幸。逢。一。葉。救。命。之。恩。繫。住。樓。頭。帶。恩。得。也。風。才。水。散。吹。我。來。何。不。吹。我。去。耶。眾。曰。君。屢。矣。既。來。之。必。有。深。意。天。緣。不。可。錯。過。資。資。幾。何。家。區。區。者。不。予。片。子。蓋。生。早。游。浩。無。力。就。試。者。會。有。道。補。送。錄。道。生。得。科。舉。入。闈。文。思。注。流。風。發。水。湧。幾。不。得。拍。場。舉。謝。同。人。操。舊。舟。到。家。見。已。屋。依。華。輝。輝。煥。然。坐。被。天。風。捲。去。岳。指。二。十。餘。日。人。皆。歎。息。曰。天。道。豈。易。馬。翁。之。為。人。不。延。一。版。乎。法。無。畔。岸。何。處。招。魂。生。先。買。前。相。羈。羈。抱。道。二。樓。陳。成。毛。髮。森。豎。想。馮。生。不。說。說。話。其。中。殆。有。天。乎。至。作。起。鹿。鳴。者。未。益。堅。其。信。方。郵。家。母。女。之。操。生。舍。也。東。鳩。終。宵。語。朝。不。見。未。知。天。風。吹。去。也。疑。其。避。嫌。疑。其。厭。煩。轉。覺。耿耿。不。識。此。子。有。生。還。日。否。迨。其。歸。而。母。心。慰。道。其。中。而。母。心。亦。喜。我。女。幸。未。占。風。此。子。非。凡。必。以。為。乘。龍。佳。婿。母。有。心。前。早。有。此。心。也。遂。使。冰。人。而。委。禽。焉。一。時。佳。話。

卷二

六

延平人無不芬芳。蓋類云。明年春官不第。竟留會館。村尋歸計。忽聞有顯貴病脫症。顯貴醫官要用真烏龍骨。倘覓不得。生猛省。想。着。着。着。水。時。船。稍。藥。箱。內。有。黑。骨。一塊。潤。澤。可。愛。詢。之。博。物。者。曰。烏。龍。骨。治。虛。脫。症。立。愈。我。時。亦。不。為。珍。龍。命。工。難。作。小。便。以。貯。篆。紅。絲。為。扇。柄。現。在。客。囊。何。不。出。之。濟。人。遂。檢。得。倒。其。篆。紅。今。取。去。顯。貴。得。藥。果。起。諸。所。自。來。左。右。皆。告。知。為。下。第。舉。子。請。由。會。生。冠。服。詣。府。見。儀。仗。森。嚴。王。宮。琴。瑟。虛。數。重。始。達。書。房。顯。貴。出。首。主。殷。勤。禮。數。復。暖。開。軒。命。酒。下。榻。者。稱。榮。攜。手。全。謝。生。坐。不。覺。顯。貴。曰。先生。高。識。我。知。之。矣。難。然。我。必。有。以。報。之。逾。兩。月。顯。貴。危。從。木。蘭。令。生。進。獻。詩。賦。稱。官。賜。進。士。除。中。翰。旋。授。郎。官。年。未。三。十。度。任。都。守。買。某。郎。宅。宅。改。進。門。闈。戰。乎。煥。乎。宅。在。南。新。街。城。脚。一。格。相。去。莫。止。復。庭。哉。此。事。寄。處。官。延。平。時。日。且。識。其。人。乾。隆。四。十。八。年。九。月。為。我。述。於。靜。暉。堂。上。

夜航主人曰。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下二項包上三項者。立念不脫。少者埋頭不轉。際會捷於掣鈴。一風水之運。耳。始。姻。科。富。貴。顯。榮。而且。抵。掌。王。宮。馳。名。筆。下。頃。刻。二。千。石。風。水。之。運。何。限。量。哉。雖。然。一。人。并。天。萬。人。落。刻。風。水。運。亦。太。不。公。

白黑黑

趙齊谷云盧墟徐四拙夫頭船為業戊申冬往平島程曾雇其船徐四年三十外巨...

夜航船

卷二

七

無是技也眼前行伍舉屬鎗蟻駘駘自即以下真無幾焉惟徐四者猶不失為鐵中...

好淫類書

男女情慾萬物化生人倫萬世豈可謂之淫山澤通氣陰陽陰陽通可而止豈可謂...

夜航船

卷二

八

術變化善攝障勢謂之人鵝鵝概慈坡陀陸然背腫需聲團團謂之人駝駝未老先...

憑銷龍氣不復地。娘妾滿前聞其進。疑必有兩俊婢提紅紗燈引導。曼曼曰。娘
娘十耶。宋知柳詠又曰。其正廳堂宅。及花廳書房樓閣。并一切坐落。約三四百餘
無從而到。其所謂好景園。即王家花園。我頻過焉。園由尾門進。如街兩三折。計二百
餘畝。即琅琊古道。土木材料無不分外精細。流池環繞。窈窕曲折。園中林綠有亭
翼然。曰則。循欄而行。回廊五十餘武。始見奉崇堂。名曰杜傲山。山下曰香碧湖。
皆有山水真趣。山路平坦。用雲南石子砌成。略斜幾步。上有飛白書曰雲深處。四大
字。旁植楓樹。霜紅可憐。玩片時。知命意。自以此進。銅銀雙關。騎子內宅也。尚
未觀止。下山一路。逶迤如虎。即十八畝。至一石坪。平曠可坐千人。東北高樓三楹。
曰望星。綠石梯上。開廳縱目。攬園之全勝。馬橙黃橘綠。益信園之名不虛。而我遊正
當其時也。清商四起。簫笛行雲。主人內宴也。騎子最好聲色。亦好文墨。故婦紳先生
游園。必得流連。飲飲歌。選色盡歡。始過望星樓上下。登墨淋漓。貴游題詠。檄檄多
於蒲東。外若小金谷。即銷金谷。半枝樓。瑤島。松葉飛來。第七拳。休堂。延青閣。
紫雲宮。紅蓮榭。望極。立雪。名勝甚多。借箸於日。暮。又懶於應酬。屢遊。不得暢。其
皆不若望星樓。杜傲山。高標而幽雅也。後騎子敗事。園入官地。今不知如何。改觀也。

夜航船

卷二

騎子少孤。母改適。王姓。王死。不能自給。為官家傭。隨官舟中。騎子乏食。為僧。不
類相識。幫扶。允當。街從。稍得立身。尋因作橫斥。遠避。難處。遂奔波。母所。適年。與某
公子。有斷袖。好。游揚。當。得。為。長。隨。某。公。極。任。之。實。素。漸。裕。妻。亦。能。向。主。人。色。笑。
內外。重。用。積。貲。益。鏡。後。奔。走。數。百。販。賣。無。獲。數。倍。某。公。歿。大。婦。經。紀。其。事。所。有。金。珠。
重。器。密。運。東。歸。仍。哭。泣。盡。哀。人。咸。義。之。不知。其。家。已。素。封。板。與。迎。婦。建。產。屬。夫。天。
人。福。壽。斯。殊。無。忘。其。所。自。來。云。

天宮舊會

江右郭生。少年聰俊。濯濯如春月柳。娶婦靜好。琴瑟諧甚。一日。生偶調婦。婦覺之大
相。反目。生負氣出門。時春光明媚。信步郊外。見紅欄紫閣。人影依稀。指以指。問。洋。華。
將。歸。迷。其。去。路。旁。皇。道。石。有。婦。人。年。約。三。旬。身。材。妙。瀟。瀟。欲。波。直。注。生。曰。來。妾。引。導。君。
好。處。生。素。能。遠。欣。其。尾。之。長。街。短。巷。幾。歷。行。回。忽。見。門。第。巍。巍。大家官閣。旁有小街。
幽。邃。前後。無。人。生。戲。執。婦。手。曰。卿。將。起。度。我。手。婦。低。聲。曰。君。將。起。度。妾。也。且。笑。且。伊。

街。盡。見。山。沿。山。兜。轉。曉。鷓。鴒。啼。喚。參。差。古。木。開。墻。以。壯。蟠。築。成。知。前。第。之。復。園。也。因
乘。之。側。旁。有。小。扉。婦。將。入。指。垂。楊。樹。下。顧。生。曰。君。於。此。少。待。我。即。出。未。幾。婦。出。含。笑。
翠。生。入。回。廊。折。度。宇。深。沈。不知。幾。幾。院。院。始。到。樓。樓。成。生。輕。步。上。梯。樓。門口。早。有
細。珊。然。靜。候。者。曰。來。乎。婦。曰。來。矣。引。至。複。壁。密。室。室。狹。僅。容。一。榻。生。坐。在。內。昏。黑。不
辨。五。指。前。婦。曰。君。歸。矣。攝。飯。至。有。棋。精。美。八。口。方。知。何。品。鼓。三。棒。光。後。來。就。觸。肌
溫。膩。吹。氣。如。蘭。抱。定。還。疑。玉。是。烟。也。生。本。偉。器。及。鋒。而。談。泉。驚。且。覺。覺。無。數。素。美。輪
摩。闐。其。暗。中。酣。戰。狎。狎。僞。至。正。如。六。賊。戲。彌。勒。佛。而。仍。無。半。面。緣。也。自此。肉。屏。風。內
無。夜。無。明。生。不。覺。奄。奄。垂。絕。羣。女。倉。皇。無。措。乃。以。獨。參。湯。櫻。桃。口。送。進。始。甦。生。含。淚
乞。散。骨。還。鄉。許。之。引。導。如。前。達。閨。閨。始。知。入。於。坎。宮。文。畫。便。矣。歸。至。家。成。相。錯。語。曰。
即。君。知。有。屋。乎。九。江。空。往。返。也。生。婦。翁。為。九。江。府。廣。文。家。人。疑。其。避。風。一。住。已。連。僕
追。去。幸。七。日。來。機。閨。家。安。慰。遂。為。夫。婦。如。初。生。道。狼。藉。復。如。醉。如。迷。神。思。散。越。大。病
數。月。得。良。醫。始。愈。初。家。人。詢。其。七。日。還。留。何。地。生。含。糊。應。之。及。見。病。劇。疑。有。他。故。嚴
詰。之。得。實。家。人。大。駭。以。為。鬼。狐。作。祟。無。疑。獨。具。西。席。王。孝。廉。曰。非。鬼。狐。天。宮。舊。會
耳。勝。於。賈。后。盛。於。嚴。府。

夜航船

卷二

夜航主人曰。竹垞詩話云。水右族。有家巷。郭外。僕僕守之。五更。有女子。自稱。小水
人。吟詩。題。壁。僕。僕。翻。經。朗。誦。思。借。佛。力。以。速。其。去。也。女。笑。曰。經。從。佛。出。佛。豈。在。經。耶。
天明。披。金。管。三。掠。髮。而去。詩。曰。只。見。船。泊。岸。不。見。岸。泊。船。宜。能。深。谷。暴。風。雨。誤。苦。年。
經。從。佛。口。出。佛。不。在。經。裏。即。在。妾。心。頭。即。身。隔。千。里。噫。永。卷。長。年。離。情。終。日。練。綺。琴。
中。知。音。難。索。黃。鸝。花。下。好。夢。方。回。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何。因。入。得。來。奉。勸。世。人。天。
宮。一。鹿。勝。連。七。級。浮。屠。

夜航船卷二終

蜂囊三品

偶閱宋史天禧末年天下茶皆禁止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
法務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者而逃閣下歐陽文忠
公上奏住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不多其價遂貴予想今
若此渴殺人矣葉生在旁曰我與君無礙昔蒲汴橄欖湯亂嚼柳木儘可應酬細
舌所苦者眉生耳眉生者進士新塗令葉卿公次子嗜嗜茗茶者也生嘗曰安得人
盡玉囊我常水既足矣又曰茗茶味苦益人知慮不淺座右書一聯云身健却緣餐
飯少詩清每為飲茶多喜硯石喜清談塵揮玉映香肩窈窕危日勿厭過龍園在古
囊頂日精則漱口涸枯腸沃透若清明復勿潤喉也殺雨後勿沾屑也每逢友家
輒自帶茶恐主人茶弗佳也主人聽其茶好恒與索之于是座客盡索之生嘗甚歸
家製綠紗囊三枚上囊曰原中囊曰法下囊曰具依陸鴻漸茶經三篇之名而名之
上繫領下中繫肘後下繫腰間上貯絕妙佳品非原原本本彈見博聞兼詩骨高越

脫雅調

功深養逸有益于己者不得焉其餘瀝若胸無城府語亦中聽可以中費之法字號
與飲然已不可多得目前之口頭之文下盡應酬而此綠囊三品何嘗佛囊三妙
一日在虹橋巷寓中夜深鼓浪酣睡醒起日高三丈倉皇着衣顛倒繫囊而出抵茶
還寓笑致致謂主人曰咄咄怪事今日過一博物君子趙等人物竟甘我囊下之具
京師王河勳子極勢利需其術術時有兩垣來趨候一秀才一童生至留秀才飯
童生自去好事者作時文腔譏之中二比開合云惜也王二僅得為秀才也假令其
上而為舉人為進士為翰林王河勳子方將撰贊放屁之不服而寧止于留飯幸也
王三猶得為童生也假令其下而為皂隸為奴僕為乞丐王河勳子將揮拳勸贊之
不服而寧止于不留飯此話舊矣乾隆戊申學使胡公科試蘇州府樂四書題子游
為武城第一句葉生出場背其考作云惜也子游僅得一行作史也假令連而在上
將大道之行三代之美大同之化方將藉手而報君相之知而寧止于為宰宰也子
游猶得治偏隅也假令窮而在下則詩書之說禮教之登几席之閒不過解筆而
卒文人之業而又安得為宰人曰此可謂脫俗調諷心餘空谷春樂府江都令魯學

連舟次錢塘得詩二句云袖中吳郡新詩本標上杭州舊酒癡某生素清其近鄰富
翁自羊毛場邊由斯樹由斯俗作牛屎生贈詩二句云袖中牛屎新詩本標上羊毛
舊酒癡子曰此可謂脫雅調

蛇味最美

嘗聞有大毒者必有大美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產龍蛇蛇亦龍屬其味必異人
鮮能知以食之者寡不比魚肉雞鵝等物同然悅口百粵僻壤嗜好各別三楚兩廣
猶近地也食者頗多捕者苦不易得子族弟客粵多載廣成省歸家說及廣中土宜
蛇最貴鼠次之蜈蚣土笋又次之犬豕牛羊不貴舊例三院到任蛇戶獻蛇重一百
二十斤者為上味其蛇產萬山中求得其穴先以茅竹片銳其端周穴旁植之相連
四五里人咸具糗糧于六七里外守候蛇將出穴先有大風腥聞數里蛇戶伺之須
史意然直出觸着竹尖偏身刺破血流滿地更蟠盤里許力疲撲倒為人所獲其肉
香美肥脆在約胎狸唇之上有大僚官粵南下車巡捕票稱鄉保獻土儀陳列盈庭
大僚見巨蛇在中謂其恐已也怒而責之過十日又獻之又責之越一月餘鄉保數
人共昇一大蛇較前數倍大僚又欲責之鄉保情急伏地乞哀曰蛇以百二十斤為

夜航船

卷三

率今仗光威急得二百餘斤無有踰于此者矣屋額而出大僚怒且其進白華矣各
詳然曰此不易得之物也糟之作脯祛風疾和肌理大有補益公幾予錯池急納之
聞者皆食時弟亦在座尤大啖之曰世間無此味不食不知其旨也
夜航主人曰獻蛇之役楚粵古例吾鄉前輩葉大理公相傳其巡車時海寇劉香老
掠高岸等地交公撲滅之某公督兩廣高宴羣僚公以飢功上座治具者先捧巨蛇
出公直駭起某公笑曰南陽受寵若輩

豎耳采秀才

廬生現豎卷世本廬山始祖賽番公由綿衣術平宸濠有功封都尉從上封泰山沒
于玉簫卽贈將軍至今墓在封樺壇北生清癯露骨長面大耳頭骨昂藏絕無儂
儂態相其舅翁馬靈胎先生旅食京華三十載歸見生曰似汝人材廬家千里駒也
豈長為人僕僕明幼喜修飾鏡與致子賀歲扶風生正作醜顏頑要見各狂鳴奔
跳值馬翁出叱之而退年南此觀文思沛艾每角藝驢墮虎將不敵與散長吟吟
每欲作詩句輒伏長林豐草中冥搜政思有得直躍起曰得得得之矣思者無不驚
倒若推敲未安躍來貴官龍頭弗知避馬詩集數種曰落錢遠游贊羽丹單總名之

曰浦橋風雪。寓京師。入法雲寺。以松聲詩。交知于王恭宣先生。恭宣先生為之叙。生儀尚偉。先生賞識之。而防閑甚峻。每謁必屏姬妾。曰諸公之口。不可不杜。今年春自京師上。歸來。疲乏不展。會諸君子寓鐘山別業。與寺僧遊。大懼。踏破屋瓦。其時宵不寐。半諸君子力解。始寤。鄭生又傑曰。鑿虛虛生。非凡材也。剛良中時露。臨微。抑其意。雖王公大人。不肯帖耳而服。不然。尋常販夫。豈子。委以重任。負之而趨。恭先捐館。吳門。屏客。案。于。張。果。老。巷。中。鑿。虛。忽。效。孫。子。荆。哭。王。濟。狀。并。擲。脚。狂。狂。呼。曰。右。華。常。存。此。人。獨。死。形。體。酷。似。其。舅。劉。學。使。嘗。吳。子。生。有。的。願。之。目。某。大。人。為。書。院。山。長。評。其。文。曰。條。發。頭。生。氣。勃。勃。非。時。下。紙。糊。點。畫。伎。倆。然。而。曉。風。殘。月。消。受。多。年。一。領。青。衫。鏗。鏘。南。北。苦。挨。麥。磨。并。不。得。糜。食。膏。火。附。庫。附。院。聲。名。始。終。直。豎。人。多。呼。之。為。監。耳。朵。秀。才。

夜航主人曰。俗呼監耳朵。又呼調皮。暗驢馬。不循良之呼。以呼驢之聲。呼虛過矣。顧與其挂尾。乞憐。毋寧監耳。促。強。

產珠致富
吳郡麗娃。卿民家有女子。珠色身。猶。媚。媚。古。吐。兩。花。十五。嫁。同。邑。某。子。伉。儷。極。合。結。福。多。載。竟。不。生。育。探。之。亦。無。病。翁。姑。急。于。抱。孫。欲。謀。置。側。室。于。婦。俱。不。悅。曰。安。見。石。田。卒。不。獲。期。翁。媪。無。可。奈。何。後。年。餘。婦。忽。發。嘔。厥。食。頃。其。動。靜。大。似。懷。孕。踰。時。腹。膨。膨。果。有。娠。矣。先。是。半。月。茅。山。道。士。過。其。門。曰。內。有。妖。氣。然。無。害。而。且。有。獲。眾。不。以。為。意。此。臨。集。瞥。見。精。光。滿。屋。催。生。媪。大。駭。曰。冷。氣。逼。人。怪。物。將。出。俄。見。小。黑。蛇。從。母。腹。中。下。地。口。銜。明。珠。一顆。光。燭。內。外。向。母。蟄。繞。若。實。獻。然。家。人。懼。驚。萬。狀。產。婦。恬。不。為。怪。勸。家。人。藏。珠。于。樓。放。蛇。于。野。從。之。復。有。江。西。客。來。求。珠。珠。長。徑。寸。圓。光。晶。晶。不。世。之。寶。也。竟。售。黃。金。千。兩。遂。成。巨。富。復。某。高。嗣。續。將。買。娶。婦。曰。一。索。而。得。千。金。再。索。而。得。千。金。錢。樹。子。勝。宜。男。花。遠。矣。亦。又。何。求。某。曰。千。金。不。能。承。一。脉。也。婦。不。悅。曰。恣。君。之。所。為。納。妾。生。子。名。曰。復。龍。從。此。胎。珠。戶。閉。雖。屢。叩。不。納。焉。

夜航主人曰。產蛇一事。常有之。金竹安云。乾隆年間。王家漢人家。一門。直到。天竺。進。香。僅。留。一。僕。守。家。僑。新。娶。婦。風。俗。有。暗。房。之。惡。男。女。居。室。未。滿。月。春。謂。之。暗。房。不。可。入。廟。門。又。恪。守。功。過。格。新。娶。多。違。之。例。也。僕。偶。會。作。樂。時。壯。丹。威。放。趁。家。中。無。人。具。酒。肴。賞。花。夫。婦。大。醉。即。于。湖。石。洞。中。肆。歡。嬉。戲。不。一。月。婦。腹。隆。起。僕。疑。有。私。嚴。詢。不。服。延。醫。診。治。醫。曰。尺。脈。巨。瀾。胎。氣。無。疑。雖。難。禁。陰。邪。入。毒。氣。混。濁。汝。曾。犯。非。禮。房。

事乎。僕以實告。醫曰。是矣。同到花石閣下。仔細窺探。見山背洞中。深寒腥濕。舖僕曰。曾於此間。得少佳趣乎。僕首應之。命燒雄黃。桂圓。燈。入。洞。與。良。久。一。巨。蛇。昂。首。伸。舌。而。出。斃。之。飲。婦。以。攻。毒。散。大。劑。灌。入。夜。半。內。過。下。小。蛇。數。頭。蠕。蠕。欲。動。病。體。雖。然。今年四月下旬。子遇詩。漢。東。營。里。忽。見。人。頭。擁。擠。沸。沸。響。曰。看。養。蛇。子。手。隨。到。東。湖。邊。日。擊。一。蒲。包。血。裏。花。蛇。三。尾。長。約。四。五。寸。黃。質。黑。骨。蜷。縮。其。中。近。村。某。婦。所。產。也。惜乎懶惰性成。不及湖濱細視。致有遺珠之歎。否則獲千金于曠野。未可知耳。

活載魁魁
乾隆五十年。吳中大旱。斗米四百。民多為餓。街巷稍涉幽僻。人莫敢過。遇則衣帽零。星。無。完。全。而。歸。傍。晚。尤。甚。有。無。錫。客。肩。錢。三。千。過。王。廢。墓。時。居。殘。年。積。雪。盈。野。客。未。攜。火。照。前。面。古。塚。內。跳。起。一。長。身。鬼。物。白。衣。朱。履。狼。牙。眼。目。肩。山。丈。餘。客。嚇。倒。鬼。不。予。前。來。將。噬。客。適。遇。醉。漢。狂。歌。而。行。瞥。見。白。衣。擊。客。怒。髮。直。指。醉。漢。業。棺。匠。極。有。膽。力。大。聲。喝。曰。何。物。惡。鬼。害。夜。迷。人。吃。我。一。禿。當。腰。直。砍。鬼。應。手。而。倒。作。人。字。式。樣。醉。漢。亦。跳。起。即。以。釘。鞋。亂。踏。鬼。乞。命。討。饒。不。聽。乞。益。哀。踏。益。猛。雪。為。之。絲。須。史。客。起。醉。漢。亦。醒。因。思。鬼。何。能。作。人。語。殆。非。鬼。耶。客。覓。火。細。照。乃。匪。徒。劫。客。伏。戎。子。莽。製。一。長。白。衣。人。肩。而。扮。作。魁。魁。嚇。客。者。天明。就。送。官。府。視。其。白。衣。擊。斷。鬼。腿。峻。法。治。之。後。遂。無。魁。魁。者。

敵柳鬼
內。勇。沈。鴻。開。八。十。餘。歲。老。翁。也。子。早。喪。遺。腹。孫。嚮。在。南。濠。開。山。貨。行。其。孫。少。年。耽。酒。不。事。生。業。家。計。益。落。乃。以。休。休。庵。前。老。屋。售。去。僦。居。郡。治。後。大。街。街。內。街。之。東。北。多。墳。厝。地。甚。荒。冷。乾。隆。庚。子。春。予。寓。斜。溪。有。逸。虎。邱。看。玉。蘭。有。入。城。已。晚。不。及。回。寓。因。訪。到。街。中。翁。處。歇。宿。翁。內。室。三。樓。樓。與。孫。東。西。居。已。居。其。中。後。而。一。空。地。圓。場。外。皆。曠。野。蓬。蒿。蔽。塚。叢。叢。如。也。家。人。以。我。至。設。榻。于。翁。榻。之。旁。話。久。獨。談。各。歸。寢。處。三。更。後。忽。聞。敲。柳。聲。三。度。每。度。三。響。聲。甚。悲。涼。不。移。他。處。子。以。刀。斗。宵。鳴。擊。夜。常。驚。何。此。聲。之。大。不。類。也。未。幾。睡。去。明。日。翁。之。寡。媳。杜。母。謂。子。曰。若。昨。夜。有。所。聞。乎。子。曰。正。要。問。及。母。曰。敲。柳。鬼。也。僕。移。家。來。兩。月。夜。夜。聞。之。不。爽。喜。刻。風。雨。晦。明。無。間。也。詢。之。鄰。人。亦。云。如。是。不。知。何。怪。子。未。敢。信。且。攜。木。梯。倚。着。圍。牆。仍。然。出。門。開。步。是。夕。赴。友。人。宴。主人。好。長。夜。飲。局。備。留。客。子。以。敲。柳。心。事。乘。間。抽。身。翁。已。遣。人。伺。候。到家。翁。睡。于。其。媳。孫。茶。話。移。時。遂。各。安。寢。子。謹。留。醒。眼。以。待。牆。外。好。音。不。敢。解。衣。寬。褻。

夜航主人曰。夜航主人曰。俗呼監耳朵。又呼調皮。暗驢馬。不循良之呼。以呼驢之聲。呼虛過矣。顧與其挂尾。乞憐。毋寧監耳。促。強。

比二其時猛聽一聲急忙啟戶。見上樓偷窺牆外。時月色朦朧。見聲自荒塚連樹
樹下起旋伸出一和向頭和隱隱探望。予急揚揚上樓。如對針連。覺聲數數顛動。
若不勝其痛。予下梯開門。將到荒塚。處踪跡之。猶阻。乃比晚。同其雇工。何計。到樹
樹下。見枯草中血痕幾點。知為墻頭磚石中傷。予謂何計。鬼血尚在。鬼何往乎。自
此寂寂無聲。斯亦魍魎之流。亞歎翁止關門。正窮鬼莫追之意。

了頭嘴快

甲寅秋七月。蕭瑤生。王半瓶。羽客。袁鑿之。同飲山塘野芳。酒酣。家船內。酒數巡。半瓶
出令曰。各玩古人詩一二句。要切座各隱病。起曰。白眼看他世上人。瑤生曰。妙。故云。
鑿之當杯曰。老年花似霧中看。半瓶短視。故云。瑤生云。趙家姊妹多相忌。大姊曰。僕
家無忌酒。到便飲。遂曰。開敲棋。子落燈花。瑤生夫婦曰。對奕。因事反目。三日不彈。
隱病也。半瓶存思。無所得。蓋以古人詩句。中令人隱病。原一棘手事。偶見二姊臂上
有兩三紅點。遂曰。雙回錯認守宮砂。鑿之曰。守宮非隱病。罰酒。我與王即改正。何不
云五盤三月有楊梅。瑤生含笑曰。若可謂好肉上做瘡矣。大姊當蓋曰。種桃道士
歸何處。眾問隱病何着。二姊曰。未完也。君等何急。奪杯自飲曰。前度劉郎今又
夜。船。卷三。五。

顧騎龍

南廬叔家。聞人顧騎龍。狀貌熟曉。兩眼紅。至晚不見。而皮如漆。故鼻軟。令人欲
唾。然其天性醇雅。口無穢語。恬澹自如。後叔家業中落。諸事裁減。賓客漸稀。司閤不
用。騎龍為他人牛馬。東奔西走。猶得自給。性嗜文墨。既書。雖斷簡殘編。珍瑜拱璧。
並喜作詩。信口脫出。綽有情趣。記其暇。取我來。與予戲之曰。聞爾能詩。即以貴
瓜為題。可乎。騎龍應聲曰。即君賜的。買西瓜。價面瓜。價不差。包拍大紅。菓蜜。雙竹
蟻。無用再煎茶。予贊歎之。騎龍喜不自勝。更近近作云。佳人獨宿千千萬。才子孤眠
萬萬千。老天真肯行方便。兩處牽來一處眠。予又大笑之。多與買瓜而去。未幾。要其
妻。貌與大貌天然匹合。裏有臂力。能舉石臼。裏言笑。勤儉清潔。善事良人。予嘗過其

家。見一室。儼然。時花養魚。破牕。几不着。織履。夫婦各為人家傭作。朝出暮歸。沽酒
對飲。相敬如賓。其深不啻也。一日。夫婦未歸。騎龍作塘上行一首。云。塘上行。來心
事。逐逐。連歡。斷思。依依。鶯鶯。白首。猶同。宿。其。道。鴛鴦。兩處。飛。飛。者。比。之。張。王。樂。府。五
如。弟。舟。過。吳。門。百。花。洲。見。浣。紗。女。綽。約。宜。人。謂。騎。龍。曰。彼。何。人。斯。何。若。此。之。麗。也。騎
龍。正。色。曰。主。有。陳。思。之。才。僕。非。陳。思。之。僕。僕。僕。僕。守。太。上。感。應。為。見。色。不。顧。之。訓。主。之
所。勉。僕。未。之。見。也。遂。有。回。頭。若。看。開。花。草。雲。折。秋。風。桂。子。香。之。句。規。主。人。也。蓋。雅。人
深。致。而。道。學。居。心。者。未。幾。其。妻。病。死。騎。龍。作。歌。哭。之。曰。嗚。乎。我。妻。何。棄。我。而。逝。矣。
念。生。前。之。勞。苦。兮。幾。時。而。得。乾。淚。僕。鯨。魚。之。終。夜。兮。何。年。而。得。安。睡。盡。從。汝。於。夜。臺
兮。作。雙。雙。之。鬼。魅。朝。夕。哀。與。却。人。為。之。悲。慘。曰。若。愚。甚。妻。死。再。娶。多。哭。何。為。騎。龍。作
詩。謝。之。曰。但。見。街。坊。旌。節。婦。不。聞。街。坊。表。義。夫。可。憐。世。風。日。澆。薄。使。君。到。處。皆。秋。胡
終。身。弟。續。家。悲。見。諸。即。讀。書。騎。龍。攢。眉。曰。小。官。人。不。用。讀。書。且。讀。二。十。四。孝。足
矣。請。通。書。而。不。知。父。母。縱。然。做。得。官。來。做。不。得。人。也。請。云。官。官。子。子。哉。
袁。廣。人。曰。萬。然。和。氣。移。如。清。風。人。倫。無。憾。誠。實。不。欺。吳。郡。人。文。淵。蔚。先。之。後。有。茂
倫。茂。倫。之。復。有。騎。龍。

徐玉官怕鬼

兗山東門外徐玉官。年二十許。成衣為業。面白皙。性慈。畏鬼。鬼魅。遇人。談鬼
魅。事。輒。近。人。身。貼。着。不。肯。去。然。極。畏。鬼。又。極。好。聽。鬼。鬼。一。聞。談。鬼。輒。喚。奈。何。曾。在。城
內。人。家。做。衣。夜。間。通。話。同。夥。談。鬼。魅。一。人。說。鬼。最。凶。惡。往。往。存。人。替。代。扮。作。好
女。迷。人。忽。然。慘。覺。披。髮。咋。舌。以。團。套。柳。人。無。不。被。害。又有。摸。壁。鬼。伏。牆。壁。間。伺。人。走
過。吐。冷。氣。攝。人。魂。魄。倘。無。所。施。技。則。以。衣。袂。障。人。周。圍。旋。繞。令人。奔。投。無。路。謂。之。鬼
作。樂。又。謂。之。鬼。打。墻。以。便。溺。洩。之。可。破。其。法。談。至。夜。分。夥。出。如。廁。玉。官。獨。坐。猛。想。鬼
話。如。在。目前。毛。骨。悚。然。無。處。避。避。王。家。婦。婦。居。能。輪。刺。出。時。工。恐。其。匠。料。懸。無。人。響
潛。來。照。看。玉。官。正。在。惶。怯。之。際。無。人。相。伴。見。婦。出。直。趨。婦。懷。中。抱。牢。曰。娘。娘。救。我
婦。大。罵。曰。成。衣。無。禮。趁。茲。開。闢。調。弄。老。婦。家。人。奔。奔。捧。捧。而。點。玉。官。口。不。及。幾。少。嘔
形。來。請。婦。婦。氣。不。平。曰。我要。問。渠。若。何。苦。難。望。我。悲。悲。恐。何。救。法。曰。別。無。他。急。法。
年。少。體。怯。望。娘。娘。恕。婦。曰。渠。膽。如。天。大。而。云。怯。乎。兩。等。孤。單。狗。索。忘。想。天。不。爾。饒。
也。眾。再。三。哀。懇。願。婦。曰。要。罰。渠。帶。套。袴。一。疋。讓。渠。驚。驚。肚。兜。兩。箇。元。色。湖。縐。貼。褲
一。件。酒。花。散。樣。開。袴。一。條。且。要。針。針。好。手。段。否則。斷。斷。脊。筋。送。官。辦。去。眾。唯。唯。惟。命。

夜。船。卷三。六。

兗山東門外徐玉官。年二十許。成衣為業。面白皙。性慈。畏鬼。鬼魅。遇人。談鬼
魅。事。輒。近。人。身。貼。着。不。肯。去。然。極。畏。鬼。又。極。好。聽。鬼。鬼。一。聞。談。鬼。輒。喚。奈。何。曾。在。城
內。人。家。做。衣。夜。間。通。話。同。夥。談。鬼。魅。一。人。說。鬼。最。凶。惡。往。往。存。人。替。代。扮。作。好
女。迷。人。忽。然。慘。覺。披。髮。咋。舌。以。團。套。柳。人。無。不。被。害。又有。摸。壁。鬼。伏。牆。壁。間。伺。人。走
過。吐。冷。氣。攝。人。魂。魄。倘。無。所。施。技。則。以。衣。袂。障。人。周。圍。旋。繞。令人。奔。投。無。路。謂。之。鬼
作。樂。又。謂。之。鬼。打。墻。以。便。溺。洩。之。可。破。其。法。談。至。夜。分。夥。出。如。廁。玉。官。獨。坐。猛。想。鬼
話。如。在。目前。毛。骨。悚。然。無。處。避。避。王。家。婦。婦。居。能。輪。刺。出。時。工。恐。其。匠。料。懸。無。人。響
潛。來。照。看。玉。官。正。在。惶。怯。之。際。無。人。相。伴。見。婦。出。直。趨。婦。懷。中。抱。牢。曰。娘。娘。救。我
婦。大。罵。曰。成。衣。無。禮。趁。茲。開。闢。調。弄。老。婦。家。人。奔。奔。捧。捧。而。點。玉。官。口。不。及。幾。少。嘔
形。來。請。婦。婦。氣。不。平。曰。我要。問。渠。若。何。苦。難。望。我。悲。悲。恐。何。救。法。曰。別。無。他。急。法。
年。少。體。怯。望。娘。娘。恕。婦。曰。渠。膽。如。天。大。而。云。怯。乎。兩。等。孤。單。狗。索。忘。想。天。不。爾。饒。
也。眾。再。三。哀。懇。願。婦。曰。要。罰。渠。帶。套。袴。一。疋。讓。渠。驚。驚。肚。兜。兩。箇。元。色。湖。縐。貼。褲
一。件。酒。花。散。樣。開。袴。一。條。且。要。針。針。好。手。段。否則。斷。斷。脊。筋。送。官。辦。去。眾。唯。唯。惟。命。

玉官自選佳婿。想本去無緣。莫若喬遷即中。且其母在色術前人家做針線。諒有
賄賂。一夜過馬龍巷中。前有靠牆而立。候門啟者。玉官猛然想。所謂伏魔鬼者。非
乎。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包裏。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此為鬼者。此以彼為賊也。尤之兩相誤者。旋兩相釋。并與玉官大熱行。至中途。風緊
火烈。瞬息。旋在暗中。換至小巷。望有火光。見兩少女。纏繞相親。倚門相望。候隔
壁新遷家。春觀其年貌大小。何若。玉官心搖。搖如懸。想必。鬼要奪替。代否。則衣
裳楚楚。深更。窺探者。謂何。女見玉官。來以快。遮蔽。玉官。蓋信衣袖。迷入。詢不。証也。此
伴作勢。其術無窮。我命休矣。幸有極。忙解。褲。褲。復爾爾。二女。並。鄰家。做什多
人。聞。喊。舉。火。光。炯。炯。一。少。年。男。子。褲。帶。未。繫。雙。手。捧。眉。呆。鳥。直。對。女。家。門。前。僅。若
木偶。二。女。含。羞。略。覷。而。進。求。慈。難。犯。上。下。貳。俱。看。百。口。其。辨。體。無。完。膚。幸。鄰。家。有。老
媪。與。玉。官。母。熟。識。詢。知。玉。官。乞。眾。始。釋。手。扶。至。母。所。東。方。已。白。包。裏。不。知。所。之。衣。店
卒。閉。不。成。

夜航

卷三

七

夜航主人曰。長卿過一閣。久雨。遇雙珠。無論陰陽虛實。幻境。即是樂境。懸兒。個。個。積
畏生疑。此客。豈能作賊。斯人。可謂無禮。不達忠厚長者。定與梁上君子。游矣。詎。直。前
後。淋漓。已。盡。

鬱林夢驗

先叔祖松亭公。乾隆壬申。副舉。博聞強記。胸羅全史。往來南北。屢不得志。掌教武昌
勺亭書院。夢與王召入殿下。公以家事未了。乞緩時日。王曰。不索君命。但索君一臂
之力。耳。醒而異之。旬餘。其弟廣階。公卦。始信陳壽三國志。王修謂袁諱曰。兄弟手
足。譬人關。而斷其一臂。可乎。所云索一臂之力者。索弟命耳。又嘗夢入山左。汶上縣
若有留之者曰。君可。置。桓。此。處。待。荷。花。開。時。送。君。歸。棹。不。數。日。聞。撫。軍。峯。亭。先。生。聘
為。西。席。明年五月。撫軍罷任。公亦。還。里。始。信。汶。上。閣。子。所。在。荷。開。近。棹。豈。非。五。月。歸
家。光。晚。年。家。食。糧。難。慮。想。出。仕。以。選。期。將。及。也。時。于。下。榻。十。廟。前。別。駕。府。中。公。適
遇。別。駕。飲。之。于。桂。林。書。屋。夜。卧。樓。上。天。甫。明。公。喚。于。曰。昨。夜。游。雙。桂。樹。下。香。窠。中。蟠
一。巨。蛇。屈。曲。在。內。驚。起。知。為。夢。不。識。何。由。得。母。送。桂。林。乎。于。曰。近。則。近。矣。未。確。也。山
谷。詩。曰。士。人。烹。鬱。屋。山。鳥。叫。鉤。鉤。蚊。為。鬱。屈。鬱。木。為。林。必。鬱。林。無。疑。既。而。果。然。

臺東西

朱乳。甚。品。類。曰。家。廟。在。東。故。稱。東。家。書。塾。在。西。故。稱。西。席。東。家。西。席。之。名。勝。此。吳。下
有。延。師。訓。子。東。家。誠。鄙。鄙。又。喜。陽。秋。人。物。西。席。某。生。更。清。奇。古。怪。博。酸。做。物。昨。昨
野。野。皆。兵。人。也。以。兩。人。為。賓。主。我。知。其。醜。語。不。相。入。矣。一。日。西。席。戲。題。詩。曰。東。家
東。家。實。肉。骨。項。項。鼓。董。董。東。家。見。之。亦。題。四。句。答。之。曰。西。家。西。家。亦。亦。奇。一。十。年
魁。魁。老。麵。皮。西。家。不。知。自。悔。而。人。侮。之。也。物。然。變。色。曰。我。乃。西。府。仙。班。停。備。西。清。洪
春。暫。寄。西。湖。講。席。君。不。過。偶。然。東。道。主。耳。遠。東。之。白。奇。貨。自。虐。殊。不。值。一。嘆。指。壁。上
珠。連。圓。曰。以。人。物。論。西。施。寧。人。微。者。若。效。雙。不。且。駭。殺。人。耶。又。指。盤。內。瓜。皮。曰。以
食物。論。西瓜。沉。澀。滿。腹。清。沁。詩。脾。貴。品。也。東。瓜。塊。然。一。包。破。絮。而已。其。他。可。知。東。家
曰。噫。先生。何。太。不。知。了。東。也。夫。東。方。者。春。產。萬。物。之。聖。也。東。即。殺。牛。東。方。豈。狗。子。人
者。不。必。論。人。生。物。者。自。可。殺。物。而。且。大。明。東。生。扶。桑。東。北。非。若。君。薄。西。山。氣。息。奄。奄
者。也。而。且。平。秩。東。作。勞。勞。松。籽。君。之。西。成。東。作。之。餘。濕。耳。東。鸚。鵡。粉。紛。紛。若。若。之
西。崎。東。樹。之。餘。溫。耳。今。我。小。東。大。東。杆。袖。其。空。而。西。人。之。不。榮。榮。衣。履。不。知。來
也。噫。我。自。祖。東。誰。將。西。歸。而。猶。自。高。興。氣。固。念。吹。吸。無。感。乎。西。華。之。不。振。也。繼。自。今
旅。裝。請。即。還。鄉。馬。首。不。勞。我。向。王。母。且。勿。遲。臨。小。兒。別。存。偷。偷。科。若。亦。何。面。目。見。我

夜航

卷三

八

父老。敬。賓。西。家。之。愚。夫。也。聞。東。家。某。言。絕。然。不。悅。曰。于。豈。踰。牆。而。據。爾。家。處。于。乎
何。逼。我。一。朝。衣。地。也。摸。臂。而。起。忽。開。屏。內。獅子。大。吼。曰。何。物。西。狗。大。肆。肆。肆。他。弱
水。三。千。試。我。鴻。溝。一。岸。急。喚。東。林。卷。此。西。席。實。知。東。皇。得。令。一。齊。着。力。欺。我。西。山。鐵
丸。不。覺。西。番。大。笑。肅。衣。冠。而。奔。折。南。嚮。者。南。嚮。者。曰。何。事。左。右。曰。東。西。事。南。嚮。者。大
悅。曰。快。擊。東。西。來。左。右。曰。東。西。進。南。嚮。者。拍。案。怒。曰。如此。蠢。東。西。我。不。用。

黃。帆。帆。曰。此。案。難。斷。直。要。李。卓。吾。來。做。縣。官。乃。得。向。東。耳。卓。吾。曰。天下。有。東。無。西
故。但。有。東。南。海。無。西。北。海。此。鐵。案。也。否。則。意。于。東。而。東。意。于。西。而。西。何。定。向。耶。陳
二。軒。曰。何。處。無。東。西。若。以。東。西。概。演。恐。連。山。側。海。猶。不。盡。真。存。一。扶。窄。路。以。寓。誠。諦
可。謂。不。知。西。東。者。作。指。南。車。

水府電人

維。揚。鮑。十。洲。之。舅。孫。尚。標。少。攻。舉。子。業。穎。悟。絕。倫。生。平。慷慨。好。施。錢。財。過。手。輒。盡。自
嘆。曰。靈。氣。為。人。何。修。得。此。乃。銷。磨。于。何。堵。物。耶。視。世。之。附。隨。逐。臭。振。斤。播。兩。者。都。不
入。眼。父。母。俱。逝。無。力。贖。盡。從。估。客。販。貨。漢。口。舟。次。鄂。州。夜。泊。橋。下。宵。定。夢。一。青。衣。人
呼。孫。起。曰。客。會。算。乎。曰。會。袖。出。算。法。一。本。考。之。孫。遂。退。乘。除。珠。不。停。走。青。衣。揮。手。曰。

姚映五曰七八年前英城大營溫將軍會鬼卒塞道無色不悅惟算盤鬼到人爭躲閃之陳百官筋住三元坊人擁集其門豹戲謂眾曰鳩盧激臨不足當諸公避債者人皆笑之可知負今生之債者不難以來生吞之而負前生之債者今生其何說之辭并盤鬼來宜避之惟恐其後且陰府算盤酷于陽間須得算無遺策者方許承之

夜航船

卷三

十一

夜航船卷三終

夜航船卷四

清 破頭山人新編

骨董先生

族兄拙亭館郡城陶氏曾識一骨董先生姓董忘其名號酷好說骨董徑呼其為骨董先生先生說客曰寒舍圖書法物鼎盤刀杖一名一器汗牛充棟俱非恭漢下物恭漢下物不物色耶論書曰書契以來卿雲垂露尚矣但病不純篇斯題越當矣又苦不化飛白蝌蚪可矣又多鐘索拔刀先以愜意甚妙至于書則不知有蘭荊無論章畢與大小李也先生貌奇古多骨少肉面凹黑多班點有紫亮紫紅髮髯年七十餘住班竹巷門首古玩店拙亭偕友造訪乞玩骨董先生許之登堂見懸畫龍雲霧滃然先生曰龍係葉公所藏還有兩袖不敢掛則真龍要來問此何獨掛先生曰此老龍曾聞退數龍角爪之而零碎滿堂拿龍畏之不敢來問掛亦無害層下牛腿缸上有竹一段凡三節先生曰此夜即包皮也貯水煎茶有三楚風味捧茶顧客曰諸君試味之予老人素不作欺人語眾笑應之俄有樹犬狂跳而出先生叱之退曰狡狴也眾曰血肉之軀有不死者先生曰死過三次春秋時喉啞趙宣子為提爾明搏殺輻回貫馮復還元脫予得飼養俾守骨董門戶恭客不敢入焉書廳對照清董疎庸閣落子鏗然二客對奕先生引客間玩眾方與二客揮毫生咨嗟歎息曰不肖之子作事夫刻好端端女婦氏留贖一塊五色石天也未嘗補完倒被圮族之丹朱碎作棋子著無怪乃翁之不託也指其梓曰夾楸木眾問何謂夾楸先生曰夏杜樹松每一松必有兩楸夾之故謂之夾楸眾問本于何處曰續岫嶼老夫所養至于棋筒光潤乃防風膝蓋骨為之惜披卸斧斷壞遠不式觀婢捧點心出眾客食磁器室翁獨食木碗曰客知碗之所自來乎眾曰請授先生曰桐輪改造昔贏后私陽復免懼事洩屬樛毒代已令其以陰關桐輪而行以唱太后事出史記注以桐木為車輪御之行示雄使也改作食具既以陰補陰之義眾為之解頤益信其家一切什物都不落恭漢下枚舉一器必有樛樛篆文幾字識者曰龍漢某年製龍漢盤古年號先生家器具編年紀月大半不離龍漢者近是拙亭又曰子過友人審頭鼓火吃淡巴椒友曰君識此大刀否乃夏王治水牌元圭是也偶然墜破用以鼓火取龍雷之火妙意存焉予曰得非從班竹巷中來乎友直駭起曰君何以知之予曰此處本

夜航船

卷四

十一

骨董

夜航主人曰：眉生叔構兩銅雀，質骨重先生曰：時物我不做，即使的，真亦未除，寔堪建去，今呼吸耳，何足貴焉。當于餘姚身廟復園，攝得中既一，與高五尺許，土色方純，迥異周泰之製，故其詩曰：香爐畫畫劫餘灰，又值春風獻歲來。她如太和盈一室，碎瓶斜掃萬梁梅，骨董風流略見一斑。

臭銅員外

乾隆丙午，吳中大疫，劉軒雲施藥于馬大錄巷中，有病丐冠冠前來乞藥，偏體瘡池，若癩，燥熱，叱之，則止之，曰：民我同胞，丐猶民也，何用叱為？與數藥，令其洗脫，丐叩頭而去。座客徐某曰：君等信以為丐乎？有眼不識泰山，此臭銅員外也。我與近鄰，故知之。蓋徐員外家私巨萬，原本祖業勤儉得來，常以刻省二字為傳家寶訓。員外略通文理，喜覽書史，暇日，撤破椅而習坐，括于若孫環侍，購寶訓曰：我豈老珠，不念子孫哉？我今括爾等來，恐于刻省二字，不能體貼深入，我再為爾等講究。夫刻從省起，省以該刻，省之時，義大矣。要平仲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宰相要省，劉寄奴珍重祖物，龍燈嫁女，無絲半，帝王要省，犀伏妻病，不肯出百錢買藥，將軍要省，章莊數米炊飯，詩人亦且要省，况我佛何出身？仲秋之月，羣鳥養羞，鳥亦知省，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清虛養德，掉尾泥塗，龜亦知省，可以人而不如龜乎？願子孫謹誌之，毋忘乃祖乃父之志。一日，將遠出，索通與術船隻，不敢妄想，徒步不勝，因念家有北狗，意則食于野，夜則宿于窠，益以乘不離左右，余偷老伴也。又思適百里者，春種適千里者，三日聚糧，今長驅僕僕，一人一騎，糧費奈何？員外巧計，愈出愈奇，囊糠粃，三斗禁狗頭上，已飢則食糠，狗飢則食己之所愛，得意復行，比歸，其子候門曰：爺遠出一度，旅費奈何？員外告其故，其子號咷大哭曰：爺如此暴殄天物，子孫恐不免餓殍，依兒算來，爺狗吃狗糞，爺吃雙雙輪回吃轉，豈不還省一斗歸家？員外恍然曰：我兒高見，必能自食其力，無求于人，跨窠何疑，我死眼日矣。員外姓錢，名為能字，四之佳，與胡同內，其偏體瘡池潰爛將死，亦自速之，處以要省柴火，將盥水向烈日中，曝洗流，深中甚毒，故不成人樣，豈真乞丐哉。

洪大肚

臭銅員外之外，又有嚇和洪大肚，家計與員外相埒，而刻省過之。子婿母有青衣婢小鳳，住浙江桐鄉，縣北柵頭，獨家，小鳳來我家，年纔十二，齡業止平手，口氣大而無氣，見婿室如懸，未因僕喜，竊大收曰：大娘若何活命，我舅家廠房

三百步，封箱不開，直到去年大荒始贖，且家中大小人等，不許喫飯，只啣粥，大娘若何活命，時子叔在山東，攜銀兩歸家，囑子兌換錢用，小鳳又深許曰：錢安用，孫子妹曰：癩了頭，錢不換，將私鑄銀，小鳳曰：何用私鑄，櫃中去，取私鑄，櫃中無有，鳳曰：審中去，取，蓋其舅家錢散，散害，是以銅青於審，粟紅于小鳳，熟視之，疑人家，却如其舅家也，舅舅即洪大肚，子問小鳳，汝母同胞，幾人，小鳳曰：只舅舅一人，又問汝同胞，幾人，小鳳曰：只哥哥一人，子曰：哥哥現在何處，鳳曰：在舅家，春來四日，啣粥兩碗，家有常例，子曰：汝曾到過舅家否，鳳曰：娘死後，僅到過一次，舅母曰：一家只管一家，了頭，屢次來，並阿舅不許住，我家非養人場也，趁早別尋門路去，子思家資十餘萬，同胞惟一姊，姊惟一弟，不肯收養，必令其蓬頭赤腳，奔走二百里外，為人家磨養，無他，多其食指也，慮其出嫁也，且慶其多一親半，纏擾也，大肚之中，另有一具眼，子終未敢深信，既而訪之，確繫有其人，有其事，後子自平望歸舟，有客附舟，客溫姓，烏鎮住，子問貴鎮有洪大肚否，客曰：去年癩病死矣，若何問及子，久仰其省儉，客曰：家疏素封，行同乞丐，遠近都之，無與論婚烟者，子以舟中無事，閒談最好，再問因何而癩且死，客曰：自作孽，不可活，叨借一茶，敢不為

君述之以詳，先洪大肚，銀居，借費不續，又有子婦，助助當，發覺，更覺可羞，然北壯之念，耿耿不忘，鄰家紡績，婦母之尤者，實大肚屋住，大肚窺其夫之不在，常常往索房金，乘間得與婦通，夫實知之，伴為不知，大肚每過婦家，輒以米貯棚袋中，雲收雨畢，而烟亦傾囊，如是年餘，所費幾何，大肚且贊于長，以為如此，非烟不值米，囊花囊漸漸，疎淡後，于小巷中，見黑白狗，連環不感，大動情，實往婦所，冀修舊好，初婦之從大肚也，意大肚自然大覺，不知其實漸收縮，果難繼，將作白丁，米債夫婦合託，言若再來，必為曹沫之劫，是夜大肚通，夫匿床後，伺一交鋒，飛出，擒獲婦兒，大肚偽為散笑，故作嬉，先數其薄律之罪，大肚急自剖白，曰：人之多言，伊可畏也，婦猶氣憤，憤坐板橋上，大肚屈膝泥地，昵語軟白，曰：實不相瞞，頃感狗，狗物，使人無由發洩，酒撒之，愈望，即賜恩，波浩遠，明日傾囊三合，決不食言，婦雙手扶起，曰：僕愛大肚耳，僕實為三合米折腰，急卸下衣，忙上三脚繩床，兵刀，竟後，急背後，大肚一盤，單刀直入，知其夫之來擒也，大肚坦然曰：凡勿然，惟命是從，其夫亦曰：凡勿然，惟命是從，大肚曰：兄不過要我命，無難也，其夫曰：我不要命，要錢，大肚曰：我不捨錢，捨命，其夫盤盤目，曰：汝真勿出錢，大肚連聲曰：勿出錢，其夫操刀，劈頭，一

三

林林兩相開斧俱手始知此事大肚便立無聲魂隨刀落其夫以草索捆縛時鳴之
下我即力勸解曰朋友有過家之故何必訂正羅界大肚出坐是一嚇遂起病
症見人飯前自申其頭曰要殺便殺我不出錢我不出錢又自露下體笑吃吃拉
儲儲以我與爾小衙中辦解去嗚嗚罵走避之後為其子鎖入附巾水鏡不進者七
日始解氏
章春坡曰聞彼于豐防獲于池古人博能為源遠流長計也儼不中禮必多不近人
情之輩王成錯接到溉當與何所不為若員外大肚亦已太甚

七字千金

晚江上人某魯得能文性情通脫而辰秋其子到省為秦淮妓楊妓色藝兼優生脫
之兩月費資營盤二千金父知之屢遣人招之妓知不能入置酒餞別清言達旦
灑淚出門坐素簾弱至是愈甚到家父數其罪將施夏楚生惶恐一卸袖中忽落一
箋子上有蠅頭小楷書兩句云可憐病骨輕于葉扶上金鞍馬不知其父釋然曰龍
得此二句二千金亦值
夜航主人曰塵世茫茫人心如面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可知秦門首貧食鹽萬千羹

夜航

卷四

四

人于半載不能何貧富之大相懸絕也乃時有堆積如山一毛不拔家徒立壁揮金
如土者又何性情之大相矛盾也由前而論人必重濁豐潤者地由後而論人必輕
清輕清者天有天地即有此兩種人雖然本乎天者親上飛禽是也本乎地者親下
走獸是也此兩種人始終禽獸之流亞歟

佳節生女不祥

史稱楊貴妃六月朔日生唐人以此日為荔枝節南部烟花續錄趙連城小字雙雲
七月七日生水游記潘巧雲亦此夕生前輩俞長長買妾招涼絕麗善強索鄂州名
妹也尋因即解索金不遂誣以拐賣涉訟牽連長長上臺王某恭招涼色慾賂富道
令斷歸母家潛賈之羨長怨屢訴上官卒不得還費皆無數後卒于母家招涼五月
五日生小名榴花馬湘蘭正月十五元宵節生小字月嬌即志蕙臺家婢侍抱有姿
色因奸致主嫁禍他人幾成冤獄荷花六月二十四日生近聞功過格載常熟縣直
場外外郎富而險狠裏中有婦曰趙重陽妖艷絕倫外郎心涎之以其夫貧可餉如
貨錢使販布臨流得與婦通一日朝暮不能行去而復來外郎方填婦酣飲大醉且
出婦陰與外郎謀遣人詐為盜于半路殺之揮金上下囑托主謀者竟不獲罪是時

亮早榮通判謂縣令楊子器曰公知所以不雨之故乎趙重陽事未決耳後兩人俱
雷殛死重陽九月九日生也顧西林曰潘婦白氏元物也聞人多與曹嫂過曹僕俞
二子問俞一爾婦何日誕生得非六月六日乎俗以此日為貓狗生日戲之也俞一
曰還少三月三日蓋三月三日生也奇哉昨見淮安少婦成髮鬢髮憔悴可憐犯事
解捕路過觀音殿許愿上帳自署生年月日乃八月十五日時生以予所聞無論古
今貴賤大年皆不祥人也而各負珠色惜未知夏姬河間婦何日生歟日再覓生日
講者

羊芳洵

俗謂凡云某進士選廣東某縣令赴任月餘家眷始至令遣與人迎接夫人夫人頗
風致與人肩之中路塵曰羊芳洵且說且笑婦怪而不解到署後白其夫夫亦不解
出問衙役曰此間土音有曰羊芳洵者何指粵俗以勢硬曰羊乃洵從以勢語不便
明白官長誤舉他說代解曰天要下雨之謂令首應之心德天將雨要緊趕路與人
之言不謀明日聽審生堂見塔下跪一少年婦人時天將雨令對婦曰前來汝亦知
去天羊芳洵乎粵人呼堂上曰老和兩旁閃起譚然拍手打膺曰奇事奇事接到

夜航

卷四

五

一員瘋官

夜航主人曰某司堂前為技手熟將延客命酒噙更謹伺之勿飽雀巢史聖感曰今
早后背多石背者為某下有燕背堅如石為之燕賦某公曰十倍多更姑史愈著愈
不明互搖頭滿泣滿堂悲哭不止乃詢客曰始得其詳相與一嘆晉江林嗣環為技
師

阿瘡瘡

阿瘡瘡苦惱之聲今作鬧起之聲陶九成輯耕錄淮人冠江南齊聲大喊阿瘡瘡瘡
實語一日忽無天跌下大家齊喊阿瘡瘡此聲感于吳俗吳僕輕薄游手好閑三三
兩兩結黨成羣道有壞事及可笑事輒拍手齊聲曰阿瘡瘡始三四五人五六人繼且
數十人數百人甚至千人萬人無算人呼天喧地以為快心其聲大略有三用一在
戲場登臺演戲敬神也人來聚觀臺上視臺下絕類千萬蜂窠洞貫其以鼻孔仰純
惡狀可觀何其多也中有庸劣僕人妬忌名優聲價昂貴于是看出破綻拿起瘡瘡
不優者人云亦云毒若雷響聽法者往往嚇出病症招魂叫喜庸所不為一在殺人
場殺人于市德眾也方是縮之不解何鬧之有人心澆薄就住觀之若以多殺瘡瘡

為快臨刑時必鼓掌疾呼瘡瘡之聲連數里外然彼有說焉以為人死魂升直上觀死者魂必橫衝直撞恐人作祟拍手亂瘡使一縷孤魂喝送上知歸入虛無縹緲之鄉矣至于最易瘡瘡極喜瘡瘡者莫過于婦女出遊婦女出遊不比在家在家無不見見亦不多一到游玩之地若虎邱西園獅子林拙政園圓妙觀等正法眼光明之界紅顏角逐之場非艷粧不可艷粧人自艷艷粧更艷由是油頭年少正如景星虛雲密先觀之為快花香蜂起羊豨蟻集艷者亦沾沾自喜私想僕貌始佳不然何世界都成眼界且往觀乎何怕看觀而看客又分名目疾忙究其前曰前時觀貼尾其後塵曰復擁左右顧盼曰眉眼合前後左右而層層繞繞者曰打圍觀場出戲曰阿瘡瘡

打燈謎

呂慶成曰袁蘭齋虎邱五十三參詩云各自倒行即自看省即一步一回頭當正倒行照後不照前猶照前不照後也但落得一場阿瘡瘡耳

往歲寓專請卷丁清筠齋中時春分復行燈謎條條卷內有之未到黃昏即擺出紙糊方燈燈一面着牆三面貼題目條條之謎頭謎皆經傳詩文諸子百家傳奇小說及訪語什物禽魚花藥等物胡亂出之凡有燈謎處輒問起一錢人馬與不得過擲不及前中有沉思默想者有伸頭縮頭近觀側觀者有猜着胸中直前往問者有猜不着者差差受怒甚至打破方燈擲臂不顧連罵不通而去者有屢屢猜着相相得意者都賺目爭問才子何處來者又有呆索不動如老僧入定被剪絡一空歸家為母妻高錮不許再出者此皆一簇時之光景可謂無奇不有猜着送物謂之得彩彩如前雁陟屺端溪不律巾扇香囊菓品食物皆有之若豪華主家竟有綾羅緞疋宋錦顧繡儘憑誇耀祇要猜中以致遠近輻湊連肩接膝舉國若狂夜香酒氣夜夜汗漫真莫死繁華異趣風事也主人丁清筠獨睨睨之以此騙娃娃伎倆非燈謎也豈有燈謎如此小樣乎予問大樣若何丁曰大小難言我曾打過故發此語不然見識心喜何謂問若是不問君子何處打過得彩幾何可得開鮑予曰予曾工維揚鹽運署中其時二月中旬酒散無事夜夜出遊大街一直犬樹星橋光同白晝千門萬戶節節元宵歌唱過雲笙簧聒耳亦有所謂燈謎者不過立一高脚牌于門首泥金大書燈謎三字門內宅第望去幽深遠不知幾千萬落同人趁興而入十數步達儀門西首又立高脚牌書打燈謎者由此退俗術百餘步左首坐落用

玻璃圍屏其中徑路紆通花園書殿夕閣恐宵小匿跡故以屏障間人不得入再轉北首角門內書殿即燈謎處予思燈謎必有謎頭若圍圍告說謎于何處教人何從着想發曰此處無謎頭到者不過以目前色相示意心人自解耳予見庭下繫一馬籠上設一席坐一艷娘了無所得以為唐突遊人一笑而出越名主人家三公子出云丁老大我有一格極快極起的事玉成爾去當予問何事公子悄悄前來耳語云云予踴躍直起呼燈就速徑往昨夜燈謎處見色相依然予連上坐艷娘已會意即佩珊瑚緩步前來玉纖斟酒頃刻盡十觴而醉八九分連起命解馬艷娘忙扶上子揚鞭一路打碎紅燈數盞而出此謂打燈謎予曰君語良久予未聆公子耳語請問何所取意丁曰無他眼前色相切切詩二句所謂酒醉玉人扶上馬珊瑚鞭打海索燈是也予問何人詩句丁曰此我不知若去問公子可但公子現廣京執君或赴禮閣訪過其門談及此事再問友人何人詩句未為晚也

脫去釘鞋

歸安諸生凌某極有文譽屢試不售厥父于杭州湧金門內開綢緞舖稱殷實戶家有書樓阿地略識幾字油嘴滑舌主人寬解生秋試罷錄其文質各派名宿大贊決必售凌喜獎語果情連篇生狂喜以為今纔得一策蓋名宿決科針芥不爽故耳乃以所閱三藝朝夕反覆津津甜味阿建在旁獨揶揄不止旋對翁曰爹勿管官人必不中翁問何故阿建曰名宿決之良不謬翁詢其子其子曰名宿決兒必中未曾決兒不中爹如不信請看所閱翁雖不曉文義然點濃圈密一望可知始信阿建說此大書之問其顛倒黑白意欲何為追紅旗飛至俾爾吃藤條子阿建曰靜候恐無福吃此物翁憤甚曰飼犬發狂必搏殺之類娘勸始解阿建始終顛撲不礙比揭曉阿建作得意狀曰如何秀才康了凌家父子費費若喪家之犬喻時氣漸平復翁喚阿建曰杭嘉湖三府那有一人不官人名士今科不中那有一人不為院界汝獨咬定決其不中豈官人有遺行耶阿建曰遺行不遺行小人安得知之但知官人不中係名宿決之良不謬翁曰名宿如何決法阿建曰爹見跋語乎翁再取名宿所例示之阿建指跋語中脫去叮咛四字曰脫去釘鞋是有聲無響聲不中也名宿決之良不謬杭人傳為話端

黃試舉曰乾隆己亥五人同試金陵一人遺失銀簪一人脫落帽釵一人棄去德廣運字書廣字上一人並成落廣字四人俱能文某公決其必中其一

也。非因開談而活命乎。翁後見客。輒倒屣相迎。非復如向日之落落者。

蕙菜子

王包山云。蕙菜產五湖。張季鷹秋風起而思食蕙菜。鱸魚是也。然蕙菜惟洞庭清夏
一帶來多。他處罕有見焉。近日吳江胤山湖亦產。蕙菜下種。種且不洽。訪之漁人
曰。鳥銜菜子墜入湖中。遂蔓延湖面。人得採食之。然其味迥不及洞庭。洞庭蕙菜
沃繁。卷如嫩荷。味清腴。略澀。胤山蕙菜。味多澀。秋晚佳。蕙菜一種。形隨地
異。味亦如之。獨所謂蕙菜子。無由得見。去秋過洞庭。舟泊消夏灣。見水畔花開黃白
。燦若金銀。結子纍纍。類含桃。予問舟人曰。此何物。舟人曰。蕙菜子。是猶當之
甘。踰崖。蕙子惟色赤。味甜。潛藏不多見。殆即楚洲萍實之屬歟。惜不登士大夫之几
。庭。而負此色香味三絕。冷落于寒汀烟渚。無有過而物色之者。而蕙師漁子。食焉而
不知其旨。歲歲秋風。飽水禽之腹。殆物尚孤生品之最貴歟。或曰。蕙菜子性大寒。男女
食之。不能生育。果爾。則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夜航主人曰。溫涼者。生殺之關。投物性大寒。食之多。無子。予家西牆下。芭蕉成林。百
餘年。物如花。三年一開。開必深夜。花朵若蓮。每舒一瓣。輒視一瓣。花鬚中間。繞密芭
蕉中。醉醺港港。即甘露也。予少時。晚起。朝朝吸之。瓊漿格靈。想不過。然而受寒深
矣。

紅蝙蝠

不毒不禿。不死不壽。古之至言也。應友陳生。工楷畫。詩學漁洋。與寺僧善。去年中秋
。偕來生家。留與飲。約生于某日。同往山中看桂。並攜扇索畫。生信筆畫。蕙菜。綠立舟
。相公園中。紅蕉。感放。索詩六首之一曰。玉宇微涼。八月中。林塘香散。木樨風。綠天深
。處一花。坊。蝙蝠飛來。相映紅。與之。僧見之。默無一言。溫見于色。即辭去。遂爽看桂之
。約。生不解其溫之。故亦不置意。久之。竟得其故。積衣異。聞錄。載南中花木。有紅蕉花
。開時。紅蝙蝠對對而來。集于花。蜂。人若捉其一。其一去。濃情之無。而人曝乾
。合。媚。藥。醜。賤。價。至。昂。貴。不可多得。僧通一婦。踪跡至密。思博婦情。購得紅蝙蝠。不
。表。以。蘇。疏。夜。夜。撲。之。為。膠。固。之。計。又。其。用。須。自。上。而。下。先。以。鼻。嗅。之。然後。連。丹。田。浙
。入。佳。境。僧。珍。藏。之。一日。因。他。事。往。其。徒。其。徒。懷。恨。得。無。瓶。賂。以。牙。兒。房。易。之。比。用
。事。狂。噴。不。已。驟。難。禁。住。竟。為。其。家。所。獲。費。米。堤。多。費。始。得。歸。身。歸。寺。豈。不。淪。為。紅。蝠
。蝠。所。困。乎。人有知其事者。蝙蝠飛來。相映紅。一句。道中其隱。是以達伏之想也。克

戲性賦

錢僕君曰。此與第六卷書余氏女子。繡洛神句。為郭十三。即切齒。一。幅。稿。子。寄。語
。書。家。要。小。心。書。王。漁。洋。句。尤。要。小。心。

夜航船

卷四

十

夜航船卷四終

無焦伯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里人以性甚愚然又行居長故以是呼之詩曰
 汝無焦乎中國注然武健貌伯始武夫洗洗者流歟非也伯手無握力馳騁
 葉子感白戰不持寸鐵虛而往實而歸稍不厭欲鬪毛森起目大呼曰爾會食猪
 腸小兒惡哉當我泉脚為之翻筋斗倘少年性硬不能耐竟與爾骨決雌雄伯又降
 心相從下氣怡色柔聲微笑曰我與君戲耳何忿忿若是不成大器者類如斯好飲
 酒至不容三焦務欲吸盡西江若長鯨之吞巨川醉後狂態青天不值一笠焉罵座
 至獨踞宵僕志去庭無一人伯手拍庭柱大跳曰君等無禮獲罪老夫不可得也尚
 時立對我哉且批君頰手觸板血淋漓不止踣足數曰不肖累我痛楚此誓必報一
 踢撲地啞口無聲伯聽者匪笑難忍旋令其家人扶去伯喜掉空喜與共食問尊尊
 健乎伯慨然曰馬齒加長大牙相錯而云健乎或勸之曰伯春秋高矣可勿與人角
 逐伯擊案几起曰自左不云子困獸猶鬪乎故無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肆筵設席

夜航船

卷五

夜航船

卷五

賢主嘉賓有伯任不熱然不飲性躁急自外歸隔數十家門戶已去其近日到家矣
 不脫帽露項作老頭巾樣子年踰七十出入平康未到其家先卸下衣袍器置前
 眾譁然曰伯何為曰便耳未幾出狀如前眾又譁然曰伯何為曰無便處眾捧腹
 絕倒不飲放聲怒其愚然也乎嘯湖曰去帽却衣忙態若此伯上下一體皆然然亦
 也雖然百年之後愚然定矣其又何為吾知其必為無焦鬼甚矣鬼伯之間性情不
 改天生庚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瓜棚夜合

諸生王六峰酒自如家貧坐斃于邑之南沙村主人家富饒而房宇不甚深遠其
 慶元年六月酷暑極隆蟲蟻揮汗如雨生不耐煩命生徒搬書籠運復舍開軒面圃
 棚中如服清涼散黃昏納涼移榻場圃卧看牛女怡然自適不覺遠處事去須臾
 瓜棚掀動堆堆有聲諦視之見一矮胖大腹漢渾身白黑風擁一綠衣胖婦氣喘喘
 作交媾狀然彼此累墜苦難凌較旁有小卒尖刺蒙縮做一團窺伺交合側耳而
 聽若不勝饒涎狀生大怪以巨石投之直中腹際兩具撲倒小卒亦驚散生素真界
 大呼喧圍更起瓜田不止納履汝曹看守何為更搥手低語曰勿聲聲私步棚下

反覆視之回身曰事已無濟生問其故叟曰大腹白點風者東瓜將軍也綠衣胖婦
 東瓜夫人也在旁小毛牛偷瓜候也今夕月色微明嫩涼初過將軍與夫人一度為
 瓜瓞綿綿計也君之所見母過是半生曰叟曰被君衝散勢必抱雙歸矣明早見
 棚下塊然兩東瓜各有破碎是年瓜子不養來年瓜僧亦將將軍愛管故也

甘蔗郎君

富陽氏家某姓開茶坊饒于菴有女曰藍橋仙骨珊珊非塵世妾年十七未占婦女
 慧知書足不下樓父母慈愛之女臥床精雅香奩脂盃外縹緗綠絳位置可觀後樓
 廳外良田相接慈女家產惟時春慵慵倦閉簾遙望見陌頭垂柳竹外餘林頗有流
 連之意迨斜陽在山歸鳥喧樹如下簾回窺自是神思悵悵若有所戀魂夢之中見
 紫衣郎君手執湘妃竹扇風流韻藻根根深純望而知為名門佳士嫣然顧女曰扇
 頭小詩煩卿點兒女照詩云樓閣春深鎖繡鞋傾城消息隔簾鉤藍橋自是神仙窟
 肯賜瓊漿一味佳女素憐才收入文兩妙悻悻心動生伴索扇真前擁之女傲拒而
 不自由遂和好焉生竟體甜馨濃言蜜語始則錯節難纏繼且漸入佳境丁香啞迷
 如飲玉液天漿丹田融冷女探梅已賦情實方濃天賜良緣十分諧悅來問詢郎君

夜航船

卷五

家世生答姓諸名極小字善生父拜丞相小生庶出適從田間來遇卿倚樓記做波
 以通辭不惜跋涉泥濘就深就淺始達艇次自此兩情甜甚無夜不至至則衣衫頻
 換非常即香每與交搥涼沁肺腑後女體益憇日三春悻悻不起母現其動靜知病
 魔纏擾白領翁延醫診治纖腕一挽六脉乖張心魂恍惚非妖即怪母暗問女但曰
 誰謂茶苦其甘如蜜母知其合下宴適曰兒好珍重李已為某郎相攸矣女悲不自
 已啼哭萬狀如醉如癡母益憂悔與翁商議遂延九華山真人結壇設醮計已定是
 夜紫衣郎慨然謂女曰綠將盃矣奈何奈女囊服即作符符其日道士登壇施符符
 三化半無所見持劍上樓再噴法水忽見女房後滾出一物裝服包裹啟視之則三
 節爛甘蔗瀝盡血淚笑淚為灰怪乃絕

醬汁鬼馬

崔豹古今注云夜行短子怪鳥也相傳產婦亡魂所化晝伏夜行行則啼哭有淚人
 家曉小兒衣服未收鳥淚滴着小兒必危并主一切不祥一名望板一名快托一名
 休言鳥經過者必死曰留曰托指搗搗在即也南方人呼之為九頭鳥以其聲音
 密複如九口齊鳴每于月黑荒柱凄風慘雨燐火星鬼馬語語九頭始頭頭而過

喊。想松志曰：兩小無知，讓淚如是。今成之矣，原知不喊，且昔騰騰去，明晨門不啟，越曰：今日詩不能起，昨夜支吾半夜，令我不得眠，母以船年琴瑟，掛佳其然，但家釀醉人，終無醒時，候其起，將雅意，諷之乃門終不啟，今婢叩之不應，謝母佗，儻無似，拉門入，曾見鮮血滿床，白骨一堆，夜叉來門開飛出，不知所之，母暈倒于地，久之始醒，一物而仍絕。

夜航主人曰：此鬱林公寓言，勸人家孤子新婚，勿恣意戕賊也。噫，賊眉原伐性之斤，花前乃陽身之內，願以家人床第之間，比以夜叉噬，過矣。雖然，人窮反本，疾痛慘，但木有不呼父母者也，至于房幃受病，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十呼萬喚，不一來救，亦固其所，吁！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項生作弄

人生始宦二事，天作之合，而婚姻尤甚，何則？官或可以黃緣，婚不可以撮合，其中尤有難焉。若面如玉矣，而沒字碑，此終虞塵熱心，如錦矣，而無鹽醋海，未免嚮隅，是以傳奇小說，動稱才子佳人，而名士傾城，總屬天經地義，此輩登牒，雖注三生，而玉鏡台不輕一送，缺塘余生，才貌可觀，雅好修飾，家無立錫，渴望天仙下降，每聞古泉名

夜航

卷五

媛，及近今，閨秀有文譽者，無不焚香拜禱，曰：娶婦如是，吾願始足，以故眼高于頂，媒妁並門，概無所允，聚鬚統腮，朝朝火鑪，蹉跎久矣，所善項生，桃達之尤者，一朝叩門，賀曰：君願足矣，僕有兩甥女，一名春大喬，一名春小喬，俱在待年，君如有意，僕作養，可操券而得，生曰：君雖惠好，此事談何容易，項曰：是不難，但要君允耳，以云貌，名下無虛，以云才，袖中可證，遂出兩漢箋，蛇頭小楷，嫋嫋簪花，指一箋曰：此大喬所製，江南樂也，生雙手捧看，作聲請之曰：美哉，風流蘊藉，性格溫柔，餘寶釵一流人物，項又指一箋曰：此小喬所製，小遊仙三十首也，生作步虛聲，回環誦之，曰：妙哉，柔情綽態，媚于語言，真是孰后化身，項曰：君才八斗，定有夙緣，其在小喬，生曰：談何容易，項曰：是不難，生曰：名妹，婿財金屋，聘女先問藍田，雅伯長，不得白璧一雙，終成畫餅，項曰：君如一諾，不費半絲，家姊丈薄官成都，一朝捐館，孤孀母女，現依寒舍，雖無耳聞，不如目見，數日內，出遊湖上，僕借來關會，君且靜候，生曰：君照春風，消埃難報，佳章可留細玩乎，項許之，出門去，生對二箋，密詠恬心，游目想，刻不釋手，若臆日漏，嗚呼，一聲，項叩門曰：持通芳信，芳子，君在飛來，奉茶，暮雨，林竹，僕隨指點，生喜極，好整衣冠，照鏡澤面，如命待之，見畫船蕭蕭，紅粉青衫，其此如

梅暗想二喬此時應至，前面一簇香塵，疑有天仙下降，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忽腦背後被扇頭一擊，曰：尾生真信人也，生喫一驚，則項已窺之久矣，相與詰謔，片時，尋有濃粧婢媼數人，擁二女子冉冉而至，非人間物也，神光離合，乍陰乍陽，乘阿賦不到，周昉畫不脫生眼，花撩亂，略略神，項扶之下船，殊覺惘惘，改變隨時，神思稍定，恍如夢醒，項始徐問曰：君將啞之乎，何無一語也，生曰：是何言也，白藕香中，玉梅花下，奈何奈何，項曰：真箇消魂是不難，但二珠並呈，不識君子何屬，黃袖而肌，做費者，江南樂也，紅袖而骨肉勻者，小游仙也，遂書仙樂二字，令生拈之，生得仙字，項曰：是矣，雖然，水人之重，妻舅之尊，寧無一杯流我，生乃賜項于船，臨行，三拜曰：及早圖之，項回身取詛，吉便覽曰：三日後，纏紅可乎，生狂喜而去，屆期，絕無音響，頃之，項已北上，生一病微瘳，至今不知何若，或曰：項生並無甥女，因余生篤，想佳偶，設此空中樓閣，以取樂耳，兩女子者，項訪得富家商出遊，即指鹿為馬也，江南樂小遊仙，項生摹，圍秀口氣，以賺此風魔士也，雖然，善戲謔兮，亦太虐兮，卒之將恐將懼，急渡黃河，能無耿耿耶。

履又名

夜航

卷五

亡友履又茗，天才偶與，而狂放得未曾有，明代至今五百餘年，其所辦者，而心注者，惟一湯若士，生手有文字，自謂若士後身，家無担石，所有杉木桌子幾面，面而為讀，五茗堂集擊碎，且不僅讀而已也，刻刻摹仿若士之為人，履其癖曰：又茗，館于某，曰：暫降，徐聞典史一生不遇申衙前，以呈雙抗，劫過文定公也，并不食月餉，以頭街有眉公二字，故論文，執排擊，岫同屋下，開口，惟說夢說情，與人書札，無不本玉茗堂集中語，其法淋漓，宛然紫釵，臨川雜劇，却不受詞人之目，說着江陵，切齒痛恨，有好友四人，講酒往來，無虛日焉，或勸之上進，必曰：我豈與沈懋學作同榜友乎，要婦某氏，解音律，調宮換羽，亦富倡，如其弟新漁，生呼之為李雲，所居又茗堂，文史狼籍，難辨尋常，雜論廢戶，後家計益落，機軸無定，有薦之南昌幕中，生大喜曰：我得歸故鄉矣，未幾，主人調撫州，又大快曰：我得見宗人矣，遂訪臨川湯氏，後僉得一副貢生，又茗狂悅，爾衣冠過其門，其人鬚鬚滿頰，厲氣觸人，曰：先生光降，敝廬得非要晚生去，訓家子，又茗然曰：非也，予居江左，君居江右，久仰玉茗先生清風亮節，不識玉茗堂全集外，還有幾種遺書否，其人曰：各誤矣，謬認堂稿，乃散徒仰某所刻，僕為之批閱，尊駕所問玉茗堂集，舍下無此書名，去問坊肆可耳，又茗大志曰：君非

何部文孫子其人曰然何部公著作則有聖父聖子餘未之有也又名曰何謂聖父
聖子其人作鶴鳴笑曰天下豈有明文亦曾請過公然越國過刺刺不休于丈人
之座乎君騙誰來不禮而起又若號咷大哭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此言其欺我哉
玉茗乎能無桐于九原乎其家以為不吉聞起一堂廟且目目幾被詬罵幸知其從
本府中來以為風頭不接從容導之出後與主人不睦辭館還吳不一載而卒卒之
夕夷然自適曰今而後真得從玉茗遊阿鼻地獄矣
南慶叔曰展大又若我好友嘗到江西臨川訪湯若士後人與之細談一事傳為笑
話的確非虛誕也

夜航主人曰熊伯龍做代厄人沈歸愚先杜工部指大聲口顛顛倒倒哭者尋常笑
者亦尋常也願與其為又若之哭母尋常為副車之哭

金光亮

高籍某生貌不麗家富饒而性鄙吝又極好冠冕年未三十懼歲試遂例貢成均出
必與馬僕從借戰車乘頂帽不知者信為六品頭銜生亦居之不疑鄰有少婦飽而
嬌居生母招致家俾教諸妹女紅針黹時到來往生疑其色塵執之婦漠然不動憎

夜航

卷五

七

其人也一日生母遺婢以包裹食物將饋婦婦生潛以偽陽藏其中某婦感婦知
生之所為伴為不知仍來生家溫語謝主母教女作刺繡淺深濃淡配色得宜主母
極悅婦早晚入生妻房內閒話趁無人時啟生帽籠將原物套在破茶頂上封閉如
故某日鄉紳壽誕生以僅隔一巷便幅步行命僕執帽籠隨其後高視闊步意氣洋
洋到茶廳早有門者忙來迎接生趨踏易服同人環伺之語其富也僕人改罷昂然
直登頭角呼聲狀狀大觀眾駭笑不勝愕然相顧指指滿堂欲出沒幸有周旋者
以他事混過之生得草草成禮而退時有某生秉性極果亦備員于環伺之列見生
易帽時群鳥駭笑生不識端緒因謀謀問人曰頃諸公見頂上物駭笑者何物也
人曰此名履具某生頃之商藉生自出視後願守本分仍戴金項年餘又適慶賀事
某生與商藉生通同席某生曰君何不戴向日之履具而露此金光亮者耶如其
事者為之噴席

脚上

黃山道士某東方瀟瀟流也以口給流寓海內胸中貯書不知幾千萬卷皆世所亦
見者故凡經史子集隱僻典故及押官野史俗語常談技藝質之無不原原本本貯

若於家然其考據則又不經見想必子虛烏有憑臆而出之者居多不然何聖人有
所不知而道士竟無所不知耶葛城某觀三年夏四月陳趙二生本學處咸也同
到觀中謁道士陳生請問園看花吸茗湖石上紫真烟噴之又請彈琴一曲并要借
松風琴譜任樓觀觀金石及名人墨跡山水又求鼓板數齣趙生不耐曰邂逅相
遇清談足矣若何瑣瑣可謂脚脚上陳生曰久欲渡博脚脚上三字有典乎道士曰
君舉業中人數典而忘其祖乎前明學臣校士某省床上堆積萬卷心手忙不及辦
因命姬妾十餘人卸裙結帶裝束繁密將諸生帖帖到邊共亂踢按踢數之多寡
定名次之高下有踢百回不下者曰顛撲不破又曰陽春白雪陽春有脚也白雪足
白于雪也若此定居超等其一踢即落者曰無脚乃餘未上邊鈎者曰非脚色置之
高閣概不閱焉故當時有好脚迷門生之目一切行卷俱稱脚本脚脚上三字應舉
祝誦之辭也而曰無典可乎趙因思明人女郎踢鞋詩云流丸莫慮隨史止頃刻金
蓮送上天在彼時非泛泛語也

揚菴先生曰道士之言謬甚上貳代舉下貳代履未聞以代履而代舉者水衝着不
及搗第及手不停披脚何為者道士之言謬甚

夜航

卷五

八

五臺女丈夫

五臺鄉某無子生女而曰子人皆以為子也既長冠之其狀貌舉止儼然丈夫有拳
勇力能挽兩石弓讀書過目成誦補郡庠弟子員綠園不利旋棄舉子業治產營生
竭力養親父母相繼卒女年已三十餘家豐裕不能獨自操作娶婦相助婦亦賢
能安其室未幾婦死又納妾妾如其婦連舉三子皆拾人之棄上下內外皆服家督
出外應酬翩翩若馬聲若洪鐘但無鬚具有土妻負女家數十餘女索之弗理家送
女出門女直提之歸家開置一室日給膏粉一餐時以歲事逼迫憂乞立券釋放女
不聽必如數現職方許歸家否則錮死甘心成大獄豪不得已從之既白諸當道謂
女充男子應試官場裙釵襲袍服之尊巾帽混頭銜之貴陰陽反背妖孽猖狂三尺
所必懲也女挺身投首曰家君無子生女承祧安心養親矢志不嫁自幼讀書亦曾
弄翰不揣本醜忝附膠庠既思男女內外中正大綱木蘭安用尚書不插何須進士
入關一次屏跡多年誠悔罪也今幸雙親難骨已理三子門婿可憐能以指負之術
得免覆絕之虞自此擇履一卷結果餘生產角鼠牙聽憑鬻屠判當道大奇之罰
土妻而罰女門曰女丈夫

胡亭叔曰古之木蘭黃崇嘏自未嘗娶即涉陽幕下之御史亦嫁而冒其夫者也若
五臺氏者始有武嬰之障略而兼北宮與兒子之孝養者歟

花浴室

蘭溪山野之間人以種花販花為業如茉莉秋蘭洋茶鹿葱夜來香水木樨香露紅
蕉諸花四時不絕隨地布置其尤雅趣者無過花浴室昨花農周某來云花浴室者
甃白石為之巨池周圍輪廣約三四畝許外蓋廳堂四五十椽閣不甚大上破下池皆
白石為之破放花卉下貯泉流每人一間飲茶于几脫衣于桁無混雜也更有竹筒
四五孔孔向書上溫中溫微溫及退加等字溫涼退如從心所欲擊節為號無不
意軒窗更置風輪萬花香氣隨風送至輪回報轉百扣亂記本領簿籍者雜塵靡
毫去堂中名目曰瑤宮蓬山蕊宮璇源雪香觀海滌煩洗心慈惠戲蘭不記其數更
有曰愛湖者不知何所取意或曰內有活色生香是花浴室之真面目予未曾試過
不敢妄言綺語然止此一浴僅足脫胎換骨周某之言如是予記宋史淳熙宮中遊
暑廣祖茉莉建蘭佩蘭諸華鼓以風輪清臭沁人所謂水殿雲廊三十六是也吳俗
繁華作事尚少雅致但知趨炎逐臭沉湎于淫濇穢水便以為洋洋浩浩何樂如之

卷五

九

較花浴室中之身分何清濁貴賤之大相懸絕哉

三昧卷

東門城內有小卷名三昧者香火不盛住持難久日漸荒廢去冬到一遠來僧年
三十許學一徒弟一佛婆行李全無寄居巷內已屬可怪每夜到二鼓時即有活觀
音至活觀音年少婦人縷衣潤袖鬢髮如雲弓鞋纖小異香滿室入僧房與履處
喃喃絮語終宵弗歇天明不見至夜復然僧鎮日南面坐決人休咎說入原委如燃
犀照透洞見瓜裏但祇理女事不理男事若男子來非惟弗與語且弗許進予感業
生有女弟子病連延問僧僧令膜拜三度誠然訴僧即曰汝家有女公子病乎住房
第七林為蛇嚇而起疾不可為也七日後必死皆如其言同時有老婢問事僧教如
前法即日汝主母遺失金函方子在靠棚梁缸內取便是自己弗慎反理怨人乎罰
燈油百觔伏輸來選有後悔詢之則其家果開染坊由是遠近聞傳活觀音傳授活
佛神通吁嗚婦女難離孽障靈山勝會處女道場邑令聞之親到巷內僧已他出問
徒弟曰此卷既之田產又無苑主人不禮儀出不齋飯連來三人何以過度徒曰斷
人休咎僅得存金令曰若何斷法徒告以能知過去未來今日何人傳授徒曰活觀

查今日若何活法徒以直告之令人僧房搜索得香奩脂粉女不製具等物大怒拘
僧嚴勒得庭始知淫僧納妓託名活觀音以惑眾財色關頭一舉兩得良可誅也遂
峻法懲之至于神驗之說其理若有未易明者其又聖人之所不欲語夫

小人得志

汗中馮小人者身長二尺許如三四歲小兒嘗至吳中以子平糊口視物于几上望
若櫛櫛倚閣置度且層累而上術僅平平以其形異故成眾就問門庭若市曾寓山
塘貽無奇齋頭滑利與談相狂飛說話深開機鋒無微不至後至京師僦居清
梵寺旁一時王公大人招致堂第觀其升降趨走以為笑樂出入公卿大小衙署無
不熟識學家西院置房屋南中候選人員多寓其家呈命之外廉營貨殖遂大飽足
娶婦頗長姣好生子長短適中延一孝廉督課家中上下內外待其衣食在四十餘
人彼徒以形骸之異得運物色而世之長材偉器奇技異能鹹死遂高者何從益信
小有才者必大得志也乾隆丙午秋吳中燈謎極盛同人夜過吳趨坊于驛肩孩背
之中見一長人高與樓齊兩旁粉白黛綠一路嬌聲絮語爭于燈光之下卷簾眉目
曰長人來矣長人來矣而長人正樂與觀者也曰我一長無不長者眾為推擠不致
然聞其懶性無匹粥粥無能日食斗米虛有其表身且不能自給為能給眾視此
之有屋與教之有說得失何可同日道哉噫徒恃其長要若善用其短

夜航

卷五

十

奔牛麒麟

五六年間常州奔牛鄉牛產麒麟備體麟甲向未生也自青唇以下至小腹白痕如
雪尾潤二寸許殷紅若硃砂蹄足軟毛靛黃色生時紅光燭天合鄉驚為大怪遠近
奔至數日後觀者填鄉鎮壞房屋麟母抱牛怪其狀不肯招人競以粥糜飼之麟不
欲食竟餓死鄉人以石灰清之置一木阱中昇至虎邱十人石上鳴鐘招者獲利頗
多後打腐不能博錢或曰麟有兩胃無腸故視之果然或曰麟嗜銅鐵屑惜無有知
之聽其轉轉以斃復其母在群中他牛雖十百必讓其前行物猶知貴其所自出也
是年大水既田淹沒黎民阻飢昌黎以為不祥也信有然哉

驅痘妖

劉崔十云某年松江痘症大發自春至秋無一得全者即城內外小兒為之一空推
木曹慶以大改小作兩三具賣之有兄弟三人共獲一鱗亦符發痘舉家慘但以為
斷後春師其年弟獨不信曰屢疫時行何地竟有莫至流毒一方雇有才意必妖

學為孝。李武孝廉糾糾多胆。乃拔劍坐小兒之旁。晝夜伺之。至第三夕。月色甚明。忽見屋簷下一老人。青袍幅巾。眼如綠豆。自上而下。對小兒床帳內。儘力吸氣。孝廉將擒之。一躍上屋。孝廉亦一躍上屋。大喊擒住妖怪。妖怪急飛入南城外荒園內。兒笑樹上。被角刺所傷。撲下。又觸着樹根。邊不淨之物。遂不能起。明晨視之。見巾服。宛然一具。自頂迄踵。皆小兒痘痕。毫無餘隙。眾惡其狀。以雄黃樽降香屑。香約量之。付諸丙丁。一方痘症得安。學焉。此妖不知何所取意。殆小兒之劫運。藉非孝廉一擊。不識伊子何底。

夜航主人曰。痘。先天毒也。醞釀深矣。戾氣所鍾。人情日蹙。老人吸氣為他之推耳。孝廉能驅痘妖。可能討孩兒之竹馬乎。

押客變處

古之司樂者曰伶。伶。供使令也。曰優。優。言喜戲也。曰伎。伎。工樂藝也。史遷曰。信優畜之。班固曰。俳優畜之。則樂工之賤久矣。今之度曲者。曰清音。有教梨園弟部者。有教授歌伎者。若執鞭子弟。及富商豪族。按曲拍情。必令清音。吹笛彈絃。敲鼓擊板。備其整謂之場化。其養子家使拍工尺者。稱為狎客。狎客云者。即陳叔寶復庭狎客與優。

夜航

十一

冷同是異名也。習是業者。所在有之。吳中尤甚。近有馬姓者。技不工。改業為磁器生涯。隨主人遠出。折資流落南粵。有為于袁州訓導署中。仍教度曲。馬初至。羞澀畏縮。作搖尾乞憐狀。繼則洋洋得意。逾年後。竟高懸胸腹。狀足稱伴。居然座上客矣。吉安蕭君震庭。不羈士也。腹便便。人落落。時為廣文正齋。見馬醜態。詢諸門客。曰。公獨不知天龜乎。龜入門。必悉物引進。唯恐失足。不敢稍動。既入。則漸踰踰。屢中。久則昂首拖尾。全無畏忌。若踏其背。則頭縮尾捺。身絕聲息。吳門沈君漁。諧中。龜一屬。正為若輩。各也。一日。蕭公出。馬闖入。正齋。龜坐。比。方坐下。身忽負如千鈞重任。俯首低背。頸縮兩肩。伏于鞵上。不能動彈。惟碧眼睜睜而已。諸生駭異。笑不止。蕭回署。見此之不動。若不聞。拉之。甚力。身忽輕。急走至外廂。就坐。狀態始醒。絕不偏。詢以前事。怡怡不覺也。諸生曰。先生何怪哉。有品駭。何。先生身雖他出。坐間有物。恐為少陵。所謂文章有神。其信然哉。持恐先生文字太多。多。重。難。勝。不。知。遲。之。又久。當。作。何。如。結。局。也。呵。呵。不。已。

陳二軒曰。散坊固龍。手奪花奴。物律雖封。頭仍綠。清音而濁物也。忽焉居先生之位。當師傅之尊。宜以春風馬帳。中能容物。少。魁。神。侮。弄。何。其。巧。妙。

汾州客

高樞詔云。山西富人錢青。專事剝削。同里有汪字者。不謀生。度日與惡少飲酒賭博。貧乏不能自存。往投錢青門下。汪雖黠滑。外貌似樸誠。錢甚信之。不數月。出白銀數萬。與汪。使往杭州放債。賦稱貸之息。汪挾重資。化富相。居會館。一時。人子乞飯于門者。絡繹不絕。立契約。計子母。不得重利。掉頭不顧也。稍。有。遲。延。往。罵。其。門。遂。日。遊。酒樓歌館。狹邪子弟。多從之。游。未幾。囊。一。空。自。惟。不。可。復。思。盡。收。其。債。而。借。者。悉。無。藉。子。知。其。無。後。應。堅。指。不。還。汪。往。索。反。以。詭。屬。相。加。汪。垂。頭。喪。氣。憂。困。而。死。見。閻。羅。王。搖。其。生。前。罪。孽。當。入。畜。生。道。中。因。負。錢。青。累。萬。人。亦。多。負。之。者。使。復。投。入。身。以。了。夙。因。命。鬼。卒。押。赴。陽。間。至。內。室。見。一。婦。人。方。坐。巖。迷。眩。間。已。變。為。兇。身。矣。父。姓。卜。起。課。為。書。胡。言。亂。語。從。無。應。驗。人。固。稱。為。卜。弗。春。母。亦。為。卦。始。兒。長。習。文。業。字。有。靈。自。號。半。仙。子。課。輒。驗。至。弱。冠。父。母。俱。沒。娶。妻。某。氏。逾。年。抱。孕。至。彌。月。時。下。見。一。人。闖。入。似。曾。相。識。而。不。能。省。記。急。追。之。直。入。閨。中。並。無。人。影。妻。已。居。然。生。子。矣。夫。婦。歡。喜。愛。同。掌。珠。取。名。曰。桂。子。曰。歡。就。下。生。兒。後。問。課。者。日。盈。門。遂。高。其。聲。價。計。竟。日。所得。不。下。數。十。緡。兒。幼。聰。慧。好。嬉。戲。稍。長。即。近。聲。色。靡。梁。因。鮮。衣。怒。馬。擬。于。貴。家。

夜航

十一

公子以故卜所得課錢。揮霍于癡兒手者盡矣。已有道士來。手持古鏡一柄。光芒射人。閃爍可畏。道士跪上座。默無一語。卜異之。問道人何為者。曰。貧道此鏡。能照人三生面目。卜取照之。初見一中年憔悴者。再視之。則宛然己也。又視之。則成臃形矣。卜怒。擲鏡于地。道士笑曰。此即君三生也。時。敵。就。在。側。拾。取。照。之。則。見。一。老。翁。諦。視。之。則。姤。好。肖。己。疑。睜。久。之。忽。變。豕。相。驚。而。棄。之。道。士。取。來。阿。氣。一。口。鏡。忽。大。數。倍。指。卜。父。子。觀。之。鏡。中。人。累。累。如。丘。指。謂。卜。曰。此。惟。性。者。為。汪。字。君。之。前。身。也。謂。其。子。曰。此。老。翁。者。為。錢。青。若。之。前。身。也。又。見。紛。紛。寒。乞。者。擊。錢。與。汪。道。士。曰。此。皆。佛。所。通。者。也。卜。茫。然。不。知。道。士。為。慈。前。生。原。來。父。子。聞。之。面。如。死。灰。道。士。收。鏡。拂。袖。出。門。嗚。呼。世。之。守。錢。庫。甘。為。子。孫。作。牛。馬。皆。前。生。之。債。主。耶。

夜航主人曰。無債不成父子。無免不成夫婦。免有頭債。有主。萬千世界。仿紛紛。安知冥冥之中。不有主其簿者。若欲知前世債。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債。今生受者。是。道。士。羨。夜。可。不。用。臉。

夜航船卷五終

江西樟柳人

樟柳人者以樟木柳木接成雕作人形其法見人家小兒女八字清秀者刻在木人身上呼曰靈官呼之曰魂附木人便能說話行走與人無二善言人間一切陰陽吉凶事并能開引亡魂到家家人環集問及生前事對若影響以故江湖術者奉為至寶懷藏于胸神仙不靈好事者廣植二本羅致無數八字十呼萬喚如同指作伎倆做出許多人材教以清音演劇教以文墨應酬十人為一班五人為一夥此種人物皆絕世聰明幾乎不學而能誠非血肉烟火可比江西一帶所在多有某公為饒州推甫下車渴欲見之聞日即有五人同乘一小轎伺候轎門跟班通報手巾書沐恩生某某少選傳見跟隨捧一大盤進五人恭立盤中至私宅門各高聲稱老公祖在上晚生等參指谷長揖身材五六寸面目肥瘠不同縐帽金頂黃練絲袍大青紗套封帶佩掛粉底皂靴辨線紅色命之生則皆北面長揖告坐跟班早于胸前摸出五折折查為之命之扇五人即于扇袋中取出書畫扇如銀杏葉子大翁翁有聲送

夜航船

卷六

一

茶送州徐杭相節皆自帶來茶梳如龍眼般大烟筒居然馬槍式絕類托耳規矩儀注不差一綫某公曰久慕年兄輩聰明俊慧故此相招眾曰不敢童子何知恭送作養老公祖惠揚仁風洪宣清誦生等不勝雀躍聲細于蜂茶罷齊起曰老公祖指日台呈高權生等小單向陽不忘培植謹獻微忱恭奉大壽因上呈冊頁一本如壁蟻窠大裝滿精緻頁內大約五言排律一百韻稱功誦德五人聯蟬合錦成之蝶蟻細字再多加注脚某公老眼麻茶其細已甚一簇姓名不能詳述褒獎幾語五人始稟辭細玩情狀較服前時更覺時樣春蘭秋菊一時之秀於樟柳人見之矣惜乎排律詩冊頁被一少年幕友取去要摹仿其時款故也嘉慶五年中元日庚亭叔為我言于翠娛園之小盤谷

溫香清話

西冷女史江溫香不知其譜牒甲寅春携二女兩婢一富家婦僑寓吳門柳巷管化田添香夜讀圖手卷題詠數百家女史獨其唐句巧妙自然予同花田曾一訪之湘簾非凡室無纖塵古琴橫榻瘦竹搖颺瀟酒書聲靜觀自得二女瓊姿玉映國色天

春恁向溫溫林下而兼有士人氣溫香年未不感自嗟衰老詩才既效技藝更精能造筆紫額銀毫剛柔合度嘗贈一書主筆兼貽一絕句曰分付共如妙事伊中書骨相果然奇化工顛倒慧君弄不許人間浪畫眉秋日過虎邱云嶺清泉枯難吐石缺華枝老尚飛香女心傷悲宛同秋士自題小照云係娘少日無風韻老去公然醜阿婆胸襟開喉銷除脂粉久矣全叔辭又賦連心而懷感謂溫香曰卿才航航少眉眉如戰耳溫香應聲曰政恐眉眉如戟反無丈夫氣其提給如斯諷秋海棠云最好夕陽端角過水晶簾內看橫陳周蓮生不解造門問之溫香云秋海棠花謝後子房三角核接恰傳婦人足後仔細體認其媚在骨兒然美人傑臥橫陳屈曲體態周以為評花妙發匪夷所思描記龍舟前蓮生過其家溫香怒與對門小兒弄梅子于榻床上周笑曰此正所謂騎竹馬來就床弄青梅是也相與諧賞弄梅去溫香者耳語周曰僕非不欲留君也君熟長于行故耳周又不解溫香天笑曰忘之予五月不可據聲天上遂傳為奇話四月初度云五十年言裏新開卷二十年前舊放生詩詞甚富隨草隨楚唯影裏陽秋一卷予曾問過二三頁大率雖黃流輩死亦輕薄之流也

夜航船

卷六

二

有心腹婢曰阿鴉急古女子不離左右若前年遇之郊外詢及溫香近况妮妮良久有此婢客來催去予問何人阿鴉曰是即鴉舅也意婢尚如此康成可知

學絮樓才子

天下美名難出醜名易播以人情不喜美人而喜醜人也然人情之所為美益未必真美人情之所為醜者未必真醜則安知美名之人不反落醜名之下又安知醜名之人不反在美名之上哉唯然而學絮樓才子何愧焉學絮樓江溫香所居才子常集樓上才子之名皆因出醜而得事詳影裏陽秋而其渾名可數高一曰亭亭再曰云云其命名之故却未明白兩人俱浙中名士意者取禪主云亭之義隨分吟之而已三日夜即與吳人家巨富喜揮霍以夜郎自大二字誤作一字故有是名至于失由之者亦浙中秀士其人近觀人場看題小大由之上二字誤作一字遂謀謀問人曰失由之三字在何書上早有是名非學絮樓名之也若夫五才子香閣貼漢良六才子二十一豈是香閣飲漢誤書貼字幾遺國屬昔昔墨錯認二十一日之監兩入上下江佳亦羨家子詩品謝五言詩如初日芙蓉說畫蓮五言詩之妙有誤認排行第五和友人蓮花詩友押張六郎彼竟押謝五郎故謝五郎為第七才子更有丁頭為了頭湯溝為紅溝八九才子了頭紅溝也兩人俱負盛名外有字非誤而句甚

奇。諒美人足云。朝天一級香。因才難。遂以河天一級補。足成數。溫香居南面。十才子環遠之。有事呼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君也。備曰。謝五。則墨已飽矣。夜即飲。則墨已乾矣。紅溝取水。則泉滴。滴了。頭揮。揮則風徐。徐而且清。淡必共香。聞消。消全憑一段。亭亭云云。尖監一韻。終吾生以徜徉矣。然而十數年來。風流盡散。云云。兩投雲梯。一官花縣。香閣謝五。先後揭榜。榜後。食京華。春光幾度。了頭朝餐。首宿。紅溝。暮蓮。蓮花。餘宵。擁裏。抱子。終衣。肉食。而已。朝天一級。已香銷。良可惜哉。夜即惡疾。纏身。遂法相對。會無立。現依。繁樓。吳名之。先識。才子之。落劫。也。噫。謂子年。齒。尚未。知非。不識。過此。以往。將如何。反覆。耶。夜即。離。身。慎。母。自。居。下。派。甘。為。人。後。趙。董。玉。曰。江。溫。查。非。即。味。香。花。之。注。潤。香。乎。十。才。子。非。即。十。香。友。乎。子。曰。天。下。豈。無。有。似。是。法。非。者。知。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注。疏。家。通。病。五。尺。如。君。何。作。此。暗。量。語。耶。

鄭生買茶

桐鄉鄭生。美如陳平。潦倒未娶。年將弱冠。就試省城。過小巷。見茶葉店。女子姿致。嫣然。目。眇。片。時。遂。往。買。茶。故。意。索。精。解。繹。繹。其。相。盼。女。端。嚴。不。動。聲。氣。如。常。才。已。好。時。生。伴。為。嫩。錢。誤。觸。女。腕。女。不。顧。而。背。生。生。覺。髮。香。沁。人。魂。骨。明。日。再。往。有。翁。倚。

卷六

三

櫃。其。父。也。生。望。而。止。翁。不。在。仍。往。買。茶。日。四。五。次。以。為。常。度。買。必。留。連。纏。繞。務。指。着。裏。面。錫。瓶。龍。井。字。號。若。俾。假。幾。許。來。嘗。其。旨。否。使。之。移。步。得。玩。其。裙。底。也。一。朝。清。曉。生。來。買。茶。女。方。梳。洗。畢。忽。謂。生。曰。君。考。究。若。斯。何。不。自。帶。茶。葉。來。而。僕。僕。耶。生。曰。鄙。處。粗。茶。何。敢。望。天。仙。風。味。侍。臣。最。有。相。如。君。也。女。始。架。露。齒。生。不。覺。伸。往。既。而。試。啜。同。人。各。騰。生。猶。情。癡。不。捨。囊。資。耗。盡。隨。身。行。囊。已。與。罄。惟。有。茶。葉。一。箱。抵。消。費。用。而。身。仍。耽。耽。小。巷。中。欲。往。買。茶。臺。空。如。洗。但。雙。眸。注。定。欲。飲。調。悵。而。已。對。門。麵。店。夥。記。王。八。者。善。于。詐。騙。買。茶。情。事。當。局。者。述。穿。觀。者。清。忽。覺。生。袖。曰。君。婚。姻。乎。生。曰。未。也。王。八。曰。我。為。君。月。老。生。曰。素。昧。生。乎。沿。街。嬉。笑。何。處。淑。女。肯。濕。送。王。八。曰。君。意。中。人。也。生。曰。我。意。中。何。人。王。八。曰。茶。姑。非。乎。生。駭。曰。奇。哉。神。仙。下。降。也。生。正。欲。訪。女。根。底。得。王。八。一。語。喜。出。望。外。曰。此。處。非。語。言。地。遂。脫。衣。簪。酒。樓。上。拉。與。暢。飲。王。以。生。書。愧。可。笑。亂。墜。天。花。說。得。活。跳。并。云。翁。止。一。女。家。物。就。足。在。屏。一。中。定。許。館。甥。我。與。翁。心。腹。交。推。我。言。是。謬。但。得。財。禮。自。金。即。日。喚。君。謝。親。酒。君。其。及。早。圖。之。生。倉。皇。歸。里。踴。躍。修。銀。錢。故。事。幸。有。情。其。才。又。重。以。兩。袖。大。事。願。金。如。數。生。扶。金。到。者。王。八。王。曰。君。真。信。人。也。愛。金。與。允。帖。并。磨。定。台。卷。日。期。生。歸。再。為。整。備。一。切。檢。點。作。婚。

客。兵。臨。期。再。至。王。八。已。舉。高。飛。閉。店。主。王。曰。此。人。自。去。自。來。上。燕。也。我。不。知。客。請。行。生。氣。填。胸。臆。曰。允。帖。猶。在。門。婿。尚。在。明。係。精。婚。拂。衣。赴。路。大。哭。聲。徹。錢。塘。合。風。雅。吏。也。最。喜。玉。成。男。女。事。聞。知。即。生。羞。生。上。前。細。細。陳。說。自。始。至。終。毫。不。辯。令。大。替。君。為。王。八。可。乎。雖。然。原。媒。當。謬。也。即。傳。來。少。頃。王。八。至。叩。頭。曰。小。人。該。死。今。日。媒。人。何。出。此。言。汝。不。過。要。增。謝。禮。何。作。難。至。此。王。八。曰。小。人。情。虛。說。謝。禮。未。關。會。令。日。關。會。未。送。蓋。此。時。事。滿。城。皆。知。之。乃。傳。茶。葉。翁。至。出。允。帖。示。之。曰。帖。係。汝。家。書。乎。翁。曰。非。也。小。人。實。不。知。情。令。日。聞。至。此。尚。在。暗。中。汝。忠。厚。人。也。但。我。有。父。母。官。眼。前。都。是。赤。子。父。母。無。偏。向。人。子。之。理。我。欲。以。汝。女。妻。此。生。汝。肯。乎。翁。曰。惟。父。母。言。是。聽。令。無。自。曰。汝。固。是。要。體。面。人。也。我。為。汝。編。吉。即。遂。足。某。日。交。拜。成。禮。仍。着。王。八。為。媒。曰。今。日。弄。假。成。真。矣。判。曰。勸。得。鄭。生。名。來。舉。厥。莫。事。求。風。茶。女。歸。異。當。塲。身。仍。侍。字。槐。花。滿。地。明。中。成。一。笑。之。緣。茶。葉。為。媒。暗。裏。遂。三。生。之。約。典。絮。袍。而。沽。酒。幸。遇。瓊。那。返。瀛。梓。以。醜。盆。毋。志。桑。梓。証。雙。圓。扇。引。紅。鸞。而。八。公。小。忽。俯。黃。鶴。成。事。幾。乎。敗。事。神。通。端。的。誠。通。阿。翁。無。善。水。清。快。婿。何。勒。玉。潤。從。此。叙。囊。揀。茗。不。妨。按。前。日。之。乘。

狗吃醋

卷六

四

莫。想。當。裙。佩。移。遷。孰。料。踏。今。宵。之。雅。儀。天。使。人。以。作。合。創。店。客。師。人。奉。天。而。她。行。錢。塘。縣。合。喜。庭。媒。備。騙。案。官。消。此。讓。鄭。生。今。貴。茶。女。葉。氏。贈。孫。人。此。事。可。編。入。夢。山。情。蓮。花。記。

十七。都。許。母。却。福。官。之。婦。某。處。成。府。府。說。其。近。鄉。富。嬌。年。已。半。老。為。世。獨。別。為。人。世。別。古。怪。嚴。嚴。難。犯。時。刻。怨。天。罵。地。姑。不。堪。其。言。微。諷。之。曰。人。各。有。志。無。容。相。強。長。夜。如。年。邑。琵琶。江。上。未。為。晚。也。婦。睜。目。曰。既。不。餓。死。婦。何。為。者。姑。愧。語。然。其。求。壯。之。心。可。謂。無。微不至。貌。頗。不。醜。識。字。能。書。當。懷。春。時。候。遇。凡。堪。憐。雀。合。蟬。鳴。呼。交。輕。采。思。終。日。一。朝。洗。粧。初。罷。若。羞。倚。玩。忽。見。槍。鞭。下。狗。嬉。戲。粘。宣。得。婦。心。涎。之。不。敢。端。詳。恐。人。見。也。洵。晚。開。醋。味。之。來。匿。已。卧。房。內。拉。入。一。處。縱。其。相。交。朝。朝。暮。暮。陽。台。之。下。婦。兩。耳。垂。滿。目。柔。蛇。女。神。宮。眼。腔。大。熱。既。思。開。門。寒。氣。何。苦。為。人。作。婦。女。耶。婦。不。若。寡。子。逢。逢。此。納。壯。扇。戶。區。之。壯。不。能。從。移。花。秦。木。壯。又。不。能。婦。情。急。馬。扒。其。是。類。其。所。為。以。違。就。之。壯。始。交。接。再。接。再。屢。烈。烈。如。火。精。底。飢。腸。始。嘗。其。味。汪。洋。浩。漫。若。巨。魚。之。縱。空。也。追。入。臭。屍。若。鴨。嘴。之。冰。食。也。未。幾。四。圍。給。西。則。不。容。疑。如。長。房。

之舖地也漸入佳境... 婦人非人間... 之曰... 與... 婦... 暗... 服... 歸... 盡... 曰... 以... 江... 子... 夜... 首... 內... 非... 唐... 狗... 載... 本... 尼... 綿... 焉... 婦... 依... 居... 泉...

夜航... 卷六... 五... 首降... 內黃... 非情... 唐村... 狗為... 載婦... 本來... 尼姑... 綿握... 焉物... 婦自... 依熱... 居屋... 泉穴...

一線紅... 愈... 此... 龍... 後... 山... 有... 見... 七... 而... 數... 叔... 相... 尤... 對... 龍... 東... 吳... 三... 十... 寡... 墨... 不...

夜航... 卷六... 五... 一線... 愈... 此... 龍... 後... 山... 有... 見... 七... 而... 數... 叔... 相... 尤... 對... 龍... 東... 吳... 三... 十... 寡... 墨... 不...

夜航... 卷六... 五... 一線... 愈... 此... 龍... 後... 山... 有... 見... 七... 而... 數... 叔... 相... 尤... 對... 龍... 東... 吳... 三... 十... 寡... 墨... 不...

商音淵咽咽。坎坎蘭蘭。精出焉。面潤于其聲。如牛吼。金帶疊肚。竭力勉勵。一生喜履大架子。其家聲亦相詩祖日休。亦大來頭也。搖搖擺擺。執小扇而下。揖眉。曰。君喚力乎。自謂曰。正當君皮勝服乎。故精曰。持來解。我輩清閒。了無生色。君既負重難勝。我亦布置漸新。東牌樓。小兜。兩手現成財。泉若得招之門下。君獲潤。我且有餐。未幾。月黑風濤。離樓三鼓。忽有奇鬼。身長三四丈。渾身白衣。跨過牌樓。大踏步而來。曰。深夜無人。儘好作樂。曾遇二怪。畏縮不前。曰。憫憫無知。不想老宿在下。一時莽蕩。已怒。唐突。二怪曰。不期而遇。富以其鄰。最好。魁曰。我體魁。格奇。鄙性高。視潤步。久仰。二尊。願欲。則。何。化。不同。沒。字。碑。也。茶。長。短。不。齊。低。昂。莫。羨。二尊。即使。高。唱。入。雲。子。小。子。聽。去。幾。疑。鬼。學。語。若。何。一。怪。曰。君。頂。天。立。地。總。無。聽。我。教。訓。之。理。必。橫。倒。乃。可。魁。曰。謹。受。教。訓。遂。將。肩。山。徐。徐。頷。下。漸。有。磨。盤。山。大。許。頭。枕。于。石。鼓。之。間。五。官。畢。具。不。倚。不。偏。雙。足。直。伸。廟。門。外。兩。手。緊。於。寶。貝。二。怪。曰。君。既。要。潛。心。學。問。手。頭。且。顧。不。得。乃。暫。放。柱。石。旁。時。將。五。更。有。喜。媽。左。執。小。包。右。提。籠。燈。住。近。東。牌。樓。見。廟。門。前。臥。一。長。漢。異。樣。身。材。想。必。醉。倒。若。既。思。名。將。必。有。寶。刀。頻。年。閱。歷。老。小。夫。昌。黎。大。陸。之。者。出。大。得。意。豈。可。觀。面。失。之。提。籠。細。照。腰。膀。之。間。

物與身。一嚇而。斃于。觸柱石。乃一。起。還。金。元。寶。四。顧。無。人。雙。手。捧。之。歸。媽。坐。是。錢。遺。富。甲。一。解。云。

俗語小無考據。考據即非俗語。先進士。蓬萊公。藝林。考。二百。卷。有。釋。一。門。詳。矣。益。語。久。則。古。則。典。則。非。俗。語。隨。俗。起。典。語。之。始。即。是。俗。語。俗。語。有。所。謂。尋。常。者。人。家。受。生。運。及。經。懺。道。場。必。焚。化。紙。錢。以。草。作。團。女。放。者。謂。之。卷。紙。一。作。卷。子。言。卷。子。雖。具。是。鬼。火。不。比。他。物。稍。可。耐。久。也。鄉。間。有。某。子。者。貴。為。諸。生。富。有。百。畝。之。外。其。器。量。持。宏。新。正。買。戲。與。從。族。姻。嘗。過。其。友。人。家。曰。弟。不。才。當。世。名。公。鉅。卿。諸。紳。先。生。竟。以。不。識。弟。面。為。恥。去。冬。將。時。卷。過。做。戲。要。招。弟。入。消。寒。會。弟。因。窮。况。將。應。嘉。興。府。某。公。修。志。之。聘。既。思。五。馬。來。招。不。足。為。弟。榮。轉。薦。友。某。本。史。去。某。公。不。允。又。與。杏。樹。先。生。後。人。來。介。紹。懇。子。一。往。奈。俗。兄。不。得。抽。身。慚。愧。之。極。一。宴。新。正。閱。撫。軍。風。重。義。氣。其。所。素。好。又。在。近。邊。新。年。不。到。似。非。情。理。前。日。上。蘇。訪。閱。答。弟。之。外。投。

卷子一席話

判消。便。擬。返。棹。小。伴。頗。慧。提。醒。稽。公。子。透。過。鹿。肉。脯。現。寓。離。別。野。墅。何。不。來。便。一。答。弟。然。之。過。素。賞。癡。知。王。光。祿。已。到。舍。去。隨。命。轎。往。洞。港。光。祿。恰。歸。被。堅。留。住。曰。前。泉。要。君。參。訂。河。海。集。託。我。留。君。渠。即。日。至。弟。答。以。不。暇。教。伊。寄。信。申。尙。前。舉。杖。帆。舍。親。處。即。能。報。命。光。祿。始。放。弟。出。是。夕。宿。對。門。彭。舍。親。宅。上。剛。接。着。沈。雲。振。手。書。云。彭。七。大。人。晚。繼。老。人。渴。想。君。屢。次。致。書。君。何。不。上。書。字。京。師。人。多。言。君。傲。弟。閱。書。氣。怡。近。前。大。老。料。理。弗。閒。焉。能。一。直。上。去。是。以。去。年。王。中。堂。壽。第。託。金。聽。濤。為。我。點。一。到。字。而。已。有。幾。許。神。思。為。諸。公。酬。應。耶。雖。有。幾。人。書。記。都。是。溫。字。昨。日。王。夢。樓。為。一。人。來。前。日。趙。耘。松。薦。一。人。來。再。前。日。陳。永。齋。薦。兩。人。來。弟。以。友。朋。吹。噓。情。不。可。却。留。為。伴。食。中。書。而。已。其。友。聽。不。耐。煩。曰。君。飢。矣。咬。飯。再。說。卷。子。曰。弟。被。奇。方。伯。滿。茶。傷。胃。殊。不。欲。食。其。友。曰。飯。不。食。小。飲。可。乎。卷。子。曰。前。夜。與。秦。醫。團。博。戰。連。負。十。拳。唾。唾。林。滿。今。見。杯。中。物。警。冠。矣。客。在。旁。曰。醫。團。久。赴。玉。樓。君。幾。時。與。飲。卷。子。曰。僕。志。矣。僕。故。人。情。盛。時。形。夢。寐。醫。團。共。飲。夢。中。情。事。誤。當。目。前。客。曰。然。則。君。一。席。話。皆。夢。中。話。耶。座。上。無。疑。人。也。君。所。云。云。概。不。與。聞。

夜航主人曰。友人戴香九。嘲時髦詩曰。一揮風光士大夫。靈破輪子。為流。忙。投。帖。長。鬚。溫。語。傳。房。短。辨。知。出。位。狂。迎。拱。幾。打。登。堂。互。拜。手。相。扶。久。懷。一。轡。年。兄。好。某。老。先。生。會。也。無。可。謂。形。容。切。當。昨。閱。趙。歐。北。集。云。一。僧。人。遇。富。人。歷。舉。對。見。來。佳。不。勝。煩。惱。富。人。曰。若。既。怕。煩。惱。何。不。出。了。家。今。聽。卷。子。生。云。云。反。不。如。杜。門。不。出。作。為。才。子。

桂花香酸心

衣澤。崔。生。名。不。琢。慕。不。雕。而。名。之。也。精。學。能。文。工。詩。歌。雜。技。有。青。衫。有。酒。昏。成。流。紅。葉。無。詩。不。是。媒。之。句。某。鉅。公。極。稱。之。曰。前。有。崔。黃。尊。今。又。有。崔。紅。葉。矣。發。情。詩。書。較。子。一。第。南。北。十。餘。戰。不。撓。竟。賦。鵬。鳥。骨。恨。重。泉。士。林。傷。之。婦。某。氏。進。士。某。公。女。聞。靜。能。詩。并。長。于。填。詞。有。霜。華。樓。小。草。數。卷。多。可。採。詠。亦。薄。少。君。龐。惠。讓。一。流。中。爾。其。慰。良。人。失。解。詩。云。南。國。秋。高。爽。氣。清。蕭。蕭。鐵。羽。未。分。明。亦。知。六。羽。終。飛。去。再。鎖。吳。龍。待。長。成。紫。翅。三。垣。屬。主。司。天。高。難。問。路。參。差。錦。帳。單。竟。緣。何。事。不。許。兒。夫。折。一。枝。心。手。工。夫。事。萬。難。紛。投。花。樣。連。時。看。驚。驚。幾。許。金。針。到。勿。用。牢。牢。罵。武。臣。天。界。長。官。老。戲。華。主。僧。名。子。滿。天。涯。安。身。絕。似。霜。梅。核。歲。歲。酸。心。伴。桂。花。傳。聞。婦。到。寒。齋。桂。花。發。時。開。香。必。心。酸。自。中。扶。至。九。月。十。五。一。月。謂。之。酸。心。節。有。婢。名。阿。嬌。嫁。于。王。家。漢。夫。婦。

相傳其夫一婢兒三年夫死阿黛守志不改嫁仍來婦家勤耕中饋每到清明梨花開其白雲迷離時阿黛亦要心離問其故不言但默然神傷而已知之者竊語人曰其夫窮窮頭親物懷人有如是花閣中間之則又破涕為笑云

淡雲士

鄒別駕玉海官粵多年丁外艱貧不能起復去年天中節載往山塘者競流望歌畫院眉黛紅裙望而歡樂之王海因述起粵地烟花惠州為最所尤負盛名者曰侯雲士雲色不知不然賦極雅素神韻天生官繪蝴蝶題小詩贈相知曰朝來雙手洗紅薇描出春駒粉漸拂夢裏花枝依舊好五羊城北莫輕飛人爭論之某孝廉聞其名數往不得見念怨去後復禮開即連其地縣官急索之雲大懼求貴人解不得乃毀容粗服自投縣官官觀之曰若果雲士徒自虛名耳雲士曰負虛名所以受責爾橋官述撫案曰是雲士矣一笑而釋自此名益盛年三十即謝客以筆墨自娛養女數十人酬應門戶起數年有江南公子酷慕之求信宿愜不可乃使其門客十人為請雲早粧出十人皆長貌曰某等有所陳應娘不許恐無益而害云曰若但言無不可者十人曰江南公子首名也求盡初會之禮雲曰未知公子屬意我第幾女眾曰即娘身是雲曰我離塵已久豈可復作兒女態且年長以倚而以身事之人其謂我何十人曰我固知娘之不許也雖然公子不惜千金娘何獨惜一諾而潤兜單之歌喉彈指耶雲曰諾若是即今夕可矣于是厚款公子命女優演洗花扇席告終漏四鼓將就寢婢奉幃請曰明晨某公誕光娘一詩祝喜宜竟忘之耶雲告公子曰妾須了此奈何公子曰揮毫韻事也獨不可焚香以助卿推韻子雲接筆立就須臾婢持練幅而進者雖到雲了無倦色口與公子言脫下脫稿幾幅不假思和字皆花語奪錦噴烟吸茗一番清課雜三唱矣擲筆謂公子曰未識儂紅倚翠中得有此趣否幸不及

卷六

九

梅生叔曰昔馬相蘭贈王伯義詩曰自君之出矣雙淚落金屋酒是消愁物能消幾箇時自是得名程松園往見不出作白練裙雜劇朝之後有洞庭公子揮毫千金僅得一沾芳澤此侯雲士者何其酷似

鄒封翁

鄒翁某少習舉子業不就學以黃門處寒卷絕無就數口仰給常不舉火慶壽以死死其冥王大哭曰承大王不棄起度陽間大難難其好死不如惡活望大王垂憐

賜遠陽王曰生死可及覆先王新任性慈命取善惡簿來檢到翁名下惟有一條心過人家請酒不作第二人到例得封誌王曰此人真道可取非惟准許還陽且有願相贈遂啟箱出一卷揭翁曰此支封翁翁視之乃制藝七篇然記心頭感謝而還恍然夢醒家人環哭見翁忽起忙收淚曰奇極死去三日因買指無措淹留承命今幸重生豈非窮死而又窮活乎翁素怯弱目還陽後精神矍鑠百倍往常生意頗興自朝至于日中不覺眠食長子某天性篤感十年讀書兩字不嘗翁以衣食無憂不令別圖生業廷師拘管而此想子弟下姻務要進貴許大身軀不去觀光場屋豈不被人指摘以為養子不教儒醫之玷乎因託捉刀即騰有名比學使將茶既翁即以冥王所授七藝錄示愚子向更深人足俟俾熟讀且鈔過數遍如是月餘居然成誦無訛入場恰遇第一篇對題得標芹蒿秋闈三四次不著俱與白了某翁謂愚子曰科名有定無憂也但六藝不可拋荒愚子唯唯至某科省試三藝題目對同照樣應交竟獲領薦而名次去孫山尚遠翁喜極賀賀盈門多于就訟愚子仍渾渾致致明知孝廉者人而所以孝廉者非人也故不敢作倨傲態明年禮部試愚子接卷便寫同號舉子咸咋古曰真乎假乎豈有題紙未來而先完卷乎愚子執筆曰

夜航船

卷六

十

寔不相識弟胸中祇有七藝前四藝已為四項用去所餘三藝弗為何待覺譁然笑曰倘不對奈何愚子曰有文無題投時利器君反笑我何也眾以為風韻弗與理而各歸其號既而愚子竟中會魁即用知縣翁壽八旬夫婦齊眉果膺封誌

夜航主人曰民之失德孰能以怒酒食相招疾忙趨赴西廂記云秀才們聞道請似得了將軍令先是五臟神願隨鞭鞭仔細思之此等人原有一圓天趣必無纖細疑誕之念陰府聰明動履定當世俗不識也矣下宴客餘始廢有屢請不到亦貴重者又有到杯盤狼藉與馬臨門主人倉皇迎接登堂亂損一坐便起以為情不容却擔任應酬其是儘開無事與細君厨下同咬冷糕脚出來如此裝腔則又封翁之大罪人也不識我羅簿內其名下若何注脚

夜航船卷六終

伯仲各別

郡城外有富家子。同胞兄弟兩人。俱能文。為明經。而性情華樸迥別。仲嘗應試。首城。泛畫舫。數名妓。登岸則策馬乘軒。跟隨童僕。意氣自如。如高則粉壁蕭牆。明應淨心門。度若市。賓客如雲。食前方丈。水陸並進。而且呼盧喝雉。一擲千金。左右膩友。環伺色笑。雖貴公子。無是豪奢。臨場一切考具。細自參悉。粗自聚成。皆美人嬌婢。親手安設。故其號常春。袋駁駁。手有脂香。髮澤存焉。伯則沙鍋一具。草鞋一條。無富無貴。不知夜何棲止。一日。仲入城拜客。肩輿玻璃。前後從馬數匹。長鬚查肚。絡繹相隨。岸然直往。到畢橋。過伯前來。衣衫藍縷。面黃憔悴。手辦破席。做難行。前後各下馬。站班。仲將出輪。伯曰。二即勿拘。仲曰。從命。則徑過也。旁觀大駭。當局習為常事。前年臘月。有事過其家。見仲坐煖閣。陷帽狐裘。口呷乳酪。一僕裝烟。一婢捧盤伺候。伯以白綿紗線穿紙邊眼鏡。手携破袖。向陽披。自得其樂。父死。謝絕。各自為計。仲出則白羊裘。白暖靴。僕從皆騎白馬。戴白鞞。兜兜。大雪中。迷離一隊。斗更而來。宛然銀海玉龍。天工

夜航船

卷七

玉戲令觀者飄飄乎有出塵之想。伯則將前日捉姦之破布袖。反著而已。兩人之性情如此。鄰里皆知之。非虛言也。

見心弟曰。相傳吾家光祿公與貧憲公。友于甚篤。性情甚異。晚年罷官歸田。一門之內。一則徵歌選色。教習女儂。一則尋章摘句。督課子弟。伯仲性情。已屬迥別。要未有如明經伯仲之甚。

想抵藏

姻戚劉官之僕錢忠。忠子阿海。生而龍藏。圓頰大耳。巨鼻潤口。一團福相。江湖術士相其面曰。子必得橫財。阿海利慾薰心。暗想橫財。從何處得。但聽人說某家抵得一荷花缸。某家抵得一七石缸。某家因財。因財而起。阿海聞之。呆想。出神。連刻刻萌徵倖心。想抵藏。同伴給之曰。頃見假山洞中。有一白老鼠。溜過。不知何處。聞數日。見山洞。白石鑿鑿。苔藓無有。泥沙悉淨。蓋阿海聞此人語。夜夜曾起於山之上。下左右處處。淘摩搜剔。故也。書房方磚。下有背指阿海。疑其中有藏板。起地鋪梳。開方磚。掘至幾尺。不得。懊惱。歎。堆塌滿地。遭主人鞭撻。不顧也。倘有說起某家怪出形景。阿海必津津訪問。冀得投身。免債。乘隙可以抵抵。居常無事。奔鑿不離手。挖

塘畔。壁窺相柱。經連處。無不損壞。土木作。深受其惠。一日。為抵藏。傷老桂。蟻。花。靈。靈。主人家二少君曰。此兒再佳。對室。其為。乃。逐。出。之。屋。宇。清。淨。得。學。居。焉。後。其。母。忽。跟。蹤。奔。來。向。主。人。頰。地。哀。求。曰。爺。叔。命。阿。海。因。抵。藏。蟻。為。人。縛。住。誣。以。抵。藏。執。送。衙。官。究。辦。主。看。老。僕。面。白。官。長。釋。此。孽。障。生。生。世。世。大。馬。報。恩。主。曰。我。國。知。其。必。招。禍。也。遂。往。衙。官。處。雪。其。冤。母。子。叩。頭。感。謝。主。人。曰。阿。海。汝。今。而。後。還。想。抵。藏。乎。阿。海。曰。小。人。再。不。敢。妄。想。遂。去。益。惡。少。素。知。其。有。抵。藏。癖。誰。之。曰。昨。夜。昇。棺。城。脚。並。無。親。戚。悲。哀。且。棺。薄。勢。重。婆。婆。良。久。而。去。足。有。踉。蹌。阿。海。深。信。不。疑。執。令。即。往。破。其。棺。頭。取。人。掌。住。送。官。百。味。莫。辨。非。道。道。而。何。無。主。人。九。罪。將。大。辟。後。業。操。錢。出。入。富。貴。家。頗。能。過。度。未。幾。門。閨。完。好。未。幾。妻。孽。滿。屋。去。年。新。正。遇。于。大。街。街。中。居。然。皂。靴。頂。帽。非。復。谷。嬰。隨。身。之。喜。象。矣。爾。安。知。不。因。谷。嬰。隨。身。而。始。得。皂。靴。頂。帽。者。乎。有。志。者。事。竟。成。勿。謂。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某生構思

先輩董文敏公。有族叔某家。巨富。開絨線舖於江甯三山街。公素未嘗與緩急。一日。忽就貸數金。蓋公與復杜得。無處構思。早悅。暴。淮。一。故。至。是。揭。金。就。宿。終。夕。以。指。畫。其。腹。不。休。天。明。呼。婢。捧。硯。社。中。七。藝。俱。脫。稿。矣。吳。越。間。至。今。為。奇。談。某。生。極。有。文。名。其。腹。稿。亦。必。御。女。而。成。否。則。難。成。成。亦。不。精。以。後。愈。甚。膠。粘。紫。漆。文。思。益。益。闕。斷。一。脫。半。字。都。無。其。婦。素。賢。眉。眉。甚。其。以。為。構。思。地。主。著。作。浩。繁。大。半。於。溫。茶。鄉。中。得。之。故。凡。遇。題。目。來。聲。聲。爭。相。推。讓。以。心。無。二。用。神。氣。不。法。彼。自。作。文。於。我。何。趣。又。作。此。虛。行。故。事。耶。各。自。求。去。生。官。也。受。人。練。金。急。于。脫。稿。無。可。如。何。對。婦。曰。甯。願。如。許。不。肯。開。爐。仍。要。與。君。謀。也。故。其。家。雖。富。亦。書。香。閣。閣。之。中。說。起。做。文。章。三。字。輒。思。汗。下。不。堪。亦。其。聞。也。乾。陸。辛。亥。夏。某。生。過。吳。其。時。總。制。觀。風。有。要。作。鎮。心。爪。七。言。四。十。韻。丐。生。捉。刀。生。曰。無。構。思。處。求。者。知。其。解。引。入。青。樓。挾。妓。耐。飲。更。深。搗。手。入。房。柳。皮。擁。癡。求。者。隔。扇。彈。琴。以。待。不。一。關。而。生。急。起。索。筆。硯。子。字。鏗。鏘。韻。脚。如。上。委。地。聲。服。也。異。從。求。異。才。異。能。其。作。用。原。有。大。異。乎。人。者。某。生。構。思。直。是。異。中。之。罕。耳。

陳生脫袴

越。其。堂。曰。馬。上。沉。吟。屬。中。無。想。昔。賢。構。思。本。不。擇。地。若。必。魚。水。和。諧。山。澤。通。氣。而。出。之。其。為。文。章。自。然。天。造。地。設。

寒。林。最。繁。蔭。身。自。茂。有。陳。生。者。族。凡。秋。岑。之。境。我。亦。甥。之。生。亦。曹。夜。也。生。少。孤。苦。遭。之。其。為。文。章。自。然。天。造。地。設。

窮不繼。嫡叔相某公父子顯秩以官為家。或勸之往。生曰：彼貧於我也。彼不求我足矣。我往何為？人咸重之。邑令某公奇其文，首拔之。并妻以如生。殊不樂也。生豪俠性，成喜賭博。嘗在省城與某公子為業。子戲終夜，獲十金。公子不服，激之曰：君誠技，詰朝從事，能飲河非丈夫也。生許之。翌日，公子拉門客數人，皆江湖巨擘。曰：某子姊妹行中，戲請易呼盧局可乎？生曰：惟命。馬陸繡不一飯時，懷金無算。所向莫不。公子情急，乃悉索門客纏腰，併力孤注，曰：劉呂唯雄，全憑此擲。生執瓊愛，謂公子曰：淮浪一柳否？公子不可生大呼一聲曰：起。滾盤良久，隻隻紅，遂獲全勝。公子愕然曰：世有陳生敵手乎？我儕不知量也。拂衣去。生以僕來之物，留之不祥，偏給秦淮花粉。三日盤盡，揚帆直下。瞬息抵家，僅存月餅三枚，承歡老母。可謂孝且廉矣。過其門柳巷，遂故人子告，生囊空無一錢，又迫不及待，無可如何。身衣長繡，潛於無人處，脫袴付之。此雖極寒，然可笑而可敬焉。

夜航主人曰：予贈陳生詩曰：字瑟自空三百輩，揮手博萬千緡。又曰：人間美滿陳平占，天下文章阿士當。皆實錄也。脫袴一話，似涉詭譎，實有真情。噫，西華不振，練裙葛帳何處無之？世鮮孝標，人皆到海，絕交書可勝廣乎？幸遇陳生，俾持擲，倘或遇子，并榜無之。

郭十三郎

郭姓行十三，鄙人也。父以異行發家，資雄一邑，橫暴鄉里，性極惡，強作鮮事，欲附尾文人。又恐輕薄見侮，時存芥蒂。一日持白紙扇，託鄰友轉懇士人畫士人，隨手書王漁洋欲寫陳王舊時恨，唾紙兼仿十三行一首。應之。郭見詩大怒曰：此人明明嘲我，曰陳王指我母嫁過陳姓王姓，始來歸我父，曰：嗚呼，非良乎？曰：兼仿十三，指我兄為按察訪過，兼要訪我十三也。曰：行指我行中也。我外祖王阿爹，住太湖漁洋，與我父翁婿不睦，王漁洋即王阿爹也。作詩嘲我，又嫁名王阿爹，欺人太過。此響何日得報？裂扇粉碎，自是說者文人，輒怒目切齒。家益饒足，頗事葺理，揮花於瓶，懸琴於壁，同輩過之曰：若好房屋，無書畫陪襯，豈不可惜？郭心怏怏不樂。適月有遠來畫工，畫畫度日，借康而料不甚薄，為人謙恭，善於遠鄉家，寓之於郭，郭深知此輩不學無術，可以挾持，遂曰：君能畫小照乎？工曰：能。郭遂端坐，容因翠裝，貌做畫，能令其描摹，工搗稿去，思此人雖鄙，究係殷實戶，枉辱直尺，諒不至是。乃分外添毫，縱得此布景，停勻，真重酬也。畫畢，親送郭視之，置案頭，情意滄涼，一筆解去，久不酬謝。

工情急，謀之原處，原處推出，無可奈何。再詣郭，郭曰：君畫照無題照乎？工曰：自畫題自題耳。郭曰：如此一舉而兩輸，力薄不能原璧奉還，工宿憾，笑曰：我題我題，待畫去。明日又來曰：題矣，請教題曰：相親堂堂，掛在書房，問是何人？郭十三郎，郭不買，可否？曰：明日回覆工去。明日候至終日不來。又詣郭曰：不敢廢，請借顏色可乎？郭曰：頃舍弟來見之曰：兄不嫌弟，弟却有三分，予曰：像弟取去，省我潤筆大好。弟曰：題定十三郎，我何能據為己有？予無辭以對，子忠畫不嫌我，詩偏題我，極我逼我，我何以堪？工曰：猶可為也。乃接筆於四句下，各添二字曰：相親堂堂，無比掛在書房，屋裡問是何人之照？郭十三郎，郭無言。工直言索之曰：至此可以與我，我欲郭冷笑而他顧曰：為十三郎，弟畫照自當與十三郎，弟索則於我，我欲郭冷笑而此幅若仍然屬君，可得與我乎？郭曰：兄可變弟，弟不能變兄，工曰：可變又接筆於四句下，各添二字曰：相親堂堂，無比之容，掛在書房，屋裡問是何人之照？若郭十三郎，弟之兄，郭指肩口占四句贈之曰：畫畫既平常，題詩更覺墜，牢坐善弄錢，東家之災悔，命出行者，梳一擔，真去，隨分作錢幾，諒亦不必與計較也。若日過此輩，纏擾，恐不能安坐而食先人之舊德矣。

姜策駟

鄉裡人姜策駟，性乖巧，喜占便宜，稍有家庭，身不肯下田，適備人刺，諷略識字，善管間帳，入城，鮮衣新履，口舌伶俐，村中之故，故者一日從城中歸，歇涼亭小憩，早有二人在彼，見姜，喜為接，老年一中年，兒衣緊帶，烟煙火靴，款式似大家蒼頭，兩人互相欽，扼腕一曰：事急，弟將若何？一曰：願一願，不得兩面。一曰：不知那一人福氣，一曰：祇好得度，且度，姜以說話之間，殊有曖昧不明事，因前問曰：客來何處，貴鄉安在？二人曰：敝廬尚遠，有事訪，不覺覺，故此稍歇，姜曰：前路茫茫，且多惡犬，危橋險嶺，黑暗難行，不識貴戚，去此尚有多少路？若隔無多，僕應熟悉，願作指南，否則不嫌，輻輳，飯王孫，明日再行如何？中年者曰：萍水相逢，豈好草率，老者曰：路極無事乎？老者曰：僕視君英年厚道，大可相交，道府細談，并有重託，未幾至家，善欲如上，命家人殺雞，為酒，殷勤款待，酒半，二客曰：主人如此情重，吾二人者，敢不實告，吾僭于某官，管事多載，主人去歲告病，旋里，有義女年屆，適言，情中，主欲覓之母，不忍命，若僭商，確將謀嫁焉，近道不雅，越境，乃免，故不辭跋涉而來，今得遇，必水人

有梅妻曰：敢問若何許嫁？二客曰：急何能擇妻？清白良民可乎？二客曰：君言太有鋒芒。妻曰：非敢唐突，究係千金，二尊光臨，如蒙春風，庶幾可得依玉手。僕實未有室室也。二客大喜相顧曰：神哉測字也。頃以不得售，向城門口沽一履子。其人曰：今日即成功，此則雖夜時辰尚屬今日，豈不奇驗？我二人始釋重任，遂各浮大白。妻心後意，馬如曠野，獲千金，驚喜並至。酒後大言誇張，富狀并美，才情。老客曰：大畧已知，事不宜遲，候東方一白，我三人即放舟去。老娘眼已望穿，妻曰：需費用乎？中年者曰：君疑矣。我來尋君，豈需費用？今宵之夜，勝也。老客曰：且任此，舊媒合保花殘玉碎，原為兩全其美。然在平等人家，得此繡紳嬌女，一顆明珠，頃刻致富，是舉也。我約畧算之，除去十年積蓄，及衣飾衣串等物，而持踵涕泣之時，豈無稍興？父雖無女，母原有女子，欲僉田，現已首去，多不敢說，殿脚之數，可以操券。惟諸女伴相幫，撒物下船，宜稍潤色之。君且取番銀五十枚來，短少與君無干。妻如命，比曉恰遇南風，揚帆直上。客見船上相風戲曰：此所謂五兩御之者也。一路談笑，竟到彼處。日落西山矣。二客曰：船泊後河，果見一高大門樓，儼然富室。官家早有婢媼探歸曰：來乎？事將奈何？曰：有矣。曰：望熟，中年者先跳上岸，背指曰：船中紅帽者即君，遂有羣

婢絡繹來，絕匿笑而去。妻裝出許多嬌容，賈相俄有管家婆到船，老客曰：此項總福酌量發與。新書日後再行賞給。婆子骨銀睜睜而去。少頃，有嬌婢匆匆來曰：太太叫毛阿爹上去。老客急忙奔去。自此人影全無。妻始悟念碎團圓，悔莫可及。黯然返棹而已。姚映五曰：大知若愚，大愚若知。涼亭一聚，觀破機關，繼以清白良民針鋒相對。田舍奴僕，猶哉乃欲占人便宜，偏為人占便宜。要知番銀五十，載來一程尋常事也。而翠統珠圓，田間消費，花容月貌，天外飛來，天地間有此便宜事乎？即日白壁微瑕，青蛇遺玷，而自維身，恐此項綠巾，必爭奪而破碎之也。安能到美家，駟戴哉。甚矣利令智昏，類如是焉。

老饕食飽真
桐師宿二先生，飲食之人也。極喜嘗美味，亦無不得。飯者，食指刻刻跳動，其所烹煎講究，獨則難不用刀割，井不須湯炮。去毛，暮頭湯，燻以烟，酌貯之。孔，錫，拾園地，野柴，煨之。候火候到時，脫去皮毛，團圓放捲，一團元氣，謂之滑。雞，鹽，豉，隨意，煎之。身牙，其能及也。尤善啖蛇，無論黃鱔，赤練，烏梢，青梢，用竹刀破之，去其中藏，首尾，活火煨化，其鮮無匹。以故蛇見先生，遂逐來，即驚竄去。怕其食也。他如胡桃，煨肉，香，豈敢天

林辣調飽，腹過飽，驚以為人不知味，與不聞不見，同著。願養一指，食物大極，難講訂此等書。津津有味，井井有條，誠有精於烹飪，隨園食單者。某年正月，碧霞觀道士約與看梅花，并邀其煮河豚。離家人早出，三更席散到家，酩酊不省人事。忽然面色頓變，大喊曰：難過。家人着急，以為必中河豚毒矣。思惟真清，水能解，時值嚴寒，煎滾沸水，無魚，床上伸吟，愈甚，迫不及待，遂以純真灌之。飽餐始定，胡塗睡去。直至紅旭三竿，瘡冰滿漚，先生唇舌一擦，覺餘味，曲味不可耐。家人見其起，而有喜色也。以為委賴流灌之功，告以夜來，先生忍氣坐床上，曰：冰鮮市上，已斷三日，歸師僅存一對，當廚嫌少，並未買歸。昨夜所食，尋常魚肉而已。天寒過飽，量不能支，未免因蝦，汝曹遂信為中毒耶。甚矣，被虛名而受實累，芬芳齒頰，自取之也。

紫檀環鏡
予幼多疾病，嗜食，午飯無量，竟不下咽。家母憂之，曰：兒若是，將來要壞紫檀環，紫檀者，八尺，鎮敗子故事，素封社某，世代典商，家伙什物，華麗且多。食指浩繁，內外百餘口，又極重食品，人各有所嗜，每買食物，無論粗細，務調和精到始下口。一物不愜，唇舌沾焉。冬月，廣買鳥，背御，養貯花缸，家人婦女環而玩其上下游泳，既而烹之，椒葱薑酒，屠屠等物，主人必親自檢點，家事一切，置之勿管。坐長中，落子，某，貧，饑，更甚，煎燒熇炎之外，別具多端。膏腴，干，盡，盡，於真，碗，中，性，既，饒，又極，懶，懶，其意，當，梳，梳，著，猶，以為，勞，直，少，代，之，者，耳。家，產，蕩，蕩，然，無，擔，石，儲，蓄，熱，糲，餲，仍，不，較，也。有，擔，糲，糲，米，歌，其，廳，事，問，君，要，錢，否，杜，延，其，肥，法，既，既，日，之，曰：無，錢，奈，何，君，者，曰：無，錢，物，件，亦可。蓋，近，村，一，帶，悉，知，其，貪，吸，故，販，賣，者，爭，籠，絡，之，明，知，其，無，錢，糲，出，物，換，利，不，又，加，三，倍，乎。錢，正，所以，解，社，也。奈，杜，室，如，懸，磬，一，無，所，有，偶，見，房，內，交，荷，兩，座，推，借，收，絮，焉，杜，棄，索，於，地，撮，一，椅，出，口，要，不，買，者，故，作，難，色，曰：卿，落，恐，不，中，用，首，君，情，向，杜，四，條，巨，粗，去，肩，椅，而，出，椅，乃，紫，檀，木，人，欲，購，之，嫌，其，無，偶，曰：君，對，來，好，成，交，易，費，者，曰：我，其，爾，之，明日，再，帶，去，見，杜，曰：昨日，錢，好，乎，曰：好，費，者，曰：今日，更，好，杜，曰：今日，更，無，錢，費，者，曰：今日，更，以，椅，換，杜，索，然，曰：家，無，常，物，僅，存，兩，椅，一，椅，當，錢，換，一，椅，當，柴，煨，今日，祇，好，立，而，看，鏡，者，氣，昏，曰：如此，懶，懶，吾，見，亦，罕。

夜航主人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膏腴，干，欲，供，奉，父母，遺體，若，其，大，身，字，幾，口，不，如，擊，踏，破，米，園，子，而，死，祇，好，博，他，人，大，嘔，視，杜，某，之，所，為，直，有，知，惡，賢，不，可，之，明，但，必，如，宿，二，先，生，啖，蛇，啖，龜，至於，無，所，不，吸，者，則，飲，食，之，人，人，又，賤，之。

澄江生

澄江某生善吸能數人飽一日往鄉田由稻籬附舟入城舟葉舟西往則猶虛生坐盤中既而天雨無帳乃卷西於平板下御隔城數十里雨點滴不止處其中者半日鄉人備三人歸透晚發煮飯四升及鹽豆升餘置其下生撮而吸之盡船泊竟去比鄉人欲食探之則無有知意人必不能今年因稻木不結蘭盆未興鄧都諸誠延頭已入凄風慘雨雨之作集中心疑懼抵家大驚卜之則曰遊魂纏擾日日止幸難脫病終不痊比月餘生復至其處聞人言藉藉曰某於幾月日船中遇鬼攝其所食偏積不效今日盛為牲醴將往城隍司禱告家且不给兵生疑曰得毋我耶試往尋之見有鬼神者其子在焉曰是矣乃直前曰向所攝食者我也奈何疑鬼耶予往報其父父曰鬼也生造其床下覺其轉輒終疑前者之所食必非人所能為堅不可解生總悉取禱祀所陳杜牢米食數斗盡納之腸胃病者曰若此大靈可以退鬼遂泮泮汗出霍然病已昔人杯蛇弓影必釋其疑以無恐者良有以也

綠頭放火

武昌城內有句草書院予叔松間先生掌教其間某生年甫成童英才卓犖洋洋灑灑頃刻千言不落凡相先生最器重之性剛直善弄巧取樂猶有童心也暑月課期諸生揮汗如雨各清談搖蕩無心為之木幾雲消起傾盆一雨涼颼徐來夕陽掛樹諸生先後交鏡各散去惟此道生一人在生以眾人皆去無與聚談獨臥藤床透透一枕漏三下矣遂草草塞香付與司閤將歸家馬月黑地滑不使行走生妙想奇關將所喫空西瓜半圓宛如秋帽戴頭上以蠟燭火竿在當頂既首手力又叨亮光遂成衫履赤腳直昇月臺上納涼女子望見大叫曰來者後屋上臺爭覓果見一赤脚小鬼綠頭上放紅光一雙蹶蹶往西北方去女又宿備聞聲曰勿驚怪此火妖也一名臂似過必有災眾曰為之奈何宿備曰無他法具疏度禱輸金積醮則猶可及止也聞日生過西北一帶香案家道場處處生暗笑之始終不敢明其事後其家人白山長聽故知之此與澄江生事異而情同也吳楚尚鬼信然

史松清曰樓飯舟中放火街上綠頭神客乎伸手將單子酸丁變相淋漓盡點笑林廣記無此異聞

五聖和正釋

當湖盧生甫云五聖根柢助于火宋有蜘蛛五色配以五行之精既死其精不散託

生西冷民家同胞五子俱精暴不軌人破其害仁如今悉杖籠之化為厲地地方不靖久之即守請於朝受封典立廟於杭姑寧延及吳郡亦立祠宇於上方山范文正公未第時讀書靈巖有老人來見貌頗修整公曰君儀有跨胡為來哉曰予上方神之父也血食於茲運數幾何公必知之公曰自元一會大約五百年能修德則木可量蘇郡繁華恐人淫神亦從而淫之如之何神遂不勉湯湯倦倦時時神降人婦媚神者相與嫁娶如婚姻禮舉國狂惑又有馬公者為神所託任於神者必先禱馬人心傾向如有形聲士人不服訴於湯公公震怒上疏聞奏後同發保其神遂滅捕官澤陽朱英言燒像時腥穢不堪聞蓋塑像者以毒蚘置其中謂有此則其神靈以是推之蜘蛛之說似不為妄物蓋從其類也自文正到潛菴正合五百年之數生甫之說如是予以貞元一會文正舉大慨言之若神隨俗淫欲其修德危言傷傷之夫聰明正直之謂神稍氣為物游魂為變奉天時行豈敢回過即曰杜言馬語神亦患以警人安有所謂淫昏之事乎人神物魅如蛛之說物魅非人神也但五方各有正位積久生懈勢所必然不力為釐剔之區別之令其日久長災怨道惡律假虎成姑見養亦亦有應得之誅世俗不察遂以五通五瘟混而同之誣五聖為淫和之神憤奪民婦黑白不分慢神極矣不可以不辨

陳姑娘

吳山之麓太湖之濱有童謡云上方倒始娘好自湯潛菴除五聖後踵其為崇者則有陳姑娘姑姓陳吳江盧墟人家女子居處三白湯邊有桑中行為人所敬溺女子蕩靈不散作祟無窮五方惑女姑娘惡男少年男子稍有可觀者過三白湯無不覆舟其魂魄與語合高強澤規婦許又瓊香滑稽婦人也能關魂致魂自言陳姑娘其所熟識肌理細膩骨月停勻明眸善睐神情若秋水姣媚中无物也時有潘生齒年踰遠類琅邪王伯與之為人聞瓊言渴欲一見姑娘瓊曰見不得生曰為美人死亦復何憾瓊曰是極易耶即君容貌彼早晚定來求見而尤乎其自獻也生喜一棹竟往三白湯瓊以生言誕浪不料其毅然長任也買小舟追之抵湯口見生俯視蒼茫和船宛轉瓊曰君其信以為真耶生曰卿何誑我之甚瓊忙忙過舟耳語曰此卿不可以久留強之返棹歸他日知其事者大奇曰豈有陳姑不見潘明也即若必大貴人也瓊亦疑之後瓊聞麗江上見陳姑娘徐問及曰潘郎清潤玉不如也姑何不納姑曰此生薄福薄福者薄俸有初解終皆此一流入為之儂不為其所惑故

盧處鳳生至今麻丈一席而已。河陽髮老何處我北洵子越頭吳尾人此身極其精厚者。早被姑娘納盡。嘗有過三白湯詩云。秋水黃段一棹輕。浪花無恙渺傾城。自憐不帶今盧福。兩雨風風弗大驚。弗大驚。三子。蘆蘆人聲。詩指潘生大抵姑娘所目成者。大則狀元宰相。小亦不失城南韋杜諸郎。若論我輩。見且猶不可得。况得而得之乎。甚矣前身定是浪子。幾時修到姑夫。

總管續娶

江城總管司神靈顯赫。香烟繚繞。祈誠問筮。香踵相接。肩相摩也。有開欄子店老夫婦二人。率女入廟燒香。歸家。女忽大病。其家不信醫。而信卜。翁忙奔入廟。廟祝向翁曰。恭喜。翁以死妄之疾。勿藥有喜。祝有先見之明。遂曰。小女無傷。祝曰。此喜非病愈之喜。病愈又安得喜。君且不用跪。折倒文人。奉筮翁請直言。祝曰。神久仰德門。求君淑女。用續舊履。吉。某日。奉團書到府。并傳已故媒婆謝娘。居中說合。君處陽間。亦不可少一媒人。以便禮數。翁還見女在床。上作謝娘語。曰。爹恭喜。翁曰。何喜。女曰。女為命婦。爹亦封翁。云不何喜。神命老娘來通報。明日纏紅。某日發帳。彼處素知爹極喜。翁不必多謝。嫁與且前氏夫人。奩具豐腴。一切粗細器。元端木動。無益之費。彼此不必。唯是我為陰間男家。媒汝在陽間。必尋一女家。媒陰陽一體。媒妁成雙。勿嫌老娘說話。導子親女父母。曰。謝娘。娘極是。適有老翁生過女家。翁素識之。以其為人誠實。不敢遂請吃素。桐子四箇。夾作冰人。并今書九帖。曰。治春春某。即某姓名。端蕭頓首拜。焚之寶鼎。屆期。女家完修。到時刻。但覺靈風一陣。果香滿室。女含笑而逝。三帆神自到店。滿月翁自詣廟。禮數與陽間無二。較省淨且。神極愛親。內家設茶。更分外殷勤。終歲結帳。倘有恃強硬。拖欠。懶子錢。不還。春赴廟通訴。父者即頭痛身熱。消結始愈。故人不致侮。懼有東床神力耳。歲晚無事。神封翁。翁造廟。廟祝請書居坐。少頃。靴聲索索。環蕭珊珊。約暮可應。玉潤水清。過於黃布代。遠矣。

卷七

九

若敬弟曰。半子空言。女生向外。佳客乘龍乎。不過為賤錢。貨虛張聲勢。而於老人無益也。王始上。螺蟻靈澤夫人祠云。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濟陽上下湖。端的有情之論也。神道設教。首重倫常。王之爪牙。必不獨婦翁身上。

滑弟

船場巷。嚴三官父母俱故。游手好閒。家雖小康。年少不知稼穡艱難。化費數年。僅存赤身。遂為洋貨店幫辦。夜宿樓上。醜壁厨內。花瓶背後。瑋珎有數。疑為龍。連叱之。其

聲不改。遂起燭。見一滑煖包。如針工之彈線袋狀。長四五寸。着手越越。燕弱之愈。驚動之愈。勤殷異之。明日出以示人。多不識。厥固好事者。袖之到學。學樓尋才子。問之。時才子無一在樓。溫香問何事。殷曰。得得一物。欲其寶。莫能名其器。敢請諸博君子。溫香顧而飄然曰。此名滑弟。弟。出雲南。甸國。黃花城。南去三千里。萬山中。鳥精也。其鳥最淫。終年交合不散。流精無度。耗竭而死。精膠粘樹木上。絕類。蠶子。一并取以為末。遇人有風疾及麻木不仁等症。破肌滲入。寬偏周身全愈。此物者。因使翁翁然動。不然而得之。樹皮猶其次也。最上者。土人捉得。雄鳥偏置。鏡鳥。顧影以為偶也。汨汨滴精。以金葉盛之。悅作鈴式。藏於偽形中。遇竅直鑽。深入顯出。其樂有難言者。此聞聞秘器。不識君於何處得來。殷實告之。溫香曰。魚元機詩云。易求無價樹。難得有情郎。無價樹。即此物也。君其珍藏之。殷諾而出。後為一媒婆。以九十換兒去。

黃順堂曰。此即世所傳。約陽鈴也。人家畜暗。中有備之。以為不時之需。說鈴中亦有是說。謂之蠶不停。

嗜酒不近婦人

人東陽。亂重者。善飲。東陰。亂重者。耽色。終日昏昏。昏騰騰去。不知臥榻之旁。有人無人。淫新之說。皮毛之論。耳究之天地。網羅之真。非胡說。能為辨者。世俗不察。竟以腐腸狂約。與伐性斧斤。若華。藝相附。然何未慮之深哉。試看百草。中折。始生。若雞者。皆能釀酒。若了者。不能釀酒。若少吳氏。不才子。曰。伯北。性嗜酒。死化為蟹。蟹若雞者。皆食了者。不食嗜酒不近婦人之的。也。至於婦人嗜酒。必兼喜食。若雞者。

婦狗賊神

江城外。南斗。祀。施。夫。婦。膝。下。缺。如。而。相。對。怡。然。時。花。釣。水。晚。景。自。娛。一。夕。月。白。風。清。兩。人。持。蟹。對。酒。歡。飲。良。久。漏。三。下。始。罷。梁。上。君。子。候。已。心。煩。翁。知。之。故。意。謂。婦。曰。我家無長物。床下。有。惟。白。米。二。斗。設有。偷。兒。到。赤。手。空。空。將。作。陶。家。運。寶。負。之。而。趨。矣。抑。歸。家。請。布。代。來。乎。抑。空。過。乎。婦。笑。曰。老。奴。知。短。惡。能。作。賊。脫。其。下。衣。箱。其。兩。臂。貯。米。箱。中。豈。不。便。哉。賊。聞。此。計。良。得。頃。之。聞。帳。中。互。作。呼。吸。聲。接。身。直。指。床。下。脫。褲。布。袴。蛇。行。床。底。老。夫。婦。實。未。成。睡。婦。性。以。蓮。尖。鈎。袴。而。上。偷。兒。持。匙。出。摸。索。夫。婦。大。喊。捉。賊。竟。忘。子。己。之。為。賊。也。者。追。床。上。狂。笑。始。罷。去。葉。梅。傾。曰。賊。乘。有。夫。婦。更。乘。然。取。米。是。偷。狗。是。據。循。名。則。不。得。怨。賊。核。實。愈。不。得。怨。翁。夫。婦。也。我。聞。巧。之。所。任。

即師之所在無謂男女貴賤也王羲之嘗師事衛夫人其賦果有心何不即以布褲為誓止而再拜床下雖白鳥鵲觀豈不堂堂乎從門牆中出來哉

西洋雜習

西洋俗類一類風俗淫蕩女間甚夥婦女炫鬻皆有標戴記色有白蓋文綵言於丈夫之外欲有所益而親之也又有釵不滿三寸拳曲髣髴白肯簪亦無頭許其意也此年來洋女廉恥益喪竟造所謂平量尺者度諸內而出諸外如北路上豪爽飲酒競用酒罇容一斤量取一斤罇容十斤量取十斤罇底裏淺深和盤托出無低昂上下欺算倘同伴者戲之潛易其尺比交易時參差不符謂之虛頭言頭上不實也門前鞍馬漸漸冷落矣故平量尺在娘行中刻刻心頭恐有貽誤不成交易洋客某素黠袖之歸屠暗都知錄事曰是為標簪神之令人標致由是婦女之欲標致者無不標標簪矣

郁松人曰欺人哉洋俗之造端也天下豈有平量之交易哉長不能截指通履短不能伸頭湊帽卒不聞有免冠徒既作庶人之怒者請張介賓宣廟策十二條知交易之難即平量之難也若必平量而成交易君子謂之不成人

卷七

十一

夜航船卷七終

夜航船卷八

無無生

清破額山人新編

閩省名宿姓全名白上下千古一舉而空之曰犬羊虎豹以文章削之耳自我思之不如一聯為賦袖故平生目他人文無一字而已亦不肯留一字於人入號之曰無無生甫出母胎即識一無字比白居易祇少一之字故自號半香山人自幼讀書一日十行四書五經外塾師授以莊騷史漢及韓柳歐蘇文生不樂讀以為紙上陳言味同嚼蠟不如不讀為高比擇管為文眼高手疎嘗於邊幅偶然脫稿便欲懸國門未幾得科第文思愈熾文名愈詳而文品愈貴始一藝猶有三四百字繼僅二三百最後竟不見一字其議論曰天貴無地貴無日月貴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於學者所造亦求乎其至耳至必歸到無無非空門之無也我所謂無者原以極不無而造到極無一境若空空曰無非真無也然空空之不真無勝於庸庸不真有也於是游其門者悉以全白真無之一法奉為天龍一指生家堂堂對聯軸掛純以白紙裱作空狀錢不着半點筆墨問其故曰天地間皆有好處可尋倘筆墨一門尋不出好處無好處而在眼前者謂之贅穢塗雅畫狗何所取諸大僚慕其名拾之試以帖括自辰牌至漏盡卒無一字曳白呈上大僚歎絕曰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名下其有虛主耶留以課其子聞日師他出主人到塾見案頭無筆墨問其子曰兒作文字曰作文曰作文何無文具其子曰先生教兒不用日有所得可於空中做手勢書為當初殷浩如是問何以不用筆墨書其子曰著色相便難堪其父曰然則有腹稿乎其子曰腹可以稿筆亦可以稿沌沌泅泅自與天地同流父大喜曰聽兒談論真名師全白的派也既而鄉會兩捷皆用李龍眠白描歐陽永叔白戰法得之全白之教神通廣大矣全白之子某獨違父訓頗不藏拙雖當事者以父有文名欲格外賒之無如其不可以訓也卒隨諸生潦倒以終

卷八

土地反目

陰司考察不拘年例隨時升降某土地素清純不合都城陰界該罷任家居賦閒寒寒聞歲將除夕鄰鬼多依邪神為孽性年財早虛住實歸合家歡笑熱鬧之極

土地卒歲無窮，腐餐其給，相形之下，有難為情者。神婦作詩，讀之曰：北陸春回歲又
殘，錦袍補熱未驅寒。鈴山冰雪長如此，何日青詞再起官。神見詩，大怒曰：婦人，事大
不過望夫為忠臣，孝子目前窮途，何屑介懷。奈何不自好，欲我為嚴嵩耶。我不能
青詞獻媚，果居永無出頭日子，請從此逆婦含淚歸家。後冥府政清，鄭都司巡關
中，餽米三萬，北郭總理癩惡，誤入不察，奈何橋頭地，支庫不修，神怒髮衝冠，抗
疏直陳，極言時務費用，用人賁履，則不揣冒犯，痛指利弊。王以該履負語有經，遂
着即以原官用。半年陞調都城山川壇土地，旋署某縣城隍。明年陞授巡河司正主
簿，是年值派桓侯巡科場事，凡有科目者，例考協辦，神與焉。積弊肅清，神乃居多，桓
侯大喜，稱為心地光明，宵小飲迹，引見三清殿，改修文印檢校司。未幾放都城隍，即
當日為所罪，謀之缺也。有俸錢三萬，悉以給鄉鄰之窮餓者。既思十載糟糠，一詩不
第，遂致脫輿反目。團扇悲秋，終非情理，即命魚軒，往東岳山門，迎夫人至署。先令謝
復官誥，然後相見。神曰：烏紗白髮，短不勝簪，雖三章諫草，事殊一道青詞，而案牘勞
形，再欲如何。日之冰雪鈴山，而不可得，婦曰：雷震雨露，均荷穹蒼，但分宜醜態，已屈
桑榆，青詞弄筆，儒臣常按，宜爾時逆知後日事耶。不然，歐陽亦有心人也。夫不為忠
臣，妾甘為棄婦，胡不於是時求去耶。君殆不思之甚也。終風且暴，願我之期，竊所未
料。神長揖謝過，遂為伉儷如初。

汪生入天台

越溪汪生，性流逸，每遇春光，輒蕩舟，不肯住屋，尋花問柳，日日間行，頗涉遐想。年二
十，尚未合婚，嘗自言曰：劉阮天台事，非虛誕，仙家自在人間，凡骨尋不到耶。天下豈
有神仙，可以欺腐儒，不可欺我輩。以故九十日之內，家人上下，無不防之，以為郎君
蕩花癡，將發作焉。一日，掃墓畢，生攜家人先返，已聞步柳落，桃花臨水，倚欄斜照，樂
而忘返。溪行六七里，見綠蘿數折，白板雙扉，中有女郎，雲霧為裳，神情若水，手執碧
桃花，向生屢盼。若有自成之意，生真前之，女揖扉入，隨有洞，寬其前，而求其扉，女
內作嬌語，曰：風大舍實勿由，乃公然刺喉，生曰：桃源仙，何福修承，夜深小影，勿
勞算，以生於是神思，如迷接摩半响，夕陽在山，乃於前之前，後倚伴延位，覺水暗花
明，蒼茫柳點，雲煙徐起，漁火微流，久之，玉兔東昇，人聲漸息，生始復游到，離蓬蓬金

魚雙鬩，瑤草一階，但聞花香，綠水淋漓，而已。遂繞離行去，藤刺刁衣，樹根礙足，
跋涉之苦，不敢辭，懶粉粉，後果有實焉。生視費如獲至寶，幸身材瘦小，飲引鑽入，
恰能度過，頭乃一團地，遠望巖巖，幾處前，發發燈火，知人家住室，不識女郎去，此尚
隔幾許。生不管，疑忌，亂搖紫荊花樹，水鈴擊響，一片丁冰，有珊珊而來者，即弄花女
郎也。曰：尾生來乎。何晏也。生喜不自勝，曰：卿家情，門戶幽深，兼之花暗，迷入，是無
事處。女攜生手，曰：天台尚在前路，妾導君去。生覺滿目迷離，貫身洞洞，所經樓臺，廊
閣，無非水氣空濛，暗想春來，偏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摩詰清吟，於此益信。既
而踐聞，天井，芳草，碧草可愛，生問是何花，女曰：青精也。餐飯即胡麻生，乃恍然悟
仙境已到。女曰：草草留郎，紅塵已墮，萬望守口如瓶，否則自薦之恥，人其謂我何。生
感之，見水晶簾，蟻母屏，深恍惚，片葉，鱗鱗，魚龍出沒，驟聞，鱗鱗，人心，生曰：是
何香，熟女曰：青麟龍也。莫之令人，脫凡生，與益狂，情不自禁，攜女曰：春宵苦短，奈何
女畧拒之曰：狂郎少安，毋使危也。吹於是，含笑，解襦，卸下湘裙，輕舞，金鈞一響，
紅樓雙垂，生騰身直上，曰：原有到天台日乎。語未畢，眾大呼曰：救救生曰：好好，眾曰：
爾何人，尋此短見，生曰：卿快來，成此好事，眾知其遇，爭喚之，擊其登船時，已深更
生昏迷不醒，散俟其稍熟，語之，始知小遊仙，而誤入桃源者也。乃送之歸，其家原贈
客船，尚生不許再出遊焉。

蕩因緣

句容小剎頭周是官之父，某中年喪妻，頗欲求偶，晚過盤門外曠野，內逼如刷，路過
穿素婦人，精帶姿致，周故暴露其具，婦秋波注射，周伴為不祥，婦過而復，復覆其
器，器愈驕悍，如是者三周，周帶徐起，心想婦必文君新寡，故饒，從而三咽，我也以依
酒酣，配我窮，豈不來巧，徑前踪跡，如故，香頸不回，周起前作一交臂，曰：我喪妻
行至一村，絕流，兩岸人影全無，婦嬌步如故，香頸不回，周起前作一交臂，曰：我喪妻
卿喪夫，遺棄三顧，敢以承之，斷不辱命，婦微笑曰：君知我喪夫乎，天下服制，非車服
夫主一人，何師心自用，過爾爾，爾本蠱園，作延臉相對曰：我不知爾夫之喪，與不代，但
看貨即是，要貨，遂擁抱之，婦曰：野合，禽獸行也，若有言，說敝廬，轉角即是，周欣然從

之至則古屋三楹器血畧備始以暮夜無知適來嘉慶通追相遇天假之緣但不識
君之鼓篋算子未也周指天誓曰有不實者如是我柱婦大喜周情欲如焚權之上
婦下衣久已鬆結趁勢一卸驚輕就熟婦解之曰卸藏大器并善安排可稱有用林
雖然本領固佳作法太甚妾居常行善敢奪翻前可與君一試乎周曰恐君花樣能
者不難婦於箱內出繩索懸周梁上若蕩鞦韆狀又反控其手足周曰此何為者婦
曰此為蕩肉絲勢甚猛懸蕩中間如梭一擲魂飛天際矣秘戲場中第一痛快之
局周曰如此極好婦曰我誠願倒吞忘此局非三人不能辦蓋我蕩蕩君安能再蕩
我我去喚紅姨來紅姨我心腹與妾同入局中君餘勇可曾嘗潤澤之定覺慶足不
比妾之滄海難為也周周而出周蕩良久不見婦來形體倦賴又不能自解情急顧
救四無人聲五更天曉性命危險喉嚨啞啞拚命再喚始遠遠有人過橋聽有聲從
寄棹屋中出若異之推門見梁上蕩一赤身漢奄奄垂危忙解下幸未絕命因謂周
曰君必中鬼套矣此地有蕩鬼惑人衣服隨時改換遇有孤男可喚勾至一室盡情
侮辱甚至有飛軀解者君許大年紀想必有不老成慮致命懸於呼吸危乎殆哉
周謝其人憐憫穿褲而去

夜航船

卷八

邵峰山曰野田豈蕩苟且成事禽獸所為也人情多樂蕩之則亦未必不樂試之但
圓邊窺視觀火留權又乘機中之最下流者無論人謀鬼謀其所侮辱皆其所自取
玩蕩因緣三字鬼其現身說法為蕩子戒哉

海參笑話

去年六月平陽金玉符楊荔香及麗西昆率并五人觀荷小飲於衡山別業之四
宜軒第一品芥辣伴海參湯香獨不食眾問非齋非忌何故不食楊曰說要笑諸君
放箸後說未過欲忙咳之且盡滿說笑話楊曰曾于南海時富翁某將治具宴客
有馬二匹性極狡猾而貪餽能烹餅有屬之翁和令其佐席單俗稱筵席將終厄
人出叩主人謂之告撤馬將叩翁笑扶之誤落其帽見頭上批花猪肉一片主人叱
之馬再叩翁背後蟲出甘蔗一捆僕取吸主曰此偷犯也宜懲之以警後來事話馬
之馬老羞變怒曰我傳堂堂磨天不遇刀匕是供並非為人所養若棄國家主勢要
壓陷平民耶而家主較我不過多有幾貫臭錢充不便把持我而謂我畏爾等輩
乎眾以責連家主狐假虎威揮拳亂毆狼藉滿地魚肉蔬菓皆馬袖中胸中所遺
馬撒撒吐吐藉此要詐主人翁翁聽其去馬便赴縣堂稟請予怡生堂馬罰罰除行

前此作虐受之想以其恃富欺貧縱僕執法小人司廚非其養僕乃以燒菜不佳叱
眾攔阻土蒙不執法紀有于望餘傷傷極死予曰按爾說燒菜不佳何至叱眾攔阻
明係圖鳴杖二十緣撤下祛下衣露出雪白臀月且豐厚有餘予心竊怪之一杖
甫下聲是腐麻緣曰帶命擊者假予下駘之見臂上包滿蒸餅皮子予始知竊物
敗露反來叫喊如此好才且製膏五款命揭淨重責西練如刺抽抽而去無數重
羅細細真解纏出諒亦恨其狡滑遂以大毛板狠力一擊忽一陣異臭臂中迸出幾
許小黑條直跳上視之皆密刺海參也滿堂掩笑且掩鼻滿杖放去予自是醫家
春藥都不吃此物恐來路未必香風也

抹髮得塔

薛黃洲曰佐譽者曹佐闕者傷有傷有當可以杜直得過務必以白麩蒸豚三獻
官長卒之海物錯出遺臭滿堂小人不知屬廢故耳

夜航船

卷八

向蕩多種羨秋七八月人競採之婦女居多採之之法泊小船於蕩口用一小缸
女箕踞其上擊轉菱索纖手亂搗推滿腰膝下却菱於缸再以空缸去採女伴相
歌聲嬌婉響遍湖雲誠水鄉之清趣吳越之樂事也有即女子年已及笄聰慧有德
母早歿父訓蒙於家命女採菱蕩山女為菱角傷其下體腫腫不堪懼羞忍耐漸至
劇重延女醫治之罔效父甚憂之商之名醫云要夏見一斑纔好下藥女知之告父
曰喜秋天數出醜就醫死實死不為父惟惆悵而已里中有葛生談言微中東方淳
子之滌聞知其事造箱曰僕有妙方特來奉贈小甥陳生年少能文兼通內外醫理
少失怙恃尚未聘室僕為翁詩算若先賢生於室然後調理豈不困一痛而得快婿
乎翁允之三日成禮而痛定矣同人為賦催妝詩曰一曲青腔柳浪隈溫家不用玉
為臺而今菱角休嫌刺巧度鴛鴦引線來菱塘南去水雲迷鸚鵡鴛鴦並蓮池
同心無下體箇儂家住米鈞溪河鼓沉沉漏點頻菱花含笑詎含顰乘龍婿客顏如
玉不用紫丹也活人詩甚多不暇悉錄其事實令人詳瞭

龜甲中狀元

夜航主人曰小姑居廣澤似青溪菱角生來竟同紅燕從來燕侶鴛鴦定是神針佛
龜易曰損其疾適有喜又曰匪冠婚媾採菱女之占驗

淮東林八山蒙爽無比戊午江南省試與其門客營萬淮清橋畔林復夢與營
復湖關玩忽有綠毛巨龜踴躍而來林將捉之龜張口咬林手指幾斷自痛而臨林

人無不負自不地鬼無不負豈非安理之快事全入真之爛漫哉
王遠堂以凡論良是正惡盡帶真心腸求脫換司一空即都城真滿知表首陽梁
武堂賦一真字所許真字長難即令冥王自割出來且未必能自信安能給人且偏
給人耶

鬼官花神

眉生叔云五色鸞有秦生者美才早逝年十七八試鹿城候學使發落寓中無事
屢往花神廟遊玩見弟幾座垂髮女子手拈海棠慳慳可愛心竊慕之遂脫手上戒
指繫女指上纏繞而去是夕生夢一麗人冉冉而至曰妾弟幾座花神西蜀趙祥愁
也母勞命海棠生妾大羅主以早有根業命司是花感君雅眺願託喬木生蓮權也
女畧指兒指上黃金如故生喜極曰名友相逢神仙下降未燒銀燭殊負紅妝夜深
矣請睡去遂與狎戲嫩蓋嬌羞亂紅如雨生甚憐惜之鍾鳴辭去生歸家女仍至或
兩三夕或四五夕必一來焉米則翻書閱稿清言綺態不愧名友之目偶見生高樓
寒食詩一聯云雲陰鬼哭梨花塚雨暗人吟山市樓不覺黯然淚下問悲何自起女
曰眼前冷况被君寫得分外凄凉筆墨動人自然之理也雖然山林微雲太虛名句
夜航船 卷八

海橋題桂學士風流何一脈相沿而蕭索至此要非勘君為酒肉貴人也但語年筆
端遠宜帶三分熱氣勸免之獻未識中君聽否生唯唯後生神思並憤骨瘦於鉢家
人知之乃往崑山禱告花神廟并言得病之媒盡情哀訴乞全生命女果屏跡不至
而生病愈劇一夕恍惚過森羅殿前門首見有風鬟霞鬢碎玉零亂鬼在環繞鎖一
女囚於塔上誦祝之即海棠神也生直前不顧抱持大慟問何罪至此女哭去聲
且泣且愧曰實告君妾非海棠神也妾故縣丞某女年十五年居於馬鞍山麓早年
寒食飄落孤魂君詩雲陰一聯分明為妾寫照裏見之所以悲從中來也妾因鄰近
得父海棠神往來情密若於某日以戒指繫神指神因告妾曰此生情與君善事之
得生人焉可算還魂如杜麗娘故事豈不又成佳話即以戒指與妾俾妾買花神而
就君也不想君家告廟諸神恥之乃牒於判官以為淫弄假借汚玷香名致罹荼毒
生曰若何解得女曰此事須君友王某向姊妹縷縷此人清氣神無不敬生醒自家
人家人以荒唐不信未幾生卒復王果首位至三品宜冥冥中早定之職
夜航主人曰雲陰一聯作者已無生氣閱者自懷鬼胎人鬼之所以關照也過其祖
風觀其文體山中樓頭梨花塔畔如此雅鬼殆難得遇風血使周旋其事可矣何必

央陽間紗帽說人情話

爭息氣

下清照之蒼頭范二郎性有奇癖雖必報惡聲必反嘗語其同伴曰寧可一日不
喫飯不可一日不爭氣如其性者不與說話雖主人亦不與較曾過閩門市橋買
果范棟而復退賣果者不耐曰果不週如此屢弄要壞不顧後家買服范曰後客買
得前客獨買不得乎嘗得即弄弄賣者曰爾若盡買何妨盡弄范曰爾安知我不能
盡買賣者頗范冷笑曰難說范怒氣滿面提起木桶一擔盡其所有數之得三百餘
枚該價六千幾百今賣者肩桶到家與羊皮襖兩件如數與之賣者肩錢范呼其轉
來曰爾果盡買矣請問何為難說賣者喜貨之速售而又窺其人之情性也曰我說
差矣范曰認差便是又一曰過平望鎮到油酒店呷酒問當櫃者曰有下酒物乎答
以無有隨有一婢來賣醬乳腐范曰此何物與得乎其人曰乳腐與得范於轎中
取錢十五買得五塊盡吹之酒僅半斤而已臨行謂當櫃者曰我所喫者非爾店中
物乎而曰無下酒物乎收為之大笑當因購頭遭官范怒目視官長曰杖不足取
嚴能斷我頭斯為好漢官叱其去范一直下堂作驕態曰何怕官長我定要爭意
夜航船 卷八

焦念山曰麻雀至儒而善為蠅蝶至公而善為蚌蟹常思德樹蚌蟹亦欲當車物性
受偏故也人之偏於氣者往往有之亡命之徒一語不合觸角相爭務必水落石出
若輩直知德怨難逃不為血氣所使可以理勝之乎甚矣為民牧者之難也
計劍館館

吳人食物者華申於他邑其所關肥爭鮮誘人來食者莫如閩門鮑館館內廳堂樓
閣其理煥然堂坐連榻陳設精巧客一坐定走堂者即送湯水謂之薑湯芥浸檳榔
鹹豉可口湯後熱酒熱菜應心所欲頃刻羅列四五人消耗一二金者常事酒飯為
主費不過名而已下鄉有錢者慕城中幾好蟹蟹就座走堂者以一圈即絕諒非
使錢主顧不在心眼且曰此處食客聯翩團集都用大菜得罪老友外相盡空大可
去坐某至外廟見客皆首垢面衣帽惡便涕淚淋漓之態冷落半晌始與重輕
淨潔以館人之輕己也心銜之某係館中富戶遂託相知即於是館中買蟹壽三百
枚出月某母誕辰親友慶壽者門庭若市熱鬧數日下鄉乞丐最多遇人家有事
飯開起無數強索酒飯驅逐不聞最為惡習某出問眾丐曰丐有多少曰三百餘某
曰逐一熟米每熟一石即與一簋善盡與錢舉占得善數數一開入城項別運鮑館

提籃執棒結綰而來慶堂樓閣及兩廊下屋瓦清坐大噉趁來開館宿極時滿館食
家避丐走散并無微張處走堂叱之丐爭相喊曰出錢買貨而受飢餓我輩一朝
發達宜尋常喫短楚時受爾等寵靈蛇蟲之惡害開館忙報甲頭曰丐伸手
討吃我尚不好管丐以善言吃我且不當管若買不與則是丐該餓死捨錢不好吃
錢也且彼以善求此不以善與又直在丐而曲在開館者也曾謀謀利而惡見乎弟
顧而他走開館無可如何祇得與聽其淋漓飲食而又不肯安然也有一善要二
倍者有要肉換雞要雞換肉者有嫌鄙不一者稍不屬目輪流攪擾遺失磁錫器皿
不計其數館人曰吃完可去矣厚丐曰主客情向有不容留連者如此做便乎快
捧熱湯來與尊客用好好服侍我實蓋中還有香飯類與爾等作塌化厚丐曰無歌
備食終嫌寂寥於是三百口齊聲高唱哩哩連花響入雲霄過客盡散是以為若
大門樓乃是花子會館厚丐又曰清歌不可無妙舞於是各執藍櫟代干羽館人催
去即以干羽抵當歌舞盡狂開館計無所出乃重賂甲頭始開玉唱響而罷自此無
一人下館館遂閉折首千百貫祇落得一場歌舞而已

惟利是圖豈有意氣存乎人地相宜非有心惡式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務使淋漓
盡致以報其不知之怨伎倆奸險可畏

廚房聯句

昔唐伯虎祝枝山西人行止如游龍天矯捉摸不定一日唐先備身於富翁家職司
竈既而祝亦來投富翁曰來者積薪收不勝收無已東廚試用且看後效祝亦得入
廚房西人公事畢無所消遣偶見巨龜於竈下遂解曰庖廚君子遠祝始灼竈神
知雷質倪燒也唐金生履炒之技刀斬欲縮祝反鍋括難支神祝履手唐挑煤喜
黑點禁兒頭跨此札髮婦必爬斯清水潭無礙唐端花蓋有芬醴饋安故步祝挽流
入新詩首鮫原防醉唐樽裝競奈遺補青堪下蓋祝裝綠試輕換漆薑燕山刺唐遠
際共成施地堂越祝曰祝壁角拉當時元板何曾敗唐金錢愈出奇胸前憑劃卦祝
背後縱彈棋厚福滿調戲唐榮行姑獲宜蚌蜃空爾慮祝句優不予欺俯仰分靈釋
唐臨陽助老衰烟烟暗布及祝雙龍踏遠處智策三年北唐端第一座磚裝成丞相
度祝咬痛狀元肌自在清閑好唐千秋祝壽辭祝主翁知之出口爾兩人備人而詩
人者也昨夜所聯之句約要聞之爾即錄上與老夫細閱爾人如命錄是翁拍案叫


絕曰老夫有全家行樂圖緒神頭微類皆家來幾可浮泛應酬而此執若此詩親切
人情呼之欲出爾其為我書之幅頭傳之子孫以為家寶庶幾流芳百世兩人曰昨
見巨龜曳尾龜前我兩人即景生情為此聯句若書之行樂圖上恐不雅相不如無
書翁曰奇哉何與老夫圖中之意語語針對當必靈神之助不書負此詩并負此圖
矣祝遂書之翁珍藏之嘗語人曰我得兩詩人於竈下其所作詩意天然合我畫意
是其然我之照必能樂我之樂者也遂自署其所居曰樂得居取樂得英才之意
莊遠庵曰吳越之野有罵神廟神喜罵凡有所求燭香牲醴之儀必繼以大馬始靈
驗否則土木如故唐祝聲名聲震罵罵不然廟無階墀權權雜還焉能收得龜下門
生哉

草廟考詩

夜航主人愚人也愚人無夢又疑人也疑人喜聽人說夢今年春友人莊生自浙上
蘇晚宿書院草屋塵積少安寢處因思左司咫尺何不寄宿趁便祈夢遂移臥其柱
通無一人生乃獨眠廊下漏將四下目不交睫曉視草公道貌冲穆詩境空濛沉思
良久公從容下座曰新唐詩無爾傳乾坤清氣有君詩汝作乎生曰然公曰上句
是惜下句是慧却無人道過然意殊不的我也不受也語未畢報有客至公出迎生回
避廊下見有曼然滿面有貌寢昏傲亦有滿酒書生服式不一并有環珮珊珊若生
不敢端視約畧看從十餘人公延入書房款坐頃之皂衣人出曰神以君十四字述
眾宵麟賦贊揚曰是子非吳兒木石可比即刻要會考君未幾公出曰生前來生直
趨長揖公曰汝今夕要做夢乎做詩乎生曰做詩即是做夢做夢即是做詩惟公命
公曰取韻牌來公信手拈麻字牌付生遂入須臾皂衣人捧八卷題皆書就各做
七言律詩一首第一題屈靈均詩曰龍任三閭忽放衡行吟澤畔踏蒼苔美人南國
空湘水香草西鄰賦揭東兩字離騷芬俎豆一川競渡畫龍蛇漁蘭樹蕙終推落不
若青門老種瓜第二題王昭君生恍然悟珮珊珊者此君也詩曰漢台傾國賽朝霞
圖畫三千獨汝現不信蛾眉還粉飾立教馬首抱琵琶紅顏一代沙埋玉青樓千年
鳳侶惟胡漢秋風頻灑淚黃榆關外聽胡笳第三題補正平生想此容必到詩曰一
服岑牟教怒蛇沅湘狂客勝長沙東西人物推豪傑大小兒曹定獲茶榮仕幾曾臣
事主出身狂說女辭家當時鸚鵡聲喧喧早計漁洋鼓亂撼第四題方能飛生想春
七齒矣麻是漢福相詩曰龍旋織出字構解誰識先生骨亦花流筆半香蝶飛來士

林三拜錫名巖。玲瓏詩格仙宮。遙領袖文星。薄霧遮。不有懸碑。賢宰輔。鏡湖賜第。訊
 宣麻。第五題。沈子文。詩曰。家世吳興起。石耶。翩翩玉笋。蕙蘭牙。夢魂彩翼。天蓬到錦
 繡。文名月外。碧落情。空微有象。漆燈消息。靜無譁。雲陽浪。速成高蹈。不用浮梁去
 賣茶。第六題。羅昭略。生意瀟灑。書生。向一寒至此。此首。要者力。欲詩曰。越使吳僕。譽
 未加。詩名四海。榜名。浮汎上下。真樓隱。飄泊東南。擬泛楫。同姓。欲通江左。牒。素娥
 偏。各月中。苑。鍾陵別後。垂垂老。愁絕。雲英。尚沈。絳。第七題。溫飛卿。生曰。體貌不。麗人
 生。落。鍾。魁之名。不。詩曰。助教。驚才。擅八。又。無聊。始。悔。讀。南。華。女。兒。痛。哭。徒。齋。假
 權。相。陰。排。祇。數。嗟。奪。存。淮。酒。誰。物。色。襟。題。漢。上。暫。生。滯。錦。鞋。賦。羅。成。何。事。贏。得。香。名
 遍。袂。和。第八題。石曼卿。生以為此人。後無人矣。亦無韻脚。詩曰。芙蓉。城主。未為。暮。穩
 跨。仙。家。玉。鼻。騎。那。顧。明。經。朝。白。蠟。漫。勞。方。士。贈。丹。砂。鳳。凰。詔。下。虛。名。姓。封。虎。叢。中。玩
 爪。牙。自。古。奇。男。隱。詩。酒。華。靈。生。死。幾。曾。差。八。卷。都。完。呈。遍。香。無。音。迹。延。竚。久。之。皂。衣
 人。出。生。急。忙。前。問。曰。神。何。不。出。來。被。落。皂。衣。人。曰。不。必。發。落。君。可。快。趁。夜。航。船。去。生
 醒。以。述。夜。航。主。人。聽。主。人。為。作。夜。航。船。





舊曝偶談



嘉靖辛丑新正五日大雪越三日又大雪既而快雪時晴相與二三子負暄於東麓之下。擁膝聯趾清言竟日與夫師友之所聞傳記之所載就日贅筆還復成篇。不知奇溫之可獻白醉之可樂也遂名為廣曝偶談云吳郡顧元慶記

宋吳子經論性不同其畧云稚子夜啼拊背以哀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為鬼嘯出垣後為狐鳴其口如室此事所以貴乎權也此等語言絕似莊子

說苑載帝縱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縱曰過鄉里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也縱曰噫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縱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於柔齒亡於剛縱曰是已天下之事盡矣蓋本萊子告子思之言

負助氣者非威之威松拍不棲蟬熊豹之皮不止蟻

湯火之厄忠也必三眼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盟色必尚黃素智也置而蠅蝻而蛾蛾而卵卵而復蠶神也此六德也

化國之日舒以長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而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

術者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胆羊無脾猴無腎雞無腎犬無腸猪無筋人則無不足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賦佛得性之影佛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又佛以明鬼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為九月令先雷三日雷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始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噴天威也今之生子而形殊體缺者又安知不犯斯禁耶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水壺也其三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感隨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與何極非太白不能道

見怪不可驚怖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投戴冠之犬公亮大書八窗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夫怪豈能傷人所患者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世說有誤到儂家者時不頃刻及反鄉國人已死亡世事改易至於觀基局未云終斧柯已爛竟路還家海變桑田人間所以貴慕神仙者以其快樂無惱長生久視耳今斯須便過百年朝夕已經千載不知自天地開判以來終得幾局慕凡過幾旦暮大較不至數歲而亦何謂壽考耶

泉逢鳩曰子將安之果曰鄉人皆惡我鳩將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世有惡人焉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方且揚眉吐氣侈然自得以為人莫敢侮也既不更鳴又不能東徙則又泉之耻矣

凡山居者先須識道而未識道而先居山但見其山不見其道故心境未通購物成壘則鬱鬱長林峨峨聳峭鳥獸嗚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繞雲霧氤氳適足以資其喧耳

財猶賊也近則汗人豪傑之士耻言之

魯褒錢神論世多以為然鄙者至以兄呼之殊可令人羞若事錢如事兄其於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幾何不相戕賊矣積其為用直入役耳不問險難汗穢清濁是非轉化奸回善如人意蓋奴僕之趨絕者也古人不以不言為高太多為臭君子不敢喻而天下日夜而羣趨之而不止若復彰以兄名其書將不勝言矣如曰孔如於理為當

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為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學碑誌相敬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

商之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者固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郭忠謂妻曰我與城北徐君孰美妻曰美於徐君君不信復問其妾妾曰徐君何能及君也且日客來又問之客曰徐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君來熟視自以為不如宛鏡而自視又不如遠甚妻懼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我也此乃忌說齊王受諫然則諫之直可不受哉不然

諛言日至矣

東坡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

舊傳得意詩。有久單達甘兩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
意詩。春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悲善之狀極矣。

吳處厚論相云。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常言。意氣求官。自如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
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事方僕六也。能治家
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逞其貪。十也。閑事不驚。十一也。與
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使睡者。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
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也。不聞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
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言。二十一也。齊急難。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
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
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
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飢渴勞苦。三
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具者。位極人臣。壽考
永終。不全則禍福相抑。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者。令佐之官。具五者亦須
大富。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提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
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江南之楚麥。食之令人發病。江北之楚麥。不然。何也。曰。江南之楚麥。其花自夜發。江
北之楚麥。其花自晝發。試之果驗。又曰。魚稻宜江淮。羊面宜京洛。誠土地使然。
賈秋壑會客食蟹。一客不食蟹。則曰奉祀真武。秋壑曰。真武之龜。不可以為蟹也。龜
蟹不辨。何以治民。客迺求郡者也。遂不與郡。座客因戲之曰。鱧與鱖。皆不可食。
象真武之蛇也。庶苟亦不可食。象真武之旗竿也。滿座皆笑。秋壑亦笑。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鶩曰翰音。註謂異名。所以別人用。而今致饋於人
者。反借以為雅稱。是以鬼事人也。

郭功父謂老人有十拗。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
不睡。日裏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要食硬子。不性。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
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即出切中老人之病。

記得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先。兩宿宜防夜。鷄鳴更相天。若能

依此種行路。免遠。此征途樂石之言。

蘇妻卒。曾西來市。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針其被則殆矣。其妻
曰。先生生而不料。死而料。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何以為益。妻曰。益康。西曰。先生存
時。食不克飽。衣不盡形。何以益為康。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為國相。解不為。是有餘
責。賜解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益為康。不亦宜乎。東坡
詩曰。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

李白開元中。謂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鯨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鯨。
以何物為釣。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縵。明月為釣。又曰。何
物為餌。白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時相悚然。

通天地曰。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聖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
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傍通多知。不可無諸雜記。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
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藪。
陳獻章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獻章題其柱云。為吾人多來。或詰其高。乃
曰。不聞鳥聲。曰。白畫白畫。客為之絕倒。又杭之陳秋濤。標於座曰。人來求文字。難

推不令得。無物潤枯腸。似覺沒氣力。又有劉士亨大書門曰。老年費詩為求者。
當求善價。卒無一人能承其意者。至慈路。獨損之。乃曰。老去精神真勉強。開來文
字真思量。其意竟兒而可。駭然終一掛。後便自壞了。眾手段。服人。人自斷至。何候
招呼哉。

王建鏡詞。謂鏡鏡於通衢。聞聽往來之言。以止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
又有無所獲。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往往皆驗。

介海雷國。善官農。田水利有獻。藏梁山。源可潤之。以為田。介甫又欲行之。又念水無
所歸。以問劉貢父。此事場場無益。貢父選介甫思其說。而不得呼其子。案問以此
語何意。且出何書。秀曰。不知。當召而問之。貢父既至。秀以父之問。問馬。貢父笑曰。
此易曉。易曉。楊梅。抗人。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無識之。今欲潤湖為田。此事浩
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絕倒。

渡子覓鏡。古有之。列子。有人濱河而居。習水勇於泗。操舟驚濤。利供百口。
物去其勢。家曰。鏡見易。牛曰。鏡見佛。書曰。扇見五代史。鷄曰。鏡犬曰。聞俗語。

方城峰八字格。富莫大於富道。德貴莫大於為聖賢。實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

不知耻能行道之謂遠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天
陽入陰中陰入陽中則見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不見是以人之呵氣盛夏不見隆
冬見水之見日隆冬不氣出盛夏則氣出

戰國策陳轅言楚人有兩妻就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
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和汝
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罵人後漢馮衍
傳記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
取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汝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范曄所記叱
戰國語簡而意足

張率歷黃門郎出為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
曰鼠雀之耗率笑曰壯哉雀鼠竟不窮問

宋梅公執官嶺表者瘴其妻云仕有五瘴急備暴飲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也深
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晨昏酬宴此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優幸民利
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棟妻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
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簞下亦不能免何但違方而已仕者不知而歸土瘴
不亦謬乎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街道夫云聞前輩
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

東谷所見云造化之於人不斷於富貴功名而獨斷於閑天地之間機替輪轉無一
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閒而閒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清資顯職不知其幾其間
樂恬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身亡者有矣又有被劫之餘安意
家食非其本心也而迺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於平時
求進之積囊篋儲儲儲子手收支簿書介於僕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所
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縱或見之又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
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
人

隱士結茅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
一陽初生其氣漸天如草木萌動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

謂人偶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稱人耳

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穉小滿芒種說者謂皆為麥小滿四月中謂之天氣小滿而
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謂種如種類之種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又云芒種
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
之早晚也

古者賓位尚右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
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詔呼主人為東道則古人坐讓右行尚西亦甚明矣後
世不察遂以東左為尊耳

滑稽古今說不同揚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應劭注史記鴟夷革是以皮
為酒壺佳沽漢記音義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日不已故語之響應無窮者取
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晉丞相劉琨相歸金華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曰飲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
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座作而對曰佳甚願問何
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

東陽陳同甫嘗與客言有一士鄰於富家資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夜冠謁而
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如言復謁乃命侍於屏間
設高几納錦茵之寶推而進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
致請問其目曰即今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胡慮而退

梁武帝嘗有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嫻於目俄為朝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押勒其
懷恚殆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曰以鸞鷟為膳可以療其毒
使不思陛下蓋試諸梁武從之都姑之後始減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進曰陛下
廣差謹以備賜羣臣使不才者無才於有才扶私者不妬於奉公濁者不如其清
貪者不如其廉俾其惡去忌者皆知革心亦助化之一端帝深納其言詔廣人廣
攝之會方崇內典戒於放生其議遂寢

冬至後餘一日則知來年閏正月餘兩日則閏二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餘十
三日則不閏

建康縣以精奇相高有七妙蓋可照面經純湯可注硯餅可嚼字飯可打擦擦墨
滿起可穿結帶醋可作動盞寒具嚼着實動十里

有獅子尾。獲夏日。蠅蚋不敢集其上。

廣府某官。苦蛇毒。取雄黃貯絳紗中。掛四壁間。既而承塵上。日流黑汁。視之。有巨蛇。一衆蛇十數。皆腐潰而死。自是安絕。無毒物蟻蠱。

有日者。謁王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有簡大算。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至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算數乎。

歐陽文忠公。晚年。常日。定平生所為。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

柳公權一帖。謝人惠筆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於助硬。所與優柔。出鋒須長。揮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掌有馮。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性靈。復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即為妙矣。

太祖詔天下。止稱州縣城隍之神。惟有司得祭。士庶無與。城隍之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文。城隍之有廟。殆亦棲配會者之靈。祭城隍於配會之廟。猶明堂之祀帝云爾。此先儒之正論。今多塑像。殿立配。又置兩廡之獄。如東

嶽七十二司之誤。可供一笑。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遺髮。赤鳥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言其心。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皆上行。惟有心肺。為下行。最難治。當用鰾瓜。為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千將莫邪二人。夫婦皆善作劍。故千將陽龜文。莫邪陰漫理。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夫不耕。必受其飢。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靈。必歸之無逸。呂城公釋之曰。主靜則德道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窮靈也。仕而有愧。鶴軒疑冠也。

水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蜘蛛不知臭。

富鄭公云。宅居山水之人。其別有五。有貧以樵釣為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以德自矜。託名高。而沽聘命者。有遺棄亂。怖禍以避世者。有賢而不能。用退伏著書者。是五者。處山林。則一其所趨。則異也。

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為閒暇無事時。也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讀書。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是也。

船門曰。馬門蓋闌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闌。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字劃奇逸。如欲飛動。曾直作小指畫。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滿庭霜。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為惠州土矣。

崇寧年。西都修大內。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骨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呂公晉伯云。除蟲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之床帳之間。即盡除人陽物之靈也。故能化火龍。降物之靈也。故能化水。

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雷島。李白羅隱潘閣四人名也。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方千造王大方。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朱某者。以劉千秋。整頓首。萬餘因號。朱萬拜。曹東賦。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塵埃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連弓。樣鞋。夜間伴你。

西陽雜俎。有諾畢記。支諾畢。意義難解。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畢他。日見之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

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觀辟除外邪。其說出於道者。流故修養之人。皆叩齒。不聞以是為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廟。叩齒。非禮也。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為。好利。則無所不為也。

和叔待年七歲其伯氏問曰日出雨落公婆相角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其勢甚遠絕也據某所見大有不同蓋與人說
好事一依本分眼前即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算人物色教唆人公事眼
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地下為善即天堂為惡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
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今人以半夜雞鳴為不祥其來遠矣唐來鸞晚鷄詩云黯黯嚴城罷鼓聲數聲相續
出寒樓不嫌驚破紗窗夢却怕為奴半夜啼

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世之相人者在貧賤時瘦則言寒肥則言俗
及其富貴瘦則言清肥則言厚玉潔風鑿書云聞聲而人喜者曾結萬人緣作事
而人喜者曾度千劫眾識與不識而心生受敬者五百年眷屬聞聲而人惡者曾
負宿世債作事而人惡者曾滅眾人德識與不識而心生憤怒者三十年冤報又
曰欲識君子先看氣象欲識小人先看資質又曰輕儇之人易益易衰重厚之人
難搖難動又曰有常者真貴人何謂有常禮貌無高下一等相揖書劄無大小一
等作字飲食無精粗一等待各於一等之中却分辨不致混淆終老不變此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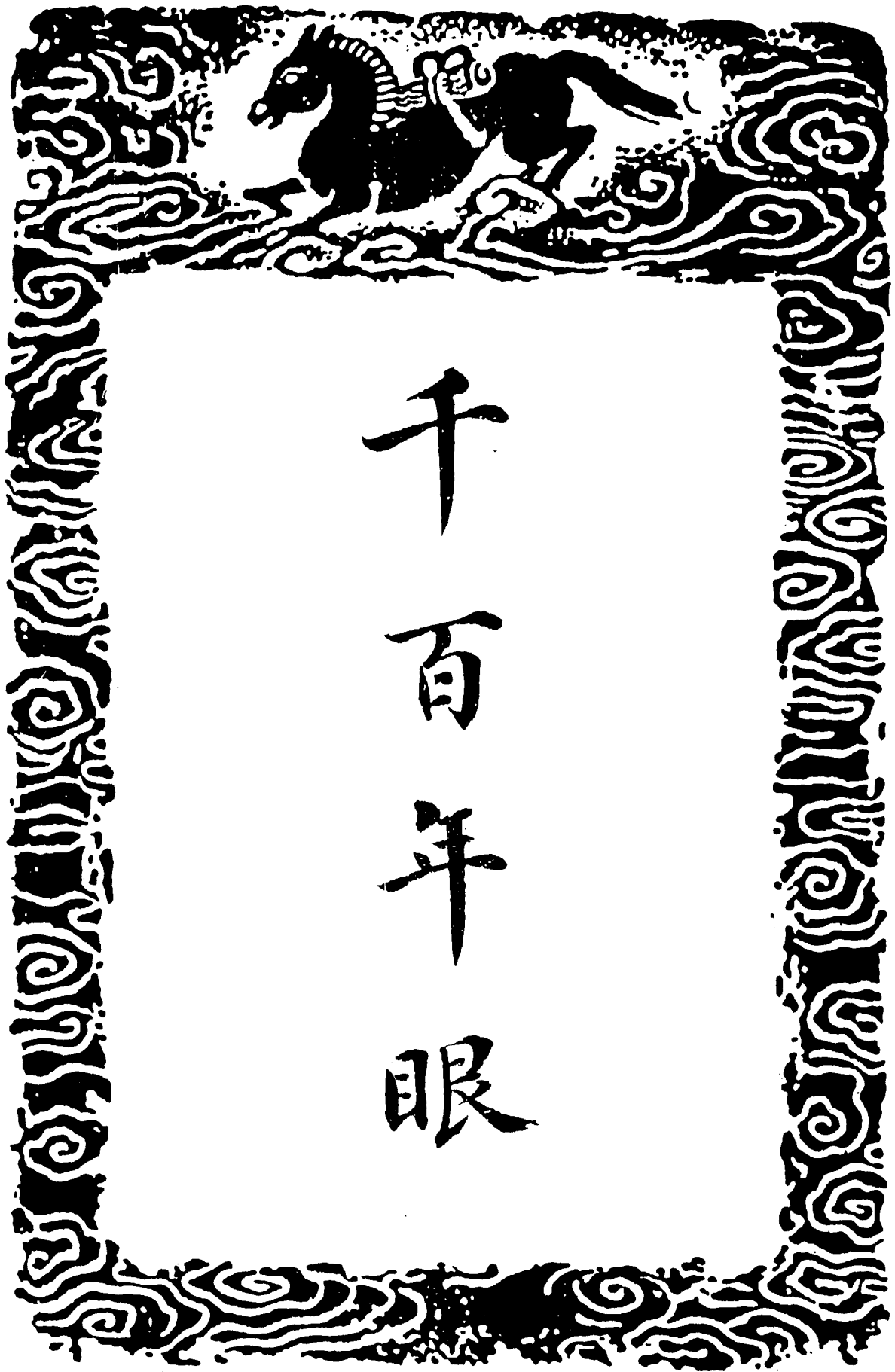
卷之九

九

之常德又貴人之福有三愛談清虛常親文史又不嫌饕餮無重味此有福貴人
志願許國氣義逸倫好賢樂善急流勇退此積福貴人廣務華飾慎為奢侈多歡
少憂深居簡出此享福貴人又云文人似武必率武人似文必執畧舉此數事則
知相非止於氣色形神而已故荀子所謂擇術

蒼曝偶談終





千
百
年
眼



明張和仲纂



千百年眼

千百年眼提要

是書為有明張和仲著上自羲軒下迄明代凡經史百家二氏之言及稗官小說家乘野語罔不搜羅殆盡洞燭無遺蘇長公詩觀書眼如月豈佔俾小儒鼠目寸光死於句下者所可擬嗜古之士苟奉斯書而把讀之則千百年事得此千百年眼以嚮導之又何至扣槃扞燭哉

千百年眼序

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昧目阿堵則泥首典籍作蠹魚耳昧於利者無足論即迷于書籍者多從耳根入凡經前人古餘即以為定案而古人言語古人心神有人謂然而實不然有口易而心實難有跡遠而心是者非有千百年胸次誰能上下而剖其隱微晰其源委張君和仲拮据此書可謂鉤麟索隱起古人相與論辯亦必心服雖然遂謂為千百年眼猶未也夫目之所貴者清虛靈爽睛雖貴也若雲則翳古有天眼道眼慧眼法眼起于形體外不一切言語文字求和仲乃窮無窮極無極有不以歷數盡者起天地而獨存撥雲翳而長清功誠偉歟和仲幼好奇讀書里閭錚錚有聲吾知其固未可量也於是乎書以規之
萬曆甲寅吉水雁農鄒元標書

千百年眼

序

小引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
 政在阿堵中每讀此語未嘗不冷然會心人生墮地來手捉趾行口飲鼻嗅各以其
 漸獨是眼也雙瞳之微規之不能一彈丸而神光所矚隨地直遠只此便是千古精
 靈不容減滅所在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子與氏之言豈不信哉余嘗因是而極論
 之古來豪傑有豪傑之眼文人有文人之眼俗儒有俗儒之眼見自己出而縱筆所
 如隨手偶變無所規摹亦無不破的使後世觀者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雖能巷議
 其非決不能掃除其說此之謂豪傑之眼文人之眼流於激於辭於標於才鋒往往
 聰明蓋世而其為論也迂疎無當雖繪滿眼而精神意緒曾不足以供醒脾之用
 此之謂文人之眼若夫俗儒則異是矣目中非真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影響剝駭
 滿紙炫然舉聖賢富有日新之資僅為拘儒東紅貫朽之用致令覽者未盡先厭如
 此直謂之無眼可也余才不逮人獨於文字之好似有宿緣帖括之暇得屬意經史
 百家旁及二氏與夫裨官小說家乘野語不揣荒陋以是意提衡其間瞥見可喜
 可悅可驚可怪之語俗儒所不敢道與文人之所不能道目注神傾執筆錄之積久
 千百年眼

小引

成峽名曰千百年眼上下幾千年豪傑之恢張學畫議論文章一開卷而瞭然向之
 所謂不容減滅之精靈銷沉盡耗於魚腹者若招揭一新則庶幾竊附於長庚之遺
 意乎亦一快也雖然亦聊以志余癖耳微風度簾香雪噴戶因倦眼之偶開手一編
 而丹鉛撫削之余時何知其為幾皇為三代又遑計其當與否也若使明眼人視之
 恐成麻語況眯目而道玄黃舉一而廢百者耶目眩之喻余不佞其無敢辭矣
 萬曆甲寅孟秋既望張燧書於楮古堂

千百年眼卷一目錄

上古文籍

古史之謬

四岳為一人

堯不誅四凶

許由讓天下非難

巢許非曠士

帝堯善愛其子

瞽象殺舜之由

納於大麓非山麓

象刑辨

舜葬蒼梧考

禹貢為古今地理祖

帝齊良弼

伊尹放君之誤

微子不奔周

夷齊辨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大王未嘗剪商

武王追王明文

金縢非古書

三監武庚之畔不同情

湯武不可並言

殷有三人

世官之弊

封建難復

井田不可行

千百年眼

卷一目錄

三書紀周穆王之賢

周過其歷之謬

千百年眼卷二目錄

孔子著述	南雅頌無優劣
二雅當以體別	詩序不可廢
歌詩與作詩不同	春秋遺詩書
詩小雅兩無解	不日成之
管仲知鮑叔尤深	廢井田自管仲
風馬牛不相及	尾大不掉
左氏賤前息	晉文公知大計
秦繆公學於西人	秦霸不由孟明
秦三良之殉不由繆公	趙盾弑君報
重狐疑詞	膠舟之報
楚子問鼎	楚之不競
季子之賢有定論	論語出閔子門人手
左氏即左明	左氏非印明
子羽貌武	南子是南蒯
匏瓜	執禮之執當作執
立言之難	孔子無所不佩
孔子不謬周公非衰	季文子三思
孔子請討陳桓	陽虎之奸
魯公室與戰國相終始	四科不列曾子
子貢不如儀封人	曾點二事俱不類

卷二目錄

千百年眼卷三目錄

子夏易說	儒者說春秋之失
孔子不言樂	三禮之乖異
魯郊禘不出成王之賜	春秋葬不擇時
莊周未能忘情	孟子非受業子思
孟子性善無定論	孟子權衡失準
曾孟稱孔子	夫子賢於堯舜
增可療目	孟子不行三年喪
孟子闢楊墨	孟子善言詩
詩亡辨	孟子不盡信武城
告子性學	孟子句讀
魏襄王竹簡與孔壁同功	孫叔敖碑考
孫武入郢之舉疑偽	子齊種蠶皆人傑
吳亡不係西施	西施不隨范蠡
大赦始於春秋	蘇代為燕昭問齊
樂毅田單兩賢相厄	樂毅去就無欺
田單用疑	商鞅善托其君
商鞅徒言令使者	虞卿復相趙
仲連使秦不終帝	楊龜山誤貶前相如
救閔與非奢不可	平原君所失不獨已也
范雎擊澤側僮	應侯用擊澤
秦先時自有張祿	呂不韋之愚
黃歇之禍不在李園	燕安之所以亡
客非負齊	

卷三目錄

千百年眼卷四目錄

秦用客之功	戰國九流中辯士
古文多警況	讀書尚讀
古書之偽	秦之所以帝
秦法果成有故	秦不絕儒生與經籍
秦人後遺書	坑儒考
秦世文章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皇
九鼎不為秦用	長城不自始皇
立扶蘇無殺於亡秦	秦亡不由兵弛
章邯未可輕	天亡秦
陳涉秦民之湯武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項氏之變不在沛公	相不足憑
高帝入關有天幸	高祖為義帝發喪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高祖酬賞遺孽生
千百年眼	蕭何器識
卷四目錄	蕭何器識
侯公碑考	漢母風骨與圯上老人同
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韓信有後
韓信威名	張良未嘗為韓
漢告反之侈封	高祖賜姓之陋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初封計戶口
虞美人成姬	呂后邪謀枉篡年
高祖竟王劉濞	四皓賜碑
平勃未可議	漢文賜吳王几杖
左右相所以令眾	文帝奢儉之具
淮南厲王未嘗反	

千百年眼卷五目錄

文帝用賈生	過秦論出丹書
賈生厚德	宣室不宜名齋殿
趙蓋韓楊之冤不由廷尉	李廣無長者風
文帝不能用李廣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短喪不自文帝	七國緩削則不反
袁盎幸免	亞夫之死以忌
竇太后專制	武帝紀元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太常卿用侯
漢和親與宋獻幣等	申公不知止
司馬安拙宦	卜式不習文章
田千秋之賢	漢武憐才
司馬相如美人賦	視草之義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太史公權衡
千百年眼	太史公知己
卷五目錄	史遷不解作賦
史遷文章實主	武帝神智
史記多為後人淆亂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武帝遺命	西漢文章之陋
蘇武娶胡婦有見	趙充國屯田是計
交道之弊	二疏之去以許伯
漢用吏胥之效	歌向廢圖譜之學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言災異不當著事應	
圖譜之益	

漢儒解經之陋

尚書古文今文辨

術家序詩之謬

揚雄始末辨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容皇為災

漢書真本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程伊川論班馬

漢選法之善

陳蕃懸榻

景毅耻不與黃綰

蔡中郎秘論衡

千百年眼

漢末史傳屈筆

劉表工書

曹操疑塚

孫權之劣

借荆州所以保吳

取劉璋不係孔明

梁父吟譏晏子

子房孔明學術

出師表缺句

楊嗣不知孔明

八陣圖

高貴鄉公文學

阮籍巧附司馬昭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古易

毛鄭說詩之妄

聲歌之妙至晉而亡

方望賢於范增

子陵不任有深意

伏波未是烈士

班據史妙

漢書缺典

明帝前已有佛典

漢卿亭之重

李膺已甚

清談始於漢末

蔡邕有後

孔文舉關係

曹操不復姓

曹操諷漢復九州

昭烈先聲

荆蜀形勢

昭烈遺命之非

孔明比管樂有取

孔明事實文章

司馬懿非孔明敵

武鄉遺言不及姜維

漢祚之長

李密陳情表數字

晉室久亂

晉史矛盾

晉史矛盾

千百年眼卷七目錄

徙戎論無救于晉

王衍虛見其女

庾亮失計

王逸少經濟

張翰草蟲

阿堵

孟嘉論樂非是

陶淵明不欲請于仕宋

不識一丁

符堅拙於用多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梁武殺業

劉如幾無史才

千百年眼

隋文帝濫殺

漢高祖殺降

唐封建之善

尉遲公隱德

李勣一言之禍

閻立本知狄仁傑

駱賓王四子受誣

徐敬業之敗

玄宗慘刻

李紉春秋甚盛

盧懷慎先見

晉室所以敗

陶侃被誣

王導遺詔

蘭亭未可議

劉琨負其母

英雄自相服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感

中庸自晉已孤行

王猛死不忘言

符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金土不可同價

沈約顧書之誤

隋氏富庶

隋煬帝數識

唐世女禍

太宗縱囚有所做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徐有功難於單陶

駱賓王器識

滕王閣記出處

明皇廢寶格

賀季真乞休在老年

千百年眼卷八目錄

周易舉正

陸贄大行數解

阿房賦踏襲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房瑄用違其才

杜子美隱德

子美不咏海棠有故

詩詞訛字

唐宋逸詩賦

陸贄忌才

盧杞愧其子

退之淮西碑失實

白樂天行藏

韓昌黎晚信佛老

王叔文之寃

牛李有同惡

道家三尸神之謬

李德裕知所本

郭汾陽後裔之賢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李太白深心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唐以失形勢致亂

房瑄長策

杜子美詩意

儒者說詩之謬

李杜始末考

李泌相業

德宗不能餽懷光

唐宦官之禍

藩鎮之弊

昌黎史稿

李虛中子平

八司馬伸氣

柳子厚非國語報

劉禹錫不敢用糕字

唐不立后之禍

卷七目錄

卷八目錄

千百年眼卷九目錄

柳公權詩意

唐科目不足憑

王朴異才

吳越改元之証

板本之始

宋儒欽之感於趙普

趙普遺禍

神放之隱由母

皆唐不通字學

天書之興做違俗

梁灝謝啓之謔

王敏若遺善

寇萊公奢儉不同

夏竦別館之報

韓訖事業

范仲淹先見

新舊唐書優劣

五代史韓通無傳

宋時史氏願遠

雷簡夫知蘇明允

溫公行己之度

通鑑省文之誤

赤壁考

鄭察辭相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韓熙載晦於聲色

徐鉉微禍事非實

希夷易說

獨影蒼聲

盧多遜愧其父

郭忠恕清節

楚王元佐自廢

古章奏皆手書

寇準天書由王旦

丁謂長者言

夏竦不值一文

龐籍隱德

麥舟非詭布文父子所難

韓范不識奇士

朱溫不宜入正統

五代史不公

曾子固詩才

溫公體貼人情

綱目正恭統

段之三宥之三出處

二疏贊誤

千百年眼卷十目錄

坡公遺蹟

老泉是子瞻號

蘇文頰以不廢

溫泉寒火

介甫寡助

青苗之害

畢仲游格言

介甫廢禮經

宋樂屢變無成

章惇有功於長沙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教主之號不祥

童貫為真太師

葉石林長厚

神師道東虜有見

雜定易學

朱勝非善處苗劉

宋南渡兵餉所出

秦檜為金人作間

秦檜身後之報

張浚忌殺曲端

坡公學長生

蘇文之偽

宋儒談天

八字可定介甫

均輸之害

元祐諸賢無定見

介甫裁抑宗室

經義取士之弊

王介甫冥貶

章惇雷州之報

張商英無佛論

宋禮儒臣

蔡京奸狀

楊龜山論朋黨

龜山不輕解易

中興十策

宋高宗不欲恢復

岳飛文章

秦檜以悍婦絕後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張浚遺跡

千百年眼 卷十目錄

木石之戰有先備

中興政功不紀武穆

程朱論周官法度

宋人獨益經文

帝在房州之謬

告備異端

儒語以佛

佛典輔儒教而行

待註相沿之誤

名教之崇

韓侂胄內批之報

唐宋始祖之非

宋元亡微

元世弊政

郭守敬法

守唐節可以圖恢復

趙九齡遺功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綱目之誤

宋陸異同

夾雜道學

佛語通儒

陳同甫格言

朱子澆於說經

宋儒不知誨君之義

歷代宦侍之禍

宋興亡相類

宋仁厚立國之報

劉辰翁節行

許衡有江漢之思

中華名士耻為元虜用

元人修史之陋

千百年眼 卷十一目錄

御製尚書二解

金陵形勢

李善長之誣

聖祖優容解縉

太監靈奇

楊本將才

革除死難之多

方孝孺有後

國朝相業

絲綸簿

項裏製受誣

王靖遠武略

于忠肅捍水土之變

龔遠祭定迎鑿之禮

倭漆匠

文正保全善類之功

錦衣衛之橫

陽明為理學中興

王晉漢識陽明

梁文康却秦藩請邊地

林丘山史筆之重

我朝勝前代二十二事

古今改元之誤

理財急務

聖祖待晉陽上之序

陳遇今之子房

郭英遺功

取士良法

齊黃誤國

宋參軍奇謀

陳瑛重遊國諸臣之毒

國朝名臣久任

西楊薦賢

翰林不肯撰元宵教詞

王威靈御士

王振老僕

楊善迎鑿之功

達官朵耳

劉忠宣事葉

康海負屈

楊介甫父子相業文章

國朝三大功臣

盜賊有同惡

永陵議禮是非

經筵面奏

國朝樂律不講

待宗藩之法

天生人才為世用

千百年眼 卷十二目錄

上古文籍

泰山封禪文字第家周有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古人文籍不必盡減今時顧世類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重以祖龍烈燭燬燼之中僅存如綫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萬餘卷考諸班氏藝文西京製作續十二三耳世以昇受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古史之謬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楊宋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書若覺若夢三王之書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書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四岳為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為一人通為二十二人之數此說甚妙漢書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

一人為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為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掾亦只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極放驩於崇山以變南蠻還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強餘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幸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犯者耳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族哉由此觀之四族未嘗誅死亦不廢棄但逐之遠方為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禹在朝而不能去刑堯不足為堯矣

許由讓天下非難

堯禪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陳眉公有云當堯之時蓋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禹及八年水來舟陸乘車泥來輪山乘棹方得水土漸平

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苦換鮮食艱食粒食三番境與畧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個聖人不及鋪張粒點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茅茨不剪樸肉不斲素題不枿大路不畫越席不絺太羹不和銅豆之食聊以充飢鹿裘之衣聊以禦寒不惟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害天下之憂堯舜窮鬼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則誨盜古之天下澆澆則拱手以與人而人不納老氏有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許由之謂乎

夏君憲曰此論甚新但堯時洪水為害致天子羸衣惡食許由一荒山匹夫其所受用又可知已今之田畝家隻雞斗黍便起爭攘何曾有濃艷可羨得來千乘可讓蟹豆動色人之賦性殊哉堯許之辭總是一邊之見然亦不可強也

巢許非曠士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聒聲之地聲非聒耳之跡恐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

帝堯善愛其子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竊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

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處其所以胎丹朱者至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道子孫以安堯之於子亦若是則已矣

醫象殺舜之由

虞氏自幕故有國至堯史亦無違命則相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者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殺人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乃為耕稼陶漁之事何居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殺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耳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膏糴而販負負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實得聖人之意醫象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釋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辯世俗訛傳之跡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固不必拘拘也

納於大麓非山麓

孔叢子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
克既得舜歷試諸猷使人錄萬機之政是故除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
有違錯也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
是克納舜於大麓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門法哉

象刑

舜典曰象以典刑皋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家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
一前記時之人語曰象刑豈輕播嬰其父畢非對禮殺結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
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戰而民不犯此二說者皆謬傳也禹之稱舜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不殺不刑哉前况有云
以為治期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
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數語雖免舜復此無以易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
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耳禹錫鼎象物使民知姦回亦此意

舜葬蒼梧考

世傳舜葬於蒼梧此說可疑或者曰舜既禪位於禹何緣復自巡狩至於南蠻之地
十百年後

卷一

且葬於此後人以書有陟方乃死一語誤會之耳陟方即升遐上仙之異名然既曰
陟方又曰乃死亦贅孟子不云舜卒於鳴條乎此一大證佐也按湯與桀戰于鳴條
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註云陳
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
蒼梧也以家語方言言之書或遺岳字其說足柱千古之感

禹貢為古今地理之祖

禹貢一書作於虞夏之際乃千百年談地理者之莫能外也是故大賢如孟子其論
洪水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禹貢則曰沿於江海
達于淮泗是江未嘗有通淮之理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于魯而江始有通淮之迹
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為禹跡也明矣博洽如史遷其作河渠書曰斯為二渠
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于禹者也及攷之禹跡河自龍門至於大陸皆為一流至秦
河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為禹跡也明矣吁禹貢之書不
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孤據莫不於此取質焉後此者其可舍之而不為依據
乎夫禹貢所以不可及者何神聖之筆畫原非後儒所能彷彿且也州不係於方域

而係之山川所以千古如一且而莫之能違也

帝齊良弼

傳說冀世咸疑之以為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伯之與且天下之貌相似亦
多矣使外蒙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豈非漢文之
夢節通卒為身名之累孽果可憑與政者又云武丁嘗遊於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
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
且商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辨矣而亦非蓋所
云夢發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發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
周公同觀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于得鹿者尚可以得况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
乎

伊尹放君之誤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於善善矣不可以為法如日
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執時東之龍持節于臣之墓何如又况乎體非金石
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垢以損其身則試君之務消無日矣殷之君臣亦幸而成耳

十百年後

卷一

噫況泥接踵舜葬比肩後之為人臣者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伊不
周皆取伊周以為萬矢也越石此論似矣尚未深考按伊周昭示免偏云書所載伊
尹放太甲於桐放當作執以其篆文相近故謫爾其論甚偉可息紛紛之疑句曲外
史張天雨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

微子不奔周

微子左牽羊右把茅皆必無之裏肉袒面縛蓋出左氏之証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
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况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則面縛叩璧當
在武庚亦非微子事也即抱器入周亦必無之裏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
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而遊於荒野也一時武王釋箕子
之囚封比干之墓而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遊野未之復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
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解耳前日伊周之說毋乃疎謬已乎

夷齊辨

論語為衛子驥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
亦不得不取證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

其於伯夷也。大堅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畫備而記事。當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實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然遺好奇而輕信。反滋來者無窮之感。論語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述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且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安知其不以遜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在何所。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芣芣。首陽之巔。采芣芣。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齊地也。夷齊遜國。魯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然亦不必久居於此。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也。夫是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耶。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况其所以深取夷齊者。但舉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若諫伐一事。尤為舛。使果有之。夷齊當諫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眾於道路也。太公與己均為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于鋒刃將

卷一

五

及之中也。乃紀傳草寫二子。皆昧至前。太公營救之狀。始如狂夫出關。尋小號。而迂怪儒生。姓名。皆擬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稍有識者。所不為。謂夷齊為之。字遺於史記。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論語。略無一字之合。使果如是。宋徽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耻。有大於不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按之。事理。胡刺繆也。然則遺棄無所據乎。曰。還自言之矣。所謂子悲伯夷之上。精逸詩。可與焉者。此遺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遺詩者。西山宋徽之章也。夫古詩稱采芣。木蔬。如子。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作人粟者乎。且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是此詩誤遺。而遺誤後世也。

商之後。獨感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契。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惟子孫。始繼世。光大。禹。稷。之後。為成周。天地。又開。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商之賢。若。比。且。與。周。又。最。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漢。始。言。降。衷。恒。性。也。其。為。世。道。學。之。祖。子。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即。其。後。王。若。太。武。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後。世。之。未。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

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為公族。而受民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為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明德。豈與周所能及乎。

太王未嘗剪商

太王剪商之說。不知何據。夫太王遷岐。在商帝乙之世。商家中興。又五十九年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太王安得剪之乎。乙猶崎嶇。避狄而謀及商之天下。人情乎。以文王當紂之時。尚自難。王。泰。伯。安。得。遂。有。天。下。耶。讓。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嗚。呼。是。何。重。誣。古。人。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載。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載。作。剪。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為。翦。則。紛。紛。者。自。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變。不。能。洗。干。古。之。惑。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肅宋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及秦誓武成之文。夷齊虞芮仲連曹操之事。冥探曲證。彷彿比擬。卒無武王追王之明文。雖蘇洵口舌。人雖適從。愚請太史公伯夷傳。有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此非古以來。覽者俱未之及。何哉。

金滕非古書

讀書至金滕。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夫周公而却二公。穆下以為未可。成我先王矣。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此儼人佞子之所為也。而謂周公為之乎。且後世到股醜天之俗。其冊祝有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有事於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蓋下冊之書。藏于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棄。既曰。周公別為增。增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而藏於宗廟。金滕之匱。又私啓之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為代。武王之說。夫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公卜。豈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滕之匱。至今乃啓之耶。即此五實。反覆詳究。是編非古書也。必矣。

三監武庚之畔不同情

三叔武庚之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復商二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據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國二叔非武庚不足以動武庚非二叔不足以開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眾東至於奄南及於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則一時孔急之勢可知已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致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不誅則凡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豈治世所宜有哉

湯武不可並言

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遷商人不踐觀鳴鶴小笠之譏悲哀急迫復安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於以黃鉞斬紂之甚

千百年眼

卷一

七

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之痛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仁恩之所浚澆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商周之事不可知也且湯既勝夏猶有懃德懷懼若將隕於深淵至於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不見其切己事此雖儒者之見亦闕幽之論也

殷有三仁

武王遷頑民於洛邑封其子於朝鮮朝鮮遼海外徼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夷之意其隄防疑慮可知也若余所服者更有一事箕子為紂聽親不忍言紂之惡是也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去乎然則夫子稱殷有三仁者何不知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解論語如此仁字凡三見并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為仁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有三入如此其眼者能自辨之

世官之弊

虞夏用人止於世族今觀商書一則曰數求哲人一則曰旁招俊乂伊尹來朱巫咸

傳誦諸大臣皆非親舊然則立賢無方湯蓋用此致治矣其後周公任任言之亦未得盡行管蔡之叛周公雖逆知之必不敢言言則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決謂周公間親聞蓋而忠言反為譏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然武王雖惡紂之世官而亦未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朝釋耒耜登槐農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田畝嬖媚雖貪如狼狽如豺豕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於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迄東晉六朝王謝崔盧各據顯位謂之華腴膏粱又踵前弊矣南之并詔北之侯景皆憤族姓之下至於作亂亦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獲乃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難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則湯之立賢無方固虞夏以來所未有也

封建難復

封建之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蓋舜之時蠻夷嘗僭矣而命

千百年眼

卷一

八

皋陶以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非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干羽而格夫蠻夷有苗皆嬰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獄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候度而不勤征討也審矣此在唐虞則然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然三代之封建豈得已哉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十馮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馮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用是知封建非殷商聖人意也勢也故封建之弊亦遂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宮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使其人生於漢世則一廷紂足以定其罪而啓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且紀其事曰大戰曰祖又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兵師之間所傷眾矣至於周襄人心未離而諸侯先畔天子擁空名於上而列國擅威命於下因循痿痺以至於移祚謂非封建之弊乎總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千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提與刃而欲其不為奪攘鳩鷹則為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後可苟非

其人則不若藏挺與刃嚴其檢制而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即縣所以為良法也王綰溘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又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及刑四起矣

楊升庵曰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於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倘有言復二氏者人必群唾而眾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

井田不可行

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有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眾寡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眾男為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十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或長或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又所當周知也為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自公侯伯子男以至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

卷一

九

世其土子其人又如却邑勝解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歸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富家以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者其勤惰以為子奪校其豐凶以為收錄其東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難無俟乎攷覈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之庶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眾井田之法雖未全廢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云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又云暴君虐吏慢其經界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眾攷覈難施故法制廢弛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地以致賦稅濫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墾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其志夫曰靜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令之選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遷移其好弊無窮難詳如筆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于其政則豈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係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均乎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遺受

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帝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弊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地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曰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井田故矣蓋自秦至今千九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三百年而其制盡廢矣何三代責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封建廢而欲復井田不其難乎況夫井田之制溝洫塗塗甚備凡為此者非塞溪壑平湖谷夷邱陵破墳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能得乎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使其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中以安其居而後可也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自非至愚執肯以數十年無用之精神行萬分不一成之事故知時變者可以思矣

漢中郎區博諫王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今欲違民心違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可謂至論宋儒張橫渠必欲行井田且曰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嗚呼何言之易也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

卒智不如區博遠矣

三書紀周穆王之賢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欲知穆王用人與其刑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足墜先列矣韓退之作徐僮王廟碑乃曰僮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穆王無違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冥王母於瑤池志歸諸侯於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今觀穆王三篇其命君子為大司徒則自謂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臨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而為之輔翼也其命伯冏為大僕正則自謂憐憫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飾躬畏咎也其命呂刑以侯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惟非羣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不在天下何耶呂刑中有云享國百年志言時已老矣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詰四方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太子晉稱周無道者曰夷厲言幽而不及穆可乃謂周

卷一

十

自古有天下之長久惟周論者亦謂周過其歷此未之深考耳武王滅殷百八十七

年而厲王流彘。共和者十四年。國無主也。而宣王立。至幽王十一年。犬戎滅周。合前共二百五十七年。周祚東而天下不復宗矣。似擁虛器。不亡猶亡也。漢以二百一十年。唐以百二十餘年。宋以百五十餘年。俱有中斷之厄。治日少而亂日多。蓋自古記之也。

孔子著述

孔子生平。唯於周易有贊。詩書則刪之。禮樂則定之。春秋則筆削之。筆但筆其舊。文有削則不盡筆。定亦不添一筆。刪則不筆者多矣。蓋不責增而責減。文王周公之衣。象多詭奇。而孔子之傳文。極顯淺。殷盤周誥之書。詞多溢吉。而魯論之紀載。無警牙。古文自古。今文自今。要以暢事理。覺後覺而止矣。蓋不高說而尚平。嗚呼。此聖人編比之深意。非若後世爭研筆緒為也。

南雅頌無優劣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亦及幽。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不能於魯大師之舊有所增加。則李札之所翫。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贊。添國風一名。參措其間。四詩之目出。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咸。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頌。雅猶書之有典。說訓諸誓。命也。語之與命。諶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訛。世無議者。正惟不眩于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說說焉。可謂不知類矣。

二雅當以體別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以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奇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容大篇。其辭皆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迥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國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為大雅也。雅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大史公稱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小雅大

明 滿湘張燧和仲葵

雅之別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

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墻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楊月出序以為刺淫而朱傳以為淫者所自靜女木瓜采芣邱中有麻籽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澤兮校音塞窈子之丰風雨子矜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以為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耻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亦必以正視之如朱子之說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木瓜遵大路風雨子矜諸篇雖或其詞間未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序情閨夢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因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於奔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桓叔共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普昭者之口則可錄

歌詩與作詩不同

千百年眼

卷二

二

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卿飲酒燕禮歌之采芣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蕩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宮元侯歌之又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殫述也則為知鄭衛詩不可用之於燕高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高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宋譏詩如鄭伯有賦鵲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齊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季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羔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燕喜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韓公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誥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春秋逸詩書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亡矣楚左氏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書猶存今亡矣宋洪邁為山林牧時林少頗為書學論議帝聲下

上數語曰知之為知之為知之免其辨與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其飲畧之可也

詩小雅雨無解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此小序之文雨無為句正大夫刺幽王也為句正大夫即第二章所稱離居者蓋正義集傳並以雨無正名篇誤矣然則雨無之義若何齊澤不下也

不日成之

靈臺詩曰不日成之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又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畫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管仲知鮑叔允深

鮑叔固已識管仲於微時仲相齊叔薦之也仲既相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每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叔不惟薦仲又能左右之如此真知己也及仲寢疾桓公詢以政柄所屬且問鮑叔之為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為人所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為政仲不幾負叔乎不知此正所以獲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名也叔之知仲世知之孰知仲之知叔之深如是耶曾參撤時與蕭何善及何為宰相與參隙何且死推賢惟參參聞

千百年眼

卷二

三

亦起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又屬其後相悉遵何約乘無所變更此二人事與管仲相反而實相類

廢井田自管仲

世儒罪棄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于管仲作內政已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平題管仲詩蓋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烟平生一勺橫汗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闡幽之論又九河之壞亦自管仲始詩緯所謂移河為界在齊呂是也

風馬牛不相及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慮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劉元城以為此醜詆之辭言齊楚相去南北如此遠離馬牛之所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其說即書所謂馬牛其風豈有解者乎走逆風馬走順風故不相及此說亦新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鴉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湘有咏鴉詩鴉尾大如解墜車載不起此以不掉為彼以不掉死

左氏敗前息

左氏書前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前息有馬杜元凱以為前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箭之行君子所不讎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前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詩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抹于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敗也非獲也

晉文公知大計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三年。奚齊卓子相繼而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勞他靜而待之。若將殺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平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賞。而晉人戴之。遂伯諸侯。使其處利害之計。誠爾矣。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也。

秦繆公學於西人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為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獲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千百并。卷二

卷二

四

秦美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矣。三代柄用闕宮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於西人。西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於者。德以為師。保而繆公乃學於西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豈豈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天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未必無意也。

秦霸不由孟明

孟明始為管虜。不自德。再敗於般。凌彭衙。李晉師不出。封般尸而遷。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朝。寒衣苦練。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慕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寒衣。而贊其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秦世富強。形勝險。雄心於戈矛。戰閭。技養於射獵。儉驕。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秦三良之殉不由繆公

繆公秦之賢君也。三良殉而黃鳥與哀。議者以為公之遺命。非也。繆公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按魏人京三良云。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

安秦穆死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詩人之言。則知三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向主之說。初非有違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殉君。亦猶齊二客之從田橫。其說固有所本也。獨其子若康公者。遂坐視而不之。此何哉。

趙盾弑君報

宋人弑昭公。趙宣子請於靈公以伐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令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聲其罪也。宣子其不諫於君臣之際矣。異時得罪出奔。而其宗人穿弑其君。靈公而宣子反也。無一言焉。夫有君之弗恤。內賊之弗討。而隣是師。其賤味極矣。故吾以為。桃園之逆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誅其心也。盾得保首領。以殞己是天幸。而後之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曰。靈公之賊。盾雖不知。猶為賊首。糾然與一國之師。而汙其宮。精其室。趙氏之宗。幾亡。收火馬。天報之巧。與聖筆之嚴。固並行而不悖矣。何必假手於軍史。乞靈於鐘鼓也。

董狐疑詞

千百并。卷二

五

晉靈公之弑。董狐直筆。洵哉其良史也。乃曰亡不越境。則凡弑君者。逃於千里之外。皆可曰吾義已絕。雖弑無罪也。可乎。當時董狐只合舉某某事。以證其弑君不當。以此為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

膠舟之報

周昭王南巡。楚子以膠合舟。乘昭王。沉於江。當周全盛之時。楚人已弑其君。而不能討也。齊桓裝印之會。管夷吾始引膠舟事責楚。楚雖請盟。而其馮陵猶故也。秦末。天下共立楚懷王。孫心為主。項羽大破秦兵。宰割天下。得尊懷王為義帝。密遣英布弑之。江中。亦楚子沉昭王。膠舟之事。雖在數百年前。而兩主被禍之慘。則在數百里內。亦可謂報應之巧矣。後來漢高帝納費公之說。三軍驚。數羽之罪。因而滅之。可見弑君之賊。無所逃於天地間也。獨當時造膠舟者。聞漏洩。而遺英布者。顯伏法。似乎有辜不辜。而天下後世共賦之。身後之報。亦不薄矣。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雖必以為長。謂楚莊賢君。孫叔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人即且舍於鄭伯之服。非復前日之頑橫也。周為共主。彼豈遽然而視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

問之何益亦似有是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長按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為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向慕之私耳王孫滿感其強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為問則又不盡信書之過矣

楚之不競

楚之為國也恭莊以前雖僻在荆蠻而其國實趨於強康靈以後雖屢抗中華而其國實趨於弱齊桓不與楚角諸侯雖一向一背而其患止於稱夏晉文親與楚敵後世祖於或勝或負而其勢遂駸駸於抗衡然自州來奔命楚始患吳鍾離潛師吳始易楚數十年間楚日不競則其抗中華也亦宜楚之利哉

季子之賢有定論

古今兄弟讓國之事若太伯伯夷叔齊季札寥寥數人可謂宇宙間希曠定儒獨病季札謂讓以基禍此語似是而非蓋不度當時事勢而妄為之說者也夫季子在魯知齊政將有歸在魯知晉國必有難聞樂知衛之俊亡槍之早滅豈獨不知閭閻

千百年

卷二

六

之為人乎彼閭閻者陰恨而忌日夜謀所以及僚取吳數財養家數十年而辛執就而一旦數之乎季子豈願季子而甘為之下乎與忌季子也季子於此掩然而受之吾恐及僚之血未乾季子且以次及矣故季子曰爾殺僚吾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己也斯言也蓋亦無可奈何矣躬耕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季子嘗得已乎賢者不欲逆拂異日之變而能為今日之所為故不為福始欣欣去之如解重負非欲為名而已也若季子者可謂遠不塊夷齊內不塊乃相矣宋儒拘擊一倡而雷同至今持為洗之

坡公作季子贊曰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可謂季子知己矣

論語出問子門人手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問答比及門弟子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雅至問子獨云子憲終此書無指名然則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又安知不出於問子之門人耶觀所言問子特側之詞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亦可見矣

老彭即老聃

老彭王輔嗣陽中立皆以為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谷成所說老為尹該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為老子其說古矣

左氏非邱明

宗左氏者以為邱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邱明耻之丘亦耻之乃輒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在左氏傳春秋者非邱明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虛不勝等語秦人始以十二月為臘月又左氏所述楚事極詳有無經之傳而無無傳之總亦一證也又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事舉趙襄子之說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為邱明則自復歸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即使孔子與邱明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而邱明猶能著書也今左氏引之其為六國人無疑

子羽觀武

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寢也及觀季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李路更甚則所為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陋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正以其貌武而行儒耳博物志水經注俱稱子羽渡河齋千金之壘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和不可以威劫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乃投壘於河三投而輒躍出竟棄壘而去然則子羽之勇誠不減李路矣

南子是南蒯

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梁駭乘使孔子為次乘游於市孔子耻之夫聖人方以率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耻為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任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南蒯以費時昭公十四年奔齊侍飲於景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與魯也與見佛肸事不約而合佛肸之子子路曾致疑矣此又不悅夫子以堅白飽瓜微言不足睡之故復有天厭之譬比類以儆則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矣

飽瓜

飽瓜星名繫即日月星辰繫為之繫是應柳之天文圖蓋星有飽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翼不可以飯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飲同義

執禮之執當從執

千百年

卷二

七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欽字之誤錄書執字相類欽樂也是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執即管子

立言之難

夫子不語怪力亂神特不語耳非謂無也後之儒者遂欲一切抹却不知力與亂分明有神怪豈獨無果則春秋所紀災異悖亂之實皆論証而不足信乎又如孟子天時地利章亦只較其緩急而輕重言之若如後儒仁義干禮之說則是天時地利可盡捐而不用矣嗚呼腐儒者流真所謂以人國僥倖者也

孔子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龍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卓吾子曰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連行不離弓矢日逐不離鴈玦佩玉名為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慮預防文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印田竊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為飾耳後之人昧其實也以為為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生厭心曰是皆欲為侈觀者何益之有故于今並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人居常走趨亦較文裝矣衣衣博帶雍雍雅雅如也肅肅如

十百年眼

卷二

八

也一旦有傲豈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孔子不夢周公非衷

孔子夢周公尚是耳中鳴想眼中金屬也直到不夢見周公時便是一番放下所謂去年貧未足貧今年貧始是貧耳其所云吾義正已到太休歇處也

季文子三思卒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憂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可謂善矣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逐執君立重公行父不能討反為之再如齊納賄焉又幸師城莒之請耶二邑以自封植其為季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而則曰再斯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便能再思不實善而納賄專權而與兵封植以肥己也文公不得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致誠如其言則中廟所謂思之弗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遠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

孔子請討齊桓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卓吾子曰世固有有激而為者不必問其為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為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養長亂賊之心乎若云非義則孔子沐浴之情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尚無與又何與于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乎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階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而言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為非義矣總之為非義矣總之為出于義之有所激也總之為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即孔子當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讀之猶令人髮指冠目裂賦欲代岳侯殺秦檜滅金虜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張和仲曰至言至言先正有云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孔子雖去位而三桓終不敢篡魯孔子之功也則夫請討之舉未必全無關係而聖人亦何嘗枉却沐浴之勞也佔出與識者辨之

陽虎之奸

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雒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殺

十百年眼

卷二

九

梁曰陽虎以解眾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耶虎初竊時亦已知無用特以魯寶之我竊之魯必追我我與之則魯釋我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嗜之人以筋投之必啣而反數及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現王敦退回湖陰以七寶鞭復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魯公室與戰國相終始

魯自隱至昭而逐于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于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借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眾而其室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四科不列管子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十科之人目為十哲而學宮之中型坐于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踰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為升降之等夫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則承襲已久觀東漢末

檢幹中論有曰人之行其大者莫顯于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

子貢不如僕封人

林時擊問羅近溪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真是尊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為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即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澈了子貢不知却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為士為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進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終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軀想其窆室于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僕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水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張和仲曰近溪此說可謂前無古人矣然子貢亦有說得着處如仲尼萬學之問是也蓋學賢是常事學不賢非孔子不能受之好問好察始是千載同調非深於道者不易識也

卷二

劉司中曰將字當與孟子幣之未將同解蓋天奉夫子以為木鐸也若作將無之將尚有毫釐之隔

曾點二事俱不類

季武子卒時孔子生纔十七年則曾點或未生亦甚少也安得倚其門而歌乎又奇怪者曾子芸瓜小過而曾點暴怒如此絕與鼓琴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者之過耶抑紀載失實也

千百年眼卷工終

千百年眼卷三

明 滿湘張燧仲和纂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靡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靡靡半纏也取繫纏之義然不如靡靡之說為長以韻讀之又叶也

儒者說春秋之失

儒者之說春秋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無惑乎見求之益肆而信會之益繁也其視之異乎春秋則曰此刑書也無惑乎其言之益苛而較煉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子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已以為惡則強求諸辭曰此奉也此貶也聖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獲之一論少室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說後半實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

千百年眼

卷三

孔子不言樂

夏服之禮孔子能言之而不及樂禮趨過庭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即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即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吾顏子為邦而終之以韶舞則于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三禮之乖異

七十二子之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孔子游賜來而帶小飲而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為之大功子夏曰為之齊矣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執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迨其後也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為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目月令為周禮王制為商禮至於今則以其傳述而不敢辨矣惜哉

魯節禘不出成王之賜

魯節禘之禮天下後世所共議也至以為成王之賜則厚誣矣春秋書禘於其公見

稀之傲始於閔公也書四下即見郊之儀始於僖公也由是觀之則郊禘不出成王之賜也明矣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穀梁及國語皆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郊非禮也下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春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於東仲孫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侯之於是初秋六月若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東仲胡不舉以對衆也之豈甚弘欲先恭祝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龍錫大略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錫土田陪祀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織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備矣哉子家駒曰設兩廂乘大輪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于家駒面斥昭公以借而不諱耶由是觀之魯之儀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周公閱來聘魯樂有呂歌形隨而解不敢窺窬武子聘魯魯樂之儀湛露彤弓而曰其歌于大禮二十之解蓋惡魯之僭也以此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遂辭而魯人並無一言及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証也按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玉王使史角止之

卷三

夫知之而有郊禘是魯自僭也然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禘未車為常僖公始作頌以郊為祭焉記禮者以為魯禮皆成王賜之以享周公而疑似之說遂至於今不可以不解

春秋終不擇時

傳曰諸侯之筮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故先期而筮謂之不懷後期不筮讓之殆禮此則筮之不擇年月日可攷也今檢筮書以己亥之日用筮取而據按春秋之際此日筮者凡一十餘人此則筮不擇日可攷也左傳子太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筮者國之大事無過筮乃不問時之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筮不擇時可攷也

莊周未能忘情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為達此殆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達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夏君憲曰婦人好幹家做功名婦人之情也莊周一生曠達欲效曳尾之龜必是彼妻子逼拶不過到此方得脫然不覺手足踰道遺遊之作或者其鼓盆

之後乎

孟子非空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空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為親受業於子思非也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二年子思實為喪主四方來觀禮馬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報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即己者必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為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收民之遊蓋依倣之言不足多信

孟子性善無定論

性相近一語千古論性之宗不可易也孟子道性善然亦不能盡廢或人之說玩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曰乃曰皆從推辭之詞即性相近之意及言聲色臭味則曰性也有命焉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孩提之愛生於欲所欲在乳順之則喜拂之則啼與告子食色性也何殊乎其曰性善或具言性之原耳宋元晦無極太極之辨此為真程

卷三

袁石公曰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為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證之然令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孟子權衡失準

五學孔子也守其家法可也乃一緊執孔子以裁巨古之聖人未免有權衡失準處矣蓋其別一時誠法邪道之言則精而窮於聖權實變化之用則泥

曾孟稱孔子

耿于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謂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灌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謂曾子自道之言此解無人會得

夫子賢於堯舜

王龍溪曰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愛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者其情疎而用意渺况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濡染精神所銘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遠萬疎渺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

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恍於其中者矣

增可療目

孟子所載陳仲子井上食李事書疑增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蓋彥之母失明年久帝捷其婢恨以爨增咳之母食之美後以度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因閱本草亦云蟪蛄汁滴目中可去障翳乃知仲子匍匐三咽不為無詳

孟子不行三年喪

許竹厓曰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于其身則不能無疑其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知使虞教區事屢屢不敢請令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葬魯未幾而即反於齊止贏方歟而始可以問則其未嘗終喪於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於葬魯之後更無餘錢乃至在途止贏而可問耶余謂此語誠獨見也

孟子開揚聖

楊朱治老子墨翟治禹孟子言其無父無君又甚之於禽獸幾於酷吏可解矣若以孔子差等百王之恥而照滿世則揚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長縱微孟子之排亦

卷三

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拔一毫世方後公畫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而利天下妨道害民其唯卿愿者彼不通也機道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於世也然揚墨真而卿愿偽試思泣岐悲范是何等心胸即墨子守宋一辯已為今古奇憤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無父無君之流弊即目之為忠臣孝子可知矣

孟子善言詩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學詩之法孟子兩語盡之矣蓋詩人之意奇與取喻含蓄不顯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流船則曰難難鳴雁旭日始出而昏冒之意自在言外惘流民則曰鴻雁於飛哀鳴嗷嗷而淒涼之象如在目前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而誅求無厭之慘已不可勝言孟子論與民偕樂而獨言鼓樂田獵深識此意如詩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釋之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未嘗辭辭而理有明使宋儒為之不知添許多詮釋矣又如書曰刑放無小宥過無大有作者解曰刑放無小宥過無宥六字添三字而語意明白訓話家須作如是觀

詩亡辯

金華王柏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自為魯國之史事情關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皆在其中非獨以為雅也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既沒澤之舟移王週徐方之馳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三百篇者又多東運以後之詩無乃得於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蓋不足以盡著諸國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

孟子不盡信武城

孟子於武城止取二三策又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可見古聖賢讀典謨猶自有去取所以識見籠罩千古今之學者甘作隸下之駒何怪其日陋也雖然使是說不出孟子則宋儒又以為異端之射的矣

告子性學

告子一生留心性學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為冥然罔覺惛然不顧不

卷三

知告子甚矣王念州曰荀子之言性惡蓋矣然亦有體驗得之如告子亦體驗而得者也楊子之善惡混從孟荀之論而於其疑韓子之三品復因三子之論而酌其似非體驗得者也

孟子句讀

孟子馮婦暴虎馮一本作晉人有馮婦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原逐虎虎負心其之數據云云前士則之後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魏真王竹簡與孔壁同功

春秋戰國時葬之風大行至始皇穿家驪山球璣寶玉窮極人代唐太宗獨以蘭亭高出千古矣然魏真王之竹簡也裏王即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而家中獨竹簡數十車古器一二服玩珍怪無聞焉即世傳三書無論如大易繫辭或爐於秦火而出於秦中則裏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尚有如若人誠未易者項世罕置之弗道情哉

孫叔枝碑考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麻為鎮費補之云子得漢廷書中碑書是事僅有不同云病喜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常與相君相善難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公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泣涕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溝壑下濕境墮人所不食遂封潘柳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貧吏而不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不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活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勝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孫叔敖教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孫武入郢之舉疑偽

孫武之譚兵富在樓直之使吳起之前然武為吳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丘明於其事最詳練又喜誇好奇以武如此舉動不應盡沒其實蓋戰國策士以武聖於談兵恥以空言令天下為說文之耳夫談者固未必有用用者固不必談劉子玄非真能史其論史即馬班莫能難嚴羽卿非真能詩其論詩即李杜莫能如藉令馬班李杜自言之或未必如二子之譽譽也而責二子以為馬班李杜則悖矣

子胥種蠶音人保

楊子雲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為子胥之罪以不種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為種蠶之過夫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官之奇洩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夫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諫子復儼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衷而怨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閭閻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種諫以死之不過一種項之臣耳於國家成敗何益哉

唐盧元甫有胥山銘序云伍公絕楚出羅在平為末官臣在胥為既壯子坎壇仗節乞師於吳五戰入郢先王有言撫則后虛則仇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脩為大仇後人賦為大怨語意豁達足為子胥吐氣

吳亡不係西施

昔人謂聲色迷人以為破國亡家無不由此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爵蜀官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為得處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西施之儼朝無鳩夷之恨越難進百西施何益哉

西施不隨范蠡

自杜牧有西子下姑蘇一詞遂為西施之句世皆傳范蠡西施以逃及觀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遂屬云吳亡後西施於江令隨范蠡以終浮沈也子胥之被踐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鳩夷浮之江今沈西施於江所以謝子胥也范蠡去越亦號鳩夷子杜牧遂誤以胥為蠡耳墨子曰吳起之製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豈非明證哉文士一時趨筆遂隨後人於疑解

余按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飛獻作吳宮娃一行霸句蹀再笑傾夫羞一朝還舊都觀極尋若耶為驚入松蘿魚畏入荷花觀此則西施後還會稽矣要之沉江之說為信

夏君憲曰作隨蠡去更好更有趣沉江何益也吳宮歷年之寵幸介然必成所事豈兒女柔腸所可辨耶諸子胥為主以也何足誅

大赦始於春秋

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誅於是赦為偏枯之物長春之門然觀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則知春秋戰國時已有大赦之法矣

蘇代為燕昭問齊

燕昭即位志復齊仇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通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意齊之強志未遠也蘇代之後為之問齊難題之交激暴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張和仲曰代之所為不過傾詐反覆之術與兵家之用間等耳必有樂毅然後能執召五國連兵濟上殺所謂於微指示之功也豈代可擬哉

樂毅田單兩賢相厄

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潘玉乘全齊之富而歸之燕狗齊五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苦即累未暇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齊王之暴神入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殺之本計也至於苦即累

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與勢固然耳。廉頗拒王說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祁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之以知使殺不遺。惠王之際。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為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而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左不遠兵勢。以為殺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古今用兵攻守之勢。其善守則無善攻。是故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鐵階。場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潘此其兵莫敢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難擒。此其將莫才也。則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墪而殞身。此將非非才。非衆矣。則曰將曰敵堅也。拓拔英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師盡殲。此將非不才。兵非不衆。敵非不脆矣。則曰將曰敵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於秦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且精矣。加以盱眙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勁也。義隆破胆。延壽望風。敵已絕矣。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應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況乎樂毅之將。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又有騎劫之代也。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

樂毅去就無數

毅以讒去燕。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稱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効戰國。反復為趙。而離燕。去就無數。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其所感者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田單用疑

田單之保即墨也。使人食必祭。以致為燕。又設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人心腹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商鞅善托其君

商君之初見孝公也。說之以帝道。不悅。復說之以王道。又不悅。最後乃復進公以霸術。若此者。其真望其君以帝王之道哉。蓋先以迂闊久遠之事。嘗馬使孝公之心。厭再書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輒合。商君所以內托其身。而外托其君者。審知說者曰。國王不成就其辨。可以謂明。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

亡之不暇。雖必當可得乎。第此難與拘儒道耳。

商鞅使言令使者

商鞅使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商鞅曰。此昏亂化之民。盡遠之於邊城。夫立法之時。不難徒言不便者。而難徒言便者。鞅一切不顧。直是有豪傑胸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

虞卿復相趙

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復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雖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太史公敘次偏倒耳。

仲連使秦不終帝

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駭行。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滄海。脫履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仲連死。秦人帝不旋踵而亡。若天下共守其言。不肯也。

楊龜山誤駭趙相如

蘭相如爭趙壁事。氣蓋秦廷。而楊龜山弗是之。謂古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翰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晴康以後事耶。

救開與非奪不可

開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移兵開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趙議於兵。技之廉頗不肯輕用其名。關成敗於魏。趙奮出自細微。一戰而勝。然則頗遂不若秦與。不知頗秦所忌也。秦秦所忌也。秦將則敵信而不疑。頗將則敵畏而備。堅先故秦之事。頗雖勇不能行。頗之言。秦雖勝不能奪也。尚論者。豈以一勝之功。妄置褒彈乎。

平原君所失不獨毛遂

戰國策秦圖邯鄲。且降。平原君用傅舍。更子李同之說。得感死士三千。却秦軍三十里。所謂李同。非平原客也。則其所失不獨一毛遂已。

范雎蘇澤個體

范雎以亡因而驅回。蘇澤以羸旅而攫相位。行而無難。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

危言則無所游。故澤之官言困。雖春即雖之謀言無王也。三寸舌古博金印如斗大。可畏哉。雖然。非富貴已極及澤一說。即日解印綬如柳瓦。澤為相亦不過數月。謝病免歸。二子所謂調濟之士。其心能作能止。真有過人者。黃東樞猶有捕蟬之論。豈非所謂耳食者與。

應侯用蔡澤

蔡澤以唐衆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來應侯之自危出不窮之說。杜其口伏其憂。安然而居其相位。若承烟然。智者以為蔡澤之用。應侯不知。應侯之用。蔡澤也。夫自武安侯。鄭安平叛。王稽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而應侯且無以自解。蓋嘗仿徨而左右顧。求其人以托稅駕之地。而不可得。得一蔡澤為之代。應侯其免矣。是故幡然而薦之。天下皆以應侯能用賢而應侯之過。自是無以聞於昭王者。非以蔡澤故耶。

秦先時自有張祿

史記謂雖入秦。張祿名為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相齊。悅張祿先生之飲。奉之黃金百斤。文鐵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高顯君為大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國君之人也。往而不可遇乎。雖人求謀固不過矣。孟嘗曰。敬聞命。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記雖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雖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關於諸侯。秦特令睢冒其名以班鄰國耶。

呂不韋之患

呂不韋事。談者皆魁之。不知不韋何奇之有。天厭秦德。假手賣人子。巧易其宗耳。不然。不韋自謂智矣。能反掌樓十乘之國。而不能奮身脫亦強之強。能立覺二王於方壯之年。而不能制子政於垂髫之口。豈智於前而後乃愚耶。天奪其譽矣。若夫呂覽一書。要不過稱他人之唾餘。於自己之雋。亦千金懸咸陽市。而無一人敢增損一字。豈真游夏不能贊一詞耶。儒業者流。取其首篇所紀月令。廁之禮經。定於今不廢也。豈不韋能愚後人哉。人自愚耳。

黃歇之禍不在李園

黃歇之為奸。大類不韋。而行之於為相之後。尤不義。雖使離朱其後。李園終植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楚之立國。僅千歲。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豈區區朱其所能為哉。不知以黃歇之報。而未英之言。獨無慨於中。

手。

燕吳之所以亡

燕國於懷酒之間。春秋之際。未嘗去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破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說。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吳之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為燕若吳者。亦何利此二子哉。

客非負齊

松耶栢耶之歌。悼王連以客亡國也。然是時有即墨大夫。亦客也。知齊亡在旦夕。見王而說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有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間。可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楚故地。即武關之間。可入矣。如此而齊威可立。豈特保國家而已哉。建不聽而竟。殲其邑。松栢之間。為此謀者。非客耶。然則非客負於齊。固王聽之不聰耳。

卷三

十一

千百年眼卷三終

秦用客之功

明 滿湘張燧和仲纂

七國虎爭天下。豈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則不然。始與謀國。開伯業。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蘇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有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戰國中九流辯士

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行與陰陽之辯者也。范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馳行為辯士。孟氏有好辯之名。亦小矣。

古文多警況

秦漢以前。著籍之文。言多警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禁傳巖之野。祭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小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鼎之才也。猶書曰。迂衡云。且橫議者。遂謂伊尹為危人。若然。則衡

梓也。尹曰。迂衡。其亦舞拜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騎頓耳。又論語為命。神謀單劍之。左氏遂謂神謀於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黜。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推。則國語謂姬媧。媧中生。必將如吉甫之報。禮所云。諸侯。漁色於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於此以證知秦

讀書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嘗觀李序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向坐不同。句。冠加不同。句。巾。柳不親。掩。句。程伯鴻讀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句。就讀。左氏春秋。故講。事以度。執。句。量。謂之執。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奔。欲飽。句。其。裸。句。而。觀。之。齊。補。其。遺。漢。書。術。高。傳。人。奴。之。句。生。得。無。言。焉。即。足。矣。楊。用。脩。讀。史。記。高。祖。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以。類。推。之。如。莊。子。涇。流。之。大。雨。注。為。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禮。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如。當。至。主。字。

句。約。而。用。修。久。矣。皆。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李。布。傳。身。與。軍。軍。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與。軍。軍。高。句。約。於。傳。務。翻。納。其。說。以。便。備。指。不。參。彼。己。句。約。而。索。隱。以。偏。指。不。參。為。句。律。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道。者。明。矣。而。用。修。引。之。作。情。核。其。華。為。句。約。約。彭。越。傳。其。書。秦。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道。者。明。矣。而。用。修。引。之。作。情。核。其。華。為。句。約。足。下。度。內。耳。可。証。而。用。修。其。度。以。故。為。句。谷。永。傳。成。帝。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句。約。越。李。從。微。賤。尊。龍。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修。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從。微。賤。尊。龍。此。類。未。可。悉。數。

古書之偽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秦高真定。臨淄。滿。湖。出諸藥物。如此。則。耶。豈。神。農。時。所。有。耶。山。海。經。為。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耶。耶。豈。高。時。所。有。耶。三。墳。伏。義。神。農。書。也。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義。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丘。思。及。命。婦。諸。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之。書。可。乎。三。畧。六。帖。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據。軍。識。以。足。成。之。夫。識。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

曾。有。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靈。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邱。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服。矣。夫。服。之。為。爾。雅。始。有。之。邱。明。安。得。記。之。左。傳。汎。濤。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亮。時。日。隱。虛。一。度。至。漢。太。初。歷。始。云。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兩。水。為。正。月。中。純。夫。自。漢。初。以。前。歷。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至。太。初。歷。始。易。之。以。兩。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詞。似。指。漢。武。朱。鳳。芝。房。之。事。喻。子。華。復。籍。韓。愈。宗。元。蓋。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俾。秦。漢。書。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所。統。轄。韓。愈。韓。愈。討。滅。然。然。則。漢。事。載。於。秦。書。此。類。甚。多。或。某。古。書。而。偽。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為。辨。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秦之所以帝

高。論。秦。之。帝。者。皆。曰。商。君。開。塞。耕。戰。范。離。遠。近。攻。此。說。似。矣。而。非。其。要。也。及。讀。東。坡。策。論。為。之。說。然。策。論。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我。欲。則。戰。不。欲。則。不。戰。則。天。下。莫。能。知。守。則。天。下。莫。能。攻。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

莫不傾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諸侯欲欲稅而秦欲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從從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

秦法兼灰有故

秦法兼灰於道者兼市此固秦法之苛第兼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蓋嘗疑之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兼灰也其為害馬計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為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北別羣是毋燒灰者亦為馬也固知兼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為苛耳

秦不絕儒生與經籍

始皇之初非不好士亦未嘗惡書觀其請李斯逐客書則並毀初禁關以納之讀十百年也 卷四 三 韓非說難則無牌願識其人其動於下士溺於好文如是其後大書之令以浮于越議封建坑儒之令因盧生董其議時而下要皆有激而然也按是時陸賈鄭食其筆皆秦儒生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故管引春秋之義以對亦三千餘人然則秦時尚不用儒生與經學耶後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固未嘗替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然則秦又為常廢儒生與書籍耶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夫易固為未燬之全書矣又何曾有明全易之人說昔人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辭書有遺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非秦人亡之耶學者自亡之耳

史記秦焚書之令

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六籍雖厄於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燬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千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為之興廢也 秦火後遺書

萬歷甲午司農即崇公奏及疏云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於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遺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徐福時行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乞乘小西飛封欵之使乃纂修正史之時檄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闊丹鉛總錄雙槐歲杪亦嘗言及之矣陳眉公山居課地有詩曰兒曹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坑儒考

夏君憲曰如此表章不枉却葉公手疏也然秦灰之後代有具書其毀滅散逸於腐人之手者多矣有稍知收藏輒摩挲而笑之高望其搜求於海外耶則謂葉公此疏為空言可也

坑儒考

秦既焚書諸儒多誘怨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入乃密令冬月種瓜於劍谷中溫處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詔之先為伏機諸生各相難不能決因於機壞之以土於手據秦之機爐儒書與其人滅絕久矣今二千年間何如哉 十百年也 卷四 四

秦世文章

秦王吞珠六雄首采李斯言焚詩書專法吏乃其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乎文也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世第二章法琅琊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不意唐焯之後文章猶復遺古如此毋乃陽棄而陰用之耶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秦統內經書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九鼎不為秦用

威烈王時九鼎震震者論之兆也鼎神物也既能震動則沒入水理也宋大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能自亡則鼎能自沒無疑使鼎誠在秦始皇又何必使人沒水而求之也秦所得金人有何靈猶潛於流下於將俛况神禹之鼎乎神劍躍入平津湛盧飛去楚鼎不為秦用明矣故秦史既書昭襄之世九鼎入秦矣而太史公秦紀

又書始皇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殺也書法前後抵牾政使作後來者疑圖耳

長城不自始皇

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趙簡子時已起長城備胡矣秦昭王時築長城於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下蓋藉此以限隔華夷隄防中外似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外侮之禦以至竭天下之力亦愚矣雖然更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而世加修補之功始皇此舉要不為無功於後人但始皇本謀固欲其子孫傳之無窮豈知身首其疲民亡國者徒為千萬世作役耶及即縣之制亦不自秦按左傳楚滅陳為縣名始此

立扶蘇無救於亡秦

或謂始皇既沒高斯之亂不作得扶蘇而君之猶可以濟不知中原赤子父子相殘就贏氏鋒刃者幾二百年即有聖子聖孫嗚呼保無及也

秦亡不由兵地

班史以銷鋒簡弛武備為秦之所以亡然秦之亡非關於兵地也當時盡吞六雄威

千百年眼

卷四

五

震六合彼胡越解在裔夷豈能為繼存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伐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視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足諸侯更卒蘇成屯使過秦中者秦中更卒過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更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更卒多怨竊言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餘萬人者即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典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越高之讒二世之謀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敢也而此二十餘萬人者亦復拜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章邯未可輕

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欣董翳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棘蒲踰年不下至於澧水淮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履尤之於王莽首級之於盧循皆一律也

天亡秦

秦滅六國趙獨可憐長平之後戰而斬者四十餘萬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即於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先後殺始皇之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子曰邯鄲姬際以呂易蕪而莫之覺全威一統之業忽然瓦解此兩人蓋從內亂之趙國之完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王翦六十萬人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後湯無牙連即於此時生二男子於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男子於西楚曰劉季項籍奮臂大呼四方響應神都天闕三月飛煙七百年之基拱手付焉此四人者蓋從外取之楚國之憤氣所化也孰謂天道曠曠耶

陳涉秦民之湯武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澆然縞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與王之業說之至其不幸而敗史氏猶再三致意稱其所致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夫涉起竊戍而首事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亡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傑俠士喪氣略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澆而古今稱筆之蓋積萬年之憤而發憤於陳涉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千百年眼

卷四

六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成敗之理雖婦人亦能知之漢非諸傑亦得奪也居巢史記知神魯有天子氣又曰亟擊勿失智出兩女子下矣又外黃舍人死年十三尚能說羽計魯當坑者居巢史年已七十顧不能諫羽使戮子嬰殺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眾智愚之相去何遠哉

項氏之憂不在沛公

昔者卿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氏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昔秦復滅諸侯其所憂者六姓之通士也於是不受重爵致天下之憂備而繼其憂始皇之為計亦密矣而不知亂秦者則刑餘之弄臣而卒亡之者皆其不慮之斯肆戾卒也高帝定天下亦惟韓彭黥布易動而難奪三人死宜果無事而謀產之辱弱幾盡天下由是觀之患不在於彼彼而多疑無慮於彼彼范增者羽之謀後欲覽漢於一擊即使得志而咽啞叱咋之權其用為一六合之主而無後患乎吾恐項氏之憂不在沛公也

相不足憑

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不必皆仁。句踐長頸烏喙。亦長頸烏喙。而長頸烏喙。不必皆不仁也。彼皮相者。其足與士乎。

高帝入關有天幸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雖斷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力強。諸侯雖鉅。而皆烏合之眾。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秦。不習兵勢。凌辱即擊。狙於巫勝。不知秦之末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儼。兵鋒所至。如摧枯。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累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也。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

高祖為義帝發喪

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今天下。其事無乃相類。不知為義帝發喪。因千百年。卷四

人之短而執之。扶天子以今天下。負己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為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為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夏君憲曰。為義帝發喪。無大緊要。只作口頭話柄耳。漢之興。原不係此。羽之立帝。則是漢夫之智。甚無謂。到後。回勢不得不殺。知便惹起許多唇舌。然羽執帝。亦何救于烏江之敗也。

漢王末嘗頗倒囊傑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己又供帳如王者。蘇老泉謂漢王能頗倒囊傑。劉元城又以為識先。後看不知布既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關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當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傲布。當與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復御飲食。復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為顛倒囊傑。況踞洗亦是漢高。豈為故態。亦是誇遠大廈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看來。

高祖酬甯道轅生

漢高祖大封功臣。所遺不獨紀信也。余考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轅生秀朗。沉心善

照漢師南。振楚威。自扼大略。淵回元功。響如。選。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而北。王深望今。蒙陽成泉。且得休。乃復走。蒙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酬其言。故史不列於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備之。二十一人之外。可謂發潛聞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漢飛魚。脫。履。生。進。亦。為。近。慕。董。公。亦。古。之。遠。處。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

侯公碑考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具。高祖以口舌。挽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思宋。葉石林有漢金鄉侯侯公。侯公。伯。山。陽。防。人。漢之興也。侯公納。築。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陘。安。國。侯。曾。孫。輔。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壽。為。大。司。徒。封。於。陵。侯。校。葉。繁。歐。或。家。河。隴。或。巴。山。漢。然。後。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惟。不。用。之。而。已。漢。初。羣。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如。某。敬。封。奉。春。君。之。類。是。也。後。漢。侯。霸。傳。河。南。密。人。不。言。為。侯。公。後。但。云。侯。公。孫。元。帝。時。官。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任。為。太。子。舍。人。蓋。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於。此。知。藏。碑。不。為。無。補。也。

蕭何器識

李斯以焚書亡秦。蕭何以收圖籍興漢。勝者之所用。敗者之局也。草莽角逐之時。見秦府庫宮室之盛。即沛公不能不垂涎。何一刀筆。夷固已習國家體要。如此其器度。有越人者。高祖踰功。以何為第一。真第一也。但於殿指。示四字。於何不切。當歸子房。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高帝之都關中。蓋猶豫未決。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蓋不欲以破形勢。定根。和正。言於高帝。恐費分疎。馬正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漢母風言與紀上老人同

漢母與人也。其補淮陰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哉。蓋微言以悟侯耳。知侯之不足。以立功。又連料其不能居功。風言大畧與紀上老人同。特後世無有窺見其妙者。

韓信威名

漢高帝極厚信。亦極忌信。使信將。則以張耳監之。信下魏破代。則收其精。蓋漢嘗畏其能。故信卒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韓信。又治關中。則知此兩事乃當時安危。

存亡之機且信之成名使人畏之如此其不亡何待

韓信有後

廣南有韋上官者自云淮陰後裔種室難作淮陰侯家有客隱其三歲純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為皇后所起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冤哉涕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就南粵趙佗必能保此也遂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侯公善視之佗養以為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濱間有節侯所遺之書尉佗所賜之說勒之贈器夫呂氏當皇帝未已無血繼而淮陰後至今存是亦奇聞史家不識也惜其客名姓不傳比於程嬰則有幸不幸耳此說出張玄羽支離漫語

漢告友之侈封

漢告友之侈封列侯為過盛韓信彭越皆呂后使人告之也而彭越舍人傳不載姓名其人亦不封告信者雖說封慎陽侯高國五十九年孫賈之而始棄市國絕告英布者實封期思侯高國二十九年無後按告彭越舍人當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而慎陽過高乃爾天道似未有知也

千百年眼

卷四

九

張良未嘗為韓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子以燒絕稜道為韓者江其也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消可以辟殺謝世矣非然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馬術為韓乎哉
余考荀子韓之張去所發臣也去疾為張子房祖去疾亂韓而子房能克蓋前愆為韓復仇則謂之始終為韓亦無不可也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其母曰昭靈夫人然婦為后而母為夫人當高時禮制尚未暇講即時太公乃遺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堂弟交長子肥諸人為王三月復趙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封即舉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漢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雖尊印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尊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為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為庶人也大真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唯今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在哉更可畏者太

上皇之稱奉始皇以封義莊衰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高祖賜姓之陋

漢高祖嘗賜姓以劉氏後世帝者徒慕英王所為意其駕取豪傑或出於此於是既危之臣與夷酋賊渠例皆賜以國姓謂之國姓謂之國姓其心而嗣君乃虛帝尊以下同於三者之賤取笑貽辱無以示天下威重此當時公卿大臣不學之過也

虞美人成姬

宋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檄意氣威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養春一婦人悲歌慷慨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哭援自若羽翼已成則款款不止乃知尤物於人雖大智大勇者而不能免况其下者乎

夏君憲曰如此情景正是大智大勇做的道學先生又着幾飛嘴臉說過去矣不然正所謂最下不及情也

漢初封計戶口

漢高祖懲戰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皆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縣計戶而不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疆大

千百年眼

卷四

十

高祖竟王劉濞

劉濞之王吳高祖知其必反而復遣之此高祖德性規摹所以大於唐太宗漢光武二君以讎讎多殺不辜為累大矣

呂后邪謀在篡年

高帝欲易太子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殊不然自高帝之時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其子以與姬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高帝安得逆知之

夏君憲曰憐婦只圖快意曾甚親兒如唐氏豈可見也知婦莫若夫高帝如何不逆料來

平勃未可議

子家富不欲昭公與季氏立嬰子家富豈當季氏者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其平

勅豈嘗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嘗武氏者乎令人既亮二子之心則不得復讓平勃之迹雖然此可與知者通

四皓賜傳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與之始通典文狀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熊金石錄皆遺之獨見於任昉文章緣起

左右袒所以合眾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為失計者不知勃老將也已預知眾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眾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說人心之向背哉

漢文賜吳王几杖

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節節旋者何異不知文帝時權綱在上伸縮由已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於下予奪由人兩者不可同日語

淮南厲王未嘗反

淮南厲王驕恣不奉法則有之以為謀反則未有文帝時天下治平有若金函即病狂喪心者亦何敢以嚴爾彈丸之地而與之抗且夫男子七十人輦車四十乘反當何所為也使閭閻旬如以市明珠良馬或有之夫越數千里之外微荒服之表虜而為期會欲與其人相應會世固無是理也當是時天下之人實知之以故文帝之賢厲王之甚而尺布斗粟之謠所由起不然文帝亦何至終愧悔耶

文帝答俊之異

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絳絺集上書囊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行之可謂陋矣然賜節通以十數鉅萬又以劍山與之此又何也

千百年眼卷四終

千百年眼卷五

文帝用賈生

孝文時山東之國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三十城三國之中齊為尤大悼惠王復子多而林呂氏之亂哀王襄欲舉兵西向則關中為之震恐且自帝之謀其弟朱虛東年且將為內應幸諸呂已誅文帝正位而其謀遂寢然則帝即位之後諸侯之勢疎而邊地大而可忌者莫如齊為盛文帝不慮及此故雖盡復呂后所奪齊地而即割其二郡以王城陽濟北遠濟北以構逆誅文王絕世則盡以齊地分王悼惠之六子即賈誼所謂各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者也孝景時吳楚為逆悼惠王之子孫所謂六王者皆預其謀然俱以國小兵弱之故齊與濟北雖豫密謀而終不敢發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僅能出兵圍齊及漢兵出則各已潰散吳楚既無鉅援宜其速敗使齊地不早分以一壯王全據七十二城之甲兵與吳楚合從西向漢之憂未艾也執謂誼言不見用而文帝為無謀哉

千百年眼

卷五

按賈誼傳長沙絳灌之屬善之也史謂其以謫去宜耳其為梁懷王太傅也帝自以為不及故也玉文帝愛子故以屬誼王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不忍負帝委托之重故哭泣而死後之兇者徒執誼誦長沙一節為誼嘆謂帝終不用生悞矣

過秦論出丹書

賈長沙過秦論不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為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傳之以仁守之其重百也而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重十也而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不見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賈生厚德

漢文欲任賈誼公卿絳侯之屬皆害之其後人告絳侯反繫獄誼言待大臣無禮以諷之而帝亦悔洛陽少年可謂有先民之遺風矣

宣室不宜名爵殿

淮南子云禁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射拘於宣室悔不誅文王於美里果爾則宣室乃禁所也漢不宜以名爵殿

趙孟韓楊之范不由廷尉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若趙主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不知漢公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乎也以趙主楊之死歸罪于張亦浪說耳

李廣無衣者風

李將軍廣居霸陵每日遊獵飲酒必夜乃歸霸亭吏呵之從者曰將軍軍吏曰今李將軍亦不得夜行况故乎廣竟止宿亭下其年匈奴入塞詔起李將軍出右北平廣請霸亭吏隨次日殺之嗚呼廣之不侯獨殺危降者而霸亭一氣殊無長者之風此後之所以多不振也

文帝不能用李廣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也萬戶侯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自以其時海內又安不事其華廣之才無所用之耳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七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

千百年眼

卷五

二

徐廣次棘門以備胡史稱其選用材勇亦為勤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亞夫則真將軍而霸上棘門也戲爾是時廣不知何在以廣為之其不賢於劉禮徐廣厲耶今免蘇意張武固亦不閉立功於景武之世者也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漢初時雖約法三章然亦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既除之矣其後孝文帝與平勃執誅盡除收帑相坐律令非甚威德誠乃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故班史曰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蓋指此也自是族誅之法景武每輕用之秦蓋陷昆錡但云方今計獨有新昆錡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主父俱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儂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議族解則皆文帝族新垣平啟之也史謂孝文時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若新垣平一事其不免為威德之累乎

短喪不自文帝

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譏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

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為東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在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如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釋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且久哀雖經罹寒暑禁寒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欲舉便葬其重服而為大功小功繼得其久臨而為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懇惻異時振實勸課等語皆仁人之言豈可管也帝之詔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為即吉之漸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葬蓋孟子雖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於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邱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為之乎

七國緩削則不反

漢景初年七國後強晁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曰亞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漢以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漢之木拱則首難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思數年之緩暇欲急具具攻而踴躍為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俚語曰貪走者踴貪食者噓其錯之謂耶

袁盎幸免

漢殺錯削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蓋欲快私離不顧國體小人情態迄今有餘恨也後說不售當誅袁盎者帝失刑也而竟死于刺密執謂天道無知哉

千百年眼

卷五

三

亞夫之死以忘

史稱漢景帝欲侯后兄王信周亞夫爭之帝默然而阻匈奴降者五人帝亦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惠封降者五人為侯卒以此致禍不知帝殺亞夫竟不在是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亞夫負重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不瞑目也故曰鞅鞅非少主臣帝本心於亞夫亞夫與以乘獨勃父子俱有安社稷之功勃幾死而不死亞夫竟死之走狗良乃之前所

從來矣

賈太后專制

漢母后像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賈太后好黃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
主威欲助工與制度則發其私利殘之實嬰凡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為相
又莊夫而坐則不食論棄市愛崇孝王則請立為嗣不顧太宗之重韓嫣帝所
賈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殺可謂司養預事矣

武帝紀元

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政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
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歷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且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為年
號以明歷數之歸己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必復建子建丑以
為符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弊猶有殷周之所
不違者哉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漢之封建其子之甚艱而奪之每亟至孝武之時侯者雖眾率至不旋踵而被爵奪
地方其外事四夷則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於是以前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
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則諸侯則采賈誼各受其租
之分地之說於是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十三人
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
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澤之失侯也諺曰子奪自我王子之失侯則是姑假推恩
之名以析之而苛立然爵之爵以奪之吁亦太刻矣

太常卿用侯

漢自武帝以後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登由元狩以
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廢表中所載數侯
蕭壽成坐獲牲獲侯孔藏坐衣冠道橋壞大畧自鄼侯至牧丘十四侯皆以小故
奪國此亦錮擊之術也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自古邊才莫強於漢乃和親一事至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
媼並御蒸母親子從其于倫而漢之君臣皆莫之恥此其每與趙宋之歲幣宜有差

別乎願漢武能雪平城之耻其後雖以良平柔懷猶能令呼韓起縵宋真不能極漢
淵之討遂至徵欽北狩其後危折而入於契則其得失大可觀矣腐儒小生猶以窮
難為漢武罪此李卓老所謂滅却一隻眼睛也其可其可

中公不知止

竇嬰田蚡俱奸儒推轂趙主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
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臧下吏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
蚡又專為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
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于千仞鳥為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司馬安拙宦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為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曰畏廉耻廣為道
徑春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卜式不君大官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爭墜財而式尤
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眾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
其意而逆為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春過自以為有用於天
下乃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何不先眾人之所為而為之乎

田千秋之賢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
曰大鴻臚言是也復對尊臣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實千秋啟之也嗚呼千秋
能申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雖然
戾太子冤狀發之者壺關三老也武帝酬賞不及而千秋乃矜矜取卿相亦所過之
幸耳

漢武儻才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過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于虛賦不謂
其令人主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
地間既死索其遺稿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千古君臣相過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
能句矣下此則隋煬帝空梁於道徵梁武賦傲事於存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
見曰凡使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達果解於乎忘矣後世見一解忘人了不可得

司馬相如美人賦

居常讀司馬相如美人賦至弱骨豐腴時來親臣之氣服于內心正于懷信豈且
與秉志不同則奮袂喚長卿長卿據兩所言魯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後邪可
發一笑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為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
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諸
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董仲舒質文之說甚謬

漢儒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蓋自仲舒倡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
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儂而漢儒乃致致言之
呼酒哉漢儒之見也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為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

千百年眼

卷五

六

以維持之故謂之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潰亂也是以書稱堯為
文思舜為文明禹為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為文
物大中之道始見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偽日滋先王防閑
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為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為尤盛上古俾
豚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堯舜而始華堯舜茅茨上階卑官土牆之制至周人而始
覺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
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
忠與敬又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三代之
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顧指如意
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
動無禮文為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為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
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聘聘問之禮存而僭強之國不聞矣國家
宮室車服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
權不失矣且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為教糾紛者莫若用文之為先也

奈何反以三代各有尚而周衰為文之弊耶

太史公權衡

史記刺客傳序嘉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
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田單傳叙王蠋事至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孰謂史公之退節
義乎又如列孔子於世家列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將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
經哉然則後人之議遺者悉疑語也

史遺文章賔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也孟荀同傳已為不倫更以騶于濞于軫等雜之
何卑孟耶不知史法有牽連得善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而騶
于濞于軫之流禁禁馬尊禮於世正以見破破輕售而環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驚馬
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為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賔主故也

太史公知己

趙汙曰史遺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按漢武帝五十年間因
兵革而財用耗困財用而刑法酷迫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戍民
之禍于是為極遺備善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鳴
呼旨哉汙可謂太史公知己矣

史記多為後人清亂

太史公破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誼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相如傳引揚
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後廣注謂
後人寓此以續卷後然則史記一書為後人所清亂多矣
余又考後漢楊終傳云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非
遺本書可知已何怪其清亂難出也

史遺不解作賦

史遺載于虛上林以其文辭宏麗為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賞味之也觀其推重賈生
諸賦可知賈賜道用世之才耳所為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
文理千秋軼才竟蝕于雕蟲小技人各有所能不可強耶

武帝遺命

自古帝王遺命多矣未有如漢武之奇者托國于素無名譽之人明功於數十

千百年眼

卷五

七

年之俊若持左券此豈尋常尺度所得窺耶武帝更有一奇不冠不見黥雖以丞相大將軍之尊不敢望也故使長儒不死負食之圖不在子孟也

武帝神智

漢武帝神智其策書皆帝親筆于燕王曰悉爾心毋作怨母作孽德燕王果以怨望欲與上官桀桑弘羊等謀殺霍光廢帝而自立事發上官桑氏俱族燕王自殺國除于廣陵王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爾毋過齊人廣陵亦以近小人亡國如此神智真不愧祖武矣

蘇武娶胡婦有見

蘇子卿娶胡婦卒後世嘗議私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勛者以校尉隨秦使行人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合於所處內人中自擇勳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勳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總也子卿之妻於胡得無朱勳之見耶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放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為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十百半也
餘人急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鉤不鉤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

交通之弊

今之論交者皆曰王貢蕭朱若以此為第一義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而乃以為至交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

西漢文章之陋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於是古學益遠又文章好用事自鄒陽始而太史公云此物連類有足多者豈意其遠為方便法門耶至於今日則末流之濫觴矣

漢用吏胥之效

漢有天下平津侯安樂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無所表見至其卓絕依倚震耀四海者類出于吏胥中如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可為將入可為相然則何吏胥之多賢

耶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者為大憲畏懼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措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盡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過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于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儼于大憲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而後世顧以為雜流此士大夫所以為耻而不肯為也

趙充國屯田是計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度諸公先零罕升為所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調發去部數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升等羌亦烏合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喻度願至金城圍上方略又曰明主可為忠言兵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為留屯計凡與漢廷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機初不露也羌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不遇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以遺羌耶學者不以時刻考之每語屯田必為稱首可笑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發

陳湯之功千古無兩而議者以矯制罪之不知所惡夫實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八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常徵幸而立功者如此誠使裂地而封湯且善之今日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吏數十年未有繼也如此則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思木末生事要功之論計之善者也惟其為說不明故沮功之徒乘間而竊議其後英雄志士所以息機於世變之會也

二疏之去以許伯

蕭望之為元帝傅與石顯為仇卒為石顯所陷疏廣亦為元帝傅與許伯為惡而許伯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而安危異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慈不斷疏傳蓋執察其為人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為高而不

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耶

言災異不當著事應

孔子於春秋著火異不著事應者何蓋旁引物情由情事類不能一皆合偶有不
然人君將忽焉而不之懼聖人于此自有深意也自劉向釋洪範析天下災祥之變
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為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况周
得水德而有亦高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何如耶豈其晉厲公一視
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于五行之冷乎如是則五行之經人甚於三尺矣

欽定四庫全書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二者不可偏廢也圖經也書緯
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相類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如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
見書如見其人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故學者為
學直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考理於書則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後之學者雖
圖即書尚辭務說故雖平日肯中有千章萬卷及其之周行執事之間則茫然不知
所向秦人雖垂儒學未嘗舉圖書誠以為圖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
守天下難故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一旦于戈既定文物志張由是蕭何定律令而刑
罰清韓信申軍法而號令明張敖定章程而典故有倫叔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

千百年眼

卷五

十

夫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一時武夫役徒知詩書為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師宿儒博
通古今者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則一代之典未易舉也况是時挾書之律未除
屋壁之藏不啟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後世書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議
一典禮有如聚訟說歲愒日紛紛經紆縱有所獲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償勞矣
此其失實自歆向啓之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羣書分為七畧只收書不收
圖藝文之目遂相因襲故天祿閣臺三館四庫內外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
自此委地後之人將暴劉班之不暇故圖消而書日盛惟任宏後兵書一類分為四
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載在七畧獨異于他宋舊之聞羣書失次王儉于
是作七志以為之紀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據謂之圖譜志不意宋學而有此作也
且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其學必傳其書亦不失任宏之畧劉
歆不能廣之王儉之志既考緒不能續之考緒作七錄錄散圖而歸部錄雜譜而歸
記註蓋積書猶調兵也歆則易易散則易亡積書猶賦粟也聚則易聚散則易之按
任宏之圖與書幾相等王儉之志自當七之志考緒之錄雖不專收猶有總記內篇
有圖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圖百卷未知譜之如何耳譜家藏書富於古今然圖譜無

所繫自此以來蕩然無紀至唐虞夏商周秦漢上代之書具在而圖無傳焉圖既無
傳復復目多結學者之難成也天下之業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
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于世者

圖譜之五

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問以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
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為武平一唐人也問以
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知此非明
春秋之功也見春秋世族譜為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
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
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遠鄭決滌見楊佺期洛京圖方有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
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而知圖譜之學其裨益宏矣今之學者此類都成歷問何怪
其博洽不逮古人也故向之罪可勝討乎

千百年眼

卷五

十一

千百年眼卷五終

漢儒解經之陋

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節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何哉。義理之說太勝。而春秋戰國之時。去古未遠。先王禮制不盡湮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職。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而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皆儒為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實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亡而不肆。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遺。有體而無用。曷足怪哉。

占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為一書。不以相附。孔子作十翼。以贊易。而王弼乃以十

千百年眼

卷六

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分。散如王弼本義。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是說之作。古易象象。別異于卦文。欲學者不執象以論卦。不執象以論文。語為得之。然謂古易作于說之甚謬。

尚書古文今文辨

國子學正梅賾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語。五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時中。溫。允。零。等。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厥。厥。臣。克。厥。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誓。為。道。師。誓。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夏。三。苗。子。三。危。已。無。煩。師。放。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著。名。道。兵。有。苗。格。諸。語。益。復。疊。疊。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數。竊。孟。子。凶。悅。之。語。秦。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于。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語。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

德說命。或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尤謬妄不經之甚也。按此說甚精。與文正公有叙錄。揭曼石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後歸。熊。甫。訪。其。意。釐。為。今。文。近。時。焦。翁。侯。又。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亦。具。論。此。且。云。分。古。文。今。文。而。為。之。集。註。乃。知。人。心。有。同。然。也。

毛鄭說詩之妄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之說。謂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然。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則。夫。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鄭。謂。是。武。王。時。作。各。出。其。意。以。增。就。其。說。而。意。又。不。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若。此。者。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以。為。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時。世。既。遠。茫。昧。而。難。明。也。

千百年眼

卷六

衛宏序詩之謬

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故衛宏序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為之哀。傷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聲歌之妙至晉而亡

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於替史。經書車亦屑之。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即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

揚雄始末辨

揚子雲古以比孟。前。樂。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蓋。舉。市。園。之。緒。淵。悉。姓。之。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

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
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奇其文而首竟永始初年則雄未必在
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三補莽妄可知矣按雄即隸人耶
人簡公始帝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賜出收而內之明日
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于谷子
雲然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
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
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關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為實
錄也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為魏翼軍師後翼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肯句踐乘扁舟於五湖
犯謝罪文公亦遠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馬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
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開暇廣求其真望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逆方
外飄然行遊覽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千百年眼

卷六

三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
難制一則祖宗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大度中有嫌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
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效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亦心在人
監戒履險務在保全兩者聚論本末乃則後世為高光分左右袒者是所謂不盡人
之情而欲懸斷其曲直也失之遠矣

子陵不仕有深意

光武中興令主也而廢郭后及太子彊頗為後世口實國朝方正學題嚴陵圖有云
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釣煙水宛轉二十
八字可發千古之隱矣

客星為災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萊曰國皇曰濕凡有所犯無不
崩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子此不書似因于陵而諱古也且犯帝
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萌患歟此論奇特民悻非

徒狂者

伏波未是烈士

大丈夫暮骨邊屢不猶愈於病死牖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累尸還葬則是東
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為烈士骨蒸不收可矣

漢書真本

劉之遺傳云鄧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
悉雜項傳耶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已酉即班固上而今本無
之古本叙傳號中篇今本稱為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
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
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錄布實點徒越
亦狗盜為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穀穀仗劍周郭邦之傑分
實為彭英化為王侯雲起龍驤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播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
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齋一胡盒中有漢書
叙傳僧曰三輔音光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考錄其亦古
千百年眼

千百年眼

卷六

四

班掾史妙

班掾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俯容
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
得史臣之體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
於終南山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覆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
姓名實字仲翁景帝時為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漢書缺典

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為太史公未作得此一書故孟堅因陋就簡
程伊川論班固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
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起文字者乃解其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

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為最張輔以文字多寡為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明帝前已有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書去病傳收休者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般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傳報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行如今日耳

漢選法之善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書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朝廷無遺選之勞官府有屬吏之實賢否勤惰各繫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掾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為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蒼為別駕王煥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為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子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論而尤未至纖悉於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免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其年勞資格而例以異之若執左券而責償其主其暇問其賢不肖哉

漢卿率之重

漢時卿率之任則每卿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執故天子得罪而盡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為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跡至於秩職未備地宜仇香之徒為顯宦有聲名然其職為才望亦皆見於高年長壽大之時清眉以彼所謂卿率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虐故雖足跡不離閭里之間奉行不通文書之事而期會定呼咎寔比較其困踣無卿之狀則與以身任置旅土木之役役者無以異而

卷六

五

卷六

六

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徭役之禍反不至此矣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故或倚法以為奸或匿賦以規免而漢之所以待三老耆夫耆長者遂不可望於後世吁可嘆矣

陳蕃惡榻

陳蕃初為青州太守郡人周球高潔之士郡守召命其前至惟蕃能致焉特為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楊升菴曰蕃亦穉為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為宰相以天下為耳目若關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為豈郡守宰相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夏君憲曰賓客之可接者亦罕矣關閣懸榻而後真士至焉轉退之上刑尚書書可觀也朱伯厚何人哉既收其尸矣又能匿其子逸慷慨赴義九折不回然則賓客又烏用多耶先生此論亦奇于索廩矣

李膺已甚

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橫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弟讓弟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詞畢即殺之嗚呼人臣挾簡亢之威致令天子侍從之弟逃命柱中可謂威望已極而必欲殺之膺於是死道矣文帝時申屠嘉為相亢直何減膺鄒通以小臣戲殿上亦已令之免冠徒跳叩頭流血而已不嘗必殺之乃為快也使膺處此當復求進於是矣噫天下之事所貴君子通時達變毋徒苛求己善職成禍端亦不得不分其責矣

景毅耻不與黨錮

景毅蜀郡人為漢侍御史子儻為李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建武慨然曰本謂膺賢道子師之豈可以滿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然則耻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清談始於漢末

世謂清談始於曠起子魯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奇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風靡靡耶東嗜酒臨年謂同類曰必弄我陶家之側底百歲之後化為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既類劉伶之先者報者也

蘇中郎秘論衡

中郎以論衡為秘蓋自為裨官野史之流且此篇雖出未行而奇可喜故秘之

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喜辯。後世竟舉主多歸谷中。即者特為一酒之。

蔡邕有後

白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母弟。祜封吳有功。將進爵。士乞以賜舅子。蔡邕詔封魏關內侯。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重承。取紀晉初之諸葛。毋止齋與而有劉康。表集周滅而有王謙。尉遲迥。斯皆破家徇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孔文舉關係

坡公極口誦服孔文舉。而或者非之。且議其疎嗟夫。孔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文舉既死。董昭慨然而談矣。此宜全無所關係者。耶。事卓吾曰。老瞞粵國二十五年。終不

卷六

七

敢算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禪於漢帝者。弘矣。般其身無益於君。已勝于老死。庸下者。萬萬況有益於君。耶。西漢良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馬飾知矯。廉以取之。潛移默運。而不覺其視。此何如也。故知虎豹在山。蒼蒼不探。非虛語矣。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董北地曰。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錄瘦。各得一體。耳。今景升清蹟絕。無存者。秋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後蔡之流。而表初又為黨人在八反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識緯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蓋言曹也。至史亦言屬曹。早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邱壘。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以為此詩之斧鉞也。予則以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權。莫真在於疑塚。設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為疑塚者。孔林。

曹操擬漢復九州

三桓擬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擬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况鬼域如操耶。

孫權之劣

魏武因弱為強。不階尺土。幾一海。萬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藉父兄之業。凶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昭烈先聲

昭烈聞關於東。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閒。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備馬。胡先聲之震。如此也。迹昭烈平生言論風旨。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傳弗遠。亦奕德之將終興。

卷六

八

借荆州所以保吳

魯子敬許以荆州。借劉先主。後世議之。此論非是。史稱曹公開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荆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荆蜀形勢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無論劉表。蕭統。馬殷。單以楚成之強。壯之伯。置之食。玄之橫。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城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卒。出祁山者六。蜀謂彼長守蜀也。

取劉璋不係孔明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遊。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荆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橫逸。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為孔明

病蓋亦未之考也

昭烈遺命之非

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為興復劉氏耳昭烈既薨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要駕顧命宜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與矣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為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為孔明置詞矣

梁父吟譏晏子

孔明梁父吟當不止一篇世所傳僅此耳寓意蓋譏晏氏夫三子侍功暴怒漸固難長藉使駕馭有方則皆折衝之器既不能以是為齊景公謀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張公室徒以權譎籠之至於雀行杖君陳恒擅國則隱忍徘徊大義俱廢復沮景公用孔子而甘與梁丘據輩等列亂朝區區補苴鱗滿何救齊亡而後世猶以為賢至有嘗發之且此梁父吟所為作也自擬隆中宴取樂歟而不及晏厥有旨哉

孔明比管樂有取

孔明自比管樂後人多疑其謙不知此自有深意比管仲取其尊王也比樂毅取其復讐也蓋隱隱有興復漢室之圖于比擬間微示其意乃說者比度才智較量淺深於古人心事毫末窺其所主何哉

子房孔明學術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圖天下者非漢高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為也故其初即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圖終而不圖始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與也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費操孫權不在於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為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權遠介於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各錯綜萬務參差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為之也惟其所見各得於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為黃老而不流於漸為申韓而不流於刻故卒能輔其

才而成其志也

孔明事業文章

孔明三代之佐也而與留侯張公范文正俱為殊絕人物二表三代之文也而與陳情酒德歸去來俱為第一文章信篤論乎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與言孔明者杜氏而已大哉言也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與言二表者蘇氏而已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與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為正

司馬懿非孔明敵

司馬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雖孫權亦憚之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求不敢拒去不敢追賈翊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變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雖耕渭濱為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連之二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

揚顯不知孔明

孔明為相身校簿書主簿楊顯切諫以為徒勞後之覽者無不為孔明惜也張和仲曰楊主簿深達相臣之體而未亮孔明之心夫死生有命況孔明之死生何等關係而謂食少事煩竟致天沒也不意死仲達猶能驗後生明眼人

武侯遺言不及姜維

武侯遺言伯約論者以為失焉觀亮遺言第舉琬璋而不及維科之審矣然維于亮要不負所知也以禪之庸暗之佞非維蜀久亡矣

八陣圖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王武子曾謂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其張翼鉞鷲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映水大時三蜀雲消之際頽瀉澆澆大樹十圍枯槁百丈破確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為雷奔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統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洶瀾推澆迄今不斂在新都

者其地家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刻平之經旬餘復哭出此乃其積誠之實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

漢祚之長

漢之亡也貶獻帝為公后為山陽夫人相傳至玄孫秘猶為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西晉亡而漢祀始絕前漢後漢已有五百餘年深仁厚澤之報固不爽也老聃漢漢以貽子孫相傳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其被劫其二見厥惟不厭僅存耳然則老聃不亦枉苦心耶

高貴鄉公文學

史稱高貴才慧風成好問尚詞即其幸學與諸博士論難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唐二後主最傷然不過華靡藻麗耳至深于經術莫如高貴人主之學與韋布異不能不為之浩歎

李密陳情表記字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貴備者謂其罵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僻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劭詩有云若將文字論

卷六

十一

心術恐有無違受屈人蓋指此類乎

阮籍巧附司馬昭

阮籍既為司馬昭大將軍從事開步兵府酒美復求為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安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為美談不知此正其詭譎伴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德惡之意以重相結結小人情倘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庶藉加他照則每為保護康徒以鍾會片言遂不免耶至勸進之文真情乃見藉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為群賢之虞視中若藉附昭乃視中之蟲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母即儉等一得志藉尚有噍類哉

晉室久亂

王濟以人乳飲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夫擊鼓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朝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自古帝王多以廢立致亂而晉武獨以不廢立致亂舉神器之重以畀得童自以由太子而及適是由廢及昌之意也而寧知適不克終而死耶天之禍收人國固有出

於意外者所謂報施之巧也不然狼顧之懿方且賈德色於九廟而古公賈父何不作法於涼也

晉史矛盾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為官蛙私蛙見賊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惠帝廢儲

賈誼之譜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繼而敢露其手書乎惠帝昏庸既莫之辨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克以死不亦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千百年眼

卷六

十一

千百年眼卷六終

徙戎論無效於昔

世儒謂郭欽江統之說不行，深為司馬氏惜。不知此曹漸染華夏之風，僅百年，其文雅博洽，既與中國士大夫埒，而執性魁傑，拔山貫鐵之勇，非華人可得而彷彿也。即使驅之去，而未必即去。既去，而未必不來。我知其害，必不止侵編方犯涇陽，圍白登，入井泉，如周漢之事而遂已也。況中國先亂，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

按劉元海父子總角遊京師，已有英雄之望。僕御得其遺，不過全日，彈季光躬之。倚奈何以駭重為天下主，賊后煽淫於內，狂宗播禍於外，彼迴翔六合，皆出其下。安得不雲差能變，以快其翹然之志耶。是天固縱之以剪司馬氏也。

晉室所以敗

晉室之敗，由當時君子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頂越，而不能以自任。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

之間，大風烈日之所晒，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若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消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于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屨屨。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一敗塗地，而不復振也。坡公此論，可為一代定評矣。余謂宋之理學諸公，亦似之。雖其道有虛實，精粗是非之不同，而其不適於用，一也。故其後復禍之慘，若出一轍。昔人謂宋統似晉，有旨哉。

王衍羞見其女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惜號其女惠風為感懷太子妃。劉曜臨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儻，將妻之。惠風仗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陶侃被誅

陶士行倡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為一時元勳。獨史稱其握重兵，居

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汗其闔房之戰，以其難嚼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謗麻中事。其難更甚於閻房者，按士行生當海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寶，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極，亦經營不怠。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梅陶稱士行機神明鑒，似魏武也。順動勞似孔明，宜敷我哉。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夜不眠，直趨蔡洲。一時勳王茂有先者，連元勳克集，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菴，臣節益著。末年卧疾，封何庫而登舟，舉筮期以自代。視去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或者以夷亮之傳，應詹之書，疑其迹似政虐。不知蘇峻之誅，亮所深耻，而強於中也。殆士行既卒，而後嗣亦彫零，虞氏世總朝權，安知東史筆者，不有所曲徇耶。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言，亦誣矣。

夷亮失計

夷亮召蘇峻，孔坦回因王導語亮，宜及峻未至，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伐，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亮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入。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

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矣。不從。事觀二峻果由小丹陽經林陵，遂失道，建郡人執以為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謂召峻固失計，然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亮錯削七國大類，此奈亞天速馳入梁楚之郊，故漢得不敗。吾嘗謂漢之反，謀錯已明知之。此時只宜召之入朝，仍發大兵隨之。若漢不從，使引兵進討，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其破則諸侯自服矣。錯知吳必反，不先為之設備，既反而後調兵，此真亮威也。東市之誅，非不幸矣。夷亮蓋祖錯之覆轍也。乃幸而不誅，晉室之不競，宜哉。

王導遺誅

王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又陰拱面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孰孰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為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殺戶，污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為桓文之舉，此謂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息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晉，管氏與陸，亦羞之矣。

王遠少經濟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温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公卿愛其才貌頗召不訖及殷
侯將北伐以為必敗賂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絲如此
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無一功可論一
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解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本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
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賡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
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根立勢舉謀之
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何待義
之淺也

蘭亭不可談

夫選不收蘭亭談者謂天朗氣清自是秋景又以絲竹管絃四言兩意不知天朗氣
清固有所本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與春寒往微雨新晴合清朗
見潘安仁閑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千予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
之時耶又絲竹管絃不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賦詩云昭
明有融高明令終宋玉賦曰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遠哉邯鄲高聲

卷七

云丘麓起墳古詩云蔽服羅衣囊壯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古人文辭
政自不厭郵重在今人則以為煩矣

李卓吾云好一篇議論與敘文不相兩語乃為定評

張翰葬鱸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閔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
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安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玉贊
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樹煙深恨有餘因想李膺當日事歸來未
必為鱸鱸此語甚有思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漢世功名食與服李膺真得水中仙不
須更說知幾早只為鱸鱸也自時其說又高一着矣

劉琨負其母

劉琨在并州起軍令張威劫讓殺之威子况奔漢且言虛實漢王聰大喜遣劉琰
劉琨將兵寇并州以况為鄉導琨東收兵於常山曜等乘虛陷襄陽琨還救不及况遂
殺况父母嗚呼令外所謂子奇之念也使琨有備亦未遂逞其志也奈何移檄遠近
并言代漢及唯祭南水乃更收兵常山哉母曰女不能駕御豪傑以恢復略蓋策之

審矣母賢智與孫夫人等而不能使越石如伯孫死有遺恨也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却阿堵物世遂以阿堵
為錢矣然傾凱之言傳神寓賂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温止
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座害之謝曰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遺守在四鄰
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為眼一以為鏡一以為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
是當時珍瑪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英雄自相服

桓温之所成始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
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孟嘉論樂非是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音孟嘉語也不知絲者絲之聲也出
乎手竹者竹之聲也出呼口假絲竹而聲總之皆肉也則亦何嘗不自然耶况大伯
牙之琴王子之箏孫登之嘯亦可謂之不自然亦可謂之不肉乎

卷七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感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
與陳平問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以國懸
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備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
整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濶不聞告之數千斤之賜其多不可勝
舉如黃霸嚴助尹翁歸等動與百金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
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郡城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
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鉤賈瞻千匹温嶠便亮前松楊地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
卿那王伯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濟張華何攀
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温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懷虛時尚
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陶淵明不欲騎子士朱

陶淵明命子儀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為曰雖有五
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先生之於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

自注以悔其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扶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中庸自昔已流行

中庸雖出載記至二程始尊信而文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按晉戴顓書傳中庸後梁武帝亦為中庸講疏中庸之傳久矣非但始於宋也

不識一丁

待堅實辭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愧覆上第大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丁不屈乃古下字也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

王猛死不忘晉

王景略之才管蕭之匹也時值桓溫竟不得一效於晉所謂既生瑜何生亮亦晉之不幸哉然猛之夙心則不忘諸夏也臨終數語自是肝腸披露

符堅拙於用多

符堅淮淝之戰由其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此兵家之深忌也晉之取吳也兵二十萬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兵五十萬而所出之道八唯其所

千百年眼

卷七

五

出之道多則彼之受敵者幾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所率者百萬而前後千里其為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入自恃其眾之威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備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瀾波矣其在百萬也便堅之師雖為十道備發並至分壓其境雖時運卒營其營將自為敵士自為戰雖木足以亡晉亦何至蹙跌之甚耶然亦有以分而敵者如楚之禦燕布共漢之討公孫述是已則以兵少而敵眾也若項羽為江之戰纒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為四猶能斬將見奇則又少而不厭分也總之兵之奇常在分而將兵之妙用則不必於分與不分也嗚呼堅將振明之師師者要何足以語此

符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慕容垂之奔秦也王猛力勸秦王堅除之堅不從其後垂卒破長安堅出奔西燕以亡天下後世皆惜之不知堅之敗在空國代晉而其禍禍也存遠伏種人專留鮮卑垂不過乘其強弩之末以振振秦之勢耳使堅無此二敗雖百垂其如堅何哉方堅之敗於淝水也八十餘萬混蓋為謝玄等所破惟冠軍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

除騎赴之垂世子寶勸取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苦之何害之天苟棄秦何患不亡吾將以義取天下豈負宿心也則夫垂之報堅也豈減於曠昔之思乎秦虎遺患之訛未足以察此也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魏太武親崔浩浩列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載北人忿怒相與譖浩恭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浩浩脩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為可罪然何至亦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元景世為秦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神天偽司徒崔浩浩之相也虜主拓跋焘南寇汝穎浩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眾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金土不可同價

齊高帝云昔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豈必然之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之至有救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

千百年眼

卷七

六

夷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梁武殺業

梁武學佛而恥談佛者以為口實然武帝蓋廢殺齊子孫殆盡其納侯景晚節多昏業報應豈非佛之罪也若其奉佛精勤功德自在以此罪佛是因刑廢僮因嗔廢食也其可乎

按唐蕭瑀梁明帝之子梁武之後也入唐為相自瑀遠適八葉宰相名德相與唐終始以慶城之禍咎佛者亦應以此而信佛矣

沈約韻書之謬

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沈約以前所經歷賢聖傑人鉅儒不知凡幾矣一東之於二冬四支之與五微八齊六魚之與七虞十一真之與十二尤十三元之與十四寒一先二蕭之與四豪八庚九青之與十蒸十三覃十四鹽之與十五咸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并仙靈萬什班班可攷豈盡謬誤至沈約而始志改正耶且約與之武康人向子方言聲俗不審宮羽不辨四聲而敢背越聲變亂千古亦既疎矣矣不知後世學士大夫何故而遵之如聖經歷

百代而不致易乎此甚不可曉也

劉知幾無史才

揚萬里云劉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拳石班馬而載說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達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則言傳遊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遊藝言之也遊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遊魂再返乎古人目曉之論誠有味也然于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不可廢也

隋氏富庶

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庫何庫之盛莫如隋文帝初年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方其有國之始蠲罷榷禁又時時減免賦稅其徵取之途可謂濶畧矣又營新都平陳平江表至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惜營繕征伐之費亦既不肯矣是時布帛之積幾於無所容蓄儲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眾是果何道以致之也亦亦奇矣

千百年史

卷七

隋文帝監殺

周大義公主下嫁於突厥沙鉢略可汗為可賀敦聞隋主受禪意甚不平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之公主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若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也臺終自平高貴今何在空寄丹青杯酒恒無樂經歌詠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妃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時沙鉢略恐于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主遂逼害觀公主詩詞不過慟陳氏之淪亡哀身世之飄流此亦人情之常且一女子遠適虜庭有何傾忌而必欲殺之也亦慘矣王世充字大化及之毒相去才一間耳

隋煬帝毀誠

誠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一年得八百此知公之的也房道既隱下並者弱於放則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漢唐西漢之末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成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上五經章句皆命從讖歷觀宋景其說不能盡去及隋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史所

糾者死即是無復其學有功名教不淺也

唐高祖殺降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於唐高祖而項羽白起弗與焉詳仁果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入殺之其他蓋不勝數也或謂出太宗意然而太宗未嘗殺頡利也獨當時何無一言收止豈其力不能得之文靜之死而無及於數子耶

唐世女禍

唐太宗起義時以隋宮女子進其父而脅之高祖畏禍議始定及其後也天亦降之女禍世世有焉報應之妙如此

唐封建之善

唐太宗即位從封建德彞言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德彞之言曰將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嗚呼德彞此語固今之樂石乎

太宗縱囚有所徵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縱囚自歸之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翹後魏之張華原隋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為美太宗好名者益甚而效之

千百年史

卷七

耳

尉遲公隱德

踈血之變坐二府者百餘家將盡沒入敬德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其黨非取安之道乃普原之太宗一日謂敬德曰朕將嫁女於卿卿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為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得聖恩叩頭固讓帝喜之而止晚節謝賓客飾觀沼奏清商樂自奉甚厚又餌雲母粉為方士術年七十四於顯慶三年卒嗚呼敬德如此行藏且在李衛公之上矣世徒以萬人敵稱之也

長孫無忌諸遂良有死道

長孫無忌褚遂良之死世咸悲之余以為二子均有死道夫吳王恪太子愛子也太宗立高宗為太子又欲立恪無忌以舉棋不定為諷似矣而其後也竟以房道愛獄誣構吳王臨之重辟劉洎太宗直臣也洎性疎致禍理固應耳而罪不至死遂良誣以伊霍一語必欲斃之雖馬周強諱不少解夫此二子者所謂太宗心腹臣也一殺其愛子一貽其主以殺直臣之名由此觀之武氏之禍猶為晚也

李勣一言之禍

武后之立由李勣之違迎也彼豈不知其人謀第以全軀命保富貴之心太過耳。臨終謂人曰我十三為無賴賊馬知老年尤大無賴哉身沒未與而有故業之禍誅其身足矣何至殲其宗數其墓道耶然則武氏未嘗纖毫見德勣亦枉却做小人矣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母后臨朝如呂氏武則天此國家大變也。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覆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然廢後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于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張玄汭曰狄公在周如大乘菩薩行息辱行自非小聖所測

關立本知狄仁傑

狄梁公初授并州佐時關立本黜陟河南梁公為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兼并州法曹夫梁公能反周為唐而非立本則不能自拔於沉淪洵哉可稱具眼矣然則馳譽丹青何足盡立本百一也

卷七

九

徐有功難於舉陶

張文成贊徐有功臨虎尾而莫驚觸龍腦而不懼風時鴻臚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違害惡書謂為大將者為太公望易為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為周公易為孔明難為刑官者為具陶易為有功難難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駱賓王四子受誣

凡稱知人者知其人之臧否邪正耳。窮達倚短則姑布子平小術君子不道也。長行儉以器識短王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儒者樂道之然裴所稱王劼王融蘇味道皆獲身黨穢何以俊劣四子使勃等即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道黨穢邪穢榮寵牝朝罷職何在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徐敬業起兵大辱后臨朝羅織萬態即狄仁傑尚誣以反況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與足據乎且文人失意憤排其黨屈平懷沙賈生天折後世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言之駱集十卷今存自時昔書憤三章外無一缺缺語然則史亦非實錄也裴行儉既以姑布子平之術誣後世而史官又從而綴飾之則四子幾不白于千古亦冤矣

駱賓王器識

賓王上裴侍即書云義士期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馬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捨入塞之魂嗚切倚廬之望就令欲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覺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裴侍即即行儉也時欲以書記之事委駱駱有母在欲終養故辭之如此誰謂賓王才士而無器識耶

徐敬業之敗

敬業舉義思溫勸其直趨河洛以匡復為事此與尹德毅之說蕭瑄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皆奇謀也諺曰敗棋有勝者惜乎當局者迷耳

滕王閣記出處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撫赴拔戎行前後雲集精戈雷鼓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輩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鶴後生之指點流傳安哉

玄宗慘劇

明皇待諸弟可謂極其仁愛然一日而殺三子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為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叔齊之嘆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乎

明皇廢資格

明皇開元初銓次尚水廢資格時上欲大用蘇頌因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尚書者乎宰相以為惟瞻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又以李元絃公卿交薦籍甚欲自天官侍郎權拜尚書宰相以元絃資薄止拜侍郎夫以顯元絃之才能計資亦未為驟進乃重厚必計如此及其感林甫之毒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漢使與權位尚書遂不復計資雖以九齡之悽慘盡忠援故事以爭之而且不聽矣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要之資格者所以待常流不次者所以待非常之士承平無事則守資格一旦有緩急大事大疑則先材能則彼前說亦非定論也

李經春秋甚靈

陳眉公曰李經開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為二十二章開元開博士司馬

貞為國家諱始點之而唐遂有馬亮之禍則孝經闕門之教廢也王荆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宮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開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轍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三書林去禍及家國豈尼之書可謂聖書哉曰畏聖人之言

賀季真乞休在乾年

賀季真乞歸湖歸老古今以為美談然改其時年已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家老人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夫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為耶季真嘗謁一賣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即以珠易餅口不敢言老曰懼吞木除術何由得是季真者乃會稽富貴一老恃耳張旭謂賀八真清鑑風流千載人宜別有所獲耶若以乞歸湖歸老時為風流湖水有靈未免貽笑矣

盧慎慎身

盧慎慎身為上相家無担石之儲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德勤將有檢入乘間之患遺言屬宋瑛諸賢以為社稷無窮之謀宜區區才志之士於眩目前以

卷七

十一

為功必已出者徒爾耶史以伴食譏之殆亦俗見也季真吾曰慎慎自以才不及崇母事惟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己有見人之房實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嗚呼慎慎可謂千載之下復有知己矣

千百年眼卷七終

千百年眼卷八

周易舉正

明 滿相張燧和仲纂

唐司戶參軍鄭玄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較今世流行本或將雜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問以下句及居其上又詞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譯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詞凡一百三節此書近世罕傳余友夏君憲有藏本今錄其明要者若干處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之字誤作畜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順取逆也今誤倒其句泰六四象曰翩翩不憲皆反實也今誤作失字謙六五利用征伐小象亦然今本兩征字並誤作侵字賁字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今脫剛柔文錯四字剝象曰剝剝落落也今本脫落字大過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士少夫今本誤作士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垢九四包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誤作九魚九五似包也今誤作以字蹇大蹇君子以正脩身德今本作反字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各字下多幽字禹敷聖人亨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蹇象曰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過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巽象曰重巽以申命命乃行也今脫命乃行也一句節象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然後乃亨也今誤將此句入註中子彖勝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勝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上繫第九章子曰知幾化之道者其知神之不為乎今本誤作所字下繫第四章不見利不動今本誤作勸字又危以動則民不輔也今本誤作與字第四章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說卦乾以居之今本誤作君子序卦也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如今始字誤作物字雜卦蒙推而養今推誤作雜字凡此等處真可為請見者一證

卷八

一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班固漢書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也與周公絕無干涉故繫詞傳累舉伏羲文王而略不及周公亦自可見揚子雲

曰必義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揚去古未遠較世儒所傳當得其真

陸東大衍數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東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三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五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位然後擇著而置六爻馬如京房馬季長鄭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為脫文而妄為之說謂所賴者五七殊無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適非數而數以之成此語尤詭且繁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宜不顯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終無非五十五數也蓋數始於一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數之始終於此該而用之消長于此神故虛一與五退藏於密秘而弗用則其用四十九馬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是當其無而有大有之謂也此聖人千載不傳之真旨

李太白深心

唐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坡公作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噴此語甚妙王介甫乃言太白人品汗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果爾真是咳嗽亦不可也卓老有詩云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醉將安歸他人有心余忖度之矣

阿房賦論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隱修作長城賦云干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修軍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閃閃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無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徙曉香不知其所之也感春暉之奢侈楊柳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跡臺九層矣雖寶鼎難起阿房矣小星榮榮焚成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佐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也當是徵賦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為難也

唐詩之感不關選舉

胡子厚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感令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感衰係於人心與學不固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

馬此蓋係於上乎屈原之騷尹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人所以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者題詩多不工其傳世者非省題詩也

肅宗靈武之舉非策

唐肅宗奔蜀太子即位靈武其始為馬嵬驛父老所留其既為建寧王使所勸父其後為杜鴻漸魏少遊崔漪盧諶李涵五上策所迫而太子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賊入長安叔祖主皇孫數十人割心以祭王侯將相危從車駕留長安者誅及嬰死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涼雖正位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艱於此而攘之於草莽荆棘之日耶其後頗真卿區處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於靈武遂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并致放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領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遣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乃知靈武此舉真可收備人心非乘危而利天下也其後真卿等至自城都奉上寶冊太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製郡臣固請堅不許真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首

十百年事

卷八

三

之禮其情亦可憐矣而范祖禹乃以為叛君背父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國忠當唐玄宗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胡逆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姊妹命俱在旦暮矣使貴妃術士請命於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上言不致有靈武之事竟以怙恩懼禍之故致使使曰父不得正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既亂人家國又亂入綱常若國忠者焉冤死晚矣

唐以失形勢致亂

唐安祿山既犯東京睿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復其巢穴肅宗急於收復不從其策由是連失河北終唐之世不能復舊業橫行入虜高駘請分兵守柳梢橋臨桂水數州之險自將由入虜度嶺擊之使從其言且置中免虜而當國者曹英之省巢果復出為惡遂致滔天此數公者真所謂識形勢者也而唐兩失之其取欺宜哉

房瑄用違其才

張玄洞曰：房瑄所謂治世之能臣，其庸宗用違其本，所以一敗而不振。若收復之後，今瑄從容議鎮靜廟堂，以撫摩殘喘，母令殘和，固必有可觀者。方用而疑之，方疑而將之，既敗而一逐不收，人皆嗟瑄之不盡其用，予獨悲瑄之不達其時。

房瑄長策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向渠破胆頻。注云：天寶中，瑄奏請遣諸王為都統，節度安祿山見分鎮設府，歎曰：我不得天下矣。蓋當艱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自能火輔王室，統繫人心。司空圖詠蓋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德與王機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壽斜之賤，遂沒其善，可惜也。楊銜錄其目之為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矣。房瑄漢有政績，唐詩人咏房湖者多稱仰之，今不悉記云。

余按李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關。天下皆以為繼開骨肉，虧傷人倫，使大寶之末，建中之初，樂室散處九州，何至為安祿山朱此所魚肉哉。觀此則房瑄所奏，信救時之良策也。

杜子美隱德

杜子美詩人之家也。初拜右拾遺，即上書論救房瑄語甚切至，幾以得罪。此豈附禮千百年眼。

卷八

下石之徒比耶。世謂文人無行，殆虛語耳。

杜子美詩意

佳澗園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為。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乃蓋公之才。惜乎運移身穢，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詩八句一意，讀者遂句解之，失其旨矣。

子美不咏海棠有故

子美父名閏，故詩中不用閏字。娟娟戲蝶過閑幔，原作閑幔，刻本之誤也。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坡公有詩云：少陵為爾奪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亦未之致耶。

儒者說詩之誤

詩出於小夫賤賤之口，而說詩者多不免於高貴之園。則所說為窮經稽古之儒，乃反賤賤之不若。蓋詩人吟性性情，故意象實年。老儒執守訓詁，故意象牽狹。如杜子美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乃詩家上乘，而朱改事引之，謂其為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何異前人說夢乎。真可發笑。

詩詞詠字

古書無此字，轉刻轉訛，莫可致證。舉數條如：王漢季夫人歌，修嫖樓華銷歡盡，修嫖說作德所。武元衡詩，對現坐嘯風清塞，說作生現。在邊城，則消塞字為是。馬得有死字，杜牧詩，長空澹澹沒秋鴻，今妄改作秋鴻沒。平仄亦物矣。又牧之江南春云：十里鶯啼綠映紅。本誤作十里，又寄揚州韓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未凋，秋盡而草未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況江南地暖，草木不凋，如陸龜蒙官人斜詩云：草著愁烟似不春，只一句便見秋草淒涼之意。俗本作草樹如烟似不春，杜詩把君詩過日，俗本作把君詩過目。愁對寒雲白，滿山俗本作雪滿山。關山同一點，俗本作同一。照七月六日，若火黃，俗本作蒸作熱，邀歡上夜關，俗本作十夜間。曹門朱折北斗，俗本作改，說作開，成何文理。不知貧病關何事。俗本作祇緣貧病入須臾，充節漢臣歸，俗本作握節，不知漢書張衡傳云：蘇武以充節效貞。杜公政用此語也。新狀聞黃梁，俗本開作開，則字義亦不通矣。劉巨濟投許渾詩：湘潭雲蓋暮烟出，今俗本烟作山。益湘水多烟，唐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是也。烟字大勝山字。李義山詩：瑤池宴罷留王母，金屋妝成貯阿嬌。俗本作玉桃偷得惱方朔，直似小兒語耳。古詩：君亮執高節，要亦何為。文選：元云：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為。擬字勝亦字。王右丞詩：鑿與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却望千門草色間。皆本此。俗本千門作仙門，誤甚。蘇味道元少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鍾觀卧美人詩：洛釵猶鬢髮，微汗沾衣。古本是欲消黃言，黃言黃額妝也。甚妙。又南史王孫詩：日暮當歸去，鳥見流連。俗本改暮作暮，淺矣。蜀牛崎詞：日暮天空波浪急，正用梧語也。蘇州詩：猶憐坐草間，邊生古本生作行。行字勝生字十倍。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改玉如作玉奴，儂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雲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小。詞如周美成惜情坊曲人家坊，曲妓女所居。俗本改曲作陌，張仲宗詞：東風如許惡，俗改如許作妬花，平仄亦失粘。孫夫人詞：日邊消息空沉沉，俗改日作耳。凡此皆係改本誤，倘百出書之所以貴，集本也。

李杜始末

世知杜之為拾遺，而不知李亦拾遺也。世以草堂屬杜，而李集亦號草堂。李卒後，代宗徵拜左拾遺，見范傳，碑題尚稱左拾遺。世又以供奉拾遺皆死於酒，而皆死於水亦非也。太白晚依宗人李陽冰，終於紫極宮。少陵將歸，與郎終，潭岳開米石。

卷八

國謀未陽亦不可也

唐宋逸詩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起高奇詞義曠遠... 才情綺婉推調清越寓詞哀怨... 公與米元章書云兒子於何處得爾月觀賦... 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 夫坡公驕壇巨眼其推服若是而今亦不傳... 包彥平陳眉公之舊自成一畫意搜括無遺矣... 闕典且相托為檢索余低徊紙堆凡六載餘... 十百年 卷八 六

李泌相業

柳批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泌謀居多論功大於魯... 君其最也史多逸其軼惟郭侯家傳為詳家傳其子... 創賊為患屢有捷報捕殺之舒元與繁素隴及坐以... 先人功業派派從史求麻絲極筆者家傳十篇司馬... 實錄猶不取噫郭侯身沒未幾橫遭元與之毒數百... 不幸也

陸贄忌才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云臣已肅清宮禁... 城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露布乃於公異之辭也... 議者以朝廷設書露布無

如此者公與復為陸贄所忌... 重之淚而不能取同朝之憐信文人薄命哉以老經為刑書以家行不謹為阻抑才... 賢之具故與忌才視李林甫更巧矣

德宗不能解懷光

漢文帝几杖之賜可以柔吳王漢而德宗銖券之恩適足以怒懷光事向而情異何... 也宜懷光之惡遂浮於兵漢耶亦文帝之推誠與德宗之猜嫌隔天淵耳夫機心不... 可以狎海上之蛟沈虛息可以解巨測之懷光乎

盧杞愧其子

盧杞在唐世為甲族而懷慎一冰為威懷慎以清德相玄宗號為名相而生東都留... 臺奕奕為祿山被害在忠義傳奕生杞相德宗貳亂天下在奸臣傳杞生元輔元輔... 傳云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任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異亦附忠義傳然則杞... 不獨愧見其父祖又且愧其子矣

唐宦官之禍

自東都至肅宗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實異東都宦官專... 十百年 卷八 七

領監軍則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則兵權且歸之是故勳德如李郭則先... 首受節制不先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未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遂以移存蓋地近情親... 根連株固政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漸積之... 久故也

退之淮西碑失實

唐憲宗仆連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季忠後世鮮有錄其本末者按羅... 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季忠者生長韓魏間為人猛悍多九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 為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天子用裴丞相討賊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 明年蔡平命裴帥師即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 者忠視其死大志起因作力推倒其碑史不能止乃執節度使恣以聞上甚訝... 之命具誠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乃成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撰若若不勝按何... 史隱用裴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送屬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為... 何李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亦無恨矣臣事季忠久以賊... 故給事無不聞見早暮之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季忠蔡

之統將也而想擒之祭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海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
知也祭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想名與元頗重亂國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
一淮西其將略如想者肯為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想之績亦將為陛
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為史據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
得准祭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
呼石孝忠者固賈高趙午之徒歟當時韓吏部既久實錄而裝相國殊無休休讓美
之懷致誇未必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即段學士所撰亦自詳瞻明矣隨人
觀場之輩先勝貽於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按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經銀
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
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
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夏君憲曰孝忠真義勇也然非仗勇又且智觀其對憲宗數語詞旨剴切特假錄
推碑殺吏陰以作將士之氣而銷主上猜忌之心世間何無此人也退之平生
千百年眼 卷八 八

潘鎮之弊
李林甫欲斷節度入相之途卒啟祿山范陽之亂真所謂一言喪邦也顧潘鎮之禍
綿延而不可解者有二曰稱留後曰軍中擁立而是二者皆自朝廷發之開元十五
年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嵩不稱留後以才幹為王君奭腹心至是代君奭
節制此則他日留後之端也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死傳將李懷王殺玄志
之子而推侯希逸朝廷即授以節制此則他日軍中擁立之漸也要而言之兵騎則逐
帥帥強則叛上一語可盡潘鎮之弊

白樂天行藏
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不累於元稹僧孺
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累於裴晉公以進與李文饒陸而文饒終未嘗深言之者處世如
是入亦足矣推其所由惟不及於進而志在於退故能安然於去就愛憎之際雖
有餘裕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為河南
戶部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

太和間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史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
公猶懷疑焉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今裴楚李珣之徒流
泛非素與遊者其冰炭依崑木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

昌黎文禍
昌黎之避史筆也柳州諱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說馬淮南碑則以為失實而踏而段
文昌改撰之順宗錄則以為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適當時
請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譽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禍實當有其此者

韓昌黎晚信佛老
韓昌黎表諫佛骨兵潮陽一敗至潰死不悔晚乃與佛子大顯遊又作李于墓志歷
序以服食敗者數人為世戒晚年至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火靈庫卒致絕命是所謂
笑前車之覆轍而疾鞭以追其後也儒者之無特操如此

李虛中子平
今之祿命家言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也虛中後以服水銀疽發
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

王叔文之究
王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極意苛譏以當權奸之首至於李訓董晉柳何亮也視順
宗即位之初所注措如罷宮市却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相杜佑賈耽諸者確
革德宗大敵之政收已漁之人心皆叔文啟之也其所最要者用范希朝為神策行
營節度使韓泰為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為宦官所持遂啜敗至死
死而禍亦最烈實由於此當劉闢為章舉求三川至許以死相贈金貨溢於道奏之
內使叔文小有欲不難為所餌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果以逆知叔文之失宦者
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顧忌豈得為定論耶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
禍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惡名以死此其情有可原者故為表之

八司馬仲氣
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才豈不知趨權利之可耻蓋叔文欲謀宦官強公室正義舉也
特計出下下為所反噬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謀而力試之後人
脩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人為善非春秋之意也惟元正公嘗及之八司馬庶
幾稱仲氣矣

牛李有同惡

唐文宗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廷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借端以臣侍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凶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讎家上不墮敵下不怨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龍未久李訓為甘露之變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謀官德裕固執言訓小人怙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趣向不同及臨訓注黨所守若出於一可謂有同惡矣余按小說云牛李如冰炭惟嗜石則如一人是又有同好也

柳子厚非國語報

柳子厚平日法國語為文章而其後也作非國語屢詆其疵病不少置陸欽翁曰坡公在嶺外特喜于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善乃痛詆子厚時令斬刑四維貞符詩篇至以為小人無忌憚者豈亦非國語之報耶

道家三尸神之謬

道家言三尸神謂之三彭以為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曉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飢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之小人之妄誕有如此者學道之人積功累行以求無過豈有使倖赦獲欺罔上帝可以為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而乃納三尸謬言則亦諛惑之甚矣然凡學道者本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為文獨學末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於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為惡者爾據林求柁作詩以示眾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莫意如雷孰謂子厚而其徒之不若耶

千百年眼 卷八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意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前糕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讀及此否

李德裕知所本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德裕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其人當垂簾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

綱感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最為中興

唐不立后之禍

唐自肅宗後之後本當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忍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廢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懿宗崩時中人專權古今所無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龍威之人故上宮彌留之際宰相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郭汾陽後裔之賢

唐穆宗長慶四年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虐虐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到聞有是謀密上殿曰若果爾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墨太后泣曰祖攷之靈鍾於吾兄郭氏

千百年眼 卷八

汾陽翁也可無愧祖武矣視漢馬后弊學防篡為何如人耶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德裕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其人當垂簾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

千百年眼卷八終

柳公權詩意

明 滿湘張燧和仲纂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謂其不能因詩以諷後蘇子瞻為續之云一為居所後若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亦未免此足不知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農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鄭祭辭相

史稱鄭祭為相因自言曰矣救天下人又曰時事可知矣後危以不為人所瞻望三月求罷去傳紀其事鄭之也按祭知廣州日值賊黃巢起所過郡邑無不殘滅公移檄於巢戒無犯州境巢笑為歛兵州獨得完及賊滿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幣藏為竭而終不敢犯鄭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不賢而能若是乎區區自喻蓋以掩其瓊瑋過群之器不忠身為亡國之相望神器以歸賊也然而圭角不露

十百年眼

卷九

過人遠矣彼史氏何足以知之

唐科目不足憑

唐室名臣多起於科目惟張九齡嘗應二科一則才堪經邦一則道伴伊呂後來相業誠不負科目矣而裴晉公度在裴垠下第四人及第願魯公真卿之忠節乃在於文辭秀逸之科開元天寶之際有風雅古調科及詩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並不在茲選由此觀之謂科目盡足以得上亦豈谷蘗信哉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是不然長安與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惜國亡君弒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既畏全忠而附之哉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行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故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猶不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戮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

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歸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既欲上不失賊臣之意又欲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

王朴異才

五代人才王朴為魁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既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危宋定欽天慙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五季之也有若人耶

韓熙載晦於聲色

五代之末知趙熙檢不可測者韓熙載耳其人固賢也熙載又知唐之將覆而恥為之相故以聲色晦之嘗語僧德明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嗚呼

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常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地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濱州有許姓者嘗聞一巨壺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復基也後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辛卯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錢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已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徐鉉徵描事非實

南唐徐鉉與兄鉉徵描事至七十餘古今描事有限即經史詩文單解並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以為實然耳梁武沈約徵粟事僅十餘條願恨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在宋初同李昉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輯描事不過十餘鉉胡不舉鉉七十事實之也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嵇康石經鄒陽石經鄒陽三字石經裴頠刻石為經是

也其人間流傳。惟有為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母昭符請刻板印九經。尚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篆刻六經。崇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典。六經皆傳。世之為本漸少。然墨本說。初不是。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證真。恨事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然希夷先生曰。教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視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運。其象則吉凶。此教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著其辭。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言。此之謂。買積運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為而不晦也。張和仲曰。今之學易者。又不過勸紫陽氏規磨之說。不知視買積運珠何如也。

宋儒教之感於趙普

宋之興也。趙普以半部論語佐養祖致太平。而其後也。遂有濂洛諸儒之說。是所謂肯出於藍也。所胎者退矣。嗚呼。以焚書坑儒之慘。而欲儒之萬世無窮。不亦惑乎。

卷九

燭影斧聲

藝祖舍子立弟。亘古所無。迨其後也。德芳德昭。至不良於死。太宗于是乎。殘忍。知蓋陳橋之事。與諸將密謀。以黃袍加藝祖。實出於太宗。彼自以為。子天下。以授之。死而後返之也。二子處嫌疑之際。雖欲不危。又何可得耶。觀夫即位于開寶九年之十一月。不能少待。而遂稱太平興國元年。固已示無兄之跡矣。燭影斧聲之疑。恐難置喙於後世也。

趙普遺禍

宋之兵。屏國弱。始於趙普。方太宗時。普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時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輸能之。而不勝嫉恨之心。巧為之。阻太祖承五代之。概畏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為匈奴之牧馬場。晉一言。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罪。猶在此乎。

盧多遜愧其父

盧多遜。父德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娛。不親俗事。及多遜老。參大政。服玩漸侈。億數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嗚呼。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

士大夫高其識。多遜當門下士。極感其所重。養神英蘇冠二人而已。及其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一人。徒步送之十里。而罷。英冠後改名旄。即明神宗。神宗也。神放之。隱由母。神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母命也。真宗不召。而出。母已物故也。貞烈哉。此母也。非女中之田光。若終南處士。愧深。聞老。多矣。

郭忠恕清節

郭忠恕。宋初人也。放曠。岐雍。陝洛。間。達人無貴賤。口稱。猶。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或暑暴日中。無涼。大寒。寒水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東坡畫。論。叙之甚詳。考忠恕。初事相。陰公。嘗贊。為郭。成。所。忠恕。想。佯。狂。適。去。由。此。觀。之。亦。清。節。之。如。山水。木。屋。不。足。以。盡。之。也。

晉唐不通字學

宋史長篇。太宗。每。暇。日。問。王。著。以。筆。法。著。端。以。字。學。筆。法。臨。摹。古。帖。也。字。學。考。究。家。意。也。筆。法。與。字。學。本。一。塗。而。分。岐。晉。唐。以。來。妙。於。筆。法。而。不。通。字。學。者。多。矣。

卷九

楊升菴六書宗陳序

楊升菴。六書宗陳序。云。伏羲。觀。圖。畫。八。卦。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調。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易。感。滂。焉。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辨。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十。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篇。文。二。百。四。十。五。軒。周。之。籀。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諸。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參。之。隸。史。游。之。草。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曰。說。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稱。古。十。說。其。九。已。自。可。概。唐。上。元。中。南。國。一。志。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為。筴。丹。高。山。為。杪。此。乃。童。兒。之。見。非。優。之。嫻。何。足。以。污。竹。素。也。其。間。名。為。此。字。學。者。若。李。陽。水。則。戾。古。班。俗。陸。德。明。則。從。俗。說。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具。才。老。通。其。音。義。黃。公。紹。沂。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駭。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竊。得。得。麟。英。蘇。冠。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賴。鐵。樹。之。蟬。蟻。似。蒙。沙。之。蟻。割。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

日此學。景廉嘗絕。設性命者。不過勸程朱之酒。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聲牙。示以形聲。學質以蒼雅。林然。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軼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官。瑞哉。按此段引駁甚精。足為字學開一堂。與

楚王元佐自廢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廢。嗚呼。太伯之讓。其跡隱。季札之讓。其慮深。元佐此舉。可謂追跡千古。豈真往也。太宗之殘。乃刻薄到此。寧不可為之警者耶。

天書之興。倣造俗

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何也。及續述。乃知其意。契丹之俗。其主稱天。其後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鷹屬。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不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消其窺伺之心。與然不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其後徽宗嘗讀道錄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為神。霄王清王長生大帝。為中皇。被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為人主。今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為中皇。被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為人主。今

千百年眼

卷九

五

天下歸於正道。於是群臣與道錄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未幾。女貞起自吳越。建號大金。踴躍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費學士直孺為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梁灝謝啟之詠

陳正敏避賢開閣。梁灝八十二歲。雅然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雅然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真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疾。中道而推。明白如此。既壽之說。不待攻也。

冠準天書由王旦

冠準公以朱能。天書復得。讀者近今。惜之。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為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其上書。因此復入中書。觀此。則夫左右共事。借公以取信于天下者。旦之本謀也。天書之真。且不惜以其身為之。至是乃薄公以利。而重公以謗。嗚呼。是誠何心哉。始準固不欲其婿王旦。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決諸子婿。準入相後。士論譁然。有門生曰。某有三策。第一。若稱疾求外補。第二。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上奏。少致公生平。第三。不過為宰相耳。公不悅。竟有海康之謫。張和仲曰。公不聽門生之三策。而惑於其婿之片語。豈所謂利令智昏者耶。王文正機。與美珠之遺。若出一轍。君臣之間。不啻有布心矣。

王欽若遺善

宋史。真宗初即位。王欽若時與母賓古同位三司。請赦天下。窮通。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保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進火司為蠲納司。此事世知之者。鮮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千百年眼

卷九

六

丁謂長者言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退縮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巨耐。問輒不應。丁進曰。雷震之下。臣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冠準公奢儉不同

冠準公奢儉。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燧燭。不照。油溢。罷官。日。廁洞。問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真異於弘耶。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西平。元昊使人入市。賣趙陝西。倚之食肆外。食訖。伴遺去。至晚。肆間人得之。展視。猶瑞物。乃元昊購竦之榜也。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萬貫。竦聞之。遂令藏掩。余謂夏竦雖儉。尚是寬政。若悉竦奸狀。則一文不值者。兩萬貫。實猶多也。

夏竦剖棺之報

夏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泥塗。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慨然。至其家。

沈真畢踏踏久之命大閤去疎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議其為人主疑一也

范仲淹

范仲淹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停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阻既西是攻我師破其堡殿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素重溫公之賢然竟不自明溫公遂復使使就龐公自易得也狄青之征儂賊亦賴龐公為內主乃得成功嗚呼今不可謂英國朝王官漢之於陽明其庶幾乎

韓魏公

韓魏公聞古堂記幅巾坐嘯恬然終比子之所樂意有既乎魏公功業之偉觀此可得其大槩矣范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斯時濂洛之學尚未興也豪傑作用豈無所本而然耶

秦舟非范布文父子所難

范充夫以秦舟助魏乃石曼卿耳公父子感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

千百

卷九

七

岸偉又米氣韻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張文節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嘗為大理丞而貧不能娶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何足為范公動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續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蓋數與之况范公父子耶况曼卿又為公康兵故舊耶歐陽作文正墓志銘石曼卿墓和皆不載曼卿事以知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小說載雲長公東瀾達且使其事即真亦烏足以繫雲長大節耶

范仲淹先見

宋景祐實元問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呂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遠城洛陽必長虜勢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夷簡遂不從而罷夫富國家全盛之勢預為徙城備敵之謀庸夫且知其不可何待夷簡亦豈知轉盼未百餘年有金狄之禍乎夫偏安南顧孰與宅天下之中也聖人稱百世可知者於秦晉露一班馬千古以為口實况下此者乎惜哉仲淹有前知之哲而宋弗果用也

韓范不識奇士

慶厯間華州有張英士人果樂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備備有縱橫材嘗游塞上觀山川有經畧西鄙意欲請韓范二帥自鳳乃刻詩石上使人搜之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已走西見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刺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果來飲此樓適首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述其所想就之夏商請以入國問諱之長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曼卿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陳其具之日尊寵用事謀抗朝廷連兵者十餘年

新舊唐書優劣

唐書五代劉昫所脩也因宋祁歐陽修重脩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南國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誤良快人意如姚崇十事此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且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截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為宋一代文人而劉在五代文名遠不逮歐其所著頗絕如此宋人徒欲以誇當代不知後世耳目其可盡誣乎

朱溫不宜入正統

千百

卷九

八

歐陽子作五代史自謂不失春秋之意余獨謂帝朱溫非是夫三代以來世有篡者然皆不成為國亦不成為君是故窮之篡也羿浞相繼三十年而少康滅之莽帝十八年而世祖滅之文帝一年而劉裕滅之其滅也無論脩短俱以伏誅蓋溫父子相繼十六年即為莊宗所滅特與羿浞莽立相上下當時宜直書朱友珪殺朱溫唐兵入梁朱友貞自殺敬翔李振伏誅豈不足以為勸于天下而乃使無將之賊得擅帝制於千載則是春秋反為誦溢之書又烏在其為春秋也然則繼唐統者斷斷乎在于莊宗應于唐之後書後唐以別其族類而升晉漢周稱為四代史而以溫事附之前唐之末後唐之初若莽在兩漢之際立在晉宋之間庶幾統緒分明其關於大義不更多哉

五代史體通無傳

子開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公曰韓通無傳惡傳為善善惡惡公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通攘甲誓師出抗而死

五代史不公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俛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蕃積幾何

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瑋王鏐常重欲以事魯後下至魚雞卵殼以家至日取每苦一人以責其負則諸索吏各持簿於庭凡一簿所負鳴其多少量為答數答已則以次唱而答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駭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欲之慮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為推官時賦一妓為錢惟清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欲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宋時史代願達

左印廳史遷辱班據縲中即獄陳壽欲范購魏收削崔浩甚矣唐以前史比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為唐為宋者若印及修顯特甚矣然歐公五代史既已統緒失當而子京之疾霍蔽聰何足當班馬一嘆豈文章偶有不幸亦世代使然也

曾子固詩才

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幸燕席詩云月明如畫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

卷九

九

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踈踈散意少強顏猶入少年裝昔人謂曾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謬矣

雷簡夫知蘇明允

蘇明允閉戶讀書通六經旁及百家下筆頃刻數千言人無知者知明允自簡夫始簡夫為雅州上韓忠獻公書曰不獲播版約袂傳致蘇洵文於几格間以訟公之視聽也上張文定公書曰洵天下奇才今人欲廢珠玉仍執七著鈇其腹中恐他饋傷之上歐陽文忠公書曰必若知洵不以告人則簡夫為有罪觀此三書則三公之知洵實由簡夫而簡夫知人之明好士之量視三公又何如耶傳不錄錄其治渠築若數事而已尚論古人者其可忍諸

溫公體貼人情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僕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後來程朱一派則全無此等意思

溫公行之度

溫公治通鑑編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之度蓋如此按說范公危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賜名本此

溫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亦是闕典劉恕為通鑑外紀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十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于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八百年興廢大事坦然可明

綱目正秦統

秦孝昭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自贏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死為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威周之統遽以正統書秦滅周惟恐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秋正統之義哉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事定矣

通鑑省文之誤

晉書云初立石欄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楯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秦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既枉了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元楊紫陽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因作詩云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冠冠誰家後因朱子綱目改正而止

千百年

卷九

十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昔觀曲禮云族無官刑獄成有司獄於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所本想王司偶忘之而東坡不敢概括出處以對故漫應如此後人遂以公為趣筆則又陋甚矣

赤壁考

坡公赤壁之遊千古樂事二賦亦千古絕調也袁石公云前賦為漢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叙去有無甚光景只是人家小信偶爾釘釘勸笑自說比特地排畫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然契而已戲語洵定評也晴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蹟常於赤壁所謂樓閣

之危單者不復存矣。惆悵作詩而歸。然黃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磯也。故東坡長短句。有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云也。今岳陽之下。嘉魚之上。有為林赤壁。蓋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游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牧有寄岳州李使君詩云。為林芳草遠。赤壁使帆開。此則真敗魏軍之地也。

赤壁賦。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皆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如食色之食。猶言享也。洗盞更酌。更字作平聲讀。亦見東坡手蹟。

二疎皆誤

東坡二疎贊云。孝宣中興。以怯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疎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疎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覆實無差。或乃可。

千百年眼

卷九

十二

千百年眼卷九終

千百年眼卷十

坡公遠識

蘇子瞻論周之東遷也。極言平王之失策。且歷舉春秋以來遠都弱國者。為戒。雖是不滿。而於晉之王導。後漢致意。為晉未數十年。而其應若響。與江左偏安。亦千古一轍也。異哉。特表而出之。見坡公遠識。非拈弄筆墨者。所可幾也。

坡公學長生

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意其視死。真且夜爾。何足動其毫末。而欲學長生不死。則愚劣所不敢知也。黃魯直云。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索去。則知坡公不遺借。是以文致。實如佛家所謂口古上功果。取固非弱志於此也。夏君憲曰。長生學亦好。殺身亦無礙於長生也。

老泉是子瞻號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某少無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聖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因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某蘇同時。當不謬也。

蘇文之偽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騷九錫。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識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實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邱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做。不己。司空圖作答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國君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長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無名。為之。其製差異。或以為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者。而不以自名。葉石林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為非。然此非玩海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為也。

蘇文類以不廢

明 編相 依 疑 和 仲 恭

宣和間申榮東坡文字甚麗有士人竊揭坡某出城為關所執送有風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護起生仲遠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為高誰愛憐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乃陰縱之

宋儒談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乎地何附乎天天地何依附自相依附自斯言出朱子遂有天穀之說夫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落下闢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不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為虛無異端乎故天之行聖人以歷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關人無術以知之今不曰不知而曰不然是何好勝之甚也東坡有詩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能見物吾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也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無寒火昭德晁氏解曰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為火熾則沸而熱物火為水沃則滅矣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射氏駱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礬石故耳猶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醜抱朴子云水性純冷而有溫合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醜然則寒火亦有之矣持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為無耳海水以杖擊之火星勃然腐草化而為螢光或照物非寒火也

八字可定介甫

劉元城云介甫不可動者八字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此為底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泥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同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行也

介甫寡助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元鉞元孫元龍皆不以為是所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己自省也元祐中安國敗死元孫亦生貶遠方所謂為法自蔽以不變而及其所愛乎

均輸之害

均輸之說始於孫弘羊均輸之害備於劉晏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利輕重之權未嘗屬官屬公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其厲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並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介甫志於興利苟養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實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賤商豪家貿易稱貸之害其所為又遠出孫劉之下平使物價騰踴商賈怨讟而華華五年之間所得子本並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為善言利乎孫劉有知爾不笑人地下

青苗之害

周禮一書經制甚備乃後世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清苗均輸是也然介甫所行實常平而為青苗常平者糶糴之法青苗者賒貸之法也按左傳鄭僎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宋僎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饑人毋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則春秋之時固已有官民賒貸之事矣又何必發於泉府之舊而且謂周禮為不足信耶然在春秋三國行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而至於介甫則弊端百出諸賢極力爭之不罷蓋法利之瑣碎煩密者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郡縣之後勢固然也介甫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又假手愚鄉之輩且其事勢決裂至此極也故必知時適變之儒而後可語通經學古之事也

元祐諸賢無定見

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議革新法不能須臾然既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會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議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溫公在言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秦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教令給錢解之說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交會論論舍人蘇軾不肯書黃怡悟而不復行耳至於復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在二者之法雖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使知改革新法而青苗之役之是非可否固中全未有均見在且熙寧之弊彼來得以為解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諸有三分之見提舉司復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攝送至寬利積廢此其極弊也至紹聖國論一變若行唾掌而起

於絕道故事宜不遺餘力然欲其施行之條高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定額
押配人戶助役錢寬利亦不得過一分而湖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
如熙豐之甚矣倪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微六色復復寬制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
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蓄發賤以賑凶饉廣儲備其出入以粟而
不以金且取息亦可以應常平積滯不致使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
坊場撲買之利及董徽六色助役之錢以資備極所不及下戶不取寬利亦可以
免當復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限債不能熟議履行而當時諸
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奪愾因得以行其附會謀道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
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惜哉

畢仲游拾言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為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
情而徒欲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
聽之猶將動也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
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實錄然夫神宗大有為之資也以為必如是
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改自破矣惜溫公之未
盡用也

介甫救押宗室

王安石在熙寧間故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開散都下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
徐下馬從容言曰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柩何况賢賢於是宗子皆散雖荆公一時
應變之辭然其言不可廢也

介甫廢禮經

周官儀禮為聖人之遺經而禮記四十九篇則漢儒馬融所作即儀禮之傳疏也
宋熙寧間王安石經義罷周官儀禮而專禮記宋時嘗有怪其廢經用傳請修三禮而
未及成書至我朝功令亦置周官儀禮而獨存禮記一經終不能改熙寧之舊

經義取士之弊

科目之設士起所向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
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為出蓋明經雖近寬而士之拙
樸者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然必博覽之取出入經史百家非士之高

明者不能自安石為相則詩賦崇經學科場專以經義論策取士然士專一絕白首
其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業其學誠專其識日隨其才日下是獨存當時明
經一科而進士之科遂廢矣安石有言初意擬學究為進士不意編進士為崇元亦
自悔之也由此觀之一得一失已自瞭然老成之士何苦過為吶吶也

宋樂聲變無成

宋之樂雖屢變然崇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散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
減銅聲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率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
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成其後
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
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
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毀鑄不協韻辨析
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

王介甫異說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張和
仲曰京下諸科所以媚附介甫者至矣封至真王祀至配高豈否此片字之褒乎况
荆舒二語章章詩傳也或者彼蒼謂介甫蓋字已極留此一錢少存餘幸耳

章惇有功於長沙

章惇曾開梅山有詩一篇專誦其利而海北晁無咎賦詩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
人專其專為清議所不與耳然梅山地為今長沙府之安化縣五寨自熙寧至今永
無警掠之患則惇之此舉不為無當也不然長沙之害豈減於廣西之擾復哉

章惇雷州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違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進民究治
以就善善明乃已不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曰前蘇公來為善丞相幾
破我家今不可也殘刻之報不爽如是然則小人之害君子適以自害耳

李泰伯非不善孟子

說家載李泰伯不善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善孟子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和之
內始論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則禁論引晉史殺人奔竊負
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馬千取百馬廣濟書引男女居

聖人之大倫。欲論引文王以反力為事。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違乎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復貌之。常語孟子倫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秦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其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雅軻。則章之亦至矣。按此語出楊升菴。可謂確見。胡元瑞極執。且援余隱之朱元晦語為解。夫不信秦伯之肝江集。而力持余未一子之議。橫坐秦伯以不喜孟子。則其無根亦甚矣。

張商英無佛論

張商英少年負奇氣。尤不信佛。嘗於招提觀金剛般若。喟然曰。豈胡書而反與於六經乎。歸著無佛論。連說不成一字。妻曰。公平日為文。援筆不加點。伸紙萬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故相曰。吾欲作無佛論。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深悔前事。究心內典。自謂得其旨。張和仲曰。今之未窺藩籬。而妄加排議者。惜無如商英之妻。從旁下一轉語耳。

教主之號不祥

宋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奉黃冠乃。故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可怪也。

宋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其一真宗臨楊橋之喪。降筆步下。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為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今主不能過。其後徽宗之侍蔡京。王黼。南宋之侍秦檜。仇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家奴。書之抵辱。青史。豈曰榮過美事乎。

童貫為真大師

童貫為大師。用廣南鄭澄樞故事。林靈素為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諱紫霄故事。嗚呼。異哉。然澄樞為內大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真為大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蔡京奸狀

謝任伯在西掖草蔡京誦散官制。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詔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鋤墨墨。四語可作京一小傳。京懷毒固。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借其子欲往。取表京以彼被詔同罪。乃置酒留童貫。

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機。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為公。莫不竊笑。嗚呼。以若人而擅白席者。久且專。何怪唐時之南牧也。

葉石林長厚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有避暑錄。中間紀蔡元長事。多稱為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自甘所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其又石林之罪人哉。

楊龜山論朋黨

宋欽宗時。京黼既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至欲盡逐其黨。楊時上疏曰。今舊出權輔之門者。不問賢否。一切廢罷。京黼秉政垂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任則已。其任於朝者。必皆其薦引也。若盡指以為黨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恐縉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龜山此論。偉甚。洵哉有用之道學也。陳眉公曰。書之一字。宜論於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於宰相捐印之後。

神師道來廣有見

姚平仲謀劫虜。蔡願以詢神。蔡叔持不可甚堅。及平仲敗。蔡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為虜所笑。奈何再出。蔡叔曰。此所以必勝也。蔡叔可謂知兵矣。然朝廷方上下震懼。無能用者。良哉。虜主之不可輔也。

龜山不解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答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及履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凶。今人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文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易之理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豈謂說易須解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未敢言也。

鎮定易學

涪陵鎮定少學佛。後學易於郭夔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鄉北山有氣。遂錄其中。涪人名曰。諸易同。屢薦不官。靖康時在洛。金兵入。不知所在。大哉。易之為道也。用

其結餘猶能使陽陰不能賊六氣不能劫而况兵刃禍難乎文王箕子深於易者也
商羊雖暴其若之何此難定居京師所以金兵入而不知所在此吾因是而知京房
郭璞其學淺矣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編素戎服以
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糗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罷
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運天下英傑日侍左右以謀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
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言為聲援
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官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罷以省財使事六請
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孽郡
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家僮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
之法圍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
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真言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
相汪黃輩不能用也按十策中深切時務繁夥多可行者宋室之不幾也宜哉復奉
千百十年

卷十

檀富國伯可乃因緣為臺即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詩設醴粉飾
世以比柳耆卿輩傷哉羅景綸恨伯可之改節余獨痛伯可之遭時不幸有才而不
獲售也孝宗時有平素疾者進美片十論亦可觀

按伯可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通唐思殷有徵祖御書翁繪特為車絕
上時持玩流涕以起憂傷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
示康始端入取散板概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筆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
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嗚呼見之大恐而康已解無可奈何明
日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震張和仲曰觀此足知伯可本懷矣高宗
果有為之王扇頭二十八字不賢於中興十策耶亦何嫌於說飽粉飾也羅景綸
此論枉却三寸竹管子矣

朱勝非善處苗劉

苗劉之亂正序有使來與南定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遠去其屬依違
為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遣堂袖刺以懼朱勝非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
更取筆列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道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逆

無復謀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執節官傳宿扣為院白急達事命廷之
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勝非取所持帖顧執政未
燭同聞忽顧問曰微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道其法如何曰不知
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甘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勝非此舉其調奸獲駕良有足
多者故能使欲謀諸將竭力倡義以收勒王之績也紛紛局外之議何足道

宋高宗不飲恢復

宋高宗恢復不堅者忌敵欽北歸勢必軋己也按朝野遺記云宋和宣成顯仁后
也其將還欽宗視其裙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
九哥也高宗后不能胡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替吾目乃升車既歸朝所見大
異不敢復言不久后失明醫醫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睛脫然復
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
師聖人也知音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繞吸茶連索去后詢其報德曰太后
不相忘者修靈藥未仙觀足矣拂衣出時上方視輅仗下急跡訪之不得觀此可
知高宗之猜忌矣又考欽宗在虜宋止連巫限一迎而不終議中間帝與吳丹耶律
千百十年

卷十

延禧同拘官鳩翼府者三年囚于左院者兩年卒為唐奴箭死馬足之下哀哉高宗
忍於其歸何太甚也

宋南渡兵餉所出

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虛空里巷蕭條史傳嘗言諸處用兵
每至數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既多又何從得許多餉也常考宗澤傳澤平湖
東賊王善得眾七十萬東來平楊逸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寶王太即等又得
兵三萬而河東西淮南河北之使掠息矣共善宗公得賊兵凡一百三萬考韓世
忠傳世忠平楊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
得兵萬餘而繼青閩廣河南之使掠息矣共善韓公得兵凡十萬考岳飛傳岳飛平
武陵賊孔彥舟夏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
十餘萬平吉陽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公得兵十萬餘而江淮嶺表夏陽之使掠息
矣共善岳公得兵凡二十八萬其他如二張劉琦等皆類是蓋南渡之從紀綱廢弛
巨寇悉起皆假國練勤王之名聚草澤鈔劫蓄積所以宗韓岳諸公未及北伐唯
草寇招撫山峯江海之間委傑警應故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而得此所謂

先手善也。可見將得其人。雖盜賊可用。若不能御將。雖以韓岳諸公之才。無殺于宋之尺寸。徒使為後世扼腕也。

岳飛文章

昔晉文之拔卻。律權之器。蓋欲其武而能文也。岳飛本以勇敢。而考通儒業。其謝講和。一和。藹然有孔明之風。高宗良馬。對則淵乎有道之言也。又書題詩。鄜陽龍居寺。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且通唐人佳境矣。余屈指上下數千載間。蓋唐有張睢陽。合之武穆而二。當亦開氣所鍾也。

秦檜為金人作間

方虜之以七事。遣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為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捷珠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從汗。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邊錄。載檜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森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

秦檜以悍婦絕後

鄧瑞孝曰。秦檜欺君誤國。為世罪人。而有曾孫。鉅子。浚弟。漢。以是知世類不可限量也。鉅通判新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城陷。鉅與誠之。各以見兵。巷戰。死傷甚盡。歸署自焚而死。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並遠與弟。津。殉父死。瑞孝此論。可謂辨矣。然攷之史。檜無子。立妻兄王暉。子為後。曰。檜。其孫曰。皆王所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嗚呼。檜以奸臣亂人之國。己亦日以奸婦絕其家。天道乎。

卷十

秦檜身後之報

秦檜建第于望仙橋。備極宏麗。其死也。值應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云。笑談便解與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二語曲盡奸狀。檜墓在金陵江甯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為盜所發。獲貨目以鉅萬計。盜被執。而司法者特減其罪。惡檜也。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羅景倫曰。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腑。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論漢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俾此論。使半山有靈。雖百家難解于九原矣。

張浚忌殺曲端

曲端鎮戎軍人。長於兵略。屢戰有聲。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要室冠卯州日。端屢戰皆捷。至彭原店。敵雖喝。乘高望之。懼而就誼。唐人目之為啼哭郎君。其為敵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舉。端力勸浚按兵。以伺金人之弊。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原店戰少却。端玠玠。連節制。時秦謀王庶。亦與端有宿怨。因共譖於浚。浚大怒。罷其兵柄。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仍偽立前軍都統制曲端。以懼之。妻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浚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復叙左武大夫。欲復用端。端懼復起。因與王庶力譖之。浚入其說。於是使端秦州。置獄。端既赴。知必死。仰天長呼。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至獄。獄官進枕坐之。鐵籠。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湯甚。求飲與之酒。九殺流血而死。年四十二。時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使西軍士皆流涕。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遣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誅。恩莫追於三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

卷十

張浚遺談

南之月。又詔端壯烈。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與言及此。流涕何處。端為浚原都統制。有叔為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將者。浚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書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執槌以軍禮見。傍無一人。公異之。謂欲殺視。端以所部五軍。稽進。公命其。一則於庭。開籠。籠一鵠。以往。而所繫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悲恨。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旗幟精明。魏公雖面獎。而心實忌之。在蜀。嘗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尚論者。咸稱其寬。而四朝國史。且罪端。復自用。安曲為魏公。斥。夫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為過。又比之孔明斬馬。尤無誤。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張浚素輕銳。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父子為當時宗。其在朝。願官。皆其門人。志自以為君子。前有所其非者。則目之為小人。紹興元年。合關。使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度。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年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西鄰項之。城是時

公論事無言給不得已遂既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戰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為解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他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按此說出何氏備史每疑南軒大倫而以異於他意甚竟之今乃得其解矣

米石之戰有先備

虞允文之戰米石也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厥功偉矣者猶曰通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助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眾人之表矣及虜叛臨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米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厲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非忠誠素蓄於中足以感人心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虜既敗去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區畫悉定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此何等才識而可以適然為之乎邱瓊山曰古今水戰米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瑄王將而允文書生也瑜程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為犄角而允文隻手也可謂不易之論

按虎既至江北掠民船指鹿欲濟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何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蓋以紙為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眯其人馬之眼咫尺不相見遂墜虜舟人馬皆溺此亦致勝之由也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虞允文自采石歸鎮襄漢欲因唐鄧勝勢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即掛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禮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按允文米石之勝陝西州郡盡復歸宋既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郡縣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邀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蓋是時海陵無道逼殺而善將如兀朮幹離不又皆亡比之武穆之勢難易倍懸而宋之君辱臣戮失此機會樓船蔽國胥沈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

劉錡嶺南。張子蓋海州。東實海邊。鄧宏湖。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先化次湖。劉錡嶺南。王宣汲靖確山。尺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也。

趙九齡遺功

宋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使。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獻書曰。關江南欲決淮。西水。以灌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以為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妙算。實陰庇之也。

程朱論周官法度

程子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闢門。杜席之概。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蓋陽關禪而陰用之也。孔門善學。莫如顏子。想其從夫子周流。凡十餘年。安得有一旬半月之暇。用禪士蒲團工夫耶。且顏子以仰鑽瞻忽。求道不言靜功。以欲從末由望遠。不言情盡想竭。然則靜之一字。宋儒尚未夢見也。

宋人損益經文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為然也。

綱目之誤

綱目一書。宋天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為之說。今漫披數事。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見八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賜之說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為之說曰。此宋文公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刃與政之說。不知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楚荒遊無時。不避寒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曲為之說耶。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弒於相陰王書。弒尹又為之說曰。此立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君。隱帝立已數年。相陰未成乎君。豈應書法倒置如此。又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為之不昏。喬與婢。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為之昏。蓋誤以昏相之昏為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如此類其多。姑舉其一二耳。

帝在房州之誤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子居於狄。法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費昭公之出。書公居於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為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朱陸異同

晦菴之與象山。所為學雖若不同。其在孔門。猶由賜之不同科也。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已童而習之。獨於象山。則以其嘗與晦菴有異。遂披拾其唾餘。且目之為禪。擯放廢斥。使若砒砒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言。其善惠後學之心。固何可議。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其簡易精實。斬截枝蔓。使學者開卷了然。其功甯可盡誣乎。嘗聞包顯道侍晦菴。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象山者。晦菴復其書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由此觀之。晦菴亦未嘗有成心也。趙東山為子靜像贊。有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知言哉。

吾儒異端

異端之說。肇自論語。當時固未嘗明有所指也。迨孟子闢楊墨。周程闢佛老。後世遂指為射的。夫楊墨姑不具論。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尚有猶龍之嘆。使與佛氏同時。其贊或不止於此。子貢曰。仲尼。馬不學。其亦異擇於二氏。馬。愚謂今日之病。不在異而在做。所謂做者。儒心儒行。已泯沒於名利場中。而敢口落筆。又復能言聖人之道。是所謂吾儒之異端也。陽明先生有云。今世學者。有能若墨氏之兼愛。若楊氏之為我乎。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取。楊墨老釋之言。彼於聖人之道。真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童繪句琢。以誇俗。說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辨於言詞之間。自以為若足矣。而析之大精者。之過。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儒。玉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噫。必如陽明先生之說。而吾儒之異端。可祛也。學者不此之病。而切切焉。惟彼之憂。何其誤耶。

夾雜道學

朱子答黃勉齋書曰前此學徒真偽難辨今得此假鍊一奮夾雜者無所逃矣此蓋
韓侯曾集偽學之後朱子云云也可謂君子不黨由此觀之宋之道學是雜者多朱
子亦厭之又豈惟宋哉論語曰無為小人儂即火雜也孔子亦厭之矣豈惟孔子厭
之書曰象恭滔天堯舜亦厭之矣大抵有正色即有間色正當辨其似是之非不可
讓短匿瑕以相標榜也

佛語似佛

宋儒開佛者曰虛無之教觀之詩曰無聲無臭詩未嘗以無為諱也世亦有疑
及無聲無臭者亦易曰無方無體易未嘗以無為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方無體者亦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即論語又未嘗以無為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意無必無固無我
者乎又如曾子云有若無賢若虛則是為道者政惠不虛不無耳世亦有疑及若無
若虛者乎使此數言者不出於儒書而出於佛氏之口人亦必吹毛而求其疵矣

佛語通儒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
不啟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為少矣第學者當習意辭翻
成玩神磨疏宋注錫我聰明以故解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
談也古人謂開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扶盲眼之金篦故釋氏之典
一述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為萬論

佛典輔儒教而行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離合比邱解脫出家當其說法人天
畢集比邱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邱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
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况佛度盡眾生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勸比邱
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眾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鄭興
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離比邱之家養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
為稼圃者亦必有不繼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之人無志於了性
命而迷憂其多妻子皆戲論也陳眉公曰西方之毒其害已乎宗教易之體也諱免
書之法也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
行也其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毒其害已乎然則佛滅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味

祖龍生文字極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運出今其至六十餘
卷不列載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始將倍從過之何言之昌也天其
或者以此補泰劫之遺反與乃命繕寫經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聞哉神聖之種
智倘有毀大乘警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古先輩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
異書視也則亦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余按眉公之言委而風登之之切而
著並錄之以動異議者之版依

陳同甫格言

陳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
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畫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十年之君子皆盲眼
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數語叙次如畫眸
翁頂門一針也

傳註相沿之誤

古人未為訓傳子思孟軻發明論語皆別自為書中庸與之篇是也道德經之有
列莊亦猶是也易之象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爾雅
十百年也 卷一 五
之於詩彙聚而校釋之則真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名矣
然是時意見各出不嫌子虛專以明經為主如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眾也後鄭者
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注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
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述
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
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感焉披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
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無惑乎其日趨於陋也
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閒如磨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
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鈞龜不食墨懸解幽微斯之謂也故古之解經者訓其字
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眩荒心浮
無不務汎思擊之過人於塗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

朱子淺於說經

佳明侯曰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於聖賢大旨及精微語極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
之是微言妙義獨得家所有而稍相標榜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復王

敬所書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辭窮之不備於言而勇於爭論也任讀前脚議
孟子。魯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然後知孟子
之禽獸楊墨其持論過嚴不暇深考。未免如荀氏所譏至謂不知其統則不敢以為
然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室宜宜以
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即子思之中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先賢先
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為人自嬰兒以至老死無
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
為然顧已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結是為謙退
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魯都之未過魏
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部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
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慧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
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陳評之工機彈之盡推擊之使剝削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
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大義已乖而微言絕紛紛好飲食而勤廉恥以詩書發蒙茶
塞路矣故前脚斥之為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程邵大儒尚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六

以莊生為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
文義尚不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者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
論六家言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
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已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於折屨言之衷者不啻若
此乎且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
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蓋前以後如加關關馬稍察阻矣至宋之儒始過難曲防
獨守畧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也夫物
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
矣而不信程張專揚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書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稍涉易簡疎
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於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統與楚心劉伯升兄弟
起南陽以尊統與更始皆役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為闢釋
而不知其實尊釋也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釋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釋者所
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滯室昏愚謂儒者必滯室昏愚而後為正學
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威是豈虛

埃滿物香沈鎖故紙而已耶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欲因暇日披覽抉摘取
其合者為一編引為書以表白諸子凡經朱氏括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於莊
生道術之後以繼邵壽韓神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能遠為而止也
余之錄此非敢為朱子忠臣也見吾儒之堂堦原自淵源而傳註世界之外復有
世界我輩須大着眼看可也若謂余樹好異之標則有趙孟靜焦弱侯兩先生在
名教之原

李卓吾曰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設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兵起之於楚是已而儒
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
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竇為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幣甯為濠上之
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
其君之論不知天下事果可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得之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
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功耶卓老此
論甚快今考慶民憂君二語出范希文岳陽樓記在希文言之猶是情境相與程朱
以後遂擬為儒家鋪面出不出成其出處不成其處正所謂騎兩頭馬者是也其誤
千百年眼

卷十一

七

學術事功不流故錄其說著於篇

宋儒不知論君之義

高帝欲易太子張子房但能使太子安耳不必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止慎夫
人與后並坐亦不必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
若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之六
琴古聖賢自有深心而宋之儒者遇此等處輒以道德仁義之說絕其後不啻三尺
一旦有滔天之巨禍與積薪之隱憂不為納明之臚而為激水之石何怪其自投而
一不效也

韓侂胄內批之報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尚計於劉汝誠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汝曰
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
屬深甫為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臺連以過排斥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十一月
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遠
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據國柄輕放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革軍

國事遂短於玉津園王耕以韓仇胃與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瑋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文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仇胃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視。天道好還。豈不可畏哉。

歷代宦侍之禍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閹宦嘗試論之。秦若無沙邱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無黃武之戮安得有黃卓之逃。唐若無甘露之變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劉琦嘗稱宋濫河骨托此滅秦代漢篡唐廢宋之人而趙高當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竇獻之上下數十年敗亡如出一轍。

唐宋始祖之非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為太祖禮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莫不由此。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遂其英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鐘然其為孽造區區尤放王莽事跡則同。為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後稷之祖則歷代多有以虞於是或取之遙遠華胄如曹魏之祖帝

千百年史

卷十一

八

舜字文周之祖神農周武王之祖文王是也。其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鳴之以為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求其所以擬後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求其所以擬後稷者則屬之德祖。夫景帝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窟之流而以後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為不可。蓋無以服服人心故也。於是獻議者始為導附會之說以申之。老聃姓通同乎唐乃推聃以為始祖尊之曰玄元黃帝。是蓋以玄元為太祖擬周之後稷而其祖宗則俱為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就與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為聖神。建立景靈宮是蓋以聖祖殿居中為太祖擬周之後稷而祖宗則俱為昭穆矣。不知所謂聖神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後稷諸帝之可為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則不類更甚矣。所以徒重後人之檢點也。

宋興亡相類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昀為元虜。已卯滅漢流一天下。後三百年已卯宋亡於崖山。

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諱顯德二字又同。顯德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宋元亡微

德祐元年元軍駐錢塘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潮汐不至。迨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湖不流。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為勸。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赴復。又為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為元有。宋元之亡皆以海潮不流亦奇矣。

宋仁厚立國之報

宋少帝降元。封瀛國公。及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極開世祖恍惚見龍爪擎捧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之。乃乞為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后公主。拒御。適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為僧。名完。頃之復誕一子。時明宗為周玉亦適居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適來的為子。長名妥。惟帖睦爾即順帝也。我太祖北伐元后妃大臣俱被俘。順帝之子愛猷撒理達臘獨能逃去。令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綿綿未斬也。

千百年史

卷十一

九

張千載高誼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歸。皆不就。文山自廣運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因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積。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嚴陽夫人。於得虜中俾出。大其屍。千載拾骨。置囊中。橫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華。文山怒云。絕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啟視之。果有絕東其髮。服公英爽可畏。而千載高誼亦千載而下所不多見也。

劉辰翁節行

廬陵劉辰翁會孟珙。須法於唐人諸詩。及宋暮黃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元人張孟浩贈頌。漢詩云。首陽餓夫。并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洲明頭上流。酒中。義烈。以後為全人。蓋宋亡之後。須法竟不出也。

雁足書

雁足傳書世傳為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雁足。蓋漢使者常惠托言耳。元中統
間有宜慰副使郝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其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雁載經者。經書之
雁見。經頗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揮日車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解雁至前。書
一詩於尺帛。繫雁足而解之。其詩曰。露落風高遠。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
後。弓繳窮海。景臣有帛書。復書於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收雁。獲者勿執。國信大
使郝經。書於其州。忠勇軍營新館。唐人獲之。以獻。元主惘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
一人雁北。指道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為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
始還。漢家不能為武。問罪於胡。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為之一
嘆。

許衡有江漢之思

許衡家於新鄭。以金太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遠顯於元。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
受攻取之。而公獨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
之勝負。蓋有江漢之思。與丘文社者。論謂公不當仕元。觀公之卒。嗚其子曰。吾平生
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我死。爾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
虛足矣。則公固自恨所遇之不幸也。而或者罪公不力勸世祖。以凡南伐之師。嗚乎。
此何如舉動。而責行止於一夫之緩頰耶。亦甚矣矣。

元世襲政

元世祖之立國也。賤孔子為中醫。儒流於楊。後國有大華。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
臣不得與。閣。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為帝師
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帝。陽。與其君同受於羣臣。朝。而帝后妃主皆
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甚。崇武帝。蒙古之制。九攻城。不降。矢石一
發。得則屠之。其殘忍。過。昔。佛。命。西僧。楊。建。真。現。代。故。宋。諸。陵。其。食。暴。倍。項。羽。征。日。本
則十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復徵征之。其窮兵不仁。勝。隋。場。帝。用。杆。臣。阿。合。馬
盧。榮。桑。哥。頭。會。集。德。以。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運。使。往。馬。入。國。求。奇。寶。責。安。南。陳
氏。以。金。人。代。身。其。賄。貨。等。法。程。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語。也。士。生
斯。世。何。不。幸。執。總。之。夏。夏。倒。置。已。是。古。來。未。有。之。變。何。論。其。他。

中華名士恥為元庸用

勝國初。被盡驅華人。得耶律楚材諫而止。又欲除張王趙李五大姓。楚材又諫止。

之。然每每專其種類。而抑華人。故修潔士。多恥之。流落無聊類。以其才洩之歌曲。妙
絕古今。如所傳天機餘錦。陽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廂等記。傳如范張。難。聚。王。某
登樓情。女。離。魂。趙。禮。讓。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法。意。不。仕
者。斷其右指。難。屠。活。中。人。不。能。識。又有高飛。遠。舉。托。之。腦。流。者。國。初。稍。顯。見。金。碧
峯。復。見。心。諸。人。俱。以。環。弁。深。自。藏。匿。姚。廣。孝。幼。亦。避。亂。隱。齊。河。一。招。提。為。行。童。古。稱
胡虜無百年之運。天厭之矣。

郭守敬歷法

古歷大行。為。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錢。世。徒。傳。其。驚。著。講。耳。子。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孤
矢。圓。算。如。所。謂。橫。孤。矢。立。孤。矢。亦。道。變。為。黃。道。黃。道。變。為。白。道。者。最。為。圓。機。活。法。自
此。黃。亦。白。三。道。之。崎。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歷
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歷。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孤。矢。圓。術。類
在。焉。試。問。之。歷。官。亦。樂。家。一。啞。鐘。耳。六。藝。之。學。昔。人。以。為。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
歷。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曉。蓋。公。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
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今。歷

元人脩史之陋

家。自。謂。得。其。數。矣。而。歷。家。相。傳。之。數。如。歷。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
也。孤。矢。圓。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則。非。言。語。文。字
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歷。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
數。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
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亦。過。矣。

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
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
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史。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
文。志。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脩。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
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屢。屢。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官。不。惟。其。責
惟。其。名。形。迹。之。拘。忌。義。例。之。牽。昧。於。是。乎。不。復。有。史。記。鳴。子。元。所。處。片。宋。一。代。史。猶
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為。駭。則。以。為。狂
矣。其。貽。害。於。中。國。福。於。斯。文。者。可。重。為。慨。也。

千百年眼卷十一終

御製尚書二解

明 滿洲張燧和仲纂

尚皇帝問部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盡步覽焉可狗儒生腐談因特命禮部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益改正書傳會選酌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是誤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風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陽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動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望望聖訓不獨高先却步即唐文皇視此退舍遠矣

聖主待滁陽王之厚

高岱曰我 聖祖之駐滁和為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眾未易克而舉非滁和豈

卷十二

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眾據滁和以候時及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眾數萬駐滁陽營營不自得解滁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蚊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而不違入關尤武不違河河北則亦更怡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甚厚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為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金陵形勢

李海臣曰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厚銳足以破奉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應作於靈武自吳以下國於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蕪城之勝諸袁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灑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劉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八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然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兼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騎萬乘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土薄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

被奔臣此論精矣 國家定都燕薊勢若金甌然而容邊虜人咫尺胡馬蕭牆床第不無可慮當有道全勝虜則願指氣使如驅大羊一或不戒或立生心矣使使南北並重保障固而咽喉常通則今日之根本事也

陳遵令之子房

陳遵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本 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為即召見 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召日侍帷幄生久必賜宴命麻馬送歸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樞機所獻皆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為國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不效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而已有被誣者力為解 上每聽之故官其子亦不幾年七十二卒賜諡祭如東園秘苑春待之隆 羣臣莫敢望嚙陶弘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況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數膺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前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李善長之誣

李善長之功不敢望鄧侯百一至於以胡惟庸株累不良於死則近不情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為稱冤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 獻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勇尚公親戚拜官人臣之分已極當實無所復加而謂其故佐胡惟庸則大謬不無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數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封侯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甯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恃取天下於百戰而難危也哉而以飛德之年身蹈之何也凡為此者必有深學善長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閒或至相挾以冀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忍為此也疏奏上亦不罪噫國用此疏誠辨矣善長之罪不在於佐逆而病在不善自處漢祖大封功臣之日蕭何乃三傑中人林亦只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均也善長何人僅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或者逼逼文生理固應爾

郭英遺功

元末備獲罪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鄧陽湖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兵時郭英子與兄弟侍 上側進大攻之策友諒勢遂敗甯視師英望見異常關弓射之番實其願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不

載而兵亦不居功特為來出也

聖祖優容解縉

高皇帝網羅英傑智慮廣闊當時明運元臣親如善長實如廣洋惟慮近侍如安如
瀛如觀如素當宜所製固不虞懈解縉以一少年上厄西易言批鱗逆心罔所諱忌
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數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

取士良法

洪武十五年上謂尚書開濟曰秀才令徵數千人宜嚴試受職濟等條議以禮
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
為一科既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已上為中三科已下為下不通一科
者不在推中上從之使國朝能盡其法而永用之又何患真才之不得耶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同禮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
門去庸居第甚通庸詳逆說稱所居并湯醴泉進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當
蹕道勒上馬言狀氣辭舌默不能宣上甚甚左右極驚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某
千百年報

卷十二

三

上悟登西皇城樓賊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絕矣詔贈
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
營等復上其事請於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贈祭少司空何孟春為文祀之墓及考
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不及醴泉出逃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為故里
第石苟發并湯數尺非丞相相府也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齊黃謀國

革除之變雖建文柔暗而東國諸臣齊黃輩處置失策遂至如此然一時長慮碩畫
如高巍輩固不少也魏之言曰國朝分封比之古制雖皆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其護中國而屏四夷今各處親王驍遠不法誠為難處以臣愚見
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復賞之其武驍遠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答之再犯則
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也豈有不順服者哉噫魏之
言當矣不此之務而急以慘急不情之法一切行之致令周府生廢相府自焚何哉
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勢必有變乃 文皇舉兵兩月朝廷前從調兵不下五十餘萬
一矢無復九原有靈不知齊黃輩如何自解免也

楊本將才

和初為太學生精通法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故授歸衣鎮撫時吳王
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滂沱平陸一軍不戰本曰此水適也靖難師起本從李
景隆將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志本不上
其功已約日出戰景隆竟擁兵不為後繼本上疏勸景隆等四月進兵龍失兵馬無
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麾下在師失律者不可以不懲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官一員
召募義勇招撫軍伍仍特命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莫宗社於泰
山矣本既孤軍獨出遂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
搖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和奈何殺之嗚呼使景隆不忌和
則靖難之師何由卒成又使 文皇得以留本而用之其建功立業甯又可限量耶

宋參軍奇謀

遼國名臣莫如鐵公鉉方鉉布政山東靖難師圍濟南甚急鉉率諸軍志力防禦令
軍民詐降開城門候 文皇入急下鐵板城中比出戰令軍士唾罵 文皇窘大怒
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乃天下之中北兵令南去其留
千百年報

卷十二

四

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承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甚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
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
而起者大參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
徐沛聞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偕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
大參公館殺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欲固守濟
南以牽制北兵不從竟致敗績惜哉

革除死難之多

自古國家易姓其甚於宋元蓋以夷易華也然考之傳記一時死義之臣如文信國
謝疊山張陸數公之外指不多屈我 國朝革除雖南北交兵原叔佳相代乃當時
死難不屈之臣上自宰輔下逮儒紳不具論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備取自治彈數
自居者其數此亘古所無也南京故老言建文乙卯庚辰間法網疎濶道不拾遺有
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其所
漸靡者然也李卓吾曰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
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免乎哉 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

大業子。

陳瑛重遊國諸臣之毒

靖難即起固天之所興乃一時事勢相激使然。齊黃諸臣不得無罪也。暨成祖即位。雖天威赫赫。而方鐵諸公。忿激護駕。不無推波助瀾。然食君之祿。負盡其心。在方鐵輩。死固其分。即成祖亦何嘗有竟日之雷霆哉。最可恨者。都御史陳瑛。以諫抱怨。遂厚遊國諸臣之毒。窮治黨與。多坐夷滅。千載而下。瑛之罪。其可勝誅哉。

方孝孺有後

方孝孺之被族也。尚書魏公澤。時請為甯海典史。當捕方氏。力保復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一枝葉者。澤之力也。澤後過孝孫故居。為詩悲悼。有云。黃鳥向人空百啞。清猿逐淚只三聲。至今讀之。猶覺酸鼻。

國朝名臣久任

國朝名臣久任。惟義東銓。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年。黃福。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文南者。十九年。胡濙。大宗伯。三十二年。周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文經。武備。各十有年。卷十二

國朝相業

國朝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惟慎。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珠。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選文。遠。客。顯。斷。萬幾。精。最。局。體。一。變。成。化。開。三。原。河。州。軍。封。邱。居。則。兵。此。動。則。雷。擊。大。事。分。斷。小。細。海。蓋。惟。惟。倭。倭。請。劍。必。見。之。者。畏。聞。之。者。憚。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那。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華。容。洪。洞。釣。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然。形。迹。罔。暴。義。遠。通。直。亦。運。數。然。與。

西陽厲賢

楊文貞。達士類。多。踐。清。華。然。亦。不。拘。其。類。如。都。御。史。英。納。其。初。累。密。臣。也。以。一。文。五。經。博。士。陳。嗣。初。其。初。教。學。儒。生。也。以。一。詩。又。嘗。見。崑。山。屈。防。送。行。詩。一。日。崑。山。令。羅。永。年。以。事。上。京。文。貞。問。崑。山。有。屈。防。令。茫。然。慚。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防。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李。卓。吾。尚。以。不。及。汲。善。養。人。才。為。公。詔。

病蓋指當時李賢王鼎商始彭時也。然云汲汲者固自有在此蓋亦深意嗚呼視今之腐謀敗節情狀以是之了不知有求才為國為何事者又何如也

蘇綸簿

張汝弼。既。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未。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積。於。大。璫。遂。為。屬。階。不。可。言。尚。未。明。指。政。柄。為。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蘇。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稱。王。稷。以。導。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臧。果。朝。詔。語。底。本。皆。在。非。所。謂。蘇。綸。簿。亦。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據。天。下。皆。傳。之。王。公。身。遊。館。閣。倘。真。有。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為。司。禮。監。奪。去。請。還。還。之。詔。語。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進。之。言。者。伏。罪。乃。已。夫。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寺。不。當。干。政。祖。宗。訓。諄。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宋時御前內裏翰林撰致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王司馬。死鎮皆為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所制也。成化中。黃鶴修仲。莊檢討。米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開門戶。有文華門。仁智殿。每得美官。甚至臺政害人。易若仍舊之為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愚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為之罷宴。填詞如此。何異諫書工。執筆事以諫。况翰苑本以文詞諷諫諸公。母乃未習聲律。而託為此耶。

項襄親受誣

成化時。滿四之畔。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忠。不請濟師。單騎降賊。安將楊虎。既已離其腹心。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竟獲醜獻。賊平。巨寇而止。進一階。就請趙趙。趙趙。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懸賞薄之疑矣。誠者。猶指公。去殺于天和。文章論奏。可謂有大理人心乎。為援。意。改。之。諒。郭。文。樞。車。之。機。千。古。有。同。慨。矣。

王威爾御士

威爾伯。越居常。善。自奉。若。諸。侯。玉。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為。之。死。軍。行。過。陝。西。奉。王。賜。粟。奉。使。越。語。王。下。官。為。王。吠。犬。久。矣。甯。

有以相酬者因蓋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生地爐伏諸伎抱琵琶林暢佳而一千戶銅虜遠即召入與設虜事甚習大喜曰寒矣手金危飲之復飲則益喜命絃琵琶備酒即併金危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殊麗者曰欲之子以賜汝自是千戶所至輒為效死力夜襲虜虜將至風暴起虜營目擊感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遠虜入掠者遠而我據上遊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年功以為千戶

按越舉進士對策大庭忽有旋風起攝其策書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也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且曰其王方親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聞姓名謂史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奈州外史曰富越時天下咸貴其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茂如也然越之世凡再起而竟不得復為亦竟矣

王靖遠武畧
國朝禦武之臣王靖遠驍其傑出也王奔州謂靖遠才而欲武畧則優禮安得有將之才如驍又得無欲如奔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為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既無千百年眼
卷十二
七

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為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封侯也說者又謂驍不當依附王振以立功名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乎自託於中貴人有授力者以自勉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為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足鏡天之報善矣

王振老僕
薛文清為中貴王振同鄉振因欲起用之後以不肯附振振遂恨之因他事中以危法當刑門人皆奔走哭文清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遂得釋

于忠肅捍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耶王監國于謙慷慨泣奏曰虜傳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鉞銜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總事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冀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輿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俸善其自運仍以糴米為之直虜所

患者軍諸厥宜亦轉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生無楊洪亦以退還當謹諫惜其材勇請救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此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噫如公此奏較之昔賢登壇草履數語孰優劣也頃之虜寇薄都城公伏發敗之大同參將許貴以救虜之說進公抗言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運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快重相憫嗚呼欲歸太上矣當太上之迎復諫實有力焉而議者以公不諫易太子為疑夫景帝之信諫謂其能禦國非有布衣履心素一不合則駭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諫能得之景帝乎哉

楊善迎鑿之功
景泰時 太上皇在漠北楊善以單騎迎 鑿回京厥功偉矣李卓吾曰唯景泰絕無迎 太上皇之意是以 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真能寓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奇詭與則南宮不錮太子不廢門不假奪兵惜哉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是真為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楊善之能也先為巧而我為拙也先為主而我為賓不亦太不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為重君為輕身又為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為首論歸 太上皇功則楊善為最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龔遂榮定迎鑿之禮
英廟自北還廷議迎鑿之禮未決曾有校匪名帖者吏部尚書王公直云傳之大學士高公穀家胡公茂欲以聞王公亦從之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既而支吾不果聞林公聰即疏言王直胡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以壞政詔採之高云得之小隸練云得之道路方遠繫聞有千戶龔遂榮者遂自狀明之其帖大率言禮當從厚上即從之當時迎鑿大禮定於千夫長之片紙若龔遂榮之與楊善可稱兩奇矣

連官採耳
于公之被戮也徐有貞石亨膺有力焉時曾吉祥麾下有連官指採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祥恚之明日復酌痛如故竟與都督陳遙收其尸瘞之夫情才好德之念不在朝臣而在小卒下石學弓之智不自羨虜而自卿相信人生品格有定也奇哉采耳視昔之哭彭越尸者當勝百善

倭漆匠

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權傾中外奸陷害人同時東指揮彬隨英廟北狩有護諱攻
達恐其逼已乃據披私事以聞欲致於死上下達聞拷訊苦楚其能自白時有楊
暉者智謀之上也為彬訴不平奏達達係二十餘載奏入上令達達問暉至神色
不變若無所與者達遂詢其果皆曰不知且曰暉職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
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暉以實告固告曰此內閣李賢所作教暉投進暉實不
知達聞其言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
門前方引暉達向賢言前事賢驚駭即大言曰此達以酒肉賄暉使暉言如此
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達無詞押官與大臣錄詞以進
上命法官正達罪讀成廣西死暉得脫復罷任如故方達之氣釀薰灼舉朝莫
敢正言而暉以一藝人委轉其術去達如轉難然妙矣哉又何貴於講學問明道環
而以嫉邪去惡為君子也

劉忠宣事業

本朝得君之專莫如 孝宗之於劉公大夏茂績不可殫述略疏其概如治河之功
重費輕也治邊餉之收市法也裁抑太監苗遠之延緩功也匿西洋王三保之故贖
千百年也 卷十二 九
也處置壯浪土帥曹麟之就開也革御馬光祿之浮費也李東陽所謂與物無競臨
事有為八字得公之神矣惜造膝之語少有傳者令人追密勿都俞之風惘惘神遊
耳

文正保全善類之功

逆瑾專權李文正在相位與之周旋蹤跡頗密以此最為士論所薄然文正當時隨
緣相機多所匡救多所保全如初執文臣復濟等御道上遺匿名大簿一卷傳旨詰
問諸司官二百餘員通達鎮撫司究問又正皆有疏力救保全時瑾毒戾方烈若挺身
與抗徒禍身家無益國事毛髮委蛇異機於中調停得益不淺即仗仁傑之于武氏
溫端之于王乾事亦如此當時王文恪與文正同在政府有訕頡極攻訕殊非大臣
休休之度

康海習屈

康海為救李夢陽與瑾周旋遂挂清議廢棄終身居家時頗以辭賦聲伎游乎酒人
一當塗貴人弟過之海親為彈琵琶佐饌其人從容言曰入都與家兒言而起于海
即大怒舉琵琶擲之幾死康君竟氣吞屈九原可作顧為執鞭先是瑾以才名暴海

數語之不與庇祇以意人於難滿迷理門後人不察所由來橫加誣誣今義士負屈
良為扼腕

夏君憲曰海既廢置游酒人間何緣而與貴人之弟過又親為彈琵琶備賜何意
乎難乎免於乞憐之疑矣若謂其放浪形骸等貴介於酒人則呼牛呼馬一任之
總不識也而舉琵琶擲之不已甚乎意其中猶津津乎有未忘者則吾不敢知

錦衣衛之橫

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校擒拿覆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
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胄之職使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梏屈體親以聽
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剛亂由此折盡或又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擊便披
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將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
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

楊介甫父子相業文章

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已而崩於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楊公廷和奇與
太監張永謀啓 太后請 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營所彬覺顧膽無人遂就擒
十百年也 卷十二 十

噫此何等功耶昔韓魏公以空頭勒安置任守忠諫者迄今偉公之視此其難不
啻十倍而公之處此其功不當百倍於昔耶而或者議公費友取容夫 世廟初入
振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輩費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
談愛憎之口不待辨者猶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柱而非公不知公只是未脫見聞窠
臼耳若其一念唯恐陷主於非禮則精忠實日可拘也故謂公之職有所未當則可謂
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為公表也公乎慎以正德辛未及
第第一亦以議禮不合請成漢中以死余善善詳論之升菴博洽似張茂先詩文似
廬陵眉山兩先生坎壈過漢之費長沈而經術解體直越宋之程朱而上之有升菴
而當代之人物可與性哲爭衡矣矮人觀境徒謂先生為博學人而一二崛強之老
又且撥拾其後是皆不知先生又何足以為先生重輕耶

陽明為禮學中興

自宋元晦其布元緒公以名世儒宗無得於宋之削籍於是設者疑儒者為有體無
用而誠心正意之學果不足以平天下自近代偽儒雜出聲價高而品行日下於是
舉世致道學為貴平天冠而講習之門遂為蔽拙之窟蓋自陽明先生出道德事功

卓然振耀海內而元跡諸公藉以吐氣始知儒者之有益於人國也乃志者願轉而
疑先生良知之學蓋先生功名昭揭無可指摘惟學術邪正未易銜測以是指斥則
說易作媚心稱快爾於是謂公莫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真端乎以異端視
子靜則游夏配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雒況矣余考先生集先生之封爵祀典俱以徐
華亭相之力則華亭亦具服者屠亦水極力詆其奸將毋姑插之口與

國朝三大功臣

李卓吾曰古之立大功者誠多但未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即橋反者此
唯陽明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為胡虜
所留者舉朝宴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即至通州城下亦如無
有此則於少保之熱千載所不可誣也若 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歡喜也
先遂令也先即時遣人隨善護送 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廝養卒今僅有楊善
耳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此古今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子與楊又
為千古三大功臣馬者也

王晉漢讀陽明

卷十二

十一

李卓吾曰識者謂王瓊貪財好醜賊中人夫滿朝皆受宸衷時獨晉漢不貪宸衷之
賂而陰用王守仁使居上流以橋漢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一面相識而故
委心用之何也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拔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請大索傑士傷為
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光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
源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乎此唯可與智者道

盜賊有同惡

馬端肅公文升之贖過冠菜十倍而焦芳之科亦異當如丁謂聖朝寬大使芳得
優游故土可謂天幸識者不無漏網之嫌及嘉靖初大盜起鉅亂河南南到鈞州以
大升家任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芳
若人者而屠戮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可見人心不死即盜賊尚有同惡也

梁文康却秦通請還

梁文康公儲相業既奇而人品亦高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嬰臣江彬
朱甯及宦官張忠皆助為之謀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 武皇
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違草制界地塞海恐貽後虞故

不草制則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 武皇震怒內臣督促
公承命草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界滿封非吾地也念此土廣且饒
封得之多書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而朕念親親其卑
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書士馬驕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
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
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 肅皇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
為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辦人曰
是公大罪何所容辨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
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為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入親署銜落筆
疏故不得而誣也

永陵議禮是非

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之和之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畏
昭聖下畏人言力主讓讓諸親佐復長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抵牾其伏闕
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和者為守正以附永嘉者為干進互相標榜毒盈楮紳皆
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沖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痛哭卒
不少動 聖孝天機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林邱山史筆之重

汝陽林特立任館時閱武廟實錄且成惟迎立肅廟等二事未決眾議紛然公奏記
副總裁中峯董公曰昨聞迎立一事或由中或由內閣誅賊兵或由張永或由
由楊廷和致信之間漫然亡據史萬世是非之權衡固不可以偏重時竊意廷和以
忤有罪歸承坐罪廢公上方標榜名實書連二事必首登乙覽恐將以承真有功廷
和具有罪不待左右汲引排擠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決矣矧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史臣體也二者孰本當親其事可信可疑宜嚴其有關於治忽者庸詎利一廷和
哉幸故事被擇輕重之間是非之權衡也以白之總裁魏湖貴公可之書進天子
由是乃傾心任宰輔而宜寺之權輕矣前華猶重史如此今信耳信口信手信胸
尚安復有信史哉

經筵面奏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辨析經史為觀美也謂當旁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

兩人嘉靖甲申修撰呂執言五月十二日獻後忌辰是日講筵君臣不宜華服已
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宜雜臣既獲使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正呂木
幾以論禮講解州判官陸後亦請延平同知

我朝勝前代二十二事

謝錚云我太祖皇帝遠邁於宋者有五事一壞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
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
法嚴肅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者擇
壻令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
有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
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權違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
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異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
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滋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奴今挾宿婦
有禁甚至罷職不叙陳眉公曰更有十事前代大學生皆上壽吾朝獨生員不許陳
民間利輿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為將天子自為居守二也閣臣部侍之長與邊報
十百年報

卷十二

國朝樂律不詳

國朝文明之運爰出前古獨樂律一事重而不講顧樂亦復不易必如師曠伶州
鳩為實常王合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為議
究律呂於秦之徵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
尺量而自謂得之何其刻舟覆轍叩擊捫燭之為乎○洪武中有山西都指揮郭敬
解鍾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著擊之即合音調嘗聞教坊奏降之樂愀然
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事者誠加意此事請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
出而應乎

古今改元之誤

國家以改元為重然歷世無窮其名有限遂有前後相視之嫌最可鄙者晉惠六同
漢號一用矣魏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興唐肅宗之上元皆自同一
代之號乾德蜀號也因宮人繼背而始知隆興偽號也因曹布日錄而後知其所
當避者又不止重複一節而已也不可像法如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又不可犯古
陵名如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襲美扶官名如宣和乃契丹宮門之
名殿敘至彼入門見額而始悔是也是以當國改元者最宜慎治之士若永樂乃前
涼張重華宋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借年號而正德亦西夏僭國年號陸慶保金
虜宮名當時廷臣無一人記憶何也宋太祖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虛哉又當詳稽
國運如宋改治平而說者謂大德不宜用水則我朝土德不宜用木犯之者有耗損
元氣之嫌又當審察國姓如周高祖姓宇文改元宣政當時以為宇文亡日是也亦當
避忌國號如唐穆宗改元廣明而當時以為唐去其口而著書家日月後果為黃巢
所篡是也大率離合之誠深微而難逃最宜熟察桓主改元大事議者以為一八二
月了果二月而乘輿反正於江陵梁豫章王棟武陵王紀皆改元天正說者謂二人
笑矣錄

卷十二

待宗藩之法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萬歷二十二年上屬籍者已十六萬人今又二十
年其生齒尚未知其數也備聞侯爵錄載唐元橫行李從易宗室制詞云劉氏子孫
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神農之爐我高祖龍胡之燄其功同也故亂嗣
之威亦相同乎然而祿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眾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
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祿與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月長

未有底止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愚之所必窮者也而當事者未聞所以處置之何也
古者天子七廟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其實於天子莫尊於天
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愚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余聞三代之
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
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宋亦
然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
漸凡其秩祿之數選叙之等黜陟之制與異姓均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
有以自効此亦目前救弊之術萬不可已者近日行人劉公宗廟有定宗藩一疏中
綱經制甚可觀

理財急務

昔孔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而漢唐以來俊傑比肩將相接踵卒未聞有一人過晏
管何也戰國時有申不害韓非者倡刑名之學今天下學士大夫爭唾罵之而諸葛
孔明王景略者皆一世人豪乃陰用其術以成治安故今天下而有一管晏申韓子
何憂不治所謂世變江河愈趨愈下信然矣秦弘羊孔僅宇文融楊炎此數子者非
千百年眼

卷十二

十五

世所稱以其法亂天下者乎乃後爭用其法不實我 國朝六典建官統用周制今
司農所日夜講求百執司所斯夕圖維者豈一一在維正之供哉如昔秦孔叢所云
鹽鐵舟車將錢酒酷間架保馬保甲免役諸散法及入粟拜爵之事有能振刷而力
行之未必非今日匡時治國濟邊保民之第一議矣而安在高聲大罵秦孔融炎輩
也

天生人才為世用

劉靜修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事事固能辦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
南多氣而有薑橘菜與以治氣魚蟹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鈴羊治石毒而生
於山蓋不能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
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頑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
用之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 朝土木之變則生子忠陸甯藩之變
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世無乏才之世以通天達地之精
神而輔之以後十得五之法勝其度幾乎

千百年眼卷十二終